

萬人 雜誌 週刊

（總第三一〇 新13 期）



尼克遜：「現在向各位介紹，這是我的新國務卿！」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一〇(新13)期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一〇(新13)期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十月四日出版
一九七三年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由珠海書院解聘三教授談起

日前，九龍珠海書院解聘三個參加章士釗喪禮的教授。珠海當局這件事做得好！此舉發揚了反共正氣，打擊了一些文化界的「兩面光」。

章士釗奉命來港煽動「和談」空氣，雖然他在香港由「生來」到「死歸」，都不斷地受到不齒於這位「三朝元老」的人士的斥責與唾罵，可是仍有一些投機傢伙藉章「行老」之死，由參加治喪委員會而扶棺表示「認同」一番，結果是靠而不攏，露出了狐狸尾巴，落得個灰突突的可恥下場。俗語說：「文人無行」，章士釗爲其中之尤。但他已死，可還有些活着的什麼教授、學人，在行爲這方面也表現得相當不要臉。一位「中大」的「教授」，前些年爲了炫耀他的門第，曾印行厚厚兩大本介紹其歷代祖先事蹟的書，託朋友到處送人。章士釗死他參加了治喪委員會還「光榮」地扶了棺。當章氏骨灰專機由啓德機場起飛前，這位「教授」以爲旣治了喪又扶了棺，立了一大功，所以，以「自己人」身份要搭接骨灰的「順風機」到北平去，結果，被北平派來的治喪大員連貫的手下轟了出來。這眞是咎由自取，活該！

此外，珠海書院有三位教授，因參加章士釗喪禮而被解聘。其中有一位是曾經「起義」早被除名的立法委員，另一位是先登報否認參加章氏治喪委員會，第二天又到殯儀館去的身爲學校的一院之長，另一位是在「後漢」時代與章氏就有關係的人。不問他們過去的一切，也不管他們的動機是什麼，但有一點，就是章士釗到香港以至他死和他的喪事，都是中共玩的統戰把戲，以珠海書院的公正辦學立場而言，解聘他們是明智之舉，如果不壓一壓這種歪風邪氣，由這類教授繼續教下去，豈止是誤人子弟，簡直鼓勵投機。

斥「回歸」不得的投機分子

近年來，隨着美國總統尼克遜訪問北平，旅居美國的投機「學人」掀起了「回歸」熱潮。他們因爲居留美國，得風氣之先可以公然「回歸」，出來後再昧着良心寫一些捧場的文章，也就算是「認同」了。這些，由於中共企圖利用他們做些屬於「形勢大好」範圍的宣傳，一方面可以欺騙不明中共眞相的芸芸海外華僑，另方面志在削弱中華民國在華僑中的影響力，所以北平方面一律「歡迎」。而在香港的一些想要「回歸」的人，因爲這裏不是美國，沒有那種直接或間接鼓勵「回歸」的風氣，所以，只有找機會爲自己「回歸」鋪路，參加章氏治喪，扶棺等等，就是這種手法的運用。問題是，這些人只是投機地想表現一下「進步」，而其背景以至工作的崗位卻完全不能互相配合，加上，他們的言論和政治上的表現，還都未受到中共的注意，結果「偷鷄不着蝕把米」，醜態畢露，旣「回歸」不得，在香港又弄得六親斷絕，人們都把他們看成是「鬼」，鬼把戲被戳穿，打了飯碗！這就證明：正義永遠存在人間，投機取巧吃虧的是自己。

珠海書院當局做得好

香港文化教育界，不少單位都是一種「聯合政府」的局面。比如，有的報紙報頭上是中華民國年月日，然在內容上卻有些爲中共捧場的文章。有些大專學校，無論是立校宗旨和經費來源，都是與中共一絲一毫也沒有關係，甚至是完全背道而馳，可是在教授和學生中，卻有那麼一小撮替中共進行統戰活動，甚至是在破壞香港社會秩序上爲中共而効勞。這種現象的存在，一是香港環境特殊，次爲有些人怕事，所以，眼睜眼閉，身爲負責人者該管而不管，該約束的也不約束，於是，就助長了投機分子的氣燄。談到此，倒眞覺得像珠海書院當局的做法，不僅是對，而且應該大讚而特讚。

中華民國內部，近蔣經國出長行政院後，諸如政治效率，官場污劣和社會風氣等等，都整頓得極有成效。但對海外忠貞團體和愛國人士，卻一直採取不大理睬的態度。有時甚至是是非不清，對人對事唯「實力」是視。如果不是「博士」、「院士」，而只是一個無名小卒，就是再反共，那也是閣下自己的事。日前CC大將顧毓琇回大陸，到今天止還未見台北當局有任何表示。CC首領近年在台灣大講「仁義道德」，但對顧氏「回歸」，實應負一定的責任。這就是台北當局有罪不罰的具體表現。

上期本刊岳騫文章「中國政府應對顧毓琇採取行動」已說得很明白。談到這，我們倒主張，中國政府應對珠海這樣的僑校多予獎勵。



新聞  **以外**

台灣雖遭逆境國民生活安定
中共外表風光內裏潰爛不堪

劉人傑

無知的人光看外表，以為中共強大。但忽然有一天，他們會發覺裏面的腐爛已經表面化，就像智利那樣子，很容易變生倉卒。中共雖宣傳台灣如何不穩，台灣人如何不滿，但到過台灣的人，都看得出台灣一天比一天安定，一天比一天繁榮。台灣土著這麼多年來生活都未這麼好過，他們怎會弄垮自己已得到的安定生活呢？

蔣院長的聲明

行政院長蔣經國最近發表一項聲明：國民政府決不與中共舉行和談，將被視為犯罪行為。因為中共放出和平空氣的目的，在頓挫國府的反共士氣，瓦解國府的團結。

蔣院長這項聲明，澄清了多時來中共直接間接放出的和平空氣。譬如，坐專機到香港來探望姨太太的章士釗，被形容為中共的和談代表人；更有張群到港和章老頭接觸的傳說。中共的假戲假做，卻演得有如真嘅一樣，可惜天不做美，章老頭死在香港，中共製造的和平氣氛，也隨之埋塟地下。他死後，連「台北何拒人於千里之外」的九頭鳥也不敢再做聲了；蔣院長發表的聲明，解釋了國府為什麼要「拒人千里之外」，因為中共的所謂「和談」，只是一種鬬爭手段，也是變相的招降。到現階段，台灣的軍事、經濟都壯大起來，不但有足夠自衛實力；經濟方面的發展更是驚人，民生不但安定，且大部分人都有餘錢儲蓄。國府倉忙撤退台灣，立足未穩的時候也沒有想過向共產黨投降，今天屹立不動，怎會接受共產黨招降？蔣院長的聲明，永不與中共談和，立場鮮明，不容人們有所誤解，一切有關和談的謠言，都不攻自破，那完全是中共自彈自唱的伎倆罷了。

國府不會投入圈套

中共每年「十．一」都叫口號：「一定要解放台灣」，可是叫了二十幾年，台灣不但沒給「解放」且實力一天一天壯大起來。有了古龍頭慘敗經驗，今天中共儘管有了足以驕人的核子彈，也擁有自稱強大無敵的軍隊，還是不敢輕言對台用兵，為什麼？因為他並沒有武力「解放」台灣的把握，色厲內荏，只好用分化政策，擺出一張「和平」面孔，一方面打動國民政府內部動搖分子；一方面使國際間生出錯覺，以為共產黨肯和了，卻是國民黨固執不肯。更希望由此產生一種國際壓力，迫使國府就範。不過，笑臉外交、乒乓外交可以使到對中共認識不深的外國人上當，卻不可以使國府入彀。越南「和平」了，今天形勢如何，美國佬做了笨伯，自己也明白，不過國內壓力太大，尼克遜只好張大眼撤尿！中共的所謂和談，自然又是耍這套花招，與其說國府拒人於千里，毋寧說國府已洞燭其奸，不肯上當。如果所得到的是越南式的和平，除了無條件讓共產黨大有收穫外，對中國人民有什麼好處？

蔣院長聲明：倡議與中共和談者被視為罪人，也許有些小爬蟲又會叫囂，認為這聲明不夠民主。但，國民政府如果不反共，就不會再有人擁護他！

唯一有組織的反共力量

這些話也許有人不以為然，但實情確是如此。今天國府雖偏處一隅，生活在自由地區的中國人，甚至大陸水深火熱中的同胞，仍有不少擁護他，寄希望於他，正因他能抱定堅決的反共立場。如果有一天國府宣佈不再反共，歸附了中共，就不會再有人擁護。理由很簡單，今天中共以俄為師，將中國七億五千萬人民置於馬列主義統治下，過着牛馬不如的奴隸生活，口糧給剝奪了，自由也給剝奪了，在毛共嚴厲控制下，能看到的一綫光明，是還有一股有組織的反共力量存在，這股力量存在一天，中國人民仍有一綫希望，有機會可從共產黨高壓統治下翻身過來，重過自由生活。

國民政府得人擁護，就是為此。如果沒有組織的政府領導，即使中共腐爛了，也沒人把這棵枯樹推倒。一個反共政府的存在，是給中國人民一個希望。中共不斷嘲笑台灣只有一千五百萬人，反攻大陸是妄想。但不能掩飾他們對國府的恐懼，當然他們也感覺到國民政府的存在對他們威脅至巨，也知道這始終是共產黨政權的心腹之患。年年叫「解放」台灣，不能作軍事「解放」，也想用「和平」來瓦解他，正因想解除這威脅，這情況非常明顯。

相反的情況

爬蟲類的言論認為：中共今天強大了，台灣遲早要歸附它，中國的「和平統一」終要實現。這種言論是患上外國人只看外表的同樣毛病，他們雖也

是黃面孔的中國人，但對大陸眞實情況一無所知，卽使到過大陸「觀光」，也不過給中共牽着鼻子，在幾個指定的地方走了一匝，對大陸實況，可說一無所知。只看到中共外表上的「強大」，完全不曉得七億五千萬同胞貧乏堪憐。

其實，情況和他們想像的適得其反。今天大陸和台灣確是兩個相反的情況，從外邊看，中共是擦得發亮的紅蘋菓，十分完美，但裏面已經腐爛，一條一條毛蟲正在拚命搶食，不久，人們會發覺它的腐由裏面發出外面。台灣今天處在國際逆流中，從外邊看似乎困難重重，遲早完蛋。持這看法的人，也因對台灣實際情況沒認識。其實，卽使中共孤立台灣陰謀成功，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承認中華民國，也不影響他的生存。台灣在經濟上的迅速發展，使他不但可以自給自足，而且在世界貿易中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卽使被擯世界政治舞台之外，但不可能動搖他對台灣領土統治權。聯合國早已證明是助紂爲虐的無用廢物，像羅德西亞那樣，不把它當做回事，它便一點作用也沒有。

歡樂的節日

一位剛從台灣回來的朋友告訴我，中秋節日他在台北的「所見」與「所思」。那天晚上，天氣晴朗，一輪明月，萬里無雲，景色很美，市區中所見，馬路來往的機車（卽電單車）特別多，每部車子後座，大多乘搭一位女子，可能是女友，也可能是太太。有些挽着手提收音機，到郊外賞月；當然較富有的是坐汽車。在圓山飯店前面的一幅大草地上，有盈千累萬的情侶，聚在那兒，有躺着也有坐着，所有年青人都充滿一片歡樂。

他看到這情景，不由想起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時的紀錄片，中共爲表示人民「歡樂」，在尼克遜要到的地方，都佈置許多臨記，他們是在給尼克遜演戲。其中一個鏡頭，兩個老頭子在公園下棋，這確是老人的「歡樂」。但不要忘記，那時是冰天雪地的冬天，如果他們有溫暖的家，誰會在這樣的天氣中還到公園下棋？這些臨記的佈置，可說弄巧反拙，如果肯想一想，會啞然失笑。

尼克遜沒到台北訪問，這些年青人的歡樂當然不是演戲給什麼外賓看，他們的歡樂，因爲他們有豐裕的生活，才會在這樣的節日中尋求他們的歡樂，這種歡樂，也只有在自由世界中才享受得到。

選擇台灣定居

從美加旅遊歸來，幾位年紀大的朋友跟老萬閒聊，談到這世界「何處是安身之所」的問題，他們不約而同，異口同聲對老萬說：「將來要退休的話，我會選擇台灣。」早些時，老萬接觸的朋友差不多都有同一志願，希望可以在安定的美國或加大拿終其餘年。今天這些人卻選擇了台灣，而在他正處於「逆境」中，我不明白他們思想上爲什麼有此改變。他們表示，對世局已看清楚，除非國民政府自己弄垮，否則台灣固若金湯，絕無丟掉的可能，沒有人可以把他拿下來。這想法正和老萬上文說的不謀而合。台灣的穩定、繁榮、逐步發展是不容懷疑的。中共不論軍事或和平攻勢，都不可以動搖他，他也許比美國更能維持永久的安定。

這些朋友選擇台灣爲永久定居地方，並非草率決定，是作過縝密考慮的。作海外寓公雖好，但美國究竟是別人的國家，生活習慣一切不易適應。同時，中國人在美國究竟受到或多或少的歧視，卽使可以生活下去，但精神不會暢快。台灣，終究是中國地方，接觸的全是自己的同胞，跟獃在外國，心情完全兩樣。他們很多都到過外國，對外國情形熟悉，愈熟悉就愈沒有興趣寄人籬下，以終餘年。

跑遍全世界還是台灣好

老萬這篇文章發表於中共的「十‧一」與中華民國雙十國慶兩個日子之間，把中國大陸和台灣作出比較，很有意思。許多人一直鼓吹認同，提倡回歸，可是回到大陸溜了一溜，就跑回香港，寧願過殖民地生活，所謂「回歸」，只是提議別人「回歸」，自己大有死賴在香港不走之意。

跑到台灣觀光的香港遊客，人數之多，僅次於日本。他們去過之後，又想再去，一般的印象，認爲台灣比香港安定得多，最大的好處是治安好，晚上一個單身女孩子回家，也擔保不會遇到箍頸黨。

台灣沒箍頸黨，表面看是因爲台灣對暴力行刼的罪犯施以極刑，因此沒人敢以身試法，但更大的原因是台灣一般生活安定，只要安份守己，生活不成問題，既然安定，就不會有人鋌而走險。

人人有基本自由，生活也輕易解決，是個純粹的中國人社會，因此幾位朋友跑遍世界各地之餘，還是覺得在台灣終其餘年最理想。

有人提倡回歸而實際沒人自作榜樣。沒人提議回歸台灣，但實際不少人私下作了決定，最後選擇台灣定居。大陸和台灣之不同在此。提倡回歸的人是別有用心，並非憑良心說話。如果他們話是由衷，早該率先回大陸爲人民服務，死賴在香港作什麼呢？

「非法探親」與「合法探親」

剛寫到這裏，讀報知道有二十六名由十幾歲到二十幾歲的大陸人民，千辛萬苦逃到香港，獲得港方無條件集體釋放，准許在香港永久居留。雖然許多人對香港警察沒多大好感，但在這事件中他們表現得很有人情味，自己掏腰包，給難民車資，讓他們安心搭巴士到市區投靠他們的親友去。

這問題是回歸份子永遠答不出的，他們大力提倡回歸，爲什麼偏有那麼多大陸青年拚死逃亡出來？中共最初的解釋是：這些全是大陸的垃圾。可是，垃圾太多，表示大陸太過骯髒；尼克遜訪大陸時，周恩來對他的解釋是：非法探親。我們的讀者已在「萬人意見」中加以冷嘲熱諷。他們問：這是非法探親，怎樣才算合法探親？在這裏，老萬越俎代庖的答覆：所謂合法探親，最現成的例子恐怕是那次韋士釗老頭子的來港了。中共派了專機送他來，當然百分之百是合法。他來到香港，主要是探望姨太太，姨太太當然算得是「親」，因此，韋士釗來港作合法探親。不過，如果要等中共派專機送你出來香港作合法探親，恐怕等到海枯石爛也等不到，無可奈何，急不及待的人只好作「非法探親」了。這是腐爛的中共爬出來的小蟲，看來，中共潰爛表面化，恐怕不會是太久的事情了。

認識中國

必要條件與立國精神

柳以青

在與陳定宇君談論了「海外青年・中國文化與認同」和「儒學・馬列與獨尊」兩篇之後，還有兩個問題要在這裏商討，一個是立國的必要條件的問題，另一個是海外知識分子自處的問題。這兩個問題，也都是陳定宇君在他的「當前海外知識分子所面對之問題」（九月一日學苑轉載「布城通信」第十八期）

本文的內容，乃是來自讀到了陳定宇君的文章裏的小標題「馬列主義在中國之可能性」的內容而興起的思索。他說：

「任何國家以任何理想立國，都有一些必要條件之存在。就美國以資本主義立國，個人主義即為其必要條件，必要條件有如房屋之基石，去之則亡。中國今日以馬列主義立國，亦不能不有一定的實行條件，所以國民都有思想改造的必要，（這連無產階級也不能例外，如列寧所說，工人的思想階級性可以為資本家所蒙蔽）所以有三反五反，除舊立新的必要。」

立國必要條件的基石

假如任何一位讀者，在讀了上面所說的一段話之後，似乎覺得卻能言之成理。而陳定宇君自己之所以這樣寫了出來，當然是在他的思想中，以為把美國的個人主義與中共實行的馬列主義，都分別的列為立國的必要條件以及要創造某些必要條件，在中共來說就是思想改造。

事實上，這是兩種不同層次和基礎的東西。陳君沒有進行深入的思考，同時，讀者們或恐更會因之而就肯定這一類比卻是真的和對的。

先談美國的立國精神。一個國家的立國精神該是來自該國家國民的傳統的文化精神的。如果有人怕用「傳統」兩個字的話，以為這是落伍的和不合乎目前時流的，我們可以換一種名詞，或是換一個形容詞。例如像：「五月花精神」或「一七七六精神」。幾時談到「五月花精神」和「一七七六精神」的話，就不能夠推溯到十七、十八世紀的歐洲，因為美國的立國，再過三年才達兩百年而已。

那麼，美國的立國精神是什麼呢？特別是在美國立國以前所吸取的傳統歐洲文化的優良特點上，大概絕對不是陳定宇君所說的「個人主義」那麼簡單，那麼單調。

據我的了解，以及許多的美國歷史學家、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公認，美國立國的精神，端是來自當時以及以後美國人的思想與希望所構成。

這裏我不妨舉出幾個要點來。美國人以為：政府是人創造的，可以像機器一般加以設計和裝配，來為預定的宗旨服務。它不是神聖的，是人類有權利可以改變的。它也不是歷史創造出來的東西，以傳統的核准和依它本身的成長律發展的。政府和國家除為創造它們和在它們底下生活的人類服務外，它們本身沒有目的。同時，一切政府隸屬於自然法，比所有人類的法令為先也超過所有人類的法令，在自然法之下，人人都有某種天生不可讓渡的權利。政府只有依照自然法建立和行動，才算合法。

再者，遠溯基督教史，是說褫奪了政治地位，所有人是平等的。基督徒相信，人類的靈魂在上帝的面前是平等的，人類在政府創立以區別他們之前，也是平等的。最後，他們有關於人類本性的其他假設。美國人和啓蒙時期的大多數思想家一樣，相信人類大都是善良的、理性的和有社會傾向的。為了共同的利益，他們能欣然一致同意，他們幾乎全體自願服從公正的政府法則，他們有思想的能力，以了解自然法和政治的基本原理。他們相信，利己是人類最強力的動機。這種利己如適當地加以啓發，在不能損人的條件下，能夠引導全體社會依它自己的一般利益而行動，所以在人民之間分散權力是安全的。但是，如有少數人被選出並授以權力，這就需要防備他們會使用這種權力，來為他們自己取得或延長特權的天生衝動。

因此，如果說美國立國的必要條件，恐怕就是這些。同時，我還可以指出的是：必要條件的產生是在美國沒有建國之前，決不是建了國，再創造必要條件，除非那所謂的「建國」只是強姦了美國人民的民意，那不能說是「建國」，那是僭越。僭越固然是一個事實，但這事實總會在人民的意願下倒坍下來的。陳定宇君所謂：「必要條件有如房屋之基石，去之則亡」就是這個意思，其實，沒有一個國家人民所希望的立國的傳統精神，根本不能建國，如果「建國」的話，是強姦民意，是僭越政權。

必要條件不是實行條件

從上面的意義上的分析，我就不能同意陳君的類比式的誤解了。他以為「中國今日以馬列立國，亦不能不有一個實行的條件，所以國民都有思想改造的必要條件。」

我們看：陳君在理念上也覺得有些講不通的地方，於是在講美國立國的必要條件上，換成了馬列主義的「實行條件」，在「實行條件」下才帶出了「所有國民有思想『改造的必要』」。

也就是說中共以馬列主義「立國」，決不是「必要條件」，事實上，一個

國家的立國條件，卻是應來自該國人民意願以及精神傳統的。但是，中共硬以馬列主義思想，加諸於中國大陸人民頭上，這已經是違反幾千年來中國的立國精神，以及幾億人民的意願的。這就是民意的強姦，政權的僭越。但是，中共卻一定要加強民意的強姦，政權的僭越，因此，不但要在人民的思想上改造再改造，同時，更要對人民生活的一切，限制又限制，藉以逃避沒有中國「立國精神必要條件」的敗亡命運。但是，再徵諸陳定宇君的那句話，立國的「必要條件有如房屋的基石，去之則亡。」而中共政權的這一事實，「以馬列主義而立國」，這「國」決不是全體中國人民的意願，更有違反幾千年中國所以為中國的立國精神，我們可以拭目以待地，看到它這僭越的權力，強姦的民意，慢慢地從中國土地上，中國人民中消逝！

也就是因此，陳定宇君所稱的「舊一代的知識分子」唐君毅先生，為什麼總是大聲疾呼說：「民族與民族文化是該一齊站起來的」意義。在這點上，陳定宇君如果是「新一代知識分子」的話，在遇到「立國的必要條件」上，該是一致的，滙通的。只可惜，陳君在分析問題上，把層次弄錯了，才產生了「舊與「新」知識分子的分歧。其實，如果開放心胸來討論目前中國問題時，在原則上，知識分子根本無所謂軒輊的，當然更不能以「上」、「下」或是「新」、「舊」來分了。這方面我是指原則，不是方式。

恐怕就是陳定宇君在「立國必要條件」上的思路混淆不清，所以在「馬列主義在中國之可行性」一節中，所談論到的知識分子的問題，看似很有道理，但都是缺乏基礎與根本的。同時，更可指出，陳定宇君在意識上多少受到了中共海外宣傳攻勢的流毒，特別是把知識分子與「人民」對立來看的一點上。他說：

「倘若國家之大部份人民與知識分子之願望背離，而國家面臨的大問題未能解決，知識分子的願望在份量上當然是無足輕重，這樣說來，問題的結徵在乎『人民』的意願。……如何知道中國人民需要什麼？但若退一步來看，也實在不太難，據毛澤東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國人民以貧農為主，民不聊生，國家積弱，外侮不絕，中國第一要務當為如何提高民生，自國際中重新站起來。這兩者依然有資源分配的矛盾，不過，從一般的報告來看，中共在這兩點都有長足之進步，讓我們來一個這樣的假設：『馬列主義可以解決中國之首要問題。』當然，可能其他主義亦有此能力，但馬列主義既有此可能，沒有什麼理由一定要偏棄馬列主義。」

首先，以馬列主義而「立國」，我已經在「立國必要條件」中討論過了。陳君在此提出，我已經指出那是他思想層次的混亂。其次，「民生的首要問題」解決了嗎？這是一個事實問題，不是文字宣傳的遊戲，我盼望陳君有機會到大陸實地調查一下，再做「長足進步」的斷語。最重要的我還要特別指出的是：是否大陸中國人民的「意願」，就是接受「馬列主義思想及其作法」呢？這恐怕更是本質的問題。陳君從中共刊物宣傳上是找不到什麼可靠的資料的，最好親自來個調查，然後再說吧！

陳君又說：「知識分子沒有理由要求人民都有『學術客觀』，這不但現實上不能做到，更難以說服馬列主義者何以沒有階級性的『客觀』，可以這樣說，絕對客觀雖然沒有可能，但比較客觀比絕不客觀好，更不能因此絕對主觀。……國家不是實驗室，更不是原稿紙，要求全國客觀既不可能，就不能完全避免教條。否則馬列主義的政策就連推行的條件也沒有了。……馬列主義當然不可能是重建中國的唯一途徑，一個很自然的問題是如何決定採取馬列主義……。中共則認為知識分子既不能避免其領導力（或影響力），替社會上任何階級服務，不如索性要求知識分子一定要為『人民』（農工兵）服務，無產階級專政既以馬列主義為基礎，馬列主義自然指揮一切知識。」

這一段話，陳君所涉及的問題不少，同時，也把中共對海外的宣傳，吸取過來當成自己的理念或信念，這方面我覺得很可怕，同時，也不是一、兩篇短短的文章就可以解決海外知識分子的思想理念問題的。不過，任何一位知識分子，能夠在海外的自由地區多用些思考，多用些觀察的話，大概理念上是不會有特殊的困難。除非他們在觀念上層次上弄不清楚。

這裏隨便提出幾個陳君在文章中所用的「名詞」和表現出來的理念所牽涉的問題，盼望陳君對這幾方面先弄清楚後，再來討論目前中共的問題，不然的話，起碼在我讀起來，覺得都不太有基礎和有根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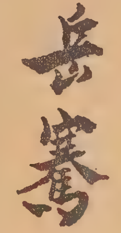
一、「人民」一詞的定義問題，恐怕就不是陳君所了解的「農工兵」。因此，「為人民服務」一句，不能用我們所了解的「人民」定義。所以，有時候「為人民服務」就成了「為無產階級服務」了。但是，問題並沒有因為把「人民」換成「無產階級」後，就解決了。因為「誰是無產階級」仍然是一個問題，並不能就用「農工兵」來代表。因此，陳君所謂的「中共……索性要求知識分子一定要為『人民』（農工兵）服務」一句，這服務的「對象」並沒有明確的定義，客觀的標準以前，實際上是讓知識分子聽其任意擺佈而已。

二、知識分子並不要求「人民學術客觀」，因為知識分子是一國的人民之一員。同時，知識分子只是要求政權、政策合法、合理和合情。這要求不僅是只代表了知識分子的階級，而是代表了千千萬萬人民——因為知識分子是人民的一分子——為保障人民權利而呼籲和致力的人們。假如知識分子們，只是為了個人的私利，而不為全部人民的福利而努力獻身的話，不能盡自己的所能而為人民造福的承擔的話，那不能稱為知識分子，或者可以說那是「假」知識分子，而不是「真」知識分子，所謂知識分子，只是空有其名而已。事實上這類知識分子卻是存在的。因此，不能不在此一點上不加辨明。

三、知識分子們之所以反對「馬列主義」，不是因為「馬列主義」只是為了人民的好處，而知識分子們無與焉的原因，其實，馬列主義為所有的人類都是無與焉的。特別是把馬列主義運用到中國，更與中國文化精神大相逕庭的，並且確是誤解了「立國的必要條件」呢！所以中國的知識分子又不能不加反對呢？

事實上，改造幾個知識分子容易，改造中國的立國精神卻是不可能的。

俄毛火併之疑



最近數月來有關俄毛戰爭消息，愈來愈囂塵上，西方國家一些政客的宣傳，本不足重視，但輿論方面，如倫敦「經濟學人」這一份國際問題權威刊物，在布里日涅夫訪美之後，對俄毛之戰的可能性，曾提出評論稱：「假使現在中共惶惑不安的話，不會有人說他們庸人自擾，他們確然有足夠的理由驚慌失措。」

八月上旬英國「每日電訊報」發表一項「辛姆金文件」稱：「今日蘇俄與中共進行的戰爭，是一場涉及屍骨堆山的血腥戰爭，也是一場蘇俄所迫切等待的勝利的戰爭，同時又是蘇俄對中共發動閃電戰爭的主要目的。」又說：「蘇俄對中共發動的這場閃電戰爭，已更接近爆炸的邊緣。」

這項文件的眞實性如何且不說，但「每日電訊報」既然肯發表這份文件，就說明了一件事，西方輿論已深信不疑。

至於毛幫更表現得十分恐慌，在北平挖掘地下城姑且不論，最近人民日報又鼓吹發動民兵，阻止蘇修的進攻。僞慶之日，兩報一刊發表聯合社論，又重彈此調，好似戰爭就要爆發似的。但由於毛幫作得太逼眞了，筆者對此反而引起了懷疑，經過各方探討、研究，愈來愈覺得此事是毛幫搞出來的大騙局，所騙的對象囊括了自由世界與共產世界，眞是歷史上空前絕後的一大騙局，毛澤東此人確有其偉大處，卽歷史上最「偉大的騙子」是也。

宋人說「破虜之道，在事事與虜相反」，筆者根據二十幾年來毛幫行爲看，可以說研究毛幫之道，在專從反面去看，毛幫說是黑的，一定是白的，說過我們相信是灰色的，就要上當。

關於俄毛火併這一問題，想從兩方面來談談，提出個人看法，以就教讀者。

一、俄毛沒有開戰的理由

俄毛何以要打仗，根據西方人士意見，約有四端：㈠蘇俄沿中國大陸邊境進駐重兵，因而削弱了其在歐洲的戰畧地位，同時有損其對東歐共黨帝國的控制；㈡蘇俄深恐中共煽動其境內少數亞洲民族的反抗，而致內外受敵；㈢蘇俄領袖對人口衆多的中共政權與高度工業化的日本或美國成立軸心的可能性，始終憂心忡忡，因此蘇俄在亞洲外交的主要目標就是要設法使日美與中共疏遠；㈣中共對蘇俄的挑戰，業已使克宮領袖圖謀在莫斯科宰制下一元化世界共產運動的希望，終於幻滅。

這四點，都有理由，但是，都不足以使共產世界兩大邪惡集團訴之核子戰爭，而拼着同歸於盡。俄毛雙方都會明白，如果俄毛之間眞的發生戰爭，對將來的世界有何影響，誰也不知道，但對於遲早必在世界上消失的共產主義，將提前滅亡，是誰都看得到的。俄方領導人雖然是蘇俄共產政權成立以來最低能的一羣，但相信尚不致如此不懂事。

再就目前陷於僵局的邊界問題而論，也完全是吹起的肥皂泡，基本上不是這麼一回事。兩個星期之前，在本港歷史最悠久的一間中國大陸問題研究機構，召開一次中共「十大」的座談會，筆者曾應邀出席，座中有一位朋友精通俄文，在中蘇絕交之前，曾在我國駐蘇大使館任職，直至今日，仍然經常看「眞理報」，對蘇俄之了解，自較一般人深刻。我當時忽然想起俄毛爭執中的邊界問題，卽向這

位老兄請教，究竟俄毛之間有什麼重大的邊界糾紛，全世界都在喧嚷，但冷靜想想覺得頗爲糊塗。我自己也曾對中蘇邊界問題用過一點工夫，始終不懂俄毛之間有什麼邊界爭執。要說沙俄時代侵佔了中國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廣大領土，幅員幾乎大過東北九省，自是事實。但要說毛幫目前竟敢撕毀清季與沙俄訂的不平等條約，一定要恢復明清舊壤（按當地在明代有一部份已隸版圖，明宣宗年間太監亦失哈曾至廟街立碑，至今尙存。至廟街以北，則至清初始入中國版圖），如同抗戰時期，蘆溝橋砲聲一響，我最高統帥蔣委員長卽下定決心，不收回甲午戰爭失地，決不同日本談和。毛澤東不僅無此膽量，亦無此情操，因愛國必須發自內心，平時喊口號騙人，經不起事實考驗的。除去沙俄時代侵佔之中國領土，到了蘇俄，只是向中國輸送共產主義，製造內奸，顚覆中國政府，也曾出兵東北，攻我邊疆，殺我將士，也曾指使外蒙進攻新疆，也曾嗾使新疆伊塔阿三區叛變，殘殺漢人。總之俄人侵畧中國之罪，上通於天，所欠中國人民之血債，僅次於日本。但是，蘇俄領導人手段異常高明，雖然把壞事作盡，但卻從未侵佔過中國領土，唯一例外是戰後強租旅大，此事亦成過去。因此，我再也想不出俄毛之間還有什麼重大的邊界問題。

這位專家朋友當時告訴我，重大的爭執在於黑龍江與烏蘇里江江心小島，依照國際公法兩國以河流爲界，領土應以河中心爲分界線，但蘇俄堅持當初與清代訂約係以河南岸及西岸爲界，如此則兩河中心八百多大小島嶼，有六百多應歸蘇俄，毛幫堅持不讓者在此。

這一點當然是蘇俄蠻不講理，侵我領土，但是此項爭執也可說由來已久，抗戰期間，「滿洲國」就同蘇俄發生過幾次小規模衝突，每次均有死傷，但事件旋卽平息，由於雙方皆覺得不値得爲此打大戰。

而且就是這項爭執，也並非完全不能解決，卽以會爆發俄毛戰爭的珍寶島而論，如以河中心爲界，應屬中國，但蘇俄強指以河岸爲界，就成爲蘇俄領土，因此爆發了一次歷史上空前的共產黨人殺共產黨人的戰爭。但根據最近毛幫故意假一個外國記者口中透露消息，此地仍在毛軍佔領下，可知蘇俄對領土爭執，並不如傳說中的激烈。

又最近布列日涅夫在中亞烏茲別克共和國共黨大會上，透露會建議與毛幫締結互不侵犯協定爲毛幫拒絕。毛幫對此並無表示，預料布茲涅夫之言應不假。毛幫何以要拒絕簽署此項協定，自有大把理由。俄毛之間迄今仍存在「友好同盟條約」，不必畫蛇添足，一也。杜魯門曾說與蘇俄簽署協定，其價値不如該協定之紙，二也。但無論如何，布列日涅夫既有此表示，總可緩和緊張局勢，毛幫又何必斷然拒絕，除非毛澤東深知蘇俄決不敢進攻毛幫，否則毛澤東應無此勇氣。

二、毛幫蓄意造謠

由以上所舉各節來看，俄毛之間局勢日趨緊張是事實，但決不致於馬上就會爆發核子大戰，毛幫所有一切宣傳與措施，皆是自己吹出的肥皂泡，騙中國人，騙外國人，也困擾了俄國人。毛澤東此人要他治國平天下，越搞越糟，但論到壞主意之多，眞是曹操、司馬懿「畧輸文采」，李林甫、盧杞「稍遜風騷」了。

毛澤東拚命造俄毛卽將大戰之謠，其用心何在，在區區能以想到的，約有三端。

㈠便是壓榨老百姓，目前大陸老百姓生活之苦，糧食供應之不足，本港人士均知，但毛澤東還怕老百姓塡飽了肚皮，產生富農思想，又巧立名目壓榨聚斂，在備荒糧之外，又加以備戰糧，如果對外沒有戰事，則備戰糧就用不着，老百姓就要多吃一點，此非毛澤東所願。在備戰名義下，不但剝削人民口糧，還可壓榨人民勞力，如毛幫不斷吹詡之北平地下城，大陸當不止一處，此種工程要動用多少人力始能完成。但毛澤東正利用無盡的工程使老百姓疲累至死，永不可能聚眾反抗。

㈡對付不穩毛軍，自從文革以來，毛軍不穩，已呈普遍現象，毛澤東充其量只能整肅一些高級頭目，斷不能將中下級頭目及小兵一齊整肅。對付不穩毛軍唯一辦法卽爲製造緊張，轉移其目標，毛幫過去二十年鼓吹反美，一若美國卽將進攻大陸，在海外之中國人皆知其妄，但毛幫前後喊了將近二十年，目的卽在找一個強大敵人，以團結內部。

目前反美之邪術已不足迷惑大眾，三尺小童皆知美國不會進攻大陸，於是乃轉而反俄。由於大陸人民在毛幫向俄一面倒時，因反毛而反俄，此恨永在。毛幫一旦鼓吹反俄，自易獲得廣大支持，卽使有人看出是詐術，也不便說明，因爲中國人反俄與反日，皆是基於作人的責任，不得不隨着毛澤東的音樂去跳舞，這以來毛澤東的陰謀就可以實現。許多驕兵悍將都以防俄爲名調離原來地盤，北面局勢愈緊張，毛澤東對軍人愈容易控制。所以毛澤東有生之年，除非惡貫已滿，被反共軍民所擒獲，否則他這套製造緊張的手法，絕不會改變。

㈢以反俄爲藉口，與西方國家接近。毛幫在國際方面展開外交攻勢，基本目的在打擊我政府，但外交攻勢必須包括美國在內，否則卽使與世界所有國家建交，皆於事無補。毛幫要同美國接近，在國外自無困難，因爲凡與毛幫打過交道的國家，皆知道毛幫外交沒有原則，友敵根本沒有界限，但對大陸老百姓，尤其是數達三千萬以上黨員、幹部、軍隊，實在難以解釋，過去要人三視美帝，嚷了二十年，突然又同美帝作了朋友。如果說過去對，則現在錯，要是現在對，就是過去錯，二者必居其一，無論先錯後錯，皆是毛澤東的錯，事理至爲明顯。毛幫要想解釋毛澤東一貫正確，永不犯錯，則由反美而親美，最佳理由，無過於以蘇俄墊背。由於蘇俄大軍壓境，爲了生存，自不能不同美國拉手。是則過去反美與現在親美並無矛盾，毛澤東仍然是一貫正確。

以上只是畧舉三點，當然毛澤東肚子裏一定還有其他的壞主意，但無論如何，所謂蘇修卽將發動突襲之說，是毛澤東的「偉大創作」，是可以肯定的。

自由世界經常爲毛幫作義務宣傳，雖高明如「經濟學人」亦所不免，我們中國人必須盡力揭發毛幫此種陰謀，以正世界人士視聽，不要輕信毛幫宣傳，以免上當。

從「十大」文件中看

中共「十大」黨章反映的問題

中共「十大」黨章，基本上是在「九大」黨章的基礎上，去掉了有關林彪的一段話，並加進了若干新的內容產生的。

中共「十大」黨章有幾個主要的特點，即：

一、加強中央集權

譬如在「八大」黨章中規定，中共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代表大會，每年至少要開一次，現在改爲每五年開一次，並且根據情況可以提前，也可以無限期地拖延期。

「九大」黨章中規定，中共中央委員會每年至少要開兩次，現在完全沒有規定，只在中央政治局認爲有必要時才召開。

「八大」黨章中規定，只要有三分之一的中央委員、或三分之一的地方黨組織的提議，即可召開中央委員會的臨時全體會議，「十大」黨章把地方的這項權力取消，沒有這項規定。

因爲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閉會期間，一切權力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尤其是集中在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所以新黨章等於削弱了全會的權力，增加了政治局常委會的權力。誰能控制政治局常委會，誰就是共黨的獨裁者。

二、新增對地方黨委的羣眾監督條項

在新黨章總綱中，新增加了「全黨同志要有敢於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在新黨章第五條中規定：「黨員有權向黨的各級組織和領導人提出批評和建議；黨員對於黨組織的決議、指示，如有不同意見，允許保留，並有權越級直至向中央和中央主席報告，決不允許壓制批評，打擊報復。」

這裏的所謂「反潮流」，就是反不同於毛澤東思想路線的潮流。在這種規定下，地方組織變得完全無權，因爲它的決議和指示，黨員可以不服從，甚至可以向中央告狀，而「不允許壓制批評，打擊報復。」

三、強調「黨政一元化領導」

所謂「黨的一元化領導」，就是黨領導一切，和「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原則，其目的主要是想改變某些地方仍有「山頭」，仍有「槍指揮黨」，甚至「用幾個方面的聯席會議來代替黨委會的領導」的情況。

從中共「十大」新黨章的上項幾個特點來看，其目標主要在對付地方黨組織，對付表面上「亦槍亦黨」實質上是「槍指揮黨」的地方軍方實力派。

周恩來政治報告所暴露的問題

在周恩來的政治報告中，暴露了嚴重的共黨黨內鬭爭問題，值得注意的有下列數點，即：

一、首先仍要繼續攪好「批林整風」

自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事件」發生後，毛澤東即以「批修整風」爲名整肅林彪餘黨，到現在已經兩年，雖然解決了若干上層和若干地區的問題，但據共黨內部資料反映的卻是「批不下去」。這就是說這場整肅遭遇了困難，距離徹底解決問題尙十分遙遠。現在「十大」開過，其對內任務的首要問題，仍是「批林整風」（未定案前對外稱「批修整風」，定案後對內對外均稱「批林整風」，實質是相同的）。可見其內部鬭爭還將作爲首要問題繼續下去，整肅也還將繼續下去。

二、「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將要長期存在」

周恩來說：「黨內兩條路線鬭爭將要長期存在，還要出現十次、二十次、三十次」。周恩來所講的當然是毛澤東的話，毛的話當然是有所指而發。換句話說，毛也不敢相信共黨內部都會接受他的路線，甚至他非常淸楚反對他路線的人仍十分多，因之鬭爭還會不斷地出現。

三、「要重視上層建築包括各個文化領域內的階級鬥爭」

毛澤東「解放」了大批被整肅的老幹部，並且有很多人被選進十屆「中委會」內，但是到現在爲止，一個文化幹部也未解放，可見其意識形態領域內的問題，仍然未能解決，這方面的鬭爭還在繼續。並且毛對軍事幹部和黨政幹部都敢於採取懷柔手段，唯獨對文化幹部連懷柔手段都不敢採，足見這方面問題之嚴重，毛顧慮之深。

「十大」新人事所暴露的問題

中共「十大」新人事有三個主要的特點。

一、「宮廷派」的勢力增大，在中共中央各級權力班子中已佔優勢

首先，中央委員會是有權選舉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較高權力機構，誰掌握中央委員會的多數票，誰就能掌握共黨的領導權。在十屆中委和候補中委三百一十九人中，軍人約佔百分之三十一，幹部約佔百分之二十九，「宮廷派」和它所掌握羣眾約佔百分之四十，如果再加上軍人和幹部中聽命於「宮廷派」的，就要超過百分之五十。

在新的政治局的二十一名委員和四名候補委員中，半退休的元老派三人、老幹部三人、地方軍人實力派二人、少數民族二人、「宮廷派」和它掌握的工農代表十三人（如加毛澤東就有十四人，超過半數）、另一人過去因反林彪被整肅，現在以「敢於反潮流」的典型被提拔爲候補委員的海軍副司令員蘇振華，雖與「宮廷派」毫無淵源，但至少目前

不會與宮廷派作對的。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九名委員中，「宮廷派」佔四名，老幹部和元老佔四名，但加上毛澤東，「宮廷派」就是過半數。

在五名副主席中，老幹部佔兩名，「宮廷派」佔三名。

總之，「宮廷派」在中央的任何權力階層中都被安排了優勢的控制地位。

二、軍人的勢力被壓縮，尤其是林系共軍的勢力更大為削弱

共黨十屆中委和候補中委中，軍人約佔百分之三十一，較九屆中委會的百分之四十四點一大為減少。九屆中委會中的軍人未被選進十屆中委會的，除死亡外，多數係林案被整肅的。總之，九屆中委會的軍人一枝獨秀局面已經改變，在十屆中委會中，不僅軍人勢力大為削減，林系軍人的勢力就更加削弱了。

三、老幹部的勢力稍抬頭，毛澤東拉老幹部制衡軍人的形勢十分明顯

共黨十屆中委會中，老幹部約佔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九，較九屆中委會中老幹部的數字畧增。值得注意的是所謂「解放幹部」，包括新「解放」的共軍幹部，共約佔幹部總數的百分之十二點五。這些人多數是與現在地方當權的軍人實力派之間存在很深的恩怨矛盾，毛澤東想利用這種矛盾以制衡地方軍人實力派的勢力的用意十分明顯。

從共黨「十大」新人事這種安排看，很顯然也是對付包括林系勢力在內的地方軍人實力派的。

中共「十大」召開的形式和時間所反映的問題

一、毛澤東為何不敢開九屆三中全會

前內部權力鬥爭

黃秋

在正常情況下，毛澤東應該先召開九屆三中全會，為「林彪事件」定案，然後在「十大」上再根據九屆三中全會的組織處理進行交待。現在根據「十大新聞公報」，「林彪事件」只是根據「中共中央的決議」處理的，大會只是追認而已。按共黨的制度，這種處理方式是不合法的。

然則毛澤東為何不敢召開九屆三中全會呢？

林彪死後，關於林彪的罪狀在共黨內傳達討論已經兩年，共黨內對林彪問題的懷疑和不滿情況，毛澤東當然知之甚詳，如果召開三中全會，毛自知必然無法控制。這當然不是說毛不能控制三中全會的多數，只要三中全會上有一二個人站起來對毛提出質問，共黨內就會天下大亂，就將引起一場新的鬥爭和整肅的風暴，「十大」就更無法召開了。

二、「十大」為何要秘密地開

中共「十大」的召開，和所通過的文件內容，事前只有少數有關的人知道，廣大黨員和羣眾只是在「公報」發表後，才知道有這回事。這主要是想把有關「十大」的內部鬥爭掩蓋住，不叫外間知道。因為這次「十大」雖然建立了「宮廷派」的權力優勢，但基本上仍然是與地方軍人實力派妥協下的產物。

關於代表的提名、中委會、中央政治局等權力機構的組成等，都要經過「反覆的協商」，事實上也就是都要經過鬥爭。甚至關於「十大」通過的文件，也不會沒有鬥爭。不採光明正大的方式，而採秘密的方式，主要就是避免這些鬥爭情況外洩，對外可以表現一個團結的假象。

三、「十大」為何要匆匆忙忙召開

在正常情況下，應等一切條件成熟後便召開「十大」，比較順理成章。如等在「批修整風」名義下進行的整肅運動完成，等各種羣眾組織全部重建完成，等各級政權機構的改組完成（中共政權到現在還沒有教育部）等等。現在匆匆忙忙召開，可能有兩種作用：

第一、「批修整風」整不下去了，必須借助正常化的組織機能的力量去幫助他完成其目的，所以提早召開「十大」。

第二、會期五天，代表只能聽報告，舉手表決通過如儀，不給他發言的機會，避免橫生枝節。這是因為「九大」以來，每會都要經過「艱苦反覆的鬥爭」，這些經驗教訓了毛澤東，只好設法使「十大」避免必然要發生的鬥爭，所以需要如此匆忙地開。

總之，從「十大」召開的方式和時間看，也反映了共黨內部不僅有鬥爭，而且鬥爭還十分嚴重。

當前共黨內部權力鬥爭的焦點在「宮廷派」與地方軍人實力派角逐毛澤東的繼承權

從以上「十大」各種文件和「十大」召開的方式與時間看，我們可以得出一個肯定的結論，就是當前共黨內部的鬥爭是多方面的，並且是十分嚴重的。

在多方面的共黨內部鬥爭中，有兩點是關鍵性的：第一，所有鬥爭的矛盾都是指向「宮廷派」；第二，其中以地方軍人實力派對「宮廷派」的鬥爭是主要的，具有決定性。與「宮廷派」有矛盾的其它勢力，如幹部的勢力，文化人的勢力，他們本身不能成為鬥爭的主力，他們的大部分都將倒向軍人實力派，小部分也可能倒向「宮廷派」。

一、「黨與槍」的矛盾問題

「宮廷派」與地方軍人實力派的矛盾和鬭爭，也可以說是「黨與槍」的矛盾，或「中央與地方」的矛盾。

共產黨有兩大發展系統：一是叛亂時期和抗日時期憑「槍桿子」在根據地內發展起來的黨系統（自稱「軍隊黨」或「根據地黨」）；另一則是在政府區內地下工作系統發展起來的黨（自稱「白區黨」）。這兩大系統之間一直存在着矛盾與鬭爭。「高崗事件」是「軍隊黨」對「白區黨」的奪權失敗，「文化大革命」是「軍隊黨」對「白區黨」的奪權成功。當前「黨與槍」的矛盾則始自「文革」。

「文革」後，共軍通過「三支兩軍」取得了對大陸全面的（包括黨、政、軍、經、文各方面）控制權，軍人勢力大爲膨脹。加上林彪爲了個人政治野心又進行了有計劃的組織和部署，結果政權的性質由「黨」的專政變成「軍事官僚」專政。這種情況大大地威脅到毛澤東統治地位。

在一九七一年八月一日共軍建軍節，即林彪反毛澤東武裝政變爆發前夕，兩報一刊聯合社論，特別強調：「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決不容許槍指揮黨」。足見毛澤東力圖改變這種危險的形勢，這也就是毛、林權力鬭爭的焦點。林彪也就是這種情況下死亡的。

林彪死後，在中央部門的林彪餘黨，毛澤東整肅得比較徹底，但是對地方軍人實力派，因爲心存顧忌，只是江西、新疆兩省比較徹底解決；四川省只算解決一半；有些重要的林系「山頭」和林系以外毛澤東所不放心的「山頭」，毛澤東連動也未敢動。

根據一九七二年共黨「中發十二號文件」透露，在那些軍人掌權的地方，「黨委決定的事還要送到軍委會去討論」。並且透露這些軍人實力派對毛澤東或「黨中央」的命令是「各取所需」（也就是對自己有益就執行，無益就束諸高閣），實際上是一種擁兵自重，陽奉陰違的局面。

所以說，林彪雖死，雖有大批共軍幹部被整肅，但是因爲共軍統治大陸人民，共軍在政權中有它一定的作用和地位，不可能把共軍從政治舞台上完全清除，所以「黨與槍」的矛盾問題永遠無法解決，這次「十大」的召開，只是想藉組織機能的正常化，幫助恢復和重建「黨指揮槍」的組織原則和體制。這裏所說的「黨」，就是「宮廷派」以毛澤東的名義或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在北平發號施令；所謂「槍」就是指擁兵自重對北平的命令陽奉陰違的地方軍人實力派。

二、共軍的統御問題

另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毛澤東如何對共軍的統御問題。

過去毛澤東統御共軍，主要是依靠他的嫡系力量，以其嫡系力量爲核心去統御非嫡系力量。毛澤東嫡系的兩員大將——彭德懷、林彪，都因反毛被整，現在毛澤東已無親信可用，這也正是共軍高級人事（如總參謀長等）遲遲派不出來的主要原因。

目前在地方掌實權的共軍幹部，多與毛澤東有新仇宿怨，甚至可以說，毛澤東對每個人都不放心。現在從資料上看，毛澤東正使用三種方法：

第一、培養新嫡系，如提拔李德生之類。

第二、大批「解放」與現在當權的共軍幹部有恩怨矛盾的共軍老幹部如蘇振華之類，利用這種矛盾以求制衡。

第三、在人事上力求各派勢力平衡，如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下面安排了有實力背景的代表各派勢力的十三個副司令員。成都軍區原是林彪的山頭，政委張國華死亡、司令員梁興初被整後，毛澤東調另一林系要員（原廣州軍區負責人）劉興元來善後，但在劉下面又新安排了由「紅四方面軍系」和「新四軍」系及原林系三分天下組成的領導班子，使劉興元無法獨斷獨行。

毛澤東雖然這樣心勞日拙的苦籌統御之策，但是，它的結果只能使共軍與毛澤東的關係越來越貌合神離，而不是越來越團結。譬如新「解放」的共軍老幹部，雖然與地方軍人實力派之間存有很深的恩怨，但他們與「宮廷派」之間也存有很深的恩怨矛盾，這樣一來，矛盾和鬭爭較前就更要複雜了。

三、當前鬭爭的焦點在爭奪毛的繼承權

毛澤東因爲一生倒行逆施，很怕死後被人鞭屍，所以生前急於安排他權力的繼承人，使他的路線能繼續推行。

毛澤東現在正從上下兩個方面進行安排：在上面，他選拔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李德生、紀登奎、王洪文、華國鋒、吳德、汪東興等「宮廷派」分子作爲將來他的權力接班小組，這些人現在都分掌共黨中央各部門的大權，以共黨中央名義在發號施令；另方面在基層加速重建各種羣眾組織，大量吸收青年的工農新黨員，大量提拔年青的工農新幹部，以加強「宮廷派」的羣眾政治基礎。同時提早召開共黨「十大」，加強「宮廷派」的權力地位，建立他們將來能憑制度進行組織領導，使他們在毛澤東死後能順利接班。

但是從中共「十大」的上述各種文件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澤東的這種安排不可能被共黨全部接受，尤其是不可能被老幹部和地方軍人實力派接受。共黨政軍老幹部對江青的弄權將更爲氣憤不滿，比「文革」時期更嚴重。

現在大家都在僵持和等待，可以肯定，毛澤東死後全面性的繼承權爭奪戰必將爆發，大陸將陷入新的混亂。

悼錟生兄

刁俊民

國邦遭變，遠離海外，已歷廿餘年，誠不盡其文物灰燼，衣冠掃地之痛！

在這二十多年的歲月裏，我認識文化界的人士不少。但其中能像錟兄般，對朋友誠懇，對國族熱愛，敢於面對現實，單槍匹馬向罪惡挑戰的，着實不多。而今他一病不起，賚志以終，不僅是我們友好的不幸，也是反共文化陣營中的一大損失。

我與錟兄，由朋友而同事，始終悠遊於師友之間。我明白他的心境和他的抱負，不以富貴利祿而移其志，不以窮通得失而變其態，眞不愧爲光明磊落的大丈夫。謹略述其生平一二，以誌懷舊傷逝之意。

錟兄是現代中國早負盛名的政治而至文化文學的權威作家及批評家。幾十年來，在北伐、抗日，以及反共文化工作上，貢獻甚大。

他年青卽參加中國國民革命，在孫中山先生領導之下工作。孫逝世後，轉隨汪精衞，是國民黨左派的重要幹部。及汪就任行政院長，他因對政治已不感興趣，便改作文化運動，在上海、南京、桂林等地，創辦多種報刊，高揚民族文學，與共產黨及所謂左翼作家作戰，其理論的透闢，筆鋒的尖銳，連魯迅也怕他三分，被譽爲國民黨文化界的反共硬漢。

大陸易幟，他逃來香港，卜居新界粉嶺。當時，太平山下，已爲赤色毒霧所籠罩，能與之對抗者，只有錟兄以馬兒筆名，挺身而出，在自然日報作不留餘地的反擊。以通俗曉暢的文字，發爲激昂慷慨的論評，目光銳利，感情豐富，擁有廣大的讀者。

同時，尊偏安台灣之國民政府爲正統，在自然日報報頭之上，首先倡用「中華民國」國號，表示其鮮明的態度。並大聲疾呼，大陸政權，是俄國之附庸，通番賣國，謀財害命，好話說盡，壞事做盡，爲國家民族與世界人類之公敵，提出沉痛的警告，希望大家勿受他們的甜言蜜語所欺騙。又每逢雙十國慶寫文章，均以「中華民國萬歲」爲題，以伸張正義，振奮人心，共勵同仇。

民國四十八年，錟兄以國家命運，蹇屯已久，日夜思維，憂心如搗。乃自行設法創辦正義日報，與我們一羣新舊的新聞工作者，結成朋友陣線，爲我們的國家命運，盡其心力，與所有擁護中華民國的同胞，同其榮辱生死，與一切邪惡的勢力，作不妥協的鬪爭。

到了民國五十一年，因正義日報，一再遭受停版的影響，經濟發生了困難。不得不縮短防線，放長射程，改出「風雲茶座」月刊，爲正義作持久之戰。

我們對時代潮流的趨勢，有一個很清楚的認識，無論局勢如何發展，相信一切極權主義，總有一天會毀滅的。赤色的火燄，雖燃燒了半個地球，但是，民主自由的力量，就在這火燄中成長來了。

我們從認識中堅定了我們共同的信仰——精深博大的三民主義。故我們都以這個立場，爲反共復國的基本綱領，拿來作思想的指標，精神的武器，以對抗絕滅人性，摧毀人權，違反人道的共產主義。

其次，我們有堅強的信心，認爲未來的人類政治遠景，必然是自由的、民主的，誰也沒有力量，把時代的腳步拉回去。阻礙時代的人，一定會犧牲在時代的巨輪底下。

錟兄是一位有襟期、有抱負、有良心、有正義感的作家，眞正爲時代，爲人民而寫作的。他不但博學多才，其剛風勁節，尤爲今世所難得。他那激昂國事，力撼權貴，乃爲我國眞正讀書種子，絕非一般寄生性的，倡優式的文人所可比擬。

他的個性也很倔強，雖無日不在苦難中扎掙，然命運的折磨，卻不能埋他天賦的才華。那枝現代董狐筆，不畏強權，不賣私情的讜言偉論，讀之令人感奮。

但，「水太深則無魚，樹太直則無木」，不爲許多人所見知與見諒，他仍是擇善固執，絕不接受任何人的勸告而轉移其觀感。

近幾年來，錟兄爲電台編劇以爲活，牛刀不得宰牛，以之割鷄，寧不可惜！他在惡劣的環境中，備受折磨，迄未一展其抱負，還能淡泊自安，不改其士志於道之樂，忘懷於物質的享受。

烈士暮年，壯心未已，對國家對民族，猶抱「鞠躬盡瘁，到死方休」的決心，但年逾古稀，奮鬪的精神，已與日而衰退。所以到了今天，遂致積勞成疾，長辭斯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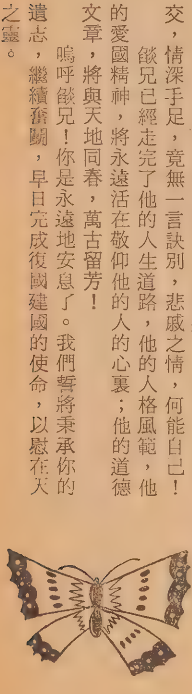
當錟兄初入葛亮洪醫院留醫之時，爲怕親友擔心，一直封鎖着他病的消息。後來，佛教中朋友，見其病勢不佳，才把他留醫的消息，在華僑日報發表出來。

我每逢星期三六兩天，必抽暇前往探視，以爲吉人天相，全癒可期。迨至易簀前一日，我約了羅遠達兄同往，見其病骨鄰鄰，低着頭，閉着眼，大概貧病折磨得他夠受了，令人爲之鼻酸，我們因時間所限，黯然辭退。

第二天晚上，噩耗傳來，遽歸道山。嗟呼！廿載相交，情深手足，竟無一言訣別，悲慼之情，何能自已！

錟兄已經走完了他的人生道路，他的人格風範，他的愛國精神，將永遠活在敬仰他的人的心裏；他的道德文章，將與天地同春，萬古留芳！

嗚呼錟兄！你是永遠地安息了。我們誓將秉承你的遺志，繼續奮鬪，早日完成復國建國的使命，以慰在天之靈。



實然·應然與政治

——查著「見聞思」理念商榷之五（上）

馬以定

查先生的「見、聞、思」中，就整體來看，談及政治方面的比例是佔很大的。其中包括了國際政治、國內政治、政治實情、政治理論、政治事件、政治人物、政治原理和政治方法等。

對政治我不太懂，同時也沒有多大的興趣。原因是政治只是全部人生中的一部份事務而已，並不是人生的全部。因此，我總覺得從事政治工作該是政治方面人才，一如從事經濟該有財經專才一般。

我這種論調，或會遭受人們的反對，原因是在目前的情形中，可以說是：「你不惹政治，政治也會惹你」的時代。這確是一個變態的「泛政治」時代，當然，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得提高警覺，免得被「政治」所利用。

不過，也就是由於這一「泛政治」時代的浪潮，促使我不經不覺地，也得注意一下政治的理念和政治的實際。

很多次我們談論問題，就很容易把這一問題的「實然」和這一問題的「應然」分不開，因此，把所要談論的問題反而弄得不清不楚了。

事實上，從「實然」到「應然」，卻是有一段頗長的距離的。但這並不意味着，為了縮短距離，我們就來個「突飛猛晉」吧！同樣，更不意味着，既然距離是那麼遠，索性任其自然吧！這方面用於政治問題上，也是一樣。

因此，查先生在「見、聞、思」中，一開始就為這篇文章下了一個界說稱：「我在台灣十天的『所見、所聞』是眞實的。『所思』則是個人的感想，其中不可避免的有個人的偏見，個人的淺薄無知，個人的熱誠和願望。」這也可以說：對政治部份，分開了實然和應然。

但是，查先生有一段話，我覺得有商榷的必要：他說：「議會民主，是由人民來選舉政府；言論自由，是人民監督政府；法治，是政府與人民在同一的法律統治之下，任何公務員和普通人民都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這三件事旨在保障每個人都享有人身自由。……這四件事，和中華文化的傳統頗有不同。中國人傳統上沒有議會政治，政府壓制言論自由，不保障老百姓的人身自由，注重儒家的人治德治而不重法治。」

假如查先生說這番話時，是以西方文化中的政治理念的「應然」，來責成了中國傳統政治「實然」，這便無話可說。因為這就等於用我們目前的新發明、新思想來責成古代之所無這新發明、新思想一般。

然而，如果以中國傳統政治方面的「應然」的理念，來責成傳統政治上的「實然」的話，在某種意義上，或是在一些事件上，恐怕兩者之間也有距離。有距離，但不能抹殺傳統事實。

這裏，我無意抱着「傳統」，一定要為「傳統」身上貼金，但是，傳統的「應然」和「實然」的關係卻是有歷史紀錄可尋，除非我們覺得所有傳統的歷史紀錄都是「歌功頌德」之類的「帝王家譜」。而事實上，對於中國文化傳統沒有深入的研討，就先肯定了傳統所有、所無的東西，似乎有些大膽。同時，我們還可以看出：百年來我們中國人在受到帝國主義的侵凌後，民族自信心的搖動，文化信

嗚鼓篇

所

查良鏞先生在其「見聞思」中，曾以公正法官的姿態，並用一種教訓人的口吻在說道：「……中共的所作所為，也不如國民黨人所說的那麼一無是處，至少，自文化大革命以來，有了許多令人讚賞的改變。」

如果說，文革後，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曾把幫他們奪權的紅衛兵，實行血腥的鎮壓和屠殺，接着把「沒有因此倒下去」的「小闖將」們，趕去「上山下鄉」，來一個變相的勞動改造；曾把幫他們奪權的，以「最親密的戰友林彪同志」為首的「槍桿子」集團首腦，實行槍殺和整肅；曾把與「黨」「國」無功的，以小戲子江青和青工王洪文為首的「黃毛小子」和「女主沉一門，實行空前絕後為「令人讚賞的改變」，那我便沒有什麼話可說了。幸好，查老板所指的並不是上述的改變（寄語查老板，好在你沒有這麼說，不然，有你瞧的了，最低限度中共將會再次揚你「豺狼禰」的封號哩。）

了另一種方式。

　這裏，我想引述梁漱溟先生在其所著「中國文化要義」緒言中的一段話：「當一九四四年美國華萊士副總統來中國遊成都時，發表有『中國民主的前途』一文，譯載於六月二十六日成都各報。文中指稱中國原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主要鼓勵者，而且亦是間接底創造者。最初領導革命並建立立憲政府底美國人，其思想與行動的基礎為西方政治思想家所奠定；而西方政治思想卻是受到中國有力地啓發。惜普通人不留心這段西洋史，當時對他的話不免感到茫然。這是指歐洲十七八世紀的事情而說：那時歐洲人正是傾倒於中國文化底。……現在我們且試看彼時歐洲人眼中所見中國文化之特點是什麼。彼時歐洲人所醉心於中國者，固不止一方面：而中國的社會與政治、發生之刺激作用最大。在此社會與政治方面最引他們注意者，約為下列幾點：一、政治之根本法則與倫理道德相結合，二者一致而不分，而倫理學與政治學終之為同一底學問。這是世界所知的唯一國家。二、此政治與倫理的共同基礎，在於中國人所稱之『天理天則』；理性於是對於君主的權力，發現了不可思議的效果。三、他們看中國所謂天理天則，恰便是他們所說底『自然法』；因而相信中國之文物制度亦與自然同其悠久而不變。融國家於社會人倫中，納政治於禮俗教化之中，而以道德統括文化，或至少是在全部文化中道德氣氛特重，確為中國的事實。」（見該書第十七頁）

　這段話，我並不是用來為「文化傳統」貼金，我只願用這段文字來表明，在人文科學方面——特別是有關政治方面的學問，我們中國文化傳統中，卻有着舉世無匹的豐富遺產，只可惜的是我們近百年來的知識分子，並沒有深入地去發掘、去鑽研、去繼承、去發揚。不但沒有發掘、鑽研、繼承和發揚，反過來，大家都在輕視、蔑視、打倒和拋棄。如果有人仍然在談論着傳統文化的話，也多是在傳統文化中的邪惡醜陋部份來着墨，以為不如此，不足以言跟上時代，同時，也得不到讀者、聽眾的歡迎。似乎我們的這個時代的人們，注定了是要為中國傳統文化來「送終」的一般。

人讚賞」者

曾憲光

　談到微笑外交，倒使我憶起了一件二十多年前的往事，時間是一九四九年冬至一九五〇年春，地點是位於廣州郊區的「南方大學」（第一期），主講人是「南大」副校長，「全國著名馬列主義理論權威」陳唯實。記得那時他曾對着我們四千多位學員報告說：「……毛主席曾一再強調指出，帝國主義，雖是最反動最惡毒的敵人，但由於他們擺明了是帝國主義，便變得容易對付，只有那批偽裝愛好和平的敵人（包括標榜中立的和改良主義者），才是真正最反動，最惡毒，最可怕而又最不易對付的敵人，蓋因他們在千方百計掩飾其反動兇殘本質的同時，並用一種包含禍心的假象，來迷惑人們，來……故也。」

，那可斷言，「文革」後，中共在外交上的「有了許多改變」，絕不如查大主筆所說的：「令人讚賞」，而是更為惡毒和可怕的毒招，道理很簡單，今天中共「以解放全世界為己任」的「崇高而神聖任務」，不僅沒有絲毫改變，且在日益加強中。既如此，設若她仍然用自殺式的紅衛兵外交，豈不是把自己在國際關係中更加孤立起來？不行！因此一來，「毛主席」軍事思想中的「滲透戰術」，勢將失去發揮其高度效力的作用。結果，中共的微笑外交便出現了。

　遺憾的是查大主筆竟不聽「毛主席」的話，不根據「毛主席」的哲學邏輯辦事，而硬把它（微笑外交）說成是「令人讚賞的改變」，然而想深一層，查老板亦有難言之隱，因他若直指其非的話，豈不更是反毛了。而這也正是甘作毛子毛孫者的悲哀處，但木匠擔架也，自造，怨得誰來！

　至談到「和談」問題，在查大主筆看來，文革前，中共一再嚷着要用武力來「堅決解放台灣」的，而今呢，即「文化大革命」以後呢，卻對台灣改用和平的和談方式而求統一了，那該是「令人讚賞的改變」了吧？

　對此，在本欄的「和談醜劇的吹鼓手」篇中，筆者已痛斥過，對中共來說，和談只是鬬爭的另一形式，目的是為了能更有效地摧毀、消滅敵人，具體的說，正如今天國府所指出的：中共的叫喊「和談」，目的是「企圖分化我們的團結，打擊我們的士氣，摧毀我們的鬬志，要想不戰而降，想輕而易舉地取得台灣」，如此而已！

　因此，如果說，中共的對待台灣，由以前的叫囂用武力解放，到「文化大革命」後的改為高唱用「和談」方式解決，一定要說它有着實的改變，那，除了別有用心的人外，絕不會贊成它是「令人讚賞的改變」，而是變得比以前更陰險更惡毒……。

　不錯，在另一方面，即站在與查大主筆立場相反的角度看，文革後的中共，對我們（請查老板注意，不是對你們）來說，確又是有了許多令吾人「讚賞」的改變，當然它的這一些改變之所以令我們「讚賞」，是由於它（中共）的改變而日益走向敗亡之故。記得聖經上曾有過這麼一句話：「上帝欲其死亡，必先使其瘋狂」。對此，若站對中共及其王國的利益和立場而言，卻是「一矢中的」，因由於它日益加強對「功臣」、「元老」、「戰友」的大整肅大屠殺，而大大地削弱了本身的力量和「根基」；由於它日益加強與「全世界的第一號敵人——美帝國主義」拍肩膊稱老友，而大大地冲刷了毛式社會主義的制度和結構；由於它日益加強反對和仇視「全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的頭——蘇聯老大哥」，而大大地孤立了自己和惡化了被進攻的危機；由於它……對了，正是中共有了以上這許多的「改變」，加速其敗亡的「改變」（不要忘了，中共的敗亡，便意味着八億同胞的真正解放）。所以，才真正令我們「讚賞」啊！

美式文

數年前歐洲有齣電影叫「意大利式的離婚」，美相信香港人都看過。後來荷里活又拍了一齣叫「美國式的離婚」，內容頗爲幽默有趣。前數年毛澤東爲奪他人之權，發動一場殘酷無比的「文化大革命」；今年美國發生水門事件，也震動世界。在歷史上的重要性，不下於毛共的文化大革命，不過方式與基本目標不同，姑且稱爲「美式文化大革命」。

中共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把中國搞得不好，天怒人怨，他的大煉鋼、大躍進、人民公社政策，餓死無數中國人，因此連他的老同志也看不過眼，羣起指摘，他只好丟下國家主席的寶座，讓劉少奇實行三自一包的修正主義，中國人民才從死亡邊緣稍舒一口氣。毛澤東如果是有天良的，該下自罪詔，從此退位讓賢；但他無視人民生命和前途，一心只是「權力掛帥」，在眾叛親離之下，利用一羣天眞無知的青少年，組織紅衛兵，煽動仇恨之火，向當權派奪權，繼之以武鬥，腥風血雨，吹遍中國大陸。爲了毛頭的個人權位，犧牲了無數人民的生命，把中國拉回至野蠻時代，使窮苦落後的中國，更落後數十年。

美國水門事件，是尼克遜在競選中使用陰濕計仔，打擊民主黨，權是奪到了，以爲可以高踞白宮寶座，安安穩穩的再做四年總統。誰知美國人不是像中國人那樣簡單而好欺負，他們對美國的憲法，比對聖經還尊重。對他們的總統，要求他像聖者一樣純潔、清廉、大公無私，如今發現尼克遜政府的人員皆知法犯法，那還了得！在輿論壓力下，尼克遜只得硬着頭皮，下令國會組織七人委員會，澈底調查水門事件，以爲自己是現任總統，眾人必會保存他的面子，不爲已甚。誰知抽絲剝繭似的調查，眞相慢慢暴露。知道部份眞相的人，咆哮得更激烈，他們要找出眞正須負責其後果的人。最使尼克遜頭痛的是他的競選委員會主席及白宮首席法律顧問典恩這小子，直言無忌，把一切都供出來。這怎能怪他？他還年青，還要前途，爲了自保，只好坦白一切。

上有國會七人委員會調查，在民間，各記者作家更紛紛助陣。據調查，尼克遜讀書時期就是個陰濕傢伙，他的一個同學向記者說：在他與尼克遜同

美國報紙上一張諷刺尼克遜的漫畫：「尼克遜想做皇帝」。

現在雖是做了總統，又施故技，利用非美調查委員會及中央情報局人員，偷聽民主黨總部的秘密；令手下去收集調查美國內著名人物的私生活及納稅等等資料，製成秘密檔案，作爲控制要脅別人的手段。更有甚者，在白宮裝置秘密錄音系統，把每人和他的談話都記錄下來……此舉妨害個人言論至大。其種種作爲，爲美國歷史上總統所無者，故此全美震動，在民主憲法下，總統犯法，與庶民同罪。大理院法官下令尼克遜交出錄音帶，以明眞相，他在八月中的談話，卻大打太極，以國家安全爲藉口，拒絕交出，不爽快些向世人坦白，卻和法官細駁法律條文，實在陰濕滑頭之至。此之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毛澤東也是一樣，以前是土匪出身，雖然席捲中國大陸，自封爲王，但向人奪權時，仍然是使出強盜土匪的殘酷手段。

尼克遜貧寒出身，未免貪財，與富家出身的甘迺廸，把做總統的薪金都捐作慈善事業之用，眞大異其趣。他不止勾結商人買賣地產漁利，更利用總統職權，以安全保衛爲藉口，裝飾其在佛羅烈達及加州的兩處房屋。初時調查，只謂用去四十多萬美元而已，現在眞相查出，實在動用了過千萬美元之鉅。美國人民大嘩，紛紛投函報刊指摘，謂做總統並不是做皇帝，怎能拿人民納稅的錢裝飾他自己的私產？爲什麼他不能像以前的總統那樣，在白宮的別墅渡假？把尼克遜罵得不亦樂乎。但尼克遜去過中國大陸後，卻學到共產黨的不傳之秘，就是「笑罵由他笑罵，總統我好自爲之」的哲學，一於裝聾作啞，叫人拿他沒法。

躲在一旁的副總統，以爲是最乾淨的了，誰知也給揭發了他在做瑪利蘭州長時，曾受建築商賄賂。他馬上勃然大怒，立即召開記者招待會，罵別人造他的謠，並願立即交出一切資料，以供調查。他的爽直作風，很得美國記者們的欣賞，說他具有美國人的傳統性格；而對尼克遜閉口不言有五個月之久，冷諷熱嘲一番。

艾格紐雖然爽直，但似乎亦是一身蟻，難以過關。因爲在調查之下，初時只有四個商人出來作證，但陸續有二十人供證，稱曾送回佣給他。不曉得艾格紐會不會使出牛仔脾氣，拿出雙槍來武打一番？因爲水門事件雖錯綜複雜，仍是在「君子動口不動手」的階段，大家以舌劍唇槍來作鬬爭，不像中共在文革時，毛頭喊聲「要武嘛」（註），大家立即打作一團，千萬人頭落了地。

（註：文革初期，毛頭發動紅衛兵，在天安門接見，有女紅衛兵向之獻花，毛頭問她名字，她說「宋彬彬」，是文質彬彬的彬。毛頭回說：「什麼文質彬彬，要武嘛！」於是該女紅衛兵即改名「宋要武」，從此掀起了各處紅衛兵的武鬬。）

對於水門事件，美國人大致分爲兩種看法：一派是不大關心政治的普羅羣眾，和共和黨徒，他們說政界本來是污糟的，天下烏鴉一樣黑，政客貪污受賄是意料中事，不值得小題大做。並以爲尼克遜

裁的道路。對以中共交往的這件事，許多專欄作家的議論，以爲是大勢如此，任是誰做總統，也不免如此做法。有些更認爲，尼克遜與中共的交往，猶如一段男女婚姻，現在正是蜜月期間，自然是卿卿我我；但這是否是一段成功的婚姻，需要時間來作判斷。故乒乓外交，爲功爲過，現尚言之太早。

水門事件的新聞和消息，成爲數月來美國報紙的頭條新聞。每晚坐在電視機前看美國七人調查委員會聽取證人的供詞，每天讀美國無冕皇帝（記者）的議論和特寫，其熱鬧有趣處，亦不下於中共在文革時紅衛兵貼大字報。所不同的，美國人的是「文鬬」，是採取說理方式，就是揭露醜史，亦不會用過分侮辱別人的字眼。雖然判爲有罪，個人的尊嚴，亦不致受到太過的損害。而中共的「武鬬」，一下來就以牛鬼蛇神之名加在別人身上，動不動拉人戴帽遊街，私刑拷打，互揚醜史，把別人批臭鬬臭，叫人永世不能翻身。

中共文化大革命，毛婆江青出來搞風搞雨，鬬臭了使她妒恨的王光美，甚至遠在廣東的伶人紅線女，亦不放過。在美國水門事件中，亦有一位「大喊婆」，司法總長米契爾的老婆「罵他」（Martha）是個敢言而有正義感的女流。他在水門事件之前，便叫米契爾辭職不幹，急流勇退。因爲她早有先見之明，知將來必發生事故。米契爾雖然辭了職，但仍不能置身事外。在調委會作供時，供詞模稜兩可，圓滑得很，以爲如此便可保尼克遜過關。但他老婆「罵他」卻受不了，坦白對新聞界說：尼克遜對於一切均知情，從最初至最近，一切事件均會參與計劃。她並說：尼克遜像個吸血鬼，他利用人，直把你的血吸到最後一滴，才將你放棄……可見她對尼克遜的痛恨。中共文革中的江青，行爲像個母大蟲；美國的「罵他」，不能不稱她是個女英雄。

近年美國兩黨政制，上至總統，下至鄉村議員，競選有很大流弊。競選是否成功，除了名氣、政見外，還取決於金錢。有足夠的金錢，才可操縱宣傳工具。於是想盡辦法籌錢，但籌來的錢，都是有條件、有代價的，其情形極似我國清末的捐官鬻爵，花了錢買官做，做官時就要把本錢刮回來。官員愛錢，政治焉能不腐敗！故此，美國官員的貪污，已極普遍，如果再不揭發，整肅一番，美國的將來，不堪設想。尼克遜想做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不惜以世界強國總統之尊，跑去北京朝毛。如今因水門醜聞，成爲遺臭萬年。屬下人員無能，引起通貨膨漲，物價飛躍，民間一片怨言。姑無論他是否引咎辭職，或戀棧不去，美國上下議院眾議員，必會針對流弊！削減總統權力，修正競選法。美國政制，必有很大的改革，使美國的民主社會，更爲健全。故此瞻望美國的前途，在尼克遜下台後，必有數十年修明嚴肅的政治。



美國前司法部長米契爾太太「罵他」Martha，罵尼克遜。

紅衛兵的流毒

然而，中共的文革，在獨夫毛澤東一意孤行下，說是造反有理，紅衛兵們互相殘殺，利用完了，又一腳把紅衛兵踢到鄉下去勞改。現在文革的武鬬

革命（上）

衛兵組織，開始了青年幫派互相殘殺與奪權武鬬。

以前，美國華埠，曾有治安最好的美譽，華人青年犯罪的紀錄，幾等於零。但一九六七年以來，這種美譽，已成歷史陳迹，尤其是三藩市華埠，搶刼、謀殺、勒索罪案，層出不窮。這些犯罪分子，不是意利大黑手黨，不是教育程度低的黑人，而是曾被稱爲最善良、最守法的中國青少年。他們聯羣結黨，在餐館白吃，在戲院強取戲票，向商店勒索保護費，強擄少女，無惡不作。弄得本來是遊客中心，車水馬龍，一片歡樂的華埠，入夜即成死市。跟着血案發生，四年以來，已經殺死了十八名青少年。初時華埠有許多謠言，說華埠的父老，因這些青少年的所爲影響全體華僑的生命財產，集議籌錢，一萬元一個，買兇將爲首的青少年槍殺。查實是青少年幫派互爭權利，自相殘殺，有如文革期中的東風派和紅旗派的武鬬。

許多專家分析過，因爲近年大量移民來自香港，每年約有二萬多人，使華埠人口大增。這些移民的父母因美國生活程度高，不得不日夜出而工作，沒時間管教兒女，這些青少年因不懂英語，就業方面不能得到較好職位及合理工資，只能在餐館裏洗盤碗，賺每小時八角錢可恥的待遇。因爲不懂英語，在學校裏程度跟不上，不免受土生華僑嘲笑，因此他們間自成黨派。移民青年叫土生的是ABC（American Born Chinese）；土生的青年叫那從香港來的是FOB（Freaks off the Boat）。窮困及陌生的環境，失業失學的難題，遂使這些移民來的青年，淪爲街頭歹徒。初時他們組成「華青社」，後來又分裂成爲「有利社」。但在一九七一年十月二日，該社頭目之一梁某，白日光天之下，在華埠遭人槍殺，引起內鬨，宣佈解體。「有利社」夭折後，部分成員由一名馮祖（Joe Fong）領導，另起爐灶，創立「忠義社」，由是與另一青年社團勢力不兩立，互相火併。紐約方面，亦有「白鷹社」「黑鷹社」等組織，單去年就有六個人被謀殺。有些專家直接指出：親共分子在華埠興風作浪，間接是受毛共紅衛兵風氣影響。不然，以刻苦耐勞，和平勤儉著稱的中國人，不會一下子轉變得如此厲害的。

羅倫士

知識分子要接受歷史教訓

目前，有兩種這樣的人：一種是不了解自己的國家民族特性，不懂裝懂，到處賣弄才華，似盲眼蒼蠅一樣亂嚷亂闖；一種是太過了解，故意歪曲事實，且希望甚至幫助外國人，來了解祖國的秘密。

這可算是一種特殊卻並不算新鮮的現象，戰國時代的商鞅已說過「窮巷多恡，曲學多辯」。此語若用廣東話解釋，其意卽「有的人乜都唔知，又好充大頭鬼，有的人乜都知，卻喜歡拗死頸」。

看看近三四十年間的怪現象，很多被譽爲國家之寶而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尤其站在海外說風涼話唱慣高調的，都在同聲抱怨，說美國人太不了解中國了，致造成很多不可饒恕的歷史錯誤，因此發牢騷而指桑罵槐者有之，悲窮途而告洋狀者有之，慷慨陳情，把愛國熱誠宣諸於筆尖之下，洋庭痛哭，將悲憤洩於眼淚鼻涕之間——好一副求人施捨的可憐相。擺出良心說句中肯話，造成中國歷史錯誤的，不應該是美國人，此責任該由中國的統治階層那班貴人來負，該由喜歡賣弄才華，慣告洋狀的崇洋媚洋想發洋財的裏向外之中國人來負。外國人不了解中國並非罪惡，他們又憑什麼資格來了解中國？所謂吹起滿池春水，干他屁事，但身爲中國人而又有愛國觀念的，反要求外國人了解祖國的，那就罪孽深重了，不獨有吃裏扒外通番賣國之嫌，此舉實會貽害當世，禍延子孫。

爲什麼自己不了解自己，不自己想辦法搞好自己的國家，反幫助人家來了解，希望外國人來搞好自己的國家？難道近百年來，外國人對中國的了解還未夠深入？難道中國人被外國人了解後所帶來的災難還未受夠？一個國家正如一個家庭一樣，都秘藏着一本不可以對人言的難唸經，這種經，只可以自己人唸，也只能傳授於自己人，如果公開了就成門戶開放，家醜外傳，貽人以笑柄。家醜外傳還算小事，充其量不外多幾句閒話，影響不會太大，但國醜外傳不是如此之簡單了，小則被外國人輕視，大則啓人家覬覦之心。

歷史上很多事例證明，凡當國家衰弱，統治權受到嚴重考驗或失去控制力的時候，必有一班野心家乘機搏亂，落井下石去混水摸魚，不管是單幹的或集團的，文爭或武鬬，爲王抑爲寇，此乃同室操

，白白犧牲於莫名其妙的美麗謊言之下，因此又引起了一場怨氣衝天，殺氣騰騰的「鳴放運動」。龍雲就公開質問過「東北的工廠機器那裏去了」？大家都知道此批機器已被「老大哥」搬回建設它的「史大林格勒」去了。卒至於忍無可忍之下，曾誓言一面倒的毛澤東不能不下定決心，逼蘇聯人離境，演成今日的軍事對峙狀態。

這些不過是公開的較爲嚴重例子罷了，其他的秘密通番賣國、吃裏扒外的，不管是賣國求榮的大漢奸也好，賣身投靠的小漢奸也好，認賊作父的準漢奸也好，奸不論大小，情無分輕重，其動機一樣是貪圖自己富貴而忘卻國家民族利益，這種不擇手段之手段，結果是禍國而殃民，同樣爲國人不恥，同樣要戴上歷史罪枷。此種人，以缺乏文人氣節的知識分子居多，其代表人物就是曾經被人推崇過的狀元郎秦檜。

三國時的曹操，被評之爲「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對現代那些沒氣節的「學而優則仕」之知識分子，也不妨下此評語「治世之貪官，亂世之漢奸」。

根據歷史紀錄和近六十年的事實表現，中國的知識分子有一種特性，亦卽文人之通病，想像力豐富，卻不易見諸行動，重理論而不務實際，好虛文而不重實質，喜歡表現自己而缺乏組織觀念，雖然學識淵博，但氣量狹窄，動輒就鬧意見，分派系，文人相輕而至互相傾軋，學可助其勢，亦可濟其奸，會做好事，更會做壞事，卻不承認會做錯了事。因他們學貫中西，歷史背到熟，曉得的事情實在太多了，所做的事都會找出古時的事例或現代的理論做根據，卽做壞事之前就準備好各式各樣的藉口來保護自己了。例如中日戰爭

大意說：「讀書人的咀頂會說話，好的會說到壞，壞的會說成好，卻很少見到他們會做出什麼漂亮的大事來，也少聽到幾句眞心話。在這裏出入的，除少數商賈大亨之外，大半是讀書人，卽使未曾讀過書的也充起斯文樣子，他們是有所求而來，盡量灌我們的迷湯，我們看錢份上，明知他們的所謂愛情是掛在嘴上的，也曲意灌他們的迷湯，但我很奇怪也深深佩服，讀書人好似有兩個腦袋，能把每一件事物說出兩個不同的道理」。

妓女的話，自然不足爲準，她所接觸的只是入妓院的文人，許多眞正有氣節而幹過漂亮大事的文人，她還緣慳一面。不過，讀書人有本領能把一件事物說出兩個不同的道理，這話是不會錯的，雖不中亦不遠。孔子當年誅少正卯的五大罪狀就是「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還特別強調一句：「此五者，其一於人，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不可不誅」。乖乖，若照孔子這幾句文人相殘的話去做，不難千萬個頭顱落地了。試問自古以來有幾個知識分子不或多或少犯上這毛病？雖然孔子所說的「其一於人」，並非專指知識分子，但能花言巧語爲自己辯護，滿腦子奸淫邪盜思想，宣揚反乎人性道德言論的，亦非一般凡夫俗子可以做得到，卽如現代所說的愛國與賣國問題，愛國，人人都有責任，隨時隨地可以本着自己的良知和能力去愛，但賣國就不是人人都能夠的了，起碼其人要有適當的身份，有可以做賣國經紀的條件，有特殊的地位才做得到，如鄉間的祖嘗賣田一樣，不是每個子孫可以隨便賣的，一定要有代表性的父兄簽字才能生效。

也可以說是「衆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罷，千千萬萬人以血肉去捍衞國土，抵不上一個人在中蘇條約上簽個字就出賣了整個外蒙占；在邊界條約內簽個字就把三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奉送給緬甸（一九六〇年十月一日簽訂）。

看來，賣國豈不成是有特權的知識分子優爲之事嗎？是的，一點不錯，且從來如此，近百年來出了一個專簽喪權辱國條約的「聖手」，那是李鴻章，雖然是奉命而行，身不由己，可是秦檜當年也是奉命而行的，而漢奸罪名集於一身，主要人物宋高

朝之後，變了請鬼容易遣鬼難，突厥兵居然以「恩人」姿態橫行中國，姦淫擄掠，無所不為。如果不是他的兒子李世民機智勇敢，迅速壓制此入室之狼的氣燄，驅逐出境，達成「貞觀之治」的話，怕「大漢奸」的第一把交椅已是李淵坐定了。後來的吳三桂引清兵入關，亦可能會因有前車之鑒而不致發生。

最近廿年來，此類的歷史又重演了一次，主謀者就是毛澤東，當年共產黨要奪權，不惜借助蘇聯的力量才達目的，但蘇聯人到了中國之後，亦居然以「太上皇」姿態君臨其地，飛揚跋扈，國人為之側目，敢怒而不敢言，並且挑起了一場南北韓的國際戰爭，蘇聯出槍炮，中國供給炮灰，幾百萬青年

中國人，雖然家族觀念濃厚過國家觀念，但對人物的忠與奸問題，界線劃得非常明顯，寫歷史的以此立論，民間傳說以此作根據，甚至現代的小孩子看戲看電影時，對誰是忠誰是奸也分辨很清楚。所謂「青史無私，人眼雪亮」。所以對「人類靈魂工程師」的知識分子的看法，亦以愛國與賣國的標準去衡量，這衡量而且相當嚴格。

知識分子的可愛，就因它的學識豐富，頭腦比較冷靜，一根無形而無遠弗屆的觸鬚，預測出社會的一切變化，有「春江水暖鴨先知」的敏感，能起「先知覺後知」的領導作用。知識分子的可憎，在於言行反覆太大，想的是一套，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有一部小說描寫一個妓女說過一段話，

「我們奉命而來，如不簽字，怎麼去見徐（世昌）大總統？」但其餘兩代表顧維鈞和王正廷則正義嚴詞回答：「我們沒有面目見徐大總統事小，倒要留點面目見四萬萬中國人」。因此便拒絕簽約。

知識分子的所謂賢與不肖，就在於愛國與賣國的思想分別，陸徵祥所以被罵為漢奸，要逃到比利時去做洋和尚，就因為他滿腦子是賣國思想。顧維鈞、王正廷所以為國人敬仰，享譽最隆，也因他們處處為中國人爭氣。

「留點面目見中國人」這句語，值得現代海外的知識分子冷靜回味一下，可作那班喜歡告洋狀的參考。

馬森亮

遊子篇

吳文迪

遊子，古已有之，於今尤眾。

遊子，是離鄉別井之人，是寄人籬下之士。雖然遊子未必個個都有「常思報國之心」，但至少會有「長懷思鄉之情」，所謂「月是故鄉明」是也。大抵中國是個製造遊子的國家，中國人也就一個個成為遊子了，彷彿遊子是中國的「特產」似的。試看世界上每個角落都有中國人居住着，可知中國遊子為數之多和「無遠弗屆」了。古之遊子，只遊於國內，便嘆「各在天一涯，會面安可知」；今之遊子，卻是被及外邦。遠在天涯海角的地方，也印上了今之遊子的腳印了，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

古之遊子，常有「蜀道難，難於上青天」之嘆，今之遊子麼？大都坐其噴射飛機，一聲「上青天有何難」，便見鐵鳥怒吼，一飛冲天，「遠上白雲間」地，「欲與天公共比高」了。又有一些實行孔子的「知者樂水」「遺訓」的今之遊子，乘機動輪船而遊戈於海，破浪前進，長風萬里，「大浪於我何有哉」；又豈是那「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所能比擬的。當然，那船家女輕搖櫓槳欸乃一聲的情調是付諸闕如了。

記得我於六年前離開了第二故鄉的香港，取道美國三藩市，其時親友多到機場送機，在機場見面時仍是談笑甚歡，到離登機不久時，大家都有依依難捨之感了。那時，正是「一刻值千金」，大家都恨不得能夠捉住時間，不讓它溜走，也好再多相聚一下。但是現實既是殘酷的，時間又豈會有情？到了真個要握別時，心中的悽黯之情，溢於言表，大家都不禁「總是離情淚」地囑咐着：『毋忘在「港」』。不覺吟道：

黯然理青衫，別矣太平山，
揮手淚盈睫，離愁溢空間。

詩吟得好不好無關重要，真情的流露卻是由衷的。

生離死別，大抵是人生最痛苦的事情。杜甫就說過「生別常惻惻」，「惻惻」就是內心痛苦的感受了。遊子，是「常惻惻」的，是寂寞與悲哀的結合。「情眷眷而懷歸兮」正好說出了遊子的心聲。「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是每一個遊子都深深感受着的。若問遊子：「問君何所思，問君何所憶？」則答以李白詩句：「低頭思故鄉」便可。

俗語有云：「物離鄉貴，人離鄉賤」。難怪遊子每多詠吟去國之章，及咽歌迷途之句，發悲愴之情為文思，寫別離之苦為傷嘆了。

牢牢地記得：初來到番邦，但見洋人觸目皆是，金髮碧眼，「洋相」出盡（按「洋相」即洋人之相也。）雖不致「目露兇光」，總比不上黑髮黃皮膚的中國同胞來得親切。那聱牙拉嘴的番文，又怎及得中國語言的悅耳動聽？後來在軍隊時，被調到小市鎮去，居然發現該處也有黃臉黑髮的中國同胞居住着。正是：莫道君來早，還有早來人。不禁雀躍不已，「如獲至寶」地，「捨番取唐」了。於是他「笑問客從何處來」，我未答以「此身屬漢邦」，只應道：「曾建家園在香江」而已。談到離鄉多載，避秦海外，他不禁悲從中來，故鄉的面貌只能在夢魂中找尋了。「慊慊思歸戀故鄉」而至「長太息以掩涕」實在是有以致之的。

大概遊子都是逼不得已而為遊子的，試問有誰願意拋妻別子，甘作孤獨者？誰願作客他鄉，甘作「賤人」？古來的遊子之所以遊來遊去，並不是「不安於室」，往往是「無室可安」。請看古來遊子的哀訴，或悲家徒四壁，無以為活，或嘆國事蜩螗，苛政似虎。而國人的適應能力又是特強的，所謂「適者生存」，雖然是「遠託異國，昔人所悲」，終能克服困難，「不致有飢餒之虞」。國人是刻苦耐勞的，大抵上天有見及此，就讓國人做那離鄉別井的遊子吧？

智利革命

智利的馬克思主義政權自兩年前執政以來，國內一直陷於動亂不安的狀態中，充分反映十分不得人心，而使那位馬克思主義信徒阿倫第總統沒有好下場！正因爲智利共產政權的失敗，顯然對於世界共產國家，特別是那些企圖通過選舉而奪得政權的各國共黨組織，更有巨大影響！它們的陰謀和野心，將很可能步着阿倫第的後塵！所以，各國共黨分子爲了轉移視線，硬把那憤怒人民的革命行動置之不問，而歸咎於美國幕後支持。前任駐墨西哥的智利大使維哥倫納，更一口咬定美國中央情報局曾策劃推翻前智利總統阿倫第政府。這位馬克思主義的擁護者進一步地說：「在政變前數天，我已得悉美中央情報局有一項計劃，其密碼爲CENTAUR。」

嚴防共特滲入的措施

究竟美國中央情報局是否參與推翻智利總統這項計劃？在未證實之前，姑勿置論；但美中央情報局的使命，向來是龐雜艱鉅的。它除了應付敵人間諜的活動，並防止敵人對美國的心臟予以破壞或滲透外，還要搜集對方的軍事、經濟侵畧行動，及其國防的秘密設施等情報。如果對任何一項使命發生了問題，那些負責情報工作者的領導人，勢將受到嚴重的指責。

舉例來說：一九五四年九月間，前美民主黨參議員麥卡錫，碰了陸軍部的一個大釘之後，他接着在參院一次調查小組會議中，又作了一次驚人的攻擊，他坦率地指出「中央情報局早被間諜和共黨分子所滲入！」當時主持這個機關的是前任美國務卿杜勒斯兄弟阿倫．杜勒斯。他也承認共黨特務時時刻刻都在費盡心思，企圖鑽進他這個機關來；但他卻大膽地保證共黨的陰謀終難得逞。因之，他便反駁麥卡錫的指摘是純粹出自虛構，於是引起了政府派員進行調查。而負責那次調查的委員會，以克拉克將軍（前遠東聯軍統帥）爲主任，其所展開的工作範圍，除查明是否有共黨分子混迹於該機關，從事非法活動之外，尚有一個重要的目的是要估定這個機關，對總統和國家安全委會所提出關於蘇聯兵力和意向的報告，是不是正確可靠？而總統或國家安全委會對該機關有否越權？

當時「星期六晚郵報」的特派記者，從事於這個機關工作情形的調查，曾經一年多的時間，他們在政府當局、情報機關以及國會議員間，實行周諮博訪的結果，約畧觀察到這個機關的全貌；並將他所訪查到的情形作了公開的報告稱：共黨間諜無日不想滲入中央情報局，還有些共黨同路人設法混入這些機關，做些較低級的工作。可是這種最低級的工作人員，也很容易被發覺，當局知道它們的身份之後，不會立刻將它們免職，而只派定反間人員予以嚴密監視，以便探出它們是怎樣去跟共產國家的間諜機關聯絡？這種方法不僅很能收效；而且也很安全。不過，任用新的正式工作人員，除了經人介紹之外，首先還要經過一番澈底調查的手續，而毛遂自薦的人絕不接納，凡屬洩漏秘密的危險程度比較高的職位，被錄用者，更要經嚴格地謊言測驗。

中央情報局所沿用的分門別類，各自獨立的制度，使不忠實的職員

多量的情報去報告到莫斯科方面去。能夠完全知道這個機關的全部事務的人，只有該局局長一個。但有些事務，則讓副局長負責。這個機關裏還備有專任的醫護人員，由他們去治療患病的或受傷的工作人員。目的在防止秘密外洩，原因是即使一個守口如瓶的人，在受着痲醉劑的作用或陷於昏迷狀態時，也可能不知不覺地說出秘密消息來的。所以，醫護人員絕對禁止與外界接觸。凡是派到國外工作的人員當他們回國時，一律要經過心理分析專家的個別檢查，以測定他們的心理上有沒有發生變態？該局就憑這一套，便可以摒絕共黨分子的滲入了。

尼克遜指其四大弊端

但這個機關，有時也本着以毒攻毒的辦法，利用共產黨員，去達成有利於國家的目標。實際上，該機關從來沒有直接任用半個共產黨員，也不容許他們來局裏作直接的接觸。這只是利用一個居間人裝成爲同路人或親共的樣兒，去從一個共產黨人口裏，刺探出他所知道的秘密罷了。像這樣間接利用共黨分子的方法，也許不無冒險之處，卻是事實上所必需，因爲熟諳俄國與中共內部情形的人，也有些任職於鐵幕附庸國家政府中的重要位置上。這些人常戴着效忠共黨的假面具，而在他們所站的崗位上則替美帝效勞。這樣一來，要比用任何方法策反過來的人收效更大。

以上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矢口否認共黨間諜人員無法滲入其機關內，可是該情報局所派出去的工作人員，有時候也會碰板的！例如：一九六〇年五月一日，在黑海上空被蘇擊落的U二型偵察機，即屬於美中央情報局的飛機。該機駕駛員鮑華斯，於同月五日曾向蘇聯審訊他的人，公開承認他是進入蘇境從事間諜工作的上尉階級，月薪七百美元；一九五六年轉到中央情局總署，月薪增至二千五百元。同時，美國務院經前總統艾森豪通過後所發表的一項聲明，也承認那架「無武裝民用」的U二型機，大概是在蘇聯上空搜索情報的飛行者；並謂這種無武裝民用機飛巡自由世界邊境，以監視蘇聯作突襲危險行動已有四年之久。

美國這項聲明，實際上等於承認了前克里姆林宮頭子赫魯曉夫，於同月七日多方指責被擊落的美機確實負責間諜任務。由於U二偵察機是專門負責追踪蘇聯核子試驗的；利用此種飛機對蘇聯核子武器試驗的地點，不論大小均可保持最密切的核算。因此，U二機在那四年（一九五六——一九六〇年）中，曾經搜到無可估計的從蘇聯散佈出來的輻射塵樣本；而蒐集空軍所需的有關宇宙線及大氣塵集中的若干份子，包括臭氧和蒸汽方面的，也極具價值。根據美太空航空總署德拉敦博士指出：這是一種亞音速的機飛，可能升至五萬五千至六萬呎以上的高空，故其速度不很快；且其本身性能也不適宜於作武裝戰鬬使用，亦無防衛能力。雖然，它卻具備自動毀滅其裝備，若遇敵機攻擊而無可逃避的時候，則可立即毀機自殺！

中央情報總署也曾經指揮這種飛機在阿拉斯加、日本、德國、中東

獨該機駕駛員鮑華斯仍活着，並且從該機殘骸中搜出了攝影機和軟片等，這顯然是中央情報局的一大失敗！事實上，中央情報局那次曾遭受各方的攻擊，而成爲該局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一次打擊，更有人懷疑鮑華斯是被迫降落向蘇投降的。

自一九六〇——一九七〇年間，中央情報局並沒有多大的錯誤。然而到了一九七一年杪，該局則一度受到白宮嚴厲指摘！據同年十一月初出版的「新聞週刊」報導稱：總統尼克遜近來嚴厲抨擊中央情報局的四大弊端如下：㈠是在一九七〇年春間的寮國之役，未能預測北越的抵抗實力；㈡是毫不猶預地接受了假情報，導致美傘兵突擊北越山西俘虜營，計劃營救美國俘虜時，不料全是「空城計」！㈢是遲遲未能確定蘇聯在中東停火區的地對空飛彈所在地，㈣是美國要偵察蘇聯是否破壞一項軍備管制協定，白宮試分辨一些互相「矛盾」的報導，使裁軍談判延遲了八個月。因之，尼克遜總統曾要求澈底改革中央情報機關，從而派員事先加以調查。

美蘇情報機關的比較

其實，中央情報局也並非什麼特別神秘的機關，而在電話簿上可以找到它的總部地址，及其電話號碼。該局的簡稱是「CIA」，單是在華盛頓一地共有三十一個不同的辦公處，處理來自各方不同的情報工作；它是九個情報機構中最大的一個，成爲總綰全美軍、政情報並領導整個自由世界，對共產集團作地下鬬爭的機關。換句話說，中央情報局直接負有美國軍政的安全責任，間接影響所有自由世界的安全。

但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歷史並不長，它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戰略情報局」、「海外情報局」等機構演變而來的，也可以說是「珍珠港事件」所帶來的產品。在此以前，美國尚未建立間諜網，吃了大虧！是故，現在的中央情報局所負的使命，非常艱鉅而龐雜。它除了直接間接派遣工作人員深入敵後，從事刺探敵情而外，並曾努力爭取蘇聯情報局人員投奔自由，俾便從這些人員中，獲得一點機密情報。惟迄目前爲止，由於叛離的蘇聯特務分子，都沒有很高的地位，因而對於蘇聯領導層的陰謀詭計，如克里姆林宮的頭子們究竟在計劃什麼？蘇聯原子能分裂工作在什麼地方？及其海軍建造的進展速度如何？始終未能完全刺探清楚。據該局前任局長杜勒斯多年前在國會秘密會議中指出：靠特務組織起家的共產集團，具有長期的地下工作經驗；且在自由世界裏到處散佈了間諜細胞。特別是蘇聯的間諜網，更具有龐大的人力和財力，估計它們每年的開支約達美金二十億元以上，從事間諜工作人員，竟達二十五萬人之多，而美國中央情報局每年所開支的金錢，從來沒有超過五億美元的，僅相當於蘇聯所花的四分之一，從事這項工作的人員，也不過三萬至三萬五千名罷了。

不過，話又得說回來，美國的特務關機較多，除中央情報局之外，還有五角大厦的國家安全局、聯邦調查局、原子能委員會、海軍部、陸軍部及空軍部等共有九個情報機關。而這些單位的所有情報資料，都將交由中央情報局集中

情報局

胡養之

忽略共黨赤化古巴

關情報機關及全國安全委員會提出詳細報告，足見其權威之大。該局所用的人員，既不受文官任用的限制，也不是軍官的階級；他們的薪俸，通常超過普通文、武官員二至三倍不等。

但是情報局對於局員的選用，訓練和試練等程序，及其紀律之嚴格，也遠超過陸、海、空軍預備軍官的訓練。據說該局對於人才的選拔，多半在大學及專門學院的畢業生中求取之；美國的高等學府中約在八十所以上，都有曾任情報工作者充當教職員。他們多數在第三年級的學生中，留意物色適宜於搜索情報爲終身職業的人。等到這些備取的青年將要畢業時，才由情報局人員逐一跟他們進行閒談，以定取捨，其次再以一套特定的心理測驗方法，去測探他們那身心的特質；運用這樣嚴格挑選的辦法，在全國新生中百分之十的成績最高的，選出若干人來。其中五分之一爲女性，以補充該局工作中的幹部人員。

這些被挑選出來的大學生，首先被送到不公開的地點去進行初步訓練，學習特殊的功課——包括着七十種以上不同文字、種族的各國語言，而其中則以俄文爲主，必須學到能讀俄文報紙、雜誌的程度。經過初步訓練後，他們便開始去做研究工作；且其範圍異常廣泛，着手處又很細微；特別是派遣至鐵幕後面去，從事刺探消息，搜集情報的人，更要具有上述條件和修養，始能達成其任務。

唯其如此，所以，中央情報局過去的工作成績表現，曾經獲得許多次的獎賞；卻也與美政府其他部門發生不少的紛爭！因該局所提供的各種情報，間或被拒絕相信其眞實性，於是爭論紛起。實則有許多重要的情報，如一九五三年八月的伊朗政變時而令莫沙德失敗；一九五四年的危地馬拉左翼發動叛亂時，美國中央情報局已事先獲得情報，而促美國迅速予該國陸軍部以援助；一九五六年獲悉前蘇聯總理赫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次黨大會中將發表反史達林的演詞內容。同年七月杪，當蘇彝士運河發生危機時，該局又事先獲悉了英、法兩國計劃聯同以色列進攻埃及的情報，因而美政府採取了壓力，在聯合國投票贊力成促英法撤軍，挽救了另一場大規模戰爭的危機！

但至一九五九年後，美中央情報局則連續碰了幾次大釘！由於同年一月一日，當古巴發生政變時，美國不僅未曾協助該國舊政權平亂；反而指責前古巴總統聯巴蒂斯塔爲大獨裁者，以致莫斯科幕後支持的卡斯特羅，順利地奪取了古巴政權，除將美國在古巴的所有產業一律加以沒收外，更讓蘇共的貓腳爪直接伸至美國的後門，而成爲前美總統艾森豪政府的最大失策；也是中央情報局成立以來的最大一次失敗。到了一九六〇年五月，屬於中央情報局的U二機被蘇聯擊落之後，美國會便開始懷疑中共情報局裏，很可能有了共特滲入！最低限度對該局所訓練出來的工作人員如鮑華斯之流，大打折扣；尤其到了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在白宮決定突擊搶救美俘時的一週前，中央情報局還認爲虜俘營仍在河內附近，後來查悉美俘已於早三個星期便移走了。

我看美加【5】

萬人傑

美國最大城市

洛杉磯老華僑稱為羅省，其實並不是一個省（美國稱州），只是加里福尼亞州的一個大城市。洛杉磯稱之為「大城市」確是名副其實，她是美國最大城市，包括若干個區，每個區之間有超級公路連貫。在洛杉磯沒有車，便等如跛子，寸步難行。而在美國坐的士會把人坐窮，開始是六毫半，坐上車子沒說到第三句話，計程表便開始跳動，每六分一英哩一毫，車子走得快，計程表跳得快，你的心房跳得更快。很短路程，便要兩三塊美金，遠一點，動不動十多二十元，不要忘記，二十元美金是一百元港幣，如果在香港坐一次的士花一百元，可能成為花邊新聞。

但在美國尤其洛杉磯這樣的大城市，坐三、二十元的士是尋常事。不過，的士很少，坐的士的人更少。固然因收費太貴，同時也因地方太大，人人有車，誰花錢坐的士？從別的地方到來的遊客，大多數租車子應用。美國租車公司很多，也很方便，只要拿一幅地圖，到任何陌生地方很易走得通。

我們既沒有車，也沒租車，只好拿着地圖坐巴士。這裏的巴士非常複雜，路線又多，且也有特快、限制與普通等之分，同一行車線，也不是每部可搭，我們學習多次才搞通。搭巴士車費二毫半，轉車多付五仙，每次出外只花幾毫錢，比坐的士省得多。

很多人喜歡洛杉磯，這裏天氣好，陽光充足。但也有人害怕這地方，據說，洛杉磯污染程度很厲害，空氣不清新。洛杉磯不是工業區，空氣污染並非來自烟囱，是由於汽車廢氣。洛杉磯超級公路多，汽車也特別多，造成空氣污染。不過，空氣污染肉眼看不到，老萬在洛杉磯獃了三天，並不覺得這兒空氣有何不同。

作為遊客，洛杉磯是非到不可的地方。洛杉磯可遊的地方很多，著名的有狄斯尼樂園、荷里活影城等。尤其狄斯尼樂園，如果時間許可，可以在那裏獃一個星期，節目還未玩得了。至於環球製片廠，對影迷來說，最具吸引力；還有就是NBC電視台，是許多遊客喜歡觀光的地方。在洛杉磯一個星期，未必夠時間玩完應遊的地方。空氣污染嗎？上了飛機，就不會再受威脅。老萬個人感受，洛杉磯空氣比香港清新得多，市區內的汽車也不見得比香港擠塞，是美國人太害怕廢氣了。

洛杉磯中國人不少，但不及三藩市集中。中國人喜歡接近中國人，所以沒考慮空氣污染問題。許多朋友移民美國，都選擇洛杉磯。記得去年畫家周士心夫婦移民美國，到報社辭行，對我說過定居洛杉磯，可惜沒有他的地址電話，到了洛杉磯也沒機會和他敍舊。

洛杉磯是個整齊和清潔的城市，馬路寬濶，只有百老滙區差點，那兒黑人多，大部分黑人都不顧公共衞生，到處垃圾，和香港差不多，其他區域很乾淨。美國地方，灰塵很少，不像香港一天不掃便可以在上面寫字，因此有汽車的人，一星期洗刷一次已經很夠。

住慣擠迫的香港，洛杉磯這樣的環境使人有寧靜、安閒的感覺，這裏猶嫌空氣不好，美國人未免太過苛求。

「灰線」與「灰狗」

美國最大旅遊組織是「灰線」，和長途巴士「灰狗」同一組織，是全國性的大機構，擁有巨大的旅遊巴士可能數以萬計。每一城市每一酒店都可以拿到「灰線」的旅遊節目表，每天上下午兩次，「灰線」派了大型巴士到各酒店，把要參加各項旅遊的人接到總站，然後分配到各線旅遊巴士，開車的司機領導了整車的遊客，沿途不停詳細講解，有時還說說笑話，以解旅途岑寂。

據說，這些司機兼導遊都經過特殊訓練，他們手不停口不停，每次下車上車，要點數過沒遺漏客人才能開走，工作辛勞，責任重大，確不易為。不過「灰線」擁有極多這種人才，老萬在洛杉磯每天參加他們的旅行團，有時還一天共兩

洛杉磯的超級公路及巨大建築物，使她成為美國最大城市
這是洛杉磯市區心臟地帶，超級公路和行車天橋從其中穿過

亦，覺得他們的組織確很週密，當理也不錯。單是洛杉磯一地，每天就有三千人以上參加各線旅遊。照顧三千名旅客不是簡單的事，不過，相信「灰線」機構賺錢不少。

每線旅遊價錢不同，一般來說，半天收費十元以下；整天的十五元以下，包括入場券，不包括膳食。算一算，每天一個城市可收入三四萬，這是可觀的數字。

旅遊完畢，全部遊客送回總站，分線送返酒店，在交通上絕不使他們感到困難。臨走一天，我們幾個人要趕八點飛機，而巴士已坐滿人，跟辦事員交涉，特地爲我們開出一部大巴士，送到酒店，這樣的服務，在香港很難辦到。

和「灰線」同一組織的「灰狗」，是全國性旅遊巴士，買一張九十多元的票，可以環遊全國，喜歡在那一地方下車都可以，拿了票子又可搭別的車子。這種旅遊巴士既便利又省錢，在某一地方逗留多久，悉聽尊便，自由得很，所以美國人光顧的很多，也給「灰狗」「灰線」集團賺來不少鈔票。

「灰線」的服務值得香港辦旅遊的人參考，不過香港彈丸之地，值得遊的地方太少，「灰線」式的旅遊服務，在香港不會行得通，可學習的只是他們的服務精神。如果香港導遊的人有這樣週到的服務，相信一定能吸引更多遊客。

老萬遊過美國幾個地方，覺得旅遊確是一項巨大無比的生意，香港稱之爲「無烟工廠」並不爲過，事實上它比開工廠更易賺錢。不過，如果留給旅客惡劣印象，卻會使香港蒙受重大損失。我沒參加過香港本地的旅遊，不知此間服務態度如何，但從外地來的旅客，必定到過其他地方，有了比較，就會相形見拙。

「灰線」組織龐大，每天要照顧的旅客也多，難免掛一漏萬。但大致來說，由於他們辦事的人有豐富經驗，大部分旅客都覺得滿意，認爲所花的十多廿元美金很值得。有人認爲，參加香港來美的旅行團，和來美後參加「灰線」個別的地方性旅遊有不同的收穫。個人因喜愛不同，喜歡選擇自己鍾意的地方，所以特別多參加「灰線」，至於別人會不會跟我一樣「滿意」，可不敢說了。

揭開影城之秘

世界知名的影城荷里活，曾經使數以億計的影迷神往，也使無數想一朝成名的少女，從老遠跑到洛杉磯發明星夢。可是，今天荷里活已衰落了，除了以拍電視片集爲主，還作爲洛杉磯吸引遊客的一項節目。「灰線」把它安排在半天的旅遊項目中，碩果僅存的環球公司，也藉此賺進不少入場券的收入。相信目前環球公司已把觀光視爲主要收入。從早到晚，遊客不絕，他們想知道影城的奧秘，而環球公司也能滿足他們的好奇心。

環球公司爲了接待遊客，訓練了一大批青年男女導遊員，備有在窄路上彎曲行駛的環節卡車，遊客坐在卡車裏，在影城中左穿右插，導遊小姐用米高風報告每一處地方的內容。對電影拍攝技術沒有多大、認識的人，看了會耳目一新，覺得樣樣新奇，老萬年青時曾參與電影工作，許多都會耳聞目覩。一位姓彭的世伯，早年在荷里活擔任攝影師，對電影製作技術，告訴過我不少，因此，影城的秘密，引不起我多大興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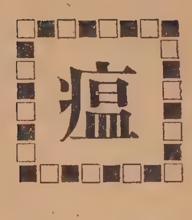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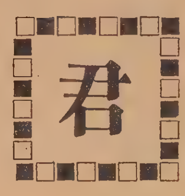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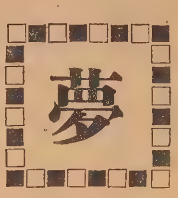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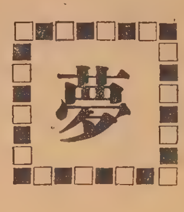
雖然如此，影城的龐大，老萬仍覺大開眼界。譬如，西部片的城鎮，整個建築起來，只是樓房有前沒後。又如法院大樓，照眞實建築物外型倣製，可以亂眞。影城裏有許許多多建築物，但都虛有其表。這些建築物不是胡亂蓋搭，都是有所根據。比方，拍十九世紀的三藩市，就拿當年的照片，照樣蓋搭。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三藩市，雖還保持若干古舊的痕迹，但大部分已改變，除重建新城，就不像十九世紀的背景。

我們這一小組的導遊小姐蘇茜，穿了熱褲，橙色制服，帶領我們到處走。影棚裏有四組佈景，西部班尼沙片集的，露茜波兒片集的，還有恐怖片的古堡、棺材精等不同性質的佈景。蘇茜解釋這些佈景經過影機鏡頭，就會變成眞實的一樣。較妙的是那古堡殭屍，機關如何裝置，如何從大門進，從棺材出，她當場表演，演來十分生猛。可惜今日荷里活不復昔時盛況，否則蘇茜可能是明日之星呢！

此外，大明星的化裝間也開放參觀；道具間數以萬計的古靈精怪東西，應有盡有；七四七機內部，裝得跟眞機一樣，據說這是拍「九霄驚魂」的道具。

① AMPHITHEATRE – STUNT SHOW
② MOTION PICTURE AND TELEVISION MUSEUM
③ KFI RADIO STAR THEATRE
4 MAKEUP SHOW
✚ FIRST AID, LOST AND FOUND
5 STAGE 70
⑥ ANIMAL ACTOR'S TRAINING STAGE
7 JUNIOR STUNT SCHO
⑧ PETTING FARM AND PONY RIDE
▲ REST ROOMS
ENTRANCE
TO EXIT · PARKING LOT · BUSSES
BUSSES
PARKING LOT
TO SHOWS
YOU ARE HERE

活影城，有這麼多地方好玩，按照圖上指示路線走一匝，要花上幾個小時，其大可知。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除葉挺、趙凌波之外，陸續被俘解到上官雲相總部的尚有新四軍政治部組織部長李子芳，敵工部長林直夫，秘書處長黃誠。上官雲相逐個傳來問話，一致說明是上了共產黨的當，由於毛澤東的指示，他們才敢於同國軍作戰。

上官雲相問道：「你們憑什麼力量可以同國軍作戰呢？事實很明顯，你們決非國軍對手，這次就是一個現實的例子。」

李子芳說道：「關於這個問題，在延安時也會開會討論過。毛主席說有強大的無產階級祖國蘇聯支持我們，無論鬧多大的禍，都沒有關係。」

上官雲相說道：「可是這次你們鬧出了大禍，你們的祖國就救不了你們。」

李子芳說道：「我們現在知道了上老毛的當，希望政府能與我們以自新之路。」

上官雲相說道：「你們的事我沒有力量解決，必須送到長官部聽候顧長官解決。」

新四軍被包圍殲滅之後，黃百韜回到長官部向顧祝同報告經過。

顧祝同高興得雙手抱着黃百韜肩膀搖撼一陣，說道：「百韜兄，你眞是算無遺策，毫不費力解決了江南的大患，兄弟一定要向委員長報告，記下吾兄的大功。」

黃百韜說道：「長官厚愛，非常感激，不過同室操戈，究屬不幸，百韜不忍居功，希望長官千萬不要提及。」

新四軍叛亂事件發生後，軍事委員會於一九四一年元月十七日發出解散新四軍並撤消新四軍番號之通令：

「據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刪（十五）亥電稱：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違抗命令，不遵調遣，自上月以來，在江南地區，集中全軍，蓄意擾亂戰局，破壞抗日陣線，陰謀不軌，已非一日，本月初，自涇縣潛向南移，竟於四日，膽敢明白進攻我前方抗日軍隊陣地，危害民族，爲敵作倀，喪心病狂，莫此爲甚！我前方被襲各部隊，對此不測之叛變，若不忍痛反擊，不僅前線各軍之將士，無以自衞，而且整個抗戰之國策，亦必被其破壞無餘，瞻念前途，痛憤無已！職爲應付危急，伸張綱紀，不得不爲緊急處置，關於該軍叛變全部陰謀，業於十三日將拿獲該軍參謀處長之供詞，電陳鈞鑒。茲已將該新編第四軍全部解散，編遣完畢，該軍軍長葉挺於當日就地擒獲，該軍副軍長項英潛逃不獲，正在飭部嚴緝歸案所有處置新四軍叛變經過，理合先行呈報，敬候鈞核示遵。等語，據此，該新編第四軍抗命叛變，逆跡昭彰，若不嚴行懲處，何以完成國民革命軍抗戰之使命，着將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番號撤消，該軍軍長葉挺着即革職，交軍法審判，依法懲治，副軍長項英着即通令各軍嚴緝歸案訊辦，藉伸軍紀，而利抗戰。特此通令。」

新四軍在皖南叛變，全國輿論譁然，一致對共黨共軍痛加譴責，重慶「大公報」，亦以「新四軍事件」爲題發表社評說：

「我們熟察現代國家的建國原則，並深思我們中國的苦痛經驗，而確切認定建立國軍的重要。國家的建軍原則，必須是單一的。組織是一個，軍令是一個，而意旨更必須是一個。一個軍隊不容有紛歧的組織，不容有多系的軍令，更絕不容有兩個意旨；否則，那軍隊就絕對不能作戰，尤其不能對外作戰。這原則是天經地義的，我們在以往不能作到，乃是我們國軍的最大苦痛。我們自民元建國以來，國家常處在分裂的狀態，政治對立，軍隊紛歧，內戰不休。國家在那種狀態之下，所謂民族自衞權根本就不能成立。建國以來，遭受了多少外侮，我爲什麼不能發動自衞權？就因我們沒有統一的國軍，沒有中心的武力。這狀態，一直到黃埔建軍，國

家才有了中心武力的萌芽，更經蔣委員長領導國民革命軍北上，國家才有了統一的雛形，而經十七年全國統一之役，國家的統帥權實質仍未建立，國家仍陷於內戰深淵。那時中國共產黨在江西自稱蘇維埃共和國，在福建更有一個所謂人民政府。國家有四分五裂之勢，怎麼還能抵抗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的侵略？我們遭逢那樣嚴重的外患，而國家仍在演著四分五裂的內戰，眞是危險萬分。國家之幸，是蔣委員長所領導的這一脈中心武力，經過艱辛的洗鍊，到二十五年冬西安事變以後，共產黨取消了建制，共軍改編爲國民革命軍，軍令統一了，最高統帥權確定了，國家的統一規模才算告成。我們必須切記，國家這點統一規模是經過三十幾年的內戰，流了無量的血，付了無數的犧牲，纔產生出來的。我們更須切記，假使我們國家沒有這點統一規模，我們根本就沒有發動這次民族自衛戰爭的資格。這樣艱難得來的國家統帥權，我們全體國民必不讓它分裂！擁護統一，反對分裂，是全體國民的良心，是我們抗戰建國的必不可缺的條件！尤其在這大敵當前，強敵日削，勝利接近之時，我們全體國民必然吐棄一切蔽於黨見而貽害國家的行爲！……」

一九四一年元月二十七日，蔣委員長在國府擴大紀念週會就新四軍違法事件發表講詞，主要內容如次：

「這兩週以來，敵人假借我們新四軍案件，造出許多離奇怪誕的謠言，姿意挑撥中傷，不僅企圖動搖我們抗戰的精神，而且妄冀迷惑國際間對我國抗戰的視聽，求逞其侵畧中國的迷夢……。即就我們此次處置新四軍事件來說，無論中外人士，大家都知道，這完全是我們整飭軍紀的問題，性質很明白，問題很單純，事情也很普通。凡違令亂紀的軍人，在所必懲，至於稱兵作叛，襲擊友軍，侵佔防地，防害抗戰的軍隊，更必然的須解散。這是抗戰治軍的天經地義，除非像無法無紀的敵國少壯軍人，才會把這件事看做一種特殊而不尋常的事件，故意來作誇大的惡意宣傳……。

「尤其我們自抗戰迄今，處罰違抗命令，觸犯軍紀的案件，如韓復榘、李服膺、石友三等案之類，已不止一次，這次新四軍因爲違抗命令，襲擊友軍，甚至稱兵作亂，因而受到軍法制裁，這純然是爲了整飭軍紀。除此的外，並無其他絲毫政治或任何黨派的性質夾雜其中，這是大家都能明白的第一點。

「其次，我們當時對於韓復榘、李服膺、石友三等案件，只是將他們三個負責主管長官正法，而對於這次新四軍事件，爲什麼要將他番號取消，部隊解散？關於這一點，我亦要向各位說明，因爲當時韓復榘、李服膺、石友三，只是其主管本人不服從命令而已，而並沒有稱兵叛亂，攻擊友軍的行動。各位都已知道，當時中央命令韓復榘堅守山東，他卻不守山東，而偏要擅自退往陝西漢中。想保存他個人的實力。中央命令李服膺在前線抗戰，不許退卻，他卻不遵令前進，反要擅自後退，甘冒革命軍的連坐法。至於去年石友三之伏法，亦是如此，當時統帥部命令他移駐豫西，他偏抗命不動，盤踞豫東，騷擾地方，勒索人民。但這三個人雖然是違抗命令，而其部隊並沒有反抗叛變的行動，所以只要將他三人執行紀律，其部隊官兵不僅無處分之必要，而且因其官兵皆深明大義，遵令整編，所以政府依舊愛護保全。但這一派新四軍一案，就與此不同了，統帥部自去年十一月以來，迭次命令要他北上，移駐指定地區抗戰，他偏按兵不動，到了最後限期已過，他還要自由向南移動，作一種有計劃的軍事行動，明目張膽，來襲擊第四十師及上官雲相的總司令部，實行叛變，所以我們要執行軍紀，將他全部解散。由此可知這次解散新四軍一案，不過是我們在抗戰期中整飭軍紀普通的一例而已。……但自去年以來，新四軍違抗命令，違反紀律的案件，層出不窮，中央雖一再寬大爲懷，剴切告誡，促其覺悟，無如他怙惡不悛，竟至稱兵叛變，襲擊友軍。中央在此情勢之下，就再不得有所姑息，再不能不嚴加處置，但在我個人對此事件，只有悲痛與慚愧，因爲部屬的罪惡，就是我作長官的責任，也就是我的恥辱。因此各位須知這不是一件什麼可安慰的事，這是萬不得已的一頁痛史。現在新四軍事件雖然已經處理，而我國民革命軍在光榮抗戰中間，畢竟留下了一個污點，我身爲統帥，我的傷心實在任何人之上，這是大家必須明白的第二點。

「復次，我們爲什麼要如此嚴格整飭軍紀，因此軍紀是軍隊命脈之所在，亦即國家民族生命之所寄。我們抗戰之成敗，就看我們的軍隊能否執行紀律，而這次新四軍之公然稱兵抗命，破壞軍紀，我們政府能否澈底執行紀律，就是我們國家能否生存的最大一個關鍵。因此我這次乃抱定決心，要嚴肅軍紀，以挽救全軍的危亡，保障抗戰的勝利，維護國家的生存。反之，如果我們這次不能整飭軍紀，任令部隊軍人違反命令，破壞紀律，那末，軍隊失敗，國家就要滅亡。並且國家付託我以統帥大權，如我統帥個人希圖苟安一時，不惜姑息養奸，致陷全軍於危殆，那不僅有負職責，而且對不起我們全軍官兵，和一般已經爲抗戰犧牲的將士同胞。並且嚴格言之，這就無異我統帥縱容部屬軍隊違法亂紀，陷他們於滅亡自殺之途，那這就是我統帥莫大的罪過。因此，我寧願不顧一切犧牲，必須徹底執行紀律。凡屬國民革命軍的將士，必須明白軍紀重於一切，軍紀一律平等，決不能稍有偏袒不公之處，亦不能因爲姑息一二少數人而置軍紀於度外，以致抗戰失敗，陷國家於滅亡，這是大家必須明白認識的第三點。……

「總之，這次處置新四軍事件，完全是積極的而不是消極的，主要的意義完全爲加強抗戰。語其要點，就是：(一)打擊敵人妄冀我軍紀敗壞，內部分裂，以減弱抗戰力量的妄想。(二)申明軍隊的紀律，使全軍得所觀感而振奮自愛，爲國效命，因而加強我們團結抗戰的精神。……」



抗戰武術談

救祖國軍民合力遞情報　反侵略兄弟同心佈密網

但在有好多人因未經過戰亂的滋味，不但不相信我的話，反而笑說我在外面當了幾年兵，有點神經過敏了！這種山村地帶，根本就不會有軍隊來此打仗的。可是到後來事實證明我沒有說錯，又後悔未接受我的勸告，結果軍隊到處，玉石俱毀；不但敵軍毀壞，尤慘者是本國軍隊也一樣搶掠，所損失的財物，不可計算。在抗戰末期軍隊風紀之壞，如詳細記述出來，眞會令人咋舌。當時的騷擾情形，眞好似鏟草皮一樣，直鏟到寸草不留，鷄犬絕跡，用這兩句話來形容當時軍隊擾民的情況，是絕不爲過的。

三十三年五月下旬，駐紮在江西分宜縣的五十八軍突接緊急命令，即令出發開往湖南的瀏陽及平江縣，堵截敵軍的前進。大哥當時派專人送信給我，信上大意說：敵人此次進攻湘北的情形，是你先來報我知道的，如今我已出發上前線，準備和敵人拚一高低，可是因一切缺乏，不能顧到右翼方面的情形，我極希望你在鄉能發動人力財力，協助我在湘贛邊區佈置設立一情報網，以我家流江村爲中心聯絡；北區的上栗市，湖南瀏陽縣的文家市及大搖鋪，醴陵縣東鄉的普口市和白兔潭等處，設立分站；每處最好要有兩個專人負責，另外還要送信的聯絡人員。有關經費問題，希望你能設法解決，如你答應負此任務，我則可減少右翼的威脅。但是如要家中籌備一筆經費，是很難得到父親同意的，一切只有依靠你自己的力量來解決此難題，因公家經費不足，絕不能有這額外支出，我知道要你出力又出錢是過份點，可是我相信你會明白，如抗戰失敗，那時國破家又何存呢？因此要堅決的犧牲一切，來支援國家。當我看完大哥這封比平時更寫得潦草難讀的信，不覺重重的嘆了一口氣，有好多字要憑上下的語氣去猜想，重復的看一篇，才能明白他的意思。送信來的隊員坐在我旁邊耐心等候，一面睜大眼看我讀信後的表情。等我看完信後，急待我的答覆，能否接受隊長的提議？他當然知道事情的嚴重性，我如能負責此項工作，對全隊情報人員的任務就減輕了小半，右翼的湘贛邊區各地，就不必要他們分心來另負重擔；不但有心腹人出力，連主要的經費都給他們解決，這種好事到那裏去找？因此那隊員怔怔的望着我，一臉患得患失的神情，明顯的流露出來。而我手拿着信，卻在沉思；大哥交給我這一個重大的任務，使我又驚又喜，驚者不知我能否完成此重任？喜者我回鄉後有機會讓我爲國家出力，無論如何我是應該協助大哥抗敵救國的！因此慨然的對隊員說：「我決定照着你隊長的意思去進行佈署，關於人員和經費，我自有辦法解決，要他不必擔心。」他見我毫不遲疑的就滿口答應負此任務，不覺眉開眼笑的站立起身，緊緊的握住我的手說：「二先生，多謝你！隊長如今工作又忙，心情也很亂，前天晚間深夜時，在全隊四五十個隊員中將我挑選出來做送信員，他還對我說：『我二弟對你的印象特別好，派你去送信給他，或者他會更加樂意爲我們効勞的。』我在路途中，一直擔心着，唯恐會使隊長失望，不料蒙二先生慷慨應允，眞使我又感激又高興，我連一句話也不用多開口，可見你們兄弟手足情深，叫我又羡慕又欽敬。」我對他說：「抵抗敵人的侵略是人人有責的，公私兩方面我都應盡一份力量的，我早已籌了一筆錢，準備應變用，現在請你帶點現欵給你隊長做急用。」事情既已決定，隊員也安了心，安頓他住宿一晚，明早起程趕返軍部。

自從我在分宜與情報隊兩位強人隊員比武後，他們一班雲南老鄉將我當作英雄般看待；今晚這位送信員有機會和我在一起，他還是念念不忘那次的比武，懇切的要求我表演幾套武術讓他開開眼界，我無法推托他對我的仰慕之情，只得滿足他的請求。我要工人去找兩位同堂練武術的族兄弟來家一起玩玩；起先每人打一路拳術，接着打一套木棍大刀。我們扣拳拆招還是照以前的車輪戰法，兩位族兄輪流和我對打，這時候的拆招對打和抗戰初期練國術時是不同了，那時期都是十幾歲還未成年的小夥子，如今事隔五六年個個長得牛高馬大，變成力強好務的精壯青年了！每人打出的拳鋒，威力是相當兇猛的；尤其這兩位族兄，數年來從未間斷的每天練習；他們出拳拆招是很客氣，還將我當作以前助教的身份，總以爲我要比他們高一級，因此和他們週旋是要特別小心的。論功力兩位族兄要高過我，論各種門派的靈巧功夫，我卻要強過他們，故此和他們拆招，我盡力避免鬬力，多運用快捷手法，避重就輕，免得損耗氣力；爲縮短時間，採取速戰速決的打法，對打到最劇烈快速之時，一點都不能疏忽，否則重手拳掌着肉，不傷也會痛得你難以忍受。族家兄弟和我從小在一起玩，長大後又是同堂練國術，彼此無所顧忌，在拆招扣拳開始時，出手就用全力，但在拆扣幾手後，發覺他們來去所用的仍是以前所學的拳術，可見他們幾年來一直都是規規矩矩，一板一眼的練習到現在，並未去另外拳師訪友，因此沒有一點別門派的武功招數，這可以證實他們的性格是很忠厚保守，不失爲鄉村純潔青年。我在外數年，僥倖遇到兩三位武林高手，因此學會了別門派的功夫，可是回鄉後我也不會和人談起過，至於化精神時間學的穴道功夫，更不想讓人知道，有時親友問到，我否認說：「這種功夫豈是容易學得到的嗎！不跟隨師傅提藥箱洗烟筒，化上十年八年的時間，他怎會隨隨便便傳授給你呢？我那裏有閑暇去學這種玩意，不要聽人胡說。」一班親友聽了我的話，將信將疑。這晚我們三人輪流扣拳拆招，眞是拳來脚往，打得虎虎生風，看得這位送信的情報隊員，過癮之至。

張仲仁

留美雜感【三】

吳文廸

「吝嗇鬼」

在報上看到一幅漫畫，內容是說一位太太因爲在家裏呆得久了，便對她的丈夫提議出外吃餐。丈夫想了想，說：「讓我抛銀幣來決定吧。如果銀幣出現人像，那我們便留在家裏看電視；如果出現反面，那我們便出外散步，仍在家吃晚餐；如果銀幣站在邊緣上，那我們才到外面吃餐吧。」

這雖然是個笑話，但實際生活裏，美國人的確是一毛不拔的吝嗇者。所謂「拔一毛而利天下」的事也不肯爲的大有人在。

美國人的吝嗇，雖不致「聲名遠播」，卻是「路人皆見」的。先看美國人喝咖啡（且不說吃餐），是各自付賬的。即使朋友路上相遇，共去吃餐，也多是「貴客自理」的。絕少像香港人一般，爭着付賬。這當然可說是美國人的習慣不同，但亦不能否認美國人是「斤斤計較」的吧？

筆者總覺得美國人沒有我國人的富人情味。我國人大多是喜客的——即使怎樣的忙，如果有客人到訪，總會「倒履歡迎」的。美國人則在探訪朋友前，必先預約，絕少未約而訪的。未約而訪與先約後訪的利弊且不去說它，這裏大抵可以說：「我國人慷慨，美國人小器。」

「狗兒袋」

一個美國家庭舉家出外吃晚餐，結賬後，做太太的叫侍者取一個「狗兒袋」，盛載吃剩的東西回家，說是「給狗兒吃」。但實際上，吃剩的食物是留着自己吃的，說成是「給狗兒吃」不過是爲了「面子問題」而已。

又是一則笑話：一次一位母親問侍者取「狗兒袋」，旁邊的小女兒說：「媽，我們幾時養了狗？」眞是「童言無忌」，弄到場面尷尬非常。

我們出外吃飯，將「剩餘物資」帶回家裏，也是常見得很，可是不說是給人吃的，偏說是給狗吃的，卻是匪夷所思了。

「充場面」要「充」得其所，像美國這般的「充」，就是「弄巧反拙」了。

人的比較

美國人究竟是怎麼樣的人？筆者讀過許多關於美國人的文章，多說美國人如何朝氣勃勃，如何懂得生活藝術等等。筆者如今談的是美國人和中國人的比較，並非有意「標異立新」，而是想從另一角度去看美國人。

美國人就像一個初出茅蘆的小伙子，熱情、漫爛，不知天高地厚，凡事最易衝動。中國人卻不然。我國人像是個久經世故的中年人，沉着、老練，每事講求穩當，決不肯輕於冒險。美國人驕傲，自視甚高，常自詡自己的國家爲世界第一強國；我國人謙虛，胸懷若谷，時常謙遜有禮。美國人奔放，我國人含蓄。美國人重形式，中國人重實際。

中國人有責任心，肯「爲人爲到底」的去幫助他人，以助人爲快樂之本，常記着「心裏放下了一塊大石」一語；美國人似乎缺少這份責任心。

美國人喜怒形於色，遇事常「怒髮衝冠」，最易「拳頭相向」；中國人則修養較深，常肯忍耐，決不無理取鬧。中國人態度較爲嚴肅，但這並不等於冷漠，所謂「外冷內熱」，「愛深恨切」；美國人則反之。

中國人做事切實，腳踏實地，按步就班；美國人做事馬虎，敷衍了事，貪圖逸樂。中國人不避艱苦，肯胼手胝足去奮鬬；美國人卻「不屑爲之」，這大抵與環境不同有關。

中國人較悲觀，是因爲我們多已受盡辛酸。中國既是個歷盡滄桑的國家，中國人就是歷盡滄桑的人了。中國人雖未至要「夜夜夜半啼」，總可以看出他們的內心深藏着一股憂鬱。所以中國人總比不上美國人的開朗，我人的「不苟言笑」的態度，與美國人是大異其趣的。

中國人一切認眞，對事對物都採取審愼的態度；美國人隨便、天眞，永遠是玩世不恭的態度。我國人居安思危，美國人卻不會去思危的。我國人往往是「做完了才吃」，美國人則是「吃完了再做」。中國人每每因做錯了事而耿耿於懷，於心不安；美國人卻不會這般「傻」，他們從來就很少鬧情緒的。

五分鐘熱度

記不起是誰說過：「中國人多是『五分鐘熱度』的」。筆者以爲：「五分鐘熱度』的，是美國人才對！

美國人愛好新奇的事物，什麼新鮮的玩意也想到出來。大凡愛好新奇事物的，都是「貪新忘舊的」人；而貪新忘舊，正是「五分鐘熱度」的最佳註腳。

早在去年尼克遜總統「訪問」中共時，歸來大談中國文物，掀起了一陣「中國熱」。美國乒乓隊進入大陸時，又掀起了「乒乓熱」。彼時也，美國人大吃「雜碎」者有之，穿中國旗袍者有之；人們又不惜費鉅資購買乒乓球拍、球桌等。可是曾幾何時，美國人又回復「正常」了。以前學我人用筷子吃飯的，不過貪新奇而已。至於乒乓球拍，早已束諸高閣了。

去年美國象棋名手費莎，於國際象棋比賽棋王挑戰賽中，擊敗蘇聯名手史柏斯基，奪得世界棋王寶座。（史是前世界棋王）那時頓掀起了「象棋熱」。百貨商店的紫櫥擺設着的，是各種名貴的象棋，有純銀製的，有紅木製的，形形色色，美觀奪目。不懂下象棋的人們固然從頭學起，已懂下棋的就要精益求精。於是象棋啦、棋譜啦，到處皆見，得益的自然是製造商和出版商了。如今「象棋熱」早已冷卻了，象棋、棋譜自然又被束諸高閣，或作爲屋內的小擺設了。美國人之所以這般「五分鐘熱度」，究其原因，固然因爲美國人喜歡新奇，另一原因是美國式生活太呆板乏味了。



司馬

國旗代表國家，所以一個國家的國旗被侵犯或被侮辱，也就等於一個國家被侵犯或被侮辱，小則可以引起抗議，大則可以引起戰爭，是一件極端嚴重的事情。

青天白日意義深長

我國國旗是青天白日滿地紅，它的制定，也着實經歷過一番討論。按清室國旗，圖案為龍，武昌起義，民國肇興，「黃龍旗」宣佈廢止。民元前十七年，即清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二月二十日，孫中山先生與陸皓東、楊衢雲、謝纘泰等，在香港乾亨行舉行「興中會」幹部會議時，決定以陸皓東之青天白日旗式，作為軍旗。清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中國同盟會」成立於東京，是年冬，「同盟會」本部討論中華民國國旗形式問題，國父主張沿用「興中會」之青天白日旗，並聲明此乃陸皓東所擬定。與中會同人意見不一，有謂革命先烈為此旗已流血甚多，不宜再用。其時各黨員提出各種形式甚多，有人提議用一「井」字式，表示井田之義；有人提議用金爪鉞斧式，以發揚漢族精神；也有人提議用十八星式，以代表十八行省者；更有人提議用紅黃藍白黑五色，以順歷史。中山先生主用青天白日之色於上，改作紅藍白三色，以符自由、博愛、平等之義。當時眾議紛紜，未有結論。

至辛亥革命發生前夕，「中華民國」名稱雖定，但國旗依然未定。以是革命起義時，所用旗幟，至不一律；潮惠、欽廉、鎮南關、河口、廣州諸役，則多用青天白日滿地紅三色。辛亥革命時，共進會在鄂用十八星旗；陳其美在滬，用五色旗，也都不出同盟會舊議各種方式之一。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臨時眾議院始決定用紅黃藍白黑五色旗，以示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之意。

五色旗自民元用為國旗後，迄民國十年（一九二二年）廣州革命成立，非常大總統孫文就職時始廢，改用「紅地」而於左角上「青天白日」之旗為國旗。先由廣東開始，其後延及廣西。至民國十五年國民革命軍北伐，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隨師所至更朝易代。最後的一面五色旗在瀋陽撤易，時為民國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東北各省同時通電服從中央，紅黃藍白黑之五色旗從此絕跡。民國三十五年國民大會制定憲法，於總綱內明定國旗規章，便是我們今天所見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的正統由來。

至於其圖色涵義，整面國整的紅藍白三色，象徵三民主義，同時也代表自由、博愛、平等。「白日」的「十二角」，是代表十二時辰日夜不息，「滿地紅」則是紀念中華民國無數烈士用鮮血換來的。

國歌詞出國父訓詞

中華民國現行國歌，採用孫中山先生在黃埔軍校開學典禮中的訓詞為詞，全文四十八字，字簡意賅，音調莊嚴，其在未來歷史上將與孫先生的另一遺作「總理遺囑」同垂不朽，當無疑問。

中華民國建國已逾六十二年，但這國歌的歷史卻只有三十五年。蓋在此以前，國歌曾幾經更迭。筆者就讀小學時，所唱的國歌是「卿雲歌」，但「卿雲歌」共有兩首，前後歌詞亦有不同。

民元七月，教育總長蔡元培，在北京召開臨時教育會議，即提議創擬國歌，但幾經公告徵求，苦無佳作。翌年二月，才從國學家汪榮寶的作品中選出「卿雲歌」為國歌，並請比利時作曲家瓊·霍斯東作曲。歌詞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時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時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這首歌詞，雅則雅矣，病在文字雕琢，內容空虛，作為國歌，不甚得當，而且作曲者非中國人，也未免有礙國體。

民國四年五月，袁世凱稱帝，採用留日音樂家王露的一首歌作為「國歌」，但壽命不長，隨袁世凱下台而夭折。該歌的原詞為：「中國雄予宇宙，廓八埏，華胄來從崑崙巔，江湖浩蕩綿連，共和民族開曉天，億萬年。」

民國八年十一月，教育部正式成立國歌研究委員會，聘請學者專家共同磋商擬議，訂製國歌。翌年四月，決定採用堯舜「卿雲歌」為國歌，並由音樂家蕭友梅博士分製鋼琴伴奏譜，國樂譜和軍樂譜三種。歌詞為：「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復旦兮。」這首歌字數不多，歌詞深奧，我在小學時代所唱的國歌，便是這首。但除在學校裏流行外，亦未深入民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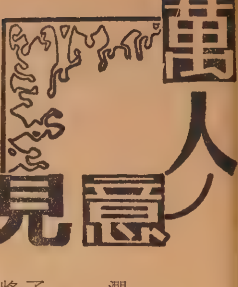
北伐統一，國民政府成立，教育部公開徵求國歌歌詞，應徵者兩千餘首，但都不合乎我國國情和立國精神，未予採用。

民國十七年，戴傳賢氏建議，將國民黨中央黨部孫中山先生在廣州黃埔軍校開學典禮中的訓詞中的四十八字「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咨爾多士，為民前鋒，夙夜匪懈，主義是從，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貫徹始終」，採為黨歌。民國十九年，國民黨中央常委議決，國歌在未制定前，即以黨歌暫代。該歌曲譜則為音樂家程懋筠所作，歌詞莊嚴和平，雄壯有力，且能激發民族意識，自屬佳作。

其後又曾重新徵求，但沒有一首盡善盡美，又因「暫時國歌」行之多年，早已普及全國，一旦更換，勢必生硬難於上口，國民政府乃於民國二十五年六月三日，明令公佈其為正式國歌。

國歌代表國家民族，與國號國旗初無二致，所以國歌的審定是一件鄭重莊嚴的大事，英國以「天佑我皇」為國歌，法蘭西以「馬賽進行曲」為國歌，各有他們的歷史背景與重大意義，我國國歌，簡短莊嚴，足與任何國家的國歌媲美。

（江南啼痕錄續稿未到，暫停一期）



給毛澤東的公開信

梁莊　袁暘照

潤之先生：

你乘國家對日抗戰八年後，元氣待復之時，竟甘心奉獻東北數萬方里國土於俄主，換來了佔據大陸本錢，建立你的「政權」，屈指已將二十四個年頭。在此漫長歲月中，除竭澤而漁地用中華民族同胞的血肉和骨頭堆積，建成一小點工業的成就外，實際一無是處。

閣下今已年逾八十，來日無多，有無想到終你一生，對國家盡到什麼功勞？對民族創過什麼幸福？不須國人月旦，閣下當可自知。如果以全國同胞不要褲子，啼飢號寒，餓殍載途的代價，製造幾枚核彈，自命強國，這樣的強國，實在令人齒冷！況你的核爆祗是自欺欺人，向北不敢攖蘇修之鋒，年前蘇修入侵珍寶島，你們祗有叫囂，不敢以行動保土衛國，可見你們祗是色厲內荏。向東不能嚇倒美帝，反而搖尾乞憐於你認爲死敵的美帝，更欲與昨日之死敵，成爲親密戰友，觀乎你們在北平歡迎死敵美帝的頭頭，與當日歡迎無私援助的老大哥「蘇修」頭子，隆重禮節，有過之無不及，何其怪也？然則你自我陶醉成就的核彈，祗可作爲展覽品，但你有否想到在你壓制下鐵幕內的七億同胞付出幾許生命代價？

閣下住在中南海懷仁堂，食不盡的山珍海錯，出則有價值數十萬元港幣的美帝豪華汽車代步，知否生長在閣下自稱「毛澤東時代」的孩子，「政治」歷史清白，思想純潔的青年，竟冒死逃亡，寧願骨曝荒山，尸浮碧海？今日大陸同胞，食不飽皮黃骨瘦，衣不暖瑟縮號寒，大概就是你所施行的社會主義，「祖國」的幸福與閣下唯一的德政了。

以閣下人格而論，在貴黨公的方面爲你出死力打天下，你謬稱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流竄，從龍佐命之臣，如彭德懷、劉少奇、張國燾及林彪等親密戰友，曾幾何時，被閣下指爲「社會主義」叛徒、政治騙子、反黨、工賊等罪名，打入十八層地獄，永不翻身。尤其林彪「副帥」，經你黨九全大會指定爲閣下接班人，一朝翻臉，便落得全家「粉身碎骨」，祗有見機與幸運的張國燾，逃出生天，在國外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例外，閣下清夜捫心，將何以對當年戰友？

私的方面更騰笑國際，爲人類所不齒。往日與你同生共死的最親密愛人楊開慧與賀士珍，你視如敝屣，拋諸腦後。閣下自稱政權元首，今日的夫人竟是出身烟花蕩情之場，飽歷送舊迎新，朝秦暮楚，與娼妓等量齊觀，眞不知人間有羞耻事。穢亂春宮的武則天，祗是父子聚麀，臭聲四播的那拉后也不過與李蓮英宮幃內之事，閣下的夫人曾在上海、北平及你黨發祥地的延安抗大，面首三千，得親香澤者大不乏人。她初名李雲鶴，繼名藍蘋，與閣下結婚乃改名江青。據說現仍有一情夫在閣下政權內任職駐法國外交機構，無怪閣下要毀滅我中華民族數千年來綱常、人倫、道德，而提倡馬克師牛克師的與禽獸無異的一、杯水主義吧！

現在閣下或感覺到你的政權已到衆叛親離，日暮途窮的時候，便運用麒麟爲面，虎豹爲心的乒乓外交，以之欺騙國際間目未盲而心智已盲的無知者。須知僞善的奸笑，祗可欺騙到盲目無知，愚而好自用的紅鬚綠眼之徒，不能欺騙我具有雪亮眼睛的中華民族同胞，包括你蹂躪下的及你偕亡的苦難災民。

你又欲施詭謀，發出僞裝向中華民國談和的把戲，藉以和緩海外同胞反共情緒，但你陰謀叛國，不齒於同胞之事太多，畧舉數端：民國十六年鼓動廣東之廣州及江西南昌暴動，殺人放火，民衆生命財產損失以天文數字計，當時慘狀，同胞記憶猶新。民國二十五年欺騙年少無知的張學良，製造出稱兵犯上，刧持統帥的西安事變，幾陷國家於萬刧不復。民國二十七年抗日軍興，共軍接受國府改編爲八路軍，你指使你的屬下，不唯未抗日，反襲國軍，更喪心病狂的招降納叛，暗通日敵，致有在與日敵生死搏鬭時的後方，項英、葉挺統率共黨新四軍叛國之事。你接受國府收容改編時，曾高呼蔣委員長萬歲，發誓願在委員長領導下爲國効忠，曾幾何時，言猶在耳，便稱兵作逆。祗畧舉數端，不獨舉國同胞不爲你所愚，國府對你等拜外國爲宗祖的共產黨，蛇蠍爲心，豺狼成性，禍國殃民的反覆小人，洞若觀火，那裏會上你詭計的當？這種把戲，徒然心勞日拙而已！

最近你在北平搞所謂台灣二二八事變二十六週年紀念的把戲，實在是欲向中華民國朝野軍民及海外反共人士進行統戰，而拉出膏粱子弟，屢降屢叛的廖承志，若不是國府體念其父追隨 國父的辛勞。這無耻之尤的廖寶貝，已早到閻王殿報到了。傅作義乃失節投敵叛將，早已不齒於同胞，劉爲章是你們的特務，斷送百萬國軍於絕地的間諜。王芸生更是文化敗類，將中國第一家數十年來有輝煌歷史的大公報斷送得乾乾淨淨。你捧出這幾名中華民國同胞皆曰可殺的罪人作爲統戰工具，可見你政權內必衆叛親離，成土崩魚爛之局，否則斷不至捧到這班政治垃圾做你們的統戰工具。

最後願與你一談因果報應不爽的定律。你當然記得淮海戰役（徐蚌會戰），你驅使手無寸鐵由共軍以機槍押後，不准退卻的民衆在最前鋒，有老翁、有婦女、有青年、有小孩，使到國軍對此無辜民衆射到手軟。在這剎那間，共軍便跟着衝進，使國軍措手不及。最保守的估計，這次戰役無辜民衆死於無情炮火者超過十萬人，這種史無前例的殘殺，你美其名爲人海戰術的成功。仗是勝了，但天理難容，罪孽深重！

尚不止此，你在竊奪政權後，謬稱鎮壓反革命，億萬人頭落地不特已，更心狠手辣，以抗美援朝謬說，將百餘萬投共國軍，借刀殺人，全部死

於韓戰美軍火海中。你欲丑表功，派遣你的寶貝兒子岸英，名爲親自督師，實際在後方遙領，以爲無論如何都不會死於距離戰場千里之外的安全區，誰知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你的寶貝兒子不死於前線，亦喪生於炸彈之下，死於異域。所以你在敗軍之將彭德懷率着殘部返回北平時，曾老淚縱橫的對彭說「始作俑者無後乎」的悲哀語。這正是剃人頭者，人亦剃其頭的因果定率，歷驗不爽。

聞說你尙存一子岸靑，自小便患了嚴重瘋顚症，有如廢木，在你們誇言超英趕美的神醫，也無法治療，所以肯定你毛家下一代傳宗接代已絕望無疑，可憐你湖南湘潭毛氏世家自你而斬，祖宗盡成莫敖之鬼，豈不可哀！若果令尊翁仁生地下有知，對你這不肖子如何痛心！況且你已到八十殘年，去日苦多，來日少，試問你死落黃泉，有何面目見列祖列宗？

我們雖然都是年華老去，無所用於世，但愛國家、愛民族從未因老去的忘懷，眼看你集漢奸賣國賊於一身，數典忘祖，喪心病狂，能無憤慨！揭開中華民族數千年來歷史，有三個短時期，人種同而文字習俗不同，當時稱爲胡人的晉之契丹；元朝蒙古人；淸朝滿洲人，其文字習俗雖不同，但入主後受我漢族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遺留下來的光芒璀璨文化及人倫、綱常、道德所同化，確屬合乎天理，順乎人情。他們由羨慕而學習漢文，事實斑斑可考。你竟以生長中華民族的子孫，反而拜馬、恩、列、史爲祖宗，更攪荒謬絕倫的文化大革命，謬言破舊立新，什麼文字拉丁化，將我國數千年光芒璀璨的文化、文字，竄改到非驢非馬，倘稍存人性，何能出此！現在尙有一線生機，決心懺悔前非，取消萬惡的僞政權，投回青天白日旗下的中華民國，矢志效忠，希望蔣總統寬容大量，中華民族同胞不究既往，准你自新。言盡於此，禍福由你自擇。

老毛舞文弄墨 落筆東斜西歪

梁莊　袁暘照

我國是一個具有五千多年歷史的文明古國，無論在文學藝術等方面，都有輝煌燦爛的成就，書法當然包括在文學藝術領域裏的一部份，它佔着很高的位置和歷史價值。

一般受過普通教育的人，誰都會寫，如果要寫得一手工整美麗、淸新脫俗的毛筆楷書，談何容易。每一個人自進入學校，執起毛筆學寫字起，直至出來社會做事爲止，有的人卻畢生從事筆墨生涯，寫到老，始終對書法不能寫得好，而成名家，因此，可見書法是一門易學難精的高深藝術科目。

有人嘆息香港是一個文化沙漠，不過許多時候，還能表現了我國文學藝術遺風，每逢婚宴壽筵，一張金光奪目的紅綢布，橫七豎八，寫上林林總總的行草書，在那些尊姓大名中，眞是集各家書體於一爐。我國的書法，主要以毛筆爲書寫工具。由於科學昌明，西方原子筆流遍任何角落，原子筆取代毛筆地位。無可否認，原子筆確有實用價值，爲了適合工作生活需要，携帶又方便，因此，人們習以爲常，在一切書信文件中，大都以原子筆爲主要工具。

有時看到一些人寫原子筆字，驟看起來，行雲流水，很有一番風味，其實寫起毛筆字面目全非，不似盡然，要觀察一個人的書法優劣，一定要用毛筆寫出楷書，才能容易分辨得出來。

可以魚目混珠的事情多得很，博士可以假，濶佬可以充，名流更可以扮，就是書法這門東西假不得。中國有七億人不同的臉孔，七億人寫出來的字，同樣有七億種不同的風格，它就代表了每一個人的眞面目，同時更具有一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深奧道理蘊藏着，亦即是從你的書法中，或多或少可以看出你的爲人性格品德，當然，其書法基礎一定要達到成熟階段，才能研判出來，至於一般在學青年學生還沒有定型，他的書法會繼續進步，自不能一概而論。

怎樣才能寫得一手好書法？這當然決定於每一個人的天資與興趣，我以爲要學每件東西，最重要還是興趣。學書法首先一定以歷代名家的碑帖學起。點、劃、捺、撇、鈎，甚至每一個字的結構，都依照碑帖，耐心苦練，當然這裏並不是說唯古人馬首是瞻，只要學到字不像而神像的意境，便可發揮自己的風格，創立自己的獨立面目，歷史名家，都是循前人之學前人，承其衣鉢，脫其窠臼，自成一家，當然非一夕一朝可以爲功，違反這途徑，亂塗一通，就是學海枯石爛，無法逃出書法大忌的「俗」字。

我國草聖之稱的王羲之，他自己的「羲」字，用行草書寫出三十七個不同形式的字體，這種出神入化，精深的書法藝術技巧，開拓草書的先河，眞是達到登峯造極的最高境界。時下許多書法家，都能寫出幾十種不同

字體的書法，每一種字體當然代表了每一歷代名家面目的筆法，這主要就是其楷書，學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因此要臨仿一家字體，心有靈犀，落筆神似，於是便不感到怎麼困難，你要想達到這一目的，就必須從楷書入手，磨煉到了一定程度，再試寫草體、隸體、篆體，便有意想不到的成效。前面已經講過書法可以研判，一個人的性格品德，因而連想起當代魔王——毛澤東的草書，毛澤東在其徒子徒孫吹拍底下，儼然成了一個萬能神像，其實毛澤東和常人並無異樣，更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他的國學根底如何，自問不敢去碰一碰，那三幾十首詩詞，就是他畢生「傑作」，相信這裏的詩人一夜之間，可以寫出來的大有人在，可是那首「長征詩」，「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在董壇主剖解後，「泥丸」應爲丸泥才正確，如果不是董壇主，他寫成金丸銀丸，人們也無從知曉，可見文學藝術這東西假不得。這些超越本文的問題不再多談，現在所要談的是關係他草書。

毛澤東和我國歷代封建帝王將相一樣，不甘寂寞，喜歡舞文弄墨，妄想留存一點墨蹟傳之後代。他的楷書不容易看到，只是偶然看到他的「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堯舜」、「人生易老天難老」、「歲歲重陽今又重陽」，恐怕就是毛澤東的草書代表作，從這些草書中，我認爲毛澤東的書法基礎非常脆弱，落筆猶如脫韁野馬，一奔馳不能收拾，每一字的結構，鬆弛凌亂，字體東斜西歪，着墨潑筆近乎矯揉造作，始終是一大敗筆，這些弱點都是患了書法弊病。

爲了探索引證毛澤東草書出處，必須泝源溯本。我國書法最旺盛時期，大約開始於：漢、晉、唐。以帝王草書最有名者：漢章帝、「晉宣帝」、晉武帝、晉元帝、宋明帝、齊高帝、梁武帝、唐太宗、唐高宗、宋徽宗。漢朝名家：張芝、杜度、崔瑗。晉朝名家：王羲之、杜預、桓溫、王敦、王導、王凝之、王徽之、王操之、王獻之、王廙、王洽、王珉、王珣、王恬、王曇、王坦之、郗愔、謝安、謝萬、謝琰伯、王循、嵇康、累靖、蕭確、沈嘉、劉懷、劉穆之、陸雲、卞壺、庾元亮。宋梁名家：孔琳、羊欣、王筠、蕭思話。陳名家：陳逵、陳伯智、陳叔懷、智永。唐朝名家：虞世南、褚遂良、歐陽詢、孫虔禮、顏眞卿、柳公權、張旭、李邕、李白、李懷琳、徐嶠之、薄紹之、懷素。宋朝名：蘇軾、米南宮、黃庭堅、蔡京、蔡襄、游定夫、米友仁。元朝名家：趙孟頫、鮮于樞、鮮于必仁。明朝名家：宋濂、宋克、祝允明、董其昌、張瑞圖、王寵、蘇志乾、道復、王鐸、朱學古。自漢章帝至明朝相隔一千多年，其間書法的演變，每一代名家，一代承接一代，大都保存了草書精髓，如唐朝的孫虔禮，其草書之筆力雄勁，直逼晉朝王羲之書法意境，二者書法風範，勢均力敵，不相上下。宋朝的蘇東坡蔡京，明朝的祝允明董其昌，和以上諸大家相比，雖不能等量齊觀，也不肯多讓。當代已故于右任先生的滿江紅詞草書。結構嚴緊，筆力軟硬兼而有之，可說達到最高境界。遍觀古今草聖，再印證毛澤東的草書，究竟不知學自那一門子的？我以爲毛澤東自小患了自大狂，連唐宗宋祖都不放在他眼裏，一介文弱書生，他怎麼會看得起，因此他的草書學不到歷代草聖一絲兒靈氣，局限於自己的小天地自作聰明，結果學得不倫不類。站在藝術角度去批評毛澤東草書，自不能一筆抹煞其最大用處，是給一些押店開一下眼單，不失爲大筆手，若要登於大雅之堂流傳後代，那就謬種流傳，遺害無窮。（孫一專）

賣文非易事　首先要磨煉
每月賺兩千　全憑夠天份

萬人傑先生：

您好，近讀先生「牛馬集」，該文中先生說到達美國後，會見了死黨老馬，憶及老馬將離港時，曾力挽他留港，當時保證他可月入二千港元。弟讀後，最感錯愕的是想不通在香港靠寫稿竟可月入二千大元，這話眞的嗎？

弟給先生寫這封信，頭一件事是請教在香港寫稿究竟如何能月入二千呢？弟非不自量力，也想來撈它二千，只是好奇心，想多明一事，多長一智。第二件事，弟有居外國喜讀雜文的朋友，吩咐弟查查先生迄今爲止，出版過多少本雜文，他想訂購。

第三件事，弟意欲將來能以寫稿爲生，目前只希望爬格子能月入五六百，已足夠維持個人基本生活。但如何能達這目的卻全無概念。比方寫那一類稿子？向那裏投稿？如何跟各方面打關係？都一無所知。

弟只有寫「文藝小品」、「學術討論」等類的經驗。寫新聞稿、寫特稿、翻譯等，均無經驗。弟尚能讀通一般外文書報，相信翻譯工作可以試（但弟不願在報館工作）。

未知憑以上「能力」，如何做方能逐步實現這小小素願？比方搶快譯外國報章雜誌有關政經最新報導或分析，這路通嗎？　弟朱鏻燦敬上

（第一件，如果你寫作夠水準，普通每千字約有稿酬十二至十五元，而你每天又能爬五千字的話，月入二千是不成問題的。目前寫稿爲生的人都靠多產，每天爬一萬字的人多着呢，因此你不必「錯愕」。

第二件，老萬作品多數在報章雜誌發表，很少單行本，到現在還只出「萬人語錄」、「左道旁門」、「牛馬二集」、「大人物與小人物」及「雄雞小姐」等五本而已。

第三件，寫作要講天份，如果言之無物，上文不接下理，講來講去三幅被，或者又長又臭，肯定不可以打進寫稿這一行，不要說月入五六百，倒貼五六百也不會有人肯用。如果寫得叫座，什麼稿都有出路，寫得不好，很難入行，問題不在「那一類」。要寫得好，必須多讀多寫，許多寫稿的朋友，都經過多年磨煉，並非要寫就有人用那麼簡單。老馬才華過人，文字刁鑽，上乘之作，因此老萬肯「保證」月入二千，要是別人，二百也沒把握。

萬人傑。）

十一月一日 本刊創辦六週年紀念 舉行三結合聯歡聚餐

十一月一日是本刊創辦六週年紀念，過去，紀念我們的創刊，是舉行一次盛大的讀者、作者、編者三結合聚餐聯歡。中間有過一兩次因爲人手不夠，沒有辦。熱心的讀者督促我們，每年一度的聚會絕對不能少；好幾位萬人協會的會員更拍拍胸膛說：萬人雜誌人手不夠，我們可以代勞，把這個三結合聚餐會辦得有聲有色。

有人肯當義務辦事，老萬當然沒異議。今年，萬人雜誌出版已進入第七年，我們打算把聚餐辦得更熱鬧，希望萬人雜誌的老板們(讀者)踴躍參加。不過，有一件事要請各位老板多多協助，爲了增加聚會的愉快氣氛，每次聚餐我們必有抽獎節目，過去大部分是老萬向友好打秋風，不過年年如此有點不好意思，今年想向各位老板動腦筋，徵集一些獎品，使我們的抽獎節目更加充實。老板們如慨然捐贈，請送到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至四〇四號樂中樓三樓B座本社，或致電五・七五四九三五，由我們派人到取，也可以捐現金由我們的籌備小組去買。

今年的三結合聚餐，籌備小組決定在銅鑼灣梅江飯店舉行，日期是十一月一日，時間是下午七點正開餐，六點我們就在那裏恭候。今年雖然物價飛升，我們的聚餐費不加，仍是每位二十元，而且梅江老板保證各位一定吃得好、吃得飽。不過，梅江地方不大，整個二樓撥給我們，也最多能開二十八桌，容納三百三十六人，因此，各位欲免向隅，額滿見遺，最好及早買餐券，在那裏可以買到，辦法如何，下一期我們宣佈。

參加過三結合聚餐的朋友，今年請再來湊湊熱鬧；未參加過的，更歡迎來參加，萬人雜誌是一個大家庭，我們讀者中男女老幼都有，彼此志同道合，一次的歡敍，會使你永難忘懷！

「萬人協會」簡訊（五十三）

本月廿八日（星期五）下午七時卅分，本會慶祝雙十國慶回國觀光團在會務主任張仲仁執委親自籌備組織下，宣告成立，并由該團顧問盛麥文理捐贈港幣五百元，專欵購置鮮明團旗，三個支團團旗都輝煌奪目，加上五十人的回國觀光團眞可說陣容鼎盛，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老板、工人、學生、家庭主婦、各個階層人士一致同心，回國參加國慶大典，祖國關懷我們萬人協會的厚望，這回是不會辜負了，也使我們萬人協會每個會員都感無比歡欣鼓舞和無上光榮。八時正，假座本港謝斐道梅江飯店二樓開會，并舉行聚餐聯歡，主席張仲仁執委宣佈萬人協會雙十國慶回國觀光團成立，并請萬會長向大家勗勉致辭。

萬會長很高興地說：「我們今年擁有五十成員的回國觀光團可說陣容龐大，眞是令人高興，在本港社團參加雙十國慶回國觀光論陣容強，不第一也第二了，由於陣容強大，成員成份也複雜，而且又是回國參加國慶觀禮的同時，相應恪遵國家法令，行李最好集中起來，由團統一作檢查。同時，應事先告知大家要注意的是：㈠不要携帶禁止入口的書籍報刊。㈡禁止携帶一切大陸貨，那怕是藥品也不例外。㈢照相機收音機最好不要多帶，帶一件諒是可以的。㈣携帶欵項也要注意，出口的欵數不能超過帶入口的數目，否則便是套滙，套滙是抵觸國家法令的。㈤守則每人已發一份，希每個成員都應遵守。」

說畢，大家一致鼓掌，這一陣如雷的掌聲，旣說明對萬會長的擁戴和尊敬，也說明各人已思想認識明確，到台灣去一定能遵守國家法令的。

接着，由本會副會長，也是這次回國觀光團的總團長曾憲光講話：我首先代表三個支團向萬會長表示感謝，萬會長平日已是個大忙人，能抽寶貴時間來檢閱似的參加我們回國觀光團開會，眞是難得之至，同時還表示今晚的聚餐費全由他負担，我本人感覺數目過巨，結果只由萬會長負担一半，另一半數由全體成員負担，萬會長對我們的熱情厚望，我們深深感動，同時，會務主任張仲仁執委對這次組織回國觀光團的籌劃工作不遺餘力，熱心有勁，因而工作進行順利，我建議我團將來回港，在台灣購下兩份薄薄的禮物，送給萬會長和張仲仁會務做個紀念。（掌聲）我們的成員很多是萬人協會的基本會員，但也有一部份是以萬人雜誌週刊的讀者身份參加的，我希望這一部份的成員將來也陸續參加我們萬人協會，不要明年的回國觀光團也還以讀者身份參加才好，這次回國觀光，我們相應表現良好，記得年前政府邀請本港文化界前往台灣開會，萬人協會的執委就佔了六名之多，可見政府對萬人協會是多麼重視，眞值得我們驕傲，台灣當局對我們這麼尊重，我們自己更應尊重才是，不要多帶物品作圖利之想。每個團員應該服從團長的領導，這是組織紀律問題，到台灣後的行動也應向團

長報告一吓才好。今年十一月一日是萬人雜誌週刊六週年紀念，已選出籌備人員準備大事慶祝一番，聽說要搞些抽獎禮品，到時一定隆重熱鬧，希望我們的成員回港後前來購券參加，留港慶祝雙十國慶的聚餐聯歡，我們是不能參加了，等待其他的會員和讀者羣踴躍熱烈慶祝就是，這次回國觀光團的副團長是陳挺拔執委，他曾去過幾次台灣，一切都能熟悉的了，對我們在台灣的一切安排很妥善，等一會由他報告，顧問是盛麥文理女士，第一支團團長洪金林，副團長王淦華，第二支團團長孫一專，副團長梁冠中，第三支團團長余雲義，副團長何錦庭。他們與她們都是萬人協會的執行委員或分區的負責人，對萬人協會的貢獻都很大，這次回國觀光團將於十月七日動程，但我和陳挺拔副團長在三日便要先行動身，既能事先在台準備一切，同時世界客籍第二次懇親會在台北中山堂舉行懇親會議，聘本人爲顧問，陳挺拔爲聯絡委員，故要我倆先行動身，這樣更好使我倆擴大萬人協會的影響給予很多方便之處。現在轉請陳挺拔副團長作報告。（掌聲）

再接着，是陳挺拔副團長報告在台的妥善安排，他說：我們在台灣準備住在北投，事前已和那邊聯絡好了，一落飛機便有二輛專車接送我們，遊玩的地方有阿里山、日月潭、石門水庫、夜總會歌廳等地方我們也準備安排參觀一番，節目很是豐富，十日、十一日、十二日這三天有政府招待，不必我們自己費心，十四日以後再儘情遊玩，十八日才回港。大家聽了這樣妥善的安排，自然又是一陣如雷的掌聲了。

最後由該團顧問盛麥文理講話。（她是在上海出生的美國人，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和國語，廣東話也講得不俗，難怪張仲仁執委說過回國觀光團有這樣的顧問眞是深慶得人）。盛麥文理顧問用流利的國語說：會長及各位先生女士們！我很榮幸能參加貴會及萬人雜誌週刊的讀者們一起授旗。（回國觀光團的鮮明旗幟是由盛麥文理顧問捐贈）不久去國府所在地的台灣共同慶祝中華民國國慶及觀光，如有那一位有任何建設性的建議及批評，應要有團隊精神，就是說要先向總團方面提供，而後由總團集中起來轉呈向政府報告，請不要單獨的片面行動，因爲你既是團隊的一份子，那就要對團隊負責，就說我丈夫他是中華民國的國民，所以他就要對中華民國盡忠，而我本人也當然如此。最後祝大家不久將來旅程愉快。簡短有力的講話，同樣不絕的掌聲，最後，張仲仁主席宣佈散會，開始聚餐聯歡，佳肴美味，更增各人愉快不已。

萬人協會・中文文摘社

聯合舉辦聖誕回國觀光團

本會與中文文摘社聯合籌辦聖誕回國觀光團，凡本會會員及萬人雜誌讀者均可報名參加，藉此聖誕假期之便，暢遊台灣寶島風光，除遊阿里山、日月潭、澄清湖、橫貫公路之名山大川外，還安排訪問大專學校及欣賞故宮文物。如欲參加此高等豪華旅遊團者，請早來本會所辦理登記手續。

一、報名日期：從即日起至十月二十日止。

二、出發日期：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六）中午飛台，三十日下午四時回港，行程九天。

三、費用：（包辦一切手續，及來回機票高級食宿等）港幣一千三百五十元。

四、報名時先繳四百元，餘數在十二月十日全部繳淸。

五、報名時携帶身份證副本一張，最近照片（光面）二寸大六張。

六、旅程表印備隨時歡迎索閱。

萬人協會啓（十月二日）

會址：香港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在本港慶祝雙十國慶節的聚餐聯歡，已由籌備小組專責辦理，訂於雙十節晚上七時正在梅江飯店二樓開會慶祝，八時聚餐聯歡，餐券每張二十元，希會員及讀者踴躍携眷參加，熱烈慶祝雙十國慶。繼日前各人慷慨捐欵，執委岑嘯雷捐一百元，賴光鈿會員捐一百元作慶祝國慶專欵。馬森亮先生捐美金二十元，林自力先生捐港幣十元，彭秀璠女士捐二十元，南洋華僑林參天先生捐港幣二十元，加拿大華僑MR. C. K. MG捐港幣三十元，都是用充第五期會刊經費，陳振基會員捐十元用充福利基金，本會對這些熱心的會員、讀者、海外華僑解囊捐助，表示謝意。

又：黃保健先生捐士高筆兩枝，鄭秀堂秘書捐毛衫一打，薛鑑源先生捐恤衫衣料四件給萬人雜誌週刊六週年紀念聯歡作抽獎禮物，希大家踴躍認捐，以便熱烈慶祝。

秘書處供稿　九月廿九日

「萬協」舉辦國慶聚餐

本會爲熱烈慶祝中華民國六十二週年國慶節起見，除組織了回國觀光團外，特舉行慶祝聚餐聯歡，辦法如下：

㈠聚餐時間：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十月十日國慶節晚上七時正。

㈡聚餐地點：香港謝斐道梅江飯店二樓。

㈢餐券：每券港幣二十元正。

㈣售券地點：1.本會會所（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2.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3.九龍旺角花園街一百號地下B益昌米行4.九龍官塘恒安街觀塘戲院大厦A座九樓等處發售，即日起開始售券。

希本會會員及萬人雜誌週刊讀者踴躍携眷參加，以示慶祝雙十國慶節

萬人協會慶祝雙十國慶節籌備小組啓（九月十四日）

徵求長期閱戶

三十元訂閱卅期

本刊為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三十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三十五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十樓A座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茲付上 現金/支票/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　址：

萬人協會中華青少年先鋒社旅行慶祝光輝雙十國慶

怒潮澎湃，國旗在飛舞，雙十光輝照耀着大地；萬眾歡騰的偉大日子，隨着歲月的瞬流，夾着鼓舞的民心，雀躍在光明的國土及整個自由的世界。

辛亥革命成功，創造三民主義新中國，是有賴 國父領導國民革命，為了爭自由、爭生存而誓師抗暴，先烈們拋頭顱、洒熱血，都是維護民族、民權、民生而奮鬪的最崇高表現，最值得我們後人作為借鏡，更加要努力發揚革命抗戰精神，藉着雙十光輝的日子，用具體的行動來表現內心的興奮，又藉此美好的時光，溶滙熱血中華兒女於一爐，發揚無比的戰鬪力。

萬人協會中華青少年先鋒社為慶祝光輝雙十國慶舉行國慶預祝旅行，歡迎愛國志士及同胞們參加大時代的行列。

地　點：調景嶺

日　期：十月七日

集合地點：九龍官塘裕民坊政府合署前廣場（請認國旗及社旗集合，步行前往。）

集合時間：上午八時三十分

費　用：每位六元（包括午餐燒烤食物）

領券處：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至四〇四號三樓B座本社，或電H——七五四九三五。

應稱「光復」不是「佔領」

編輯先生：

貴刊三〇五期第一頁「每週評論」中末尾倒數第四段有「……我們可以乘機反攻，若是佔領江南數省……。」

我覺得這裏用「佔領」二字，值得斟酌。因為大陸是中華民國國土，是孫總理推翻帝制建立而來的，目前毛澤東擁有大陸，是借助俄人之力，屠殺我同胞；靠打內戰而建立。所以毛頭盤據大陸，才是軍事佔領，無統治權根據，主要是合法的中華民國政府依然存在。他日國軍登陸江南，是眞正解放，是光復行動，不能以「佔領」稱之。質之高明，未審以為然否？

鄭殷上（九月二日）

逃亡來港已四年 還未拿到身份證

希望讀友可以幫忙

萬人傑先生：

您好！我是貴刊長期讀者，亦曾為貴刊寫過稿，并蒙將拙作介紹到香港時報刊出，謝謝。現再麻煩先生，我是四年前由內地逃亡來港，至今依然未有身份證，請問是否有讀友可幫忙我領到？能助我一臂之力麼？我因未有身份證，找不到工作，生活很吃力。

讀者古松

保衛香港

棄左

保衛香港、保衛香港，香港是個美麗自由的天堂，是我們寄住第二故鄉。不容牛鬼蛇神搗鬼，不容虎豹豺狼囂張，我們要自由自在生活，我們要寧靜的治安，敵人如敢來犯，我們堅決把他消滅清光。「六七」年的「菠蘿陣」已給我們破掉，難道還怕他再出什麼花招？我們有支堅強龐大的難民隊伍，我們能團結一致，敵人就會被困在我們的隊伍群中，大家團結一致，保衛自由的香港。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家書　雪梨　劉玉夷

每接家函百倍思，依侶長盼出門兒。
廿年鄉事何擬問，幾曾僑裔携眷歸。

國府久不反攻有感　雪梨劉玉夷

家國深仇血海仇，鬼神無靈易神州，
年年厭聽反攻曲，將相無不空白頭。

頃有澳洲僑胞劉玉夷君，致書鄙人，附詩二首，畧述生平，據云：「原籍廣東高要，隨祖父去澳洲，性愛詩，苦無良師指導，閒來自修，論到做詩則萬分慚愧，但萬人詩壇，每期必讀，慕壇主為人作風，敬請為我斧正，祝身體健康，讀者劉玉夷。」

壇主解答

劉先生詩，立意頗好，作詩已算入門，能做出以上兩首，已不平凡，茲將錯字及出韻指出，以爲參考，必須如此，方有進步，學詩不可怕醜，鄙人當年亦是向人求教而知，並非天生即會者。茲因函中言詞誠懇，應當不負所請也。

第一首家書

依侶，二字錯，應改「倚閭」，兒子外出，父母盼望回家曰「倚閭」，思、兒、歸，不屬一個韻，思兒二字在「四支」韻，歸在「五微」韻，嚴格求之，歸字是爲出韻，但古代支微二韻，可以通用，閭、侶，均是仄聲，平仄又屬不妥，茲爲斧正如下：

每接家書百倍思，高堂長盼出門兒，
廿年倚閭何堪問，幾見僑裔携眷歸。

第二首久不反攻

韻不錯，但平仄不妥，保留原意，代換數字。

家國深深血海仇，年年無計復神州，
鬼神厭聽反攻曲，將相垂垂空白頭。

該詩只換四個字，年年與神鬼對調，使之符合平仄。

劉君函中聲明，他是忠貞愛國華僑，雖然做詩，討攻府並無惡意。

中秋有感　韓雨化

中秋月亮照人間，今訪嫦娥不是難，
已到更深同月醉，堪悲水臘又山殘，
雲開共賞中秋月，風送同來大嶼山，
今夜月圓人盡樂，獨憐閨女抱琴彈。

秋夜懷友　韓雨化

知交落落數晨星，秋夜懷人夢乍驚，
皓月黃花為我伴，佳人才子對誰情，
盟心共結生同死，避亂難依影與形，
入世愈深愁愈重，不如沉醉度秋聲。

韓先生詩很好，就是重字太多，最好能以避免，壇主致語。

中秋賞月感懷　藍天

天涯寄跡怯登樓，望盡寒宮愁更愁，
南海最宜今夜月，香江仍是漢時秋，
一從去梓成羈客，無復憑欄憶舊遊，
四載執戈思報國，王師何日定神州？

藍天詩不錯，書法頗難辨認，未曾研究之故也，宜學正楷，壇主。

中秋（調寄菩薩蠻）　鄭秀堂

佳節奈何金甌缺，離情愧滅悵明月，
空對玉蟾圓，茫然憶故園，
天涯嗟淪落，創心傾祖國，
開懷且盡歡，來秋醉穗垣。

自嘲　馬天

銜接幽思向夢收，風潮起落有輪流，
一車重負眞鹽馬，十載奔騰作火牛，
眼底河山悲戰國，心頭鐵石歷中秋，
托身異域居陳蔡，籬下依人似弄猴。

萬隆騷亂事件同僑損失慘重感而賦此　椰加達　愼遠居士

㈠霹靂晴天起地雷，隆城又聽哭聲哀，
同僑豈料遭重劫，仰首方知禍患來。

㈡星星鬼火化狼烟，乘隙尋機故弄玄，
嘗昧治安諸士卒，不施實際護人權，

㈢姦淫擄掠復屠人，益見猙獰面目眞，
一片淒涼陰險狀，任誰觸景亦傷神。

㈣商店家園一例傾，婦孺老少各逃生，
門窗被破嗟何補，木板充圍暫保寧。

㈤昔日遭欺事未忘，同僑總是作羔羊，
問天無語情偏苦，身似孤兒感斷腸。

㈥覆巢畢竟無完卵，家業重興志可伸，
我本天涯同作客，每思騷亂總酸辛。

羊城懷古　梁莊

珠江風月甲南疆，畫舫笙歌一夢粱，
鎮海危樓經百劫，六榕浮塔歷千滄，
殘脂久渺流花圳，浩氣長存烈士崗，
世事蒼茫天祇醉，傷心重覩禍紅羊。

奉和董壇主工商日報夏曆八月十二日刊登第三首原韻賜正為盼　釋安慧

赤魔妄語不由衷，一律千編總是同，
掃穴犂庭終有日，及時仗劍振雄風。

次韻酬林杉先生並柬壇主粲正　鄭六豐

㈠百年歲月半消磨，每覺離情別緒多！
秋葉隨風愁着地，春蠶作繭恨成籮。
誰償人世三生願？那得仙家九醞醡？
感謝鴻篇相厚意，燈前展讀醉顏酡。

㈡書城固守幸非常，秦火焚燒隔異鄉。
學養謙光君有道，詩篇遜色我輸場。
推敲倘得韓公教，增益難令賈島忘。
七步八叉何敏捷？獨愁終夜不成章！

㈢壇中濟濟友兼師，肝膽相看莫怪遲。
飽俊庾清多誦矣，元粗白俗正研之。
唐詩未必千篇好，我輩豈無一句宜？
杜老放翁俱愛國，平生追慕似情痴！

㈣壇主深明大是非，投資股票蝕錢微。
臨空翠閣猴知禮，坦蕩襟懷狗亦肥。
字內論交知吐握，燈前寫字不停揮。
詩心寄往[illegible]箋，詩與先生[illegible]、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一一 新14期）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一一期(新14)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 一九七三年 十月十一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每週評論

「十·一」是流亡海外難胞災難的象徵

中共政權成立的日子，也是流亡海外難胞痛苦災難的象徵，在此，我們首先向所有流亡海外難胞致意。

十月一日中共政權成立二十四週年，照例地於叫喊「一定要解放台灣」陳腔濫調後，復「對台灣的骨肉同胞」和所有海外中國人表示「關懷」。其實，這句沒有所謂「階級觀點」的話，完全是一句對外統戰用的術語，如謂在中共統治之下還有什麼「骨肉」和「關懷」的話，為什麼中共天天搞階級鬥爭，天天殺人？又為什麼在下放農村青年中還有一種叫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就是說：他們的父母不是「地富反壞右」就是「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或林彪「反黨集團」分子。中共在「有成份但不唯成份論，重在政治表現」的口號下，鼓勵他們揭露父母的「反革命罪行」，進而脅迫他們和「與人民為敵」的父母「劃清界限」並進行「針鋒相對的鬬爭」。如果這種無異於梟獍行為的「政治表現」做得好，首先可以不受歧視，若能進一步「大義滅親」，則可以入團甚至「光榮」地參加共黨。中共在父母子女間尚且施加政治壓力，迫使進行滅絕人性的鬬爭，泯滅天良破壞倫理，在中國人與中國人之間還有什麼「骨肉」和「關懷」可講。一些不懂中共這一套的糊塗蟲，矇查查地也跟着講什麼「都是中國人嘛」！說這話的人，對中共的所謂「原則」和「理論」，可以說一竅不通，但人云亦云，那就成了幫兇，不知害了多少人。

中共於胡說「關懷台灣骨肉同胞」的同時，還一定照例地顛倒黑白說：「台灣同胞仍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甚至說他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那麼，當然大陸上的中國人是處在「天堂」，過的是「幸福生活」了！既然大陸是「天堂」，人們過的又是「幸福生活」，可又為什麼二十多年來大陸同胞不惜冒生命危險逃亡海外呢？這就充分證明：在中共暴力統治下的大陸同胞，不僅沒有民主自由，更要長期捱其吃不飽穿不暖，牛馬不如的生活。所謂「天堂」和什麼「幸福生活」，揭穿了還不完全是欺人之談。

台灣不好嗎？只有中共說「不好」。連美國都沒有中共科學發達，生活優裕，你信不信？不過，這也是中共說的。

香港確實沒有「難民」和飢民

中共攫踞中國大陸後的二十四年來，逃亡至大陸周邊自由地區的中國難民，保守的估計也有五百萬人左右，其中僅逃亡到香港的就有三百萬上下。因香港密邇中國大陸，早已成為中國大陸特別是南方各地忍受不了中共恐怖統治同胞嚮往的地方，大陸難胞不斷逃來香港，中共說「香港沒有難民」，這話也對，因為只有大陸所有同胞才都是飢民難民，逃到香港後，就可得到自由獲得溫飽，那裏還有難民呢？中共作此說法，目的仍不外是證明大陸是「天堂」。說來也奇怪，人們偏不願在中國大陸「過幸福生活」，竟不惜以生命為賭注，千方百計設法逃來被中共指為「腐朽的資本主義社會」的香港。過去的不說，僅今（一九七三）年頭六個月，被香港當局截獲或自行向警方報案的難胞就有一千九百二十人，然實際逃港難胞的人數，應該是此項數字的四倍以至五倍。

台北當局應給難胞關懷和溫暖

中國人習性保守，只要家鄉還能活下去，誰都不願背井離鄉逃亡海外。這種民族習性是與中國農業經濟和傳統的倫理觀念分不開的。大批同胞不斷離開家鄉和自己的親人投奔自由，這就充分證明：在中共統治下，已使人人到了無可忍受的地步。不管中共自己怎樣，好話說盡，但卻無法掩飾其壞事作絕的罪惡事實。二十四年了！這是多麼漫長的歲月呵！特別是在苦難中的大陸同胞，在渡日如年中是怎樣的忍受呢？雖然，在日薄西山情況下的中共政權，仍在厚顏無恥地胡說什麼大陸「生活美好」以及「關懷」在台灣和海外的「骨肉同胞」，但他們的謊言早被不斷逃亡海外的難胞所粉碎。逃亡海外的同胞，不管他們喜歡不喜歡中華民國，但可以肯定他們都是反共的。他們是反共的中國人，中華民國就有義務團結他們並給他們以溫暖，讓他們於「失家」之餘還有「有國」的感覺。這些既是粉碎中共統戰謊言的有力措施，更是團結海外所有反共愛國華僑的具體表現。

新聞以外

兩個饒有意義的日子

雙十國慶與十一·一「社慶」

萬人傑

今年國慶，回國參加慶典的僑團特別多。儘管國際逆流澎湃，中共統戰分子鼓吹認同、回歸，但大部分中國人仍然嚮往自由。參加回國觀光團的尤多年青人，這更是可喜現象。十一·一是本刊「社慶」，每年此日，我們均舉行讀、作、編三結合聚餐聯歡，今年續辦，望踴躍參加，並捐送獎品。

我們要成為中流砥柱

儘管中共在外交上獲得多大成功，儘管多少西方國家在國際逆流中趨炎附勢，甚至新任美國國務卿，專搞秘密外交的基辛格又準備來一次訪問中國大陸，步田中後塵，跟中共搞外交正常化，要和中共「互派大使」；國際共產黨同路人加拿大總理杜魯多也定期本月中旬到北平會見老毛。但這一陣陣的逆流，再也影響不到台灣，台灣朝野再不會挑起中共進入聯合國時那種憂憤和失望的心情。他們已明白，不論世界如何的變，只要我們反共立場不變，不會受到影响。

今天的中華民國，不但沒有在國際逆流中倒下來，並更了解到在這逆流中，必須成為中流砥柱，如果倒下來，由東南亞而至全世界，將抵禦不了共產黨席捲世界的狂流；我們站得穩，逆流終有一天要倒退。

在這一段灰暗的日子裏，受中共統戰控制的群醜，在民心動搖中，乘機大放認同、回歸、和平統一的謬說，好些海外知識分子受影响，對中國大陸情況毫無所知的青年，更成為他們的義務走卒。無可否認，有一段日子使人感到沉悶、窒息、徬徨，對前途充滿憂慮；這憂慮難免使他們信心受打擊。可是，他們看到的事實是：中共進入了聯合國後，不外如是，台灣未有因此垮下來。

台灣在穩步前進中

中華民國不但沒有因中共進入聯合國而倒台，且由此認識清楚，國際「伙伴」重視自己利益多於尊重道義上的責任。中華民國必須自力更生，自求多福，才能在這世界堅強的站立不移。

從那時起，國府更埋頭苦幹，在經濟建設上盡力發展。無可否認，這幾年間台灣經濟上躍進了一大步，西方國家不但不能在世界上抹煞這國家；即使和中華民國沒有了外交關係的國家，也不能不和台灣大做生意。

從這點看得出我們的看法是正確的，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可以用軍事或政治上的陰謀把我們弄垮，除非毛病出在本身，自己人互相傾軋，把國家弄糟。

上期說過，從外表看，中華民國似乎時運不濟，頭頭碰着黑。除了基辛格、杜魯多這些人和中共大搞關係外，中華民國又受到亞運排擠，中共在許多國際組織中要求驅逐中華民國代表等。但熟悉台灣情況的人知道，這幾年間尤其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後，對政治的革新，起了很大作用。今天台灣已一振頹風，正穩步前進。老萬上期提到，許多人在台灣獃了一個時期後，作出私下的決定，最後定居的地方選擇在台灣。當然他們認為台灣這地方可以獲得長久安定。

回國參加慶典的團體大增

另一事實又可証明人心的歸趨，每年雙十國慶，海外華僑多組織觀光團，回國參加慶典。今年的熱烈情況不但未減，且比往年尤勝一籌。別的地方回國觀光團固然多，從香港去的去年不過二百幾團，今年一下子增到三百多個團，台灣的學校、酒店都住滿從外地回國的僑胞。飛機特別班和包機也不停開出，把一批一批効忠中華民國的僑胞送到台北，參加盛大慶祝典禮。在報章上雖沒看到回國人數增加的報導，但這則新聞其實很重要，它反映人們不但沒受到回歸謬說的蠱惑，且跟中共統戰分子背道而馳，表示中共的統戰工夫只能及於那班在摩士公園中叫囂，在法庭上搗亂的長髮青年，香港絕大多數的人並沒對中共認同，也沒向大陸回歸。

更有一可喜的現象，每年參加回國觀光團到台灣參加慶典的，大部分是上了年紀的人，當然，因為他們年齡關係，對中共如何奪得政權，以及過去與奪得政權後的種種作風知得清楚，這種人當然不會接受統戰宣傳而貿然對中共認同，他們參加回國觀光團，可說是對回歸說者的行動上的答覆。今年情形顯得特殊，因為回國觀光團成員中，不少是年紀青青的。

大陸青年回歸台灣

以萬人協會為例，去年參加回國觀光團的不到二十人，今年一下子就有五十人，如果不是時間倉卒，可能有一百人以上。在五十名參加者當中，大部分是青年，不過二十幾歲年紀；更難得這些青年都是對大陸毛共政權投了反對票的，他們很多是從大陸泅水逃亡，對中共殘暴的統治感到失望與痛恨

，要在一個能賦予人民基本自由的政權下生存。當然，他們唯一希望是寄於台灣的中華民國，趁雙十國慶機會，願與在自由祖國的同胞同樂，也看看中國另一政權統治下的人民過的生活和大陸究竟有什麼分別。

可惜我們五十名團員當中，有三位未能順利得到入台許可證。並不是思想上或什麼有問題，而是他們在香港的身份証未夠五年。這是申請入台証的一項規定，香港身份証不足五年不可以申請入境証。領不到証件的三位團員當然很失望，碍於規例，我們也沒法可想。

台灣對入境者近年來確已大為放寬，可是人們對申請入台証件手續的繁複早已不滿，雖說放寬了，但每次申請要一月半月時間，只能去一次，下次又要重新申請，許多人認為台灣該多吸引遊客，入境困難，觀光事業會大受窒碍。

台灣入境的一項限制

不過，台灣是共特無時無刻不虎視眈眈，伺機滲透的地方，國府慎重鑑定入境者的可靠性是應該的；但在對抗中共的統戰卻算不得是上策。

老萬認為，台灣戶籍、警政都辦得很好，且有一個極有效率的調查局，共特及職業學生要滲透，不是想象中那麼容易。如李荆蓀案，他混入台灣二十年，最後還是逃不過調查員的精密羅網；一個以遊客身份進入台灣的共特，能有什麼作為？

我們的三個團員未能如願進入台灣，不是有什麼可疑，只是碍於條例規定。可是條例不過是人訂出來的，如果認為某一條例已失時效，不合時宜，該予以修正，我們不是毛澤東，不反對修正，且認為一切不適用的東西都該加以修正。

當初有這麼一個條例規定，大概也和「防諜」有關。從大陸到香港，要過了五年才可以入台，也許他們認為，中共要派特務進入台灣，不會有耐心讓他獃五年之久，故有此規定。其實，如果中共要派特務滲入台灣，香港有極多工作人員可供使用，他們的香港身份証可能不只五年，而為十年、二十年也說不定。既然如此，這條例能產生什麼作用呢？

不合時宜便應修正

這些從大陸逃亡出來的青年，國民政府不能說對他們毫無責任，如果不是國民政府過去犯了錯誤，丟了大陸，他們用不着在共產黨的殘酷統治下過活。現在，他們拚死從大陸逃出來，嚮往自由繁榮的中華民國，怎好格於人為的條例，拒人千里之外，一定要他們五年之後才可得償心願呢？

老萬不是為了三個團員的問題發牢騷，今天情況已有很大變更，多年前定下來的條例，該從新檢討，把它修正到適合今天的環境，才是合理。相信很多很多從大陸逃來香港的青年，希望到台灣看看，台灣即使沒可能容納他們久居，至少也該讓他們曉得，台灣並不像大陸一樣，永遠籠罩在灰暗中；中國也有光明的一面，他們會加強反共決心，推翻殘暴不仁的毛共政權，整個中國就會重見光明，全國七億五千萬同胞，就像生活在台灣的一千五百萬人民一樣，豐衣足食，自由康樂。有了光明的一面，他們會覺得做中國人還是有希望的。

從大陸逃來的雖然都是無名小子，不是什麼「中立報」的大社長、大主筆，可能不會受到國民政府重視，但這一群都是有膽色、有正義感的，為什麼不肯讓他們親炙祖國，卻樂意把充滿邪惡的人招待去，欵以上賓之禮呢？

一年一度三結合聯歡

談完雙十國慶，現在談談十一．一的「社慶」罷。六年前「萬人雜誌」在遍地菠蘿中誕生，到今天，不經不覺已六個年頭。這六年來，雖然治安日趨敗壞，物價飛升不已，股票人為的旺淡，使到許多人變成大閘蟹；也因原料缺乏，外銷受到諸多限制，香港工業蒙上陰影，人心殊不安定，但總算無災無難，沒有因關垮港英而走投無路。知足的話，該感到滿意了。

使香港渡過六七年的難關，許多人盡過力。在政府多次的「論功行賞」中，這些人有升了官的，也有拿到荷蘭水蓋的，他們應該得到這榮譽。不過，老萬說些自慰的話，我們「萬人」這大家庭，在一次巨大變亂中，也算得發生了一些安定作用，更可喜的是由於這次的變亂，使我們有機會結合起來，通過我們的「萬人雜誌」，讀者、作者、編者打成一氣；更由此產生了聯誼性的「萬人協會」。我們雖然沒有「論功行賞」，大家能共享今日的安定與繁榮，是因為我們有堅定的反暴意志，今天，我們自己種的果，自己收成。

每一年，在我們創刊紀念的十一．一這日子，我們都舉行三結合的聚餐聯歡，讓「萬人」大家庭志同道合的朋友，共聚一堂，我們的讀者認為這是極饒意義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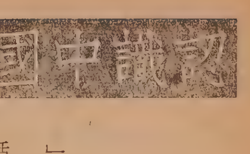
徵集禮物以供抽獎

今年，我們的六週年決定繼續舉辦，時間地點等等，上期已說過，據籌備小組決定，聚餐費每位二十元，餐券在：㈠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至四〇四號樂中樓三樓B座本社；㈡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發售，歡迎各位老板携眷參加。我們辦了六年，新的讀者一定不少，以前未參加過的，希望加入我們行列，在這裏，你會結交到許多和你意志相投的朋友。

為了增加聯歡的熱鬧氣氛，我們有抽獎節目。不過獎品來源，要靠各位老板支持，我們的讀者中，什麼行業的都有，雖然不少是胼手胝足的勞苦大眾，卻也有不少大經理大老板，他們有能力送出禮物，花的不多，卻使與會者更添歡樂，相信我們的老板一定十分樂意。

獎品禮物，請送到洛克道樂中樓本刊，如果沒空，可以打電話到五──七五四九三五，我們會派員到取，多少無拘。再說。如果你也參加，或者你抽中的一份，比你送出的還名貴。當然，參加聯歡聚餐的朋友不會斤斤於禮物，我們只是想把這一年一度的聚餐辦得更多彩多姿。

「萬人雜誌」在先天不足的情勢下，居然沒有夭逝，長到今年六歲了，一定可以繼續支持下去，壯大起來。身為「老板」的讀者們，也該感到高興。來！讓我們大家把它搞得更加有聲有色！



海外知識分子與自處

柳以青

這是與陳定宇君就他的「當前海外知識分子所面對之問題」一文，連續討論的第四篇文字，也是最後一篇。

因為陳君在他的文章最後裏，談到了「如何自處」。他總括的說：「海外知識分子如何自處的方法不外如下幾種：㈠放棄民族觀念——放棄民族觀念應該是留居外國最舒適的方法，但絕難做到。民族主義在中國已經根深蒂固，海外華僑近年已經不斷嘗試，甚至被逼嘗試，均不成功，對知識分子來說應該更難。

「㈡放棄國家觀念——選擇留居外國，與中共作民族意識上的認同，並與馬列主義作意識形態上的認同，但因感情上的問題選擇留居外國。（如果偏說因馬列主義工作而留居是非常難以叫人信服的，一個社會主義者應該以社會之最重要工作為前題，並不是自己決定什麼是祖國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再由自己來決定自己是這工作的必需人選）可是這種感情包袱拋不去，理論與實踐就不能一致，而有相（雙？）重性格的出現，知識分子的眞誠因此而蕩然。

「㈢放棄馬列主義——在民族觀念上與中國之『過去、現在、將來』認同，因而與今日的中國政權在國家觀念上認同，由於今日中國政府不容許非馬列主義知識分子之存在，不得不力求留居國外，以繼續其工作，反對我國政府厲行馬列主義教條不等於就是漢奸，批評政府既有生命代價的可能，更有學術生命中斷的可能，流亡自當難免。

「㈣回歸——在民族觀念與我國『過去、現在、將來』認同，在國家觀念與今日中國政府認同，在意識形態與馬列主義認同，世界潮流已定，浩浩蕩蕩，與中國無產者共同為將來之共產世界的建設而努力。」

海外知識分子與理念

在我讀了陳君所列舉的「不外」這四種「自處」方法之後，我又想起了陳定宇君在整篇文章開始時的兩點交待：「所謂海外中國知識分子，遍指一般在四九年前後流亡海外的中國知識分子而言，至今二十餘年，籠統的可以分為兩代，以四九年前後才開始成長的青年知識分子為一代，已然成長為老一代……由於作者來自香港，本文分析將集中於香港和美國兩地，而又以美國為主。」這證明陳定宇君是生於香港而長於香港現在學於美國的所謂新一代海外知識分子。

從陳君這四點自處方法的表達上，我覺得一些「新一代知識分子」們，對談論國家、民族、政治、思想等大問題上，還是在學養方面大欠火候的。同時，我更覺得，如果在欠缺火候的情況下來談論的話，為「新一代知識分子」主觀上來說，他們卻是有充分的自由的，然而，在客觀上，社會人士以及從事政治人士們看來，不是覺得他們還很「幼稚」，便是人家的政治手段的「囊中物」了，這些，恐怕「新一代的知識分子」們，本身根本沒有料到的，很可惜的是陳定宇君就是屬於這一類的人士之一員。

在海外的自由地區，本來該是最能利用這份自由，深入的探討，廣博的閱讀，以便對目前國家民族的處境和前途，給予清晰的分析，並且指出路向的。即使不能立刻做到指出路向這一點，起碼該有一個客觀冷靜的分析。然而，陳君在這方面，不但不能做有效的分析，同時，自己竟在不少的理念上，還糾纏不清呢，這方面我覺得很感慨！這裏簡單的指出幾點來：

一、民族與民族主義——如果我們說：「我是中國人」，這固然是有民族意味的，但最重要的還是文化意味。這文化意味的厚且重，遠超乎民族血統的成份，而自成一個強有力的中心與力量，因此，我們可以這麼說，中國人創造了中國文化，而中國文化又培育了中國人。在這一意義上才有了中華民族。這一事實，也是幾千年來中國歷史的發展情形。但是，民族主義一詞卻是來自十九世紀西方的產物而後傳到我國來的。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固然接受民族主義，但並非把發源自西方的民族主義的內容與趨向全部接受。所以，當陳定宇君運用「民族主義在中國已經根深蒂固」這話時，就有很大的語病，同時也不是歷史事實。然而，新一代的海外知識分子，究竟有多少能夠分辨出民族與民族主義在中國的分別呢？我覺得很值得懷疑。然而，問題在於如果對所用的名詞不能有清晰的了解，而竟運用在自己的文章中，可想而知，這種文章的說服力該是多麼的單薄呢！

二、理論與實踐——這兩個名詞我們已經用得很多，似乎是已經不出什麼問題了。然而，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卻牽涉到許多有關理論與實踐的種種糾纏情形。例如，陳君說：「理論與實踐就不能一致，而有雙重性格的出現，知識分子的眞誠因此而蕩然。」這句話粗看起來很合理，但是，仔細的把「理論」與「實踐」的名詞加以分析的話，就知道，還有很多的問題存在，這與「雙重性格」和「眞誠」並沒有必然的關係。

理論可以說是一個藍圖，譬如建築圖例吧，如果照着這藍圖而從事建造一幢房子的話，在放置第一塊磚或瓦時，已經算是實踐了。但是，在建築期間的整個過程，我們都叫做實踐。待房子建成後，是實踐工夫的結束。或是稱為實踐工夫的完成。就這所房子來說，不能再叫實踐，只能叫實踐的結果或實踐的

完成。

因此，所謂理論與實踐的一致與否，一定是在房子建成後的把藍圖與已經建成的房子兩相比較而已，但不能貴諸於實踐過程。可是，當把理論開始實踐的第一步，第二步時，本身已經是理論與實踐在結合，但不是一致。這一致只有在房子落成之後。因此，所謂「雙重性格」和「眞誠」，總不能在「一致」上立意。因爲在理論，經過實踐過程而達到完成時的這個階段裏，會遇到突如其來的限制與阻力，而致使把理論擱淺，甚或放棄。這方面可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是這理論本身根本是不健全的；另一方面則是在理論實踐過程中遇到了外在的阻力。在這裏，一如陳君所說：「與中共作民族意識上的認同，並與馬列主義作意識形態上的認同」的話，就不該有「但因感情上的問題選擇留居外國」。這原因決不是陳定宇君所說的「理論與實踐就不能一致」的問題，而是前面所說的「認同」出了毛病。卽使是他們口頭上說是要在民族、意識形態上認同，而他們的內心卻是另外一個想法的。這種「口是心非」的知識分子，才是「雙重性格」和有違知識分子的「眞誠」的。這是「眞誠」與否的基本原因，而不能責諸於「理論」與「實踐」的「一致」與否。或是更好說是「言行不一」呢！

理論是語言更高一層次，例如「聲東擊西」我們總以之爲「理論」，不會因了他們「聲西」而「擊東」反責他們不「眞誠」。可是，最重要的是理論之所以成爲理論，也還是由實踐而來的，否則，那是幻想。

眞假知識分子與立命

三、國家與政權——陳君說，「在民族上與中國之『過去、現在、將來』認同，因而與今日的中國政權在國家觀念上認同，由於中國政府不容許非馬列主義知識分子之存在」，在這一段裏，卻有把國家、政權、政府混淆的情形。中國這一概念，不自今日始，幾千年來就有了中國，也就有了中國人。但是，中國歷史上雖然遞嬗的出現了許多政權，但是中國仍是一個。在今天來說，一個中國，卻出現了兩個政權和政府。因此，爲今天的中國人來說，如果用「中國政府」字樣時，應該除掉本身的政治立場，註明是中國的那個政府才可以。因爲這爲今天的中國人來說比較客觀。同時，也只有中國人才能有權選擇自己的政府和革新、改造、支持政府。

問題在這裏，爲什麼大陸的中共政權「不容許非馬列的知識分子存在」呢？知識分子們可以在此想一想：是知識分子反對「馬列主義不適宜中國」對呢？還是「馬列主義是救中國的唯一途徑」對呢？如果是前者，那是中共政權出了毛病，與知識分子無關，而海外的知識分子根本就是中共政權所欺壓的對象之一，當然，對中共政權的作爲，我們只能否定。如果是後者的話，那麼是海外知識分子出了毛病。

問題是：假如知識分子出毛病的話，何以在台灣的國民政府及人民仍然以反「馬列主義」爲職志，同時，在治理中國方面，沒有運用到「馬列主義」而竟能欣欣向榮，安居樂業呢！我不說，海外的所有知識分子應該支持台灣的國民政府，但是，面對中國土地上的兩個政權，起碼，海外的知識分子們，可以認眞考慮一下：那個政府的政策是眞正使中國人安樂呢！原因何在？在這方面相信海外的知識分子們會該加以注意的。原因是國家是大家的，如何建設國家，與政權的政策甚有關係。我們永遠是中國人，中國也永遠屬於我們的，政權嘛，我們是要看它合不合乎我們的理想，如果相合的話，我們就支持，否則，我們就反對。因爲不是身爲中國人的人出了問題，而是政權出了問題。

四、「放棄」觀念——陳君在談到海外知識分子自處四個方式時，有三個是用了「放棄」兩個字——「放棄民族觀念」、「放棄國家觀念」、「放棄馬列主義」。

我的意見與陳君大相逕庭，特別是對於「知識分子」這一類人，尤其是眞正知識分子們，「放棄」的概念根本不應該產生。因此，我就覺得：陳君對生活在美國的知識分子們，所提出的「自處之道」的四個方法中，有三個是冠以「放棄」的，我已經明瞭了這些所謂「知識分子」的成分與比重了。事實上，眞正的知識分子永遠不會有「放棄」這觀念的。這「放棄觀念」之有無，可以做成眞假知識分子的試金石。特別是在目前，正當國家分裂，民族文化遭受困厄危機的時候。

民族觀念與國家觀念，亦如陳君所說，確實是無法「放棄」的。但是，我卻覺得身爲中國人，以及我們的中國，前者不但是一種光榮，後者更能促使我們的責任感。目前大陸政權政策的作風，不但不能使我們放棄中國人身份，同時更使我們關心國家。但是，陳君所說的不是「放棄馬列主義」而做海外遊魂，便是「回歸」，因爲「世界潮流已定，浩浩蕩蕩，與中國無產者同爲將來之共產世界的建設而努力」，這似乎是太悲觀了。這悲觀思想之所以形成，端是知識分子們沒有從事深入的了解和分析目前情形的所以然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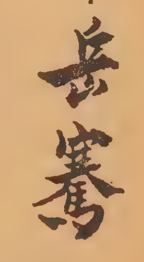
知識分子的眞正作用，不是在於「擁護」什麼，「反對」什麼，而是要爲所有的人士們指出：「什麼」才是對的、是的；「什麼」才是非的、錯的。決定「什麼」是是、非、對、錯時，不是由於自己的自私自利，也不是由於自己好惡的感情作用，更不是想沽名釣譽，而是來自對一件事，一個理的客觀了解，同時也是站在人類、人性、人權立場的。他們有所承擔，有所肯定，無所恐懼，無所退卻的。這才是眞正的知識分子的本色。

假如這一代的新知識分子不能在造次顚沛，動盪不穩的時流裏，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在的話，那不但是這一代知識分子的悲哀，同時也是國家民族前途的悲哀。

不要相信「知識分子階級」是有問題的話，事實上，任何一個國家之有所前途，端賴當政者重不重視知識分子——這裏是指的具有「眞正本色」的知識分子。深望陳君不要爲目前的政治潮流沖昏了自己那「知識分子」的頭腦，反而在海外爲知識分子「如何自處」而越俎代庖了。問題是：海外的知識分子能不能安身「立命」！對，「立命」！

喬冠華

聯大演鬧劇



本屆聯合國大會，毛幫「代表團長」喬冠華發表了長達一萬多字胡說，鼓吹天下大亂，此是毛幫的政策，見之於「十大」文件，喬冠華只是去複述一遍，並不使人感到意外。不過，喬冠華在大會上大罵美蘇，毫無軒輊，一視同仁，就使人稍感意外了。

研究喬冠華的聯大胡說，發現內容完全根據「十大」的政治報告，可見毛幫的「十大」政治報告，已成爲對內控制對外活動的方針，短期將循此途徑前進。

由喬冠華胡說看毛幫外交政策，發現又有新的轉變跡象。頗值得注意。因爲內政與外交本來是互爲表裏，而毛幫內政外交一向又交替爲用，外交改變就證明內部又有新的問題發生，目前先從外交談起。

毛幫政權成立之初，外交對蘇俄一面倒，蘇俄所好者好之，蘇俄所惡者惡之，有時「比蘇聯更蘇聯」，例如蘇俄與美國雖然互以對方爲假想敵，但表面上還維持國際上的禮節，毛幫不然，因爲美國根本不承認毛幫是個「國家」，雙方沒有邦交，等於一個強盜要同富家子弟作朋友，富家子弟當然擺手敬謝不敏，於是強盜就把一切惡毒手段都用出來。毛幫當時之反美，實在近似瘋狂，毛澤東所提出的「三視美帝」，反美反到無一復加。毛幫當時何以要如此，表面說是因爲美國支持中國政府，又在亞洲進行圍堵毛幫的政策，但基本原因則是爲了取悅蘇俄，甘充反美急先鋒，口說還不算，又揮軍入韓，將中國青年鮮血洒於北韓原野，以百萬共軍的血肉，擋住美軍砲火，到了後來，連毛澤東長子的性命都賠上，對蘇俄之效忠，可算至矣盡矣。但是到了一九五六年俄毛關係開始惡化，一九六〇年之後，正式公開成爲寃家對頭，從此毛幫外交不是一面倒，而是兩面反，既反美又反蘇，一直到一九七二年元月尼克遜去北平爲止。

俄毛是怎樣鬧翻的，毛方公佈是因爲蘇聯在毛幫最困難時撤走專家，帶走藍圖，斷絕援助，實則都不是眞因。以後間接傳出消息，是在赫魯曉夫去北平時，與毛澤東舉行會談，提出組織俄毛軍事聯合司令部的計劃，毛澤東靠槍桿子起家，視槍桿子如性命，自不願受到俄方控制，雙方眞正鬧翻的原因在此。否則以毛澤東爲人來說，什麼國家、主權，在他看來都是資產階級製造出的名詞，不值一顧，只有俄方要控制毛軍，傷及要害，毛澤東始被迫作負隅之鬪。

毛軍兩面反外交政策實行了十年以上，最初世界人士都不明白毛幫有何力量能既反美又反俄，以後逐漸發現此正是毛澤東奸詐處，因爲兩面反，兩面皆對毛幫存有幻想，俄方雖然恨透了毛幫這個社會主義叛徒，但是轉而一想毛幫拚命反美，畢竟尙有用處，如果迫之過甚，使毛幫不反美甚至降美，對共產集團自是一大打擊，此是蘇俄對毛幫始終優容，未採取斷然處置的眞因。同樣情形，美國雖在世界各地受盡了毛幫困擾，對毛幫也恨之刺骨，但因毛幫反俄，也覺得留下這頭惡犬反噬其主人，未嘗不是上策，所以美國當政者心理也改爲優容毛幫，不但不希望毛幫滅亡，反而擔心毛幫滅亡。因此即使在一九六二年毛幫最困難時，美國也用盡方法抑止中國軍反攻大陸，聽任毛幫度過難關。實際上在一九六二年因人民公社造成的惡果，整個大陸鼎沸，毛幫已失去控制。事後聽逃出青年談及當時事

，認爲國軍有一個團可由廣州打到武漢。雖屬言之過甚，但當時若全面反攻，勝券可操，毛澤東就通過「人民日報」大嚷大叫，「不怕反攻，不信可以試試。」正表現出其心的驚懼，但由於美國百般抑制，更重要的是截斷軍火供應，加之我方又沒有足夠船舶運輸，終於失掉千載一時良機，即此一點，可見美國對毛幫自那時即有扶植之意。

總之，毛澤東反美又反俄之詐術，確實相當高明，而且也是自出心裁，因爲此種詐術未見於毛澤東的「經典」（此指水滸傳、三國演義、紅樓夢、西遊記而言，毛澤東肚子裏只有這四部書，不論作事談話皆不出此四大經典之外），而是毛澤東自行創造，行之十年，得心應手，但到了一九七一年突然一變，改向美國一面倒，聯美反俄，是爲毛幫一大改變。

毛幫此項改變，基本動機何在，一時尙難明瞭，但改變對毛幫之不利，則顯而易見，本來毛幫以爲向美國靠攏，可在美國默許下獲准混入聯合國，更可因美國關係取得大多數西方反共國家之承認，從外交上瓦解中國朝野民心士氣。結果則未如毛幫所幻想，雖然毛幫擠進聯合國，也取得多數西方國家包括日本之承認，但中國朝野軍民不但未因此瓦解，反而更爲堅強。所謂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兩年來事實表現，中國政府統治下的台灣省，不但日趨堅強，成爲亞洲自由堡壘，也爲人間唯一樂土，最近一年來香港工廠紛紛內遷，許多人均賣掉此間房屋，回去台灣定居，可爲例證。

毛幫之媚美行爲，利則未見，害卻立至。由於毛幫忽而親美，使蘇俄震驚，蘇俄可以容忍毛澤東反美反蘇，決不能容忍毛澤東親美反蘇，蘇俄所以派出強兵壓境，隨時準備與毛幫攤牌，其故在此。

由於毛幫反美口號叫了二十幾年，深入人心，世界上有許多胡塗蟲相信眞的有「毛澤東思想」，更相信反美即是「毛澤東思想」的一部份，這以來「毛澤東思想」便宣告破產，毛幫在世界上統戰活動也陷於停頓，毛幫唯一忠實可靠的「小同志」阿爾巴尼亞即認爲毛澤東本人背叛了「毛澤東思想」，阿爾巴尼亞爲了捍衞「毛澤東思想」，不得不同毛幫劃清界限。

這種說法乍聽似是天橋相聲，但事實則確屬如此。還有經毛幫在世界各國共產黨內製造的分裂派，而今也烟消雲散，不再見有活動。

另一方面毛幫對黨員幹部也難解釋何以放棄二十幾年之反美政策，一變而爲親美，相信兩年來一直到不久之前的「十大」，毛幫內部皆爲此發生爭執，親美政策自是毛周共同擬訂，但周恩來個性狡猾，深知此事將來必成爲被清算口實。因此，逢人便告知親美是由毛澤東親自決定，周恩來不但未贊成，還加以反對，此事眞象如何固不論，但亦可見毛幫對親美政策始終未能趨於一致。

這次「十大」，文革派佔盡上風，文革派多屬於激烈排外分子，文革時火燒英國代辦處，囚禁格雷，皆是此輩傑作。文革派既然佔上風，則一面倒的親美政策，勢必要更改，此乃喬冠華聯大胡說反美又反蘇之基本原因。

毛幫念念不忘天下大亂，也在喬冠華這次發言時鄭重說出，天下大亂對毛幫究竟有何好處，此實極端費解之事。喬冠華將此項言論帶去聯大，當然會使聯合國大會吃一驚，因爲聯大所以存在，所以要開會，基本目的即在於維持世界和平，而毛幫偏要天下大亂，與聯合國政策背道而馳，這對毛幫進行國際統戰，並不有利。

毛幫此時改親美爲反美，雖然此時的反只是一種微弱的口號，與當年抗美援朝大不相同，但也會激起美國人的反感，過去不惜原則親美，已付出不少代價，毛幫何以又在改變。

由毛幫在外交上又有改變的跡象，可以看出毛幫內部又將有血腥鬭爭發生，外交政策將爲一項導火線，周恩來爲了洗掉親美嫌疑，只有命令喬冠華在聯大拚命反美，以向文革派交心。希冀將來能逃過「裏通外國」一關。周恩來此一行動，相信是受到絕大壓力，更與人代之召開有關。

喬冠華是周恩來的影子，一向視爲左右手，而喬冠華學周恩來的功架也學得十足，所以這次聯大喬冠華的胡說，可以視爲周恩來親自登台表演。

但喬冠華畢竟不是周恩來，婢學夫人，有時還是差一點火候，即以這次「喬冠華胡說」的內容，竟然說美蘇兩國像「兩個泥人揑在一起，又分成兩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望而知是脫胎於元代大書法家趙子昂管夫人答子昂的一段膩語。喬冠華竟然把這種閨房綺語，搬上了聯合國的講壇，在他也許是賣弄淵博，在我輩看來，其人作風，十足是魯迅筆下的「洋場才子加流氓」。幸而他只是代表毛幫發言，若眞的是代表中國，我們中國人都會覺得臉紅的。

「喬冠華胡說」又提出改造聯合國的話，在若干年前毛幫因爲進不去聯合國，曾經亂說要改造聯合國，但自前年混入聯合國之後，久已不談此調，此次喬冠華又復提出，可見毛幫確有在聯合國搗亂的企圖。

目前在聯合國的所謂第三世界國家，一部份大國如印尼、印度，雖非大國但立場堅定的如沙特阿拉伯、約旦，非洲的象牙海岸、馬拉威，南美的大多數國家均大義凜然，不與毛幫交往，但也有些國家既落後，當政者又無知，受到毛幫收買，唯命是聽，甚至先意承志，毛幫一旦要改造聯合國，彼等一定起而響應，則英美各國又要在聯合國進行一場艱苦鬭爭，結果如何且不說，但卻符合了毛幫企求天下大亂，越亂越好的政策。

總之，喬冠華這次在聯合國的胡說，顯而易見的有幾點，第一，暴露了毛幫外交政策在改變，內部血腥鬭爭即將開始，可能在人代大會後展開。此一回合，周恩來將如一九六六年之劉少奇，逐漸陷入圍剿中，最後走上劉少奇、林彪的舊路。第二，喬冠華天下大亂的理論，一定會在聯合國引起大震，許多西方國家，尤其美國也許會想到引進了一頭中山狼，將促成聯合國的毀滅。第三，毛幫今後必然要進行改造聯合國的工作，雖然一定不能成功，但藉此進行搗亂以轉移內部不滿情緒，正如文革時火燒英代辦處，撕掉蘇俄外交人員眷屬的褲子，是爲了發洩仇恨心情，行事者並不眞是排外，只是痛恨毛幫，又無可如何，只得轉換發洩的目標。今後聯大將成爲一個滑稽劇場，眼見喬冠華、黃華之流將會有更多的表演。

中共及共產集團對智利反共政變的反應

黃秋

一 智利共產政權被推翻

九月十一日智利三軍及警察與智利人民一道推翻了執政三年又六天的阿葉德總統，阿葉德在總統府內被反共軍隊包圍自殺。反共軍事行動在一日之內就完全摧毀了非法武裝民軍和共黨工人的抵抗，在戰鬪中喪生的只有九十五人。次日，以三軍總司令和警察總監組成之軍事執政團為領導機構之反共內閣宣誓就職，十五日，新政府宣佈已控制全國並開始致力於穩定經濟。雖然智利的軍事反共政府仍面對着許多困難，諸如：共產分子的恐怖游擊活動、和其他反共黨派之間的協調，以及如何將阿葉德三年來過去的政策糾正過來，恢復政治經濟上之自由民主等等，但基本上反共革命是出乎意外的迅速成功，換言之，以智利共產黨為主的人民聯盟，是一隻比預料更為脆弱的紙老虎。

就智利而言，正如軍事執政團於接掌政權後之第一號公報所說：「我們的使命是解除祖國的馬克思主義枷鎖。」阿葉德原屬左傾的智利社會黨，由於三次競選智利總統失敗，故於一九七〇年，徹底投靠智利左派勢力，拉攏智利共產黨、社會民主黨、急進黨、人民統一行動和獨立人民羣眾運動等，連社會黨共計六個左傾黨派，組成了「人民聯盟」，亦自稱「人民聯盟黨」。並且憑此力量在一九七〇年智利總統大選中，以微小多數（百分之三十六點三）獲得複選資格，旋經國會複選當選。

阿葉德當選之基礎原不穩固，且屬不為智利軍民所願接受之左傾立場，故當時一般覺察，預言阿葉德如使智利過份赤化，則一向保持超然立場之軍隊會出面干涉，卽當時智利國內一「左翼革命運動」者，亦會提出警告：「客觀情勢，已導向武裝革命。」故阿葉德之失敗，正如共產黨人所常說，是客觀規律所決定了的。

就國際情勢而言，阿葉德在智利的成敗直接聯繫到共產主義在這個世界上的存亡，因為阿葉德是世界上第一個共產黨經議會道路而獲得政權的成例，也是第一個被國內軍民所推翻的共產政權。就前一點而言，如果這證明了共產黨不靠槍桿子或暴力革命就不能奪取和保有政權，則這就證明馬克思的共產理論經不起在政治實踐的考驗。就第二點而言，過去一般人認為在歷史上共產黨政權從沒有被其人民推翻的紀錄之說法，這次是打破了。這也就是共產集團內所有國家或共黨，不論立場互異，鬪爭激烈，對於智利政變，莫不一致作激烈反對原因。

共產集團的激烈反應

蘇聯於九月十二日的新聞報導中，卽謂「智利昨日發生反對共和國政府的叛亂。」十四日，蘇共中央委員會發表聲明，聲稱「聲援智利共產黨、社會黨、人民統一行動運動黨、其他政黨和全國勞動人民。」聲明還表示：「深信任何迫害和恐怖手段，都無法挫折人民的意志。」十九日，蘇共中央總書記布里茲尼夫在保加利亞的蘇保友好大會上講話，特別對智利反共軍事政府作激烈的謾罵。他說：「這幾天，蘇聯共產黨人和全體蘇聯人民，特別有力的表示對智利勞動人民的階級聲援，對智利反動派的血腥罪行，表示最大的憤慨。智利人民團結聯盟政府向自己提出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崇高目標，在嚴格遵守法紀的情況下，通過和平途徑，在勞動人民，也就是人民羣眾絕大多數的參加下，對社會實行有利於勞動人民的改革。但是剝削階級和為了他們的利益而行動的反動軍人上層，不想容忍這個情況，不顧及到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他們充滿着階級仇恨，在國外帝國主義勢力的慫恿和支持下竭力破壞國內的正常生活，公開走上了採取暴力，實行軍人獨裁和恐怖的道路，反動派由暴力推翻了合法政府。由人民選舉出來的國家總統和共和國武裝力量的最高司令被兇殺了，反革命分子用坦克和大砲反對工人，殘暴鎮壓忠於人民事業的進步人士。蘇聯對這種暴行表示最大憤慨，並要求停止這種暴行。我們對於成了帝國主義恐怖犧牲品的智利忠實兒女的共和國。表示哀悼，我們為壯烈犧牲的智利共和國總統，加強國際和平國際列寧獎金獲得者阿葉德默哀。我們堅信，反動分子的任何暴行，不能挫折熱愛自由的智利人民的士氣，不能阻擋拉丁美洲其他國家裏，對自由民主和進步的不可阻遏的志向。」這樣激烈憤怒的言詞，近年布里茲尼夫未曾有過。廿一日，蘇聯聲明：「在智利正展開一項對蘇聯的挑釁運動，反蘇聯的意識正在高漲，而且已發生了對蘇聯機構與公民的專橫與暴動的行動。」同日，蘇聯並宣佈與智利絕交。這也是近年來蘇聯所未曾有過的行動。

迄今共產集團中與智利新政府宣佈絕交的還有東德和保加利亞，加上智利主動絕交的古巴，和北韓已經有五個共產國家。已經發出指責聲明或舉行示威遊行和集會的有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匈牙利、捷克、阿爾巴尼亞、北韓、北越、以及美、英、法、意、日、印、比、阿根廷、墨西哥等國共產黨。以上絕交、譴責等事件，尙有在共產集團中繼續發生之可能，亦有可能將出現於少數半赤化的國家

，如阿根廷、秘魯、墨西哥或幾內亞等國。

智利反共勝利聲中最先和最重要的被冲擊的共黨國家是古巴，因此古巴除在其駐智利大使館直接參加反對反共軍事的槍戰和在國內大呼抗議之外，還在聯合國提出了「關於智利政變部隊襲擊古巴駐智利大使館和停泊在智利沿海的一艘古巴商船的問題。」據「新華社」報導：在九月十七、十八兩日，聯合國安理會曾就此一問題進行了討論。在討論會中斥責智利「嚴重的不法行動」的國家代表，除中共與南斯拉夫外，尚有巴拿馬、也門、肯亞、幾內亞、蘇丹、阿爾及利亞、塞內加爾和馬達加斯加等一向附從共黨的國家。

中共對智利政變態度冷淡

中共於九月十三日首次以「智利發生武裝政變阿連德總統喪生」爲題發表新聞。新華社這篇未加評論的報導中曾說：「阿連德總統在總統府同政變部隊進行了堅決的英勇的鬭爭，以身殉職。」十四日，周恩來打電報給阿葉德遺孀表示慰問。該電全文爲：「悲悉阿連德總統以身殉職，至深悲憤。謹向你們表示深切的悼念和慰問。偉大的阿連德總統生前爲了智利人民維護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的鬭爭，以及促進中智兩國人民的友誼和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反帝事業，作出了積極的努力。他的高尚願望將永遠活在人們心中。相信智利人民將從這一沉痛的事件中吸收教訓，繼續前進。」該電報至十八日阿葉德遺孀逃抵墨西哥時才由駐墨西哥大使呈交，十六日周恩來在法國總統龐畢度的宴會上說：「智利總統阿連德博士英勇犧牲，只會加劇智利人民起來鬭爭。」以證明他「任何力量阻擋不了歷史的洪流滾滾向前」的說法。

在聯大安理會討論古巴提案時，黃華說：「中國代表團認眞聽取了古巴代表和其他一些代表的發言，從以上各發言中，可以看出在智利發生軍事政變時，智利政變部隊曾對古巴駐智利使館和古巴商船進行了粗暴的襲擊。智利政變部隊所採取的這些行動顯然是違反國際慣例的。中國代表團對上述事件的發生不能不表示關切和遺憾。」

以上是中共迄今爲止對智利事件的直接反應。此外中共在報導有關共黨國家和附共國家的反應之中如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北韓、墨西哥、秘魯、哥斯達黎加、哥倫比亞、阿根廷、委內瑞拉、多明尼加、坦桑尼亞和幾內亞，亦多爲僅引述其同情阿葉德和斥責帝國主義製造政變的部份。

在阿葉德當選總統之時，蘇聯的評論曾說：「廣大民主力量聯合起來，以推翻反動派，進行已成熟了的社會改造，成爲我們時代的重要因素。」當時並曾經鼓勵意共走同樣的議會道路。阿葉德執政之後，卡斯特羅曾在智利作長期逗留，協助阿葉德組織工農。從此次反共革命行動前後所發現的事實，證明包括古巴、墨西哥、宏都拉斯、阿根廷的毛卡分子和烏拉圭的土巴馬諾等國際共產武裝游擊分子共一萬三千多「極端分子」和「外國人」進入了智利，並已經有來自蘇聯、捷克和智利鄰國的反戰車砲、火箭、輕機槍、自動步槍、手槍和手榴彈等武器，部份武器且貯藏在阿葉德的總統府內。並且已經組織起了約等於十二個團的馬克思主義民軍。此外由阿葉德命令武裝的工人曾佔據了五十家工廠。一項由阿葉德發動企圖於九月十八日智利陸軍節將反共的軍事首領、黨政領袖和記者一起屠殺的計劃，已經自總統府內內政部長（等於副總統）的保險箱中搜出。這些都證明以蘇聯和古巴爲首的共產集團是如何積極在智利利用阿葉德穩固其赤色政權。也許這就是蘇聯所深憾的智利「軍人上層不想容忍」和「對蘇聯挑釁」。這一事實，明白地暴露了克里姆林宮高喊「和平共存」和「緩和世界緊張局勢」的眞面目。

智利事件的教訓，今後對共黨所倡沒有軍隊支持之「民主力量聯合」的議會道路，可能要修正。智利反共革命勝利不但帶給蘇聯「和平過渡」「議會道路」理論的困擾，也帶給共黨世界失敗的先聲。更現實的是將使共產世界第一次產生在國際行動上的分歧，蓋目前與智利絕交者僅有五個共產政權，即使再有若干共黨政權如捷、匈等隨後絕交，但中共、羅馬尼亞和阿爾巴尼亞等未必與蘇聯一致。再則，埋葬資本主義究竟是走議會道路還是走人民戰爭的道路，在理論上的爭執也將加劇。中共新華社報導阿葉德遺孀在墨西哥的談話說：「通過選舉取得政權是不夠的，人民本來應該武裝起來，應該有一支爲自己服務的軍隊。」只是爭論的開始。

從中共的反應中可以看出其與蘇聯的打算是大異其趣。中共的基本策畧是保持這個外交陣地，繼續將智利當作第三世界國家來運用。並在智利扶植另一個親中共的「智利革命共產黨」來取代「人民聯盟」這些所謂修正主義者。因此，中共的所有言詞都不傷害到反共的軍事政府，譬如蘇聯指其爲叛亂，而中共則認爲是政變。中共對智利事件的處理方式則是採取毛政權的「政府」立場而不用共黨的立場，此不但顯得與蘇聯以蘇共中央發表聲明逈異，尤其顯出其專門着重在維持外交的着眼上。最值得注意者，以蘇聯、古巴爲首之各國共黨多採取干涉態度，而中共則極力避免，即連一封唁電都不願要駐智利使館轉交與阿葉德家屬，而寧肯遲數日之後，在墨西哥遞交。又黃華在聯合國安理會發言中，對於智利反共部隊與古巴駐智利使館和在智利海岸邊之古巴船隻間糾紛，故意說成好像只是從與會代表的發言中獲知的。此更表示駐智利使館似乎根本未曾聞見政變。另中共曾對阿葉德政府給予四千餘萬美金之貸欵，亦未提及將因政權易手而予以停止，此等措施正與智利新政府所宣稱願繼續與不會干涉智利內部事務的共黨國家來往的政策，暗相吻合。我們當不或忘自從阿葉德上台卽與中共建交之後，曾引起國府在中南美洲的秘魯、墨西哥、阿根廷、圭亞那、牙買加等國之一連串外交挫折，目前智利反共軍事政府雖一時被中共手段所欺騙，尚未與中共絕交，但其基本反共立場與我頗爲接近，國府似應因應此一情勢，在對智利外交與宣傳上有較積極之行動，以扭轉中南美洲之外交不利形勢。

在溫哥華舌戰毛共記者團

陳卓瑩

七月一日，中午，溫哥華（加拿大）酒店西餐廳。這是溫哥華的第一流觀光飯店。

我和幾位馬來西亞的朋友在這裏遇見了毛共的北美記者訪問團。事先並不知道他們會在這裏，是恰巧碰上。他們一行二十餘人，聲勢浩大，而且又有幾個環臂熊腰的彪形大漢陪伴着，但我就一直覺得如鯁在喉，不吐不快。餐館中約有二百人左右，我稍爲考慮了一會兒，就決心在二百人面前，要他們公開答覆一些問題。我想，卽令他們惱羞成怒，也不敢在公開場合公然的對我不利。共產黨惡劣得很，並非怕他，但防小人之心不可無也。

沒有人通名報姓

我莽打莽撞的，隨便找了一張坐有六個人的桌子（有四位女性，事後我才知道他們的團長正好也在這桌）。走上前去，面帶笑容的自我介紹一下。「小姓陳，是中華民國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的學生，幸會諸位，想向諸位請教幾個問題。」

「你請坐。」一個年約四十上下的女人用手擺了一個請坐的手式。

「你是台灣來的？」一個中年男人很不友善的望着我。

「不錯，我是中華民國來的。」我也不怎麼友善的瞪着他。

「你叫什麼名字？在那裏住？在加拿大做什麼？」他接着又在查根究底。看他樣子，在大陸一定審過不少人。

「噢！小姓陳，耳東陳，也請教諸位貴姓大名，也好有個稱呼。」

「……」六個人默默無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請教諸位尊姓大名？我也好有個稱呼！」我以爲他們沒聽到，提高了聲音再問一次。

「……」

「諸位是否能談一談這次遊北美的觀感？」

「你的問題太大了，範圍太廣，要我們現在回答，實在是很困難，要回去之後，稍爲整理才行。」一個戴眼鏡，瘦瘦的女人如此回答。她留着眞頭髮，比北美女學生的頭髮要長一點。

「我想諸位來北美已經兩個多星期，本身的觀感是一定有的，而且各位又是新聞從業員，觀察和反應該是比較敏感的。」

「你要我們作些怎樣的比較？」最先和我談話的那位女人說。

「譬如說，大陸和北美的社會制度，生活方式等等。」

「……」沒有人回答。

「如果我到大陸去訪問，能不能自由走動，自由採訪？」

「你來回答好了。」

「不、不，還是團長回答比較好！」他們推來推去，結果由他們的團長來回答。

「近兩年來，到祖國訪問的外賓和記者成千上萬，他們對祖國的建設成就都一致讚揚。我們的成就以及各方面的建設，在我們銷到海外的畫報雜誌上，都有很詳盡的介紹，你自己去看看自然就明白了。」

回答問題作風蠻橫

「我不知道他們稱讚的標準是怎樣的？二十多年前飽經戰亂、炮火洗禮的大陸和今日的大陸來比較，當然是不同的。這是每一個政府都能做到的，不足爲奇。我還是想知道我如果到了大陸，是否能夠自由走動，自由採訪？」

「……」

「大陸同胞爲什麼有那麼多從各地逃出來？」

「你胡扯！」他們的團長很生氣的樣子。「祖國的同胞吃得飽，穿得暖。我們是提倡節儉，不像西方人那樣的奢侈，我們的努力，一切是爲了國家，節儉也是爲了國家。我們閉起眼睛來也能感覺到我們的前途是一條康莊大道，光明得很。我們一向也把台灣的一千五百萬勞動大眾，當作是自己的同胞。他們是很可憐的，我們遲早都會解放、解救他們！」

「你說台灣的一千五百多萬同胞很可憐？這一點我不怪你，因爲你沒有到過台灣。但所有到過台灣的華僑以及觀光客，都知道寶島是名符其實。你又說你們很節儉，如今下榻在溫哥華最豪華的酒店，吃那麼豐富的午餐，這證明你們口不對心。口號歸口號，享受歸享受。」

「你這個人是什麼意思？世界上又不是只有中國一個共產國家，你也是中國人，爲什麼偏要和中國過不去？」另外一個男的說。

「別理他！這傢伙分明是來攀關係的！」請我坐下的那位女人一副「你高攀不上」的神氣。

安內攘外反共到底

「中國人講的是修齊治平，先安內後攘外，我們是反對全世界的共產黨的。但今天只要肅清中國境內的共產黨，團結起七億五千萬同胞，再結合全世界的反共朋友，反共到底！你說我攀關係，你們有什麼關係可以給我攀的？今天卽使是周恩來在這裏，我也是說同樣的話！我可不像一些趨炎附勢的海外學人，一九六〇年代你們和你們親愛的蘇聯老大哥反臉，那時處境最困難，也不見他們回去効力，今天在政治外交上稍爲佔了優勢，他們就怕趕不上巴士，忙着回去觀光，讓周恩來接見一下，拍張照片留念，就有『相公重我』之感，沾沾自喜。我可不是這種人。」

「像楊振寧博士那樣有名望的學人也『回國』去，而且在海外的僑胞也都時刻在想着『回國』去走走，我們了解所有的僑胞都非常愛護『祖國』的。」他們的團長說。

「楊先生的父親在你們手中，不聽話也得聽。而且楊先生身份、地位崇高，你們當然要好好抓着。和其他學人一樣，他們如果眞的愛『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早就應該回去爲『國』効勞，斷不會在美國吃美帝國主義的飯，開美國的大汽車！」

「你這傢伙滿腦子的反動思想！」一位女團員對我怒目而視。

「別理他！想來攀關係！」氣氛開始緊張。

「你叫什麼名字？在那裏做事？還是讀書？住在那裏？」他們的團長再次「審」我。

「我老早已告訴你們我姓陳！倒是你們連姓什麼名誰也不敢告訴我，你們又憑什麼問我的名字？查我的地址？這裏可不是大陸，反紅旗、黑五類的反動帽子扣不住我！」我提高聲調，也很氣。

「哦！原來你是無名之輩？」

「是嘛！無名之輩！」他們用起激將法。

「我無名還有個姓，你們甚至於連自己姓什麼也不知道。」他們的「陽謀」我看得清清楚楚。

終於露出狐狸尾巴

「你走開一點！我們不歡迎你！」一位女的氣虎虎的趕我走。有兩位大漢向我座位靠攏近來。

「在我走之前，我再請教一個問題。」

他們都在瞪着我。

「東南亞國家中，諸如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當地政府軍剿獲的游擊隊武器，證明都是來自大陸，此外，還有來自『北京』的宣傳文件和毛澤東的相片，對於這件事情，你們有何解釋？這種支持你們同路人來顚覆當地政府的手段，證明了共產黨的暴亂和侵略本質！」我很大聲的站起來講，再用英語講了一次，餐館中馬上靜得很。

「你胡扯！」

「你滾！」幾乎是異口同聲的。他們這種「微笑面具」終被拆穿！

「好！我走！」我眼睛能睜多大就睜多大，用力的瞪着他們。

「雖然你們向自由世界展開微笑攻勢，但你們暴亂的惡劣本質以及毒化自由世界的販毒行爲，都有不容狡辯的事實來證明！你們雖然披着羊皮，但自由世界的人終於會看得出來，共產黨是狐狸！」我又用英語講了一遍，有不少洋人在喝采的叫好。

「你是不是中國人？爲什麼不用中文講？要用英文講？看你全副洋奴相！」又是女的在潑罵。

「你們怕洋鬼子知道嗎？我告訴你們，他們不是傻瓜蛋，尼克遜和毛澤東握握手，並不等於喜歡共產黨，你們少來賣錯相思。」

「你這反動分子！你是不是來自台灣？」我左邊一位彪形大漢要揍我的模樣。

「正是！我在中華民國的政治大學唸過兩年書，台灣的人都很客氣，談話之時並不隨便查別人的地址！」

「你留個名片好嗎？」他們的團長滿臉推笑的問。

「好的，我們換個片子好了！」我把名片掏出來。

「哦！我們沒有帶名片的習慣！」他趕快說。

「那就對不起了，我也沒有光送名片的習慣！」我冷冷的說。

「你這台灣來的反動分子！」又是一位女的罵我。

「你少來反動反動的。我告訴你生活在台灣的一千五百萬中國人，寧可和台灣一起沉下太平洋，也不會向共產黨低頭！你們敢來『解放』！」

「叫他滾！」

「你走！」

「我們要吃飯，你走開！」都在趕我。

「走就走！我也不想和狐狸坐在一起！」我轉身就走。但意猶未盡，又轉過頭來向他們說：「謝謝你們把尾巴露了出來！」

我走上六樓之時，兩位大漢一直跟着來！我內心實在有些怕，共產黨毒辣的狠，進了房間馬上掛電話到餐館，把朋友叫上來。

毛共獄中小記

天方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下旬中共政權加給我們以「莫須有」的罪名而被捕。在扣押期間，足有二年以上囚在監倉裏不審不問，全倉丁方丈許，數十人共擠一倉，有如沙甸魚。

表錯情

一天，倉外鐵閘開啓，突聞監守士兵高呼倉中一人名字釋放，其人聞呼之下，歡喜若狂，馬上收拾包袱向倉友很誠摯而客氣地道別說：「各位，我終被查明無罪幸獲釋放了，請大家慢慢坐吓啦！再見了。」待他剛跨出鐵閘時，倉友中一人高聲答謝他一句說：「恭喜你啦；希望回頭再見。」約一月後，果然又見到他重回監倉「再見」。自後，凡獲釋放之倉友，臨別時均機警地加上「大家儘快出去再見」一句了。「重返」監倉那位倉友，卒之發了神經，公安「同志」給他加上一條幾十斤重的鐵鍊。

消極報復

每晚九時起，監倉裏的人一律須躺下靜睡，夜間如有人大小便，必須先報告警衛員一聲，無論有無回答，例須如此，然後方始起身前往馬桶（設在倉內的一角落），否則格殺勿論。雖是如此嚴格規定，但也有些不怕死而拿警衛員（看守的獄卒）戲謔的人，則靜悄悄起來先摸到馬桶處，解開褲襠執着「水龍」時才高聲嚷着：「報告班長小便」，後來每夜都有人仿此以作消極報復，而警衛員亦未有發覺到是對他們作弄的。適有一次，有一口吃的倉友，也不甘後人，他立在桶前時高呼「報報……報告班班……班周（因口吃緣故「長」字說成「周」字）小……小……小便。剛停聲，即聽見槍上膛聲隨有喝罵聲：「不知死活的傢伙，還想攞便宜，嫌命長嗎？」倉內寂然，此後規定夜間只需「報告小便」省去「班長」二字了。

註：當時我那地區是規定稱看守警衛員爲班長的。

武鬬何時了

試打開近來的報紙看，觸目驚心的標題：華青年行街被槍傷。幪面華匪洗刧華廚。十九歲華青年羅拔雷被控於今年二月十二日開槍射擊華青年馮榮（已故），試圖暗殺，罪名成立，被判徒刑十一年以至終身。

這名馮榮是華青社中堅分子，在八月十二晚，在一汽油站工作中遭人槍殺，兇手在逃。

六月中旬，華人青年葉裕德（譯音）行經都板街，遭一兩手執槍的華人青年從背後開槍，一中左膀，一中右胸，葉中彈後立即倒地，並圖掙扎爬起。兇犯見其未死，再向其頭部射兩槍，葉即不支去世，兇手棄槍逃逸。據目擊證人描述，兇手爲一華人，約在十八歲至廿二歲之間。

八月十七日，一名叫何元的酒保（又名何威廉）晨早二時半停車於米臣街，步往柯畔巷回家，被兩青年從後開槍四發，兩彈穿過頭部，流血甚多，救生車送往醫院時已斃命。

三藩市華埠，面積不過十多條街，五萬多的中國人口。由於在四日內兩華青被槍殺，不止華埠震驚，也轟動全市。警方預料此種鬬殺慘劇，方興未艾。警方指出：近日在全市發生的幪面刧案，有一半是華青幹的。西報輿論，也引起劇烈反應，埋怨移民太多。事實上華埠罪案日增，許多不肖華人，用欺騙手段申請福利、社會救濟等等，已使美國當局十分頭痛。最近移民局下令修改移民法，根據香港七一年移民條例，凡在香港居住在七年以上者，即失去申請第七項優先移民的資格，使香港數萬在輪候中的申請人希望落空。同時其他的申請十分嚴格，種種措施，未始不是一種反響。

自從紅潮淹沒中國大陸，中國人民在暴政下，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僥倖逃出生天，來到香港，苟延殘喘。更幸運者，得移民美國，過自由幸福生活。環顧全球，唯有美國予中國難民最多幫助，最合理平等待遇。居留在美國的中國人，應及時回心想想，要保持華人的光榮傳統，才能赢得人家的好待遇，身爲華青，應以青年能吃苦爲信條，在別人的國家裏，創造光明的前途，不要把好好的一塊避秦之地自行毀滅。

有膽匪類丟人出醜

人類的歷史和生活應該是隨時日而進步，土匪出身的共產黨，硬把中國人的生活拖向後轉，中國人本來以烹飪著名於世，但共產黨偏要人們吃公社飯，做菜藝術已沒得談，每日四兩米，更塡不飽肚子，要人民過像數千年前未開化的原始人生活。中國人是禮義之邦，共產黨偏教人民互相鬬爭，喊打喊殺，連小學生也要拿起槍枝來受軍訓。中國人素稱衣冠上國，共產黨卻把人民弄得鳩衣百結，全國一片藍色，像一羣沒有靈魂的螞蟻。這種土包子的共產黨，雖然經胡塗大總統尼克遜之助，得以入聯合國，但因爲他們是土匪式的土包子，沒有文明人的氣息，仍是到處鬧笑話。例如那位駐日大使陳楚，到日本後向我們那位忘恩負義的敵人——日本天皇呈遞國書，據東京的最大報紙「朝日新聞」描述，這位紅色大使，巔巍巍的捧着所謂國書，但精神恍惚（大概因爲開鬬爭會弄得睡眠不足），一下車就踏錯腳，一交跌了個狗吃屎。雖連忙爬起來，也弄得各人尷尬不堪。「朝日新聞」說：「這種嚴重失禮事情，爲日本開國以來，所有各國使節從來未有發生過的」云云。

美式文化大革命（下）

羅倫士

在六月中旬，毛共的新聞記者二十一人，在美國各地訪問——他們所謂訪問，不如改爲來美國看風景還合題，因爲新聞記者之訪問，對象是人民，深入民間，訪求民隱，爲民喉舌，是新聞記者最基本之責任。但這羣紅色記者像一羣關在籠裏的老鼠，見不得人——他們出門時，由美國保安人員保護，行動絕對保密，旅館一日數變，進出時不敢堂堂正正走正門，而從橫門鬼鬼祟祟的溜出溜進。他們除了官式酬酢，絕不敢與廣大人民接觸。在三藩市，他們非但沒去拜訪一下具有歷史性的華人報館，神不知，鬼不覺的來到，只有一名蔡輪流醫生帶頭開歡迎會。但他們對歡迎者也存疑懼，絕不信任。據說歡迎會有二十多人參加，各人皆依規定時間到達，等了一個多鐘頭，大家正等得不耐煩，心想：這些記者老爺們好大的架子啊！那裏是記者，倒像是高高在上的官兒……。忽然來了個電話說：「祖國記者訪問團，臨時應付友邦重要會談，所以今天的歡迎會無法出席……」主持人就宣佈臨時將歡迎會改爲自由談話。參加歡迎會的人大失所望，有些人匆匆離場。又約二十分鐘，爲首的蔡輪流醫生匆匆進入高呼：「請大家起立鼓掌，祖國記者訪問團到會了……」於是千篇一律的政治宣傳色彩的歡迎



圖爲紅衞兵流毒所淹沒的三藩市華埠。

會進行了，紅色八股的內容，不值得報導。一位被人拉來參加歡迎會的華僑，會後「匹」了一聲說：「來參加歡迎會也有這許多做作！」

這羣鼠類般的紅色記者，也不錯過風光美麗的夏威夷。美國眞是個自由的地方，這羣所謂代表人民的記者，來到這自由之地，他們不敢亂說，自是意料中事，也不許別人亂說，左傾華裔女記者林亞蓮，不免爲他們大肆吹噓，他們去海灘游水，他們亦去訪問糖廠，裝腔作勢的說是訪問工人，卻給工人質問他，爲何他們不能進入中國訪問，只准那些重要官員及著名人物進去。

在夏威夷大學的訪問，給一位外國記者寫成一篇專稿（這外國人的公正態度，眞比某些中國人好得多了），題爲「中國與美國的不同的紀錄」，內容謂：「這羣所謂來自中國的記者，美國的記者嘗試大家彼此互相尊重，那帶頭的記者 Chu Mu Chih（朱武其？）在大學的集會上的演講就說：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之互相尋求了解是十分需要的。我們訪問的目的就是要增進兩國人民的友誼……話未說完，困難就來了（這位外國記者寫道）。當該訪問團在東西中心傑佛臣堂對一羣學生作自由談話時，我開始筆記他們的談話。但該紅色記者卽時制止本人作筆記，據說非正式的私人談話，不宜在報紙上發表；只有正式的演講可以記錄。本人爲尊重他們，只有停止筆記。但是本人甚感奇怪，爲何他們對學生說的，和在台上的演講，是兩樣的話？根據自由世界標準，能對學生說的，當然也可以讓記者筆記而發表。因爲一羣學生，已經構成一羣羣眾了……」這篇文章，着實把這羣紅色老鼠，冷諷熱嘲一番，但不曉得他們讀了會不會臉紅？

這羣紅色記者，雖有尼克遜政府撐腰，待如上賓，但亦有美國政府方面的官員，刮他們的鬍子。他們去訪問美陸某城市（可惜筆者沒剪存此段新聞，把地名忘了）。該城的市長，拒絕歡迎他們，他向美國的記者說：「我不願意和他們握手，因爲我們政府承認的，與之訂交的是中華民國，不是共產中國……」

在加拿大溫哥華，有位姓陳的華僑，湊巧遇見這羣紅色記者住在同一酒店，並同在一餐廳進餐，遂鼓起勇氣和他們談話，事後他寫了一篇「在溫哥華舌戰毛共記者團」，內容十分精彩，特剪下來附上與老編，希望轉載在「萬人雜誌」，好給大家知道這紅色記者團的嘴臉，對待華僑是如此無禮。華僑向之提相反的意見和質問，就當別人是反動分子和特務，絲毫沒有自由民主的知識。就像上面說的，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這羣在大陸欺壓慣良善人民的共幹，雖然來到自由平等的西方，無論怎樣裝笑臉，本來面目，仍是看得出來的。

共產黨人不斷倒向國民黨

——國民黨是一個眞正愛國的黨

楊邁

蔣經國當了行政院長，總算落實了中國人的願望。大陸青年知道蔣經國是蔣介石的兒子，也知道蔣經國是一個布爾什維克。共產黨把國民黨醜化，使老百姓一聽到「國民黨」就害怕，但是，老百姓心地裏卻希望眞正有一天蔣經國上了台，能整頓國民黨，把在蘇聯學來的布爾什維克的那一套來對付共產黨。

蔣經國終於當了行政院長，終於大刀濶斧地實現中國人民的願望。台灣的許多「當權派」，原來就是共產黨人，原來在延安給毛伯伯搞宣傳的，現在給國民黨搞理論去了；給共產黨管特務的，現在反過來給國民黨管特務去了。眞是「世界輪流轉」，從前是國民黨人倒去共產黨，現在卻是共產黨人不斷倒向國民黨。

大概共產主義太老了，共產黨也老了，共產主義已被全世界人民唾棄，否則，怎麼匈牙利革命首先起來打倒共產主義的就是共產黨員和工人呢！

蘇聯是一個眞正的帝國主義，「沙皇」與「蘇聯」都是一個貨色，俄國人的那一個政府不掠奪中國的土地。美國是一個假「帝國主義」，美國人並沒有佔領我們一吋土地！國民黨針對蘇聯的背信棄義，立卽宣佈「外蒙古」屬於中國的領土，外蒙廣濶的土地在台灣的地圖上，清清楚楚的劃在中國的版圖之內，我覺得國民黨有民族氣節，不但不「賣國」，而且是一個眞正愛國的黨。共產黨就沒有這個勇氣，就不敢把「外蒙古」劃在中國的版圖內。

看一個政權不能只看它的土地和人口，地大人多，未必是眞正的強大，人心一變，什麼都要變。中共有原子彈，並不能說明中共的強大，卻給中國人民蘊藏着禍害。這些原子彈肯定不會打去華盛頓，未必會打去莫斯科。就怕老毛一死，各派爭起權來，誰能擔保第一個原子彈不會從羅布泊打到「北京」去？到時中共的原子彈不是用來打「敵人」，而是共產黨用來打共產黨。

蔣經國終於當了行政院長。假如蔣經國不是姓蔣，或許還會早些。不過，話又得說回來，假如蔣經國不是姓蔣的話，在這個逆水行舟的季節，未必能夠這麼容易就獲得人民的絕對信任。因爲以前有過太多慘痛的教訓，張治中這些王八蛋都不是人，看來看去還是姓蔣的行！大陸的老百姓對蔣經國都有較深的認識，假如大陸的老百姓能夠知道蔣經國眞的出任了行政院長，以及台灣出現的一片新氣象，一定會很鼓舞，因爲，到底是布爾什維克對付布爾什維克了。

實然・應然與政治

——查著「見聞思」理念商榷之五(下)

馬以定

憑心而論，中國傳統文化中，因爲經歷了五千年，其中當然包括了文化的合理部份、非理部份和反理部份。在幾千年的歷史經歷中，中國文化也曾遭到其他文化嚴厲的衝擊，但是，能夠一脈相承的「能大能久」的延續到今天，決不是中國文化中那非理部份與反理部份的功力，而端賴了那文化中的合理部份的承繼，以及對新文化的吸取而創新，同時，也是大部份的中國人乃對傳統文化的合理部份的信心而達致。

可是，在今天大多談論到中國傳統文化的人士們，每每以談論中國文化中的非理部份和反理部份爲職志，因此，就形成了一般人民，一提到傳統的中國文化，就先入爲主的以之爲落伍、反動和一無是處了。既然傳統的中國文化一無是處，那只好借助外國文化，用於中國地區和中國人頭上了。起碼，這一股反傳統的氣流，卻是做成了外國文化在中國舞台的前奏曲，姑無論這外國文化之輸入，是由外國人還是由中國人來帶領。

央日報，本港的報章雜誌曾有載轉。題目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責任」，他曾痛心疾首的說：

「我自念，民國元年起，即藉教書謀生，由小學而中學而大學，迄今未離教書生涯，各級學校中教師學生，接觸不爲不多。此六十年來知識分子，其言論行事，意氣態度，我不可謂全無知。……回念我們此六十年，波譎雲詭，艱險紛乘。我往常每言，近視仍可悲觀，遠看儘當樂觀。不謂此言屢發，至今仍浮現在我之腦際。我們此六十年最大病根，乃在政局未定於上，而學術思想先亂於下。我總認爲此一時代，只是過渡而非開創，乃撥亂世而非升平世。此亦時運所限，而身處其境者苦不自知。……六十年來立國必奉外國爲楷模，做人則必懸外人爲榜樣。……故論政治，必曰打倒二千年來之封建。論學術思想，必曰打倒孔家店。凡屬全稱否定者，都在自己一面。而全稱肯定者，都在他人一面。……豈知，新的並非全可采，舊的並非全可棄。……然而，民初以下，喜新太過，排舊太甚，此一轉變，亦大値注意。……唯美國派懸格，壁壘嚴，必主身履彼土，親受薰陶，始爲合格，……故美國派之在國內，乃成爲一清流。……蘇聯派則形成一濁流，門戶洞開，廣納來者，不問學業，專尚志行。……馬克思列寧同屬西方，追隨蘇聯亦屬西化。……我們此六十年來，一意慕向西方，今日此處境，又當何以爲懷。……我個人則終身服膺孫中山先生頭彩藏竹槓裏一譬喻。而此六十年來，羣認爲先扔竹槓，乃是獲得頭彩之必要手法。竹槓不扔，頭彩無緣獲得。此一心理，不能徹底轉變，則此下任何風吹草動，終將不免一可悲之前瞻。」

因此，我以爲：在今天從事學術研究和文化工作的人士們，如不能對過去中華文化傳統的合理部份加以鉤沉的話，不能對自己民族文化具有信心的

查良鏞先生在大讚特讚：「中共的所作所爲……自文化大革命結束以來，有了許多令人讚賞的改變。」之後，緊接着進一步叫喊道：「大陸的窮人雖然所享受的自由並不多，但他們本來就沒有多大自由，雖然生活水準並不怎麼高，但他們以前是處於餓死的邊緣。」

對此，我首先要請教查大主筆的二點是：

㈠一個國家或地區(如大陸)的窮人，是否由於其「以前本來就沒有多大的自由」，那，以後便可只給予他們「並不多」(少許)的自由享受就得了？就夠了？就足以「令人讚賞」了？

㈡一個國家或地區(如大陸)的老百姓，是否「他們以前是處於餓死邊緣」，今後只給予「並不怎麼高」的「生活水準」已得了？已夠了？已足以「令人讚賞」了？

這裏，筆者必須特別強調指出，和特別提醒讀者注意的是：以上的「首先二問」，只是用來指出查老板的邏輯之荒謬，而絕不表示本人同意其說話本身眞實性。如果不明確這一點，而停留在上述兩問題上面進行討論，那我們便中其計了，上當了。因最低限度等於已經承認，和將予讀者一種概念：中共

低能

邊緣時，要高得多的。

但在中共專政下的大陸老百姓，是否眞的享有一定自由呢？大陸人民生活，是否比以前好多了呢？也只有把這兩方面的眞象揭露出來，才能眞正澈底清除查大主

政治、政府壓制言論自由，不保障老百姓的人身自由，注重儒家的人治德治而不重法治」四點，除第一項外，其他各項卻是有汚衊中華文化傳統的意味的，然而，這汚衊恐怕是無心之過，只不過是百年來流行於知識分子間的普遍風氣而已。

就政治壓制言論自由一項，滿淸時代卻是如此，元蒙時代根本把知識分子與乞丐同列。以上兩個王朝只是異族入侵的統治，我們不必去管他。然而，如果說壓制言論自由最顯著的只是秦皇、漢武和朱明而已。難道說以上三者就可代表了中華文化傳統？

再論不保障人民人身自由，在中華文化傳統中，我就很難找出普遍的例子。如果能用一兩個例子來以一喻百，以十喻千的話，我們只能說有這樣的事件存在，但決不是中華文化的傳統。

至於「强調儒家的人治德治而不重法治」一節，所牽涉的問題可就多了，我無法在這短短幾千字的短文內與查先生來商討，但是，對這方面素有研究的學者們特多。記得查先生在今年「明報」十三週年的「社評」上，曾經提到徐復觀先生。

去年三月徐復觀先生有一部重要的著作出版，書名是「周秦漢政治社會結構之研究」，對中國傳統中的政治、社會與儒家的關係論述甚詳，基本上，所謂專制政治與封建社會，決不是儒家所促成的。因此，儒家的「人治」和「德治」決不是造成政治獨裁的根源，其根源另有所在。所以，查先生只從表象上，就肯定了儒家的罪惡，這方面不但與事實不符，反而寃枉了儒家。

主張「法治」，如果是「制度化」、「平等化」以達到「政治淸明」我是贊成的。但是，如果「法治」代表了一種强有力的壓力，那就離「政治淸明」的理想遠甚了。事實上，理想與現實總是有距離的。我們不能爲了遷就現實而放棄理想；同時，更不能爲了理想而無視現實。

對政治我是門外漢，但是，能夠在政治上不停的革新和「漸進」，那就是我這老百姓所希望的了。因此，我從來不會把「應然」與「實然」混淆起來來談政治。更不在談論中西文化不同類型的問題時，很快地就把中華文化傳統抹殺掉。

的變戲法

性……等重重壓力下，個人的自由，早已被削奪得一乾二淨，或者說早已喪失殆盡。君不見今天的大陸農民，既沒再擁有自耕地的自由，亦沒有棄農從事其他職業的自由；工人則既沒有要求加薪自由，亦沒有轉行轉業的自由，青年學生嗎？既沒有升學自由，亦沒有選擇職業的自由，對幹部（包括學校教職員及其他團體工作人員），既沒有獨立思考的自由，亦沒有辭職不幹的自由。還有……而在整個紅色大陸各階層的人民大眾中，更有一些共同點，說自己不願意說的話；不參加自己不願意參加的會；不住自己不喜歡住的地方（區）；不選舉自己不滿意的人……等自由。

既如此，何來「大陸的窮人雖然享受的自由並不多」之有？然令人震驚，奇怪而又「挽惜」的是，查大主筆，不僅這樣說了，且還用「但他們本來就沒有多大自由」的「理由」，來突出它（「大陸的窮人雖享受的自由並不多」一說），來美化它……難道這就叫做「忠於記者的職責和良心嗎？

至說到「大陸的窮人……雖然生活並不怎麼高，但他們以前是處於餓死邊緣」這件事，在未進入到這一問題的實質析剖前，必須先請查大主筆明確一下「以前」這兩個字的年代之含義，即這個「以前」，你查老板是指「解放」以前呢？抑指「文革」以前？因只有先行弄清它，才能觸及問題本質。

看來，從查大主筆這一段文字的意境看來，上面所提到的「以前」，顯然是指「解放」後，「文化大革命」以前這一段時間，即大鳴大放期間，「大右派分子」羅翼羣所提到的「餓死邊緣」年代，若屬實，那一心一意爲中共塗脂抹粉的查老板有禍了，因在中共看來，凡是說過在毛澤東的王國，窮人農民處於餓死邊緣的人，都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右派分子……所謂「美帝國主義及蔣介石×幫在國內的代理人」（這裏，讓我靜靜地告訴查老板，筆者當年在大陸時被打成爲右派分子，原因或者說「罪證」之一，便是「同情支持大右派羅翼羣的『廣東農民處於餓死邊緣』的反黨謬論」哩。）問你怕未，因此一來，縱使你今後更替中共賣力，也將「認同」止步，「回歸」無門啊！

經我這麼一提一點後，善變的查大主筆可能會說：「我文中提到的大陸窮人『以前是處於餓死邊緣』之具體年代，是指解放以前的國民黨統治大陸的苦難日子。」

那好，下面就讓我們眞正做到「力求客觀」和「忠於良心」的，對國府時代及對中共專政下的大陸人民生活，作深入的考證與具體的比對下，到底那時的窮人，會眞正處於餓死邊緣？

一個國家、地區的窮人，老百姓，處於餓死邊緣時，必將出現多種極之反常的現象，而今只要把這些反常、事態，「揪出示眾」，眞象便將大白了。

大陸的人民甘冒九死一生之險，一大批一大批的偸渡來港，誰都知道，不是出現在「解放」前國民黨的時代，而是發生在「解放」後的毛澤東年代。還有，在這難於計數的逃亡者中，如果說知識分子，青年學生，共幹等逃亡的主要目的，是爲了自由，那窮人、農民們的逃亡，更主要的是爲了肚子問題了。港澳同胞之拼命向大陸的親人寄糧食郵包，亦不是發生於「國民黨統治下的黑暗日子」，而是出現於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中國」，知道不？當時儘管向海外親人求助寄物，將被中共帶上「對海外資產階級乞求，是對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不滿和動搖」的帽子，但「打單信」、「求救信」仍一大批一大批的向海外（包括港澳）發出，非常明顯，若不是人們處於餓死邊緣時，是不會更不敢「與黨爲敵」，我行我素的，「不幸」的是，查大主筆，對這件大陸窮人的大悲劇，亦即是中共罪狀之一的，人民「處於餓死邊緣」的「德政」，不僅沒有給予鞭撻，而用一種低能卑鄙的變戲法企圖把它作爲願諒，進而美化今天在中共統治下的大陸人民「生活水準並不高」的「理由」，其居心用意也！亦大白於天下了！

曾憲光

北平、上海遊訪紀要

亨利・謝瓦茲

美國西華盛頓州大學教授亨利・謝瓦茲於近期訪問大陸，返美後在西雅圖撰寫訪問報導四篇，以下是有關北平和上海的報導。

因天氣不佳，在廣州就擱了兩天後，終於在清晨二時乘螺旋槳飛機抵達北平。座車在靜悄悄的街道上疾駛，進入市區，而後穿過天安門廣場，這個舉世聞名的天安門，遠不如我想像的那麼大。

我們住在民族旅社，這是一幢史太林式婚禮蛋糕型的建築物，北平有很多這種類型的建築物，那是一九五〇年代俄國人停留大陸時期留下來的一種遺跡。

像上海和天津一樣，北平是特別市，直屬於中央。它除了市區外，其他還有好幾個縣。

包括外交使節團在內，住在北平的外國居民，如果沒有經過特許，不僅不能在國內到處走動，甚至在北平市內亦受到限制，對外國人來說，很多地方都是禁地。

我們在北平參觀了北京大學和中央民族學院，這兩所學校在文革時關閉了五、六年以後，復課剛滿一年，北京大學的官員對我說，該校正處於「文化革命的過程中」，意思是說課程的安排尚未獲致協議。

同時，教室裏所講授的只有毛澤東的著作和毛派指定的「中國」近代史（自一九二一年起）。

教學水準已降低，今天的學生進

和橋樑都有軍人站崗，他們靜靜地站在那裏觀察過路的行人。北京大學和我們在杭州所住的旅社門口都有軍人站崗。

警衛最森嚴的是毛澤東的住地中南海。該區位於紫金城的西南角。一邊是面對長沙街的深紅高牆，在人行道和牆之間有塊長滿灌木和小樹的地，其前裝有鐵絲網，並有禁止進入的牌子。行人道上每隔五十碼便佈有武裝警衛一人，在大門口有四名警衛。

北平和所有其他城市，鄉村及農場中的另一件特別事情是人心閑散。

除了旅社和外交人員區域的優先工程在日以繼夜的施工外，大多數工地的工人不是曠工就是在休息，農場的情形亦是一樣，我們看到工人和農人坐在樹下吃東西，聊天，打瞌睡，或是下象棋。

我們問嚮導為什麼這麼多工人不工作？他回答說天氣太熱，工人和農人需要休息。一、兩小時後，我們經過原來的地方，見到那些工人和農人仍和剛才一樣在休息。

上海與北平完全不同，北平予人有一種開曠，幽閒和與世隔離的感覺，而上海則是人羣熙攘，顯得又忙又亂。

在上海，主人帶我們參觀了一個農場和一個工廠，我們驅車進入上海廣大的腹地（上海市包含十個縣），而後到達一個公社，有人向我們保證，說這是任意選擇的一般性公社。

首先見到的是陳列室，室內有一座整個公社的巨大模型，每一間房子、穀倉、庫房和灌溉溝渠均有標明，另有一個裝置控制不同燈光的按鈕柱子，每種燈光表示不同的建築物，灌溉溝渠中的水是用透明體表示，設計很精巧，田間播種的作物都有鮮明的標牌表示。難道說這是一般的公社？

我們訪問了一家農家，看起來那是一間改裝過的房屋，室內有五間房間，一共住十個人，最大的房間有十呎寬二十呎長，用來當客廳和餐廳。室內僅有的家具是一個陳舊的衣櫃，上面放着家人的照片，另外有兩舊張椅子，以及幾塊橫放在鋸木架上的木板。

右邊是間小廚房，廚房的天花板還沒有跟我這般高。廚房外邊是間臥房，差不多有五呎寬六呎長，客廳另一邊，尚有兩間同樣大小的臥房，其中一間新增了一架收音機和縫紉機，另一間臨時空着，因為鋼筋水泥地面破裂，正待改換木板地板，廁所是在室外。

我們參觀的工廠是一個拖拉機製造工廠，又有人向我們保證，說那是一般的工廠。一塊黑板的上邊寫着「我們衷心地歡迎你們。」下邊草草地寫了「美國朋友」幾個字。

「彭黃反黨集」

黃克誠，別名振興，湖南省永興縣人，現年七十五歲。早年畢業於衡陽第三師範。後入黃埔軍校四期與林彪同隊，不久由周恩來與蕭楚女介紹參加共黨。

一九二七年九月返鄉後，組織農民支隊參加毛澤東領導之秋收暴動，失敗後竄赴井崗山任「紅四軍」排長，嗣升任連指揮員，林彪任第四軍軍長時，任該軍政治部主任。

黃克誠於一九二九年調彭德懷「紅三軍團」，任「政治部」主任，嗣後改任紅三軍團第八軍第三縱隊政治委員、第四師政委、第三軍團政治部組織部長。一九三四年流竄期中，復任共軍師政委，抵陝北後調任第三軍團政治部主任。抗戰期間，歷任八路軍一一五師（林彪）三四四旅政委、十八集團軍第五縱隊司令員、新四軍第三師師長兼政委，並兼任

、湖南省財經委員會主任、湖南省第二屆政協主席。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黃克誠調北平，歷任「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總參謀長兼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委員、「國防委員會」委員、「國防部」副部長（部長彭德懷）。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出任總後勤部部長，兼後勤學院院長。一九五六年九月當選共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書記處書記。一九五八年十月繼粟裕接任共軍總參謀

謎，我們在那裏會和有名的社會學家費孝通交談，一九五三年六月起他就是該院的副院長，但目前介紹時僅說他是該院的教授，那裏的革委會主席是叫李立。

校方對所有索取教材的要求總是很客氣的堅決拒絕。

在北平停留期間，有兩件事特別引起我們注意。一件是北平到處都是軍人，有的徒步，有的乘坐卡車和其他車輛，有的騎自行車。

軍人在白天帶有武器，晚間並上了刺刀，他們執行一般其他國家警察所做的工作。大街、小巷、十字路口

長。東北民主聯軍改制後，任東北野戰軍第二縱隊司令員、第四野戰軍第十二兵團司令員、湖南省軍政委員會副主席、湖南省軍區政委、共黨湖南省委會書記。中共政權成立後，除繼續任共黨湖南省委書記外，還曾兼任「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

黃克誠

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任共軍總參謀長及國防部副部長等要職，輔弼毛澤東與彭德懷治理共軍。一九五八年間，由於向毛澤東反映共軍官兵抵觸「大躍進，人民公社」時，遭到毛澤東批評為「右傾」。嗣後又因與主持「軍委工作」的彭德懷、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張聞天、共黨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結合，攻擊毛澤東推行的「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而在一九五九年八月共黨「廬山會議」，被毛劉集團以「彭黃反黨集團」，予以整肅罷官，拘禁於北平「反省」及「學習」，直到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始放逐山西，貶為「副省長」，在工作中「改造」。「文革」後迄今下落不明。

朱明

造，看起來似乎造得不錯。令人奇怪的是工廠中只見到少數工人在工作，廠房中大部份機器都閒置未用，我們在這方面雖有問題，但總得不到解答。

隨後我們又參觀了永久工業展覽館，其中陳列的重機械令人有深刻的印象，包括有三十二噸的傾倒卡車和裝有水冷式固定子和轉動子的三十萬瓩發電機。

我們在中國大陸所經之地仍可感覺到文革的影響，就教學水準和範圍來說，北京大學和上海復旦大學遠比不上一所美國社會的大學。

忠告「隨時上下」之徒

古鶴翔

「為世俗之說者，曰：『徇時者通，忤時者窮。天下堯舜，而我獨共鯀，是以有放殛之禍。天下桀紂，而我獨湯文，是以有幽縶之禍。亂世之不利為善，猶治世之不利為惡也。子欲為善於亂世，盍先自省，能傲災荒而輕堯鉗乎？能嗜刀鋸而親碪鑕乎？如曰未能，盍亦隨時上下，以徼寵保身哉！』是說之行，風靡波蕩，十人而九矣。噫，是何道以排之乎？」

呂東萊先生於秦檜當政之秋，因不願逢迎拍馬，故被秦檜罷黜。

八百多年的韶光，轉眼就過去了，但是民族英雄岳飛底光輝的形象，至今猶照耀着祖國的河山，並不因毛澤東搗毀岳墳而遜色。

八百多年的韶光，轉眼間就過去了，但呂東萊先生底感慨，竟似為今日媚共者之所為而發！

在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九月廿一日，某印着中華民國年號的自由報刊，竟因東西德同時獲准進入聯合國而在社論中稱中共政權的行政中心為「北京」，同時隱約表示「台北」與「北京」間的關係應因「核子時代」而改變。

希望這份自由報刊的立場並不如此，希望該報更正「北京」等字眼，更希望我誤解了該報的立場！

生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應否像生活在「秦檜時代」的中國人一樣呢？——我們應效法岳武穆、呂東萊，還是隨波逐流呢？

我們能夠違背良心，做「徇時者通」的人麼？

不！我們不怕「忤時者窮」！我們不怕「幽縶之禍」，我們能夠「傲災荒而輕堯鉗」，我們不能「隨時上下，以徼寵保身」！

有人說「文人無行」，這自然不是真理，例如屈原，例如文天祥，例如蘇軾，例如呂東萊，例如陳布雷，例如蕭軍，……。

然而，確實有不少無行的文人，君不見，本港之變色蟲王某乎？君不見，「毛澤東的義務律師」查某乎？

他在九月廿二日的「社評」說：「某些市民指摘中國大陸運來的食物起價太厲害。從大陸來的食物起價幅度很大，這是事實，然而大陸並沒有義務必須以廉價食物供應香港人。」

「毛澤東的義務律師」一方面為毛共辯護，另一方面卻在經濟版上通過其馬仔主張：把香港存英的儲備金轉作共幣存欵！

哦，中共「沒有義務以廉價食物供應香港人」，香港人卻應把自己的全部儲備金送給中共，任由中共宰割。

這，確實是「徇時者通」，「隨時上下」者的辯證法！

我們知道：中共從來不用「香港人」這名詞，而稱住在香港的華人是「香港同胞」，既然中共稱我們是「同胞」，那麼，中共便不應置「香港同胞」之生活於不顧。

查大主筆，我們的看法對不對？

或曰：「大陸同胞」尚且餓肚皮，中共怎會照顧住在香港「垃圾」？——這「垃圾」，在中共心目中是包括查某和王某的！

武昌起義

關於武昌起義這一段史實，雖然只有六十多年的時光，但有不少年輕一輩的人還不十分搞得清楚，因此，仍有重新敍述的必要。

所謂武昌起義者，即指辛亥革命之役而言也。由於民國紀元前一年（清宣統三年，亦即西元一九一一年），歲次辛亥，革命軍起於武昌，所以稱爲辛亥革命，又稱武昌起義。

先是，在同年三月間，革命黨人曾在廣州起事，進攻督署，而慘遭失敗（即黃花崗之役，七十二烈士殉難），乃轉而謀諸武漢，適因清廷舉借外債，將全國鐵路收歸國有，使到四川、湖北、湖南、廣東等省的人民，都堅決地予以反對；尤其四川方面，到處實行罷課罷市，形勢更爲激烈；革命黨人遂利用這種士氣高張的時機，決定在武昌起義。當地一大部份駐軍，亦經革命黨人運動成熟，待機而動。原先決定的時間是同年八月十五起事的，後來又因其他事故，而將時間展延至同月廿五日才準備動手。不料事機不密，有好幾個機關已被清廷的官吏所破；甚至革命黨人的名冊，也被清吏搜去了。形勢迫不及待，遂於十九日晚上提早採取了行動。

當晚由清軍駐武昌的工兵第八營左隊，首先發難；接着是步兵第廿九、三十兩標，及附近的駐軍羣起響應；當由左隊隊官吳兆麟指揮，一舉擊散了當地的旗兵（滿人隊伍），攻佔了楚望台的軍械局之後，馬上就在楚望台、鳳凰山、蛇山三個重要據點，設置砲兵陣地，猛烈地轟擊清廷督署；同時，派遣步兵分數路向督署進攻，令到鄂督瑞澂，及第八鎮統制張彪諸人，先後聞警出走；革命軍隨即進佔督署，於是組織軍政府，公推新軍第廿一混成協協統黎元洪爲都督，湯化龍爲民政廳長。

隨後派軍渡江，攻下了漢陽及漢口，又通電各省，各省響應；不久江西、陝西、山西、雲南、安徽、浙江、廣東、廣西、福建、山東、四州等省，相繼響應，與武漢取一致行動，爲期不過四十天，革命軍的勢力已達到十餘省，繼而孫中山先生到了南京，創建了中華民國，組織臨時政府，清廷知大勢已去，也就不再掙扎而宣告遜位；所以，中華民國的創建成立，實由於武漢一役奠定其基礎的。

換句話說，武漢起義，只是推倒滿清的最後一次行動罷了。其實，遠自鴉片戰爭之後，就已開始醞釀革命，惟當時有幾種不同的見解：一種是保持滿清政權，而實行君主立憲，即所謂立憲派。一種則覺得清廷已腐敗不堪，非推翻它對中國無以言圖存。這兩種歧見相持了若干年之後，才逐漸從事實的考驗中，確定革命派的觀點較爲正確。故立憲派逐漸失去了人民的支持。

不過，革命派的積極行動，顯然受着太平天國一役的影響甚大。其時聲勢洶湧，佔據了大半個中國，定都南京，不僅與滿清政權分庭抗禮；且大有統一中國的模樣。如果依照洪、楊從廣西入湖南，經湖北而抵南京那一階段的情形觀察，它足以直達北京，消滅滿清並取代其政權而有餘；也足見人民對於滿清的腐敗和顢頇誤國，已忍無可忍之所致。那

勝利沖昏了頭腦，一味亂來，也像今日的毛政權的趨勢，分析如下：

㈠太平天國是假借外國的宗教力量，來作爲它們革命的宗旨，等於毛澤東、周恩來之徒，假借北方落後民族斯拉夫族的所謂馬列主義，來奴役我偉大的黃帝子孫，始終得不到人民的擁護。

㈡洪秀全、楊秀清、韋昌輝之流，都殘忍好殺，姦淫擄掠，更到處焚燒孔廟，企圖消滅中國幾千年來的傳統文化，亂搞男女關係。據「湘軍志」指出：「道光三十年五月庚戌，廣西亂上始聞。……十二月，陳亞貴平，乃討金田。金田村者，潯州倚郭桂平縣地，前史所稱大藤峽也。其西則武宣貴縣，土客民自來雜居相讎，姦民楊秀清利客豪貲，說客求土民女爲妾，又自至土家激撓之，因勸豪刼女，使相攻燒，眾無所歸，秀清則悉刼之以叛。……」

又據「武昌兵燹紀畧」謂：「咸豐二年十二月初四，文昌門一段城牆，爲太平軍攻破，全城文武及其眷屬皆殉難，百姓被殺及自殺者，不下十萬人！並舉行選妃，各王爺分享六十餘名美女。」復據「金陵省難記畧」載稱：「太平軍初入南京，即破壞居民家庭，凡老醜婦女，均被屠殺，年輕而稍有姿色者，則集中於江寧貢院，編有號頭，以供各官兵姦宿」云。因此，太平天國結果大失人心；而這種倒行逆施，殘民以逞的現象，更成爲今日毛共政權大好寫照；實際上，後者有些更甚於前者。

㈢太平天國神化洪秀全是天主的次子，耶穌的弟弟；今日北平毛政權，更神化毛澤東思想，不僅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並且能製成核子武器，人造衛星，甚至可以令母雞每日生蛋百枚，小販賺大錢；更可以醫百病，使盲人復明，啞女開聲；只要唸唸毛語錄，可以起死回生，邪說惑人，同出一轍。

㈣太平天國於竊據金陵之後，內部開始腐化，王爺們互相傾軋，爭權奪利；北王韋昌輝與東王楊秀清實行火併，結果楊秀清、韋昌輝全家被殺，石達開出走。這一齣歷史悲劇，六年前已開始在北京重演，毛澤東爲了奪權，不惜把他的「天弟」們如劉少奇、彭德懷、彭眞、賀龍、陸定一、羅瑞卿等，加上工賊、漢奸、反動等罪名，然後分別打入十八層地獄！而原爲「天王」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兼「九千歲」的林彪，不獨不能繼承「萬歲」爺，反被迫至粉身碎骨。

毛共與太平天國之間唯一不同之點是：太平軍僅佔據半個中國，爲害人民亦僅十六年的時光；毛共則爲害國人已達二十餘年，且席捲了整個大陸。不過，當年太平天國雖假外國宗教作號召，卻未叫外國人爲「爺爺」、「老大哥」，亦未獲得外人的武力支持；並且還打着大漢的旗幟，以推翻滿清，仍不失爲正確的目標。可是毛共則截然不同，它們之所以能夠竊得中國大陸，全靠蘇聯的武力支持，爲了感恩報德，毛澤東除高呼史達林爲「爺爺」，蘇聯人爲「老大哥」之外，並親赴莫斯科獻版圖，而成爲蘇聯的私生子。

假定當年的太平天國能循規蹈矩，爲國人謀福利，而不損壞中華民族的傳統禮教，我想：曾國藩兄弟、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之流，都

因後果

胡養之

禦「髮匪」。這可以從曾氏那篇「討粵匪檄」一文，看出他們的動機是：在維護中國傳統文化的成份居多，而維護滿清帝制的成份極少。而且起初對太平天國懷有好感的世界列強，後來看到它的作風太差，也都因此而轉變了態度。以是，太平天國在那內失人心，外失同情的狀況下而站不住腳了。

儘管一般史家認爲：太平天國的失敗是中國革命的一大打擊，卻也說明了救危扶傾不單是要路線正確，還要做法高明。太平天國的路線本來沒有錯，可是它的作風則令人實在不敢領教，因以失敗。談到曾、胡、左、李等人，於剷平太平天國之後，假若是不客氣地取滿清而代之，則中國的近代史可能又是另一種寫法了。

就當時的情勢而論：漢、滿還是對立的，推翻異族統治，乃是天經地義的事；況且在剷平太平天國的過程中，兵旣自募，餉亦自籌，滿清本身沒有實力可言，取而代之，易過借火。可惜曾國藩之流，顯然爲忠君愛國的思想所累，致使大好機會失之交臂！因之，直到現在還有人對曾氏等不加諒解，並批評他們的勇氣不夠，否則用不着後來的黃花崗之役和武昌起義那樣辛苦了。

雖然，太平天國一役，無論直接間接都有助於辛亥革命的成功，卻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據孫中山先生的自述中指出：他之所以立志「驅逐韃虜」，就是直接受了太平天國這一幕的影響。此外，尙有陳天華、鄒容、汪精衞、章太炎諸人，那些極力鼓吹種族革命的文字中，也可看出他們對於太平天國的失敗，曾經表示惋惜！

由於洪、楊失敗後，他們的舊部逃亡匿藏在國外，紛紛去參加那些反清復明的組織者，確實爲數不少；後來孫中山先生在華僑中宣傳革命時，也首先以這班人馬爲主要對象；而且曾經得到他們的深厚同情。因之，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可說是由於中國上層知識分子固持着中國歷史文化之堅強信仰，與中國下層社會那些排滿的熱烈情緒之合流所致。可見當年孫中山先生倡導革命的策畧是：以政治爲目標，以種族爲手段，這是一個最能適合環境的擧措，故能獲得多方面的支持。

至推倒滿清以後，我國原可以走上康莊大道的；無如專制積習達數千年之久，各地軍事領袖多爲封建產物，故成爲割據地盤的軍閥，以致內戰迭起，互相爭奪，迄無寧日！而在這混亂的過程中，所謂「借屍還魂」的思想，又復潛滋暗長。

一般人對於割據地盤的軍閥們，往往不問是非曲直，而惟實力是親。他們看到袁世凱的北洋軍事實力雄厚，卽把一切寄托於老袁的身上，於是乃有民國四年的「籌安」議起，隨卽捧上了「洪憲」的招牌。平心而論，當時袁世凱想做皇帝的心理固然要不得，而促成他走上這條死路的客觀形勢，也要負起極大的責任。他們不特對袁「勸進」，甚至對吳佩孚、張作霖、孫傳芳之流，也曾

唯其內部的矛盾重重，顯然削弱了對外禦侮的力量，故爲東面的日本和北面的蘇聯所窺伺。——前者乘我北伐大計剛告一段落，奠定了革命基礎，正準備從事國民經濟建設之際，則發動了所謂「九一八」事變，侵畧我東三省，使國家突然進於嚴重的非常時期！

日本帝國主義者顯然不容許我國有何進步，出現一個統一的局面，乃於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月，竟發動了全面侵畧的蘆溝橋事變，使我國再度陷於對內謀生存，對外求獨立的民族神聖抗戰狀態中。經過八年的艱苦戰鬬，終於得到了最後勝利。

特別是蘇聯，更爲陰險，遠在武昌起義推翻滿清後不久，它就開始對我國虎視眈眈。它知道我國具有好幾千年的封建帝制，實行革新之後，必然會有一個相當長時間的混亂，若不乘此時機進行畧侵，等到中國局面安定而進步之後再作滲透，則較爲困難；加以孫中山的容共聯俄政策，正中下懷！故於民國十年（一九二一）七月一日，乃有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它始終信奉馬列主義，絕對服從共產國際的命令；而蘇聯企圖赤化世界的野心，亦早經決定從亞洲開始；尤其是要先從中國下手。因此，中共便成爲蘇聯吞併中國最理想的貓腳爪！於是處心積慮地盡力豢養毛澤東，實行其「以華亡華」的毒計——卽幕後策動毛共全面叛亂，用中國人打中國人，無須它自己動手，卻收不戰而勝之效。它並可躲在背後，蠶食中國邊疆土地，首先吞併了我唐努烏梁海，繼而奪取了外蒙，最後更赤化了全部大陸，這比日本公開侵畧我國更爲毒辣！

蘇聯豢養毛共來侵畧我國之所以成功，多半歸咎於一九四五年一月，美英與蘇締結的所謂「雅爾達協定」，出賣了中國，背棄了開羅宣言。中國原本爲日本侵畧我東北而抗戰，不料東北竟成爲美英要求蘇聯參戰的犧牲品！當初尙守秘密直至同年六月十五日才通知我政府，而我政府的態度也很軟弱，未能否定那項密約，屈從英美越俎代庖之計，這是一個絕大的錯誤；尤其於同年八月更與蘇聯簽訂了所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恢復蘇聯在東北的特權，實際上無異於「馬關條約」第二！且旅順、大連成爲共產國際的活動中心。

大家都知道，在抗戰以前，中共雖然猖獗，尙不失爲流寇性質；但到勝利後，蘇軍在東北將日軍遺下的武器裝備，全部給予共軍，如虎添翼，實行全面叛亂，可說是中國前門拒虎，後門揖狼，贏得了勝利，失去了整個大陸！假如在武昌起義後卽提高警惕，摒棄那些所謂「容共聯俄」的政策，不讓爲害人類的共黨組織存在，相信不致有今日。可惜當時忽畧了這一毒瘤！殊不知凡小病諱疾忌醫，必將變爲大病，等到病入膏肓時已無救藥了。

現在爲了澈底清除以上病源，去腐生新計，不得不再來一次大革命，非消滅殘暴的毛共不足以言圖存。希望大陸上的黃帝子孫，包括共軍和人民認淸目標，聯絡海外僑胞，在國民政府領導下，再實行一次類似武昌起義的行動，將蘇聯私生子毛澤東打倒。

我看美加【6】

萬人傑

揭開影城之秘

他如洪水泛濫、火燒大廈等等，如何以假亂真，蘇茜領我們看過，把其中秘密拆穿。

為了增加參觀者的興趣，他們在遊客中挑選十多名男女，分飾各種角色，由導演及助導指揮他們動作，在一個酒巴裏搶錢、打架，然後警車趕來，把這些情況當場錄影，在四週的電視機中放出，讓他們自己看看演技如何。

美國人對這些一點不害羞，凡是請他出去參加什麼表演，絕不推辭。這辦法如在香港一定行不通，中國人很少願意擔任免費臨記，老子花錢來參觀，怎麼要老子演戲？但美國人卻樂意玩玩，而且覺得被選中是他的榮幸。和參觀者打成一片，倒是影城旅遊生意興盛的原因之一吧？

移民生活

我們徘徊洛杉磯街頭，東張西望，決不定搭那一路的巴士。雖然明知八十三號可回到酒店，但決不定酒店方向，搭上行的抑或下行的呢？遲疑間，有人走近我們身邊，問道：「你們從香港來的？」在外國聽到有人說廣東話特別開心。我們

的中年男子，黑頭髮，道地中國人。我們齊說：「是的。」他問：「你們要搭巴士？打算到什麼地方？」我們把酒店名稱告訴他，他說：「跟我一起好了，我也經過那兒。」

八十三路巴士開到，我們跟他上車，他坐在老萬身邊。我們搭訕起來，知道他是香港移民來的。

我問：「你幹盛行？」

他說：「在西人餐室當企檯。」

我問：「香港呢？」

他說：「在會德豐紗廠當會計。」

我問：「在這兒的生活如何？」

他苦笑搖搖頭，「現在漸漸能適應了，總算餓不死。」

我說：「看來你對這種生活不滿。」

他說：「沒什麼不滿，是我自己選擇的，只是太過單調。」

我瞧着他道：「還在懷念香港的生活？」

他說：「申請了移民，限期已到，不來不成。」

我說：「許多人跟你一樣，初期會感到不習慣。」

他說：「我已不是初期了，來了兩年。不過還幸運，找到這份工作。」

我說：「在這兒找工作應該沒

他說：「我年紀大了，沒辦法跟年青人爭；同時，我的英文不好，只能簡單應付幾句。」他打量着我，問：「你們是來遊埠？」我們點點頭，他艷羨的道：「來美國玩玩眞好，不過，住慣了中國社會，在這裏會有很多事情覺得不對勁。」

他似乎還有很多牢騷要向我傾吐，可惜這時已到酒店，我們下車。他的眼光表現得若有所失。我心裏沉思，香港有很多人羨慕獲准移民美國的親友，也有不少人出盡方法，希望得到美國的綠咭。可是，生活在美國的移民，不是個個感到愉快的。

在三藩市，我也遇到差不多的事情，在一家生意最好的酒家，那位受薪的經理知道我的身份後，特地請客，給我們喝了幾杯免費酒，然後懇切對我說：「萬先生，希望你能做一件好事。」我一怔道：「什麼事？」他說：「回去寫一篇文章。」我問：「什麼文章？」他說：「警告那些準備移民來美的人，最好在決定之前，暫時不要把在香港的家毀了。」我一怔道：「這是什麼意思？」他說：「如果失望，還可以回到香港；如果家毀了，就非在這兒捱騾仔不可！」我問：「你在這兒拿多少薪水？」他說：「

了。在香港要拿四千元薪水很難有機會。」他說：「但在這兒拿八百元並不等如香港拿四千。七除八扣，分期付欵，什麼都是先用未來錢，薪水一到手，支付了這些，已所餘有限，誰也不敢離開唐人埠半步！」

像這種牢騷，老萬在華埠接觸到許多新舊移民，聽得不少。當然也有持相反意見的，他們認為在美國生活安定，生活有保障，不必為兒女念書問題躭心。醫藥等等有保險，過了六十五歲有很多特權，坐巴士只收五分錢，住醫院不收費，又有養老金。究竟作美國移民是苦是樂，好或不好，見仁見智，有人能適應，有人受不了。老萬也認為準備作美國移民之前，應該再三考慮，不宜草率決定。

超級公路

據說，洛杉磯的超級公路是全美國最多和最複雜的，當年赫魯曉夫訪問美國，看到這些超級公路，認為美國國力強大，從這項建設可以看到，覺得美國是個不可征服的國家，於是有和平共存的口號，有修正主義的出現。今天，中共外交人員、科學家也有機會看到美國超級公路，會經打倒蘇修的中共，比蘇共修得更厲害，是否也是受美國超級公路影響？老萬不敢肯定。不過，美國超級公路確是十分偉大，值得一讚。

老萬在洛杉磯經常參加「灰線」各項旅遊，有很多機會在超級公路上飛馳，尤其到聖地牙哥遊覽，

超級公路的工程師也不懂得怎麼走，因為太複雜，連他自己也弄不清楚。老萬相信，如果不是遠遠就有路牌指示，十分容易迷失。走錯一個路口，可能半天找不到回頭路。除本地走熟了的人，初到貴境，必須手上拿一份地圖，按圖行車，才不致迷失。

生活在美國的人，都有看地圖的本領，憑地圖不但可以走遍全國，進入加拿大境，也不會有困難。路牌指示清楚，老遠可以看見，早作準備，一定走得通。香港近年大量興建行車天橋，路牌設計有點像美國，不過規模小得多。香港彈丸之地，和美國超級公路無法比較，事實上也無須這樣的規模。

超級公路網在美國，猶如人體上的血管，四通八達，無遠弗屆，只要開了自己的汽車，全國各地，除孤懸海外的島嶼如夏威夷外，什麼地方都可到達。所以，汽車成為美國人生活必需品，從沒有人認為有一部汽車是奢侈，相反的，沒有汽車的人，會感到種種不便；尤其在較小的城鎮，既沒地底火車，巴士也稀疏，一切活動，只靠汽車，沒有汽車，等如沒有了雙腿。

到過夏威夷、三藩市、洛杉磯、芝加哥和北加羅連納州的首府拉利後，覺得人家說洛杉磯是超級公路最發達的地方一點不錯，在超級公路上，除時常有大圓圈的拐彎外，更有三層公路。晝夜交通繁忙，下班時，一邊五排行車的超級公路也塞車，洛杉磯汽車之多，於此可

國人害怕，因此有些美國人到中國大陸訪問後，認為北平單車陣「好嘢」。單車不用汽油，一來不會污染空氣，二來美國目前也開始鬧汽油荒，在三藩市，禮拜天加油，只限五加侖，大概這限制也與減少汽油消耗有關。

老萬不敢想像，如果美國人全不用汽車而向中國大陸人民看齊，改用單車，會是怎麼樣的現象。美國人喜歡拖了卧卡到處遊覽，要多少部單車才能拖動卧卡？大讚單車陣的美國佬是不是要改變生活方式遷就它？

科學與藝術的結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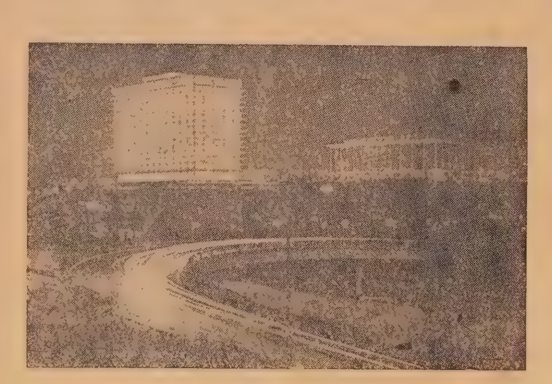
洛杉磯市區內，玫瑰園對面有一座科學博物館，老萬對博物館一向沒多大興趣，什麼古代出土文物之類，更不會特別去欣賞。台北的故宮博物館，沈葦窗兄有興趣連看一週，老萬雖覺其內容豐富，也只走馬看花，匆匆繞一個圈子便走。每逢遊地方，別人找博物館遊覽，我總是另尋節目。對洛杉磯這工業博物館，初時也以為和一般博物館一樣，多的是老古董。但朋友告訴我，這裏面全是科學工業產品，並非古董，而是最現代化的東西。這不禁挑起我的興趣，老萬對現代化的東西最欣賞，寧願放棄看數百品種玫瑰花的機會，跑進科學工業博物館去。

科學工業博物館不像一般博物館，除陳列現代化產品外，還對許多醫學、化學、物理上的知識，用

領，到來參觀；相信對孩子們的科學知識，有很大啟發作用。

會場裏裝置一種「明日的電話」，對今天人類普遍使用的電話，有革命性的改革。孩子們在館內使用這種電話，互相通話。老萬看了這情形，心有所感，覺得美國的教育和香港有很大不同，美國人注重實際體驗；香港只藉書本灌輸知識。顯而易見的，實際體驗給予小孩子的印象深刻而具體，如果單靠刨書，也許只能搞通理論而已。

老萬欣賞館內各類型飛機的展覽，它把飛機分為民航機與戰鬥機，自有第一架飛機以來，一直發展



洛杉磯夜色燦爛，這是音樂中心，下面是超級公路的天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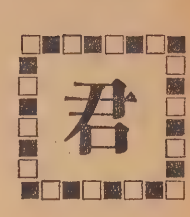
備，極有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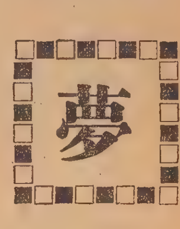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戰鬥機，和今天快速而裝備新式響尾蛇飛彈的戰鬥機相比，可以看到飛機工業在這幾十年間的發展迅速。最新型的七四七及DC十民航機，與螺旋槳的阿爺民航機相比，也是極大的成就。

另一項使老萬特別感到興趣的是現代化的建築材料和家具設計。這和人類生活有直接關係，從這些新產品，可追尋到未來生活的概況。美國雖還有不少「舊」的東西，但新的設計確十分新。走進任何一幢新的建築物裏，都可發現若干前所未見的景象。這一切，都是科學與藝術結合的產品，科學上新的發明，配合起現代藝術設計，你會發覺，香港即使是最新落成的大建築物，比較起來也覺落後十多廿年。

成為香港新標誌的康樂大廈，及附設在其左右的天橋，在香港視為最現代化；但在美國大城市，這種設計不可勝數，非常多，非常普遍，不會覺得新奇。在這個科學工業博物館中也可見之。

瘟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新四軍軍部在江南覆滅消息傳到陝北後，毛澤東大喜過望，拍案說道：「這次可除了一個心腹大患。」

江青從裏走出來，問道：「除了什麼心腹大患，是不是把王明幹掉了。」

毛澤東笑道：「比王明重要，王明是個空架子，連一把手槍都沒有。」

江青呶嘴道：「你一開口就講槍。」

毛澤東說道：「當然嘍，槍桿子出政權，沒有槍桿子，什麼都是空的。」

江青問道：「你說了半天，到底是除了那個心腹大患。」

毛澤東問道：「你知不知道新四軍軍部在皖南被國民黨全部解決了。」

江青「啊」了一聲，說道：「有這樣的事。」

毛澤東笑道：「你好似很不開心。」

江青看了他一眼，說道：「奇怪，你好似很開心。」

毛澤東說道：「我當然開心，我剛才已經說過，除了心腹大患，你怎麼忘了。」

江青抿嘴笑道：「眞是，我的記性眞壞，剛說過就忘記了，你說的除去心腹大患，就是指的新四軍。」

毛澤東點點頭道：「一點不錯，算你想明白了。」

江青說道：「這就奇了，新四軍是我們的隊伍，領導人又都是共產黨員，你聽到消息應該難過，怎麼反而高興，莫不是……」

毛澤東問道：「莫不是什麼？」

江青壓低聲音說道：「莫不是你也是老蔣的人。」

毛澤東怔了一下，馬上笑起來，問道：「你這個也字用的可圈可點，一定已經有人是蔣先生的人，所以你才用得上也字。」

江青紅着臉說道：「周副部長人人都說他是蔣先生派來咱們這邊的。」

毛澤東點頭道：「這也是公開的秘密了，沒有什麼可談的。今天我最難對付的就是周恩來。」

江青問道：「這話怎麼講？」

毛澤東說道：「我明明知道他是蔣先生派來的人，但是又不能說破，還要假裝不知道，更要使他相信我眞不知道。」

江青說道：「這可眞難了，爲什麼要繞這麼大的彎子。」

毛澤東說道：「沒有辦法，他通天的，我要利用他把與我有利的消息傳過去。就要用心對付他了。若是大家翻了臉固然壞事，就算不翻臉，他要是知道了我已明白他的身份，他也不會替我傳好話，說不定還要對付我呢？」

江青搖頭道：「我已經聽得頭昏腦脹，你還是談談新四軍吧！」

毛澤東笑道：「談新四軍，還要從周恩來談起，這是一件事。」

江青不明白他是什麼意思，就不再插嘴，靜聽他說。

毛澤東說道：「新四軍政委兼副軍長項英，是實際領導人，這傢伙是個壞蛋，專門同我作對。」

江青說道：「這話你不知說過多少遍了，大概也就因此，你才說除了心腹大患。」

毛澤東摸摸江青的臉蛋，說道：「你猜得差不多了，但是還不完全。項英背後還有人支持，這個人就是周恩來。」

江青點點頭，表示聽明白了。

毛澤東又說道：「在江西時，周項合手把我打倒，從我手中奪去軍權，我差點被他們害死，從那時起，我算明白了一點，什麼都是假的，只有槍桿子是眞的。」

江青抿嘴笑道：「你明白，周恩來也不會不明白。」

毛澤東說道：「一點不錯，周恩道也明白，項英也明白。此外就沒人明白了，國際派那些小傢伙，只知道抓黨權，以爲找住了黨權就控制黨，實際這是大錯，黨是空的，槍桿子才是眞的。」

江青說道：「說來說去還是這句話。」

毛澤東笑道：「下面就入正題了。自從遵義會

議之後，我當了軍委主席，周恩來由主席降爲副主席，他還幹的非常起勁，可知他們仍然捨不得離開槍桿子。」

江青說道：「快點說新四軍吧。」

毛澤東說道：「一山當然不能藏兩虎，他也想抓軍權，怎麼可以。但是我又不能整他，只有先想辦法把他擠出去，正好這時要向國民黨接洽合作，我乘機就把他推出同國民黨談判，最初在南京，以後住重慶，完全把他和軍隊隔開。」

江青拍手道：「這眞妙，所以我說潤之你搞鬪爭是天才。」

毛澤東說道：「你別恭維我，下面還有哩！周恩來也不簡單，他在第一回合敗了，明知在陝北鬪我不過，就想另起爐灶，發展另一支隊伍同我對抗。」

江青點點頭：「這就是新四軍了。」

毛澤東說道：「不錯，當時項英、陳毅、張鼎丞，還有一些我記得名字的小股，總共有七八部份，加在一起也沒有兩千人，軍委會居然下令編成一個新四軍，兵額一萬二千人，你說這是從何說起的。」

江青說道：「大概是軍委會有咱們的人。」

毛澤東點頭道：「有是有，不過也只當到次長一類的官，像成立一個軍，不是任何人能作主的，一定要呈到蔣先生面前。」

江青問道：「蔣委員長怎麼會批准呢？」

毛澤東說道：「這就是問題所在了，我推測周恩來一定向蔣先生報告，組成另一支部隊與我對抗，免得將來我再造反。只有這個理由可以打動蔣先生，成立了新四軍。」

江青說道：「周恩來眞厲害，平常人眞鬪他不過。」

毛澤東摸摸江青的鵝蛋臉，笑着說道：「但你愛人卻也不是一個平常人，他有他的鬼主意，我也有我的好辦法。」

江青聽出興趣來了，問道：「你又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呢？」

毛澤東說道：「你想想，他們原來不過兩千破破爛爛的叫化子，突然要編成一萬二千正規軍，兵還容易想辦法，官從何處來。」

江青說道：「那裏找這麼多的官呢？」

毛澤東說道：「項英也沒有辦法可想，就跑到延安來找幹部，我乘機推出大批可靠幹部去新四軍，掌握了一部份力量，項英雖然是領導人，但新四軍中下級幹部大多是我的人，項英還是空的。」

江青聽到這裏，禁不住過來抱着毛澤東面孔親了一下，說道：「潤之，你是眞行，周恩來、項英都不是你的對手。」

毛澤東笑道：「周恩來、項英也不簡單，他們第一回合失敗，就想在第二回合求勝。」

江青問道：「他還有什麼花樣出呢？」

毛澤東說道：「當然有了，項英把雲嶺建成第二延安，在那裏招兵買馬，訓練幹部，準備雲嶺幹部訓練成功，逐漸代替延安去的幹部，造就清一色的勢力，誰知就在這時，軍委會逼他們過江，何應欽、白崇禧找周恩來、葉劍英去談，周、葉兩人回到延安問我，我一口答應把新四軍撤到江北，周恩來雖然看出我的意思，但是他無法反對，我當時只想把新四軍調到我的勢力範圍之內，慢慢刨治，誰知弄出這麼一件大事。」

江青說道：「這也是你的洪福齊天，想什麼有什麼。」

毛澤東說道：「大概因爲你有幫夫運，我還是沾你的光。」

兩人正在互相吹噓，只見秘書田家英送進一份緊急電報，毛澤東看了臉色大變，說道：「這傢伙怎麼沒有死。」

江青問道：「誰沒有死？」

毛澤東說道：「剛才接到電報，新四軍軍部是完了，葉挺被俘，項英跑掉了，這眞是想不到，他怎麼跑得掉，這傢伙長膀會飛嗎？」

江青勸道：「單槍匹馬一個人，就算跑掉了也沒有用處，我看你也不必放在心上，由他去了。」

毛澤東搖頭道：「不成，你不明白共產黨的個性，共產黨員個個都是細菌，只要有一個細菌存在，就能繁殖出無數的細菌來，所以非斬草除根不可，去叫鄧發來。」

田家英出去不大時間把鄧發叫進來。

毛澤東問道：「項英逃到什麼地方，你知不知道。」

鄧發搖頭道：「暫時是不知道，但既然逃出，生命應當沒有危險。」

江青眉頭一皺，知道鄧發要挨罵。

果然毛澤東拍案罵道：「胡塗蟲，你怕他死，我是怕他不死。」

鄧發恍然大悟，說道：「主席不要生氣，是我一時胡塗，想辦法查明他逃去何處，想法弄死他就是了。」

毛澤東當時轉怒爲笑，說道：「這還叫話，平時你最明白我的心事，這次怎麼胡塗了。項英怎麼跑的，身邊有沒有咱們的人，你都要查明白。」

鄧發說道：「他是命葉挺出去談和，正在談判時乘機溜走的，只有幾個人，所以身邊並未有政治保衛局同志，不過，他的副官劉厚忠原是土匪出身，槍法百發百中，項英最信任他，臨行把他帶走，此人土匪個性未改，不懂得主義，只愛錢，有了錢什麼事都幹。」

毛澤東說道：「這容易，同他談，只要能幹掉項英，要多少錢我都給，叫他來延安取。」

鄧發笑道：「這樣說不成的，他怎敢來延安取錢。」

毛澤東說道：「他不來，我們怎樣能付他欵呢？」

鄧發說道：「不用我們付出欵項，項英自己帶了大批黃金、鈔票，劉厚忠看了一定眼紅，只要查明他們住的地方，派人同劉厚忠聯絡，要動手，以後不論項英身上有多少錢，都是他的，他就會幹的。」

毛澤東點頭道：「你趕快去辦，當成最要緊的任務，在目前沒有任何工作比這件事更重要了。」

鄧發奉命轉身走出，田家英又送來一項公文，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

抗戰武術談

敵寇四次犯湘衡　萬軍長驅入廟嶺

民國三十三年（即一九四四年）夏季，日寇的侵華戰爭，已成了強弩之末，但它還作垂死掙扎，竟將東北防俄邊區的三十萬關東軍，調來華中區的武漢三鎮，以雷霆萬鈞之勢，來作爲慘敗的孤注一擲，分三路發動第四次進攻湖南。我國戰史稱第一階段爲湘衡會戰；第二階段爲桂柳會戰。實際當年日軍已越過了柳州，攻到了我國西南後方的貴州省境內的獨山，照地勢區域的劃分，應該還有第三階段的柳獨會戰，因那時日寇攻破桂林後，未遇到強有力的抵抗，乘破竹之勢直打到貴州省。那時情勢危急，我國政府還準備三次遷都去四川的成都，後來急調湯恩伯部及其他部隊趕赴貴州堵截，才將勢不可當的日寇獸軍打敗，將局勢穩定下來，這次戰役可稱爲第三階段的桂濵會戰。

記得大約在十年前，香港各報章雜誌時常有軍事評論家，及退休將軍的回憶錄等，記載抗日戰時專文發表，可是對該次的戰爭都是畧而不詳的記述。雖然如今時移勢遷，一切皆成過去，然在我的追憶之中還清楚的記得這次戰役的實質，今將所記形勢，約畧道出，也可作爲研究抗日戰史者的參考及對照，因當時我是身在戰役的中心地之故，比較清楚眞相。

日寇進攻衡陽的左翼路線時，初時敵軍開始進軍，我是身處在最前線，後來敵軍前頭部隊已經過去，後續增援部隊又開來，敵我兩方面的軍隊成爲拉鋸戰，在時進時退這段時期中，我本人就在混亂的戰局地區，槍砲子彈射程範圍之內來去逃跑，及敵軍全部通過後，集中兵力圍攻衡陽時，我又身處在中空地帶，那時期卻受到本國軍隊的騷擾。現將我親眼所見所聞，敵我兩方軍隊的奇形怪狀戰鬬情形記述，其中竟有我國軍隊佔住有利陣地，能殲滅日寇的勝仗竟放棄不打，任由敵軍安全通過陣地的奇事，至今尚難以令人明白。

我如今並無任何居心揭過去的瘡疤，亦不是批評以前的軍官貪生怕死，我只想將眞實事跡公諸於世。戰爭的成敗，不是幾個人的力量能夠挽回的，氣運刧數也可說是有定數的，中國如今遭此大刼，又能怪誰呢？我將過去的成敗寫出，不果是作爲前車之鑑；一班爲國盡力，與日月同光的忠勇軍人，當然應該表揚！但尙有許多化費國家公幣而不盡軍人職責的軍官，卻很少人知道，他們當愧對國家羞見同胞！

當年日寇調遣關東軍三十餘萬，配合原有在華中區的部隊，總數要超過四十萬之眾，敵軍進攻中路是循原來三次湘北會戰的老路線直趨長沙城，右翼繞道湘西沅陵益陽等處直取衡陽城；左翼則繞道湖北通城出湖南的平江及瀏陽縣，經江西萍鄉縣由醴陵縣出淥口株州在衡陽城外會師，用鉗型攻勢將長沙包圍在當中。中國戰區司令部，大概以爲日軍三次敗於湘北，依然用嚴陣以待的老方法，等候敵軍入甕。

豈料戰爭序幕才開始，我國指揮部調派軍隊堵截的情況就顯出亂哂籠，而且還發現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現象。在上文我曾提過在四月中旬接到潛伏在武漢三鎮地工人員的情報，得悉日軍調集重大兵團準備進攻。至同年五月底才正式發動戰爭，前後相隔有四十多天時間，應該有充分時間佈署，同時中央及長官部，早十天前就可接到情報，除非戰區司令部不重視地工人員的報告，否則怎會戰爭才開始就顯出毫無準備的混亂狀態呢？

進攻衡陽的左翼日寇軍隊，由湖北繞道通城，抵達湖南瀏陽時是在六月初，我國的五十八軍，是由江西分宜縣開拔兼程趕赴瀏陽堵截，全軍人馬到達瀏陽的文家市就停留不再前進。此處是鄰近江西萍鄉縣的北區上栗市鎮邊境，距離我家鄉只有四十多華里。該軍部隊停留在文家市，既不築工事戰壕，也不選擇有利地型隱蔽，將全軍人馬排成一字長蛇陣，專等候殲滅進犯之敵軍。在等待進攻時，有一位師長帶同兩位參謀，去看附近的地型，被當地流氓放冷槍狙擊，結果這位師長竟中彈受傷，敵人尙未碰面，就鬧出師長負傷的事，後來在左翼的戰局演變成烏龍透頂就由此開始。等到敵軍如潮水般湧到時，五十八軍事前因師長受傷，竟影響了軍心士氣；日寇從該軍的一字長蛇陣的腿部衝破，長驅直進侵犯到江西萍鄉北區的上栗市鎮，然後分開兩支並進。

最令人遺憾的是，日寇根本不將我國軍隊放在眼中，它要前進就前進，想停留就停留，而我國的軍隊好像毫無戰鬬力似的，但是當退卻時的速度，卻又快得驚人，比敵人進犯來得快。日軍進攻衡陽的左翼兵團，和我國軍隊的戰鬬情況，有時好似捉迷藏，有時又如友軍一般同赴前線，日軍走山右邊的道路，國軍走山左邊的路途，敵我兩軍分頭並進，彼此互不侵犯各走各路線。此種情形使當地人民都覺得莫名其妙，滿頭霧水。敵軍從瀏陽經萍鄉醴陵出淥口到株州約三百多華里的路程，從未見國軍擺開陣勢作堅強抵抗打硬仗；只見他們跟隨敵人轉進，或監視敵軍的行動而已。

當日寇進犯到萍鄉北區的上栗市時，分一支走左邊路線的南源鄉，過一座石山地名叫關上，從那裏出清溪鄉直撲萍鄉縣城。以地勢來講，敵軍要經過關上這座山是不容易的，山上只要有一團國軍防守，日軍就很難翻得過去，因關上山勢險峻，只有當中一條羊腸小徑，步兵單行爬山還可以走，騎兵馬隊通過都有困難；這地形用軍事常識看，甚或普通人眼光看，都會知道此地是殲滅敵人的有利陣地，然而事實竟出乎常情之外。

張仲仁

留美雜感【四】

吳文廸

中國人的世界

據非正式的統計，全世界每四個人中，便有一個是中國人。中國人之多，已不能說是：「多乎哉，不多也」了。又有人說：「那裏有炊烟的地方，那裏就有中國人。」可知道這個是中國人的世界。

在「鬼地方」見到中國同胞，常有倍覺親切之感。中國人雖然流離失所，卻能發奮圖強，潔身自愛，又肯為人羣謀福利。試觀世界各地的大小機構，由負責人至小工，都有中國人任職。中國人既然這麼多，怎樣與中國人接觸和交易就成為洋人的重要課題了。

「老番」倘人僱用懂「鬼話」的中國人，就有莫大的益處，因為他們能夠「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做到了許多中國人的生意了。

喜見中國同胞揚威海外，這眞是個中國人的世界！

「過眼青錢轉手空」

杖藜裹飯去匆匆，
過眼青錢轉手空！
贏得兒童語音好，
一年強半在城中。

這首詩是宋朝大詩人蘇軾所作的。時王安石行新法，有所謂「青苗法」。這「青苗法」是將政府的穀糧換錢，借貸給貧苦的農民，每年收取利息。東坡居士這首詩就是針對「青苗法」而寫的。其意謂施行新法，未見其利，先見其害，人民得益的實際很少。農民雖可借到「青苗錢」，可是借到的錢，不久又花光了，轉手成空。農村的青年就常藉故進城，留連忘返；於是農村的生產力銳減，故「不可居無竹」的東坡先生是反對王安石的新法的。

「過眼青錢轉手空」的另一注腳，大抵可以說是發薪日領到了薪金，卻被小偸摸去，「得而復失」，轉手成空。

前些時美元宣佈貶値百分之十，有些人就說口袋裏的錢平空不見了一部份，美元的幣値大為降低。繼之而來的，是物價飛漲；一些以前是價廉物美的東西，現在都「步步高陞」了。許多人領到的薪金大部份因物價的提高而「消失於無形」，這大概又可以「借用」蘇學士的「過眼青錢轉手空」了。（按：美元都作青綠色，故「青錢」二字可不用更改。）

「護衛天使」

記得小時在教會學校唸書，老師會說我們每人都有一個護衛天使跟隨着，時常警惕我們，使不受魔鬼的誘惑而去做壞事。

這與我國的「舉頭三尺有神明」頗有相同之處，皆是要人「諸惡莫作」的。又說是「公道在人心」，為善為惡，其實受到自己內心的驅使，所謂「良知」是也。「天使」與「神明」還不是這麼一回事麼？

能夠不做壞事，能夠於心無愧，就可以進而做到「半夜敲門也不驚」了。

據說以前一些人行夜路時，用手寫一「正」字在手掌上，一切邪魔皆會退避。這不過是一種做作而已，眞要做到「鬼見愁」，主要還是「正心」為上，而「正心」的首要條件就是「平生不作虧心事」。

我國人多有「善惡到頭終有報」的觀念，深信「種瓜得瓜」之說，故不肯（亦不敢）隨便去做傷天害理的事，這一點，外國人是難及我們的。「報應不爽」之念深嵌在我人的心中；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此語不虛。

美國人卻絕少想到去「積善」的；「報應」一詞，對美國人來說，雖不致陌生，卻可以說：「信徒」極少的。

再看美國人

回顧前文，似乎頗有對美國人「不敬」。可是我所說的，並不覺得過火或偏激，對於說美國人「壞話」的地方，卻是「句句實言」，起碼我接觸過的美國人如此。決不「存心不良」的，因美國人對我中國人歧視或蔑視而「懷恨於心」，橫加譭謗。我是喜歡就事論事和深信「事不離實」。

但是話得說回來，我們不能「一竹竿打一船人」地說美國人皆如此這般。所謂凡事皆沒有絕對的，多有轉寰餘地。人當然也不能一概而論了。

譬如說，中國人多肯埋頭苦幹，但不務正業的亦大有人在。又比方說，中國人皆是善者，但是那些「殺人放火金腰帶」的人又作何解釋？惟畢竟我人多能做到文天祥所說的「道義為之根」；好人仍是多於壞人，所謂「一般而論」就是指此。

美國人自然也有「仁者」了。語云：「百步之內，豈無芳草」，只不過是佔少數而已。

上文說過美國人對中國的文化不大了了，一知半解，可是我聽過一個美國人說國語，說得流利極了。我於國語只是「聽得懂，說不通」的，這位外國人居然精通國語，使我慚愧之至，對這位「美人」佩服不已。以美國人學說中國國語而說得頭頭是道，若非曾下過一番苦功，決難臻此。由此可知這位美國人定然對我國文化感到興趣，又可肯定他對中國文化認識之深，決非一般外國人所能比擬的。

一些美國人對於我說他們的「不是」，或者會認為是「言過其實」，但是如果他們想到「有則改過，無則勉之」這句話，諒亦不會以我說的為河漢的。

江南啼痕錄

（五十五）

澳門亦因屬通商口岸，乃為葡萄牙人所覬覦，藉詞貢品需要曬地，賄賂廣東鎮守香山的武官，租借澳門。故澳門實為早期中外貿易貨物的集散地，也是中外文化早期的交流地。所以，西洋的藝術品，在早期也是由澳門傳入，那些西洋寫實的油畫，在廣東的民間留傳下來，為人視同瑰寶。如新會縣天等鄉瓦崗的天后廟，那度廟門的木門扇，上面繪着女神，鄉人常誇說這女神如何的神妙，指出不論你站在任何角度，只要看見那門扇，那女神就望着你。後來，我親到天等，看個究竟，原來門扇上繪的是油畫，那女神像繪得栩栩如生，剪水傳神，所以不論站在那裏，如果面對着她，總覺有明眸相對之妙。想當年必是水上人家或是航海經商的人，酬神庇佑，在澳門購度有油畫的木門扇，或請畫家在門扇上繪上油畫，送到天后廟安裝，以表誠心。不料一百年後竟成神話。

由於暈船的關係，躺在臥舖，不敢爬起身來，朦朧間又睡去了，不知從那時起，風平波靜，船也安穩了。我從夢中醒來，張開惺忪的眼，從窗子向外眺望，只見船緩緩的駛進一個海港，岸上燈火通明，很是熱鬧，詢問管事到了什麼地方，說是鬧坡在望了。鬧坡是粵南陽江縣的一個漁港，原為漁船集中之所，故為海產富豐之地；抗戰期中乃為澳門及香港進入南海路的口岸，又因接近雙恩鹽場，從香港走私入粵南的必經之路，又為對外販賣私鹽的集散地，便成畸形發展，熱鬧非常。船進入了鬧坡港裏，停於海面，旋即下碇，決定停泊一宿，以便利貨物的上落。拋錨後，暮色四合，漸漸夜幕低垂。這時，廚子又開晚膳，端上的菜當然又很是豐富美味。可惜我日間暈船，此時精神未復，胃口呆滯，只胡亂吃了一點，便放下筷子。

鉤月掛上之後，已是晚上九時許，上落貨物的工作，業已做完。其時海風陣陣，送來絃管笙歌，倚舷細聽，似來自酒家歌榭，充滿綠酒燈紅，紙醉金迷的情調，置身此地，大有「烟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之感。因晚膳時未能果腹，這時反覺有點肚餓，乃邀船主，管事等上岸「宵夜」，以瀏覽這海濱鬧市，並酬謝船上人員對我的厚意的招待。船主稍按汽笛，即有蛋戶小艇搖來接客上岸，我們魚貫下艇，一個妙齡的珠娘，把櫓輕搖，一忽兒，便靠碼頭，付過艇錢便登岸入市，原來這個畸形發展的小漁港，沿海岸而建舖戶，但僅有縱橫兩條街子，舖戶都是魚欄、運輸行、鹽店，此外便是酒家。十字街頭，不消三十分鐘便巡禮完畢。乃相偕走入一間酒家，縱目一觀，高朋滿座，猜枚濺酒，都是三山五嶽，或是海上人家。

因船主好杯中物，不免杯來盞往，直至玉樹歌殘，燈闌酒盡才返回船上。因為自己做東道主，殷勤勸飲，不免多幾杯下肚。下得船來，酒意浮動，倒頭便睡。一覺醒來，已經旭日東升，船仍在啓行中，但今天的航行很是安定，我爬起牀來，絕無眩暈之感。大概是依沿海岸線而行，少受風浪衝擊的緣故。廚子很是客氣，取盆滔水，招呼洗臉，我於盥洗行動中，也無嘔心不快的現象。一剎間，廚子開來早餐乃巧製的魚片及第粥，依然是和賬房管事人員共圍一桌，由於昨夜我邀請他們上岸宵夜，我們更拉近了，彼此更為融洽，談談笑笑，很是脫略。早餐後，正在聊天興濃之際，忽然風浪轉猛，船身漸漸動盪，我恐暈船失儀，又連忙臥下牀上，閉目養神。可能昨晚遲睡，一刻間竟入睡鄉，而且睡得很甜。到醒來時，日將中天，時近午刻，船還是在顛播，我仍是躺着不敢起來，只側身詢問管事到了什麼地方，管事人員很輕快的答道：「快啦！大概不出二小時，便可抵達賀博港了。」快要捨船登陸，可免風浪之苦，那眞是一件輕快的事。但還有一段時間，又不敢坐起來，乃順手拿一張昨天的報紙，躺在牀上來細看，以打發時間。不久，船漸行漸定，行動不成問題，我便爬起身來，朝窗一看，只見陽光艷麗，天風浩蕩，白鷗低飛，繞船三匝；且前後左右均有三五風帆，御風破浪，一隊一隊的航行，在碧海茫茫，或遠或近，而楊帆列陣，特別壯觀，此種畫面，非在岸上堤畔所能目覩。我給這種壯麗的風景所吸引，乃跑上船上的甲板去欣賞海的雄邁。東風披襟，精神為之一爽，縱目遠眺，風帆沙鳥，或左或右，或上或下，都像朝我們這裏疾繞而來，但迫近我們船旁的時候，卻又掠影而過，而致白鷗帆影交織海上，啊！人在畫圖中，而又在天風浩蕩的海上，人生能得幾回見！

水手又向北指給我看，那裏便是賀博港；我從水手所指的地方望去，在烟水蒼茫之中，隱隱可見一排一排的連環船，橫列海上，幅度之濶，至少十里，且均屬帆船，桅檣一列一列的竪着，其中復有在桅頂懸上彩旗，隨風飄揚，這種陣容，使我聯想起曹孟德百萬雄兵，陳師赤壁，威逼周郎的陣容了。這時，我們的船越前進，則賀博港越接近，那十里的連環船越看得越清楚，一排一排的都是大帆船，沒有小艇參雜其中，極目所見都是這樣，一派雄壯氣魄，宛如自己置身於古代戰場，去檢閱水師。

電白是明代外國商船來華必經的一站，則賀博港又必為外國商船停泊之所，則賀博港在中國的對外貿易史上，佔有重要的一頁。惜中國過去的歷史，只重政治，利之所在，為儒家所恥談，致此早期的華南商港，中國第一個對外集散地，竟不為後世詳細所了解；有待經濟歷史家去考證、去研究。我正給橫在目前的景物所迷，沉吟入神之際，廚子已趨前請我返回賬房午膳。船已逼近港灣，波平如鏡，船緩緩的駛進，安穩異常，這頓午飯使我吃得舒舒服服，且菜饌豐富，而管事人員還殷勤勸飲，我以登岸後又須趕程遄赴梅菉，婉謝美意，小飲三杯，應酬一番，便吃飽三碗白飯。

宋琴

萬人意見

脫派明星為藝術而犧牲 長髮男星卻要誓死保留

編輯先生：

在十年前國語片中難得一見女明星的酥胸，如果她們偶而肯在一兩個片段露那麼一露，事前亦必在報章或雜誌上大事宣揚一番，說某某女星不惜爲藝術犧牲，片子亦相當賣座。

時至今日，眞是有戲皆打，無片不脫。有本錢的固然要大脫特脫，以廣招徠；即使本錢不足，或是「發水麵包」式，也都「爲了劇情上的需要」，遮遮掩掩地脫。你脫，我也脫，大家一起脫。結果，她們爲「藝術」而「犧牲」，而藝術也在她們的肉香下犧牲。

不過，爲了票房收入，女明星脫是無可厚非。在某種意義言，未嘗不是一種「犧牲」。但藝術並非革命，無需冒險流血，談不上「犧牲」這般嚴重。

在脫風吹襲下，一位男「作家」也脫，眞使人難於明白。莫非這位寶貝「明碼實價」，「有」以示人，以便「童叟無欺」乎？

其實，作爲演員，爲了劇情需要，有時不免付些代價，如大軍閥許冠文，把頭髮剃光便是。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不論電影或電視劇，都一窩蜂似的演民初時代故事。如馬永貞、唐山大兄、精武門、私戀及其他已忘了劇名的電視劇。他們雖穿著唐裝或中山裝，作民初時代的狀，但看看他們腦後的一把長頭髮，那有半點民初氣息？這把長頭髮使人產生一種不協調的感覺，大大破壞了劇中的氣氛。

爲配合劇情需要，連一把頭髮也不肯剪短，還談什麼藝術？一個對藝術有三分忠誠的人，決計不會把這種不倫不類的扮相搬上大小銀幕，難怪人們常說香港多明星而少演員。從這角度言，反倒要一讚那些肯脫的女明星哩！

民初時代男人的髮型是怎麼樣？導演不會不知道，這些明星也不會不知道，但知道而還用這種扮相，顯然對藝術沒誠心，對觀眾不負責任。或曰：清朝的女子大都纏腳，如果演那時代的女子，豈不也要把腳纏小才成？那又不然，因爲足部容易遮藏。如果是演貴妃出浴時，豎起大腳板大洗特洗，同樣不可原諒！

鄭丹萍

老周法語講得麻麻 無線電視捧得過火

老周的同學證明他實在水皮

編輯先生：

除極少數天才外，一般人習外國語，能夠學到運用自如，最少須下五年以上苦功，多至十年以上。抗戰前，中日外交正緊急關頭，吾友C君，留日多年，帝大畢業，且常與日籍同學交遊，但當負責與日外交大員交涉時，卻仍不夠用。不得已乃特邀Y君助理，因C君未經過「一高」階段，而Y君則讀過「一高」，且每考皆第一者。在汪僞政權中，通曉日語者，當然甚多，但如對日人眞正談問題者，卻少之又少。據吾所知，除周佛海外，僅周隆庠一人而已。所以老汪倚爲左右手，擢爲僞外交部政次、僞行政院秘書長。周隆庠無錫人，出生於大連，自幼讀日本小學，以後由小學、中學、帝大皆受日本教育，可以說幾與日本人無大分別。

再說留法生，因「勤工儉」關係，我華人留學法國者甚多，我認識的四川、福建朋友中，多數是留法，有的一年、二年，有的來來往往，法語當然能說幾句，但如和他們用法語談問題、研討學術，那就會瞪眼了。因爲他們根本未下過苦功，而且他們到法時，年齡多在二十上下了。然有例外，即是老外交官閩侯人王景歧的長子王遂徵，此君和周隆庠讀外國語情形相似，從幼即在法比。周、王中國文自然不通，但外國語文確眞了得。在外交部時，常爲老汪作翻譯。周是帝大法學士；王是巴黎大學法學博士，論學問皆不足道，但一個日本語文、一個法國語文，確十分夠格。

吾友H君與老周（恩來）爲同時「勤工儉」同學，知道最清楚。老周在巴黎時，終日攪共產黨活動，根本未安心讀過法文，更不必說讀書了。他只能簡單說幾句極常用的法語，根本談不上用法語講話。陳毅比老周較高明，因陳用過功，且時間較長，然也非周隆庠、王遂徵可比。

不料，最近無線電視廣播，竟有這樣一句話：「周恩來總理用流利的法語對龐皮度總統講話」，聽後，不禁渾身酥麻！無線電視拿到中共津貼或鉅額廣告費，一向爲中共吹捧，欺騙觀眾，早已惹市民不滿。欺騙不知者，本來有愧於心，殊不知所有觀眾，並非皆無知者，我和我的朋友H君聽了：「……流利的法語……」，就覺得吹捧過火，欺騙、無恥！我不能利用該無線電視作更正、反駁，故特借「萬人意見」欄，揭穿上述謊言。

誠實人敬上（九月二十日）

讀者夜有所思 特地爲文錄下

讀來只覺得他在「胡思亂想」

編輯先生：

我年來有許多感觸，若肯當時錄下，篇篇言之有物，可與港人見面。惜自己太懶，總拍動筆，只可讓它溜走。

今晚又動一念，不寫不快，是以錄下。

我總覺得，自由永留人間，人性不滅，自由社會永生，極權制度只不過是人性之反動而已，在人生社會過程中，終會湮滅，那是必然的。

人性的、自由的氣息隨時散發在人間，處處俱在。看得見，拿得着，是實體，非抽象，有物有則，俯拾即是。

茲舉一例：年來世界興起中國熱，那是事實，此反映於工藝品、古董等等。玉價上漲，身價凌駕鑽石，令人乍舌。古畫、古瓷、古器等都得道昇天。

年來西方世界的「拍賣家」沽出的泰西古畫、古物，亦步步高陞，這東西潮流一滙合，當眞波瀾壯濶，拍賣公司掛出的價格，動輒萬萬聲，這些古畫、古玉、古物即使出自最偉大畫家藝人手筆，最精美的玉藝，對人生也沒有多大實用價值。

人類生來有一種特性，在豐衣飽食的物質生活之餘，要尋覓一種精神出路。古藝品騰貴原因在此。自由社會之妙處亦正好在此。只要你有錢，十萬、百萬甚至數百萬任你買，任你收藏，沒人管得着。若發生在幸福社會祖國，實在不可思議。第一、領導說你是有閒階級、資本家、階級敵人。就注定你唔死亦一身蟻。倘若你萬幸是王牌——工人大佬。自拍胸口，說工人階級有權欣賞藝術，娛樂身心。但我告訴老兄，你老哥的罪也會多如牛毛。

鑽牛角尖，一罪也；走入死人堆，忘記本身崗位，二罪也；樂封建社會，反動社會之樂，不樂人民社會，社會主義社會之樂，三罪也。友敵不分、思想痲痺，中封建社會藝術之毒……罪！罪！罪！

在幸福社會主義祖國裏，藝術也分階級性的。聽人說藝術沒有國界，沒有畛域，而今方知不是，腐朽資本主義社會的臭學者、臭權威，你們嚷什麼藝術不分彼此？如今毛老頭說了，看你還敢哼什麼？

前數年毛共鬧革命，新的、舊的革掉一大批的命。後來革出很多主義、主張來。毛伯伯像害瘧疾一樣，渾身不自在，沉吟復沉吟，終於哼出「聖旨」來：還是革委會好。

我們蟻民，在腐敗資本主義社會打滾多年，這臭社會到處有陷阱，大魚吃細魚，不合理之事多多。如今我也像害了瘧疾，渾身不自在。沉吟復沉吟，終於哼出「聖旨」來：還是自由社會好！

自由的人兒，你們有福了；識時務的俊傑，你們有福了。自由社會之龐雜奧妙，在許多人亂叫亂嚷，飽食終日，出出風頭，抗議這樣，反對那樣，打倒這個，擁護那個，要回要歸，悉聽尊便。

甚盼有熱血有志氣的勇士們，回到「幸福祖國」懷抱，等於上了天堂，進入孔夫子所追求之大同世界。

論曰：「上天之戴，無聲無臭」，至矣盡矣。

皇蟻草

中共向港僑詐財

強迫交建設基金

若然不交鄉中親人遭殃

編輯先生：

恕我不說客氣話，我想借貴刊發表一則小小的新聞，告訴香港同胞和世界各地中國同胞。

中國共產黨窮到燶，強迫香港中國同胞交建設基金，在廣東省惠陽縣長井地方實行，每人要交付人民幣二百至一千多元不等，如果不交，就將在大陸家人所養的猪、雞、鵝、鴨、單車、衣車變賣，所得之欵用來抵押。沒有東西變賣，就將房屋扣押，歸公所有。

今日在長井實行，明日將在全中國實行，你說在港同胞怎麼辦？後日又說向法國訂三五架和諧式飛機，又來強迫我們每人交三五千元，我們在港豈不是同共產黨打工？

同胞們！大家聯合起來，團結起來，一於抵制共產黨！

受害人周向洋

（七三年九月十六日）

電視台一於靠左 觀衆睇到眼火爆
「歡樂今宵」變了「苦悶今宵」

萬先生：

近期貴刊「新聞以外」最後一段：「值得一批的電視新聞」，我對此亦有同感。事實上無線電視近來的表現，確已擺左了。不過它有所恃者，是本港只有它一家是無線電視，收看者已無選擇之餘地，故此該電台即使敷衍了事，看戶亦不能不收看。

我一生未曾買錯過一件物品，但買了一部電視機，認爲是大錯特錯。不是嗎！因無選擇餘地，晚上工餘後只有收看無線電視，播影新聞時，這個電視台必替毛共宣傳，如有外商去大陸必然播影，他們回來，又必派員訪問。這些人必定對中共隱惡揚善的，看見眞是擔火。該電視台的「歡樂今宵」，每週有五晚播放，晚晚節目都是肉麻兼下格，我們晚晚收看，變了「苦悶今宵」。說它諷刺嗎又不像諷刺；說它諧趣，眞係「節」都唔笑。但每晚主持節目者必自誇大，必說今晚節目豐富，請得亞乜亞物登台演唱……但看落又是宣傳的成份較多。

說實話，該電台雖擁有很多演員，能唱的不多，能演戲的更少，但他或她們晚晚都上螢光幕，無非把時間消耗，我們的電視觀眾苦了。

我對該電視台憎惡之極，故在最近月餘索性不收看免耗電費，更免燒壞機內的「膽」。俟新電台播影，才再收看。誠如先生所說：「當有新的電視台出現，觀眾就會有所選擇，不會再聽你胡扯，沒有觀眾，恐怕也再留不住那些廣告了」。我看這隻螃蟹，還能橫行到幾時？我眞不明白，爲什麼來自台灣的男女歌星或影星，偏要到該台演唱或亮相，難道他或她都不知道該台是擺左了嗎？爲什麼台灣當局還准許他或她們這樣做呢？我認爲先生對此一問題，應以筆槍墨礮，鳴鼓而攻之！

讀者陳瑞章（九月廿一日）

澳洲讀者 詩悼孫科

萬人傑先生：

閱報得悉國府考試院長孫哲生先生逝世，慨國都未復，智者先凋，故賦悼詩一首錄後：

陽明山上埋英骸，
孤忠殉國事可哀！
義師何時指北闕？（北京也）
搗彼共巢奏捷凱。

林哲齋癸丑仲秋月草於雪梨

港貨大陸加工 中共香港將兩蒙其利
明報經濟版發出歪論

編輯先生：

日昨讀到明報經濟版署名「黃復」的「財經櫥窗」題曰「香港與中國大陸」。此文末段說香港是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尊重別人，誠懇認眞，拿出事實的討論才會受人重視，亂扣帽子是會讓人笑話的。

好吧！讓我這個大老粗談談他文中一點意見。至於全文，有待有學識者和他徹底討論。

有些人（如艾凡）認爲，利用中國大陸的廉價勞力，配合香港的技術將可使香港產品的國際市場更具競爭力。由於香港與中國大陸的貿易量龐大，香港貨幣外滙儲備部份不妨用人民幣。至於「可行性」有多大，可就見仁見智了。

這段是黃復引述艾凡的話。艾凡的原文我未全窺，在商言商，艾凡說得對，如果香港工業界照黃復、艾凡兩君的計劃實行，當然香港工業界和中共都賺大錢；但兩位可估計帶來副作用和後果怎樣？

不錯，大陸工人差不多是無償勞動，僅夠餬口，普通每個勞動工人每月平均爲四十元多點，而香港工廠男女工人，如果每天開足八小時，每月平均有港幣四百多元入息。算起人民幣平均香港工人比大陸工人收入多三四倍，大陸勞力市場的確廉價。一件商品在香港需四百港幣加工，交付中共加工，八十多元人民幣就成，比對着數一小半，大陸如果接得訂單，肯定照原來四十多元月薪發給工人工資，香港工業界給中共的加工訂單，無形可賺一倍有多。

香港目前物價工資，正如龜兎賽跑，壓得市民透不過氣來，前些時政府官員曾發預言，恐不久將來，香港又會發生大動亂，相信他們不會無的放矢。

大陸加工如果實現，香港這支龐大工人失業隊伍會立刻出現。對香港社會壓力如何？後果如何？希望黃復、艾凡兩位向香港市民解釋，也啓我這大老粗的茅塞。

黃中惠（九月十八日）

打倒殘暴的毛共

棄左

毛澤東、共產黨，迫逼我們無地容身，強迫我們七億同胞，日夜不停勞動，基本衣食不能滿足，莫說人工報酬。這個暴政怎能代表中國，我們堅決不容忍。同胞們，起來吧！大家團結一致，齊心合力，打倒那殘暴瘟君毛澤東，打倒那可惡的共產黨，同胞們，起來吧！齊心合力，打倒那殘暴的毛共。

少年殺手毫無悔意 如此人渣留來何用

匪徒簡直與「撲運」唱對台戲

編輯先生：

「撲運」似乎已經失敗了，連月來給匪徒用狠惡的毒殺手段而鎮懾了，可不是嗎？冷眼旁觀，自從港府推行撲滅罪行運動以來，匪徒則變本加厲，兇狠狼毒。這無異專與這個「撲運」唱對台戲，「撲運」向他們稍施壓力，這群絕滅人性的匪徒，就加倍狠毒地對付小市民。我們大可放眼很多案件是全無必要去殺害無辜者的，可是善良而寶貴的生命，偏偏就遭犧牲了，現畧舉數例：

一、本年八月十二日柴灣道近筲箕灣之刧殺情侶案，男子遭毒手。二、柴灣新邨刧殺婦人伍桂珍夜浴案。三、九龍馬頭圍道行刧公寓，重傷老板，老板娘被殺案。諸如此類的刧殺，只要留心一下每天報紙，幾乎無日無之。像這樣血淋淋的罪案，還說不是專向「撲運」反撲和向法律挑戰嗎？因此，我要問一句：香港立法和執法諸公，還能對這班殺人不貶眼的狠匪給予寬大處理嗎？以這個經稱譽爲「東方之珠」的香港而天天有刧殺案發生，已不再是太平盛世的「天堂」了。既不太平，就是亂世，亂世就非採用「殺人者死」重典來對付匪徒不可！處此亂世之下，還能採用那已不合時宜的婦人之仁的法律嗎？因此我認爲對命案匪徒仍用那婦人之仁的「仁治」是毫無效果的，不信讓我告訴您們下面一段事實吧！

去年暑期，我因病入瑪麗醫院施手術，在休養期間，適有一個十五、六歲之青少年亦在養傷，大家談起天來，問他因何受傷住院，他直認不諱他是「自命」金牌殺手之一員。他說：「我們比普通殺手不同點就是非屬擺命案子，我們絕不被派出。一旦被派出，動手就要擺對方的命，無論對象識與不識，利刃即向對方要害處照插，任務完成即散水回去領賞化用。經我手所殺的，已有四名，其中有一兩次被捕，但以歲數不足，兩次都是判入感化院，愈感，我就愈看化我的生命，因爲遲早都是死路一條，幹我這行，是絕對不容中途退出的洗心革面可能。總之有朝一日，不是在開片時給對方殺死，就終會被組織層控制，若稍表示反抗，即遭剔除。所以我們是置生死於度外的。同時對殺人方面，視爲例行任務，內心已是麻木不仁的了，若遇對方給我們說教，還是請其慳返啖氣，好好領死爽快得多。」說罷非但全無悔意，且露有洋洋得意之色，似這類已經心死的人渣，多活一天，只有增加多一點市民的生命危險罷了，豈能忽畧？

目前香港的，不能令市民的生命財物得到「治法」保障，試問對得起納稅的小市民嗎？

在此特別附加一點意見，香港法庭的判案，對那些因一時衝動光火而錯手殺人後且前往自首的疑兇，反而判處死刑，例如月前九龍地方所發生與同屋房友爭論跌打藥的眞僞功効小事而動武殺了人那件案一樣；搶刧殺人反而輕判，不用塡命，這樣的判決公道嗎？

張天理（九月廿五日）

國府處理海外工作效率差 皆因所用人員不少是飯桶

萬先生：

自到貴境後，得常拜讀大作，使我肅然起敬，心儀已久，但遺憾尚沒有機會一識韓荊州。

那姓查的小子發表「見聞思」後，幸得諸位高賢時彥，踴躍爲文，嚴予斥駁，實是快事。然而奇怪的是，在台灣方面，不論官方或民間，都不見有什麼反應。當然，像這樣的小冊子，在台灣除了一些安全、宣傳的官員及幾間黨、公營的報舘的特殊人員能見到之外，其餘一般大眾是無法看到的。不管如何，多多少少，好好歹歹，也應該要有一些反應才對。不然，豈不被那姓查的小子笑死江東無人了嗎？您說是不是？

我跟您不妨關起大門直說，我覺得國民黨辦理海外宣傳、文化、組織以至外交、僑務，甚至情報等的官員，幾乎百分之百是飯桶，根本不是毛共對手。我們外交上之所以節節失利，未嘗不是這些飯桶未能盡到他們應盡的職責所致。以港九爲例，試問這些飯桶攪了些什麼名堂出來？

在台灣，再沒有一個比總統的內心更痛苦的人，一嘆！蔣院長雖然宵旰憂勤，可是他獨力難支。國府除了國防部、調查局、警總、郵局等幾個少數機關辦事比較積極認眞外，其餘各級單位，上自首長，下至科員，幾乎就好像是爲做官而做官的。您曾到過台灣多次，不曉得您有沒有這種感覺？他們好像有官做就好了，國家事管他娘似。說一個您熟悉的人吧，又是貴同鄉，像×××這位老先生，簡直是個婆婆媽媽，他的性格，他的才能，根本不適於擔任他現在的職務。在這種情形下，他想不爲做官而做官行嗎？我幷不是看不起×先生，只是照事論事而已，請您別誤會。

北望神州，東眺台澎，能不悵然！際此國家存亡絕續的時候，希望您領袖群倫，肩負繼往開來的責任，把在您英明領導下的萬人協會，迅速推展會務，進而蛻變爲一個龐然而具有號召力的政黨，在可見的將來，以海外在野黨的嶄新姿態，卓然出現於世界，而影响國民黨，您認爲如何？

拿筆桿子不是我的專長，只因看了查文之後，「條氣唔順」，所以特草了這篇稿子，想「順番條氣」吧了。本擬依查文順序，一樁樁、一件件地「問」下去，可是查文像老太婆的裹腳布條兒一樣，一下子無法收科，只好就此暫停。隨信附上拙稿一件，敬請卓裁。

讀者張伯拜啓（九月廿五日）

（張伯：你在信末雖囑咐我不要將信發表，以免影响民心士氣，但我覺得自己有弱點，應該提出來，大家討論一下，力求改進。國府裏面，的確有不少您說的那種人，不過，努力工作，事事認眞的人不少，相信蔣院長慢慢會改變這種風氣，淘汰了沒有工作能力的人，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的。這一點，我們不必太過悲觀。至於您要使萬人協會發展爲海外政黨的構想，本來很好，可惜老萬并非攬政治的專才，書生論政，得個講字而已。不過，我對國家前途的關心與熱愛，相信不會在閣下之下，唯有盡個人力量，喚醒民眾，鞠躬盡瘁而已。萬人傑）

任意調動無法反抗 夫妻拆散天倫難敘

「亞姨的故事」足為「回歸者」殷鑑

萬先生：

昨晚同一位中山籍朋友談起，他最近回過大陸，得悉中山縣萬頃沙由潮州遷徙來大批潮籍同胞，安插在萬頃沙生產。萬頃沙地連數縣，地大物博，是主要產米區。中共下放政策繼續積極推行，把人民東往西調，南上北下，美其名曰支援社會主義建設，實則把人民不滿情緒，反共力量分散，好使中共長期壓制人民。

一九五五年本人開始在廣州市過其流浪生活，一段時期匿居親友家，同居一伙周姓人家，周太本人有三姊妹，周太居長，她三姊妹已結婚，最小的妹妹結婚才數年，已誕一子，取名偉仔。她爲了工作和照顧偉仔，近來與家姊（即周太）同住，我們相見只稱呼她亞姨。她丈夫在廣州市供銷合作社工作，亞姨在廣州市西村某廠工作。忽然平地一聲雷，供銷合作總社頒下命令，把偉仔的爸爸調去廣西省某縣工作，亞姨驚悉噩耗，跑去合作總社找主任理論，以下是亞姨和主任的一段談話：

「主任同志，你把我丈夫調去廣西工作，不是一天或半天，亦不是一年或半年，是長期性的工作，這豈不是活生生把我們夫婦分隔開，教我們今後如何相叙？每年只有春節幾天假期，來回旅程都不夠，難道要我們學天上的牛郎織女星？」

主任聽了，緘默一會，答道：「同志，妳說的很有道理，但只是站在私人感情上。今天新社會裏，要胸懷祖國，放眼世界。正在積極建設社會主義，國家需要我們到那裏，我們便要到那裏。如果人人學妳對丈夫那樣束手束腳，爲了點私情綁住丈夫，等如破壞社會主義建設。同志，妳好好地動員丈夫準備行程，將來總會調回廣州的。回去搞通思想吧，這是上級命令。」

以上這段話，一句破壞社會主義建設就把亞姨壓得啞口無言。亞姨聽了，如晴天霹靂，帶着失望的心情回家。

她經此打擊，每天拖着沉重心情去廠工作。返工路過一處地方，是某部共軍駐兵，湊巧地她每天返工放工時，同一位營長級的共軍碰頭，爲了禮貌上，難免道聲早晨。這位北佬共軍就纏上亞姨，又說送只金手錶給亞姨。有晚她二姊來訪，得悉此事，大義凜然，教導三妹，做人一就一，二就二，不能有始無終。

不久，供銷合作總社主任來找亞姨，說不久可把她丈夫由廣西省調回。亞姨聽了，喜出望外，當這位主任是生神仙。

主任借故經常來找她，她爲了丈夫快調回，也樂得和他周旋。

某晚，他同她上電映院，一開場燈光熄了，老奸巨猾的主任便向她鷄手鴨腳，把她嚇得花容失色，未完場便抱着一股憤怒的火跑回家，向大姊訴苦。大姊只有勸慰，如今狼虎當道，有寃向誰訴？到底羌老就辣，大姊懂得人情世故，勸妹妹忍耐着，慢慢才想辦法。

亞姨不服氣，聲稱向省委投訴，看來亞姨的事件不會有什麼結果。我由於戶口水緊，又要流浪別處，亞姨的下文不得而知了。

以上「亞姨的故事」說明了中共社會的實質問題，人民天倫之樂隨時會給中共無端端破壞拆散，不能反抗，否則受到中共抵制，失業後果更壞。此種不合理的調動，也是製造黑人黑戶的溫床。

中共的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花樣口號從何說起？

以上的實況，足可掌握中共嘴臉，青年朋友們！「認同」「回歸」在未行動前，最好多多參考，否則回去了，到實際了解中共本質時，回頭已是太晚！

流浪漢（九月二十六日）

啓事

讀者惠訂本刊，請逕至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三樓B座，與本社負責人接洽辦理。電話五一七五四九三五。

萬人雜誌社啓

小啟

今又收到熱心讀者王克光先生捐會刊費二十元及十一月一日三結合聯歡聚餐抽獎十元，萬會長加捐雙十節費用三百元連前二百元合計五百元，副會長憲光捐雙十節費用五百元，特別多謝各位支持會務，工作進展。

萬人協會雙十節籌備小組啓

（十月六日）

萬人協會會員入會申請表

年　月　日

姓名		別名 筆名		性別		年齡	
籍貫	省　縣	身份證號碼					
住址				電話			
興趣和專長		職業					
批准日期	年　月　日	會員證號碼					
學歷						二寸相片兩張	
審查部意見		會長意見					

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　電話：五一七五四九三五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紫峯閣遠眺有懷

泰國謙梓良

雲隱高山寺隱林，鳥聲碎到故園心，
羈愁頻逐銀濤湧，遠岫潛隨夕照沉，
客路悠悠思渺渺，詩懷落落柏陰陰，
渡江猶有澄清志，怎奈霜華兩鬢侵。

韵依梓良詞丈紫峯閣遠眺有懷

泰國蕭蕭

方外蓮宮竹外林，縱眸天末碧波心，
犖山樹色凝烟翠，萬里雲深起陸沉，
客思無邊浮鬢影，風蟬如雨落椰陰，
乾坤朗朗誰賓主，墜緒茫茫舊夢侵。

前題前韵

泰國張選青

雲上雲山林上林，疏鐘清磬滌塵心，
漁歸淺渚帆初卸，淚湧青螺嶼欲沉，
風送鳥啼高閣外，霞紅花醉堵牆陰，
道人似笑重來晚，一樣霜華兩鬢侵。

韻依梓良詞丈紫峯閣遠眺有懷

泰國球瑛

記曾峯上眺晴林，起伏層巒去國心，
淚湧螺山來遠近，風飄帆影到浮沉，
鐘敲古剎村烟淡，日徙春城柳色陰，
雲樹蒼茫增客思，投鞭空悵二毛侵。

前題次韻

泰國梅江客

紫竹雲封閣外林，菩提樹下滌凡心，
蒼茫極目懷人遠，宇宙憑誰挽陸沉，
淚湧青山動漁箔，帆歸湄浦繫椰陰，
東南泛亞誰爭主，朔北罡風幾度侵。

韻依梓良舅父紫峯閣遠眺有懷

香港劉訪忠

撥開雲霧上層林，極目蒼涼碎客心，
日障紅塵迷遠近，烟籠碧岫影浮沉，
仙鷄聲弱難催曙，靈樹葉疏莫聚陰，
苦恨東風無邪老，何嫌湖灘久相侵。

謙先生紫峯閣遠眺詩，對仗既工，平仄音節，達至最高境地，風懷大雅，寄托遙深，和詩諸君，均屬一流高士，蕭蕭先生，「乾坤朗朗誰賓主，墜緒茫茫舊夢侵」，侵字押韻最佳，張選青先生所和，八句均好，「雲上雲山林上林」，造句清新，讀之可喜，球瑛先生，「去國心，淚湧螺山來遠近，風飄帆影到浮沉」，二毛侵，對仗既工而押字又穩，是爲高人手筆，梅江客，「蒼茫極目懷人遠，宇宙憑誰挽陸沉」，登高望遠，感慨萬千，「東南泛亞誰爭主，朔北罡風幾度侵」，均屬佳句，惟詩中有兩個誰字，最好換去一個，用「難爭主」，亦佳，如用難字則收尾語氣，亦當更換，氣勢方能連貫，「幾度」換爲「枉自」，「東南泛亞難爭主，朔北罡風枉自侵」，如此則意有所指，言中有物矣。胡推亂敲。不知梅江客先生同意否。劉訪忠先生所和，「日障紅塵迷遠近，烟籠碧岫影浮沉」，押韻極好，對仗亦工，第六句「靈樹葉疏莫聚陰」，葉字音節欠佳，第三字不必顧慮平仄，宜用平聲字。又可能是「蕭」字之筆誤，蕭疏，即是樹葉蕭疏，意義相同，但音節則比較響亮矣。壇主推敲。

古陽關 送別並序

蔡葵

摯友自台灣負笈西德，秉基督救世之精神，以發揚醫學爲務，道出香港，小住兼旬，勒馬洲頭，動禾黍離離之恨，調景嶺上，興魚龍寂寂之悲，歌舞昇平，杭州作汴，浮雲落日，離緒情牽，調寄陽關，以當祖餞。

白雲親舍，倦客黯銷凝。雖信美，王粲登樓，換移根葉，銅仙淚已傾。但把盞，休倚危闌，漢土區脫橫。

蓬萊醉。念奴一曲憐消瘦。魚龍競睡。苦煞遺民望翠葆。終古盈虧草草。離腸碎。勸君更盡一杯酒。問去去，千里關山，杏林英傑，何日罷遠征。等剪蠋，燕子磯頭，長與鷗鷺盟。

八聲甘州 中秋寄遠

蔡葵

踐嫦娥，舊約獨登台，客邸正中秋。對澄空萬里，吟情渺渺，心事悠悠。數卻闌干十二，爭綰盡離愁。虧賴新豐酒，飛夢彫樓。碧海青天難禁，想煞留楚珮，同解蘭舟。肯經年圓缺，都付與書郵。算盟鸞，人間不證，便拈花，一笑去來休。憑寄處，靈犀一點，傲視烟濤。

蔡葵君寄來以上兩詞，附書壇主有云：「在港受高中教育，工餘自修，乏師指導，並乞斧正」等語。初學塡詞，即有如此筆調，實爲難得，稍加指點，即爲可造之材，李杜放翁，李後主辛幼安，並非生來即能詩詞，一半天資，一半是由苦學，再加良朋益友，互作推敲，由淺而深，愈研愈進，終致造詣高深，名垂千古，蔡君有此基礎，應加努力，吾人提倡國學，亦當不嫌煩瑣，而不負作者之雅意。

壇主致意蔡君曰：㈠詩詞文章，都是代表說話，用高度藝術文字發揮之，加之以平仄音韻，表現出典雅優美之感，詩詞文章之本質，即是如此也。㈡詩詞是寫與別人看，下筆之時，應考慮讀者是否能明其意，有成語可用者，則盡量使用，因爲成語人人皆懂，而免自加註解之痳煩，㈢既非成語，亦非典故，不可自己個人發明，別人不知云何矣！舉例如下。

黯銷凝，凝字不當用，銷與凝，是相反之意，昔人多用銷魂，銷凝則不知何解矣。銅仙淚，亦不知何指，羽葆，是儀仗中所用之華蓋，形如扇，親王大官，始能使用，「遺民望翠葆」，翠葆則不知何物矣，翠字本來亦是羽毛，但昔人大多稱羽葆，極少使用翠葆者，因羽葆是一種儀仗之名詞，換成翠葆，作者知，讀者不知矣。

第二詞，中秋寄遠，是爲佳作，「吟情渺渺，心事悠悠」，均是佳句，詞中之言，是思念女友，蔡君對愛情頗有研究，具有才子筆調，再將平仄音韻研究淸楚，廣東話「行得頂」矣。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一二期 新15期）



戰果！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一二期(新15)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
一九七三年 十月十八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聲討TVB！

香港無線電視台近來已成為共產黨宣傳傳播機構，是有目共覩的事實。我們不問TVB向左轉的原因何在，作為電視觀眾的一羣，我們要向TVB當局提出最嚴重的抗議。無線電視台不能把我們觀眾當作傻瓜，晝晝夜夜給我們灌輸共產毒素，無條件去接受共產宣傳。

雖然，無線電視並沒收取觀眾節目費；收看不收看，觀眾也有自由權。但無線電視台取得多年專利權，獨市經營，該對觀眾提供忠誠服務；把電視台加上濃厚政治色彩，就是不忠於廣大觀眾，我們有權提出抗議，也有權予以聲討！

無線電視台靠左，我們迭接讀者來函，表示憤慨。本期萬人傑先生的「新聞以外」專欄，也有詳細分析。我們以為，無線電視台的靠左，未必是當權派余經緯先生的主意，也許他所托非人，受到左派滲透分子控制；也許他受到某些方面的壓力，身不由主。

但，無論是前者或後者，身為TVB主持人的余經緯先生，都不可以饒恕。

如果是前者，發現毛病就該馬上將這些別有目的的分子加以清除；直至毛病弄到這麼嚴重，還沒有作出採取任何行動的準備，會使人誤會這些靠左的行動和措施，是得到老板默許，則余先生雖不是自行靠攏，也難免有投機之嫌。

如果是後者，因受到來自各方的壓力，余先生應憑個人意志，加以反抗。如果是來自政治上的壓力，大可相應不理，香港雖是殖民地，還能保持英國思想自由的傳統。這裏也有許多立場堅定的報紙、雜誌，他們並未受到任何壓力；即使有壓力，也可以不管，相信無線電視台不可能因這些壓力而改變態度，除非是他們自願。

如果壓力來自其他股東——因為無線電視還有許多其他股東，都是外商集團，他們可能為了要和中共做生意，賣個順水人情。但余先生是主腦人，可以拒絕這類要求；如果實在受不了壓力，幹下去也屬毫無意義，應該引退，倒反可以保持一己的清白。

在余經緯先生之前，香港無線電視台有一個時期曾由利孝和先生主持，在那時期，表現得還沒今日之差，儘管利家有位著名親共的大人物。沒理由在余經緯先生主持下，反一蟹不如一蟹。

雖然說，這是TVB的內政，我們沒權干預別人內政，但我們至少有權抵制TVB。過去，香港無線電視台是獨市生意，除非你有的是兩用機，否則只好他們播什麼就看什麼，沒有選擇餘地。但今後情況已有改變，不久，麗的映聲改用無線播送，還有第三個電視台開辦，除非這另外的兩個電視台也一律被中共滲透，同樣成為他們的宣傳機關；否則，觀眾可以選擇適合他們的電視台，不再接受中共宣傳。

TVB若大量失去他們的觀眾，也必然大量地失去廣告。靠左，到時便變成自殺政策。

無可否認TVB的節目已愈來愈差勁，所謂王牌節目「歡樂今宵」，不但內容愈來愈貧乏，且也顯明的在變質。近來，加插許多反政府的片段，本來，在民主地方不需要作政府的應聲蟲，反政府是絕對可以的；但各位讀者如果看過三〇九期「新聞以外」，一名「聯陣」分子的自白，內文有說：

「……其陰謀乃反對香港政府，以至破壞社會安寧……」。可見「反政府」是「聯陣」目標之一。無線電視台一方面反香港政府，一方面為中共宣傳，這和「聯陣」的兩大目標完全符合，其用心如何，自然逃不過眼睛雪亮的觀眾。

為了聲討TVB對我們廣大觀眾的不忠，歡迎讀者來函揭發及批評，務要把無線電視裏的牛鬼蛇神一一戳穿畫皮，使他們在廣大觀眾面前，再也無法掩飾其眞正面目！

新聞以外

朱維德創新詞「右派國慶」

無線電視發瘋已發出面

劉人傑

無線電視大量起用左傾藝員，靠攏老柴紛紛翻生；江青的樣板戲「紅色娘子軍」居然在螢幕上出現，使人誤會開錯了「紅色電視台」。更豈有此理是那大言不慚的「朱翁」，十一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雙十則稱爲「右派國慶」。看來，無線電視台發瘋已發到出面，我們作爲觀眾的一羣，要向無線電視當局提出嚴重抗議！

香港有錢人不反共

雙十國慶那天，一位從台灣來的朋友，訝異於香港懸掛國旗慶祝的人何以那麼少？因爲他只在港島區通衢大道上走，兩邊都是商業大厦。也到過半山區，富人住宅，一面國旗的影迹都沒有，難怪他感到奇怪。

老萬沒答覆他的疑問，開了汽車，和他從隧道過海，一直把他帶到幾個新區去。汽車一拐進，他就見到一片耀目的旗海，不禁爲之驚愕不已，問老萬：「這是什麼回事？」

老萬笑道：「香港的反共力量就在這兒！」

「這兒都是貧民區啊？」那位朋友詫異的說：「理論上說，反共的人該是資產階級，窮人怎會反對共產呢？」

「香港有錢人不但不反共，很多還是擁共的。」

「這眞叫我不明白！」

「有錢人即使內心反共也不敢開罪共產黨。在他們的店鋪或住宅掛旗，對共產黨太刺眼，畀個缸他們做膽也不敢。」

「可是，香港目前還不是中共統治的地方。」那位朋友說：「將來即使有可能成爲中共統治的地方，他們早已棚尾拉箱，到外國作海外寓公了，又何必害怕到這樣子呢？」

「有了錢，自然懂得明哲保身之道。」

香港的階級敵人

「我也聽說過，香港許多前進商人靠共產黨發財的，這些人，當然不會反共。不過，不見得個個發財的人都是左派帶挈。」

這的確是香港當前實情，凡有點事業基礎，經濟上有點成就的人，都盡力避免在政治上有所表示。許多人即使本身是共產黨要打倒他，革他的命的資產階級，也故意對共產黨表現出靠攏姿態。

他們是共產黨的階級敵人，共產黨絕不會容納他們，但在香港進行統戰工作，他們卻大堪利用。因此，大資本家、大地主如霍英東、王寬誠之流，可以在香港前進，港共也視之爲自己人，但他們本身一定知道，以他們這樣的身世、成分，在大陸一定被鬭到死去活來；有一天共產黨解放香港，首先清算的，也必然是這一類人。今天，他在香港雖然意氣風發，不時利用背後的國際流氓洽當地政府；但如果中共統治了香港，他的利用價值完畢，自然也和大陸大地主一樣，受到公審，難逃悲劇收場。

相信這些「民族資本家」對自己未來的命運比老萬知得更清楚，因此六七年香港暴動時，許多左派巨商都跑到外國去，斥巨資買住宅，霍英東在加拿大買屋的故事，許多人都知道，也會資爲談柄。

有錢佬都存幻想

爲什麼他匆匆忙忙跑到加拿大買屋？就是恐怕港共當眞鬪垮港英，那時候他只好在加拿大作海外寓公。平時，他雖以前進姿態出現，但共產黨來了，就不會讓他再「前進」，而成爲鬭爭對象。及時鬆人，才可保存三分絲。如王寬誠、霍英東之前進，可獲利益，倒也難怪；但有些香港闊佬，和老八拉不上關係，他們的媚共，不過賣單思，一廂情願。譬如利姓的闊佬、顏姓的闊佬，在英國統治下的香港，可以大發其財，成爲特權階級；一旦中共統治，他們會比平民老百姓慘得多，那麼，今天他們賣身投靠的做共產黨走卒，豈不是自尋死路？

當大陸陷共時，凡對共產黨存有幻想的人，都難逃劫數；只有看透共黨本質的人，及時離開大陸，才可以在香港過二十幾年自由生活，免了共產黨鬭爭殺戮之禍，這經驗值得香港人記取。有錢人幻想不開罪共產黨可以保存生命財產，已是太天眞；以爲對共產黨立功，將來會得到好處，或藉此保產，更是妙想天開。

香港有錢佬未必不知道，但他們仍是缺乏勇氣，不敢像新區的人那樣表達出眞正意志。

中共最拿手的僞造

現在，我們談談正題，香港無線電視因爲是唯一的「無線」，獨市生意，無可否認擁有最多觀眾。近來，我們在螢光幕上見到的，不少共產黨的宣傳品。除了有很多大陸貨品的廣告外，還看到不少中共紀錄片。所謂紀錄片，其實百分之百是宣傳片，因爲那是在中共導演下的傑作，絕不是眞實情況

含血噴人

的紀錄。譬如電視播映廣州的學生，他們穿了一律的新鞋新袜，但香港許多市民都到過廣州探親，他們在廣州見到的學生，大部分赤足，有些穿木屐，像「紀錄片」那樣穿起新鞋新袜，卻從沒見過，只有在這些對外的宣傳片中才可看到。

雖然，這些「紀錄片」騙不到香港人。正如一位剛從大陸逃港的朋友，在雙十聚餐會中講述他的觀感，每次他走過大陸銀行，看到櫥窗內陳列的照片便忍不住笑。他說那張圖片是一個大陸醫生替婦人開刀的情況，在那婦人的胃中，取出一把瓜子，這些瓜子都是連壳完整的。

「大家想想，人們吃瓜子有沒有整粒吞下的？當然沒有。那麼，開刀在婦人胃中取出一把瓜子，這照片當然是『僞造』的，比毛澤東泳過長江更容易僞造。」

陳列大陸銀行、公司櫥窗內的照片是僞造，中共紀錄片是什麼貨色，思過半矣。

電視新聞大力吹捧

不過，老萬最感噁心的不是大陸貨的廣告及這些宣傳片，因爲，廣告是中共花人民幣，照樣付鈔，或者比他們的定價還要高的廣告費，才會播出，無線電視是個營業機構，他們的經濟來源，廣告費是最主要的一部分，很難叫他們不做生意，

至於那些紀錄片，也許是共產黨大量幫襯廣告的附帶條件，卽如有些廣告客戶在報上刋登廣告，我們行家會替他們發一段「蟮稿」（宣傳性的新聞稿），這些紀錄片或者就是無線電視的「蟮稿」。雖然這條蟮相當巨型，但有時憑交情是可以搞掂。

令人十分反感的是「電視新聞」，滿耳的「毛主席」「周總理」「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還可解釋爲——因爲這電視台的所在地是香港，香港是英國殖民地，英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此無線電視台也得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本地的政府並無規定商營的傳播機構一定要承認這政權，但無線電視的當權派可能認爲這才是識時務的俊傑。

但，新聞報導替中共宣傳得太過着迹。每逢有外賓訪問大陸，無線電視必列爲主要新聞，那管訪問者是阿貓阿狗，從不遺漏。一迎一送之外，還要訪問團長或成員，對大陸的「偉大」，盛讚一番。

同路人

其次，香港那班統戰走卒「聯陣」分子，無線電視從「反越戰」開始，便一直替他們宣傳。三九兩丁七人的活動，被描寫爲「全港民心」的趨向；那班長毛賊的醜惡嘴臉，盡量讓它在螢光幕上出風頭。我們曾在這兒發表過一個「聯陣」分子的自白，大家已明白他們的眞實背景。爲什麼無線電視要替他們吹噓？理由很簡單，主理「新聞」的有力人員和他們是同一個老板，彼此同路人，自然「聯」成一條「陣」線了。

雙十節國慶那天，朱維德報告新聞，據說：「今天是右派國慶」，這話使人聽來十分刺耳。無線電視台爲表示他們「中立」，可以說「右派國慶」、「左派國慶」，這也無話可說。但十、一剛只過了九天，大家並沒忘記，在中共慶典那天，他說的卻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從「右派」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分別，可以說，無線電視台發瘋已發到出面。許多讀者寫信問老萬，無線電視是否已變了左仔電視台？因爲他們在螢光幕上居然看到江青的樣板戲「紅色娘子軍」。中共經常拿這部片子向訪問大陸的外國人進行統戰；在無線電視台播送，目的亦不外向香港四百萬市民統戰。如果無線電視不是已成左仔電視台，爲什麼「無條件」受中共利用，替中共宣傳？

無線電視當權人物

老萬對無線電視這一轉變也有點不大相信，雖然，無線電視這樣巨大的機構，其中有一部分工作人員是左派滲透分子是大有可能，不過，安排到放映「紅色娘子軍」，非通過高層人士不可。

老萬爲此特地翻開無線電視股東成員的名單看看，股東很多，超過一百單位，但主要的除了滙豐銀行、和記和會德豐幾個財團外，還有邵逸夫、利孝和、余經緯等。利孝和雖然話過一陣事，目前控制無線電視台，權力最大的是余經緯。

這些股東董事，全是資本家，也如老萬上述的，是共產黨的階級敵人，如果無線電視靠左，眞是出於這班資本家的主意，叫老萬實在想不通；唯一可能是因爲那些外商財團熱中於和中共做生意，借此討好中共。不過，老萬似未聞當權的余經緯跟中共有什麼交易。難道余經緯也和香港其他有錢佬一樣，對中共怕得要死？這樣做，因爲受不了中共的壓力？不過，無線電視是靠觀眾支持的，有觀眾才有廣告，有廣告才能維持，進而賺錢、發達。目前無線電視台只有一個，觀眾無從選擇；如果開辦了另一電視台，他們採取較爲觀眾所接受的態度，則無線電視台難免大量的失去他們的觀眾。

大量招攬「四成左仔」

澳門綠村電台會經成爲左仔電台，因而完全失去聽眾，時局「平定」後，迫得「改善」態度，更改名稱，才能存在，無線電視台如成爲左仔電視台，難免步綠村後塵，當另一無線電視台出現，它就會爲觀眾所唾棄。余經緯有許多其他事業，也許並非他有意走左，而是所托非人，他委托處理電視台事務的人可能大有問題，只要從近來「四成左仔」的藝員很多已滲透進去，便可知道。這些「藝員」目前雖還沒發揮什麼作用，但佈下這些棋子遲早會使無線電視台變色。

中共若干年前爲了收買那批電影界大牌，資助他們組織電影公司，一組專拍反封建文藝片；一組拍武俠片，這些靠攏演員曾撈過一陣子，可是好景不常，中共制水後，這些影片公司便告關門，一班老柴演員全告失業，一籌莫展。今天，這堆廢物又被大部分收容在電視台，如炒了魷魚的千面小生（其實已是老生了）、悲劇老后、樟木頭、犀利王等，都是舊時左派扶掖的電影機構成員。現在，據說董事長的牢騷王也鹹魚翻生，有進軍電視可能。無線電視台一下子收容了這麼多「四成左仔」，當非偶然。除了在螢光幕上可以見到的之外，還有幕後人物，影響力更大。聽說，一位身爲「顧問」的「生釘馬」，這一切多是由他策劃的，他才是眞正的「問題人物」。



趙浩生筆下的「階級」

柳以青

我不認識趙浩生其人，但是，多年來我卻讀過他寫的不少「通訊」。近兩年來，他的筆下開始左轉了。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們，最近兩三年來，確有部份人士表現了「左傾」的意向，特別是所謂「高級」的「知識分子」們，我不反對他們的「自由抉擇」的權利，然而，我總覺得奇怪的是：中共在大陸上的政權已經二十四年，何以在最近兩年來表示出擁護中共？而二十幾年來他們卻是極端的不値中共的原則和作爲的。

有人說：在美國的「高級知識分子」們，如果能夠在目前「左傾」後，並能「回大陸觀光」一下的話，在西方的學術界中，就會聲價十倍，容易向上攀登，爲了能夠在外國多「撈些油水」，於是乎部份的「高級知識分子」們便以「左傾」爲登龍之術了。因此，我想到趙浩生可能就是因爲他是「美籍中國學者，現任耶魯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專欄作家」，也只有「順潮流」了。

但是，這只是我的猜測，不一定就是事實。

不過，我卻能從趙浩生最近的「談話時的錄音記錄」中，來看看我的這一猜測，是否可以從「談話」的事實中得到驗證。

通常，我對「左傾」的「人」並沒有偏見，因爲那是他個人的「選擇自由」，與我無涉。可是，我卻要對這「人」所說的「話」，所言的「事」，做一番分析的工夫，假如他在「話」和「事」上有欺騙人的成份，對這「話」和「事」，我就不能無動於衷的態度，只有在他所講的「話」和所言的「事」上，加以辯正。問題是：把人們公佈出來的東西，以及我的辯證，完全擺在讀者的面前，讓讀者們去做一個公正的判斷，因爲我是不願做蒙蔽讀者，愚弄社會的事的。

然而，我所說的，也只是我個人的了解，並不一定要讀者全部接受，同時，我也時時地希望讀者們給予指正。如此，我們更會對於某一事實，某一言論有較清晰的認識。

「特殊情形」與「特權階級」

最近讀到幾篇趙浩生的「談話錄音記錄」，所牽涉的問題和範圍不少，爲了使讀者對某一問題有連貫的認識，這次只談趙浩生「筆下」「階級」問題。

何以我會對趙浩生所談「階級」問題感到興趣呢？其實也是最近讀到了一些東西所產生的「敏感」思想而已。我願先在這裏向讀者交代一下：

十月一日出版的「明報月刊」刊出了一篇「醜陋的中國人在中國」，其中有好幾段談到了有關「階級」問題，其中有一段話是這樣寫的：

「爲什麼要這樣？有人解釋：『外賓的時間有限，本地人可以慢慢來』。牽強的解釋跟售貨員一樣奪理。我可以感到那兩個本地人胸中的怨懟。在許多場合，外賓來時必有掌聲相迎，去時必有掌聲相送。掌聲目光使人有如踏足鋼線之上，只敢望腳下空間，怕失去平衡。上海的一場雜技將要終場時候，宣佈員吩咐『讓外賓先走』。爲什麼要外賓先走？有人釋解：『比如有客人到訪，你要使他們行動方便，自然吩咐孩子們讓過一旁，別礙手礙腳。』我說這是他媽的變相階級觀念！」

接着這一觀念，該文的作者最後只有大聲疾呼感慨的說：「今日中國是站起來了。有說是毛主席領導、共產黨領導站起來的。說句眞話，土壤鬆弛，釘子脫離，巨柱可能破碎不起。應該說是中國廣大羣眾使中國站起來的。」

我曾經把這幾段話，拿給許多今年暑假回大陸觀光的人士們看，他們卻異口同聲的說：「醜陋的中國人在中國」的作者所表達的正是他們的意見。

沒料到，明報月刊的這篇文章，立刻得到了「新晚報」專欄「島居雜文」的主持人的反應，在十月三日刊出了一篇「正常，不要忘記了西瓜」爲題的文章，爲「階級」的「特殊」加以解釋和發揮。他認爲「醜陋的中國人在中國」的作者，是「捨本逐末，那無論如何不是正常吧！」

事有湊巧，在十月四日的「新晚報」所刊出趙浩生的「答客難」的第二篇中，就點出了「階級」的「特殊」在中國大陸的問題。現在姑且把趙浩生的原文錄在下面：

「問：根據你所說的情形，你們這次回去，是享受『VIP』（最重要人物）的待遇，做了社會主義中的『特權階級』，是不是？

「答：我們有方便，受禮遇是事實，但絕不是『特權階級』。有時候到一個地方參觀，別人排隊，我們揚長而入，自己也覺得不好意思，我曾對招待人員說：『我們排隊吧，我們不願做「特權階級」』。『新中國沒有特權階級，你們是二十多年才回祖國一次，走了幾千里路，而且只能住幾天，你們是特殊情形，不是特權階級。同時你們要排隊等起來，怎麼趕得上下一個參觀節目呢？』一般羣眾的態度也是如此，他們對回國華僑確實另眼相看，而且表現得親切、自然，絕非矯揉造作。有時我們到西單排隊買冰棍，如果他們發現我們是華僑，常特別從冰櫃中拿兩包新的；買杏子，挑大的。我們在鄉下時，汽車過處，孩子們總是鼓掌歡迎。」

就連趙浩生本人，也「覺得不好意思」的「禮遇」有加。然而，有人解釋

是：那是「特殊情形」不是「特權階級」。這一解釋卻很出人意表。所謂「特權階級」也者，都是因爲「特殊情形」之下才產生的。用「特殊情形」來解釋「特權階級」所證明不「正常」。以前，蘇聯「老大哥」在大陸各地橫行，儼然就是「特權階級」，最佳的解釋就是那是「特殊情形」；現在對海外的中國人的一切所以變成的「特權階級」，原因就是在「特殊情形」之下。目前對美國的聯絡處人員所享受的「特權階級」，也必然是在「特殊情形」之下的，原來中共二十四年來都是在「特殊情形」之下而發展的。既是「特殊」當然是屬於「不正常」之類，因此，幾年來中共與各國的外交關係「正常化」者，也是在「特殊情形」或「不正常的情形」之下發展的。我因之就有了進一步了解目前的中共「情形」是「特殊」的。

然而，中共的當局永遠不會了解：何以偌多的到大陸觀光的中國人會對這「受寵若驚」的「特殊情形」感到不妥，原因是人權思想的正義吼呀！由此更可見中共口口聲聲的強調「人民」，強調「爲人民服務」，然而，中共治下的「人民」，竟是被中共視爲「次等」、「低等」的，如果眞有愛中國人民的人士們見到這種情形，該如何的痛心疾首呢，究竟誰作賤了中國人民？我總是在想着這一個問題。

「高薪階級」與「資產階級」

趙浩生在答覆「你參觀訪問時，是不是可以隨便發問？」這一問題時，其中有一段提到了「高薪階級」稱：

「關於私人生活，我也是想到就問。比方說，我問作家謝冰心，前金陵女大校長吳貽芳每月的薪水和開支項目。她們不但不以爲忤，且不厭其詳的報一篇賬。（謝先生和吳文藻夫婦每月收入五百元，吳貽芳先生二百零三元，都是高薪階級，都用不完。）」

從「特權階級」突然又轉到「高薪階級」了。對於「高薪階級」卻沒有給予任何的解釋，大概也可以用「特殊情形」來解釋了。因爲這些「高薪階級」們，是要經常不斷地接見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士們的，這方面決不能不給予高薪的。否則的話，如何能對外宣傳呢？卽使宣傳又如何能發生效果呢？

另外，前一時期，趙浩生會訪問馮友蘭，也寫了一篇「專訪」文字，其中又涉及了從事學術研究的「階級」問題，那是他與馮友蘭的問答：

「問：主要的不同在什麼地方？（靑按：是指馮的新舊「中國哲學史」的問題。）

「答：主要的不同，是舊的哲學史是資產階級的哲學史，是用資產階級立場觀點跟研究歷史的方法寫的。這個當然跟中國從前那些明儒學案、宋元學案是不同，那是封建的，不過要從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方法來看，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來看那就不行了。中國現在經過社會主義的革命，正是要建設社會主義的時候，那種資產階級的書，不但是沒有好處反而有害處。新的『中國哲史新編』是企圖用馬克思的觀點立場方法來寫。我有那麼個企圖，可是馬克思的立場方法觀點不是那麼容易掌握的，所以『新編』實際上不知不覺還有許多資產階級的想法，還是不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再學習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又多了些心得，在立場觀點方法方面雖然還很差，但跟以前比較起來總算有一點進步。現在出了兩本，正在寫第三本，可能比頭兩本要好一點，不過照理想標準還是差得遠，不是一下子就弄得好的。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說起來很簡單，但遇到具體的問題時，就不知道應該怎樣用。不知怎樣處理的問題還是不少。現在研究中國哲學思想史的人，大家還沒有一致的看法，不過大家在試驗着做，在摸索着走。」

假如能夠仔細讀這段話，就會發現所謂「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學術研究的問題。馮友蘭表達的很淸楚，同時很技巧。例如：「馬克思的立場方法觀點不是那麼容易掌握的」，以及「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說起來很簡單，但遇到具體的問題時，就不知應該怎樣用。不知怎樣處理的問題還是不少。」

目前，確有不少的「高級」的「知識分子」們，他們以爲已經能夠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爲中共政權在海外效勞了，這該是多麼可笑呢？馮友蘭在「經過了文化大革命」的努力學習，才「多了些心得」，但他認爲「還很差」，海外的左傾的「學者」們，難道眞的能夠弄通嗎？我在懷疑着。那眞是「說起來很簡單」，可是，「但在遇到具體的問題時」，恐怕「就不知應該怎樣用」了。什麼是「遇到」的「具體的問題時」呢？我認爲趙浩生該仔細的想想，海外的「左傾」的「知識分子」也該認眞的想想。甚至於年靑一代的海外靑年，也還是冷靜的思索思索吧！

同時，我們不要以爲凡事只要一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就會結論一致了嗎？看馮友蘭的供詞：「現在研究中國哲學思想史的人，大家還有一致的看法」呢！只是在「試驗着」「摸索着」走着瞧呢！

或許「島居雜文」的作者，總以爲「此時此地，就有人要加以嘲笑，甚至謾罵，好像非對大陸這樣謾罵，那樣嘲諷，就不算『淸高』，就不算『眾人皆醉我獨醒』似的，這是不是另一種『以爲自己是「特殊」人物』？」好罷，我就用「醜陋的中國人在中國」作者的一段話，來做爲本文的結束：

「我忽然理解到爲什麼有些生活在國內的同胞會有外鶩之心。忽然明白，怎麼那回在中山紀念堂接過服務員傳遞的扇子，後面的廣州人「丟」過來兩句三字經。」

不由地，我又想到了「島居雜文」作者的題目最「正常，不要忘了西瓜」不通。其實，應該是：「正常，不要忘了東瓜」。馬克思主義的「西瓜」，不但會生蟲，同時也還會腐爛的，腐爛在中國的土地上。

我不是「特權階級」，更不是「高薪階級」，恐怕該是「無產階級」眼目中的「特殊」的「資產階級」，不，是「小資產階級」呢！因爲這是在一個「特殊時代」的「特殊情形」之下的「特殊」產物！

哀阿格紐

岳騫

美國副總統阿格紐終於被迫辭職，此事在亞洲似不大受重視，但在美國確實是一件震動政壇的大事，連那位少不更事的甘家四少爺參議員愛德華甘迺廸都認為對美國對阿格紐本人皆是一大悲劇，如不以人廢言，這句話倒是相當中肯。

阿格紐這個人，在美國政壇崛起相當快，而且就其過去經歷來看，也算是一帆風順，尤其是五年前尼克遜競選拉他拍檔時，也出乎阿格紐本人意料之外。如果沒有意外風波，到了一九七六年尼克遜任滿，依照憲法不能競選連任三屆，阿格紐以現任副總統地位出而角逐總統候選人，共和黨內將無敵手。而民主黨又值人才凋零，內部分裂之際，阿格紐的勝算實較別人為高，果如此，則阿格紐由一個相當於縣長的地方官吏，二十年中當上了世界第一大國的總統，際遇之隆，在美國史上也少見。

也就因為宦途太順利，阿格紐對宦海的險惡缺乏認識，加之其人生得人高馬大，一望而知屬於陽剛型，說話有嘴無心，辦事想到就作。尼克遜過去就利用他這種弱點，專門使他出面罵人，罵政客，罵新聞記者，罵一些學閥黨棍及嘻痞士的學生，每次發言皆條理清楚，實大聲宏，沒有一個含糊字句，也曾為共和黨解除許多困難，挽回不少面子，但阿格紐卻因此得罪了社會上各階層的壞人，而這些人正是社會上的領袖及活動分子。很早就有許多眼光遠大的人士，為阿格紐前途擔憂，擔心他坐不上第四十屆總統的寶座，但是卻從沒有人會想到他的副總統幹不滿任。

阿格紐這次出問題當然由於政敵有意發難，打擊他的威信，但連開始發動攻擊他的人，也決料不到會迫使阿格紐辭職，因為阿格紐被控的罪名，在美國政壇上實在屬於雞毛蒜皮的小事，告一個州長也未必告得倒，何況是現任副總統。

阿格紐案所以擴大，是由於聯邦司法部先洩漏了內幕，影響了陪審團的立場，更重要的是一些看透火候的政客，發現阿格紐地位已經動搖，於是過去吃過阿格紐虧的人，一擁而上，有冤報冤，有仇報仇，形成一個巨大波瀾，使阿格紐個人失去招架之力。

就阿格紐案本身來看，關鍵在於司法部洩漏了案件秘密，助長了反對勢力，阿格紐對此曾公開指責，但司法部安有如此權力，背後當然有人主使，最大嫌疑犯自然使人想到尼克遜。

尼克遜此人，公平的予以評價，要算是自杜魯門以來，能力最強，心術最壞的一個，惟其能力強，所以敢作別人不敢作不能作的事，惟其心術壞，必要時不惜犧牲朋友、同僚，甚至友邦。明乎此，始能明瞭阿格紐事件惡化的真因。

尼克遜何以要施此陰毒手段去掉阿格紐，約略能想到的大約有幾點。

第一，水門事件鬧到今天，尼克遜確實焦頭爛額，窮於應付，尤其是法院追索白宮錄音帶，地方法院發出傳票，尼克遜之律師上訴到高等法院，高院又維持原判，現在要上訴最高法院，如果最高法

院再維持原判，尼克遜就要在交出錄音帶或受彈劾二者之間選擇其一，由於尼克遜堅不肯交出錄音帶，可知錄音帶一定記載許多不可告人之事，如果錄音帶公開，恐怕尼克遜也非辭職不可。

但尼克遜不交出錄音帶，事件沒有個完，於是這位少年時被同伴呼爲「狡猾的狄克」的尼克遜，便想出一個轉移目標移禍江東之計，把阿格紐作爲犧牲。在尼克遜的想法，自從水門事件發生後，美國人民厭惡的是共和黨政府，並非尼克遜本人，只要有人作替罪羔羊，就可以平息民憤，把問題解決。根據這種想法，尼克遜一開始就犧牲了白宮幾位重要幕僚，如秘書長海德曼，內政首席顧問艾立克曼，首席顧問狄恩，司法部長密契爾，都是尼克遜的心腹股肱，但是並不能將水門事件引起的火焰救息，於是想到了阿格紐身上，用阿格紐作爲自己的替身，希望犧牲了阿格紐就可以將水門事件壓下去。

尼克遜這步棋一定會成功，在阿格紐尙未決定辭職之前，一些深謀遠慮的尼克遜政敵，已經感到不妙，因爲阿格紐如果被彈劾辭職，大家非放過尼克遜不可。否則正副總統同時出缺，政局將陷於混亂，尤其正值國家與世界都在多事之秋，稍有良知的美國人皆不忍出此。

所以阿格紐這場官司眞打下去，即使眞的打輸，最後要經參眾兩院提出彈劾，以迫使其辭職時，參眾兩院決不會通過彈劾案，正如二次大戰時邱吉爾一句名言，何必「捨象取鼠」，由民主黨人控制的參眾兩院，要彈劾也彈劾尼克遜，不會以阿格紐爲替死鬼。阿格紐最初招待記者堅決聲明不辭職，也相信自己決不會受彈劾，最後所以終於辭職，是在與尼克遜會談之後，顯然受到不可抗拒的壓力。

第二，阿格紐是一個小地方的人，未崛起政壇之前，在美國藉藉無名，與美國的財閥素無淵源，而美國政治實際是財閥政治，總統是財閥捧上台，尤其共和黨更是大資本家的政黨，總統如不能得到財閥支持，很難脫穎而出，當候選人的機會都不多，當選更不可能。

本來財閥要捧一個人上台，並不一定有太深淵源，而是看此人是否可供使用。阿格紐有獨立特行的個性，不易屈己從人，因此，不爲財閥所喜。試舉一件事例，尼克遜與毛幫交往，在美國交外自是一大突破，尼克遜此舉若不談過去現在的道義及將來招致的禍害，專就這一件事而言，未始不是一大成就。尼克遜此舉表面看純是外交問題，骨子裏則是受到財閥壓力想開拓中國大陸市場，所以在現階段美國，親毛已成爲最時髦的行動，一批入了美籍的「墮子」（即墮落知識分子之簡稱，此爲筆者杜撰，但對這批「墮子」，實在不值得寫太多的字，愈簡愈好，倘蒙本刊文友共同採用，無任歡迎），更爭先恐後去大陸朝拜，回到美國滿口「總理厚我」（因這批傢伙除去楊振寧、李振翩沒有人見過毛澤東，毛澤東只見見外國人，所以「墮子」們回到美國吹牛，最多吹到周恩來爲止，尙不敢吹毛），但阿格紐對此從來不發一言，沉默的抗議更甚於公開反對。財閥們不能不擔心他一旦當上總統又變成艾森豪與詹森，誓不同毛幫妥協。因此，要在其羽毛尙未豐滿時，將他打下來。

第三，前面已說過，以阿格紐的聲望與地位，他在一九七六年能否當上美國總統尙難斷定，但擔任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則是篤定的。因此，共和黨內各路好漢，凡是有志問鼎總統寶座的，必然要把阿格紐拖下來，以免阻塞了自己的青雲之路。

這三方面的壓力滙在一起，向阿格紐壓來，但阿格紐如果堅不辭職，仍然無人可奈何。阿格紐辭職決不是怕官司打輸，事實上官司打輸了，也不過下台，尙不至於坐牢。但阿格紐終於辭職，辭職的理由是爲了國家的利益，這話大體是眞實的。

照阿格紐說法，這場官司繼續打下去，勢必要經年累月纏訟不休，一個水門事件已使總統丟盡了臉面，如果再出現一件副總統的政治官司，共和黨政府威信固然掃地，美國在世界也出乖露醜，當美國在世界威信急遽下降時，實在不能再受這種打擊，此是阿格紐辭職的眞因，終於扮了悲劇角色，成爲美國歷史上第二個辭職的副總統，而且是背着不良的名譽而下台。

由阿格紐事件可以看出一個老實人，實在不能搞政治，政治本身就夠醜惡，擔任副總統這種有名無權的職位，如果遇到總統是艾森豪同詹森，還容易作，因爲艾、詹兩人也是老實人，不幸而遇上尼克遜實在是凶多吉少，就阿格紐過去五年的經歷來看，凡是得罪人的事，尼克遜才想到了副總統，至於能掙到名譽，增加威信的工作，尼克遜決不讓阿格紐出頭，這樣的副總統已經夠悽慘，最後還挨了尼克遜一個窩心腳，踢出了政壇，從此結束了政治工作。

由阿格紐事件，不能不想到我們自身，到目前爲止，美國是西方大國中，惟一未承認毛幫政權的，此等處不能說美國沒有絲毫道義成份在內，但也不是全爲了道義，實在因爲其中牽扯問題太多，任何人當總統都不易馬上作出決定。但尼克遜此人決不可能寄於信任，我們必須有自己的打算，總統昭節國人莊敬自強，此四字含意深遠，富於哲理，可以從各個角度來領會。我們目前對美外交更需要莊敬自強，莊敬之道，在於不畏橫逆之來，美國先其量承認毛幫，撤走第七艦隊，但我們自己絕對可以保衛自身，保衛民族文化及國民的自由生活。

自強之道，在讓美國當局感到少不了這個忠實可靠的夥伴，戰時固然少不了這個並肩作戰的戰友，平時也少不了這一個可通有無的客戶，最近我國政府一張合同買了美國八億美元的穀物，是大手筆，也是一項成功的經濟外交。我們當然需要美國，但美國也需要我們，這是互相的，誰也不虧欠誰，我們要免除依賴心，更不要有自卑感。

本來國與國之間就沒有道義可言，但經過二十幾年的變化，人與人之間也完全以利害爲出發點。我們的文化雖然深厚，但在目前尙無可能大行於世。但處此時代又不能獨善其身，惟一肆應之道即以利害觀點着眼，任何國交皆建立在利害，沒有道義之可言，對美國如此，對日本依然，即以日毛航空協定而言，如果不是中日之間定期航線日方獲利甚豐，即使日本會全體議員一致起而支持我們，日本政府也早就宣佈廢除中日航線，改訂日毛航約了。二十幾年的教訓，對我們雖然創巨痛深，但也確實獲得了寶貴的經驗，從阿格紐事件，更證實了此一看法。

世界潮流與我們的信念

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陶希聖，在中央總理紀念週上專題告報「世界潮流與我們的信念」，以下是摘錄陶先生演詞的要點。

去年以來，美蘇舉行兩次高峯會議，在會議上簽署了多項協定、協議及宣言文件。美蘇的核子談判，至此已由消極避免核子戰爭的勢力，轉而對核子時代世界秩序提出建設性的建議，或已簽署協定，或將設若干委員會分別研究。

如果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廿多年來，世界由二元演變爲多元的趨勢裏有一股潮流，這就是美蘇兩大核子權力由對抗轉入談判的一股潮流，毛共對美蘇核子談判及條約，從始就站在反對的地位，毛共持有核子武器，以此對抗美蘇則不足，由此招致核子戰禍而有餘。這就可以說是毛共反潮流動向之一。

這個世界在美蘇核子均勢之下，由二元演變爲多元，由多元再演成經濟國家主義的潮流。

今日世界各國在這經濟國家主義的趨勢下各行其是，惟利是圖，蘇俄今已適應這個趨勢，而爭取歐洲，但是毛共卻企圖破壞歐洲和局，以對抗蘇俄，這也是毛共反潮流之一事。

中東的局勢在轉變中，中東的石油似乎代替黃色火藥或核子能，而登上國際政治舞台，毛共趁此時機插手中東，首先邀約埃及當權派訪北平，聽取周恩來挑撥煽動中東戰火的狂言浪語，這又是毛共反潮流的一個實例。

智利反共革命勝利

智利反共革命的勝利，所加於國際共產黨的打擊是沉重的，蘇俄的中南美政策固然失敗，毛共對拉丁美洲的陰謀暴行也陷入矛盾。

我們認爲：智利反共革命的勝利，足以證明共產主義含有自己毀滅的種子，無論是議會路線或是暴力路線取得的政權，皆有其覆滅的必然性，智利反共革命的勝利就是世界反共鬪爭勝利的一環，也就是世界反共鬪爭必勝的佐證。

以上所說，是毛共對世界問題之反潮流的鬪爭，現在再說明其國際矛盾與內部矛盾交錯的危機。

㈠陸路上的蘇俄壓力：一般人士觀察蘇俄與毛共在北方陸路上，兩軍對壘的形勢，大抵認爲他們雙方鬪爭是爲了邊界領土問題，其實雙方的邊界衝突，乃是雙方總體戰中之一種政治戰，即使其實際作軍事戰，也不是爲邊界問題。

蘇俄從西伯利亞進軍到中俄邊界，構成其正面攻擊的情勢，實際上卻從中亞細亞的陸地與印度洋的海域，向毛共的西邊與西南，作右翼迂迴，若是這迂迴路線得以構成，而印度洋與太平洋兩支艦隊得以會師，那毛共便陷入蘇俄五路包抄的形勢之下，不僅是備多力分，亦且不知蘇聯之所攻，也就不知他自己之所守，必須將喪失戰略上的主動地位。

中共召開十全大

某學術團體約集少數中共問題研究專家舉行一次座談會，對中共「十全大會」作了分析，研判它的性質、目的、和事前的紛爭以及將來的發展，頗多獨到之處。

茲摘錄其中幾段談話，都是人人可以了解的「詞彙」，非常中肯，閱讀之後，相信對於所謂「十全大會」可以獲致一個輪廓的概念。

甲：對中共十全大會初步的分析。此次共黨十全會議，是一個鬪爭會議，是在江青所領導的極左派操縱之下而舉行的。據我們就事實發展推斷，江派在大會即將舉行之前，先後發動一個宣傳攻勢，向周派進攻逼迫周派讓步因此才有：

七月十九日遼寧日報刊登張鐵生投書，附編者按語，攻擊周派的教育政策，發第一砲。接着八月一日「人民日報」轉載遼寧日報張鐵生投書新聞，再附編者按語，強調其事，以資響應。再接着八月份紅旗雜誌出版，第一篇文章「重視上層建築領域的革命」，第二篇「改革大學招生制度深遠的意義」，直接向周攻擊。到了八月七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一篇文章「孔子——頑固地維護奴隸制度的思想家」，影射周恩來，呼之欲出。

周在江青極左派環攻之下，一定會作了許多自衞的反擊，他向李振嗣透露，發動乒乓外交的是毛澤東而不是他，即其一例。

在雙方爭持不下的情況下，出面制裁的還是毛澤東。毛的方針有二：㈠在外交政策上支持周恩來，主要目的在聯美防蘇；㈡在人事安排上，提出「老、中、青」三結合。「青」是江青的基本隊伍，「老」是周恩來的本錢，「中」軍人則雙方都拉攏。周恩來爲加強自己的力量，努力解放老幹部譚震林、烏蘭夫等，就是在這一原則之下纔解放的。

爲了保證毛澤東的指示能在大會中順利通過，中共曾於八月十八、十九、廿日在天安門人民大會堂召開「十大」的預備會，出席者千餘人，是工、農、兵代表，可能都是江青的羣眾。會中集中討論「老、中、青」三結合的重要性，及聯美抗蘇的必要。等到這個會議有了結果，所謂「十大」才能於八月廿四日開幕。

把大陸上一個每月的幾件大事加以綜合分析，我作這個推想是否正確供各位討論。

至於會議的本身，有幾個現象值得注意：

㈠會議是在倉卒之間召開，事前不作任何宣傳，對外保守嚴格的秘密，會程又特別短促，草草了事。㈡不召開中全會籌備大會，而召集一部份代表先開籌備會議，違背黨章，前所未有。㈢毛未說一句話，健康有問題。

乙：中共的十全大會，忽然在秘密中匆匆召開，而且在

今日東南亞的形勢，最爲重要的一個焦點是美蘇的海權競爭。一方面是蘇俄的勢力已從印度洋達到東南亞，轉入太平洋，另一方面是美國仍然要保持其在東南亞的海空權力，以維持太平洋至印度洋的航行自由，毛共尚無力參預這個海域的權力鬥爭，他對東南亞也就不能夠爲所欲爲。

毛共內部危機四伏

㈢毛共內部的危機：毛共今日陷兩重國際矛盾之中，而其內部更有一重根本矛盾，與這兩重矛盾，相互交錯，以結成他致命的危機。

中國文化傳統與三民主義的思想和信仰，深入全國的人心，毛澤東進入北平，盤據大陸之初，首先宣佈他毀棄仁政，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自此以後，他實施了五次文藝整風，而繼之以「文化大革命」，仍未能清除這普遍存在億兆人民心中的反共革命的火種，最顯著的事實是「文革鬥爭」打垮的劉少奇、彭眞、周揚之流，皆犯了「國民黨特務」的罪狀，「文革」之後，林彪的罪狀也有「國民黨特務」的條款。

林彪死了兩年，毛共重新清算他。孔子與林彪本不可混爲一談。但是林彪在高級老幹部之中，或許較有人性，這就是孔子的倫理學說潛在人心的佐證。

林彪是共軍麻黃幹部的頭目，又是「四野」的領導，這支隊伍不是毛澤東所能直接控制的。倘若這支隊伍之中，有中國文化傳統及三民主義信仰之根芽，對於毛澤東之威脅與危險，何等嚴重，可以想見。

團結奮鬥反共到底

綜合上述各節，我們的信念是：

㈠鑑於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根本矛盾，無可調和，且無可解除，我們堅定不移，站在民主主義這一邊。㈡深知國際共產黨的戰術可變，而其戰畧原則不變，縱令其戰畧原則可變，而其共產主義的本質不變，我們對於共產集團內部的鬥爭與分裂，不存幻想，更無意利用。㈢基於長期反共鬥爭的經驗及由此所得的教訓，我們決不與毛共和談，我們並須隨時向那些謀求，或着手，或正在與毛共談判的國家、政權或黨派，提出警告與勸告。㈣深信東南亞華僑的反共鬥爭，有大貢獻，於所在國家的獨立與自由，我們自當全心全力支持其團結奮鬥。

㈤確信共產主義含有自己毀滅的種子，毛共自己毀滅的瘋狂作爲與慘毒事實，尤爲顯明，我們尊崇孔子學說，信守三民主義堅持反共到底，必將獲得討毛的勝利與建國的成功。

周恩來在他提出「十大」的政治報告裏說：「當前國際形勢的特點是天下大亂」。他從天下大亂裏，相信「帝國主義就是戰爭」。毛共的希望寄託於美蘇爲主力的全球核子戰爭，他的策畧路線，也就是製造戰爭與變亂。

我們從當前國際形勢，看清了三民主義的潮流，也看出了世界反共革命勝利的前途。讓我們團結海內外仁人志士，向三民主義反共革命的前途，攜手並肩，奮鬥前進。

陶希聖

…的發展趨勢

黃秋

可以說明林彪集團的勢力還未肅清還要繼續的進行批林整風，其次，中共認爲當前國際形勢的特點是天下大亂，這種亂是好事，不是壞事，於此亦可見中共是唯恐天下不亂的，這對於它所標榜的所謂和平共存，根本已不攻自破。我們在宣傳方面，應採取戳鱉腳的作法，對中共的種種黑幕疑點，盡量加以揭發。

丙：中共「十大」的主要特點，依我看是宮廷派的力量上漲，他們在各方面都抓住了實權，在人事安排上凌駕於老幹部之上，宮廷派的部署是相當聰明的，這主要是毛澤東的眞正接班人，現在都站在第三線，例如：江青、姚文元等都退居二線，而讓王洪文、李德生上到第一線，這就是留有餘地，掌握主動，是毛相當精明的部署。從中共中央政治局及政治常委，副主常的佈署看來，宮廷派的勢力顯然壓倒了官僚派，也就是說周恩來的權力地位被挖空了，雖然仍由周恩來作政治報告，而且已成爲第二號人物，但他的實際權力可能是降低了。「十大」的召開，整個程序都不正常，一是會期短；二是事先毫無跡象，整個會議都是在秘密的情形下召開的；三是「十大」之前沒有開過中央全會三中全會，顯然在會前有過一番相當激烈的權力鬥爭。其次，毛在會上不發言，只是說他「主持」，這也是不合理的反常現象之一。

丁：根據中共「十全」大會公佈的中委名單看來，所謂「老、中、青」三結合的人事安排，無疑的完全是一種分贓式的分配，而其中江青宮廷派的勢力，已大大的壓倒了周恩來的穩建派，江青雖然退居第二線，但她所領導的宮廷派分子，已紛紛的抬頭，而且來勢洶洶，例如：王洪文由一個地方工會的頭目，而陡然一躍成爲第三號的領導人物，同時在中委候補名單中，出現的新人，亦多屬江派的「羣眾代表」，實爲江派的一股莫大力量。

戊：依據當前的情勢，作出我們對共黨召開「十大」的鬥爭方針：

㈠指出「十大」是江周兩派的鬥爭，周恩來的勢力似被壓抑（分析人事分配）；

㈡極左派得勢，中共外交方針，終必有轉變；

㈢「老、中、青」三結合是臨時的分贓辦法，不能長期維持，最後周派必被清鬪；

㈣江、周互爭兵權，兩不相下，大陸割據形勢之形成無法避免，中共的軍事力量必日形衰弱；

㈤發動心戰宣傳，分析中共內部江青所領導的極左派與周恩來所領導的溫和派鬪爭激烈，溫和派就是修正主義者。爲減輕大陸七億同胞的痛苦，鼓勵周派揚棄馬列主義，向民主自由的路線修正。

回歸有感

陳逸南

這些日子來，回歸運動的號角幾乎響徹了整個寰宇，使到全球各地的中國青年知識分子，特別是美國、加拿大、星加坡、香港等地的知識青年，無不心然嚮往。而我，只感到一陣惶惑，心底裏有無窮的悵惘與飄浮。本來，凡是海外的中國人，能夠有機會回到自己國家的懷抱，使到自己能夠眞有所歸屬，應該是一宗可喜可賀的事，用不着別人呼喚，自己也會回歸的。然而，話是這麼說，但這當中卻出現了很多矛盾而複雜的問題，在這些旣複雜而又矛盾的問題中，由於各人的看法不同，遂產生了不同的思想、觀念、和心態，透過了這些問題、從今日中國青年思想的傾向和發展，不難可以看出中國人的明天。事實上，中國今後的前途，並不完全繫於今日的中國大陸或台灣，而實寄繫於散居在全球各地的海外中國同胞的覺醒，特別是年青知識分子。我說這話，也許誇大了一點，客觀的說法，應該是中國大陸、台灣和海外青年知識分子的文化大結合，透過了這一大結合，中國的明天將會出現前所未有的光輝。然而，要怎麼樣才可以促成這一個大結合呢？當然，這責任就非落到海外青年知識分子的肩上不可。我所說的「大結合」，並非是如中共所幻想的要台灣向中國大陸政府投降，而是以海外年青知識分子作橋樑，一方面喚醒大陸青年，使他們認識他們的處境，認識做人的價值和所謂生命的意義到底是什麼？什麼是民主、自由？什麼是合理和幸福的生活？什麼是理想的社會？惟有通過了這一度橋樑，才可以使居住在大陸的青年認識台灣今日，和使台灣青年更深刻地認識到被關在鐵幕裏的大陸同胞身心所受的苦痛，這是我們的責任，尤其是那些身在美國、加拿大、日本等地的海外青年的基地，年青人只有熱情，缺少冷靜的思考，一不小心，自然會給一些美麗謊言所迷惑，甚至作出一些「明知山有虎，偏向山中行」的蠢事；是很使人痛惜的。

老實說，生活在海外的中國人，有誰不盼望能有回歸的一天？過去，海外的中國同胞，他們渴望回歸，而中國大陸不讓他們回歸，現在，中國大陸竟然吹響了「回歸」的號角，可是，大家卻都駐足不前了，爲什麼？他們不相信中共，他們懷疑、畏懼，甚至不認同這一政權，縱然「回歸」的號角吹得鎮日價響，活像在招喚着一些海外亡魂，奈何他們卻有他們所想的。他們寧願接受殖民地式的統治，寄人籬下，但卻畏懼接受紅色政權的統治，不敢回歸。一個人寧願長在異域過着一種無根的飄浮的生活，在求生存的大前題下，忍辱偸生。沒有希望，沒有明天，把精神價值貶降爲零，把人的尊嚴，人格與做人的理念等完全歸化於僱主。在生活的大前題下，匍匐着，讓內心痛哭流淚，甚或任其麻木，這對一個有覺悟年青知識分子來說，是何等的殘酷、虐待？如果不是因爲紅色政權的統治曾經有過比這更慘酷的紀錄，他們爲什麼不願「回歸」？

一些沒有世故，不曾經歷過紅色政權統治的年青小伙子，他們由於長於異域，一心憧憬着「祖國」，憑着一時的愛國熱，聽了一些什麼「放眼四海，胸懷祖國」的美麗標語，以爲自己就是中國下一代的主人，滿心以爲可以接那一枝紅色政權的棒，殊不知，這些想法是天眞的，旣可憐而又可笑的。紅色政權有紅色政權的一套把戲，亦自有其接棒人，自然輪不到你們海外這一羣滿腦子資產階級思想的無知小伙子去接。當然，在忙於搞統戰的左派統戰分子，他們不會拒絕任何人替他們搖旗吶喊的，他們正在很需要一些傳聲筒替他們大肆宣傳，誰的聲音放得夠響、夠大，就給誰的一頂高帽子，什麼「英雄」「鬪士」之類，甚或蒙主寵召，但這並不等於前途無量，只是統戰過程中的一些花招而已。如果以爲這會給你將來無量之福，甚至自以爲是爲國家立了大功，那是你錯了，這只是你自己的一廂情願，你對紅色政權的認識太膚淺的原故。一朝有日，你的利用價值完了，於是，淸算鬪爭也將隨之而至，你在過去自認爲爲共產黨立下了汗馬功勞，

可憐

據本港「文滙報」報導：九月一日「前國民黨將領」杜聿明、鄭洞國、范漢傑、宋希濂在北平「全國政協禮堂」曾對「港澳記者」發表談話，他們的「談話」於本（十）月上旬在「文滙報」上分四天用「專稿」形式刋出，旣沒有問答，也沒有「港澳記者」署名，可見，這完全是用這四個苟且偸生「帶罪延年」的老人的名義搞的騙人的把戲，但可以肯定，不用說騙不了人，連鬼都騙不了。

鄭洞國是無恥降將，而杜、范、宋三人是被俘的，情況還不應一概而論。我們無意過份責備他們戰不能勝，而被俘又不肯死，在北平過那種「現世報」的恥辱生活。他們在今天殘暴的毛朝的淫威下，都成了可憐亦復可笑的「馬桶將軍」。因爲中共尙稱他們爲「前國民黨將領」，這是指他們未投共和未被俘之前而言，中華民國對他們不僅早已除名，像鄭洞國這個叛國投敵的敗類，一旦收復大陸，政府必處之以應得之罪。若說是「將領」只能由中共這麼說，不然好像是對外進行統戰不夠份量。在愛國的中國人的眼目中，只能說他們是「馬桶將軍」。爲什麼說他們是「馬桶」呢？因爲，馬桶不同毛澤

[illegible]

暗角落裏等待下一次應用。今日中共內部極端混亂，加上北有蘇聯百萬大軍的壓力，東以至全世界有中華民國六十萬大軍和數千萬愛國華僑，在軍事上以至輿論上對它構成了嚴重的威脅，所以，北平中共政

清楚了，想事情沒有想透徹了。

其實，說穿了無非是「功名」作祟，爲了一時名利之念，結果竟投身於紅色的火燄地獄，這情景在明眼人看來，眞有若燈蛾撲火，其結果可想。可憐他們不知到他們的所謂理想；其實是夢想，他們只知沉醉於夢境的甜蜜，而不知道世途的險惡，一朝有日，身困鐵幕，動彈不能，想要重過昔日自由社會生活而不可得時，眞是追悔莫及了啊！

對於這一羣無知的青年，我心底裏是極表同情的，「年青而寂寞」，這畢竟不是好受的吧！試想想，那一個年青人，不希望自己的生命活得燦爛而有光輝的呢？那一個年青人，不夢想自己有非常之功，彪炳的偉業和遠大的前程呢？而然，理想還理想，現實歸現實，誰教你生不逢辰？誰教你生非其地？你不是中國大地的兒子啊！奈何要想作大地的主人？在政治上，敵我的界限是非常分明的，在歷史上，你看過有那一個皇帝肯把千辛萬苦打下來的江山，輕易地奉送給別人呢？要想投機，那有如此方便！

迷途的羔羊啊！歸來吧！不要「回歸」，「回歸」，只是一支招魂曲，你會「魂兮」一去不返的。我們需要的，不是一個獨裁、專制、暴力統治的共產中國，我們需要的，是一個自由、民主、康樂的中國。

說起來我們中國的民性也着實太落伍了，全世界都幾乎變得民主了，而我們的中國大陸，卻仍然走着陳腐的歷史老路，誰的槍桿子有力，就是誰家的天下，這樣子下去，永遠是權力的世界，暴力的世界，而受苦難的，自然永遠都是無辜善良的老百姓了。

總之，中國大陸一天不民主，永遠不會有光明的日子。所以，爭取民主，建立一個屬於民主政體的中國，就是我們中國人今後應走的路。遙望紅色的中國大陸，一遍腥紅，血迹斑斑，統治者只有無上的權威，老百姓根本沒有民權，那些暴力，極權的統治方式，愚惑人民的手段，不是親經親歷其境的人，是無法可以猜想得到的，這樣的一個政權，如果我們向之認同，無異是「送羊入虎口」，自尋死路。

在追求民主、自由、幸福康樂的大道上，我們還是要認同「自由中國」的國民政府。國民政府雖然還不算十全十美，最少，她具有那種向往自由、民主的誠意，盡其所能的，朝這個方向走。今日台灣，確實希望在政治上樹立良好榜樣，把台灣變成中國的模範省，造成一種影響力，以達成其光復大陸的目的。

我們今日在海外的自由地區，如果要談「認同」，除了這一個嚮往自由民主的國民政府外，還有什麼可以認同的？即使不然，我們今日處身海外的知識分子們，是不是有責任要促成中國使其成爲一民主政體的國家？如果我們不認同於這一個政府又怎辦？我們是否可以想出一個適當可行的方法促其實現？我以爲，想想如何去給我們可憐的中國同胞，多尋求一點幸福，也是給自己謀幸福，總比希望在政治舞台上撈它一把交椅有意義吧，未知心然嚮往於回歸運動的人們以爲然否？

桶將軍」

本刊評論員

大勢所趨」、「愛國一家」和「和平解放台灣」等等濫調，把人騙倒或薰倒。「馬桶」的用處在此，拉出「馬桶」的用意也在此，問題是：除了逐臭的蒼蠅、糞蛆外，是不會有任何人上當受騙的。

這四個「馬桶將軍」的「談話」內容，大同小異，倒底他們是否見到「港澳記者」，有沒有發表「談話」，根本就值得懷疑，卽或發表了「談話」，那也是「奉命照唸」，所以，四個人的「談話」，在內容上根本就沒有較大的出入。

他們在「談話」中除了對毛朝歌功頌德外，都用勸說的口吻提到台灣的「老朋友、老同學、老同事」和「老師」。操！廢話！廢話！猶憶衛立煌在他的「進步」老婆韓權華的哄說下，離開九龍荔枝角九華新村回大陸「愛國」後，他的長女衛道

漢賊不兩立的原則問題。如謂鄭、杜、范、宋等人在台灣還有什麼老師、朋友、同學和同事的話，他們早已和你們這幾個靦顏事敵的傢伙劃清了敵我界限。有這樣的父親，兄弟或伯叔是醜事，有這樣的學生、朋友、同事也是同樣不光采。這些「談話」卽或出於他們自動的「表現」，也極難發生一點作用，因爲在台灣中國傳統文化不僅沒有受摧殘，而且還有所發揚光大，「失節事大」這句古訓仍然是眞正中國人的作人準則。

其實，今日中共對中華民國的統戰手法並不是以執政黨和政府當局爲對向，因爲他們深知：不管自己玩什麼花樣，中華民國當局都堅持原則絕不有所動搖，而是企圖挑撥現在台灣省的一千六百多萬人中的本省與外省籍同胞間的關係，然可以肯定地說：這又是瞎子點燈白費蠟！因爲，中華民國政府既不「專政」更不獨裁，而處處以便民爲重，加上台灣省人民生活富裕，享有充分自由，更重要的是他們都瞭解中共政權好話說盡壞事做絕的罪惡本質。中共所說的「祖國統一」很好，但先決條件是北平政權先放棄馬列邪說，改信並推行三民主義，並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給人民以充分自由，既不搞階級鬬爭，更不來什麼「無產階級專政」。行不行？當然不行！因爲一旦中共放棄恐怖手段，不以「殺」這個「一字憲法」維持其極權統治，中共政權容乜易一夜之間散晒！

寄語四個「馬桶將軍」，中華民國當局以至海外僑胞，都知道你們已成了「馬桶」，既沒有「談話」的自由，更沒有「不談話」的自由。以後，當中共內外交困形同「便急」時，還會拉你們出來。嗚呼！「千古艱難惟一死」，眞的！



大小·強弱與方面

——查著「見聞思」理念商榷之六（上）

馬以定

查先生在其「見、聞、思」中，另一個使人注目的概念是「大小」和「強弱」的對比。但不少人對這一突出的「大小」和「強弱」的概念對比，表示不能同意是有理由的。因爲查先生在表達這一「大小」和「強弱」的觀念時，只注重其「有形」的部份，而不大着意於「無形」的部份。我說「不大着意」，並不是說「完全忽畧」的，不過，對許多讀過「見、聞、思」的人，是有着導致忽畧「無形」的傾向。同時，這「大小」「強弱」所包括的是整體呢？還是部份呢？也交代不清不楚。

對於「大小」和「強弱」，查先生有幾段的文字是這樣寫的：

「中國人重視謙遜誠懇，西方人重視體育精神。一個勝利者不斷吹牛，中國人覺得此人太過囂張輕浮，西方人會覺得他有自誇的權利。但一個失敗者還在吹噓，不論古今中外，大家都不免會對之輕視。如果是我們親愛的人這樣做，我們覺得傷心和羞愧；如果是漠不相干的人，我們覺得可笑！如果他是敵人，我們倒很感欣慰，因爲這證明他心理上不平衡，不肯正視現實，沒有多大翻身的機會。」

「我很喜歡下圍棋，但因事情太忙，沒有時間下苦功，所以棋力極低。從前教我圍棋的老師不斷諄諄叮囑，下圍棋的最大秘訣，是補好自己的一切漏洞，必須先求己之不可勝，然後求敵之可勝。這個秘訣，主要是『弱者的秘訣』。如果棋力高於對方，那麼有些漏洞不補也不要緊，因爲對方沒有攻我漏洞的力量。但在弱者，非力求堅厚穩實不可。我在台北的時候，好幾次想起了這一個『弱者的秘訣』。」

「世人並不嘲笑弱者，毋寧是同情弱者，如果

最後，查先生特別舉出了春秋戰國時代的故事，並以「毋忘在莒」來結論說：

「因此，『毋忘在莒』，並不只是堅守那麼簡單，其中包括：痛改前非，恤下撫民，努力生產，同甘共苦，激勵上氣，上下齊懷必死之心等等因素在內。但即使能夠這樣做，如果對方在政畧與戰畧上不犯重大錯誤，仍是未必能夠成功。」

在這幾段的文字中，查先生所表達的理念，雖然寓意不錯，但太過沉陰灰暗。而查先生之所以有這一低調，大概與他所感受的「大小」與「強弱」的「有形」部份，以致於成爲全部的一切有直接關係。同時，也是以「現實主義」觀點來看世物時，所最容易感染的色彩。

查先生既愛從歷史上找論據，當然這是很重要的一環，然而，歷史上豐富的遺產，確是包羅萬象的，並不是以一而足。那麼，我也就從歷史上找點證據來談談。

近讀「三國志」特別有關曹操與袁紹競逐之時所產生的情形，感到興趣。溯自東漢王室不振，董卓作亂後，掀起了三國鼎立的序幕。而曹操在形勢上無論在「大小」和「強弱」均不能與袁紹相比。曹操總以之爲憂，後來，輔助曹操的不少幹才，在這種形勢之下，每每發表議論，以指出「大小」和「強弱」對比之不能一概而論，確能發人深省。其中就有荀彧郭嘉等人。

荀彧和郭嘉之所以輔助曹操，時皆在曹操沒有稱「魏公」之時，因此，我對他們卻是相當佩服的。同時，這裏，我並不囿於史實，而只願透過史實而抽離出所代表的理念，用這理念來看國府與中共的「大小」和「強弱」，或許更能引發讀者們的思考。

魏志卷十中的人物，可說都是曹操未稱魏公前的輔助者，其情可嘉。荀彧尤是其中皎皎者。他首先指出董卓的必敗，稱：「卓暴虐已甚，必以亂終」。當曹操與袁紹對峙時，曹操就曾對荀彧說過這樣的話：「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荀彧就義正辭嚴的指出：「古之成敗，誠有其才，雖弱必彊；苟非其人，雖彊易弱。劉項之存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爾。紹貌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唯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爲虛美，行己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爲用，此德勝也。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之彊，其何能爲？」

從這一段理念上所表達的意義，我們可以看得出所謂「大小」和「強弱」是要從多方面來衡量的，並不能只囿於土地的大小，人口的衆多，以及所表現出來的強大形勢的——例如外交關係及軍事力量等。

最主要的是還要從用人的疑心和信心上來衡量，如果在人事上總有不斷鬪爭的話，起碼，所有的人士們都會有所顧忌的。有顧忌一則不能發揮效能，一則必陰藏二心。其次是當權者有無抵擋大事的斷決，應付之方法是否層出不窮和運用自如，不爲虛幻的假象所惑；再次，在法律上是否有善必賞，有惡必罰的公平和嚴正的態度，並不實行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扣上「裏通外國」和「一類騙子」等帽子。

最後，最要清楚研究的是：那些所有歸附的人，究竟是爲了什麼原因，或者我們可以分析一下他們的動機。簡單的來說，是爲了個人的自私，以圖所有斬獲的邀名邀利呢？還是覺得天下國家卻與自身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一定要前去承擔和做出貢獻？

閃電、秘密、短命

——中共「十大」析判之一

曾憲光

正當人們（尤其是中外所有的中共問題專家）在探討：爲什麼還不見中共召開「十大」？在預測：中共將於何時舉行「十大」時，北平突於八月二十八日宣佈：「十大」已告結束，令毛澤東在世人面前，再一次出盡「風頭」！

在偸偸摸摸情況下召開的，且會期只有五天的「十大」，予人們第一個印象是：閃電式的，極端秘密的，和非常短命的。

正因中共「十大」，來得如此的突然，保密和短促，所以，也就有力地暴露出在今天的中共領導層中間，問題多多，危機重重……。

首先，從中共歷次的全黨代表大會之具體史實表明黨每一次代表大會的正式召開，事前必有一個預備性會議，以中共在大陸建立毛澤東王國以來的「八大」、「九大」爲例，如「八大」在正式開鑼的前半月，便會舉行過七屆七中全會。又如在「九大」醜劇正式上演前三個月，亦會舉行過八屆十二中全會，那按上面的「發展規律」來看，在「十大」正式舉行前，例必先來一個「十大」預備會議式的九屆三中全會的。可是，結果呢？中共沒有這樣做，何以故？原因是多方面的，然主要的「苦衷」，不外是：

對內而言，毛澤東可能正是利用黨內反對派，存有上述「經驗主義」的弱點，來一閃電式的召開「十大」，致使得他們沒有時間去組織反擊的力量，再加上會期的短促，而變得只有任由老毛牽着鼻子走——舉手贊成「大會決議」的份兒。

對外而言，亦大有可能是毛澤東利用這一「中共『黨大』舉行前，定必先召開上屆×中全會」「經驗」，來一突擊式的「十大」，再加上會議期間的極端保密，使虎視耽耽的蘇聯，錯過對北平突襲，把中共所有領導人一網打盡的良機（對此，下面會有較深入析判）。

此外，老毛不召開九屆三中全會，而閃電舉行「十大」的更大「苦衷」是，毛澤東一提起「九大」便頭痛，尤更惱怒，因據中共中央內部秘密傳達的絕密文件透露，在九屆二中全會上，因新「憲法」草案中設立毛澤東最不願聽見的國家主席的問題，林彪與陳伯達等，會與毛發生過激烈的爭執，尤令老毛震怒的是，在那次會上，繼陳伯達提出異己的，即需設立國家主席之意見後，葉羣竟進而提請二中全會任林彪爲國家主席，且得到當時權（槍桿子）傾全國的黃永勝、李作鵬、吳法憲、邱會作「四大金剛」爲首的反毛擁林派之支持，致使老毛差一點沒有爆血管。由於一聽到就使到「四個偉大」的「毛主席」憎恨、害怕不已的「九屆中央」，已一分爲二，那再不能不立即重建一個毛式的黨中央，更何況該爲批林作總結了，如此這般，「十大」便閃電式的被「提前」召開了。

其次，在全世界的各共產國家中，由於共產黨是該等國家的領導核心（應說是新統治階級），因此，她們舉行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時，不僅是公開的，且早就叫得整天價響的，正如中共竊據大陸後，「八大」、「九大」開幕時一樣，可是中共這次的「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卻偸偸摸摸的在極端保密下舉行，尤甚者，爲了轉移人們視線，還特地有意識的選擇在北平舉行亞非乒乓球賽期中舉行，這，的確太不簡單了，至其因：在中共本身言，由於老毛的內心恐懼，即他雖經文革時的全面鎮壓異己，但仍沒有把握控制住剩下的中共頭頭們。這樣，若再來一次九屆二中全會事件的重演，而導致「十大」的流產，那在無法向全黨全國交代的同時，老毛的威望也將一落千丈，既如此，最保險的辦法，便是把原本神聖隆重的「十大」，只好採取偸偸摸摸的秘密方式進行了。因到時縱使大會失敗了，壞的影響嘛，亦可最大限度地縮小也。

在對毛共今天的頭號敵人——蘇聯而言（筆者按：雖然筆者絕不否認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侵畧本質，但亦不完全同意近年來中共所叫喊的：蘇聯將即突然侵襲大陸之說，誠然，近一個時期來的中共，確又眞正在全面地進入備戰狀態。但不能不注意到一點，已步入史大林晚年疑心病狂時的毛澤東，會不會也已患上此病，而以上叫喊和瘋狂備戰，便是毛患上此病後的一種反應呢？）既然在老毛心目中，這個頭號敵人，時刻在找尋入侵大陸的機會，那當對方知道，全中共的黨領導人，聚集在北平開「十大」時，若以閃電式突襲北平，或以傘兵，或以導向飛彈突襲，那豈不是有被一網打盡的危險。所以，爲策萬全起見，「十大」非秘密舉行不可。是的，老毛的這一表現，套用他自己的名言，叫做「紙老虎」的蘇修，「怕得要死，狠得要命」也。再者，用歷史的眼光來看，中共歷次的黨大會，都是一開便十天二十天甚至四十多天的，所謂叫做「充分發揚民主」嘛，如「七大」便開了四十九天，「八大」亦開了十三天，「九大」也開了二十四天，而「十大」呢，大會內容跟「九大」時完全一樣，要提出政治報告，修改黨章報告，通過報告和黨章，選舉中央委員……等，可是毛澤東只開了五天的時間，便草草結束。這，有充分理由相信，裏面大有古怪，或者說有其難言之隱，而老毛的最大「苦衷」是，怕時間一拉長，難免「節外生枝」，事實亦如此，直至今天批林事件並未完全結束，一些林系人馬如劉興元、韓先楚、丁盛、黃榮海等亦在「十大」代表之中，誰敢擔保他們不會在大會上提出質問林彪事件眞象？甚至爲林彪辯護。又如已復出的老幹部如鄧小平、譚震林、李井泉、烏蘭夫等，誰又敢擔保他們不會在會上對極左派進行反攻倒算？再來以歷來反毛出名的許世友爲首的實力派軍人，同樣誰也不敢擔保他們不會對王洪文等人的安排，提出反對意見，還有：正因爲此，爲了使得代表只有聽報告，舉手通過決議的時間，而沒有發言的機會，結果，毛澤東便把「十大」會期壓縮爲五天，成爲「解放」以來，中共黨大會中最短命的一次。

對，「十大」召開時，所表現出的閃電式和秘密、短促，是有機的聯繫和互爲作用的，結果也就不可避免地創造了數不清的非常、失常「偉大傑作」。







破碎「英雄」夢

一位來自台灣，在師範大學藝術系畢業的年青女孩子，跟老萬閒聊，感慨地說：「香港的報紙眞是太殘忍！」我不由嚇了一跳，因爲我身爲報人，香港報紙「殘忍」，可能我也有所關連。

老萬連忙追問：殘忍是何所指？她說：「可不是嗎？在大眾心目中的一個英雄，現在死了，報紙把他的瘡疤一塊一塊揭開，使全香港以至全世界的人都看得見裏面的腐臭，這豈不太殘忍？」她還補充說：在台灣的報紙比較正派，絕不刋登這類新聞。那實在太使人噁心！

老萬了解這位年青小姐內心是怎麼樣的感受，一個被許多人崇拜爲偶像的人，突然之間，偶像毀碎了，一個受人崇拜的英雄，剎那間竟變成受人鄙視的道友，使到許多許多的人失望，他們內心，有被欺騙的感覺。

我問她：是否也是這位英雄的崇拜者？她說從沒看過他的一部武打影片。我想：這是女性善良心地的表現罷？其實，許多人成爲偶像，人們只是對他盲目崇拜，私底下，英雄、偶像，亦與常人無異。所謂「僕人眼中無英雄」，又說「英雄慣見亦常人」。當「一個英雄」的私生活被公開，人們對他完美的構想會幻滅。所謂「英雄」，不過如是而已。

跟她談及這事的先一晚，剛看到電視片集「雌虎雙雄」有關「超人」的故事。幾個智力很高的大學生，認爲他們是「超人」，故意幹幾宗轟動的罪案，以示他們超人一等；但那位身爲首領的「超人的超人」，受了微傷，被手槍指住時候，竟然跪地求饒。這片集是指出，世界上並無超人，英雄一樣畏死。

是香港的報紙「殘忍」嗎？老萬認爲，捕風捉影，誇張造謠的一小部分報紙確是過份一點，但按照法庭審訊實情報導而未曲意加以隱瞞，不算殘忍。隱惡揚善雖是美德，讓人們知道眞相，卻是報紙的責任。

武打片在美國

在香港的報紙上，看到一則新聞報導，據說李小龍的遺作在紐約上映，賣座成績之佳，超過「教父」云云。報上刊出戲院門前大排長龍的照片，有圖爲證，不由你不信。

以老萬所知，香港派有專任記者駐紐約的報紙，恐怕沒有

蟮稿」是也。

影片公司所發的蟮稿，自然有宣傳性，藉着李小龍死了，宣傳一下，刮些死人財，照理不足詬病。記得當年林黛去世，影片公司爲她舉行什麼林黛遺作週，把她的陳年舊片都搬了出來，居然生意成績好過初映。有此前例，不拿李小龍的舊東西出來刮一輪，就太傻了。

不過，宣傳必須適可而止，如果太過誇大，便往往得到相反的效果。一直獃在香港的讀者或者會全部受落，但香港也有不少人到過美國，曉得美國的實際情形，絕對不會相信李小龍的遺作在美國有可能收得過「教父」。看到這則消息，只有使人噴飯。

老萬曾經只花了六週的時間走馬看花的在美國各大城市兜了個圈子，對美國一般情形總算看到個梗概，不像過去那麼隔膜，尤其注意到國產武打片在美國的市場。

不錯，所有在香港放映的武打片差不多都可以在美國看到，但只限於華僑多的地方如紐約、三藩市、洛杉磯、波士頓、華盛頓等地，且大多數是在唐人街的戲院放映。觀眾之中，有沒有外國人？有，不過大多數是黑色的外國人而不是白色的。

李小龍因爲在青蜂俠中當過配角，確有些外國人知道他的大名，他的武打片也確可以在唐人街以外的戲院放映，而且吸引了一些好勇鬬狠的黑人及青年飛型白人觀眾，不過，賣座超過「教父」，只有阿水才相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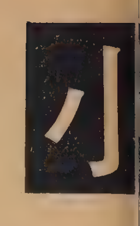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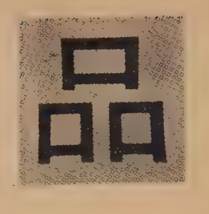
那麼，「爲證」之圖又是怎樣回事？大家可以看得出那不過是一條「過路」的人龍而已。

老用人

每次在家用飯，總聽得老用人嚕叨不已。靑菜賣到多少錢一斤，魚肉更貴得驚人，一塊錢豆腐只有兩三塊；或者說：這一餐**餸**，什麼什麼買了多少錢，總共差不多二十塊了。老萬雖然沒上市場，但得到她的「報告」，市場價錢並不隔膜。

本來，我家買**餸**從不規定數目，一向任她自由採買，買十塊廿元可以，買一元幾角也成，也不會懷疑她打斧頭。她在我家做工已十多年，儘管昏瞶固執，但錢銀過手絕對忠誠，更不會買小菜時揩油。過去孩子們在家時，只會掏腰包買東西給他們吃。

老萬沒有怪她買得貴，也沒疑心她「吞金滅**餸**」，她還是每頓在嚕叨，彷彿花的是她荷包裏的鈔票。不過，老萬非常了

又加重了。如果是新派工人，或者也會像她那樣慨嘆物價驚人，但動機及作用一定不是老用人那樣子，接着，她會乘機提出：物價漲得這樣厲害，生活艱難，我的工錢也應該調整一下了。老一輩的用人和新用人不同的地方就在這裏。老用人把自己視為家庭的一員，分享主人的快樂，也分擔主人的憂慮。老萬偶有不適，她往往做了我的醫生，沒問過我便到藥材店配幾味，回來煎好了我才曉得。憑她幾十年的經驗，和她的女婿是個中醫，她從他那裏學得一點點的中藥常識，有時確實可以把老萬吃好。不過，有時老萬在她燒藥時，無異被提醒，應該去看醫生了。

像這樣的老用人已愈來愈少，今天，即使有能力用工人的人家也自行料理家務，理由是今天的用人和主人的感情、關係，完全建築在鈔票上，鈔票不能令她滿足，絕不可以留住她。

錢！錢！錢！

有人對我說過：金錢萬能，也有人對我說：金錢萬惡。究竟金錢是萬能抑或萬惡？要看從那一角度看。有人把錢當做第二生命，損失一筆鈔票，比要他的命還慘痛；有人把錢財視如糞土，像錢咬腰骨頭，非「周日清」不可。因此，要下定論，究竟錢重要不重要，萬能抑或萬惡，實不容易。其實，這是爭辯很久而一直沒有得到結論的老問題，老萬今天拿出來談，也不會有什麼新見解。不過，在政府準備推行全面反貪汚運動當中，似乎又成為值得討論的熱門問題。

阿徐笑道：「老萬，你談這問題簡直是多餘的，讓我告訴你一些事實，你就會找出結論了。一幢大厦，圖則原本是十層，建成後卻是十一層。憑什麼這樣神通廣大？工廠老板眼看自己的廠房在火光熊熊中，許多製成品未及出貨，焦急如熱鍋上的螞蟻，後來有人和他斟數，過水後，水喉加強，隔鄰的臨時貨倉得保存，減少幾十萬元損失。如果不付這筆錢，可能破產。這是金錢萬能兩個大的例子；小焉者，我在拉斯維加斯，上夜總會看到巨型的『騷』，排長龍，進場時，見到人山人海，心生一計，一張十塊錢美鈔塞進領班手心。他就把我帶到台前最佳的位置。可見，不論大小事情，只要肯花錢便無往不利。」

老萬笑對他說：「我也有金錢萬惡的例子。一個人死了，且是死於非命，本該是很悲慘的事，可是死後卻引起許多人動腦筋，利用機會賺鈔票，首先，出版界出的畫冊、內幕、秘聞之類凡數十種；也有人動腦筋搞特輯紀錄片，把他們的舊作再發行。還有就是二百多萬的保險金，開庭費了那麼多天，勞師

安息，為什麼？如果沒有錢的問題存在，這都是不必要的。有位小姐認為揭開死人瘡疤是殘忍，其實殘忍的不是報紙，而是那些在錢眼裏打轉的人。」

交通「新措施」

從海傍天橋轉入跑馬地，上班下班時間，總是出現塞車現象。但比起九龍若干地區，還不算太嚴重。如果在那兩段時間，有位交通警察負責指揮，不讓三面來的車子鬪搶，不難疏導。可惜交通警察也許正忙於抄牌、捉快車，反而這些較重要的任務沒工夫去做。

前幾天看到過來人兄的文章，抱怨跑馬地口採取交通新措施，東行車輛，一律須繞跑馬地一週。交通當局這新措施的目的顯然要改善這一地區的擠塞情形，但結果適得其反，車子繞到墳場前面便動彈不得，逐寸移動，繞過圈子，費時三十分鐘以上。過來人多花一元多的士錢，牙痛咁聲，還希望能在的士內爬格子，節省時間。的確，這交通新措施使到許多人時間上蒙受損失，也許設計這新措施的專家沒估計到；我們住在這區域的居民，卻比以前更加不便。

其實這交通新措施說新也不新，馬季時候，每逢週末跑馬，就是這樣子。老萬對英皇御准賽馬並無興趣，可是每次出門都被這項新措施指了進跑馬地兜個大圈，如果能暢通倒沒問題，最多多負擔些汽油錢，但拐了進去，便有行不得也哥哥之嘆，起碼多花二三十分鐘的時間。那時老萬已覺得，這位專家簡直是蠶蟲師爺，自己困死自己，眞是人頭豬腦專家。我還以為是自己存有偏見，看了過來人吐出冤情，才知不少人與老萬有同感。老萬車子放在嘉柏停車場，出口不准右轉，只可向東行，東行就得繞過跑馬地，回北角上班，每天都要行大運，在跑馬地擠一輪。如果老萬不是住在這區域，可以往外邊走，遠遠避過這新措施，不受它的影響；可惜車子開出時，無膽偸鷄右轉，只好又乖乖的駛進跑馬地。

香港交通擠塞是個嚴重問題，交通當局抱怨車子太多路太少，但，老萬認為如肯起用幾位高明的專家，觀察實際情形後加以調節，一定不會出現這種人為的塞車現象。現在，開車的人大都避免使用這些道路，寧願多走路程。這新措施顯然不是解決問題的有效辦法，最好請這位設計人到現場看看他的「成績」。

萬人傑

「中共不再支持各國的武裝鬭爭」麼？

古鶴翔

十月二日查大社長在社評中說：「筆者經常要以中國人身份在此評論中國事務」。好的，查大社長既然自稱是中國人，那麼，我們姑且假定他是中國人罷。

如所周知，查大社長一貫地自我標榜是超然於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的，自以爲是中立者。究竟查大社長是否眞是一個中立者呢？請看十月二日的「社評」罷。

× × ×

關於僑胞與外籍華人，他（指鄧小平）說了這樣一段話：「大家知道，我們的僑胞在發展當地經濟建設，促進中國人民和各國人民的友好方面作出了貢獻。我們希望他們繼續同僑居國人民友好相處，虛心學習僑居國人民的專長，遵守所在國的法令，我們保護華僑的正當權益。他們中許多人已經……

根據事實，只根據自己的「所思」便斷定中共「自有不支持他們武裝鬭爭的含義」，「對海外華人的處境有極良好的影響」，「相信中共也主張港澳同胞發展當地的經濟建設」。

究竟查大社長的「所思」是否事實呢？

我們清楚：中共是一向以正統的馬列主義者自居的，正統的馬列主義是以「武裝鬭爭」爲主的，而且以「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爲號召的。中共怎會不支持各國的武裝鬭爭？

君不見，所謂和平共存的五原則墨蹟未乾，中共便支持印尼共黨作反？君不見印支三邦的血債？君不見韓國的悲劇？君不見毛共對中東的陰謀？

周恩來在「十大」中更表示：「當前的國際形勢的特點，是天下大亂。『山雨欲來風滿樓』這正是列寧分析過的各種基本矛盾的表現。」周恩來認爲世界大亂，越亂越好。

可是，查大社長卻片面地，以「所思」代替眞實，胡說「中共希望海外華人和平而安定的住在海外」！難道「和平而安定」可以和「越亂越好」並存麼？

近來中共不斷的更改「人民幣」對港幣的兌滙率，不斷的加強經濟上對港澳同胞的剝削及破壞，而查大社長卻胡說「相信中共也主張港澳同胞發展當地的經濟建設」。

查大社長喜歡以「所思」來討論中國問題，也表示自己是「中國人」，但我們卻懷疑查大社長是否像中共似的，掛着中國人的招牌，而實行禍國之實？

查大社長招供道：「從長遠的眼光來看，將來大概國籍之分也會消除的。……筆者的兒女在香港出世，他們就持英國護照。」這究竟是「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還是中國人的「大同思想」呢？我們也有「所思」！

古調今彈（二首）、

葉其眞

鷓鴣天—弔毛朝「十・一」僞慶

慘絕毛朝廿四秋，翻天覆地鬼神愁，十全垂幕遮危影，羣醜爭權湧暗流，除異己，整同謀，狐悲兎死剩周酋。深挖廣聚不（必）稱霸，那管人民褲子休！

阮郎歸—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國慶詞

旌旗如海氣如山，熱情非等閒，應知民意向台灣，嚴明漢賊間！文物燼，虎狼殘，中原血淚斑。何當國慶盡歡顏？王師再度還！

「三灣子弟」經過四十多年的變化，大部份死亡，逃散或反正，剩下僅三十人左右。在這三十人當中，有不少曾獲毛澤東信任與提拔，但目前「三灣子弟」的榮辱也相當懸殊，換言之，被毛澤東提携的「三灣子弟」並非完全對老毛「感恩」，也有不少「三灣子弟」因不滿毛澤東的政策路線而反毛。例如「三灣子弟」譚政（前共軍總政治部主任）、何長工（前地質部副部長）、譚震林（前國務院副總理）、陳伯鈞（前共軍副總參謀長）、黃永勝（前共軍總參謀長）等均因反毛而遭整肅。目前在

小平的話，可以說是中共正式的宣佈了對於海外華人的政策。

中共不像過去那樣，號召海外華人回歸祖國爲人民服務，而希望他們繼續和平而安定的住在海外。中共承認各國人民都各有專長，應當虛心向他們學習。

中共希望海外華人遵守所在國的法令。這一點特別重要，可以說是不干涉別國內政的一項重要揭示。尤其是對馬來西亞，馬共占分之九十以上是華人。中共希望他們遵守當地的法令，自有不支持他們武裝鬪爭的含義。東南亞許多國家都懷疑本國的若干華人受北京影響而企圖進行顚覆活動，不免對華人另眼相看，中共這項正式的表示，應當可以大大消除這一項疑忌。對於中共的聲譽和海外華人的處境都有極良好的影響。

……他就沒有提「港澳同胞」。根據他談話而作推論，相信中共也主張港澳同胞發展當地的經濟建設，遵守當地的法令，大家友好相處。

× × ×

我們看了查大社長這一段社評以後，幾乎要高呼「萬歲」了。

查大社長義務地爲中共宣傳道：「中共希望他們遵守當地法令，自有不支持他們武裝鬪爭的含義。」

查大社長義務地爲中共宣傳道：「東南亞許多國家，都應當可以消除對中共的疑忌。」

查大社長義務地爲中共宣傳道：「中共對海外華人及港澳同胞的處境『都有極良好的影響』」。

究竟中共是否眞的不再支持在國外的顚覆活動呢？誰都清楚，絕不如此！

究竟中共是否眞的不支持國外的武裝鬪爭，希望海外華人「和平而安定的住在海外」？

究竟中共是否主張「港澳同胞發展當地的經建，遵守當地的法令，大家友好相處」呢？

只要有點頭腦的人，誰都清楚：絕不如此！

查大社長只抓住中共的一言片語，便以其特有的思想方法，來爲中共塗脂抹粉。

查大社長寫文章，確有其特有的天才，他不必

「三灣子弟」張宗遜

朱明

——是毛澤東三灣子弟之一。他當過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第六連連長，直至升任共軍副總參謀長、國防委員會委員、共黨八屆候補中委等重要職務，以及獲共軍「上將」軍銜。

張宗遜是陝西渭南人，現已七十五歲。一九二五年考入黃埔軍校第五期，在黃埔軍校期間加入共黨。一九二七年春，任國民革命軍張發奎部警衛團排長。同年七月共黨策動警衛團盧德明部由武昌赴九江，擬參加南昌八月一日暴動未果，則轉入湖南投靠毛澤東。嗣毛澤東以原武昌警衛團盧德明部爲主力，與已組成之平江、瀏陽農民義勇軍，萍鄉工人自衛隊，通城與崇陽農民自衛隊等，合編爲「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下屬四個團），毛澤東任「前敵委員會書記，盧德明任軍長（盧於山嶺至蘆溪被國軍伏擊戰死）、余洒度任師長（後來余洒度投降國軍）。斯時張宗遜升任連長。該部成立後，即於九月八日（農曆八月十五日）發動湖南秋收暴動。暴動失敗，張宗遜隨毛澤東殘部於九月廿七日，竄抵寧崗、永新、蓮花三縣交界的九龍山的小山凹——三灣鎮，毛澤東將殘部整編爲一個團——「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一團」（團長成浩，僅二個營，四百餘人）。張宗遜任第一團第六連連長。後來共黨把「三灣整編」的部隊當成了共軍成長的基礎之一，並將參加「三灣整編」的人員，稱爲毛澤東的「三灣子

由於張宗遜是毛澤東「三灣子弟」的關係，一直擢升。竄入江西井岡山初，雖然仍任連長（後改任「紅四軍」卅一團，任一連連長）但不久即升任二十八團（團長先王爾琢，後林彪）三營營長。一九三〇年底，一躍升任「一方面軍」十二軍（成立於關西）三十四師師長。一九三三年升任共軍十二軍軍長（接戰死軍長胡少海），翌年共軍西竄期間升任「紅九軍團」參謀長。

共軍於一九三五年九月竄抵川西北後，隨朱德（紅軍總司令）改隸張國燾「紅四方面軍」，任參謀長。同年冬抵陝北後，一度任「紅軍大學」教育長。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隨張國燾，朱德抵延安，嗣入「抗大」學習（校長林彪，毛澤東任校委會主席）。

抗戰時期，歷任八路軍一二〇師（師長賀龍）三五八旅旅長，兼共黨晉綏分局委員，晉綏軍區第二軍分區司令員兼第二旅旅長、第三軍分區司令員兼西路總指揮，陝甘寧晉綏軍區副司令員兼第一縱隊司令員、第三縱隊司令員。

一九四五年四月，共黨「七大」張宗遜選爲共黨候補中央委員。嗣於抗戰勝利，張宗遜調西北野戰軍（司令員彭德懷）任第一縱隊司令員。一九四七年七月，因率部保衛毛澤東和延安有功，而升任西北野戰軍副司令員，仍兼第一縱隊司令員。一九四九年一月，西北野戰軍改編爲「第一野戰軍」，張宗遜任「一野」副司令員，曾一度任蘭州軍管會主任。

中共政權成立後，張宗遜在共軍中，一直是很得意。最初共軍成立西北軍區和西北軍政委員會時，因爲張宗遜是第一野戰軍副司令員之故，而兼任西北軍區副司令員及西北軍政委員會（後改「西北行政委員會」）委員，兼財經委員會副主任，以及最高人民檢察署西北分署檢察長。一九五二年十月，他調至中共中央「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任副總參謀長，並兼共黨中央軍委副總參謀長，主管共軍訓練工作。後來又兼任國防委員會委員（連任三屆），共軍訓練總監部副部長（該部成立於一九五四年九月，部長是「軍委副主席劉伯承兼，後由蕭克升任）。一九五六年九月當選共黨八屆候補中央委員。「文革」時被整肅，後出任濟南軍區副司令員。

平劇藝人的遭遇

胡養之

當中華民國國劇團在美巡迴演出時，「時代」周刊特爲文介紹，並指中共蓄意扼殺此一古老藝術，整肅藝人。由於「文革」以來，無論在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稍有名氣或成就的平劇藝人及其從業員，先後遭受毛妻江青鬭爭、清算和整肅的，起碼在五百人以上（近年始陸續獲自大陸的詳細名單）；甚至於死去了十多年的著名紅伶梅蘭芳，也曾遭到江青一再地鞭屍，據內幕資料透露：江青最早清算梅蘭芳是一九六八年九月，她起初指控梅蘭芳主演的「宇宙鋒、洛神、斷橋等劇，都是最毒害人民思想的利器！」又說：「梅蘭芳的舞台藝術紀錄片，更是一株大毒草！」

所謂「梅蘭芳舞台藝術紀錄片」，是一九六二年由中共前「文化部黨組織書記」齊燕銘親自主持攝製的。因此，江青便鬭爭了齊燕銘，指他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對這一部毒草影片，竟化了六本篇幅，而爲一個資產階級的藝人樹碑立傳，歌頌梅蘭芳奮鬭自主路線，顯然是直接地對抗了毛主席所提出的文藝工作者，要深入工農兵中去教導。他並利用梅蘭芳的話，公開叫嚷要跟無產階級爭領導權。」此後，齊燕銘已下落不明。

其實，梅蘭芳並非出身於一個資產階級家庭的藝人，而是一個藝術世家子弟。因爲他的祖父梅巧玲，遠在一百年以前，就已成爲著名的平劇優秀演員；也是當時北京最大劇團之一的領導人。他父親名叫梅竹芬，也是一個著名的平劇演員。伯父梅雨田，則是一個天才的音樂家，擅長胡琴，當年曾經長期地給譚鑫培伴奏。連他的兒子梅葆玖及其女兒梅××，也都是知名的平劇演員。因之，便有人稱讚：「梅家的藝術是世代相承的。」

可是梅蘭芳幼時的家庭環境卻相當困苦，由於他四歲時就已喪父，全靠他的伯父胡琴伴奏的收入，來維持兩家人的生活。所以，梅蘭芳在八歲那年就已輟學從而開始學戲；他學的是正工青衣，如「二進宮」、「桑園會」、「綵樓配」、「三娘教子」、「探窰」、「打金枝」、「四郎探母」、「霸王別姬」、「貴妃醉酒」，以及「刺虎」等等這一類的崑劇，都是他的拿手好戲。而歌唱如「玉堂春」，則是由他伯父親自傳授的。由於家庭環境所迫，梅蘭芳只好一邊學，一邊登台了。十一歲那年他開始登台演出時，頗受觀衆的讚賞。二十歲以後，他在表演方面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從唱工的青衣，一直進展到閨門旦、貼旦、刀馬旦等各類型角色。自民國初年到上海演戲的包銀不過一千八百元，達到後來動以萬計的數字。

不錯，梅蘭芳原是一個封建時代的產物，他生於清光緒二十年——即甲午戰爭那一年（一八九四）；而且他一直在北平長大，耳濡目染，難免有些封建習氣。但就年齡而言，即使他現仍健在，也不過七十九歲，恰與毛澤東同年，難道後者會例外嗎？再就藝術方面言，梅的戲路是很廣濶的。除上列的崑腔戲、古裝戲之外，他在中共的淫威之下，也曾先後編演過許多富有「革命」色彩的新劇，如「木蘭從軍」、「抗金兵」、「牢獄鴛鴦」以及「生死恨」等，卻未獲得表揚。

正因爲梅蘭芳是一個馳名世界的中國藝人，他在第一次大戰時就已嶄露頭角；尤其戰後的聲望，更不脛而走，紅得發紫。所以，當中共據有大陸之初，便利用梅蘭芳作一塊活招牌，在中共特務的暗中密切監視下，曾先後去過日本和蘇聯；同時，中共「總理」周恩來和郭沫若等人，都曾親到機場去迎接過他，將他捧得高高的。實際上，梅蘭芳是中共「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之一，毛澤東以下的各頭頭，無不稱他爲「梅博士」的。特別令人奇怪的是「梅蘭芳舞台藝術紀錄片」，可說純粹根據「梅蘭芳舞台生活四十年」上下兩集所編成的。這部書由梅蘭芳自述，許姬傳筆記，好像是梅蘭芳的自傳。第一集出版後，曾哄動一時；使同一時期出版的所謂「毛澤東選輯」，及宋慶齡的「爲新中國奮鬭」等書所望塵莫及！

梅蘭芳之所以被清算，一因他的殘餘價值已被利用殆盡；主要的是由於梅書的內容，嗅不到一點共產黨的氣味；而其中敍述北洋軍閥壓迫患病的老伶工譚鑫培演戲一節，更暗示了他代表中國藝人向中共暴政提出的抗議。

除了梅蘭芳被鞭屍而外，其餘被鬭被整的平劇名伶，共分七批之多。茲列舉其中較著名者如下：

㈠在「文革」初期被鬭得最慘而最著名的，計有：

周信芳——藝名麒麟童。凡在大陸待過的人，都知道他是「麒派領袖」，「鬚生祭酒」，俗稱「鬍子」。周信芳原是中共「上海京劇學院院長」，起初頗獲中共當局的賞識。但由於他主演過被認爲反毛的平劇「海瑞罷官」的緣故，因而「罪大惡極」，首遭江青迫害，隨後已死在上海。

張君秋——係大陸平劇界「四小」名旦之一；北平中共「京劇團」的台柱。他經常演的拿手好戲，有「狀元媒」、「貴妃醉酒」及「譚記兒」等名劇。一九六二年中共「京劇團」來港演出時，由「團長」馬連良率領，張與裘盛戎、趙燕俠爲「副團長」。

裘盛戎——著名平劇藝人，花面泰斗。他常演包公戲，如「打鑾駕」、「鍘美案」、「落帽風」、「姚期」及「坐寨盜馬」等花臉或黑頭戲，統稱爲淨角。他在北平一般戲迷的心目中，認爲自金山少死後的第一名淨角，頗爲劉少奇、陶鑄等人所欣賞。在江青清算陶鑄的罪名中，曾有一項被指爲：「陶鑄陪同鄧小平、劉少奇欣賞裘盛戎的探陰山之後，異口同聲叫好！」而裘盛戎所主演的包公戲，亦遭猛烈鬭爭。

李少春——係名滿平、津的文武生，中共北平「中國京劇院第一團長」；一九六二年來港演出。

譚富英——係著名平劇鬚生，與馬連良、麒麟童等人齊名。他常演「失街亭」、「打魚殺家」、

「空城計」、「洪羊洞」、「定軍山」及「罵曹」等老生戲。

荀慧生——爲平劇四大名旦（梅蘭芳、程硯秋、尙小雲）之一，北平「戲曲學校實驗京劇團」的藝術指導主任。

尙小雲——亦爲四大名旦之一，北平某京劇團的藝術指導主任，與荀慧生等人同時被鬬。

李玉茹與趙燕俠——都是著名坤伶。前者常主演「孔雀東南飛」、「貴妃醉酒」、「紅娘」等劇。後者則爲北平「京劇學院第一團副團長」，她以「花田錯」、「紅糧」、「鯉魚仙子」等劇爲最拿手；一九六二年曾來港演出。

㈡接着被整肅或被清算鬬爭的平劇藝人計有：

言慧珠——著名坤伶，她是老伶工言菊朋的掌珠，扮相風騷，曾主演「白蛇傳」、「生死恨」、「抗金兵」、「女起解」、「花木蘭」等劇，紅極一時。被江青連串鬬爭後，則神經失常數度自殺！

姜妙香——著名老伶工，在「文革」時已屆八十一歲。他的拿手好戲是「天仙配」、「別虞姬」、「販馬記」、「金殿裝瘋」等名劇，爲舊日梅蘭芳的老搭檔。大抵年事太高，加上江青指使下的一連串鬬爭，因受刺激過度而於六八年死去。

高百歲——名丑角，亦因年近八十，不堪鬬爭而告喪生！

葉盛蘭與周和桐——均爲著名伶人。前者常演「羅門叫關」、「轅門射戟」等武生名劇，後者爲北平「中國京劇第一團」的台柱，常演「野豬林」等劇見稱，一九六二年曾來港演出。他們受到鬬爭後並加以整肅，結果下落不明。

王又宸和陳大護——前者以演「李陵碑」、「捉放曹」、「桑園寄子」等劇而著名；後者則擅演「沙橋見別」等劇，也均遭清算。

此外，尙有被整肅的後起之秀，如姚玉成，係尙小雲的得意高足，也是北平「實驗劇團」的台柱，以演「紅娘」成名。楊秋玲：青年藝人，北平「中國京劇團」的優秀演員，因不肯屈從江青改造的「革命樣板戲」演出，而遭毒手。張雲溪：北平「中國京劇院第二團」的台柱，擅演「三岔口」、「松江五義」等劇。賀永瑛：北平「中國京劇院第四團」演員，曾主演「擊鼓罵曹」，名噪一時。張龍華：也是北平「京劇院四團」演員，因爲主演過「搖錢樹」而遭清算。吳素秋：北平「京劇院四團」演員，擅演「紅娘」及「子都之死」等劇。其中最年輕的計有王吟秋：爲北平「青年京劇團」演員，演過「火焰駒」。江新蓉、高玉倩，都是「京劇二團」的主要坤伶。她們均因不肯屈從江青而被整肅。另一名「京劇二團」台柱和李和曾，常參加演出「赤壁之戰」，亦因不屈從而遭清算。

㈢青年平劇藝人因被鬬或遭批判，而斷送前途的則有張學津：係張君秋的兒子，「實驗劇團」演員，曾演「西廂記」。梁益鳴：北平「鳴華京劇團」演員，常以「羣英會」、「借東風」等劇見稱。張世麟：天津「京劇團」台柱，擅演「武松」、「戰翼州」等武生戲，前程似錦。厲慧良：天津「京劇團」坤伶，以「艷陽樓」、「拾玉鐲」爲最拿手。張春華：北平「京劇二團」演員。盧俊芳：北平「地方崑曲劇院」演員，常演「連環記」等劇出名。張美娟：爲著名青春平劇坤伶，主演過「奇寃報」等劇。嚴慧春：爲「京劇二團」演員，常演「生死恨」。李世濟：北平「京劇團」演員。

以上都是拒絕參加江青改良的「樣板戲」演出，而被鬬倒的。但已經參加後而又分別退出者，尙有劉秀榮：「實驗京劇團」的青春花旦，以主演「紅樓二尤」見稱。張姿英：「京劇一團」坤伶，演過「喜榮歸」。陶小庭：「崑曲劇院」台柱，因演「棋盤會」而出名。高韵芬、李毓芳等，都是十八、九歲的花旦，京劇一團演員；她們與青年小生李納春、維明等，經常參加演出「佘賽花」、「鳳凰巢」、「棒打薄情郎」等名劇。楊少春與李多奎，均爲京劇二團演員，分別擅演「臥虎溝」、「遇皇后」等劇。據說這批藝人後來都被下放到內蒙去。

㈣在上海被鬬被整的平劇伶人計有：老牌坤伶童芷苓：她曾一度拍過電影，爲上海「京劇院」的台柱，以演「尤三姐」、「紡棉花」、「大劈棺」等劇爲最著。王熙春：影劇雙棲的風騷花旦，以演「紅尤二姐」見稱。張玉帆：上海「京劇院」演員，演過「擋馬」。張南雲與陳正祥，也是京劇院的名演員；前者以演「百花贈劍」而紮起，後者則擅演「火鳳凰」成名。言少明：一說是言菊朋的侄子，但資料並未註明；京劇院演員，主演過「文昭關」、「浣溪記」。黃正勤、李多芬，都是京劇團的後起之秀，因參加前上海中共「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的多次宴會演出，而犯罪被鬬。甚至被譽爲進步的京劇團演員如金素琴、張少台、林樹森、黃桂秋、遲世恭等，也分別被鬬。

㈤年老一輩而尙未鬬死的則有：馬富祿、北平「京劇團」的主要老旦兼丑角，常演「打龍袍」、「楊家將」等劇，一九六二年曾來港演出。尙富霞：擅演「卓文君」。張海濤：河北唐山「京劇團」台柱。董俊峯：北平「京劇團」老演員，常主演「李七長亭」。姜鐵麒：北平「京劇四團」老伶工。李鳴燕：北平「京劇一團」紅演員，常主演「霸王莊」。呂慧君與李淑君，都是著名坤旦，爲「崑曲劇團」老演員。其他如趙榮琛、孟潤泉、關德成、秦友蘭、管韻華、劉盛通、李麗芳、婁振奎、紀玉良、時慧寶、許文奎、李仲林等五十餘名老伶工中，大多都被整死了！

㈥平津以外各地已遭鬬死或被整肅的平劇藝人，計有：陝西「京劇團」台柱尙長榮：係尙少雲的兒子。哈爾濱「京劇團」台柱。張春鳴、雷一鳴、李吉瑞、雪艷琴等。至於被鬬後而遭逮捕下獄的則有：北平「劇曲學院副院長」晏甬，北平「京劇院副院長」馬少波、劉本鐸、張東川等十人。

㈦被鬬被整的平劇從業員也有：北平「京劇團」琴師李慕良：向爲名花旦趙燕俠操琴。北平「京劇二團」琴師劉吉興；中共「戲劇家協會」書記李超；著名戲曲史專家張胤德、伍桂林、李紫貴；上海「京劇院副院長」兼「海瑞上疏」編者陶雄；京劇唱腔專家徐蘭浣等六十餘人，不獨被江青一網打盡，且有三分之二已不知下落！一九六八年在廣州舉行的所謂「秋季交易會」時，而南下演出所謂「革命現代京劇」的，也只有淨角袁世海、劉長瑜數人。但到一九七〇年五月在北平上演「現代京劇」中，列出來的一批伶人名字，則全部是陌生的了。

我看美加【7】

梁人傑

巨大的球場

洛杉磯有個世界知名的壘球場，這球場之所以揚名，因為它巨大無比，是利用山谷建成的。繞了一個大圈子斜坡，才到球場進口處；走進大門，往下望去，三面座位密密麻麻，據導遊的人告訴我們，這球場可容納觀眾十萬人。不過，它的偉大還不只球場的建設，更大的是球場四週的停車場。我們拐上斜坡時，所見是一大片的空地，每一組編了號，相信最頭痛的事是停了車子在這裏而忘記停車位置，可能幾天也找不到。

這壘球場名叫 Dogers，據說花了三四年時間才建成。設計的人利用地形，省卻很多工程，否則梯級形的座位，不論是架搭或開鑿，工程都十分艱巨。這裏週圍的停車場共可停放一萬六千部汽車，香港的多層停車場，能停幾百部車的，已算很大，比起這停車場眞是小巫見大巫。

在美國，建設任何需要容納很多人的場所，如購物中心、超級市場等等，比場址更重要的是停車場。普通購物中心也有一個兩層可容二三千部汽車的車場，午間主婦們出動買東西，這些停車場往往沒有空隙；離市中心區較遠的球場，當然非有充足停車位不可。

洛杉磯還有另一規模巨大的球場，就是奧運會球場。未建壘球場前，這球場大可稱王稱霸；有了壘球場，它就黯然失色。

朋友告訴我，德薩斯州最近完成一個球場，也十分偉大。不過和洛杉磯的球場卻不相同，因為德州的球場是室內球場，有上蓋的。德州天氣炎熱，時時下雨，洛杉磯這一類球場，在德州不大適合，因而興建這室內球場。據說可容納六七萬人，全部空氣調節，單是調節空氣設備，重達數百噸。不消說，球場附帶的停車場也巨大無比。

這室內球場可進行一切球賽。壘球、足球、籃球、網球、排球甚至乒乓球都可以。某一種球賽需要在草地上舉行，馬上可以鋪上用塑膠造的草皮。籃球、乒乓球比賽時，又可把草皮搬走。在這巨大室內球場中，觀眾、球員都不會受到酷熱天氣影響，在可以調節到任何適合的溫度中進行球賽。

美國人對壘球、籃球、美式足球十分痴迷，老萬曾跟一位外國朋友夫婦一同用膳，到了時間，他便要趕回家看電視。當天晚上電視播出學校聯隊和職業球隊比賽。如果是重要球賽，往往全國性轉播。美國電視普遍，許多人在家庭觀看，特別熱心的球迷才到現場，洛杉磯球場儘管那麼巨型，如果有精彩球賽，仍然爆棚的。

狄斯尼樂園

到洛杉磯的人，沒有不遊狄斯尼樂園的。狄斯尼樂園聞名世界，每一種玩意都匠心獨運，妙到毫巔。到洛杉磯而不遊狄斯尼樂園，可說虛枉此行。和狄斯尼歷向所拍的影片一樣，最大目的是給予人間歡樂，尤其使小孩子得到歡樂。從他的影片以至這樂園的設計，都是同一宗旨。無可否認，狄斯尼這方面的成就的確偉大，今天，狄斯尼雖早已離開塵世，在人間遺留的歡笑，卻是長存的。狄斯尼是個十分值得敬仰的人物。

據說：為了狄斯尼樂園的成功，他的繼承人又在科羅列達州經營另一樂園，內容和狄斯尼樂園差不多，但一切設計都是新穎的。即是說，新的狄斯尼樂園比舊的內容還豐富。不過老萬未到過科羅列達州，難作比較。無可否認，狄斯尼樂園十分偉大，但它適合於小孩子多於適合成人。這裏大部分節目都為小孩子而設計，成年人雖也有興趣，但更大目的是要為他們的孩子找尋一天的歡樂。到這兒的人，差不多都是闔府光臨，老少同樂。

很多人津津樂道「海盜」、「鬼屋」這一類節目的設計。不錯，成年人被送進洞裏時，也會給突如其來的恐怖遭遇嚇了一跳；洞裏栩栩如生的人物，十分巧妙；尤其「鬼屋」裏的鬼影幢幢、水晶球裏的人頭會說話等等，都經過專家絞盡腦汁而設計。但老萬覺得這都不過是小孩子的東西，成年人雖不致討厭，興趣不會太大。老少咸宜的不是沒有，如「小世界」，用一首美妙的歌，串連了世界各人種，用各種不同言語唱出，頗有天下一家的造意，老萬對這節目較為欣賞。

使人難忘的免費節目

老萬永難忘記的是由GE公司提供的免費節目。那是以生活電氣化的進步為題材的「假人劇」。首先，觀眾面對一面用各種彩色電光綴成的巨幕，台上奏着名曲，幕中燈光隨音樂旋律千變萬化，現出各種不同的圖案，單是這一幕已是罕見的奇觀。

音樂完畢後，舞台開始轉動，燈光漸亮，台上出現阿爺時代的美國家庭佈景，坐在椅上的中年漢子介紹他們那個年代的美國人生活。說到他的太太，旁邊幕後佈景一亮，介紹美國主婦在那時開始與電氣用具發生關係；接着介紹他父親、他的兒女，都在兩旁佈景出現。他們有言語、有動作，而動作並非有規律的。更妙的是蹲在他身旁的一條狗，會吠、會搖頭擺尾和各種小動作。但，人與狗都是假的，他講話的聲音和口形完全配合，還有姿

是用電腦控制才有這麼多花樣變化。同時，故事和對白的安排都是第一流，輕鬆有趣，絕對沒因為GE提供而帶有宣傳意味。

轉動的舞台把另一佈景移到觀眾面前，是查士頓舞流行時代，那位一家之主坐在原來位置，但一切佈置已改變，尤其電氣用具的欵式，比前進步多了。兩邊幕後出現的祖父、太太、兒女各有不同的電氣化生活享受。

之後，再轉到較近的年代，同樣用種種輕鬆風趣談話，表現了那個時代的生活。最後是最現代化設計，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美國家庭，電氣被盡量利用，一切都離不開電氣，可以說電氣是人類生活的泉源。

這節目最成功的地方是，所有人物不但言語、動作維肖維妙，且人人個性分明，祖父的老氣橫秋，令人捧腹。那條小狗更是可愛，可以亂真。這種製作確大費心思。即使花錢才看到的節目，老萬認為沒有一個可與比擬。

電燈遊行七彩繽紛

狄斯尼樂園裏大部分節目非付錢不能欣賞，不過，付了錢人們也認為值得，其實免費節目也大有可觀。另一不須付錢的精彩節目是電燈巡遊。這節目在晚上舉行，每晚兩次。老萬剛好晚上遊狄斯尼樂園，因此有機會看到這精彩節目。

電燈巡遊有如香港出會，但一切以電燈綴成，如雪姑七友、花車上的舞蹈等等，每一人物都是週身從電池供應，不過電池收藏在什麼地方，很不容易發現。巨大行列，在狄斯尼樂園中繞了一個圈子，既美麗、又壯觀，和GE的節目並皆佳妙。

不過，狄斯尼樂園也並非全沒有值得彈的地方，老萬認為最搵丁是入場劵，它不是在每一項目的門前售票，而是在入場時須買一本包括各種不同代價的票子，有些項目須用「D」票，有些須「A」票、「B」票等等。價值不同，用場各異。但到狄斯尼樂園的人，沒一個不剩下一部分入場劵沒用掉，如果是遊客，帶走了便成廢紙；如果是本地居民，也不能天天獃在狄斯尼樂園把這些入場劵用完。這麼一來，狄斯尼樂園是變相刮龍。較公道的辦法應該付了入場劵後，玩什麼，看什麼就付什麼代價，則遊客不必留下大量廢票。

聖地牙哥一日遊

聖地牙哥是洛杉磯南面的遊覽勝地，「灰線」每天有旅遊車開出，作整日遊覽，收費每位十一元多。

從洛杉磯到聖地牙哥行車兩小時多，我們參加旅行團，兩部巨大遊覽車在晨光熹微中啓行，司機兼導遊沿途用米高風講述附近名勝。老萬注意到他開車在超級公路上走，雖然途中被不少高速房車越過，但估計他開車速度也在每小時七十咪左右。在高速行車中，他還好整以暇地談笑風生，一點也不緊張，這嫻熟的技術，想是長期工作鍛鍊得來。不但如此，每到一處名勝，遊客一上一下，他都要一一點數照顧，沒有充足經驗辦不到的。

在赴聖地牙哥途中，我們參觀了一所建築於一七七八年的修道院，差不多有二百年歷史。修道院內一切仍保持本來面目，在電影中常常看到這一類地方，現在親臨其境，當然另有感覺。不過，老萬對古老東西興趣不濃，在這兒參觀，可了解到古老人過的是怎麼樣的生活，從外表看，這所修道院很小，走進門後，才知裏面規模很大，包括一所教堂，老萬最喜愛的還是園中盛開的玫瑰。

這就是從天空下望的Dogers球場，四週是停車場，其偉大確令人嘆觀止矣。

客常到之處，大門內邊有個地方，專門出售明信片及紀念品。美國供人遊覽的地方，大都如此。不過這不是我們遊覽的目的地，順道觀光，總不失為可遊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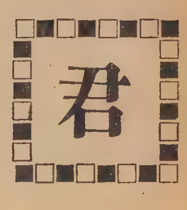
到達聖地牙哥，鄉導帶我們到海灘、市中心區及富人的別墅參觀，詳加講解；大明星尊榮曾在這兒一家醫院調治他的肺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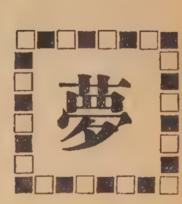
聖地牙哥有兩個極為遊客欣賞的去處，一個是「海世界」；另一個是「動物園」。海世界是海上動物的大本營；動物園全是陸上動物。來此之前，朋友告訴我，海世界的海豚表演世界第一，因此早有了印象。因時間所限，兩者之中，我們只能選擇其一，不能兩者俱往參觀，我只好選擇了海世界。

參觀經過情形，上文已予詳述。在這裏，最大收穫是看到「水的幻想」噴泉表演，海豚表演看膩了，儘管是世界第一，比不上噴泉給我的新感覺。

據參觀「動物園」的一組遊客說，動物園很精彩，下次有機會再到聖地牙哥，一定不放過，說不定也有意想不到的收穫呢！

瘟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眞可畏 委曲求成

岳騫

毛澤東冷笑一聲，「這批傢伙眞的着了急，所以想馬上開會作出決定。」

江青說道：「潤之，你對着他們，可不要把剛才的話講來。」

毛澤東笑道：「放心吧！你以爲只有你們明星才會演戲嗎？不知道你的愛人演戲也是一等好手。」說過出去坐車去楊家嶺，中共中央大禮堂，所有大頭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在延安的都到了。

朱德看見毛澤東，就愁眉苦臉說道：「主席已得到皖南事變的消息了。」

毛澤東點頭道：「剛剛得到消息，日前最重要的是要査明項英同志的情況，項英同志是我黨優秀同志，久經考驗的領導人，如果這次有了危險，對我黨的打擊可就太重了。」毛澤東說到最後，不由得流下兩滴眼淚。

張聞天說道：「還有葉挺同志。」

毛澤東擺手道：「葉挺被俘，人還活着，國民黨不會公開殺害他，我們可以通過國民參政會向國民黨要人，但是項英同志失去了聯繫，才眞眞成問題。」

彭德懷問道：「葉挺被俘，項英同志生死不明，新四軍由誰領導呢？」

毛澤東怔了一下，說道：「新四軍不是被軍委會明令解散了嗎？」

彭德懷說道：「軍委會不講理由就解散新四軍，這種亂命我們可以不聽。」

停了半晌，毛澤東說道：「我們只有電令周恩來同志與政府交涉，恢復新四軍番號。」

彭德懷搖頭道：「來不及。」

毛澤東問道：「怎麼來不及。」

彭德懷說道：「新四軍除去軍部之外，尙有幾部份在外面，力量最大的是陳毅同志率領的一部，在蘇北打敗了韓德勤，消滅了八十九軍，現在新四軍一經解散，他們都變成無名軍了，對指戰員士氣很有影響，」

毛澤東雖然把彭德懷當作心腹，但彭德懷個性魯莽，想到什麼說什麼，完全不明白毛澤東的心意。毛澤東只能恨在心裏，不便形之於色。

誰知彭德懷一開口，賀龍也接上腔，說道：「彭總說的對，我們一定要留着新四軍，這麼多的人要是丟掉不要了，以後還有誰敢來跟着我們革命呢？」

毛澤東一看張嘴的又是自己的心腹，一時又急又氣，但因爲事先沒有說明，此時想制止也來不及了，只有乾瞪眼。

獨眼龍劉伯承已看出毛澤東的心事，乘機推波助瀾說道：「我建議十八集團軍對此事要有所表示。」

毛澤東心裏一直恨死了劉伯承，見他一開口，知道又沒有好主意，問道：「怎麼表示。」

劉伯承說道：「十八集團軍應當發表通電，支持新四軍，準備隨時出兵援助。」

毛澤東聽了獨眼龍的話倒不氣了，轉過臉向朱德說道：「老總的意思怎麼樣？」

朱德說道：「這件事要由黨中央作決定。」

毛澤東說道：「我不能不提醒各位，如果由十八集團軍出名要增援新四軍，就等於全面同國民黨宣戰，必須要考慮後果。」

許多大頭目當時都默然。

毛澤東說道：「我們部隊雖然在河北、山東、蘇北襲擊國民黨軍都十分得手，但，那是碰到弱者，試看這次在皖南敗得多慘。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人所共知是個粥桶，但這次居然一舉消滅了新四軍整個軍部，如果碰上薛岳、張發奎，還得了。」

獨眼龍仍然不服氣，說道：「眼看新四軍軍部九千多人被消滅，總不能就這樣算了，必須要有點表示。」

毛澤東說道：「我的看法與你一樣，只是怎麼表示呢？」

獨眼龍說道：「主席認爲十八集團軍出面發電，會同國民黨全面決裂，若不是縮小範圍，由我們三個師長出面上電總司令，副總司令，表示待命出援兄弟部隊，應該不會出大亂子！」

朱德、彭德懷一齊點頭，賀龍也說道：「劉瞎子這個主意要得。」

毛澤東恨死了劉伯承，又無可奈何，只得順水推舟說道：「就這樣辦，按照伯承同志建議，打一

封電報。」

劉伯承說道：「打電報還是枝節小事，最重要的是怎樣恢復新四軍，剛才彭德懷同志、賀龍同志都說得淸楚，我們不能把這個番號取消，使這麼多的同志散去。」

毛澤東眼見劉伯承一開口就拉緊彭德懷與賀龍，恨透獨眼龍居心惡毒，但是又無可如何，眼見不作出決定是不能了結，當時問道：「如果恢復新四軍番號，由誰任軍長。」

獨眼龍搶着說道：「自然是陳毅同志了。」

毛澤東也料到獨眼龍會提陳毅，但內心實在不願陳毅當新四軍軍長。毛澤東所以不滿意陳毅，原因很多，當毛澤東與朱德一同在井崗山落草時，陳毅在朱德手下是次一級的大頭目，朱毛之間明爭暗鬬，當然也影響了陳毅與毛澤東的情感，以後由井崗山到了瑞金，兩人愈處愈壞，陳毅眼見在江西蘇區無奈毛澤東何，就跑到上海租界向中共中央告狀，當時中共中央實權尤其軍事方面權力操於周恩來之手，聶榮臻爲周恩來的副手，周、聶與陳毅都是留學法國，一起在法國加入國際共產黨旅法中國支部，以後又同時回國，同時參加南昌叛變，直到南昌叛變失敗後，周、聶輾轉逃去上海，陳毅跟着朱德去井崗山落草，始行分手。現在三人一聚首，無話不可談，陳毅就將毛澤東在江西種種不法情事和盤托出，舉凡殘殺同志，荼毒軍民，強佔女同志作小老婆，用人本諸大湖南主義，非湖南人皆不得進入領導圈子，至於違抗黨中央命令，打擊朱德、陳毅不說，周恩來也都知道，經過陳毅的告密，周恩來就想辦法對付毛澤東，先派項英去，項英到了江西仍然制不住毛澤東，最後周恩來自己趕去江西，聯合項英、朱德始將毛澤東鬬垮，使毛澤東失去軍權將近三年，共軍西竄時還差點被周恩來留在蘇區，這筆舊賬，毛澤東永忘不了，不但恨周恩來同項英，也恨陳毅，現在要讓陳毅當軍長，比項英更差，自非毛澤東所願，但陳毅是現任新四軍第一支隊司令，新四軍軍長被俘，副軍長生死不明，再下就要數到陳毅地位最高，更重要之點是新四軍所剩的殘餘力量，幾乎全在陳毅手上，不讓他繼任新四軍也不成，毛澤東當時頗爲躊躇，不知怎麼回答。

劉少奇此時也看透毛澤東的心事，但也曉得反對不來，當時說道：「陳毅同志出任新四軍軍長雖然合適，但也要選一位有能力政治委員去領導。」

一句話提醒了毛澤東，說道：「可以，就派陳毅同志爲新四軍軍長，劉少奇同志爲政治委員。」

到了這個地步，大家都明白毛澤東與獨眼龍剛才打了一場啞謎，勾心鬬角，原來如此。毛澤東既然當場提出劉少奇，就是獨眼龍也沒有辦法反對，當時全體一致通過，派陳毅任新四軍軍長，劉少奇爲政治局委員。

獨眼龍想了一想，仍不甘心，又變個花樣，說道：「我覺得陳毅同志與少奇同志暫時只能用代理的名義，因爲項英同志生死不明，葉挺同志也許很快就被釋放。」

毛澤東聽獨眼龍說項英生死不明，心裏不由得暗笑，想說項英是死定了，你這個小諸葛應該減掉一個葛字。不過轉而一想，葉挺眞的被釋放，陳毅就要讓位，獨眼龍這項建議用心雖然在排擠劉少奇，但實際上卻對自己小集團百分之百有利。當時沒口應道：「伯承同志說的對，應該這樣辦，兩人任命都是代理，幾時葉、項同志回來，幾時物歸原主。」

獨眼龍見毛澤東答應得如此順利，頗出意外，瞪起一隻眼注視了許久，一時實在想不起毛澤東怎會改變態度。當時又進一步問道：「少奇同志去代理政委，似不能代理副軍長，必須還有一位代理副軍長才好。」

毛澤東覺得獨眼龍的壞主意眞多，當時不能再容他開口，連忙說道：「很對，應該有一名專任副軍長，就提張雲逸同志好了。」

獨眼龍措手不及，自不能當眾反對毛澤東，只得贊成，接着就商量下一級的頭目，怎麼安排。本來政府改編新四軍之初，共編了四個支隊，每一支隊轄兩團，等於一個旅，以後番號一直未改變，就當時國軍編制，軍以下是師，師以下是旅，旅以下是團，如十八集團軍按編制就是三個師，六個旅十八個團。像新四軍這種編制，比較特殊。

朱德想到這一點，說道：「旣然新四軍由我們自己恢復番號，軍以下不如仍用師，比起支隊好聽些。」

彭德懷說道：「我也是這個意思，最好改用師、旅、團的名稱，將來政府承認了，我們也是用正規番號，決不再改回支隊。」

朱德說道：「原來是四個支隊，是不是改編四個師呢？」

獨眼龍搖頭道：「要幹就大幹，目前新四軍散處各地，彼此無法統屬，不如索性就有一部編成一個師。」

朱德說道：「伯承，你不曉得新四軍的情形，照你的辦法，要成立多少師。」

獨眼龍笑道：「最多不過七八個。」

毛澤東說道：「十八集團軍只有三個師，這以來不是尾巴大似頭了。」

劉伯承笑道：「主席心裏有數，十八集團軍目前兵力何止十個師，新四軍無論增編多少師，仍然在黨中央及主席領導之下，主席何必顧忌。」

毛澤東被獨眼龍一句話擊中要害，紅着臉說道：「我不是有顧忌，實在覺得沒有這麼多的兵力，多成立空頭番號，並無好處。」

劉少奇眼見這場鬬爭中，獨眼龍處處搶先機，曉得針鋒相對，不能扭轉敗局，只有將計就計，見機行事。當時說道：「這些都無所謂，只要有了番號就可以招收部隊，新四軍初成立時只有兩千人，很快就湊夠一萬二千人，伯承同志辦法行得，關於人選最好由成立後的新四軍領導人擬定呈報黨中央。」



抗戰武術談

敵寇四次犯湘衡　萬軍長驅入廟嶺

那時左翼有七十二軍，五十八軍，還有四十四軍，集合有三軍的精良部隊，人數十多萬之眾，並非是老弱殘兵，也不是缺乏部隊調派，不知何故，當日寇經過關上這座高山時，竟未有一兵一卒鎮守此險惡的關口，敵人通過時暢通無阻。後來我們萍北第六區的鄉人不由得苦笑嘆息！抵抗日寇的神聖戰爭竟好似形同虛設！國家養兵做什麼？這是當時老百姓們的見解，究竟如何會如此，就不得而知，也許是戰畧上的問題也說不定，我就不便評論了。

敵軍的右邊分支是經西江村廟嶺由我家流江村，及分小支去隔鄰的杉木村出長平里，經福壽橋的寶塔山至萍西第五區的湘東鎮，會合左支線取萍鄉縣城的敵軍在此會師後，再前進經老關去湖南醴陵縣出淥口直取株州湘潭和中路攻長沙的敵軍會師圍攻衡陽城。湘贛邊區的老關也是可防守的關口，據說戰國時代伍子胥過招關一夜急白了頭髮，就是過此關口。記得日寇經過右邊路線是四十四軍有一團人駐在我家鄰近的杉木村，團部紮在距離八華里的長平里鎮的楊家大屋。此路線最險惡的地勢第一是廟嶺，第二是寶塔山，因為廟嶺也是兩邊是石山，當中一條通路，當年我們均認為此地是決戰地區，附近的居民早已搬遷一空，以避戰火。

日寇的右支線由萍北上栗市經西江村至廟嶺。在這段過程中，當時有大膽的鄉民曾躲在石邊的高山頂石洞裏，一心準備看一場實地殲敵大戰；誰料得到國軍根本不重用此天然的易守難攻地型，並未設立重兵防守，只有五個士兵守哨，連輕機槍都沒有一挺，五位孤軍每人一枝步槍，在山頂等候監視敵人的進軍。

當等到敵軍前隊人馬行到廟嶺山腳下的射程內，這五個國軍瞄準敵人同時發射，放出一輪排槍，當場擊斃兩個敵軍，接着第二輪排槍又跟着射出，又擊斃一個敵軍及一匹戰馬。

我國軍隊行軍必定有一班或三四個士兵行前陣做搜索工作，如發現情況有異時，即報告後面的大隊人馬停止前進，這叫做尖兵。可是日軍不設尖兵，可見日寇的侵華戰是何等的狂妄大膽，那次在湘贛邊區好似入無人之境，橫衝直撞的大部軍隊一直向前行。

當遭遇到此五人步槍突然狙擊後，馬上停止進軍，當即分派軍隊搶登兩邊高山，一方面朝山上開槍發砲射擊，敵人以為山上有大隊埋伏，準備劇戰一場後，方能通過此險惡的廟嶺。但是這五個國軍放了兩輪排槍後，即時離開陣地後撤，雖然關口憑險可守，但只有五個兵士又怎能把守呢？除開往後跑並無別法，當時五個人路經流江村去長平里鎮團部駐紮地報告敵情去了。

敵軍沿着兩邊高山上搜索前進，中路又不停的槍砲射擊，可是未見前面有一槍一彈的反擊，才知是空打了一場，兩邊山上的敵軍掩護中軍繼續前進；走過約兩里遠的廟嶺村口時，又分兩小支，一支帶有戰馬的部隊走右邊較平坦的大道經杉木村出長平里鎮，另一小支步兵走右邊我家流江村經過落星村在長平里會合。

由廟嶺至長平里這十多華里的山地，處處都是有利地型，只要將軍隊埋伏在兩邊山上，等候日寇深入山地，敵人在明處，我軍在暗地，相信定可將這支敵軍全部殲滅掉，如今本鄉人眼巴巴的看着日寇在我國土地上耀武揚威暢通無阻的趕赴衡陽城，說來真是痛心！如不是自己親自目睹當時的戰況實情，真難以使人相信這是真實事情。

敵人走右邊的杉木村時，曾遇到了國軍。杉木下村在江西剿共時期曾建造一座碉堡，我第四十四軍派軍駐守碉堡內監視敵軍前進。該軍團部則駐紮在長平里楊家大屋，團長駐在地的楊家，是我家親戚。我這位長親是有錢有勢的鄉紳，他有個寶貝女兒已定了十月底結婚，這次戰火蔓延到家鄉。他們雙方家長均同意提早完婚，結婚後就準備逃避兵荒，做父母的也放下了一樁心事，後來我們稱這對夫婦為烽火鴛鴦。

那天中午備了兩桌酒席，除少數鄰近的親友外，順便邀請該四十四軍的團長飲一杯喜酒，當時上到第三道菜，只聽得電話鈴聲大作，原來駐在杉木村碉堡內的軍隊已發現了敵踪，即搖電話報告團長。電話機擺在席桌旁的茶几上，故此同席的主客均聽得很清楚團長講電話，只聽團長在電話問道：「敵人多不多？」又說：「啊！不多呀！」過片刻後電話鈴再響，團長接聽後說：「敵人來得多嗎？」從兩邊山上並進？那麼就對準目標射擊，然後馬上向指定地點撤退。」當時團長在電話裏下完命令後，即離席向楊家主客道別，並通知他們早點離此走避；他就帶領了部隊並不準備和敵人抵抗，向後方撤退而去。

當時在場的主人及賓客，盡皆愕然，又不好叫住團長來問出緣由：為什麼還沒有開戰就撤退呢？各人均存着疑問。

雖然打仗是要家毀人亡，慘烈犧牲的，但是敵人既然入侵，有軍隊就應該抵抗，難道這些軍隊不準備和敵人死拚？還是另有企圖呢？在當年廟嶺一帶居民個個心存憤激，眼見敵人踐踏在自己的土地上，老百姓們要在毫無護衛之下被宰割，真是死也不得甘心。那時人心不由得思念抗戰初期拚死拒敵的張自忠將軍，他為了保衛國土，誓死不退，打擊敵人，結果以身捐國，壯烈犧牲！成為我國民族英雄，忠烈事跡，永留人心！正是但使忠烈將軍在，不教鐵蹄度關山。

張仲仁



從「吽」字說起

吳文廸

西遊記裏如來佛祖困壓孫大聖於五行山，又在山頂上貼上一張帖子，有六個金字，曰：「唵、嘛、呢、叭、咪、吽」。這裏說的「吽」字，卻不是談佛祖的金帖子，諸君請勿猜疑。

四邑鄉音

宋朝時，王安石創「字說」，蘇東坡譏之。一次蘇問：「坡字乃土之皮？」王點頭稱是。蘇又問：「那麼滑字豈不是水之骨乎？」王安石不能對。東坡先生挖苦王安石的「字說」，可謂「不遺餘力」。他並曾說：「以竹鞭馬為篤，以竹鞭犬為笑，有何可笑耶？」又曰：「鳩字從九從鳥，亦有證據，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和爹和娘，恰是九個。」

如此說來，莫非「吽」字解作「牛之口」或「口大如牛」？

非也。夫「吽」者，乃四邑鄉音口頭語，寫成從口從牛，是筆者「想當然」而已，是否如此寫法，還須高明指正。

「吽」者「傻」也

原來這「吽」字，意可解作「神經不正常」，亦即廣東俗語所謂「黐線」。又有所謂「吽房」，並非宰牛的屠房，而是神經病院之謂。

中國方言之多，任何外國語言難望其項背。各處方言都有其獨特處，尤以廣東俗語發展得最多姿多采——往往「語出驚人」。許多「妙語」非筆墨所能形容，亦不能見諸筆墨；即使遍查詞彙典籍，也找不到這些「新詞」。

縱然如此，我們可不能忽略這些方言的妙用，它們都具有傳神而實際的作用，在日常對話中，這些方言、俗語被普遍地「活用」。（這當然是指在香港及美國華人社會，國語還未普遍地被運用的地方而言。）

華埠「國語」

筆者居三藩市「華埠」，這裏是四邑人「天下」，四邑話是這裏的「國語」。初來此地時，不懂四邑話，當然只有被「捉豬」（即「搵笨」）的份兒。後來漸漸習慣，正是「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腥」，四邑話也能聽得懂了，還「入鄉隨俗」的跟人說幾句四邑話。經過一番「研究」，發現這「不見經傳」的方言固不乏「瑰寶」，但有些用字、稱謂等卻不切實用。

最普通而人所共知的，是把電話稱作「喊線」，廿五分硬幣叫「錢八銀」。

這「喊線」、「錢八銀」只在美國的中國人才聽懂，離開美國，這些「新名詞」就「無用武之地」。要使中文「放諸四海而皆準」，當然應以國語為宗，即不能做到完全國語化，也應以盡量接近國語為原則。

在「華埠」，住着許多留美多年的華僑（四邑人士居多），他們辛苦工作，每天「日出而作，月出而息」，繼之當然就是「工而優則商」了。

他們大都以開設餐館或洗衣館為多，即所謂「二館」。大抵因為衣和食是人生不可或缺。「二館」外，還有「一倉」。華僑除了開設餐館、洗衣館，亦有開辦雜貨店的。此間人稱雜貨店為「貨倉」，這稱法似乎不太適當。

分庭抗禮

近年來，許多中國同胞從香港移民來美。香港人多說廣州話，於是華埠廣州話與四邑話大有「分庭抗禮」之勢。

我每天上班下班，在公共汽車內總聽到一些中國人的對話。但聽得，除了「四邑話與廣州話共唱」外，還有香山話和清脆悅耳的國語；車內雖然也有「老番」，但「番話」比起來顯是黯然失色。

中國的方言這麼多而雜，很不能一致，正是「說不盡，理還亂」。這「百家爭鳴」的現象，外國文所沒有的。

雖如此，我們還應以「萬語之宗」的國語為依歸才對。我們實有提倡說國語必要，但「技術上」有問題，因為人們說慣充滿「鄉土氣息」的語言，一旦改說國語，不免有「詞難達意」感。基於此，只好仍由得各種方言「各自為政」，而這局面還不知到何時才歸於「統一」。

擇善而從

一次一位洋鬼子朋友問我關於中文的問題，問某物如何稱法。我就用廣州話說了，他卻問何以他所知的讀音不同？原來他說的是國語讀音。我只好解釋說廣州話與國語讀音有些差別。他面有疑色，似對我的解釋未感滿意。

中國方言裏固然有許多實用句語，但亦有很多聽得人家如墮五里霧中——只有同鄉的人才能聽得懂。人們都墨守成規，不肯用國語（起碼用字應以國語為標準）。

另一方面，共黨正「推陳出新」的用各種文物來進行統戰。我們太過守舊，共黨就乘機進行滲透陰謀。於發揚中國文化的工作，我們顯然做得不夠「積極」。

在許多外國人心目中，共黨的文物才是代表中國文化。這正是此地的實際情況。

我們自然不能拋棄根深蒂固的傳統，但亦不可太過故步自封，抱殘守缺的不肯改進。「擇善而從」是我們復興文化的當前急務，也是我們步向富強的康莊大道的起點。

江南啼痕錄（五十六）

這頓豐富的午餐吃完了，而船也緩緩的駛進博賀港，灣泊碼頭；我登上甲板一望，這個早期對外貿易的商港，果然氣象不凡，陽江的閘坡，是難與和它相比擬。不只海上橫列十里桅檣，且市區更是望宇對衡，商店林立，但較之香港澳門，當然是仍有距離，但不失爲商港的舊規模了。且時代的變遷，往日的外國商船所必經之地，今日已消失了此項價值，乃爲香港取而代之。目的地既已到達，即上岸找個挑伕，替我挑運行李，挑伕下船看過挑運的東西，談好價錢，便登上前程。當然，我還要向管事人員及船主面致謝意，復留下寸柬，向張耀軒先生昆仲，深致照拂的高誼，托管事人員於回程時代爲送上。話別時，管事人員惜別殷殷，連船主在內，都親送我上船。登岸後，請他們留步，臨歧握手，叮囑他們如南下雷州，萬盼過訪。

挑伕在前開路，兼做嚮導，因爲我初到南路，當然是人地生疏；我們一離開碼頭，走入街內，只見人頭湧湧，大有摩肩接踵之概，故要靠挑伕開路了。這個占老的商港，還未開闢馬路，舊式的街道，幅度不濶，特別覺得行人擠擁。但使我眼界一新的，便是水上人家的服式——由於十里桅檣的顯示，這裏的人當然以水上人家爲最多，街上人叢中，水上人家模樣者佔十份之七八——男性的水上人家，一律土布短裝衫褲，不穿襪而穿鞋，土頭土腦，與當地居民無甚差別。但女性卻另有風格，其豪華、其艷麗，使你絕不相信是「捕魚人兒世世窮」的蛋婦。因爲她們個個紮一條粉紅底而印深紅深黃間方格的頭巾，而頭巾四方都鑲金色邊。在頭彎底下露出健美色的秀臉，眉像柳彎，眸如秋水，一管挺秀的鼻兒，微笑的唇，別具風韻。項上掛一條金鍊，而頸鍊又拖一個黃金製的墜兒，不是心型的便是圓形鏤空的福字；耳垂金耳環；雙手都戴上金鈪兒。一個這樣，個個這樣，也可以說是統統這樣。我家三哥在陳伯南時代畢業於燕塘的政治深造班，曾任巡迴司法官，奉派到南路各縣工作。回來告訴我：小董鎮的女性比城市的女子更爲漂亮。當時我有點不相信，以爲邊僻縣份，怎會有絕色的佳麗。但目覩博賀港的水上女性，其風韻俏麗，確使我改變觀念。何必江南才產佳人，王昭君、綠珠、楊玉環等何嘗產自揚州，但其美名竟垂留千古。

博賀的蛋婦，金飾燦然，而且每一人都像比賽擁有黃金爲財富的的炫耀。故金鍊、金鈪、金戒指等，應有盡有，一齊上陣，出盡風頭。但水上人家，何來偌大財富，初則令人費解，繼而一看水上十里的連環船，使我憬然而悟，他們乃發了抗戰的國難財啊！自抗戰爆發以後，各地的紗廠內遷，但洋紗的來源大受影响，尤其是太平洋戰事掀起以後，只靠從香港澳門走私運入內地，而走私者每每獲利十倍，故冒險家便成暴發戶。而從內地偷運鎢鑛、木油出口，以軍用工業的資源，埋沒天良的將之資敵，則鈔票滾滾而來了。水上人家最初只是受雇爲運輸者，但有了錢，也搖身一變而爲私梟，而且他有的是交通工具，航路他們最熟，避逃緝私者的技術他們最精巧，走私發財之道，比其他的人更高明，當然發國難財，比其他人更容易，難怪她們可以憑仗丈夫的財勢，來比賽擁有金飾的份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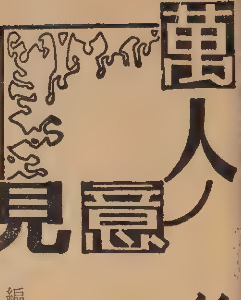
蛋民——水上人家，以浮家泛宅爲生，以捕魚、載客、運輸爲活。是中國沿海各省特種民族，其姓族與岸上各縣的居民無異，陳、李、張、黃、何、周、蘇、胡……等姓都有。傳說是元世祖忽必烈把抵抗蒙古兵最烈的義民驅之入海，便成後世的蛋族。但較爲可靠的說法：則是明太祖朱元璋把罪臣的家屬，驅逐出門，不准列入民籍，他們漂泊湖海，浮家泛宅，和鷺濤駭浪搏鬭，與烟霞沙鳥爲伍，在水上生存。蕃衍於浙、閩、粵、桂各省。明成祖奪取侄兒的江山，把反抗他的臣民，也是如是懲罰。聞洪承疇爲虎作倀，領軍南下，在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之後，也有這種殘酷的措施。康熙年間，平定三藩之亂，對罪臣家屬亦有此種不人道的處置。於是，水上人家便在沿海各省，到處都有，繁盛於烟波蒼茫的水鄉。

由於政治的壓力，視蛋族爲賤民，剝奪公權，不准參加考試，不准擔任公職；陸上居民亦不願與之通婚，亦不願與之同坐；對富貴門第，則稱老爺，形同奴僕。同爲漢民，卻受數百年的壓迫，全屬人爲不平等。

至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五族共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蛋民數百年來所受的桎梏，才宣告解除。在國內，不特民族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抑經濟地位也平等了。時至今日，更以水上條件的優越，從事於走私致富者，比比皆是，觀之博賀港的蛋婦炫耀金飾，可見一斑。聽說香港多發三家，乃客家、蛋家、撈家三方面的人，很多發財而作團團富翁，則今日蛋民的地位，已非復吳下阿蒙了。

本來，我想花些時間在這個昔年對外貿易的商港，找一點雪泥鴻爪，來考證其貢獻的價值。但在全市巡禮一週，除了一所天后古廟香火較爲鼎盛之外，絲毫沒有足供考證的文物發現。連那座天后古廟可能也是重建，沒有一面具有歷史價值的廟碑，說明當年中西貿易的輪廓。我要挑伕東跑跑，西跑跑，老是在這個古老的市鎮來兜圈子，懷疑我的神經不正常，便向我提出：如果在這就擱太久，會影响他的回程，要我多給工資，這點要求，假使不是過份，我當然答應。但蹓躂一番，既無發現，也毋須流連，便向水東進發。

博賀港屬電白縣的南陲，而電白在清代則屬粵南的高州府，高州本以農業爲盛，但博賀一帶則爲漁、鹽產地，較爲富庶。一出博賀，縱目四觀，並無岡巒，一望平原，阡陌連綿，村落交錯，鷄犬相聞，阡陌道上，除了行商販賈。



所謂「神職人員」是何居心？

搗亂分子竟稱「正義」

大陸舊事應記取・虔誠教徒無法緘默

編輯先生：

有一句俗語：「賊喊捉賊」。賊固然不對，但喊「捉賊」者未必就對。這俗語對香港目前的某些「青運」、「學運」正好是一個譬喻。但有些人不知是否別具用心，利用其表面上的「宗教神職人員」地位，向一群社會秩序的搗亂者打氣，由於這批「神職人員」的論調使人對正義與法律產生混淆之感，本人認為有一談必要。

共黨顛覆自由世界手法，無所不用其極。其手段是因時制宜，並非一成不變，但目的則一。先破壞當地政府與法律的威信，從而建立煽動群眾的據點。以過去大陸為例，毛共在中日戰爭初期，因勢力日蹙，一方面喊出「抗日」口號，表面擁護國府，博取民心，實際則專在對日戰爭中搗蛋，並不實際投入抗日戰場，利用機會打擊正在對日戰爭的國軍，擴大其侵佔地盤。另方面儘量滲透各階層，建立全面叛亂的基點。利用其控制之文人及宣傳刊物，散播「暴露社會黑暗」文字，以打擊政府威信。抗戰勝利，國府正在忙於重新建立全國秩序，毛共因獲俄共支持，刼收東北日軍武器，全面展開攻掠。當時，大陸未被毛共佔奪地區的「青年」、「學生」即大攪活動，例如「反饑餓」、「反專制」等等，風起雲湧，正如目前本港攪「青運」、「學運」的青少年一樣。當時很多人士認為那些青年只是「熱心正義」。但後來大陸變色，那批青少年即以共幹身份出現，「接收」學校及各機構，作為毛共政權的基本幹部。一些支持當時「反饑餓」活動的「有地位」人士，亦現出共特眞面目。在宗教界，首先展開「鬬爭差會」，大攪「三自革新」者，不少正是原教會有地位的「神職人士」，由他們發動並主持「鬬爭」，以「分享勝利的果實」。在這些「鬬爭運動」下，千千萬萬忠於信仰、忠於基督、忠於天主的眞實信徒被殺戮、奴役殆盡。教會的產業被沒收，初時仍在那些所謂「神職人員」主持「三自革新」下維持一個全無內容的「宗教」門面；再後則全部收檔。本人身為天主忠實信徒，在大動亂時代成長，目覩慘痛事實。再看看目前本港，能不慄然！

一九六七年港共發動大暴亂，事前亦先後攪過幾個前奏性的風潮，及後在新蒲崗攪工潮而爆發暴動。歷時多月的暴亂大失民心後，港共即轉變面目，但「鬬爭」之心並無改變，「青運」、「學運」即由此而起。攪「青學運」者亦自承彼等之活動，乃六七年事件之延續，「六七年的事件對青運有啓迪之功」！此乃某教會專上學院「學生報」發表「青運、學運之回顧與前瞻」專文所招認者。此文指出自六七事件後，「青運」、「學運」以珠海事件、盲人工潮、保釣運動，「回歸」中共等連串發展。

在上述招認中，「珠海事件」為「青運」、「學運」隱藏政治面目的發軔。據知：在當日的「珠海事件」中，攪事者經常在天主教明愛中心集會商討行動步驟，而一名「神職人員」的「神甫」，亦參與其中活動。其後，滋事「學生」被擇出校，即辦了一份「雙週刊」作為活動根據地，其經費何來，亦心知肚明矣。這批滋事職業「學生」雖已失掉學籍，但仍經常顯同少部份仍有學籍的職業學生大攪活動，除滲透各大學專上學院的學生組織，控制學生刊物外，並續攪「鬬爭」。盲人工潮攪不起，抓到「保釣」題目，如獲至寶，大攪一輪，但仍無效果，又因被青年人揭穿了在開會不談「保釣」，大談共黨理論而自討沒趣；且周恩來拉攏田中不提釣魚台，這批尾巴只好乘機放下。這時剛好無知政客掀起所謂「中國熱」，這群攪手遂又在大學與專上學院中大攪其「認同中國」、「回歸」「觀光」活動，因攪手叫人「回歸」，自己並不「回歸」，所以這股「認同風」只在一小撮無知幼稚的學生中吹來吹去，根本不發生作用。於是，據該教會專上學院某會學生報透露：攪手召開座談會，確定今後「青運」、「學運」的最終目標為「改變現社會」，「建立社會主義的香港」，並主張「由中國（共）接管香港」，目前的「鬬爭」方針為「盡量揭露社會的黑暗」，「反對鎮壓人民的法律」。

目前這批青年攪手正遵循上述路綫而「活動」。明乎此，即可知這批青年攪手何以一再藐視警方法令，故意違反法律，在法庭內大事搗亂，吃喝唱歌。電視螢幕所見這群攪手，手扣手列隊闖進法庭及巡遊的樣子，不正與六七年港共「行動組」的「鬬爭英雄」式樣相同，如出一模？所謂「反貪污、捉葛柏」不過是臨時抓來的口號，這批青年攪手的目的是要衝擊法律，破壞法律的尊嚴，搗亂社會秩序，損毀港府威信。

在數年前，公教香港教區有一部份「神職人員」發起「認同」怪論，竟然籌組一個委員會研究如何去適應中共政權，以「迎接新時代新社會的來臨」，似乎忘記了毛共殺戮大陸無數天主信徒的血債。「珠海事件」攪事者的策劃會議有「神職人員」參與面授機宜。現在，當一群面目可憎，污糟辣撻的長毛動物藉口「反貪污」而衝擊本港法律，破壞法治精神而被拘控之際，又有一群以某女校校長及什麼「神師」為首的「神職人員」為這群違法者撐腰，公開表示支持違法行動，並指「法律與正義不符」，由於這些「神職人員」的宗教地位，極易使港人對所謂「正義」與法律產生

混淆，如此，則「鬬爭」者所渴望之「三視港英法律」野心便可達到。

其實，所謂「正義」是主觀的，其解釋隨人而異。共黨經常武裝攫奪政權，自謂爲「正義」；但智利人民推翻害民殘民之賊阿倫第，一切共黨人士即各相指責其爲「不正義」。本人嚴正向這批以「神職人員」自命、爲違法者張目的「宗教人士」質詢：香港法律何者不正義？

葛柏貪汚乃違反香港法律，不要忘記揭發葛柏事件的正是香港警方，而判別葛柏「不正義」的正是香港法律，港府當局從未有認爲葛柏「對」。回過來說：「那班青年攪手故意違反集會法令，在法庭唱歌吃喝，喧嘩大鬧，可得謂爲「正義」」？既然自己犯了法，卻去指斥別人不守法，非可笑歟！聖經記載：一群人擬用石頭擲死一個犯姦的婦女，耶穌在這些人的腳前各劃出其錯處，各人相率羞慚而退，而耶穌對婦人說：「你去吧！以後不要再犯了！」某「修女」校長與「神甫」導師身爲「神職人員」，應熟讀聖經教理，未悉知道此一故事否？耶穌斥責法利賽人「看到別人眼中有刺卻看不到自己眼中有樑木」，「神職人員」應三思此言。

「神職人員」說青年三視港英法律，在法庭吵鬧吃喝爲「正義」，則一些嬉皮士到這些「神職人員」治下的聖堂中去吃喝拉矢，唱歌吵鬧，「修女」、「神師」是否亦認爲這些嬉皮士「有集會的自由」，加以讚賞？或召警拘捕？猶憶某天主教堂獻金箱失竊，亦召警拘捕小偷。那麼，現在那批青年犯法，「神職人員」謬加推許，卻爲何意？請看聖經伯多祿前書二章十三、十四節：「我們爲主的緣故，要順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地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罰惡賞善的臣宰。」「神職人員」高喊「法律並非正義」，是否天主眞意？抑別具用心？馬可福音十三章五、六節有云：「耶穌說：你們要謹慎，免得有人迷惑你們，將來有好些人會冒我的名來說：我是基督，並且要惑迷許多人」！全港居民，應提高警惕了！耶穌有言：「你們要儆醒，免得入了迷惑」（見馬太福音）。港人共勉哉！

本人對貪汚亦深痛惡絕，認爲葛柏應回港受審，相信全港居民均有此意，但提出意見者必須自己守法，若自己「三視法律」而且以行動破壞法律，卻去指責某人不守法律，則與「賊喊捉賊」何異？反貪汚與引渡葛柏回港可謂全港人士之共同意見，不容小撮陰謀者借以爲搗亂社會之藉口。觀乎那批不似人型，混身骯髒之長毛青年雖然抓住「反貪汚」如此冠冕堂皇的大題目作口號，可是參加違法集會及遊行者來來去去都是一小撮「爛命一條」的攪手，以及不到五百名大多數爲小孩的好事者，可見他們的行動並未獲得港人支持。他們亦非「社會改革者」，何以「神職人員」要替其畫皮，謬指爲「正義」？本人身爲天主忠實信徒，鑒於前述觀察與分析，實無法緘默，不得不嚴加駁斥，以正社會人士對我宗教之視聽。

貴刊一再警告：「法治爲民主社會基礎，不容破壞」。本人深有同感，特進蕪言，以就教於公教的眞正神職人員及全港市民。

讀者照妖鏡敬上

（九月廿七日）

左仔藝員紛紛出籠
政治電影連續上映
無線淪爲左仔電視台

萬先生：

無線是否會淪爲左仔電視台？從趨勢看來，似是很有可能。無線近來已不止替中共商品賣廣告那麼簡單，其狐狸尾巴，正吼準機會伸出來，明目張膽地爲中共作出政治宣傳，借狄娜之口，說什麼藝人在舊社會受盡壓迫，只有在新社會才得翻身，過着幸福生活等鬼話。跟着更大播影「紅色娘子軍」，現更傳說，帶有四成左仔身份之牢騷王（影界老柴）不日滲入無線，明爲受僱表演節目，實則札根串連。因爲這個牢騷王就是年前一間左仔影片公司的頭頭，該公司倒斗後，其手下人馬，不少已滲入無線，如悲劇旦后、犀利王等，悲劇旦后及其他一些女將，其老公都是著名的四成左仔影界人馬，不難明白，中共之派牢騷王滲入無線，是進一步加強其活動的組織化，以加速拖無線落水工作，使無線這個大眾傳播媒介，更有效的成爲他們的宣傳陣地。由此看來，無線的招牌，不久不難會鬆上紅底黃字了。

或曰：無線因生意理由，有乜辦法？但是無線的經濟是否朝不保夕，無以爲繼呢？大家都知道，無線是個自由企業，是個大機構，經濟基礎之雄厚，是毫無疑問的。茍若因貪生意，甘爲中共利用，成爲左仔宣傳機構，那就不能不提出一些忠言，提醒下無線當局。茲舉數事，請予參考：

（一）澳門綠村電台，不是曾有過一個時期天天大播毛語錄，大播「偉大的空言」的政治宣傳嗎？結果令聽眾厭晒，商業廣告大失效果，有啲生意，卒宣告倒斗。繼之者，不得不改轅易轍，盡棄毛語錄，對謊言政治，終年不敢提及，才使業務挽回，營業至今。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無線當局，應引以爲戒。

其次，無線藝員們應知中共對藝人的政策，全是搵笨之言，在中共統治下之藝人，個個都沒有好收場，含冤以終。在大陸，像石揮、劉瓊、金

餘、韓非等許多許多著名藝人，固然如此，即是身為共產黨員，對毛立過大功，像田漢、夏衍等人，也難逃走狗烹命運。在香港之藝人，一經靠攏，便從此黯然無光，一定衰梗。像陳娟娟，本是個好演員，在當紅時候，誤跟落水，從此未主演過一片，鬱鬱至今。當然，中共在最初向你們招手時，好似對待無線一樣，開始大昇廣告你做，然後漸漸拖你落水。當年本港一些藝人，一時利慾熏心，從中共領得若干本錢，做起老細來，有的做文藝片公司，有的做武俠片公司，頗呈意氣風發。但曾幾何時，中共一聲縮水，便皆瓜得。牢騷王個人之公司，只出了二片，便宣告壽終，可憐這些靠攏過之藝人，今天都是投閒置散，失業在家，生活淒涼，只賴中共象徵的施捨度日，悲夫！其他的戲院商，如係靠攏，一樣衰梗，可以說從未好景過，正式是永世不得翻身，門前冷落，備嘗守冷檔之苦。以上所舉，都是事實，大家有目共睹。可見中共之藝人，在新社會過着幸福生活云云，全是騙人的鬼話，希望大家切勿上當！

讀者 祁幟鮮上

（十月六日）

老查夢遊大陸（上）

兆華

查大主筆自從獲得台灣國府邀請，更欸以上賓之禮，乃遂其遨遊台灣之願。他自以為國府當局看重他的報紙的影响力，也看重他對國是問題的客觀，於遊罷回港之後，大寫其在台的「見、聞、思」，不特在他的報上逐日刊登，完畢之後，更居然出其單行本，自覺非常客觀而獨到。

其實國府當局原是要看看老查對政治制度是非的看法，因為事情有了比較，自可得出好壞的結論，從而叫人向好抑壞，趨好抗壞。不料老查竟然寫出「政治無是非」，因而連篇累牘都是「跟紅頂白」、「小捧大彈」、「明提暗倒」，自以為有彈有讚夠客觀了，簡直將所有人當傻仔，只有老查一人才是絕頂聰明。怎知國府這一考驗，老查就變了孟子一句：「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因為兩個政治制度的比較，焉能無是非呢？就照老查自己的說法：「使最大多數人得到最多的好處」，這政治當然係是，反之就係非。二十多年來台灣與大陸的人民，那方面最多人得到最多的好處呢？老查焉能痰迷心竅。

就因為老查這種種謬論，便激起海外很多明辨是非的人圍攻，說理和擺事實之餘，老查無話可說了。在既惱且恨下老查便想到大陸走一遭，希望也用「見、聞、思」來答覆圍攻的人，但毛周何來有簡請「民族敗類」。老查朝思暮想，成了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就於中秋節前夕，與家人迎月晚飯之後，飲多了兩杯「恨你死掘爛地」，便倒在名貴梳化中發其南柯一夢。

夢中老查是作旅行打扮，依然西裝畢挺，手提攝影機，背負旅行袋，在尖沙咀車站上火車，有家人及報舘同事十把人送行。車到羅湖，下車排隊過橋，「革命」歌曲送入耳朵，老查精神為之一振。到邊防軍查閱證件時，老查更現出笑臉，但對方卻木然向右邊一指，表示可以通過。老查隨着手指的方向進入，心中畧覺一鬆，跟着前面行人踱過一條長廊，播音機播着返回祖國的種種條例，不久到達候檢站依次一排排坐下來。老查這時覺得有點口渴，（大概喝多了掘爛地），但此處既無茶水又不能行動，只得強行忍受。過了很久，邊防軍才依次來收取證件，經過查驗又很久才逐個交回。這次邊防軍把老查從頭看到落腳，又比對身份證相片，老查此時雖然有點不耐煩，但仍然裝着笑臉，很小心的收回證件，繼續坐下。

好容易輪到填寫介紹書了，經辦的人是個廣東「解放妹」，接到老查這份介紹書和其他證件，便放眼向老查端詳一番，然後才開口問道：

「你是老查嗎？」

「是，是，我是老查。」老查用生硬廣州話答。

「你回祖國做什麼？」

「回祖國觀光旅行，順便探探親。」老查答。

「你到什麼地方旅行？到那裏探親？」

「我想回上海，順便探探在廣州的侄兒。」老查答。

「你侄兒在廣州幹什麼？」

「他是個財貿部門的幹部。」老查答。

「你很久沒有回祖國嗎？」

「這…這大概怕十年了，」老查答。

「不要說大概，為什麼這樣久才回來？」

「就是十年吧！我們幹活的人沒有多空呢。」老查答。

「你在香港幹什麼？」

「我是幹印刷出版這一行。」老查答（他不敢說是報紙的老板和主筆）。

「出版反動書報嗎？」

「不，絕不，我們只是出版小學的課本，和印刷商行的表冊。」老查內心一驚，額角冒出汗水，但故作鎮靜的答。

「你拿回行李到這邊檢查吧！」

「謝…謝謝儂。」老查接過證件，回頭提起旅行袋，急步走過檢查枱前，心情似畧覺輕鬆。

老查到檢查行李時，中共關員也作了很多的盤問，大致也和填介紹書時一為。由於老查所携行李不多，除相機、啡林、與手錶要特別檢查登記，兩件一男一女的羊毛衫要打人民幣廿五元稅外，（羊毛衫是送與侄兒夫

婦），其他都可以放行。但過程中最令老查雖在驚恐中依然光火的，是因爲他的手錶相機都是名廠貨，而身上又帶了港幣三千元，因此便引起檢查同志的問長問短，諸多懷疑似的。老查心中雖說他們是「小兒科」，但也得隱忍與笑着解釋，檢查行李的一關總算過去了。

再過是兌換銀紙，老查將二千八百元換了人民幣，身邊還存着二百元港紙，一切手續辦好，又繳了廿五元羊毛衫的稅，這時可以正式進入那邊的深圳車站了。老查看看手錶，想想從羅湖下車到現在，足足捱了三個鐘頭，先前覺得的口渴，現在更加厲害，加以心燥如焚，五十多歲享慣，也可說自由慣的人，經此三個鐘頭的慣悶，頭頂似在冒烟，頓覺有點暈酡酡了，好在摩摩衣袋有樽白花油，急忙搽點在鼻尖，精神似覺一爽。

跟着拖着沉重的腳步，到了深圳候車室。這裏有個接待僑胞的食堂，外面還有個大花圃，老查連忙跑上食堂二樓，要了盅香片茶，一口氣喝了幾啖，也覺得肚子有點餓，但看來飯菜不大合胃口，後來想到不知今晚何時才到廣州，於是也要了碟什會飯和一碗肉片湯。這裏叫飯菜是半自助買票方式，放票在桌上有服務員來收，稍後就端到桌上，但近來秩序不大好，服務員沒精打彩，先後倒置，結果等了很久才有得送來，湯與飯都凍冰冰，老查食了點就不想食，但抬頭一看牆上的標語，猛然見到「吃飽勿浪費」一句，於是又免強再吃了一些，終於乘服務員跑開，老查便溜了落樓下。

這時候車室已擠滿了很多人，售票窗口更有很長的人龍輪購着車票，出月台和花圃的一邊，擠得水洩不通，他們是聽候上火車的。老查知到火車快到，連忙在人叢中接着龍尾去買票，只見還差十把個人就要輪到，窗口突然關上，卻掛出一個字牌，上面寫着「快車票售完，請候二時慢車」。老查此時如潑冷水，只怪自己口渴和氣頂，一躭便錯過了這班快車，人龍這時有些散開，他便在距離較近的地方，找個位子坐下，無可奈何的嘆了一口氣。想想我老查到台灣時，國府當局招待有如上賓，爲什麼這次回到人民祖國，反爲諸多不便，極度麻煩，越想條氣越難順，結果又只有拿出白花油塗點在鼻尖，算是提神兼打發悶氣。

快車終於開出了，不多久售票窗口再復打開，老查以跑馬搶閘姿態，幾個箭步搶出排在在十多人之後，車票終於買到了。但近月台這邊的椅子還是坐滿了人，他索性到花圃裏面去躑躅，好容易等到慢車的乘客上車，又經過一輪衝鬧的擠迫，在車上找到一個坐位。老查這時疲乏得有如牛病的人，一屁股坐下在索氣，火車開動了，「革命」歌曲播個不停，「乘警」逐個車卡巡邏着，很像注意着每一個人，但老查動也不動的沒法提起精神。

慢車慢如牛行，尤其大小站都得停下，人擠氣焗，老查雖然向「乘務員」要了盅茶，也曾喝了幾口，可是依然頭暈腦脹，不時塗着白花油。一會兒他像朦朧中睡着，醒來突然覺得內急，正要起身去解手，廣播又開了聲：「請乘客注意！請乘客注意！還有兩分鐘，列車就要通過石龍大橋，前面的石龍大橋，是祖國人民的財產，「解放」以來，反革命份子和壞份子，時時都想加以破壞，因此我們要特別提高警惕，由現在開始，乘客不要離開座位，不要在車廂走動，馬上把窗子關上，暫時不要用廁所」。廣播剛說完，車廂兩頭的廁所邊，都站了一個「乘警」，這時老查的內急只有苦忍，但越忍越急，實在又不能動，他面色也變了，好容易車過大橋，兩頭的「乘警」跑開，老查才狼狽的去撒了泡尿，險些兒遺了出來。

歌頌與筆伐

棄左

國民黨是什麼東西？我不知，祇知它在中國大陸執政時我的肚子不會捱飢。我的家庭不是地主，我的父親不是官僚，純粹是個自耕自給附帶一點小買賣，親國民黨的政治色彩半點兒沒有存在。我雖熱愛中華民國政府，並非國民黨遮羞布。我的反共精神出自良知，誠然是有碗話碗，有碟話碟，實無半點偏袒。國民黨值得贊的地方當然要贊，做得不對更加要彈。正如目前台灣經濟建設突飛猛晉，物阜民豐，能站「東南亞」國家第二位，這就是執政的國民黨汗馬功勞。更有點令我肅然起敬的就是　蔣總統領導北伐、抗日的威水事蹟，和他老人家的新生活樸素嚴肅。那難道不值得歌頌嗎？當然，此間的別有用心的人會責我替國民黨作廣告義賣。至於共產黨又是什麼黨呢？它在我心目中是個最最壞的印象——名符其實「重慘黨」。它的黨徒以毛澤東爲首，奪我家產，強迫我捱飢，強迫我日以繼夜作超體力勞動，強迫我穿萬國旗似的

七彩爛衫褲（我穿過一件連續三年冷熱不分的三斤多重遍佈針補單衫），使我五年來和肥皂香梘不見面，迫我離鄉別井，有家歸不得的慘痛。

毛澤東禍國殃民還棄妻戀妓——妻者：楊開慧、賀子貞，妓者：藍蘋——江青也——難怪他絕子絕孫無一後裔接代傳宗。

還有點最丟他毛家臉的是：毛澤東在廣州理髮店講過粗口，在街邊拾過烟頭（是位理髮店師傅告訴我的）。比起蔣總統以身作則的治國爲民的崇高品格有天淵之別。茲錄蔣總統兩首詩以佐印證吧：騰騰殺氣滿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光我神州還我責，東來志豈在封侯。親率三千子弟兵，鵰鴉未靖此東征，艱難革命成孤憤；揮劍長空涕淚橫。

「老爺車」的悲哀

鄭秀堂

馮煖撫鋏而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可見古代人在日常生活裏對車子代步的渴望不下於今人。誠然，限於時代與科學進步，戰國時馮煖的要求，只不過希望孟嘗君賜一輛馬車，豪華與否倘在其次，事關「食無魚」與「無以爲家」底生活境況下又豈敢過份苛求？然而，在今天的本港生活環境裏就不能同日而語了，爲了名和利，幾許人終日營營逐逐，極力爭面子、向上爬。有權有勢之人，當然更加有恃，頂多挾埋飽漲荷囊溜返祖家，那怕是綠豆芝蔴，也都要狐假虎威，隨時乘勢抓其一把。因之，人海百態與社會風氣平添幾多點綴，份外覺得多采多姿。看呀！一般受薪階級包括在下的上班落班或有事幹出門，頂多排吓長龍擠擠巴士，或搖搖乘機刮龍高抬車費的十四座小巴。還好，這也不須慨嘆「出無車」之苦，獨惜有些不安現實而又非「的是夠格」之人，偏要死充死頂的購買二三手貨，甚至「老爺車」也在所不計在所不惜地做其有車階級。雖眞的算得上「出有車」，然而卻從此永無寧日，徒添交通阻塞暫不入賬，修理保養在在需錢，泊車車位傷透腦筋，餵角子老虎機迫於四處林立，抑且忙煞幾許專派請帖的大忙人。君不見派請帖派到偏僻的山邊地區？「出有車」眞也有出有車之苦楚。唯一幸運者，還算「豪華車」而已。話說有一天星期日，不才曾在官塘某大酒家品茗，門前不遠處四平八穩地擺正一座車牌沒有字頭的「鼈死老鼠」豪華房車。豪華車主大概偕同司機一齊去了購物，車廂空無一人，來往車輛與行人均要讓道而過，照理，若此違反交通條例，三兩張請帖也不爲過。然而的確幸運，幾個「伙記」走過，可惜雙眼總是望着對面街那琳瑯奪目五彩繽紛士多商品去，間中一兩個偶爾回過身來，也可能一時大意地只望望車身車牌怔怔，不聲不响地走開去了，因而請帖一事就輕輕地給走了雞。這很自然地使我連想起半個月前的一個星期天，一個織毛衫的既是工人又稱老板而擁有一輛半新舊卻稱得上「老爺車」的同行朋友相約飲下午茶，彼此爲了泊車的車位問題大傷腦筋，車子兜來兜去都找不到一個餵角子的車位，最後只好泊在僻靜甚少人到的死胡同裏博博膽，賭賭命運。那朋友尙還連聲沒有這麼湊巧云云。當然，這次茶敍的興味爲此尙不至於索然，然而，或多或少也減雅興不鮮，休說共談綠蟻，把盞言歡。不過胡扯一輪，茶興未夠，便爾匆匆會賬，趕快落樓。唯一關心就是這輛「老爺車」，果然不出所料，車頭玻璃擋上，貼上了請帖兩張，大嘆「幾十元飲次貴茶」不已。

「老爺車」常遭抄牌及派請帖而大嘆「出有車」之苦情，「豪華車」非但有冷氣及音响器材設備的無比享受而增舒適之樂趣，抑且減省被抄牌派請帖令人煩擾底情事發生，「老爺」而非「老爺」，「豪華」的是「豪華」，兩者相較；奚啻雲壤之淵，令人羨煞豪華房車有無窮擋煞，無限玄妙功能之至，哦！「老爺車」阻塞交通應予限制，「豪華房車」表現時代社會優越功能？馮煖泉下有知，當嘆曰：「長鋏歸來乎？出要豪華車」也矣！

兩本耶教書籍啓示如何反共

編輯先生：寄上兩本「在苦難中的肢體」及「爲主受苦」的書籍，值得一讀，裏面所談的是受迫害的宗教如何反共。

我們反共並不是個人意氣之爭，也不是明刀明槍鬭勇鬭狠，更不是爲榮譽與地位，我們只是一羣志同道合，目標一致，信念堅定，國家第一，民族至上的同胞，我們在此不合天時，不合地利的環境中反共，必須用理性，默默地工作。

書中給我們啓示，共產黨是危害世界的毒蛇，對付毒蛇，必須小心防備，然後對準蛇頭，狠狠打擊，才能完成任務。我們必須從痛苦的回憶中求取經驗，從痛苦的傷疤上堅定意志。我們必須心連心，團結在一起。

人生無常，不論我們能不能眼見共黨滅亡，文化復興，我們一息尙存，就必須全力耕耘，不管世界逆流如何興風作浪，不管共黨如何使盡奸謀詭計，在我們的意念中，反攻復土，成功是必然的。

讀者 陳振基上

（九月二十五日）

三家村之狗無行 他的朋友也鄙之

萬先生：

頃閱「牛馬集」，內文所指「三家村之狗」，他是誰？如沒猜錯，其人必是那個「逢郁必輸」了。

猶憶他舉家移美前，曾去本港某報任職翻譯，每次竹戰，輸多贏少，弟曾譏之改壞名，竹戰中怎會不郁呢？一郁便輸，正如其名。

他在三藩市辦的報，是唐人街最先的週報，因當年唐人街週報唯此一家，銷紙頗佳，廣告亦多，由於皮費最輕，一人兼任編輯、記者、作者。報內所刊的港聞、副刊、小說等，均剪自本港報紙，有一位同業專替他專門剪稿打版寄去。

雖然搵錢各師各法，我只有羨慕而不會「眼紅」，但他最不應該唱衰自己的同業，例如他罵你及年前為文醜化「萬人雜誌」已故張編輯，其人的德行如何，有目共覩。弟最鄙其為人。

去年他一度來港，曾來電約晤，弟亦婉拒之，不與會面。

弟　江炳忠啓　十月四日

劫後餘生者 祈望復國切

編輯先生：

余自共黨竊國故鄉淪陷家毀人亡慘不忍聞，幸以劫後餘生，冒險攜眷南渡來港謀生，朝夕祈望光復重返故土，不意國運多艱，年復一年，櫛風沐雨，廿載於茲，近聞毛幫互相猜忌，爭權奪利，行見自相殘殺，末日將臨。君等年青力壯，本國民天職團結海外同胞，追隨　總統揮軍北指，直搗黃龍，除暴安良，復國興邦，昨承　台命執筆助陣，事關國族大計。敢不惟命是從，無奈年老病多，精神頹喪，握管為難，恐負所托，勉成拙作七絕二首，聊表寸衷，伏維明察，幸垂照鑒。

蕭聯芳謹上

（九月廿五日）

七絕二首　蕭聯芳

（一）

七十年來板蕩過
不堪回首舊山河
問誰誤盡蒼生事
匣劍長鳴奈老何

（二）

外患內憂鬢已皤
身殘年老病猶多
元兇待剪期公輩
舌劍唇槍誅惡魔

港澳有協定 彼此協助拉人

萬先生：

讀完三〇九期每週評論後，特寫信給你。香港與澳門是有特別協定的，有人在港犯法，逃到澳門，港警到澳，要求澳警協助拉人，拉到就立即由港警帶港審訊，不用辦引渡手續，以前已有過好多次。不過澳門人少，犯案少，犯罪後多數逃返中山縣，很少逃來港，梁燦權逃來港，拉回澳門，是少見多怪而已。

弟　羅起上

（十月二日）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主之介識荆於杏花酒樓別後賦贈一律謹次韻奉和　高蘊賜

緣深翰墨結中年，海角相逢豈偶然？
又展嘉猷臨上國，初留芳躅過蠻烟。
高風暖拂江湖氣，霽月光融畫閣筵；
一自杏花樓外別，欣看珠玉落吟邊。

步楊震寰兄臨別賦贈原玉寫懷

一覽樓主楊海天

塵刼滄桑莫問年，詞人島上意飄然，
聲名久耳揚南海，功業中興渺雨烟，
一語崑崙多誤我，萬家燈火羨華筵，
緣何淸誨艱難聆，悵觸歸途冷月邊。

海天先生，是夕駕臨杏花樓，茶房胡說不知，悵然而返，故有「一語崑崙」之句。

書憤和力行先生「著書原作」原韻

林　羽

溯自陸沉廿五年，神州殘破幾家全，
入關文淑誅新莽，丐計周郎燬鐵船，
天道衰秦須撻伐，人間豪俊豈悲憐，
霓旌一旦開東海，萬里中原慶戰烟。

林君自註

「入關文淑誅新莽……」二句畧解：王莽被誅並裂尸，係因昆陽一戰大敗，大將王尋死，王邑領殘兵數千逃洛陽，全軍覆滅，故天下羣叛，劉玄漢兵入長安，新莽滅亡。先是王莽命大將王尋王邑帶兵數十萬，號稱百萬包圍昆陽，劉秀事先逃出請救兵，此新莽十五年五月間事（公元二十三年），六月劉秀領救兵出奇計勇敢奮戰，內外夾擊，破莽大軍，莽一蹶不振，王尋死之，王邑僅領數千殘兵遁洛陽，關中震動，故入關殺莽，雖非劉秀，蓋劉秀之功故云。赤壁之戰，亦孔明使計，曹操樓船，用鐵索相鏈，更勸周瑜用火攻，致曹操全軍覆沒。此兩戰役，都是歷史上，是奇謀膽畧之戰畧戰術，以少勝多之例子，卒破國賊。焉計周郎因孔明祭周瑜文有「亮也不才，丐計求謀」句

中國書法紀要十絕

李震歐

①
（一）書法起源

中華書法由來久，遠溯四千六百年，昔日先民爲記事，象形文字早留傳。

② （二）篆書

布白平勻是篆書，線條柔勁見形符，殷墟書契名商卜，甲骨原來共一途。

③ 篆書周代有金文，銅器彫成字畫紋，鐘鼎俗稱誰不曉，印章鐫刻在人羣。

④ 大篆行於戰國時，前人稱謂古文詞，他如蝌蚪和奇字，種類相同共仰之。

⑤ 秦時六刻石聞名，秦篆三篇更受迎，後漢稱之爲小篆，籀文石鼓價連城。

⑥ （三）隸書

圓變成方極美觀，不拘六義放爲寬，曩時程邈創秦隸，秦量秦斤一樣看。

⑦ 漢碑鳳尾又蠶頭，二百餘宗豈易求？秦隸相沿微整飭，加添波折勁而遒。

⑧ （四）草書

草書運筆靈而活，敏捷書成字一行，章草張芝變今草，張顚狂草素稱狂。

⑨ （五）行書

行書當在草楷間，草放楷拘俱已刪，晉魏以還行草盛，札函簡牘利人寰。

⑩ （六）楷書

楷書如立草如走，結構謹嚴筆自然，世譽鍾繇楷第一，學書根柢最爲先。

恭祝曾質彬老先生九豑開一壽辰

李震歐

林間閒散步，晨運識先生，席地談鄉事，
聊天愛國情；杖朝添鶴算，介壽在龍城，
蘭桂當庭秀，仰觀極宿明。

重九

李懷蒼

金風颯爽又重陽，幾許騷人覓句忙，
欲上龍山驚落帽，且登鳳嶺望家鄉，
偶看菰菜思鱸膾，遍插茱萸感雁行，
竊喜高年猶健步，不愁前路不康莊。

身居異地有感

林參天

洋場複沓莫能儔，舉目儘看百尺樓。
兇惡豺狼遍地上，猙獰豹虎滿街頭。
顚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
安得門成鄒魯邑，化民成俗各安庥。

和卓犖詞丈秋宵感懷原韻

林　杉

（一）

颯颯涼飈緊閉門，窗前樹杪月黃昏。
十年未減流亡意，一枕常沾涕淚痕。
鴻雁聲驚愁裏客，親朋面會夢中魂。
讀君詩句傷情甚，還望爭求一息存。

（二）

生遇亂離最可悲，逃亡更値路多歧。
陟山竟日餐荒草，避雨深宵宿野祠。
脫險猶存驚險夢，去鄉未釋故鄉思。
此時落葉蟲聲急，無計排愁只賦詩。

國慶頌

馬　天

六十二年鍛鍊中，今時爐火倘通紅，
奔騰旗海秋風健，活躍民心國運隆，
多難神州期正統，大同聖域住眞龍，
蓬萊自力開新象，慧日慈光暖太空。

無　題（打油）

鄧學而

（一）

斷袖分桃稱合法，何殊脫褲放腸風？
世間多少離奇事，都付閒談說笑中。

（二）

殺人放火都寬恕，未出娘胎受刮刑，
世道崎嶇徒嘆息！人心險惡幾會醒？

（三）

不剪枯枝剪嫩芽，園丁無識亦堪嗟！
滿林景色傷零落，未卜何時著好花？

雙十節

雪梨林康

國慶當當慶，歡欣極八紘，
飛空輝白日，動地起天聲，
合力宏新運，重光復舊京，
漸除蹉跌恥，歲歲賦昇平。

步壇主董先生著書原玉

林　康

歷經濁世刼年年，冷眼觀看百態全，
寫盡篇篇江彩筆，藏珍處處米家船，
丹黃十集的懸遠，燈火三更不自憐，
抒憤摧憂小鬼哭，黃花四照燦芳烟。

陸奎生中醫師著

星島晚報生活圈連載



第一集至第五集

合訂本

精裝一鉅册 定價港幣卅元

陸奎生著醫藥書

胃病速癒法	H.K. $5.00
胃痛根治法	2.00
體弱康復法	5.00
腦弱康復法	6.00
神經衰弱根治法	4.00
失眠防治法	4.00
風濕骨痛速癒法	3.00
衰老防治法	5.00
高血壓防治法	3.00
治哮喘咳嗽捷效方	2.00
中藥科學化大辭典	5.80

養生與保健合訂本最新出版輝煌鉅著要目如下

人生健康第一
養生保健與生活圈
脫離壞的生活圈
爭取好的生活圈
你想活到一百歲嗎
先從天年說起
神經系的保健
充分休息睡眠
運動鍛鍊體格
切莫誤解營養
咳嗽不是小毛病
哮喘慎用麻黃
根治哮喘三步曲
哮喘不難根治
胃病切忌遷延
胃弱與體弱
胃痛原因五花八門
慎思明辨防治胃病
胃是情緒的反映板
胃酸與胃痛
胃酸過多貽害大
胃酸過多的飲食宜忌
胃酸過多的正確療法
胃酸過多療養之道
暴食釀成胃擴張
你可以不可以吃蟹
怎樣防止消化不良
冒辟疆十二指腸潰瘍出血
杜甫死於營養不良
論樂蒂長眠
論聖誕狂歡
欣逢元旦蓬勃生機
及時進補迎接新年
身體瘦弱如何補救
補氣養血強壯神經
杜月笙神經衰弱治癒記
杜月笙中氣虛弱
杜月笙死於骨痿
欣聞腎臟移殖成功
補品與補藥
食補與藥補
虛不受補怎麼辦
疲勞與疾病
體弱的回春之路
體弱人特別怕冷
怎樣增強禦寒的抵抗力
酒果能禦寒嗎
鼻塞噴嚏與流涕
膏滋藥補全身
用腦健腦和補腦
睡眠與失眠
心臟衰弱與強壯
神經衰弱……

養生與保健已出至第九集每冊五元

神經衰弱與頭暈
精神疲勞與頭痛
讀書與神經衰弱
黑眼圈與陰虛
戀愛婚姻與健康
十月懷胎三月吐
討厭的口臭
口臭根除法
論除舊更新
健康就是財富
新年談飲食
肥胖病
減肥與素食
高血壓與中風
夢的科學觀
論岳飛頭髮
脫髮不容忽視
風濕性關節炎
腦充血與腦貧血
低血壓氣血弱
貧血的來龍去脈
氣血調和萬事亨
氣血旺精力壯
貧血與惡性貧血
貧血易致體弱
貧血根治法
貧血與營養
肺虛與氣虛
中氣虛精神倦
血脈營養與精神
氣足神旺體力強
論春寒料峭
十八姑娘一朵花
人比黃花瘦
艾帥與運動
勞動與健康
白居易的折臂詩
奇怪的敏感病
敏感病脫敏療法
敏感與麻痺
風疹與風癩
不通氣的鼻子
鼻炎與噴嚏
感冒的危害
傷風感冒速癒法
賈母死於感冒
婦女生理的特徵
婦女衛生與保健
婦女腹痛論治
流產與安胎
產後病
婦女更年期障礙

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
治療經驗談
腸胃保健法
論食粽之道
端午與消毒
皮膚與皮膚病
論快高長大
夏日炎炎正好眠
困人天氣日初長
清涼綠豆沙讚
天時與食慾
厚膩的舌苔
出汗與健康
出汗與疾病
冷氣敏感與鼻炎
鼻竇炎與傷風
鼻竇炎的底蘊
人生與睡眠
神經性失眠
論睡眠的姿態
論食色性也
性教育與戒色
處女貞操優生
痛經與結婚
神經衰弱的煩惱
神經衰弱與焦慮反應
神經衰弱症象紛紜
神經衰弱百病叢生
神經衰弱與精神疲倦
神經衰弱與肉體疲倦
神經衰弱與心跳
神經衰弱心悸怔忡
神經衰弱與心臟衰弱
神經衰弱與中氣虛弱
神經衰弱與腦弱
腦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與腎虧
神經衰弱與胃痛
神經衰弱與食慾不振
神經衰弱與消化不良
神經衰弱神志恍惚
神經衰弱與緊張大師
神經衰弱記憶力差
神經衰弱頭重頭痛
神經衰弱頭暈目眩
神經衰弱心驚肉跳
神經衰弱多疑寡歡
神經衰弱自卑自責
神經衰弱情緒不安
神經衰弱與睡眠
神經衰弱與失眠
神經衰弱亂夢紛紜
神經衰弱與瘦弱

胃液的分泌與功能
消化不良的分析
小兒消化不良症
消化不良治療規律
胃腸炎療法
慢性胃炎與絕穀
朱自清死於慢性胃炎
憂鬱的人易患胃潰瘍
胃潰瘍與十二指腸
潰瘍飲食宜忌
胃病與養生
腸炎與泄瀉
肝炎與黃疸
咳嗽與氣喘
春色惱人不得
自然安眠法
祝君晚安
安神與睡眠
科學健腦法
太空人吃當歸紅花
探月與腦的聯想
靈機記性在腦
怎樣使你聽明
精神與事業
「杯弓蛇影」病
為什麼疲勞
怎樣祛除疲勞振精神
青年與健康
怎樣增強抵抗力
食物中毒從口入
冷氣與風濕

神經衰弱與靈感
神經衰弱與幽默感
神經衰弱與健腦力
神經衰弱與七情六慾
神經衰弱與精力消耗
神經衰弱與精神活動
神經衰弱陽氣式微
神經衰弱血不養心
神經衰弱意亂心慌
神經衰弱心腎不交
神經衰弱胸翳氣頂
神經衰弱困倦嗜臥
神經衰弱脾氣壞
神經衰弱筋骨酸痛
腸胃型神經衰弱
心臟性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補氣第一
神經衰弱更須補血
氣足血旺神經強壯
神經衰弱如何補救
神經衰弱與鍛鍊
神經衰弱健康教育
神經衰弱能速癒嗎
神經衰弱治癒的信心
神經衰弱根治原則
神經衰弱康復之道
神經衰弱癒後保養

內容豐富 不及備載



外埠函購・另加郵費一成・掛號寄上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一三期 新16期）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一三期(新16)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一三期(新16)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
一九七三年 十月廿五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每週評論

從「營帳眞空」說起

近幾天，香港大學生又有在報上經常佔重要版位的「大新聞」，那就是中大學生抗議學校宿舍宿位不夠，要爭取加建宿舍。

大學生爲爭取本身利益，這種行動總算合情合理。目前，這事的發展是大學生們在校園內架起營帳，實行露營，聲言如得不到滿意答覆，露宿行動便無限期繼續下去。

不過，他們的露宿行動卻鬧了笑話。十月二十日報章上，成爲有趣的頭條新聞。一些新聞記者「夜探營房」，在凌晨五點鐘到他們「露宿」的地方訪問，豈料營帳內竟闃無一人，這些營帳都擺了空城計，虛有其表，大學生沒有在寒風料峭中睡在校園，大概都在溫暖的宿舍裏，擁衾高臥。

新聞記者認爲，他們作狀露宿，不過志在宣傳、出風頭、搞事，並非眞正用實際行動爲大眾爭取利益。雖然，學生會發言人否認，當新聞記者替他們拍完露宿照片後，即行撤退返回宿舍。但，五點訪問，何以沒有人在營帳裏？「卽行撤退」與「稍後撤退」其實有何分別？總之，「作狀」是事實，「決心」已受到考驗。

大學宿舍不夠，並不單獨香港如此，教育最發達的美國，情形比香港還嚴重。

美國大學往往大過香港一個區，一家學校大如灣仔區、銅鑼灣區或跑鵝區並不稀奇。在他們範圍內，建築物星羅棋佈，其中部分是宿舍，其餘是課室、圖書館、實驗室、辦公室等，一家大學擁有一二萬名學生，甚至三幾萬也很尋常，如果這些學生全部住宿舍，再建十倍也住不下。通常美國大學宿舍的宿位是抽簽或以申請先後來決定，有些學校將宿位撥給新生；有些則留給舊生。不管如何分配，總是無法做到「人人有宿位」。

美國地方大，有錢，地皮不成問題，建築費有着落，何以家家大學都宿位不敷？大概他們寧願把地方和金錢用在更重要的部門上。美國大學生一部分在學校附近租房子住；一部分走學，可能從他們的住處到學校要行車一二小時，但交通方便，他們也習慣了，所以沒有口出怨言。再者，宿舍宿費和在外邊租房差不多，宿舍不許燒飯，要到飯堂吃，比自己燒多花錢，條數計起來一樣。所以美國大學生並沒露宿校園爭取宿位？反而爭取「男女生同宿舍」則有之。

中大學生要求增加宿位，我們認爲十分合理，雖然他們走學也不會像美國大學生那樣，每天花三四個鐘頭時間；但往返也太浪費光陰。如果拿這些時間念書，對他們的進修有很大幫助。如果他們的出發點確是爲了「大眾利益着想」，我們望下一代比我們更好的長輩，應該贊成，更應該全力支持；但如果這行動只是「演戲」，目的在搞事、出風頭，那是屬於不可饒恕的詭行！

香港要念大學的青年很多，但此間大學只有中大、港大，能夠享受香港納稅人付出的金錢，在香港受高等教育的這一羣，可算是幸運兒。有絕大部分青年在父兄納稅教育別人兒女之餘，還得自籌費用到外國升學。

如果香港的大學生把搞事放在求學之上，納稅作育人才的人，會感兩何等失望！

大學裏無可否認有一小撮別有用心的學生，他們的任務是「搞事」，不論抓到什麼題目，都把事體擴大。有些志在出風頭的「學生領袖」，乘機附和，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因此一件未了，又搞一件，恰似共產黨的運動，「高潮迭起」。

從營帳裏「闃無一人」的情景，被牽着鼻子走的大學生該覺悟了，他們的所謂「爲大眾利益」不過如此，靠得住嗎？

合理的要求，只要大學生們表達出來，有關當局一定加以考慮，用不着動不動浪費時間採取「行動」的。

新聞以外

港督麥理浩 眞假「博士」

萬人傑

港督麥理浩不但在工展開幕儀式中稱莊重文為「博士」，最近憲報發表，委出教育顧問，莊重文名列榜上，與其他眞博士一視同仁。莊重文這個「博士」是國際自由聖公會大學頒發的，這家大學只是「郵箱大學」，在英國「不合法」，主事人保爾活會因發售廉價學位罪名成立，被罰欵二百五十鎊；而他頒授的「博士」，竟在英國屬地的香港獲得「合法化」，算得是天下奇聞了！

五百美元一個「博士」

老萬這次遊美加，在紐約時有位朋友向老萬兜生意，賣的並不是什麼商品，而是博士學位。他對老萬說，只要付出五百美元，就可得到博士學位。五百元可以買到博士學位，的確十分便宜。老萬心想，把自己兒子送到美國唸書，他加開快車，連暑假時光也不荒費，花了兩年半把學士課程修完；再花一年半時間唸完碩士，如果不是為了生病，今年暑假便得到碩士學位，現在要等到年底。不過，不到四年半就唸完碩士，已算很難得。如果他要得到博士學位，至少還要花一年半至兩年時間。

在美國唸六年書，普通的大學連生活費，起碼要三萬港元一年，六年便得花去三十萬，而且還要拚命刨書，才可在六年內拿到博士學位。老萬只花五百元美金便可拿到同樣的學位，眞是便宜不過！

但，老萬以為，「博士」這兩個字本身並無價值，它的價值只是達到博士地位中間所吸收的知識。老萬即使大破慳囊，花五百美元買個博士，仍然改變不了「半桶水」的本質；除非肯摒除一切工作，從新向學，走進學校唸書，由高中而預科，由預科而學士，由學士而碩士，再由碩士而取得博士學位，我的學問才會得到眞正的充實。

假「博士」合法化

另一位朋友對我說：如果你有意買個博士學位，我勸你不要在美國買，香港也有人做這項生意，一九六八年我的朋友在香港買一個文學博士，只花七百元港幣，比這兒便宜得多。他們還舉行了「隆重」的儀式，似模似樣。五百美元相等於二千五百

我說：「博士」這榮銜對我作用不大，我雖然從事文化工作，但我的讀者全曉得我只唸過八年書，如果忽然以「萬人傑博士」銜頭出現，不用說也曉得我這「博士」是流嘢，反而成為笑柄。七百港元甚至五百美元，數目都不很大，照目前老萬的經濟能力是拿得出，不過，我認為這投資除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外，一點好處都沒有。

「話不是這麼說，我認識的許多假博士，都可憑這流嘢博士得到一定的榮譽，甚至港督也朦查查叫他『博士』，這一來，就使他的假博士無形中成為『合法化』了。」

老萬陡地記起來，「你說的是莊重文『博士』？」

「對了，工展會開幕時，港督麥理浩爵士致詞，固然稱他莊重文博士，十月十二日出版的香港政府憲報，委出『教育顧問』，名單中也有莊重文『博士』，則他這個『博士』似乎已得到香港官方承認，縱然是假博士，其作用也和眞博士一樣。」

一九六八年的七位博士

嗎？憲報也稱他『博士』？」

「你不相信，可以到圖書館翻閱一下。」

「但，你曉得不曉得，出售『博士』學位的這一家『學校』在英國出了事，連主事人都判了罪；香港是英國殖民地，卻居然承認了這個『博士』，豈不是跟英倫的法律開玩笑？這些事情，日理萬機的港督容或不曉得，但他的秘書該提醒他。」

「那麼說，連累港督大人也鬧笑話了！」

說到這裏，老萬先要向各位讀者述說一下莊重文先生這個「博士」的來歷。

根據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香港星島日報紀載：「香港馬丁神道學院昨日下午四時半在九龍覺士道童軍總會大禮堂，代表英國自由聖公會大學及美國三一大學頒授榮譽博士學位聖禮。

「這一屆，接受英國自由聖公會大學頒授榮譽博士學位的有：㊀古謌教授得哲學博士（化學）；㊁莊重文得人文學博士及美國三一大學法學博士。㊂杜陵得人文學博士。㊃申慶璧教授得人文學博士。㊄林仁超得人文學博士。㊅鄭郁郎得人文學博士。㊆雷魯萍得民法學博士。此外，施安甫、黃炳鈞均得文學碩士（宗教教育），盧約翰得神學學士。」

「郵箱大學」原來如此

頒授榮譽博士學位的所謂「自由聖公會大學」是一家怎麼樣的「大學」？它的英文名稱是International Free Protestant Episcopal University（自由聖公會國際大學），本來設在倫敦托頓咸石橋道Totenham Stone Bridge，但已頂讓給Community Church，該「校」便遷到距倫敦六十四哩的Sussex郡的St. Leonarols Warrior Squareo。不過，那裏並不是什麼學校，只

可上到大門。

在這樣地方的一家「大學」，連香港的「學店」都不如，在那裏並沒有「學生」，他的「業務」只是「郵箱大學」而已。

據說：保爾活出售廉價學位的業務相當活躍，世界各國很多地方都有「分店」，譬如，在香港的代理人是「馬丁神道學院」，美國代理人為 Mr. Alex Sandri White。不過，在美國他不用「國際自由聖公會大學」的名義，而是用「聖安德烈大學」（St. Andrew's Ecumenical University College），並侈言該大學為美國高等學府所承認，以作宣傳，其實，這些毫無價值的學位，拿鈔票去買的人，不過是受騙。

不過，世界上是人騙你，你騙人，拿了這假博士名銜，不是一樣可以騙人嗎？

出售學位罪名成立

一九六〇年八月十五日（星期一），倫敦 Daily Telegraph & Morning Post發表一則新聞，報導保爾活因出售學位而受檢控，結果罪名成立，被判罰款二百五十英鎊。法官賀氏在判案時說：此項罪行嚴重，最高罰款可達二千鎊。

既然英國法官判定出售學位是犯法，美國教育部也指斥他們發的文憑有如廢紙，那麼，這家「郵箱大學」應當是不合法的。港督麥理浩爵士來自英國，對此應該明瞭，一家不合法的「大學」頒發的學位，港督沒理由予以「承認」的，因此老萬認為港督的再三稱呼莊重文先生為「博士」，似乎不明眞相多於有意承認。

最尷尬的，在憲報中與莊重文並列的，還有一位程源楷博士，這位博士卻不是鈔票買來，而是眞眞正正唸來的，憲報把他們並列一起，使人有龍蛇混集、眞假難分之感。一個眞博士處在這樣的情形下，眞是哭笑不得。

廿年窗下，苦苦鑽研得來的博士，和只花七百港幣或五百美元買來的博士等量齊觀，一視同仁，未免太不公平。香港做事，雖然一向重視紗紙，但也該檢視一下，紗紙是眞是假，口頭上叫他一聲

意開玩笑？

列榜上龍蛇混集

免太笑話！

港府胡塗港督大意

要知道，人們不會笑花錢買「博士」的人，只會笑港府胡塗，港督大意。

其實，以莊重文先生今天的名譽地位──他是莊氏集團的主腦人，發行了大細莊氏股票，在股市旺盛時，曾經成為熱門股。相信在股票方面莊重文先生必定大有所獲，他的身家會如火箭升空。

同時，他又是香港基督教培道聯愛會主席，香港莊嚴宗親會永遠會長，中華廠商聯合會常務會董。有了這樣崇高的社會地位，其實不論是否「博士」，也會路路皆通。現在又被委為教育顧問，為政府所器重，相信港督不會是因他有「博士」榮銜而委予新職，就以他在中華廠商會的地位，也足以當之無愧。因此，老萬認為他弄來這人文學博士和法學博士，除了滿足個人的慾望，對他的事業地位，一無幫助，且因有了這兩個博士榮銜，往往使他感到尷尬。譬如有一位好朋友跟你見面時，稱你一聲「莊博士」，你便很難分辨他是好意抑或惡意。他可能恭維你、尊稱你；也可能因為你這兩個博士並非眞正唸來，故意挖苦你。已故老同事鄭郁郎先生，也在這次頒授學位中得到人文學博士，我們偶然叫他「鄭博士」，他的樣子顯得很難看，大概內心就有這個矛盾吧？

博士勢必充斥市面

香港社會（其實全世界的社會都如此）太重視紗紙，所以保爾活這種人才利用人們的虛榮心，大

，即使給予代理人百分五十的回佣，也有巨利可圖，確是一樁本小利大的生意，難怪這家國際自由聖公會大學不只搵到香港的老襯，且搵到世界各地的老襯。更老襯的是一再稱莊重文為「博士」的香港頭頭。本來，叫一聲「博士」是不費之惠，使受者容顏大悅，心花怒放，很值得；但有一個問題香港頭頭也許未曾考慮到：和他並排在一起的眞博士，看到、聽到了一定條氣十分唔順。眞博士和假博士得到同等待遇，他這眞博士有什麼價值？其次，如果買個假博士也可行得通，以後保爾活將會其門如市，因為花幾百元可以買到博士銜頭，香港許多人都拿得出；這博士銜頭又可獲得港府承認，將來博士勢必充斥市面，逢人都是博士了。

因此，這事不是港督隨便稱呼一句那麼簡單，在重視紗紙的香港，這事更不能忽視。等如眞鈔票可以買到東西，假鈔也容許流通市面，誰還會用眞鈔票？當然很多人會日夜開機，大印假鈔票了。

香港的假博士多得很，不單只老萬上述的一位，老萬特別提出他來討論，因為他是唯一獲得「合法化」的假博士，而這博士是由一家英國「違法」大學頒給的，情形很特殊，深恐港督麥理浩不明來歷，受到隱瞞，擺了這個烏龍，對他的威信大有影響，因此提出來，希望港督作出明智的決定，今後對這類「博士」應採取怎樣的態度；也希望在港府的公文中見到一個正確的稱呼。

老萬並非眼紅，也不太過重視有眞學位的人，對社會上過分重視紗紙的風氣，覺得不太合理，當個教師，有紗紙沒紗紙的薪酬，竟有那麼大的距離，難怪人們千方百計動腦筋弄張紗紙。老萬在報界服務快四十年，因為手上沒有紗紙，處處吃虧。幹了這麼多年還不過散仔一名，但拿了紗紙進報社，連中文都無法寫通的小女孩，和老萬的待遇十分接近，因而，我也領悟到紗紙對搵食的重要。

不過，話又說回來，我們打工仔需要紗紙；作為社會名流，集團大老板，紗紙等如廢紙，其重要性和我們迥然不同。如果老萬是「名流」，絕不會花這幾百塊錢，有了錢、有了地位，斗大的字認識不夠一籮又有什麼關係？

認識中國

「不近人情」難答客

柳以青

前一篇談到趙浩生在「中國歸來答客難」中有關「階級」的問題，現在想就趙浩生文章中「不近人情」的地方，加以討論，看看是否他的「答客難」是否會出現「難答客」的情形。說起來也奇怪，「中國歸來答客難」這篇東西，本港的左派報章、雜誌卻不惜一而再的轉載，想必他們以爲是最能發生「客觀」宣傳效力的東西。然而，很可惜的是他們的頭腦有些轉動不靈。在我看了之後，不但不能引起了他們所希望的預期效果，反而更產生許多問題，其中有很多事情卻是「不近人情」的。

趙浩生在答：「那麼你覺得要以什麼心情回去才對呢」的問題時說：「我覺得對舊中國有記憶的，應以新舊比照的心情回去，而不應以原來是特權階級前往懷舊的心情回去。對舊中國無所知的，應該以觀察一個新社會的心情回去，而不應以外國尺度去測量中國的心情回去。」那麼，我寫這篇「不近人情難答客」的心情卻迥然不同，一、我不會把「過去的」趙先生筆下的東西，與「現在的」趙先生筆下的東西加以「比照」，因爲這樣做太對趙先生不「忠厚」；二、我只就這篇趙先生筆下所記錄出來的東西加以「觀察」，至於「尺度」嘛，我不是用我的，而是用所有人類共同的東西「人情」。只要是「不近人情」的地方，我盡量指出，盼望趙先生再作「答客難」文章時留意。

所謂「奇蹟的見證」

趙浩生說，他這次回大陸是經過兩種準備的，一是心理上的，一是實際上的。在心理上他是「對鏡自審，覺得自己還是中國人」，於是「就回去探望我的父母兄弟和我生長的地方」。

在實際上，是他「照二十多年前舊址給老家寫了一封信，……沒想到一個月後就接到弟弟的回信，……希望我回去看看」，因此，趙浩生說：「我離家二十八年，得到這封億萬金家書，這是親人在呼喚，祖國在呼喚，我感到迫不及待，馬上就開始辦理申請回國手續。」

我覺得這一段寫得不錯，很自然，只有一句話是「不近人情」的，那就是「祖國在呼喚」。探親就是探親，與「祖國」的「呼喚」是風馬牛，事實上必然該是「祖國爲安排」才來得正確。因爲，跟下來的幾段話裏，趙先生都在敍述着「祖國」在爲他如何的「安排」。例如：辦手續期間所遇到的情形，趙先生有一段很精彩的紀錄：「他們說：『你這是二十多年第一次回去，要做什麼，看什麼，儘管跟接待人員提出，能辦得到的，他們一定辦，你是自己人回家，千萬別客氣』」。其中更妙的是「你是自己人」那句話。

趙先生並不反對是「安排」，但卻在文章中極力反對的是把老陳和小駱充當「鄉導」的說成是「監視」。特別鄭重的說：「讓我說句不客氣的話，認爲他們是『監視』，不但對他們是一種侮辱，對我們也是一種侮辱。」

雖是如此，趙先生卻承認他們的「鄉導」還不是普通的，他說：「旅行時他們爲我們訂旅館，訂火車飛機票，運行李，僱汽車，找人接送。到了一個地方，又爲我們安排白天的訪問，晚間的娛樂，應酬。而其中最辛苦的，就是安排訪問。……我們雖然一起旅行，但他們絕不是一步不離的『盯住』我們……。他們不只是奉派作鄉導，而對我們是眞摯的關切。例如在我的老家時，全縣城兩萬多鄉親出來歡迎我們，當我們捲入人羣無法走動的時候，他們奮不顧身的抵住人潮爲我們開路，這種犧牲精神，不是普通觀念中的鄉導所能表現」

可是，在這一節中，趙先生說由於他們的到來，「全縣城兩萬多鄉親出來歡迎」這件事，我不懷疑它的眞實性，可是表現了「不近人情」的安排。

記得在明報的「自由談」上，看到了一篇文章，是談到高棉流亡於大陸的施漢諾親王遊廣州時經過的情形。當時，有很多人在廣州的公園，突然開到了一隊解放軍，把市民給趕走了，然後，便有幾車打扮的「如花似玉」的兒童們，佈滿在公園四周，等候高棉流亡皇帝施漢諾親王的到來。結果是當施漢諾親王到達後，「如花似玉」的兒童們便翩翩起舞，以表示「彩色繽紛」的熱烈歡迎場面，流亡皇帝施漢諾親王「感激涕零」的以爲中共眞是對他有「親切友誼」的證明，然後拍照留念。

趙先生在他的縣城，也能夠獲得「兩萬多鄉親」放棄了「生產工作」而參加了熱烈的「歡迎」場面，當然可以與高棉流亡皇帝所受的待遇前後「映輝媲美」了。無怪乎趙先生「感動的」要在離開老家之前，告訴他的弟弟們說：「我們受到鄉親們如此熱情招待，不勝感愧，因而希望他們今後在地方上更謙虛，更努力。」妙就妙在下面趙先生接着寫的話：「沒想到他們告訴我：老陳小駱早已如此提醒他們了。職業鄉導絕想不到這些。這是兄弟般的關切愛護。」

前者是「國際間的親切友誼」；後者必該是「兄弟般的關懷愛護」了。也就是因此，趙先生就覺得他的老家河南息縣的情形是：「以前五六歲以下的男女小孩都是面黃肌瘦，赤身露體，滿頭爛瘡，鼻涕直流，大人們也都在飢餓線上掙扎。這次我看到成千的鄉親們，男女老少沒有一個不是健康愉快，衣履齊整。這是一個奇蹟，我是息縣人，是這個奇蹟的見證。」對這「奇蹟」的「見

證」我還能說什麼呢？

拙劣的對比

趙浩生在答覆何以「在香港經常有大陸青年泅水投奔自由」的事實，「作何解釋呢？」他有一段是這樣說的：「任何社會中，都有不滿現狀分子，這是不可避免的現象。以逃港人數和大陸八億人口的數字相比，這根本不是問題。我們知道不少逃到香港的人，住一個時期又回到大陸，連在歐洲『投奔自由』的外交官廖和叔在美國住了幾年以後又自動回到中國。台灣常以大陸青年逃亡香港作反共宣傳，但我曾聽到一位朋友指出，台灣大學畢業生都想盡方法出國留學，出國後很少人願意回去。此外，外交官、商人、觀光旅客和船員等，一旦離開台灣也都想盡方法留在外國，其人數遠超過從大陸逃港人數。以台灣一千六百萬人口的比例看，這實在是個更值得討論反省的嚴重問題。而且你要知道，香港還是中國領土，並不是外國。」

趙先生雖然用了「任何社會中，都有不滿現狀分子」這大前提，但是並不能抹煞「何以大陸青年泅水投奔自由」的眞正原因的重要性。因此，趙先生用「以逃港人數和大陸八億人口的數字相比，這根本不是問題」這說辭，很明顯的是「不近人情」。姑勿論「台灣常以大陸青年逃亡香港作反共宣傳」與否。

試看大陸青年逃亡香港的情形，都是冒九死一生的危險而來的。同時，也多是臨近香港的幾個大陸省區和縣份。這地緣的關係該是值得注目的，這些省區和縣份也知道有香港存在，更知有人泅水逃亡成功。這方面不能以「八億人口」的總數來與逃出來的總數來做對比的。假如用這兩個數目的對比，而忽視何以大陸青年逃亡的理由，而咬定「根本不是問題」的話，那「不近人情」之處可就大了。

這裏，我不需要在此爲大陸逃亡青年們的原因加以說明，事實上他們自己已經爲他們自己的逃亡說得很多了。無論是在他們的文章裏，或是在與他們的談話中。相信趙先生一定看過，然而，卻不能以之爲都是宣傳吧！

趙先生在這裏也談及了「台灣大學畢業生都想盡方法出國留學，出國後很少願意回去」來對比。這方面我並不覺得有什麼不妥，原因是「人向高處」的求上進呢！同時，我覺得每個人該有自己的自由選擇，這選擇不是爲求基本的生存，而是求更高的生活情趣。反觀大陸青年的逃亡理由中，大多數卻是求「基本生存」的條件呢！

一千六百萬人與不願回去的總數對比，我以爲也是值得注意的，起碼那會造成人才外流呢！但與大陸青年的流亡顯然是不能放在同一層次中來對比理論的。否則，那就陷於「不近人情」了。

趙先生所提到的「在歐洲『投奔自由』的外交官廖和叔，在美國住了幾年以後又自動回到中國」一節，我讀過「南北極」上的一篇報導，是否是「自動」，我不知道，不過按常理推論，應該並不如趙先生的筆下所說的那麼肯定。因爲在外國要求政治庇護的人，重新再回到他所代表的政權治下，是絕無僅有的。除非眞正是實情的話，否則廖和叔的這一行徑，也是「不近人情」的。

趙先生會有一篇「訪傅作義」，但在這篇中有一段是他與傅作義有關「和平統一」的談話：在說明他之所以熱望和平統一的心情時，他以最誠懇動人的感情表示：『我自己已經是個七十九歲的人，有毛主席的親切照顧，再無所求，我之所以要呼籲和平統一，完全是爲在台灣的老朋友和在台灣的一千六百多萬同胞設想。』他說話時，聲音因激動而有些顫抖，兩眼閃着淚光。」

在這一段裏，我很欣賞趙先生所用的形容詞。

一位七十九歲的人，本來是「有毛主席的親切照顧」，而且是「再無所求」了。但在談到「和平統一」時，「感情」「誠懇」的話，還無所謂，然而趙先生的筆下卻加上了「動人」兩個字。同時，趙先生的筆下在結尾時形容說：「聲音因激動」而「有些顫抖」；「兩眼」也「閃着淚光」。我在懷疑着是不是在「做戲」呢！做戲嘛，情有可原，至於說是一個七十九歲的人，已經是「再無所求」了，卻能如此這般的表演，似乎太苦了「傅老」了吧！又是「不近人情」。原因是趙先生的前一段，曾經紀錄了「他緬懷舊事，展望前途，充滿感慨和希望」呢！同時，在後一段，趙先生又紀錄說：「在我們第三者看來，由傅作義出面呼籲無條件和談，實在是給國民黨政權一個面子。」那麼，我就知道了原來是眞的「出面」呢！

在最後的一段中，趙浩生對香港產生了兩個感想，他說：「我可以告訴你兩件事。到港後我碰到一個『職業反共專家』，談到我到大陸見聞，他不辯是非，一口咬定我已被『洗腦』，在爲中共宣傳等一套『回國就是親共』的邏輯，使人感到可笑亦復可憐。另一個是我太太的觀察，回港當晚，我們在文華酒店樓下等一個朋友，看見一些奇裝異服的女人從客廳中走過，她小聲的對我說：『看慣了中國大陸健康、樸實、大方的女孩子，我覺得這些奇裝異服的中國女人個個都像蘇茜黃。』」

對趙先生第一個感想，那是他自己的遭遇，我不置評。但對由他太太所「觀察」而他本人也以爲對的那一點：把「奇裝異服」的香港「中國女人」看做「蘇茜黃」，眞有點「狗眼看人低」了。在這裏恕我用了不太「尊重」的語句。這一「觀察」，不但已經超出了「不近人情」的範圍，反把同類的「中國人」看成「賤貨」了。難道說，這就是從大陸旅行回來後，對沒有生活在大陸上的中國人，應該有的「輕賤態度」嗎？

對大陸人民中的「健康、樸素、大方的女孩子」加以肯定或表達，我都不反對，可是，如果非把香港的中國女性說成是「蘇茜黃」那麼「下賤下流」，才能反映出大陸女孩子的「健康、樸素、大方」的話，不但不能取信於海外的自由地區的中國人，反而更增加了對趙浩生夫婦的反感，這反感是來自趙先生的「拍馬屁」式的宣傳工夫太不到家！

最後，趙浩生說：「我們還有兩個孩子在美國」，所以「我們非回來不可」。那麼，再也不管在大陸的「親人在呼喚，祖國在呼喚」了。重新踏上了趙浩生以爲的「一個弱肉強食、自生自滅的世界。」那眞的要「善自留心」了。

論阿以戰爭



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在中東進行的戰爭，已經超過半月。半月來最吸引世人注目的新聞，無過於此，中外報章雜誌發表有關文字者無慮千萬字，各有各的立場，也各有不同的看法，筆者未能免俗，願就此事，畧抒己見。

一、戰爭的起因

阿以戰爭之發生，自以色列建國便開始，其間經過，不便詳述。本文只能就一九六七年六月發生的「六日戰爭」說起，因爲這次戰爭實在是那次戰爭的延續，沒有「六日戰爭」，就不會有今日的中東大戰也。

自以色列建國後，阿以雙方就不斷發生衝突，當時的聯合國不同今日，大體尙可以發揮部份作用，聯合國就負起了維持中東和平的責任。當時聯合國採取了兩項步驟，一方面對於被以色列逐出的阿拉伯數十萬難民給予救濟，一方面派出聯合國部隊駐紮在阿以衝突之中間地帶，隔斷雙方，使不得接觸，此雖是治標辦法，但在阿以雙方未能取得妥協，中東全面和平未曾實現之前，也是唯一可行的辦法，依靠此一辦法，中東局面得維持十年的停戰。

一九六七年六月當時任聯大秘書長的「當代第二小人」（第一是印度尼赫魯）宇丹，突然下令撤退聯合國派去中東維持和平的部隊，宇丹此舉，無疑是違法的，因爲聯合國派去中東維持和平部隊，是根據安理會的決議，宇丹要撤退和平部隊，必須要在安理會通過，秘書長只是幕僚長，無權決定政策。但宇丹居然如此作了，奇怪的是安理會各國，尤其是美國竟然未置一詞。

宇丹下令撤退聯合國駐軍後，「當代第一妄人」埃及已死總統納薩就下令封鎖阿卡巴灣。從地圖上可以看出，如果阿卡巴灣被封鎖，以色列就不能出紅海，當時的蘇彝士運河自不准以色列航行，是以色列由地中海的海法港啓運物資去亞洲，不是要繞道南非洲的好望角。納薩自以爲這一着制了以色列的死命，萬不料以色列突然發動進攻，只有六日時間，西奈半島全陷，本屬於埃及的內河蘇彝士運河，變成了以埃兩軍對峙的防線，運河運輸也停止了，埃及損失了等於以色列兩倍的土地，失去了坐收的運河過船費，更連累敍利亞失去了俯瞰以色列的戈蘭高地，約旦失去了富庶的約旦河西岸，包括半個耶路撒冷在內。

筆者所以說納薩是「當代第一妄人」，其故在此，「二小」宇丹撤退聯合國和平部隊，無疑是「一妄」納薩所指使。因此，聯合國部隊撤退不足二十四小時，「一妄」就宣佈封鎖阿卡巴灣，照外人推想，「一妄」既然能使出這一殺手鐧，無論如何也應該有個準備，狗逼急了尚且跳牆，何況狡黠而頑強的猶太人，當逼到生死存亡邊緣時，非拚命不可的。

但「一妄」可能以爲自己是阿拉伯世界「唯一領袖」，又是不結盟國家「五領袖」之一（餘四人爲印度尼赫魯、印尼蘇加諾，加納恩克魯瑪及南斯拉夫狄托，目前五去其四，惟狄托尚存），憑此「威望」足以鎮懾以色列有餘，因此，埃及當時幾乎是毫無戒備中遭到突襲，以色列先出動飛機炸完了埃及空軍，使其失去制空權，然後出奇兵抄襲西奈半島後路，結果在西奈半島接近以色列地區的加薩走廊，埃及軍全部被俘，連同加薩總督在內。以色列擊敗最大的對手埃及，回師再對付敍、約，兩國聽到埃及慘敗消息之後，士氣盡喪，遭受到與埃及同一命運，失地喪師。

「一妄」在前線失敗後，假意辭職，復經挽留後復職，卻逼使老搭檔阿穆爾元帥自殺，作爲代罪羔羊，阿穆爾與納薩、沙達均係一九五二年推翻法魯克王之少壯軍人核心分子，阿穆爾更是納薩指定的繼承人，一如毛澤東之於林彪。但上帝對納薩這個妄人也「厭之」了，「六日戰爭」後的三年，納薩突然倒斃，於是爛攤子就落在現在這位總統沙達的手上。

二、阿以戰事蠡測

這次阿以戰爭經過，報紙逐日都有詳細記載，不必多說。對其未來發展，區區看法有與當代賢豪不同之處，畧說一說。

從阿以衝突以來，以色列就節節佔上風，尤其六日戰爭之後，以色列兵士的戰鬭力固然凌厲無匹，而以色列的情報人員，更勝於電影上的占士邦。但區區從頭到尾未敢看好以色列，有時在想，如果我是猶太人，或者同情猶太人，都要爲以色列的生存而感到擔憂。何以？情況很明顯，以色列在「六日戰爭」時只有二百六十萬人，現在有三百一十萬人，而周圍阿拉伯國家人口在一億八千萬至兩億之間，不論從人口、土地、資源來由，以色列不成比例，而以色列所以能屹立不墜，而且處處佔上風，得力於三點：甲、民心士氣高昂，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人人皆受徧亡國之苦，深深知道自己國家之可愛，更曉得去此一步，即無死所，故人人懷必死決心，以保家衛國。乙、美國的「無私援助」及全世界猶太人的捐輸支持。丙、阿拉伯民族之落後，大部份仍停留封建神權時代，少數先進國家如埃及，又被一二野心妄人所把持，加之阿拉伯各國內部又不團結，力量互相抵消。

此三點造成了以色列的優勢，但若冷靜想一想，此種優勢，並非百年不變，隨着時間的推移，以上三項因素皆會改變，阿拉伯國家不會永遠落後，即以這次戰爭而論，戰鬭力比起「六日戰爭」已進步多了，而阿拉伯各國敵愾同仇之情緒，亦遠非上次可比，最親美最反埃及的沙地阿拉伯即宣佈禁運石油赴美，與之採同一步驟者已達七國，可能還要增加。此時距離「六日戰爭」不過六年，我們很難

想像十年之後，雙方質量所起的變化如何，但可以肯定必對以色列不利。至於美國的援助，更不能久恃，美國國力在最近三年來急劇下降，已是有目共睹之事。美國此次軍援以色列，已感吃力，若干年後必有力不從心之感。而美國政壇，迅息萬變，誰也不敢擔保十年後，美國當局對中東究竟採取何種政策。

再就這次戰爭而論，已可看出前景對以色列不佳，首先使人感到以色列情報失靈，埃敍進攻之前，以色列毫無所知，最使人覺得大惑不解者，埃軍在蘇彝士運河架橋，大量坦克部隊通過，此非咄嗟可辦，起碼總要一天時間，運河東岸全屬以軍防地，以色列何以未發覺。及至埃軍過河之後，以軍可能以事起倉猝，未能發揮戰力，開始時失地喪師，埃軍自稱殲滅以色列一個裝甲旅，俘其旅長，也許有誇大之處，但以色列在西奈喪師則是事實，直到今天，以色列雖然在東線擊潰敍伊聯軍，但在西線與埃及始終在混戰中，以軍雖自稱渡過蘇彝士運河，攻入埃及境內，但運河東岸仍有埃及部隊作戰，可見以軍雖獲得勝利，卻並非絕對性勝利，埃軍戰鬪力已遠非六年前可比。

今日阿以戰爭，與我國八年抗戰畧有相同之處，阿拉伯國家正如當時的中國，大而弱，以色列則如當時的日本，小而強。以小強擊大弱，必須速戰速決，一旦曠日持久，即起變化，以色列「六日戰爭」所以有聲有色，實因爲阿拉伯三國一敗之後皆不能再戰。此時情況則不同，埃軍直到今日尚與以色列打個平手，東線敍約伊聯軍雖吃敗仗，但敗而不潰，其情況也畧如我抗戰時。

再以雙方力量與中日戰爭相比，以色列自不能比日本，我們當初雖然喊「小日本」，只是站在大中國立場而言，實際日本並不小，日本侵華時，其本土人口爲七千萬，加上韓國三千萬，琉球及南洋各托管島嶼約二百萬，人口在一億以上，還有實際成爲日本一部份的中國東北四省，又有人口四千萬，是時中國人口不過五億多，雙方對比爲一與四。而日本工業基礎，更非今日之以色列可比，八年抗戰中，日本從未向外國買過一槍一砲，這在今日以色列是作不到的。

我國抗戰初起時，名兵學家蔣百里說了三句話：「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與他和。」結果終於迫使日本無條件投降。此十二字真言可改一字贈阿拉伯國家，「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與他停。」

以今天的埃敍伊約各國兵力要想擊敗以色列，是不可能的事，唯一對付之道就是不與以色列停火，使其無法復員，以色列兵力雖強，但是決不敢攻下大馬士革同開羅，因爲以色列兵力有限，戰線拉的愈長，對以色列愈不利，爲埃敍計，就是不停火，你不打我我打你，僵持半年，以色列將會內外交困，工農業減產，遊客不來，軍費支持浩繁，這個包袱要美國一國挑起，美國挑不動，只要阿拉伯國家能堅持一年，以色列非要按照阿拉伯國家的要求停火不可，只不知阿拉伯國家領袖有此魄力與智慧否？

三、我們對阿以之戰的態度

阿以之戰，凡是愛自由反共黨的中國人，幾乎全部向以色列叫好，精神方面一致支持以色列，此實使人不解，不能不將個人意見說出。

首先從是非來說，以色列建國之後，逐出了近百萬阿拉伯人，這些人散處在敍約黎各國曠地上，在帳篷內度過了二十幾年，完全靠聯合國救濟爲生，與我們被毛澤東迫害逃出故國的中國人，同淪天涯，如果要同情，應該同情這批難民，要說他們被以色列趕出家園是應該的，則毛澤東屠殺迫害七億中國人，也是應該的了。

其次，從利害觀點看，我們反共自由的中國人及我們的政府，在世界上遭逢到最大的敵人除去共產黨之外，就是猶太人，尤其是美國的猶太人，無人不希望中華民國早日滅亡，有權力的人就乘機落井下石，重要人物如基辛格，如紐約時報總裁塞茨柏克。何以故？因爲在猶太人的打算，必須要美國從亞洲抽身，始能全力支持以色列，要從亞洲抽身，非犧牲中華民國安撫毛幫不可。美國猶太人本此目標推行二十幾年，到尼克遜訪毛始完成目標，若非我國有堅強領導中心，堅忍不拔的軍民，世界上尚有中華民國乎！人家日夜打算謀殺我們，我們卻拍手爲人叫好，希望每一個向以色列拍手的中國人多想一想，這是國家民族的大是大非，不能全憑個人好惡的。

代郵：文甲先生，惠示拜悉，某刊已處過，容考慮是否再談該問題。承指教，甚感。語爲拜復。

以、阿衝突縱橫談

胡蓁之

無可否認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的戰爭，是非常難得和平解決的。正如「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雜誌，在不久之前引述一位以色列前線指揮官的談話表示：「我們並不是不願意做鴿子，但是，我們卻不能坐以待斃！因爲，阿拉伯人一直不肯放鬆，讓我們生存，要想與阿拉伯人和平相處的希望，顯示非常渺茫。所以我們已下定決心，打算再過五百年的戰爭生活！」

同時，以色列的作戰策劃人，也曾堅決地表示：「爲着以色列人民的生存與安全起見，不論如何的痛苦艱難，不管是怎樣的結果，我們必須保持着現有的佔領區，而接受阿拉伯人的長期挑戰。」

阿、猶兩族的新仇舊恨

實際上說來，以色列的猶太人與阿拉伯人的利害衝突，至少可以遠溯自一千年以上；換句話說，阿拉伯人和猶太人是世仇而且越結越深！遠的姑勿置論，就拿近世紀阿、猶一連串衝突的事實來看，阿、猶兩族的問題很難解決。它們在近世紀所種下的新的禍根是：由於以色列與敍利亞邊境，有一個不太著名的胡勒湖，約旦河由北向南，穿過這湖再經加尼里海流入死海；可是，胡勒湖水淺草深，蚊蚋繁殖，全區一片荒凉。

自從公元一八八四年，當第一批猶太人遷到胡勒湖河畔居住的時候，他們就已經注意到對那裏的開發了。而同一時期，另有一批黎巴嫩的商人，也由土耳其政權批准了他們，進行該湖的挖掘工作。雖然，只有工程計劃，卻始終沒有開工；直到一九三四年才有猶太人所組織的「巴勒斯坦土地發展工程公司」，一共花了五萬美元，從黎巴嫩商人手中購買其特權。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因爲連續發生阿、猶兩個民族的衝突事件，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使其工程再度耽擱了好幾年。

二次大戰結束之初，阿、猶兩族仍然衝突不已！最後猶太人在美國的扶植下，於一九四八年正式成立了以色列共和國，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國家，則一直未能成立，且其領土迄仍爲約旦、敍利亞、以色列等國分別佔領。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難民，也分別散佈於約旦、敍利亞及黎巴嫩等國邊境，始終反對阿、猶分治，從而企圖藉着整個阿拉伯的力量來消滅以色列。加上以、阿雙方統治者在狹隘的民族主義成見之下，以致二十多年來不斷地發生流血衝突！尤其是蘇聯和中共這些唯恐天下不亂的傢伙，滲透到阿拉伯世界之後，更搞到中東這個地區滿城風雨，鷄犬不寧了！

本來在以色列立國不久，曾經聯合國巴勒斯坦調停委員會，在胡勒湖的南岸及約旦河東西兩岸，劃了一道非武裝地區，衝突一度宣告平息。但由於兩個民族的宗教、政治背景完全不同；加以共黨的幕後挑撥，使其糾紛無法澈底消除；而且以色列的前後左右，都爲阿拉伯國家所包圍。是故，以色列建國迄今僅僅是二十五年，其中卻先後與阿拉伯各國發生了數十次的大小衝突事件，曾向聯合國投訴雙方共達八十六次！

以、阿之間發生衝突最早和最多的是：要算以色列與其北鄰的敍利亞。——自一九五一年至現在，以、敍兩國曾先後發生戰爭共達十五次之多，而邊境的小衝突，則無法估計。其中比較激烈而規模較大的，當推一九六〇年一月廿八日至二月廿日的一次戰爭。在連續六、七天的陸、空砲戰中，雙方傷亡共達六十餘人，並損失兩架以色列飛機。結果，經休戰委員會的調停，衝突乃告平息。一九六七年的六日大戰，敍利亞吃虧更大。

以色列與約旦，也曾發生過好幾次的流血戰爭，由於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三日那天，有一名約旦人曾使用手榴彈突擊了以色列的雅湖村，炸死三名猶太居民。當時以色列的警察聞訊，爲了追捕兇手便衝入了約旦境內去，不料那名警察也告失蹤，因而引起以色列當局的激憤！並於當夭晚上派遣武裝部隊，進行包圍了約旦邊境的吉比亞村，不僅施行報復，大事屠殺阿拉伯回教徒，且焚燬該村建築包括一間清眞寺。

翌日，經約旦當局檢拾屍首，找出男婦大小共六十四具，點計受傷村民達二百二十餘人。其後以色列於一九五四年及一九五五年間，又曾與約旦發生過兩次小衝突。幸而到了一九五六年後，由於阿拉伯集團發生分裂的緣故，約旦王胡辛的政策傾向於西方；特別是伊拉克前王費沙爾被前埃及總統納薩幕後支持的卡森上校篡殺後，胡辛王更提高了警惕！加以約旦國內的左傾分子不斷進行騷擾，故約旦對以色列的衝突漸減少了。

以色列過去對阿拉伯集團唯一修好的國家原是埃及，因爲前埃及總理那吉貝，雖然是一個對猶太人作戰的著名英雄，然而他所推行的改革政策，對於以色列的民主主義制度，與埃及封建地主勢力底下的建設，有許多相同之點；而以色列前總理古里安當政時，也解除了阿拉伯難民在以色列銀行存欵的凍結，作爲和平相處的條件。因之，在以色列立國之初的那段時期，以、埃兩國從沒有發生什麽糾紛。但至一九五四年以後，一方面由於美國全力支持以色列，使埃及看得「眼火爆」，異常妒忌！另方面是由於納薩從那吉貝手中奪得政權，隨後莫斯科便以大批軍火接濟埃及的納薩政府，建立起開羅中心，和中共的聲援，藉以打擊美國。納薩有了這兩大背景，便揚言集中力量消滅以色列。

唯其如此，故於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午夜，以、埃便發生了軍事衝突。其經過情形是這樣：當時以軍越過了邊境，進行襲擊埃及軍的營房，經數小時激戰後，共擊斃埃及三十七人，傷三十三人。以色列軍方面，也有八人死亡，二十餘人受傷。因而造成了一九五五至五六年間，以色列與埃及空前緊張的局勢。至一九五六年十月，因爲蘇彝士運河被埃及沒收而發生戰爭時，以色列爲響應英、法出兵賽德港的行動，而一舉攻畧了埃及的腹心——西奈半島。盡管聯

合國警察部隊開入埃及，劃定一條非武裝區並壓迫以色列撤軍，以國一再加以拒絕，於是導致埃及對以色列更深一層的仇恨！一九六四年十月杪，以色列與敍利亞一度發生激烈空戰。當時敍利亞指摘以色列的「幻影」式噴射機侵略其領空！而以色列則控敍利亞以蘇製米格二十一型噴射戰鬬機侵入了以色列上空，因而以國才派機截擊。其實，那次的衝突事件的經過是：雙方都曾經動用飛機、坦克、地面部隊及其輕重武器，在十五小時中的激戰結果，雙方傷亡共達五十四人。

以色列本身的難題

一九六七年六月初旬，埃及、敍利亞、約旦等三個阿拉伯國家，曾經同時進攻以色列，成爲二十多年以來，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戰爭範圍最大的一次。當時，以色列軍的士氣空前旺盛；在七十二小時的激烈厮殺之中，以軍曾分別擊潰了埃、約、敍三國軍所開闢的三條戰線，所鹵獲的武器——包括坦克、大砲等重武器在內，價值約達一億五千萬美元以上，足以裝備五個整師。它不僅迅速地佔領了整個西奈半島，約旦境內的耶路撒冷的一部份地區，及北面敍利亞的戈蘭高地；本來是可以一舉越過運河而直搗埃及首都開羅的，但以色列並沒有這樣做，爲的是適可而止。

至於那次六日大戰的起因是：以色列因爲要求埃及開放阿巴灣的封鎖線，而埃及不獨不接納這一要求，且曾變本加厲，非置以色列於死地不可！以國爲着對內謀生存，對外求獨立，於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才起用達揚將軍，領導作戰，故無意佔領阿拉伯太多的地方。但是，阿拉伯集團企圖消滅以色列的野心，迄仍方興未艾！六年以來，在蘇彝士運河兩岸，仍不斷地對以色列的佔領軍，連續發動隔河砲戰。可是這種最後扎掙的零星戰鬬，未能動搖以色列。

原因是以色列目前爲中東一個最主要的軍事國家，它有力量、有把握在幾天之內佔領着大馬士革、安曼、貝魯特，甚至於開羅。這樣，足以制止邊界上的騷擾，及其所謂長期的消耗戰了。然則以色列那次爲什麼不採更進一步的行動呢？由於以色列本身也有困難，如果長驅直入，則可會遭受如下不利難題：

㈠是以色列佔領阿拉伯國家的土地愈多，不特需要更多的武裝巡邏隊來巡行和守衛，需要加以統治的阿拉伯人亦必增多；而且在國際間，更可能會增加更多惡劣的反應。即以當時的佔領區而言，約旦河西岸一百多萬阿拉伯居民和難民的安置，曾經使到以色列大傷腦筋！那種兵防廣大包袱，一度覺得很苦惱！

㈡是許多跡象顯示：以色列境內原有三十餘萬信奉回教的阿拉伯公民，與五百三十餘萬猶太人之間的關係，早已趨於緊張的情緒；特別是那些年青的以籍阿拉伯人，更多半響應了約旦宣傳人員促使他們「起而反抗」的號召。據估計：在過去的六年中，約有百分九十的以籍阿拉伯人，曾因恐怖行動而被捕。令到以色列當局極爲憂慮的是：在今後三年至八年以後，境內的阿拉伯公民，對於以色列政府是否繼續效忠的問題，頗爲懷疑。

㈢是以色列從事對阿拉伯進行一九六七年的六日大戰以來，在經濟上所付出的代價甚高。據估計：以色列全國生產總額的五分之一，花在國防上的軍費方面。爲了對付阿拉伯各國所獲蘇援的各種新武器，以國亦必隨時購買各種精密武器——包括飛機、飛彈、水雷……等等，使其外滙儲備一度減少至危險地步！因之，以色列梅爾夫人於一九六九年九月訪美時，她曾經再三請求美國總統尼克遜，給予以色列以財政支助。她將以色列所面臨的困難，例如：阿拉伯國家廣大的人力、石油財富，及中蘇共的軍事援助阿拉伯等問題，統統作過詳細的檢討。

長期作戰的計劃

此外，尚有以色列本身的損失也大有可觀！所謂「殺人一萬，自損三千！」單是在一九六七年六月的六天大戰中，以色列共計陣亡的達七百八十餘人，傷二千五百餘人。此後六年多以來，在四條戰線的繼續射擊戰中，被各方面擊斃的以色列軍民，又達一千三百餘人，受傷的達七千人之多。以一個只有五百多萬人口的國家，其所遭受傷亡的數字，在比例上言，顯然超過了美國在越戰中的傷亡數字的一倍以上。這一連串的痛苦而艱鉅的問題，固然未曾令到以色列改變其決心，倫敦權威雜誌「經濟學人」周刊認爲：阿拉伯人在社會發展和軍事領導方面，仍然很落後，使以色列政府對於人力、財富及其物資，並不擔憂！以色列人對於生存的能力，尤其保持一種堅強的基本信心。

不過，以色列軍一度感到非常頭痛的是：如何才能夠遏阻來自邊界以外突擊隊的偷襲行動，因爲，那些阿拉伯突擊隊恐怖分子，向來不受各阿拉伯政府的約束，因而報復性的攻擊，未能阻止它們對以色列佔領軍的困擾；甚至以色列派駐在國外的外交使節，運動員，商人等等，也經常可能遇害的威脅！

以色列準備長期戰爭的計劃是很周詳的，它除了在本國境內易受攻擊的邊區，早已分別建築了嚴密的防禦工事外；在以色列軍的各佔領區內，也曾先後建立二十多處猶太人「屯墾區」，表示以色列政府計劃將長期駐屯各佔領區，而寓兵於農；更有「兼併」那些佔領區的企圖。事實上，以色列在敍利亞境內的戈蘭高地一帶，截至一九六九年十二月爲止，就已建有十個屯墾區，另外的四個，也在一九七〇年內已告完成。

以色列佔領軍在約旦河與貝桑河谷等地區，也曾建有六七個之多。其中以「凱法魯平原」的兩個屯墾區的範圍爲最大，一共分有二十多個農村社區；而多年以來，日以繼夜經常遭受敍利亞砲火射擊最激烈最多的目標，亦爲這個地區的村社。至於運河一帶地區，以色列也曾建成一條規模龐大的坑道網，名叫「巴爾利夫線」，除了能抵抗埃及的砲火轟擊外，並可利用這條坑道作以色列軍連絡的活動。是故，以色列分別佔領埃、敍、約三國的一部份土地達六年之久，阿拉伯國家始終未能從以色列手中收復。這次能不能打敗以色列而收復其失地？倘言之過早；可是就近十天的戰事進展的趨勢來看，顯然以色列又佔了優勢，只要抗拒埃及軍在西奈半島的推進，等到北戰場的兵力調集南戰場後，則埃及軍將又成甕中之鼈！

「十•一」聯合社論的分

「十・一」中共中央「兩報一刊」發表一篇聯合社論，這是今年繼元旦社論以來的第二篇聯合社論。「兩報一刊」聯合社論代表中共中央意見，是政策性的指示，當然值得重視。

「十・一」聯合社論是「十大」後發表的，如果「十大」果眞是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照理聯合社論應該秉承「十大」的精神，對各項工作作更具體的指示，沒料到聯合社論竟然只有短短的兩千字，內容也竟然如此空洞，全是應景式的官樣文章。

「十・一」聯合社論第一個特點便是千方百計避開矛盾衝突。我們曾經指出，今年四、五月以來，「文革派」與「穩健派」曾就「解放幹部」政策，和「招生路線」問題爆發過激烈的爭論。五月號「紅旗」雜誌曾把鬬爭的矛頭指向「穩健派」首腦，猛烈抨擊「穩健派」的「解放幹部」政策，指責他們爲「一小撮牛鬼蛇神鳴冤叫屈」。該篇頭條論文這樣說：

「劉少奇一類騙子在其反革命綱領中赤裸裸地，不加掩飾地惡毒咒罵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瘋狂地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瘋狂地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他們不是叫嚷在政治上經濟上『解放』所謂受『迫害』的人嗎？他們要『解放』的究竟是什麼人？

「劉少奇一類騙子爲這一小撮牛鬼蛇神鳴冤叫屈，要從政治上經濟上『解放』他們，實質上，就是要把毛主席領導下我黨我軍我國人民親手打倒的地主資產階級再扶植起來，向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進行反攻倒算，復辟資本主義。」

誰都知道，這批「牛鬼蛇神」是由林彪和江青聯手打倒的，林彪從未曾提過要「解放」他們，唯一熱心保護和「解放」牛字號人物的，便是周恩來，由此可見「紅旗」是指桑罵槐。表面罵的是林彪，骨子裏罵的卻是周恩來。

七月十九日，「遼寧日報」以「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爲題，發表了一個叫張鐵生的下鄉「知青」寫給領導的信，猛烈攻擊中共當前的「招生政策」。認爲目前的考試制度，不利於政治覺悟高，積極工作的工、農及「知青」入大學，反而有利於那

「遼寧日報」編者按說：「……張鐵生同志是一九六八年的下鄉知識青年，現任興城縣白公社，棗山大隊第四生產隊隊長。他對物理化學這門課的考試，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對整個大學招生的路線問題，卻交了一份頗有見解，發人深省答卷。

「按照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把有實踐經驗的優秀工人、農民、上山下鄉知識青年選送大學，這是我國教育制度上的重大改革，它受到了廣大羣眾的熱烈歡迎。同時，也必然會遇到各種舊的思想，舊的習慣勢力的阻力。……文化考核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還是檢查記住多少中學課程？錄取的主要標準，是根據他在三大革命實踐中的一貫表現，還是根據文化考試的分數？……」「遼寧日報」強烈支持張鐵生的意見，向當前錄取大學生的原則提出直接的挑戰。指挖當前的招生辦法，是違反毛澤東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

由此可見，在「解放幹部」問題和「招生路線」問題上，「文革派」和「穩健派」的意見分歧是相當嚴重的。兩派對這些問題的爭論，踏進七、八月份更趨於激烈。至令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上，也公開談論到這個問題。認爲中共內部的確會發生過爭論，但他認爲這種爭論並沒有影響到中共和美國的關係。

八月二十四日中共召開「十大」，這個大會，顯然是在激烈的爭鬬中召開的。那麼經過「十大」後，中共內部的爭論是否解決了呢？從中共所公佈的有關「十大」的文件中，卻沒有辦法看出來。「十大」新聞公報，周恩來的政治報告，王洪文的修改黨章報告都沒有提到這些問題。爭論中的問題顯然只是擱置，而不是解決。

正因爲這樣，中共「十・一」聯合社論才避而不談這個問題，爲了維護表

「十・一」聯合社論第二個特點便是特別強調要加強黨內團結。社論說：

「十大強調要特別重視九大再次肯定的黨的基本路線和政策，強調要繼續執行九大『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的號召。

「九大號召團結起來，就是爲了實現基本路線，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團結全國廣大人民羣眾，爭取更大勝利。十大充分肯定九大路線是正確的，並着重總結了第十次路線鬬爭的經驗，號召我們堅持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的原則。因此，十大路線是九大路線的繼續。學習十大文件，要抓住路線這個綱。講路線，要講基本路線。」

中共的社論不會無的放矢的，它所特別強調的問題，往往就是困難最多的問題。中共有一個不斷進行內部鬬爭的傳統，從成立那一天起，五十年來內部鬬爭從未間斷，不過以前的鬬爭還不像近年來那樣激烈，那樣大模規。一九六六年「文革」運動揭開了內部鬬爭的蓋子，七年來內部的衝突不但從未停止過。而且是一環緊扣着一環，這場鬬爭還未結束，下一場鬬爭馬上接上來了。「文革」時期是揪鬬劉、鄧，但劉、鄧一被打倒，林彪的實力軍人跟江青的「文革系統」馬上發生衝突，終於演變成震動一時的「林彪事件」。「林彪事件」後「文革派」又跟周恩來的「穩健派」短兵相接，互相攻擊了。「九大」毛澤東聲嘶力竭地叫喊「團結的大會」，而恰恰相反，是一個分裂的大會。「九大」後不滿兩年，在「九屆二中全會」上便發生了一場你死我活的惡鬬。七一年九月，終於爆發了「林彪事件」。

「十大」也繼續「九大」這種「團結起來」的號召，「十・一」聯合社論的主旨也是強調這一點。其實中共也並非在此刻才強調要團結，而是不斷地發出這種要求。今年以來「紅旗」雜誌的每一期，幾乎都有一兩篇文章呼籲團結。由此可知，中共內部鬬爭分裂的趨向嚴重，若不把內部鬬爭按壓下去，實在不難再爆發另一次「林彪事件」的。

「十・一」後外蒙古官方會發表一篇措辭強烈的講話，指責中共利用備戰來轉移人民的視線，指

云，不僅一哂。不過利用備戰轉移人民視線這一點，倒不完全是假的。

「十大」周恩來在政治報告中，高談什麼「天下大亂」，「社會帝國主義」突襲，和新世界大戰的危機。「十·一」聯合社論也繼續強調了這一點。社論說：

「學習十大文件，要抓住重點。我們要學習十大對時代和形勢的分析，充分認識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偉大勝利，弄清列寧分析過的世界各種基本矛盾在今天的表現，看到當前國際形勢特點是天下大亂，進一步理解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

的爆發，特別是社會帝國主義的突然襲擊。」

蘇聯百萬大軍壓境，我們自然不能否認蘇聯向中共發動突襲的可能性。不過相對來說，這種可能性已經比六九、七〇年小得多了。預防蘇聯突襲，在軍事上保持戒備已經足矣！實在用不着搞什麼全民大備戰的。中共當局之所以大搞全民備戰，實際就是為了轉移人民的視線，使人民把注意力集中到防蘇的問題上，而忽略中共內部的惡鬪。

利用備戰轉移人民注意力，是中共一貫的老手法。一九六二年夏，當時根本不存在什麼戰爭危機，國府也並無進行軍事反攻的計劃。可是中共卻大

民對中共的不滿情緒，已經升至頂點。公社幹部跟農民羣眾更是尖銳，一觸即發的危機境界，農民暴動隨時就會發生。因此中共便大搞備戰，一方面利用備戰來轉移矛盾，另一方面也以備戰為藉口，對人民進行殘酷的鎮壓，大肆逮捕那些會對人民公社制度或會對政府表示過不滿的人，眞是一箭雙鵰的手法。

現在雖然沒有大飢餓，但中共內部也混亂不已，人民的不滿情緒也有增無減。中共再次大搞備戰，顯然也是為了轉移矛盾。

待旦

撲滅罪行在於加強警察力量

本刊評論員

港督麥理浩爵士，於十月十七日在立法局會議上提出一年來施政報告時，宣佈反貪汚機構獨立，建屋計劃和撲滅罪行等等問題。無論消滅貪汚和安定社會秩序，爭取外來投資以及發展經濟等等，首先都必須使香港社會秩序安定，制止盜匪橫行，不然這些措施即或能夠推行，然在效果上也要打折扣。如果盜匪猖獗的情形任其發展下去，終會使香港居民搖頭嘆息，認為這裏不是久居之地，外人——包括投資者和遊客望而卻步，那就無異香港整個社會的「自殺」，其後果如何可想而知。

消滅暴力罪行，一方面要研究犯罪根源，而最重要的一方面則在於加強警察力量。關於犯罪根源問題，港督在報告中說：「眞正的專家亦疑團莫釋」。是的，這個問題非常複雜，絕非可以用幾種原因就能概括一切的。以打刼、箍頸等罪行而言，表面上看都是為了錢，而錢到手後用途又不同；有的確是為了生活困難鋌而走險，有的則是為了揮霍甚至是充濶。若是被打刼和箍頸的人滿足不了他們的慾望，輕則打人傷人，重則擬人性命。這固然是一個社會問題，但更重要的是刑罰太輕，港督所說的「嚇阻力」起不到較大的作用。

香港政府實應在警察方面增加「嚇阻力」量，使暴徒明白被捕獲的嚴重後果，促令他們先有一個「怕」字。不然就不能徹底剷除犯罪分子的那種為非作歹不以為恥且產生一種「英雄」或「大丈夫」的感覺。要做到這些，都應該從精神上物質上進一步提高和培養警察的光榮感、正義感和為市民服務責任心。

招募警察應質量並重

港督在談到「嚇阻力」時他說：「其中的一項要素，就是要使人見到警察和有大批警察。因此，努力採取的措施之一是增加警察人數。」為了維持社會治安，增加警察人數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提高警察質量。招募警察時，既要重視家庭背景，學識和品德，更重要的是要查清他的社會關係，如果招募的新警員本身就是爛仔，這不僅等於是浪費納稅人的錢，更在執法人員的內部埋下了違法亂紀危害社會的禍根。在一般市民眼中，對警察並不十分尊重，如「差佬」、「山東差」一類的稱呼，就充滿了卑視的含義，為什麼有此現象呢？這要從警察本身革新做起。猶憶一九六七大暴動時期，香港警察的聲譽一度在市民心目中急遽上升，這又說明：有些市民特別是不少有錢人「不見棺材不流淚」，平時瞧不起警察，但當生命財產受到威脅時，才體會到警察到底是穩定社會的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香港社會安定了，有些人又「好了瘡疤忘了疼」。謝淵章、張天林兩位警長殉職後，在輿論上的反應並不熱烈，遠不如一個女明星撞車毀了花容那麼競相刋登。至於資助其遺孤，更是「三秒鐘熱度」，為數無幾。

還有，一次一位青年警員不顧生命危險，智擒打刼邵氏出糧款車的兩個懷械刼匪。這固然是他的責任，但香港警察都能如此，可以肯定盜匪不會像今天這樣橫行。可是，這位青年警員並未得到輿論應有的讚揚和市民應給的鼓勵。這是輿論的殘酷，人心的麻木，警察未必貪生怕死，但在此情形下，「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似乎也不能苛責。當然，警察中也有害羣之馬，但只是極少數。

刷新警政官民都有責任

對於提高警察質量問題，除港督所說的薪水問題外，更重要的是給他們以光榮感。要做到這一點，官民兩方面都有責任。在官方必須於像「選女婿」那樣選用警察的基礎上，做到賞罰嚴明，一絲不苟，以鼓勵他們的自愛和責任心，而市民方面尤其應該尊重警察，並與他們密切合作。特別是輿論方面，應本諸愛憎分明的精神，對警察中的好人好事大力予以讚揚，對少數害羣之馬毫不留情予以揭露和批評。大家同心合力使警察力量振作起來，向暴力犯罪分子宣戰，不信香港的社會治安不能好轉。

大小・強弱與方面

——查著「見聞思」理念商榷之六（下）

馬以定

這些原則是能夠決定強大的，但與有形可看到的「強弱」和「大小」卻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因此，我們如果從這些理念上來對比的話，就能給予人們一些光亮，更能充分地了解「大小」和「強弱」的觀念對比的內涵。

這裏，我想再引出魏志卷十四郭嘉傳中，裴松之特別為之註出的史料，恐怕更能使讀者了解「大小」和「強弱」的對比所在。郭嘉之所以能夠輔佐未稱魏公以前的曹操，還是荀彧為之推介的，因此，曹操在得到郭嘉時曾說：「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下面就是郭嘉對曹操憂慮袁紹「強大」所做的分析：

「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雖彊終為所禽。嘉竊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兵彊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二也。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懾；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三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四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策得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紹因累世之資，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不為虛美，以儉率下，與有功者無所吝，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用，此德勝六也。紹見人飢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也，所謂婦人之仁耳；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濟也，此仁勝七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眾，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之畏之，此武勝十也。」

讀者直可從以上所列的十敗、十勝中去體會，就不難看出它們與有形的「大小」和「強弱」，並沒有必然的關係。

現在，我們可以就國府與中共在這些理念上加以對比，更能了解所謂「大小」、「強弱」是要從不同的角度與方面來看的。

首先談自由的生活方式。查先生對香港的自由生活方式加以踏實的稱贊，這些，我也以生活在香港的居民身份，給予贊同，儘管香港目前的自由生活方式，但是，我們可以這麼說，香港目前的自由生活方式還是得到殖民地政府的庇護的。就生活談生活，香港的中國人卻是過着自由自在的生活。雖然很多方面需要改善，大體上來說，香港人是滿足於這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的。然而，如果有人更想到：所有中國人都該過一種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的話，那麼，國民政府用以和中共競爭的就是確保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這點該是所有中國人們所首肯的。誠如在查先生的文章中，一再提及自由生活方式說：

「他們這樣向我解釋他們的政策：我們的基本政策，是求生存，求保衛台灣一千五百萬人的自由和生活方式，求把台灣建成一個富庶康樂的模範省，由此影響大陸。……我們和中共的鬭爭，現在已不是為了政權與政府中席次的鬭爭，而是『保衛自由的生活方式』的鬭爭。如果大陸上的同胞能過真正自由的生活，國民黨毫不考慮的將台灣的政權交給大陸上的任何政府，我們可以做一個小小的在野黨，甚至於，我們不再幹政治工作，就做一個普通老百姓，享受自由自在的平民生活。」

這段話，雖然查先生有些不相信，但是，如果生活在香港的人們，卻都希望大陸的中國人也都能

從閃電式的召開，秘密地舉行，最短命的會期來看，中共這次的「十大」，確是一非常的大會。因此，會上的所有表現，可以講全是失常之舉，尤其是在「黨中央」的人事安排——新的權力分贓上面，更顯現出極之反常。其中最突出的，也是使中外人士驚訝莫名的，便是紅衛兵大頭頭王洪文，竟在一夜之間戲劇性似的冒起——躍登全黨最高統治階層，且只在毛、周二人之下，而在萬人之上這一十分不簡單的事了。

由於王洪文今年只有三十六歲（一說三十八歲），且在文革初還只是二十二級的基層幹部（按：中共科長級幹部均為十八級），因此，對他在「十大」中的被「選」為第二副主席，曾引起了不少的傳說，如法國的中國問題專家，便曾如此說，王洪文是中共烈士王孝和的兒子，但立即被事實所粉碎，因根據王孝和的年齡，無論如何也生不出，現年三十六歲以上的王洪文來；接着又有人說，王洪文是毛澤東的姪女（？）王海容的哥哥；更有的說，王是毛澤東早年棄子毛岸龍；是毛澤東的又一女婿；是江青在上海電影界鬼混時的私生子，然均無確實證據而不足為信。但王到底是何方神聖？誠然好些報刊已有過介紹，但仍嫌欠詳，有必要作較統一全面的報導，蓋因通過了解王洪文的發跡史，可以使吾人對今天中共內部的權力鬭爭，有一個更具體確切的認識。

據最新的有關資料顯示，王洪文既不出生於江蘇寧波的王孝和之後代，亦不是生在上海的地道工人階級，而是東北吉林省人，家庭成分中農，青年時曾參加「解放軍」，復員後轉業到上海國棉第十七廠，任該廠保衛科（特務別名）幹部。級別是月薪只有六十多元的二十二級。

過一個像似香港的自由自在的生活的，難道一個中國的政府不想所有的中國人民都過一個自由自在的生活嗎？政治的目的就是為了人民生活的幸福和自由而致力的，這也是査先生一再表達的思想，我以為在這方面，査先生是不該懷疑的。不但不該懷疑，同時還該給予希望和信任。

其次，香港雖說是英國人統治，但對中華文化卻是鼓勵研討和發揚，這可以說是英國人的優點。因此，香港仍然是一個中華文化深厚氣息瀰漫的中國人社會。査先生的文章中曾提到：「台北的領導人……表示有最後勝利的信心，信心的根源在於兩方面……二是『中華文化的傳統』，他們繼承中華文化，而中共則破壞中華文化。」

這方面卻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任誰無視中華文化的話，不但不能長期在中國土地上立足，同時，也就不能為世界文化提出貢獻，當然更不符合全體中國人的意願。很可惜，査先生有關這方面，沒有站在一個中國人的立場，盡量鼓勵與支持。反而在中華文化的合理與不合時宜上來做分析了。不錯，這方面確是該做的工作。但是，通常我們所說繼承的話，總是在「去蕪存菁」上下工夫的。幾千年來的中華文化總是在不斷的繼承，同時也在不斷的創新的。我以為：能夠具體的指出那些傳統文化中的糟粕，仍然存在目前的社會上，應該改進或揚棄，遠比空洞的說理論為好。這方面，査先生雖然有提及，可是並不太多。顧炎武曾經說過一句話，我覺得很有味道：「有亡國，有亡天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我們豈能忽視中華文化被作賤的嗎？

因此，對「大小」和「強弱」的了解，是必需兼及各個方面的，否則那太不正確和不客觀了。

我總以為：站在維護自由生活方式和傳統中華文化上，確是最該「強」和「大」的基礎。在這一基礎上所做的努力，總會有一天得到全中國人民的擁戴的。誰能向這方面努力，誰就能由「弱」變「強」，由「小」變「大」！

常、失常、反常

共「十大」析判之二（上）



及所謂防止反革命破壞……等特殊任務，再加上它們的接受當地公安部門的領導。因此，說保衛人員的行動有如特務，亦不為過的。此一來，身為保衛人員者，非黨團員莫屬，而文革開始時，行年已三十歲的王洪文，估計該已是黨員了。

誠然，當保衛工作人員者，大家對他們都「敬而遠之」，但在另一方面呢，他們卻清楚其本單位全體人員的思想動態，以王洪文為例，他對國棉第十七廠工人們的思想動態，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因此，當地起來砲轟當權派時，便可輕而易舉地利用工人們的不滿情緒，起來支持自己，而這也是文革一開始，他便成為國棉第十七廠一部份工人領袖的原因之一了。

陸上的中共復員退伍軍人，由於「功臣思想」作祟，絕大部份對現實不滿，因此，個別鬧情緒，集體鬧事，或越級告狀之事，屢見不鮮。以王洪文為例，當了幾年兵復員到地方工作後，經過十多個寒暑的辛勤工作，也只能撈到二十二級，其牢騷滿腹是可想而知的，而今文革了，也就很自然的起來大造當權派的反了。

早在一九六六年六月，王洪文便伙同國棉第十七廠黨員工人唐文蘭、王春曉等七人，貼出了第一張「揭露廠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字報，而震動了這間擁有八千工人的棉紡工廠，也引起了以江青為首的宮廷派——文革派的注意。可是，當時在該廠掌權的，卻是劉鄧集團在上海的代理人——原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市委書記兼市長曹荻秋等派駐該廠主持文革運動工作的。結果，在工作組反擊下，發動全廠工人，把王洪文等打成為反革命分子，因由那時王洪文已轉入「地下鬭爭」，所以，在工作組領導下的工人羣眾，判決王等的死刑時，是在缺席情況下宣判的。

經王洪文的暗中串連後，很快又組織起三十多人的「戰鬭隊」，目的是潛赴北平，向中央文革組投訴，可是當他們所乘的火車在上海近郊安亭時，被當權派的紅衛兵截停，而王洪文派的工人和學生二千多人聞訊後，立即趕去救援，就在雙方準備大大武鬭一場時，曹荻秋趕到了，張春橋亦及時趕到。由於張春橋是中央文革成員，再加上張春橋代表中央文革，當眾宣佈王洪文是文革闖將。王洪文一派是革命造反派，致使得曹荻秋等當權派，不僅反對無效，且還得簽字承認呢！

接着，王洪文等在張春橋、姚文元等文革派大力支持下，組織了三十個「造反派」，到北平向「黨中央」向江青中央文革控訴了上海當權派的「罪惡」，且居然獲了毛澤東的三次接見，因王洪文百分之百落實了他的文革目的——造當權派的反啊！

經毛、江思想武裝過後的王洪文，一回到上海，便立即串連了二百多間大工廠的工人，組成了擁有一百多萬人的「上海工人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王自任總負責人，而這一「工總司」，便成為中央文革，成為張春橋、姚文元衝擊、奪取中共舊上海市委的主要力量，因此，也就奠定了王洪文在文革奪權鬬爭年代的上海之地位。

本來，王洪文在一九六八年三月出任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翌年四月被選為中共「九屆」中央委員，接着又是上海新市委第三書記，既使人震驚不已的了，誰知去年四月披露他當上了上海警備區政委，便使人更加不可理解了，因前不久離開軍隊時只是戰士一名的他，現在卻在軍隊領導起好些將軍來了。但更令人迷茫的是，文革前還是二十二級小幹部的王洪文，今天已一躍為一級幹部的黨第二副主席了。若用「林副統帥」的語法說，豈不是最最反常中的反常事件了麼！







大閘蟹解綁時

從報紙看到上海榮館廣告，曉得洋澄湖大閘蟹又上市了。今年三、四月間，香港股市吹起淡風後，香港人對「大閘蟹」三個字特別敏感，因爲有些人把給股票綁住的投資者稱之爲「大閘蟹」，因此香港人聞蟹變色。

半年淡市，凡手上有點餘錢的人，無不變成大閘蟹，綁得動彈不得，因此蟹犯了忌諱。一家酒樓本來掛了一幅名家作品，是一罎酒和幾隻蟹，這幅名畫使茶客們觸目驚心，竟有人向主人提出抗議，主人連忙換掉一幅花開富貴。今天，看到報紙上遍登「大閘蟹」廣告，不知被綁的人作何感想？

上海佬過來人前幾天也在他的文章中談到吃大閘蟹，認爲香港人不必掉忌，做了大閘蟹只望鬆綁，吃大閘蟹之時，例要鬆綁，否則難道連繩子也吃掉？過來人似乎說得很有道理，不過老萬細想起來，仍覺不妥。吃大閘蟹的時候，不錯是能解綁了，可是到了那時候，活蟹已變死蟹，蟹已死，解了綁又有什麼用處？

事實上半年長期淡市，十萬元股票只值回兩三萬，係人都死。給綁死的大閘蟹不知凡幾，其中固不乏上海朋友。上海人把吃大閘蟹視爲一樁大事，過來人以之與廣東人吃蛇相比，老萬以爲相去遠甚，廣東人不吃蛇的大有人在，而上海人視大閘蟹如瑰寶。老萬有一位上海朋友，是標準忠貞之士，從來不幫襯大陸貨公司，日常小菜，能不買大陸食物盡量不買，但一到蟹季，他必大快朵頤，百吃不厭。他不到榮館吃，卻是買了回家自烹，大概怕朋友見笑，一切可以反共，唯獨在大閘蟹面前便要低頭。可見大閘蟹對上海人的吸引力，已近瘋魔程度。

老萬對大閘蟹並無特殊愛惡，除了吃的時候工夫太多感到不耐煩，認爲也該屬「美味」之一。不過，大閘蟹的價錢太貴，以爲殊不值得。老萬吃過二十幾元一隻的大閘蟹，不過都是上海朋友請客，從來沒有自己掏腰包。我寧願花錢吃自己較喜歡的東西。不過，雖是朋友請客，也難免替主人肉痛。一個人吃百多塊錢一頓大閘蟹是尋常事，未免太浪費。

錄音迷

早年喜歡買唱片，去年偶然和一位唱片公司老板同席，老板娘經介紹後老是盯着我，我也覺得她委實面善。後來她笑對我說：你以前很喜歡買唱片，有時在試音間聽上半天，對嗎？

近來，老萬的嗜好已隨時代而改變，喜歡卡式錄音。別的錢客嗇，買音響器材最肯花。除擁有一整套有名堂的唱盤、擴音器和一對高度傳真的喇叭外，還有兩個高級錄音座，一座是大錄音帶的，一座是卡式。這一大堆東西花了五千多元，雖然，比起第一流玩家還望塵莫及，但以爬格子爲生的老萬，算是大手筆了。加上歷年買的唱片不下三四百張，算得是老萬的一筆大財產了。

人說玩物喪志，老萬卻樂此不疲。爲避免深夜擾人清夢，還特備身歷聲耳筒，有時獨自錄音到深夜兩三點，一卷又一卷，對高級卡式帶的特別效果，引起無限興趣，把老爺唱片錄了音，錄音帶比唱片精彩得多，因爲錄音座的杜比系統減去雜音；高級錄音帶又減除另一部分，聽起來比吵耳的雜音減到最少。因此老萬立下宏願，把所有心愛的舊唱片全部錄成卡式，以後只聽錄音帶不聽唱片。

隔幾天就到一家音響器材店買一兩打錄音帶，那伙記終於忍不住詫異問我：先生，你怎麼用得這麼多錄音帶？我笑說：買來做生意。他疑信參半，無論如何他猜不透我是何許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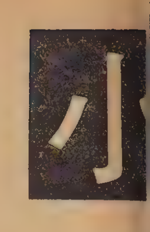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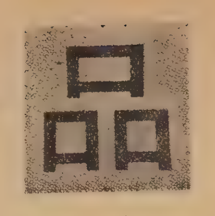
不過，爲了愛玩錄音，也惹來不少麻煩。朋友、親戚以及報社裏的同事，拿了各式各樣的錄音帶來要求代錄，並不是每一種錄音帶錄起來都有同樣好的效果，有些雖是美國貨，名廠牌子，錄的時候毛病百出。或因匣子太窄，發出吱吱怪叫；或甩粉太多，一卷未錄完便要洗唱頭。有時整個晚上錄不到一兩卷，花的時間比爬格子還多。老妻笑我：有自唔在，攞苦來辛。但，答應了人家，有什麼辦法？

免費代客錄音

有位文化朋友肥唐經常到我家，每逢老萬唱自錄的卡式，他便搖頭幌腦，聽出耳油。後來自然和其他朋友一樣，拿了幾卷雜牌卡式錄音帶來，請求老萬代錄。人情難卻，只好勉爲其難，三天後交貨。

過了一個星期，肥唐把幾卷錄音帶拿回來，說不喜歡那些音樂，要求重錄。老萬既爲難也怪他不近人情，旣然人家代錄了，喜歡不喜歡也罷，大可另買兩卷新的叫人再錄，人家會樂意；拿回已錄好的要求重錄，未免太傷感情。

老萬說：這些歌你在這兒聽過，看來你聽得十分過癮，怎麼忽然又不喜歡？他說：這些歌不是我在這兒聽過的吧？如果是，爲什麼完全不同樣子呢？他的話使老萬摸不着頭腦，我錄好後也會試聽過，還過得去，雖然和高級帶的效果有一段距離

「奇怪！」肥唐搔搔他的大塊頭說：「怎麼完全不同我在家裏聽的樣子？」

我說：一點也不奇，因為你用的是手提機，二百幾和五千幾當然有分別。你想有較好的享受，必須多下些本錢。買一座大機，你會覺得音樂特別好聽。

經過這次教訓，老萬的免費代客錄音業務便實行自動結束，把時間拿來多寫兩篇「牛馬集」更加實惠。

這雖然是一樁鷄毛蒜皮的小事情，使老萬感到許多人只站在自己立場，沒替對方想想。如果老萬開錄音公司，客人不滿意，要退貨，在「顧客永遠是對的」原則下，老萬開夜工也要重錄；但老萬只是當義務，而且還沒有考到錄音學校的畢業證書，只是拿人家的錄音帶「教飛」，成績不如理想也是情有可原。如果老萬有辦法使二百幾的手提機和五千幾的櫃機等量齊觀，則不用爬格子，一定發達的。

神奇的電子琴

上次到台灣，朋友帶我到民權東路的蓬萊餐廳聽電子琴。電子琴是神奇的樂器，節奏明朗，可以發出各種不同樂器的聲音。在香港，老萬也有很多機會聽電子琴，卻從未像在蓬萊餐廳聽的那麼着迷。

台灣有很多餐廳、夜總會設有電子琴，夜總會的是伴奏，有歌星唱歌；餐廳的獨奏娛賓。我覺得蓬萊餐廳的電子琴與眾不同的地方是那台巨型電子琴，是山葉招牌貨，比其他精細得多，單是一對揚聲器，像人那麼高，發出的音量，非常雄厚，把每個人帶進神妙的音韻中；其次，彈琴的小姐有高深的技巧，不論古今中外，只要顧客點唱，她大都不用檢樂譜，純熟地彈奏出來。中國音樂，圓舞曲、外國流行曲和時代曲，無一不能，尤其「昭君怨」，差不多每晚有人點，一板一眼，由緩而速，確是精彩。

老萬一連聽了三晚，印象甚佳，回來香港，在「牛馬集」曾經提及，許多朋友看過也感興趣，聲言下次遊台時要去欣賞。

前幾天，帶我去上戀的朋友老彭從台灣回來，談起蓬萊餐廳的電子琴，他說：近來時時爆棚，到蓬萊聽電子琴的人多得很。我笑說：我總算有點眼光吧，我知道遲早要爆棚的。老彭說：其實應該多謝你！我愕然，他說：近來有些旅行團到台灣，團員要求領隊帶去聽電子琴，而且指定蓬萊，領隊覺得奇怪，問他們為什麼有此雅興，他們說是看到「牛馬集」捧場，想開開眼界。

，會在那兒靜靜的連聽了三晚。

在電視中看到加拿大的電子琴冠軍表演，他玩得不錯，不過，比起蓬萊那位小姐，我以為他的純熟還遜一籌。大概那位小姐每晚演奏，玩得多，自然純熟，加拿大的冠軍，可能不是以此為職業；再說，她玩中國音樂時，我們聽起來特別有親切感。

香港台灣有別

有人問：香港像台灣那樣子在餐廳演奏電子琴，會不會吸引更多顧客？我以為未必一定。一來香港人對音樂的愛好不如台灣人普遍；二來恐怕沒有幾家餐廳肯花十萬元港幣買一部巨型電子琴，如果用小型的，很難玩出那種勁；三來香港治安不好，晚上聽到十一二點，回家不方便，日間又沒那麼多閒人，相信像老萬那樣專誠連聽三晚的人不會多。在台灣是渡假，因此老萬有此閒情；如果在香港，我可抽不出時間了。

再說，花那麼多錢買電子琴，又要找個好手彈奏才有吸引力，不是阿貓阿狗可以玩，好手當然要高薪，老板多數精打細算，可能認為不合乎生意眼。老彭告訴我，那位林小姐每晚走幾個場子，還要教學生，忙得不可開交；但入息也十分可觀，每月賺幾萬元台幣，這數字在台灣是十分驚人了。

她私下對人說：希望有機會到香港。老萬不知她要到香港來「玩玩」，抑或希望在這兒「發展」，如果是後者，恐怕她要失望。港幣雖然比台幣值錢，可是香港知音人少，也難找像蓬萊那樣的場地；更要命的是這兒餐廳的上人，對電子琴沒有認識，也沒有信心，不會認為對生意有多大幫助。

在香港，除了拚命工作，消遣節目實在貧乏得可憐，難怪一個小得出奇的商場開幕，也弄到人山人海。這是因為香港人空下來時甚少去處，新廁所開張，也會擠滿人。如果有個像蓬萊那樣的地方，聽到美妙的電子琴演奏，不另收費，喝杯茶、喝瓶啤酒，消磨幾個鐘頭，應該比搓幾圈麻雀更有益身心；可惜香港人寧願搓幾圈麻雀，不願聽電子琴。

老萬不是在這裏遙遠的向那位林小姐潑冷水，到香港來觀光是可以的，別作在香港長期演奏的打算。誰能比姚蘇蓉更轟動？可是今天的姚蘇蓉再也引不起香港人的興趣，香港人總是一窩蜂似的，對什麼的興趣都不過是五分鐘熱度，一下子又冷下來了。

劉人傑

三家村的狗

梁人傑

老馬來信說：「牛馬集近來特別多人看，只有一位仁兄不順眼，閒言兩句（附上剪報），此乃三家村之狗作風，少見世面，有人行過，照例要吠兩聲。」

剪報說：「香港作家來美觀光後，走馬看花，皮毛也見不清楚，歸去後必循例寫其遊記，結果不是捕風捉影，便是不知所云，當地華僑觀之，勢必爲之啼笑皆非。」

剪報背面，註明日期及何報刊登，還有作者筆名和眞姓名。

老萬看了名字，他的尊容馬上浮現腦海。我記得這個人，他在香港報界混過，很不得意，後來便溜到美國去。

在香港時，經常替老萬編的「星島周報」譯稿，賺點外快，對老萬當然不陌生。他給我的印象最深刻的是一直走在他前頭的幾隻門牙。他喜歡抽烟，抽烟時又喜歡用那幾隻突出門牙咬住香烟，這樣子看起來很滑稽，所以雖然濶別多年，還記得他。

聽說他移民美國，而且定居加州，香港的朋友會打趣的說：他眞懂得選擇地點，加州西瓜特別甜美，他幾隻牙齒大有用武之地。這話雖說得刻薄；但哨牙黃的確選了個好地方，他在香港一籌莫展，移民金山後，朋友回來說，他居然發達了，辦了報，還買了幾個柏文。

後來有位三藩市讀者寄了一份他辦的報紙給老萬看，用紅筆圈住一篇文章，問老萬有何感想，細看文章，熟口熟面，斷定是老萬手筆，可是筆名改爲「萬世師」，老萬雖還是老萬，不過硬要我改行，我生平最怕作執鞭之士，深嘆這人偷東西倒有點道行。

在美洲辦報紙，多是靠抄靠剪，盡是在香港報紙取材。不過別人靠抄靠剪還保存點忠厚，不會擅改人家筆名，把二手貨作頭手貨。

的狗糧，吃得牠又肥又白，但見到扔過骨頭的人，儘管不搖搖尾巴，表示親善，也不該狺狺而吠。

老萬後來才想到，爲了陪同我一起走過的老馬，卻是曾經拿起狗棒，把牠狠狠揍過一頓的，打得牠滿天星斗，便連我這個熟人也視如仇人。狗畢竟是狗，沒有人性。不過，當牠狂吠的時候，不給牠點厲害瞧瞧，牠不會貼服；怪不得老馬要給牠迎頭痛擊！

說到寫文章，哨牙黃尚未成熟，和老馬刁鑽的筆鋒相去十萬八千里，吃了悶棍，還死心不息，凡跟老馬有點交情的人牠都吠。其實，他的文字正和那幾隻哨牙同樣的叫人看不順眼，短短「三言兩語」，已如高山滾鼓，不通不通，偏要賣弄，才眞叫人「啼笑皆非」！

老萬旅行美加不過六個星期，誠是走馬看花，不似作了多年移民的哨牙黃那麼「深入」。不過，不要忘記，老萬遊埠，看的是全面，哨牙黃雖居美多年，只不過在唐人埠撈，無非向宗親、鄉里拉拉廣告，恰似井底裏的青蛙，最遠看到百老滙而已。

老萬曾經說過，許多老華僑數十年未出過都板街，對美國的認識，還不及我這走馬看花的遊客。躲在井底裏的青蛙，能見到的有多少？爲什麼不在他的發財報上寫給我們看看？

寫文章許多人眼高手低，會彈不會唱。別人寫的不對眼，自己拿起筆桿卻吊不出一滴墨水，工夫不夠，做土霸還未具條件，偏擺出地膽姿態，彷彿到三藩市的人不去拜他門下，就要亂彈一輪，一副無賴流氓相。

三藩市華僑給人瞧不起，主要是缺乏團結。像哨牙黃這個樣子，辦個小報，終日閒言閒語，單單打打，希望人家買怕，幫襯登廣告。這種人，無異是唐人街人渣。老萬非在三藩市唐人埠撈，即使他有資格成爲唐人街土霸，都板街之虎，老萬也不用怕。它有的是哨牙，不是「核子牙」，最遠咬到華埠邊緣，咬不到香港，兇極有限。

一個正正當當的報人，絕不該做文化無賴。老萬遊罷美加歸來寫的文章，如有不對的地方，應當指出，辯明是非，才是君子作風。不負責任的閒言閒語，見不得光。如果所指的對，老萬有勇氣承認錯誤，虛心就教。籠統的說「捕風捉影」，等如「莫須有」；他說「不知所云」，顯示文化水平不如小學生，老萬寫文章慣用顯淺文字，讀念過小學的人也能看懂。哨牙黃居然「不知所云」，可見他連小學生也不如！

暗室銘（伍景行寄自芝城）

樓不在高，有風則涼。室不在深，有人不靈。進入土庫，荷包減輕。檯檯皆滿座，個個面青青。拗頸有鴻儒，往來皆敗兵。可以聽音樂，閱馬經，如戰場之吵耳，似閒鑊咁勞形。南邊乜乜蘆，北邊乜乜堂，阿一云，何患之有？

（註）暗室者地窖也，俗稱土庫。那裏沒有空氣調節設備，亦無冷氣開放，只有兩把爛鬼風扇在那裏搖頭嘆息，看樣子它是想叫人不要再沉迷下去。但人人趨之若鶩，正所謂人傑地靈，有人話入去土庫焗出一身汗好似沖土耳其浴一樣，週身輕鬆晒。冇錯，的確輕鬆一些，連荷包亦輕鬆一些添，所以日夜爆棚，嘈聲巴閉，烏烟瘴氣。那裏好似音樂學院，研經院，藝術學院一樣，各適其適。因此，什麼俱樂部如雨後春筍，其名堂之多，有如阿一之咭片。

馬克吐溫曾說：「要判定一個人是否可靠，你只有全心全意地信任他。」唯有眞誠的交往，才是獲得友誼的不二法門。這也才是人我相處的一大準則。

萬』『老萬』的自稱，他改掉萬字，內文便改不勝改，他有不得已的苦衷呀！」

老萬不打算跟他算舊帳，要他計番稿費；不過，我不明白，他爲什麼偏把老萬「捕風捉影」、「不知所云」的文章轉載在他的發財報上呢？

老馬說他是三家村的狗，我看他連狗都不如。因爲，狗見陌生人才露出兇相，見到熟人不會亂吠的。

那條三家村的狗爲什麼連熟人也吠呢？再說，這熟人還曾經扔過骨頭給牠的，雖然在美國有更好

問

利毓

上者昧於知人，抑鬱不得志。漢高祖原爲一鄉俚野民，他能把政事全權付託蕭何，韓信之所以馳驅奔走，打下大漢的半面江山，還不是蕭何的苦留與薦舉。試想，劉邦短淺的眼光，那能瞧得出地位微賤的韓信，卻是上將之才。

楚霸王的失敗，只怪他明知范增爲己，反陷張陳之計，廢得力助手。古往今來，知人善任者興，反之則敗。

不過人心隔肚皮，雖然平日好友，利害當前，難免反目。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彎曲的人心，社會上多少陰謀詭計生於其間，能不謹慎嗎？進入大學以後，看到了有些人的面孔瞬息萬變，與這種人周旋，不得不隨時提防他那善變的心思。

世界上的任何事情，是相對而非絕對，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首先我得有知人之明，見可交者以誠待人，並信其才；見不可交者，則敷衍應付，免得上當受苦。

做中華民族大厦的柱石

——爲世界客屬第二屆懇親大會而作——

刁俊民

世界客屬第二次懇親大會，十月五日在自由祖國的台北中山堂舉行，出席者除國內人士外，有來自世界四十餘地區的客屬人士七百餘人，濟濟一堂，共謀同僑福利與事業發展，進而加強團結合作，爲國家民族作最大的貢獻。作爲客家人一份子的我，自不能無動於中，乃於百忙之暇，借文字以表達我的感情與意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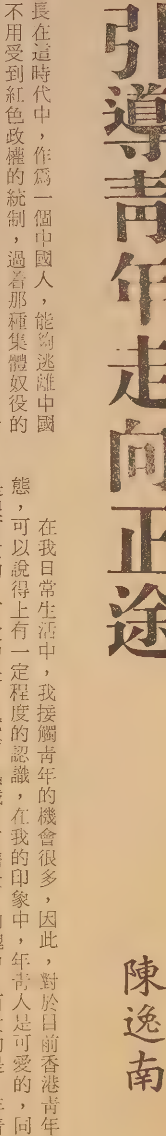
我們客家人，是中原的民族，曾追隨大禹，以治水之功，創建了夏王朝。但不似蒙古人跟着了忽必烈，也不似滿洲人跟着了多爾袞，於入主中夏之後，以貴族自居，對於其他種族，作野蠻無理的統治。所以，當桀已被放之後，我們客家人，仍能與其他種族，和平共處，共存共榮。在政治上所謂夏禮與殷禮，同爲周公、孔子所推許而採用。典章文物的貢獻，是斑斑可考，決不是那些胡適學派人物，考證大禹爲爬蟲，能夠爲之抹煞的。實在，胡適學派，拾乾嘉學者的考據餘緒來治學，名之爲科學方法。但他們沒有乾嘉學者的本領，不能爲經史作考據，便以紅樓夢來做考據的對象，稱之爲紅學。實在，紅樓夢是小說，小說故事，乃屬虛構，是治過文學者共有的常識，紅樓夢好極也不過是文學作品，沒有考據的理由。至於他們把大禹考據爲爬蟲，更而沒有理由。這些胡說的讕言，雖然早爲有識的學術界唾棄。但那是對我們夏族祖宗的侮辱，作爲夏族子孫的我，至今未能忘懷的。夏族由中原南移的史實，羅香林教授，已有專書爲之紀述，他們由春秋戰國之亂，以及三國之亂，爲了避亂，不得不漸次南移。再而由五胡之亂，到了蒙古人入主，中華土著之南移，在求生存理由之外，更有避內亂，抗外敵，不願做奴隸的意識。

我們回顧中華民族的歷史，便知道客家人，實佔有最光榮的一頁。如唐代之張九齡、郭子儀；南宋之文天祥；太平天國之洪秀全；創造中華民國之孫中山等。到了當代，軍政文化各界聞人，有張發奎、薛岳、黃鎮球等。還有由國內而國外，足跡所屆，遍及全球，不但在經濟上有其極大的成就，而且海外扶餘，幹得有聲有色的，亦大不乏人，如劉永福、羅芳伯、葉萊、張亞瑟、李光耀等，是其中之表表者。

客家人和其他的種族，做了中華民族的基石，本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之義，於五十年前，成立了崇正總會，此一組織，遍及海外的華僑社會，可以說是世界性的。五十年來的客家人，倘沒有各方面的成就，決不能成立如此廣大的組織，對於國家社會，作出了份內的貢獻。

崇正總會，是我們客家人羣體的組織，和其他宗親、職業、同鄉的組織，一樣的於聯絡感情，交換知識之外，並有其事業的互助。所謂新文化人物，提出反封建的口號，把海外宗親種族的組織，目之爲封建。作爲種族組織的崇正總會，當受同樣之謗。但，一個國家民族，沒有宗族種族等的組織來做支柱，是不會鞏固的。有組織才有力量，共產黨明白這個道理，控制將及半個地球，半數人類。那麼，爲了我們自己，爲了我們的民族，不能沒有各類組織了。黨派有組織，新文化人物的學派有組織，何以他們不是封建，而宗親種族的組織，要被目爲封建呢？實在，宗親種族的組織，只求團結自己，並不排斥他人。以視黨派學派，於團結自己之後，要排斥他人，其賢與不肖，相去何如？舊封建還有道德做底子，我們的崇正總會，更是以道德爲底子的，在半世紀裏，不斷的展開，跨過了金禧的日子，一百年，一千年繼續下去，和其他的組織，同做我中華民族大厦的柱石。於此，並爲我們的國家，作億萬斯年之祝。

引導青年走向正途



陳逸南

生長在這時代中，作爲一個中國人，能夠逃離中國大陸，不用受到紅色政權的統制，過着那種集體奴役的牛馬生涯，可以不用顧忌的說些自己心裏所想要說的話，喜歡怎樣生活便怎樣生活。在這一個吃、喝、行動、言論都有自由的地方歎下來，雖然說不出有何重大意義，但，已經是難能可貴的了。

在這一個殖民地的香港生活，固然有很多地方還是很使人倒胃，看不順眼。然而，由於這地方總算給了我們相當程度的自由，最低限度我們仍可以免強歎下去，我們雖然無法像從前在家鄉那樣生活得舒適、寬敞，但比諸今日仍留在中國大陸的同胞，在極權統治下忍受那種牛馬生活，眞不知強了幾百倍！

在殖民地的香港生活，我深信任何一個有血性的中國人，內心都會感到難受，有時看到社會不合理的種種形相，內心的怒火燃燒着，眞的想要爆炸。雖然如此，可是，在這裏，我們內心有什麼不滿，我們最低限度還可以放膽的、隨意的渲洩出來。而在大陸，則沒有這種方便，因爲，誰都沒有這種把生命視作兒戲的膽色。

儘管如此，在這裏，我仍然不時地看到一些宣傳把戲，像「廣角」什麼「鏡下」之類，硬要把大陸說成天堂。說什麼「今年大豐收啦」！「今年比去年強」之類，一大堆廢話，同時更放出一些照片，說是報導什麼大陸人民的生活，硬要把「大陸人民」說成「豐衣足食」。其實，只要有點腦筋的人，誰個分不出他們是在「做戲」呢！當然，這些把戲，拿來騙那些不知世故的小孩子，衝動熱情的無知小子，是頗有特效的。其實，拆穿了，還不是那一副破破爛爛的窮酸相。

住在香港的人，其實不該受騙，我們只要想想：「香港，這一個彈丸小島，這一塊緊連着中國大陸的一片土，何以會有超逾四百萬的中國同胞呢？」如果中國大陸是天堂，那麼，距離中國大陸這麼近的香港，怎會不打探清楚？他們何以都不回去，而甘願留在這殖民地的地方，甚至有些還要忍受住木屋區、徙置大廈的侷促氣。更甚的，寧願露宿街頭，流離無所倚的過着乞丐生涯？如果大陸是天堂，我想，他們應該冒着生命的危險，也得偷渡回去才是。相反的，我們卻經常看到無以估計的大陸同胞，冒着生命的危險，效法毛澤東游長江的精神，跨江渡河的潛泳到港，這些事例，應該作何解釋？

我不是國民黨員，也不是文化鬭士，我只是站在一個中國海外知識分子的

在我日常生活中，我接觸青年的機會很多，因此，對於目前香港青年的心態，可以說得上有一定程度的認識，在我的印象中，年青人是可愛的，同時又是很可貴的，可愛的是：純眞、熱誠、有膽量、夠魄力。可貴的是，年青、有堅強的生命力。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他們的後面還有一段很長的生命時光，作爲他們創造世界，重建中華的大好本錢。基於這一點，我不能不對他們倍加關

青年

「崇基學生報」第一六三期的社論說：「學界對社會運動方向的曖昧不明，體察不清，立場不堅，陣營分裂，以致風氣的驟然低沉，是與當前局勢的變幻無常，個人思想缺乏出路，前途渺茫等因素息息相關，這是當代中國人的困境。」

「社論」認爲：「從本質上剖析，則不難察覺這些行動（鶴翔按：指在左派操縱下的學生運動。）的背後，似乎不自覺地假設香港政府應有法律上的地位，因爲只有在這個假設之下，中文法定運動才算有一邏輯性，一致性的行動基礎。另外的保衛釣魚台運動，則是純然爲民族意識和愛國精神所驅策、鼓動下的行動，根本上已越出香港的圈子，而以全中國人的尊嚴和權益爲爭取對象。當然，透過上述的系列事件，殖民地政府的姿態日益彰明，這也是保釣運動後一連串社會運動產生的原因。」

該報在另一篇文章中說：「學生運動的目標是『反殖』，但『反殖』的出路是什麼？『反殖』和『認同回歸中國』如何協調？……學運目前的首要工作是培養羣眾基礎。」

從上面抄錄的幾節文章中，我們可以淸楚目前在左派操縱下的學運的眞相，即是：

(1)企圖根本否定香港政府的地位；

(2)組織羣眾，培養實力，以便「認同回歸中國」；

(3)可惜「立場不堅，陣營分裂，以致風氣低沉」。

爲什麼學運的「風氣低沉」呢？是居住在香港的青年不愛國呢？是共黨的搞手低能麼？是香港政府應付得宜麼？

答案是：否！

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即大陸淪陷於共黨魔爪以前，共黨的搞手能夠利用任何一椿小事，在全國各地搞得滿城風雨。

懷，萬分呵護了。有時，即使他們犯了錯誤，尤其對於他們的無知而錯，始終保持着一種寬恕。青年人可愛，青年人可貴，這一點，我是肯定了的，然而，在另一方面，我的印象中，青年人也是很可怕的。青年人爲什麼可怕呢？可怕的地方，實在多着呢。比方感情太衝動，認事不夠清楚，意志不夠堅定，遇事先入爲主，自視過高，過於自信，缺少客觀分析等。以上這些，自然可以說得上都是青年人的缺點，當然還有，只是隨意舉其洋洋大端而已！這些也可以說是我日常接觸青年朋友，所看到的「常見錯誤」。這幾點爲什麼可怕呢？這是我看了近些日子來，一些大專同學，由於認事不清，給別人利用了作爲政治宣傳工具，有所感而後發的。「釣魚台運動」是一件，「反貪汚，捉葛柏」是一件。就這兩件事來看，大前題都沒有錯，而且都立得很正，凡是中國人，香港市民都不容有反對餘地。可是，錯在什麼地方呢？錯在給人利用了宣傳什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給人利用了作爲「借題發揮」的機會，亂喊口號，給人作了工具而不自知！像這一類的事件，我們能夠責怪他們嗎？其實，在這一羣年青人中，除了有極小部份是「左仔」外，其他大部份是純潔無知青年，他們有的是一腔「愛國熱情」、「正義感」，他們是「可愛」的，我們不應該唾棄他們，反之，我們有責任「拯救」他們，給他們思想的開導，給他們指出「眞僞」。正如孔子作「春秋」的精神一般，給他們「明是非、定猶疑」。使他們清楚那些是「善」，那些是「惡、賢與不肖」等。我們應該給他們以同情和鼓勵，讓這些迷途之羊知所回歸，不要聽了「招魂」的號角竟作「回歸」的號角。這才是我們應有的態度。

我們不得不承認，生活在此時此地的香港青年，他們的內心是徬徨的，心情是苦悶的。徬徨的是，他們既無歸屬而又不知如何抉擇，在這種情況下而產生苦悶，也是很自然的心理狀態，是可以想象的。他們雖然內心感到徬徨，不知抉擇，心情苦悶，容易犯錯，但這一類青年，通常都是有血性、有良知的青年。一旦他們揭穿了一切的所謂「眞象」原來都是「假象」，一切的所謂共產主義毛澤東思想原來都是美麗的「謊言」時，這些年青的熱血將會滙成淹沒大陸紅色政權的洪流，成爲一股無可抗拒的力量。因此，對於這一羣充滿熱血的青年，我們非但不能放棄，而且要想法拯救。用我們慈祥的筆觸，諄諄的善言，給他們教導，給他們指引，給他們開路吧！像唐君毅先生給大專同學講：「關於中國當前問題與海外知識分子的態度」那樣，像柳以青先生寫「認識中國」那樣，給他們循循善誘，像一位慈祥的老師，給他們「愛」，給他們「智慧」與「溫暖」。訓練他們冷靜頭腦與審慎嚴密的思考分析。給他們指出一個正確的方向。

看到青年人的「狂熱」，我預感到國家的前景一片瑰麗，雖然目前國際間的形勢，如像對我們有點不利，其實，這些只是表象，我們從今日台灣在經濟上所表現的繁榮和進步，再看看中共內部的權力鬬爭，互相傾扎的情景，便該有無窮的信心。須知：「一個眞正的鬬士，是不計較眼前的得失強弱的」。我們今日所要爭的仍然是大是大非，是「眞理」、「自由」，與老百姓的幸福。

與香港

古鶴翔

國的青年人比以前更加愛國了！

君不見，愛國的青年在雙十節前夕，以奮不顧身的精神，攀登懸崖？他們以繩索吊着自己，在山石上繪畫國徽！

君不見，愛國小孩陳昌和？這十一歲的小學生閃爬上一棵樹上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不幸觸電身亡！

君不見，今年回國慶祝雙十節的青年？他們的人數比往年更多！

在國慶那天，縉山老前輩參加了國慶酒會後，在電話中以興奮的語調告訴我：「今年參加慶祝的青年人比往年更多，更多！」

中國的前途，就決定在青年人的向背上！

懸掛在瓊華酒家的那幅慶祝雙十節的名畫眞有意思，這幅名畫清楚地繪畫出大陸青年投奔光明，揚棄黑暗的堅強意志！

中國的前途，決定於愛國青年之手，中國青年不會再盲從了，搞手們注定失敗了。

搞手們不可自怨低能，事實上香港青年之不願上當，全拜「毛澤東共產黨之賜」。要不是毛澤東共產黨把大陸變成鍊獄，香港的青年運動必將蓬勃地發展，決不會「驟然低沉」！

爲什麼在過去的一年來，竟有七萬青年逃抵香港？

寫到這裏，謹錄蔣總統的幾句名言：「今天由於我們暫時的頓挫，人們就又以爲國民革命正再陷於孤立的困境，其實反共產、反暴力，是人類的良知天性，我們在精神上、道義上並不孤立，更可以說是多助之至的，尤其是在大陸七億人心向背上，正握有絕對優勢的壓倒性，所以在意識上，我們是外逆內順，而外逆也根本只是一時的；共匪卻是外順內逆，其外順一樣只是短暫的。因爲它內逆形勢的加急，就必定迫使其外順假象的消失！」

總統這些話，確是至理名言，我們要「再革新，再建設，再北伐，再統一」！

中國的前途，中國的命運，正掌握在中國青年的手中。

中國的前途是光明的，香港的安定亦與中國青年息息相關；由於居住在香港的中國青年不願與港府作對，而願與港府合作對付左派的顚覆活動，所以香港至今仍然相當安定。

奉勸那些短視的外國人，切勿與守法的中國青年對抗，否則便是自毁長城，自取滅亡！

我們不能容忍任何侮辱中國人的行爲，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正是香港安定的保障！

我看美加 【8】

劉人傑

夜臨三藩市

三藩市是美國西岸最著名的大城市，和洛杉磯同樣為香港人所熟知。三藩市和紐約華僑最多，不少香港人有親友在三藩市。老萬在這兒也認識不少朋友，這次旅遊美國見見久別老友，也是我目的之一。

牛馬集的開山老祖馬森亮兄移民美國後，一直獃在三藩市，年年說要回香港，卻年年走不動，我們不見快五年了。還有很多同業作了美國移民，或改行別業；或在金山華文報紙服務，有機會跟他們敍敍舊，正如古人說，他鄉遇故知，是人生快事之一。

從洛杉磯到三藩市，抵達時已黃昏日落，進入市區，更是萬家燈火。為了到得太晚，遇了不大不小麻煩。本來訂好酒店房間，因為到得遲，訂的房間已給了別人，酒店客滿，迫得臨時另找安頓之所。到晚上十一點，總算找到一間中型酒店有空房間，安頓下來。

從我們住的璧福酒店到華埠，只消走十分鐘左右，十一點多我們晚飯還未下肚，大家同意到華埠吃中國菜，因為華埠有很多菜館很晚才打烊。初臨三藩市華埠，因是深

擇食，骨頭一咬，老萬不由一驚，這塊骨頭把老萬牙齒弄斷，無法咀嚼，見了佳肴，無緣享受。而且，問題還不只這一頓，在美行程，現在僅是開始，以後怎辦？聽說美國牙醫世界最貴，美國朋友回港，必定檢查牙齒，就是害怕美國牙醫吃人不吐骨。老萬在美國弄壞牙齒，難免破財。更感不安的是沒有充足時間留在三藩市把牙齒弄好。幸而出路遇貴人，第二天便把牙齒弄好，如常吃東西，這是怎麼的一個奇遇？以後交代。

夜的三藩市，是寧靜的清涼世界，在盛暑中，三藩市天氣猶如秋冬，非穿上大衣不可。老萬生平怕熱，來到三藩市，覺得十分舒服，怪不得許多朋友都選擇這個地方定居。

費解的中文

不少人常常嘲笑香港中文，如「沿步路過」，「如要停車乃可在此」，「未付車資請投入此箱」等等，即使不是完全不通，也十分不妥。這該歸咎若干年前的文員中文程度不夠，才會弄出這些莫名其妙的詞句。

其實，這笑話不只香港為然，在美國接觸到的中文，比香港所見

時不懂是什麼，後來看到招牌，才曉得是Market的譯音。

在報紙上看到廣告，有許多「柏文」出租或出賣，原來這柏文，就如上一代香港人所稱的「冧把」一樣。比方說，某人擁有幾十個冧把，就是某人有幾十幢房子；也就是金山阿伯說的某人有幾十個柏文。柏文是Apartment的譯音。

最奇怪的是唐人街老華僑叫打電話做「打喊線」，大概四邑話是這麼說的，而四邑話就是華埠的「國語」。在這裏，即使不是四邑人，也必懂得幾句四邑話，四邑話才是被公認的中國話，廣州話和國語雖也有人說，但遠不及四邑話吃香，他們說的四邑英語，更妙不可言，將英語四邑化，恐怕只有他們鄉里才聽得懂。

朋友告訴我，紐約唐人街有一條叫Mott街，這條街之得名，是因為四邑人問：呢條係乜街？他們說的「乜」街，就是Mott街，因而這條街也就以Mott定名。老萬覺得更好笑的是三藩市華埠有一條撲街，在外國人聽來，撲街沒什麼不妥；但中國人最怕仆街，因此，迷信的人不敢在這條街開舖頭，深恐眞有「仆街」的一天。

老萬參加「灰線」旅行團，他們的海報寫上各國文字，其中有兩個中文字，「歡迎」的「歡」字，右邊從力，既不是「勸」字，也不是「歡」字。老萬奇怪「灰線」這樣一個全國性的大機構，為什麼不找一個眞正懂中文的人寫，卻找那些已經跟中文脫節的人呢？在美國的中國人，今時不同往日，留學生多的是，他們的中文非常好，為什麼要把中文弄得非驢非馬？如果給懂得中文的外國人看到，國家面子尤關，我以為美國留學生有義務把這些錯誤糾正過來。

牛馬會

到三藩市第二天早上，在紅寶石見到一別五年的馬森亮。我們熱烈擁抱，互相仔細端詳。老馬比前發胖，紅皮赤壯，健談如昔，顯然，美國米對他非常合適；不過，還是和在香港時一樣不修邊幅。見了面，他殷殷問及香港友好近況，我卻關心他的近況。

據說：他的生活已安定下來，不像初來時那麼徬徨。除了有一份收入不惡的職業外，還開設一家華僑書店，生意麻麻，不過租金便宜，沒有皮費，做一塊錢生意便有一塊錢進口袋；還可利用看店子時間寫稿。他在金山時報寫一個「搖鈴集」專欄，據說：美洲的中文報紙從來沒有專欄，他的「搖鈴集」是當地報紙首創，很受歡迎，影響力也大。老萬勸勉他好自為之，千萬

知道在美國職業無分貴賤，掃地工作入息比銀行職員要好得多。老馬每月掃地收入有七百多元，比一般工作五六百元月薪高一點。書店和寫稿副業，對他的生活也有幫助；兒女念書，不用學費，還有午餐奉送。老馬因爲兒女眾多，政府還要退稅，因此，生活總算「過得去」，難怪他樂不思香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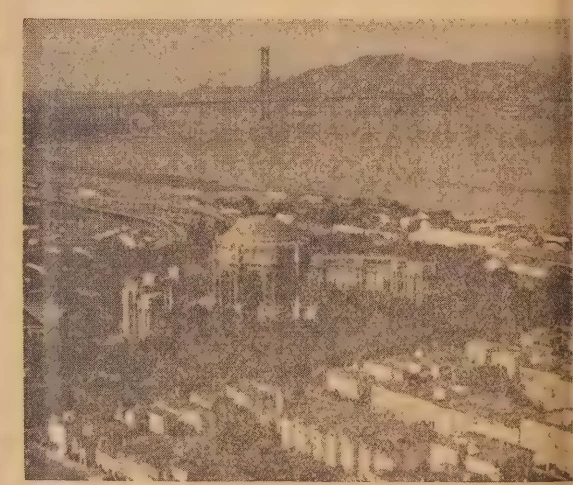
不過馬太太並不這麼想，老馬在三藩市工作，她和一大羣兒女住在二埠，老馬雖然給她買了一部汽車，可是馬太太不識英文，揸車只限於二埠，出到超級公路，就要靠大少爺了。有時想到夜送寒衣，很不方便。她還擔心兒女們，雖然念書免費，可是容易學壞，生怕兒女習染阿飛行徑，對不住老馬祖宗。因此她還念念不忘香港。離開香港，離開一班故友，生活在異地，精神難免感到苦悶，尤其夫婦生活在兩個地方，有時是風雪夜歸人回家慰妻，有時是太太夜送寒衣，究竟會少離多，他們都正當盛年，還未算得老夫老妻，馬太太心情，可以體會到的。

不過老馬在三藩市唐人街並不寂寞，差不多整個唐人埠的小店員以至老板都是他的朋友，老萬和他在都板街蹓躂，他一路上不停的跟別人打招呼，還給老萬介紹，這些人對他都十分友善，看來老馬在三藩市華埠朋友不少，他和太太對美國愛惡不同，也許這是原因之一。老馬能夠適應美國生活，只限於華埠而已，華埠以外，跟老萬同樣陌生。

他在華僑書店門前掛了一面牌子，上書「家有喜家，休息一天」。家有喜事這四個大字使老萬引起感觸。老馬跟我和老張在創辦「萬人雜誌」時，不但我們間親如家人；老萬在第一次週年聚餐時，也曾有過「萬人雜誌是個大家庭」口號。作者、編者、讀者的三結合，使我們產生了萬人協會，可惜這大家庭正式成立時，老馬一家大小已作美國移民。當年老萬跟他談了幾個晚上，力勸他不要離開大家庭作海外遊子，但老馬有他的苦衷，六七個孩子的教養，擔子太重，在美國，最少可以解決孩子入學問題。我雖拍拍胸膛，保證他每月有二千元入息，因爲在爬格子朋友中，像他這樣的人才不多，只要他肯寫，不愁找不到出路，但他最後仍決定出國。

以他在三藩市的生活來說，即使我眞能給他找到每月二千入息的工作，也不可能像他目前過得那麼寫意。有一份收入令人羨慕的工作，在金山時報寫一個人人愛讀的專欄，在唐人街裏，大部分人認識他。三藩市唐人街圈子雖然不大，但受人尊崇，相信是他精神上最愉快的事。難得他並沒忘記香港一班寫稿的朋友，把老萬的「到埠」視爲「家有喜事」，對我這個「家人」，熱情到相見擁抱，就和老萬在美國見到自己家人一樣。我們已濶別五年，這五年間，彼此雖分別在兩個不同的地方，可是仍然站在一條陣線，作同樣的戰鬪。記得受中共統戰利用的留學生舉行保釣示威時，老馬曾爲文揭破他們的假面具，職業學生老羞成怒，告御狀。可是事實不可抹煞，到今天，這班職業學生又跟着中共的統戰頭頭，大攪「和平統一中國」運動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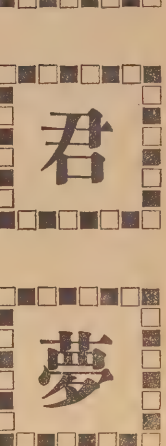
老馬在金山寫的「搖鈴集」，跟他在香港開天闢地的「牛馬集」一樣，充滿戰鬪性。他對左派在美西的統戰活動，以及虛偽宣傳，從不放過。在三藩市，無可否認他是第一枝健筆，老萬也叨了光，結交許多新朋友——說是新朋友其實也是老朋友，多年來星島日報美西版把星島晚報的「牛馬集」轉載，美西版在唐人街可說是人手一紙，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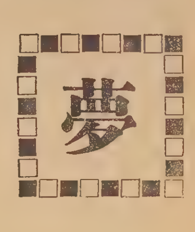


藩市是個美麗的城市，新與舊的建築物，和偉大的金門構成了美麗的圖畫。

題便算，整份報紙，一字不遺，從頭到尾，儕儕鋪鋪都看，因此「牛馬集」除星期日外，差不多天天跟他們見面，看得多，很多人上了癮。曾經有一個時期爲了廣告太擠，放在版尾的「牛馬集」剛好用來安置過擠的廣告，便把它抽掉，有些讀者沒得過癮，打電話到報館處抗議，以後便天天有。靠這框框，和老萬神交的朋友反多得很，老馬拿着我遊街，逢人介紹，十個有九個是老萬的讀者，見了面搶着要請客，如果時間許可的話，在三藩市逗留三五個月，伙食不成問題。

他們在星島日報和金山時報看到老萬「抵埠」消息，透過老馬，跑到華僑書店要跟老萬「談談」；也因此，使老萬留三藩市的一個星期，錯過許多可遊的地方，大部分時間被安排在唐人街。這裏的許多裝璜華麗的中國酒家，我差不多都吃遍，套用毛伯伯一句話，想不到老萬居然「朋友滿天下」呢！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毛澤東見到劉少奇也這樣主張，知道絕不會吃虧，就點頭答應。當即決定新四軍編七個師，原由陳毅、粟裕帶去江北的新四軍第一支隊加上當地管文蔚、葉飛兩股合編成第一師，由粟裕任師長，在江蘇中部活動。

原江北指揮部及新四軍第四支隊高俊亭部，還有以後第五支隊及當地零星小股游擊隊，合編爲第二師，高俊亭被毛澤東誘去延安活埋，這一帶的零星小股即由張雲逸以江北指揮部名義指揮，此時就派張雲逸任師長，並兼任新四軍副軍長，在皖中皖東一帶活動。

在進攻八十九軍時，劉少奇作主從山東調來一支十八集團軍，由黃克誠率領，其中有張愛萍、韋國清、彭明治各股，改編第三師，由黃克誠任師長，在蘇北靠近魯南地區活動。

至於第四師則是由彭雪楓領導的一股，彭雪楓河南南陽人，加入中共甚早，在江西時就擔任過第七兵團政委，到了陝北接受招安後，任十八集團軍辦事處主任。不久被派去豫南活動，當地本有一股共軍，名義上歸高俊亭第四支隊，被編爲第八團，共軍卻以他的兵力爲最強，彭雪楓看準了這支武力，用計騙走了大部，帶去豫東活動，與當地土共吳芝圃混合一起，越滾越大，最初稱新四軍游擊支隊，以後改稱新四軍第六支隊，此時改爲新四軍第四師，師長由彭雪楓擔任，吳芝圃原是副司令，改爲新四軍第四師之後乃「棄武就文」，擔任由中共自己設立的「豫皖蘇邊行政委員會主任」，離開了部隊，彭雪楓任第四師師長兼政委，參謀長張震，政治部主任蕭望東，以後都成了有名人物。

第五師是在鄂東豫南的零星小股所湊成。師長李先念就是鄂東北的人，本來在家當木匠，後來當地大亂，到處皆是共產黨，李先念也丟下斧頭刀鋸去「革命」，最初也只當一名地方行政小幹部。張國燾奉了中共中央命令去這一地區領導共黨作亂，一進入共區先遇上李先念，當時被張國燾看中，加意提拔，一連幾年逐步上升，到了當地共軍受不了國軍壓力西竄時，李先念已是紅四方面軍三十軍政委，跟隨張國燾跑遍西南幾省，最後到了陝北，張國燾不願接受毛澤東統治，組織西征軍要去新疆，李先念即在其中，歸徐向前、陳昌浩指揮，結果到軍覆沒，只剩幾百人逃進祁連山，輾轉去了新疆，由盛世才收容，李先念也在其中。直到抗戰發生，政府明令收編共軍，赦免共產黨人以往罪行，李先念回到延安，此時張國燾已經失勢，大權全落入毛澤東之手，李先念見風轉舵，趕快投入毛澤東集團，毛澤東也正要收容一些張國燾幹部，以拆散張國燾股，也表示自己寬大，從此，李先念就完全倒向毛澤東一邊。鄂東豫南零星小股，部份是當初李先念沒有帶走的，所以又派他回去活動，此時任爲第五師師長。

第六師是由新四軍軍部派去進入蘇南的一小股，看譚震林領導，譚震林是毛澤東親信，當初同毛澤東一齊逃上井岡山，江西共軍在國軍圍剿下，無力支持，突圍西竄，在江西又留了一股，由項英、陳毅、龔楚等人領導，譚震林也留在當地擔任政治保衞分局局長，中共政治保衞分局就是特務殺人機構，而且多數是殺自己人，當時江西共區的共產黨員及善良殷實農民，死在他命令下的應不少於十萬人。此時領導一小股在蘇南活動，本不成氣候，但毛澤東念及他往日殺人功勞，特地任爲第六師師長。

第七師是在皖南新四軍軍部奉命渡過江的一批人，連同皖中土共，合編爲第七師，由張鼎丞任師長。

根據這項決議，中共於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以「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名義發表命令：

「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抗敵有功，馳名中外，葉軍長等領導抗戰百折不撓，此次奉命北移，突

軍第一支隊長陳毅及該軍參謀長×霍所呈皖南事變經過，憤慨之餘，殊爲軫念。除對破壞抗日、襲擊友軍、發動內戰之毒計罪行另有處置外，茲特任命陳毅爲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代理軍長，張雲逸爲副軍長，劉少奇爲政治委員，賴傳珠爲參謀長，鄧子恢爲政治部主任。仰陳代軍長等悉心整飭該軍，努力殺敵，團結內部，協和軍民，實行三民主義，遵行總理遺囑，鞏固與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爲防止親日派襲擊而奮鬭，誓死保衛民族國家，堅持抗戰到底。此令。」

中共中央命令下了之後，一月二十三日又在延安替陳毅發了一封就職通電：「全國各軍公鑒，頃奉中國共產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號日命令內開，任命陳毅爲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代理軍長，張雲逸爲副軍長，劉少奇爲政治委員，賴傳珠爲參謀長，鄧子恢爲政治部主任等職，奉此，遂即宣誓就職。當茲強寇壓境，秦檜橫行之際，毅等誓遵奉三民主義，實行總理遺囑，與日寇及其走狗中國親日派奮鬬到底。惟望我全國袍澤，共本抗日之忠誠，勿爲奸人所利用，力臻團結，一致對敵，民族國家之前途，實深利賴，特電奉聞，敬候明教。」

毛澤東下了命令派陳毅爲代理軍長，劉少奇爲政治委員，總算把新四軍問題暫時辦妥，不由得想起在重慶的周恩來，就打主意替周恩來惹麻煩，當即決定中共七參政員致函參政會，如果政府不接受要求，就不出席參政會。

二月十五日，毛澤東領銜致電國民參政會：「國民參政會秘書處公鑒：關於政府對新四軍之處置，我黨中央會有嚴重抗議，並提出善後辦法十二條，如(1)制止挑釁；(2)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命令；(3)懲辦事變禍首何應欽、顧祝同、上官雲相三人；(4)恢復葉挺自由，繼續充當軍長；(5)交還新四軍全部人槍；(6)撫卹皖南新四軍全部傷亡將士；(7)撤退華中的剿共軍；(8)平毀西北的封鎖線；(9)釋放全國一切被捕的愛國政治犯；(10)廢除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11)實行三民主義，服從總理遺囑；(12)逮捕各親日派首領交國法審判等項。請政府採納，在政府未予裁奪前，澤東等礙難出席，特此通知，敬希鑒察。毛澤東、陳紹禹、秦邦憲、林祖涵、吳玉章、董必武、鄧穎超叩刪印。」

電報到了重慶，不僅全體參議員及朝野軍民譁然，鄧穎超也氣得雙腳跳，大罵老毛一計害二賢，自己在延安不敢來重慶出席參政會，卻想害得別人不能出席。周恩來明知毛澤東這一步棋是對付他，但也無辦法反抗，只得向各方疏通，並與延安函電相商，三月二日由董必武、鄧穎超兩人致函參政會稱：

「國民參政會秘書處公鑒：關於我黨七參政員礙難出席本屆參政會事，曾有二月刪電通知在案，茲爲顧全團結加強抗戰起見，必武、穎超特就在渝所見各方奔走之殷，提出「臨時解決辦法」十二條附列於後，倘此十二條能蒙政府採納，並得有明白保證，必武、穎超屆時可出席。此點已得延安我黨中央覆電同意，特此達知，敬希鑒察，並致公祺。董必武、鄧穎超同啓　民國三十年三月二日

「附『臨時解決辦法』十二條：(1)立即停止全國向我軍事進攻；(2)立即停止全國的政治壓迫，承認中共及各黨派之合法地位，釋放西安、重慶、貴陽及各地之被捕人員，啓封各地被封書店，解除扣寄各地抗戰書報之禁令；(3)立即停止對新華日報之一切壓迫；(4)承認陝甘寧邊區之合法地位；(5)承認敵後之抗日民主政權；(6)華北、華中及西北防地均仍維持現狀；(7)於十八集團軍之外再成立一個集團軍，兩集團軍共應轄有六個軍；(8)釋放葉挺回任原職；(9)釋放所有皖南被捕幹部，撥欵撫卹死難家屬；(10)退還皖南所有被獲人槍；(11)成立各黨派聯合委員會，每黨每派出席一人，國民黨代表爲主席，中共代表副之；(12)中共代表加入參政會主席團。」

同一日，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又聯名發表致各黨派領導人書：

「敬啓者，數日來承奔走團結，欽感無旣。敝黨代表之礙難出席此屆參政會，所有苦衷，早經洞鑒。現爲顧全大局起見，特與敝黨中央往返電商，改定臨時解決辦法十二條，具見於參政會公函中。凡有可以謀團結之道者，同人無不惟力是赴，今茲所提，已力求容忍，倘能得有明確保證，必武、穎超必親往參政會報到。考其形，容或有負諸先生之望，察其心，又知諸先生之必能見諒。方命事小，國家事大，惟求諸先生能一致主張，俾此臨時辦法早得結果，斯眞國家民族之福。萬一因一時扞格，大局趨於惡化，同人實已委曲求全，問心可告無愧，而諸先生尤爲愛國先進，屆時必有更多匡時宏謨，同人竊願追隨不懈也。延安諸同人聞諸先生之熱誠苦心，亦極感奮，並電囑轉致謝意。特此奉達，敬請公安！　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謹啓　三十年三月二日晨。」

此信發出後，周恩來與鄧穎超分別奔走疏通，但結果除去已受中共控制的「救國會」頭目「七小人」及求官不遂心懷怨望的羅隆基，沒有人敢公開支持中共的行動。鄧穎超的活動除去兩個老太婆，也沒有人對中共行爲表示同情。

同情的沒有，反對的聲浪可就高了，幾乎全體參政員都起了反感。三月六日，第二屆國民參政會第一次大會，舉行第六次會議時，對於中共參政員毛澤東等所提之出席條件，經由參政員王雲五等臨時動議，請大會對毛等未能出席大會事件，應有所表示，當經全體一致通過，決議全文如下：

「(1)本會於關悉毛參政員澤東等七人致秘書處刪電，董參政員必武等二人本月二日致秘書處函件，暨聆秘書處關於此事經過之報告以後，對於毛董諸參政員未能接受本會若干參政員與本會原任議長之勸告出席本屆大會，引爲深憾。本會爲國民參政機關，於理於法，自不能對任何參政員接受出席條件，或要求政府接受其出席條件，以爲本會造成不良之先例。

「(2)本會連日聆悉政府各種報告之後，深覺政府維護全國團結之意，至爲懇切。一切問題，除有關軍令軍紀者外，在遵守抗戰建國綱領之原則下，當無不可提付本會討論；並依本會之決議，以促政府之實行。因是本會仍切盼共產黨參政員深體本會團結全國抗戰之使命，並堅守共產黨民國二十六年九月擁護統一之宣言，出席本會，俾一切政治問題，悉循正當途轍，獲得完善之解決，抗戰前途，實深利賴。」

抗戰武術談

烽煙處處家鄉遭兵亂　拳風虎虎市口截壯丁

日寇左翼進行圍攻衡陽，我五十八軍奉令趕赴瀏陽堵截進犯敵軍，但這次的奉令堵截，實際並未有對敵人發出堵截戰。當敵軍大隊人馬衝來時，我軍卻分開左右兩線撤退，直退至萍鄉縣城及西區湘東鎮一帶，在那裏擺開陣勢，好似要和敵軍決戰的樣子。當初在中途一帶的山區，有許多有利地形竟然輕輕放棄，並不阻擋敵人進軍。如今將部隊開到縣城及萍西的湘東鎮平原地區，難道想來決戰？在形勢上看來未免有點違反常情。當時五十八軍一班幹部，以為在縣城擺好了陣勢，總會激烈的打一場殲敵戰，但事實又不然。一俟敵軍緊追而來，在距離縣城尚差幾里路時，上面又下令撤退：部隊立即開往東邊的第一區赤山橋鎮避開敵鋒，並有意圖開往宜春縣方面去。

這種情形不但我們萍鄉縣的人民感到莫名其妙，就連五十八軍的中下級幹部也弄到一頭霧水。不知主將袖裏有什麼乾坤？葫蘆裏賣的什麼藥？因為從瀏陽至上栗市九十華里，由上栗市至萍鄉縣城也是九十華里，在這湘贛邊區的一百八十華里的地區，這樣長的一條戰線上，我軍擁有優良的武器及軍備，大軍到處，只見撤退，並沒有一次和敵接觸，既未和敵交鋒，又怎知勝敗屬誰？一味後退，顯見怯敵。眼見敵軍肆無忌憚，橫衝直撞，在我國土地上任意無阻，而我軍卻節節後退，毫不抵抗。當時身經目睹的人民，真是看得眼睛瞪出，內心滴血！既痛失土地，又感覺受了莫大的恥辱！這究竟是軍事上的策略？抑或是別有用心呢？心雖存疑惑，也無可奈何，吃虧的還是手無寸鐵的老百姓。

五十八軍由文家市後撤路經上栗市一帶，軍隊風紀三壞已一反常態；軍部深夜抵達我家鄉流江村時，只住半晚時間，但全村每家每戶均被騷擾到雞犬不寧，搶掠一空！甚至我家也不能倖免。後來還被人嘲笑：大水冲倒了龍王廟，本軍的情報隊長家同樣被光顧到！可見那時軍人對百姓的強橫。

國軍分兩路線撤退在前，日寇亦循着國軍所走兩條路線推進；國軍朝正路大道上走，日寇在進軍途中，如遇到有支路地段時，卻又分支線走小路。這次湘贛邊區日寇所走之路線，其中經過地區有很複雜的小路，他們竟如熟悉的鄉人一般，毫無遲疑的通過，真使吾鄉人士驚駭莫名！最奇怪的是我們的軍用地圖還不及敵人詳細清楚。在我家鄉附近有幾處深山峻嶺，上面滿佈荆棘長草，縱有看不到的小路，也十分崎嶇難行，在平時除非樵夫探柴，否則是十年八載也無人去走的荒山野道。但是這次日寇圍攻衡陽所經之地，竟然是這處難行的捷徑，敵人逢山開路，遇水搭橋，從無人走的野嶺荒徑通過，可見對中國地形的熟悉，可見日寇在未發動侵略前就已經化了不知多少心血，金錢、時間，並利用一班無恥漢奸，將中國各地的地形山嶺弄得清清楚楚，以為可以一鼓而下奪取地大物博的中土，誰知它野心太大，凶殘成性，怎能如它所願呢！

我受大哥所托，佈署邊區情報網，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一要人力，第二要財力，聯絡站要物色一個有膽識有急智，凡事能隨機應變的人，才能擔當探取情報及聯絡的工作。我想來想去只有找一位當地的地頭蛇幫手，我的條件只要他有國家民族思想，必要時肯赴湯蹈火為國盡力的好漢子！這一切難題及錢的問題不久都解決了，因為我人頭地勢都相當熟悉之故，辦起事來就比較容易了。

工作展開以後，一切都很順利，消息來源靈通又快捷，好似以前的驛馬站，一站傳一站，那個方向發現有敵踪，就用快速度的傳遞法，不久就送到我家鄉流江村的中心聯絡站，因此很快就能知道敵方情報，敵人未到門的地，則早就有了準備，那時候有一段時期，真可說把敵情瞭如指掌。有過兩次敵人的先頭部隊通過後，後續部隊接着又開來。駐在萍鄉東西兩區的五十八軍部隊，等待敵軍過境後，戒備鬆弛就想休息。誰知我的情報又漏夜派人送到，告訴他們敵人的後續部隊即刻就到。五八軍的軍部覺得非常奇怪，怎麼敵人才過去，又有敵軍來？情報來得這樣快，有點使人不相信，軍長存着懷疑的心，問情報隊長消息的來源，並說：「前面敵人剛走完，後面又來了？情報是否確實呀？」情報隊長被迫問，只好將實情道出，就將委托自己親弟在邊區佈置情報網的一切經過報告軍長，並帶剛才來送情報的人面謁軍長，當時軍長將邊區情況詢問得很詳細，並勉勵稱讚了幾句，要一切人等多多為國家効勞，還當場賞了一筆奬金，要他帶回給効力的兄弟們。

五十八軍在江西駐紮了幾年，該軍的兵源補充是由湖南的岳州瀏陽師管區徵集的，師管區司令官是由梁副軍長兼任。這次敵軍左翼進攻的路線，正好走岳州瀏陽師管區的地區，因此將五十八軍的兵丁補充來源處，將整個區域摧毀無遺。這一下不但影響兵源的補給，最傷腦筋的是新兵的逃亡無法制止。因為上峯命令在湘贛邊區堵截敵軍的進攻，軍隊正好開來新兵的家鄉附近，所有在這幾年徵集入伍的新兵老爺，真是難逢的良機，還不及時開小差逃回家去，更等待何時呢？我們時時可以見到三五成羣的逃兵從小路急急過境，逃兵太多當然會影響軍隊，我就將情形報告軍部情報處，軍長得到此嚴重消息，立即下令各師團單位，嚴格管束新兵行動，一方面加派邊區情報網的人力及物力，務必設法攔截逃兵，勸告他們返回部隊繼續服役，並保證決不受處罰。

一天我去上栗市辦事，順便處理設在栗江鎮市門口的情報連絡站工作，因此處是萍鄉北區的樞紐要道，我還多派了一人在此工作，那天，連我在內一共有四個人。

張仲仁

霸王妖姬江青與紅色娘子軍（一）

曲終人盡散．江上數青峯

滾滾延河悲逝水，浪花淘盡英雄，
親親我我轉頭空，青涼依舊在，
共渡夕陽紅，人面桃花鳳凰嶺，
慣看江上青峯，一杯水酒喜相逢，
昨夜銷魂事，都付笑談中。
——調西江月

註：延河指靠近延安山邊的一條河，青涼鳳凰，係指青涼山與鳳凰山兩處，為當年抗大與魯藝的校舍所在地。

一、楔子

以上是當年延安人人能唸的一首詞，和兩句詩，也就是今天大陸紅色舞台領導紅色娘子軍的主角江青，由上海二三流明星進入延安後，由藍蘋改名為江青的由來。一九三七年（民國廿六年）抗日戰爭興起之後，上海一般二三流演員與話劇工作者逃到漢口後，參加了劇宣二隊，藍蘋就是其中之一。她經過了她的老情人曾任中共天津市長的黃敬（俞啓威）的介紹，靜悄悄的經西安轉到延安進入魯藝學院。因為過去的桃色新聞很多，因而艷名四播，招蜂引蝶。延安當時為吸引一般青年男女，正倡導「一杯水主義」，而藍蘋初到延安，挾其明星頭銜，大有來者不拒。一位追求她和她有一杯水的萍水姻緣的紅色文化人，乃以調「西江月」一詞，以及「曲終人不見，江上數青峯」一詩見贈，寓意實滿含黃色的諷刺，於是藍蘋乃引以為榮而大膽的改名為「江青」。

這名字確實有相當羅曼蒂克的戲劇性和詩意，事聞於毛澤東。一次毛在魯藝講話，藍蘋肆意打扮，且故意發問，引起毛的注意，經過康生與柯慶施的安排，毛乃召見江青。江乃使出其在上海灘演技的混身解數，夜夜承歡，使毛暈酡酡的墮入江青的紅色炸彈中，不惜與其二萬五千里流竄共患難的老婆賀志珍絕裂，將她以精神病為由遣送莫斯科，江青一躍而為延園窰洞的女主人。

這位名女人畢竟不凡，今天成為中共紅色舞台上爭權鬬爭的主角，紅色娘子軍的頭頭，不斷引起宮廷喋血的權力爭奪，在中國歷史上頗與當年武則天之故事相類似。據舊唐書所載：「則天原為唐太宗時之才人，太宗崩後則天削髮為比丘尼，高宗見而悅之，復召入宮立為昭儀，入宮後即施展媚術，宮廷爭寵，待高宗中風後，百事奏事，時時令則天決之，常稱旨，由是參國政，自此漸用事，遂不能制，權威與帝無異，上元元年（紀元六七四年）高宗號天皇，武后亦號天后，天下之人，尊之二聖。」這和今天毛澤東之專寵江青，組成宮廷集團，操生殺予奪之大權，大陸上的共幹與人民，無不看江青顏色行事，在文化大革命中，領導紅衞兵導演天安門前的宮廷喋血的許多相互殘殺底悲劇，與武則天當年之專寵與權勢頗有異代同工之妙，武則天如果地下有知，當引這一紅色妖姬為知己。

二、歷經滄桑一女人

今天在大陸紅色舞台上出盡風頭的江青，自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傷心往事。她是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出生在山東濟南附近諸城縣的一個鄉村李家莊，父親李志高，耕讀為業，江青小名李大妹、學名雲鶴，十六歲時父親去世，家道中落，賴母親為傭渡日，勉強進入鄉村簡易師範。由她母親作主將她許配給鄰村之張百駒為妻，為逃婚乃於民國十八年跑到濟南城投考入山東實驗劇院。在校以演文明劇的風騷而著名，並與當時兼任實驗劇院院長趙太牟發生奸情而轟動一時，趙太牟因而丟掉山東大學校長職位。李雲鶴（江青），雖成為新聞人物，但卻無顏在山東立足，乃遠走天津。不悉因何人的介紹而認識共黨地下工作者俞啓威（黃敬）並和俞同居達一兩年之久，因意趣不合而分手。民國廿一年跑到上海參加電通公司為臨時演員，改名為藍蘋，為了要擠身於明星之列，乃銳意和當時的名演員王次龍、劇務王大川、編劇兼影評人唐納等打得火熱。與她發生關係的男人不勝枚舉，桃色新聞不斷發生，而且曾大膽的攝有一張半裸照片曾喧騰報章。她為了要在電影圈內往上爬，銳意勾搭當時在大公報副刊編輯與寫影評的唐納（原名馬家驥），把唐納吃得死脫，與唐跑到杭州正式結婚。唐本來身體衰弱，自此染上肺病，藍蘋乃移情別戀，不久即告離異，唐納曾為此而演自殺未死的一幕悲劇。據說目前唐納恢復了原名在法國巴黎與人合夥作餐館生意，眞有不堪回首話當年之慨。

因唐納之自殺新聞，藍蘋又成為風頭人物，但影劇圈頗不值藍蘋之所為，多數同情唐納，使其在影劇界很難再混下去，隻身到了漢口，透過袁牧之、陳波兒等介紹認識了田漢、陽翰笙等，把她派到劇宣二隊當隊員。她不甘雌伏與寂寞，經過老情人黃敬的介紹投到延安。（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人指責江青「藍蘋」冒充在天津參加共黨偽造黨齡，係指明與黃敬同居，不能算是黨員，後由康生出面證明，才算解決。）

她到延安以後曾與一紅色文化人熱戀，旋由柯慶施、周揚，與康生等之引，介而勾上了延安山寨主毛王爺。毛為了與藍蘋的結合，曾遭受了家庭，（老婆賀志珍與兒子毛揚湖之反對，曾大鬧楊家嶺中共總部）和老幹部朱德、張聞天等的不滿。並由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作成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決議，禁止江青過問黨務與政治的約法三章，所以在延安贊居窰洞十三年，江青很少露面。

湘江

江南啼痕錄（五十七）

不少農婦稼莊，往來操作，一片淳樸的風氣，和博賀市區的虛華，另有一番景象。再行三五里，地近瀕海，縱橫數里，盡是鹽田，原來是引入海水，然後堵塞田基，留在田裏的海水，給太陽蒸晒，海水漸漸乾涸，鹽份也漸漸結晶，等到水份完全蒸發，而白鹽便即產生。不少鹽田已在收成，一堆一堆像白雪的鹽，堆聚在田裏，而由稼莊挑着一擔一擔的，想是運到鹽倉裏去放存。

十六、道上販夫原將士，軍人解甲未歸田

大陸沉淪的原因，我常常沉痛的指出：乃基因於美國橫施壓力於外，而我政府太遷就友邦；中共進行瓦解於內，而我政府疏於防諜。

美國，這個民主集團的領導者，但欠缺雄才偉略的領導人，羅斯福算談得上是一個政治家，但剛愎自用，企圖個人建立不世的光榮，置友邦的利益於不顧，竟然進行秘密外交，與史達林訂立雅爾達條約，犧牲中國，還強迫中國去承認；直接造成蘇聯掩護中共在東北稱兵作亂的禍根。任用非人，縱容部曲，史廸威位不過中將，僅屬交鋒摧鏑的勇夫，委之以重任，身兼五職。既奉派為中國戰區的參謀長，當要受中國戰區統帥的節制，而史廸威竟自恃超大國的後台，馬歇爾的撐腰，囂張跋扈，目無長官，於大庭廣眾之下，公然詆譭，以侮辱統帥為得意。逞一時之小憤，把中國精銳部隊南調緬甸，以雲緬北戰敗之恥，遂使日軍乘機，發動長衡大戰和桂柳大戰，令中國迭失名城，數百萬的生靈慘遭塗炭。其時駝峰的航運路線業已暢通，滇緬幹線可有可無，而會言打通滇緬公路者，乃史廸威想盡吧中國的精銳，操於其個人掌握之中，去報復其個人的舊恨耳。中國政府非不知其居心，拒絕他的建議。但史廸威身兼租借物資的分配官，聲言如中國政府不派兵入緬，即以終止分配為威脅。凌上欺逼，是軍人的精神嗎？史廸威的跋扈，羅斯福置若罔聞，任其為所欲為，反而聽信部曲的譖言，致開羅會議席上的諾言，竟爾寒盟，豈民主集團領導者的風度所應爾？羅斯福以一代天縱，尚且如此，等而下之，更無足道。及杜魯門繼位執政，又以狹隘小怨，竟然一筆勾銷，發表白皮書以打擊國民政府，落井下石，以逞一時之快，我之視人為友邦者，而友邦竟然在我最危險的時候，狠狠的打我們一棍，真正友邦果如此道義乎？

美國的外援，乃分經援和軍援兩種，照道理來說：掏自己的腰包去助別人，必須是親朋戚友，始有盤門可斟。但美國卻別開生面，凡打左右腳，而標榜不結盟的，專向美國扭蹩的如蘇加諾、尼赫魯等流，國務院則儘量討好，經援唯恐其不要。越罵美國越激烈的玩弄手法者，越得美國執政者的低首下氣。反而對於友邦則諸多計較，為德不終，既給予經援、軍援，必干涉其內政，倘不聽命，則收買籠裏雞作反，假借政變的手法，推之下台。李承晚以南韓復國的元勳，一旦從總統的寶座被拖下來，放逐檀島，老境淒涼。南越反共鐵漢吳廷琰，以強倔的個性，事事欲求自主，又不為美國人所喜，結果兄弟橫死。直至現在水門事件在美國越鬧越大，大爆醜聞，公開了吳廷琰之死，乃甘迺迪時代的傑作。美國的執政者並非有所厚愛於自由中國，李、吳事件的手段不施於劍潭之畔，其實，美國人非不欲也，乃不能也，蓋三軍將士赤誠擁戴其統帥，效忠不渝，山姆叔叔的技兩，在此地無所施其技耳。

但美國人所貽害於中國者亦大矣，抗戰勝利，左袒中共，強要中國組織聯合政府，上了中共統戰的大當而不自悟，造成中共的坐大，虛張聲勢，進行政治的敲搾而不厭。及中共公然稱兵作亂，馬歇爾七上廬山，橫加阻力，壓抑國軍的進攻；及停火小組的成立，中共乃憑藉美國的掩護，談談打打，打打談談，中共的力量不足之時，或中共力量不足之地，便要談。等到力量集中，能以大吃小的時候，便來突襲，使國軍處處被動，處處捱打。及戰局逆轉，我們的友邦竟然以不友好的面目相向，發表白皮書，非推倒我們的政府，則未能令國務院的一撮小爬蟲稱心滿意。把七億的中國人民關進鐵幕，去過着牛馬的生活，美國人並不引咎自責，協助我們去解救，卻又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現在又玩弄手法，做奴役大陸人民的幫兇。此種作風，此種人物，果堪為自由世界的領導者乎？

現世的集團國家的領導者，猶如中國古代的霸主，齊桓公一霸天下，乃以「濟弱扶傾」為號召，天下歸心，故能大會諸侯，歷久不衰。今之領導者，友敵不分，力不用於扶傾，財不用於濟弱，跟紅頂白，坐視匈牙利反抗暴俄而不救，拋棄南越於強兵蠶食之下而不顧。德不能服眾，何能領導？絕無道義，何足為友？

每一個國家都有她的特質，這種特質乃由於地理環境、經濟環境、政治環境、宗教習慣等因素所造成。泰國的習慣，連泰皇也要出家一個時期，美國給予泰國經援，就要強迫泰國一律要奉行基督教。強人所難，於理合乎？泰國也不能要求美國奉行佛教，其理一也。但美國偏自恃大國，專憑優越感，以能施惠於人者的駕凌姿態，每向受惠國施其壓力，必要受惠國接受其所提的要求，這種要求，是否適合受惠國的國情，絕不加理會；明知不可行而強人行之，這與要求泰國奉行基督教有何異焉？令人沉痛惋嘆者，則我國太遷就這位憑優越感的友邦，而致昔日則大陸沉淪，今日則自縛反攻的雙手，言之痛心！

安琪

萬人意見

人心歸向國府 大陸青年回國觀光 應該不使他們失望

這些年來，中共對「解放台灣」，叫到唇焦舌爛，費盡心思。連平日他們最憎恨的「中間路綫」分子、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長髮長鬚的浪漫青年及流氓地痞都收買起來，作爲號召「回歸」「認同」的對象。毛澤東想起當年自己亦是土匪流氓出身，以爲今天海外這一小撮歹徒有利用價值，幫助他分化海外人心。殊不知他今天僥倖竊據大陸的江山靠做漢奸得來，不是做流氓而成事。所以收買了這班歹徒，毫無作爲。連做中共生意的米商、肉行、中藥店老板，也不爲收買。凡心存正氣，大義凜然。不但十・一不掛五星旗，更紛紛組團回國，慶祝中華民國國慶，中共失盡人心，於此可見。

港九及澳門正義人士，在艱辛澹泊，風雨飄飖的生活中度過二十四年，從無受過國民政府任何濟助，更無需國民政府「收買」。但忠貞不屈，矢志不移。永遠自己以身爲中華民國國民而自豪，以力維晚節而自傲。由每年雙十國慶，連小如一枝紙旗，也要用他們自己辛勞所得的金錢買來。

但每年此日，旗海如林。各處彩牌奪目，慶祝聯歡。年青一輩，更不怕任何勢力干擾。在絕對不違反當地法律之下，犯難冒險，爬上各處峯巒，豎起青天白日國旗，以表示他們愛國家、愛民族的熱心。與中共作敵愾同仇的搏鬬。

任教世界姑息之流趨炎附勢，任由港九一小撮見利忘義，吸吮着大陸同胞血汗的跳樑小丑，爲毛共賣力，狂妄叫囂。廣大正義同胞，不但沒有受他所愚，不被他們收買，益更確立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一心一德，擁護中華民國政府，効忠領袖，爲反攻復上而努力。仁暴之分，人心之向，於此可見一斑。

台灣同胞，來到香港，行動自由，言論自由，從不用什麼人去監視他們，更無所謂要「集體行動」。但他們玩完之後或公私任務完畢，立即自動回台。從未有人想乘機潛逃，或借題居港。

世界華僑，更不斷回台灣投資設廠，且不少人回去台灣定居。反看中共踐踏之下人民，凡屬被「批」准來港的，必不回歸。寧願離鄉別井，願作傭人。寧願居留「臭港」，也不與自己的兒孫團聚。年青一輩，更不惜冒生命的危險，登山涉水，晝伏夜行，置生死於度外而逃亡。亦不留戀中共自稱的「幸福」生活。困身大陸的同胞，不論男女老少，人人的內心，無時無刻不期望國民政府的反攻，以解救他們的倒懸。絕對不是如那些回去大陸接受中共「招待」的涼血動物，出來香港或去到美國奸言惑眾，可以收到效果的！

最後我誠懇向我中華民國政府立法諸公奉告一言。中共迫害人民，同胞受盡折磨，人皆含恨在心，希圖報復，所以必然効忠中華民國政府。縱使有些人懾於中共淫威，顧慮家人被殺，不敢站起反共，但其內心仍然希望中共早日滅亡。而有志青年，心存憤恨，軫念大陸同胞疾苦，必然不顧一切，毅然回國，以示効忠。如此青年，亦不乏人。惟限於政府法令之規定，必須在港住滿五年，始獲批准入境，爲了防範共諜，固無可厚非。但在港居留二三十年以及在港出生之青年是否忠貞呢？相反無端親共的，就是這些人。所以法律應該靈活運用。凡參加忠貞僑團，而又有忠貞之副團長領導，回國參加慶典或觀光，應該不限其在港居留時間長短，予以適當通融。既可增進逃亡人士對政府効忠之心，又可表示政府對他們愛護之意。尤以逃亡人士，離鄉時間愈短，對中共仇恨愈深。一旦受到祖國之溫暖，不但其內心得到無限之安慰，抑且培養成年青一代之幹才。區區之言，望祈諒察！

袁暘照

旅美報導 讀者喜歡

萬先生：

首先恭賀貴府喜事，另敬祝您旅美的豐富收穫！在您旅美期間的報導，每篇都詳細拜讀，獲益非淺。您從更重要的角度與更深刻的筆觸寫出了大多數人所欲知的問題。

本港頗多相識的文教界朋友，都有極佳的反應。

此次您的「朋友滿天下」的「壯遊」，說明了「正義」與「光明」在現下仍然「存在」。此信心與力量，將會經得任何考驗的。

晚楊遠謹上

老查夢遊大陸（下）

兆華

車廂窗子紛紛打開，老查同到坐位，精神畧覺清爽。火車再行點把鐘，廣州郊區在望了。上高爐煉鋼的殘骸依然在目，遠處幾條斜歪的烟突似乎有點輕烟，農田菜地上男女老幼三五成羣在耕作，衣服都是千瘡百孔。車過梅花村進入市區了，不久就到車站，乘客紛紛下車了，老查也不執輸的搶着行前，爲的是怕難找車子。他侄兒是住在中山五路前「西園」附近的，雖然出了火車站，但卻不知那線「巴士」向西行，而且又是人龍處處，於是索性找「的士」和三輪車，但一樣要排很長的隊。這時已是六點多鐘，廣州並無夏令時間，天色已開始漸漸入黑了，紅綠般的電燈也有些已亮着。他面對這種種情景，又嘆起祖國實在並不怎樣好來，正在毫無頭緒難於打發時，一輛微型汽車突然停在面前，（這種車是廣州新交通工具，可坐二三人），裏面已坐着一個港客，大概司機兒老查西裝畢挺，乃順便做多單生意，問明去向之後，便招老查上車，跟着便向前飛跑。

車子轉入前永漢路到財廳前，燈光似覺稍亮一點，但商店很多關了門，突然見一條全是婦女的人龍，在一家理髮店前排着。老查心中莫名其妙，但又不敢問司機其他飯店和配售店前的排隊，他從想像中都有點明白。車轉從中山四、五路去，不久就到達了，下車按址找到侄兒的住處！通過黑沉沉的樓梯，終於與侄兒見面握手了。

老查見了侄兒，接過一杯開水，（茶葉不易買，據說開水更衞生），坐下如釋重負。他心情較爲輕鬆一點，但看看侄兒的面孔並不喜悅，便問怎麼不見侄嫂，侄兒說她還未下班，並問老查有否在外邊吃了飯，老查愕然的說沒有，我們等侄嫂回來一齊上館子吧！侄兒說這不成了，她要九時才下班，莫說這時食堂關門，就是現在七點幾也不容易找到食肆。老查心頭爲之一怔，自忖今晚豈不是要「禁炮」，不禁隨口說出，爲什麼幸福祖國如此不濟。侄兒忙打眼色，細聲說出我們是同居三伙，隔牆有耳，不要隨便亂說。原來他侄兒在工作崗位，是個問題人物，因爲他成份不好，又有親屬在台灣（大概是阿釗阿鑑等人），也曾經大小運動鬪爭，半年前才從「五七」幹校出來。因此雖然叔叔從香港來，在他也絕不感覺高興，何況老查是辦報紙的，更可能是作負累，於是連忙大聲說：等我帶點糧票，

十一月一日 本刊創辦六週年紀念 舉行三結合聯歡聚餐

十一月一日是本刊創辦六週年紀念，過去，紀念我們的創刊，是舉行一次盛大的讀者、作者、編者三結合聚餐聯歡。中間有過一兩次因爲人手不夠，沒有辦。熱心的讀者督促我們，每年一度的聚會絕對不能少；好幾位萬人協會的會員更拍拍胸膛說：萬人雜誌人手不夠，我們可以代勞，把這個三結合聚餐會辦得有聲有色。

有人肯當義務辦事，老萬當然沒異議。今年，萬人雜誌出版已進入第七年，我們打算把聚餐辦得更熱鬧，希望萬人雜誌的老板們(讀者)踴躍參加。不過，有一件事要請各位老板多多協助，爲了增加聚會的愉快氣氛，每次聚餐我們必有抽獎節目，過去大部分是老萬向友好打秋風，不過年年如此有點不好意思，今年想向各位老板動腦筋，徵集一些獎品，使我們的抽獎節目更加充實。老板們如慨然捐贈，請送到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至四〇四號樂中樓三樓B座本社或致電五・七五四九三五，由我們派人到取，也可以捐現金由我們的籌備小組去買。

今年的三結合聚餐，籌備小組決定在銅鑼灣梅江飯店舉行，日期是十一月一日，時間是下午七點正開餐，六點我們就在那裏恭候。今年雖然物價飛升，我們的聚餐費不加，仍是每位二十元，而且梅江老板保證各位一定吃得好、吃得飽。不過，梅江地方不大，整個二樓撥給我們，也最多能開二十八桌，容納三百三十六人，因此，各位欲免向隅，額滿見遺，最好及早買餐券。售券處：㈠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㈡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

參加過三結合聚餐的朋友，今年請再來湊湊熱鬧；未參加過的，更歡迎來參加，萬人雜誌是一個大家庭，我們讀者中男女老幼都有，彼此志同道合，一次的歡敍，會使你永難忘懷！

同你到外面找點東西吃吧！

老查跟着侄兒一齊下樓，侄兒細聲對他說：這兒不是香港，七時以後食堂多關門，就是一些小食店，也要碰運氣。他們從小巷轉出大街，燈光依然黯淡，間中有三兩個行人，不像大城市的氣息。侄兒繼續說，現在如果能解決你的晚餐之後，就要回家等候侄嫂放工同你去派出所報戶口，到時你要把香港的身份證，回港證，連同回鄉介紹書，一齊交她去辦理，到你離開前一天，要親自去派出所取回證件，持往購買車票，買到車票後，又要將原件全部交回派出所，搭車這天一早再到派出所取回，然後才能搭車，這是必經的手續，你不要怕麻煩，到派出所時，這裏的同志會向你了解，他怎樣問，你怎樣答，但必要同你填寫介紹書時一樣，你的職業大概沒有填新聞界吧？老查驚愕的說，我是塡做印刷的，侄兒畧展笑臉的說，這個便好，隨又告誡老查一切不可亂說亂道。老查不禁又問起方才乘車所見各處的人龍，侄兒告訴他：飯館前的人龍是輪食飯，理髮店前的全女人龍，是因爲明天是農曆八月十五，一些女人大節前去修髮，這是乒乓外交後才有的現象。其他配傳店前的人龍，當然是輪吃的東西喇！總之在大陸萬事都要輪候，做人要百忍成金，至於物質供應嗎，就是「伯父老婆」——百冇。老查說：不是幸福祖國豐衣足食，樣樣美好嗎？運來香港的確是滿街滿巷，這樣怎對得起廣大的人民，侄兒說：你今日只是未曾深入的所見，究竟好在那裏，恐怕你心裏明白，老查愈聽愈心憤。

這樣邊行邊談的行了很遠的路，大概是海珠中吧，見到前面一家麵館，半邊門已關上，裏面仍坐着幾個人，老查的侄兒搶着入內，並用廣州話高聲叫同志：請特別照顧，通融要兩碗牛腩麵，站着賣麵的工友，原本打算收爐，這時向他一瞧，很不耐煩的說：牛腩賣光，只有淨麵，侄兒忙說，就兩大一細淨麵吧！不多時工友端來三碗麵，麵條粗粗黑黑，老查這時實在有點餓，也顧不許多就用了兩碗大的，他侄兒食了碗小，先前坐着的幾個人都走了，還有的半邊門也給關上。侄兒拿出糧票結了賬，老查覺得奇怪，爲什麼吃東西付錢還要給這「車飛」一般的糧票。侄兒只得解釋這是抵消領受的糧食。老查這頓晚餐算是由兩碗淨麵解決，但他腦海卻突然想到香港的「神戶牛柳」和在台北上賓式招讌菜色的滋味。

老查兩叔侄循原路踱回家，時間差不多九點鐘了。坐一會侄嫂從外面回來，他們也曾見過面，但現在卻完全不認得，實在侄嫂是瘦了很多，侄兒將叔叔今晚到來的經過說了一遍，老查忙取出羊毛衫送與他倆，侄嫂稱謝後拿回房中。出來就拿了老查的證件忙着去同他報戶口，約莫半個鐘頭後辦妥回來，這時同居的老少都下了班，見有香港客都一齊擁了出來，七嘴八舌的向老查問長問短。

大夥談話到十一點，各人分別回房去睡，侄兒就替老查打叠好床舖，他經過一整天的奔波，確是疲倦極了，一會兒便睡着。但突然給急速的敲門聲驚醒，侄嫂忙去開門，原來是派出所的陳同志，他要來找老查了解一下。侄兒也起來招呼，老查搓着朦朧的眼，又氣又惱，但見到是解放軍裝束，便立刻坐起來，就這樣開始一問一答，無非是今早車站檢查時的一套，一直就到十二點多才告離去。老查再睡下床時，心頭起了無明火三千丈，老是睡不着的思前想後，號稱「自由民主勝過台灣國府」的祖國，原來是沒有一點自由氣息，我的「在台見、聞、思」，實在是大錯特錯了。

這樣輾轉思量經過很長的時間，老查終於睡着了，一覺醒來已是九點多，全屋甚是沉寂，侄嫂與同居大夥都上班去了。只有侄兒請了假，打算陪他逛一天，等老查洗漱完畢，準備同到華僑大厦利用接待僑胞的方便弄點東西吃。可是正要闖踏下樓，街坊居民組主任謝大姊又到來向老查訪問，於是叔侄倆只得轉回頭，他見侄兒對她十分客氣，亦只得沉住氣裝着笑臉面對任她坐下。這位謝大姊無所不問，從職業到婚姻，雞毛蒜皮，節外生枝，甚至暗示老查會不會當特務。老查至此條氣頂不住了，眞的光起火來，舉起右手向前面的枱大力一拍，彭然一聲驚醒過來，原來經過種種，竟是南柯一夢，只覺混身冒出很多汗來。這時查婆兒他睡醒，說他瞓下就睡足兩個鐘頭，忙叫他沖涼去，他卻叫女傭要了一杯冰水，當冰水飲下涼徹心脾時，老查想到剛才的夢境，也想到老友周榆瑞被老費騙入大陸的情形，他走出來之後就飛遁到倫敦，結果寫出一部「徬徨與抉擇」，我如果將這次夢遊的經過，恐怕只能寫出一部「魄散與魂飛」了。

啓事

讀者惠訂本刊，請逕至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三樓B座，與本社負責人接洽辦理。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萬人雜誌社啓

一羣失落及被遺忘的人

編輯先生：

在自由的歐洲，一些「台獨」及「統一運動」的刊物寄到我手中的時候，翻閱這些人寫的文章，他們對中共的無知和幻想，不禁使我擲書長嘆。一些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便會隨時浮現在腦海裏，久久不能拂去，讓我談談他（她）們，也許對某些同胞會有點警醒作用。

喬××——男，今年大概過了六十吧，他是我爸爸的朋友（一九四九年）大陸未陷共之前任廣州市西關區公安局蓬源分局的局長。共軍進城時，來不及撤退，被捕後列入廣州第一批反革命的黑名單裏，他曾陪殺場，親眼看着許多熟識的同事被槍斃。不知何故，他沒有立刻被殺，判了個死刑緩期二年，強迫勞動，以觀後效，這邊才下判決書，那邊法院便通知他的妻子跟他離婚，他太太帶着四個從一歲到七歲的孩子來跟他話別，哭得死去活來。人的求生慾促使他在兩年強迫勞動中，表現良好，爭取到取銷死刑，改判為無期徒刑，後調到英德農場開荒。一九五九年中共慶祝十週年「國慶」之際曾頒下特赦令對一部份在改造中成績較突出的犯人予以酌量的減刑及提前釋放。喬××很僥倖從無期徒刑被減為有期徒刑二十年。而他也從一個精力充沛的青壯漢一變而為佝僂着背，白髮蒼蒼未老先衰的病人。他已不能從事重的體力田間勞動，共幹把他分配在英德勞改場裏的「被服加工廠」作一些零碎的雜活。一九六〇年，全國大饑荒之際，廣東各地工礦、石場的勞改犯都調到英德農場來。在調到「被服廠」車衣的新來女犯中，喬××發覺其中一個中年婦女就是他離婚的太太，雖然同在一個車間，但是他妻子早已認不出他來。加上幾百犯人在一間屋內開工勞動，根本亦無法走過去跟她相認。況且犯人（尤其是男女犯）私自交談是違反監規紀律的。終於等到了一個「抗旱」的機會男女犯每天下班後到北江河上挑沙，使社電機水泵能夠抽出更多的水灌溉農作物，在挑沙往返途中擦身而過的時候他招呼了她，並且斷斷續續的知道她來勞改的原因。原來廣州糧食緊張，個個吃不飽，她為了四個孩子填肚子，便來往四鄉的自由市場，收買農村的蕃薯雜糧運到廣州高價出售，她的罪名是投機倒把，擾亂市場，判了四年徒刑。她說：四個孩子現居外婆家，也不知道怎樣過日子。夫妻重逢，竟在如此的悲慘場合。他們這次談話，也逃不脫積極份子的彙報，共幹了解之下，不動聲息，沒過幾天，喬××便被調走不知去向。一九六五年，我在廣州碰到了喬××的老媽，才知道他被調到湖北襄陽縣的一個農場繼續其勞改生涯。他說那兒情況非常苦、土地貧瘠，勞動量重，而身體有病，實在吃不消，希望他媽媽懇請他姐姐（在香港）寄些魚肝油和維他命之類給他，否則不能活着回家與她見面。一九六九年我在香港見到了喬××的姐姐，她對我說：喬今年是整整勞改了二十年，理應刑滿釋放了吧！但一直沒有他的消息。一九七二年底喬的姐姐打電話給我說喬××已經刑滿釋放，但仍戴着「反革命」的帽子需要留場就業，但獲得政府准許從襄陽准假十天回廣州省親。後來，喬已結婚的兒子給我來信說：「我第一次見到了爸爸，實在不敢想像，他使我感觸太深……今後，我下定決心，走你曾經走過的道路（指偷渡）……。」

周××——女，一九六三年她因亂搞男女關係之罪名被判「勞動教養」，調到英德新生聯合企業公司歌舞團來改造的時候是三十三歲，水靈靈的大眼睛，甜甜的兩個酒窩，白嫩皮膚，嘴角帶笑，連我是女孩子也覺得她美得迷人，不用說那些男的了。她是小提琴家，自小便是天才兒童，上海音樂學院畢業，與當時拉「梁山伯祝英台」的女小提琴家俞麗娜齊名。她的哥哥周令釗是黨員畫家，中共國徽設計人之一，全家皆又紅又專，獨有她一個較為放蕩不羈。她曾代表中共出席蘇聯參加世界青年聯歡節，並獲獎隨後升任北京中央樂團的第二小提琴手。樂團的第一小提琴是譚嗣林，中德的混血，漂亮不用說，琴更拉得好，周××被他迷住，便背着丈夫與他搞起來，直到有了孩子，才跟原來的丈夫離婚，再跟譚嗣林結婚，這件事在樂團影響太壞，領導便把他們夫婦雙雙下放。調到廣州樂團來（從中央調地方已屬降職降薪處分）可是，她那混血兒的男孩才兩歲，交給譚嗣林的德國媽媽撫養。周××又看上了廣州樂團的首席，年青的小提琴黃維賓。她後來跟我說：「黃維賓的姿勢，拉琴時的每一神態都吸引我，我沒辦法不愛他，無不想辦法跟他接近。」不久黃維賓便陷入她的情網，譚嗣林氣得要找對方打架，三角戀愛又鬧到滿城風雨。經過教育、批判、鬪爭，周××仍滿不在乎，反而從偷偷摸摸變為公開，又要鬧離婚再結婚。領導這次把她調到石井幹部農場體力勞動，以示懲罰。她本來就好逸惡勞，自以為出身好，有技術，中國沒有幾個像她那樣有水平的小提琴家，遲早便會調回原職，所以表現散漫，消極怠工，放假時仍跑回廣州與黃維賓幽會。最後組織把她送往英德勞動教養，沒訂期限，要表現好才能解除勞教。在歌舞團裏，隊長對她很照顧，不讓她幹重的體力勞動，讓她多拉琴，每次她所表演的獨奏節目都是整個晚會節目最受歡迎的一個。不幸的是她的劣根性改不了，像沒有男人便不能過日子。慢慢的又想勾引起幹部來了，她向隊長陳義平眉目傳情（陳義平是樂隊指揮，吹黑管，樣子頗帥，有領導才幹黨員），找機會進他房間，說談思想問題，有情況彙報……到最後，她再次被調走，調到最艱苦的三水農場勞改，文化大革命時，聽說她忍受不了身心方面的磨折而自殺身亡。本來，她熱情、浪漫，但忠於藝術，也有成就，若是在自由的歐美她不但不會如此收場，反而被人謳歌稱頌，紅極一時哩！

賴××——男，四十餘歲，我在廣州解放南路派出所四類份子學習會上，常跟他一個小組討論。一派學者風度、孤僻、不跟人交談。在一次我

[illegible]
畫牆壁宣傳畫工作中，才有機會天天接觸及詳細交談。他原來是華僑，抗日戰爭時返國參加東江游擊隊，解放後曾任中國出口公司汕頭地區分公司經理，說得一口好的英語，又會繪畫設計。但在一九五六年反右運動中批評了黨，打成右派，雖在農場勞動了幾年，仍未能摘帽子，一九六四年參加街道的四類份子學習接受羣眾監督。六四年底，廣州進行普選前夕，為了打擊階級敵人團結教育羣眾，我和賴××及十餘名新列入的街道四類份子在市青年會禮堂召開羣眾大會上亮相，站出台前低頭認罪，讓羣眾認識我們的面孔及今後加強管制。在一片憤怒的呼叫口號聲中散會。我感到無比的惱恨和羞辱，一路走小巷哭回家，賴××原來跟在我後面，他看到巷內無人時便走前來安慰我說：「別傻，你把自己當成演員在台上演戲便得了，觀眾的反應如何，當它死嘅！睇化一點，否則你怎樣挨下去？」一九六六年九月，文化大革命正搞得烏烟瘴氣，四類份子更是被鬬被打被驅返農村及遊街示眾的對象，我偷渡前參加的最後一次鬬爭會便是鬬爭賴××。因我曾經和他一起畫畫，派出所管教員指定要我發言，並供給我鬬他的發言資料：說他家裏掛的毛像是用黑邊的畫框，是象徵咒詛毛澤東死了。說他畫的宣傳畫裏的人物形象難看，歪曲先進人物形象，說他畫的小民兵拿着的槍嘴對準的不是敵人而是自己人。說他在鋁杯印花畫上，畫兩個兒童看報，報紙的顏色用黃色，污蔑中國兒童看黑色報紙，而這批鋁杯是出口貨物。還說他有一張宣傳畫，畫中[illegible]加之罪，何患無詞，眞是無聊之極。剛好，開會之前在路上碰到他，我告訴他今晚輪到鬬爭他，我還被迫發言。他笑笑說：「我已想到會輪到我，別怕，你可以用最惡毒的詞句來罵我慷慨激昂些，我了解你處境和內心，不會怪你的。」一九六八年，我在香港[illegible]看到一則新聞報導，說中共在廣州破獲了一個反革命組織以賴××和姚克明為首組織的「中國民主黨」及其附從黨員，皆已就捕歸案，我想他大概已被共產黨處決了，眞替他難過。

讀者旅歐女孩子

提起放人查某心慌 連忙攻擊干涉內政

萬先生：

今有數事，請刊出共同研究。

㈠前閱貴刊有某人提出「和談」之見。實在是高章好橋。不意一些人亂扣帽子，着實可悲嘆。

「和談」彼方既可作為手段，多次取得着數，證明是有用的手段。問題是：大家玩弄一件事，為什麼彼勝我敗？是人才呢，還是這件東西不好玩？肯定是自己狡獪不如人。這東西還是可玩的，失敗主義者們（包括您老萬），提到「和談」先肯定自己是失敗一方，從而引出「一千多萬人民都將受到大陸一樣痛苦的生活」，眞莫名其妙！為什麼不想一想自己會勝，使到大陸人民能好似台灣人民一樣「幸福生活」？

㈡今日對待彼方最有效的辦法，就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否則必唔夠佢蠱惑。

近日（十月上旬不知那一天）明報主筆有一篇東西，大意是評美國國會要蘇聯放人出國，才給予最惠國關稅待遇，大主筆大評美國干涉蘇聯內政。

當時看了不覺什麼，故忘記日期，後來細想，發覺可疑，細察之下，肯定是一大陰謀，對我中國人的危害，大於「見聞思」。大家知道，美國國會要蘇聯准許人民自由出國才給予關稅最優國待遇，此事一旦成為先例，目前正大力爭取最惠國待遇的中共，必被同樣要求准許人民自由出國，這就大件事了！所以查某急得大叫干涉內政。請老萬及各專家研究此事，加以揭發，清算這背祖忘宗的騙子！

㈢某會一位負責簽證的老柴，萬分可惡，上午問他某種手續如何辦，經他指示清楚後，下午照足所指示的文件去辦，他竟完全推翻自己三小時前說過的話，說沒有咁簡單。試問，中國政事落在這種老柴身上，怎會不糟！

公正人士

逃亡者的話

棄左

最近鄰居有位年青親戚從大陸逃亡來港，筆者為着更深一層了解目前大陸農村實況，特地向那「逃青」走訪一番，當我與他接觸時，該逃青毫不考慮全盤托出告訴筆者說：「目前中共所行的農村政策和劉少奇曾經走的修正主義路綫並無兩樣，同是『修』字當頭；每戶『自留地』二分，每一成年人月配三両油、三両糖、丈三布票，一級勞動者月配廿八斤穀。由於水菓和稻穀一年比一年減產，是年上造預算每個『勞動日』只得三毫三仙，大家為免年終結算時超支過甚，現在家家戶戶都用雜糧併粥充饑，惟有僑滙家庭到黑暗市場購買高價糧，才有機會餐粥餐飯度日。目前女孩子專向僑滙家庭子弟找對象。下放農村的知識青年個個練習游泳和醞釀怎樣才是逃亡捷徑……等。」這，說明了什麼呢？無須我多說了，聰明的讀者定會找出答案來。毛共赤化大陸迄今已經二十四個年頭了，二十四年來大陸同胞仍然過那吃不飽、穿不暖的悽慘劣境。十六年前我在大陸過的生活是這樣的，十六年後我在港所聽到的大陸同胞生活也是這樣，這難道是「新中國」的社會主義的美滿生活嗎？如此的美滿生活不要也罷！難怪大鵬灣、后海灣、深圳河、梧桐山這麼多同胞冒死逃亡來港了。

讀者鼓勵老萬組黨與國民黨並肩反共

萬先生：

看了您的簡答，我不以爲然。既然您認爲由會發展爲黨很好，那麼，正宜朝這一方向進行。我相信貴會同道，大部甚至全部會贊成我這一建議。（十一．貴社社慶，何妨在「萬人大家庭」中提出廣泛討論？）在海外組黨，目前黨的政綱、政策當然不是要向國民黨去「奪權」，而是要團結海外的志士仁人，共赴國難，進而影

。互切互勵，共策共行，去革共產黨的命，完成反攻復國，實現國父遺志，建設三民主義新中國。

不管目前在海外，或是將來在大陸，我們的國家，均須要有一個有作爲的、與國民黨並駕齊驅的政黨，對嗎？

以目前在海外來說，香港是華僑最多的地方，而這個地方又是我們與中共文鬭最劇烈的戰場。香港僑胞在

這個戰場上，國民黨佈的局太鬆散了。堡壘沒有幾座，所下的棋子，看來也沒有幾顆。在各人民團體的組織中，似乎甚少核心份子。所以未能團結反共潛力，發揮反共力量。因之，在此另組新黨，實有必要。

再就將來在大陸言，國父會說過（因手頭沒有資料可查，記不起是那一部遺教中說的）大意是希望中國將來有一個與國民黨相伯仲的大黨出現，跟國民黨作和平的政治競爭，一如美國民主、共和兩黨一樣，彼此互相交替執掌政權。過去及現在，我國雖有兩個合法政黨——民社黨、青年黨存在，但由於這兩個黨先天上不大健全，所以對我國民主憲政，起不了什麼作用。因之，在光復大陸前，未雨

要。

新組的黨，只要恪遵國父遺教，奉行三民主義，則將來光復大陸，全面施行憲政之治時，自可訴諸選民，在選舉的戰場上，與國民黨作和平政爭。如此一來，我國的民主憲政，就不致流於一黨專政之偏。抑且兩黨交替執政，彼此互相監督，循環不已，不僅可使我國民主政治，新猷常佈，臻於完美之境。復可防止國民黨因長期執政而趨於老大、腐化，而副國父的政治理想。

您領導的「萬人協會」已具黨的雛型，只要您振臂一呼，風起雲從，相信組黨只是因勢利導罷了。希望您以天下爲己任，把握時代，領導群眾，精忠報國，苦鬬苦幹。從現在起，更進一步團結反共的忠貞之士，爲復國建國而奮鬬。三民主義新中國，須以鐵血完成的。

至於您說您不是攪政治的專才，書生論政，得個講字。也未必盡然，想當初，國父何嘗不是書生？國民黨何嘗不也是志同道合的僑胞結合的興中會逐漸發展而成？當然，我們無法比擬國父的睿智。然而堯何人也？舜何人也？有爲者不若是。何況您有一定的號召力，有相當的群眾基礎。縱或您不是攪政治的專才，但我相信圍繞在您四週的擁護者，不僅有攪政治的專才，而且還有攪軍事的專才，攪財經的專才，攪工商業的專才，攪宣傳、組織的專才……甚至攪燒飯、弄菜的專才。只要您去私存公，則他們的專才、智慧，就是您的專才、智慧。對不對？區區之見，不曉得您認爲怎麼樣？

讀者長白非洛（一月一五日）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書感

高蘇賜

(一)

種杏成林計未空，蒼生多病感吾衷！
扶元每藉維他命，防老還憑賀爾蒙；
漏補黑心寧有術？驕除白眼卻無功！
癌仍可割貪難解，怪底人間亂不窮！

(二)

擾攘乾坤寄此躬，一生二豎決雌雄！
紅塵不少迷魂藥，黑幕尤多吸血蟲！
鐵石腸難流眼水，金銀氣易攪頭風！
仁心盡把狼心換，世界長看入大同。

高先生以上二詩，收尾兩句最佳，「癌仍可割貪難解，怪底人間亂不窮」，香港許多有錢人，晤談之間，發現其貪心永無止境，富者愈富，則貧者自必愈貧，貧富懸殊，實為致亂之起因，共黨則利用貧人心理，對富人抱有仇恨，打倒富人，希望翻身，誰知富人既倒，鬪爭所得之利益，全部歸於人民，「人民」二字，照字義解之，是為一般大眾，又曰「大家」，又可作「全體民眾」解，但共黨對「人民」二字，並非作此解釋，共黨之「人民」，是專指共黨本身，與普通大眾，毫無關涉，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即是「中華共黨共和國」，人民作「共黨」解，一般人被其蒙混，弄不清楚，「為人民服務」，即是「為共黨工作」，故鄙人寫文，將「人民」二字，一律改稱「國民」，因人民二字，被其盜用，吾人當以「國民」代之，以示與其有所區別也，近見海外作家，以及台灣官方文字仍然使用人民二字，而不自知，政府亦無通令指示區別，糊裏糊塗，意有淆混，此事不得不加注意，又例如共黨術語，「反共」，曰「反人民」，毛某為「人民領袖」，即是「共黨首領」，共黨之「人民」二字，是指少數共產黨人，並不是指七億同胞。二十多年來，所謂名流學者，大人物，受文學革命之害。演講或寫文，隨同共黨，「人民」、「人民」不知區別。又不懂何為「正名」，壇主搖頭私笑，大人先生之盲目糊塗，既可愛，又可憐。

共黨一切名詞，均是與事實相反，「解放」，即是綑綁，「和平」，即是戰爭，「民主」，即是獨裁，「偉大」即是渺小，「好」，即是壞，「善」，即是惡，證例頗多，此處無法細舉，又如共黨國號「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和」並非作共同和平解，「共和」者互鬪也，即是「中華共黨互鬪國」，此國不屬於吾人者，吾人之國，是為「中華民國」，吾人亦非「人民」，是為「國民」，毛某換去國號，吾人並不承認，是少數共黨私自行為。

現在大陸貧窮國民，已經知道，鬪爭富人所得之果實，全部歸於人民，對鬪爭漸感不死興趣，但在共幹驅使之下，亦無法反抗也。

前年香港大羣傻仔，在香港吃飽穿暖，不安本份，還要鬪倒港英，港英眞正鬪倒，餓港者，傻仔也，傻仔之中，百分之三至五，為人民，其餘皆是國民，在香港，得福不覺，搞三搞四，上海佬曰，「搞七念三」，眞把香港搞垮，有錢佬遠走高飛，英國人回老家，所剩者傻仔也，傻仔再為人民服務，到那時無吃無穿，生油白糖，要從海外寄來，傻仔慘矣！文言曰：「噬臍莫及」，後悔不及也。目前香港有錢佬，最好適可而止，不必再貪，傻仔努力工作，亦可致富，勞資協調，是為最好。壇主自語。

詠香港

曹文錫

放眼爐峯盡話錢，故教魑魅也稱仙。
橫流滾出鷄鴉狗，黑霧潛藏狐鼠猿。
一片刀光來午夜，幾回歌舞響中天。
堪驚大厦將傾圮，挽救危亡早着鞭。

文錫先生詠香港詩，是為佳作，日前香港社會不安，譬如人身有病，病源何在？所有報紙作家，社會名流，以及洋官大人，均不知病源之起因，所以亦無治療之方法，弄到如此地步。

董壇主曰：香港本為東方之珠，而有天堂之譽，最近十餘年來，變為盜賊之藪，殺人越貨，無日無之，其原因，香港居亂世之邊緣，風氣所及，人心已變，以倫敦之法律，治香港之盜匪，如同治病下藥。病重藥輕，沉疴難起，處方不改，病人必死無疑。目前香港，好人遭受威脅，壞人放膽施為，極惡窮兇，目無法紀，一次犯法，感化了之。再次犯法，畧加誥誡，三次殺人，則列為誤傷而輕判，盜賊對法官之仁慈，既不懷德，亦不畏威，對警察如無物，視法庭作兒戲。訊案之時，聞有犯人脫鞋，向官遙擲者，其心目之中，既無警察與法官，對市民如何？可想而知，生殺予奪，隨意所施，予取予求，從心所欲。如此情形，安分守法，勞苦工作，而不為盜匪者，是痴人也。

香港議員紳士先生，不必注意蚊蟲垃圾，擬定「香港懲治盜匪條例」之單行法，專辦香港盜匪刑事案件，其他案件，則仍依英國原有條文，與英國法律並無抵觸。鄙人當年，大陸為官，對中國社會治安，微有經驗，如肯下問，可以代為起草，不必重典，亦無苛刑，一經表演，保證人人叫好，夜不閉戶，身為香港居民，以愛國之心愛香港，義務效力，如能獲得女王奬狀，於願已足。只求納稅安居，並不想做紳士也。

奉和朱敬安詞長夏柳原玉七律

韓雨化

已度清明客更愁，長亭話別憶杭州，
西湖滌暑荷香遠，南岸隨風柳絮柔，
乍聽蟬聲經立夏，不聞燕語近來秋，
離鄉廿載營依舊，棄馬乘舟泛海流。

再和袁暘照詞長刼後雲山月原玉七律

韓雨化

月色無光刼後時，家邦仇恨有誰知，
雲山遠別常生夢，水月多情喑自思，
七日山中曾易老，廿年海外未棲遲，
同心知己今仍在，北伐從頭再誓師。


中日間諜戰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一四期 新17期）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一四期(新17)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一四期(新17)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 一九七三年 十一月一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由白相國垮台
談到中共「四屆人大」

日前，中共「國務院」外貿部長白相國突然垮台。可能，這只是一個開始，「國務院」的重要人事將有一番調動。這樣，中共的「四屆人大」也必受到影響。

中共政權在國際場合時常大吹其牛皮，諸如「中國人說話是算數的」一類的話不知說過多少次。幸虧毛澤東統治小集團不代表中國更不代表中國人，否則，眞是給人笑掉了大牙。其實，中共說話不但在國際間不算數，在大陸內部更不算數。前者如毛澤東親自署名的「五・二〇聲明」，對「美帝」架子拉得十足，擺出一副不惜一戰的姿態，但曾幾何時竟與美國總統尼克遜和政治掮客基辛格親親密密打得火熱，再也聽不到「美帝國主義是中國人民最兇惡敵人」這類濫調，對內遠的不說，就拿「四屆人大」來說吧，「迎接」了數年之久，一直到本文發稿時還沒有召開。周恩來在中共「十大」上所作的政治報告中再次提到：「最近，我們還要舉行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用中共的「解放腔」說，這回總該是「落實」了吧？周在「十大」上所作的政治報告是八月二十四日，到現在已經是兩個多月，到這篇文章與讀者見面時，即或中共的「四屆人大」已經召開，那也不能算是「最近」了。毛澤東本來是「不打無把握之仗」，然近年，一來可能是老邁昏庸，加上「事頭婆」江青商酌又變了卦；二來，經過「文革」鬬倒以劉少奇爲首的走資派，接着又發生了林彪事件，雖然劉少奇已垮台，林彪且落得個「粉身碎骨的可恥下場」，可是劉少奇和林彪在黨內軍內的殘餘勢力仍然沒有肅清，事實上也無法肅清，今日揪鬬了「張三」，可能明天又出個「李四」，所以弄得毛江宮廷集團手忙腳亂，難於應付，中共的「四屆人大」一拖再拖原因可能就在於此。

十月二十日中共「人民日報」報導：中共與北越於十月十九日下午在北平簽訂一份一九七四年換貨和付欵協定及中共向北越提供一般物資成套項目援助的兩份議定書，代表北越簽字的爲北越政權外貿部副部長阮爭，而中共方面簽字的爲對外貿易部部長李強。本來中共對外貿易部長是白相國，才不見露面幾天，竟由副部長李強升任接充。値得注意的並不是「四野」出身的白相國的去留問題，而是此舉足資證明，中共高層人事，當此「四屆人大」召開前夕仍未穩定。自林彪事件發生後，中共「國務院」在重要人事方面，並沒有較大的變動，有之就是恢復或增設機構，並委派新的負責人；因此，有人認爲：周恩來眞有他的兩手，林彪事件的發生，把中共內部攪得天翻地覆，但在國務院內卻像是風平浪靜，沒有受到什麼影響；那管是「四野」出身，好像一入國務院就可以置身事外，由周恩來「保」住，然白相國突然垮台，卻又說明：凡屬「四野」出身，並經林彪提拔而升官的，都難討公道，只是手握「槍桿子」並被認爲不可靠的幹部早垮，而沒有兵權的晚垮一些而已。

每週評論

在中共「國務院」內，以「軍代表」身份升任部級負責人，除白相國外，還有第一機工部李水清，公安部李震，交通部楊杰，農林部沙風，冶金工業部陳紹昆，商業部范子瑜，水利電力部張文碧和體育委員會王猛等八人。李水清和李震二人，由中共九屆而十屆都是中央委員，充其量只能放棄軍人身份，大概不會有什麼問題。其餘六人，特別是沙風、陳紹昆和王猛都是「四野」出身，原爲林彪部屬，可能處境危殆凶多吉少。

中共召開「四屆人大」通過「憲法」，安排國務院重要人事，這都是重要節目，雖然這些都是走過場，但爲了欺騙世人，它還是要「愼重」一番的，也就是說：在「四屆人大」前，國務院內重要幹部該整肅的一定要整掉，不會拖得太久。而更重要的問題是，中共可能正在着手結束軍管體制，那麼，這個問題就更複雜了。軍幹到手的權力被奪，既或不發生大亂子，但促致更大的分裂，是絕對不可避免的。

中共對內對外說話多數不算數，同時，由於邪氣充滿毛宮，很多事都會爆冷門，如王洪文由一個低級幹部一躍而成爲中共中央第二副主席就是一個例子。極有可能，這篇文章刊出時中共「四屆人大」已經收場，但不管中共怎麼攪，反正老狗耍不出新花樣，必然是如它自己所說的「天下大亂」，那是難免的。

新聞以外

三結合聯歡聚餐今天舉行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萬人傑

「萬人雜誌」創刊六年，我們的目標是打倒共產黨的殘暴統治。六年來我們不斷和左派暴徒、第三勢力小爬虫；國際姑息政客作戰，我們的奮鬭不是沒有成就，已使許多人了解共產黨的獸性本質。今天，在國際逆流中，我們要加倍努力，套用國父的遺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我們編、作、讀者都要繼續奮鬭！

團結就是力量

「萬人雜誌」創刊匆匆六年了，在色情刊物充斥市面，一本硬性雜誌能維持到今天，可說是意想不到。在先天不足的情形下，我們不但維持了六年，而且在六年悠長時光中，奠下更穩固的基礎，這是值得我們自傲的。

「萬人雜誌」是針對左派在香港發動暴亂而產生，目的在安定人心，團結羣眾。我們深知團結才是力量，團結了羣眾，足以對抗發動暴亂，企圖顛覆的左派分子。香港四百萬人口中，大部分是從中共統治下的大陸逃亡而來，他們已對中共的殘暴政權投了反對票。在香港，他們是個善良的小市民，香港是他們的避難所；如果香港安全有問題，他們絕沒有能力和有錢人一樣，趕忙到外國作海外寓公。因此，香港的安危，也是他們的安危。在左派發動的暴亂中，他們都支持政府，對抗暴力。

誰都不會否認，六七年香港能渡過難關，是靠全民的力量，政府得到羣眾支持，才可發揮力量，對抗左派分子，安定局面。我們能在這避難所內安全的活到今天，是因為我們能團結一致，反對左派顛覆成為我們共同的意志。因此，老萬感到羣眾的團結十分重要，在今後的若干年，仍然不可缺少。

繁重工作累死老張

我們創辦「萬人雜誌」，原沒有長期打算，只覺得在當時動亂期間中，十分需要一份這樣的刊物，並沒計劃到將來，便草草出版。原本，我們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打算出一份日報，但老萬靠爬格子為生，勢難有此財力，不得已求其次，只好辦個週刊。

雖然只是一個週刊，但我們創辦後，便感受到沉重的壓力，工作本來已經夠多，有了「萬人雜誌」的負累，如百上加斤，不勝負荷。但雜誌既然出版，欲罷不能，只好盡力去辦。

張發萍先生對雜誌最熱心，我們經常為了研討一件文稿的取捨，或討論對付筆戰對方的戰畧，往往在電話中談到深夜。我們本身都有繁忙的工作，雜誌的事，更馬虎不得，因此我們幹得十分疲勞。張發萍早死，雖說是死於心臟病，但老萬深知，實在是工作把他累死的。老張死時，老萬在醫院送終，意志頗為消沉，當時打算不再把雜誌辦下去。在工作上，老萬一個人唱獨腳戲實在擔當不來，但岳騫、焦毅夫兩兄以為不可，「萬人雜誌」已打好根基，在這時候放棄，實在可惜。而且，左派的暴亂雖已消聲匿迹，但小爬虫正蠢蠢而動，仍有賴於我們給予打擊，應付另一場戰鬭。

困難永遠有

一向在編務上和老張合作慣的葉觀基，在老萬和他磋商下，他願意接棒子，繼起擔當編務，「萬人雜誌」在那沉重的打擊下，仍然一天沒有脫期繼續出版，可說是奇蹟！

到今天，「萬人雜誌」已捱過六個年頭，是不是從此一帆風順，不再有什麼困難了呢？並不。六年來我們不但時時要應付潛在的或突如其來的困難，到現在，我們仍然困難重重。我們的困難一向是在經濟方面，目前，當然仍為老問題所困擾，而且愈來愈嚴重。我們不能肯定這危機會不會影响到我們的生存，不過，過去的許多難關都能應付過去，相信這一嚴重的困難終也會「船到盡頭水終開」。

誰都知道，目前全世界出版人都遭遇紙荒威脅，白新聞紙由二十多元漲到快五十，據說還有再漲可能。許多報紙已縮減篇幅，也有些雜誌關門，我們則仍在苦撐中，能支持到什麼時候？連老萬也不敢肯定。可以對讀者承諾的是：有一分的力，有一絲的氣，我們都要維持下去。

有些知道我們困難的讀者寫信給老萬，提議雜誌加價。對這問題，老萬尚在愼重考慮，因為目前社會上還有許多人是「鬪加必反」的。

調整售價未敢輕率

對於加價，我們有過痛苦的經驗，在過去六年間，我們加過兩次價，最初出版時售價六角，因為賠得太多，代理人建議我們漲價兩角，每本八毫。憑他的經驗，漲價至少可保持八成銷數；可是，這次漲價使我們失去三分一的銷路，因而，加價並不能解決我們的困難。

第二次加價由八毫漲到一元，這次損失較少，事實上拿一個大餅買一本雜誌比數八個毫子方便得

多，而在那時候兩角錢對讀者來說已經「唔係錢」了。所以這次的影响不太大，我們一元的售價也維持了一個很長的時期。

今天，如果再漲，就要漲到一元五角，（漲一元二角不但濕濕碎，而且於我們經濟困難無補）。因為，我們還要考慮到以後物料、勞力的漲價，不能加了一兩個月，又要再加。我們不是在街市賣菜，調整一次售價，需要很大勇氣。

代理商認為老萬要辦下去，只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條，調整售價；第二條，縮減篇幅。我們的篇幅已經少得可憐，經常連有時間性的稿子也擠出來，實在減無可減，看來唯一方法是調整售價了。不過，老萬有勇氣反共，卻沒勇氣反我們的老板（讀者是我們的老板），如果老板一怒之下，不再支持，我們的困難便更大了。

一本雜誌與一碟點心

老萬有時感到十分困惑，上茶樓，一碟點心，一元二至一元半，大把人吃，漲他一兩毫，冇計；可是，拿一塊錢買本雜誌，他會遲疑，如果漲到一元半，可能索性不買。其實，一元半也不過是一碟點心的價錢，買一本雜誌，即使你不是篇篇看，至少也可消磨大半天時光，在精神上的營養價值，無論如何大過一碟點心，為什麼人們寧願多吃一碟點心而吝嗇買雜誌？老萬以為答案是香港人只着重實質的食糧，不着重精神食糧。實質食糧是有形的，精神食糧是無形的，沒有實質的食糧會餓死，沒有精神食糧最多是腦子空蕩蕩。

老萬不敢預想漲價到一元五角對我們的銷路會有怎麼樣的影响，不過，看來這一個險遲早要冒，只看能拖延到什麼時候罷了。

老萬一向認為，讀者是我們的真正老板，我們必須尊重老板意見，也該照顧到部分「窮老板」的能力，如果漲到一元五角，每月要花六塊錢看「萬人雜誌」，許多人拿得出，但也有不少人感到吃力。他們也是「萬人雜誌」的老板，老萬不願犧牲他們。這是「調整售價」問題一直還沒作出決定的原因。雖然有部分讀者建議加價，可能這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大眾發言的刊物

不開心的事不要再談。今天是「萬人雜誌」創刊六週年紀念，六年歲月，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這六年來，編者、作者與讀者之間，建立的友誼已相當深厚。每一期，讀者讀到他熟悉的作者文章，像見到家人，見到故友一樣親切；每一期，我們也把讀者的主張，在「萬人意見」發表，這一份小小的「萬人雜誌」，成為我們大家發言的刊物。共產黨在中國大陸殘暴的統治我們固然可以批評；本港政府的施政我們也可以提供意見；社會病態，予以針砭。我們真能把「萬人雜誌」辦到成為眾所共有的刊物。香港的報刊雖多，能真正成為羣眾喉舌的，少之又少。不要說普通一個讀者不容易發表意見，老萬在報社任職，而且是個老報人，寫的文章，發表的見解，也未必能「原封不動」的刊出，有時刪改得面目全非。這也難怪，每一個報刊有他們的立場，老萬的言論，未必適合這些報刊。

這也是老萬要辦「萬人雜誌」的主要動機之一。在這裏，儘管銷路未必追得上人家，但可暢所欲言。「萬人雜誌」宗旨是盡量做到「民主」，容納各種意見。反對老萬的，我們經常發表；只有違背我們反共立場，或對政府謾罵而非批評的文字，我們才會投籃。這一點，「萬人雜誌」的老讀者都曉得。

立場不變

自從國際間捲起一股逆流，中共進入聯合國後，國外的「知分」「學人」固然不少在「認同」「回歸」的統戰口號下，表現出向中共靠攏的姿態；在香港，許多用「中華民國」年號的報紙，也擺出一副諂媚的醜惡面孔。許多讀洋文的學生哥，甘作中共統戰工具；看風駛帆的名流，五時花六時變的態度更不用說了。

許多讀者來信說，「萬人雜誌」值得我們讀，即使在國際逆流澎湃的時候，仍然站穩立場，態度沒有絲毫改變，不像別的報刊那樣左搖右擺，這最難得。

辦雜誌猶如做人一樣，人有個性，雜誌也有個性，我們的個性是堅強不屈，我們覺得反共的宗旨沒有錯，就一直朝着這目標走。外國人怎樣討好中共，我們不管，這不足以影响我們的立場與既定方針。

或者有人認為我們太笨，不懂適應環境，我們寧願擇善固執。我們明知道七億五千萬中國人在中共統治下生活是痛苦的，怎可以瞞着良心，倡言「認同」「回歸」；更不能像天主教社會觀那樣子，叫人等着「適應」共黨統治。我們一定要鼓勵人們為生存而奮鬥，生存之道就是反共，要推翻共黨統治，我們的子子孫孫，才不致流浪海外，可以回到自己家鄉，重過自由生活。

「國內版」作最後努力

這次創刊六週年讀者、作者、編者三結合聚餐聯歡會，因為我們人手不夠，老萬原打算不辦；但「萬人協會」的熱心會員力促老萬一年一度的聯歡不可廢，寧願擔負籌備責任。

「萬人協會」會員成立了籌備小組，負責籌辦，這聯歡會才得圓滿舉行。許多熱心讀者給我們捐贈抽獎禮物，有位跟我們素不相識的讀者施先生，送來一張五百元支票，大手筆也。可見我們的讀者中，很多熱心分子，相信香港出版的報刊雖多，像我們讀者那麼慷慨的並不多見。

趁着六週年紀念之日，老萬要向讀者們報告一件事。前些時老萬跟台北的文化朋友接頭，要辦國內版，要把海外同胞對國是的意見反映給當局，讓他們作為施政的參考。可是台北已停止發給雜誌出版執照，我們打算收買一個舊雜誌改變登記，一時又找不到適當對象，因此拖延日久，還未能向曾經給我們「投資」的讀者交待。老萬打算最近再到台灣一行，辦得成功，繼續進行；辦不成功，明年一月初就把各位交來的股本，一一奉還，國內版的事暫且作罷。屆時，老萬會在雜誌上發出通告。辦起事來，遠比理想為困難，這一點，老萬感到深深歉疚。

認識中國

「胡兒語」與「罵漢人」

柳以青

趙浩生的「中國歸來答客難」中，有幾段文字是牽涉到政治制度的。雖然趙先生盡量為中共的統治政策加以辯護，甚或用極端「絕對口吻」加以肯定，然而，恐怕並不能使讀者們也會像趙浩生本人那麼「信以為然」的。原因是趙浩生的筆下，似乎對中共政權的一切，太過美化了，美化得不合「情理」，美化得太過「露骨」。或許對趙浩生本人來說，以為非如此不足以表示他對「離家二十八年」，家鄉有了如此「了不起」的變化而「嘆為觀止」和「感動涕零」後，對中共的一切「好感狂增」，勢必「委身」歌頌、宣揚不為功。這方面我沒有意見，因為那是趙浩生自己所選擇的。但是，我對他能夠回大陸觀光一次（記住，只是一次）便「學得胡兒語，城頭罵漢人」了，這狂妄態度，這意氣風發，我就無法同意了。

像這種狂妄態度和意氣風發，我還是第一次讀到的，也就是如此，我曾寫過有關趙浩生「答客難」中的兩個題目：一是「趙浩生筆下的階級」；一是「不近人情難答客」。這次就用「胡兒語與罵漢人」了。

就算趙浩生所談到的一切都是「如假包換」的「事實」的話，我也會因他那種「狂妄態度」與「意氣風發」，並以中共為「靠山」的「大佬」意識，而對他所說的一切大打折扣的。何況，我所見到的到大陸觀光的人士們為數還不在少呢！也就是因此，趙浩生只能在異邦的美國招搖撞騙些少數人而已。至於把他的「錄音」轉在本港的報刊雜誌上，那就會從根本上揭露了趙浩生的底牌。

現在先錄幾段趙浩生所說的話：

「我感到，我們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長，受西洋教育太深，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活得太久的人，往往不自覺的拿資本主義的尺度來量中國的是非，『民主，自由』，說得理直氣壯，並以此罵新中國。……中美關係解凍後，回國的留美華人目睹體驗到新中國的建設和精神面目，沒有一個不感到激動與奮。恐怕只有不願面對現實的人，只有自己是革命對象或存有復仇思想的人，依然在大罵中國的社會主義新社會是洪水猛獸。

「問：我們不否認中國大陸建設上的成就，但是我要問你一個問題，倘若是另一個政權，是不是也可以有此成就呢？答：在我回大陸之前，我心裏多少也有此疑問，但回去親眼看到中國建設的成就和親身體驗到中國的精神面目之後，我可以肯定的回答你，絕不可能。因為造成中國新生的基本力量，是社會主義革命。這個革命在思想上，經濟上徹底推倒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數千年的『三座大山』即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國民黨政府不能達成這樣的革命，其他思想的政府也不能達成這樣的革命。……我們這次參觀了很多公社，事實證明，公社制度已完全解決了八億中國人民衣食的基本問題，公社制度已在中國根深蒂固，這是社會主義思想的產品，絕非其他思想的政權所能達到的。……社會主義的公社制度實在中國根深蒂固，其本身不但不會動搖，更可培養湧現出千千萬萬的接班人。因而我相信，中國的領導人會變換，但社會主義的鞏固基礎不會動搖。

「你說『人民日報』沒有什麼新聞，這是從住在美國的觀點看。新聞的定義是報導，評論讀者所關心的事件。倘若你回到中國，你會發現，社會主義的生產建設和社會主義的理論學習是大家生活的中心，是讀者所最關心的問題，你立刻會感到『人民日報』是一張為中國讀者所需要的報紙。我到『人民日報』參觀時，該報的負責人陳浚向我說明：『人民日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機關報，其中心任務是傳達黨中央的意見，使羣眾知道『做什麼？』『為什麼做？』並啓發羣眾的創造性，一起討論『怎麼做？』該報日銷三百四十萬份，每天平均接到五百多封讀者投書，其工作人員更不斷到羣眾中進行學習、調查、研究。他們的政策是『開門辦報』，使其成為一個代表全黨全民的報紙。該報評論、文章的作者，不是根據自己的好惡為文，不是為個人的名利而寫作。」

「問：華僑是不是可以回國『安家落戶』，變成這個新社會的一分子呢？答：要這樣做，必須完全拋棄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生活習慣，意識形態，一心一意的『為人民服務』，這不是容易的事。同時更不要存有絲毫『我是高級知識分子，學有所長，回去對中國是一種恩惠』的驕傲自大思想。到現在為止，中國似乎只歡迎海外華僑回國觀光省親，並沒有鼓勵大家回去安家落戶；只鼓勵大家在所在國家奉公守法安居樂業，並不希望華僑在外國搞革命。這是一個現實而正確的華僑政策。」

過份捧拍會露馬腳

從上面所引徵的幾段談話中，趙浩生強調了中共的成就，這還不算，只是強調得沒有道理，同時也不是事實，例如他說中共是「徹底推倒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數千年的『三座大山』即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試問：帝國主義與官僚資本主義，就是照中共的說法，是否是有「幾千年」呢？哈

哈，好一個趙浩生筆下的「三座大山」。

再說，「徹底推倒」這四個字也是誇大之辭。因爲連中共也承認黨內卻已發生了「十次大的路線鬭爭」，並且還強調要「不斷的鬭爭」，以防止許多的「××一類騙子」的「復活」。這些是來自「社會主義社會」中共的自說自話，絕非來自「資本主義社會」的趙浩生所能眞正體會的。

再次說趙浩生在這幾段中所表達的意識，純是恢復到專制君主時期的「知識分子」的軟骨、墮落的嘴臉。把中共政權看成了一個「皇恩莫測」的神秘集團，非全部輸將投身不可，同時，在這輸將投身之同時，戰戰兢兢地，除了聲聲不斷的喊出「臣該萬死」與「謝主龍恩」之外，還得低彎着身子，慢慢地倒退至無影無踪。這一扮相，在目前任何一個古裝電影內，都可以看得到的。

中共在某方面有所成就，我們可以不必諱言，請想，歷來在中國土地上的任何政權，只要有幾十年的安定，由於廣大中國人民的勤苦操勞，是必然有所建樹的。然而，建樹是一回事，肯定建樹一定要把當政者捧上天，並且並以絕對的口吻加以肯定的話，那似乎太暴露了傳統知識分子的「軟骨病」和「投靠病」。而趙浩生竟在此表現的十足。所以他會說：只有中共所推行的馬列與毛思才有效，「國民黨政府不能達成這樣的革命，其他思想的政府也不能達成這樣的革命。」這不但武斷，同時也不合情理。又如：「公社制度已完全解決了八億中國人民衣食的基本問題，公社制度已在中國根深蒂固，這是社會主義思想的產品，絕非其他思想的政權所能達到的。」再如：「任何到過中國的人，都會看到，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已根深蒂固。這個制度有力量發現清除陰謀分子，絕不會爲陰謀分子所搖動。」以及「社會主義的公社制度已在中國根深蒂固，其本身不但不會搖動，更可培養湧現出千千萬萬的接班人。因而我們相信，中國的領導人會變換，但社會主義的鞏固基礎不會動搖。」等等說辭。那麼，我要反問一句：趙先生只在大陸停留了五十二日，即使是不停地在「學習、調查和研究」，也只是局部的，因只參觀了三、四個，甚或十個八個的公社，就對廣大土地，八億人民所擁有的全部情形，就給予全部的總結，在任何一個的研究方式上，這結論是站不穩的。這是任何研究報告最忌諱的「以偏概全」。或許有人會說：那是我對趙浩生的談話看得太高了。或許是的，不過，有一點我倒是感覺到，趙浩生不斷在談話裏重複着一個觀念是「根深蒂固」，越覺得大陸上的一切，隨時都有「土崩瓦解」的傾向和危機呢！否則，何必重複出現「根深蒂固」呢！我的這個感覺只有「立此存照」吧。

很多到過大陸觀光或旅行的人士們，總會對生活在自由地區的人士們提出兩個討論、批判大陸一切的「必要條件」。一是「我們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長，受西洋教育太深，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活得太久的人，往往不自覺的拿資本主義的尺度來量中國的是非。並以此罵新中國」，因此，在談論中共時該「完全拋棄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生活習慣，意識形態，一心一心的『爲人民服務』……同時更不可存有絲毫……驕傲自大的思想」。一是要前去大陸參觀，親自經歷一下。因爲「我們孤懸海外二十多年，一旦重回故鄉，看到祖國的全新面貌興奮異常，這是事實」。

兩個「必要條件」

首先我來談談第一個「條件」。假如這第一個條件爲眞，那麼趙浩生長篇累牘的談話紀錄就不正確，因爲他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生活了二十八年的人，並不能完全放棄他的生活習慣與意識形態，因此他所謂的「是非」，並不是中共所以爲的「是非」。不過，他所表現的，只是做成了「一面倒」的爲中共吹噓，但是，這一面倒的吹噓還是來自他那「資本主義社會」的「意識形態」的。在我看來，只現出他那輕狂、低賤性格，並不能一如中共所謂的「是非」觀念來談論大陸。還需要改造和學習。相反地，我們更可以看到：在這一條件下，是想所有自由地區生活着的中國人，對中共的一切——無論合理、非理和反理都不能批判，都不能談論，做成自由輿論界的一片空白，好使中共統戰的「清一色」策畧登場。這些，只是中共以及替中共搞統戰人士們的一廂情願的想法而已，事實上，天下那有這回事。卽使連中共強力統治下的大陸，也還沒有做到這一點呢！否則也就不會一陣陣地掀起了「批改整風」運動了。例如在「人民日報」、「紅旗」和「解放日報」上不時地刋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從趙浩生以及其他人士們所強調的這一批判中共的「必要條件」的背景，更反映出中共是最怕自由地區的人士們用不同於中共的觀點的批判呢！原因是黑暗就怕光明，無理最忌眞理的。也就是爲此，趙浩生特別點出了「民主自由」的問題，可幸的是他比王浩聰明，沒有敢對「民主自由」強硬地加予中共在這方面的解釋。這方面或許趙浩生是需要學習的。那麼就請他看看十月份「紅旗」所刋出的一篇江雲原「黨委會要實行民主集中制」的文章吧！相信趙浩生是會有「紅旗」的。

再談第二點。趙浩生到大陸觀光了五十二日，曾經表示：「我們雖然在大陸待了五十二天，但看的還不夠，沒有全面的了解，更無法作全面的批評建議。」然而，趙浩生在這篇紀錄中卻大膽的做「全面性」和「肯定性」的結論了。因此，我就悟到：原來在時間短缺，空間有限的旅行後，人們都像「天才」似的大作其「全面性」和「肯定性」的結論，這結論就是「一面倒」的吹噓、贊揚和歌頌了。

不過，我可以告訴趙浩生以及所有前去大陸訪問的人士們，中共當局所注意的是你們中「有深意的批評」，不是「口輕輕的歌頌」，因爲談「歌頌」嘛，你們是末流。除了在海外騙騙「少不更事」的人士外，所發生的反作用卻是更大更多，並且也是無法估計的。或許趙浩生心有顧忌，特別是他的親人還在大陸生活。

不過，我卻願見到趙浩生在眞的是「爲國爲民」，不要只顧忌到自己及其親人的利益，而出來後做「噤若寒蟬」的「學舌鸚鵡」罷！趙浩生能嗎？這才是眞正考驗趙浩生那「爲國爲民」抱負的時候！我卻是在引頸地「希望」着！誰能保證我這希望不是奢望呢！

大德必興·仁者必壽

——壽總統蔣公八十晉七華誕

岳騫

本刊本期出版之前一日，適逢我中華民國總統蔣公八十晉七華誕，海內外人士正同申慶祝。蔣公一身繫國家安危者四十餘年，豐功偉業，冠絕古今，書刊記載已多，筆者僅將個人所知的重要事蹟，簡畧寫出，以告讀者。

一、智慧

總統一生成大功立大業，得力於過人的智慧，尤其當危疑震撼之際，國人都感到一片黑暗，總統都能從黑暗中發現光明路徑，循此路徑領導國人前進，終能衝破黑暗，走向光明，此種事例甚多，茲舉一件極少人知，而關乎國家民族命運的大事。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爆發了蘆溝橋之戰，當時中國與日本之間已不是戰與和的問題，而是如何戰，應在何地作戰。總統有一天在南京把陳誠同熊式輝找到辦公室，命令他們兩人由南京去上海，一沿鐵路，一沿公路步行一趟，實地查勘沿線地形，應如何設防。過了幾日兩人都回來，一道去覆命。

總統問道：「你們兩人看，我們若同日軍在京滬沿線作戰，能不能支持住。」

熊式輝說道：「報告委員長，京滬沿線絕對打不得，上海若失，南京即不能守，沿途所修國防工事，不足限制敵人。」

總統點點頭，問道：「辭修的意見呢？」

陳誠說道：「戰畧必須從政畧，打不打應由委員長決定，至於如何打法，那是我們的事。」

總統點點頭，說道：「你們兩人意見都不錯，但有些事是你們不知道的，我在日本讀書時，與日本當代軍人多有往還，發現不論我的同學或是已經帶兵的軍官，對漢文都有相當造詣，對中國戰史，歷代興亡之由更了然於胸，因此他們既然全面進攻中國，一定有其一套完整戰畧，再就中國目前情形看，不論在什麼地方與日軍作戰，開始都要敗退，要想一戰把敵人逐驅出境，是不可能的事，我們的目標是最後勝利，戰畧是以空間換取時間，使敵人佔地愈廣，陷溺愈深，最後全軍覆沒。但是，值得担心的是敵人先攻我後方，斷絕我長期抗戰根據地，師忽必烈亡宋的戰畧，由河北入山西，由山西攻陝西，經漢中入川，然後下雲貴，席捲兩廣，如此，我們雖保有東南半壁，最後也難以支持。由於日本軍人熟讀中國戰史，我判斷定有人提出此項戰畧，但日軍參謀本部未必便能馬上採用，我們必須乘其舉棋未定時，誘使在上海作戰，上海失守後，敵人定必溯江西上，如此，則長期抗戰之局形成，敵人覆滅之勢將不可避免。」

此段經過筆者親聞於胡伯玉（璉）上將，胡將軍親聞之於陳辭修，千眞萬確的史料，以後發展悉如總統所料，雖諸葛武候「隆中對策」，也未算得這麼準。

關於此事還有一項旁證，八一三淞滬戰爭爆發，我國力指日方挑釁，官書至今未改。筆者曾與張向華（發奎）將軍談及此事，張向公當時任第八集團軍總司令兼杭州灣左岸守備區總指揮官，張向公微笑說：「那次事件是我們有計劃挑起來的。」筆者當時尚未聽到胡伯玉將軍之言，對張向公所說雖然相信是事實，但始終不明白我軍正在冀南苦戰，敵軍又攻陷大同，進入山西，集中兵力應付北方尚不足，為什麼要在上海開闢戰爭，聽到胡將軍所述經過，始恍然大悟，此僅一端，可以看出總統的超人智慧，日本軍墜入彀中，至敗亡尚不知眞正原因何在。

二、仁慈

宋大將曹彬以仁惠稱於時，嘗告子弟說：「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戮一人。」總統一生行事也是如此，人但見總統威儀赫赫，神采逼人，不知總統心地實爲極仁慈寬厚，此類例子亦舉不勝舉。

例如某大將軍，爲總統以下第一人，膺心腹股肱之寄，信任之專，無人可比。但在重要關頭，皆背叛總統，一次是民國十六年總統下野時，某將軍擬取總統自代，總統當時頗爲震怒，此事經過，現隱居本港某總司令親告筆者。但總統一旦復任北伐軍總司令，立予重用，付以方面之寄。第二次在西安蒙難時，某將軍竟派飛機轟炸，欲置總統於死地。此爲人所共知之事，蔣夫人且曾與之發生口角。但總統脫險後，仍然寄以重任。勝利後，中國所得到最高榮譽，且令此公當之。此種寬宏度量，求之中國歷史上，不惟劉邦、朱元璋不可及，即識見最宏之唐太宗，宅心最厚之漢光武帝，亦作不到。再看毛澤東因一言不合囚彭德懷，睚眦之怨殺林彪，賢與不肖之分，眞如太陽之與螢火。

再舉一個不爲人知之較小事例，西安事變的罪魁禍首爲楊虎城，楊部兩個師長，一個爲馮欽哉，當時就反正，一個孫蔚如，始終隨楊虎城到底，但其人人品則甚佳，總統深知其人，以後任爲陝西省政府主席，抗戰期間竟升至第六戰區司令長官，當時任司令長官者如閻錫山、李宗仁、顧祝同、張發奎、陳誠、薛岳，孫蔚如竟厠身其間，不能不算異數，足見總統宅心仁厚，用人爲才，毫無個人恩怨存乎其間。

又如抗戰前國民政府在南京時，有人統計五院院長有四人反過總統，軍委會當時兩位副委員長馮玉祥、閻錫山，辦公廳主任朱培德，訓練總監唐生智，參謀總長程潛，皆反過總統，除朱培德外，皆同總統作過戰，這種「怪現象」也爲任何朝代所無。

共產黨及其同路人每攻擊總統排斥異己，實在是百分之百讕言。一直到政府撤出大陸爲止，國軍眞是包羅萬象，將領來自各方，如血戰碾莊殉國之第七兵團司令官黃百韜上將，出身張宗昌部隊，歸附革命軍時，官階僅是旅長，總統一路擢升至兵團司令、指揮三個軍作戰，在當時戰地將領中爲最高軍階。

又如抗戰時陣亡忻口之第九軍軍長郝夢齡上將出身郭松齡之魏益三部，歸附革命陣營時任師長。

又如在皖南殲滅新四軍軍部之三十二集團軍總司令上官雲相，原是孫傳芳部下，歸附革命軍任副師長，這三人出身北洋部隊，要說雜牌算是最雜牌不過，但投入革命軍後，皆任專閫，獨當一面。足見總統對人只問其才不才，不問其親不親，故能得士之死力，郝夢齡將軍陣亡時也念念不忘委員長之恩，黃百韜將軍臨死時也自幸對得起領袖。以德感人，人人必效死，此非用威力可以刧持者。

三、膽略過人

總統膽量之大，亦非任何人可及，陳炯明叛變時，由上海千里赴難，侍國父於永豐艦，此爲盡人皆知之事。茲舉出幾點人所不知或不注意之事。

西安事變時，總統爲叛將張學良所刧持，生命在其手中，但張學良被總統駡得不敢進門。以後周恩來到了西安，張學良送周恩來去見總統，掀開門簾只說一句：「委員長，有位老部下見你。」說過轉身就跑。周恩來走進來，看見總統恭敬行禮，仍稱校長，隻字不敢提張學良所說的八大條件，每日只陪總統閒聊天，到了最後，總統要離開西安回南京時，周恩來始婉轉說出希望總統給他們一條生路，准許戴罪圖功去打日本人，總統只答應回京後向中央提出報告，請中央決定。

眞正的英雄，只有在危難中才可以看出來。反觀毛澤東去重慶時，其安全可說百分之百沒有問題，竟然出了許多醜，最後竟然在參政會高呼「蔣主席萬歲」以媚世乞憐，其情雖可憫，其人之膽畧若比起總統，眞是邱垤之於泰山了。

八一三抗戰發生後，總統在南京召見秦德純與張自忠，正値日軍轟炸，機槍聲，炸彈聲淸晰可聞，秦德純、張自忠都擔心一顆炸彈落到這間房頂上，中國就完了。但總統始終未改常態，一直談到警報解除，始命兩人同去，此爲秦德純回憶錄所記載。

至於抗戰期間總統所歷的驚險更指不勝屈，如民國廿七年三月廿八日總統坐鎭武漢，指揮津浦平漢二線的戰爭，當月廿八日因接見一名外賓，致其武昌的總部所在地外洩，兩小時後，敵機廿一架即來猛炸，死武裝衛士十名，同年七月十一、二兩日，先後共出動敵機一百卅二架，再來狂炸，十一月十六日，總統抵韶關，敵機十七架當日跟踪炸韶關，廿四日至南嶽，舉行第一次南嶽軍事會議，敵機廿四架卽炸南嶽，十二月一日，總統深夜抵桂林，敵機十九架次日黎明，卽炸桂林，廿八年十二月廿七日，總統於下午四時抵南嶽舉行第二次南嶽軍事會議，一小時後敵機卅六架卽來炸，廿九年二月廿二日，總統抵柳州舉行柳州軍事會議，兩小時不到，敵機五十一架，卽分兩批猛炸柳州羊角山行營所在地，死衛士十二名，卅一年二月，總統約晤魏斐爾史廸威二人於臘戍，敵機之來炸與總統座機之降落，相差不到四十分鐘，隨後總統至緬甸密穆出席會議，敵機之來炸，相差亦不過一小時，總統由印度返國時，敵機十八架分三組，到處追尋座機，幸被我護衛機隊擊退。

每次歷險，別人均感緊張，總統卻鎭靜如恒，從未改其安祥之態，此一大無畏精神，決非平常人所有。

四、堅毅

總統嘗以堅苦卓絕勉勵部下，實則總統之堅定毅力，亦爲歷史人物所少有，歷代開國君主在統一天下之後，皆歸於承平，華山放馬，銀河洗甲，然後從事建設。只有總統之遭際不同，一個困難克復，一個困難又接踵而來，如北伐成功後，國家剛歸於統一而有閻馮之變，戰事剛結束有九一八之變。此後六年間一面抵抗，一面建設，內而敉平閩變，剿敗共軍，國家臻於統一；人民生活大爲改善，國勢也蒸蒸日上時，突然日本發動侵畧，而有七七事變，八年抗戰剛獲勝利，毛幫藉蘇俄之助，乘國家八年抗戰元氣大傷，竟而席捲大陸。當大陸陷共時，總統已經引退，並無官職在身，雖是國民黨總裁，實際也是一個老百姓，如爲個人計，大可以去到外國，安享餘年。但總統竟在最艱危而中樞無主時，出而領導政府。別有用心之人皆攻擊總統攬權，不知當時台灣朝不保夕，行政院長陳誠，台灣省主席吳國楨都曾說過當時人人身懷毒藥，預備共產黨一打來立時服毒。此種局面有何權力之可攬，總統毅然出來擔負這個歷史擔子，奠定復興基礎。使總統當時也孑身遠走，今日不僅沒有中華民國，失掉了中華文化，又何嘗會有東南亞，一柱撑持了半個世界，總統一身何止繫中國之安危。

五、仁者必壽

總統之前，中國歷史上元首三代以後壽過八十者共四位，梁武帝（八十六）、宋高宗（八十一）、元世祖（八十）、淸高宗（八十九）。到目前爲止，只有淸高宗乾隆帝年歲尙高於總統，但乾隆帝在六十一年內禪，任皇帝年齡只到八十五，以後四年爲太上皇時代，故三代以後最高壽元首，首推總統。去年政躬一度違和，旋又康復，天相國家，天祐吉人，相信復國大業，仍要在總統手內完成。松柏常青，山河不改，謹以此爲總統壽。

中共文教面臨新的「路線鬥爭」威脅

黃秋

「上層建築」領域的鬥爭方興未艾

周恩來在共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政治報告中說：「我們希望，經過持久的努力，『使我們廣大幹部同人民能夠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武裝起來』，要重視上層建築包括各個文化領域的階級鬥爭，改革一切不適應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要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要繼續認眞落實毛主席的各項無產階級政策。要繼續搞好文藝革命、教育衛生革命，做好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工作，辦好『五・七』幹校，支持社會主義的新生事物。」周恩來又特別提到左、右傾向問題，說「這種一個傾向掩蓋另一個傾向，一種潮流來了，多數人跟着跑，只有個別人頂住的事，在歷史上多次發生。」這當然並非無的放矢，而是實有所指。周恩來報告中接着說：「而當一種錯誤傾向潮水般湧來的時候，要不怕孤立，敢於反潮流，敢於硬着頭皮頂住。毛主席說：『反潮流是馬列主義的一個原則。』」其意顯然是指毛澤東的路線與政策措施，遭到黨內多數幹部的異議與抗拒。

因爲不久之前，八月十六日「人民日報」上，即有一篇文章，題目就是「反潮流精神——贊『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而「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又卻好是八月十日「人民日報」的頭版頭條。這份由下放農村知青張鐵生考理化交白卷的「答卷」先後在「遼寧日報」「人民日報」發表，可能意味爲一種訊號，顯示一種僅次於「文革」大動亂的新的文化界震動事件的到來。又八月份出版的「紅旗雜誌」，其第一主題即爲「搞好上層建築領域的革命」其中包括「重視上層建築領域的革命」、「改革大學招生制度的深遠意義」等八篇文章。此外，八月七日的「人民日報」，又曾以整版地位，刊出一篇長文：「孔子——頑固地維護奴隸的思想家」。

由上可見，今日中共內部，有關所謂「上層建築」的路線鬥爭，正在方興未艾，其中高等教育，特別是其招生制度，成了這一鬥爭的焦點。

「紅旗」與「人民日報」的連番攻擊

在八月份的「紅旗」雜誌上，其第一主題即是「搞好上層建築領域的革命」。共包括八篇文章，第一篇是黎堅寫的「重視上層建築領域的革命」。文中承認「國家機構中某些不正之風的存在」，國家制度中某些環節上缺陷的存在」可能使「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人物」「竭力反對上層建築中的一切改革。」這裏提及的「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人物」當不會是無的放矢，那麼，指的是那些人呢？

文中還特別聲明：「資產階級總是想在新的形勢下以新的形式力圖奪回他們失去的陣地」，並列舉「經過艱難曲折的」若干「新生事物」如：「改革教育、改革文藝、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辦『五・七幹校』、合作醫療和赤腳醫生等等」。教育改革被列在第一。

文中還指出兩個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第一是「有的同志強調自己水平，把抓上層建築、抓路線看作僅僅是領導幹部的事情」。

第二是「把文化教育戰線上的鬥爭，看作只是『文化業務部門』的事」。同期的「紅旗」第二篇文章「改革大學招生制度的深遠意義」，其攻擊矛頭就較顯明。

第一、攻擊大陸現行招生制度中的「文化考察」。文中首先說「舊的考試制度」是「表面上叫做『在分數面前人人平等』，實際是資產階級文化」專制。進而攻擊「文化考察」是測驗「死記硬背了多少中學課本的內容」。並進一步引伸，「如果選拔唯一看文化，文化完全憑考試，考試又專門考書本，那就很容易把青年引到『閉門讀書』，同工農相脫離的資本主義道路上去」。

第二、攻擊升學制度內所謂「羣眾推薦、領導批准」這兩道「關卡」，非常麻煩，眞是標準的「煩

瑣哲學」。如果眞的將所有「自願報名」的青年，逐個「過關」的話，那基層共幹與農民一定是不勝其煩，而且農民又不許不參加勞動專門辦「推薦」工作，共幹也不能拋開其工作來專門辦「批准」。加之，批准又缺乏具體的標準，生產上過得去，生活上未犯錯有機會就複習功課的一類青年夠不夠標準？或是眞正全心全力「一天十八個小時參加繁重體力勞動」，算不算夠標準？叫「羣眾」如何「推薦」？「領導」又如何「批准」？所以發生了「走過場」，自屬情理中事。文章中對這一情況指爲是共幹背着羣眾，少數人說了算的做法，是錯誤的。

第三、攻擊某些「領導幹部」「利用職權」「走後門」。該文指責「通過不正當的途徑安排自己的子弟上大學」「是資產階級特權思想的反映」。可見「望子成龍」，即使身爲共黨「領導幹部」亦不例外。他們也決不希望自己兒女「當一輩子農民」。問題就在這些身爲「領導幹部」的子弟之所以能比較順利地被選拔上，有的要身爲「領導幹部」的父兄來「利用職權」「走後門」，有的並不如此。文中強調「政治掛帥、把政治質量放在首位」。這就是以「政治質量」來衡量夠不夠「選拔」的條件。由於中共「領導幹部」的子女就可能是「雙料紅」、「三料紅」的「紅五類」子弟，就「先天」佔有了優勢，當然容易被選拔上，而不一定要「走後門」。既然如此，爲何又特別指責「領導幹部」呢？文中的答案是要「以大局爲重」可能這個「大局」已經或正式發生某些嚴重情況。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該文攻擊「資產階級的習慣勢力」藉「新生事物」「不斷完善的過程」，「偷偷地搬出舊的一套來『糾正』新的制度，把人們引到老路上去。」承認這些「新的制度」「在社會中引起了廣泛的震動」，「資產階級的影響又是相當頑固」，而「教育從根本上進行革命還剛剛開始」，所以「弄得不好，復辟的可能是隨時存在的。」文中對大陸學校教育中「知識質量」的降低進行辯護，但強詞奪理地歸結於否認客觀知識的存在。

八月七日「人民日報」上，有一整版（第二版）篇幅攻擊孔子的文章，標題爲「孔子——頑固地維護奴隸制的思想家」。內有兩點值得注意：

第一、作者很精通我國經史，但也很會斷章取義，以偏概全，極盡閹割、歪曲之能事。全文引經據典，條理謹嚴，可見作者定非中、下層的文化幹部。「人民日報」今天搬出這等人物和這樣的文章，本身就是一件令人注目的事。這是否意味着大陸上將要發生什麼新的震動？外國記者認爲是影射周恩來，這未免近於猜測。不過，可以肯定的說：「一切受「孔子思想影響的」「保守」人物，特別是現在仍在強調「練好基本功」、反對「空頭政治家」的那些文化當權派，可能要遭受批鬪。

第二、該文的聲尾說「批判孔子的反動思想，對參加現實的階級鬪爭，特別是對抓上層建築意識型態領域的階級鬪爭，是會有幫助的。」何只「幫助」？照毛澤東的說法，教育上必須「破三套」，其中特別是破「孔子的一套」，才能「立一套」——毛澤東自己的一套。而且只有「大破」，才能「大立」，所以是教育上「破」與「立」的問題。由此判斷，作者雖然秉承了毛澤東的意思，來寫這篇攻擊孔子的文章，但作者本身決非姚文元之流的文化當權派核心人物。

八月十六日「人民日報」上的「反潮流精神——贊『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一文，火藥味很濃，但流於專橫而不講道理，除了指責「文化考察」是「一道關卡，以分數爲錄取入學的主要標準，這就是舊思想、舊習慣勢力的一種表現」外，並特別強調「反潮流是馬列主義的一個原則」。並要「一切無產階級革命戰士，都要有反潮流的精神，都要堅持反潮流的鬪爭。」

其中特別指出兩點：第一、「反潮流，要有眼力」；第二、「反潮流，要有膽畧」。說「反動的、落後的潮流，又往往是喬裝改扮成革命的、進步的潮流的模樣出現的」。要求「敢於挺身而出，給以迎頭痛擊」！這就值得吾人括目相看了。（按：「反潮流的精神」，判爲毛澤東語，已被列入共黨「十大」黨章「總稿」與周恩來之「政治報告」中。）

內鬪是從「上層建築」開始

上面所引的文章，可以嗅到一股強烈的火藥味，特別是還搬出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所講的話，「現在社會主義在意識型態的鬪爭中，具有優勝的條件。政權的基本力量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勞動人民手裏，共產黨有強大的力量和很高的威信。」幾乎明白宣告又要開展一次「反右派鬪爭」了。

中共內部的上層鬪爭，往往是先從所謂「上層建築」開始的。如「文化大革命」即是肇始於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從而揭開了毛、劉之間的權力鬪爭與路線鬪爭。也許現在又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刻，好戲即將上演。周恩來在「十大」的「政治報告」中，還引用了恩格斯的一段話：「無產階級的發展，無論在什麼地方總是在內部鬪爭中實現的」，予人有畫龍點睛之感。

在上引的文章中，曾一再強調「路線」。毛澤東在文教方面路線究竟是什麼？毛曾攻擊文教界是「三脫離」——脫離階級鬪爭、脫離羣眾、脫離實際。這並不新鮮，按照馬克思主義教條，即是要消滅城市與鄉村、工人與農民、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三大差別」。問題在於作法——「路線」。正確的作法應該是：提高教育，使無知識者變爲有知識者；發展工業，使體力勞動腦力化、農民工人化，提高農業生產技術，使農業機械化；提高人民生活，使鄉村都市化。但毛澤東的作法卻相反！他將城市人口強迫「下放」農村；降低教育水準；驅使知識分子參加體力勞動……所以毛澤東「路線」的的確確是「反潮流」（反歷史潮流、反人性潮流）的，「反潮流」是「反動」的另一說法，正由於毛澤東「路線」過於反動，其所遭遇的阻力，一定既廣且深，因此，毛澤東現在又要發動所謂「上層建築領域的革命」，能否穩操勝算？相信他自己也不敢樂觀。

泰國前總理乃他儂、副總理乃巴博及其國家安全部長那儂中校等軍方領袖，經過一週的學生暴動，已被迫逃出了國外。由於這次的大規模學生騷動，曾經使到泰國首都實際上陷入了無政府狀態！而軍政府的乃他儂元帥等人，成為學生們暴動抗議的中心對象。因此，他們希望能使首都恢復和平，乃決定分別離開了泰國。誠如曼谷十月十五日的公報所說：「為了和緩緊張局勢，三軍最高統帥乃他儂元帥、最高司令部副司令乃巴博元帥等已經辭職，……並且已離開了泰國。」

軍事統治泰國的理由

就泰國的歷史來看，自一九三二年發生革命，改為君主立憲制以來，先後曾有九次的政變，均為軍方所發動；而由學生羣眾進行示威暴動以推翻政府的，乃屬首次。——這一行動，雖然是充分表現了一種自由民主的精神，看來難能可貴！但就另一方面來看，這些暴動者的後面，是否有其他的複雜背景，尚不得而知。

乃他儂等人為何成為學生們打倒的對象呢？據電訊報導說：學生起初是反對軍人的長期統治，後來演變為騷亂，如黃河決堤，一發不可收拾了！所謂軍人長期統治，顯然是指前泰國總理乃他儂於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七日，曾發動一次不流血政變之後，即宣佈暫時停止憲法，解散國會及其內閣，而實行軍事統治。其所以要突然發動政變的原因，據他當時解釋的理由如下：

(1)是由於共產黨對泰國政府進行顛覆的危險性加深；

(2)是由於三百餘萬華僑對泰國政府的忠誠有問題；

(3)是由於泰國國會議員，對國防經費多方留難。

不錯，若干年來，中共對泰共的支持是不遺餘力，而泰共所製造恐怖行動，更令人震驚！自一九六六年以來，乃他儂總理曾經三次遇刺，單是在一九六六年的一年當中，共黨恐怖分子，就對他進行過兩次謀殺！一次是那年三月廿八日，當他率領隨員一行訪問寮國首都永珍時，北平即密令寮共向他行刺！另一次則在同年七月廿一日，兇手是泰共恐怖分子當場被捕，據他供稱中共曾懸賞一萬銖（暹幣）鼓勵，幸吉人天相，兩次都未受傷。

正因為泰國目前面臨着赤化的危機，一般認為不宜推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所以，乃他儂決定暫時停止實施一九六九年始頒行的憲法，解散國會和內閣，免使各政黨受共黨所利用，經常爭執要跟中共建立外交關係，令國內人心惶惶！可是談到三百多萬華僑的忠誠問題，則大有檢討的必要。大家都知道：三百多萬華僑，一直把泰國當作他們的第二故鄉；而且其中約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絕對反共的。只因泰國政府的

泰國政局

滿。

由於泰國已往的立場非常堅定，儘管四面受敵，而它仍屹立於亞洲反共的最前哨；亦成為中共武裝侵略印度支那的下一目標。它雖然是長期獲得美國軍經援助的亞洲國家，東南亞公約組織的主要成員；但它在東南亞的處境卻相當孤立；而二十多年來比較同情於泰國的只有中華民國，故中泰兩國自戰後以來始終保持着密切的關係；在東南亞各國華僑亦以泰國為安定。

中、泰兩國血統關係

一九四六年中泰簽訂友好條約後，接着建立了正常關係。一九五四年前泰外長萬親王曾出席「亞非會議」；且與中共總理兼外長周恩來會談過華僑問題，但那位泰外長出席亞非會議後，旋即訪問過台北。一九六四年泰王蒲美蓬偕王后訪問中華民國時，已表示中泰關係達到最高潮。一九六七年一月，泰總理乃他儂也曾訪問過中華民國；而於一九六八至六九年間，國府副總統嚴家淦及前任國防部長蔣經國，亦先後分別前往曼谷訪問，促進關係。

無論在地理上，尤其是在血統上，中泰兩國都有分不開的關係。就拿華僑的人數而言，泰國便是華人最多的國家，泰國拉瑪王室及其政府中的大部份官員，都含有華人的血液。據一九三七年泰國政府舉行預備人口調查時的統計顯示：含有中國血統的混血泰人，約佔全國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十七點四。其實，含有中國血統的泰裔，至少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當時泰國只有一千七百餘萬人口，而含有中國血統混血泰人約達九百萬；現在泰國已超過三千萬人口，則含有中國血統的泰人，可能已達一千五百萬了。儘管泰國政府表示：該國人口中的華裔約六百萬人，而正式的華僑，則在三百五十萬人左右，合共為九百餘萬人。

不過，泰前警察總監乃炮上將，曾經對「中國日報」記者說：「他是第三代的華僑」。前泰警察副總監拍披旺中將也曾說：「他在九歲那年才從海南島文昌縣前赴泰國的。」又前任駐華的泰國大使館代辦宋才，在一次歡宴旅泰華僑回國觀光席上，他曾親口承認他的祖父便是廣東澄海人。——從這幾個例子證明，現在泰國政府中，有許多要員都是純粹的華裔。

實際上，泰國之所以能夠自一七六七年以來，即擺脫了外敵征服的枷鎖，迄今三千萬人民能有一個小康局面，可說是完全拜賜於統巫里王朝的創立。而這個王朝的創立者，則為來自中國廣東省澄海的鄭昭。現在吞武里府的大羅斗圈的廣場中，矗立着一座騎在勃昂怒馳的銅馬上，並高聳入雲的巨型銅像，便是人所盡知的泰國那位復國君主鄭昭的塑像[illegible]一九五五年始告竣工。當時曾

國面臨危難時，由泰王以次都能緬懷着爲他們復國建國而犧牲熱血頭顱的中國人——鄭王的勛業。而爲中國人的旅泰華僑，則不禁地更感到驕傲了。事實上，華人對泰國的繁榮的貢獻頗大，除了發展各項工、商經濟事業外，在泰國的華僑社團，也比其他東南亞各國爲多。單在曼谷和吞武里府的合法僑團，便有：中華總商會、中華會館、福建會館、雲南會館、江浙會館、潮州會館、台灣會館、海南會館、豐順會館、客屬會館、潮安同鄉會、廣肇會館、澄海同鄉會、龍華佛教社、米商工會等不下五十個之多。此外，在教育文化方面則有：世界日報、星暹日報、京華日報、中華日報等。自一九一八年至一九四九年的三十二年間，華僑在泰國各地先後創辦了中、小學達五百餘所。這對於泰國社會的繁榮來說，是多麼大的幫助。但自佛曆二四九五年（公元一九五二）起，泰國政府受了東南亞各國的排華風氣所影響，突然間卽將外僑「隨身證」的年費增加了二十倍——卽自佛曆二四九三年（公元一九五〇）規定：每個外僑每年應繳「隨身證」費二十銖（暹幣），增至四百銖。

防共滲入爲排華藉口

又自佛曆二四九六年（一九五三）起，頒佈一項保留泰人的職業法令是：舉凡製造或熔鑄佛像業、竹篾編織業、金屬鑲嵌業、公共汽車駕駛業、出租三輪車駕駛業、出租機器車駕駛業、耕種業、鹽田業、理髮業、燙髮業、裁製女服業、泰文排字等約十三種職業，一律爲泰國土著的特有權利，而不許外僑操作。但在以上這些職業中，又多爲華僑原來所操作的職業，一旦被剝奪，則有許多華僑曾走投無路的。同時，對華僑學校，也曾採取了限制、取締、封閉等方式，使在泰國僑校從一九二〇年至抗戰發生時爲止，極盛時期全泰僑辦中、小學共五百廿餘所，到戰後一度減至不及兩百所。

然則曾經幫助泰國從廢墟中建立起來的華僑，爲什麼會處於這樣被虐待的境遇呢？這問題的答案不外如下幾種因素所致。例如：(1)是泰國政府中的部份決策者的一些錯覺——認爲如果長此下去，泰國將無疑地會成爲華人的經濟殖民地。(2)是泰國當時有一股新興勢力，其本身需要龐大的經濟力量來支持，在急功近利的潛意識驅使下，他們便不擇手段地向着已有產業的華僑中擇肥而噬！實行聚斂，坐享其成。(3)是泰國也患了東南亞各國的通病——恐共病，對於反共或親共華僑都不歡迎。

說也難怪，泰國是中南亞半島出產最豐富的國家，自然成爲中共染指垂涎的主要對象。但泰國在東南亞公約組織和美國的積極援助下，中共卻又不敢使用武力直接侵畧。只好另一方面扶植泰共從事內部的顚覆工作；另方面則加緊宣傳並在三百多萬華僑中找材料，以爲挑撥離間從而造成泰國一種不安局面，或藉口作爲未來進侵的機會。一九五五年，泰政府確曾下令逮捕一批華僑達五百餘人，北平立卽猛攻擊泰國政府虐待華僑。當時泰國民眾聯絡廳長蒙鑾表示：被捕華僑多是共特，在泰境進行顚覆活動，違反了泰國法律，妨碍了社會安

僑處境

胡蓑之

人，其中除少數商人外，其餘多是貧苦僑胞，爲了「隨身證」問題，有的還未領到手，有的則因爲繳不起年費所致。原來泰國爲了防止共特的滲入，自一九五二年起規定：華僑心須領取「隨身證」，惟限制甚嚴，凡未經正式移民手續入境的華人，就一律不發給此證，除非你能拿出一筆正常規定以外的黑錢，但到某一個時期，這種黑市「隨身證」，還是可能宣佈無效的。因之，有許多華僑們雖然花了黑錢，仍然遭到拘捕。

少數共特與泰國議員

不過，話又得說回來，在泰國的三百多萬華僑中，也有極少部份可能是中共特務冒充的。例如：當時在泰國北部方面，中共就特別派有潛伏那兒的所謂「僑務特派員」許思明，及所謂「中泰友好協會」的黃某、趙某等，像這樣的地下組織不勝枚舉，確曾給予泰國社會以莫大的威脅！然而，共特分子則不愁無錢繳交「隨身證」的黑錢，它們反而可以逃過法網。記得當時旅泰華僑團體曾發表一篇具有建設性的談話，表示居留泰國的三百多萬華僑，對於泰國歷史上經濟發展，和繁榮社會的貢獻，乃至於現時反共鬪爭所起的重大作用，都是無須存疑的。而在這三百五十多萬華僑之中，除了極少數因一時不愼而受到了共特們的迷湯，很可能走入歧途外，相信絕大多數僑胞都是傾向自由，忠於遵守居留地政府法令的善良僑民。由於他們深刻了解共黨的陰謀與毒辣，卽使在事業上、精神上都往往受到當地政府的打擊或重壓，可是，華僑則大多具有中國傳統的淳厚、堅忍的德性，逆來順受，勤勉自勵，而不會受共黨宣傳做出壞事的。

僑團且曾建議泰國當局，在此抵禦赤禍，風雨同舟之際，爲着強化反共陣線，結合國內一切力量作適當的運用起見，應該不可忽視三百多萬華僑現成可靠的實力，如政府領導來一次反共團結，以地區或各業團體爲構成的單位，自行清除左傾分子，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他們認爲旅泰華僑，本來比在其他東南亞國家的僑胞，更能適應於當地環境。但由於中共向來利用華僑社會，作爲他們滲透的進身之階。因此，各國對華僑不分靑紅皂白，凡是華人就一併列入仇視對象，泰國也不例外；特別是在近年來，由於中共特務不斷滲入泰國境內活動的緣故，所以，多數華僑都被指爲支持泰共游擊隊活動的親中共分子；而且泰警經常拘捕華僑。以上的華僑問題，在泰國歷年都有發生；尤其在每次發生騷亂，全國進行戒嚴時，華僑的生命財產更失卻保障。卽以此次的暴動情勢而言，一度陷入無政府狀態，不少歹徒乘火打刼，而它們所選擇的對象，又多半爲華僑商店或工廠，據說許多華僑產業還遭焚毀！

談到泰國國會議員中，尙有一部份前泰國左傾總理乃比里培植出來的學生。因爲他手創的「法政大學」畢業學生數以千計，分佈於全國各級行政機構、學校、報館，而民意機關佔大多數。他們對於反共的泰國內閣，影響至深且鉅，遠在鑾披汶時代就開始受到牽制；後來的乃沙立及乃他儂等政府，對於國防經費方面特別是在剿共策畧上，更遭受到他們刁難。

治道・政道與架構

——查著「見聞思」理念商榷之七（上）

馬以定

　　這個題目本來預備是用「人治、法治與制度」來發揮的。可是，在預定了這一題目之後，從十月份的「中華月報」和「明報月刊」上，分別的讀到了兩篇文章，一是張忠紱教授的「人性與政治」；一是阮一言先生的「論人治——評蔣經國『加把勁』的一句話」。

　　張教授的文章，只是繼續其「前會作『革新世界文化引言』一文，承香港中華月報於本年四月號及五月號內刊載」後的一篇深入分析性的政論文章，與查先生的「見聞思」沒有絲毫關聯。雖然，張教授自謙的說：「蓋此問題所包括之各部門太廣，作者所知有限。雖曾念過政治哲學，但對純粹哲學即完全為門外漢。加以衰年，亦無此能力再行研究。此題本非一人之所能為力，倘有志於此而較年輕之學人，能各就其專長研究，彙集成冊，則必可對人類作一巨大之貢獻」，然而，在整個的文章中，所牽涉的問題卻很廣泛，像憲政問題、輿論問題、人與法的問題、人性問題等，都有深入淺出的智慧性看法。

　　阮先生的文章，則是由於讀了查先生的「見聞思」中，有關「人治」與「法治」的問題，而作的深入探討。

　　查先生對於政治體制，發揮了很多難能可貴的理念與希望，這方面也可以說是：何以孫中山先生要把滿清推翻而建立國民的重心所在。也是我們六十年來全體中國人民所希冀的民主政體的建立。也就是因此，查先生就會提出了「人治」與「法治」問題，以及「制度化」是「政治清明」的基礎等問題。

太過籠統，同時，給人的印象是：「人治」與「法治」似乎並沒有什麼關連。可幸的有以上的兩篇文章中，對這一問題，給予了比較清晰的解釋。這裏姑且引出來，供讀者參考，免得我在此再為曉舌。

　　阮一言先生在「論人治」的文中曾多次指出：「不論古今中外，在文職幕僚、武職參謀制度沒有建立之前，一定是人治，即使在文武方面的襄贊制度確立之後，能不能免於人治，亦要看當事人之間的關係而定。……因此『分層負責』，主管與部屬的權責之分，人的因素與制度並重。人與制度是互為影響的。主管若是能力強，個性強，自信心高的人，必定事必親躬。……可見制度雖已建立，其使用性仍以主管為準。……只是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制度之存在，是必要的，但不是充份的，要政治清明，制度化之外，人的因素也很要緊。」

　　張忠紱教授對「人與法」的問題，發揮得最淋漓盡致，他說：「民主制度同於其他任何制度，法與人不能完全分離，中國古語說，徒法不能不行，並非錯誤。但在實際上，則變成有治人，無治法，遂造成君主的無上權威。我想中國先哲的原意是，禮與人並重。從某一意義上講，禮即是法。我們若明瞭，禮的原意不是後世的繁文縟節，而是一種對等的制度，也就是中國古聖先賢所認為社會應有的一種合理的制度與習俗。若然，則中國所謂的禮與英國所謂的習慣法，正復相同。……總之，法無人不行，人無法更不行。在今天之複雜社會中，側重點自應在法，而不在人。但側重點雖在法，卻亦不能忘卻人的重要性。是故在今日任何法治國家中，其官吏、考試、退休等制度，均不包政務官，例如運籌、設計，對外特別交涉，或代表總統等任務在內，此等官員均不受資格或年齡的限制。……此其作用，蓋在救濟呆板官吏制度之窮。總而言之，人

　　在文革期間，二十二級幹部出身的紅衛兵頭頭，多如糞坑屎蟲，難於計數。但這批比一般科長還要低四級的小幹部呢！經奪權與反奪權的血洗禮後，有的早向閻羅王報到去了；有的賜封為反革命分子；有的被請「上山下鄉」，享受變相勞改的文革成果，當然也有一小撮受到文革派支持保護，及該地區一直由文革派得勢、當權、控制（如上海市等）的紅衛兵頭頭，曾踏過其他紅衛兵的屍體，走上升官發財之道，但由於能力有限，特別是資歷太差，在職務級別上，能連升三級者已算很不錯的了。雖然其中亦有極之特殊的個別小幹部出身的紅衛兵頭頭，有如火箭升空似的躍升為省級幹部（如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現任遼寧省委書記兼遼寧省軍區政治部主任），躍升為副部長級幹部（如毛澤東的親戚，一說侄女王海容，現任外交部部長助理），但像王洪文一樣的「大躍進」，則除了毛澤東一人外，任誰連做夢也不敢想的。且在世界共產黨的歷史中，也從來沒有的「最最」反常的現象。

　　或曰：若根據毛澤東提出的「接班人」五項條件來看，特別是毛還一再強調過的：今後要多培養年青，有能力，讀書不多的「指示」來看，王洪文的被提拔，並沒有什麼可值得奇怪的吧？

　　請注意，當年（一九六四年）毛澤東根據「毛澤東思想萬歲」一書中，所提到的「接班人」，是指一般性的和廣義的而言，不大切合於黨的最高領導層，尤其是不適用於老毛的繼承人，即高坐全黨二、三把交椅的「接班人」。

非 中

常 共

　　而在毛共字典中的德，主要是指一個人的資歷——在黨的資歷，參加革命的資歷，担負工作的資歷，對此，相信凡在紅色大陸獃過的人都會記得，在不定時的幹部評級會上，若有誰過分重才輕德時，將被指為「企圖打擊老幹部（所謂

與法兩者間[illegible]
事件上，必須重人，而在平時與一般事件上，則必須重法。人與法二者間之制衡作用，則在秉國者能善於運用，而不出法規與情理以外。」

事實上，「人治」與「法治」的問題，很多時會引起人們在談論到中國政治時最易接觸的概念，而這一概念的形成，往往是因爲對過去中國歷史上的君權的行實，在沒有做詳細分析研究後，就一股腦兒的推到「人治」上去了。例如，查先生在這方面也就有很明顯的傾向；他說：「本質上，這還是中國數千年來的政治形式：遇到一個好皇帝、好宰相，那是百姓的運氣好；不幸遇到了腐敗的統治者，人民就大吃苦頭。」

就歷史上的各朝代來說，不牽涉到辛亥革命後中國政治形態的轉變一節來說的話，恐怕歷史的事實，並不如查先生所說的那麼簡單和平凡。這裏，我願舉出一篇文章，供各位讀者對中國歷史過去對「人治」與「法治」的瞭解，以便各位體察到，傳統歷史的事實與發展，並非只以「人治」一項就可以圓滿的總結的。

錢穆先生所著的「政學私言」一書中卷上第七節中，就是以「人治與法治」爲題的。其中有一段話稱：

「時賢率謂中國尚人治，西方尚法治，今主模擬西化，故於人治主義排斥唯恐不盡，於法治規模步趨唯恐不肖。夷考其實，則竊其反而，毋寧謂中國重法治，西方重人治，猶較近是。雙方各就其所偏陷，而求補苴矯挽，故中國多言人治，而西方多言法治。……柏拉圖理想國，爲西方論政最占偉著，以較東土，乃有周官，此亦一理想，一烏托邦也。若兩書相提並論，孰爲重人，孰爲重法，不煩辨而定。至今西方談社會政治改革方案之忠上，殆無不汲源於柏氏之書，而中國政治史上之大興革、大波動，如王莽、如蘇綽、如王安石之變法，莫不與周禮有關，故就實平情，毋寧中國重法治，西方重人治，猶較近是也。……中國傳統政制，隋前本於秦漢，越後則一遵隋唐。大抵有法守法則治，違法無法則亂。蓋法治之偏勝於人治，此乃中國歷史環境使然，雖有聖智，亦莫能違也。」

常、反常

析判之二（下）

曾憲光

「革命」的資歷言，或是「革命成功」（所謂全國解放也！）後參加工作的新兵，在職務及級別言，更是相當低下的二十二級的基層幹部，那顯而易見，他之在一夜之間「大躍進」的升爲黨的第二副主席，不論從那一個角度看，都是極之反常的。

或又問：會不會是充分落實老毛另一指示，「老中青三結合」之故呢？

爲了具說服力的解答以上一問，最好先讓我們了解一下，所謂「老中青三

全境，經過反反覆覆的奪權鬬爭，及規模越來越大的流血武鬬，和最後的槍桿子出面對造反派紅衛兵的全面血腥鎮壓後，所獲致的「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和輝煌戰績」，而紛紛籌組新的紅色政權——「革命委員會」時，不論是掌權的槍桿子，或具不可動搖的潛勢力之紅色官僚。都在千方百計的排斥、打擊被江青中央文革封爲革命派的紅衛兵頭頭，雖一開始老毛及江青中央文革，便不斷發出指示：一定要用「三結合」——革命幹部」、「造反羣眾」、「當地駐軍代表」三方面共同組成革命委員會的話，表面理由是：政治暴發戶——「造反羣眾」（紅衛兵），被所謂當地駐軍代表的槍桿子，和所謂革命幹部的紅色官僚，指爲在行政工作上既無知識更乏經驗。

有見於此的毛、江，爲了能進一步和有效地落實其以上的「三結合」，經一搜索枯腸後，緊接着便又提出了什麼更具革命化，更具生命力，更具戰鬬性的紅色政權組織形式——「老中青三結合」。此一來，便否定了在新生的紅色政權中，年幼無知的紅衛兵不能入閣的說法與做法，因新的「三結合」指示中已明文規定，不論任何情況下，在新組成的地方黨、權機構中，一定要有青年人參加。

顯而易見，當年「老中青三結合」的提出，是具有鮮明的「時間、地點、條件」性，和特定的目的，而絕不是爲幾年後的紅衛兵大頭頭王洪文，連升二十一級——坐上黨的第三把交椅服務的、舖路的，或者說作好輿論準備的。

不錯，慣於玩弄政治把戲的毛澤東，爲了予人一種：全黨上下一致的假象，在「十大」中委中，放進一些根本不起作用，只是一種政治裝飾的，屬於青字輩的「造反羣眾」，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就是誰（包括在中共坐第二把交椅的周恩來等黨魁）也沒有想到，「老中青三結合」，竟會出現在黨的最高領導班子，黨的五位副主席中間。

對此，有充分理由相信，王洪文之被「選」爲中共第二副主席，是毛澤東提出來並欽定的。因經過「觸及每一個人的靈魂」的文革洗禮後，特別經過「毛主席的最親密戰友、繼承人」的「副統帥」林彪事件後，誰還敢提出如此反常、如此荒唐、如此明目張膽的反對「毛主席」的德才兼備的幹部政策之意見、主張！

以今天王洪文的年齡來計算，「十大」中委中的老幹部，絕大部份以共黨身分在爲「革命」獻身時，王還沒有出世呢！而在這批老中央委員，四十年五十年如一日的「爲黨不倦地工作」時，卻突然「殺」出一個乳臭未乾，對「革命」、對「解放事業」，特別對「新中國的締造」無寸功的王洪文，來領導他們，試想是正常的嗎？他們會真的服從他的領導嗎？還有黨齡同樣比王洪文的歲數，還要多上十年八年的中共元帥們、將軍們，他們會聽從他的指揮？而今天的現實卻擺明，王洪文是高高在他們之上，試問：這難道又會是正常的？不！不！是極之反常的。近乎瘋狂的。

而這一反常，也有力地反映出今天老毛之極失常和失去了理性，而老毛之這一失常之舉，也同樣有力地說明今天的中共，正處於極不穩定，特別是其內部新的權力鬬爭，面臨決鬬的非常時期。



浮 上

天下無不散之筵席

筷子總是一雙一對的，單獨一枝就不能夾餸，失了作用。拿筷子作藝名的歌者有筷子姊妹花，我對她們以筷子取名十分欣賞，也以爲她們果是名符其實，像筷子一樣，永遠是一雙一對。可惜，現在這雙筷子已分開，你一枝，我一枝。不再是同在一起了。

由雙雙合作而成名的藝人歌者多得很，但有始有終，能夠永遠合作的很少。最好的一雙搭檔如甸馬田、謝利路易，何嘗不分道揚鑣？合作而發達的披頭四，也終告拆夥，因此，希望這雙筷子永遠成對雖然不可能；不過，老萬覺得她倆的拆檔，的確比披頭四、甸馬田謝利路易尤爲可惜，也許因爲她們的藝名是筷子，我不由替今後每一枝單獨的筷子躭心罷？

受人喜愛的歌者很多，如納京高、比提披芝、安地威廉斯、白潘、康尼法蘭茜斯、桃麗絲黛等等，都是唱抒情歌的佼佼者。中年人喜歡聽這些歌曲因爲它並不太吵，歌者又多吐字清晰，許多抒情曲的歌詞寫得很美，的確足以陶冶性情，老萬甚至在爬格子的時候，也喜歡有音樂陪伴。

不過，在這一大堆享譽已久的歌者中，卻特別喜歡筷子姊妹花的獨特風格。幾年前，劉東兒出了兩張筷子姊妹花的唱片，送了一套給我。劉東製作的唱片，和其他本港貨、台灣貨大有分別，他親自錄音，拿到美國製片，不惜工本，造出的唱片高度傳眞，沒有沙沙的刮音，可說盡善盡美。這兩張唱片，我百聽不厭，其中有幾首流行曲子，世界第一流的歌者都已經唱過，但筷子姊妹花的風格和他們迥然不同，雖然她們運腔有些怪，不過，唱歌必須悅耳，有與衆不同的作風，這兩點，筷子姊妹都做到了。

兩張唱片中，有幾首曲子如「昨天」、「夏日時光」、「這是我的歌」、「愛的憂鬱」等等，老萬聽過不少其他唱片，還是最喜歡她們唱的。「昨天」本是披頭四的首本，但沒法比得上她們的勁。更沒有她們好聽。筷子姊妹的合作，不但已臻世界第一流歌者的水準，而且不少地方比他們出色。本地藿唔辣這個觀念是錯的，但可惜他們在合作得最完美的時候，竟然拆夥，今後要聽她們合唱的歌，只有珍藏着這兩張唱片了。

一對合作多時而且已獲成功的藝人，爲什麼拆夥？這當中可能有許多複雜原因，不爲外人知曉。最普通的情況是：大家以爲成功因素是在於他本人，對方沒有他就不成。合作多年，終於各走各路的，前例多得很。一般說，拆夥後逐漸聲沉影寂的居多，只有一對例外，甸馬田和謝利路易分開後，各自獨當一面，仍紅極一時。甸馬田不再跟謝利路易那麼瘋瘋癲癲，改演正派戲路，唱歌，兩者都備受歡迎。甸馬田本來就不是演胡鬧戲的材料，他們拆夥，情有可原，而且事實證明他們各謀發展是明智之舉。

仙杜拉和阿美娜分手，是否也會和甸、謝二人那麼仍然獲得成功？老萬未看過她們單獨演出，只有一次仙杜拉和桃麗絲搭檔在電視出現。個別歌藝雖然不錯，但比起與阿美娜合作的天衣無縫，還相差一大截。除非她們分手後各自單獨發展，若另找搭檔，肯定不會好過舊時。

兩個人有兩條心，很難把兩條心揉合爲一。夫婦間尚且有齟齬，一對藝人，事業上的理想與計劃可能各有主張，甚至選唱的歌曲也會有不同的意見，日積月累的不滿情緒，最後難免招致分手的後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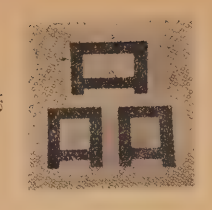
她們分開或者是正確的，正如老萬的標題：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既然不能共享榮譽，合作到底，及早分手，各謀發展，未可厚非。不過，對我們喜歡聽歌的人來說，筷子姊妹的拆夥，確是大損失。

人與人相處，本來就不是容易的事。事業上的合作，更不簡單。許多合股經營的工商業，最後難免拆股，且這種情形多發生於事業有了成就之後。蝕本，大家會鼎力支持，到有利可圖，或獲得巨利時，爭執便多。利益是人人所渴望，沒有利便沒有爭執；有了利大家都想佔有更多。好好的合作，往往由此產生裂痕。藝人也是如此，未成名時，合作無間；名成利就便帶來許多問題。所以，藝人的拆夥，必是在最紅的時候。

染污問題

染污問題今日爲舉世所注意，物質愈文明，染污問題愈嚴重，汽車的大量被使用，一方面使美國人在生活上稱便；另方面帶來了染污問題。美國人到北平「觀光」後，居然有人羡慕中共幸福人民的單車陣，認爲使用腳踏車一來可以運動；二來解決了染污問題。可是老萬不敢想像，有一天美國人如果都不用汽車，全部改用單車的話，快速的超級公路上將是怎麼樣的

見利忘義

情景？交通繁忙的紐約市又是否可以單靠腳踏車去解決？

美國人喜歡開汽車穿州過省，汽車規定開到七十英里的時速，如果用單車，加幾倍時間，住郊區的人要提早上班，延遲下班，美國人等如短了命，每天大部分時間花在交通上，別的事都不能做了。

俗語說：針冇兩頭利，有好處也往往有壞處。儘管美國人這樣害怕空氣染污，拿一部汽車和一部單車讓他們選擇，相信他們還是選汽車，因為生活環境他們離不開汽車。汽車廢氣足以染污空氣，影響人們的健康；可是回復到騎單車，坐馬車的時代，美國人吃得消嗎？

科學家發明了汽車，到今天發覺汽車有染污的弊端，憑今日科學的更發達，要研究改良成為沒有廢氣的汽車，相信即使今天不能達到，終有一天研究成功。美國的法律對汽車廢氣管制標準愈來愈嚴，汽車製造商為了適應新法例，不能不花大量金錢聘請科學家從事研究，據說，七三年的新汽車廢氣已減少到最低限度；現在還研究電動汽車，電動沒有廢氣，當然也不會染污了。

香港現在也注意到染污問題了。彈丸之地，擠上四百萬人，汽車愈來愈多，工業正在發展，市區內都是酒樓食肆，烟囱不斷噴出黑烟，肉眼看不到的空氣給染污到怎樣的程度，除了專家用儀器測驗得出來，一般人不曉得。如果有一天許多人因長期呼吸不潔空氣而紛紛瓜得，那將是香港的最大悲劇。許多有遠見的大人物為染污問題力爭，志在防止未來發生的嚴重悲劇，真是菩薩心腸，悲天憫人，我們市民老百姓怎可不大力支持呢？

殺人的噪音

人們關注的染污問題，不單只空氣染污，還有海水和聲音染污。陳立僑醫生在一次談話中認為，最嚴重的還是聲音的染污。

專家提出警告：噪音可以殺人！也有些大學學生在香港若干市聲最大的地區進行測驗，認為香港聲音染污還未到「殺人」程度，但也主張減低一切不必要的聲浪，使市民過得安寧一點。

從事寫作的人，很希望有個不受聲音染污的清靜環境，可是住在香港市區，這願望顯然太難達到。開汽車、電單車的人；進行各項工程的人固然沒把聲音染污問題放在腦子裏，政府也沒訂立什麼條例加以管制。政府過去訂了限制噴出黑烟濃度的法例，也只五分鐘熱度，沒嚴厲執行，現在更似乎已沒了這回事。

香港的噪音，政府更沒工夫理會了。不過，噪音殺人的理論，老萬愈來愈相信，且自己也陷瘋狂邊緣了！老萬住處對面一排二十多間石屎房子拆卸，準備改建大酒店，拆卸工作由七月份進行到現在，還只拆了三分之二。兩個多月來，每天早上八點開始，十多部氣動鑿子就嗶啦嗶啦的叫起來，直到下午六點才停止。每天如此。偶然附近修路，一個氣動鑿子已足以使人腦子不寧，何況十幾個一齊響，簡直叫人無法忍受。

更慘的是交通部前些時為了趕辦「交通改道」，又動員一批氣動鑿子掘路，上下交鳴，互相呼應，在家對面談話也聽不到。近來，一面拆樓更一面打樁，這整天不停的交響曲，即使不致立刻置人於死地，至少也達到「慢性殺人」的程度。

在暫時寧靜環境中的朋友，可想像到這兩個月來老萬伏案寫作時，在上下交煎的噪音下是多麼苦！朋友笑我由多產作家變為難產作家，老萬卻躭心如果噪音繼續侵襲，終有一天變了瘋癲作家。

近來老萬只好用「以毒攻毒」的辦法，把電唱機開到最高聲浪，抵消外邊的噪音。耳朵雖然好過一點，其實也等如「慢性自殺」呢。

萬人傑

古調今彈

葉其眞

菩薩蠻——萬人雜誌六週年紀念

萬人雜誌六年續，萬人大會「作」「編」「讀」。
反共萬人同，萬人氣似虹！
萬花人海現，萬變人毋變！
萬事在人為，萬人無盡期！

中共提倡「集體創作」的陰謀

文楓

近年來，中共在文藝創作方面提倡集體創作，無論美術、音樂、電影、戲劇、理論等諸方面，都冠以「××寫作小組」、「×××集體創作」名義發表，這個問題我們應該加以注意，進行批判。

特別是以江靑搞的「革命現代京劇」，全部是集體創作，沒有個人創作，這反映出中共不但嚴重地控制、壟斷大陸文壇，而且在思想上、藝術上束縛了創作的自由發展，扼殺了文藝的生機。

自「文革」後，大陸的文化出版業一片冷落、淒涼的景象，眞是令人觸目神傷，許多老作家及優秀的靑年作家的作品被禁了，能夠重新執筆寫作的，只有小貓三、四隻。現在大陸同胞已無書可讀，無戲可看，其精神生活的枯燥無味是可想而知的。

江靑拋出了她的「樣板戲」向大陸同胞強硬推銷以後，集體創作目前已發展到各地區了。

第一部集體創作的長篇小說是上海出版的「虹南作戰史」，於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上海舉行的一個文藝座談會上，參加集體創作這部小說的一位作家周天說：

「『虹南作戰史』還只是一個試

麼大陸的作家在集體創作的控制下也可稱爲文奴了。他們只能根據中共定出的主題、大綱、人物、故事情節去寫，沒有獨立思考，成爲革命螺絲釘，機器的一部分。

從中共提倡集體創作，我們可發現有二大陰謀之存在：

一、經濟上之陰謀：大陸是一個實施集體經濟的地區，生產工具及私營工商業早就收歸集體所有，大陸人民全部都是毛澤東這個獨裁大老闆的打工仔，不能自己進行生產，發展商業。但是，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在工作完畢之後，可以進行業餘寫作，發表文章是有稿費的，出了書是有版稅的，這是傳統。當然有的書籍暢銷了，會給作家帶來一筆財富，這是必然的現象。那麼，寫作也是一種生產，列寧說：「小生產者的自發努力，又不斷帶來新的資產階級。」作家的經濟收入，同中共集體經濟制度於是產生了抵觸，形成了矛盾。

例如，「文革」前，在「人民文學」之類的刊物發表一篇小說是六十元，而一個工人的工資每月也不過是六十元。業餘作家的收入常常高於他自己的薪水，這就使大陸人民的經濟收入不能平均，生活改善了一點，就

本書主義」的名利雙收的情況減少出現，它是一種反人性，反自由創作的暴政。

二、政治上之陰謀：集體創作是有江靑的政治目的。她以權威的姿態出現，完全佔據了大陸文藝領域。革命現代劇「樣板戲」在舞台上一再演出，也就是爲江靑企圖登上政治舞台鳴鼓舖路。

在江靑的控制下，今日大陸的文藝創作是不許突出個人的了，作家的思想被控制，不能表現。在集體創作中，作家和農民、工人、士兵一起生活，接受再教育，被監視着。這樣創造出來的作品，那裏還有藝術性呢？那裏還有眞、善、美呢？

我們爲大陸的文藝而悲哀嘆息，我們對於大陸作家在暴政下沒有創作自由而憤慨，讓我們爲反共救國解救苦難同胞而努力奮鬥吧！用我們的筆掃清大陸的一切黑暗勢力！

貧下中農「學英

中共自佔據大陸以後，各大中學校大力推展俄國語文教育，以作爲向「老大哥」學習的工具。至於英語，除了大學專科外，普通中學根本不予講授，如果發現看英文讀物或唸英文的，還常被中共幹部扣上「美帝特務」的帽子。

但是如今卻完全變了！最讓人啼笑皆非的事，大陸人民因爲普遍不懂英語，中共卻歸罪於劉少奇的身上。

家弟在上海市××中學作教師，他對該市附近的「長征人民公社」農民學英語的情況，非常瞭解。據說這個「長征人民公社」，是專門供洋人參觀的地方。公社中的「貧下中農」，中國字認得不多，英語卻很不錯，和洋人對答如流，眞是「做戲咁做」。大約在美國總統尼克遜訪問大陸時，有一批美國記者到「長征人民公社」參觀訪問。當然，這是中共預先安排的節目。據說「老貧農」常惠成家裏來了外國人，通過翻譯，常惠成向外國人講了在「舊社會」的痛苦，「新社會」的幸福；談了他一家人現在的學習、生活和工作，外國人正聽得如醉如痴，忽然常惠成伸出胳臂，喊了一句英語口號「毛主席萬歲！」於是，洋人也跟着喊起來。

據說「長征人民公社」的農民，無論男女老幼，都會用英語喊「口號」。如「外國朋友，歡迎你們！」「毛澤東思想萬歲」等等的話。現在大陸各地的大中學校，正積極推廣學習英語。但是學生對於學英語不感興趣，流行於學生中的思想主要

領導去搞的，『土記者』則學習創作，技術上由作家周天擔任指導。

那麼，我們把中共的集體創作，稱為「作家公社」也未嘗不可。有人說，大陸的人民公社農民是農奴，那工分」，不再給稿費，出版社省了錢，而且又可以推行工作，完成任務。因此，作家的勞動成果是被剝削了。

中共提倡集體創作，它的主要陰謀就是防止成名作家的思想，使「一

學生對學外語感到「無用」或「困難」，乃是客觀現實的反映，中共並不面對現實解決問題，卻把這種「錯誤思想」歸罪於劉少奇，這豈不太冤枉了嗎！

說到劉少奇，我在廣州時聽到一個「小道」新聞，劉少奇在七一年病死北平。不過中共迄未發佈此項消息。如果劉少奇眞死了，一定是氣死、折磨死的。

麥瑞騫

愚人和權威

古鶴翔

一八七八年四月，俄國作家屠格涅夫寫了一篇「愚人」，由於原文較長，這兒只摘錄幾句：

「從前有過一個愚人。

他一向過着安靜、快活的日子；可是漸漸地他聽見外面傳說，他在各方面都被人當作瘋子看待。

愚人覺得不好意思了，他開始憂愁地想着，用什麼方法去消滅這種討厭的謠言。

後來他的愚笨的腦子忽然想到了一個主意……他毫不遲疑實行起來。

他在街上遇着一個朋友，那人對他稱讚一個有名的畫家……

『老實說吧！』愚人叫道，『那個畫家早已過時了……你還不知道嗎？我萬想不到你會這樣……你太落伍了。』

朋友吃了一驚，馬上就贊成愚人的這個意思。」

愚人就這樣不斷的攻擊權威，結果「這個曾經一度攻擊過權威的人自己也變成一個權威了」，屠格涅夫嘆道：「要是不對他（愚人）表示尊敬，就會被認為太落伍了！愚人們只有在膽小的人中間才走運的。」

屠格涅夫寫這篇的散文的時候，距離現在差不多有一個世紀了，可是「愚人」不但沒有死掉，反而生長得更壯碩，更「權威」，「愚人」的「處世方法」更狠毒了！

君不見，攻擊「劉修」的人，其所作所為比「劉修」更「修」乎？他竟然勾結「美帝」和「日帝」！

君不見，大陸淪共前煽動「反飢餓」、「爭自由」、「求民主」的頭子，今日卻變本加厲地成為逼害人民的大獨裁者乎？

君不見，曾經高呼「一面倒，倒向蘇聯」者乎？如今卻誣指「親密的戰友」劉少奇和林彪「裏通外國」？

君不見，滿口「馬列主義」的奴才，其所作所為盡是逼害「工人階級」者乎？甚至新貴王洪文，何嘗是眞正的「工人階級」？他只是鎮壓「工人階級」的特工而已！

那自小就被父親指斥為不長進的人，他打倒了父親這「權威」，他自己卻對斯諾表示：「要人們去克服三千年迷信皇帝的傳統習慣，是困難的事情。所謂『四個偉大』，多討厭。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只剩下『導師』這個詞。」要七億中國人把自己視作「導師」，那不是自以為「權威」乎？

那把千萬青少年驅趕下鄉作農奴的「權威」，大概因為青少年們的反抗罷，於是虛假地把一個受自己操縱的特工送上「領導階層」，假作提拔年青的工人，企圖緩和青少年人的仇恨心。

可是飽受壓迫和奴役的大陸青少年們，他們決不會再上當。

只有躲在香港的一小撮膽小的「回歸青年」，他們被「愚人」愚弄，他們要「趕上潮流」，他們怕「落伍」，於是他們便盲目崇拜「權威」。

我說，要救中國，要救人類，必須有獨立的見解，堅定的立場，不要盲目地崇拜「權威」。

那些在中國大陸組織起來的反共英雄，那些認為「苛政猛於猿」的逃亡者，他們都是中共的掘墓人！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馬來亞華僑訪問大陸的「見聞思」

華馬

重陽節的前一日，我有兩個朋友從馬來西亞沙巴州來香港渡假；又有一個香港友人的親戚某先生夫婦兩人，從馬來西亞吉隆坡回大陸旅遊三個月以後，再經香港返回吉隆坡；於是我們乘這機會一塊在九龍某一四川菜館聚餐。我恰好坐在某先生的鄰座，所以不禁向某先生詢問他在大陸的所見、所聞；並且還聽聽他的所思。

某先生因爲想自由自在地暢遊大陸一番，所以沒有參加任何旅行團，僅他們夫婦兩人，在大陸遊覽三個月。他們到過廣州、上海、杭州、漢口及北平等普通人可以參觀的地方，並且還回到福建省南部他們自己的家鄉。

我問他們有沒有到過北平的天壇，因爲天壇是亞洲古老而美麗的建築物；有沒有去頤和園參觀，看看玄武池邊用大理石所製造的大船，在船上飲茶閒談。他們說都有參觀過，北平的古代建築物眞是美麗極了。可是其他的地方就少有可看的東西。杭州西湖的風景雖然綺麗，但市區則沒有一看價值的東西。

參觀各個著名的都市以後，他們回到福建省自己的家鄉住了一個星期。根據他們的所見，農民們眞是窮苦極了。因爲糧食不充足，人人都是皮黃骨瘦。他們告訴我，他夫婦倆不算太肥，可是相信走遍福建全省，也恐怕找不到一個跟他們一樣肥的農民。我估計他們夫妻的體重，先生大約有一百四十五磅左右，太太至多不過一百二十五磅，這樣的體重，在五十至六十歲的人是很普通的。從這幾句話，就可以推測到農民們的饑餓程度與生活苦狀了。

他們又說，一看農民的衣着，更使人傷心。農民們身上所穿的衣裳，補上加補，既破爛，又污齷，實實在在比他們自己在家裏用來抹地的抹布還要用一「慘」字可以形容。

他們眼中所見農民的狀況既然是如此淒慘，所以不禁向他們的親戚朋友詢及從「人民政府」所得到的配給情形。據說布的配給，每人每年只有十至十五尺上下，並且一切都包括在內。若是從海外寄與舊衣服，可以不抽稅；若寄的是新衣裳或布疋，則香港五元可買到的東西，可能抽稅十餘元人民幣。鄉民絕對無錢繳此重稅，並且有布也難找到針線用來自己縫製。

至於米糧的配給，有些北方的農民每月可配到三十市斤，不過大米只配給六斤市，其餘多是雜糧如高粱粟米蕃薯等。在他們家鄉的農民，每月只有糧票十二斤，並且只可以配給一半即六市斤的米。而米又多已陳腐，若稍用力洗滌，又要粉碎一部分，所以只能用來煑稀粥充飢。若是一個月有一兩次飯吃，則小孩們高興極了。他們曾請自己的親友們吃飯，他夫婦倆可以不用糧票，被請的人依然要帶糧票，所以他們的親友們吃了一頓飽飯後，便要挨

毛澤

列寧曾教他的門徒運用任何可以幫助他們達成目標的欺騙技倆。他們遵從列寧的指示，仿傚列寧的作法。隱藏眞正目的乃是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布爾雪維克政變中共黨策略的重要部份。布爾雪維克黨徒高喊他們將比克倫斯基政府帶來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民主，當然，他們眞正的意圖是建立一個專制政體。

在這方面，中國共產黨是列寧的入門弟子。毛澤東在一九四一年寫的一篇文章中答應，在他控制下的政府，除非是鐵路和銀行等大規模企業外，將不會沒收私有財產。毛澤東說，對於人民援着資本主義的生產發展，將不予限制，人民的生活方式亦不予控制。在土地方面，他說要沒收大地主的土地，將它分配給沒有土地或土地很少的農民，以實現孫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號。他說這與建立社會主義的農業制度不同，因爲那只是把土地轉變成農民的私有財產。

正因爲如此，毛澤東在西方贏得了「土地改革家」的聲譽。這並非散佈這種揑造事實的西方記者故意掩飾毛澤東的意圖，而是因爲他們大部分都很天眞地相信他說的話。一九四四年七月毛澤東告訴一名美國記者說，他的目的是使人民有基本自由，建立人民的政府，以實現全國性的民主政治，西方記者對此都信以爲眞。有些作家甚至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證明毛澤東不會在中國摧殘資本主義的自由企業，其中有一位叫非力普·傑佛曾說：「中共對於一國政治和經濟的發展是接受馬克思主義者的解釋，根據這種解釋，一個次殖民地和工業落後的國家，在發展中沒有經過受阻階段便不可能實現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任何當權的團體都不忽視這種歷史眞理。這種說法可能是說明中共立場的最佳方式。」

換句話說，由於毛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他若致力以共產主義行於中國，那實在是不可思議的事。毛澤東所想做的是「在外國統治下贏取自由」和「解除農民與地主階段的半封建關係。」根據傑佛的說法：「中共領袖主張，爲達成這兩種目標必須有一種民主政治制度，這種民主政治制度允許各行各業的人民在政府中有發言權，並

別處的農民每月可以配給四市兩生油，但是福建省南部的農民沒有油的配給，菜蔬很少，農民們在洗菜時連菜頭菜根也特別珍惜。因爲他們吃粥時，並沒有任何餸菜，只好點點豆豉醬送粥。魚肉則非過年過節的時候，絕對買不到。有一次他們的親友千方百計的設法，用人民幣三毫一市斤的高價，買得魚肉三斤，以便欵待他們，歡歡喜喜把魚提回來。可是相隔五六尺遠，已嗅到一陣魚臭，他們夫婦兩人自然沒有胃口來吃，但親友們卻把臭魚當作珍饈般如風捲殘雲地掃光了。

他們夫婦倆在大陸時很少吃到生果，於是很想吃多點新鮮蔬菜，以補充維他命C。本來福建南部的農民都有自留地兩小塊，每塊約有兩尺寬及一丈長，可以種多少蔬菜，但是缺少肥料。在大陸每包肥料要賣人民幣二百數十元，而農民們每日可以得到的工資不過是人民幣二毫半至三毫半，即使將每日所得到的工資，一分錢不用，全部儲蓄起來，也非工作兩三年，買不到一包肥料。最可笑的是農民們所能得到的配給，都要自己出錢去買，吃了用自己的錢買到的食糧以後，所排泄出來的大便小便，則完全屬於公社所有，私人不許動用。每個公社都有用三合土築成的糞缸一個至數個，鄰近居民都必須前往該處大小便，以便集肥。農民們既然買不到肥料，而自己的大小便又一律歸公，於是在沒有辦法中的唯一辦法，只好等待糞缸將滿的時候，加上清水數桶，使之溢出多少，農民們便將所溢出的部分，盛來當作私人的肥料，用來施肥自留地的植物。他們夫婦兩人聽說農民們的蔬菜是用大小便施肥種來的，恐怕有寄生蟲的感染，就連蔬菜也不敢多吃了。

既然農民的工資每天不過人民幣三毫上下，自然用錢時總要十分考慮清楚，是否可以不必用。即使用一分錢，也等於我們使用金鎊一樣，要首先用手來稱稱看，實實在在捨不得用去。他們兩夫婦聽了家鄉親友們的訴苦，心中十分難過，覺得大陸農民們的生活實在太慘。

至於他們的所思呢？他們在海外經商多年，久被外國人壓榨和欺侮，現在聽說中共強盛，可以自造原子彈，所以高高興興回歸自己的家鄉看看繁榮的狀況。如今看見站在他們面前的親友們個個面黃骨瘦，穿着好像乞丐，已經是很慘；而他們所聽到親友們的苦訴，覺得親友們平日的生活，比他們眼前所見的還慘。中共政權搜括人民的所有財物，剝削農民們辛辛苦苦所獲得的農作物，用來製造原子彈，擴張軍備，使人民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實在不值得。本來中共某幹部演說時曾經說過：原子彈有什麼用，不必怕它，一個人都可以吞下兩顆。爲什麼現在卻用全國財力來製造呢？並且這種粗製濫造的原子彈，不用說比不上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就是與英國法國相比較，也還差一大截。並且現在的世界已經成爲原子僵局，即使有亦不敢使用。日本是我們中國人近百年來的大敵人，在八年抗日戰爭中，殺戮我國的平民恐逾千萬，日本現在又沒有原子彈，中共政權是否有膽量向東京投擲一原子彈，一雪近百年的恥辱呢？這一點都做不到，試問製造原子彈有什麼用處。反不如日本戰後努力從事經濟建設，現在日本在經濟方面已可以執世界的牛耳，即居於偏僻鄉村的日本人，現在都有錢到歐美各國去旅遊，來增廣見聞。日本人生活的舒適可見一斑。但是處在中共政權暴力壓迫下的親友們依然過着牛馬不如的淒慘生活，他們夫婦倆在海外雖然也過着舒舒適適自由自在的生活，卻沒有辦法去援助大陸的親友們，心中不禁慘然而悲。本來是高興而往，現在只有廢然而歸了。

總而言之，他們在大陸自己家鄉所見到的親友們其狀甚慘；聽到親友們的訴苦，知道親友們平日的生活更慘；想起親友們難捱的痛苦生活而又無法援助，心中萬分難過，更不禁慘慘戚戚地悲從中來。現在大陸農民們的眞正生活狀況，據他們的所見、所聞、所思，不過是慘、慘、慘而已。

斯特羅

建立和流傳起來。毛澤東在其控制下的中國部份地區的實際作爲令人相信他的欺騙爲眞。他確曾鼓勵私有企業，並且避免沒收土地，以免激怒地主。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毛澤東在他控制的地區總結他的計劃如下：「有關農業問題，一方面我們主張減低地租和收益的政策，使得農民有吃有穿；另一方面我們亦在實行承認必須支付地租和收益的政策，使得地主亦有吃有穿。有關勞資間的關係，一方面我們要實現幫助工人的政策，以便使他們有吃有穿，另一方面我們實行工業發展政策，這樣資本家亦將獲得利益。」

毛澤東和卡斯特羅有一點非常相似。他們都是藉虛假起家。他們的允諾與他們在位時採取的政策完全相反。

中國的知識分子並不像古巴知識分子歡迎卡斯特羅那樣普遍地歡迎毛澤東。理由之一是毛澤東自稱是共產黨員，而且很多中國人對其佯裝爲傑佛遜式自由主義者的作法都不相信，儘管如此，毛澤東仍然受到中國知識分子社會的廣大支持，特別是在年輕的人民中間。

貧窮在革命中担任的角色在中國要比在古巴明顯。中國曾受到不可收拾的通貨膨脹摧殘，從而引起了社會各階層的深切怨恨。此外，與古巴羣衆不同，中國的羣衆無疑是深陷於貧困之中。毛澤東計劃中的土地改革，部分目的是在吸引最貧困的農民。不過，至關緊要的是共產黨的冒險僅止於在其掌握的地區內控制地租和利率，因爲他們唯恐在其全面勝利之前失去地主的支持。像卡斯特羅一樣，毛澤東曾強調建立比較自由和民主的政府，並且強調根除貪污。同時像俄國的革命分子一樣，毛澤東對飽受長期戰亂的政府作戰，自有其利。

像卡斯特羅一樣，西方非共產國家中的報紙對毛澤東亦有偏袒，他被廣泛地視爲英雄。戰後美國會施相當壓力，迫使蔣總統在其政府中容納共黨，因爲深知共黨奸詐本性，故蔣氏曾予以拒絕。（譯自九月廿四日：The Rising Tide）

朱明

我看美加【9】

劉人傑

來自台灣的青年

三藩市華人社會十分保守，一般來說比香港人更重視中國舊禮教，因為華人社會裏還有很多早年便在金山奮鬥的老華僑，也有部份是香港移民到美國的新華僑，他們雖然新，和老華僑們一樣尊重中國傳統。到美國留學的中國青年似乎並不屬於這個華人社會的；他們和這個社會拉上的關係，可能和一些美國人一樣，只是偶然跑到唐人街，吃一頓中國菜，或者買一些中國雜貨。他們是生活在另一個社會的。

早年移民美國的中國人，多數是廣東四邑籍，因此四邑話成了中國話的代表。懂得講四邑話，在三藩市華人社會裏樣樣方便，大家見面時也陪感親切；華埠的中國人對鄉土及宗親關係十分重視，彼此同宗，兄弟相稱。也因過於重視鄉土宗親關係，對華埠中國人的團結，頗有影響。彼此立場雖然一致，步調往往參商，有些人太愛出風頭，有些人愛抓權力，對出錢出力的事，並不那麼熱心。

老萬對華人社會沒深入認識，不過據久居華埠的朋友說，在一些小圈子裏，往往有爭權奪利，互相

埠中國人反共意識表現得比香港還堅強，一家專賣左派書籍的新華書店，經常門堪羅雀；也有一個專賣左報的報販，對行家表現得囂張拔扈，結果被人揍了一頓。

不過，若說沒有親共分子，又與事實不符。在三藩市，親共分子大都是留學生，而且是來自台灣的。一位由香港移民到美國的朋友，在華埠開了一家書店，他在大陸被共黨再三迫害而逃出魔域的，因此他的書店絕對不賣左派書刊，且在書店中懸掛幾幅蔣總統畫像。

一天，來了三名長頭髮、講國語的青年，巡視了一匝，覺得書店貨色不對他們胃口，表現得老大不高興；再看壁上的蔣總統畫像，更感不滿，向老板提出質問：「你為什麼不掛毛主席像？」

老板知道他要找麻煩，便說：「我開書店是做生意的，只賣有人要買的東西。」

長髮青年道：「你不掛出來，怎知沒人買？」

老板說：「美國是自由民主的地方，我賣什麼，有我的自由，誰都沒權干涉我。」

青年老羞成怒道：「你不掛毛主席的像，當心你的玻璃！」三人

，痛心台灣教育失敗。老萬認為不該完全歸咎國府，全世界的年青人都不滿現實，在大陸的不滿共黨政府，在香港的不滿殖民地政府，在台灣的也不滿國民政府，這是年青人的反叛性表現，如果要他們不滿大陸共黨政府，最好把他們送回大陸，讓他們過幾年毛伯伯統治下的生活，之後，他們也許比任何人更要反共。

當年星馬印尼的青年，意氣風發的回到大陸為人民服務，今天，他們落得有家歸不得，由最親共變為最反共。因此，老萬認為台灣開放門戶，讓左傾思想的青年到「新社會」去體驗一下，是最聰明的辦法。

令人慚愧的「同胞」

不久前，三藩市華埠最繁盛的都板街十字路口，一名中國青年被人白晝槍殺，倒臥街頭血泊中。據說，這是華埠黑社會的火併。

自從由香港移民到美國的人日多，隨着移民家庭而來的青少年也日眾，乖乖的在這兒學校念書的雖然不多；終日遊蕩街頭，不務正業的也很多。一來他們不懂話，跟美國人拉不上關係；二來沒興趣念書

添翼。守法的華僑對這些「惡爺」，當然害怕，只有敬而遠之。

後來，老萬到了紐約、波士頓等地，覺得三藩市的中國阿飛，遠比不上後者。在紐約唐人街的中國餐館，經常見到鬚髮皆長，衣飾打扮「突出」的中國青年，聚在一起，開懷吃喝，高談濶論，人皆側目。老萬雖沒有目擊他們的惡迹，但看到這情形，心情感到無比的沉痛。據說，紐約唐人街黑勢力很大，甚至警察也不大敢進入唐人街。同時，中共統戰工作在紐約顯然比在三藩市做得積極，左派書店其門如市，和三藩市情形相反。

波士頓唐人街所見的中國人雖沒長髮長鬚怪狀，但街頭上總是三五成羣，無所事事，否則白天那有工夫在街頭遊遊蕩蕩？

未遊美國前，老萬有個錯誤印象，以為美國人都如在香港所見的那些怪物一樣，其實，大部分美國人還是穿得整整齊齊，短頭髮，幹勁十足。當然，其中也有不少于思滿面，頭髮梳辮，衣服又髒又破，打扮有如乞丐的，究竟是少數。美國人從穿衣服就表現了絕對的自由，在市街上，有些穿全套西裝，非常講究；有些長褲短袖襯衫，隨隨便便；有些故意穿得猶如從荒島回到文明社會一樣，但誰也不會歧視誰。黑人衣着最古怪，很多穿高底鞋，部分中國青年卻向黑人看齊。

老萬不知外國人對這些中國青

大部分是日本人，我們外出時，也給常被誤會是日本人，在日航飛機上，空中小姐也跟老萬猛講阿里阿鐸。今天，日本人經濟豐裕了，出國遊埠的人特別多，到處是日本遊客。香港遊客固然以日本人居首位，台灣的無烟工廠，也是做日本人生意多過做香港人。

日本國內情形老萬未到過不知道，但在國外見到的日本人，很少打扮成怪模怪相的，較之在美國的中國青年好得多了。老萬對日本人從沒好感，不過他們苦幹實幹的精神，值得我們學樣。

Dr. King

許多人從美國回香港渡假，便附帶做兩件事：第一件檢查牙齒；第二件配眼鏡。因爲，在美國看牙醫很貴，而且出名的牙醫往往很忙，先得預約，有時排期兩三個月，如果看熟的牙醫渡假去了，牙痛慘過大病，臨時找別的醫生，不像香港那麼簡單。至於配眼鏡，須由眼科醫生驗光，拿了醫生紙才可以到眼鏡公司配鏡，收費逾二十元美金，配鏡一般也比香港貴一倍以上。

老萬到三藩市當天的晚上，把牙齒弄壞，腹如雷鳴，卻不能咀嚼，只好猛吃流質及不大用牙的東西，想到旅程還有一個多月，不能長此下去，迫得向老馬請敎，可有相熟牙醫。老馬拍拍胸膛道：「明天一定替你辦妥，不必輪候，明天下午便可如常吃東西。」老萬疑信參半，老馬雖然神通廣大，但他的英

專賣中國樂器的店子，介紹我跟老板娘認識。老板娘年紀很青，明眸皓齒，談話爽朗。經過介紹，她姓周，名敏華。看看牆壁上掛滿國畫，畫上署名，正是周敏華，才曉得老板娘也是藝術家，怪不得有此冰雪聰明的氣質。她聽到老萬的名字，似有點意想不到，立即對我說明，她也是從香港來，在香港時是老萬的讀者，來到三藩市，仍然每天讀牛馬集。

彼此談得投機，但我不明白老馬帶我到這兒的用意；我的壞牙齒跟周敏華的國畫及她經營的中國樂器拉得上什麼關係呢？

談了一會，老馬才談主題。說老萬弄壞牙齒，可否送老萬到她先生的醫務所修補一下？我才曉得周女士的先生是牙醫。她一口答應，還親自開車送我。

她先生的醫務所在三藩市繁盛的孖結街，這條街相等於香港中環德輔道中，要找舖位寫字樓都不容易。診所門上寫着Dr. King，我以爲周女士的先生姓金，或者是外國人，因爲外國人也有姓King的。

可是，周女士把我帶到樓上，介紹我認識她的先生時，卻說他是曹醫生。我又想到，也許曹醫生是這家牙醫醫院的一位醫生，這牙醫醫院中還有好幾位醫生，大概曹醫生和其他醫生一樣，受僱在這兒執業。可是周女士告訴我，這裏幾位外國醫生都是曹醫生僱用的。我迷惑的問：那麼Dr. King是誰？周女士說，就是她的先生曹棣華醫生。

後來才聽到他頗爲有趣的故事。若干年前，曹醫生在牙科畢業，當了幾年教授，就在這家牙科醫院當醫生，這家醫院由一位美國老醫生主持，對曹醫生的精明勤懇和忠於工作十分欣賞，印象亘佳。

後來，老醫生因年事已高，決定退休，許多牙醫及他的助手聽到消息，紛向老醫生提出要求頂讓，條件十分優厚，差不多他索取多少代價，就照數付出。因爲在牙科診所中，地點之佳，規模之大，及歷史悠久，基本病人衆多，都是接辦最佳條件，具備這麼多好條件，當然十分搶手。

可是老醫生在衆多願意接辦的人當中，沒有一個屬意，他認爲他們願出高價頂手，目的在牟利，而他退休後，也不需要那麼多金錢，因此他召見曹棣華醫生，問他有意接辦否？曹醫生道：說笑話了，我那有這能力？老醫生道：「只要你有意，可以使你有這能力。」曹棣華靜聽他的辦法，老醫生說：我還未收完的分期付欵帳項約有八萬元，你只要把這八萬元付給我，這家診所就歸你所有。八萬元帳欵以後可以慢慢收囘。這樣的條件，等如把整個診所設備奉送給他，曹棣華當然喜出望外，立刻跟銀行商量，很容易就拿到八萬元給老醫生。

不過，老醫生卻考慮到一個問題，如果把他的診所易名「曹醫生」，可能很難得到業主同意繼續租約，因爲外國人沒有姓曹的，業主知道是中國人，不免歧視，可能將垂成了。歸而告知老父，老頭子道：這有何難？將錯就錯便是了。曹棣華訝問他如何將錯就錯？老頭子說：他的名字是曹什麼瓊，這瓊字譯音是King，外國人姓氏排尾，因此誤會他是King先生，現在這個King先生大可利用，只要用金醫生的名義報上業主，他不會曉得是中國人。

這計劃果然行得通，老醫生和業主辦理轉名手續十分順利，業主便無嚕嗦，由此，曹醫生就變了金醫生。他僱用幾位外國醫生做助手，努力經營這家牙科診所，由於規模比一人診所大，自己擁有頗大的工場，造假牙快而方便，因此業務甚佳，老萬在診所看到很多人輪候，幾位醫生忙得不可開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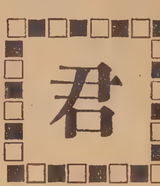
不忘本

曹醫生和老萬份屬同鄉，經太太介紹，原來更是喜愛牛馬集的讀者。聽說老萬咬壞牙齒，十分樂意幫忙，放下手上工作，只花幾十分鐘時間，便替老萬把牙齒弄好，保證在旅程完畢前吃東西沒有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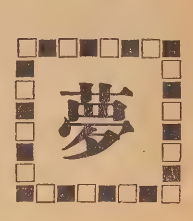
曹醫生不但當天搞好我最躭心的事情，且分文不取，更難得是夫婦倆殷切要請客，給老萬接風，惜老萬在三藩市逗留時間有限，許多故舊友好早已安排節目，實在抽不出空，只好婉辭。

在美國執業牙醫，一般入息都很好，而曹醫生的診所，規模龐大，業務比別的牙醫更勝一籌，不消說，他的生活過得極佳。

瘟



君



夢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與參政會通過拒絕中共要求的同日，蔣委員長於三月六日在參政會第六次會議中，對於中共藉參政員不出席問題，亦曾說明政府之態度。蔣委員長把中共所提的條件，與抗戰前日寇對我國所提的所謂「三原則」條件相比較說：「中國共產黨同是中華民國的國民，不料在此對敵抗戰生死存亡關爭的時期，竟向我們本國提出這樣的條件，而且對我們全國民意機關的國民參政會提出這個條件，這豈不是他明明與我們本國政府和國民參政會立於敵對的地位，其將何以自解於國民？」

蔣委員長把中共前後兩次提出的條件，歸納為軍事、政治與黨派三部份，並加說明稱：

「第一，就軍事部份而言，其意義就是要政府對於已經違令的叛變軍隊不得明令制裁，否則就要懲罰政府軍事當局。

「第二，就政治部份而言，其意義就是要求在國民政府行政系統以外，劃出特殊的區域，承認特殊的政治體制，而且要限制政府對於公私社團與其不法的行動也不得依法取締，行使政府的職權，更要承認其所謂『敵後的民主政權』。這個意義，充其演變所極，就可以養成藉外患深入之機而謀奪取政權之實的大禍亂。

「第三，就黨派部份而言，其意義就是只有中

利，而政府在參政會中對各黨派和無黨派的參政員不得與中共有一律平等的待遇，否則中共就拒絕出席。

「但是，我們政府如果隨便接受他這個要求條件的時候，試問我們中國還成一個國家嗎？就是我們國民參政會也還成一個民意機關嗎？」

接着，蔣委員長說明政府對於這三部份的意見與方針為軍隊國家化，決不能有第二個私黨私人的軍隊系統，政治民主化，但不能有兩個政權，黨派在參政會之內人人平等，決不能有特殊地位與特殊權利。

最後，蔣委員長說明政府的態度稱：

「我們政府對於中國共產黨及其有關的軍隊，目前並無其他要求，所唯一熱切盼望的，就是希望他們能一貫實行他們自己的宣言，和參政會所一致擁護全體共守的抗戰建國綱領，並望十八集團軍將領能徹底反省，要以國家民族為重，而打破黨派觀念，服從軍令，嚴守紀律，遵照指定的任務與地區，與全國友軍親愛精神，和衷共濟，共同一致，抗戰到底，而使國家能早日獲得自由平等，我們政府所期望的僅止於此而已。」

蔣委員長的說明，獲得了全體參政員的支持和擁護，也取得了全國國民和全國輿論界的擁護和讚

「關於共產黨問題」為題發表社評，認為「蔣委員長的說明，內容很堅決而明瞭，其措詞雖似嚴厲，而根本精神則只在希望共產黨反省，貫徹團結抗戰的初衷，以爭取勝利的早臨，這種精神是我們完全贊同的。」社評又說：「這問題有一個最嚴重之點，就是軍隊國家化，無論如何，國家的軍隊只有一個系統，而不容兩個軍令，這一點是絕對不容撼動的原則。」

周恩來在重慶眼見四面八方的浪潮均不利於中共，心裏十分焦急，一天睡在床上悄悄向鄧穎超說道：「老毛弄出這些麻煩事，害得我們變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眞不知怎麼辦好！」

鄧穎超冷笑道：「連過街老鼠都不如，重慶老鼠過街，成千上萬，誰敢打。只有我們這一羣人在重慶落了單，沒有人理，眞慘。」說着哭起來。

周恩來問道：「你去同兩個老太婆作統戰，有沒有成績。」

鄧穎超說道：「什麼成績也沒有，何香凝大罵老毛不抗日專打自己人，辜負了廖先生的提拔之恩。罵得我有話也說不下去。」

周恩來問道：「另一個老太婆呢？」

鄧穎超說道：「宋慶齡態度緩和些，對我們的處境表示同情，但對我不出席參政會，認為太可惜，她以為參政會是鬬爭宣傳場所，不去參政會失調向外宣傳的機會，自招損失，太可不值。」

周恩來嘆口氣：「這一項情況我早就看出。」

鄧穎超說道：「你既然看出，為什麼不向老毛提出呢？」

周恩來說道：「我怎麼提，我一提出老毛又給

關係，到今天變成了一項包袱。」
鄧穎超冷笑道：「這就怪你個死鬼沒有用了。換了我。」
周恩來問道：「換了你怎麼樣？」
鄧穎超說道：「換了我，我就乾脆過去，看你老毛怎麼辦！」
周恩來苦笑道：「國民黨眞能重用我，我早過去了。」
鄧穎超愕然道：「你不是說老蔣對你很好？」
周恩來點頭道：「是很好。」
鄧穎超說道：「旣然很好，你過去老蔣還會不給你一碗飯吃。」
周恩來搖頭道：「小超，你說話說多了就離譜，我那是吃飯的問題，我要作事，蔣先生對我雖好，但國民黨組織太大，內部派系太複雜，我同任何方面都沒有關係，就算過去也站不住腳的。」
鄧穎超披嘴道：「我不信，你一根通天，誰敢對你不好。」
周恩來說道：「這不是你信不信的問題，我有事實爲證，現放着張國燾在，國燾過去了，能作什麼呢？還不是吃閒飯。」
鄧穎超說道：「張國燾如何能同你比，他的能力，他同老蔣的關係比你都差得遠。」
周恩來說道：「現在再說一個，就是楊永泰，他的能力比我強，蔣先生對他信任之專，我自信也趕不上，但是，許多反對他的派系，扳不倒他，就派人把他刺死，你說可怕不可怕。」
鄧穎超說道：「這眞可怕，怪不得你不敢過去。」
周恩來說道：「現在不談這些，只商量下怎樣解開目前的私結。」
鄧穎超說道：「是啊！眼前的問題非解決不可，不然的話，老娘的參政員也落了空，太寃枉。」
周恩來說道：「這件事我不便出頭，怕老毛給我戴帽子，最好是你去找老狐狸，要他出面給老毛打個電報，最好他能回趟延安，當面同老毛說淸楚。」
鄧穎超說道：「你想利用老狐狸？他多滑？」
周恩來說道：「老狐狸爲人我比你淸楚，他雖然狡猾，但官癮大得很，這樣拖下去，他的參政員地位就完了。」
鄧穎超說道：「是呀！拖下去大家都完了，就連老毛的參政員也要除名。」
周恩來說道：「老毛不在乎的，他又不敢來開會，挑不挑這個空名還無所謂，只老狐狸同你受不了，因爲你們兩人常駐重慶。」
鄧穎超聽了周恩來的話，第二天去找董必武，要他給毛澤東去電或者回一趟延安，說明重慶情況對共產黨極爲不利，僵持下去絕對不是辦法。」
董必武也正因爲不能出席參政會焦急，更怕再僵下去，參政會除了名，就非回延安不可，重慶戰時生活雖然苦，但共產黨有的是錢，依然過得很舒服，若是調回延安，儘管有「特灶」可吃，到底差得多。因此，董必武聽鄧穎超說過之後，馬上就去電延安，向毛澤東報告，要求結束與參政會鬬爭。
就在這時，毛澤東接到鄧發的報告，已經與楊帆取得聯絡，找到項英副官劉厚忠，把項英、周子昆、袁國平一起解決了。毛澤東心花怒放，向江靑說道：「你看鄧發的報告，他確實有用處。」
江靑說道：「這樣是不是太狠一點。」
毛澤東笑道：「怎麼樣，你又動了溫情。」
江靑說道：「沒有辦法，女人感情總是脆弱的。」
毛澤東說道：「你要堅強起來，將來我得到天下，準備讓你接我的班。」
江靑笑道：「怎麼一大早就灌米湯。」
毛澤東說道：「不是灌米湯，中國歷史上有過女皇帝，武則天是大家都知道的。」
江靑說道：「那是什麼時代，再說歷史上雖有女皇帝，現在卻沒有共產黨的女主席。」
毛澤東說道：「怎會沒有，西班牙的共黨主席就是女的。」
兩人正說着，警衛員又送進一封電報，是董必武打來的，報告重慶情況對中共極爲不利，參政會裏面一向被中共收買的沈鈞儒、羅隆基都不敢出頭幫共產黨說話，大公報也發表社論指責中共不是，中共參政員不出席參政會，好似被告放棄了申辯的權利，靜候法庭判刑，不是辦法，因此，請求中共中央批准他們出席。
毛澤東看了冷笑道：「老狐狸三月無君，卽皇皇如也，大概是怕參政員被除名，要屈服了。」
江靑問道：「董老一個人打來的電報。」
毛澤東看看她，笑道：「你眞聰明，一句話提醒我，這不是老狐狸的主意，是周恩來要他打來的。」
江靑說道：「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參政員並非他一個人，別人怎麼未署名。」
毛澤東說道：「這當然是周恩來的鬼主意，周恩來爲了避嫌疑，所以要老狐狸一個人打來，連母老虎都未署名。」
江靑說道：「照這樣說，董老也是一個老實人，怎麼大家都叫他老狐狸呢？」
毛澤東笑道：「一山還有一山高，老狐狸雖然狡猾，但遇到周恩來就甘拜下風了。」
江靑問道：「你預備怎麼辦呢？」
毛澤東說道：「讓他們出席就是了，目前我們還不能同國民黨全面決裂，要維持表面的和諧，不能永遠隔絕的。」
說過之後，就去到楊家嶺中共中央辦公處把留在延安的大頭目都找來，把董必武的電報給大家傳閱，商量辦法。
這批大頭目中，陳紹禹、秦邦憲同到延安等於被毛澤東扣留，硬是不准去重慶，如果中共參政員出席參政會，大家就可以順理成章趕去重慶，暫時脫離了毛澤東的掌握。林祖涵與吳玉章雖然行動不受限制，兩人也不一定要去重慶，但卻珍惜這個參政員銜頭，得來不易。因此，都主張恢復出席。
只有張聞天未得到參政員的名義，對參政會極端敵視，對於當選參政員的頭目更存有嫉妬心理，希望藉這機會一拍兩散，當時說道：「我黨參政員不出席參政會，是因爲抗議政府解散新四軍，並且提出了一大堆的條件，現在政府連一條也未接受，我們又自動回頭參政會，不但丟盡了臉面，也使全體參政員看輕了我們。」

抗戰武術談

烽煙處處家鄉遭兵亂　拳風虎虎市口截壯丁

在上栗市栗江鎮的小小區域內，還有第一集團軍孫度司令指揮部的情報聯絡站，另外還有王陵基指揮部的聯絡站，他們兩處聯絡站均有一排人的武力，護衛聯絡站長的安全，那時地方政府稱他們爲孫總部及王總部，可是那一排人卻是一批少爺兵，是只曉吃飯不理事的角色，雖是如此，但他們的軍人威風卻大得驚人。在五十八軍是屬於第一集團軍，故此我與孫總部人員有聯繫。

那天，正當我們在市門口的路口查詢可疑行人，其中有三位一起的湖南老鄉，聽他們開口講話，和看他們的動作就知道是逃兵，我們就勸告他們返回自己部隊去。不料三位逃兵絕口否認是軍人，說他們是行商，路經此處，並反言相責，說我們故意找麻煩，如此一來，言語間就起了衝突，後來竟弄到出手和我們聯絡站負責人打了起來。逃兵的三人中有一人是有很好的武功根基的，而聯絡站負責人也會武功，兩人一開始動手就打得很激烈，但幾個照面過後，就知道逃兵的功夫很高強，我們的人不是他的對手。當時我和另兩位同工在旁監視着對方的行動，一見逃兵打出三手好厲害的功夫，攻擊得我同工招架不住，逼得連連後退。

逃兵的三手功夫是用前弓後箭及丁字腳的兩種馬步，手指伸直，掌心向下，手背朝天，兩手一上一下平直向前插出，專插肚臍部位，如插出的手法不能打擊到對方身上，即轉變雙手分開斬對方腰部，眞是出手快如閃電。還有一種厲害的腳法，是用左右連環飛腳，專踢下陰部位。

我見他使用此兩手雙腳的惡毒功夫，手腳並進都是取人性命的招式，實在令人心驚膽寒！我這位同工已被逼得迭遇險招，已毫無還手之力了。到此情勢，我已不得不理，因此立即縱步向前接替對敵。我先出坐馬拳破他兩手毒辣功夫，然後連續不斷的用高速度手法打出幾手坐馬拳，但是對方立時手忙腳亂，難以應付而節節後退。爲什麼他這樣快就現敗象呢！因他的兩手快招功夫，是要近身短打才能擊打到對方身上，而我採用的坐馬拳是長拳破短招。凡是練武術的人，不論與何人過招，要站在主動的立場爭取以快打慢，要做到對方雖然快，我比他更快的境地，才不會失敗。因此之故，我接替上場，出手幾拳就佔了上風，他出拳雖快，而我比他更快，因此他的拳頭不容易打到我身上。然而對方也並非弱者，他見我一上場就克制住他的手腳，立即改用連環腳法，左右開弓向我踢來。當我閃避到他踢來的第三腳時，出手向他的當面骨鋒一拳擊下，但可惜這一拳並未擊中，因他縮腿收腳太快，讓他躲過了。接着他又起左腳朝我踢來，我立即左腳退後一步，右腳踏在前面，用騎馬樁穩定住樁勢，心想：這位逃兵穿的是赤腳草鞋，如不踢中要害，硬接他一腳也不會受傷太重。主意既定，當對方的左腳踢向我右邊大腿部位時，我並不退開，迎着他踢來之腳，立即用重力一拳擊中他的當面骨鋒，只見他的腿向下一沉，動作已沒有以前的快捷了。當然，他受了我大力一拳，一定痛得自己知道。我得手不放鬆，乘機左腳趨步向前，用撻生魚般的捷樁掌法，左手捲住他的左手臂，右掌對準他左肩膊一掌劈去。因我左腳跨上時已扣住了對方的右腳踭，他已不能逃避。當我這一掌劈出時，對方好似一條生魚一般，跌出有五六尺遠，倒在地上爬不起來，一場打鬬也就此結束。

另外還有兩位逃兵，見此情形嚇得呆立一邊不敢稍動，我就叫二人去扶起那跌倒的同伴，其中一個逃兵竟然雙膝一跪，淚流滿臉的叫着饒命！我見此情景，心中很不好受，忙用手拉他起來，並和他說：「我決不爲難你們，但你們要講眞話，你們是那個部隊的士兵？」逃兵結結巴巴的說道：「我們是五十八軍某師某團的士兵，如今就是死也決不敢再回部隊，因爲我們連長又兇又惡，抓回去一定會被打死的。」他又解開衣服，露出左胸被連長打傷的紅腫傷處給我看。事已演變到此地步，眞使我左右爲難，所謂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看着這班原本是善良的百姓，如今爲了戰爭吃盡辛苦，還要被長官打罵，眞是人間辛酸事。我只得也扯起褲管，讓他看我大腿上的瘀痕。並對他說：「這是剛才被你那位武功不錯的同伴踢傷的，但你的同伴除跌了一跤外，我的拳頭不會無緣無故打傷人的，如不信可去問問他便知。」他轉頭去問同伴受傷未？同伴搖頭說：「我未受傷。」至此他們才知道我沒有騙他們，也知道我們對他並無惡意，眞是不打不相識，我與他們好似成了老朋友一樣，還招待他們吃了一頓飯，又將帶在身邊的傷藥送給被連長打傷的那位服食，用推拿手術替他治療。計算他們還要三天路程才能到達家鄉，我將如何避開危險區域，走安全路線的地區告訴他們，又少少送了點旅費，三位逃兵非常感動，千萬聲的道謝，和我們握別而去。

這位逃兵的三手厲害功夫，所幸尚未學到純眞程度，否則我這同工可能傷在他手下。他的第一手功夫，雙手筆直向前一插，出手的部位還不太準確；出手雖快，可是呆板沒有變化。這手功夫並非普通功夫，是在抗戰後期轟動贛西數縣，名稱「五里還陽」的絕招變化而來的。在那段時期，由萍鄉至宜春、分宜、樟樹一帶因鄰近戰區，早將鐵路公路自行破壞以阻敵軍進攻，故此一班商賈百姓均須步行，貨物也全靠人力搬運。後來路上竟發生刦案，原來是一個武功高強的人搶掠過往商人，他專用一手「五里還陽」的絕招，橫行一時，無人能敵，行商如不幸遇到了他，絕無倖免，因此這「五里還陽」之名，聞者心驚，轟動一方。

張仲仁

霸王妖姬江青與紅色娘子軍（二）

一九五四年又傳將文化部電影事業指導委員取消，制壓下她的風頭，她的悲憤，她的仇恨之火，一直到一九六二年文化大革命前後，江青才躍上了紅色的鬭爭舞台，扮演牝雞司晨的要角。

綜觀她的生平，確實飽經滄桑，往事不堪回味，但她卻運用了女人在天賦上所具有的武器，和其個人在人海滄桑中所歷煉出來的本能技巧，玩弄無數男人，蠱惑毛澤東，進而玩弄政治，把中國大陸攪得天翻地覆，可以說是她平生因遭遇坷坎、遺棄，而產生了自卑、自大、虐待狂、性變態心理在作祟，無以名之，只能視為禍國妖姬的復活。

三、江青與「現代戲」

當年的藍蘋不過是黃浦灘上二三流明星，人盡可夫的爛鳥貨，而今權傾紅朝，她所提倡的所謂現代戲也震灼中外，其中有其內幕與外灼的原因，江青自始即自命不凡，最少她意識形態中自承是從事影戲的明星，而今又貴為毛王爺的夫人，中共的文藝戲劇陣線應有她的地位，但是中共當時把持文藝影戲陣線的文化部長周揚，他是三十年代領導上海左翼文總的負責人，下面的四大金剛是，田漢、陽翰笙、夏衍等把持着，這些人都是三十年代為中共攪戲劇統戰的先進，江青當年不過是上海灘二三流明星，基本上認為她不夠資格來談改良戲劇，和領導文藝戰線工作，因此，她提的意見，都被否定，江青曾忿忿的指責過：「在文藝部門連針都插不進，水都潑不入。」她內心的一股不平與怨氣，就是先從影劇界發難，利用枕邊耳語，說盡了彭眞周揚等領導下的文化戰線工作者的壞話，先對「清宮外史」和「武訓傳」作了澈底的批評與檢討，指文化藝術界都是反毛反黨的「牛鬼蛇神」。

一九六一年，北平反毛的「三家村」夜話，首先在文藝部門實行反擊，連續射出了「新編歷史劇」的「海瑞罷官」、「謝瑤環」等，借古諷今，對毛澤東實行了口誅筆伐，處處擊中了毛澤東的要害與痛處，使毛的威望大跌，日趨孤立，被迫退居第二線，江青就是當毛澤東處在這樣一個緊急情勢中，又沒有適當人選的情況下走出中南海，首次為毛澤東擔起一項在文藝戰線進行調查研究，並組織反擊力量，為毛澤東展開奪權打開一個缺口。當時江青感到在「文藝戰線」中沒有固定的地盤，沒有幹部，也沒有羣眾，更沒有一個基本隊伍，全大陸所有的戲劇隊伍，都掌握在彭眞周揚統率下的各級「閻王殿」的手中。在北平就無法插足，於是江青首先到濟南去活動，因為濟南為她的老家，她的中共「人代會」代表就是由山東「選」出來的，利用了「山東省京劇團」，來排演她的現代戲。之後江青又到了上海，利用柯慶施的關係，一方面運用林彪在上海的軍方勢力，指示姚文元在上海「解放報」發出了第一篇攻擊新編歷史劇的槍聲，進而江青就把上海作為她鬧戲劇革命的總基地，並以毛澤東的意思——「在戲劇裏要演工農兵，要宣傳社會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對舊有的傳統劇日，採取根本否定的態度，對於原來領導文藝陣線和戲劇的班子，一律採取排斥與打擊的手段，將毛澤東語錄當作唱詞搬上舞台。張春橋當時為上海市委兼宣傳部長，力捧江青，並成為現代戲的大力支持者。

江青所提倡的現代戲，戲種仍以京戲為主，戲目最初（文革前後）創造八個「樣板戲」作為現代戲的榜樣。計有：

(1)「海港」——「思想鬭爭」戲，描寫中共在上海港口的鬭爭故事。

(2)「沙家濱」——「階級鬭爭」戲，描寫中共「新四軍」傷員由共黨地下組織掩護脫險歸隊故事。

(3)「紅燈記」——「對敵鬭爭」戲，描寫共黨黨員，策動鐵路工人對日鬭爭。

(4)「奇襲白虎團」——「反美戰爭」戲，描寫中共「抗美援朝志願軍」參加韓戰的一場爭奪戰。

(5)「智取威虎山」——「對內戰爭」戲，描寫共軍與國軍在東北威虎山的一場戰爭。

(6)「白毛女」——「階級鬭爭」戲，描寫陝北佃戶的女兒遭受地主迫害，逃往山上日久頭髮皆白，共軍到後為之報仇。

(7)「龍江頌」——「思想鬭爭」戲，描寫「村女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幾天幾夜不吃飯與洪水搏鬭，戰勝了自然災害。

(8)「紅色娘子軍」——「階級鬭爭」戲，描寫海南島一村女與地主鬭爭後，加入共黨武裝組織，殺害地主報仇，並且用芭蕾舞形式演出，成為所有樣板戲的主流。

以上這些所謂現代戲，主要以演工農兵為中心，思想鬭爭，階級鬭爭的氣味非常濃，氣氛非常的緊張高昂，它的形式是京戲的底子，可是它廢除了傳統戲中的「行當」刀、槍、劍、戟，代之以手槍、步槍、機關槍、加小砲。「龍袍」、「玉帶」、「朝靴」等，均以「列寧裝」、「中山裝」、「軍服」等代替，唱、做、念，和道白。則代之毛語錄的口號，和唸詞，例如「黨是光榮、偉大、正確、戰勝敵人渡過難關」、「東風壓倒西風」、「打倒美帝」等。

當江青所提倡導演的這些「現代戲」搬上舞台時，引起了一陣旋風，也引起一股強烈的反對高潮，不僅是遭到文藝戰線的頭頭們的反對，也遭到編劇者和演員們的反對，大陸人民的厭倦與鄙棄，因此，江青最先在北平把現代戲搬上舞台請了文化機關的負責人彭眞、周揚他們觀賞時，大多數半途離場，彭眞（前中共北京市市長兼領文教戰線負責人）事後表示：京戲是一個歷史比較久，藝術水準比較高，形式比較嚴格的劇種，改起來比較困難。

湘江

江南啼痕錄（五十八）

中國的人民，未經憲政的訓練，未有民主的修爲，何能一爐共冶，成立聯合政府？中國的士兵，以當兵爲職業，一旦編遣，立即失業；何堪百戰沙場，在敵人屈膝之後，便成投閒置散，無以爲生。而美國竟要求中國實行，究竟美國昧於情勢乎？抑共產黨的同路人有意構害乎？但中國政府竟然一誤再誤，削自己的足去迎合美國的履，遂使生靈塗炭，百刼不復。但追溯禍根，是誰致之，孰令致之？走筆至此，不禁掩卷三嘆：誤盡天下蒼生者，美國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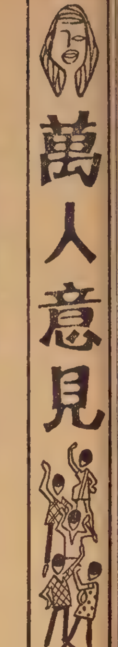
美國自立國以來，即實行徵兵，動員令一旦頒佈，富而擁千萬的子弟，即應召入伍；清高如大學教授，即橐筆從軍，名流如托辣司的大亨，也要穿甲上陣。視當兵爲義務，絕不視之爲職業。故一旦戰事結束，三軍復員，無不手舞足蹈，歡喜若狂，舉杯慶祝，如醉如癡，蓋富家子弟可以再過其紈袴生活；大學教授可以返回學府，登壇秉鐸，名流大亨可以返回巍峩的寫字樓，指揮他的員工。故在作戰之中，無一渴求早日和平，使得解甲歸家，還我初服。

在中國，井田時代的政制，軍事與經濟密切配合，將徵兵方法寓於授田之中。男子十八歲爲成人，開始受田，也開始服役。無事時，執耒耜以勤耕力田；有事時，執干戈以衛社稷。到了六十歲，便要退役，但也要將田歸還政府，乃所謂「解甲歸田」之制。到商鞅治秦，廢了井田制度，受田解甲畧有變化，但徵兵制度依然實施。到了唐代，出現府兵，徵兵已成瓦解。自殘唐五代以迄清末，全國士兵，皆由招募。經悠長的千年募兵，徵兵的規範，已蕩然無存。辛亥鼎革，民國成立，曾一度強調國民的權利義務，重申徵兵，但不久袁世凱野心竊國，及第二次革命，所謂的帝制夢滅，惟北洋軍閥，擁兵割據，北洋政府的政令不出京門，徵兵依然無法實現。迨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掃除羣雄，統一寰宇，但中共已稱亂於江西，國府忙於安內攘外，又未能推動徵兵。及「七七」事變，掀起神聖之戰，爲了配合長期抗戰的國策，必須全國皆兵，乃堅決推行徵兵制度。但募兵已歷千年，國民觀感漸流於「好仔不當兵」的曲解，故徵兵之初，仍有「豬仔兵」爲之瓜代。所謂「豬仔兵」者乃以當兵爲職業，受僱於應召入伍之家，冒名頂替的比比皆是。故徵兵制度雖已推行，但兵源還不少募兵的餘音，軍中兵士豈止佔百分之七十以拿槍桿子爲職業。尤其是游雜部隊，全是草莽英雄。倘使復員退伍，解甲歸家，從何轉業？爲士則非出身中學，既不能執鞭以爲人師；也不能操筆以爲文吏。爲農則無寸土的耕地，也乏耒耜的耕牛，更不能勞苦操作，陳勝之流豈甘駢死於隴畝之上？爲工則無一技之長，巧製雕蟲之藝，況做慣乞兒懶做官，也不能長日埋首於規矩方圓之間。爲賈則無資本，既不懂人棄我取之道，也不長於囤積居奇之術，且慣於出生入死，那豪情的老粗，豈能勝任，於精打細算，討價還價，銖錙計較的瑣事。桐油埕終是桐油埕，只有穿尺八布，才眞正是適合他們的生活。美國人不明白中國軍人的實質，以美國的復員方式，強之中國來施行，提出編遣方案，撤銷集團軍，要軍縮爲師，將師縮爲旅，淘汰出來的將士，一律解甲，幾百萬桓桓之士，何去何從？奉公守法者忍聲吞氣；牢騷滿腹者使酒罵座；憤慨偏激者，鋌而走險，一旦中共向之招手，爲了生活，忘了大義，倒向老八去！中共以原爲國軍的來打國軍，美國人幫了毛澤東的大忙，難怪今日毛澤東要以北京填鴨來款接美國的嘉賓。

新年過後，春到人間，大地已呈生機；湯烟春景，也是宜人。水路的麻煩，既已解決，陸路的行程，操於自己，可快可慢，趕程則乘轎，如不趕程，大可以慢條斯理，分日步行到廣州灣。船到博賀港，我已計劃第一站先步行到水東。我的個性喜愛旅遊，此次南行，正因貪圖走走未到過的地方，才捨棄梧州線和羅定線的路程，南沿南中國海的海岸，乘桴浮海以赴電白，再穿高州以赴雷州，以漫遊高雷一帶。目的既在旅遊，何妨放慢腳步，因此我在博賀起程時，也不雇轎，以遨遊於嶺南女英雄的洗夫人的發祥地。

這時，春風拂人，震盪遊子的征衣，我凝立在鹽田的阡陌上，默想電白南陲既是漁鹽之鄉，何以縱目所見，農村的農舍，仍有蓬門甕牖，顯有窮苦艱困的現象。但聽聞高雷一帶，富有之每每擁有良田百畝以上，財富集於少數人的手上，造成貧富懸殊的怪現象，總會伏下政治的危機。難怪張炎在南路稱兵叛國的時候，居然有盲從的學生和農人，跟着他作亂，實在是一件痛惜的事。勝利後土共到處流竄，原是疥癩之疾，不足爲慮；但怎樣才使百姓不受他們的誘惑和褢脅，實是當前的政治問題的結癥。我記得，流竄於中山、鶴山、高明、開平、新興等縣的中共自稱粵中縱隊吳有恆，最初恐怕連一小隊的人數也不夠，卻打着縱隊的旗號，虛張聲勢，原不堪一擊。可是他乘着國軍及地方團隊全神應付由江會直至三埠的敵人，他便在上述各縣的邊區活動，而各縣的縣長，又各抱耍太極的手法，各人自顧門前雪，不加過問，否則，以幾縣的兵力加以圍剿，則吳有恆那一撮東西，根本不會生存。所以，中共利用抗戰，抗而不戰，游而不擊，甚至向日軍送秋波，連抗也不抗，從事於飄忽的游，專襲擊國軍，以擴充實力，發展地盤。但老實的說中共的坐大，地方的軍政官員應負其咎，有了中共的種子不加撲滅，有了中共的武裝不加進剿，地方黨部又無實力，國民黨的地方負責人向軍政方面提供消息，則必認爲擴大其詞，或要其太極，大事化爲小，小事化爲無。

安琪



無線電視導人邪惡
不斷的替中共宣傳

編輯先生：

九月三十日，星島日報副刊登載：「中大學生抗議無線電視劇『智慧的燈』。」因該劇內容談到大學生的生活、學習狀況等，醜化本港大學生——也可說是侮辱。

從服裝及髮型看，是六、七十年代的大學生，在這年代的大學生，一位女生竟患了性病，傳染給她的男同學，男同學患性病而死亡。在數十年前，可能有個別學生患性病，今日科學進步，醫藥日新月異，患性病死亡的人很少，尤其大學生，不至窮到無能力治病，且公立醫院是免費的，豈非無線電視有意醜化本港大學生？從另一方面看，且有政治作用內在。

前年大陸乒乓球隊來港表演，作政治宣傳，無線電視抽去別的節目，傳播中共乒乓球隊表演，每天報告數次，何時有中共乒乓球隊表演，報員拉長面孔，語氣如狗吠；目前則大播映江青樣板戲「白毛女」及「紅色娘子軍」。

十月一日的中共「國慶」，除「中國銀行」及中僑公司等中共經營的機構掛出污腥旗外，港九居民扯旗者屈指可數，而該電台報告員播新聞時講：「今日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港九各處五星旗飄揚。」大概這報告員不僅眼瞎了，且係神經失常。

今日雙十節，確確實實港九各地到處青天白日滿地紅的中華民國國旗，尤其貧民區、徙置區如石硤尾，有如旗海，油塘新邨馬路中央、鐵欄上，每隔十尺豎一面青天白日旗；荃灣大窩口也扯了不少國旗，照理中共口口聲聲「推翻資產階級、消滅剝削、改善人民生活」，貧民應該歡迎中共，但木屋及徙置區住的居民，扯青天白日旗比其他地區更多。

這明顯表示民心嚮往中華民國。

但另一報告員卻沒有報告：各地青天白日旗飄揚，僅說：「右派人士慶祝雙十節，兩處慶祝會偉大場面。」筆者想：如播「雙十節各處青天白日旗飄揚」，他的飯碗會打爛，被炒魷魚，只好違背良心做應聲蟲。

該電視台每星期下午六時半播「摔角比賽」未播前囑觀眾「不准他們的兒童看，因對兒童有影响」，既然此節目對兒童有害，應不傳播。摔角有『箍頸』表演，不啻教人『箍頸』，難怪本港匪徒用箍頸方法打劫。

至於電視台醜化大學生，學生應當書面警告該電視台，要他道歉，否則大學生一致行動，勸告市民不收看無線電視台一切節目。

平邪上

萬人雜誌創刊於六七年港暴發生之際以堅強之意志堅定之立場作反共先驅一紙風行轉瞬六載茲值慶祝六週年紀念爰撰短一聯以誌感

杯酒話六載前塵，風雨縱橫，憑一枝鐵筆掃群魔，三千里綫貴活湯，萬丈光芒天際湧。

赤潮遍八方大地，河山變色，哀七億人民罹浩劫，念廿年心懷故國，我將漢幟半中來。

許振紅

為了人道 逃港大陸難胞 千萬不可遣返

編輯先生：

請借一點篇幅發表兩點意見，公諸本港居民及世界人士。

㈠前天報載，聞說本港政府認為近兩年來，尤其今年中共批准大批人民出境，加上每天不少大陸年青同胞冒死逃亡到港，致香港人口急劇上升。政府對就業問題加重其負擔，擬將逃亡人士送回大陸。

人口突然增加，就社會就業問題增加壓力，確屬事實；但基於人道立場，希望賢明長官體諒大陸同胞痛苦，給與同情，加以接納，只要其人安份守法，努力勞動，對社會是有益無害的。

如眞的無法接納突然驟增的人口，寧可限制被批准的人過境。因為他們不能過境再回他們的城市或家鄉，仍可過着他們的「社會主義」生活。如果把逃亡青年送回大陸，他們就苦了！被鬬爭與勞改，比死還苦。與其把他們送解回去，就地槍斃還人道一些。本人身受其苦，嘗透非人生活，受盡鬬爭折磨，所以寫出衷心之言。

㈡從電視報導偶然得知「智利政府審判共黨分子，受到國際極大壓力」。不知「國際」專唱高調之徒，是否只有一隻耳，一隻眼？抑輕此重彼，欲停泊惡？智利政府審判的只是有禍國行為的共黨頭頭，且還經過法律處理，「國際」人士不顧干涉別人內政，施加壓力。

中共二十四年來，從不經過法律審判，只憑「大膽懷疑」，大量拘捕，屠殺大陸同胞。年青一輩，不斷冒死逃亡，為什麼「國際」人士不但不加「壓力」，連過問也不敢？太不公平！

讀者寄語蕭聯芳

珍重慈悲濟時策 莫傷老邁損心懷

袁暘照上

毛共竊國，紅潮橫流，禍國殃民，集亘古暴君之大成，生當斯世，睹國族之淪亡，傷生靈之塗炭，此蕭翁聯芳先生，在萬人週刊三一二期意見欄內，有「問誰誤盡蒼生事」「匣劍長鳴奈老何」之句，往者已矣，徒增悲懷，失敗乃成功之母，辛亥革命十次始底成，勝敗兵家尋常事，捲土重來未可知，得民者昌，失民者亡，觀乎廿國慶，旌旗如林，人心思漢，事尚可為，果能臥薪嘗膽，生聚教訓，謀定而動，則鹿死誰手安能預料，一旅興夏，三戶亡秦，為期靡遠，一息尚存，反共到底，成而後已，曷計其年，先生豪情雄風，未減當年，倚馬千言，瞬息可待，文章報國，不分老幼，願台奮起神威，磨利筆尖，以匡時艱，滅此朝夕，返旆之日，桑梓所望於台者甚殷，望先生「珍重慈悲濟時策」，「莫傷老邁損心懷」，願共勉之。

六十年來一瞬過，
中原猶是血成河，
且待劍氣升騰日，
斬盡群妖不用磨。

中華民國十月十八晚林自力

萬人頌

讀者潘叟孚

萬人雜誌；六週誕辰，
萬苦千辛，卓立堅挺，
萬人傳誦，人手一卷，
萬醉獨醒，鶴立雞羣。
萬心所皈，驅掃妖氛，
萬眾一心，自由干城。
萬難不辭，貫澈始終，
萬世千秋，浩氣長存！

中東戰爭蘇俄策動 曼谷暴動毛幫搗亂

這次中東發生戰爭，在淵源而論，如果不是阿拉伯集團共同仇視猶太人，以色列立國時間短，國土狹窄，人口不多，以色列絕對不敢向阿拉伯任何國家侵犯，大家和平相處，友善往還，絕對不會引致今日的局面。其次：如果阿拉伯人當年不是受蘇俄之慫恿，不顧道義，收回運河，既不會引致英法聯軍之進攻，以色列絕不敢出兵進攻西奈，仇恨亦不致加深。雖經美國調停，中東戰火停止，以色列亦將兵撤回原來的國界，本來由此是可以再釋前嫌、相安下去的。

一九六七年，阿拉伯人自恃人口眾多，資源豐富，加上蘇俄在背後支撐，竟然聯合整個中東阿拉伯國家，以為一舉可以把以色列消滅。殊不知事機不密，被以色列先發制人，北佔戈蘭高地，南佔西奈半島。釀成今日的局面。在理由上以色列佔奪別人領土，賴死不放，當然洗不脫侵略的行為。但是既無眞正的和平，更無親善相處的期待，以色列為了生存，也不能不擴大地域，以保其國疆，這個禍，阿拉伯人也應該善為檢討。

戰局發展到今天，以達揚將軍的戰略，以為以速戰戰略，先攻大馬上革，促叙利亞的低頭，然後回師，攻打埃及，以戰迫和，未嘗不是善策。但惜以色列兵源短少，戰區愈深入，補給愈困難，而且加上其他阿拉伯國家的派兵支援，蘇俄的大量物資接濟

，如想急切打敗敘利亞，未必如達揚將軍所理想。在短時間內勢必成為膠着戰。

又看西奈半島戰事，埃及利用蘇俄大量援助新武器節節進攻，以眾敵寡。以色列軍雖然訓練優良，驍勇善戰，畢竟只有三百多萬人口的國家，能夠動員多大的兵力呢？持兵下去，必致人力空虛，那時以色列的國土，如何保守，已成問題，遑論反攻？倘眞的到此地步，整個中東，無疑已在蘇俄勢力範圍所控制了！此時的美國，不但石油來源斷絕，連地中海之第六艦隊，也不能保障絕對安全。如此一來，美國在中東的勢力，可說烟消雲散了！

現在再回來談談東南亞問題，越南雖和仍戰，柬埔寨及寮國已岌岌可危，泰國今天的暴動，並非眞的所謂維持「憲法」，實際上就是毛黨從中策動搗亂，似無置疑。當一九四七、四八年間，中華民國在毛黨走狗「民盟」策動之下，全國學生暴動，所謂「反飢餓、反內戰」。其實內戰出自毛黨，飢餓莫如今日。共產黨的下流無恥，可見一斑，泰國今日之情勢，正如中國之當年，倘泰國政府不及時斷然處理，勢必步中國昔日之後塵，那時東南亞之國家，已全部落入共黨之手，馬來西亞及星加坡則唇亡齒寒，終將難保，迷夢「中立」之人，可以休矣！

國際形勢至到今日，美國又如何處置呢？閉關自守，用門羅主義，而作苟安？雖然，以目前情況，蘇俄與毛黨均無能力橫渡大西、太平兩洋來登陸美國本土，但須知日本左傾勢力日增，美國人種衝突日趨激烈，照目前情況發展下去，這兩個國家，自然會從中腐爛出來，從此已成資本主義末日了！所以為了預防，美國應該及時覺悟，採取斷然處理，如果再迷戀於「談判時代」，必然自食惡果，與共產黨人談判，其價值幾何呢？

進一步要向美國的鴿派警員們及自稱「中共問題專家」提點意見，你們再不能幻想「以俄制毛，以毛制俄」的夢想，更不能大談「俄毛將大戰」，本人可以大膽說一句，俄毛永遠不會開戰的，只是擺成陣勢，以鬆懈及痲醉自由世界，不可擴軍而已！一旦美俄戰爭，毛黨必裝成「中立」，待雙方打到勢窮力竭之日，毛黨必聯俄抗美，絕不會聯美制俄，因為那時俄國人已不能稱為老大哥，而是老弟。而美國與日本就不堪設想了！

國際惡劣環境至到今日，可以說是由美國姑息政策的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末期，一心恐怕中華民國成為世界的強國，雅爾達秘密協定，出賣中國的蒙古，馬歇爾計劃助長毛共的猖狂，韓國戰爭，虎頭蛇尾，打得不倫不類。推翻越南吳廷琰政府，釀成印度支那今日的危機。尼克遜總統更不惜降貴紆尊，跑到北平與老毛「親善」，引進毛黨鑽入聯合國，使到神聖莊嚴的國際組織，成了人鬼舌戰之場，背信棄義的田中角榮，更以仇為友，與毛建交。竟然無恥在毛周面前，說「日本當年對不起中國人民引為抱憾」，眞是無恥之極！

世界惡劣形勢至到今天，完全就是世界上那班秉政人的庸才，自命什麼專家，唔懂裝懂，加以被共黨收買的敗類，天天以「和平」使者自居，直接及間接做共黨的傳聲筒，為共黨集團塗脂抹粉，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所造成。

今天美國如欲摒除後患，必須深省過去所謂談判時代的錯誤想法，痛定思痛，以壯士斷臂之決心，與中華民國並肩攜手，消滅世界亂源的毛共黨徒，其他中東戰爭，亞洲之變亂則不難迎刃而解了。

（袁暘照）

萬人雜誌聯歡敍餐 讀者熱烈捐贈獎品

「萬人週刊」創刊六週年紀念，十一月一日舉辦讀者、作者、編者三結合聯歡敍餐。讀者熱烈響應捐贈聯歡抽獎獎品，茲將捐欵及獎品芳名列下：

施先生五百元，廖柱天先生一百元，李世昌先生一百元，劉永生先生一百元，余建謀先生一百元，丘凌先生五十元，陳丹玲先生五十元，宓琴先生四十元，鍾允文先生二十元，林自力先生二十元，葉金先生二十元，王克光先生十元，潘守和先生十元。

高鳴先生油畫兩幅，薛鑑源先生女庄衣料一件，祁幟顯先生台灣補酒兩瓶，楊聖林先生旗袍料一件，馬紹基先生台灣酸枝古鼎一座，佘泰棋先生台灣草蓆一張，劉梅軒先生男女手錶各一個，李立本先生男庄手錶兩個，陸奎生醫師書籍四十本，兆華先生英國餅乾二盒、朱古力糖一盒，盛東煬先生烟灰缺一座，麥文理鋼鼎一座，洪益林先生中華國寶一套、尼龍皮帶二條、味爽二個、壓紙石兩件、袖珍日記部二百個。謹此致謝。

萬人雜誌聯歡敍餐籌備小組啓

十月二十六日

眞正不可抵抗潮流
大陸青年嚮往自由

編輯先生：

凡生活在香港的人，如果珍惜這份寶貴的自由權利，不在牛角尖上鑽，起碼他會感到思想活躍，精神快慰，能塡補一些形式上的不足與缺陷。同時能發揮自己潛能，從積極方面下手，主動開拓意志，爲自己創造多姿多采前途，爲自己開闢其可行的道路。如果像一部份人聞聲走路，一味盲從，這種被動的盲行，實在靠不住的，也太危險了。最低限度是給自己制造困惑與苦惱，他會黯然渡過一生。原因很簡單，他辜負了這份寶貴的自由，就等於失去了靈魂，同時也失去了一切。

能自由看、自由思，起碼這種人的眼光要遠得多。智識益廣，然後才能辨是非，判黑白，再而看形勢明潮流，看清楚今日眞正的潮流，它是客觀的事實。不是毛澤東叫出「人定勝天」，一種人就自封盲信地球眞的給毛澤東縛住了。共產黨控制全世界了。無知地大叫大喊什麼「戰無不勝，偉大勝利，形勢大好」的口號。旁人聽了不是一笑置之，就是罵其爲應聲蟲、變色蟲。這些或可給這類人的惕悟，我也只希望這些人要留點良心，有點責任感，向人群負點責任，同時爲自己負責點就可以了。

本人不是什麼專家，但能閉來自由自在讀點實事求是有正義性有理性的新聞，正因看的不是強詞濫調，虛飾是非，混淆黑白諂媚讚美的書報。所以得益不少，同時對世界有了一些認識，起碼也不會盲從。我深信地球是在不停地轉動的，不會有任何力量能使它停止的。同時也相信地球上的形勢，它是不停地在變，也同樣沒有任何勢力將它制止。但是有一定規律性的，地球繞着極軸而運轉，形勢是合依人心而推進。趨向是以民意爲依歸的。實捨此是無能爲動的，是無以爲據的。試看中國數千年來的歷史雖然千變萬化，但也不出於合情合理循着人性的需要而開創發展。故文化不斷地創造與傳遞，生命一代傳一代的推陳出新，時代不斷地演進社會日新月異的進步。若這種規律受到一時阻塞時，也能容忍於一時，但情緒會倍數的高漲，一旦瀑發會如洪水決壩。一洗無存，至成淸流盛景爲定，人民生活調適爲安。例暴秦雖霸，故也只爲一時客串耳。

遠在半個世紀前，由於當時社會制度極爲不善，故人心也是爲着調適與需要的軌道而求變採善。同時又途徑極爲黯竭，出路狹窄，故當時的共產制易受些人所接受，因人都慣在飽和中去求異的，故這是前半個世紀的潮流。時至今日，如果說共產主義又是潮流，可能地球眞的停了下來！由於民主自由思想倡起之後，社會制度日新又新，形勢日進千百，且能和諧協調地推進發展。能以群眾爲中心，來達到民富國強的高峯，這是當時馬克思列寧始未勝算的，它是馬列的大尅星，它才是今日不可抵抗的潮流。如眞正關心中國前途與人民的人，他們不難看到今日的共產專制制度是經不起思想的比較，時代考驗與民主挑戰。它在西方民主陣綫到處遭到窒息與分化。近來更爲風起雲湧，教條死硬的馬列主義是死的口號，它只有步向破產的一途。政治的定義爲管理眾人的事。不理人民生活如何痛苦，處境何等悽慘的政權，我看只有共產黨一個，那它何配管理眾人呢？它能長久專制眾人嗎？

看大陸，分析共黨應有中心、客觀才能看遠看透。應該當自己是一股最巨最廣的力量中一份子——人民的身份來觀看。

人民生計痛苦，是因於集制集配，人民思想痛苦是因於行動封鎖，精神痛苦因於專制強迫，這種水火煎熬是有因才有果的。然人畢竟是有人性，總不可像死物工具般長期在種種痛苦中生活。所以必依自己需要人性的定律去創造，尋求生存的出路。看深圳河繼續不絕的逃亡可知，這是有形的量變，再看冒險程度，去推知內部求變強度。人民生活慘苦，民心求變是所必然，但共產黨不但無視人性，而且推出一套永遠鬬爭論，只有下放、勞改、強迫減食等悖理違性的高壓手段，生活在毛澤東勢力範圍內的人無疑等於任其宰割，這個殘酷的政權，它的所以能生存至今，究其因就是能絕對封鎖，殘酷高壓之功也。

現在這堵圍牆已遭洪流推裂了。中共內部由下級到上級，由秘密至公開不斷在惡化，經過反、鬬、批、改的數不盡鬬爭後，今日來看，人心是越鬬越亂，愈搞就愈壞，人心趨向目的也就愈堅。這股巨流洪浪勢力，毛幫稱爲修正主義，其實就是今日人心

嚮往自由、民主生活的不可抵抗的潮流。

我看大變局與大結局就在眼前了，讓我們拭目以待吧！大陸青年在鐵幕封鎖的裂縫中，必看到智利政變。可憐的海外工具們，短視的盲從者，你們是簷上燕雀，不知大廈之將倒矣！可以肯定一句，凡有思想有感情的人是不可能適應共產專制殘酷生活的，故共產黨必在中國完全破產滅亡。同時警告一些無知無德更無恥者，不可再自欺欺人了，錯的目的達到時，就是你的後悔日，也是你的末日。最後凡有眼光有骨氣愛民族愛自由的戰士們，應在風浪中團結起來。堅定一致保護八億同胞，保護自己，為自己前途國家前途而奮鬭到底。

江基生

葛柏事件如處理不當
警民合作將遭遇困難

編輯先生：

葛柏事件，是否不了了之？如果是的，港府威信掃地！葛柏身為港府警務處高級警司，警方發現他有貪污嫌疑命他解釋財富來源，他不但不和警方合作，反而挾帶私逃，擅離職守，該當何罪？警方在他私家車裏搜出三本小冊子和一批現鈔，三本小冊子上寫明「香港、九龍、新界」等字樣。冊子內詳細列明全港九大小賭檔，色情架步的地址和主腦人姓名，身為高級公務員，香港待處理研究事項太多，如目前交通經常打困籠一節，人們早已提出，多建行人天橋，避免人車爭路造成不必要的傷亡，當局的高官就唱其慢板，人們望政府搞好交通，正如急驚風遇着個慢「郎中」。如葛柏之流，捨正經事不幹，而去研究污糟辣撻事為其增加財富。葛柏事件是港府考驗階段！如處理不當，枉費六七年和左派鬭爭所爭取的人心。有關葛柏引渡一節，政府以法治人，人民以情理而處事，法例不外以合情合理還予人民，香港人大多數暫在情理看葛柏引渡事件。「香港」眾人皆知是英國殖民地，既然是英國所管，「港督」也是英國派遣來港主理事務，當然，英國有權調動自己管屬各邦各州的官員，莫說一個葛柏不能引渡返港。香港市民認為不須引渡，葛柏擅離職守一罪，足可逮捕返港受審。舉其一例，譬如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敵國進攻某邦某州，英國派遣軍隊官員去某州作戰，是否有要作法律程序引渡一番才去和敵人作戰，敵國不攻破你英國才怪。

引渡葛柏，香港市民簡直認為是笑話。如果英倫不下命將葛柏逮解來港歸案，就是英國又用自己法律來維護了自己英國人！「一九七三年十月四日報載警務處長對英記者透露，葛柏會被視為英雄，處理方面因而棘手。」功還功，罪還罪，弄清是非，恩怨分明，何棘手之有？再錄報上一小段「薛氏稱認肅清貪污頗為棘手，他指出本港存有與黑社會及警方有聯絡的罪惡組織，外人根本永不知道誰收取金錢。」

以上這些說話是薛處長在英國接受英國衞報記者胡律葛特訪問，談及貪污問題時說的。市民們讀到薛處長的話才如夢初醒，原來維持香港治安的警方竟與罪惡組織有聯絡的，怪不得香港「治安」一團糟！

筆者無意攻擊警方，只是警方不打自招而已。順帶談談貪污的諷刺，週末週日晚上，港九各新邨茶樓三六狗檔公開大張旗鼓，擴音機報導派彩聲浪擾及市民安睡，如果該邨的治安主管不包庇不收片，難道這些撈家食了豹子膽來大開賭檔。

最好笑一邊開賭檔，一邊警務人員在抄收了工停在馬路旁的十四座小巴牌，有次筆者聽到一位小巴司機問警員，對面狗檔你不去抄，我們收工你來發請帖，（指抄停在馬路旁小巴的牌），這位警員答小巴司機：你再說你就一身蟻，嘩！得！這位小巴司機變得噤若寒蟬。這等事項，市民眾人皆知。葛柏也不和警方合作，要市民和警方合作，等如癡人說夢。葛柏事件如處理不當，或不處理，政府的聲譽和市民的人心越離越遠了！

流淚漢

十月二十四日

「萬協」小啟

茲收到會員何海根捐雙十節費用一百元，讀者林自力捐會刊費二十元、郵票十元，湯志明先生捐會刊經費六十元。會員余建謀捐一百元，會員何民德捐雙十國慶費一百元，徐仁先生捐福利基金三十元，謹致謝意。

萬人協會啟十月廿六日

無線立場不公
讀者提議抵制

編輯先生：

我們家裏裝置電視，當然為着公、工之餘暇，藉以飽耳目之娛，以消一日之疲勞，亦欲知本港每日之新聞，或世界上任何消息與事物。而且電視廣播應該以超然姿態，不偏不倚，決不能指鹿為馬，顛倒黑白，以欺騙觀眾，以向市民交代，這是起碼的條件。但是香港無線電視，竟然昧着良心，每為毛共塗脂抹粉，阿諛諂媚，旬前對毛共慶典，大肆吹捧，連續放映毛共的樣板戲劇，什麼娘子軍、白毛女及毛共慶典開會場面，為了多聽一點大陸同胞被壓出來的脂膏，不惜喪失公正播導的立場，殊令人側目。小弟國慶之夜，讌罷歸來，特意扭開電鈕，收看晚間十一時十五分電視國際新聞，該電視台對中華民國國慶，竟隻字不提。一則大肆吹捧，一則隻字不提，可見該無線電視不獨喪失公正報導之立場，簡直是別有用心，絕無疑問，茲特提出如下一點意見，實行對於該電視，澈底加以抵制。

㈠要求港澳正義人士盡量不看該電台電視。㈡懇請中華民國政府禁止台灣歌星在該電視台演唱。㈢請本港正義人士之兒女不在該台服務。㈣凡該台所舉辦任何娛樂節目，或有獎遊戲等決不參加。

弟袁暘照上

政府對退伍軍人盡責
自己對國家雖有貢獻
也不應該有不滿論調

編輯先生：

從雜誌上看到張伯致萬先生的信有所感觸，我不由得要公開一件眞的事實：我的譜兄仲滌痕是一個道地的軍人，他是福建軍校的畢業生，曾參加抗日行列，誓死殺敵！他是柯遠芬將軍得意的學生。他追隨國府攜眷到台今屆二十三年。國府體卹抗日軍官多年，因他要求提早退休，政府就給他一筆數目很大的退休金。他第三子由政府培養入了海軍學校，四子入了幹部學校，五子入了航空技術學校。唯其本人因已得過退休金，而告失業數年，當到了退休金已用完的環境下，他就牢騷百出，對政府的施政批評一無是處。以張伯先生所指的用人不

民國五十九年十月我參加了祝壽團返國，分別了二十三年的譜兄在機場仰首等待，當我下機之後，我們兄弟抱頭大哭。他帶我返到廣州街的家，暢敍別情，我們經過一個月的日夜暢談，在他口裏的國民政府，一無是處，主要原因是再不起用他當權做事，所謂軍人末路，政府不用而變餓夫，海外服務者又如何的無能，如何的誤職。我經過他嘮叨不斷的數次向我發作，已證明了他只是軍人而不懂政治，因為他抗日後便在上海社會局服務，大陸陷共後，一直就沒有離開政府的懷抱，沒有經過商，也沒有做過非官的行業。

他近六十歲，並沒有深入過民間各行業裏體驗，在民主制度的治政中，就是一知半解也是聽來的，不是體驗來的，何況也只限在台灣地區。他的文化相等大學，而所說的是跟他學識不合的言論，如他明白事理便不會批評政府。照理他是有文化的軍人，以他當初殺敵之勇，但卻沒有政治修養，我眞覺得太可惜。為了叫他明白，我提出了幾點他不了解的事，希望他能澈悟。首先告訴他海外的工作人員，是在廣大群眾裏灌輸自由祖國的德政，爭取廣大羣眾的信心。他們不一定是特務，香港大陸一板之隔，不但活動不方便，還要遵守香港法律，在香港的台灣工作人員人少事多，那不是老在台灣的人所能想像的容易。

第二、國民政府在克難時期，你並沒有做苦工來養妻及七個子女，你得到政府的退休金才二三年，便浪掉了，不是政府不給你退休金。

第三、至今你住的四房一廳，政府給你的，無條件的永遠住下去。

第四、今年你已近花甲了，還叫你做主任官級，那麼，政府所培養出來的各大學青年，應該往那裏送？你的兒子在幹部大學畢了業，他是不是人材？他能說各國語言，你能嗎？要不讓賢？他聽了我這幾點解釋，我的拜兄啞然了。

六十二年的八月，我再次返國，拜兄的境況雖不如前，不過他算知錯能改，這次他只談過去家務，再沒有不滿政府的論調了。尤其他的兒子已得了方帽子，他有了揚眉吐氣之日，應該一切滿意。

這一段事實，是千眞萬確的，也足可證明吾政府在克難時期的苦心，及對退伍軍人的盡責。

黃甸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和台北劉太希教授地震不寐韻

高齀賜

地動蓬萊誤好音，未聞虎嘯與龍吟！
笑看生死爭王寇，閒把興亡砌古今；
雲幕重重秋瑟瑟，心扉寂寂夜沉沉！
倚欄凝待淸輝月，一掃長空萬里陰！

和涂公遂教授即事四章

高齀賜

(一)
吾道何曾墜渺茫？縱橫才氣自淸狂！
直驅哀樂歸詩境，盡挂升沉入夢鄉！
八代起衰韓愈壯，九州生亂杜陵傷！
詞源又見西江水，浩蕩南流注大荒。

(二)
靈氣蟠胸吐雅言，高吟天地遣晨昏；
拚將大道鳴孤掌，容把横流束一門！
歌嘯可無今昔感？夢魂應有笑啼痕！
風騷欲絕江湖上，多少雕龍綉虎存？

(三)
平生似帶幾分痴，最是吟身漸老時！
笑我難忘儒淡泊，憫人長抱佛慈悲；
閒懸碧落三竿日，冷看紅塵一局棋！
不信江山終夢裏，藏筇猶自待歸期。

(四)
自將微力護蒼生，種杏成林翠拂楹。
傲骨今仍萌故態，幽衷早已薄虛名！
長忙歲月非無價，偶讀詩書別有情；
坐閣陰晴紛海角，客心如水一齊平。

印尼僑生旅台灣同鄉會

印尼張月樓

旅隅相親祖國緣，台門黌府自由天，
灣名寶島奇藏富，地合僑生壯志堅。
北返歸心求致用，同研着手應加鞭，
學成所獲前程大，會立家山景象姸。

鷓鴣天

印尼張月樓

客屬懇親東世賢，應邀赴會自由天。
合羣復國興中土，共策蘇民整故田。
陳利弊，展芳箋，自強不息志尤堅，
英豪申義沖霄漢，一曲高歌達頂巔。

憶夢

雪梨林康

春宵寂寞客衾寒，倩女歸來入夢看，
雪魄冰姿情脈脈，雲裳霧鬢步跚跚，
前身明月空留影，恨海微風欲起瀾，
倦眼迷矇心震蕩，臨年追憶少年歡。

重九

蔡葵

久客渾忘節序更，簞瓢陋巷樂餘生。
籬邊匆報黃花訊，日下肯賒鷗鷺盟。
淓鈹蒼茫鴻雁嘹，鄉關渺邈刼塵横。
飛仙不縮中州路，欲插茱萸淚已傾。

寄台南友人

蔡葵

每從文字見天眞，定是瑤台降此身。
激濁襟期揚聖道，辨絃慧業證蘭因。
漢營栽柳潛龍躍，海角停雲夢寐頻。
寄語安平醫國手，敢隨驥尾靖烟塵。

敬步曾唯恕詞長七十自壽

李震歐

(一)
小陽春暖百花稀，梅放嶺南品自奇，
傲雪凌霜憑鐵幹，康強逢吉晚年時。

(二)
我居槎邑子龍門，同走天南節義存，
所欲從心看舞綵，八仙賀壽共傾樽。

(三)
廬山認識慰平生，博愛慈悲各奉行，
肉食多時高血壓，何妨蔬菜作盤羹。

(四)
名士過江倍熱忱，新詩寄託意遙深，
流亡二十餘年苦，未減忠貞愛國心。

(五)
九如獻頌酒千鍾，猶憶當年黨國功，
赤燄滔天罹刼難，民間財產盡皆空！

(六)
含飴伉儷弄孫乖，長幼提携次序排，
桂馥蘭馨能裕後，延年益壽樂心懷。

(七)
承歡膝下效慈烏，微笑欣拈美髯鬚，
有客敲門占否泰，指迷半點不糊塗。

(八)
髯公曾建傻人塔，百上獅峯獨自持，
風雨交侵經剝蝕，名留後世豈爲痴？

曾唯恕詞長，龍門之名士也，軍校出身，爲國効力，自大陸淪陷，携眷來港，曾獨力建造傻人塔於九龍獅子山，因連年風雨剝蝕，塔已無存。而建塔人持齋奉佛，依然健在，今年壽晋稀齡，題詩自壽。曾公多才多藝，不僅擅詩書，尤長於龜卜星相，誠哲學家也。震歐註

客中感懷次林杉先生原玉

鄭六豐

(一)
似水流年淡淡過，鬢毛方染黑無皤，
嬌兒笑指青春在，老客安排舊硯磨；
幾首新詩堪補壁，一樽淸酒備行窩。
餘生自許能莊敬，覆雨翻雲總任他。

(二)
君家致遠秉詩心，知己相逢敢鼓琴。
雖是此時思北指，竟於何處覓南針？
茹毛飲血銅磨鏡，去國離鄉火鍊金。
畢竟書生還本色，仰天長嘯尙高吟！

(三)
仙丹難愈客心傷，回首歡場與戰場；
於役曹侯三敗陣，尋春杜牧九廻腸！
靜中惟覺詩書好，興到何妨筆墨狂，
自我一番陶醉後，無須午夜引杯長。

(四)
何處綠楊繫釣舟？天涯咫尺未歸休！
好山好水負情盡，俗世俗身曲意酬；
大抵虛榮哀樂事，終輸平實悃忱謀。
牛年且喜同添健，借得吟哦逐百憂。

香江客懷

莊順祥

(一)
鄙近奸邪遠虎狼，不貪周粟走南荒，
身雖未履夷齊地，聊認爐烽作首陽。

(二)
秋月春花暮復朝，生逢憂患忍蓬飄，
仇讐未雪情殊苦，吳市悽然一管簫。

(三)
逃秦浮海託安康，蠻陬棲遲只自傷，
鐵幕低垂鄉夢斷，關河咫尺判陰陽。

(四)
孤窗斜月夜涼時，客邸淒淸入夢遲，
傶處暗垂家國淚，中原何日會王師。

(五)
繁華往事等雲烟，香海飄零廿四年，
悟徹品流諸色相，人情世態總堪憐。

(六)
攬鏡差歡鬢未斑，卻憐非復舊時顏，
雄心不爲居夷老，豪氣尤存體尙頑。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一五期 新18期）



沒有靈藥，只得兩片膠布！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一五期(新18)目錄 ·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一五期(新18)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 一九七三年 十一月八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每週評論

斥「政治野妓」

一年前，日本田中首相訪問北平，決定與中共政府建立外交關係，這對於旅日華僑來說，無疑是一個極大的衝擊。中華民國與日絕交後，有的摒擋一切由日本回到台灣去，參加中華民國反共行列；有的由於多年在日本已打下事業基礎，一時無法回國，又不願意回中共統治下的大陸，多數申請加入日本國籍。前者，意志堅決，以國家民族爲重，値得稱頌，後者亦不失爲一時之計，只要反共愛國之心不變，臨時加入日籍自亦不可厚非。混帳的是有一些過去高官厚祿，由「知日派」而復以「老國民黨」自居的敗類，見風轉舵，巴不得回到共區去，等到回大陸走一圈後，出來第一站的香港就大放厥詞，昧着良心替中共一味說好話，如果是他們的肺腑之言還在罷了，因爲有些糊涂蛋，只認得錢和勢，而對人對事只通過腸胃作「瞭解」，而不通過大腦作實事求是的分析。這些投機的漢奸和過氣官僚，一副「老而不」的無恥嘴臉，已令人倒胃，看了或聽了他們對中共歌功頌德以至「解放台灣大勢所趨」一類的談話，尤其使人噁心。這類兩頭蛇，本來已是應該丟進垃圾堆的廢物，可是他們卻不甘寂寞，不能硬起腰板作人，甘心要自己腐爛發臭；可就因爲這樣，正好與中共臭味相投，互相利用；其實，中共這樣做是浪費刮自老百姓的血汗，而那些兩頭蛇傢伙儘管是「回歸」一下「認同」一番，然他們卻沒有勇氣在大陸長期居留下去，只是挖空心思替中共臉上貼金，這本身就是一個矛盾，在矛盾中討生活的「政治野妓」還比不上一手錢一手「貨」的眞正野妓。

香港「文滙報」的一篇「專訪」

十月三十日本港「文滙報」四版特闢一個「本報專訪」欄，內容是訪「徐逸樵歡談統一大業」。據說，七十四歲的浙江人徐逸樵曾任國府「駐日本代表團顧問」，日前帶着他的老婆「從東京回到祖國各地探親訪問，歷時近五個月，對祖國人民的精神面貌及祖國大地的變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這篇「專訪」中用較多的篇幅描述徐氏夫婦於十月六日晚周恩來會見他們的情況。其中有一段說：「徐先生曾於一九三九年國共合作的時候，在重慶見過周總理。當他一見到周總理時，便說：『我在重慶見過你，可能你沒有看到我吧！』周總理聽後，笑起來了。」只這短短幾句，就把老奸巨滑的周恩來的統戰笑臉描繪得淋漓盡致。相反地，徐某卻把自己見過周恩來這份「光榮」說得太離譜。用徐某的邏輯，對世界上任何人都可套上關係，因爲在螢光幕上都看見過。

近年，從美國、日本等地回大陸的華僑，只要有一點利用價値，周恩來例必會見，談些表面上與政治沒有關係的話，而這些「回歸」份子無不以會見周「總理」爲無上光榮，出來後份外賣力地爲中共對外統戰進行義務宣傳。爲什麼要這樣呢？據「文滙報」那篇「專訪」說：「徐先生的五個兒女都在祖國工作」。人老懷鄉和思念兒女是人之常情，唯「回歸」後對自己的親人並沒有任何好處，相反地自己卻被中共用一條無形的鐵鍊鎖上了，非替它說好話不可。多數都是回大陸出來後才發覺上當，但要擺脫就難了。數月前死於美國的「香港反共名人」歐陽心淸（史誠之）就是一個例子。

大陸衣服「差不多」是表示「平等」嗎？

在「文滙報」的「專訪」中引用徐逸樵的話說：「新舊對比起來，變化太大了」。據他說：「要擧例子可以說是不勝枚擧的，就以衣服來說吧，大家所穿的都是差不多」。爲什麼不說生活自由、食糧充足，而單談衣服呢？可見徐老頭子回去近五個月，所見到的完全不合理想，可是又沒有勇氣戳穿中共的黑暗面，所以，只談談衣服和樹木。衣服「差不多」如果是表示「平等」的話，毋寧說那是布料缺乏，只能買到黑灰藍等單調色素的粗布。

若說這是「社會制度的改變」，還不如說中國大陸已成一座大監獄，因爲囚犯所穿的囚衣都一樣。

回大陸後出來的人，如果良心未泯，最好能對在大陸上所見所聞照實說，再不就閉上你的嘴，對像徐逸樵這一類無恥的老貨，應運用海外的正義輿論，揭開他們的鬼皮，封上他們的狗嘴。

新聞以外

陳韻文遊罷大陸奉命嘲諷老萬

商業電台竟然變得汚糟辣撻

萬人傑

商業電台藝員陳韻文「回歸」觀光後，意氣風發，在她的節目中力捧毛共之餘，還嘲諷了老萬。當日大罵左仔「汚糟辣撻，下流賤格」的商台，今天一變如此，令人痛心惋惜。據說：商台的左轉，是因為何老板申請在台北設廣播台未獲批准。如果以左轉作為報復手段，太不智了！

難忘的往事

上到梅江樓頭，參加六週年聚餐，好幾位「萬人雜誌」讀者等着告訴老萬：商業電台在罵你，你可曉得這回事？老萬為之茫然，商業電台由大老板何佐芝先生，以至他的「基辛格」鄺天培先生，中文節目主任謝志文先生，溫江明先生一班高級人員都是老萬的朋友，我們不知摸過多少次茶杯底、酒杯底，尤其擅飲的何老板和鄺天培先生，大家已灌了不少威士忌進肚，在他們這班老朋友主持下的電台，怎會拿老萬來作攻擊對象？

再說，大家都一定不會忘記，一九六七年港共暴動時，商業電台的廣播藝員林彬先生曾經是轟動一時的新聞人物，他每天在電台廣播「大丈夫日記」，日記內容是對左仔冷嘲熱諷，把左仔形容為「汚糟辣撻，下流賤格」，這句口頭禪成為家傳戶曉，提起左仔，大家都會說「汚糟辣撻，下流賤格」。因此，左仔恨之刺骨，在暴亂達到最高潮時，終於向林彬遽下毒手，攔住他的汽車，澆以電油，引火焚燒，把林彬燒至重傷，終告不治；和他同車的弟弟，也遭池魚之殃，雙雙死在左派暴徒殘殺之下。這樁慘酷的新聞，打擊每一個市民的心臟，一股悲憤，化為力量，大家看穿左仔殘暴不仁的真面目，

黑名單第二名

事後商業電台一班工作人員表現的沉重心情，一股「為死難者復仇」的堅強意志，可在他們廣播的每一句話中感受到。

當時有些人認為，左派暗殺的黑名單上，第二位一定輪到老萬，戎馬書生勸老萬買意外保險，可惜沒有一家保險公司肯接受。不過，老萬對個人安全並不太躭心，也不會因林彬之死影響自己的寫作態度，老萬曉得本身和林彬先生有很多不相同的地方：第一、林彬在電台講話，背後有人執筆，只出自他的嘴巴，並非出自他的腦袋。老萬的文章，每一個字都從自己腦子裏想出來，每一句話都發自內心。第二、林彬先生的出身是在左派支持一羣親共電影演員組成的中聯所設的演員訓練班訓練出來；老萬是思想上反共，每一個細胞都反共，中共雖然恨老萬，但會更恨林彬，因為他們認為他是「食碗底，反碗面」那種人。在林彬之前，中共在香港也有過多次暗殺，暗殺對象如陳寒波之流，正與林彬情形相似。

更有一個老萬「不懼」的原因，即使作最壞打算，會跟林彬同一命運，但老萬兒女可以自立，妻子有工作能力，可無牽無掛。何況，黑名單第二名只是我的朋友列的，左派仁兄的黑名單可能另有其人，因此我還是心安理得，我行我素。

說老實話，當時老萬佩服的不是林彬，而是商業電台的大老板何佐芝先生。他把「商業性」的電台做到充滿「戰鬭性」，現場廣播新聞，更足表示他們工作的魄力與精神。何老板身家甚厚，和老萬吊兒郎當不同，他的反共，比老萬多冒百倍的危險，老萬心中會暗許為戰友。

後來老萬與何老板交成朋友，在他的辦公室和他見面時，發覺他寫字枱玻璃板上壓着從報上剪下來老萬的文章，辦公桌上也有一大疊「萬人雜誌」，因此我也知道何老板也視老萬為戰友。

雖然，那已是六年前的舊事，現在，香港在六年安定日子裏更繁榮起來，雖然，香港人多善忘，當日的菠蘿遍地，人人生命遭受威脅，今天已忘得一乾二淨，投機分子更多適應潮流。今天罵一聲左仔可能被人鬧。無他，人總是趨炎附勢，拍拍中共馬屁，即使不一定有得撈，至少也減少許多不必要的麻煩。不過，不管外邊怎麼變化，老萬的態度並未稍轉，立場依舊。同時，也認為曾經和老萬成為「戰友」的商業電台會和老萬一樣，立場不改，堅持到底，更不會把六年前的一筆血債，輕輕忘掉。

既然如此，為什麼商台又會把老萬拿來作攻擊、嘲罵的對象？

老萬被罵已非初次

老萬初時不相信，但一個人告訴我可能是假，

攻擊，應是大有可能的事。

何況，不久之前，商台一個叫什麼十幾樓Ｃ座的節目，早已向老萬開砲，如今繼續努力，有什麼稀奇呢？其實，自中共進入聯合國後，已有許多讀者寫信給老萬，對商業電台的轉變，表示十分疑惑和不滿。老萬對商業電台的節目並不熟悉，因為一年也沒幾次機會扭開來聽聽，偶然從後窗聽到隣舍的收音機，或坐的士、小巴時司機開了收音機才聽到，發覺現在的「新風格」和過去有些不同，不少是幾個年青男女以談話方式來做節目，正如廣東俗語說的「燉雞咁聲」，我對這種新潮風格的單單打打殊不恭維，如果他們堂堂正正的批評，倒還有「大丈夫」氣慨。不過，老萬會偶然在早上趕不及看報紙時聽聽新聞報告，果如一些讀者所說，商業電台已正式「承認」了中共，在稱謂上，常聽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和「周恩來總理」等，而這些，在過去不會在商業電台播出的。讀者們認為，香港電台這樣稱謂很應該，因為英國與中共有邦交；但商業電台與中共沒有「邦交」，這樣做是跟紅頂白、托大腳、獻媚！

「回歸」的商台藝員

既然正式承認了中共，在節目中偶然諦吓老萬，是必然的事。老萬是反共老頑固，在「進行革命」的途徑中，必須打擊及剷除這些頑固分子。那班「保釣」後生仔不是經常罵老萬嗎？商業電台出現那麼多新潮節目，是因為中共統戰馬仔早已打進電台，給這個曾經「流血反共」的電台改變了「新風格」，完全換上一副「新面目」。

早些時，老萬聽說中共的統戰已伸展到電台和電視，看看今天表現出來的事實，信而有徵。老萬已曾揭發過無線電視台的變色，是中共統戰的初步成功；其實，麗的電視顏色比無線更紅，不過「有線」很少人看，其影響力極微，紅了也沒人曉得。現在，連商業電台這個在大眾心目中最能「主持正義」的電台也向左轉了，難怪讀者寫信給老萬，表示「痛心」。老萬亦有同感，並非因為他們罵了我，我因而光火。

無線電視的過氣肉彈狄娜訪問大陸，因為報上大吹大擂，人人知道；但早在她之前，商業電台的陳韻文已到「北京」吃完「塡鴨」回來。經過這次「回歸」的商台藝員，表現得更積極，每次在她主持的「東西南北」節目中，都盡力報答中共招待的隆情。為要對中共「立功」，諷罵老萬自然是最好的捷徑。分析起來，老萬被罵是順理成章的事。

同病應相憐

不過，老萬仍然不解，中共統戰分子雖滲入商業電台，但商台的老板何佐芝先生是眉精眼企的老板，辦事察察為明，他本身思想反共，六年前又有那一筆血債，眞兇尙未拿到；同時，他的「基辛格」鄺天培先生又是老萬每年參加雙十酒會必然相與碰杯的貞忠之士，有了這兩重鐵閘，中共統戰分子勢難過關，何以小爬蟲們竟能把電台髹得紅彤彤的？據說：廣播的「劇本」都經由一個小組審查，主持這小組的，正是十幾樓Ｃ座那位罵過老萬的藝員，自然樂得由陳韻文再罵一次。本來，對這些小角色老萬懶得為她浪費筆墨，不過，老萬要讓告訴我「被罵」的幾位讀者曉得。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就老萬所知，商業電台跟國府曾經有一次搞得不大好，何老板申請在台北設台，可是未獲國府批准。商業電台今天擺出牆頭草的姿態，不知是否要給國府點顏色看，以表示他們對不獲批准的憤懣心情。如果起因是這麼「簡單」的話，其實不該拿老萬洩氣。老萬不是國府代表；再說，老萬跟何老板同病相憐，可以說是同一命運，老萬同情何老板，何老板也該同情老萬，因為，「萬人雜誌」至今仍是不能內銷的反共刊物呢！

基於「報復」？

因為「萬人雜誌」不能內銷，我們想到辦「國內版」，但因台北已「不再發牌」，使老萬奔走多次，仍無結果。台北的政策是報紙、雜誌都有限制，不像香港那麼自由，定期刊物，只要拿得出一萬元按金，就可以出版，使香港報刊多到滿坑滿谷。台北報紙就只有那麼幾家，任誰申請也不會批准。相信，台北的電台、電視台也必然一樣受限制，除非收購現成的，否則不可能批准新辦。

國府這政策對不對，是值得研究的問題。照理，像何老板主持的商業電台，在六七年時對反共確有極大貢獻，其功不可沒，國府雖有法例規定，但也該加以變通，有點彈性才成，不能死牛一便頸，把效忠的人拒之千里。

老萬認為這事各有不是之處，國府未批准何老板在國內設台，是國府不對；不過，因為未獲批准而憤然走左，殊為不智。這表示過去的「正義」有問題，人家會誤會他無非想得到「利益」。那麼，已故的林彬先生雖每天大叫「污糟辣撻，下流賤格」都沒有價值了。一個電台也等如一個人，人有人格，台也要有台格。你這個電台的態度有如風擺柳，一時一樣，結果是，擁護你的人不再收聽；而過去反對你的人也不會捧場，最後是兩不討好。

一怒左轉噬臍莫及

「萬人雜誌」出版六年，從第一年便開始申請內銷，直到今天，還是被擯國門之外；要申請辦「國內版」又因額滿見遺，至今半年有多，沒有下文，看來讀者們投資的股本，只有暫時發還，看以後情形再作打算。「萬人雜誌」的遭遇其實比商業電台更令人谷氣，而老萬的激動性格，又十倍於何老板，但老萬在這情形下也不會一怒左轉，這是意氣用事，最後吃虧的是自己。當你有一天為大眾所唾棄，你內心的痛苦會百倍千倍於申請設台不能獲准。

六年來，「萬人雜誌」始終一副面孔，站穩立場，認清敵友。我們的反共是基於人性而不是基於純政治，我們講的話是代表七億五千萬水深火熱中的同胞，我們要求一個能給予人民生活和自由的政府，這是我們辦「萬人雜誌」的目的。雖然小小一個雜誌，所能發揮的力量有限，遠遠比不上電台重要，但也得盡個人力量，對同胞作出貢獻。

如果商業電台以走左為「報復」手段，確萬分愚蠢！無條件的把電台給予統戰分子利用，每天大播共產黨歌曲，人們要是喜歡聽這些東西，隨便扭那一個大陸電台都會聽得很清楚，何必聽你稟神咁聲，講埋那些唔三唔四的話呢！

認識中國

哲學思想與政府人民

柳以育

趙浩生在另外一篇的專訪中，整篇是與馮友蘭「說京戲，談哲學」的。其中有一個問題，趙浩生提出來的是：「今天上午的『人民日報』上有一段新聞，美國總統尼克遜對中國的新聞訪問團說：中美兩國雖然思想意識和政治制度不同，但並不妨礙我們的友好合作，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你是一位學貫中西的思想家，你可不可以分析一下，美國的哲學和中國哲學間的矛盾和可能相容的地方在那裏？」

馮友蘭對於這一問題的答覆，竟用了一千三百多字。在這一段很長的答覆中，馮友蘭表達了幾個重要的思想和意見，雖然他也運用了「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和「毛主席」以前的「講話」，同時，也例舉了些中共目前面對的現實問題，如對蘇聯，就指出「只要他們不在我們邊境擺這麼一百多萬兵，別佔領外蒙古，別這樣用武力來危害我們」；以及對美國，也指出那是「台灣問題」。可是，在對「台灣問題」上，馮的解釋是：「台灣是中國領土，甲午戰爭被日本搶去了，二次大戰，日本打敗了，退還給中國，中國派人去接收了，這是一點問題都沒有的，這是一個簡單不過的事實。可是美國現在在台灣駐了兵，還要承認台灣是中國正統。……美國只要馬上退出台灣，中美兩國就可以互換大使，這事情是最簡單不過的了。」

在這一小段裏，可以看出馮友蘭對台灣問題所表達的個人的意見，雖然是委曲彎轉的。美國「駐了兵」的實情，在海外的我們知道的很清楚，並非是「駐兵」所內涵的眞義；最主要的恐怕就是由馮友蘭口中親自說出的「還承認台灣是中國的正統」。在這一句話裏，馮友蘭表達的有忌諱，或是不清楚。「台灣」並不是「中國正統」，而是在台灣的國民政府是中國正統。從這一點看，馮友蘭所說的「美國只要馬上退出台灣，中美兩國就可以互換大使，這事情是最簡單不過的了」，以及前面所說的「二次大戰，日本打敗了，退還給中國，中國派人去接收了，這是一點問題都沒有的，這是一個簡單不過的事實」等，都在轉折地表達：事情並不簡單，因爲是中國正統的問題所在。也就是爲此，自從美國和中共互換連絡處後，中共就大力地，動用了金錢、人物與刋物報章等，掀起了最大規模的「和平統一運動」，同時，中共電台也大力地加強了對台灣的廣播，所動用的一切「錄音」也是多方面的，就可以看出中共對台灣，並不是大小、強弱的問題，而是正統的問題。問題那會「最簡單不過呢」！

也就是爲此，海外的不少青年學人們，在希望中國統一時，一定要善自分辨這統一之來，是陷於中共的「和平統一」的統戰圈套呢？還是發動，研討眞正統一的先決條件該是什麼！把自己個人也參加進去來考慮才行。意思是：是一個每個國民都有權決定什麼呢？還是任人決定什麼而自己跟從？如果是前者，卻需要仔細的研討；如果是後者，根本是不需要討論的，「歸屬」就行了。以上只是一點題外的話。

「哲學要跟國家分開」

除了以上的枝節外，馮友蘭對趙浩生的問題，提出了兩點很重要的思想和意見，而趙浩生只是一廂情願的「回歸」，並不會發現這些思想與意見的可貴處，否則的話，這篇「來自中國的聲音」就不會流傳了。

一、馮友蘭說：「哲學要跟國家分開」。這句話是主題，也是表達治統與道統要分開的意思，又表示：政治與學術要分開的意思。面對中共所控制的大陸，在政治的壓力下，學術、思想是沒有一點自由的發展，特別是爲研究哲學的學者們，怎麼不強調「哲學要跟國家分開」呢？然而，馮友蘭仍然是困在大陸政治極端壓抑學術的環境內，於是，在先指出了這一最大的主題外，就得配合中共當前的環境，而發揮了另外的幾段話，然而，我們仍然可以從中得到必要的消息。他說：「哲學的意識形態同國家不一樣。」以及「至於思想交流，總是沒法阻止，他們要禁這禁那，總是害怕進步思想，可是，他們愈禁止，進步思想就越流行，這是沒有辦法的。哲學思想自然要從這一國流到那一國，那一國流到這一國，這跟革命輸出完全是兩回事，現在有些人把這些問題搞混了。……哲學思想是各講各的，誰也不能打一打仗，就可以讓你的思想到我這裏來，最後的眞理是在那裏，可以讓歷史來做結論。」然後，又談到蘇聯的哲學問題：「至於說到哲學，他們是修正主義，他們說自己是眞馬克思主義，我們看他們不是，這儘可以辯論，究竟誰對誰不對，將來由歷史來做決定，這跟國與國之間不是一回事，也不必動刀槍。……現在蘇修硬是要把這兩個問題搞混，用來欺騙他們本國人。他們硬要說我們是修正主義，我們要破壞他們的名譽，反對他們。」

爲一位一生從事研究哲學的人，特別是中國的哲學，在原則的問題上，無論政治的壓力是多麼的沉重，但都會在字裏行間，表達出他的眞正智慧和最高原則的。從以上所錄節的幾段話中，我們就可以體會到馮友蘭的信仰，他是以「將來歷史的批判」來做「結論」的。目前的一切，只是暫時性的。這一思想不但是一個不可逃避的事實，同時也是最重要的。因此，他會兩次地強調：「最後的眞理是在那裏，可以讓歷史來做結論」和「究竟誰對誰不對，將來由歷

史來做決定」。

然而，就是在目前，馮友蘭也表達了對「思想」傳播的意見，以為思想交流是一個很自然的事，任誰都不能用武力可以達致思想的接受的。同時「禁這禁那」，到頭來是「無法阻止」並且「愈禁止、越流行」的。這些話都是至理名言。難怪馮友蘭就他本身的經驗來做見證說，就他現在從事的「中國哲學新編」的寫作情形，「照理想標準還是差得遠，不是一下子就弄得好的」。雖然，他說人們由於難以了解「於是就想出了許多的說法，說是中國人好像是用強迫的，其實那是他們不了解社會主義都被洗腦的情況。」

因此，在談到「接班人」的問題時，馮氏有下面的一段話：「教育革命就是要解決這一問題，要培養出無產階級接班人。我們現在實行的措施，像與工農兵結合，學生要上山下鄉，跟工農兵生活，就是預防忘本，要學生受勞動鍛鍊。以前杜勒斯說，中國的這一代是革命的，下一代就不行，第三代就更不行了。如果沒有教育革命，他的看法可能成為事實。蘇聯就是如此。毛主席看到了這一點，要培養接班人，要世世代代的接班人都有社會主義的覺悟，成為德、智、體育平均發展的普通勞動者，把革命事業接下去。」

這教育革命本身能否進行，現在已經是在受到最大挑戰的！

「人民跟統治階級分開」

二、馮友蘭在表達的第二個重要思想是：「人民跟統治階級分開」。就這一主題所表達的意義是：在大陸上，無論「統治階級」的共產黨，用什麼最好的名詞和語句來形容「無產階級專政」和「新民主主義的登場」與「人民的政府」等等，但是，很明顯的有「統治階級」和「被統治」的「人民」，因此，要把「人民跟統治階級分開」。

當然，馮友蘭在表達這一理念時，不能不說些與中共官方有關的話，但這話裏面，卻是很有內容和分量的。他說：「就美國說，我們要把美國人民跟美國的當權者分開。從前美國要封鎖中國，我們認為那是統治者的錯，不是美國人民的錯。美國人民向來是友好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原則，就是統治階級與人民不同。……把政府同人民分開，毛主席解放前在延安就講過，不是現在才說。」

在講到哲學思想的眞假、對錯時，馮友蘭曾經兩次強調了將來「歷史來做判斷」；但是，談到了「人民」與「政府」或「統治階級」分開時，也有兩次引經據典以支持或掩飾他的這一思想和意見，一是用了「馬克思主義的原則」；一是用了毛澤東的「延安講話」。

因此，馮友蘭在表達這一「人民」與「當權者」「分開」思想時，起碼不能入之於罪。事實上，馮友蘭就借了這一機會，來向國外、國內的中國人們表示起碼有幾方面的意見：

一、對中共統治階層的策略所產生的惡劣印象，該是專對這一「統治階級」的，不能遷怒或怨恨到良善的廣大的中國「人民」們。這方面卻是值得國內外人士們認定考慮的。中國廣大的人民們，並沒有罪，所有一切的惡劣表現，只得怪這個統治廣大中國人民的「當權者」。這方面我是首肯的。因為在香港我確遇到了太多的逃亡青年們，他們都是生長在一九四九年前後的兒童，然而，到今天他們何以要冒生命的危險而逃亡香港呢？在開始，他們都異口同聲的說：他們把信心、希望和整個生命都寄託給中共所領導的政府，「一不怕難，二不怕死」，然而，當他們到了二十多歲時，遂逐漸地發覺他們是被騙了，仍開始了他們以「腳」來代表的抗議。

二、目前中共的所謂強大，眞正造成這一強大的原因，也是該把「人民」與「當權者」「分開」的。這方面不少到過大陸旅行的人士們，曾經不斷地一再提出，相信這是他們的親身「見證」的了悟。而馮友蘭以長期住在大陸的深刻體驗，也鄭重的點出了這一最基本和正確的原則。在這裏可以引伸出來的就是「在人民不在當權者」，「在中國人民的吃苦耐勞的民族性，不在坐在統治階層的共產主義者們」，同時，也就是很多人所說的「在中不在共」了。也就是：「中共今日的成就，是中國人的成就，是中國文化的成就，決不是馬列主義的成就。」

這點，相信為某些人士們聽了不以為然，因為在他們所看到的報章雜誌上，卻都是一面倒的用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思想的「字句」、「語錄」等等，似乎在大陸除了這些就一無所有了。因此，他們所了解的大陸情況，也就局限於這些魔術式的字句裏，顯然這是烟幕，但卻偏偏就有人受這種烟幕的迷惑而沉醉。

同時，他們也看到中共黨內十次的大鬪爭，都是以馬列、毛思來加以批判的，於是這些人也就信以為眞，在大陸是以馬列、毛思為主，因為由於它，一個個的中共頭頭就倒下台來。另外，居住在海外的人們，也總以為馬列主義果眞是救中國的「唯一」主義，這方面趙浩生卻是不厭其煩的對海外廣播着。這些，無非都是陷於烟幕內的了解而已，或者更是別有用心的宣傳。

因此，在我讀到了學聯會所舉辦的「中國週」的不少特刊中，竟又有人在各方面分析的着墨中，想以這一種烟幕來對純潔的大專學生們加以渲染呢！可以預卜的是：這種純以「烟幕」來引致年青一代「認識中國」，其效果一定不會大。雖然表面上似乎是煞有介事似的，這表面的工夫究竟還是表面的！同時，所牽涉的結果，事後總會有所吐露的，我們可以拭目以待。

首先我要指出的是：十月十六日出版的「學苑」的第六版上，就刊出了香港大學學生會幹事會的「中國週重要更正啓事」稱：「在中國週特刊『認識我們的祖國』中，有數篇『認識中國運動在各大專院校』的文章，其中述及有關香港大學的情況，文中有一點：『丙：學生會與學苑已明確表明了立場，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代表中國的政府，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國必須統一。』並不正確。……本學生會及刊物『學苑』在這個問題上至今尚未明確表示任何立場。」

哦，原來學聯會主辦的「中國週」竟有強姦「民意」的勾當！

再論阿以戰爭



筆者在本刊三一三期撰「論阿以戰爭」拙文，引起許多友好注意，在萬人雜誌六週年紀念聚餐時，也曾以此作為話題，互相交換意見，目前阿以之爭又進入新的階段，就個人的看法，寫出以就教讀者及友好。

一、埃及敗於戰略

目前戰場形勢以色列佔盡上風，尤其對埃及一線，渡過蘇彝士運河佔了蘇彝士市，在運河東岸包圍埃了埃及第三軍，如果埃及不和，不僅第三軍要被殲滅，以色列甚至可能會打到開羅，形勢發展至此，確令同情阿拉伯國家的人士為之嘆息。

埃及此次戰敗，並非兵不精將不勇，而敗於戰畧，如果這一仗是沙達親自指揮的，則沙達此人比納薩還要飯桶，看情形阿拉伯國家要翻身，必須要等待一位有才智的領袖出來了。

埃及此次戰畧，顯而易見犯了三項不可挽救的過失：

第一，戰畧方面沒有目標，戰術上沒有決心，當埃及軍渡過蘇彝士運河，擊潰以色列第一道防線，使以色列軍遭受重大損失時，就應當乘勝急進，因為在當時以色列軍倉皇應戰，確實手忙腳亂，埃及宣佈殲滅以色列一個裝甲兵旅，俘其旅長，今日知道是誇大之辭，但以色列方面承認被埃軍俘虜數百人，估計當在此役。如果埃及有破釜沉舟的決心，勇往直前，應當可以攻至加薩走廊，盡復西奈半島。但埃軍攻過蘇彝士運河，擊破以色列第一道防線後，竟然屯兵不前，坐待以軍擊破敍軍之後，全力進攻埃軍，此眞不可解者。

第二，如果當時由於以軍抵抗力強大，埃軍不能進攻，就應當趕快將重兵縮回蘇彝士運河以東，而以尖兵置於對岸，如此方能進退裕如，安有以重兵屯於背水而後方又缺乏強大預備軍者。中國戰史上用背水陣而成功者只有韓信對陳餘一次，但韓信當時屯兵背水時間不過半日，故能一鼓作氣擊潰趙軍，置漢兵於死地而後生。設若屯駐三日，師老兵疲，前有強兵，後無退路，非置之死地而後死不可。目前埃及戰畧就犯了此病，故第三軍便成甕中之鼈。

第三，當第三軍發現以軍在北線擊敗敍伊約聯軍，集中兵力進攻埃軍時，就應當作後退準備，就算到了以軍攻下蘇彝士市對埃第三軍形成包圍態勢時，第三軍也應當可以突圍，因為以軍當時兵力只及埃軍一半。以少數兵力包圍多數兵力，而能予以殲滅的，似乎未見。

即以我國抗戰期間徐州會戰而言，當時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設在徐州，司令長官李宗仁坐鎮，中央又派副參謀總長白崇禧率領一個參謀團去徐州協助指揮。日軍最初在北段發動攻勢，被中國軍擊敗，有名之台兒莊大捷，日軍死傷兩萬多人，此後日軍即在北線佯攻，而從南面迂迴進攻，由蚌埠西北行，急行軍進攻蒙城，當時蒙城守軍只有雲南部隊一團，由副師長周元率領扼守蒙城，血戰一日全團覆沒，周副師長殉國。日軍攻下蒙城，渡過渦河向北攻破永城、蕭縣、陷隴海路之碭山及黃口車站，至此徐州向西退路被截斷，五戰區所有部隊均陷入日軍大包圍圈內，當時中國軍在此包圍者約五十萬人，著名將領張自忠、湯恩伯、馮治安、龐炳勛、楊森、徐源泉、孫震、廖磊、孫桐萱、孫連仲、于學忠、劉汝明、李仙洲、盧漢皆在圍中。當時日軍已向全世界宣佈將全殲中國在徐州地區之野戰軍。因此戰關係重大，蔣委員長也由武漢移節鄭州指揮。

但中國軍鎮靜如恒，全沒有被包圍的感覺，當時四路突圍，此項戰畧遠出日軍方意料之外，因為日方以為中國軍要突圍只有向西南兩方面突，始能脫出重圍，向北向東皆是日軍的佔領區，中國軍按說沒有自投羅網之理，但中國軍事當局偏打他一個出奇不意，實力強大的第二集團軍孫連仲部就出了徐州向東進，由新安鎮過隴海路折而向南，第三集團軍孫桐萱部也向北進，這以來頓使日軍手忙腳亂，陷於被動。李宗仁、白崇禧及參謀團人員佈署既定從容隨最精銳的二十軍團湯恩伯部（轄五十二軍關麟徵，八十九軍王仲廉）西行，李白出徐州西門，日軍游騎已到東門，當時留下二十七軍團張自忠部擔任掩護，張自忠在徐州西關鵠立道傍正送李白行後，轉身與日軍作戰，掩護大兵團退卻，其從容鎮定態度，李宗仁亦自嘆生平未見，以後重慶馮玉祥握手道謝，謝馮玉祥訓練出這麼好的幹部為國家用。當時全國皆替張自忠擔心，恐怕張自忠部（三師另一騎兵旅）無法走脫，結果張自忠掩護友軍退走後，重新佈署，從容退出，及至日軍攻入徐州，中國軍只有一個連未退走，全部戰死。此項結果震驚世界軍事家，對於中國兵的韌性認為神不可測。而日本動員三十萬大軍殲滅了中國軍一個連，也成為舉世笑談。戰事結束，日本「北支派遣軍」總司令寺內壽一即被調回，直到太平洋大戰爆發，始再起用。

以埃及軍與當日中國軍情況相比，各有短長，埃及第三軍沒有廣濶的戰線供給迴旋，一被困住便成死結，但埃及今日裝備，遠非當日中國軍可比，不說別的，中國軍當時裝備之差，不能想像，整個師沒有一輛汽車，官佐騎馬，士兵全憑兩條腿跑。埃及軍今日應有盡有，不論進攻退守，絕對機動，竟然退卻都退不掉，眞難說了。

二、以色列應如何？

目前中東戰爭已經終止，在美蘇雙方大力斡旋下，進入談判階段。但可以斷定的最大限度只能到停火為止，戰爭危機依然存在，隨時會爆發另一次戰爭。中東戰事不能獲得眞正和平，過去其罪在妄人納薩，因為納薩以巴勒斯坦難民作為其個人政治資本，以對以色列戰爭造就其阿拉伯領袖的地位，所以納薩本心既不能戰，也不願和，就使現狀拖下去，對他才有利。今日的沙達似乎無此抱負，沙達倒眞心想解決阿以問題，但由於形格勢禁，其阻力來自阿拉伯世界者小，來自以色列者大。

目前的以色列，情況酷似南京失守後的日本，以為勝利在握，雖然明知不能滅亡對方，但卻提出使對方不能接受的和平條件。結果到了自己打不下去時，眞想和就來不及了。若容我為以色列借箸以籌，應當自動向阿拉伯國家聲明三點：第一，全部退還六日戰爭所佔領的阿拉伯領土；第二，願意付出巨額金錢安置在以色列被逐出的難民，願意在任何阿拉伯國家為阿拉伯難民重建家園，以補他們在以色列失去的家庭土地，此項安置辦法，願與阿拉伯國家坦誠商討，說明使阿拉伯難民重回以色列家園為不可能之事，唯一辦法只有幫助他們建立一個同樣的家，只要任何阿拉伯國家肯撥出土地，經費全由以色列負擔；第三，要求阿拉伯國家發表聲明，承認並尊重以色列之存在，彼此建立邦交，互換使節，共同協力開發中東，提高阿以人民的生活，建設富強康樂的中東地位。

這項提案如果以色列肯在此時提出，阿拉伯國家將無法拒絕，表面看以色列似乎吃了大虧，但此舉確可奠定以色列萬年國基，以以色列人的財力與技術，協助阿拉伯人開發中東資源，得益最大的還是以色列。但以色列會不會這樣作，絕無可能，照以色列政府及民間的口氣來看，不必說退還「六日戰爭」的土地，就連這一次攻佔的新領土，也不願全部交出，這有什麼好談的，最多只能停火，準備下一次大戰。剛才談到以色列此時情況極似南京失陷後日本，但日本後來的情況也值得舉出作一比較。當戰爭進行了三年左右，日本朝野都認為對華戰爭非結束不可了，尤其是歐戰發生後，德軍以閃電之勢，一舉征服了整個歐陸，更使日本軍人眼紅，認為若不被中國拖出，不論對南對北，都可討得絕大便宜。當時就想盡方法與中國談和，但中國政府就是不理不睬。日本當局求和的心雖切，卻又不肯放棄既得利益，所提出的條件是他們以為作了最大讓步，但在中國看來簡直荒謬，正如今日的以色列與阿拉伯，不必說眞正談和了，就是雙方坐在一起談談的機會也沒有。

就在這時，日本有一個資格最老的眾議員尾崎行雄卻提出了驚人的意見。尾崎是中山先生信徒，中山先生遊日時，他曾在寓所伺候，平生以此自傲，也深得中國政府敬重，勝利後，日本正窮到日日餓死人時，尾崎臥病在床，蔣主席特電駐日軍事代表團長朱世明送財物去其寓所慰問，曾經日本各大報刊載，對蔣主席仁恩遐被，感激不置。由此一事也可以看出尾崎與中國政府的深厚關係。

尾崎當時在一次集會中說出有一套建議，可迫使中國政府接受。在場的日本政要恍如患了癌病的病人，聽到有人說靈丹妙方，均凝神靜聽，尾崎不慌不忙說出三點，第一，要日王裕仁親自飛到重慶，代表日本全體國民，向中國元首林森，領袖蔣介石謝罪；第二，日本政府發表聲明，不論中國和不和，日本決定停戰撤兵，不但撤出中國內地，還撤出滿洲，恢復九一八以前的態勢；第三，日本願付給中國巨額賠償。這三項條件尚未說完，已羣情鼎沸，一齊罵尾崎是瘋子，是賣國賊，少壯軍人甚至發誓要刺殺他。尾崎態度很平靖，向大家說道：「十年以後，你們都會後悔今天未聽尾崎老兒的話。」實際上連五年都不到，當美國第一顆原子彈投在廣島，日本要投降找不到中間國向同盟國轉達意見時，全國人民都想起尾崎。如果當初聽了尾崎的話，日本可以不致於挨兩枚原子彈，不致國土被佔領五年之久，不致失去庫頁島及千島羣島，更不會為了四個小島同蘇聯糾纏不清，還可以保有台灣，朝鮮（可能是暫時的），不致於在海外死亡兩百多萬青壯年，不致在國內被盟機炸死了百萬人，不致於打到國庫只剩一根金條。若非中國政府寬容，日本到今天還要分裂為兩個國家。這一切一切，都誤在未聽尾崎忠言，但五年時光自不會倒流了。

今天以色列情況亦復如是，如果以色列人不能低首下心，切實檢討雙方力量，誠意向阿拉伯求和，恐怕遲早要步日本的後塵。

中東形勢

關於共黨副主席王洪文人事資料的研析

黃秋

中共十全大會及其十屆一中全會，所產生之十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務委員及中央副主席中，出現一名年青新人——王洪文；在副主席中，王排名第二，僅次於周恩來，而在康生、葉劍英、李德生之上。迨法國總統龐畢度訪問北平，九月十二日與毛澤東會談時，由周恩來陪同，而由王洪文站立毛澤東書房門口接待；十六日龐畢度遊覽上海，由王以「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身份出面款宴；十七日龐乘專機離上海返法時，亦由王帶頭在機場歡送（按：十月十三日毛在中南海會見加拿大總理杜魯多，王洪文亦與周恩來參加。）

以上情況，乃引起中外人士之注意，甚至有認為王洪文即為毛澤東新指定之繼承人者。惟有關王個人之情況過去頗少了解，故多猜測附會。謹茲就現有資料綜合研析如後。

關於王洪文現時年齡，現有四種說法：

㈠「今年不超過三十五歲」（一九七三年九月一日明報特稿）。

㈡三十六歲（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七日明報社評）。

㈢三十八歲（前日本自民黨議員川崎秀二於一九七三年九月訪問北平上海後在香港談話，見九月十九日日本讀賣新聞）。

㈣「今年滿三十九歲」（日本朝

按諸各方對王洪文出身之說法，謂共黨佔領大陸當時（一九四九），王始加入共軍。則今年三十五歲、三十六歲之說，似嫌過於年青（折算當時僅十一、十二歲）。

日人川崎秀二「三十八歲」之說，據謂係訪問上海時獲悉。朝日新聞吉田特派員「今年滿三十九歲」之說，據謂係遍訪北平、上海工人而得。如此，則王洪文參軍當時，似在十四、十五歲之間，較屬合理（共軍中之「紅小鬼」，多屬此一年齡）。

關於王洪文之籍貫，亦有三種說法：

㈠謂王為已死之前上海電力公司工人共黨黨員王孝和之子。倘此說屬確，實則因王孝和乃浙江寧波人，則王洪文亦應為寧波人或上海出生。

㈡謂王洪文為遼寧省人。（日本朝日新聞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北京特派員吉田專電）。

㈢謂王洪文為吉林山地人，土音甚重。（據大陸情報）。

㈣謂王洪文為吉林省長春市附近農家生長。（川崎秀二談話，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九日日本讀賣新聞）

第㈠說顯屬不確，因王孝和於一九四八年九月伏法時僅二十四歲，如現尚在世，不過四十九歲，王洪文現年三十八歲左右，依此計算，王孝和不可能在十一歲時即為人父。故謂王

㈡、㈢、㈣三說，頗為接近，可確信其東北人。至究竟為遼寧省，尚待查證。

關於王洪文出身與經歷：

王洪文為貧農出身，（大陸情報，並據朝日新聞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北京特派員吉田專電），一說家庭為中農（讀賣新聞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九日）。中共政權成立後始加入共軍，曾參加韓戰。韓戰停止後轉業至上海國營第十七棉紡織廠（簡稱國棉十七廠）為工人，在工會中相當活躍。

一九六六年六月，時「文化大革命」興起，王與唐文蘭、王春曉等七人，在國棉十七廠張貼大字報，攻擊該廠當權派，該廠有職工八千餘人，故頗為轟動，繼又藉大字報批判當時共黨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市長曹荻秋等頭頭，與在北京大學張貼大字報之聶元梓（女）等，同有「北聶南王」之稱。

一九六六年底，王洪文在張春橋支持下，聯合三十名工人，組成「造反隊」，離上海赴北平「告狀」，控訴上海市當權派，受到共黨「中央文革小組」江青等之賞識。返上海後，即「串連」全市各工廠造反工人二百多名，組成「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據稱其後該工人造反組織可號召一百萬以上之工人群眾，成為張春橋、姚文元等在上海發動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之主要力量。也表現出王洪文之組織能力與領導能力。

一九六七年二月，張春橋、姚文元等在上海仿照巴黎公社形式，成立「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王洪文以「工總司代表」身份，被選為該臨時委員會的委員。旋張春橋等遵毛澤東之命，取消「上海人民公社」名

……澤毛」

我這次返回大陸，最使我感到驚訝的，乃是大陸少年兒童的惡劣行為，實在可怕。

中共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大力宣傳毛澤東提出的「造反有理」口號。因此，少年兒童在這種「造反」風潮影響下，誰的話也不聽，除了毛澤東一人，其他是「天不怕、地不怕」了。在每個家庭裏，少年兒童對父母長輩開口便罵，舉手就打，老一輩的每談起孩子情況，無不痛心疾首。

在廣州，遇到星期天或假日，滿街的孩子都像流氓一樣，他們盛氣凌人，態度傲慢。路上的行人如果衣着比較特別，或是稍不留心妨礙了他們的活動，這些孩子便一窩

張春橋），並兼「上海國棉十七廠革命委員會主任」。

一九六九年四月，共黨召開「九大」，王洪文爲大會主席團成員之一，並被選爲第九屆中央委員。一九七〇年四月，王洪文以「中國工人代表團團長」身份，率代表團赴阿爾巴尼亞訪問。

一九七一年一月，共黨重建「上海市委員會」機構，王洪文被選任爲市委書記（第一書記張春橋，姚文元亦爲書記之一）；同年四月，並兼任共軍「上海警備區」政委。

「九大」後，張春橋、姚文元等即常駐北平，主持共黨中央政治局工作。王洪文亦在一九七一年後經常滯留北平，主持組織工作，其任務似以推動重建各地總工會爲主，惟仍遙領上海市黨政軍各職銜。一九七三年四月，共黨分在北平、上海兩市召開工人代表大會重建兩市「總工會」，成爲全大陸重建省級總工會之最先地區，王洪文被選任爲重建後之「上海市總工會」主任。

一九七三年八月，共黨召開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王洪文任大會主席團副主席，在大會中擔任「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並獲選爲第十屆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常務委員、中央副主席。據悉，王家有一男二女。

研析意見：

㈠王洪文現時年齡，判在三十八歲以上，屬於共黨年青一代。

㈡王爲貧農出身，曾爲共軍中之「紅小鬼」，現時爲工人，故一身兼有「工、農、兵」成份。

㈢王之崛起，在於領導上海市工人「造反」，乃「文革」中「造反闖

橋、姚文元等），以及當年之共黨「中央文革小組」與江青，今日仍爲「上海派」頭目之一。

㈣綜合王洪文之年齡、出身、成份、經歷與背景觀之，尙符毛澤東之「反潮流」、「老、中、青三結合」，及「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的要求，故其被選任爲共黨中央五名副主席之一，並非偶然。但同爲「造反闖將」之北大聶元梓等，則失踪已久，說明毛澤東對知識青年之態度，有異於對工人。王洪文之崛起，不僅在老幹部間，必引起激烈不滿，在過去之紅衛兵與「造反」知識青年及目前正被壓抑之共軍幹部之間，亦必激起強烈憤懣情緒，此點我在心戰工作中可以運用。

㈤王洪文之列名爲中共中央副主席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並非完全由於其本人對共黨有過長期之叛亂功績，而實僅爲江青與「上海派」之羣眾代表。其今後在共黨內部之地位是否鞏固？將視共黨內部權力鬪爭之演變結果而定。

㈥毛共爲顯示其徹底實行工農無產階級專政，並準備所謂「無產階級革命事業」交由工農出身之黨人接率領導，故此次「十大」中委中，工農出身者突增，並提拔工人出身之王洪文、倪志福、吳桂賢及農民出身之陳永貴等爲政治局委員或候補委員，更以王爲第一副主席，多方予以培植，其目的似在利用廣大工農力量壓制尾大不掉之共軍與功高難御非工農出身老幹部等黨內危險性勢力，以謀徹底解決其內部不斷分裂之嚴重危機，估計其此舉勢必引致共軍與老幹部之抗阻，我實宜在謀畧作爲上加強運用。

「…的少年兒童

麥瑞騫

。我在武漢，一位服務公安部門的老朋友，曾經對我訴苦。他的七歲的兒子，經常淘氣，他責罵兒子一句，兒子頂他一句，而且理直氣壯地說：「毛主席說，造反有理！」十四、五歲的少年，現在根本目無尊長，在家庭中無法無天，老一輩的話，從來當作耳邊風。有些「紅小兵」更是對老人開口罵、伸手打，這是我親眼目睹的事實。據說這是「文化大革命」的影響。

儘管少年兒童普遍懷着「造反有理」思想，對父母長輩忤逆，但是我發現青年還是有希望、有思想。

我在上海、武漢、長沙等城市，曾直接或間接訪問了不少男女青年，不少青年對江青提倡的「革命樣版戲」非常厭惡，但對舊的文藝卻十分欣賞，這證明中共「文化革命」並未成功。

中共的「文化革命」，正應了「物極必反」的規律。在「文革」期間，中共對於我國傳統文化，採取了全盤否定的態度，燒了很多書，砸爛了很多唱片，並且對於過去的文學作品、藝術作品，以及學者專家，發動了口誅筆伐，目的是使大陸人民——特別是青年，仇恨舊文化，忘記舊傳統，從而樹立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

我在上海住在一個老同學家裏，他有三個孩子，老大去年「下放」農村，另外兩個仍在中學讀書，他們家中藏有不少舊小說和外國文學作品，唱片多爲紹興戲、滬劇。在「文化革命」時，因他們三個都是「紅衞兵」，所以未被抄去毀掉。

奇怪的是，在中共沒有宣傳毀掉「舊文化」之前，這三個孩子根本不聽唱片、不看書，甚至連托爾斯泰、劉知俠、邵荃麟的名字都不知道。可是中共一宣佈禁止閱讀，這三個孩子竟然手不釋卷，成了書呆子。同時他們聽唱片，百聽不厭。在「文化革命」期間，無數的文藝作家被鬪爭，直至現在他們的作品仍在禁止出售。除了周揚、田漢、夏衍、陽翰笙「四條漢子」，邵荃麟、吳晗、何其芳、趙樹理、張光年、孟超、鄧拓、柯靈、劉知俠、康濯、李廣田、周立波……幾乎所有成名的詩人、小說家、戲劇家都列爲「牛鬼蛇神」。我今年春天到達廣州，只發現幾冊新出版的文史讀物：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浩然的「艷陽天」（三部）、「金光大道」（只出第一部）。另外我看到了「天津文藝」雙月刊、「河北文藝」雙月刊。在南京時，一個同鄉友人在某文化機構做事，他是抗戰末期參加中共的，說起來稱得上是「老黨員」了。他曾向我說：「周揚是個精明能幹的文藝工作領導幹部，如今他受到批判，我實在不服氣！」「你對江青、姚文元有什麼看法？」我悄悄問他。「下三爛！」他激憤地罵起來：「這是北方人罵人話。你懂不懂？」

（節錄「中國大陸見聞雜記」）「

中華文化之

吾國文化，源遠流廣，精微宏溥，固無庸贅論已，此古今中外宿學鴻儒傳述闡發者亦夥矣；然或務求詳備，言繁而體雜，或固囿於習見，引偏以概全，擷華棄實，識小遺大，鮮能探頤鉤玄，原始要終者，故雖長篇累言，述造如林，但貽後學涉足寶山莫由適從之憾而已。茲者新學期伊始，乃不憚煩複，揭櫫吾國文化精神之所本者數端，既以作諸君上學期期末報告之綜合析解，並為志學求道者循原竟委之一助耳。

夫宇宙混成，為一生生不已，健行不息，變動不居之大生命。迨陰陽判合，名位定分，上而成象，下而成形，天覆地載，絪縕滋育，於是四時遞邁，萬物化成，而吾人類與焉。人既生於天地之間，為宇宙萬有生命之一，則其求生之本能及生活之原理，必與萬物相同，而與大自然生存之原則相合，蓋同源而孳生之異體，必同具母體之通性而微別而已。然吾類之生也，其所秉受於天地者特厚，除具有其他生物之基本生存條件外，生有最充實之大腦，最乖巧之手足，為萬物中最富靈性者，乃於仰視俯察之間，特能學問思辨，拓展知識，累積經驗；能獨立踐行，發明創造；又能體天率性，建立人極。是禮記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又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宜乎許叔重說文釋人字為天地之性最貴者矣。故終能出類拔萃，蔚為大千萬有之主宰。而吾祖先以人配諸天地而同列並論之，號曰三才，實基於此人性最貴，體天地法天地，率眞性明人倫即足以與天地參一念之覺醒，此「天人合一」坦蕩崇高之理想精神，亦即吾國文化傳統特質之所在也。中庸云：「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明乎此天人之際，物我之分，斯可以討論吾國文化矣。

吾國往古聖人，俯仰上下，觀象取法，羣與萬物，乃恍然於天地之所自來，實原於一元之化。而一者為何？曰太極是已；太極原何？曰無極（道）是也。故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又曰：「道生一，一生二聖人於未有文字之前，感悟於天人陰陽之奧而不可以言語著者，一於卦象著明之，其義宏深，固不獨卜筮之用而已。試考先秦經典，要多備言人事，而獨易道二書明乎天道，其義至隱而至顯，實聖人達天之學也。今易言太極生兩儀，兩儀即陰陽，由太極之動而生者，兩儀生四象以次亦然。而道德經曰周行而不殆，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曰萬物負陰抱陽。則行動不居，為宇宙天地自有之現象也。其行動變化雖瞬息萬化，然其動力則精誠如一，其道則獨立不改。其覆載萬物，則一視同仁，滋育並生，至公而無私。其運行之法，則周行不殆，調和居中，使無過無不及也。雖然天道至隱至奧，而天應乎人，人秉乎天；體天行道，天道自現乎人理，亦至顯而至易也。故誠、仁、中、行，遂成為天人共同之生存原理，為數千年來吾民族文化道統之四極矣。茲就人事方面分條答述之：

誠為人道參贊天道之始，不誠無物

天地萬有必行動不息始有生命，動必有「能」而後可，能之極限固無法測知，然其原必出自堅實精一之體，如原子之能大矣，而其能出自極精微之原子組織中之分裂撞擊。此堅實精一而能源充沛之體，吾人名之曰誠。即道家所云之道一，易經所云之太極。皆為陰陽之所自化，萬物之所由生也。天道既如此，人道亦然。故中庸云：「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自成也。成含成己，成物二端。成己為成物之體，成物為成己之用。小至於個人一念之機，大至於參贊天地，化育萬物，一出於成意動念之誠。一念居誠，動容必然中節，故曰不勉而中；誠者必實，誠之於中，必形於外，有實可象，故曰誠實；既有實矣，則必生能，有能方可行動不已，故曰至誠不息；念既誠矣，行既中矣，則萬物一體同被其仁，故曰唯天下之至誠為能化，故曰親愛精誠，而吾民族明；誠者必勇，誠者既不被物欲矣，無欲則剛，大剛中正，非勇而何？是誠為人道參贊天道之始明矣。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人若一念不誠，則萬物皆為假象，既不能得生之樂趣，更難達求仁之鵠的。所謂不誠無物。誠之為用大矣！故君子修道立誠，宜善乎始而慎乎獨也。

仁為全德之名，不仁何以為人

孔子之道，人倫之道也；吾國之學，人理之學也。蓋人倫為修道立教之本，建國垂統之基；人倫為人理之重心，而仁則為人倫之重心也。仁即人道，所以別於禽獸木石者，故可釋之謂愛人，充而大之為民胞物與，為至善至大之全德。爾我以人相待，平等相遇，相親相愛即謂之仁，故互助為其實踐之極致。反之以殘暴為心懷，以鬪爭為手段，則與禽獸互相殘殺，弱肉強食何異？天地有好生之德，人秉之而生，是仁性為人與生俱來者，倘不能反求諸己，仁以為懷，則不免淪於異類矣！

仁既為人道全體之代表，而其用則首在修身明德，中則在齊家睦鄰，終則在治國平天下，贊天地之化育。易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蓋陰陽，萬象之所以生；剛柔，地物之所以成；仁義，人道之所以行也。居仁由義，仁實兼攝有義，故孔子揭示一仁字，以為吾人立身處世之本。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說文釋仁字曰：「親也，從二人。」意者人不能獨存，必相與相渦，互愛互助而後遂其生也。宜乎孟子以「仁也者，人也」斷為人性之必備條件矣！宋儒程明道於此亦有極深切之闡述，明道云：「心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今稱果核中之實有生機者，亦曰仁，如棗仁、杏仁之類。」是人本諸天地與生俱來之生意，即是仁。儒家云：「人人皆可以為堯舜。」釋家謂：「人人皆俱佛性。」堯舜以德治天下，佛陀以慈悲渡眾生，二者皆為仁之最高表現。仁既為道之本體，德之重心，自亦不能離人。今謂人人皆具，人人可為，則仁為人之生機，為人性全德之表徵亦明矣。

也」等不勝枚舉。而禮記儒行篇且引孔子之言曰：「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遜讓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故論語一書，可稱為仁書，孔子之學，可稱為仁學也。

至聖人教人為仁之方，則不外乎明人倫，而明人倫必先齊家，齊家必行孝悌（悌包含於孝）故孔子曰：「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歟！」蓋父母子女之間，必有慈愛孝敬之心，乃人類之天性。父嚴母慈亦自然之常道。是聖人因親以教愛，因嚴以教敬。而愛為仁之本，詩教、樂教由此出；敬為義之本，禮教、書教由此出。詩溫樂和，慈愛之流露，此天地之仁氣也。禮教書執中，嚴明之表現，此天地之義氣也。孟子云：「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知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乃知一切教化同出於仁義；而仁義之實，為事親從兄；事親從兄之道，則統攝於孝。孝之用就空間言，始於事親，中乎事君，終而為民族盡大孝。就時間言，上而慎終追遠，崇德報功；下而彝倫後世，垂愛子孫。實包含有一切宗教人事之作用在內，而吾國數千年來，民族所以強固，家庭所以和諧者在此。總之，聖人千言萬語，揭示行仁之方，其辭雖因人有異，而其啓發人性之同情心與愛心則一。其意亦在希冀學者，仰體天地好生之德，消除殘暴乖戾之氣。由親親而仁民，而愛物，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以達致宇宙人類共生共存共進化之最高目的也。

中為天人之極則，中而後能大能久

宇宙萬有，有其瞬息不居之動變。曰行。行所以遂其生，不行必死。亦有其恒久不易之常道，曰中。中所以協其行，不中必危。故程子曰：「中者，天下之正道。」蓋天地運行，萬物化生，一經行動，自難免有所乖違，有所衝突。必各別自動調整（致中和），循道以行，方能「天地位，萬物育。」以達共生共存之效也。中字含義約有數端，即不偏不倚也，無過不及也。喜怒哀樂之未發也。今就

精神

陳立夫講述
張子良筆記

不同，而三義實為一貫。是中之為用，在時間上時時調整，以合其用，故曰中庸，曰時中。在空間上處處衡情度理，把握重心，使向心有歸而不偏失，故曰中心，曰中極。在人性上，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力求進取而不失其常，故曰中行，中節。中實為一動態之字，極平常之理，極正大之路，極強勁之力，極平和之氣。絕非如俗儒所見，而為事物之對折二分，無是非之辨，無善惡之分，兩面討好以苟求一時一地之無事者。乃一大剛中正之行，恒久彌新之德，不容忽視，不容誤解，不容須與離失者。是中庸云：「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故中實為中和精進之強者哲學也。」

吾國祖先，體天率性，於中之至道，了悟最早，體驗最深，行之最為篤，而成為世界唯一的禮樂之邦。蓋禮以用中，樂以致和，國人數千年來在禮樂教化薰陶之下，養成「中立不倚」，「和而不流」，「持危扶顛」之強矯性格。一面愛好和平，扶助弱小，柔懷遠人；一面扶持正義，抗拒強暴，中立不倚。藹然仁者之鄉，長者之國。平世不改常度，亂世不失信心；見利思義，見危授命，盡其在我。乃成為國人生活之常規，民族精神之重要部分。如此之國，稱之曰中國，如此民族，稱之曰中華民族，不亦宜乎！環觀世界現勢，義利不分，善惡不辨，進退失據，動靜無常。時聖孔子地下有知，必為嘆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也。

行為眾德之踐履，行而後能繼往開來永生不息

宇宙是一「行」健不息時時在變之大生命，人在其中，故其生存之原理亦復相同。則「行」為求生之必然過程，維新之必要手段。吾國先祖於此體認最切；故先王作易，畫一動體；孔子設教，首重

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皆從行動革新上命意。蓋宇宙萬有，動其所動，變其所變，故非時時調整協和不可。而其調整過程中，有時須向上（火），有時須向下（水），有時須多方伸展（木），有時須收斂更張（金），有時須中和厚重（土），才能得其宜，居其位，協其力，而遂其永生矣。故中國之文化，實一力「行」之文化。後人因其行而持中，善與人同，勁力內斂之靜態外表，誤認為「靜」止之文化，甚且釋五行為五種資生之材，五種元素。舍本逐末，用小遺大，聽任傳統文化、民族生命，殭固老化，凋枯落伍，罪莫大焉。故陽明倡「知行合一」，國父力呼「知難行易」，而總統創為「力行哲學」者，無非為匡救時弊，用心亦云苦矣。

由上所述各點之認識，吾人為求生存計，則須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之「仁」，發揮與生俱來之生命原動力「誠」，以調整其「行」健不息之動，而達永生永存之目的。國父歸納德目為八，曰「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亦必以上述四者為基礎，蓋忠與信源於誠，孝為仁愛實踐之始基，義為仁之行，而和平則源於仁與中，一切均待於行而見諸事實也。凡以求道弘道自任者，則不可不知吾國文化道統之所本。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是上述「誠、仁、中、行」四者，其為吾國文化精神之根本歟」！吾人果能身體而力行之；動意不失其「誠」，接與不違其「仁」，處事不離其「中」，成物不忘其「行」，一息尚存，精進不懈，則可以不違斯道，弗愧所學矣。

中共之所為，以欺偽、暴虐、偏頗、鬪爭為主，適與中國文化之基本精神相馳。其所以要打倒孔子，消滅漢字，文化革命者，以中國文化為中共之照妖鏡，已以春秋之足以使亂臣賊子畏懼，為同一理由。故必須與之為死敵，在吾人反共復國之生死戰鬪中，必須堅守以下之自信：

彼以其偽，我以吾誠；彼以其暴，我以吾仁；

彼以其偏，我以吾中；彼以其鬪，我以吾行。

衛道救國，人同此心，最後勝利，必屬於我！

治道·政道與架構

——查著「見聞思」理念商榷之七（下）

馬以定

同時，錢穆先生更引黃宗羲所著的「明夷待訪錄」的一段話，稱：「論者謂有治人無治法，吾以謂有治法而後有治人。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終不勝其牽挽嫌疑之顧盼，有所設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於苟簡，而不能有度之功名，使先王之法而在，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間，其人是也，則可以無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羅網，反害天下。故曰有治法而後有治人。」

我之所以舉出錢先生的「政學私言」一書，實際上這書成於民國三十四年，正值我國行憲之伊始，所牽涉的問題與古與今都有關係，都能發人深省，都能使人對中國傳統、歷史給予更深切的研索。

查先生在談國民政府的政治時，有一段這樣的話：「台灣的政治氣氛比以前是『開朗』了，然而是當政者主動的開朗，既非發源於人民大眾，也不是在於輿論的推動。……台灣力圖成爲中國的模範省，希望台灣的各種設施能成爲全中國的榜樣。我覺得最重要的榜樣，是要確立一種長期性的制度，使得人民有權選擇政治領袖，有權力監督政府。應當由人民叫政府做什麼不做什麼，而不是由政府叫人民做什麼不做什麼。孫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中，本來就規定人民有創制、複決、選舉、罷免、監察等權。這是美好的理想。在這方面，台灣面前有一條漫長的道路要走。或許，現在還說不上已經起步。」

查先生前面的一段話，我表同意，可是，後面的一句話，並不是我同意與否的問題，而是我懷疑查先生所說的是否是事實。因爲，在另一段文字中，查先生卻又說：「民主社會的工作方法，主要是一點一滴的漸進改革，而不是革命性的急劇轉變。所以雖然以國際性的標準來說，台灣的民主自由頗有不足，但他們的確是在改進，那就是好的。」

無論如何，所有中國人，包括查先生都想看到一個眞正的民主自由制度在中國的土地上出現，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頃讀牟宗三教授的一部「政道與治道」著作，其中卻爲這一制度的建立，從傳統中國文化中找出了線索與根據。現在就把重要的發揮，引錄在下面，同時，爲了不敢掠美，所以我的題目，也就用牟宗三教授的書名及其主旨爲題目了——「治道、政道與架構」，特別在這裏交代一下。

在其第一章中說：「政道是相應政權而言，治道是相應治權而言。中國在以前於治道，已進至最高的自覺境界，而政道則始終無辦法。因此，遂有人說，中國在以往只有治道而無政道，亦如只有吏治，而無政治。吏治相應於治道而言，政治相應政道而言。人類自有史以來，其政治形態，大體可以分爲封建貴族政治，君主專制政治，以及立憲的民主政治。（馬克思從經濟立場分爲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制，以及未來的社會主義制。彼以經濟決定政治，倒果爲因，而人類表現精神，實現價值的奮鬥，遂泯滅而不見。今茲從政治形態方面言，不從經濟方面言，則人類表現精神實現價值之奮鬥自可豁然。）從政治形態方面以言中國文化史尤見貼切而合眞實。如果立憲的民主政治是一政治形態，有其政道。則封建貴族政治，君主專制政治，亦各是一政治形態，亦當有其政道。」

以上是對傳統中國政治的發展而言。但對中國民主政治之建立，在第三章「理性之運用表現與架構表現」中，發揮得很深入。據牟宗三教授稱：以前，我國政道好，端是由於「理性之運用表現」，如要建立民主的政道，則有賴「理性的架構表現」了。他說：「中國爲什麼不能出現科學與民主政治呢？我們的答覆是理性之架構表現不夠。中國文化只有理性之運用表現，我們上段已說，若論境界，

一點

舉世的人都口眩於中共外表的強大，把中共奴役百姓的惡劣行爲，視爲應然的，同時又是必須的，好像生活在中國大陸的人給犧牲了幸福，做牛做馬的過着吃不飽穿不暖的非人生活，也是很合理的。他們的理由是：「因爲中國太窮嘛！所以這一代的中國人是非注定犧牲不可。」從表面上聽來，用這句話來掩飾中共的暴行，的確是很可以朦騙到一些思想單純、心地正直、入世不深、見事不清的無知青年的。然而，拆穿了，這無非是一派胡言，是一些掩飾罪行的邪詞而已！我們試想想，代表中共說這話的高級共幹們，他們被犧牲了沒有？代表中共統制大陸的解放軍及特殊階級，他們被犧牲了沒有？而事實上，擺在我們眼前的是百姓給犧牲了，共幹們卻享受着人民血汗的成果。現在的中國大陸和過去的中國大陸有何不同？最明顯的事實是過去少部分中國人給奴役，而現在則是大部分的中國人給奴役；過去，資本家或地主用極少部分的金錢換取少數人的血汗，而現在中共則用美麗的謊言，和帶有鎮壓與威嚇的手段，搾取廣大人民的血汗，使中國成了集體奴役場。而少數的共產黨員，高級共幹，卻高高騎在人民的頭上，全吞了人民用血汗換來的果實，這是多麼殘忍而無人道的行爲。然而，使人感到遺憾的是，他們竟然還受到海外一些無知青年

運用表現高於架構表現。所以中國不出現科學與民主，不能近代化，乃是超越的不能，不是不及的不能。……凡是運用表現都是『攝所歸能』，『攝物歸心』。這二者皆在免去對立。……而架構表現則相反。它的底子是對待關係，由於對待關係而成一『對列之局』。……是屬於知性層上的。（運用表現不屬於知性層）。民主政治與科學正好是這知性層上的『理性之架構表現』之所成就。……此即將政權由寄託在具體的個人上轉而為寄託在抽象的制度上。這一步構造的底子是靠着人民有其政治上獨立的個性，而此獨立的個性之出現是靠着人民有其政治上的自覺，自覺其為一政治的存在。人民一有其政治上的獨立個性，則對待關係與對立之局成。此即政道之所由來。政道出現，則民主政體出現。政道是民主政體所以出現之本質的關鍵。故政道與民主政體之成立皆是理性之架構表現。……如何從運用表現轉出架構表現。運用表現自德性發，是屬於內聖的事。講內聖必通着外王。……外王是由於內聖通出去，這不錯。但通有直通與曲通。直通是以前的講法，曲通是我們現在關聯着科學與民主政治的講法。我們以為曲通始能盡外王之極致。……這層轉折有兩方面的意義：一、內聖之德性與科學民主有關係，但不是直接關係；二、科學民主有其獨立之特性。……即表示既獨立又相關。運用表現與架構表現既獨立而又相關。……即由動態的成德之道德理性轉為靜態的成知識之觀解理性，這一步轉，我們可以說是道德理性之自我坎陷（自我否定）；經此坎陷，從動態轉為靜態，從無對轉為有對，從踐履上的直貫轉為理解上的橫列。在此一轉中，觀解理性之自性是與道德不相干的，它的架構表現以及其成果（即知識）亦是與道德不相干的，在此我們可以說，觀解理性之活動及成果都是『非道德的』。（不是反道德，亦不是超道德）。因此遂有普通所謂『道德中立』之說。」

起碼在這裏可以說，從中華傳統中是可以建立民主制度的。我只在此點出，有心人士自可從牟宗三教授的「政道與治道」中去深思！

陳逸南

的賭捧。也許，這就是中共每年把大量人民血汗錢花在毫無意義的宣傳上，所收到的功效吧！

事實上，在一個完全不會經歷過中共統治下的生活底年青人來說，當他們聽到「為了國家，我們要犧牲。」這些論調時，他們會感到熱血沸騰，甚至在情感上深致「無限偉大」的敬意，尤其是犧牲的是大陸的中國人民，而不是自己，更加倍地感到「應該」、「合理」。然而，如果要追問：「這些犧牲滋味是怎樣的呢？這種牛馬生涯般的非人生活，是可以適合一個人的生存的麼？」這些人準會是目定口呆，不知所答的。甚或如果被犧牲的是他們自己，他們又有何感受呢？這些的確是值得他們去仔細沉思的，尤其值得一些具有左傾幼稚病的人去找答案的。

現代的青年，動不動便喜歡說要獨立思考，要客觀評論。可是，我們的思考獨立了沒有呢？我們的評論或見解，是不是已夠客觀了呢？這些，都是我們研究問題眞相所要顧及的。比方，我們看到中國大陸人民的生活實況，心裏感着他們那種牛馬生涯難受，但聽了一些什麼「為了國家，我們必須有所犧牲」的謊言時，我們卻認為他們的犧牲是應該，但反過來說，假如過牛馬生涯的是自己，被犧牲的是自己，我們會認為怎樣？尤其當我們想到：「人只有一生，犧牲了這一生人的幸福，是不是還有來生呢？」事實上，人只有一生，犧牲了這一生，什麼也沒有了，說什麼都是多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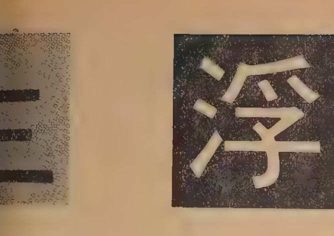
很多似是而非的觀念，很多時是會把人搞昏的，一不小心，我們便會因此鑄成大錯，而中共就是這方面的專家，利用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論以達到其卑鄙的目的的惡魔。我們千萬要記着，一個好的政府，它是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的，它是應該為人民服務的，並不是犧牲所有人民的利益，而為了成全幾個野心家、或特殊階級、或是成就什麼「千秋萬世名」的。世界上，並沒有一種不顧計個人利益的集體利益，沒有個人就沒有國家。沒有個人的國家，即使是很強大，但對這個國家的人民來說，是毫無意義的。這當中關係到一個人的「人權」問題，事實上，國家是為了每一個人的需要而產生出來的團體，對於這一因果關係，我們是應該要淸楚的。人民生活幸福是目的，而國家是手段而已！但在中共來說，卻剛好倒過來的，倒果為因的。我奇怪，為什麼竟然會有些靑年會盲目的崇拜這種主義，認同這種政體。

也許，世人大都是趨炎附勢的吧！巴斯特納克在「齊瓦哥醫生」一書中說：「如果權力支配生命，這個時代的象徵就不是基督的十字架，而是馬戲團中的馴獸鞭子了」。這對蘇聯共產黨來說，眞是莫大的諷刺。而對中國共產黨來說，則又何嘗不然呢？

我有一位朋友，他也是一位同情中共者，他告訴我：「他爸爸最近要結束香港的工廠，遷移到台灣。」我問他：「為什麼不給他爸爸提議，把廠遷入大陸去。」

那位朋友無詞以對。可見，這世界的人大都是「是非」不明的。其實很簡單，只是人們都怕在中國大陸生活，不喜歡那一個政權的統治方式，而生活在大陸的人們又何嘗不然，只是給一種強制的力量鎭壓着，不能有所異動吧了。大陸人民，一有機可乘，便投奔自由便是一個很明顯的例證。

天天嚷着要「認同」的朋友，大可以想想，多找尋些眞正的事實，不要為表面的假象所迷惑就好了。





皇牌變了衰牌

無綫電視六年來一直把「歡樂今宵」視爲皇牌節目，每晚讓它佔去兩個鐘頭最重要的時間。節目取材，全向低級方面發展，製作人或以爲能迎合小市民，就可贏得廣大觀眾，可惜這一來首先失掉知識分子觀眾；繼而，知識水平較低的觀眾也看膩了，三十六道板斧，舞完又舞，最後難免使觀眾呵欠連連。

六年來，這節目已有不少次「改革」，可惜萬變不離其宗，變來變去，變不出什麼花樣，每晚像疲勞轟炸，每個看的人都感到不耐煩。它早已失去皇牌地位，「雙星報喜」「七十三」所得好評把它壓倒。大件夾抵食巨型節目，已佔不到優勢。

「歡樂今宵」的毛病在於那羣「藝員」太嚕嗦，每一晚，聽他們嗌交，言不及義的胡謅一番，他們以爲有趣，其實觀眾早已聽到厭、聽到怕。開始時照例介紹節目，其實晚晚例牌，這幾分鐘的介紹，簡直除褲疴屁，多此一舉。「雙星報喜」爲什麼比它受歡迎？因爲沒有這班寶貝浪費時間，節目一個接一個，胡鬧也適可而止，諷刺則更深刻，令人回味。

如果「歡樂今宵」大刀濶斧把無聊閑話刪削，讓節目緊湊一點，一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有人喜歡聽歌，有人喜歡跳舞，有人喜歡雜技，但沒有人喜歡聽打牙較。所以，只要將打牙較部份刪掉，就是個不錯的節目了。

「歡樂今宵」節目幾乎沒有一項沒毛病，何守信雖被選爲「最佳藝員」，但知識水平較高的人看來，他的「演出」最差。且不說他講話所用詞彙經常不合文法。他主持的「新聞趣事」，本來講述了一則新聞，再演一個趣事，已經很夠；但何守信把所有觀眾當是蠢豬，照例「解釋」幾句。懂得說幽默的人，點到卽止，這才可以收到幽默的效果；如果說完一句幽默話，再用大堆話解釋上面的話是如何幽默，還有什麼趣味？

他可憐到竟不知道自己犯了這大毛病，還得意洋洋，以爲自己伶牙俐齒，激死人！

觀衆悶到發慌

在時代曲瘋魔了香港時期，「歡樂今宵」對台灣歌星的爭取，確不遺餘力。如姚蘇蓉、青山、楊燕、鄧麗君、冉肖玲等，不斷在「歡樂今宵」出現，從台灣來的許多歌舞團，他們也盡力拉攏在節目中亮相，相信這是「歡樂今宵」的黃金時代。

多不會超過三盞燈，用這些東西塡塞時間，簡直虐待觀眾！

不但要選用夠水準的歌星，還要時時發掘新面孔，最近阿根廷民歌手來港表演，在「歡樂今宵」唱了幾首歌，相信是近來「歡樂今宵」唱歌節目中最精彩的了。有些不見經傳的外國人，跑江湖跑到香港，也有機會在「歡樂今樂」中演出。有些水準很低，唱得令人毛骨悚然。在他們出唱前，應先看清他的水準，太差的就不該讓他浪費觀眾時間。

過去，現代舞也是叫座節目之一，那時候的舞蹈指導是來自澳洲的梅絲麗，她編的舞雖然創作性不強，但能向外國舞蹈節目借鏡，總算不是千篇一律。她訓練也認眞，那時候的現代舞節目還可以一看。還有就是來自非律賓的五人舞蹈團，跳得比電視舞蹈藝員有勁得多。到今天，「歡樂今宵」的現代舞節目已一蟹不如一蟹，每晚動作差不多一樣，大部分選用湯鍾士的歌，跳起來，觀眾都覺得熟口熟面，只是衣服不同。其實，如果預先錄影十個八個舞，輪流播出，效果也會和現在一樣。

最糟糕是利用電話做節目，不論是過去的電話遊戲，今日的開金口、電話尋寶都是一樣，電話幾次打不通，再打另一觀眾的電話，又打幾次，在電視機前的觀眾，一味看藝員打電話，誰不悶個死去活來！更要命的是打通了，藝員與觀眾在電話中又一直說悶話。香港觀眾水準低，有時還是伯爺婆答問題，十個問題九個答不出，但見她一面尷尬，沉吟又沉吟，你說，作爲觀眾有什麼辦法不悶到發慌？

「歡樂今宵」每晚給人提供這些節目，簡直要把「歡樂今宵」改變爲「苦悶今宵」！

力爭何益

「歡樂今宵」失歡於觀眾，因而傳說實行「縮水」。這巨型節目的製作人蔡和平剛從歐美考察回來，聞此「噩耗」，誓言以去就力爭。相信他是聽到這個消息後最不「歡樂」的人。它的放長縮短，對我們觀眾，並無利害關係。「歡樂今宵」旣愈看愈無癮，騰出時間，看看別的東西，本是個好主意，蔡和平力爭，大概一則爲了面子問題；二來時間縮短，他的利益也必隨之縮水，誰遇到這種事也要力爭。

不過有些人可能不好意思爭，如果公司決定縮短，必因爲它已沒有號召力，拉不到廣告，才採取此措施。據說過去廣告客戶力爭在這時間播出，不計較特別收費。如果它仍有這種力量，縮短時間，便等如丟銀紙，公司當局決不會嫌錢腥，做生




的人才，定會把它搞得蒸蒸日上。可惜你招數有限，要來耍去，不過三十六道板斧；如果不是時時玩些花招，誰都會看膩。如果有本領把這節目搞到日新月異，多采多姿，受廣大觀眾歡迎，你向老板提出要縮，老板也連跪連拜，保你大。

爲什麼「歡樂今宵」失去觀眾？因爲它多時來就不提供人們喜歡看的東西。看「歡樂今宵」等如走進雜架攤，一堆堆都是舊東西，偶然看一次還可以，一星期看足五天，誰吃得消？

倘若無線眞是因「歡樂今宵」觀眾退減而縮短播影時間，蔡和平應感自慚，不該聲言力爭。聰明的辦法是利用縮短防線，較易處理，盡力使四十五分鐘的「歡樂今宵」節目編排得面目一新，掃除過去頹風，有好的表現，自必有觀眾擁護。多人愛看的節目，客戶自必人人爭取這時間。到老板要求你延長時間，你大可以跳其草裙舞焉。（按：此稿是寫於蔡和平「辭職」之前。）

怪傑

宣傳只能騙人一時，腳踏實地，講實際的人更受尊敬。儘管自己吹牛爲皇牌節目，究竟皇牌抑衰牌、臭牌，觀眾心目中自有評價。老板的取捨，伸長縮短，其實無非以觀眾意見爲依歸，如與觀眾背道而馳，事實很快就證明他的措施是錯謬。

譬如「白毛女」、「紅色娘子軍」這類樣板戲不斷在電視推出，是否受觀眾歡迎，目前因是獨市生意，不易測驗，當第二個及第三個電視台開辦後，觀眾有得選擇，那時若繼續播映，便得冒失去觀眾的危險。

據說，「歡樂今宵」打算縮水，正爲了新電視台快要出現的應變措施，大概這皇牌節目受各方的批評太多，所以老板首先向它開刀，其實，無線電視要和新電視台競爭，須割掉或縮短的節目很多，「歡樂今宵」不是唯一使觀眾厭倦的失望節目。

雖然，製作「歡樂今宵」的蔡和平給他的馬仔捧爲「電視怪傑」，老萬在書報攤上見過一本蔡和平畫冊，他的一行一動，一言一笑，以至他家裏的佈置，都成爲一些娛樂報的「新聞」，論不出鏡而風頭最勁的人物，捨蔡和平不作第二人想。

但，他究竟算不算「電視怪傑」？好在一個星期我們有五個晚上可以看到他有傑作，他的才華如何，在這每週十個小時的節目中表露無遺，不是一個「電視怪傑」榮銜或一本生活畫冊可以把平凡的人捧成超人，宣傳只可使人們從不知有此人而至對他有所認識，不可以改變他的眞正才具。

退步，星報辦了這麼多年，「大不如前」才合乎定律？在星報執筆寫文章的人，許多稿齡已超過二三十平，他們的文章愈來愈精彩，這些，才是眞正經得起考驗的「怪傑」。

過份的宣傳，往往使人失望，得到相反效果。究竟是否「怪傑」，該以觀眾來評定。

府上舍下分不清

稱人家太太做尊夫人，自己太太稱內子，別人的家是府上，自己的家是寒舍或舍下，人家的父親是尊翁，自己父親是家父。對人尊稱與自謙該分清楚，如果調轉來，會笑大人家個口。

普通應酬中講錯了，雖然碍耳，講過了就算，對方只會怪你是土包子，鬧的笑話只有對方一個人聽到，丟架不會盡人皆知。但作爲電視「藝員」，講錯話對象是「全港四百萬市民」，萬不能出錯；如果鬧笑話，四百萬雙耳朵聽着，雖然「藝員」看不見他們，但他們事後會當笑話講。

老萬一向主張電視「藝員」必須選用文化水平高點兒的，因爲四百萬市民中，許多是小孩子。小孩子喜歡學樣，如果「藝員」出言粗鄙，或文化不夠，一肚草，鬧了笑話還不知道！看電視的小孩子，照樣模仿，便影響不小！

老萬出名半桶水，有自知之明，電視界朋友雖多次邀請出鏡，參加他們的節目，老萬一律婉卻，就怕跟土包「藝員」一樣鬧笑話。雖然上螢光幕有外快可賺，與其獻醜不如藏拙了。

上述一類笑話，無線電視的皇牌節目「歡樂今宵」中經常發生。星期四晚上偶然看看，在一個不該笑的節目中，竟然禁不住軒渠大笑。那是鄭少秋主持的「開金口」節目。他說：「很對不起，剛才那位朋友接電話沒有說『歡樂今宵』所以得不到獎金。各位觀眾請注意，如果我們的電話打到舍下，你們接電話的第一句就該說『歡樂今宵』，咁就可以得到一百蚊。」

他說話雖伶牙俐齒，可是把「府上」講爲「舍下」，實令人捧腹噴飯，譬如有位朋友問他：「鄭大秋，你內子近來好嗎？」或者問：「阿秋，你幾時得閒，到我府上坐坐好嗎？」相信他一定啼笑皆非！

不過，鄭少秋也許不會面紅，一來，他對着的是電視攝影機，幾百萬人笑刺肚皮的笑聲，他聽不到；二來，說不定根本不曉得鬧了笑話。

萬人傑

儒家思想是否腐朽？

古鶴翔

聯合書院學生會會長盧廣文說：「從來大學的師生，是被認為知識上最優秀的分子，是反映着社會上最美的道德的理想。」

當然，身為「知識上最優秀的分子」的頭頭的學生會長盧廣文，更是「道德」的頂峯，「知識」的極限了！

請看已達道德的頂峯，知識的極限的盧會長的大作罷：「影響了中國文化五千年的孔子儒家腐朽思想、專君愛國的專制意識等等，已逐漸為這時代的人民所鄙棄。談文化，必須以民族文化作為本位，才研究其接受外來文化衝擊後的影響。」

共黨近日劇烈攻擊孔子，高捧秦始皇，而盧大會長卻隨着共黨的樂曲來跳舞，這大概就是「社會上最美的道德的理想」了。

我們知道：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即公元前五五一年，距今不過二千五百二十四年，怎會影響了中國文化五千年？可是已達知識頂峯的盧會長卻硬把「孔子儒家的腐朽思想」推前了二千多年！難道把周公和周公的祖先也算在內麼？

我們還知道：孔子主張「尊君」，而非主張「

及身。」孟子還說：「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孟子更對齊宣王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還對齊宣王說：「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孟子這句話，明顯表示「君」不好，可以易其位，可以趕他走，怪不得齊宣王聽了，「勃然變乎色」了！

齊宣王還問孟子道：「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答道：「於傳有之。」齊宣王說：「臣弒其君，可乎？」孟子侃侃而談道：「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盧會長，由上引儒家學說，可知「尊君」即是愛民，「君」不好，可以殺，可以易位，儒家是「尊君」，而非「專」於一「君」也。

難道這學說是「腐朽」，是「專制」？

盧會長說「談文化，必須以民族文化為本位」，這句話十分對。我們當然不反對外來的優良的文化，但切勿把本國固有的文化視作「腐朽」！

盧會長又引中共駐聯合國代表黃華的話，說港澳「不是殖民地。」這句話，實在太富於「阿Q精神」了，不值一駁。

最後，筆者希望大學生諸君，還是切切實實地在學術上努力為要，如果不充實自己，實在很容易受政治騙子的愚弄。

今日的香港，誠然是殖民地，並非樂土。然而，香港分明比中國大陸好得多，所以這一年來，已有七萬大陸人民由「紅色的天堂」逃至「黑色的香港」。

大學生諸君關心國家民族，確是好事，但必須在學術上充實自己，在思想上明辨是非，切勿盲目「前進」。

大學生諸君更應注意：你們固然有不少在學問和道德上有着卓越成就的導師，亦有一些投機善變的教授。

當筆者寫這篇文章時，中共政權突然禁止港人寄舊衣服返回大陸，理由是舊衣服有「微菌」。是的，香港人穿到不要的衣服，大陸人收到了便歡天喜地，視如至寶。倘不禁止，如何防止「資產階級」的細菌入侵？

我們建議：中共禁止香港人寄錢回大陸，不知毛周兩頭頭是否同意？資本主義地區的銀紙，更加多「傳染病菌」呀。中共這舉動，大概也是盧會長所說的「以人民的利益為大前提」了！

勞

近讀一篇「新中國」刊物的文章「趕起糞車笑呵呵」，內容係描寫一位中共衞生人員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動趕糞車。改造後，思想為之一新，不再以趕糞車為苦，而且引以為榮，願為革命終身趕糞車為職。讀完後心中頗不是一番滋味，多少人會相信其宣傳眞實性？誰趕起糞車還會笑呵呵呢？在一個自由的社會裏，每個人都可依他的志趣貢獻他的能力於社會。職業的選擇是自由的、互相尊重的。如果一定要用強迫的方式，叫勞心的人做勞力勞苦的工作，為何不也設一個「五・七」幹校叫

的思想能力，使他們再也不敢反抗，也就是被勞動改造了。

最近此間一些國人盲目地捧吹中共

孔子主張「尊君」，因爲當時「尊君」可以使社會安定，難道要像中共和蘇共似的把世界搞得大亂才好麼？

儒家之「尊君」，只是尊重「君」的地位，並非尊重個人，正如今日民主國家尊重領袖似的。盧會長，難道你希望聯合書院的同學輕視會長麼？

孟子對「尊君」的解釋，實在精彩極了。他說：「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孟子又說：「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

造

「愚民政策」又相差幾何？

「五・七」幹校也許就是集中營的變相，使有異思想的知識分子每日從事他們所不能適應的勞力工作，消磨他們

然無事。因爲這些人中有些父母、親人都是在台政府中的要人，也許他們父母的作爲正是他們所批評的對象，現在卻疑神疑鬼地怕人密告，怕家人受害。如果實是革命同志，那就患了「溫情主義」的錯誤了，因爲任何親情都沒有「毛主席」的親情深，何況有些都是被該列爲黑五類的鬥爭對象了！這是投機取巧者預留自己後路的矛盾。

奉勸這些對中共充滿信心的人早日回去學習勞動改造，不要等「祖國」一切建設完了再勝利返鄉。（轉載美國「長城」雜誌）

所謂「知識上最優秀的分子」

青冥

今天拿到一份「聯合學生報」，我隨手一翻，便看到「（聯合）學生會會長盧廣文」的一篇大文——「與新同學們談國家、民族和學生運動的問題」。我從也不敢忽略有銜頭的人物的作品，何況這篇文章又是有關「國家、民族」大事的呢？我於是必恭必敬地把這位自封爲「知識上最優秀的分子」的偉論讀了一遍。

盧會長在這篇文章裏說：「時下的反共欺詐，我們是需要強烈抨擊和鞭撻的……一般反共言論的特色是抨擊內地缺乏民主自治、思想自由、崇拜偶像及主義……（這些評論），只抓緊一些表面的現象……混淆視聽，使一般市民犯上聞『左』色變的恐懼病……（其實）一個人左傾了，又有什麼可怕？這些言論不但對國家無益，反而有害。」

盧會長眞是一位「最優秀的」「混淆視聽」專家。他想用「表面的現象」這五個空洞的字來掩蓋中共的滔天罪惡。然而無論怎樣巧妙的謊言，在中國人的苦難裏，都是站不住腳的。爲什麼每年都有無數的同胞從大陸偸渡來港呢？難道他們不怕那洶湧的波濤和鯊魚的利齒麼？爲什麼老舍被迫自殺？爲什麼巴金被淸算了？難道中國人不應該有民主和自由麼？難道這是盧會長所說的「表面的現象」麼？

盧會長又說：「如認同馬列主義，則必反對自由主義，這是兩個對立的原則，否則，兼容並包，便是投機主義。」盧會長剛才還暗示內地並不眞的缺乏「民主自治」和「思想自由」，然而現在他又說馬列主義和自由主義是「兩個對立的原則」了！我不知道盧會長將會怎樣解釋他的「兼容並包」的「投機主義」，但我要告訴他一句話：馬克思並不反對自由。馬克思的理想社會「是一個以各個人自由發展爲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的聯合體。」（見馬克思的「共產宣言」第二章）我懷疑盧會長並沒有讀過「共產黨宣言」，這當然是毫不足怪的，因爲他其實並不是些什麼「知識上最優秀的分子」。他以爲馬克思「反對自由主義」，那完全是因爲他受了獨裁的中共的影響。

盧會長又說：「台灣政府給人的印象是懦弱無能，在國際政治地位上大受打擊。」單看這兩句話，我們就知道盧會長根本不配像一位「知識分子」——他連什麼是「懦弱無能」也不知道。當暴風猛起、雷雨交加的時候，在山上的一棵勁松並不因此而顯得「懦弱無能」。相反地，暴風雨愈惡劣，這棵樹就愈顯得茁壯了。要是盧會長的眼睛還沒有全瞎，那麼，我想他在回校的途中也會看到那面慶祝雙十節的國旗，今天（十月廿五日）仍然高懸在一位農民的破屋頂上飄揚着！

最後，盧會長煽動同學們參加「反殖民地主義的學運」。他以爲殖民地主義鼓勵「資本家、投機者，及外商瘋狂地剝削香港小市民的金錢，他們吃的是中國人的血肉，用的是中國人的廉價勞力。」盧會長似乎看不到中共比外商更厲害地「剝削小市民的金錢」，他對大陸貨品瘋狂起價一事裝聾作啞。爲什麼盧會長寧願留在香港被「外商瘋狂地剝削」，而不回歸大陸呢？

爲什麼在風雨飄搖下，他企圖煽動別人去推倒一所雖然是破爛的、然而暫時足以躲避風雨的茅屋呢？盧會長自稱爲「社會良心」和「民族之靈」，眞是侮辱了這八個神聖的字眼。

我堅信中大的同學是不會被盧會長這番具有煽動性的謊言所迷惑的。「學生會強姦民意」這句話，不是經常出現在同學們的口中麼？



蘇聯為着藉口監督以色列與阿拉伯戰爭的停火，企圖片面派兵侵入中東的野心將可能實現。據來自華盛頓十月廿五日的電訊報導說：蘇聯駐美大使杜布里寧交給美國務卿的一份照會，已揚言要單獨派兵去中東監視停火。更令人不安的是蘇聯照會指出：「簡直粗暴之極，它只說他們的軍隊就要開進去了！」美參院軍委會委員、民主黨參議員賈克遜表示：他相信蘇聯一定要在中東獲得據點，並欲控制蘇彝士運河及波斯灣產油區。如果蘇軍達到這一目的，那無疑是災難了！因此，美國務卿基辛格收到這項照會後，立即表示堅決反對蘇聯單獨行動，而美國軍事基地亦進行戒備。

蘇聯企圖控制地中海

蘇聯要插手中東，必先通過地中海，然後才能控制蘇彝士運河，以及波斯灣的產油區。因為這個世界最大的內海，由直布羅陀海峽至敍利亞海岸，橫於歐、非二洲之間，面積約達一百萬方哩。上古希臘，羅馬文化的發展，多半有賴於此；自蘇彝士運河開通，地中海更成為東西兩洋間最重要的通路。其戰畧價值向為人所重視；特別是蘇聯，遠在帝俄時代就開始企圖控制地中海了。由於當時韃靼尼爾海峽阻塞的關係，而使到帝俄的野心未能實現。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在一九一六年的賽基斯——皮可特密約之下，俄國終於獲得了韃靼尼爾海峽的自由通過權，和支持君士坦丁堡的地位。但當列寧一九一七年奪得政權之後，則首先廢除了這個密約。列寧對地中海不是沒有野心，而是由於當時蘇聯國內局勢還很混亂，新政權尚未鞏固；同時海軍實力不足，故無力向外發展。

第二次大戰初期，蘇聯的野心勃勃，史達林於一九四〇年十一月，曾經派了前蘇聯外長莫洛托夫訪問過柏林，提出願意與希特勒携手合作的建議；並提出於毀滅大英帝國之後的分贓計劃。當時蘇聯方面所要求的條件是：在海峽地及東地中海的空軍基地，令到希特勒氣得七竅生烟！立即下令德國最高統帥部，準備對蘇聯發動一次閃電式的戰役。因而迫得史達林不能不投入了同盟國的陣營之中，可是他對於地中海的野心，依然不死，除了要求海峽地區和東地中海的基地外，並且表示：希望參加對利比亞托管的權利。

一九四六年——一九四八年間，當希臘共產黨倡亂，以及蘇聯、南斯拉夫交惡前後，史達林曾經採取了迂迴的行動，將它的少數艦隻駛入地中海。一九五六年七月杪，當蘇彝士運河發生危機時，赫魯曉夫（蘇前總理）曾大聲疾呼：「英法海空軍增援地中海，企圖奪回運河，觸犯聯合國憲章！」他隨即並向阿拉伯國家提議：「蘇聯打算派遣艦隊於同年八月十五日，從事訪問埃及的亞歷山大港。」它的主要目的是：企圖乘機將其艦隊駛入地中海。一九五八年，便有四艘蘇聯潛艇，從波羅的海潛入了阿爾巴尼亞的費羅拉港，次年又有四艘同型的蘇聯潛艇，採同一航線駛入該港。使到北大西洋組織派在地中海負防衛責任的美國第六

蘇控制地中

將整個地中海劃為非核子地區；並表示北約組織國家在渥太華會議中的決定，所謂成立多邊核子部隊的計劃，顯然是對裁軍途徑最具有威脅性的！曾使十七國裁軍會議再度陷入僵局。

地中海頗富戰略價值

一九六四年以後，蘇聯的艦隻已在地中海頻頻出現，經常訪問各港口。一九六七年五月下旬，當中東危機重要的前夕，幕後慫恿阿拉伯國家搞事的莫斯科，立刻通知了土耳其政府，謂有蘇聯戰艦十艘，自黑海經博斯普魯斯海峽，及韃靼尼爾海峽開入地中海。同年五月三十一日，蘇駐聯合國代表費多偏柯，曾經兩度向聯國安理會提議：要求美、英艦隊從地中海撤退。否則會引起中東局勢的更緊張！而蘇聯自同月起至一九六八年的七月為止，則在地中海增加艦隻達五十艘以上；尤其到了一九六九年八月，蘇聯艦隊更增加至六十艘。其後曾一度減少，但是最後又在地中海恢復其海軍實力，蘇聯的艦隻數字足與美第六艦隊相抗衡。

蘇聯為什麼如此重視地中海呢？因為地中海的形勢確實險要，位於歐、非兩洲的心臟地帶。對軍事而言，它具有重大的戰畧價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地中海的一部份及整個蘇彝士運河，均握在盟軍的手中，因之，不僅破壞了德、義兩國侵畧軍「會師波斯灣」的計劃；也扭轉了西方的全盤戰局。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美國的戰畧重點便逐漸移到地中海。當朝鮮於一九五〇年六月發生戰爭之初，和歐洲擴軍的喧嚷聲中，美國第六艦隊便悄悄地開入了地中海；並立即建立了北非的海空軍基地，以期控制了整個地中海區域——一方面對歐洲南部採取包圍的形勢，準備戰事發生時，將可使到蘇聯本土及歐洲蘇軍的供應補給線，全部置於美國空軍的空襲範圍之內；另一方面亦可作為支持中東兩線土耳其的後盾。同時，又可暗中監視蘇彝士運河及中東、北非局勢的不斷發展。

特別是到了一九五六年，蘇彝士運河危機發生之後，第六艦隊更多了一層顧慮——即防止蘇聯海軍藉口滲入地中海港口，進而挑起中東地區的其他事件。又恐怕大西洋方面一旦有事，令到歐洲進入緊張階段時，中東情況勢必更為混亂；而防止阿拉伯集團，很可能轉變其態度從而進一步地封鎖運河，以切斷至歐洲的油管，將使困在地中海的美、英、法艦隊，不能與紅海及印度洋的美國海軍相呼應，那末，土耳其及伊朗等地，也無疑地必然會發生嚴重的後顧之憂！

再就另外的一方面而言，部署歐洲大陸上的北大西洋盟軍，不過二十個師的地面部隊，兵單防廣，似乎擋不住蘇聯陸軍的強大進攻。但倘若蘇俄軍盲目地西進，則其後方的交通補給線，勢必為美國海軍南北的兩股力量所鉗斷；如北面的一股是在斯坎地那維亞一帶，而鐵鉗的樞紐則設在英國。

至於南面的一股海軍實力，尤其雄厚，即分佈於地中海的各港口。

合共載有飛機六百架——包括着各種噴射式的轟炸戰鬪機，而且其中大部份都可以携帶核子彈頭的。幾艘能夠在海底發射飛彈的美國北極星核子潛艇，多半以土倫港爲主要基地。蓋土倫港是北面最大的一個軍港，也是最大的船塢之一；它屬於法國，通常可以收容最大的軍艦。

美在地中海軍事部署

地中海沿岸其他設備齊全相等的基地，美國也經常停滿了添油和供應品等的補給運輸艦。雖然這些基地都非美國所有，但在戰時美國均可借用，好在美艦的供應品，多半備有船隻經常在海上進行補給事宜，而無須駛入港口或其他基地。

除了第六艦隊外，地中海尚有英、法、義等國的海軍小型艦隊。英國的艦隊分駐直布羅陀海峽，北非及希臘所屬各軍港；而法國艦隊則以土倫爲主要基地。平時候各有各的指揮系統，但自一九五六年以後，各國艦隊的聯合大演習，已達三十餘次之多，其目的在使該水域一旦發生戰事，在指揮上也不致於出現混亂或各自爲陣的分散狀態。所以，在地中海的西方艦隊，大體上還團結。

至於地中海沿岸的美國空軍基地，除摩洛哥五個，突尼西亞三個基地，均已先後撤退或縮小之外，其餘尚有在義大利的一百零五個大小機場；英國境內共十二個空軍基地，新的逐漸添築中；且已繼續演進成爲核子基地。由這些基地起飛的轟炸機，足以威脅到蘇聯本土。曾有一位美國國會議員這樣誇稱：「即使蘇聯把所有的核子武器搬了出來，也不可能全部毀掉地中海的美國海空基地。但倘若地中海沿岸的美空軍基地，一齊向蘇聯襲擊的話，那末，在六小時內則很可能癱瘓蘇聯西南部地帶，其他各地交通活動，也不會超過十二小時的壽命！」但照現時的飛彈發展而論，蘇聯較美爲優勢；而且地中海東面的防務又不及西面。由於戰後以來，盟國對地中海東部仍是依靠高山和沙漠之類的天然險阻，而保衛蘇彝士運河及中東油田的海空部隊，幾無時不在蘇聯及其附庸國內，蘇製驅逐機的威脅之下，所以，當年美國曾極力援引土耳其和希臘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爲的就是這個原因。

美國認爲：土耳其和希臘參加北約的好處，即對地中海東部的防務有所裨益，可以作通盤籌劃，實行強化起來。蓋自一九五二年起，中東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者，便開始爲共產主義所利用，而最先發難的地點是從德黑蘭逐漸擴至開羅；其首要角色則由莫沙德（前伊朗總理）而移至納薩。——前者爲了收歸伊朗油田，而進一步地企圖逐王篡位；後者則先行逐王而後沒收蘇彝士運河，使蘇聯終於建立起開羅中心。當時英、法勢力雖然被迫退出了朗伊和埃及，卻仍未有離開地中海兩岸——塞浦魯斯及北非的利比亞等地，重新部署。因此，蘇聯勢力依然無法對中東及北非各地長驅直入。

蘇聯艦隊比美佔優勢

兵中東

胡蓑之

韃靼尼爾海峽早已開放，蘇聯的黑海艦隊可以自由通過。阿拉伯國家中的埃、敍等國，自一九六七年六月及最近，一而再地敗於以色列之後，而一致表示羞憤！爲了收復失地或對以色列以報復起見，乃喪心病狂地不惜引狼入室；加以帝俄在一個世紀之前，就已對地中海控制權的追求，並利用英國加速撤退該地區的機會，和實現其海軍的長程戰畧之一，來增強莫斯科在蘇彝士運河以東及對北非的政治影響力量。正如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出版的美國「學術季刊冬季號」所指出：目前蘇聯海軍不斷地對地中海的滲入，是具有政治性和軍事性的。一方面是企圖控制蘇彝士運河及整個中東地區，自一九六七年以、阿戰爭爆發後，蘇聯海軍大舉向地中海推運以來，其實力早已達到驚人的程度！一九六八年後更進一步加緊向波斯灣及印度洋推進，從事其長遠的對阿拉伯各國作實際的控制計劃。

另一方面，對於以色列的任何預防和報復性打擊，均足以形成一種嚇阻力量，使它不致輕舉妄動。此外，在東地中海出現強大的蘇聯海軍，對於克里姆林宮的外交活動，可以提供一種具有彈張的工具，使蘇聯領袖們得以利用該地區內的政治氣氛變化，因爲這支海軍力量，足以配合蘇聯對阿爾巴尼亞及南斯拉夫等地陸上作戰的威脅！並足以影響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右翼防務，又可構成對美第六艦隊的挑釁者，而使巨強之間形成一種新的平衡。實際上，現在東地中海的蘇聯艦隊計有：戰艦五十艘，潛艇八艘，輔助艦二十艘，及兩艘航空母艦，共達八十艘以上，大有加強海空基地的意向。

但儘管如此，美國也不致退讓。由於戰後二十多年來，美對地中海的建設費用，已達二十五億美元以上。美戰畧專家認爲：地中海當大西洋、紅海、印度洋，以及黑海的中心，亦爲南歐中東及北非的心臟，四面八方都可瞻顧。西方盟國在南歐的陸軍實力薄弱，不能不仰仗該地區海、空軍的補助。美第六艦隊的重大任務是：除了保護對南歐的航運線，和協助那裏的陸軍以外，更要監視中東及北非各地情況的發展，以維護這個具有重大戰畧價值的區域，進可以鎚擊蘇聯本土，退亦可以保護南歐。

因此，當蘇聯海軍實力逐漸對地中海增援聲中，美國也可能設法增強第六艦隊的實力。五角大厦早就聲明：第六艦隊決不退出地中海，而讓它變應「蘇聯湖」的。

現在中東附近待機而動的大批蘇軍和美軍，都是駐於地中海上的兩支艦隊。據十月二十七日的「美聯社」報導說：地中海的蘇聯艦隊，自以阿於十月六日爆發新戰爭以來，艦艇數字已增至約八十艘，比美國第六艦隊約多三十艘。雖然阿拉伯和中東回教國家如土耳其、伊朗、約旦、沙地阿拉伯，都堅決反對蘇聯武裝介入中東，甚至敍利亞駐西德公使伊斯吐尼，也曾指出：「迄今爲止，除了派在埃及的蘇聯技術人員外，還沒有蘇聯正式武裝部隊進駐阿拉伯領土上」。

可是埃及總統卻曾要求蘇聯派軍隊去監督停火，爲美國反對乃止。

我看美加

【10】

萬人傑

不忘本

不過，他雖在外國謀生，對中國文化絕不忘懷，不但經常讀中文書刊，對中國樂器及樂曲尤其喜愛。他和太太開設的中國樂器商店賠了不少錢，因爲三藩市天氣乾燥，中國樂器大部分用竹或木製造，在這乾燥天氣下，容易爆裂，一經爆裂便不能再用，必須用種種方法保存，受到的損失很大。只因他本身興趣濃厚，有足夠經濟能力維持，賠了本可以在他的入息稅裏扣除，因此他還是樂意做這賠本生意。

在外表看，他一家子生活頗爲洋化，誰曉得他玩得一手好國樂？老萬第二次登門拜訪曹醫生時，他正和幾位同道中人練習。據說，業餘最大興趣是玩中國音樂，由於他的熱心提倡、領導，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經常到這兒雅集。太太的畫，他的古琴，都足以表揚中國國粹，生活在外國人的社會裏，能不忘本，實不容易。老萬對曹醫生夫婦的尊敬在此，並不因爲他免費替我弄好壞牙齒。

曹醫生夫婦經常回香港渡假，還在香港新置華廈，正在裝修中。老萬欠他的情，只好等他下次到港

，從曹醫生變爲金醫生這事情可以見之。中國人在美國能出人頭地的不是沒有，但掙扎起來，一定要比美國白人付出更大努力。有曹醫生這樣的成就已不容易。不過，事實證明，中國人的才智並不比美國人差，所以，仍然人才輩出，許多在學術界、藝術界名振世界的人物，可惜不少是徒具一張黃面孔，一切完全美國化，像曹醫生這樣，仍然是個中國人的，實在太少！

美洲的中文報

聚居三藩市中國人有多少，老萬手上缺乏正確資料，但可肯定比其他美國城市多。或者紐約可與比擬，不過也比不上三藩市集中。爲了中國人多，中文刊物如雨後春筍，到美國作移民的文化人，大都不忘本業，三藩市出版的四開週刊很多，不過，限於印刷條件，活版印刷不易辦到，大部用柯式印刷，字樣放大，適合年紀較大的華僑閱讀。美洲出版的中文報紙習慣用四號鉛字，要戴老花眼鏡的人，偶然忘記帶在身邊，也勉強可以看見，三藩市出版的中文報，也得適應老華僑們的習慣，用大字刊印。

過去，看中文刊物的也許只限

讀者。但近年從香港移民美洲的中國人愈來愈多，他們大部份還是年青力壯，雖移民美國，還有親人在港，想知道一些中國和香港的事情，都喜讀中文刊物，中文報已不純粹是辦給老華僑看的了。因此，美國的中文刊物，作風有了不少改變。他們放棄了太大的四號鉛字，也不用太小的六號鉛字，約莫比老五字大一點，這一來，老華僑不嫌其太小，新華僑也不嫌其太大。

這種風氣由星島日報美洲版開先河，過去，美洲中文報十分保守，形式如老萬三十多年前初入行時的報紙；現在都有或多或少的改革，形式上漸和星島日報美洲版差不多。在美國出版的華文報紙，大都集中東岸的紐約和西岸的三藩市。不過，兩地中文報紙作風略有不同，紐約辦的多是日報；三藩市的週刊卻多得滿坑滿谷。

雖然近年文化人移民美洲的愈來愈多，但美洲的中文報紙一般比香港至少落後二十年；因爲材料缺乏，內容大部靠剪刀把香港報紙文稿轉載。過去，老萬的小說多數遊埠到美洲，現在因星島日報在三藩市及紐約出版，都有老萬的小說，他們恐怕觸雷放棄了。不過，美洲

字或植字，非林宅運赴美，在美洲添上本地新聞，便可印行；如遇有重要消息，以長途電話報告，限於銷路，他們只能盡力節省，沒有大發展，這是主要原因。

美東與美西

老萬親到美國、加拿大，才曉得三藩市和紐約出版的星島日報影响力巨大。星島日報分在美國東西岸印行，銷場並不限於兩埠唐人街，較小城鎮的華僑，大多訂閱，郵遞寄到，雖然遲一點，但憑一份星島日報，他們和祖國、香港不致脫節，許多大陸、台灣及香港事情，他們都知得清楚。遠至加拿大，也經常看到星島日報。華僑較多的滿地可、多倫多，可看紐約出版的星島日報；溫哥華則看三藩市的。在這些地方，銷路很不錯。老萬旅途中對世界大事矇查查，幸賴星島美東美西版獲知一二。

老萬在三藩市華人社會成爲「聞人」，是叨星島日報美西版之光，讀者每天都能讀到「牛馬集」，他們跟老萬像天天見面的老朋友，對老萬多有特殊好感。

一位在銀行做事的李先生和他太太許女士，多年不見，他由衷的對老萬說：我沒有忘記中文，全賴你所賜。我喜讀牛馬集，一天不遺漏，每日與中文保持接觸，因此對方塊字還不陌生；否則的話，我會跟土生華僑沒有兩樣。我的工作、生活，很少和自己同胞接觸，多年不應用，難免忘得一乾二淨。也許

認識老萬的不多，只有訂閱「萬人雜誌」的才會熟悉。不過，美東版少刊「牛馬集」也許不單純的廣告問題，而是美東美西政治氣候容有不同。說不定美東版刊出這框框，不但不受歡迎，還會惹來麻煩，誰願無事生事？

老萬舉出這一事實，無非說明星島日報美洲版影响力之巨，不但華人社會重視，外國圖書館也多積存。老萬到史丹福大學圖書館參觀，見到美西版合訂本；同時，紐約時報曾刊專欄介紹美國出版的中文報紙，對星島日報特別推崇，可知在美出版的星島日報受到美國人注意。不過，美洲的星島日報和在香港的星島日報尙有一段距離，也卽是說，內容及形式上再加改善，一定有更大發展。

個人認爲內容應比廣告重要，雖然廣告是報紙的活命湯，但，如內容貧乏，也影响銷路，廣告與銷路成正比例，有遠大眼光，應使它成爲人人必讀的報紙，爲了刋登廣告，弄到一些文章有頭沒尾，會給讀者留下極壞的印象。

四十年老華僑

三年前，在美念書的孩子突然患病，送入醫院動手術，還要接受放射治療。雖然買了醫藥保險，但保險公司只付成數，自己要負擔一部分。美國醫藥費貴得驚人，人所共知。當時老萬經濟情況不好，一時頗感徬徨。

不久，馬森亮兄寫了一封信安

拉得上的關係，只是他投資辦「僑光報」，由老馬擔大旗，拉我寫稿。馮老先生對我頗有印象，喜歡我的耿直作風，聽說我有困難，自動幫忙，才使老萬過了一關。

我欠了他老先生的情，一直沒有償還，直到最近，老馬自己開辦了華僑書店，需要大批書籍，我才有能力用出版的書刋抵塡了，由老馬把我這筆金錢與感情的債償還。——其實，我對馮老先生的債永難償還，他幫助一個不相識的人於困難中，古道熱腸，求之今日，恐怕難乎其難。

我乘遊美機會，甫抵三藩市，便到大光園探訪他。當時已是晚上十一點，大光園打烊了。隔着玻璃門看見馮老先生獨個兒在收拾東西。這細小瘦削的老頭子，頭髮灰白，唇上短髭也只偶有幾根黑色。

大光園在都板街，專賣咖啡和簡單的早午晚餐，他僱了一兩個伙記幫忙，伙記下班，他還得收拾東西，埋櫃結帳。看見他忙成這樣子，不忍在這時間打擾他，他把事務弄好，需要休息，只好耐着等明天去看他。馮老先生見到老萬，熱烈拉着手不放，像對子姪一般慈祥，目不轉瞬地打量着他第一次見面的老萬——雖然在照片上見過，但覺得見面的老萬，已增加不少白髮。他殷殷詢問孩子的健康情況，更關心老萬的生活及今後的計劃。

馮老先生是老華僑的典型，他四十多年沒回到過唐山，但心頭沒片刻忘懷故鄉，關心國是。

發點跟老萬辦別人認爲沒有前途的雜誌一樣，覺得這是心靈上的一點安慰。馮老先生花在這份中文週刊上的金錢、精神的確不少，可惜他和老馬未能合作到底。個中原因，老萬不大了了，馮老先生和老馬都沒對我說，我也不便追問。不過，今天僑光報仍繼續出版，經濟來源當然是靠馮老先生辛勞工作。他堅毅的精神，令老萬十分敬仰，他一點不灰心，跟我長談半天，還有滿肚子的計劃呢！

畢生未離唐人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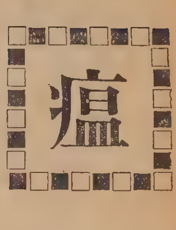
像馮棟光那樣子，壯年到了金山，一直艱苦奮鬪到老的華僑多的是。朋友告訴我，他們的生活只限於唐人街小小的圈子，信不信由你，不少華僑畢生未出過都板街。唐人街以外的一切，他們所知比之老萬還要少。一來他們不懂說英語，離開唐人街便變成啞子；二來很多華僑每週工作七天，沒有休假，每天早上開工，非到深夜不下班，沒時間到唐人街以外的地方活動；三來部分華僑早年非法入境，只能在唐人街熟人的店子裏工作，工作完畢便躲起來，不敢露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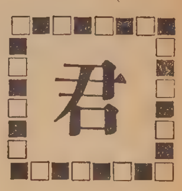
不但早期移民的華僑如此，部分新移民生活也只局限於唐人街，和馮老先生一樣，只知辛勤工作，賺錢養妻活兒。舊華僑和新移民容有不同的地方是：過去到金山謀生的人，多是隻身遠渡重洋，獨力奮鬪，賺到錢便滙返唐山，購買田地，作落葉歸根之計。今天的移民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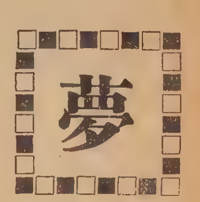
習慣？他笑道：我覺得沒有什麼不習慣，在唐人街裏，就和在香港一樣，可以一句英語也不必說。這是事實，如果足不出唐人街，除了一些遊客外，很少機會跟外國人打交道，可以和在香港一樣，嘆午茶，找幾個年紀大沒事做的朋友，談天、打麻雀，打發時間。看電影，國語片經常在唐人街放映，吃的全是中國口味。

馬森亮作了差不多五年移民，他有機會看「成人電影」和「舞台表演」，還是拜老萬之賜。老馬最遠只欣賞過貼近唐人街的百老滙「無上裝」、「九毛九」的表演；一位識途老馬阿譚告訴老萬，百老滙的表演並非三藩市「最精彩」的，特地帶老萬到十六街欣賞，十六街離唐人街頗遠，老馬也不曉得有這地方。老萬邀他同行，他才有機會大開眼界。事後他打趣道：你的文章說來到美國有我馬森亮做識途老馬，誰知你比我更威水，我也得憑你帶挈。生活在唐人街華人社會的華僑，大多數和老馬一樣，生活圈子甚窄，雖不致數十年足不出都板街，但像我們「遊客」那樣，到外遊覽，百中無一。

現在許多人意念中仍然以爲到美國可以「掘金」，其實，在美國能積多少錢的華僑，全靠拚命工作和盡量節省，像馮老先生那樣子。四十年來他沒有絲毫享受，生活單調，一分一文得來都不容易。到美國作移民，不但不能「掘金」，要過得寫意一點，也不是簡單的事。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陳紹禹說道：「洛甫同志，這不是丟不丟臉的問題，我們的鬭爭應當採取各種各樣的形式，在參政會的鬭爭，就是其中之一。」

張聞天冷笑道：「參政會成立幾年了，一成立你們就是參政員，請問你們得到什麼成績，無非是滿足個人的虛榮心，可以在會場裏出出風頭。」

秦邦憲說道：「洛甫，你這是什麼理論，我黨參政員出席大會經常成爲責難的對象，有什麼風頭好出，你因爲不是參政員，不知道出席參政會的苦處，如果能辭職讓賢，我一定讓給你，但無此先例，也沒有辦法。」

毛澤東看見國際派三巨頭爭吵，十分有趣，等三人停止了爭論，說道：「洛甫同志，我雖然是參政員，卻從未出席過參政會，對參政員並無興趣，但就事論事，我們對國民黨鬭爭，高潮之後必有低潮，我們向國民黨提抗議，向參政會提要求，是高潮，現在應當作低潮鬭爭，我黨參政員回到參政會，表面是屈服，實際爲了製造下一個高潮。共產黨人只講裏子，不講面子，只要對我們有利，什麼事都可以幹，何況出席參政會也並非丟人的事。」

經過毛澤東下結論，這一件事就算結束，中共參政員又飛去重慶出席參政會。

參政會事件剛告一結束，四月十三日蘇聯突然與日本簽署了一項「蘇日中立條約」。

蘇日中立條約的主要內容是：㈠締約國雙方保證維持相互間之和平與友好邦交，互相尊重對方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㈡倘締約國之一方成爲一個或數個第三國敵對行動之對象時，則締約國之他方，在衝突期間，即應遵守中立；㈢本約有效期限五年。

另附一項宣言稱：「蘇日雙方政府爲保證兩國和平與友好邦交起見，玆特鄭重宣言：蘇俄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日本誓當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上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

當此一條約簽訂之日，日本外相松岡洋右對德國駐俄大使強調說：「這一條約對於日本是非常重要的，它將是加於中國國民政府的一項極大的壓力，可能由此而容易迫使中國屈膝求和；同時日本對抗英美的地位也因此增強了。」俄共眞理報亦於四月十五日發表社論稱：「這一條約不但有助於和平的增強，同時也爲日俄兩國偉大人民的眞實善鄰友好關係開啓一條大道——這種關係是日俄兩國爲發展相互的歷史的途徑所必需的。」

這一蘇日中立條約，顯然違反了中蘇協定大綱及中蘇互不侵犯條約，且侵害我國領土主權之完整，因此我國外交部長王寵惠於四月十四日發表聲明，予以否認稱：

「本月十三日蘇聯與日本簽訂中立協定時所發表之共同宣言，內稱日本尊重所謂『蒙古人民共和國』領土之完整與不可侵犯性，蘇聯尊重所謂『滿洲國』領土完整與不可侵犯性。查東北四省及外蒙之爲中華民國之一部，而爲中華民國之領上，無待贅言。中國政府與人民對於第三國所爲妨害中國領土與行政完整之任何約定，決不能承認。並鄭重聲明蘇日兩國公佈之共同宣言對於中國絕對無效。」

同時舉國輿論譁然，一致抨擊蘇俄之背信棄義。據上海正言報載稱：重慶各報一致抨擊蘇聯違背一九三七年之中蘇互不互犯條約及一九二四年之中蘇協定。益世報謂蘇聯公然將『外蒙』與『滿洲國』同視，此舉使蘇聯之威望受重大損失。大公報向爲贊助中蘇親善至力者，今亦加以痛責矣。

事實確實如此，當時重慶大公報之社評，曾以「蘇日中立條約」爲題，對蘇俄指責稱：

「日本與中國戰爭已打到第四年，它又與德、義訂有軍事同盟而遲早須參加歐戰；蘇聯與他締結中立條約，保證不侵犯並保證在與其他一個或數個國家發生軍事衝突時遵守中立，這在客觀上，就等於蘇聯便利日本對華侵戰，便利日本南進在太平洋上與英、美開戰……。

「日本是否南進，是一個不知數，而此條約之便利日本侵華，則係第一義。因此在邏輯上，就自然妨碍了中蘇邦交。中蘇邦交之基礎建立於一九二四年五月卅一日在北京簽訂的中蘇協定，該協定第四條規定：「兩締約國政府聲明，嗣後無論何方政府，不訂立有損害對方締約國主權及利益之條約及協定。』中國始終信守此項誓約，凡損害蘇聯利益及以蘇聯爲敵的條約與集團，中國均會拒絕參加。例如日本一再向中國誘脅的防共協定，防共同盟，均爲中國所拒絕，這實際是中日開戰的基本原因之

一。現在蘇聯與日本訂立此約，是便利了中國的敵人，是損害了中國的利益，且共同宣言中承認『滿洲國』的存在及不可侵犯，是損害了中國的主權。且中日開戰之後，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締結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其第二條規定『倘締約國之一方受一個或數個第三國侵畧時，彼締約國約定，在衝突全部時間內，對該第三國不得直接或間接予以任何援助，並不得為任何行動或簽訂任何協定，致該侵畧國得用以施行不利於受侵畧之締約國。』蘇聯與日本簽訂此約，顯然是予侵畧中國之第三國以協助，至施行不利於受侵畧的中國。

「尤其可憾的，是蘇日共同宣言的互相尊重所謂『滿洲國』及『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東北四省的領土是中國的領土，東北四省的人民是中國的人民，日本強要割裂中國的領土，強要奴隸中國的人民，中國為此與日本打着生死存亡的大仗，蘇聯代表亦曾為此在國聯席上譴責過日本，曾接受國聯歷次否認所謂『滿洲國』的決議，尤其在一九二四年中蘇協定中有『不訂立有損害中國主權之條約及協定』的誓約，現在蘇聯所為，實屬違約背信。又一九二四年中蘇協定第五條規定：『蘇聯政府承認外蒙為完全中華民國之一部份及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蘇日共同宣言中竟扯出所謂『蒙古人民共和國』，並『尊重其領土完整與不可侵犯性』，尤其是破壞雙方條約侵害中國主權之舉。……」

在全國民意的憤怒下，甚至一向附和中共的沈鈞儒、王造時、張申府等，亦於四月十九日聯名致函蘇俄駐華大使館潘友新表示對這種「顯然妨害我中國領土與行政的完整，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遺憾！故對於我政府宣佈其無效的鄭重聲明，絕對擁護，而且深信這是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公意。」

中共眼見全國一致憤慨，不能裝聾作啞，於四月十六日發表一項聲明稱：

㈠蘇聯根據其一貫和平中立政策，於四月十三日與日本簽訂了中立條約，這是蘇聯外交政策又一次偉大的勝利。這個條約的意義，首先在於鞏固了蘇聯東面的和平，保證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安全發展，而蘇聯的這種和平與發展，也即是全世界勞動人民與被壓迫民族的利益。

㈡蘇日條約，使蘇聯的國際地位極大的提高了。蘇聯無論在東方在西方都增大了他的發言權，這對於一切反動派都是不利的，而對於一切愛好和平的人民與被壓迫民族都是有利的。

㈢蘇日條約沒有限制蘇聯援助中國進行獨立的正義的對日抗戰，只要中國政府的方針是堅持民族解放的獨立戰爭，只要中國政府對於蘇聯的援助是用以反對日本侵畧者，而不是用以反對國內同胞，例如今年一月在皖南消滅新四軍及目前在安徽蘇北等省大舉進攻新四軍之所為，只要不是這樣，我們根據蘇聯的國策，深信蘇聯是會繼續援助中國的，蘇聯的外交政策，是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決不為帝國主義者的利益束縛自己援助被壓迫民族正義行動的手足，日本此次對於限制蘇聯援華的目的沒有達到，是表示失望的。中國人民的希望，只要說到外援，便只首先寄托在蘇聯身上的，而蘇聯在這條約上並沒有使中國失望，也永遠不會使中國失望。

㈣至於蘇日聲明互不侵犯滿洲與外蒙，這也是其中應有之舉，因為所謂「滿洲國」者，早為日本用作擾亂蘇聯與外蒙邊境的工具，張高峯諾門坎兩次戰爭便是明證。蘇聯既與日本訂立和平中立條約，便不能不把這一問題同時加以解決，在蘇聯根據其和平中立政策，無論與日本訂約與否，都並不準備侵入東四省的。而日本卻屢圖侵犯外蒙，但外蒙是與蘇聯訂了互助條約的，現在蘇日聲明卻保證了外蒙不受侵犯，這不僅對外蒙有利，即對全中國爭取解放也是有利的。說到東四省的收復，原是我們自己的事，決不能像有些投機家總是希望蘇聯與日本打起來，以便坐收漁人之利，及見蘇聯聲明不打滿洲，他就認為蘇聯不對，這種人至少也是毫無志氣的傢伙，我們必須收復全國一切失地，必須打到鴨綠江邊，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這是中國全國民族的神聖事業。社會主義的蘇聯，也必是贊助我們這種事業的。

㈤在蘇日條約之後中國必須堅持抗戰團結進步三大方針：

第一任何對抗戰的動搖是不許可的，第二國共合作必須繼續，解散新四軍一類的分裂行動必須取消，以後再不可發生此類行動。第三各種反動的對內政策必須停止。照此執行，外援方有所附託，抗戰才可期勝利，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則必至眾叛親離，危亡可立而待，我們共產黨深望國民黨當局實行深切的反省，善處當前的危局，則不僅國民黨之利，民族解放事業實利賴之。」

蘇日中立條約簽訂當日，日本外相松岡洋右就強調：「它將是加以中國國民政府的一項極大的壓力，可能因此而容易迫使中國曲膝求和」。從一九四一年五月上旬起，日軍在晉南向中條山國軍展開猛烈的攻擊，經過情形，當時重慶「大公報」社評「為晉南戰事作一種呼籲」寫道：

「敵人最近的攻勢雖有四線，而其主攻之點在晉南。它先攻擾各黃河渡口，封鎖了黃河沿岸，截斷了晉豫間的交通，然後以重兵『掃蕩』中條山。這是一個大戰役，其意義也甚大。山西是北方的高原，有山西即可控制北方數省；中條山是山西的鎖鑰，握住中條山即可不失山西。……現在敵人集合七八個師團的力量，從事中條山的爭奪戰，我們自應重大視之……。

「晉南的戰事，迄目前止，是敵人佔了些便宜，於是它便作種種的誇大宣傳，不是說我軍死傷重大，就是說某某軍官被俘，這已經我軍事發言人予以駁斥。尤其離奇的，是對於第十八集團軍的種種說法：㈠敵方廣播：『以中條山為中心盤據於山西省東南部之第十八集團軍主力，於我軍攻擊重慶軍主力時，不但始終持對岸觀火態度，且出動游擊隊威嚇重慶軍側面，並乘機解除敗殘軍之武裝。』㈡上海十六日合眾電，陸敵軍發言人秋山盛壽日軍在晉南之戰績，並稱：『日軍共產軍素不彼此攻擊。』㈢華盛頓十八日同盟電，華盛頓明星報發表社評稱：『中國共產黨可以背棄蔣委員長，轉而幫助汪精衛。』這些說法，固然大部出自敵人的捏造，惟已播之中外，其事實真相，自為中外人士尤其我們忠良軍民各界所聞知。因此，我們熱誠希望第十八集團軍能給這些說法以有力的反證。……

讀「在台所見所聞所思」後所問

——給查良鏞的一封公開信——

張伯

查老哥：

你此次「榮」應中華民國政府之邀，去台灣開了十天眼界，回到香港後，洋洋得意，大發議論，說啥個「所見、所聞、所思。」張伯拜讀之餘，倒不覺得奇怪，蓋什麼人說什麼話也。

嗚呼！你的狂言，早已引起有正義、有學問的人羣起而攻之矣，實在用不着張伯再來多咀；不過，在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的盛況下，張伯也來湊湊熱鬧，聊效彌衡的壯舉，解衣磅礴，拿起鼓槌，來表演一個「擊鼓問查」的精彩節目，好讓讀者們樂樂。

你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嗚呼！近些年來，凡是與共黨勾搭的，如尼克遜、田中之流，無不與共黨來一個啥的聯合公報，都必說上一句「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其實，台灣是中國的一個行省，憑誰也都知道的也，還用你申說乎？你是否想和共黨再勾搭耶？你是否想學學尼、田，以自抬身價耶？你休做夢。

你說「台灣問題是整個中國問題的重大關鍵之一」？錯矣！大陸問題才是整個中國的根本問題，如果我們無法澈底推翻大陸共產政權，粉碎共黨進行世界革命的迷夢，則不僅使中國永遠民生凋敝，陷於萬劫不復之地；而且也威脅亞洲和世界的和平，你認為對乎？你別以為你不是中國人而又在港英的卵翼下就幸災樂禍，希望「台灣問題」早日解決。老實告訴你，要是沒有台灣「照住寶」，要是中共解放了台灣——不管是和平解放也好，武力解放也好，可以斷言，中共今天解放了台灣，英國明天就要雙手輕輕的把港九無條件奉還給中共了矣。嘻嘻！到那時，你老哥就可得共黨清算鬪爭的最佳對象的金像獎矣，因為你表演社會主義叛徒、走資派、資產階級、剝削階級、走社修路線等角色，表演得唯肖唯妙；勞改就有你的份兒了矣，問你怕未？即使你逃回貴國，但貴國——星加坡也難免遭及魚池之殃的，試問你如何打算也？

你說「一九四九年以來，去過中國大陸八次」？且問你是「以個人身份到親戚朋友家裏作客」的還是「以明報記者的身份去採訪消息」的？現在你還有沒有膽量再去一次耶？如果你是有種的，張伯拜託你去一趟，敢乎？

你說「『明報』在一切問題上都力求忠實而客觀，對台灣的報導當然也應當嚴格遵守這個標準。」唉，確實要得也！早一年多前，張伯還沒到貴境，不曉得貴報是否對有關大陸的「報導當然也應當嚴格遵守這個標準」？但在近一年多來，張伯拜讀貴報，然從沒看到貴報報導過大陸同胞冒九死一生的危險逃難來港這類的新聞，難道港英無新聞自由乎？抑你的尊眼瞎了乎？尊耳聾了乎？尊腦充血了乎？要不然，何以對此等事，竟視而無「所見」、聽而無「所聞」、有腦而無「所思」耶？嗚呼！

你說：「這次台北當局邀請我去，作主人的盛意拳拳事先答應了，我可以會見想會見的人，去看想看的地方，在台灣及回來之後，可以發表任何批評和意見，甚至是極嚴厲的批評。」為啥作主人的事先答應了你這些？這顯然是你老哥「事先」有所請求，所以作主人的才會事先答應了你。對不對乎？其實你的請求是多餘的也。究竟你怕個啥？國府邀請去台灣採訪消息的報人，不是你第一個，自由去台灣觀光旅行的中外人士，多如牛毛，他們根本不須台北當局「事先答應了」些啥，但他們去到台灣後，誰都「可以會見想會見的人（除限制會見的人犯），去看想看的地方（除軍事重地），在台灣及回來之後，可以發表任何批評和意見。」國府當局絕無厚於彼而薄於你也。你多此一舉，正是不打自招，說明你平日「歸共心虛」，處「去（台灣）」「就」驚；也說明你以「共黨之心，度國府之腹」也。然乎？否乎？假如老毛、老周邀請你去大陸，他們作主人的會不會事先答應了你這些耶？

你說：「我是個很講溫情的……主人家這樣客氣，請了我去，怎好意思講許多不好的話？」唉！如此說來，國府當局豈不是還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你不好意思說出來乎？即是說，由於主人家對你太客氣，又由於你很講溫情，所以你才筆下超生耳。然乎？否乎？像你這種記者，如此良心，焉能有屁而不盡放的乎？噢，對矣！是否老毛、老周一向對你也「這樣客氣」耶？要不，「那為什麼老是念念不忘替中共塗脂抹粉——在行文中千方百計地替中共說好話？」

你說「『友直』總比『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要有價值一些。」旨哉！斯言也。不過你老哥一貫對中共討好，極盡對中共吹、拍、捧、逢之能事。但不曉得中共視你老哥是便辟友、善柔友、便佞友，抑視你為直友耶？

你說「只能根據十多年來在明報撰寫社評的態度來看問題」？恕張伯眼拙，實在無法從貴報的社評中窺見你的真正態度如何，不僅張伯如此，很多老友記亦復如此。你老哥何妨說得明白一點，好讓大家看清。究竟你是向左看齊的耶？還是向右看齊的耶？

你說「對台灣或中國大陸，於私人均無所企求。」你說了一大籮筐廢話，就這兩句話還有點像是人話。凡不是中國人，對台灣或中國大陸，都是沒權利企求的也。【一】

霸王妖姬江青與紅色娘子軍（三）

彭眞批評：「海港」、「紅燈記」、「沙家濱」、「智取威虎山」等現代戲，叫什麼京戲？水袖沒有了，鬍口沒有了，「穿着『列寧裝』唱京戲，這簡直是胡鬧。」「京戲是京戲，不要搞成四不像」。

陸定一（前國務院副總理，共黨中宣部部長）表示：京戲編演現代戲不要急燥，不要反對演出一些傳統劇目，如三國、水滸、玉堂春，也別反對演一些神話戲，如大鬧天宮、三打白骨精等。

鄧拓（前共黨北京市委兼宣傳部長，人民日報總編輯）：攻擊江青的現代戲最爲尖銳：任何戲目都應平等看待，現代戲劇目能否保留下來，最終還得看劇目本身，不能依靠主觀的捧場和保駕。

羅瑞卿（前共黨中央書記處書記，軍委書記兼任參謀總長）。曾指責：在舞台上不要光提毛澤東，敬愛的毛澤東唱多了，就不感人了，戲裏的話多是毛選中的語錄，還叫什麼藝術。情節枯燥，淡而無味，有誰欣賞？

朱德（共黨中央政治局委員，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老紅軍領導人）當他於一九六四年六月四日在「全國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看過了所謂現代戲以後，曾非常露骨的說：她（指江青）是個婊子出身，她不僅在黨內未擔任過任何重要職務，而且也極少拋頭露面，她提倡這個「鬼現代戲」：一則名不正——她不是文藝機關領導人，二則言不順——她所提倡的「現代戲」非驢非馬，我就看不出「現代戲」比傳統的「西廂記」、「玉堂春」好到那裏，看現代戲一點也不過癮，她（指江青）簡直變成猩猩精，把大家當猴子耍！

以上這些中共要員們的反對現代戲的聲浪，自然也傳入了老毛和毛婆之耳，江青爲此向毛哭訴，認爲非把這批反對者打倒，則不僅現代戲就此壽終正寢，毛的地位則今後也會更加危險，要毛非堅決的支持現代戲的演出不可，這也是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幕後鬥爭。現代戲僅僅是開場而已。

四、紅色娘子軍作前鋒

「紅色娘子軍」是一幕鬥爭殺伐戲，而毛澤東的所謂「文化大革命」，是一齣最標準的「現代戲」的樣板，是一幕血淋淋造反全武行，江青就在緊迫的情勢中掛帥作先鋒，文革時期，她擔任顧問兼文革小組副組長，暗中已組成了一支紅色娘子軍隊伍，運用其心腹北大學生聶元梓貼出第一張大字報，高舉文化大革命的旗幟，首先將箭頭對準劉少奇（前「國家主席」中共政治局常委兼副主席）和他的「一品夫人」王光美，主要是過去王光美的風頭出得太多，常隨劉少奇訪外國，滿身珠光寶氣，使江青身爲「毛主席」的「一品夫人」而黯然失色，加上王光美和鄧小平的的愛人卓琳，彭眞的愛人張潔清，陳毅的愛人張茜等結成一幫。使江青在紅色娘子軍中孤立，因此，鬥爭的箭頭首先指向王光美，江青本身所率領的紅色娘子軍的紅衛兵，更運用了劉少奇的前妻所生的女兒作爲內線，把他們在中南海私邸的耳語當材料，加上王光美訪印尼的新聞片，佩戴珍珠項鍊，替蘇加諾點火吸烟，挽臂同行，指爲「人妖」、「臭婊子」，喊出鬥臭、鬥垮她！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前後，曾在北平清華大學中央大樓三審王光美，可以說是標準的「現代劇」紅色娘子軍的演出。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成爲毛澤東鬥倒「劉鄧反毛集團」，和打垮以周揚爲首的文藝戰線的四條漢子：田漢、陽翰笙、夏衍之流，總算是江青報了當年一箭之仇。

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林彪的軍權膨脹，成爲毛的心腹之患，形成了是「黨指揮槍，還是槍指揮黨？」另一重要因素，則爲林彪的愛人葉羣的崛起，成爲軍委辦公廳的負責人，動輒指揮槍，參謀總長黃永勝，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後勤部長李作鵬等，唯林彪與葉羣之命是聽，乃遭毛江的大忌，於是江青又充當毛澤東鬥林的急先鋒，江青又是如法泡製，首先抓着葉羣的小辮子，迫得葉羣在中南海檢討會自我認錯，並寫了一篇「論陸遜」的文章爲林表申辯。但江青心狠手辣，最先把葉羣鬥倒。

從毛澤東致江青的私函中可以看出很多端倪，其中特別是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致江函中表露了毛心情，其中有下列要點：

(1)收復與階級鬥爭——「天下大亂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爲自己階級本性所決定……在重大問題上違心的同意別人（指林彪）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

(2)逼上梁山與打鬼借鍾馗——「今年四月的杭州會議，我表示了對朋友（指親密戰友林彪）的提法不同意見，可是有什麼法？他到北京五月會議還是那樣講，報刊上也講得很兇，簡直吹得神乎其神，這樣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們的本意，爲打鬼借鍾馗，我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就當共產黨的鍾馗了，其中還有女鬼……」

從上面毛澤東致江青的私函中，要鬥爭林彪和葉羣已經是箭在弦上，而江青又成爲對葉羣針鋒相對的前鋒，最後鬥得林彪和葉羣只有乘機而逃，落得神秘死亡，屍骨不全，這是毛澤東的紅色娘子軍頭頭——江青在紅色舞台上鬥爭的第二回合的勝利。

第三回合究竟她的箭頭指向誰？很自然的是暗箭已在向周恩來射出了，但這一回合，究竟鹿死誰手，老狐狸與江妖鬥法，雙方都各懷鬼胎，抓幹部，抓羣眾表面，大搞三結合，實質上，這又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從中南海中央「十全大會」的匆匆落幕，已可看得很明白了！

如果我們用歷史家的眼光來看，凡屬一個朝代的暴君霸王，過份寵倖她的嬪妃妖姬，一定形成一如羅馬帝國暴君焚城錄，和中國古代幽王寵褒姒，楚霸王寵虞姬，都是以鬧劇始，而以悲劇終，這已成爲歷史的鐵則。

湘江

江南啼痕錄（五十九）

只求不犯到他的衙門，便裝作眼矇耳聾了。中共就利用這點矛盾的作用，拚命發展。套用老八的術語：「對敵人仁慈，等於對自己殘忍」；那些地方官就是太仁慈了，根本不知中共是革他們的命，進行向他們殘忍鬭爭，他放過了敵人，但敵人絕不會放過他。直到現在為止，還有無數人抱着幻想，以為中共是有濫情，將會對他們寬大，那眞發着清秋夢的一廂情願！

當吳有恆那小撮以皂幕山為巢穴，而向鶴山、高明兩縣滋擾，打刼糧倉，襲擊警察所，搶刼稅捐處。但從來不敢正面侵犯到開鶴十三鄉聯防的地區，大概他們知道六鄉聯防大隊的戰鬭力，如果碰上我們，必玉石俱焚。所以，絕不在太歲頭上動土。勝利的前夕，吳有恆的力量膨脹了，又在開平、新興及鶴山邊境的三角地帶活動，仍以土匪式行動，老是搶刼糧倉，搶刼稅欵的老調。有一次，我認為離開主管的機構太久，應該返回分團部一行。到達張橋時，大概是下午三時許，在校務處張香公一見到我，劈頭便說：「你回來正好！」我見他縐着眉頭，知道必有重大的事情發生，便問他老人家道：「有什麼？」他默不答話，把手一招的要我跟他入校長室，他順手把門掩上，我的心暗想：幹甚這末的嚴重，難道有什麼麻煩轟到我的頭上來。張香公招呼我坐下了之後，壓低聲綫的對我說：「老八放出空氣，今晚要來攻張橋，全族人都在躭心；我恐怕學校首當其衝，所以坐臥不寧。但全校教職員包括學生在內，都是文弱書生，提起打仗腳都軟了，軍事教官又不在，不知怎樣應付。只有你上過戰場，卻又恰巧回來，眞是神推鬼推要你跑回張橋，替我解決困難。」我沉思一忽便向張香公分析道：「老八一向是以行踪飄忽，無可捉摸見稱，即使有所行動，也是出之突襲，斷不會給對方知道在何時進犯；因為他自己也知道實力還未充足，絕不宜硬碰。所以，他們放出空氣今晚來進攻張橋，只不過製造緊張，以為將來敲詐勒索的伏筆。」張香公還是縐着眉頭道：「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也應該有所準備。」我即接口道：「那也應當，但先要確定原則，是要保境安民抑是迎頭痛擊？」張香公很鄭重對我道：「只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恐怕本鄉的實力不足，不便出擊。」我便不加思索的答道：「那就容易，請即召集父老，秘密宣佈幾項辦法：㈠今晚全鄉燈火管制，不論石橋墟乃至大小村落，入夜之後一律不准舉火點燈，即使戰事發生，也不准亮燈。㈡入夜後全鄉戒嚴，不准村民出外。同時村村準備銅鑼，一村有警，村村傳鑼，務求全鄉一片鑼聲。㈢派壯丁三十人扼守石橋墟邊的水樓——張橋最高的碉樓，居高臨下，輪流瞭望，如發現敵踪，即以七步槍齊放密襲，並以小爆竹燃放於石油罐裏，使遠聽認作輕機聲，而子彈密射亦如機槍狀。㈣各村壯丁全部出動，輪流放哨，但不打更，務使全鄉死寂，一村有事，本村迎擊，鄰村支援。㈤本鄉自衛隊及校警，集中本校，聽我指揮；校役也一律配槍，參加警衛。但自衛隊的武裝隊員，我不熟識，恐有隔膜，請派張五來作聯絡員，受我調動。張香公問我這幾項的措施其用意何在？我微笑的答道：「老八好疑，我故佈疑陣去打亂他們；老八怕碰硬，我便以硬的姿態來嚇退他們。鄉中必有內奸，隨時打探本鄉的動靜，如果老八知道張橋已有這些準備，他們不會來自己找苦吃。請你老人家今晚安心入睡好了。縱使聽到槍聲也千萬不要出門，我自然會派人來保護你。」張香公見我滿有把握的，而且我說頭頭是道，何況在這逼在眉睫的時候，也不由他不信了。他站起來，拍拍我的膊頭，懇切的說道：「好，今晚就全仗你了！我現在去召集鄉長父兄開會，照你的意見去做，也要早為準備。」這位望重一方，提起「四公」沒有人不肅然起敬的長者，由他召集的會議，是無人不到的；由他提出的意見，是無人不尊重的。我建議的那五項辦法，便以會議方式決定去執行了。

夜幕低垂之後，空氣漸漸緊張了，張五這時身掛盒子槍，走來見我，向我報告：水樓方面由鄉長張尹棠親自座鎮。現在自衛隊及校警全部集中大夫祠，聽候我的調動。我要張五召集所有校役集中校務處，這時鄉公所已派人把步槍送到，以便配給校役使用。我吩咐張五把步槍分配以後，便指定把守學校四周幾個搖動哨，要校役換班守望。倘發現敵踪即吹螺角告警，但不得放槍。並指定校役張寬為領班，要與張五聯絡。我吩咐完畢之後，即到張大夫祠，向自衛隊及校警在燈火管制中說明今晚的任務，目的在擊退敵人而不在追擊敵人，但我估計今晚老八未必前來騷擾，但為了張橋的安全，不能不有所準備而已。走出大夫祠，登上祠前的旗竿石台（科舉時代的遺物），縱目四望，果然見全鄉在夜幕籠罩之下，不見一點燈火的微光；除了蟲聲唧唧之外，連人聲也沒有，全鄉沉沉的死寂。心裏暗想：這個疑雲陣擺得甚好，縱使老八現在已湧到附近的山頭，向下一望也不敢輕舉妄動的闖下山來；等如司馬懿逼近城門，也不敢進城的那末疑神疑鬼。眞不出我的所料，這夜就在風平浪靜中渡過。但我卻一夜並沒有睡過，坐在張大夫祠的石階上，直至天露魚肚白色，才吩咐張五要自衛隊、校警、校工等收隊休息。幸而是夏天，否則一夜的涼風滋味也得我夠受。這位張香公的衛士張五，果眞忠心耿耿，荷着盒子槍，整夜寸步不離，隨在我的身邊。

事後，張香公少不免讚我幾句。我鄭重的對張香公說：「這次阻嚇的作用，至少有三個月功效，但張橋地近縣的邊境，將來少不免有事。」後來眞個出事了，老八突然在夜間搶刼張橋的糧倉，糧倉主任張韶石，乃張香公的堂侄，又平添張香公不少麻煩。

安琪

萬人意見

印尼華僑誤信共黨宣傳「回歸」大陸枉送了生命

在北平東城區，有一間「鼓樓醫院」，這間醫院的醫務人員，大都是毛共培養出來的所謂「赤脚醫生」，我的表姊阿茵，就是在這間醫院冤枉死去，至今已經五年了。

雖然「鼓樓醫院」的醫務人員大部分是「赤脚醫生」，但前往求醫的病者也很多，如果不是毛共當局指定按區就近分配職工到該院看病的話，相信沒有人會在花同樣價錢的條件下，來到這間醫務人員一知半解，似懂非懂的「鼓樓醫院」治病的。

表姊阿茵於一九六七年由印尼「回歸」大陸，住在筆者家裏，該年年底分配到鼓樓南鑼鼓巷街道紙盒「工廠」做事，本港的「雙喜」牌火柴有一部分就是來自該「廠」。

請病假休息三天 共幹派人去監視

一九六八年秋正值毛共掀起又一個「人人過關」的「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表姊病倒了，三天休息在我家中，在第三天的傍晚，表姊說：「我明天還是去上班好，組長說我爲了躲避運動，三天中曾派來二個人五次來看我，口頭上說是關心我，實際是來監視我，看你是否裝病，以逃避運動。我不敢對你講，我知道你的脾氣，我肚子不疼了，明天可以上班了，你一定不要去跟人家吵架，惹事生非……。」

我居住北平十幾年，總比表姊剛來不到一年知道得多，深知毛共統治下的環境是千篇一律的，雖然我工作在西城區，工廠的毛共幹如何對待病人，如何對待政治運動，從表姊生病的第二天，筆者因爲不能請假，照她說這是「私字當頭」，「運動重要」，「沒有政治運動，國家要變顏色，人民要吃二遍苦，受二重罪」，「若國家變了色，人民遭了殃，那還有你表姊的生存？」所以，西城和東城，機械廠和紙盒「廠」，全不都是毛共的天下？因此，對表姊的坦白，我沒有異樣想法。

什麼天資、興趣，沒有你發展的餘地。毛共喜歡吃麵，你就不能吃米，你若不滿，或者發怒，那就犯「錯誤了」，所以，全大陸同胞上能吃着毛共製造出來的「萬靈丹」去「適應」環境，怎能不千篇一律？

深夜病勢突危急 忙叫車子送醫院

大概是夜裏三點鐘，表姊在床上大喊大叫，把我從惡夢中驚醒，我穿好衣服（大陸同胞不懂什麼叫睡衣，所以只穿背心和褲裙睡覺，筆者雖懂，也穿過睡衣，但畢竟十幾年，早已成爲擦地布了，市場也沒出售睡衣，即使有，我想也沒有人去買它，不如把「布票」用在外表上，因爲每年才發十三尺六寸啊），走向表姊的睡床，此時只見她雙手緊抱着自己的肚皮，在地上痛苦不堪地打滾，我沒有辦法詢問她，只好說「你等等，我叫車去！」

至少等了四十分鐘（因爲家家戶戶沒有電話，只好跑到胡同口的公共電話處拼命敲門，就誤了十分鐘），出租汽車（即本港人稱「的士」）來了。

護士請來一大夫 胡說一頓後開刀

到了「鼓樓醫院」急診室，我將表姊平放在床上，一個大夫也沒有，走來一個值班的護士，說是大夫在樓上睡覺，在筆者的要求下以及表姊痛苦的表情上，那位「白衣戰士」大概覺得良心有所發現，才把那位「拔刀」大夫請了來（原是在手術室動手術的大夫，因犯某種「錯誤」，從此不許給病人動任何手術，大陸稱爲「拔刀」大夫），這位大夫裝模作樣，說

愛」的「白衣戰士」都聽不懂的醫學上的怪名詞，好像他要在我們面前顯示他是一位「全能」的高明醫生，病床上痛苦異常的病人——筆者的表姊，他好像看不見，最後說：「要立即開刀，不然馬上死去。」

筆者不懂醫學，也沒見過這種病人，大夫既然如此說，一定十拿九穩，在我給表姊擦額頭上的汗珠時，大夫和「白衣戰士」已經做好了一切手術的準備工作，並請筆者門外等候。

割開肚皮顯驚慌 又請來三個醫生

大約五十分鐘，「白衣戰士」慌張地開門出來，直奔電話室，從電話室中清清楚楚地傳出了「王大夫給一個急診病人動了手術，說是沒辦法了，要你們趕快派幾個人來支援，要快……。」然後又急急忙忙地跑回急診室，看到這種情況，筆者忐忑不安，到底什麼病如此緊張？

又過四十分鐘，從大門外來了三位大夫，看見筆者那種神情不安地表情，忙問：「你怎麼啦？」我恨不得給他們每人一耳光，作爲一個大夫難道連這一點起碼的常識都沒有嗎？何況那位「白衣戰士」已在電話中說明了「王大夫給一個急診病人動了手術……」，這個病人此時還能在此來回踱步蹓躂嗎？簡直荒謬絕倫。筆者只得回答「在裏邊急診室，快去啊！」氣得直打哆嗦。

臉盆裏盛滿肝臟 說是表姊患癌症

牆上的電鐘指着六點五十五分，急診室門開了，我迎過去，只見王大夫手捧一個綠色臉盆，向我招手，示意我到辦公室，我跟着王大夫的後面邊走邊提高腳尖，看見臉盆裏盛着一塊塊像是生豬肝而帶着許多白點子附在上面的東西，不知是些什麼。

「她是你什麼人？」王大夫開始說話。

「表姊。」我回答。

「她得了肝癌，我把她的肝臟切除了四分之三，你看，這些是從她身上割下來的，這些白點子就是癌……。」

以後又說了些什麼「注意休息」啦，「注意營養」啦的客套話，並叫我回家去，說是下午六點再來，反正她要六點後才能醒來。

正在這時，那三位大夫中的其中一位把我叫到另一間門診室，對筆者這樣說：「她的病本可以多活幾年，因爲動了手術，病菌傳染更快，只能活一個月」。又一位大夫進來說：「王大夫不該自作主張，將肚皮割開措手不及……」他的話沒說完，就被另一位大夫用手勢阻止他不要再說下去。原來他們和王大夫是不同觀點的兩派，據說一個月前他們還打了一場「派別鬬爭」呢！

住院四天卽回家 用X光照射治療

[illegible]攙扶下，來到了「日壇公園」的「腫瘤醫院」，進行X光照射治療，我偷偷地問大夫說：「我的表姊能好嗎？」大夫開始不回答我，可能看見筆者那種似乎毫不在意表情的緣故，但後來再三詢問下，大夫說：「先銡後鍩，但希望不大。」

一連七天，都是進行這種X光治療，表姊一天天消瘦下去，飯也不能吃，水也不能喝，整個肚皮及後背全變成黑棕色——烤焦了。

第八天表姊死了 不知究竟患何病

第八天，表姊艱難地說：「阿羊，我很難受，我的眼睛很模糊，好像已看不見你了，快告訴我，我是不是睜着眼睛的？快告訴我！」

表姊雙目失明了，全身中毒了，一切都完了。就在當天晚上八點十分，表姊與世長辭了。我沒有哭泣，我沒有眼淚，靜靜地看着表姊的屍體，呆若木雞。

很久很久，好像看見表姊在對我微笑，表姊不是要我回答她「快告訴我」嗎？我沒有回答她，使她失望了，使她帶着痛苦離開了悲慘的大陸，可憐我的表姊，她不知道得了什麼病死的，更不知道王大夫剖開了她的肚皮四十分以後還在措手無策，她怎麼能知道她的表弟——筆者，是多麼不希望她的到來，如果表姊在印尼，一定活的很好更幸福，所以我要回答表姊的應是：妳爲什麼要回到大陸？妳回來幹什麼？幹什麼嘛？……」（牧羊）

海外高級郵包供享受 大陸禦寒郵包打回頭

編輯先生：

今晚偶爾在英皇道蹓躂，步經華豐國貨公司，窗櫥把我吸引住。陳列有羊毛衫、恤衫、茶葉、三蛇酒、虎骨酒、各色罐頭、福州器皿、花瓶、鏡畫、付郵樣本。窗櫥上邊吊着棗紅邊黃色大字六個，「代寄海外郵包」，右下邊放着個長方形木牌架，紅底白字，中英語對照，詳列地區如下——澳洲、英國、加拿大、法國、夏[illegible]意思話窗櫥陳列品可郵寄世界上這麼多國家。筆者看完不知不覺企响處發楞，心中像盤算什麼？眼睛痴痴呆呆望着世界各地這塊牌板，像找尋什麼？啊！對了，中國大陸，原來我在找尋中國，腦筋突然清醒了。國貨公司開始代寄世界各地郵包，獨惜大陸不能寄。國貨公司的口號愛祖國、用國貨。如今國貨公司不准我們愛「祖國」、不准我們用「國貨」。他們已清[illegible]果大陸貨公司設埋代寄大陸各地郵包，相信很多人便會自動愛起「祖國」、用起「國貨」。大陸貨公司馬上出現寄郵包人龍。大陸貨公司都代寄郵包了，人們自然有信心寄，一不怕寄失，二不怕打回頭，三肯定大陸親人收得到。其時國貨公司非要增設人手不可，否則便無法應付這麼多人愛「祖國」、用「國貨」了。

如今大陸貨公司捨此不幹，拒香港同胞千里之外。我認爲這等負責人犯有極大錯誤。腐朽資產階級思想、媚外、崇外，脫離群眾，睇小香港同胞，走資本主義道路，復辟走資派，違反紅太陽無產階級路線。大陸貨公司這批當權派行回「祖國」學習必要！不覺又走到一間西藥房門口。舉頭一望，又書大字四個，「代寄郵包」。我忽然心痕痕去問西藥房，你們代寄郵包寄去那裏？櫃面答道：代寄大陸各地。跟「偉大領袖」路線走的賣大陸貨公司，不做香港同胞生意，反而這些私人資本家還方便我們。

本來好好地夜遊英皇道，爲了這個反而使自己滿腦子不滿之情在心裏打滾。騎樓路上踏不到五分鐘，嚇然又發現四個大字。藏在血紅色中國版圖裏，「全國通滙」不禁又獃在浙江銀行門口，令人若有所思。銀錢流入極權階級多多益善，證明偉大舵手也發錢寒，莫說普通人民了。

大陸貨公司所有商品，是七億多老百姓的口糧和血汗。同胞們親手製造出來反而得不到應用。無產階級寧願把它大量送去腐朽資產階級的人享受。正是賣花姑娘插竹葉。賣花姑娘賣了花的錢買任自己得到，是她自甘

處在極權的人民心有不甘也不能發怨語。中共把這些物資遠運海外早已刮了一大筆；愛國同胞把這些物資原璧歸趙回老家去，共黨的高稅額又撈一筆；人民無錢打稅來信索寄欵回去打高稅額，中共又平白又添一筆。一件物品中共給它遊一吓埠，便賣一開三或開六的收入。財源廣進，如意算盤打得夠响。不過套用牠一句人民眼睛是雪亮的。

最近共黨更不理大陸人民飢寒交迫，竟將港人寄給親人禦寒的郵包打回頭。遊罷歸家，案頭放着一封大陸信，拆閱：

勞動的只有三十二斤穀，每月以市斤計。

上半年我們全家不夠口糧，好彩收到你們的百多元用來買高價糧，否則不知怎樣度過，很是感激。經常得妳們幫助自問過意不去，今生不知何時才有報答機會！甚是抱歉。同胞們？這些信件，看來令人惻忍！大陸同胞為什麼經常要人幫助，還發出今生不知何時報答的悲鳴，何等悲哀啊！

中華民族每個人都有其自尊心，只有極權的中共，極盡能事傷害中華兒女的自尊心！——帝國主義紙老虎時代美國商品不准進口大陸。保衛釣

把「祖國」來的大陸貨寄回老家去，新的課稅高昂。寄舊的看不起「祖國」，打稅更貴。甚至大陸農民無錢完稅舊衣服退回本港也不少，農人沒有錢打稅來信親人云不要寄了。可是「羅衾不奈五更寒」、「單衣難敵北風客」、「唔寄又寄」。雖然給大陸同胞矛盾？嫁女送妝衣，港親人大多數寄埋打稅錢。無可否認，打單信還打單信，我們接的確是求救信。

藉古詞調結束此亂文吧。二十四年家國，三千里地江山，往事知多少，救命郵包何時了！

流淚漢一九七三年十月廿六日

「回歸」垃圾害人不淺
大陸同胞多得佢唔少
「回歸」藝員口風一轉令人肉麻

「認同」、「回歸」與垃圾風牛馬不相及，這裏說的是人類垃圾。海外毛共垃圾而高唱「認同」、「回歸」的今天，本港一些附共垃圾作不同程度的哭喊，這可能是時代進展的產物，不足為奇。有些垃圾經過「回歸」回來後，大哭大喊，為毛共塗抹脂粉，這正是毛共利用的目的。毛共為這些垃圾所花的旅費及招待費，絕不會白送。毛共給你一分利益，一定要從你身上取回十倍利益，有時連你生命也取去。最近電視台與毛共機構簽了數百萬元廣告合同，電視台就給毛共牽着鼻子走。播映毛共舞不成舞，歌不成歌的「革命現代劇」，新聞節目更對毛共一舉一動，不遺餘力的吹捧，令人肉麻。墮落成為毛共在港宣傳橋頭堡，若電視台不懸崖勒馬，勢必為廣大觀眾唾棄！

附共垃圾經過「回歸」回港後，自以為不可一世，到處誇誇其談，綜合來說，不過幾點（筆者會另文討論）當然有人為他騙倒，但說穿不值一文，狗口長不出象牙。最近「回歸」觀光的電台女藝員，以令人毛骨悚然的所謂「磁性低音」出名，在電台主持令妳「樂在其中」節日，去了多日回來，口氣便不同，左一句國內，右一句「北京」，在她主持每晚九時以方向為名的節日，更大播毛共歌曲，受人之「禮」，為人宣傳，是理所當然。但我不明是此電台在六七年港共暴亂時，曾堅決站在反共最前綫，且有二位藝員為毛共殺害，時至今天，這些毛共兇手還未緝拿歸案，竟讓這些附共垃圾利用電台為毛共宣傳。我希望電台領導人以珠海書院為例，不論是什麼身份，一有附共行為，即行開除。有三名教授，曾去弔祭人中垃圾、文人敗類章士釗之喪被辭退，是罪有應得。這些人立場不穩，認賊作父，很容易進一步為毛共「革命教育的「肉彈」，她攪男女關係已臭名遠揚，近日也為毛共看中，請她回去「觀光」。她本揸不定主意，「回歸」回來恐怕為廣大觀眾唾棄，又想與毛共攀上關係，使將來與鬼佬做「打令」時，身價百倍，毛共份子更為她打氣，她便放出空氣，說此次「回歸」主要做生意，購玉器，於是偷偷閃閃的溜去回歸，正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她回來我們要注意她的言論，若亂放屁，應給予揭發！

另一個不久前毛共「邀請回歸」的「攝影家」回港後，在大會堂展出他的「中國萬里行」，所有作品都是替毛共塗脂抹粉，更在一以「中華民國」為年號的某大報刊了一篇吹捧毛共的文章，說大陸人民生活怎樣好，攝下經毛共精心擺設的佈景，說成偉大的建設成就。我提議這位「攝影家」下次若再回歸，有幾處令世界震驚的地方應要攝下來，不過恐怕他沒此膽量，就是在廣州北郊的流花橋畔及白雲山麓（正確地點到時可問毛共同志）。此地就是同一天屠殺過一百七十餘人，可算是舉世馳名的名勝古蹟。另一處是畝產二十萬斤稻的寶田。還有廣州惠福路傍的幾棵榕樹，曾光天化日吊滿屍首。在北平作家老舍被迫害至跳樓慘死的地方，都是不可多得的名勝。還有很多是由「解放」後毛共製造的名勝，都可拍攝，擔保一舉成名。另一些「回歸」垃圾，應參觀參觀這些毛共製造的名勝，你們參觀的頤和園、天壇、萬里長城、西湖等，都是數千年封建時代留下來的產物，與毛共有何關係？更不能顯示毛共的「偉大成就」，以上介紹幾處名

勝，正是你們最最偉大的毛共一手創造的。

你們認同、回歸很輕鬆，但知否你們「回歸」參觀，卻使大陸不少同胞受害。筆者在大陸時所見到的，凡有海外僑胞同來參觀的地方，經過精心擺設不在話下，更要被參觀地方的住客穿起花衣服，沒有的也要借穿。有些被列爲訪問的住戶，更爲之佈置，東取一架收音機，西取一架單車，整間屋掃過灰水，藉以顯示人民生活提高，更慘更苦的是地、富、反、壞、右份子，除無代價去淸潔街道，爲到訪的住戶掃灰水外，幾天一律留在屋內，不能出家門半步，家屬、小孩也得留在屋內，上課也不許，當然這幾天工薪及其他生活來源都沒有了，要等這些「回歸」垃圾參觀完才解放。毛共的呃神騙鬼手法，確是舉世馳名。這班可憐的「回歸」垃圾，給他弄至神魂顚倒，回港後大吹大擂，令人肉麻。

這班「回歸」垃圾將來必是毛共的犧牲者。你們對毛共的功勞大得過林彪、劉少奇、彭德懷嗎？他們都落得粉身碎骨，賣國賊的下場。你們在毛共眼睛裏不過是一堆垃圾，對共產黨有任何希望，將會死在這希望中。這是千萬中國人民用鮮血、生命總結出來的眞理。

一兵寫於一九七三年十月十六日

毛幫內部不穩定 林系白相國被整

「十大」所謂團結自欺欺人

自十月下旬以來，中共「國務院對外貿易部副部長」李強，突然以該部「部長」的身份在北平出現多次，這表示原任「部長」的白相國已經去職，白相國去職的原因，中共迄今沒有說明，很可能是遭整肅，如白相國確遭整肅，他是「文革」期間林系軍人出任「國務院」的「部長」後，被整肅的第一人。這反映了毛幫政權尤其是周恩來領導下的「國務院」，並未因共黨「十大」的召開而趨穩定。

「文革」以前，「國務院」設「辦公室主任」七人，直屬機構「局長」、「主任」、「行長」、「社長」等二十三人，除去兼職者不計外，共爲七十九人。這七十九名黨徒，卽爲「文革」前「國務院」的所謂「領導班子」。

「文革」後，北平「紅衛兵」於一九六七年元月衝擊「國務院」，並向各部、會及直屬機構奪權，例如僅元月十五日的一天中，「國務院」內發生嚴重流血事件，「副總理」陶鑄受到整肅，「外長」陳毅被迫作「自

「紅衛兵」向「國務院」進行「奪權鬭爭」歷時八個月後，當時的毛林集團就於同年九月對「國務院」實施全面軍事管制，並在各部、會及直屬單位中成立「軍事管制委員會」，把毛幫職業軍人正式引進「國務院」。此後，共軍勢力立卽在「國務院」擴張，軍人紛紛擔任「國務院」各部、會的頭目。第一個出任「部長」的是共軍「裝甲兵參謀長」楊杰，他於一九六九年冬被任爲「交通部長」。接着「國務院」其他部、會逐步開始重建。到目前爲止，已重建的有「外交部」，「國防部」，「公安部」，「交通部」「農林部」，「第一機械工業部」，「冶金工業部」，「燃料化學工業部」，「輕工業部」，「建築工程部」。

「建築材料工業部」，「水利電力部」，「財政部」，「商業部」，「國家計劃委員會」，「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體育運動委員會」二十一個部、會，不及原有四十九個部、會組織的二分之一。而且這二十一個部、會中，迄今仍無「部長」的有「國防部」，「財政部」，「燃料化學工業部」，「建築工程部」四個單位。

此外，有公開活動的正副頭目全無的部、會，是「第二機械工業部」、「第三機械工業部」、「第四機械工業部」、「第五機械工業部」、「糧食部」、「出版部」、「民族事務委員會」七個單位。這七個部、會不僅沒有正副頭目出現，甚至連次要的人事，共方都未發表，所露面的全是一些低級共幹。

除了上述二十八個部、會有活動外，其餘的如「內務部」、「高等教育部」、「教育部」、「文化部」、「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僑務委

萬人雜誌聯歡聚餐・讀者捐贈抽獎禮物

萬人雜誌六週年紀念三結合聯歡聚餐，讀者熱烈捐贈抽獎禮物，玆將捐欵及禮物芳名列下：

鄭秀堂毛衫二打，吳少雄犀飛利墨水筆一套，孫一專相部一個、男庄恤衫二件、風景相片十打，李孟棠洋酒一支，黃長元唱片五張，許恨紅五磅水壺一個、曲其士餅一盒，陳眞朱古力糖一盒，丘可光裝飾鏡一打、鐵打藥酒大小十八支，王淦華男庄衣料二套、女庄衣料二套，待旦書籍四十本，胡流澄英國男庄西裝料二套，嚴以敬水彩畫二幅（拍賣），一兵還我河山衛生衣一打，吳興記錦繡神州兩巨州，焦毅夫曲其士餅一盒，陳澤棠牙膏五支、牙擦十五支，何景昌現金一百元現場抽獎，葉金生鏡架兩個，何錦庭百年拔蘭地酒一樽，陳定生黃埔軍校特刊二十本，吳中興現金二百元，黃平現金一百元，金城旅運社現金一百元，甄子傑現金一百元。（又萬協會員符煥捐會刊經費二十元）。

萬人雜誌聯歡叙餐籌備小組啓

十月三十日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自八月下旬共黨「十大」召開後，迄今已有兩個月，「國務院」不僅沒有重建一個部、會，而且在已建的部、會中，出現排斥軍人勢力的現象。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即任「對外貿易部副部長」的李強，在共黨「十大」中已選為「中央委員」，而該部「部長」白相國則榜上無名，可能在共黨「十大」召開時，白相國已被整肅。這說明周恩來在共黨「十大」的「政治報告」中提出繼續以「批林整風」為當前首要任務，並非一句普通的口號，而是有實際的鬭爭內容。白相國之被整肅，反映「國務院」排斥軍人勢力的鬭爭，方興未艾。

「文革」時期共軍勢力侵入「國務院」後，由各部、會的「軍管會主任」或「軍代表」而轉任部、會「部長」、「主任」職位者，除了白相國（原「廣州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外，尚有「第一機械工業部長」李水清（原「濟南軍區副司令員」）、「農林部長」沙風（原「裝甲兵學校校長」）、「交通部長」楊杰（原裝甲兵參謀長」）、「冶金工業部長」陳紹崑（原瀋陽軍區政治部副主任」）、「水利電力部長」張文碧（原「安徽省軍區政委」）、「商業部長」范子瑜（原「總後勤部第二物資部部長」）、「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王猛（原「北京軍區副政委」），其中李水清已當選共黨「十屆中委員」，目前大概沒有問題；張文碧是林彪事件後發表的，也不會有問題。其他人等究竟能否長安於位，實很難說，尤其是沙風、陳紹崑、王猛三人，都是林彪的嫡系，隨時會有步白相國後塵的可能。

這一年來，「國務院」已經無軍人身份的「部長級」新人事發表，最近浮出的老共幹谷牧，已恢復原職，仍任「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主任」，該會的「軍管會主任」李民漢（原軍職不詳）已經不知去向，謝富治遺孀劉湘屏被任命為「衛生部長」後，該部「軍代表」陳仁洪（原「第二十四軍軍長」）也已銷聲匿跡。這些都證明中共內部的權力鬭爭，表現在人事上的升降，是十分明顯的。毛政權的不穩定，還要繼續發展下去。而「十大」所謂團結也是自欺欺人的。

前來此間，但美、加事實上亦有其隱憂。

弟在此間四年多，還是念念不忘香港，環境許可，弟將會回到香港生活。

弟林照謹上（九月十一日）

厭倦美國生活
移民忘不了香港
希望有一天回來

萬先生：

七月廿一日在三藩市，馬森亮兄處匆匆一別，料台端已平安返回香港了。

閣下七月十一日由香港啓程前來美、加旅遊，相信沿途所見、所聞，憑台端銳利目光，收穫一定很好。

大作舉舉大觀，充分顯出閣下的光芒，對美國一切事物，正如閣下所說，好壞不一，見仁見智。這個疆域廣大的國家，要眞正了解它並不輕易。誠如閣下所說，各項建設工程很偉大，但教育方面不敢恭維。美國和香港都是一樣，教育方面只着眼於智育，忽視德育，因此青年問題日趨嚴重。

一小撮青少年不長進，令人痛心！我們不能否認青少年是社會一股原動力，該設法使他們納入正軌。

很久前香港一般罪案調查組一位督察前來美國旅行，在三藩市見到一名以前在香港給他偵訊過的青年，督察問他：「你為什麼不求學，又不工作？」他說：「言語不通，到處受歧視。」從這事反映了許多中國人在美國的心聲和苦悶，弟和馬太太是其中之一。

以森亮兄而言，雖有了工作，可是這幾年他也受到了許多煩惱及人身攻擊。美國是民族複雜的國家，我們中國人在此間沒有其他民族那樣「互助互愛、同舟共濟」。以華僑社會而言，迂迴不前，新僑和老華僑間永遠有一道無形的鴻溝。華僑社會一切措施，輿論方面只有歌頌，不能批評，這樣怎能進步呢？

香港委實有些敏感之人，為了使他們的財產不致蕩然無存，很多設法

「吽」字點解？
讀者舉出數例

萬先生：

三一三期的「從吽字說起」，把吽字解作「神經不正常」和「黐綫」。此或是外省人的解法，如果以廣東俗語解，比較接近的是，反應慢、笨、鈍、蠢、呆、懵等等。茲舉數例如下：

①他給飛機飛過嘈醒，重發懵「吽」㧾。②先幾日冷親，發左幾日「吽」㧾，今日至開番工，連穀種都食光。③我「吽吽」直直，信以為眞，原來全係車大炮嘅。④呢五十斤米和㗎擔柴，唔係幾對眼嚕，眞係「吽」咯，大早都唔稱吓佢。⑤甲：得咁少錢，點夠交租呀？不如去大檔鬧兩口角，一個仔實就攪掂。乙：「吽」啦，財怎會入急門㗎？

弟金冠謹啓（十月廿三日）

旅美讀者 奉勸查某 速拔泥足

編輯先生：

鄙人是萬人週刊讀者，叠閱貴刊登載諸君子駁查良鏞「見、聞、思」陰險詭詐之大文，我們讀者無不稱快。我們與查某幷無個人私怨，祗為正義而生嫉惡之感耳。中國由唐虞迄至中華民國，歷十五朝代，得其位者，若堯舜禹湯文武，皆以民生為念，興利除弊，撫民愛民恤民，使民富國富，力求盛治，表現出具有統治賢能與責任，遂得天下歸心，所謂順天者昌也。始皇政，存心世世代代傳位於子孫，盡量毀滅知識之士，焚書坑儒，殺戮民眾暴虐殘民，上於天怒，二世未終而滅亡，是逆天者亡，難逃天理也。

滿洲韃子，入主中原，亦用殺戮壓服民眾，嘉定屠城，揚州十日，在廣州殺到手軟而停止，此就是省垣有「謝恩里」之由來，恐怖悲慘惡印象，深印中國民族心坎，永世不忘，代代追述，故筆者得諸父老述及焉。

滿洲韃子，與我中華幷無葭莩之親，不沾友誼，祗知殺到民眾懾服，無敢反抗，俯作順民，吏達到安坐寶位目的，蠻夷戎狄，不識倫常仁義廉恥也。

毛澤東是中國人，窮人出身，既用險惡手段據得大陸，亦應本民為邦本，休戚相關之念，行歷朝有道之君，撫民愛民恤民德政，令全民安居樂業，是為統治者應有之責任。而毛澤東不惟不行仁政，反以殺戮為能事，用古今中外皆無之殘酷私刑，迫害良善無辜同胞，殺戮了或不祗一萬萬，一個大好中國，被毛澤東害到遍地血腥，遍地餓殍，受不住迫害者，投海、服毒、自縊，指不勝屈。筆者親友因受迫害喪生於斯，幾般慘狀，已超過十人。

毛澤東實為人神共憤，天地不容之獨夫。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事實，任誰也知判別好與壞，是與非，估不到一個滿腹經綸之查良鏞，毫無正義感，竟泯滅良知，包藏禍心，用棉裏藏針筆法，寫出「見聞思」陰損台灣之文章，處處暗示高抬毛政權般般皆為台灣所不及，但有一件查先生未曾寫出，為台灣所無，是毛政權專長特技者，即毛澤東迫害同胞殺戮萬萬之事也。

查先生自然聞得到、思得到，為何不一併寫出，作忠實報導呢？是查先生隱惡之懿德乎？查先生掩着良心，不為大陸同胞受慘絕人寰之迫害痛苦表情，反為虎作倀，替毛政權宣揚為好政治之喉舌，大約查先生因毛某殺得同胞多，目之為大英雄，而欽佩崇拜之乎？與惡人相交過從，尚見羞恥，故管寧於華歆未附奸之先而割蓆，況更對惡跡昭示天下之毛某，擁之媚之，尤為卑劣無恥。常人尚知修名立節，求終身不辱，查先生是飽學之士，尤宜自重。

筆者往昔常閱金庸所著小說，因他一枝妙筆，把忠貞俠義人物行為描述得有聲有色，文為心聲，我們以為查先生人格肯符其文字，是忠貞君子，今由「見聞思」自己披露護惡心衷，自損令名，人格受玷矣。查先生若誤受歹徒蠱惑，應速拔泥足，當知已犯眾議而不齒矣，宜立覺悟自新，我們遙為查先生歸真返璞而祝賀嘉許不置焉。

（一七三年十月二十七號）

旅美張愚上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秋日雜感四章次亦園公遂諸公原韻

朱敬安

(一) 寃禽啣石海茫茫，乾鵲移巢鳩正狂；冠蓋已非金粉地，旌旗長在水雲鄉。人懷落葉辭枝感，我爲離家去國傷；棖觸新桑隨世變，無情歲月自荒荒。

(二) 歲歲云歸空復言，依然僑寄數晨昏；焦心北雁無鄉訊，淚眼西風望國門。破帽難遮新雪鬢，青衫猶帶舊啼痕；行將七十龍鍾叟，應見乾坤正義存！

第二首：「破帽難遮新雪鬢，青衫猶帶舊啼痕」讀之令人低徊感嘆。壇主。

(三) 好夢誰憐說者癡？寒盟常見未移時；混淆黑白殊堪笑，反覆蒼黃劇可悲！名將攻心操勝算，智人歛手待贏棋；不忘前事知殷鑒，發奮爲雄自可期。

(四) 生前愛國愛蒼生，身後千秋奠兩楹；武穆精忠長著史，文山正氣永垂名！賢良自古稱人範，邪惡從來悖世情；道德淪亡森萬刼，問誰有計致昇平？

敬安先生之詩，因前次排錯三個字，後爲更正，此次寄雜感四章，不用行書，而寫端楷正字，一筆不苟，足見愼重將事，至深仰佩。

自民國八年，大小文妖，高踞學府，提倡文學革命，將國家傳統文字，破壞無餘，文而無章，詩不知韻，「啊呀底地」，既臭且長，能令人讀到頭昏眼倦，簡直不知所云，詩文既遭革命，書法亦被打倒，五十年來，書道不興，今日青年，大多不識字體，遇到行草，卽難辨認。敬安先生書法，有鍾王之宏規，具東坡之神韻，而排字房及校對先生，是爲近代新文學家，學問雖高，因受文學革命之影響，對書法之道，缺少研究，馮京馬涼，錯誤難無，希望作者來詩，使用正楷眞字，校對不費腦筋，排字亦能順手，壇主鄙人減輕責任，詩無錯字，皆大歡喜矣。壇主云。

美孚八景

朱伯奇

樓台春色

一棟連雲千戶居。荒郊今見近何如。綠窗朱戶簾櫳裏。入覽風光信有餘。

遠山日出

遠山如黛碧玲瓏。乍起晨曦淡淡紅。信是千金此時刻。阿儂窗夕喜朝東。

荔灣晚棹

夕陽西下泛輕舟。一葉飄然興亦豪。今夜眾生皆普渡。青春男女笑聲多。

海角試浴

一滌清除萬斛塵。也隨波逐海之濱。開元韻事君知否。都下當時多麗人。

漁舟唱晚

欸乃聲聲落照邊。海風拂拂水連天。倩誰領悟生機暢。一曲謳歌大自然。

月夜漫步

行過山隈又水隈。綠陰山渚幾徘徊。笙歌此地人聽膩。且向芳郊自暢懷。

遊園驚夢

休暇有勞車馬喧。聯翩裙屐到郊原。幸邀一瞥香塵遠。午夜夢迴覺荔園。

庭院深深

寐寐新村月照斜。門臨滄海靜無譁。只憐夜半人歸晚。庭院深深自落花。

伯奇先生，美孚八景，是爲佳作，海外讀者，不知何爲美孚八景，緣九龍荔枝角，有「美孚新村」，爲美孚石油公司所建，高樓大廈，矗立連雲，傍海依山，風景美麗，中國文字，對「村」字之解，是茅屋數家，柴扉小橋，田野農夫所居之地也。香港則不然，凡稱「村」字者，皆爲高級洋樓，富人所住，例如玫瑰新村、又一村，均是富麗堂皇，並非山家茅舍，此則應加註解者也。

又朱先生，早年留學法國，勤工儉學，與今日大陸，毛蔡權貴，均有同硯之雅（見其著作），論才器，以周某相比，朱先生有過之而無不及，爲因深明政治爲害人之事，淸高自守，決不參加。濁水淸蓮，難能可貴。與壇主鄙人，志同道合者也。

陳時超兄赴台過港訪我於閒園

一覽樓主　楊海天

(一) 刼裏山河剩一角，亂離容我等閒身，誰尋大隱飄零後，廿載重來見性眞。

(二) 九天龍戰憶當年，走馬風雷氣萬千，窮海相逢重論劍，先寒猶射斗牛邊。

敬和美僑領盧觀藜先生中秋夜帝國樓書感

顏雅文女士

七絕

連年烽火幾經憂，半壁河山萬古愁！欲棄家園偏有夢，客居生活倍籌謀。

七律

月娥淡映小東樓，極目烽煙滿亞洲！大好山河傷半壁，赤流泛濫幾經憂！英雄壯志今何在，閨閣吟懷恨未休！遙望家園歸未得，金樽空對倍添愁！

顏女士詩，「半壁河山萬古愁」有家國沉淪之感。俱男子之胸襟，有詩人之氣質，實爲難得，壇主。

讀萬人雜誌有感並呈董壇主斧正

蕭聯芳

(一) 夜半挑燈興未闌，此書不厭百回看，萬人雜誌萬人傑，一紙風行豈等閒。

(二) 萬人壇主建詩壇，遠近詞人爭往還，一字偏差無馬虎，董家史筆古今傳。

(三) 又從游艇把書傳，絕代才華紙上看，口伐筆誅寒賊膽，不遺餘力挽狂瀾。

蕭先生詩，對萬人傑，則名符其實，鄙人則愧不敢當矣，壇主致敬。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一六期 新19期）



「舉手」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一六(新19)期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一六(新19)期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 一九七三年 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忠告沙利士不可出賣港人

最近，亞洲體協在曼谷舉行會議，部分國家代表，特別是日本代表，竟提出排除中華民國而容納中共參加，這項議案已在大會通過，舉世嘩然。

按國際奧林匹克定下的原則是：「體育不干涉政治」。這項崇高精神，爲世人所共仰。亞協的非法決議，顯然與此原則大相逕庭。

爲了曼谷會議未包括亞協的全體委員，這項決議未能生效，因此決議召開全體大會作最後裁定。下一次大會已定本月底在伊朗召開。中華民國代表準備在大會中力爭，以求推翻曼谷會議的可恥決議。

不過，此舉並不樂觀，因爲日本代表正積極作幕後活動遊說，替中共做工夫，希望在亞協內再來一套聯合國的醜劇。香港是亞協會員之一，當然也是日本遊說對象。據香港體育界消息，香港體協負責人沙利士，已準備接受日本代表的遊說，參與政治干涉體育的表決，如果此項傳說屬實，我們要在他動身到伊朗出席會議之前，提出最嚴重的忠告，希望沙利士三思而行，不可出賣香港人。

沙利士雖是葡籍，但他代表的是香港體協，香港居民百分之九十九是中國人，因此他應該以香港中國人的意願爲依歸。與他們意願相違背，就是出賣他們。

姑不論香港的中國人大部分從大陸逃亡而來，都反對中共的暴政，我們也不願這種政治見解滲入體育；但在決定這一議案時，該注意一點，亞協無權承認某一個政權、否定某一個政權；因此，亞協無權排除某一個國家，只可以容納某一個國家。

如果完全不滲入政治，對這一議案，亞協最適當的處理是：(一)不排除中華民國；(二)中共加入，如有會員提出，交由大會商決。

中共加入與排除中華民國是獨立的兩件事，要這樣處理，才不違背奧林匹克的原則和精神。別的國家代表不是代表我們，他們做出怎樣可恥可鄙，見不得光的事情，我們無法干涉；但香港體協主席沙利士是代表我們香港四百萬人去參加大會的，他不能用我們的四百萬人做本錢，做違反眾意的事情。

不久前，香港體協會掀起倒沙運動，把沙利士形容爲「沙皇」。現在似乎已事過情遷，沙利士仍然安坐主席寶座。但，如果他出席這次伊朗亞協大會，作出違背香港人意願的事，接受日本代表遊說，投了排台容共的一票，將不爲港人所諒解，那時倒沙運動必然再度興起，恐怕「沙皇」終要從寶座摔下來。

報載：下屆亞運，本來公推新加坡政府主辦，新加坡突然推莊，放棄主辦工作，運動場建設的各項工程，也由李光耀下令停止。可以理解到新加坡政府這項決定，是看見亞協已爲政治滲透，亞運如果在新加坡舉行，會使他們多年來推行的防共措施受到影響，新加坡的及時推莊，確是明智之舉。

如果亞協受到政治滲入，它的命運將十分可悲，相信除了共產國家，不會有人願意做主辦國，因爲這容易受到泰國式的傾覆，便只有向共黨投降。

本期「萬人雜誌」出版之日，正是沙利士動身赴伊朗之時，希望他能通過繙譯員，看到我們的社論，懸崖勒馬。

如果爲了個人利益，應再考慮；如果受到壓力，感覺左右做人難，也可放棄投票，千萬不可做爲虎作倀的傻事！



新聞以外

老萬打狗．節外生枝
梁厚甫受人挑撥實行罷寫

萬人傑

梁厚甫是星島駐美通訊員，文章寫得好。因誤信謠言，受人挑撥，實行罷寫，據說此舉是爲了對付老萬。老萬一向對梁兄有讚冇彈，梁兄居然由「對老萬十分佩服」而變爲「恥與老萬爲伍」，相信內裏一定另有文章，不會單是不滿老萬說他是「四五流作家」那麼簡單。

有人挑撥離間

美國朋友寄來一份十月十八日的三藩市「歪言報」，在該報「唐人街閒話」中有一則說：「向來祇愛閉門讀書少理閒事的梁厚甫兄，也被牽涉，梁兄一怒之下，告訴筆者，他恥與萬人傑爲伍，即日全部停止爲星島寫作，將文章另交一家銷路比星島更多的報紙刊載。那也是正言報的運氣，從今後美洲讀者要看梁先生的文章，只能看正言報矣。」

這篇文字是三家村的狗哨牙仔黃毓樞寫的，狗口長不出象牙，自然不足憑信。牠給老萬狠狠打了一棒，狺狺而吠，所謂銷路多過星島，無非自認屁股靚。老萬棒打瘋狗，怎會牽涉到梁厚甫身上？老萬和梁厚甫相識三十多年，彼此一向客客氣氣，每次梁君回港渡假，大家見面，握手言歡，未見梁君「恥與老萬爲伍」。如果這則文字說的是事實，梁兄必是受人挑撥。

爲了明白事情眞相，老萬和星島報電訊版編輯柯武韶通過電話，據說「此事已成僵局」。使老萬感到莫名其妙，然則，梁兄「抵制」星島是事實了。

老萬問柯武韶兄究竟這事怎麼發生？柯兄說：據梁兄來信，你在紐約曾對人說他是四、五流作家，因而他非常生氣。老萬聽說，不由大呼寃枉，也明白所料不差，梁兄果是着了人家挑撥離間的道兒。

是好是壞老萬從不瞞住良心

柯兄問我；在紐約是否跟一位姓龍的談過話？老萬雖然記憶力不好，但可肯定答覆他，並未認識龍某，更沒可能說梁兄是四、五流作家；相反的，老萬對梁兄的文章，一向欣賞。在香港撈文化的朋友，文筆流暢最爲老萬佩服的，梁兄是其中之一；還有左派晶報的陳霞子，明報社長的查良鏞。老萬並不因他們是筆戰敵人，就抹煞他們的長處。再說：梁兄是老萬多年朋友，豈會瞞住良心說他是四、五流作家？老萬可能對他的立場、立論不盡苟同，以文論文，他確是無瑕可擊。梁兄不知從那兒聽來這些話，肯定是謠言；這些話絕不會出自老萬之口。

柯武韶君又問我是否在「萬人雜誌」罵過梁兄。老萬說：「萬人雜誌」已出了三百多期，我在裏面發表過千篇文稿，無法記憶；但可肯定的，即使老萬在文字上牽涉到梁兄，也不過政治見解參商，引起爭辯，不會說梁兄文字不好。見解不同的爭辯，沒理由令梁兄恥與老萬爲伍。

本來，梁兄已作美國移民，在三藩市搵食；老萬仍獃在香港，辦我的「萬人雜誌」，寫我的「牛馬集」專欄；和梁兄正是河水不犯井水，無利害上的衝突，詆譭梁兄，對老萬有何好處？

聰明人不應抓屎上身

柯兄勸老萬寫信向梁兄解釋，以免誤會加深。老萬認爲無此必要，老萬一向作風光明磊落，不做背後咒死皇帝一類事情，如果老萬不滿某人，不會對人閒言閒語，一定明槍明刀，據理斥責。凡「萬人雜誌」的讀者，讀慣老萬文章，都曉得老萬的特點。如果老萬對梁兄有所不滿，一定見之文字，一如狠揍那條哨牙狗一樣。

老萬打狗有理由的，哨牙仔在他的「閒話」中，閒言閒語，單單打打。老萬寫遊記，與哨牙仔何干？口賤得人憎，如果罵，老萬會罵他是九流作家，因爲他的文字根本未寫通，是有目共睹的事實，與梁兄的「十八般文藝件件皆能」那有得比？老萬自己文章雖寫不好，但有鑑賞力，老萬讚賞的，總是不差。哨牙狗是什麼材料？顯然因自己份量不夠，拉梁兄加強實力。老萬料想不到的，以梁兄的聰明，竟受人唆擺。他腦筋能寫出那麼好的文章，爲什麼不分析一下，給人牽着鼻子走，似乎不該是眼眉剔透的梁兄所應爾。

退一萬步說，老萬言語間確有開罪梁兄的地方，也是老萬個人的事，梁兄可以抵制「萬人雜誌」，可以不跟老萬做朋友，甚或寫文章大罵老萬，或直接寫信質問老萬，都是光明正大的做法。

老萬痛癢無關

梁兄抵制星島，無異把老萬身份提高。星島不是老萬辦的，我不過在報館裏當一名小編輯，拿份可耻的薪水。梁兄因惱了老萬，便抵制星島，好像老萬是星島的老板。連升十數級老萬，眞是受寵若驚！

如果老萬是星島老板，梁兄這一下撤退，會使

我急如熱鍋上的螞蟻。老萬生平愛才如命，老張之死，老馬遠適異國，都曾使老萬悵然若有所失；如梁兄是我旗下愛將，我會用盡千方百計挽留他。可是老萬辦一本小雜誌，沒辦法養得起梁兄這樣的超級人才，他不替星島寫稿而移師無賴小報，令人惋惜。不過，老萬也只惋惜而已，不會為這事攪心。

星島報已有悠久歷史，不論在香港、在美洲東西岸，都有穩固地位，要辦一份報紙取而代之，雖不是絕無可能，但決非一朝一夕可成功。哨牙仔辦份三不像的小報，居然自認賓州為大實，盡力把自己鑿大，但這一份冇格的無賴報不能登大雅之堂，以為可以將人家打倒，太不自量了。

星島報沒有了老萬的「牛馬集」不會執笠；沒有了梁兄的美洲通訊也不見得馬上關門。老萬不敢對自己估計太高，不過梁兄可能未撈到老萬這麼化。

事情公開可獲澄清

好罷，就算星島因沒有了梁兄的通訊，以致銷路如雪山崩瀉，一落千丈，最後且告冚斗，老萬吃飯問題也不會受影響。這份牛工老萬打不打沒關係，目前仍然未放棄，不過因為從事新聞工作四十年，興趣未減，自己精神體力還應付得來，便暫不作退休之計。星島關門，香港還有幾十家報紙可以容身，老萬肯打工，找份待遇和星島一樣的工作，話都冇咁易。那麼，梁兄抵制星島，老萬怎會有影響。

老萬不答應柯武韶君直接寫信給梁兄，是因為老萬自知爆伕頸，講多錯多；又怕私人信件難以使他相信，因此老萬決定在這裏將事情公開，如果老萬認識龍某，眞的對他說過梁厚甫是四、五流作家，他看了本文，一定出而頂證；如果沒人頂證，這事就算獲得澄清，比寫私人信件好得多。

梁兄必須明白，老萬發表這篇文章不是向他認錯求情，而是讓梁兄獲知眞相。他知道了，而對老萬仍「恥與為伍」，老萬也不在乎。我們雖是朋友，但天南地北，相隔太遠；而且彼此都「個頭近」，還能再見多少次面，只有天曉得。香港朋友多的是，少了一個遠在三藩市的，肯定對老萬任何方面都沒有影響。

別人存心種蟲

老萬這次到紐約，純粹旅遊性質，在紐約一家團聚，逗留了一個星期，每天都和妻子兒女及女壻到處玩，一來老萬在紐約沒什麼朋友，二來不願浪費時間應酬，我們的行家老萬只見過星島美東版的主持人蘇國坤兄和任職聯合報的三十年前老同事黃玉振兄。老萬跟他們兩人都未談過梁兄事，究竟梁兄從何處聽來這樣的謠言，老萬百思不得其解。我以為，除非梁兄親耳聽到，否則任何人對你說都不可靠。究竟誰要挑撥，為什麼挑撥，老萬還是揣摸不清。更不明白為什麼老萬不在三藩市說，卻跑到紐約才說？在三藩市，老萬有更多朋友，其中不少認識我，也認識梁兄，我該找這些人作對象。

如果梁兄肯小心分析，一定了解到這些話不是出自老萬之口，而是別人存心種蟲。為什麼這事遲不發生，早不發生，偏發生在老萬揍了三家村那條哨牙狗之後？因素何在，思過半矣。

星島曾經有過許多「健筆」，如今日貴為中共駐聯合國代表的喬冠華（喬木），三十年代名作家戴望舒、穆時英；稍近的有曹聚仁、易君左等等，都以文出名。可是一個個死的死，跑的跑，星島還是沒有影響，更不會因而執笠，梁兄文章雖好，份量未夠上述諸人，則罷寫之後果如何，可以想見。

兩封美國來信

寫到這裏，老萬要節錄兩封來自美國的信。

馬森亮兄來信說：「昨晤林照，並看過梁寬（按即梁厚甫）給他的信，裏面說你在紐約時對別人說他是四、五流作家，所以不滿，不再投稿星島。我對林說，老萬從始至終對梁是好的，且在我面前讚揚。此次誤會，顯係人家挑撥。其實，平情而論，如不滿老萬的話，不會牽連仇視報館，此中必另有文章，借題發揮而已。」

林照兄來信說：「今天收到了梁寬兄付來大札，述及與閣下之誤會是這樣的：他早幾個月前往歐洲返紐約時，友人告訴他，台端曾說：梁某之作品是四、五流之類，由於人事關係，星島才登出。故弟特再函台端，是否有人居中對梁兄說一些『斷章取義』的話？弟覺得這是值得惋惜與遺憾的事！

「弟與梁兄相交二十年，平日在此間亦時有與梁兄相敘，他對閣下十分佩服，且彼此同業，又是老朋友，弟希望彼此冰釋誤會，不知台端以為然否？」

朋友的熱心，老萬十分感激。如老萬說過那樣的話，願意向梁兄道歉，陪不是，叩頭；未能立刻見面，也可以寄一卷錄音帶。不過，老萬沒說過這種話，如他不相信，一定要恨老萬，老萬也沒理由道歉。

對死黨也稱讚鬼才

這事本來不嚴重，朋友貴乎相知，梁兄居然相信這樣的謠言，可見對老萬的為人和人格都未瞭解。一般來說，許多人恨老萬，而且比梁兄恨得更深更切，但他們只是被老萬罵恨的，可說老羞成怒。從來沒一個人因聽說老萬私下講他壞話而恨老萬，有之，唯梁厚甫兄耳。

梁兄年紀比老萬大，我做小編輯時，他已是工商日報老總，出道早，又當過大事，梁兄理應生埋腦筍矣，何以會由「對閣下十分佩服」一變而為「恥與萬人傑為伍」？很希望這篇文章發表後，收到梁兄的信，解我疑團。老萬與老馬並未「夾埋」車大砲，老萬確在他面前盛讚梁兄，他在信中才會那麼說；對自己的「死黨」尚且稱讚，何況外人？

老萬還曾對老馬說，如果你要再辦報，梁兄這樣的人才必定要想辦法抓緊。他的文章可以幫助你把報辦得更好。當然，哨牙仔也一定出盡方法爭取。可惜他不循正途，只用挑撥、激將法。或者目前他成功了，但如果有一天梁兄憬然而悟，知道受人愚弄，還會為那「歪言報」賣力嗎？

讀者們對這樁小事也許如半夜食黃瓜，不知頭共尾。但請原諒，老萬非借這地盤予以澄清不可，因為「萬人雜誌」有一部分直接運到美國各埠，美、加的朋友都可以看到。

又是人潮・又是人潮

柳以青

本月（十一）二日，香港社會事務司李福逑提出警告稱：中國大陸難民大量湧入本港，將會困擾本港的全盤社會福利的計劃。他說：本港的福利計劃是根據現有的人口及增長率而擬訂的。如果大批移民入境，不論是合法或非法的，都會嚴重影響本港的福利計劃。在評估人口趨勢時，由大陸來的移民人數是最難估計的。因此，他認爲香港政府並無人口政策，同時，他希望人民入境事務處能設法阻遏難民的湧入。

同時，根據報章的紀錄：由今年一月至六月份，被拘捕的難民約二千五百人；七月份及八月份一千五百人；九月份五百餘人；十月份六百餘人。由一月份至十月份，人數已達五千餘人。香港政府當局目前還未有任何行動去管制大陸偸渡來港的難民，亦無意鼓勵大陸人民來港，亦罕懲罰非法入境的難民。（以上見十一月星島日報）

但是，根據十一月四日的「英文虎報」的一篇特寫聲稱：每天有五十至八十位印尼華人從大陸前來香港，至目前爲止他們的總數約達四萬人。由於他們不能回到印尼，於是就在香港住了下來。一位姓陳的對「英文虎報」的記者透露：他們雖然在香港生活得不滿意，可是他們卻高興生活在香港。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或許人們健忘，何以偌多的印尼華人要從大陸前來香港呢？這該是印尼華僑史上的一個頗令人矚目的問題。在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的印尼共產政變失敗之前，蘇加諾政府是與中共有外交關係的。爲了解決華僑在印尼的問題，於是中共與印尼簽訂了一個「雙重國籍」的條約，時在一九五五年。但是眞正推行是在一九六〇年。

根據這個「雙重國籍」的條款，生長在印尼的中國人，可以在一預定的時間內，選擇他們的國籍——印尼籍或「中華人民共和國」籍。如果在兩年之內，沒有公開聲明他們是印尼國籍的華人，就變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根據手上的資料顯示：在一九六〇至六二年內，大約有六十萬至八十萬華人宣佈爲印尼籍；在一九七一年的統計中，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的有二十五萬至三十萬人；而其他的則是有中華民國護照的，印尼華僑的總人數爲一百五十萬人（按實際上比這數字更多）。

當時，中華民國僑委會的負責人馬樹禮先生，就會對中共這一措施提出呼

文，原文稱：「對匪印僞約，我們政府當局早經宣佈絕不予以承認。在今天的情況下，我們除了拒絕這個僞約，保留我們的權利，並向國籍呼籲，促使印尼政府維護自由選擇國籍的基本人權外，更提醒印尼官民警惕共匪的陰謀以外，我們唯有利用輿論、廣播、通訊、和其他一切可能的工具，勸告和鼓勵出生在印尼的僑胞子女，選擇印尼國籍，幫助印尼，嚴防共匪的滲透，建設印尼，使印尼成爲一個眞正自由民主的亞洲大國。」

同時，當時「僑聯叢刊」第十四輯，有關這方面的意見的文章，有一題爲「印尼華僑國籍問題」，其中的大意是：對於這一「條約」應採取的步驟有五。在第二個步驟中指出：「匪印僞約，早經我政府當局聲明絕不予以承認，關於印尼華僑的國籍問題，唯有待我們反攻大陸澈底消滅了匪僞政權之後，才可取得合理的最後解決。不過今天在匪印僞約的實施之下，凡是出生在印尼的僑胞，如果不做印尼人，就要被迫成爲匪黨籍民，因之凡是出生在印尼的僑胞，就不能不明辨利害，對國籍作愼重的選擇，作有利的打算，以免陷入匪僞的圈套，遭受匪僞的宰割。」

其第四步驟，卻是更切實、更顯然的，更具體的指示印尼華僑應走的大道，稱：「反共非共華僑之選擇印尼籍，對印尼之社會安寧與經濟繁榮，均有莫大助益，我們應透過各種途徑，並以事實表現，促使印尼朝野加深瞭解，給予反共非共華僑選擇國籍更多的便利。」

這幾段話，在今天來說，我該是很嚴肅的抄錄在這裏。供讀者們前後思索，也供最近從大陸出來的印尼華人四萬多位來思索。

一九六五年印尼共產政變失敗後，首當其衝的是華僑，特別是與中共有關係的華僑。在蘇哈圖撲滅政變之後，爲了華僑協助和支持共產主義分子，估計殺了兩萬華僑；接着對華僑的教育、商業以及華僑彼此間的交往都有極嚴的限制。根據統計：在一九六八年大約有七萬人回到大陸，另有一萬六千人等候船隻回大陸。同時，到一九七一年初就有八萬多的華人政治犯，到一九七一年底，還有三萬三千人之譜。這是一九六五年共產政變後，左傾華人在印尼遭遇。

可是，自一九五五年以來，在「雙重國籍問題條約」簽訂以後，很多印尼華僑青年，爲了滿足民族狂熱和愛國熱情，就紛紛回到大陸，如果我們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回歸」了。然而，現在這些人士們，已經是二十多歲和三十多歲的人了，從大陸上來到香港，由於他們所選擇的不是印尼籍，也就無法回印尼了。

我對十年前的印尼華人青年的純潔、熱情和滿懷希望是要爲國家民族做些有意義的事，或是犧牲自己而獻身國家的志願感到欽佩，但是，我卻爲他們淪落到香港的孤苦情形感到悲傷心痛。

民生思着：究竟是華人的愛國情操該受責備呢？還是大陸政權的思想與政

覺！因此，我像是又多一層的體味到，何以海外人士們在到大陸訪問之後，似乎都異口同聲的說出一句大家共通的結論：「要認同，而不可回歸」了。

只能「認同」而不能「回歸」這不是思想、理念問題，而是實際和事實的問題。難道爲某些人們來說「擁抱祖國」竟是一個抽象的概念，甚或是只是一種幻覺？或是只是要靠情感！情感是靠不住的，因爲她有時冷，有時熱。就像現在的「中國熱」吧！說不定很快的就變成「中國冷」呢！至於「抽象概念」和「幻覺」，那只是當作做夢吧！任何人都有做夢的自由，不過，夢境的是兇、是吉，那就不是每個人所能控制的了。但是面對了實際和事實的話，情感再也不起作用，夢境究要清醒過來的。

流落香港・五類難題

根據「英文虎報」的報導：目前這些大約四萬位印尼華人在香港的處境，感到來自五方面的難題。

㈠對香港社會的不了解。由於他們曾於一九五〇年代或六〇年代居住在中國大陸，對香港十年至十五年來的變化太大，使他們有神秘的感覺。

㈡對本港居民缺乏聯絡。雖然他們之中有的會說廣東話，但是由於所用的詞語不同，興趣不同就難以交談。同時，他們大部份是說國語的，更無法與本港人交談了。

㈢本港社會的不承認。雖然他們中有的是教師、翻譯員、醫生和工程技術人員，但是他們很難找到在香港的這方面的同類工作，於是只有到各類工廠去做工。

㈣他們有着不同的興趣和嗜好。他們所感興趣的或者是嗜好大多數屬於運動、閱讀和哲學方面的討論。

㈤經濟困難。大多數由於職業的不穩定而面臨經濟困難。有的被老闆辭退不是因爲工作不努力，而是由於言語問題。同時，他們也不高興工作時間長和工作環境惡劣。並且，目前不少人仍要寄錢回大陸，以養活他們仍留在大陸的妻子和子女們。有的卻也須要在印尼的父母寄錢來支援。

雖然面臨這種種不同的問題，可是，他們都表示了一個共同的意見：「香港並不是我們大多數所想像的那麼好，但是我仍然以生活在這裏爲快樂。」

但是有一位住在荃灣的印尼華人說：「我們在這裏是沒有前途的，除非我們能夠回到印尼我們的家中。」

據這位「英文虎報」的記者最後結束說：「在我所有的接見訪問中，其中有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們都拒絕回答有關中國和他們出生地印尼政治問題。」

這種不願對記者回答有關政治問題的事實，使我想到太多太多的問題。當然，我的想法並不一定會代表了他們的想法，因爲我並不是他們。或許，他們的想法和看法更或深刻和深入呢！這是我先要首肯的。可是，我卻可以在此推測一下，儘管是很浮淺的，甚或根本是不完全對的。不過，那都沒有太大的關係。最有關係的該是：他們在十年前回去了大陸，十年後又從大陸出來了。而在出來之後，不能再回到他們父母所居住的印尼，而要流落在爲他們視爲「異地」的香港。同時，更要注意的是：他們不是一個兩個，十個八個；幾百個或幾千個，而是每天五十至八十個，到現在已經是屬於「幾萬個」呢！

這一事實，該是有所解釋的。這解釋雖然不能從他們口中公開說出什麼來，但是，私下我本人卻聽到不少。同時，十年前後的他們，竟然判若兩人的事實，也該有個解釋，特別是十年前後的歷史解釋。

我現在所要解釋的，只是我私下對這一問題的了解和解釋，對與不對那還要請讀者們指教和改正了。

對政治問題的不公開談論恐怕有以下的幾種原因：

一、本人有忌諱：因爲他們雖然已經在香港，可是，他們有的妻子和子女在大陸，並且還要寄錢回去支援，因此，對大陸上的政治最好不公開爲記者所紀錄，免得影響在大陸的家人；對印尼的政治不談，因爲他們還希望終有一天能夠回到他們出生地的印尼與他們的父母團聚。

二、爲一個深切了解所謂政治的人士們，或是受到政治傷害的人士們，他們對政治不屑談的。因爲他們知道，一談起政治，可以說是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談起了。因爲那是代表了醜惡、骯髒的一面，同時，又增加了自己的痛苦悲傷。因此，以不談或緘默代替了一切。

三、如果一段很長的時間都是在談論着政治的話——無論你高不高興，強迫你談的話，那麼，在脫離了這種環境之後，是會不談不論的，這是他們認爲最難得的所享有的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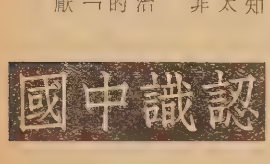
四、或許他們認爲：談政治是最無用的。因爲他們體會到：政治不是談談就可以解決問題的，最主要的是要看政治的作法。否則的話，一切政治的理論都將是空談。因爲卽使最好的政治理論，在政治上的權力人的作法上，都會變成無效的。

五、或許他們暫時是患上了政治冷感症。原因是他們以前太過對政治發生狂熱的緣故，使到他們有了今天的結局。這時，他們才覺得，以前的政治狂熱和現在的政治冷感，成了一個太深刻、太鮮明的對比，使他們不能不對以前的政治狂熱，再冷卻，冷卻到冰點以下。

六、或許他們已經覺察到：經過十年的經驗洗禮，他們知道：政治並不是人生的全部。既然在政治方面他們所感受的太大太多了，他們要向人生全部的其他方面去尋思，去發掘，非如此不能了解人生——豐富而有意義的人生。

以上只是我自己的尋思。不過，我在想：這裏所說的政治，並不如我們大家所了解的政治，或是一如孫中山先生所說的政治——「眾人管理大家的事」的政治。如果政治眞能做到「眾人管理大家的事」時，政治一詞就再也不會是我們大家所厭惡的事了。

我不禁的在說着：又是人潮，又是人潮了。



毛澤東與秦始皇、希特勒



自從毛黨竊據大陸以來，就大力替秦始皇帝翻案，其中也斷斷續續，往往在寂靜一個時期又熱鬧起來。最近幾個月秦始皇帝在大陸又大走好運，恭維秦始皇還不算，又罵秦始皇的敵人，呂不韋也成了箭靶。毛黨行動一向近於瘋狂，對一件事物之過份吹捧與嚴酷打擊，在我輩看來皆無此必要，但毛澤東的個性作一事件，一定作得絕，不能以常理相揆。

毛澤東搶了別人一首沁園春詞作爲己有，即是人所共知的「秦皇漢武畧輸文釆」的那首詞，原是毛澤東到延安之初，剛剛受到招安，還不敢公開荼毒良民，當地殷實富戶，有知識的士紳，均能存在。延安有一位老舉人（似姓李），頗受毛澤東禮遇，經常邀去窰洞談天，老舉人當然知道共產黨幹什麼的，遲早必然會對良民開刀，爲了保命，不能不對毛澤東盡力恭維。這一年冬天大雪，毛澤東一時興到，派人把老舉人請來賞雪飲酒，老舉人與毛澤東交往已久，對毛澤有多大學問，志氣如何，生活怎樣，完全了解，就在賞雪飲酒興趣正濃時，塡了一首沁園春詞，實在是一首頌揚毛澤東的詞，試看其中對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及成吉思汗均有貶詞，而以風流人物推許毛澤東。毛澤東當時偏處陝北一隅，前途如何，端視蔣委員長意見而定，無論其人如何狂妄，也決不狂到如此程度，除非是瘋子，世間斷無人敢自稱高於上列五個帝王。老舉人獻這首詞時，在延安知道的人甚多，以後毛澤東眼見勢力越來越大，野心也就越來越熾，想起了老舉人這首詞若據爲己有，倒大可炫耀一番，但老舉人就在眼前，想搶奪也不容易，索性一不作二不休，來個「謀詞害命」，派人把老舉人殺掉，從此沁園春咏雪詞就載入「毛主席詩詞」若干首的小冊子中了。

上面一節本是閒文，旨在說明毛澤東「作」的沁園春既然貶低秦始皇，何以又要捧秦始皇，此可反證沁園春詞非出毛澤東之手。毛澤東如此捧秦始皇，以秦始皇自況，但秦始皇若地下有知，作何感想，是否會以爲有了衣鉢傳人，相信秦始皇眞的有知，一定會氣得暴跳如雷，比起張良得力士在博浪沙中擊了一椎，誤中其副車還要惱，因爲兩者相較，距離太遠了。

如果硬說秦始皇與毛澤東有相同之處，只能找到半點，即焚書坑儒是也。但是若僅就此一項而論，毛澤東可比秦始皇「偉大」多了，因爲秦始皇坑儒，只坑了在咸陽的四百六十多儒生，並未要殺盡天下讀書人。毛澤東可就不然了，毛澤東自己就大言不慚說過：「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九千個儒，我們鎭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知識分子嗎？」實際上毛澤東還未說完，秦始皇不僅坑的儒生數目不能與毛澤東相比，花樣也差得太遠，皇始秦只是坑儒，並沒有其他花樣；毛澤東不然，清算、鬬爭、勞改，最輕的也要自我批評、檢討。中國歷代皇帝有一個傳說的信條，士可殺不可辱，秦始皇尙守此信條，對異己儒生，坑之而已，毛澤東卻不然，殺的殺，辱的辱，有的辱了再殺，有的則凌辱至死，一定要使讀書人失掉自尊心，自以爲不是人。這一作法不僅秦始皇未曾有過，即張獻忠也未曾想到，確是毛澤東大發明，但可以相信秦始皇因此而羞與爲伍，因爲毛澤東的作風太下流了。

其次，秦代虐政雖多，但亦有其限度，如「誹謗者族」、「偶語棄市」，若不開口即不至犯罪，雖然沒有說話的自由亦爲人生一大苦事。但比起沒有不說話的自由，味道總要好得多。秦始皇並未弄出一個什麼「始皇帝思想」要老百姓學習，也未弄出一個「始皇帝語錄」要老百姓背誦，兩者相較，究竟是生爲秦民好，還是生爲「毛澤東時代」的人民好，大家可以自下判斷，這也是毛澤東不能與秦

始皇相比的另一點。

其次，秦代苛政只在箝制人民自由，並未控制人民肚皮，可以看得見的一點，即秦末羣雄並起，反秦口號皆是反秦苛政，沒有反飢餓者，從陳吳到項劉，所驅使者皆是豪傑之士，不逞之徒，沒有一個飢民，可以證明秦代老百姓吃得飽，秦始皇既未胡亂出主意弄什麼「人民公社」、「三面紅旗」以製造飢荒，也沒有糧票布票以控制老百姓衣食，兩者相較，秦代老百姓實在比較毛澤東時代老百姓要幸福得多。

其次，秦始皇雖然嚴刑峻法以控制秦民，但法雖嚴卻有原則，而且能嚴格遵守，從不亂出花樣，終秦始皇之世，法律是一貫的，這樣的苛政，時間一久，老百姓也容易忍受，但毛澤東不然，平均半年一個花樣，而且新的花樣一定推翻舊的規矩，平均半年一次，每次變動，總有無數青年人變成了撲火的飛蛾，這一點也是秦始皇所未想到的。事實上任何朝代都有一套百年大法，自天子以至庶人皆要遵守，毛澤東的黨與政權，卻沒有三年不廢之法，毛澤東親自批准的中共「八大黨章」及「九大黨章」均被他一手撕毀，所以在八大時最正確的人如劉鄧彭羅陸楊，到「九大」皆成為叛徒，同樣情形，「九大」的實際主持人林彪及其手下五虎將，到「十大」又成叛徒、內奸，這種狐狸狡猾的作風，秦始皇又何曾有過。

其次，秦始皇雖然殘暴，但對大臣卻知保全，終秦始皇之世，未誅戮過功臣，殺大將蒙恬、族丞相李斯均是趙高教唆二世所為。反觀毛澤東一生，彭德懷、劉少奇、鄧小平、林彪，無一非心腹股肱，但一言不合，凌辱誅鋤，毫不顧惜，以此而論，毛澤東之為人尤不能與秦始皇相比。

以上就秦始皇之短處而言，至秦始皇之長處，更非毛澤東所能想像，秦始皇北卻匈奴，南併百越，為中國創立大帝國之規模，兩千年中，中國人皆蒙其庥。反觀毛澤東只能破壞舊有制度，卻不能創立新的制度，其他不論，即以秦始皇開疆拓土而言，與毛澤東也恰恰相反，毛澤東建立政權後，未收回一寸尖土，只見其零碎出賣國土，與緬甸劃界，割大部土地，與巴基斯坦劃界，割大部土地，與阿富汗劃界，割大部土地，尚有兩大鄰國俄、印均以劃界不清而在糾纏，相信總有一天毛澤東會向俄印屈服，到時又不知有多少領土要被毛澤東拱手相送了。至於秦始皇樹立的典章制度垂兩千年而不變，毛澤東弄出的東西沒有經歷三年而不是他自己親手撕毀的，兩者相較，毛澤東望秦始皇，正是地下爬行癩蝦蟆仰望天上的天鵝，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再說毛澤東與希特勒，最近台北中央日報有一位先生曾為長文作此比較，但實則兩人除去到了晚年都患了瘋癲症有些相似，其他可說無一相同處。

首先希特勒治國的本領，決非毛澤東能望其項背，希特勒當政時的威瑪共和國，不僅內部混亂，強鄰環伺，本身經濟情況更瀕於崩潰。但希特勒上台後，居然能在短短期內，使德國內政外交，財政金融均納入正軌，逐步發展，此等能力，毛澤東連百分之一也沒有。直到今天，德國復興之速為世人所稱道，但有許多方案，仍是希特勒留下的遺規。

其次，希特勒開始統治的德國，幾乎不成一個國家，內政混亂不說，對外受到法國層層壓迫束縛，如萊茵河不准駐兵，如強從德國劃出一條但澤走廊，均使德國成為一個無主權的國家，希特勒上台後，在不足三年時間，盡復主權，仍然成為歐陸最強力量，前後不過五年時間，竟使世界第一強國的大英帝國首相張伯倫低首求和，而一向視德國為不共戴天大敵的法國，也不得不向希特勒低頭，總理達拉第與英相首張伯倫，同至慕尼黑簽署協定，准許德國併吞捷克。

毛澤東統治中國已二十五年，有什麼經國大計都有從容施展之地，但是在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只見年年向外買糧食，日日有人冒死向外逃亡，對於北方的強鄰，和戰兩絀，只是瘋瘋癲癲的喊備戰，奴役老百姓挖地下城，對於中印邊界被印度非法佔領的「尼赫魯線」（在麥馬洪線以北）、麥馬洪線至今何嘗收回一寸，若換了希特勒，給以二十五年的時間，即使不能真的統一世界，相信歐非二洲皆其領土，此等處，毛澤東安能比希特勒。

其次，希特勒窮兵黷武是事實，但希特勒確有英雄本色，說打就打，例如進攻蘇聯，舉兵進攻，毫不躊躇，而且一攻就克幾百哩，蘇俄軍被打得望風披靡，莫斯科幾被攻下，嚇得史大林遷都古比雪夫尚不足，曾有意必要時在中國設流亡政府，此等氣慨，毛澤東何嘗有一分。毛澤東竊據中國大陸之後，除去在史大林指使下派兵參加韓戰，係屬身不由己，勉強支持一陣，以後越戰發生，毛澤東再也不敢伸頭，只能在國內奴役老百姓簽名，遊行示威，這種行動無聊而且無恥，希特勒從來也未玩過這種欺人自欺的把戲。

其次，希特勒個性雖然殘暴，晚年更近於瘋癲，但希特勒對於當初助他奪取政權的同志，卻也刻意保全，當時被指為納粹第二號領袖的戈林，其身似兼劉少奇與林彪為一，到了最後兩年，屢傳出與希特勒不和消息，但希特勒並未謀殺戈林，一直到德國敗亡，兩人均在。其他如外長里賓特羅甫，參謀總長李特爾，秘密警察領袖希姆來，都一直到底，終希特勒之世，未殺一重要幹部。反觀毛澤東，無一可信之人，無人也不在必殺之列，相較之下，希特勒並不是瘋子，毛澤東才眞是瘋子。

最後說希特勒一次最大罪惡是屠殺猶太人，這一項使德國人至今感到慚愧的罪行，固然罪無可逭。但是，若退一步想，希特勒誠然是惡魔，但希特勒所殺的全是猶太人，並未屠殺一個日耳曼人，即使反對他的日耳曼人，最多也不過關進牢獄。反之，毛澤東則專殺自己人，希特勒殺的猶太人估計有六百萬人，但毛澤東殺的中國人，應不少於一千萬，間接被害死的當有三千萬。雖然屠殺總是罪惡，都不值得原諒，但站在中國人立場來看，殺外人比殺自己同胞罪惡減一等。如果毛澤東有種能殺一千萬日本人，一千萬俄國人，我就先舉起雙手喊毛澤東萬歲，可惜這個敗類只會殺自己人，就憑他這個德行，給希特勒跨皮包也不夠資格。

毛澤東自比秦始皇，海外也有人把毛澤東比秦始皇，更有人把毛澤東比希特勒，實則秦始皇與希特勒如果在此時復活，看到這些文章把他們同毛澤東連在一起，兩人一定找律師向法院控告，要求撰文者賠償名譽損失，因為這對他們侮辱太甚了。

最近日毛經濟

一年來日毛經濟關係的發展

自去年九月底，日毛正式「建交」後，雙方卽積極籌謀經濟關係的發展。一年來，往來於雙方的技術考察團，商務談判代表團之類，不絕於途。其中較重要的，有去年八月由稻山嘉寬（新日鐵社長）率領的「日本經濟人訪中代表團」、去年十一月由日本通產大臣率領的「政府代表團」以及今年九月間由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會長植村甲午郎率領的「訪中經濟代表團」等頗値重視。因爲這些團體裏面，幾乎包括了所有日本經濟界的大亨，訪問和一般性的交換意見，是爲經濟關係大規模開展舖路的初步工作。此外如三菱集團、三井集團，以及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會長藤山愛一郎，「日中備忘錄貿易」日本方面負責人岡崎嘉平太等日毛貿易的策進分子，更是往返數次。不過，以上這些團體訪中共，都是帶有推銷商品性質。去年十一月間，由日本外務省及通產省官員組成的「政府代表團」訪中共，則是爲締結日毛間各項商務協定而進行初步實務談判。中共方面派赴日本負有經濟使命的較大型代表團只有兩個，一個是由中共外貿部第四局局長奚業勝率領的，爲談判日毛締結「貿易協定」而訪日的代表團；另一個則是九月間由日備忘錄貿易共方負責人劉希文所率領的「經濟友好訪日代表團」。

日毛貿易額去年達十一億零廿四萬美元（前年爲八億九千九百萬美元）；今年上半年，根據日本的通關統計爲：八億七千一百四十八萬美元，較去年同期增百分之六十六。七月底的通關統計爲十億八千八百六十萬美元，較上年同期增百分之七十八點一。八月底的通關統計爲十二億二千八百九十一萬美元，較上年同期約增百分之八十。據日人估計，今年日毛貿易可能高達廿億美元。

有關日毛「易貿協定」談判問題

日毛「貿易協定」談判，是由去年十一月雙方交換意見開始，後來互相提出各自的方案，到今年六月，大體上意見一致，中共要求在八月間派代表團赴日作最後的談判。八月下旬中共代表團在日談判並不順利，經一再延長滯日時間，仍未達到最後協議。八月底中共代表團返回大陸，通過日本駐中共「大使館」繼續進行交涉，一直到十月十三日才傳出最後定案的消息。預定今年年底前日外相訪毛時再最後簽字。

戰後日毛貿易，自一九五〇年開始以來，一直是通過民間協定，主要是通過所謂「友好貿易」和「備忘錄貿易」雙軌進行，備忘錄貿易（前身是所謂LT貿易卽廖承志、高崎達之助貿易）。如果這項「貿易協定」能夠順利簽字，上兩項民間貿易將由此取代。也就是說，日毛間的所有貿易行爲將完全按該「協定」所規定的條欵行事。

日毛「貿易協定」草案的內容還沒有發表。據所得情報，日毛間的「貿易協定」只有十條左右，其中最主要的幾點是：㈠互相給予最惠項待遇；㈡組織「日中混合委員會」，專門研究雙方經濟關係發展的各項事宜；㈢有效期間爲三年；㈣以日圓或人民幣，以及雙方可以交換的其它通貨進行貿易結算等等，日本所擔心的「禁運」問題，中共意外的沒有提出。關於專利權等工業所有權問題，中共只同意另外談判商標權問題，沒有給予日本任何保障關於「協定」的名稱，日方主張用「通商協定」，中共則堅持用「貿易協定」，至今仍爭執不下。因爲「通商」較「貿易」概括的範圍要廣，可以涵蓋雙方的一切經濟關係。這樣，日本就可要求在大陸開設日本商行的支店，以及駐在人員自由往來的權利。中共無意給予日本此項自由，卽或將來能容許日本此項要求，也要個案處理，不會受「協定」的拘束。

日毛「貿易協定」中，最主要的一條乃是互相給予「最惠國待遇」，因爲現在中共輸日商品有七十九種被課以較有「最惠國待遇」國家同類商品高出一倍以上的關係稅，以絲織品爲例，大陸貨銷日要課百分之二十的關稅，而參加「關稅，貿易一般協定」國家的絲織品輸日關稅則爲百分之十，如果對大陸貨課稅也降至百分之十，大陸貨輸日必會要增加。

中共「經濟友好訪日代表團」在日活動

由劉希文率領的「經濟友好訪日代表團」，主要是由中共負責進口貿易業務的八大公司負責人組成，因此甚被日本重視。

該團在日除與日政府田中首相、大平正芳、中曾根通產相、愛知藏相、櫻內農相、小坂經濟企劃廳長官等會見外，並與「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經濟同友會」「日本商工會議所」「全國銀行協會聯合會」等團體、三井、三菱、古河、住友、三和、第一勸業、芙蓉等財團，都分別進行了詳細的會談，就今後開展經濟關係交換了具體意見。中共技術進口總公司總經理崔羣、機械進出口副總公司總經理程繼賢、糧油食品進口總公司總經理楊威、紡織品進出口總公司副總經理韓芳宇等人，根本就沒有參加各地訪問活動，一直在旅店內與日本有關業者會見，商談業務上的問題。

中共代表團在日期間，曾赴日本各地參觀工廠、百貨店、批發市場等，尤其是對石油化學、製鋼、造船、電機、汽車、機械、纖維、食品等工廠更爲注意。

從資料上透露，中共有興趣的仍在於購買日本的成套工廠設備和日本的有關工業技術，而日本方面則希望自大陸獲得石油等礦產資源及食料品的安定供應。但這次劉希文訪日只是對能供給日本的，以及能自日本獲得的商品的種類和項目進行摸底，其目的是爲制定中共第五個五年計劃做必要的準備，並未進行具體交易業務的商談。

因爲日毛經濟關係能否大幅度增長，關鍵繫於中共能否擴大輸日石油的數量。據劉等透露，中共由於內部對石油的需要日增，輸日石油不能按日方希望驟然大量增加。爲了每年定量供應日本石油，現中共已自大慶油田敷設輸油管至撫順，惟距出口大連尚有一段距離，全部完成後，石油輸日將能年有增加。在訪日期間，爲了討取日人歡心，還答應今年之內供給日人製餅用米三萬噸，並承諾以後可以增加計劃種植，長期定量供給日本。

日毛經濟關係中的困難問題

儘管日毛經濟關係發展甚速中間也有若干困難問題。如日毛航空談判開始最早，到現在仍未能簽署協定，雖說遭遇國府的堅強反對，但日本方面不願放棄收入可觀的這方面業務——也不願因此進一步傷害與中華民國的關係則是主要原因。航空協定問題，日本政府所受的壓力甚大，據日本報紙透露，日方的最後章案是，日航機表面上停止航行台灣線，以另一公司名義繼續現在的業務，以此壓迫我中華航空公司也以另一名義不用中華民國國徽，航行日本，至中共對此尚無回答。不管怎樣，日毛航空談判，結果總要傷害到我們，不可不注意其發展。

日毛雙方所需要的物資，都不能互相滿足。日方所需要的石油、天然氣等動力資源，中共固無力滿足日本的要求，就是日本大宗供應中共的鋼材和肥料等，也不能完全滿足中共的要求。如最近日毛間關於來年度鋼材的談判，中共最初要求日本全年供給三百五十萬噸，上半年供給二百萬噸，日本只允全年供給三百萬噸左右，上半年只供給一百五十萬噸。另據日毛最近談判，一九七三肥料年度（今年七月至來年六月），日本只允供給中共尿素一百一十五萬噸，硫安六十萬噸，共折合硫肥三百一十三萬噸，較上年度的三百四十六萬噸減少十分之一。

中共片面隨意提高商品價格，也給日毛經濟關係造成不良影響，譬如今年春天日本由於供需失調，生絲價格暴漲，三月間神戶、橫濱的市場價格爲每公斤一萬五千日圓。四月間，日商（多數是所謂「友好商社」）在廣州交易會以每公斤一萬四千日圓之價格成交約四萬綑（每綑六〇公斤）。但是後來由於日本信用收縮，限制出口等措施，造成供過於求，價格又暴跌，現在日本市價約每綑一萬日圓。日本每年約需中共生絲十萬綑，今春成交之四萬綑，共約虧損九十六億日圓，有些中小商行就要因此倒閉。這項教訓，給日本商人的打擊甚大，所以今後和中共談生意都採小心謹慎態度。

關於技術交流問題，日本一直都採主動，但是由於中共對日本的發明專利權沒有保障，既可自己做製，又可轉賣他人，所以日本關於技術輸中共，不能不受到一定限制。如原定於最近赴日本訪問的中共「照相機技術考察」計劃，就因日本不願讓中共參觀工廠和生產情況，也不願賣給中共有關的工廠設備，

的發展

黃秋

因而作罷。

原因是兩年前中共自日本輸入相機和若干有關技術，現在已有做製成品出品，在若干市場上以低價與日本競爭。

此外尚有運輸、裝船、價格計算和結帳等問題，日本多處於不利狀態，這些也都影響日毛經濟關係的迅速發展。

必須注意日毛經濟合作

到現在爲止，專家們有許多理由認爲日毛經濟關係不會發展得過大或過快，但是，在日毛關係中有以下兩件事實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㈠中蘇共分裂後，中共想建立多元的對外經濟關係而不會對任何一國「一面倒」，是當前處理與西方國家關係的原則，但是日本的情形又不完全相同。

根據所得情報，中共對日本的陰謀，是想通過經濟上的進一步密切結合，進而求政治上的結合。也就是利用日本經濟力量幫助它建設工業基礎是它對日的近程目標；在政治上把日本置於它的勢力範圍之內，則是它對日的遠程目標。在這種陰謀下，中共將逐漸建立日本經濟對共資源的依存關係，以求增強其對日本的控制力。

㈡日本財團的一大部分，由於經濟的和政治的因素急於擴大對中共的經濟關係，尤其是擴大從大陸取得石油等原料資源的穩定供應。日本田中內閣就是這些勢力支持他上台的。現在他們的勢力正強，尤其是日本在經濟上與美國以及其他西方國家正處於緊張狀態下，日本政府不管換什麼領導人，目前的政策也不會改變。

所以我們認爲日毛經濟關係將繼續以較快的速度發展下去，尤其是中共的第五個五年計劃，必將與日本有更好密切的合作，這一點我們必須注意。

日毛經濟關係擴大，一方面是中共自日本取得大量工業設備和技術，另方面中共也必須擴大對日輸出，增加其支付能力。但共黨傳統對日出口商品——糧食和絲織品，已經到達一定飽和程度，今後必須增加原料資源的對日出口，才能彌補擴大對日貿易後的逆差。在共黨工業落後的目前情況下，原料資源增產速度尚且不足其本身之需要，如何能有餘力輸出？以某種形式借助外力開發渤海灣海底石油，是它唯一的出路。所以，不管中共目前高喊「自力更生」「不借外債」「不與外資合作開發」，但是，這並不是它的眞心話。它急於開發是毫無疑問的。

問題只是它在選擇何種對它最有利的方式而已，中共在此問題上對美國的情況也是如此。

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對我們的壓力和衝擊必然要隨時增強，我們必須針對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預籌對策，做到有備無患，使事態發展對我們的不利影響減少到最低，千萬不能盲目樂觀，掉以輕心。

留美學生夜談國事

海客

某週日深夜，屋外寒風細雨，屋內燈火通明，桌上榨菜肉絲、鹵鷄翅、蝦仁炒蛋各一盤。陳、謝、吳三位同學，各執啤酒一瓶，爬地歪着，邊喝邊吃，不覺高談起來，此情此景，在海堡小鎭殊不多見，因以爲文。

吳首先開口道：「老陳，聽說右派駡你是毛蟲，左派駡你是國特，台獨指你爲大台奸，到底怎麼一回事？」

陳嘆道：「眞是一言難盡哪！其實什麼右派、左派、台獨這些名稱，我認爲毫無意義，我關心整個中國及中國人民的前途及利益，不盲目附合某黨某派，因此處處不討好，最近又有了『統一派』，我看自己快要四面楚歌了。」

吳續道：「照老兄所說，關心整個中國及中國人民的利益，眞是大丈夫當若是也，敬你一瓶。」話未說完，已仰起脖子，只聽咕嚕數聲，已乾了瓶。吳用手背抹了抹嘴，又道：「冰箱裏還有半打多啤酒，儘管喝。」

陳肚裏酒蟲早已在作怪，現在遇此千載難逢良機（陳兄一向阮囊羞澀）那會放過，一仰脖子，同樣乾了瓶，才拍拍微凸的肚皮道：「不是俺吹牛，像我這樣的人，要愈多愈好。」

謝趁吳陳二人對上口的時候，一雙筷子已向桌上三盤菜發動了數回猛烈攻勢，戰果豐碩自不待言，此時心滿意足，乃開口道（但是兩眼仍不停向桌上掃瞄）：「我最討厭別人口口聲聲標榜自己公正客觀，爲全體中國同胞利益着想這種話，因爲沒有人說自己不公正，不客觀，不爲全體同胞利益着想，因此，說來說去，都是廢話，眞是白大一點——臭——美。」

這位謝老大眞是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氣得陳杏眼圓睜（陳男人女貌），臉上一陣青紅皂白，煞是美麗。

吳恐怕兩人要鬧僵，連忙沉聲道：「我認爲問題的癥結在於什麼是衡量公正客觀的標準，個人的淺見是，討論國共問題的時候，對雙方的缺點，錯誤都應提出批評，不可一面倒，對台獨也要採取關心的態度。」謝陳二人俱點頭表示同意，但皆保持緘默。

吳見狀乃繼續道：「某些刊物把國府駡得一文不値，對中共卻肉麻兮兮的歌功頌德，捧上九霄雲外，像這種刊物，對中國未來前途有害無益，不値識者一顧。至於台獨問題，由於牽涉較廣，較爲複雜，但是，不可忽視，應設法多求了解。」

謝梅開二度道：「你提到某些刊物不値識者一顧，最好舉出刊物名稱，不能這樣含混籠統。」

陳終於抓住了機會：「留學生個個聰明非凡，絕不是傻瓜，那些刊物不値識者一顧，心中自然雪亮，像老兄這樣天聰英明的人，何必假惺惺，裝着不知道呢？」

謝正待開口申辯，卻被吳巧妙的引開了話題：「我認爲從台灣來的留學生大部份的態度是這樣的：對政府許多措施感到不滿，希望大刀濶斧的改革；對中共大陸的印象是缺乏自由、思想受控制、有個人崇拜現象等。」吳說完了即起身到廚房張羅冰塊及啤酒。謝陳二人開始冷戰，只顧舉起筷子挾菜，都不說話。陳覺得剛才說的話可能稍重了些，便先開口，結束冷戰：「我同意從台灣剛來的留學生大部份的看法就像老吳所說的那樣，不過在美國呆了一段時間以後，有些人就漸漸變了。尤其是保釣運動之後，變得最明顯，由於政府處理釣魚台的態度不夠強硬，使許多人感到失望，因此而加入了左派或台獨，開始攻擊政府。」

謝點頭道：「如果當初政府能對釣魚台問題採取強硬態度，同時對各地保釣運動能正確領導，一定能爭取到海外民心，我認爲這兩點是政府失策的地方。」

陳接道：「我同意這種看法，不過我想指出一個値得深思的問題，保衛神聖領土釣魚台是台灣及中共雙方的共同責任，這些改變了態度的人只指責台灣未盡保釣之責，卻很少或幾乎沒有指責中共，你認爲這種態度對嗎？」

謝答道：「很明顯，這些人患了左傾幼稚病，正確的態度應該是兩邊都要指責，因爲釣魚台是屬於整個中國的。」

吳這時從廚房端出冰塊及啤酒，還有一大片冰西瓜，三人分而食之，涼入心脾，三人都覺精神大振。吳這時簡單的敍述了自己的親身經驗：「去年初，我在紐奧良參加了一個所謂的國事討論會，由二位姓陳的主講，他們訪問過大陸，見過周恩來，首先他們把台灣駡得體無完膚，接着把中共說得像一間天堂，最後輕描淡寫的提到大陸上缺點只有兩樣，仍有蒼蠅及隨地吐痰，引得全場哄然大笑。」

謝嘆道：「由此可見，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這種人不値一提。」

陳平時沉默寡言，今晚卻興緻勃勃：「我自己對大陸問題很有興趣，平時也看了不少這方面的報導，因此有很多疑問存在心中，譬如王實味寫了野百合花，就被中共處死，這是在延安時期；在抗日時期，毛澤東說紅軍要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在佔領大陸初期，硬把大陸同胞分爲紅五類、黑七類，搞殘酷的階級鬪爭；接下去是三面紅旗失敗；文革奪劉少奇權；林彪失踪；江青姚文元大權在握等，這許多事實，使我不得不對中共政權的本質產生了懷疑。我也參加過許多次有關大陸問題的座談會、研究會等，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就是，這些人只談可談的問題，如科技、農工建設等，對政治問題、思想問題、路線問題都避而不談，如果有聽眾提出此類問題，不是避重就輕，就是強詞奪理。」

吳嘆了一口氣道：「這眞是我們中國人的不幸，我們三人都從台灣來，對台灣問題有親身的了解，而對大陸問題，總是隔了一層，不容易談出具體的結論，所以我們還是談談台灣方面的問題吧？」

謝來自台灣農村，首先發言：「說到台灣前途，不外乎三個方向，台獨、改革與統一。台獨是脫離中國而獨立；改革是保持現有中華民國政府體制，實行革新；統一是指政府重回大陸或中共合併台灣。」

陳提出了質詢：「你認爲政府重回大陸的可能性有多大？」

吳表示自己的看法：「如果大陸發生變亂，中共黨政軍組織崩潰，台灣實行軍事介入，政府重回大陸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陳道：「未來的發展誰也不敢預料，最好是兩邊國土開放，人民自由來往，人民自然會做最佳的抉擇，當然，這是書生之見，不太實際。」大家沉默了一會兒，謝忽道：「老陳，你對台獨的看法怎麼樣？」

陳啜了一口啤酒，慢條斯理道：「我想你不是指閩南人掌權的那種偏激的台獨。由台獨罵我是大台奸，可想而知我的看法，我認爲台灣受了天然條件的限制，發展有限，與大陸合則兩利，分則兩害，台灣與大陸是唇齒相依的。」

吳年紀比陳、謝稍長，不覺倚老賣老道：「我們大家都希望一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康樂的新中國早日出現，讓我們各盡所能吧！」這時天已大亮，旭日東昇，放出萬道金光。未來的新中國能像旭日一樣，也放出萬道金光嗎？吳、陳、謝在想。

（轉載美國「長城」雜誌）

悼愛國孩子陳昌和君

本刊評論員

熱烈慶祝雙十國慶的氣氛剛過，接着就是反共巨人蔣總統的華誕以及本刊創刊六週年紀念，一連串的慶祝和紀念活動，使我們忽畧了一件大事，在此謹向熱愛本刊的讀者致歉。

是什麼一件大事呢？就是雙十國慶前夕在新界荃灣爲懸掛我們的莊嚴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觸電而犧牲的愛國孩子陳昌和之死！我們沒有及時爲他發表旣哀悼又頌揚的文章，並且也沒有對愛國孩子陳昌和的父親陳新發先生致以慰問，實在抱歉！這種歉疚是多方面：一來無以慰愛國孩子陳昌和的忠魂，二來對不起愛護本刊的讀者，三來沒有對陳新發先生致以慰問之忱。

愛國是多方面的，但今天最首要的愛國表現，就是團結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下積極反共。反共就是愛國，熱愛我們國父親自繪製的莊嚴國旗是愛國的具體表現，十齡的小學生陳昌和爲懸掛國旗而壯烈犧牲，眞是可敬可愛！這和當年謝晉元團長率領孤軍死守上海四行倉庫，楊惠敏小姐冒着槍林彈雨把一面國旗送往謝軍守地，高高掛起，使市民仰望而生同仇敵愾之心，令日軍望之而畏懼，同樣是令人振奮的事！楊惠敏和陳昌和兩人的時代不同，背景也不同，但她和他的義舉卻具有同樣的偉大意義！

愛國孩子陳昌和小朋友，你安息吧！你的英勇行爲將永遠銘記於反共的中國人的心中，永垂不朽！

由教育子女反共談到「代溝」問題

愛國孩子陳昌和的犧牲，這不是一件小事，這是一件爲國獻身的壯舉。當然，以他的年齡而言，他之懂得愛國是接受他的父親陳新發先生的誘導和啓發，所以，我們希望陳新發先生不要悲哀，相反地卻應該驕傲。你的孩子的行爲偉大，足資證明你更偉大！你的愛國精神，值得流亡香港的所有難胞的尊敬和學習。

中共擾亂大陸後逃來香港的難胞，絕大多數是中共的死對頭，然他們對自己的孩子是否進行了反共愛國教育？敢說：有，但爲數不多。近年，常見有人談「代溝」問題，吾人認爲：老子反共而子女卻對反共大事完全置之度外，這是最應注意的「代溝」問題。試問：我們退出大陸的與共產黨勢不兩立的難胞，如果不對自己的孩子進行反共愛國教育，時間是無情的，一旦死爲異鄉鬼時，自己子女不反共，你的那雙流乾了思鄉淚水的眼睛能閉得上嗎？

不甘寂寞的寓公們作何感想？

住在荃灣南海紗廠後山一間木屋中的陳新發先生，極爲貧困，連太太都不甘食貧，拋下她的孩子而去。可是，儘管他們一家過的是困難生活，然對於反共愛國大事卻始終堅持到底。談到此，不僅使人想起一些過去高官厚祿的腐敗官僚，在海外作寓公久了不甘寂寞，因而千方百計與趕他逃亡海外的中共搭線，進而「認同」和「回歸」。這種過去搜刮百姓腰纏百萬的民賊，本來死有餘辜，然他們不僅不知悔改，反而親共投共爲中共當其義務統戰走卒。這些人渣如與陳新發陳昌和父子比較，只要還有一點良心能不愧怍而死？安貧樂道忠貞愛國可敬之處在此；叛國投共覥顏事敵可恥之處也於此可見。

對於愛國孩子陳昌和的父親陳新發先生，國府有關當局實應給予精神上和物資上的安慰和鼓勵。因爲這是褒獎忠貞的大事，絲毫都馬虎不得。

資本・社會與民生

——查著「見聞思」理念商榷之八（上）

馬以定

我以爲這次查先生到台灣訪問有兩件值得遺憾的事，一件是查先生自己也承認的；另一件是查先生所沒有發覺的。查先生說：

「台灣一般人民的生活水準到底怎樣？這是評價一個政權的基本標準。可惜我在台灣的時間太短，對這個關鍵性的問題沒有深入了解。我所接觸的人，除了官方人士之外，其餘親戚、報界同業、小說作者等等，都是中上收入的階層。他們的生活不錯，但不足以表示農民、工人等佔最大多數人民的生活情況。」

雖然如此，查先生卻也對農民和工人的生活，給予兩段形容，雖然只是代表了三個不同的地區的情形。一是有關高雄的工人，他說：「離開高雄時是大清早，曾見到成千人坐電單車在馬路上迎面而來，頗爲壯觀。一問之下，原來是一家大工廠的工人去上工。至少，大工廠工人的生活水準不算低。」二是有關桃園和新竹的農民生活，他說：「在桃園和新竹隨意去看了幾家農民的家庭，只在門口張了張，沒有作採訪。房屋很簡陋，家具也有些破爛。但一家有電視機和電單車，另一家廳上有一隻小小雪櫃，桌上堆着一疊報紙和雜誌。看到在田地裏操作的農民很多人穿膠靴，鄉下姑娘電髮、穿花裙子，戴勞作手套、田邊放着原子粒收音機聽時代曲。……」

雖然查先生覺得沒有深入的去訪問，不好以偏概全的說些什麼，可是，他在以後的兩段話裏，卻也能道出了工人和農民的生活情形，或者更好說是這比較確能使人信服。

有關經濟方面他說：「國民黨政府在大陸所以失敗，主要原因之一是經濟的處理一塌糊塗，濫發鈔票，物價一日數漲，當眞民不聊生。那樣的日子的的確確不是人過的。在最後這幾年，大陸上的人民誰都不會一張張的數鈔票，只是將銀行紮好的一大疊鈔票，幾百萬元、幾千萬元、幾億元的推出去買幾斤米、幾斤菜。現在台幣的幣值相當穩定，物價增長的情況在世界各國中算是很穩的。……台灣幣值所以能穩定，與政府的預算沒有赤字有關。政府的開支控制得頗爲穩健，不像從前在大陸時那樣，政府隨便用錢，不夠了就隨便印鈔票。一九七四年的預算仍舊沒有赤字。國防費用的比例降低到只佔總開支的百分之四十八點九一……是廿五年來的第一次。蔣經國表示，今年決不辦追加預算。」

幣值穩定，不但可以保障工人的生活，同時也保障了所有人的生活。同時，查先生提到「社會上湧現了一大批資本家，個人所得稅徵收得很鬆弛，有錢人繳得稅太少。……大資本家大都是台灣本地人。大官僚成爲大資本家的情形很少，至少在表面上看不出來，一般人也不知道。台灣沒有從前的孔祥熙、宋子文一類大官僚資本家。」因此，台灣的經濟發展，該是正常的。但查先生卻提出了「對於孫中山先生所主張的『節制資本』，台灣顯得做得並不起勁，相反地，是在極力鼓勵私人資本的增長，用以促進經濟。」的忠告。

對於農民的生活，查先生有這樣的一段話：「土地改革辦理得相當成功。陳誠一生有很多缺點，然而在台灣辦和平土改，卻的確是遺愛在民，據說直到現在，台灣農民心中對他還是十分感激。……談到土改問題時，台北的領導人非常遺憾和痛心，說在大陸時由於內戰，沒有時間與條件來實施土改，否則的話，共產黨就未必能勝利。我想，他們若不是在大陸上受了這樣的打擊，到台灣後未必有決心實施土改。如果眞有決心，在抗戰之前就可實施，抗戰時在後方可以實施，戰後在國民黨控制的廣大地區中也可實施。……土改不但使廣大農民免於地主的剝削，同時土地屬於自己之後，農民對生產的興趣大大提高。台灣目前農作物的畝產量比土改

美國前總統詹森於一九六五年四月七日發表其對越南政策演說，文中精彩部份頗多，茲摘譯一部份，並順便發表一點個人感想，以下是詹森演辭之一部份。

「此場戰爭所顯示的一個事實是河內統治者是受北京指使的，那是一個會摧毀西藏人自由，攻擊過印度，並且曾因侵略韓國而被聯合國譴責爲侵略者的政權，它幾乎支持世界每一地區之暴力活動，越南戰爭只是各種侵略形式之一部份而已。我們爲何要參與這場戰爭？因爲我們需要履行我們的承諾。自一九五四年以來，每位美國總統均保證予南越以支持並維護其獨立，我也需要履行此項承諾，如背棄之將是一個無可原宥的錯誤。環顧世界上由柏林以至泰國這一帶國家的人民均確信他們在遭受攻擊時可依賴我們，如果放棄南越將會使此等國家動搖，我們對他們承諾的信心，其結果是形成更大的動盪甚至更大的戰爭，沒有人在這個時候會相信從越南撤退會結束戰爭，反之戰爭將會一個接一個地在他處發生，我們所獲得的教訓是侵略者的慾望永遠不會滿足，我們之所以有責任在那裏就正如我們有責任去保衛歐洲一樣，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亞二洲均有發生，當其結束時我們就覺得我們還是有責任繼續在那裏保衛他們的自由。」

前已增加得很多。一九七一年與五二年時相比，稻米畝產量平均約增百分之五十。」

接着，查先生寫了一段很重要的話：「台灣和大陸的經濟建設都有成績。可是廿四年來，那一個國家、那一個地區沒有進步呢？只要沒有戰爭，即使最懶惰的國家也有進步。問題是進步的速度，以及大多數人民分享了多少好處。整個社會的財富是大資本家、大地主、特權階級攫去了，還是主要由人民大眾所得？是給政府拿去了，還是普遍的『藏富於民』？我個人不贊成馬列主義，所反對的不是馬克思所主張的改善工人生活，公平分配財富，而是其中所包含的剝奪個人生活自由、階級鬥爭，政府權力至高無上。就發展生產來說，自由經濟的制度好得多，但社會主義制度對財富能作比較公平的分配。現代的潮流是資本主義國家多多少少已帶有社會主義的傾向，而共產國家也不得不採用自由經濟制度的某些優點。台灣明年度的預算中，社會福利經費佔第二位，教育文化經費佔第四位，應當說是有意義的趨向。……台北當局應當體會到，提高人民生活固然重要，但一個政權要得人民擁護，人民還需要感到公平——法律上的公平、機會的公平，以及對財富分配上的公平。不是平均，而是公平。」

對這一段話，我有以下的感受：查先生似乎甚受這一時期的濫用名詞的影響，一個名詞說多了，似乎就成了當然似的。例如：查先生用了「自由經濟」的名詞，而對立方面該當是「管制經濟」或「統制經濟」才對，而查先生卻用了「社會主義制度」，這方面使人有不倫不類的感覺。同時，又很自然的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來對待，難道眞的是這樣的嗎？相信目前很多人都會蒙在「一分爲二」的鼓裏呢！查先生當然也沒有例外。因爲查先生曾在明報的「社評」裏，寫了幾篇有關他的構思「民主自由社會主義」，後又修正爲「民主社會主義」。想必這是由於強調了上面的「一分爲二」的自然傾向。這方面卻是值得商榷的。這裏先引一段海耶克所著「到奴役之路」的文字，然後再加以討論。

作小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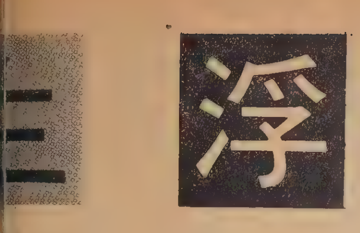
譚言

[illegible]，但美軍總算退出越戰了，此後也將繼續自東南亞各地撤退，美國現在對保衛自由世界的責任似乎已無力負擔了，換言之，美國之黃金時代已逐漸過去，代之而來的是慢慢回復到孤立狀態。美國自二次大戰迄今一直在世界舞台上擔當重要角式，歷屆總統均能本着美國的立國精神去履行對自由世界的義務，無論其個人功績如何，最低限度沒有違背原則做出失國體之事，如戰後美國對友邦國家之支持，並在國內外一直執行防共政策，都算是負起領導自由世界的義務。但自從尼克遜上任後即急於親共，由對中共施行開放政策，繼續就是乒乓外交，牽中共入聯合國以至親自造訪毛朝，這些都是空前絕後的荒謬事件，何以故？第一、中共被聯合國宣佈爲侵略者，有案可查，至今該案還未撤銷，中共[illegible]又何嘗不是荒謬？第二、美國跟中華民國目前還保有外交關係，並未承認中共政權，而尼克遜身爲一國元首竟不顧一切跟友邦之敵人來往，這對友邦國家在禮義上是說不過去的，即以其本身而論，美國與中共並無外交關係，且一直是中共高呼要打倒的對象，尼克遜背厚着臉皮趨前拜候，他或者不要面子，但對美國來說究竟是不大名譽的。美國放棄原則去討好中共，中共也放棄他們一貫的仇外政策改採笑臉攻勢去勾結「美帝」及西方國家，所謂毛澤東思想也不過如是而已。我們早就指出過共產主義到今天已趨向沒落，共產主義的理想已失去吸引力，所謂共產黨也不過是一個組織名稱而已，共產黨人也不是眞正去信仰或奉行共產主義，試問一個失去思想內容的組織能維持多久？且說美國與中共均因內部形勢不利才轉而向外尋求發展，雖說是彼此利用，但究竟誰勝誰負？至今形勢分明，美國並未因此解除國內外困難，而中共在國際之聲望卻大大提高了，難怪中共說尼克遜是打着投降之旗到來。根據中共政策，和談是鬭爭的另一手法，他們當然不會放過機會，他們對外改採笑臉攻勢，廣交朋友，一方面固可緩和內部危機，另一方面又可藉此提高自己在國際上之地位，眞是一舉兩得，他們當然也樂得跟「美帝」結交了。

美國跟中共搭上關係後結果如何？我們只要看看過去美國一直對中共施行封鎖政策，現在由於解除限制，中共物品及人員可以堂而皇之進入美國，過去不敢公開的活動現在可以公開了。幸好這些對美國本身安全並無多大影響，因爲美國是一個政治經濟均相當穩健的國家，民主政治已上軌道，經濟能力相當深厚，人民長期過慣自由民主的生活，懂得法治精神，對中共政制不感興趣，即使有部份人對中共政權發生憧憬，那只是他們不滿現實的表現而已。他們並不是眞正甘願在中共統治下生活的，美國之拉攏中共，實質上對本身是毫無所得，這豈不是枉作小人！在另一方面，由於尼克遜訪問中共在美國確曾掀起過一陣子「中國熱」，外國人原本對中國的認識有限，也許是因爲對中國的一切太模糊的緣故，於是產生各種好奇心理，中共也就乘機搬出中國古代文物來替自己大事宣傳一番，而那些原本跟中共完全沾不上關係的古代文物（這些本來是中共要打倒的）就被中共利用來欺騙外國人，可憐幼稚的外國人就把這些事物看做中共的成就，這雖是糊裏糊塗，但很明顯的中共在國際上的聲望又大大增加了，中共不會放過每一個可以利用的機會，美國政府及人民究竟能否長期防範下去？

美國目前在國際聲望上正陷於低潮，國內政治及經濟均顯得呆滯，但尚不致出現危機，我們不妨把它看做過渡時期的一種現象，希望在不久的將來，這個社會可以出現一種新氣象。

（十月十二日寄自美國）



顧住條命

不久前癌症展覽會發表了驚人數字，據說，人們每抽一枝香烟，折壽一分半鐘。相信這數字一定有所根據，不是靠估。

老萬從來不抽烟，連把香烟放在唇邊也沒試過，抽烟有損健康，對我絕無影響。不過，抽烟會折壽，不抽烟卻不會添壽，如果老萬註定壽命七十，即使從不抽烟，也不會增到七十五，因此，這驚人數字只會別人吃驚，老萬無動於中。

但想落這數字不能無所懷疑，老萬雖不抽烟，但母親卻是烟不離手的老槍，自老萬懂得人性以來，就見她一枝接一枝，每天起碼燒掉兩三包二十枝庄的香烟。打仗時跑回內地，香烟貴而難買到，她改抽生切，最孝心服侍老人家的弟弟，每天替她捲好幾十枝，讓她整天有得過癮。

母親今年已八十八歲，她從二十歲起就抽烟，那麼說，她已抽了六十八年烟，我粗畧算過，這幾十年來她已抽了一百五十萬枝香烟，如果照統計數字，每枝一分半鐘，她應折壽二百二十四萬分鐘，七個位的數字，確是驚人。我想，如果她不抽烟，會變成罕有的人瑞。老萬這麼說並非立心推翻他們的科學統計，我仍然相信他們沒算錯，我家的女人都是長壽的，母親活到百多歲也不希奇，她的生命力仍然旺盛。

我們幾兄弟曾不知若干次勸她戒烟，但老人家總是頑固的，她說，如果吸烟可以引致肺癌，她這六十八年來早該患上了；吸了六十八年香烟而沒有患肺癌，繼續吸下去，即使有一天患上了，已比許多人長壽。

積年累月的嗜好和習慣，不容易戒除的，何況她是有六十八年烟齡的老槍？因此誰也不想勉強她。許多人很能爲自己健康打算；但許多人覺得樣樣要戒，生活過得毫無意義。長壽短命、上帝早有安排，即使不抽烟不吃膩，也會在別的情形下瓜直，因此他們主張，自己喜歡的不要戒，一切聽其自然好了。

老萬也屬於最不能「戒口」的人，醫生認爲我不適宜喝酒，但碰到熱鬧場面，又禁不住被「誘惑」了。

人們難逃的一關

生老病死是每人必經階段，人生的最後，誰也逃不過一個死字。秦始皇雖然拚命求取長生不老之藥，到頭來也逃不過一死的定律。

信宗教的人，認爲死是「蒙主寵召」，這在心理上好過一

了他，帶來肺癌絕症；如果應該死，精壯如李小龍，號稱天下無敵，仍難免英年瓜直。

因此，詛咒一個人快死，十分淺薄無聊。早些時，外國通訊社屢傳毛澤東死訊，說他健康如何的壞，甚至傳他已經死了，不過中共保密而已。但過不多久，毛澤東又頻頻露面，且正如左派仁兄所說，他是「紅光滿面」，雖然講話有點貧氣，時時令人摸不着頭腦，這是年老人必然的現象，不足爲奇。

今年雙十節，在星報電訊版看到一則新聞，講及蔣總統的健康，相信也是外國新聞記者的傑作，和早些時傳說毛澤東身體不濟一樣，又說蔣總統健康如何如何的壞。據說：「自去年因痰塞頸，經過手術後，身體健康已一天不如一天，起居飲食完全失常，寸步都需要人扶持，飲食亦發生困難。」又說：「對蔣氏健康問題，台北在朝者均表憂慮。新聞局已奉命凡蔣氏健康消息一概封鎖。」

外國新聞記者雖拿到高薪，但沒有新聞交差時，也往往閉門造車。這則「新聞」和過去猛發毛澤東死訊一樣，完全是靠估。如所週知，外國記者採訪，只靠和行政院新聞局聯絡，既然新聞局「一概封鎖」，肯定他們沒辦法訪到什麼「正確消息」。他們不可能直接見蔣總統，則電訊中所說的「飲食完全失常」、「寸步要人扶持」、「飲食亦發生困難」等等，無非道聽途說。若在新聞局「封鎖」之下，他們仍然訪到「漏網新聞」，不能不令人佩服。更難得的是老編也深信不疑，予以大字標題刊出，幫忙了外國記者「交差」不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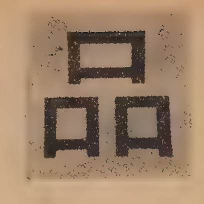
生與死

毛澤東七十幾歲，蔣總統八十幾歲，都算得高壽了，活到這個年紀，忽然傳出「死訊」也不足爲奇。健康不濟幾乎是必然的事。雖說毛澤東還是「紅光滿面」，但在「紀錄片」中，我們看見他「要人扶持」。外國新聞記者想當然的「靠估」報導，想落並無價值。如果老萬和電訊版的老編也有機會活到八十幾歲的話，能不坐輪椅而賴人扶持，已經很了不起。

記得一九六七年一位「中立」專欄作家大寫文章，強調說，蔣總統之能站得穩，完全靠後面用鐵板撐腰。這些文字目的是說蔣總統健康不濟，可惜他的構想太過幼稚，使人看了嘩然，結果，這專欄就此悄然收檔。

七十歲、八十歲的人，隨時可能魂歸天國，這兩個老人一旦去世，對中國前途確有很大影響，不過，這兩年來蔣總統已





千萬同胞帶來災禍。文化大革命已使千萬人頭落地，如果因毛死而引起權力鬬爭，相信規模當在文化大革命之上，那麼，大陸中國同胞還有噍類嗎？爲了大陸同胞免除苦難，毛澤東死不得！不過，人究竟是血肉之軀，即使天天有北京蜂皇精養身體，有江青在身邊服侍照顧，也終逃不過人生的最後一關。

因此，每逢外國記者傳出毛澤東死訊，老萬心中便感忐忑不安。不是爲了一個老頭的生死而難過，而是躭心他死後給億萬同胞帶來的不幸。但同心一想，這「不幸」遲早免不了的，或者經過一場慘烈的災禍後，得以幸免的中國人，否極泰來，可以轉換一個新的環境，重度過着他們緬懷的舊日時光呢。

死是無法逃避的，儘管一身繫國家的安危，時辰一到，出動全國喃嘸佬也不能把靈魂叫回來，最後一定要向人間說聲「拜拜」！

傻大姐與肉彈

遊大陸已成時髦玩意，遊完大陸，一來可以出出風頭，二來表示追上時代。不過，遊大陸的人卻有兩種：一種是偷偷地去，遊罷歸來，對朋友也只說是去過日本或南洋；有些人卻是未動身就先宣傳一番，回來後開個記者招待會，大談在大陸的所見、所聞、所思。

自然，他們所說的話大部分是捧場的，老萬看過許多外國人或中國海外「知分」「學人」遊完大陸的談話，大都千篇一律。外國人說：中國眞偉大！地方大，人多。有些中國「學人」更烏龍，他們說：遊罷萬里長城，覺得中共的建設眞是了不起！連中國歷史都矇查查，好像萬里長城是毛澤東、周恩來監工建成的。眞能道出良心話的恐怕只有傻大姐莎莉麥運。莎莉大概也懷了趨時髦的心情到中國大陸觀光，她的傻勁卻比中國學人可愛，比他們更「深入民間」，因此在對記者發表她的觀感時說：「中國很好，不過，如果讓我自由選擇的話，我還是願意獃在美國。」

她的話說得很坦率，也很含蓄。從她這句話，可反映出宣傳與實際的距離。事實上，不論外國人或中國海外「知分」，儘管講話如何捧場，如果要他們留下來，誰也搖頭。他們的言行是矛盾的，大陸的政治制度要是那麼合乎理想，他們怎會願意跑回外國資本主義社會，甘願受外國資本家剝削呢？

也有人拼命在海外宣傳「回歸」，可是，誰都不肯「以身作則」，爲什麼？也許他們游泳技術差，要從深圳游到流浮山、后海灣一定淹死，因此還是在海外叫叫口號安全些。

最近，老萬在報紙上看到又有一個人遊大陸，可說是遊大

間中國大陸時，報紙上天天有他的新聞，舉世爲之矚目。狄娜準備遊大陸期間，報紙也經常有她的新聞，雖然海外認識狄娜的人不多，但香港愛看電視的人，都「爲之矚目」了。現在，她已身在「幸福的祖國」，她在大陸的動態，可從此間左派報紙看到，風頭之勁，眞可比美尼克遜，蓋過傻大姐莎莉。

在大陸攬公關

傻大姐、肉彈似乎都沒有什麼政治色彩，她們的遊大陸，相信出風頭性質多過「認同」。不過，老萬總覺得，無線電視「藝員」當中，有很多人比肉彈狄娜更適宜到大陸觀光的。比方，在香島中學接受左派教育，在勞校執過幾年教鞭的「最佳藝員」，該是更好的人選。不過，多數人遊大陸是由中共「邀請」的，否則，即使自己「志願」，也不可能去。雖然大陸可以自由進去，每一年不少香港市民回去「探親」；但探親與觀光不同，即使去到廣州，要往北京、上海，有錢也不容易買火車票，除非得到中共安排。因此，老萬猜想今回肉彈遊大陸，大概也是中共邀請。如所料不差，這是耐人尋味的事，何以無線電視那麼多藝員，邊個都不請，偏偏請狄娜呢？

抑或中共邀請的是無線電視，而由無線派出狄娜？這可能性似乎比較大。最近中共邀請一家反共報紙派員隨同乒乓球隊訪問大陸，這家報紙派出一個在台灣受教育的後生仔記者，回來大寫大陸見聞，有文有圖，報導還算中肯。如果狄娜由無線電視當局派遣，倒是順理成章；派遣肉彈狄娜確好過派遣最佳藝員。老萬以爲：觀光是含有搞公共關係的性質，香港大機構近年多有公關部門的設立，主持公關的，幾乎清一色是年青美麗的女子。不但年青美麗，而且交際手腕一定很到家，口便舌給，令到對方身心舒暢。這樣的公關人才，才算成功。

人家說，狄娜主持的「蒙太奇」節目相當唔錯，尤其她在決定遊大陸後，介紹「中國雜技」時，特別捧了幾句：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才可以培養出這樣優秀的藝員。她懂得說這樣的話，證明她是搞「公關」的一流人才，無線電視選派她去，眞是深慶的人！老萬以爲，她會比一般搞公關的靚女更成功，因爲縱使口便舌給，交際手腕如何靈活，必須有足夠的「本錢」；本錢並非鈔票，是天賦的，天賦不好，即使找世界最佳整容師，也只能造成「硬性」的肉彈，不可能像天賦眞本錢那麼具有「彈性」。相信，狄娜憑過去演肉彈的經驗，在大陸的公關一定搞得十分成功。

萬人傑

皇帝不易為

吳文廸



我國唐虞時代，堯帝和舜帝的「禪讓」，是歷史上僅有的「退位讓賢」，為人所爭相傳頌。自唐虞盛世而後，「禪讓」已不復見於世，此風不長也。唐虞夏商周以還，人們即有千方百計以謀一過做皇帝之癮，於是乎，文有文謀，武有武奪，稱王稱霸者有之；有恃無恐，威迫利誘，挾天子以令諸侯者有之；甚至乾脆手起刀落，「人頭作芋頭」，廢舊主，而自立為王者也不乏其人。此無他，做皇帝高高在上，一呼百喏，唯我獨尊，「飽食終日，為所欲為」的「至高理想」，人又豈會「不動心」？就難怪有人譏笑堯舜之將帝位拱手讓人為「阿福」，或「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雖然做皇帝有時會有「山高皇帝遠」之弊，「敢把皇帝拉下馬」之憂，及「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的鞭長莫及之嘆，但是想到可以以民為蟻，臣國的「年年進貢，歲歲來朝」，人民低首膜拜，三呼萬歲，爭做皇帝的人也就只求目的，不擇手段，並「樂此不疲」了。

試看唐虞而至夏商周，周室衰微，羣雄割據，有野心者紛紛爭奪土地以稱王。正是「先入關者王之」，那時人人有爭霸之心，個個有篡位之謀，終而演出春秋戰國的紛亂局面。其時的土王真是多如天上繁星，霸着彈丸之地就可稱王，領導三五成羣的流氓亦算稱霸。於是乎「雜牌皇帝」隨處皆是。其實自從周天子王令不行，無法命令諸侯，皇帝已無可一做之價值。周天子的無能為力固不必論，其他「雜牌王」大都以混水摸魚手段或「拳頭在近，官府在遠」的手法而得稱王。周的「封建制度」變成了「刀劍制度」，周封的公侯被「雜牌皇帝」們殺的殺，斬的斬，殲滅殆盡。這些「雜牌皇帝」們「冷手執個熱煎堆」，還以為捉到「肥蜢」，到頭來還不是一場春夢，「你殺人，人殺你」也，被人

又欲升仙」，求之既不可得，終至精神崩潰。據載始皇是於出巡時病倒途中而死的，竊以為，精神威脅的負荷成為他的病因亦不無可能。始皇雖統一中國，後來因陳勝吳廣兩個戍卒揭竿起義，暴秦只十五年而亡。設秦不滅六國，相信決不會這麼快速便亡的。（其時六國雖有合縱連橫之策，一時卻難奈強秦之何。況六國像一盤散沙，又互相疑嫉，甚至互相傾軋、攻伐，實難有大作為的。）

暴秦既亡，大漢得興，漢高祖得天下。其間經過了楚漢相爭，一代英雄的楚霸王項羽，終至無面目見江東父老，自刎烏江。項羽的悲慘下場，令人垂淚。「成者為王，敗者為『鬼』」，楚霸王亦只有嘆句「虞兮虞兮奈若何」了。爭做皇帝的人，應以項羽為前車之鑑：往皇帝寶座之路實在是「路不通行」也。

劉邦既得天下，昔日「解衣推食」之至友，都要一一消除。正是「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於是漢高祖斬完了蛇也就實行斬人了。劉邦之所以這般「六親不認」，皆因怕往日之好友起而篡位也。站在高祖的立場來說，他這樣做是「防患於未然」，站在他人的立場來說，劉邦簡直是心狠手辣，忘恩負義！大漢的開國帝王，竟落得個「遺臭萬年」，可見皇帝實不可為。

歷史演至王莽篡漢，弒平王而自立，漢室遂亡。及後幸得光武帝劉秀再復大漢，以後漢獻帝被曹操挾持，而至三國鼎立。獻帝被曹操玩弄於掌股之間，成了曹操的傀儡。曹操假傳獻帝之聖旨，「等因奉此」之餘，一紙「皇詔」在手，可說威風八面。可憐獻帝成了俎中肉，釜中魚，還說什麼「皇命不可違」？

以後晉武帝司馬炎篡魏滅蜀吳，中國又歸統一。西晉時的「八王之亂」是為皇帝最悲慘的時期。八王互相殺伐，正是「王王相斬」，但見刀光血影

太祖「杞人憂天」，而不知太祖實有「先見之明」，蓋歷史上藩鎮為禍，佞臣弄權之事例一再發生，趙匡胤之奪回諸將兵權，實比漢高祖之「烹走狗」仁慈得多了。歷史的教訓既然瀝瀝在目，大宋的開國名將們又豈能怪太祖「過橋抽板」？況諸將得以「辭官歸故里」，過着舒適閒逸的生活，總比終日舞槍弄劍安樂得多了。再後宋徽、欽二宗為胡人所擄，與晉時的懷愍二帝被俘同出一轍，歷史重演。宋高宗竟聽奸相秦檜之言，棄二帝不顧，而自為宋主，致岳飛有「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的悲歌之句，此誠帝王之不幸也。

宋而至元，蒙古人雖兇如豺狼，吞金滅宋，到頭來還逃不過滅亡的命運。明太祖朱元璋建立了大明帝國，後來卻被滿清人入主中國，卒幸賴國父孫中山先生辛亥起革命，推翻滿清政府，而建立中華民國。自國父建立中華民國後，帝皇統治制度遂亡，可見極權的帝皇制度實已不適用於世。古時皇帝的權力往往可操縱人的生死，「滅族」、「賜死」等事例不止一次的見諸歷史。國父不只推翻了腐敗的滿清，還將這歷代相傳下來的極權的君主統治制度粉碎無遺。極權既毀，民主得興，亦國父之功。

綜觀歷代皇帝，暴君如紂、桀、始皇固不免為人所討伐；即賢明皇帝也往往為奸臣、佞臣所操縱，或寵斷，或攬政弄權。歷史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訴我們：皇帝不易為，皇帝不可為！古之皇帝尚且如此，今之以「搏懵」手段而得騎在人民頭上的所謂「主席」，更難足以論列了。

斥基

小丑的角色，本來是帶給人們歡笑和快樂的，但是惟有國際政壇小丑基辛格相反，只有帶給弱小自由國家的不幸和災害。基辛格自以為有超人的

刺；更且用到「假身」、「副身」，其「怕得要死」的程度可知。又出到焚書坑儒的下策來杜絕人們復國報仇之心，做皇帝如秦始皇者，亦可謂悲哀矣。秦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提心吊膽，誠惶誠恐的度日，想來他或者會後悔聽李斯之言而滅六國亦未可料。想像中，秦王定然患有嚴重的神經衰弱症候。他曾多方求長生之術，正是「既得王位，

篡。劉裕改國號爲宋，晉室遂亡，歷史就演至宋齊梁陳的南北朝時代。以後隋煬帝荒淫無道，弄到民不聊生，各地英雄豪傑，紛紛興兵起義。終於唐太宗李世民得天下，歷史遂進入唐朝。後經殘唐五代，宋太祖趙匡胤「眾望所歸」，黃袍加身，大宋遂得以中興。宋太祖雖得皇位，卻有「爲皇江山搖搖乎」之憂，致有「杯酒釋兵權」之策，論者或以爲

政治家長制

麥瑞騫

中共爲了鞏固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近幾年來不遺餘力，用各種方式神化他。最使我感到震驚的，乃是中共廢除了所謂「封建家長制」，建立了「政治家長制」。

我國幾千年的傳統觀念，家庭是基本組織，所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乃是倫理道德。這種意識形態是不可泯滅的。不僅中國如此，西方社會也大致如此。甚至連中共的黨員幹部，儘管口號喊的嘹亮，恐怕心靈深處，也是存在着家庭的倫理觀念吧！

被譽爲中共「五老」之一的謝覺哉，抗戰時在延安塡「憶江南」詞：家鄉好，屋小入山深。河裏水清堪洗腳，門前樹大好遮蔭，六月冷冰冰。家鄉好，一個老婆婆。園裏栽蔬兼扯草，庭前掃地又燒鍋，餵隻大肥豬。家鄉好，吃得十分香。臘肉醃魚煎豆腐，細茶甜酒嫩薑芫，擦菜打清湯。家鄉好，何日整歸鞭。革命已成容我懶，田園無忌仗妻賢，過個太平年。

這個會作過中共國務院內務部長的老共產黨，他這首詞中，充滿了對鄉野生活的自由，和對家庭的溫馨樂趣，這是知識分子的共同欲望，也是廣大中國人民的共同要求。可是，謝覺哉早已死了，不然他這種思想一定遭受中共批判的。

中共實施的「下放運動」，把父母兒女分開，這是從組織上的拆散家庭方式；而中共實施「政治家長制」，讓「毛澤東思想佔領家庭陣地」，則是從政治上拆散家庭的方式。

在今日大陸上，兒女不一定要聽父母的話，幼輩不一定要聽長輩的話。中共稱傳統觀念爲「封建家長制」，要廢除。而且另外建立新的「政治家長制」。什麼叫「政治家長制」呢？誰學「毛澤東思想」學得最好，「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最高，誰就是「家長」，是「政治家長」。這個「政治家長」就是全家的統治者。

這就是中共要拆散家庭的辦法。爲了怕這些「政治家長」本身有問題，中共近幾年還特別舉辦「政治家長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專門訓練這些「政治家長」呢。

家庭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組織，毛澤東要神化自己，有心拆散家庭，讓每家老少向毛澤東的照片「早請示，晚滙報」，這是古今中外罕見的現象，卻在中國大陸出現了！（節錄「中國大陸見聞雜記」）

潘覺非

東奔西走，沾沾自喜以爲得意，詎不知如此一來，幾乎斷送了自由世界反共前途。

現在的基辛格從幕僚游魂一變爲有神主牌依附的堂堂美國國務卿的身份，從此更易出賣自由世界的利益、摧殘反共陣線和分化反共意志爲所欲爲自無疑義。可笑一般淺見的政客們，暫時獲得綏靖以爲可以安枕無憂，紛紛歌頌基辛格的外交功績，詎不知此則實醞釀着未來世界動亂的禍源，誤己誤人正是此輩國際小丑所促成。

美國一般奸巨賈在「私字」當頭下，利令智昏僅知唯利是圖，置國運安危前途於不顧的鴿派，動輒施以民權壓力於政府決策大計，致執政徬徨無主，於是加上小丑的蠱惑如中邪魔，不惜「改弦易轍」紆尊辱節，而去年二月大陸之行靦覥向毛周恰似呈遞降書，在劇烈的茅台酒昏醉之下，大談親善而出賣二次大戰並肩作戰的盟友中華民國而求諒解，繼則以「掩耳盜鈴」的政治把戲互相設立外交辦事處，以欺世人，徒令毛、周「政權」抿嘴竊笑，山姆叔叔一變爲江湖賣藝人蓄養的馬騮矣。揮筆至此不禁爲其一嘆！

以國際警察兼負自由世界領導者的美國，從此信譽國格一瀉千里。隨着貨幣貶值醜聞突起，豈非眼前報因？由於尼克遜左傾以來，因其導向影響直接打擊中華民國在外交上遭遇空前的不利，繼有日本田中角榮之流忘恩負義以德報怨片面撕毀既訂和約，起而效尤投向中共達成其所謂外交正常化，眞是「恬不知耻」以此爲甚。

國際小丑基辛格不過是一個投機取巧政客罷了，其欺世盜名跟善作枱底交易市井小人無異，僅得一撮臭味相投者盲目鼓掌附和而已。審其作爲其遺毒於自由世界的禍害，實爲罪不勝誅的禍首，所謂和平成就至多不過庸醫治瘡，使表面結痂而已。

梅爾夫人與以色列

胡蒼之

梅爾夫人是一位極富外交經驗的元老政治家，她現時已達七十五歲高齡，一八九八年五月三日出生於烏克蘭的基輔；但在一九〇六年當她八歲時，則跟隨她那位做木匠的父親，去到了美國密爾瓦基地方定居。從此，她便在那裏長大，前後受過十一年的美國教育；也在美國擔任過四年的小學教師。所以，她一如其他的猶太人，把美國當作了自己的第二故鄉。

換句話說，在第二次大戰以前，梅爾夫人壓根兒不知道她的祖國將是怎樣的情況？然而，她不僅是一個積極的猶太復國運動者；對於以色列立國前後的貢獻最大。當她在密爾瓦基受教育以及執教的期間，便已成爲猶太人復國運動中最積極的份子。她以學生或教員的身份，經常在街頭上發表演說，頗爲一般猶太領袖所重視。一九二一年當她二十三歲時，卽跟一位猶太青年摩里臣·美雅遜結了婚，成爲美雅遜太太，兩小口子在黃金國過得美滿的家庭生活。

然則她爲什麼後來又改稱梅爾夫人呢？原來她丈夫美雅遜是一位美術設計師，由於他在美國生長，便取了以上的美國籍姓名。直到以色列復國多年——一九五六年，她還在以政府的工務部長任內，前以國總理古里安則要求其所有內閣部長，一律採用猶太姓名。於是她便把她丈夫「美雅遜」這個美籍名字，改爲「梅爾」，因而她也由美雅遜太太改爲梅爾夫人。她的丈夫已於二十二年前去世，遺下一子一女。子名文納星，爲一音樂演奏的提琴手，女兒也早已結婚。因之，梅爾夫人已無任何牽顧，而一心貢獻國家。

據梅爾夫人自己所說：當她跟美雅遜結婚時，還不識希伯萊文（猶太文），爲此，她兩夫婦特地由美跑回巴勒斯坦北部來居住，一面工作，一面則加緊研讀希伯萊文和阿拉伯文。所謂「有志竟成」，她們經過幾年之後，便學會了以上兩種文字，從而分別爲猶太社會服務。一九二六年，她就得到猶太民族運動總工會主席希斯德的賞識，被任命爲工人總會的女秘書，處理行政事務，開始其政治生涯。當時她曾代表希斯德出席多次的國際性會議，並擔任過多次世界性猶太民族運動會議的代表，嶄然露頭角。她在出席會議的同時，又曾協助偷渡的猶太人，返回被英國封鎖下的巴勒斯坦地方。是故，她不獨學會步槍、手槍的射擊法，而且對騎馬、游泳等技術，也頗有研究。

尤其是在二次大戰結束後，梅爾夫人從事復國運動更爲積極。一九四六年，她便出任了猶太民族運動組織政治部的總裁，竭力加緊團結猶太人。一九四七年，她已成爲影子內閣中的外交部長。一九四八年，當聯合國通過議案，決定以色列立國時，梅爾夫人就首任以色列駐蘇大使；她對於蘇聯的面目已開始認識。

不過，爲時甚短，翌年卽內調，出任了以色列新閣的工務部長。直到一九五六年五月改任外交部長，湊巧碰上了蘇彝士運河發生危機，令到以色列陷於緊張的戰爭狀態中！同年十月杪，以色列爲了響應英法軍登陸賽德港，而出動三個師團附以坦克部隊，一舉佔領了埃及的西奈半島，如入無人之境，英法軍因抵不住聯合國的壓力和美國的拒絕支持，而不得不撤退。可是以色列卻不示弱，曾堅持要佔領該區以保護以色列船隻通過運河，和防止埃及侵畧爲理由。梅爾夫人曾率以色列代表團，先後出席聯合國五次，在辯論當中，唇槍舌劍，不讓鬚眉，其中以一九五七年二月的一次辯論爲最出色，她提出了五項對埃及政策，曾經獲得五十四個會員國（幾達三分之二）的支持，通過其中第三項，結果使西奈半島成爲非武裝區。

一九五八年八月，前以國總理吉里安與黨內的猶太分子一再發生爭執，幾令古氏打算辭職的時候，梅爾夫人則從中斡旋，團結了社會黨（工黨的前身）內部，不特協助古里安渡過好幾次危機；且曾協助其內閣決定了以色列的外交政策，希望得到非洲新國的更多支持。實際上，她在外長任內，曾經大膽地與西德建立了正常外交關係，雖則以色列的各方面，當時都發生了反對之聲，卻仍未能阻止她的行動。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六日，前以總理古里安在一次內閣會議中突然提出辭職，差不多牽涉到全體內閣的總辭行動，現任國防部長達仁，便是那次隨古里安退出內閣的一個。但古氏當時爲何不向總統提名梅爾夫人繼任總理，而提名財政部長艾斯哥做他的繼任人呢？因爲艾斯哥比梅爾夫人年長三歲，他和古里安及沙薩爾總統等都是屬於社會黨的元老派；並且艾斯哥爲一財經專家，正在國家建設時期，容易獲得黨內通過。因而以國家爲重的梅爾夫人，於艾斯哥繼任總理職位後，仍願意留任爲外交部長。直至一九六六年，她於辭去外長職務後，一度出任了「聯合工會」的秘書長，不到半年而又引退了。

梅爾夫人誠然是以色列的一顆閃亮的慧星，然其政治特點卻於一九六七年六月以阿「六日大戰」前夕，曾畧失光彩。由於當時她曾極力支持阿倫將軍擔任以色列的國防部長，而不主張起用達仁。其理由是：倘若以退休的達仁爲國防部長，最後將可能導致這兩位將領的尖銳傾軋，而造成內部的危機！但後來達仁指揮以軍使用閃電式攻擊戰畧，卻迅速地擊敗阿拉伯諸國，而威震全球。

唯其如此，所以，一九六九年二月廿六日，前以總理艾斯哥以心臟病突發逝世後，當沙薩爾總統提名梅爾夫人繼任時，她曾謙遜地推荐戰績赫赫的達仁爲適當人選。而外間也曾一度盛傳如梅爾夫人出任總理，則達仁可能辭職，經執政黨工黨以壓倒性的中央會議通過後，梅爾夫人才接受組閣，而達仁亦願意留在她的內閣中。梅爾夫人組閣以來，曾先後訪美五次，均爲以色列請求軍經

援助；她一再陳述以國所面臨的艱鉅，說服了美參院「鴿派」議員；最近訪美的使命除請援外，對於停火談判也有關係。

談到以色列這個在戰火中茁壯起來的猶太國家，不禁令人聯想到咱們中國的兩句成語：「國無外患，國必恆亡」！相反地：「殷憂啓聖，多難興邦」。——後者才是以色列的寫照。它自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一日成立以色列共和國以來的二十五年中，一直都在戰火的威脅下成長起來。因為環繞着它的阿拉伯國家，基於宗教信仰不同的緣故，對它懷有根深蒂固而牢不可破的敵意，阿拉伯諸國所用的地圖，委實沒有以色列這個國家的存在，阿、猶人民之間素不往來；電報或信件如果是寄往以色列的，則永遠不會發出；遊客只要涉及以色列，也一律拒絕接受，如飛機票、旅館等無不杯葛到底！且隨時都懷有消滅以色列的心理。因之，以色列人之於阿拉伯，往往成為生死存亡的鬪爭；特別是一九六七年的「六日大戰」以來，更陷於緊急軍事對峙的狀態中！這次埃、敍聯合夾擊以色列，目的即在使以色列措手不及的情況下而被殲滅。

但是，以色列為了對內謀生存，對外求獨立，故一面在軍事上對阿拉伯國家的每次挑釁，都分別予以有效的報復行動外，同時，也無日不在致力於經濟方面的發展；尤其難能可貴的是：有許多來自各個國度與不同社會環境的猶太人，都以贖罪的心情，熔冶於一爐而密切合作，協力地從事建設。使這個歷經艱難而百病叢生的沼澤地帶，一躍而變為翠綠的田園；沙漠變成了肥美的土地。據倫敦權威雜誌「經濟學人」指出：截至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一日——以色列建國兩週年紀念時，人口只有六十九萬七千多，但在此二十多年間，由於國內繁殖，及世界各地猶太人紛紛返國定居的緣故，因此，逐漸增加了七、八倍人口——達五百萬人以上。

以色列於一九四九年的全國耕地面積僅有四十萬英畝，生產的糧食和棉花，都不能自給自足；至一九六八年已增加耕地到一百零五萬六千英畝；農產品的總值，在一九五〇年時為四千四百四十一萬以鎊（三以鎊約合一美元）；一九六九年則高達十八億六千四百萬以鎊，足足增加了四十二倍。在一九四九年的工業設施極為簡陋，僱用的工人一共才七萬三千二百餘人；到一九六九年的工人總數則超過了三十五萬二千人。一九四九年的工業生產總值共計僅為五億四千萬以鎊，而到一九六七年，則已升到九十一億六千八百萬以上；十八年之間便增加了十八倍。

這原因是由於一九五一年，西德政府與以色列政府成立一項協定，曾以七億美元的貨物賠償以色列，作為賠償猶太人在納粹底下所受到的損失。以色列政府便將這筆賠償，投資到工業方面，加上美國的經濟援助。一九五五年三月，以色列又與美國簽訂了一項石油協定，隨即開發了尼契夫沙漠的豐富油礦。故此，以色列在二十年間，對輸出方面已增加了二十多倍。據台拉維夫官方所公佈的數字顯示：一九四九年的輸出總額為二千八百五十萬美元（八千五百五十萬以鎊）；到一九六九年的輸出總額竟達六億四千萬美元（十九億二千萬以鎊）。更令人值得嘆服的是：二十年前以色列還沒有觀光及服務事業，但到了一九六九年的觀光及服務事業的收入，竟達四億八千八百萬美元（十四億六千四百萬以鎊），為它輸入總額的百分之六〇・九。

質言之，以色列每進口一百美元的貨物（大多為工業機器），其中約六十美元是由觀光服務事業的收入來支付的。所以，以色列現時可以分向歐、美西方國家去購買大批的飛機及軍火了。

大家都知道，以色列的領土除沼澤外，便是沙漠地帶，自然資源嚴重缺乏；但以色列的領袖們則認為人的腦力，才是國家唯一可以依賴的資源。於是，以國政府便傾其全力去發展教育，培植人材。現在以色列國內共有中、小學的學生達八十萬，約佔全國總人口的七分之一弱；國民義務教育由五歲起至十四歲止，共為九年。一九六九年一月間，又曾通過一項教育改革方案，使國民義務教育延長到十一年。其目的在使教師們於此期間，得以密切考察學童的智力及志趣，以便決定他們未來求學或就業的方向。

此外，以色列對於高等教育的發展，也是非常迅速的。據「紐約時報」一九六九年七月十四日的報導說：「以色列在一九四九年間，全國只有兩所高等學府——一所是設在耶路撒冷的「希伯萊大學」；另一所則為「海法工學院」，一共只能容納學生二千六百餘人。但經過二十年的慘淡經營，現在以色列已有七所頗具規模的高等學校，總共可容納四萬二千名學生了，尤其具有最大的特點的是：以色列的高等教育能夠密切地配合其工業的發展，如製藥、電子儀器等工業，能與教育機構合作，產生圓滿效果。

在政府的鼓勵與工業界雄厚財力的支持之下，以色列的人材日漸增多；並且沒有人材外流的現象。可是，以色列於一九五八年起，卻已開始對亞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等落後國家予以技術上的援助。據以色列教育部統計：在過去的十一年裏面，前往以色列接受技術訓練的共有來自八十個國家的一萬二千名技術人員。而同一時期中，以色列並派遣專家或技術人員，到正在開發中的各國去主持或協助專家們的演習與訓練。其援助重點計有：教育、合作農場、家庭工業、都市建設和設計、衛生與醫護、畜牧事業及青年活動輔導等等。特別是以色列的軍事顧問，更受到許多國家的歡迎。現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據說都分別聘有以色列的軍事顧問，擔任教練。

以色列的女兵對戰士們的鼓勵特大，這些綽約多姿的少女，在上次的以阿戰爭中，一直跟着前線部隊。她們多半分擔秘書、書記、會計員、事務員、戰地護士、電話接線生、無線電通訊員、廣播員，軍中新聞記者等等。其中大部份是十八至廿四歲的未嫁閨女；而且多數是非常美麗的。約有三分之二為志願參加服務，三分之一則為法定服役。以國的法律規定：無論男女，一律要從事二十個月的兵役。在一九六七年「六日大戰」中所獲得的戰果，以色列的女兵便是勝利的秘密武器。據說過去參戰的女兵，多數已跟前線最勇敢的將士結了婚，其餘則已返回學校繼續求學。而陸續徵調或自動前往戰地的女兵，更是屬於第一流的美女。她們宣佈：願無條件把最神聖的貞操獻給打勝仗的英雄們！故以色列的將士們無不精神百倍。

我看美加

【11】

梁人傑

下等工夫上等錢

前年一位年青朋友從美國帶了口信回來，和老萬懇談過一次，彼此種下友誼。這位年青朋友姓方，以前在香港郵政局做事，移民美國後在三藩市開巴士。三藩市巴士是由市政府辦的，他等如是公務人員，待遇不錯，每月入息一千多元。

他聽到老萬到達三藩市，馬上通過老萬的朋友，找着我見面。那天剛好是他休假之期，除懇切要「請飲茶」外，還爲老萬安排半天遊覽節目。

他入息不錯，生活過得很好。擁有一部新置汽車，扶老携幼，老遠來到唐人街。所謂扶老携幼，因爲除了太太、孩子外，還有他岳丈、岳母。他們新近移民到美，兩老都是老萬的讀者，希望一睹廬山。太太說：阿方運氣好，找到這份工作，使到一家生活過得安定。以我所知，許多人念完大學也沒他這樣的入息；同時，失業的博士也到處都是。

阿方前年回港就是爲了結婚，現在已成爲有家室之人，且養了一個寶寶。他帶老萬回家，一個有停車位的居住單位，寬敞舒適。阿方在美國買房子可分三十年付欵，輕而易舉，以他這樣收入，買房子毫無困難。阿方說，來到美國，一切都愜意，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感到讀物貧乏。原來阿方唯一的嗜好是讀中文書刊，工餘之暇，總是手不釋卷。老萬在他家見到到處是中文書報雜誌，收拾得整整齊齊。

許多人移民美國後牢騷滿腹，對新的生活環境不滿，更有不少人表示後悔，可惜香港的家早已毀掉，否則他們寧願過舊時的生活。像阿方這樣充滿信心，意氣風發的，恐怕只是少數。

阿方也承認這是他的幸運，許多人比他條件好得多，都沒法找到這樣好的工作。他還給老萬看一段從報上裁下來的新聞特寫，一家英文報紙訪問了他，爲他寫了一大段訪問記，還有他的照片。老萬未能完全看懂這段紀載內容，大概擔任這項工作的中國人不多，因此他成爲訪問對象；也可能他在工作上有特殊表現，因此有脫頴而出機會。

在美國，往往下等工夫上等錢，香港人瞧不起的，在這兒待遇高過其他職業。像老馬揸掃把，月入七百多，擔任清道伕的意大利人集團，月入都在一千元以上。不過，

大橋

卻不過小方的熱情，由他開車，帶老萬到三藩市各處遊覽。三藩市可遊的地方很多，不過都距離市區很遠，老萬不願浪費他的假期，叫他到附近地方蹓蹓，不要去得太遠。小方是個熱情的年青人，每逢有朋友從香港來便做義務導遊，許多地方已遊過十遍八遍，我們新遊客感到興趣，在他，等如我們帶朋友遊新界、淺水灣，已沒有新鮮感覺。老萬做人十分通氣，每到一處地方，都遇到熱情的朋友，陪老萬到這裏到那裏，老萬寧願參加本地的旅遊團，不要叫朋友麻煩。阿方不但是位好巴士司機，也是個好導遊。他帶老萬參觀三藩市最出名的兩座鐵橋，一座是金門橋，一座是渥命橋。這兩座大橋在明信片及電影中老萬已看過多次，確是壯觀，能親臨其地，目覩實況，更覺眼界大開。不過，後來多遊幾個地方，才知金門、渥命這樣的大鐵橋，在美國常可見到，工程也並不比三藩市兩座大橋簡單。

在紐約，連貫曼赫頓的橋樑不知有多少座，其他城市如波士頓等，都可看到這類大橋；只不過美國不像長江大橋那樣值得「歌頌」。三藩市雖擁有兩座巨大鐵橋，仍然負擔不起繁忙的交通。到上班下班時間，整條鐵橋擠滿汽車，水洩不通，慢如蝸牛。

爲解決交通擠迫，推行了一項新辦法，鼓勵多人同乘一部汽車。美國的汽車特別巨型，在馬路上所佔位置很大，但乘客大多數只有一個，對道路的使用，殊不經濟。他們所推行的辦法是：凡三人以上同乘一部汽車過橋，不予收費。如所週知，美國的鐵橋大部分收費的，每雙程收費五角或二角五仙，每天過橋的汽車很多，這條數計算起來十分可觀，爲了解決塞車，寧願犧牲部分收入，這代價在資本主義的美國不算不大。

金門橋使用的鋼纜從遠處望去，像一條鐵線一般，但橋頭不遠處的小公園中，展出鐵纜的橫斷面，直徑超過一英尺；這橋落成於百數十年前，以當時人力、物力及工程技術，可謂浩大！老萬見過一些落成不久的新鐵橋，形式上比金門橋新得多，每天，在貫通兩岸交通上，擔負了重大責任。曾經有人建議建大橋貫通香港九龍，不過，常受颱風威脅的香港，似乎不及海底隧道實用了。

金山的黑手黨

老萬到三藩市金山時報拜訪老總陳桂芳老先生，他從事新聞工作比老萬還久遠，對老萬來說他算得

老友記一樣跟老萬打招呼。

他們中有幾位從香港來，香港黑手黨同志不少跟老萬共過事，認識我不奇。可是想不到會惹起所有黑手黨同志注意。那位認識老萬的黑手黨解釋說。他們一班人雖與我素未謀面，但每天讀牛馬集，對老萬已很熟悉。

我跟他們一一打過招呼，談得非常親切。他們向老萬提出要求，叫老萬替金山時報寫一篇文章。老萬說：我寫是可以，不過發表不發表，還得看老編肯不肯取錄。他們保證一定登出，並且刊在最好的位置。

事後朋友告訴我，這裏的黑手黨確有此權威，老編得尊重他們的意見，因為此地缺乏排字人才，報社須盡力籠絡他們，這要求老編那會不接納？

金山時報由一個留美土生華僑組織，為了使留美僑胞不致忘本而創辦的，已有很久歷史，報社主持人由組織選派。若干年前左派對這言論機關有意控制，在組織選派主持人時做了手腳，實行奪權，看來控制這華僑言論機關的陰謀是成功了。可是，最後功虧一簣，因為，所有黑手黨同志都反共，他們以「罷工」來堅持反對。排字工友罷工，報紙無法出版，結果，左派分子知難而退。

這家報紙直到今天還能保持反共立場，可以說是排字工友之功。他們對老萬好感，或者是彼此志同道合的原故。

執筆，這筆債沒機會償還，只有賴債。

陳桂芳先生是一位立場堅定的老報人，今年已七十多歲，還在報社裏擔負起繁重工作。他本該是退休的年紀，但恐怕一旦離開崗位，這家報紙會落在親共者手上，則多年艱苦經營的心血，便白花了。他希望有一位年紀比他青，立場跟他一致的人繼承這崗位，可惜三藩市具此條件的報人都已有了自己的工作崗位，不容易物色人才。陳老先生只好做一天和尚撞一口鐘，盡他的能力維持下去。從陳老先生以至金山時報的黑手黨，都值得尊敬！

香港輸出的阿飛

星期六午間，老萬和朋友在三藩市唐人街金龍酒家喝茶，忽然闖進一名長髮中國青年，幪了面，走到櫃枱前面，用手槍指嚇收銀小姐，要她把收銀機內全部鈔票交出。收銀小姐早已得到老板吩咐，如有發生這類事情，不可抵抗，鈔票任由拿走，以免受到傷害。因此這名獨行盜很容易便得手，拿了三千多元，揚長而去。老板循例報警，他已買了保險，損失的三千多元，保險公司自然會償還。

這是老萬第一次目覩的刼案，發生於光天化日之下，過程快如閃電，但並不緊張。在座茶客，大部分還不曉得發生刼案，刼匪走後，收銀小姐叫嚷他們才知道。

像這樣的事情，三藩市唐人街經常發生的。美國不同香港，人人可以買槍，匕首利刀，櫥窗中也有陳列，這些東西都可作為打刼工具；而打刼又那麼輕而易舉，使到一些移民美國，無所事事的香港不良青年，便以打刼為發財捷徑。

這些青年未必是什麼黑社會組織分子，也沒什麼預謀，需要錢花的時候，心血來潮，用玻璃絲襪把頭面一笠，便去做世界，刼到鈔票，又可揮霍一番。

老華僑們談到頻頻發生的刼案，無不搖頭嘆息。過去，唐人街治安與風氣，被美國人稱許，認為中國人全是良民大百姓，個個守法。



名聞世界的三藩市金門橋，但它並不是美國最「大」的，而是美國最「老」的大橋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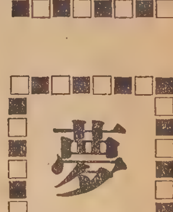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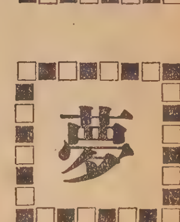
人搶刼，都是這些不良青年的傑作。

老萬來自香港，對這些小兒科的刼案，見怪不怪，這種事情，在香港不也經常發生嗎？他們不但做大世界，而且兇狠到槍殺警長。不過，唐人街是小地方，發生了一些事情便哄動一時。

唐人街治安雖然不好，但刼案情形多數如老萬目覩的這一宗，目的在鈔票，拿到鈔票便走，甚少像香港猫頸黨那樣要「見紅」（紅底或血），所以刼殺罪案還遠不及香港可怕。

事實上，三藩市唐人街的刼案是香港輸出的，這些做世界的青年，都來自香港。

香港輸出的貨品很多，在美國處處可以買到，據報載，這些貨品很受美國人歡迎，但肯定香港阿飛的輸出，卻使美國人皺眉。美國有不少長髮青年，他們只搞性愛和彈結他；香港青年來到美國，頭髮長得跟他們一樣，甚且過之；但他們不只搞性愛，還加上打刼，難怪老華僑和美國人談起來自香港的中國青年便搖頭，相信這類大量輸出的香港貨品，最不受歡迎！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晉南戰役，業已經過半個月之久，我軍苦戰，全國關切，而十八集團軍集中晉北，迄今尚未與友軍協同作戰，則係事實……現當晉境敵軍求逞之際，近在咫尺的十八集團軍，豈能坐視敵軍猖獗而不抗？豈能坐視國軍苦戰而不援？在國家民族的大義名分之下，十八集團軍應該立即參加晉南戰役。……我們謹代表國民輿論，作熱誠激切之呼籲！」

大公報這篇社論，中共感到受不了，周恩來且去函請求更正。到了七月二十一日，「大公報」乃又以「懇勸十八集團軍」爲題，發表社評，再度呼籲：

「國家軍隊，應聽軍令，守軍紀，乃屬天經地義之事，其違令犯紀者，應受統帥部制裁，也是不待討論之事。

「十八集團軍是由中共軍隊所改編，爲國軍之一部，抗戰以來，共同作戰，義應無貳。雖然共產黨已宣言服從三民主義，擁護國民政府，中共軍隊已改編爲國軍，同受軍委會統轄；終因信仰與組織的關係，精神與事實上不能不另眼看待。最顯著的，抗戰四年以來，從無軍隊攻擊友軍，自由擴軍，侵佔防地及自立政權之事。而中共系統的十八集團軍，自河北民軍被解決，近兩年來，常有襲擊友軍，侵奪政權之事發生。這若在一般部隊，中央必毫不寬假，立即予以制裁，乃對十八集團軍，獨予隱忍勸導，冀其規於軌範。跡統帥之心，自然爲顧全團結之局，不忍使之破裂；無如違令犯紀之事，層出不已。迄今抗戰日益艱難，世局日益震蕩之際，尚有此類不幸事件發生，我們除希望統帥部續採寬大態度之外，更望十八集團軍遠瞻世變，近體國艱，矢忠矢勇，爲祖國奮鬥……。

「自蘇德戰起，我們從未主張蘇聯單獨先發攻日，因爲方在西線對納粹作生死大戰，若主張其在東線先打日本，實太不近人情！我們現在不忍希望蘇聯來替我們打敵人，但卻絕對應該由我們在北方堅決對敵作戰，以牽制並消滅它對蘇聯的威脅……，但是在北方我們的一部分軍隊，還在襲擊友軍，埋首私鬪，又怎能對敵人作戰呢？共產黨是最能同情蘇聯的，十八集團軍又是服膺抗戰的，在今日情況之下，無論爲了同情蘇聯，或是爲了保衛祖國，都應放下自殘之刀，走上抗敵戰線，會同友軍，一致槍口對外！」

毛澤東對於大公報的指責，恨到極點，但又無可如何，就把周恩來召回延安，詢問究竟。

周恩來說道：「沒有辦法，重慶方面輿論皆是如此，許多人不能不隨大流。」

毛澤東說道：「還有許多人拿了我們的錢，必要時不肯替我們講話，像那個老不死的沈鈞儒，當年我們奉他爲七君子，現在看起來正是七小人。」

周恩來苦笑道：「他本是個小人，那有可以用錢收買的君子，像張季鸞，有多少錢也收買不來的。」

毛澤東說道：「我們應對大公報盡量滲透，掌握住大公報就可以控制住輿論。」

周恩來說道：「已經盡了大力，但滲透進去的人，地位都低，不足以左右大計，勉強爬得高一點的，像范長江，又立不住腳。」

毛澤東問道：「范長江怎會立不住腳呢？」

周恩來說道：「脾氣不好，操守不好，行爲又不檢，在什麼地方都不能立足。」

毛澤東皺眉道：「這樣的人，當初爲什麼吸收他入黨呢？」

周恩來說道：「第一，因爲此人確實很有才華，第二，他是七小人首領沈鈞儒的女婿，我們想利用他作沈老兒的工作。」

毛澤東搖頭道：「恩來同志，這個算盤你打錯了，沈老兒是劣紳，官僚最後變成惡訟師，當訟師的人只認得錢，只要有錢，你算是告他老子，他也有幫你的，那用得着繞這麼大的彎子。」

周恩來說道：「這是我的疏忽，以後要設法矯正。」

兩人正說着，江青從房走出來，笑哈哈說道：「副部長，政治部那麼多漂亮女同志，有幾個追到了你。」

周恩來連忙起身擺手說道：「江青同志，說笑話可要換個題目，你知道我家那頭母老虎。」

毛澤東說道：「江青同志，你的問法可奇怪，怎麼不問問副部長追到幾位女司志，要問有幾位女

同志趕到周副部長。」

江青笑道：「周副部長還要追女人嗎？恐怕他躲都躲不及了。」

周恩來說道：「江青同志眞會講笑話，實在說，從來沒有一個女人追過我。」

毛澤東笑道：「大概他們看到穎超同志就嚇跑了，誰也不敢再動腦筋。」

江青笑道：「其實想騙穎超同志還不容易，可惜我不在重慶，我若在重慶，就會株一批女同志當參謀長。」

周恩來眼見一味糾纏下去，不知江青又講什麼？講多了又會引起毛澤東的懷疑，當時轉換話題說：「重慶方面有許多工作急待開展，如果延安沒有什麼事，我就早一天回去了。」

毛澤東點頭道：「好的，你回去要向大公報解釋，不要專同我們爲難，再找找那些拿了我們錢的人，叫他們出點力，否則不給錢了。」

周恩來唯唯諾諾，第二天又飛回重慶，果然按照毛澤東的指示，致函大公報請求更正，又找到一些拿津貼的黨棍政客，傳達毛澤東的意見，如果再唱調，就要斷絕接濟，果把這批人嚇住了，乖乖就範。

其中以羅隆基爲最賣力，拍胸擔保下次一定跟着中國共產黨走，不說半句不同腔調的話。

以後幾個月周恩來的工作稍微輕鬆一些，兩邊的壓力都已減輕，誰知就在這時，突然發生了珍珠港事變。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突然襲擊珍珠港，並向馬來亞、印尼、香港、新加坡、緬甸，展開攻擊，全面性的世界大戰，從此開始。

大戰開始次日，中國政府聲明對日德意三國宣戰，發表原文說：

「日本軍閥向以征服亞洲並獨霸太平洋爲其國策，數年以來，中國不顧一切犧牲，繼續抗戰，其目的不僅在保衛中國之獨立生存，實欲打破日本之侵略野心，維護國際公法正義及人類福利與世界和平，此中國政府屢經聲明者也。

「中國爲酷愛和平之民族，過去四年餘之神聖抗戰，賜其侵略者之日本於遭受實際上之懲創後，終能反省。在此時期，各友邦亦極端忍耐，冀其悔過，俾全太平洋之和平得以維持；不料殘暴成性之日本，執迷不悟，且更悍然向我英美諸友邦開釁，擴大其侵略行動，其爲破壞全人類和平與正義之戎首，逞其侵略無厭之野心，舉凡尊重信義之國家，咸實忍無可忍，茲特正式對日宣戰，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條約協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間之關係者，一律廢止，特此佈告。」

消息傳到延安，毛澤東慌了手腳，周恩來又飛回延安報告事情發生經過，

中共中央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對策，毛澤東說道：「這次太平洋戰爭突然發生，我們應當怎麼辦！」

周恩來說道：「現在中國戰爭與世界戰爭聯在一起，中國已躋身四強之一，蔣先生被推爲盟軍中國戰區最高統帥，指揮中印泰緬越各國戰爭，世界公認中國是四強國之一，事情發展到此，我們除了跟着國民黨走，沒有別的選擇了。」

毛澤東說道：「這點我當然明白，不過，蘇聯同日本並未宣戰，我們如同日本決裂太甚，我擔心那邊不答應呢？」

彭德懷說道：「應該不會吧！」

毛澤東說道：「你不知道，莫斯科方面不希望同日本撕破臉，免得兩面作戰，我們如果拚命同日本打，日本會以爲是莫斯科授意，莫斯科會怪我們破壞大局，到時這個責任誰負。」

彭德懷還不服氣，又想講話，被劉少奇在桌下面踢了一腳，已經站了一半又坐下。

周恩來說道：「不過，無論如何我們也要有點表示，否則在重慶的工作是很難開展的。」

毛澤東說道：「這個問題我們要看一看情況再定，不能冒進。」

周恩來不敢再爭，廢然坐下。

劉少奇說道：「這個問題要有表示就要趁早，似乎不便再拖下去，因爲拖了幾天時效就失了。」

毛澤東見劉少奇也抱同樣態度，就放下心，問道：「依你說應當怎麼辦！」

劉少奇說道：「我的意思可以發表一項宣言，譴責日本，但也可以乘機向國民黨提出要求。」

毛澤東點頭道：「這個辦法倒是要得，我們就這樣辦，向國民黨所提條件，國民黨如不接受，我們就不同日本打仗，是一個最好的藉口。」

周恩來看見毛澤東轉了口風，乘機說道：「我們還可以在延安展開活動，鼓吹抗日，以擴大聲勢。」

毛澤東笑道：「可以，只要口惠而實不止，不出力光動口動筆，我們就盡力去幹。」

會議結束後，中共中央發表一份宣言，譴責日本，支持英美，宣言最後提出八項主張：

㈠中國與英美及其他抗日諸友邦締結軍事同盟，實行配合作戰，同時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統一戰線，堅持抗日戰爭，至完全的勝利。

㈡全國軍隊積極打擊敵人，並積極準備大規模的戰略反攻。

㈢八路軍及新四軍繼續忍受艱難困苦，堅持華北華中敵後抗戰，粉碎敵人的掃蕩，大量的牽制敵人。

㈣向日本軍隊日本人民，向朝鮮、台灣、安南各民族，向中國淪陷區的人民進行反對日本法西斯的更加擴大的宣傳鼓動，爲建立日本內部的反法西斯陣線而鬪爭。

㈤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鞏固國民黨共產黨及其他黨派的合作，解決國共兩黨間之爭論，恢復新四軍，發給八路軍餉彈。

㈥制裁親日派與親德派，肅清敵人第五縱隊。

㈦實行民主政治，使全中國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人士的代表都能在政治上組織上擔負抗戰建國的責任。

㈧加強南洋各地華僑同胞的內部團結，反對一部分人的挑撥離間行爲，同時全體華僑應與各友邦政府及各本地民族協同一致，反對日本法西斯的進攻。」



讀「在台所見所聞所思」後所問（二）

——給查良鏞的一封公開信——

張伯

你老哥根本不是中國人，非我族類，當然沒有權利企求個啥。試問張伯對檀島或美國大陸能有所企求乎？照張伯猜想，目前你的舊祖國「情勢大好」，好些「雙親大人」是黃皮黑髮的「假洋鬼子」，都在大嚷認同，高喊回歸，也許你這個「星」人，也想企求老毛、老周作主人家，請你去中國大陸採訪消息，好回來後又大發高燒，瞎扯個啥的「在大陸所見、所聞、所思」。是也不是乎？

你說「凡是到台北去訪問的中國報人，通常總是親國民黨政府的」？那麼，且問你一聲，凡是到大陸去訪問的中國報人，是否通常總是親共產黨政府的耶？你又說你「並不反對台北政權，但也不特別親近。」那你是否也不反對北平共黨政權，也不特別親近耶？

令堂兄叧釗、叧鑑兩位老兄，張伯都認識，只是私交不深而已。不過，據張伯了解，令堂兄都是憂國憂民的忠貞之士，絕不像你如此左右左的也。你們兄弟相會，私底下不可能「只敍家常，不談國事。」張伯猜想，你兩位堂兄除了規勸你別以左右逢源為得計之外，一定也為查門不貲，出此不肖小爬蟲而唏噓不已也。對乎？抑不對乎？

你說「目前人們最關心的，是台北當局對北京的和談呼籲作什麼反應」？你所指的「人們」是指那些人們？是否指全球的人們還是指全中國的人們耶？是否指海外華人知識分子及取得外國國籍的學者而積極呼籲與從事「統一」運動的人們耶？不曉得你所指的人們包括不包括張伯和你老哥在內？

其實張伯與所有擁護中華民國政府的人們，對中共的「和談呼籲」早已不關心了矣。蓋因行政院

蔣先生答復合眾社一記者詢問時說：「我們指受數十年與共黨談判的痛苦經驗，今天我們之所以絕對不與之談判，因為這是國家民族生存的基本問題。我願藉此重申我政府的態度。」最後他堅決表示：「我政府絕不與共黨談判。」這不就是國府所作的「反應」了乎？你還喋喋不休幹啥？

咦，你似乎倒關心起中國的國事來哩！難道你是為了響應共黨的號召而出面奔走呼號「和平統一」乎？你既以星加坡為你效忠的祖國，那麼，你尚有何資格叫嚷「和談」乎？貴報本年六月二日的社評說：「關於國共之間的鬬爭，新加坡是守中立的。而且絕對不希望新加坡的華人牽涉進去。新加坡是獨立國家，要求新加坡人效忠本國。新加坡的華人不論傾向於北京或台北，都違反新加坡的最高利益，因為那是本國公民效忠外國政府。」這些話難道你忘了乎？語云：「是非只因多開口，煩惱皆由強出頭。」張伯勸你還是乖乖地做安份守己的「星」人吧，千萬莫做「違反新加坡的最高利益」的叛國賊。愼哉善哉！

事實上，國共和不和談，干你啥事？何況你根本沒資格談哉！請聽貴同寅胡菊人老兄的讜論：「因為中國之統一，假定台灣要合併於中共政權之下，受影響最深的當然是台灣一千五百萬人民。他們的意見才值得我們重視，他們要過怎樣的生活方式，才是根本問題。至於那些入了外國國籍『回歸』中國時所持的證件，上面註明由美國政府保護的人士，還是自省一下，由你們來『決定』（至少在意願上）台灣一千五百萬同胞（在國籍法上你們是否可稱『同胞』，一疑！）今後世世代代的命運，是否

九日「集思錄」專欄），這的而且確是一篇好文章，希望你老哥血壓稍微降低時，用心拜讀全文，以開茅塞，是厚望焉。

你說「蔣經國先生提到一件事……對於日本與中共之間的關係發展作了若干預言，斷定日本一定會感到重大失望。他說：『現在我的預言完全證實了，日本所希望達到的目標一個也沒有達到，田中先生反而在政治上遭到不少困難。』為啥你對於這些「所聞」卻無「所思」耶？嗚呼！可謂「應思不思，不思亂思」了矣。且問你一聲，現在田中老哥在政治上有無遭到不少困難乎？蔣先生所作的預言證實了多少乎？何不「忍」之「思」之？

你說「以往閱讀台北當局所發佈的官方文告，心裏總有一種『浮誇吹噓』的感覺。什麼『幾年內反攻大陸』、『共匪偽政權轉眼就要滅亡』之類。」接着你又說你「當然並不相信，他們自己大概也不相信。」請問你老哥以往在文滙報當編輯同志期間，當時左報刋登那些中共政權所發佈的官方文告，你心裏有無一種「浮誇吹噓」的感覺乎？說啥「解放台灣」、「台灣人民在水深火熱中」之類，你老哥是否相信乎？中共自己又是否大概相信乎？

你說「失敗後氣不可餒，這是必要的。但如只管編織些美麗的幻想來自欺欺人，那也是『氣餒心虛』的一種表現」？那麼，民國三十八年秋間，國府從大陸轉進台灣，在古寧頭盡殲來犯共軍，使共軍全軍皆墨。一時記不起在民國四十幾年某月，國軍突擊東山島，打得共軍落花流水，鹵獲無數，大獲全勝，奏凱而歸。又在民國四十七年八月間，共軍向我尋釁，砲轟金門，掀起舉世矚目的金門砲戰的序幕，旋遭我守軍英勇反擊，還以顏色，使共軍不敢正視國軍的戰鬬力；於是不得不表演一個「烏龜縮頸」的多采多姿節目，無可奈何地躑躅閉幕，使世界政治舞台下的觀眾拍爛了手掌。上面這些戰

在太行山解剖生人〔一〕

野田實

日本侵華暴行

這件事發生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地點是河南省著名煤礦區——焦作鎮。作者是日本侵華陸軍軍醫中尉野田實，這是一幕令人驚心動魄的血腥故事——

是年，我任職於駐河南省焦作鎮的舊陸軍第一百十七師團野戰醫院。當時一個月前，焦作鎮周邊的主力部隊皆參加那一次「老河口戰役」，動員了三分之一兵員參加這次作戰。

在當時，另一方面，據傳來的報告，說太平洋冲繩島戰局已入了決定性階段，各方面又傳說我們師團在這次「老河口戰役」完畢，就要調轉到其他地方去。醫院方面包括我在內僅有院長以及五名軍醫，可是此時期並沒有來入院的傷病兵，院裏顯得非常冷靜，同時又爲不安的氣氛所籠罩，許多軍官們，不分晝夜的到「將校俱樂部」去飲酒玩女人，藉以痲醉他們緊張和不安的身心。我在此焦燥不安情況下，也感到需要尋求點極強烈的刺激。

一次，院長軍醫少校丹保司平突然把我叫去，他對我說：「我想明天作一次軍醫教育，你去年十月曾到鄭州第十二軍司令部直接參加過一次軍醫教育了，當然學來經驗，希望你本着那次軍醫教育要領去實施。憲兵分遣隊長對我說：憲兵隊裏有一個必須殺的中國人，問我們醫院是否需要將那個人送來，作我們某種試驗品。我認爲這是一次機會，軍醫們對手術的練習十分重要，所以我想將那個中國人作一次我們軍醫教育。來到戰地的軍醫，無論是內科、外科，以及急救手術、盲腸手術等都必須能做才行。……」

我聽完這一段話，當時即答說：「知道了。」回返我自己的房，腦中思討這件事，時常聽到許多傳說，來到戰地的軍醫經常將中國生人身體解剖，去年到鄭州那一次看生人身體解剖，僅是在旁見習，實際自己不曾親手作過一次，我覺得這是非常遺憾。

我在醫務室很快的作好實施計劃，向院長提出報告，同時還作了各種準備，並告訴內科新田軍醫中尉及高尉軍醫少尉，教他兩人將各種手術書和解剖書先作一番研究。

翌日午後，衛兵來報告，說憲兵送一個中國人來，我立即命令外科水谷見習官將那中國人送到手術室去。

我的臉上毫無表情的走進手術室，看見一個穿中國服裝的男人，那男人身旁站着憲兵，我見此情景，內心裏立即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水谷見習官也以目示意，我細看那男人穿着黑色中國衣服，雙手被蔴繩反綁着，看他那面孔是很健康的樣子，背靠牆壁站着，他好像對我要說什麼話似的，但始終未開口。

我暗中看那中國男人，年齡不過二十五、六歲，我想他一定是一個純樸農民，圓臉型，目光澄淸，但眼睛週圍帶黑色憔悴，表情非常鎭靜。

此時，我心裏想再過一會這男人就要在此地被殺死，可是我覺得他本人並沒有感到在瞬息間自己殺身大禍就要來臨。我表現出和藹態度，我拿過一張椅子，對憲兵說：「叫他坐下吧。」憲兵回答說：「可以，在這裏他是跑不了的。」於是憲兵解開那男人身上的繩，叫他坐在旁邊椅子上。然而憲兵褲袋內手槍卻指向那男人。

我爲緩和這緊張空氣，特意取出香烟，給憲兵和他每人一支，同時我爲了使他安心，並親切的給他擦着了火柴。他坐在椅子上吸着香烟，神態倒也自然。

不一會，新田軍醫同高岩軍醫來到手術室，接着森下衛生軍曹及衛生兵們也都來到。最後那低鼻子下生着小鬍髭的院長也來了。院長進入手術室就問我：「野田中尉準備好嗎？」

我急忙將吸着的香烟丟掉，在旁站着的水谷見習官以目示意，表示給那男人注射的痲醉藥已經準備好，於是我以最和藹的口氣對憲兵說：「我不會說中國話，請你好好對他解釋一番。」此際，手術室頓時被緊張空氣所籠罩。

我接着又說：「現在就開始實施診斷了，叫他臥在手術台上。」那男人好像聽不懂憲兵對他的說話，呆然不動，於是憲兵就把他推倒在手術台上，水谷見習官急忙用消過毒的紗布將手術台圍繞。我用我剛學會的一句中國話，以焦燥的神情對他說：「睡覺吧！」「睡覺吧！」那男人此時好像是有了異樣的感覺，他要想從手術台爬起來，可是連我在內的六個日本人怎能容他爬起，急忙捺住他的兩臂、兩腳、以及腰部和頭部，水谷見習官又將曾經用痲醉藥浸過的紗布蒙在他的口和鼻上，此時那男人突然用猛力想爬起來，爬了兩三次，皆被我們用力捺住。我竭力捺住他的頭，可是他此時暴露出來萬分可怕的憤怒相，牙齒咬的亂響，頭也左右猛力擺，好像是要把蒙在他口上的痲醉藥布咬破，這時我急盼痲藥趕快生效，我兩手用力觸在他的上顎與下顎間。

江南啼痕錄（六十）

在電白的鹽田區稍事逗留，便又在挑伕嚮導之下，繼續進發；這條是通往水東的大路，故行商在途，絡繹不絕，頗不寂寞，且沿路均是平原，更沒有長徑冷谷，故旅途甚為安靖，（年來後便不同了，土共猖獗，化縣的書記長便是給土共截擊電船，殉難於竇江途中。）因脚步放得慢，於斜陽西下，牧童歸笛中，始步行到水東，眞是「未晚先投宿」，先找一所旅舍歇脚，安頓了行裹，給挑伕工資打發他走了，才洗臉休息。

水東，為南路土特產的集散地，舉凡高州各縣的土產，都集中到這裏然後轉運到江門或廣州去銷售，其中以蔗糖、花生油、雞、鴨、生豬等為大宗。也有生鹽、鹹魚在這裏出口。所以，商販很多到這裏來辦貨。黃昏時候，想到市區躑躂，巡禮一番之後然後祭五臟廟，正要走出旅舍門口的時候，迎面有一個高高瘦瘦的人走入來，打個照面，彼此愕然，定一定神，大家握着手，攬着膊，原來是當日「親密戰友」的何適雄兄，何適雄為抗戰時期廣陽守備區的游擊挺進第七縱隊司令周漢鈴的屬下中隊長。

其時挺七統有三個大隊，第一大隊長鍾炎如，第二大隊長何志堅，第三大隊長由偽軍反正過來的陳鑑泉，後來陳鑑泉辭職，改由周漢鈴的愛將周福繼任。何適雄乃隸何志堅大隊的第四中隊的中隊長。何大隊長為連平人，何適雄則為高要人，而另有一位第三中隊長（忘其姓名），則與何志堅同為客家人，以鄉誼的關係，對第三中鄉長未免有點過愛；較苦的差事，則多派何適雄去應付，但何適雄的修養甚好，對人對事，從無牢騷。且何適雄沉毅善戰，而禦下得法，手下幾個排長，可以之生，可與二大隊中以慓悍勇戰著名。但這位黃牛對何適雄卻奉命唯謹。帶兵官不離打伏，打伏要靠勇將。所以，何志堅不能不也要倚重何適雄，常常把第四中隊放在他身邊，作為機動部隊，視為自己的本錢。民國三十三年，日軍為發動長衡大戰，便在江會爆發戰事，以牽制廣東的軍隊，不能調動北援，豕突狼奔的直犯台、開，我以廣陽守備區戰時工作團前線地區主任，配合挺七展開戰地工作，及戰事逆轉，挺七沿波羅而至魁崗佈防，而在蒼城設司令部。我負責是最前線的新、開地區，所以我沒有隨司令部轉進蒼城，仍留在潭江北岸。恰巧挺七的第二大隊何大隊長奉令固守皂幕山以南的新、開、鶴三縣交界的遼濶地帶，正和我在一起。但以廣袤的地區，僅以一個大隊的兵力來防守，自然感到力量微薄。於是我們二人商議發動當地各鄉組織武裝民眾，以配合挺七的游擊隊，捍衛家鄉。先成立六鄉自衛隊，每鄉徵足一中隊，由各鄉自行給養，一鄉有警，五鄉馳援。

另行成立六鄉聯防隊一大隊，由六鄉配額組成，亦由六鄉共同給養。全部實力，人數幾達三個大隊的兵額。各鄉自衛中隊配有輕機，六鄉聯防大隊則配有重機關槍，而且這一帶地區，過去是以打賊出名的，是以作戰力相當於強勁的軍隊。又以六鄉聯防為基礎，擴之為開、鶴十三鄉組織聯防辦事處。所有武裝民兵自衛隊及聯防大隊完全歸我指揮。切實與何大隊打成一片，和衷共濟，抵抗壓境的強敵，有十次劇烈的戰事，均聯合擊退攻勢猛銳的敵人，扼守這個地區為時歷一年又一個月，每逢戰事爆發，第二大隊首先出動應戰必是何適雄所率的第四中隊，（第三中隊防守博濟橋正面的陣地，監視領六鄉聯防大隊，馳往火線，並調動六鄉的自衛中隊隨時出擊。所以，我和何適雄總是在戰地中緊密在一起，凡是打伏我倆必先碰頭，決定作戰方案，然後分別指揮作戰。因此稱他為「親密的戰友」，一點沒有矯造。

何適雄頭腦冷靜，從不衝動，有點讀書人的氣質，毫無老粗的風格，因此我們很合得來。而他對我也很客氣，雖然我們不相統屬，他仍以長官之禮待我。他從不穿軍服，熱天穿一套烏涼綢，秋冬二季夾布唐裝的衫褲。黑襪，唐裝鞋。不論風雨寒暑，必肩上掛起一把雨遮，不識他的人以為他是個「走貨客」的行商，沒有一點軍佬的威猛，只在作戰時多一個衛兵，荷着盒子槍跟着他而已。而我也不穿軍服，也是唐裝打扮，作戰循例佩一個皮囊，裏面裝着一面望遠鏡，一張地圖。而雙方的部隊，也見慣這兩個傢伙。凡是六鄉聯防大隊及六鄉的自衛中隊，見到一個高高瘦瘦而肩掛雨遮的漢子，便知道是何適雄，所有隊長都接受他的命令；而第四中隊的官兵，一見一個高大個子，身佩皮囊的人，便知道是我，三個排長也聽我調動。雙方密切到這種程度，所以能在這地區構成一條堅強無比的防線，使敵人不能越雷池一步，直至抗戰勝利。

這天，何適雄也是老樣子，高高瘦瘦的沒有一點增胖，穿一套夾布短衫褲，肩上還是掛把黑布巾遮。異地重逢，不禁愕錯一會，才歡喜若狂，彼此問長問短，知道他剛到水東，也是從江門乘電扒而來，擬在水東辦一批貨到江門，因此也找旅店作居停。我等何適雄要茶房開好了房間，便邀他到酒樓晚飯。

何適雄冷靜如昔，端詳了我一會，見我穿了一套黃嗶嘰斜的中山裝，便對我說：「宓主任一身官服，想是陞官了。」我苦笑一下，以一個中央直屬級的主官，迫於現實的環境，而要下降去當省轄的人員，滋味如何，只有自知。

其實，彼此心情同一暗淡，「我苦南來君解甲

宓琴

萬人意見

香港社會病態多 有心人希望改良

提出意見多點供當局參考

有人說：「香港像一個爛了心的蘋菓，只是外面好看，內裏腐爛不堪。」香港是不是確如這些人所說，毫無可取之處呢？實不盡然。不過單就香港近日的治安表現來說，確沒有值得稱道的，從教育、社會、治安、貪污風氣等着眼，說香港是「爛心蘋菓」一點不爲過。

香港市民都希望能過着安定幸福的生活，但這必須建築在社會的繁榮和安定基礎上。可惜香港人安定幸福的美夢給一連串的暴力罪行粉碎。劫殺之風，瀰漫全港，打開報章，總得有不少殺人命案，鬧得滿城風雨，人心惶惶。

爲撲滅暴力罪行，香港政府特別發起了「滅罪運動」，要求市民與警方合作，使香港回復昔日繁榮，像以往那樣，全港市民無有不支持的。作爲市民一分子，在公在私，都有義務協助警方，盡可能提供線索，使警方迅速破案，以期達到維持法紀，保護市民之目的。要徹底撲滅暴力罪行，絕不是舉辦一次或多次運動，宣傳一番，便可成事。廣大市民的協助，和社會各界人士的熱心支持，固然可使滅罪運動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更重要是政府當局執行任務的決心和誠意。工作上遭遇的困難，只是技術性問題，執行的決心和誠意，是原則性問題。技術性問題做不好可以想法再做；原則性問題沒解決，其他一切都變成多餘的。香港政府如眞有決心和誠意徹底撲滅罪行，希望得到廣大市民協助支持，應有所表現，給市民良好的榜樣，否則只是虛張聲勢，不能取得群眾的向心力。

滅罪運動已推行多時，香港社會治安改了沒有？有目共睹，械劫銀行、打劫金舖、截劫路人、迫姦等事件，固日有所聞，已經銷聲匿跡，一段短期間的賭檔、烟格、色情架步又照開無誤。足見警方的表現，對罪惡未能產生抑制作用，滅罪運動的宣傳，亦未見成效。其實，香港治安不好，不該視爲孤立問題，這關乎整個社會的病態問題，要想徹底除去暴力罪行，非正本清源，尋出產生罪惡的根源不可。爲解決這一問題，我建議成立「社會犯罪研究中心」，深信透過實際調查研究，對產生罪行的諸般因素，必定能究尋出究竟，然後尋求解決方法，經過這兩個重要步驟，香港罪行問題不難解決。

個人長期間生活在香港觀察所得，認爲形成香港罪惡滿佈的主要因素，有如下數點：

一、教育失敗

香港教育的失敗，最重要是沒有明確的教育宗旨，德性教育尤爲忽視。結果：「教育非但不能爲社會培養人才，反而造成不少社會的敗類。」香港教育何以如此失敗？歸根結底是缺乏完整的教育制度。比方，政府所辦官立小學，是免費的，但一般家長寧願把子弟送去要繳交學費的教會學校、私校也不願送到官校就讀。什麼道理？有等在外地唸大學的大學畢業生，在香港當教師是被視爲暫准教師，但這一暫准教師到底暫准到什麼時候才正式成爲註冊教師呢？教育司對此非常忽視，輿論界有了「暫准教師，永遠暫准」的笑談。本來教育司曾頒佈一項公告：說明凡暫准教師有十年教學經驗，便可稱爲合格，但所謂「合格」教師與「暫准」的有何殊異？未有下文。一個執教鞭十載悠長歲月的中學教師，眼看畢業後不過兩年的學生，薪酬竟超逾自己，那種滋味是夠受的。像這樣的情況，怎能說是合理？無怪有些老於世故的老師說：「這是一個不正常的社會！難道在這不正常社會我們遭受到不公平的對待，不是合理的麼？」政府只知維護其一手栽培出來的教師利益，對其他具有同等學歷的私校教師，則採不聞不問態度。私校任教的老師很少能得到合理待遇，甚至有些爲生計所迫，在無可奈何下，還要接受可恥待遇。這些教師爲解決生計，唯有出賣剩餘勞力，結果非要每天弄到筋疲力盡不能已。教師在精神上飽受挫折，心底裏不無自卑、自怯，在這種處境，怎能提得起勁，扶掖青年、訓勉後進？爲了活口，精力已竭，何來精神時間批改學生功課。更有甚者，授課時提出一些不正當言論，對無知青年學子思想的誤導，荼毒尤甚。今日香港中等學校官津補學校教師與私校教師，數字之差距甚大，此一龐大數量的私校教師，對年青一代產生的影響，實在無法估計。教育司對此一具有強大影響力的私校教師如此忽視，難道是聰明的作法？從最近社會名流，對香港治安問題所發表的言論，咸認治安不良實由於教育失敗所致一點，可看到香港政府由於忽視私校教師所造成教育上失敗的後果多麼嚴重。香港教育失敗已是不爭之論，今後所應注意的是如何納教育於正軌，發揮教育最大功能，香港政府今後在教育上能否有所表現，要看教育司今後如何看待這一群具有足夠學歷而不能得到公平待遇的私校教師了。我認爲，解決辦法是：1.確定完整教育制度；2.注意學生的德性教育；3.私校合格教師，應予生活補助；4.不合格私校，應予取締。

二、居住環境惡劣問題

香港居住環境惡劣，已不止今天。雖然香港已有很多徙置區及廉租屋，疏散稠密的城市人口，猶有杯水車薪之感，居住問題尚無獲致徹底解決。由於居住環境惡劣，使一些年青人缺乏寧適空間，在家裏毫無舒服感，

於是經常在外面闖蕩，聯群結黨，自然容易招生事端，由於居住環境惡劣，最易影響情緒，造成年青人精神苦悶，性情暴躁等現象。我們看香港罪案發生地區，往往以慈雲山、秀茂坪、石硤尾、黃大仙等徙置區居多，便是這個道理。固然這些地區的青少年大多缺乏家庭及學校良好的教育是其中主要因素之一，但惡劣的居住環境，對年青人的內在心態，也不可忽視。補救方法：

1.政府宜多擴建平民住宅；2.改良房屋建設，注意環境衛生；3.多闢公眾遊樂場所。

三、不良電影的影響

電影對市民思想的影響關係至大，尤其一些思想未成熟的年青人，易受感染。近些日子來，香港的影片不是色情便是暴力，對青年荼毒至甚。充滿淫穢的黃色電影，固可使年青人沉迷於色，暴力片對年青人好勇鬪狠，兇殘惡毒的個性，產生鼓勵作用。甚至使人迷失本性，變成窮兇極惡。香港罪行連續發生，暴力形式與電影如出一轍，足見這些片子對年青人思想的影響多麼深巨。為了使年青人得到良好思想教育，電影應負起輔導責任，不應只以收入為目的。補救之法：

①電檢處對充滿色情暴力影片，應嚴加禁止；②對一些具有藝術價值和教育意義的影片，應給予鼓勵發揚。

四、警察的失職

直接與香港治安有重大關係的警

治安。警察與廣大市民接觸頻密，表現好壞，最容易給市民做成印象。香港警察到底是好還是壞？如筆者不顧事實，盲目稱讚警察，深信廣大市民必然會不同意；為顧全事實，最少到目前我不能說香港警察是好警察。我這樣說，對警察還算很客氣，說句老實話，香港警察，失職的地方實在太多，且隨便可以找到真實的例子。像現役警察械劫銀行，警察貪污收賄不勝枚舉。有等警察對市民濫用權力，出做欺壓良民的舉動，實在值得檢舉。香港環境特殊，需要倚重警察的地方固然很多，但政府給警察過高權力，一些不能自律的警察，使小市民不勝其苦，官民間情感只有增加仇恨敵對，更不用說做到溝通官民間的情感隔膜。香港警察何以如此失職？主要原因不外：

①教育程度較低，投考警察只須

。如何給警察灌輸正確思想，進行德性教育，值得執事諸公參考。③警察良莠不齊，貪污成風。

要使警察真正能為廣大市民服務，以收治安之效，政府須從下面幾點着手：

①健全警察組織；②提高警察教育程度，改良警察質素；③加強警察的人格教育，注意德性培養及對市民服務的態度；④防止有組織的貪污。（設立監察機構或調查局，像台灣的監察專員，便是防止貪污一項很有效的方法，很值得參考）。

五、黑社會勢力龐大

觀近來香港發生的一些罪案，不少有組織的黑社會行動，從很多迹象可以顯示出香港黑社會的活動，愈來愈猖獗。如販毒組織、大檔、色情販子，有組織的控制社女，為了爭社女

會組織為了擴大組織，除了迫良為娼外，更把勢力伸展到學校、工廠，利用同學或工友關係，引誘其他人就範，以達到受其控制，聽其指使之目的。這種行動嚴重地加深社會罪惡，政府對此等黑勢力如不及時制肘，後果不堪想像！設使有等青年本已加入黑社會組織，又參加現役警察服務，其犯罪作惡能力就更大。補救方法：

①徹底撲滅黑社會組織；②大檔、色情架步、販毒組織等一定不容許存在；③透過新聞或電視作媒介，暴露黑社會真相，使無知青少年勿陷其圈套。

六、正視工人失業問題，協助工商業發展

據統計處調查香港製作業及商業實況，香港工商業確呈不景氣，最顯著的如紡織業、假髮業、製衣業等，在出口市場遭受很大困難，隨着工商業的不景，相應而生的是工人失業。相信目前因失業感到生活徬徨的工人，數量不在少數。這批工人平日生活僅可自給，向無積蓄，一旦失業，生計全無，會不會受歹徒所惑，迫着鋌而走險，作出一些為害社會的勾當？補救之法：

①政府宜協助工商業發展，於制定政策之先，應考慮市民利益；②正視工人失業問題，盡可能給予救助及輔導工作。

以上是個人之見，提供出來，讓關心香港社會的人參考，期能對香港社會的改進有所裨益。

無線藝員歡送蔡和平
每人西餅四件
紀念銀盤上刻有「仆街」

萬先生：

一件頗為有趣之事，相信閣下未有所聞。最近之報章，亦不會刊載。

此事發生於無線電視公司內部，蔡和平因不滿公司將「歡樂今宵」節目時間縮短，毅然辭職不幹，且決定離開該公司。但由於他與公司之合約尚有六個月才滿期，故他要補回六個月薪水與公司始能離職。各演員及其以前之下屬在歡送他離職時，他以為他們會設讌歡送，誰知出他意料之外，每一演員包括「歡樂今宵」的藝員，只是每人出西餅四件，並集資購了一個銀盤送給他。銀盤內刻滿英文譯音「仆街」兩字。閣下知否這是什麼原故呢？

卻原來此人少年得志，動輙罵人，差不多個個被他罵過「仆街」，每天他一返回辦公室，逢人必罵「仆街」，所以神憎鬼厭。在博愛醫院籌欵義演之夕，螢光幕上看見一群藝員齊唱「再會，蔡和平」時，有些像是哭的一般，其實是貓哭老鼠，作狀而已。蔡和平人緣極差，可說整間公司內無人對他有好感。

再有一事，使弟發生迷惑而不解者，閣下最近替×報寫稿，但此一間報館之背景極有問題，有多少「左口魚」味道。茲剪出本月七日該報刊出的兩段新聞及標題與內容，畧可窺見。如閣下替它寫稿，則難免有同流合污之嫌了。

讀者CSC上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八日）

（這家報紙是番鬼佬所辦，番鬼佬無所謂「左口魚」，該報的作風相當民主，老編發表有利共產黨的新聞，老萬寫的文章，大罵左仔，連老編罵埋，也照樣刊出。因此，老萬不但沒有「同流合污」，而且抵消了他們替共產黨的吹牛，可說作用甚大。老萬受聘之時，也考慮過這一點，因此我有個條件：「文章不能刪改」，要不合胃口就全篇抽去，但迄今未抽過一篇。老萬認為這事做得十分好，和閣下的想法剛好相反。

如果沒有了老萬的文章，不是左派更有利了嗎？）

星島美東版
文稿往往有頭無尾
聰明讀者才懂得讀

萬先生：

小妹住在美東一個小鎮，訂閱星島日報，雖然有時郵寄到很遲，國際新聞可由當日聽到見過，但台灣和香港一切情形，亦知得很清楚。

九月十七號「牛馬集」，美東與美西一段，內容與我環境相彷彿，因此有下列幾個感想：

㈠我丈夫也姓李，雖不是服務銀行，但工作和生活也很少和自己同胞接觸，但我對中文刊物永不錯過，更喜讀先生的大作，牛馬集我一次沒錯過，可惜不是天天有刊載耳。

㈡美東版廣告爆棚，弄到一些文章有頭無尾，眞沒趣。有時等了許久，可幸還有下集；有時竟將下卷先刊出來，讀來不知所謂。

㈢一段新聞為了版幅問題，尚欠幾個字，或尚欠幾行，不完亦算完，聰明人可以推測，但程度稍差的，相信無法明瞭。

㈣香港與台灣刼案，寫得清清楚楚，記得星島日報曾載過，有一位法官，希望記者先生不要報導得太清楚，以免效尤。紐約治安不算好，不知道有無影響？

讀者李太太（一九七三年九月七號寄於美國）

又一同志響應組黨

萬人傑先生：

鄙人是「萬人雜誌」的長期訂戶，現有幾點意見提供給你做個參考：

一、近期有一讀者張伯先生寫信給你，鼓勵你組黨，和國民黨並駕齊驅，同為反共復國建國而奮鬥。鄙人覺得張伯先生這一建議深具積極的建設性，也是劃時代的壯舉。問題是萬先生有沒有救國救民的偉大抱負，有沒有匡時拯世的壯志豪情，有沒有悲天憫人的慈悲懷。如果有，那麼，希望萬先生和你的「最親密的戰友」——岳騫、柳以青、曾憲光、胡養之、張仲仁、沁琴……諸先生先行討論，集思廣益，結果如何，再決定是否進行組黨。

二、關於組黨的問題，茲事體大，希望你廣為徵求群眾的意見，以博採眾議。

三、「萬人雜誌」篇幅有限，希望盡可能騰出多一些，盡量擴大「萬人意見」欄的篇幅，以刊登讀者諸君對組黨這一問題的意見。

以上諸端，敬請斟酌採納。

讀者梁開君上

（民國六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食在廣州已成歷史陳跡
羊城茶樓酒肆日趨沒落

「食在廣州」——早已成為歷史陳跡了，今昔對比，令人不勝滄桑之感。

就以茶樓為例吧——表面上熱鬧非常，客似雲來，但究其實，不過是「黃連樹下彈琴」——苦中作樂而已。

人們不會忘記：「解放」前的廣州，酒肆林立，茶樓遍佈，食物豐盛，一片繁榮氣象。但當河山變色之後，茶樓酒肆就競相倒閉了，「刧後餘生」的已是寥寥可數，但還要掛起「為人民服務」的招牌，販賣中共的「關心羣眾生活」的「狗皮膏藥」，可眞是怪事連篇，層出不窮哩。

海外華僑、港澳同胞，特別是掛着「魚尾簽」的「交易會代表」，在廣州確會受到「無微不至」的「關懷」和「照顧」。他們被「安排」到最好的茶樓，有最好的侍應「接待」，有「國家」分配的「供應」品享用。他們不用「排隊」、毋需「搶位」，也不必運用「五爪金龍」，拚命地去搶「燒賣」、「搶麵包」……。

儘管這樣，他們大多仍是食不甘味，甚至難於下咽。大陸的貨色、廚師的烹調，「服務員」的臉色……再加上周遭巡吆以及虎視眈眈的便衣、

、毛骨悚然，那才怪呢！

表面上一枝獨秀　你爭我奪亂糟糟

他們看着攜同而來的親友狼吞虎嚥，看着非「接待廳」的茶客你搶我奪，看着他們為爭一籠「燒賣」而被淋到混身汁液，為搶一碟「精麵包」而大打出手，為奪一張座椅而辱罵吵鬧……如果他們天良未泯，還能說出「左話」，為魔鬼唱讚歌嗎？

廣州的茶樓、酒樓、酒店、餐廳、飯店，早已「大同」，無甚分別了。千篇一律是：喝茶、食飯、吃點心。大者如「泮溪」、「大同」、「大三元」……中者如「惠如樓」、「珠江」、「北園」……小者更有為數不少的「街邊檔」、「地痞檔」……，總數大抵是數十家左右。

通常來說，分早、午、晚三市；時間分別是六——九時、十一——三時、五——九時。空隙間，均清場逐客。

廣州的茶樓，可眞是「門庭若市、一枝獨秀」，尤以早晚茶市為然。每天清晨，就有洶湧的人羣，擁塞在茶樓門口，等待開門，一哄而入，搶櫈、霸位，準備爭奪不知何時上市的

日」或「交易會」期間的飯市，也會出現類似甚或更其洶湧的鬧況，如在「泮溪」，就是司空見慣了，蓋有「額外供應」，或推銷給僑胞所剩餘的殘羹。

在茶樓開茶，不能隨意任叫。在高級茶樓中，亦祗有「紅茶」和「普通茶」之別，前者算是高級的，茶價約莫是一角至角五人民幣，後者則是八分以至五分的劣貨了。實在言之，一角至角五的茶價，按大陸同胞的收支，已是不堪負荷了。故大數所謂「嘆茶」者，都是飲五分到八分的「普通茶」。我眞希望：走馬看花的赴大陸旅遊者，特別是高唱「回歸」、「認同」的「左派」，應該按照「毛主席」的「教導」，「深入羣眾」，「和羣眾打成一片」，到中下級茶樓「嘆嘆」這些「普通茶」吧。但請勿忘記：帶糖菓等送「口菓」之類，否則，其苦若涼茶的「普通茶」，將會令你張口結舌，苦不堪言的。

非純因粵人嗜茶　包藏幾許辛酸淚

廣州茶樓的擠擁「鬧況」，並非純因廣東人的嗜茶所致。查實，它是人們消磨時間的去處，談話的場所，逃避現實的「天堂」……。

筆者在求職與逃亡的多年苦鬪中，就和茶樓結下了「不解之緣」，也算是瞭解到茶樓的內幕，更忘不了在茶樓磨來磨去的悽慘歲月。

無論是求職或是逃亡，你都要靠人事、靠物力、靠各式各樣的人手。但如何「接頭」？可眞是令人煞費躊躇！

未經考驗，並非深交的朋友，誰敢以住址相告？在中共暴政下苟延殘喘的同胞，在反共、求生、逃亡……的行動中，互相連結，同心合力，正如瓜藤相錯，環環緊扣，倘如其中一環斷了——東窗事發，或是混進「灰佬」，那就勢必被中共「逼、供、訊」，窮訊猛詰，定要你「交待」社交關係和反共言行。於是，便會出現被中共「各個擊破」，既害了自己、又害了別人的危險，為了自身的安全，住地不宜公開，即使有人出了問題，「揭發」了自己，但中共也不能找上門來呀！

但又不能因噎廢食，人們還要聯繫，還要互相幫助，互通有無，取長補短呀！於是，茶樓就成聯繫與「交易」的「辦事處」。

以茶樓作辦事處　可眞是包羅萬有

在這一些「辦事處」「辦事」的人們，可眞是包羅萬有。舉凡「兵仔」（小偷）、「卒仔」（逃亡者），「片仔」（打手）、「炒友」（「炒買炒賣」者）、暗娼、「串女」……均應有盡有，按時「上班」。為了防止鷹犬的搜索，還要經常轉移「辦事

因之如果交友廣泛，知道內幕的人們，需要什麼，差不多都可在茶樓買到。當然要極為秘密，在相熟的「行家」中去選購了。

不少人就是一日三市，在茶樓「辦事」，花錢可着實不少哩。光是「淨飲」，就要花上一角多錢甚至幾角錢。偶爾吃上一件點心，或碟頭飯充饑，其費用在大陸同胞說來，委實驚人，碰到「業務」順利，「橫財」就手，也沒什麼；倘如「生意不景」，那就要老友「照起」甚至為此而東奔西走。不去，又無疑是束手待斃！

這就是廣州茶樓「興旺」的原因。當然，亦有「正職」人士，在既無娛樂而又營養奇缺、供應緊張的境況下，閤家去茶樓「品茗」兼搶食的；也有幾個朋友以及情侶去聊天、談心的，加上諸如此類的茶客，就形成了「形勢大好」的廣州茶市了。

確實，「越亂越好」。廣州茶市之亂，可實在是「社會主義祖國」之一縮影！搶入（茶樓）、搶櫈、搶食……搶，不正是中共的所作所為嗎？

「為人民服務」的「服務員」，更視茶客如敵人。「做唔做都係卅六（月入三十六元）」，多一茶客就要多做工作，他們所受的災難與寃屈，像是要在茶客上發洩似的，遲遲不開茶、不加水，一言不合，即與茶客口角甚至動武。香港市民，不是時常抱怨香港茶樓擁擠、服務態度不好嗎？但我的感覺，就是最擠的、最壞的茶樓，也遠比廣州為佳。

嘈吵、謾罵、打架……加上烟霧迷漫、烟蒂滿地，以及密密麻麻的茶客（一張四人坐的方桌，居然可以坐上十多人），這就是廣州茶樓的眞實寫照！

筆者幾乎走遍大陸的東西南北，終竟發現「食在廣州」這句話，在中共暴政下的大陸說來，還是對的。廣州如此，其他地方，就可以想見了。

（林時）

悼念陳昌和小烈士

一家有事萬家支援

盼望讀者踴躍捐助

親愛的讀友：

在雙十節前夕，一個居於荃灣木屋區名叫陳昌和的小朋友，因在離家門不遠處一棵大樹上懸掛國旗，不慎觸電喪生，本社同人都感到非常悲痛和惋惜。

一個年紀祇得十歲的小孩子，亦知道如此熱愛國家，於國慶日懸旗慶祝，由此可知陳小朋友一家人都非常熱愛國家的。今次陳小朋友不幸喪生，不僅是他一家人的不幸，更是國家的一大損失，因為又損失一個熱愛國家的接班人。他若非遭遇不幸，長大後必能成為國家有用的棟樑。陳小朋友的不幸，也是本港愛國人士的不幸，因為我們又少了一個能夠替國家出力的愛國者。我們在悲痛之餘，想到我們既是愛國同胞，大家同是站在一作陣綫，為反共復國、為消滅萬惡共黨，用三民主義建設富強和平民主的新中國，我們必須互相支援、互相團結，一家有事，萬家支援，所謂團結就是力量。

我們知道愛國心是要互相激發的，大家能夠互助互愛，更能激起自己的愛國心，而且能使這愛國心保持下去，能夠堅定不變。

據我們了解，陳小朋友一家人的家境非常貧苦，只靠陳老先生一個人出賣勞力，胼手胝足去維持。陳老先生的子女都能體念慈恩，孝順父親，更能熱愛國家，堪作一[illegible]的好模範，我們同人實在非常感動。因此本社同人盼望各位親愛讀友伸出同情之手，捐出一些款項去慰問陳老先生一家人，藉此用以顯示在港九亦有很多愛國同胞，他們一家人並不是孤立的，我們愛國同胞是團結的。

各位親愛的讀友和愛國同胞，請你們本着人溺己溺以及熱愛國家的精神，踴躍捐輸！捐款請交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三樓B座本社收。

萬人協會中華青少年先鋒社謹啓

六十二年十一月五日

歡樂滿堂・互道心曲

三結合聯歡聚餐場面感人

△在「菠𦴰」聲中誕生的「萬人雜誌」，已在掌聲和喝采聲中長大了！今年剛足六歲。每年一次的「萬人雜誌三結合」聚餐，今年繼續舉辦。使讀者、作者、編者又一次共首一堂，暢聚聯歡，藉此加強聯繫，互相了解，促進今後緊密的團結。這是最值得慶祝的「生日會」，因為她產生在香港歷史上最險惡的時刻，她的面世可以說是代表着香港的「新生」！

△十一月一日，未屆下午五時，前來梅江飯店二樓參加聚餐的朋友，已經絡繹不絕，他們來自各階層，有工人、老板、經理、工程師、大陸逃港青年、教師、學生、文員、退休軍警、也有從老遠來的新界農民……各行各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說是「七十二行大結合」也不為過，但見人頭湧湧，比肩接踵，使接待人員接應不暇，簽名，掛名牌，招呼入座，忙過不了，「萬人協會」的「臨時工作小組」人員陳達科、鄭秀棠、林之材、江灝川、孫一專、梁冠中、譚昇、棄左、楊聖林、吳少雄、李棠、丘陵、蔡瑛、陳澤棠、丘可光、賴先鈿、馬天、袁國樑……全部出動。「萬協」會務主任張仲仁一馬當先，這回他不是施展「抗戰武術」，而是喜氣洋洋的在簽到處前「恭候光臨」，表現特別賣力。

△近三百位朋友於下午六時左右差不多已全部到達，大家都知道入席前必定有個紀念儀式，所以提早抵達，以便聆聽萬人傑先生的致詞。但美中不足的是，音响裝置臨時發生毛病，以致躭延了不少時間，但是在場的朋友，沒有一點不耐煩的表示，確實非常難得。

△今年特別多青年朋友參加，不少是剛從大陸逃出來的知識青年。從

他們的面容可以看出每個人心裏非常興奮，因為這是一次眞正憑個人意願參加的集會，在這裏大家可以坦誠交談，互道心曲，不用擔心受批評被鬬爭；與中共強迫式的所謂「群眾大會」有天壤之別。大家還可以藉着這次聚餐，一吐苦水，痛快地控訴中共的罪行。

△「萬人協會」屬下的青少年先鋒社成員，每個人都穿着上書有「還我河山」四字的「T恤」，整齊劃一，特別「搶眼」，他們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也是我們的「接班人」，只見他們個個朝氣蓬勃，穿插於「賀客」之間，博得全場讚賞。

△最難得是香港社會知名人士（皆萬人雜誌忠實讀者）甄子傑、黃石華、劉梅軒等，此外還有丁楷恩、吳中興、何景昌、黃處興等先生，都在百忙中抽空前來致賀，香港時報總編輯湯增敭伉儷也撥冗光臨，使場面增光不少，他們都是首次參加「萬人」聚會，見到這麼熱鬧的場面，也覺深深感動。

△八時正，「六週年三結合」的儀式開始，先由萬人傑先生致開場白，他聲音响亮，語帶風趣；想不到執筆為文的老萬，口才也如此了得。他指出「萬人」朋友，在國際逆流洶湧的今天，仍能堅守立場，以無比堅定的意志向逆流反擊，不虧為中流砥柱；並勉勵大家今後加強團結，繼續努力以爭取更大的成就。他語多精闢，發人深省，博得全場熱烈的掌聲。跟着「萬人協會」副會長曾憲光先生向大家講述「萬人協會」近期的會務，以及兩年來發展情況。甄子傑、黃石個人的致詞都博得熱烈的掌聲及歡呼聲，全場浸滙在一片融洽、歡欣的氣氛中。

△入席後，第一個助興節目是青少年先鋒社歌唱組演唱愛國歌曲，一時全場肅穆，留神靜聽，但聞雄壯的歌聲，撼震四壁，唱到激昂處，鼓舞振奮，深入每個人的內心，產生共鳴！有很多位朋友情不自禁地高呼口號，大家敵愾同仇，場面極度動人。

接着，司儀岑嘯雷提議大家補行向蔣　總統祝壽，只見滿場賓客起立舉杯，高呼「蔣　總統萬歲！」為敬祝蔣　總統身體健康而乾杯，全場頓時興奮起來！「河山並壽！日月同光！」歡呼聲此起彼落，震盪着整個梅江樓頭！

△助興第二個節目是抽獎，今年的獎品特別豐富，有些熱心朋友捐來現金囑代購獎品，有些自己購備捐助，共有三百多份，獎品包括書籍、鋼筆、手錶、畫冊、文具、衣物、台灣酒、糖菓……林林總總，琳瑯滿目。使每個參加者人手一份，無一落空，皆大歡喜。整個抽獎節目過程，都由「萬協」臨時工作人員負責，並由萬人雜誌楊先生主持。他們這種為人群服務精神，值得欽佩，當然，我們更要感謝捐助獎品及金錢的熱心讀者朋友。

△萬人傑、曾憲光及嚴以敬三位先生，不甘後人，各捐出特別珍貴的禮物，為「萬人協會」籌備福利基金。這回採取公開義捐方式，以最熱心捐助最多的一位，獲得禮物。嚴以敬先生捐出水彩畫二幅，曾憲光先生捐出金門大粬酒一支，據曾先生說，這，代表着金門官兵的心意，是收藏多年的珍品；萬人傑先生卻將他心愛的蔣　總統畫冊捐出來，這畫冊是他上次遊台時，一位國府高級人員致送給他的非賣品，他為了增加聚餐的氣氛，也為了萬人協會會員的福利，忍痛割愛，非常難得。

△萬人雜誌的作者們，紛雜於各酒席之間，與讀者打成一片，互相交換意見，俾能使萬人雜誌辦得更美更完善。只見趙聰、岳騫、胡養之、焦毅夫、董力行、待旦、宓琴、許恨紅、縉山、陳逸南……與讀者欵欵細談，相信收獲不菲。可惜柳以青先生未能撥冗參加，否則助興節目非要他演唱歌曲不可，因為他又是一位歌唱能手。寄語柳先生，下次定要出席，以使讀者一飽耳福。

△酒席在熱烈的氣氛中結束，但大部份讀者仍依依不捨，酒菜雖然上完，都仍留席暢談，互道心聲。可是「天下無不散的筵席」，直至十一時過後，大家「被迫」殷殷道別，互說再見，這種感人的場面實非筆墨所能形容，寄語意猶未盡的朋友，踴躍參加「萬人協會」，在這個大家庭裏今後將有更多的聚面機會。

岑嘯雷

「萬人協會」簡訊（五十四）

近月來本會為了慶祝兩大慶典——十月十日國慶節及十一月一日萬人雜誌「社慶」工作人員忙個不停；故此未暇執筆記寫簡訊，向大家報告會務近況。想不到因而引起不少會員讀者的關心，紛紛來電詢問簡訊輟停的原因，可見會友們對本會的愛護，簡直是無微不至的。在此，負責人員謹向大家致以萬二分歉意，並希望會友們見諒。

雙十國慶，本會除組三個回國觀光團，回國參加十月慶典外；並於十月十日晚上在梅江飯店二樓舉行慶祝國慶大會，會後進行聯歡聚餐，參加者二百餘人。今年並得萬會長撥冗親臨主持，場面倍增熱鬧。會上萬會長及曾副會長先後致詞，萬會長指出：中華民國的國運已開始轉機，反攻復國的機緣快將來臨。並強調目前中共困難的時期，但是內部卻是最團結、最堅強的時刻。他並說這是他一貫的見解，這個見解正與今年蔣　總統雙十文告相同，所以希望大家不要氣餒，要緊密團結，作好一切準備，以迎接驚天動地的反攻復國行動！曾副會長在致詞中指出，本會在國際逆流洶湧的時候成立，證明時勢愈險惡，「萬協」的成員愈堅強，他語重心長，希望大家今後更進一步團結，並為發展會務而努力。席間並有二位新近由大陸逃港的知識青年發言，他們異口同聲，指出中共統治下的全無自由可言，而且充滿陰險奸詐！他們現身說法，警惕大家千萬不要上中共所謂「同歸」的當，更指出中共在香港宣傳花招的虛偽，使赴宴的人上了寶貴的一課。（未完）

秘書處供稿

萬人詩壇

壇主葉刀行

六十自壽

刁俊民

(一) 呱呱墮地始為人，母難尋思自愴神。
歲值新邦遭大變，誕同菩薩共生辰。
勞勞入世知何補，草草悲天得有循。
六十年間重想像，壯心未已膽輪囷。

(二) 革命初衷有所儀，中山遺敎是吾師。
從龍雖後予生晚，禦寇爭先孰敢遲。
喜得秋風傳勝利，愁聞夜雨隱危疑。
金陵瓦解蘭成恨，故國情殷枉費思。

(三) 既不人謀便鬼謀，叢祠篝火起荒陬。
可憐漢幟遭千刼，慘見紅旗插九洲。
兩岸相分空有國，廿年自抱怎無謳。
未甘隱忍為逋客，問把文章記我仇。

(四) 親恩不負國恩承，轉眼今朝壽域登。
歸墨歸楊非我願，事秦事楚讓人矜。
孤臣去日三回首，烈士暮年一撫膺。
落落平生情獨寄，紫金山上望昭陵。

刁先生自壽詩，痛懷家國，感慨萬千，其中佳句「勞勞入世知何補，草草悲天得有循」。「可憐漢幟遭千刼，慘見紅旗插九洲」，對仗既工，意義亦好，雖自壽之詩，而能代表大衆心理，讀之能起共鳴之感，詩人之筆，偉大矣哉！壇主評。

寄外

梁楚畹 湘蘭女史

(一) 自伯之東萬念灰。羅幃無復理粧台。
菱花照見儂顏色。不似當年笑口開。

(二) 閨中獨坐足生寒。為憶檀郎衣覺單。
呼婢烹茶聊解悶。那堪明月照朱欄。

(三) 聞君抱病半年長。侍奉無人倍感傷。
消息傳來心欲碎。恨無雙翼渡重洋。

(四) 蘭房靜坐把琴彈。指入春寒覺漏殘。
遙憶天涯名利客。也知衾底夜添寒。

(五) 宵深夜靜月輪高。四壁寒蛩徹耳嘈。
為憶檀郎眠不得。對燈愁坐讀離騷。

(六) 讀罷離騷淚滿襟。更闌人靜月光沉。
燈前只有飛蛾伴。似笑阿儂學詠吟。

(七) 梁上呢喃燕語聲。離人聽得倍淒情。
不嫌故壘歸遲早。莫戀新巢別處營。

(八) 課子篝燈影自親。低頭遙憶遠征人。
惜無縮地神仙術。長使金閨若比鄰。

(九) 金閨歲月易蹉跎。不覺年華卅載多。
自照菱花非昔比。問郎容貌近如何。

(十) 燈下課兒樂趣多。愁從文字屢消磨。
飛蛾不解儂心事。似笑阿儂學詠哦。

茲有余慕蘊女士，自美國來函，抄寄其亡友湘蘭女史寄外詩十首，畧云：「梁女史工詩善琴，十載同窗，過從甚密，其詩、詞句雋永，情意深長，今者，玉人已殞，不忍湮沒佳什」云。細讀其詩，幽嫻婉麗，伉儷情深，求之今日，已不多見者矣。函中附有美金一元，囑寄本刊。自當遵辦，壇主。

五十吟

葉其眞

憂患重重五十年，立身惟賴此心堅。
南來每洒逃亡淚，北指常吟反共篇。
異地乾坤憑白手，故鄉兒女望青天！
庭階且喜新枝秀，葉茂根深信可傳！

葉先生詩「異地乾坤憑白手，故鄉兒女望青天」既新又好，袁牧見之，亦當採入隨園詩話，壇主評。

割肉療夫有序

一覽樓主楊海天

吾友嚴步高兄談及其早年在滬身患奇症羣醫束手，其夫人吳德弘女士秀外慧中，飽讀詩書知古人有割肉治療者，遂割其左臂肉一塊治之，病忽霍然，詩以誌之。

割肉療夫義婦賢，深情如海此雙仙，
人間幾見奇花草，佳話堪傳億萬年。

曉行秋思

一覽樓主楊海天

朝暾初上海湄行，桐葉驚風繞樹鳴，
雨後青山如倩女，眼前世態總刀兵，
衣裳九月難新換，故國廿年誤舊盟，
雲水萬重天外客，人人戈枕待收京。

重陽感賦二律

甘泉

(一) 江上楓舟籬菊黃，年年客裏渡重陽，
前塵影事歸詩卷，宿怨閒愁入酒囊，
哀樂於今憑否泰，亂離斯世任滄桑，
思親北望空垂淚，分陣天涯惜雁行。

(二) 羈愁無那獨徘徊，吊古傷今事可哀，
莽莽乾坤多譎變，茫茫世局幾環回，
中秋玩月方歸去，重九催租又逼來，
客子鄉心索宿夢，白雲珠海越王台。

敬步謝梓良詞長紫峯閣遠眺原玉

袁暘照

夷居難賞舊園林，景物常縈逋客心，
親友久違音杳杳，鄉關遙望影沉沉，
忍拋手建千年業，換取萍飄一葉陰，
若向北方揉倦目，國仇家恨兩交侵。

重夢

雪梨林康

相思滋味已遍嘗，又會蹁躚舊樣裝，
乍見癡然亡問語，還魂詎憶欠金方，
重尋夢境難成夢，便欲忘情不易忘，
未住禪心微慧定，一番影事一迴腸。

北平「反孔子」有感

林杉

(一) 洙泗源流萬古長，於今孰料竟遭殃。
妄將忠恕全摧毀，換卻兇殘作典章。
魑魅迷人多伎倆，聖賢落水等尋常。
可憐一撮無知者，燐火誤呼作太陽。

(二) 反天反地反人倫，夫子而今又困陳。
莫怪當時常嘆鳳，縱生此日亦傷麟。
只聞公冶遭縲絏，那有樊遲更問仁？
路上且休談禮樂，桓魋拔樹要刣人。

陸奎生著醫藥書

胃病速癒法	H.K. $5.00
胃痛根治法	2.00
體弱康復法	5.00
腦弱康復法	6.00
神經衰弱根治法	4.00
失眠防治法	4.00
風濕骨痛速癒法	3.00
衰老防治法	5.00
高血壓防治法	3.00
治哮喘咳嗽捷效方	2.00
中藥科學化大辭典	5.80

精裝一鉅册 定價港幣卅元

第一集至第五集

合訂本

陸奎生中醫師著

星島晚報生活圈連載



養生與保健合訂本最新出版輝煌鉅著要目如下

人生健康第一　養生保健與生活圈　脫離壞的生活圈　爭取好的生活圈　你想活到一百歲嗎　先從天年說起　神經系的保健　充分休息睡眠　運動鍛鍊體格　切莫誤解營養　咳嗽不是小毛病　哮喘慎用麻黃　根治哮喘三步曲　哮喘不難根治　胃病切忌遷延　胃弱與體弱　胃痛原因五花八門　慎思明辨防治胃病　胃是情緒的反映板　胃酸與胃痛　胃酸過多的害　胃酸過多的飲食宜忌　胃酸過多的正確療法　胃酸過多療養之道　暴食釀成胃擴張　你可以不可以吃蟹　怎樣防止消化不良　冒辟彊十二指腸潰瘍出血　杜甫死於營養不良　論樂蒂長眠　論聖誕狂歡　欣逢元旦蓬勃生機　及時進補迎接新年　身體瘦弱如何補救　補氣養血強壯神經　杜月笙神經衰弱治癒記　杜月笙中氣虛弱　杜月笙死於骨痿　欣聞腎臟移殖成功　補品與補藥　食補與藥補　虛不受補怎麼辦　疲勞與疾病　體弱回春之路　體弱的人特別怕冷　怎樣增強禦寒的抵抗力　酒果能禦寒嗎　鼻塞噴嚏與流涕　膏滋藥補全身　用腦健腦和補腦　睡眠與失眠　心臟衰弱與強壯

養生與保健已出至第九集每冊五元

神經衰弱與頭暈　精神疲勞與頭痛　讀書與神經衰弱　黑眼圈與陰虛　戀愛婚姻與健康　十月懷胎三月吐　討厭的口臭　口臭根除法　論除舊更新　健康就是財富　新年談飲食　肥胖病　減肥與素食　高血壓與中風　夢的科學觀　論岳飛的頭髮　脫髮不容忽視　風濕性關節炎　腦充血與腦貧血　低血壓氣血弱　貧血的來龍去脈　氣血調和萬事亨　氣血旺精力壯　貧血與惡性貧血　貧血易致體弱　貧血根治法　貧血與營養　肺虛與氣虛　中氣虛精神倦　血脈營養與精神　氣足神旺體力強　論春寒料峭　十八姑娘一朵花　人比黃花瘦　艾帥與運動　勞動與健康　白居易的折臂詩　奇怪的敏感病　敏感病脫敏療法　敏感與痲痺　風疹與風癩　不通氣的鼻子　鼻炎與噴嚏　感冒的危害　傷風感冒速癒法　賈母死於感冒　婦女生理的特徵　婦女衛生與保健　婦女腹痛論治　流產與安胎　產後病　婦女更年期障礙

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　治療經驗談　腸胃保健法　論食粽之道　端午與消毒　皮膚與皮膚病　論快高長大　夏日炎炎正好眠　困人天氣日初長　清涼綠豆沙讚　天時與食慾　厚膩的舌苔　出汗與健康　出汗與疾病　冷氣敏感與鼻炎　鼻竇炎與傷風　鼻竇炎的底蘊　人生與睡眠　神經性失眠　論睡眠的姿態　論食色性也　性教育與戒色　處女貞操優生　痛經與結婚　神經衰弱的煩惱　神經衰弱與焦慮反應　神經衰弱症象紛紜　神經衰弱百病叢生　神經衰弱與精神疲倦　神經衰弱與肉體疲倦　神經衰弱與心跳　神經衰弱心悸怔忡　神經衰弱與心臟衰弱　神經衰弱與中氣虛弱　神經衰弱與腦弱　腦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與腎虧　神經衰弱與胃痛　神經衰弱與食慾不振　神經衰弱與消化不良　神經衰弱神志恍惚　神經衰弱與緊張大師　神經衰弱記憶力差　神經衰弱頭重頭痛　神經衰弱頭暈目眩　神經衰弱心驚肉跳　神經衰弱多疑寡歡　神經衰弱自卑自責　神經衰弱情緒不安　神經衰弱與睡眠　神經衰弱與失眠　神經衰弱亂夢紛紜

胃液的分泌與功能　消化不良的分析　小兒消化不良症　消化不良治療規律　胃腸炎療法　慢性胃炎與絕穀　朱自清死於慢性胃炎　憂鬱的人易患胃潰瘍　胃潰瘍與十二指腸潰瘍　潰瘍飲食宜忌　胃病與養生　腸炎與泄瀉　肝炎與黃疸　咳嗽與氣喘　春色惱人不得　自然安眠法　祝君晚安　安神與睡眠　科學健腦法　太空人吃當歸紅花　探月與腦的聯想　靈機記性在腦　怎樣使你聰明　精神與事業　「杯弓蛇影」病　為什麼疲勞　怎樣袪除疲勞振精神　青年與健康　怎樣增強抵抗力　食物中毒從口入　冷氣與風濕

神經衰弱與靈感　神經衰弱與幽默感　神經衰弱與健腦力　神經衰弱與七情六慾　神經衰弱與精力消耗　神經衰弱與精神活動　神經衰弱陽氣式微　神經衰弱血不養心　神經衰弱意亂心慌　神經衰弱心腎不交　神經衰弱胸翳氣頂　神經衰弱困倦嗜臥　神經衰弱脾氣壞　神經衰弱筋骨酸痛　腸胃型神經衰弱　心臟性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補氣第一　神經衰弱更須補血　氣足血旺神經強壯　神經衰弱如何補救　神經衰弱與鍛鍊　神經衰弱健康教育　神經衰弱能速癒嗎　神經衰弱治癒的信心　神經衰弱根治原則　神經衰弱康復之道　神經衰弱癒後保養

內容豐富 不及備載

陸奎生中醫師

香港・九龍・診症時間

上午九龍 [illegible]

下午香港 [illegible]

夜診九龍 [illegible]

LU KWEI SUN

8. ALHAMBRA BLDG. 7TH FL
NATHA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外埠函購・另加郵費一成・掛號寄上

萬人 雜誌 週刊

（總第三一七期 新20期）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一七(新20)期目錄·

萬人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一七(新20)期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 一九七三年 十一月廿二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每週評論

狄娜不要胡說八道

到中國大陸僅僅遊了二十一天的無線電視翡翠台「蒙太奇」節目主持人狄娜，回到香港後，左報之一的「大公報」照例替她寫了一篇「專訪」，並刋出一張狄娜在接受訪問時，暢談她旅行的「感受」的照片。狄娜的「感受」除了她自己才知道是眞或假，至於她所談的「美好的變化」，那不僅是膚淺而且令人讀了噁心之至。十月三十日「明報」刋出易文先生以「大陸旅行」爲題的短文，開頭就說：「最近有一個以大膽暴露著稱的肉彈女明星到大陸旅行，大做宣傳以壯行色。以她的年齡看，不見得有煞不住的思鄉親情。以她的言行看，不見得有什麼政治觀念願爲中共統戰効命。看來其動機不過是譁眾而已。至於取寵還是取惡，則非所計。」狄娜並不是什麼著名演員，年齡大了不說，她的那一套，凡是看過「蒙太奇」的人都知道，連「麻麻」二字都談不到。本來就不受「寵」，若說她去大陸是爲了「取寵」，只有文滙、大公、新晚等左報能「寵」她，但亦只是利用一下而已。

她對於中共來說，揸筆不如韓素音，演技趕不上關南施；在「政治」上又沒有石慧「進步」，想來想去中共對她唯一可以利用之處就是主持「蒙太奇」這個節目。

無線電視翡翠台由於中共廣告增加的關係，完全視廣大觀眾爲阿斗，而以少數「大紅貓」爲衣食父母，早已露出「左」的苗頭。然這是電視當局的事，還沒有聽說任何一個稍有份量的藝員「回歸」或「認同」，而狄娜在這方面確是「意氣風發」，開了這麼一個「取惡」的頭兒。不過在香港撈電視這一行，出到「回歸」這一招兒，看來「好晒」也有限。

值得「原諒」之處，那就是有些既無本領又不甘寂寞而且是「撈到霉」的人，不到大陸去「回歸」且「認同」藉以「冲喜」一番又怎麼辦呢？李宗仁夫婦、衛立煌夫婦和撈「七十三行」無可再撈的程思遠夫婦，以及近年的顧毓琇、徐逸樵等人，都屬於「撈到霉」的傢伙，在海外孤魂野鬼似的「蹭」得牙乾口臭，所以異想天開有的「回歸」有的「認同」，甚至回去不久「幸福」過頭而瓜得當個遺臭萬年的「窠攏鬼」。

狄娜不是搞政治的，實在想不出她有回歸的理由。狄娜在十一月十二日香港「大公報」的「記者」對她的那篇「專訪」中說：「要不是親身回去看看，我眞的想不到大陸原來有這樣美好的變化吶。」

狄娜是「解放後第一次回到內地觀光的」。按她現在的年紀，大陸「解放」時還是個年輕姑娘，所謂「變化」是從何談起呢？還不是人云亦云，簡直是胡說八道。

她還談到「無錫的太湖，氣勢實在很大」。要知道太湖和長城一樣，既不是中共開鑿也不是中共建設的，這與大陸的「美好」和「偉大」根本沒有關係。狄娜還說：「從前的中國，連一口釘都得靠外國進口，多麼令人洩氣」。中國煉鐵的歷史已有二千年，可能狄娜認爲「毛主席」是上帝，今日大陸的一切都是他造的，過去是一片蠻荒什麼都沒有，不然怎樣能說這樣幼稚的話？狄娜復說：今日大陸「每一個人所穿的都一個式樣和質料，沒有什麼差別，這就體現了人與之人間的平等」。這個「平等」是中共「寧要核子，不要褲子」產生的惡果，若說這也是「感受」之一，何不到監獄裏去看看囚犯，他們比大陸同胞還「平等」！

香港電影界，過去的「左派」著名人物有吳某、張某和夏夢以及傅奇、石慧夫婦等人。但當一九六七年港共發動暴亂時，吳某、張某既不「意氣風發」，更沒有「鬭志昂揚」地參加「鬭倒港英」行列，夏夢還以「懷孕」爲口實一溜烟跑到加拿大去。只有傅奇、石慧夫婦因孩子在大陸當人質，被迫參加了「鬭爭」。結果受到法律制裁，解回大陸在羅湖橋頭因「祖國」拒收曾上演一幕「人球」的活劇。

狄娜在「政治」上不如前邊這些人「進步」，而他們都不屑爲中共暴政捧場，而閣下又何必靠這份拙劣的手法「出風頭」呢？講投機嘛，中共收買的對象你不夠份量，既或有好處也已經是「風水尾」，又何況因你沒有較大的利用價值輪不到你呢？

新聞以外

香港怪現象

眞博士不得志假博士沙沙滾

萬人傑

政府教育部門有好幾位眞博士，但未獲特殊優遇。他們的上司不過是學士而已。但有人買到假博士，沙沙滾，居然攪掂香港政府，攪掂麥理浩爵士，政府文件中一律稱之爲「博士」，港督講話，也聲聲博士。「博士」在香港，可說眞不如假，正苦苦鑽研的學子，問你們怕未？

這等事大意不得

老萬三一三期「新聞以外」提出一個問題，爲什麼在英國本土不合法的「廉價博士」，在香港政府文件中，及港督麥理浩的談話、演說，都以「博士」相稱，似乎對這些以鈔票買來的學位加以承認，實在令人費解。

香港許多法例及施政習慣都跟隨英國，但頒發博士學位給莊重文的「英國自由聖公會大學」校長保爾活（又譯包德惠）已在英國被判罰，他的野鷄大學也認定不合法，想不到他所頒發的博士學位，居然能在香港大派用場，這種奇異現象，老萬認爲是香港政府太胡塗，而港督一再用「博士」的稱謂也太過大意。我們對香港政府雖不是一本有巨大影響力的雜誌，但提出這一點，對香港政府及港督的威信，也有很大影響，希望素重民主的港督先生不要忽視此事，錯到底，這是我們敢於指出的理由。港督麥理浩爵士百務蝟集，工作繁多，這些「小事」可能未引起注意；但身爲港督，領導香港四百萬市民，似乎大小事情俱不宜胡塗。希望今後在香港官方文件及港督講詞中，都不會再出現假博士。否則，香港許多眞博士固然啼笑皆非，苦學得來的學位，也變得一文不值！社會上欺世盜名之徒甚多，港督大意，無異鼓勵了他們，只要港督多稱幾聲博士，他們更「有得撈」了。

頒授學位茶樓舉行

朋友告訴我一個「廉價博士」的有趣故事，相信各位讀者聽罷也會捧腹，特公開讓大家一笑。

事情發生在三年前，曾在蘇佐揚神學院任「教授」的朱某，也以出賣廉價博士學位爲生，所索代價不過二百五十元。但他的博士並非「來路」貨，只是葡屬澳門省貨色，所謂「澳門華南大學社會學博士」是也。

這位朋友有一位親戚馬先生，向朱某買了博士學位，他比馬丁神學院還差勁，頒授儀式連大會堂也租不起，竟然在一家茶樓舉行。不知是偶然碰上，抑或特別邀請，和朱某同來的有一位香港大學講師何博士，這位是英國牛津大學的眞博士。茗敘間，來一個頒授博士的儀式，儀式簡單到無可再簡單，由馬先生呈上一隻白信封給朱某，這信封內有港幣二百五十大元，接着，朱某便頒給他一張「社會學博士」的文憑，儀式便完成。

馬先生把文憑打開一看，滿紙鷄腸，他不懂英文，請教同座的何博士：「博士文憑是不是這樣的？」何博士弄得尷尬萬分，啼笑皆非。馬先生的親戚見這情形，連忙給他打圓場，把文憑要過來，說：「博士文憑都差不多，大同小異罷了。」

博士文憑的錯字

不過，這位親戚中英文都有相當造詣，一看就發覺「社會學博士」的英文Doctor of Sociology的「of」印錯了，變爲「fo」，他悄悄告訴馬先生，馬先生立刻向朱某交涉，朱某大感難爲情，只好答應改天再印一張「正確」的給他。

從這事可看到，出售博士學位多麼荒唐、滑稽！這一類的博士，居然可在香港「最高當局」中混過，並由此撈得風生水起，這不能說不是香港的怪現象。

以老萬上回提到的莊重文爲例，他自拿到那兩個「博士」，不過幾個月後，便當選中華廠商會會長，而且一再連任，到現在已五年多，他的當選是否與「博士」銜頭有關不得而知，不過他對這兩個賤價買來的博士，卻能盡量利用。一九七一年莊士集團發行股票，說明書中也以博士銜頭出現，投資的人當然不曉得他的博士來歷如何，飽學之士，自是受人尊重，以他的學歷知識，當然善於經營，對他特具信心。

據說，莊士集團股票發行十分成功，多少和他的「博士」得到港督「承認」有關。那麼，他付給保爾活的一筆代價，不單沒有吃虧，而大收「一本萬利」之效。

魚目混珠大堪利用

最妙的是：莊重文應邀到官校頒獎，固以博士身份亮相，身爲教育界的官校校長，也以「博士」尊稱莊氏。如果學生們知道這位博士的底蘊，他們還肯再埋頭念書嗎？索性回去要求父母討幾百元買一個博士，立刻就可以在社會上混，說不定也幸運地得到官方承認，就不怕不風生水起了。

不過，這位官校校長尊稱一聲「博士」也並非毫無收穫，莊博士在心花怒放之餘，捐欵一千大元，設莊重文博士獎學金（二位，每位五百大元）。不要小覷一千大元，如果拿來買朱某的學位，又得到四個博士了。

不過世事很奇怪，即使你苦學成功，拿到如假包換的眞博士，未必撈得起；懂得利用的人，他的博士雖屬流嘢，卻比眞博士發生更大作用。

事實上，肯花錢買假博士的人，一定懂得利用，也必然有目的才買。假博士比眞博士活躍，是必然的事。如果香港政府重視這事，把眞假分辨清楚，絕不給予機會那些拿假博士招搖撞騙的人，他們便無所施其技；如果嚴格一點，假博士根本不許稱博士，則社會上受騙的人更少；出售假博士學位的投機者，不容易再搵到老襯。

五位真博士屈居人下

爲什麼老萬說博士在香港眞不如假呢？以老萬所知，教育司署的眞博士至少有五位，他們是：倫敦大學哲學博士程源鍇、陳永昌；香港大學哲學博士蘇宗仁、江潤勳、陳煒良。

程源鍇博士在港府服務已二十年以上，現任理工學院副院長，是特級公務員。蘇宗仁博士在港府任職也逾十五年，現任金文泰中學校長，屬高級公務員。其餘三位博士在港府任職十年以上，現任教育官，可算是中上級的公務員。

可是，這些眞博士在港府中所得到的待遇，並無任何特殊的地方，一樣是循服務的年資而升級，不會因爲他們有了博士學位，特別獲得加薪。他們的上司，許多只有學士學位而已。即是說，儘管在政府教育部門工作，博士學位對你前途也沒有什麼幫助，只要你有被認可的學士學位已夠；有了博士學位，反而要受資格比你差的人指揮。

眞博士鬱鬱不得意，居於人下，假博士可招搖撞騙。將來如果有人寫「二十年目覩香港怪現象」，這該是必須收集的好題材。世上像老萬那樣肯坦白自承半桶水，沒有學歷的人，恐怕少之又少。

董壇主推薦的朱博士

本刊第三一五期萬人詩壇，董壇主刊出朱伯奇「美孚八景」八首詩，並爲文介紹，據說「朱先生早年留學法國，勤工儉學，與今日大陸毛朝權貴，均有同硯之雅（見其著作），論才器，以周某相比，朱先生有過之無不及，爲因深明政治爲害人之事，淸高自守，決不參加。濁水淸蓮，難能可貴。」

老萬不知道董壇主和這位朱先生關係如何，認識多久，他介紹之詞，有無言過其實？老萬與朱先生固不相識，從未謀面。不過，憑老萬記憶，在報紙上曾多次見過他的大名。有一段花邊新聞，標題是「朱伯奇博士膺任國際大學太平洋區負責人」，內文說：「據國際大學協會消息：該校太平洋區人事署有變動，任命朱伯奇博士爲該區負責人。朱氏近榮獲美國、日本、菲律賓三大學頒發榮譽博士學位，連以前所得法國、英國、錫蘭各大學者共有八個博士學位之紀錄，爲本港學人中學位較多之一人。國際友誼協會（I.F.L.）及友好李大倫、王冠傑、方乃斌、宋哲美等發起朱博士榮膺斯職，並示同樂，友好願參加者，可撥電話八二三六二五李大倫接洽。」下面附有朱博士戴上方帽子的照片，肥肥白白，確像個「博士」。

是耶是佛？

報上有這新聞並不奇，這不過是我們行家的所謂蟮稿，在報社有朋友，很容易登出，他們不會查明「是否屬實」才刊登。因此，報紙刊登的「新聞」，不必完全相信，有時和「廣告」差不多，不過自我吹牛罷了。

董壇主提到他的「著作」，讓老萬也介紹其中一段。根據「華南大學叢書之三朱伯奇博士選集」第一四八頁云：「基督教救恩佈道會爲廣傳福音，並配合籌設亞洲國際聯合大學，特設立之亞洲神學院，由朱伯奇博士任院長及學位評議會主席……」

「朱伯奇選集」第七十五頁說：朱博士一九六五年三月假新界荃灣芙蓉山竹林禪院爲其太夫人舉行六虞家奠。既在「禪院」，又是「家奠」，看來是佛教儀式。在朱太夫人的家奠中，和朱博士同撈同煲的陳滌博士（他的名片上印着「華南大學博士、基督教救恩佈道會創辦人兼董事長、衛道出版社創辦人兼副社長」。寫了一副輓軸去「敬輓」，這副輓軸是用梵文寫的「南無阿彌陀佛」。

一個是「亞洲神學院院長」；一個是「基督教救恩佈道會會長」「善光神學研究院董事長」，竟用「南無阿彌陀佛」輓軸輓老太婆，他們究竟信佛祖抑或信耶穌？眞攪到滿天神佛！

博士攤販已告斂迹

老萬寫出這段過去的「趣劇」，董壇主看了會畧感尷尬。老萬相信他對這位朱博士一定認識不深，他的介紹文字，也許根據朱博士來信，畧加捧場的話。不過，對於這事，可用不着自疚，因爲，博士眞假，精明如港督麥理浩爵士也弄不清，董壇主吟哦之餘，還喜歡玩猴弄犬，對博士的眞假，自然懶得去管。

不過，目前香港有相當不錯的現象，廉價博士出售，已比前顯著斂迹，也許因與論界不斷地攻擊，那些「博士攤販」「學位經紀」有所顧忌，一般人可能面皮不夠厚，買了個博士，只招人嘲笑，不敢公然拿博士銜頭出來滾，因爲學位市道不佳，那些「拆家」「經紀」就不得不捨此另謀出路。

假博士若就此停止供應，當屬好現象。不過，對已買到假博士的人，不過由於虛榮心，再拿這假銜頭出來滾。有料的人，沒有博士銜頭，還是有料；冇料的人，掛十個博士銜還是冇料。身爲博士，倒吊沒一滴墨水，多麼丟人！知耻近乎勇，要知道拿個假博士去撈，只是騙人，即使不受法律制裁，也受良知譴責，實際上是痛苦而非快樂的事。

從歷史文化觀點談中國反共前途

陳立夫

中華文化之所重視者，在明本末之分與先後之別，務使本固在先，而無本末倒置與先後錯亂之虞，故能可大可久，集結七億餘人民爲一家，持續五千餘年歷史而不墜。所謂本者，確認身爲家之本，家爲國之本，而國又爲天下之本，故齊治與平，始於修身，而修身則以成智明道爲本。故曰「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又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此言修身者，乃以理智與仁道修養人性，消滅獸性，役物而不役於物，使之成爲堂堂正正有道德之人。至於仁道之基本，如何奠立，則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由此而知吾國文化之所以重視孝弟，實爲人道追根究源，爲人類共生共存（道）奠立其穩固基礎也。

今日世界之文化，可分爲三大類型，從其特點而言，可如下述：

一、資本主義的文化是「重財而輕德」

二、共產主義的文化是「重物而輕人」

三、三民主義的文化是「重人兼重德」

由此而知三民主義文化之所重者，正爲其他兩種文化之所輕，其崇高處亦在此，蓋其爲代表「爲人類所有，爲人類所享，爲人類所信」之文化也。

資本主義，起源於英國而盛於美國，此兩大國家，起先均以基督教爲其立國之精神基礎，及其科學發展，工業興起，精神與物質，得其平衡，故均能先後富強甲天下。人民豐衣足食，由飽暖而思淫欲。爲滿足自身之淫欲，金錢成爲追求之急務，加以科學破宗教之神秘，憑宗教庇護之道德信仰，爲之動搖，於是個人主義勃起，物質享樂主義以興。自私自利之心日長，精神與物質失去平衡，而危機見矣。擁有最多殖民地之英國，不知修德，對其殖民地之物資予取予求，而對於其人民生活中第一重要問題之「食」，竟不爲之改進，吾國農耕隊之到處受歡迎，可爲明證。無禮無義，造成人類間之大不平，不平則鳴，於是殖民地紛紛要求獨立自由，民族主義遂戰勝了帝國殖民主義。資本主義對內則造成貧富之不均，凡擁有資本與機器者，即有奴役工人之資格，在議會則有發言之權利，勢利凌人，不可一世，所謂「爲富不仁」，成爲必然之結果。宗教家所宏揚求仁之教，無法與求富之願相抗衡。「德本財末」之道，早被遺忘。美國幸有若干遠大眼光之祖先，垂有嘉訓，故挽狂瀾於將倒，或尙有望，否則步英國之後塵，恐難倖免。蓋「重財而輕德」之觀念，一經深植人心，蓋已本末倒置，挽救不易矣。

共產主義，源於馬克思主義，以打倒資產階級爲目的，組織農工羣眾作爲其力量之基礎。其出發點爲「恨」。其手段爲「狠」，以鬪爭報復爲得計，其對象爲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表面看來，爲替被壓迫階級打不平，其實爲「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在共產主義政權統治下，人民無絲毫自由可言，憑暴力，尙鬪爭，用權謀，無信義，輕道德，泯滅人性，發揮獸性，視人如物，鮮顧人情，統治者爲刀俎，被統治者爲魚肉，全國水深火熱，甚於牢獄，此種非人生活，源於視人如物之唯物史觀而來，是故「重物而輕人」，乃其所必致之結果。

三民主義之內涵，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者，有規撫歐西學說與事蹟者，亦有爲國父所獨見而創獲者。簡要言之，爲集古今中外政治思想中優點之大成，而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羣之需要者。故凡資本主義之缺點，均已剔除，而且吾國並未做行資本主義，自無需以共產主義爲之抗衡，故中國採行共產主義，實爲無的放矢。而共產主義者所崇尙者，又正爲中國文化之所鄙視，以自身具備優良崇高之文化而不用，反而採取他人之野蠻暴虐之主義，苟非愚妄，即爲媚外心理之作祟，而日以虛僞，殘暴、鬪爭，施之於民，不亦怪乎，吾人爲衞道救國計，自應堅守所信如下：

彼以其僞，我以吾誠；

彼以其暴，我以吾仁；

彼以其偏，我以吾中；

彼以其鬪，我以吾行。

蓋誠、仁、中、行，爲吾國道統之精義，誠以律己，仁以待人，中以處事，行以成物，亦爲人類共生共存共進化之基礎，毀之者無異以卵擊石，自取滅亡。中共之文化大革命，是自殺之開端，苟欲再進一步，用毀滅中國文字之愚蠢行爲，以毀滅中國文化，我不知其以何者來對內團結與對外攘夷，此正爲蘇聯求之而不可得者，摧毀人之武力易，摧毀人之文化難，今中共自毀之，不亦愚乎。此番中共「十大」修改黨章，竟將其中歌頌馬列主義之條文刪除，此足以見其自己供認馬列主義之不爲中國人民所接受而非刪去不可。至於周恩來於政治報告中，自承「大亂還要繼續下去」，可見大亂已在大陸進行之中。又謂：「要所有牛鬼蛇神跳出來」，可見在二十餘年繼續屠殺了五千餘萬反動派，勞改了數千萬人的思想以後，潛伏在大陸的反抗力量，

猶在日滋夜長，這更可證明「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之眞理永存；報告中強調共幹共軍「要反抗潮流」「不怕開除黨籍，不怕坐牢，不怕殺頭，不怕離婚」，可見反抗的力量，在共軍中與社會中到處在蔓延滋長，因爲毛澤東指示他們說：「造反有理」，所以不造反就是沒有理。共產主義如果合乎潮流那就應該反他。殺頭、坐牢，開除黨籍，原是家常便飯，怕亦不能免，家庭爲溫情主義的製造所，正要打倒他，離婚更是不必怕了。凡此均爲中共氣餒而故作強硬之表示。我們應該順其勢，以民族意識向大陸青年作如下之指示，以速其崩潰。

一、埋葬馬列主義與共產主義於中國大陸，中國人不需要外來主義——不怕反潮流。

二、反對用外國主義或制度來壓迫中國人，打倒漢奸思想——造反有理。

三、向奪去我們自由的人奪回自由，不自由，毋寧死——造反有理，不怕坐牢，不怕殺頭。

四、向奪去我們求學權利的人奪回求學的權利——不怕殺頭。

五、我們不願做以外國主義組成的黨的黨員，請求脫黨——不怕開除黨籍。

六、我們需要婣婚自由，受黨干涉，寧願離異——不怕離婚。

七、中國文化比蘇聯的不知要高多少，爲何要打倒好的而去崇拜壞的？打倒崇洋媚外的漢奸行爲——造反有理。

八、造一切的反，反一切的潮流，及至埋葬了阻碍統一的共產主義而後止，才是愛國好青年。

總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反共，是權力爭霸的問題，我們的反共是國家存亡民族文化絕續的問題，是生死的鬬爭，無法妥協的，沒有一個國家，自己把文化毀滅，而能抵禦外侮的，更沒有在鄰國大軍壓境之時，而尚在削減自身的凝固力——民族文化——而爲敵人舖路的，如非中共認爲其最大敵人爲中國文化，而中國文化的確是中共之第一號敵人，可見他們已不是中國人。所以我說共產主義的埋葬場是中國大陸，誰來毀滅中國文化，誰就是陪葬品，中國文化是人類共生共存之原理，是將永遠存在的。反共必勝，應無疑義。

仁義必然戰勝邪惡

——紀念　國父一百晉八誕辰

陳裕清

今天是國父孫中山先生一百晉八歲誕辰，也是第八屆中華文化復興節，我們在同一天紀念這兩個良辰佳節，是有重大意義的。

第一、國父於民國紀元前四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誕生，是我們國家和世界的一件大事，他的三民主義，引導國民革命，推翻滿清專制，創立中華民國。在民族主義方面，他主張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平等，廢除不平等條約，同時扶助世界弱小民族，抵抗侵畧，自求解放，最後促成世界大同，以實現天下一家的理想。在民權主義方面，他主張實現憲政，使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和複決的權力，政府有立法、行政、司法、考試和監察的職能，推行地方自治，以實現民主政治。在民生主義方面，他主張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發展實業，改進稅制，人人經濟機會平等，家家豐衣足食，使「產業革命與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而今　國父的思想，已成爲世界政治的主流，試看二次大戰之後，全球各殖民地已紛紛獨立，而民主政治和社會福利觀念，亦已蔚成風氣，除了受共產極權統治下的地區之外，沒有一個國家政府違背這種潮流的。

第二、國父的思想源於中華文化，他雖然從小學到大學多在國外接受西洋教育，但正因爲他學貫中西，才可以發揚我國固有文化，而發明救國救民救世界的三民主義。民國十年，國父在廣西桂林時，蘇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前來晉謁，他問國父：「先生的革命基礎是什麼？」國父答道：「中國有一道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繼不絕，我的思想基礎，就是承此道統，而加以發揚光大。」由此可見國父的三民主義，眞是聖哲學問，超邁古今，爲國家開萬世之基，而蔣總統明令規定以國父誕辰這一天，爲中華文化復興節，實有非常積極的意義的。

第三、國父在三民主義一書，明白指出共產主義的謬誤，意卽希望我國同胞不要誤入共產歧途，同時也希望中共黨員迷途知返。但是不幸共黨包藏禍心，竟於我們抗日戰事中乘機坐大，隨卽於戰後我們國力衰竭之際，稱兵叛亂，竊據大陸，實行清算鬬爭，屠戮數千萬無辜百姓，奴役七億人民，復又發動「文化大革命」，以圖消滅我國文化，以便進行共產主義。然而二十多年來，大陸人民生活愈來愈苦，怨憤所積，已使毛共眾叛親離，敗亡可待。至於我中華民國政府遷來台灣省以後，實行三民主義，耕者有其田，工業興盛，對外貿易總額，超過共黨統治下的整個大陸，我國民每人所得，亦超過大陸人民幾倍。我們爲了發揚固有文化，又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使我同胞，得以沐浴在我國優良深厚的文化裏面。這樣一個自由、繁榮、幸福、快樂的三民主義的模範省，和那奴役、貧窮、恐怖、痛苦的共產主義大陸相比，其優劣的差別，不言可喻。

由以上三點看來，我們便知三民主義的自由中國，和共產主義的毛政權，實是薰蕕之分，人獸之別，我們絕對沒有理由向暴虐的毛共「認同」、「回歸」，我們爲了實行三民主義，發揚中華文化，保全中華民族的基業，必須效法國父的革命精神，反共到底。我們堅信仁義必然戰勝邪惡，中共暴政是必然滅亡的。欣逢國父誕辰和中華文化復興節，謹述其意義和我們今後奮鬬的目標，與僑胞共勉。

今日北平的眞面目

岳騫

最近聽到了一次千眞萬確大陸來客譚，參與其事的爲叔、侄及侄孫（侄之子）三代，叔是我的好朋友，因爲他們家庭都有人口在北平，所以不能公開其姓名及海外僑居地，暫以叔、侄及侄孫作爲代號。至於其中情況，完全秉筆實錄，不過叔告訴我時是想到就說，沒有秩序，我則加以排比，便於讀者閱讀。由於當時是隨便談天，遺忘的一定很多，祇能就記憶所及的寫下來，但可以向讀者擔保，完全眞材實料，如果加進去一項假材料，就不是人，是毛澤東的兒子，生爲賊子賊孫，死時被炸得碎骨粉身。

北平情況究竟怎麼樣，這兩年來去過北平的海外墮落知識分子（簡稱墮子），只有侯榕生一人回到美國之後，把在北平所見所聞寫出來，其餘的皆是千篇一律歌功頌德之詞。侯榕生雖然對北平眞實現象報導了一部份，但由於她接觸面不夠廣，又由於親屬在大陸，對毛幫許多眞實的罪惡，不敢過份揭露，雖然她所說的已經使海外人士震驚，挽救了許多正待作「墮子」的人，但是，與眞正的北平情況相比，不盡不實的仍多，相較之下，更感到筆者聽到的這一篇大陸來人譚，有巨大的價值。

報導這項事實的祖孫三代人——叔在香港，是一位忠貞不二的僑胞，本身經營一份家庭式的小工廠，夫婦二人生活得十分寫意，但夫婦二人總覺得親丁太少，生活單調，就想起僑居在另外一處的侄兒，侄兒有兩個兒子，大的已十八歲，叔父想把十八歲的侄孫接來香港，已得到侄兒同意，且在移民局辦好入境手續。叔父乃於七月間去到侄兒僑居地探望，準備把侄孫接來香港。

侄兒是一位飯館大師傅，大陸陷共時隨政府撤退到台灣，至孫就生活在台灣。七年前旬外國人集[illegible]備開中國菜館，到台灣招請大師傅，能烤鴨不算，還限定必須是北平人，侄兒恰好二者條件俱備，於是便以技術人員資格携眷出國了。

大概侄兒在台時，就對政府不滿，到了僑居地，又同左派華僑混在一起，思想逐漸偏左，大人立場自然影响了孩子，侄孫尤甚，父子二人每人皆看人民日報、翻人民畫報，對於自由報刊，一向不屑一顧。因此，思想愈陷溺愈深。叔父當然不曉得這種情形，到了侄兒住處一見面就發覺情況不對，侄兒家中放的是人民日報、人民畫報、毛像、毛語錄，所有有毒之物，一應俱全。談起話來，發覺侄兒侄孫思想已形成一面倒之勢，當時也改變了態度，對侄孫來港事，暫行擱置。

住了幾日，叔父回港，侄孫去機場送行，祖孫兩人在候機室發生衝突，侄孫認爲叔公只稱蔣總統，沒有喊過毛主席，提到毛主席皆是稱毛澤東，而且還帶着鄙夷不屑的神氣，實在太頑固。叔父已經悶足了氣，聽到這段話等於燃着火藥庫，順手結侄孫一個嘴巴，侄孫雖然滿腦子「毛澤東思想」，但北方人固有的倫理觀念尚未完全丟掉，挨了打祇是摸摸臉，未敢還手。

叔父打過了氣猶未息，指着他說了兩點：第一、不再接他來香港，恐怕一旦發生了一九六七年暴動的事，替共產黨增加一個打手。第二、勸他回大陸看看，如果他回到大陸住半年，出來之後還親共，就證明共產黨是眞好，我也跟你走。說過就上飛機回港。此後數月，叔侄之間一直未通信，因政治立場不同，親情也斷了。

一直到了本月初，叔父突然接到廣州打來長途電話，叔父當時嚇了一大跳，因爲他同左派人士向[illegible]過電話一聽，原來是侄兒打來的，說明自己在廣州，明日下午回到香港，希望叔父趕到車站接車。叔父聽到侄兒居然眞回了大陸，頓時火冒三尺，但在電話中不能發作，祇好等見面再說。次日下午到尖沙咀火車站等了三班火車，才看見侄兒下車。

叔侄見面後一道回到家中，未等叔父詢問，侄兒以無限懺悔的心情，將在北平所見所聞，和盤托出。

首先，照侄兒的看法，北平在毛澤東統治二十四年之後，起碼倒退五十年。這話使堅決反共的叔父感到詫異。侄兒說出他在北平所見到的「建設」，除天安門附近有一些新房子，其他地區仍是舊屋，沒有一處翻新，這還是表面現象，至於居民居住情況，更非舊日北平居民所能想像。叔父的客廳最多有一百五十尺，侄兒指指說可以住五家人家，所謂家，祇是三塊床板，白天掀起兩塊，餘一塊作爲長櫈，晚上就拚成三塊又成一張床。所有人家均無厠所，一律要上公厠，男女由一個厠所大門入，入內再分左右。

至於食的方面，更是一言難盡，侄兒曾在日本人統治下吃過「和合麵」，但見到毛幫配給的麵粉，顏色宛如香灰，到喉頭也不能下嚥，比和合麵還不如，眞不知是用什麼糧食製成的。即使這樣麵，也不能吃得飽，至於油的配給，每人二兩，是不必說了。

侄兒以歸僑身份，在市場買到一斤花生，拿回家中，其妹已經四十歲，當時高興得如同小孩子一樣跳起來，因爲已數年未見此物。侄兒覺得太可憐，趕回去又買了三斤，這是他這個家庭獲得的最大幸福。

[illegible]

這個三十年未歸的兒子，一別更未知能否再見，決心炒一次醬爆肚給兒子吃，侄兒有一妹一弟同母親，三人晚上計議好，第二天四點鐘分頭去排隊，母親排隊買豬肚，弟弟排隊買醬，妹妹排隊買芫荽，到了七點鐘算是買了回來，醬爆肚是作出來了，但是侄兒聽說買材料的經過，眼淚向肚流，一點胃口也沒有。

至於物資缺乏之情況更是驚人，侄兒說出一個海外人士皆不知道的新名詞「公點」，我們平時祇聽說「公分」，不懂「公點」何解。原來每一個職工，工作一個月，沒有遲到早退，沒有犯錯誤，是為一個「公點」，「公點」的用處可以作為購買高級物品之用，但有「公點」的祇是有資格買，等於買糧食必須有糧票，有了公點、糧票仍然要有錢，沒有錢仍不能買。侄兒只記得買一隻手錶要四十「公點」，換句話說，四十個月不犯半點錯誤，還要積蓄足夠的錢，始能買一隻比港幣一元硬幣還大的手錶，價目約值港幣三百元。

物資的缺乏，在習於刻苦的中國人，還可勉強忍受，最使人受不了的還是思想行動被箝制。在北平城內，許多骨肉至親，多年不相往來，甚至見了面都不認識，因為見面機會少，大家又老得太快，所以偶然碰見也不認識，勉強認出，也有「原來是你」之感。至親骨肉所以不能見面，原因有三：第一、真沒有空，人人都是黎明上工，黃昏始歸，飯後又要學習，不到深夜不能上床，那有時間去探親訪友。第二、不容易，從這條街到那條街訪親友一定要得到「街道委員會」的批准，即使可以批准，也留下記錄，又何必惹這個麻煩。第三、會面後留有後患，因為親友見面談家常，本來是上天下地隨意瞎扯，談過之後可能忘了大半，但分手之後，雙方均有幹部前來拜訪，詢問昨日談的什麼話，用筆記下之後，兩處再對照是否吻合，如果不完全相符，麻煩就大了，在這種情形下，親友骨肉怎麼敢來往。

北平城內每天下午六時至九時，由紅小兵負責站崗，九時至十二時，則由老太太站崗，北平天氣目前已接近零下，人人皆沒有足夠衣物，在寒風中站了三個鐘頭是什麼滋味。

人人每天要學習，學來學去就是毛語錄，毛詩詞，加上江青的樣板戲，在北平隨便在街上拉一個老太太，問她毛澤東某一句詩出在哪一首，某一句話出在語錄第幾頁，人人皆能不假思索，脫口而出。這也可以說是毛澤東的一大「成功」，但對中國同胞來說，則包含了江河般的血淚。

婚姻制度，等於配給，這樣說出來恐怕連反共人士也未必相信，但事實確是如此。一個女幹部在工廠或機關作工，同張三有了感情，申請結婚，不准，領導會告訴他張三不合適，「組織」不能批准。如要結婚，「組織」意思不如嫁王八。女幹部實在對王八看不順眼，堅決不肯，於是丟了張三找到李二，組織仍然不准，最後經過趙大、錢二皆不成，要嫁必須嫁王八。女幹部在一連碰了多次壁之後，曉得拗不過組織，祇得乖乖地嫁了王八。毛黨絕不承認婚姻是強迫配給，一切來諸自願，但像這種自願，與配給何異。

最後說到像這種暴虐統治，老百姓的意旨究竟如何，是不是如同一個姓趙的「墮子」所說，毛澤東的統治已經根深蒂固。

侄兒在北平親見親聞三件事，第一件是他在北平偶而到中南海溜達溜達，祇見佈滿崗哨，每一碼一個衛兵，皆是弓上弦，刀出鞘，他走了一段，趕快退回。

第二件是他弟弟親見，今年五一節，在天安門散會後，大頭目都走完了，小市民也散隊回去，看見馬路中間有一件共軍衣服，許多人都莫名其妙，就有好事者走過去揭開一看，赫然在馬路中寫上「中華民國萬歲，蔣總統萬歲。」看過的人趕快蓋上，後來經過的人揭開再看，侄兒的弟弟就曾揭開看過，至於下文如何，則不得而知。

第三件發生在今年十月一日，當例會開過後，突然有一輛軍用卡車由天安門前向東安街急駛，沿途大散傳單，傳單印上中華民國萬歲，蔣總統萬歲，並有總統玉照，侄兒之妹就曾撿起一張這樣傳單。以後這部卡車開到東四牌樓始被截住，車內祇有司機一人，所有共軍都在沿途跳車逃走，問起司機是被共軍臨時拉來開車，審問此事的經過，半點也不知。

叔父談到這三件事，向我說道：「蔣經國指出中共政權一夜之間會土崩瓦解，我都認為太樂觀，現在看來，千真萬確是如此。」

照侄兒說法，幹部也渴望「變天」，他有一個要好的同學現在是幹部，看見他回到北平，又急又氣，見面說道：「趕快回去，時局不變不要再回來。」說過掉頭便走。

還有一些海外人士不能相信的事，例如每逢貴賓訪問北平，看見百貨公司熙來攘往，有人買東西，曾有人指出這是作戲，前門買到，後門送回。許多人都認為過甚其辭，誰知真正事實，更有甚於此者。

當田中去北平時，某次外出逛市場，後面跟了一大批日本記者，行到一處雲吞店前，一個記者看見店內老太太在包雲吞，過去問道：「老太太，雲吞賣不賣？」老太太說：「賣。」日本記者問明價目，買了十個雲吞，尚未離開，突然有一個人喊道：「我也買十個？」老太太遲疑不敢賣，此人大概也拚上了，大聲嚷道：「怎麼賣給日本人，不賣給中國人。」

這時過來一個幹部說道：「賣給你，但你不能同他們一道走前門，必須從後門出去。」此人答應了，買過雲吞，剛行到後門口，馬上過來幾個彪形大漢，撲上來先搶過雲吞，然後痛毆一頓，此人知道「組織」有意安排，不敢聲張，扶傷回去，侄兒與其相識，始悉這一怪事。

像這些真實情況，自非有心去北平朝拜而走馬看花走一趟的「墮子」們所知。侄兒坐車到深圳買了一瓶酒，車過了羅湖橋，他舉起一杯酒向北一舉，說道：「毛澤東，毛澤東，不推倒你，老子是不回來了。」



中共為什麼批林反孔？（上）

方銀城

自從共黨召開「十大」之後，中共公開了林彪的罪狀，接着在整個大陸展開更積極的「批林整風」運動。中共的報紙與廣播，無不以「反林」為主要題材，彷彿中共過去所有的壞事，都是林彪幹的。譬如說批林「可以增加生產」，批林「可以促進黨的團結」，批林「可以解除人民的痛苦」等等，可謂，集天下之大惡於林彪的一身。

但是，林彪除了企圖暗殺毛澤東之外，他的思想與言行，過去一直被認為是毛澤東的影子，他有什麼可以用「毛澤東思想」來批判的呢？這是中共「批林整風」在意識形態方面，所感到最苦惱的地方。最近，中共在「批林整風」運動的時候，突然多次提到孔子，把林彪思想與孔子牽涉在一起，「批林」的同時，也伴之展開普遍的反孔運動，掀起了對林彪意識形態上的批判。

根據中共的說法，林彪和劉少奇一樣，是孔子的忠實信徒，他崇奉孔子的哲學，因此，他之反對毛澤東，自非突然，不足為怪。

劉少奇之被牽涉到孔子，尚有話可說，因為他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裏，曾數次引用孔孟的「格物、致知」與「修身」的哲學，講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道理，要求共產黨員「吾日三省吾身」。因此，固然劉少奇的思想與孔孟之道，相距甚遠，但被中共抨擊為「道德繼承論」者，尚有說辭。

林彪思想根本未牽涉到孔子學說

至於林彪，他過去只是寫過一些軍事問題的東西，對孔孟學說，未嘗引用，甚至沒有說過一句話，沒有寫過一個字提到孔子孟子、或孔孟思想。中共究竟怎樣把「批林」與「反孔」的運動搞在一起呢？

我們先查看一下中共報刊與電台的一些報導。共黨「紅旗」雜誌今年第八期中，首篇就登載了署名黎堅所作的「重視上層建築領域的革命」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話特別提到林彪與孔子，它說：「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人物，為了反革命復辟的需要，經常利用歷史上的一些反動思想，推行他們的修正主義復辟路線。『清宮秘史』、『武訓傳』、『海瑞罷官』等等反動電影和戲劇，難道只是追念古人，發思古之幽情嗎？劉少奇一類騙子，本來是一些不讀書、不看報、什麼學問也沒有的野心家、陰謀家，但是他們也居然裝模作樣地談什麼孔子、孟子、哲學、歷史，難道他們只是為了裝璜門面嗎？不是，決不是。他們是要從古人中尋找向工人階級進攻的武器，請出歷史的亡靈來為他們的反革命復辟服務。」

這段話說得非常明白，毋需多加解釋，特別是後面的一段話，其中的「劉少奇一類騙子」就是指以林彪為首的反毛集團。雖然中共一直沒有舉出林彪以孔孟哲學思想來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實例，但是我們也不能排除林彪以中國傳統思想來反對毛澤東的可能性，這個問題暫擱在後面再討論。

在共黨「十大」之後，中共對林彪的抨擊更為露骨（自此後中共即公開指名鬬爭林彪），現在摘出幾則有代表性的清算林彪藉孔子思想來反對毛澤東的部份。中共吉林電台十月六日播出「吉林師範大學黨委」召開「批林整風」會議的內容，它指出：「林彪反黨集團，藉孔孟之道，顛覆無產階級專政。」中共廣播並要求學習毛澤東的關於「上層建築意識形態的階級鬬爭」的文章，「探挖孔子所謂『仁愛思想』的階級根源和一切剝削階級都把所謂『仁』當護身符。」並具體要求批判林彪的反動「天才論」，批判「學而優則仕」，批判孔孟唯心史觀。中共陝西電台十月四日播出陝西「革委會」第九次全體會議「批林整風」的內容說：「……要結合批林整風開展批孔活動，澈底肅清奴隸制度的貴族沒落思想之代表孔子的影響，揭露劉少奇、林彪一伙利用孔子之名，企圖復辟資本主義。」

中共湖南電台六日播出「某砲團」的批林內容，透露共軍幹部對「批林整風」感到厭倦，存着「林彪的罪行和謬論批判得差不多了」的想法，因此中共廣播強調，仍需要攻訐林彪鼓吹的英雄和奴隸共同創造歷史的說法，指林彪企圖把英雄與羣眾對立起來。其他對於林彪尚有一些抨擊，與孔子的關係並不太深厚，但亦非全無關係的有：一、林彪主張「唯生產力論」，強調民富國強，利國富民；二、林彪反對「公社」制度，反對消滅私有制；三、林彪反對知識分子下放與工農相結合；四、林彪反對幹部下放參加集體勞動等等。這些大部份林彪在反毛政變綱領裏，已經提到。

特別突出而過去沒有提到的，是中共指林彪主張：「馬列主義過時論」。中共上海電台十月四日曾播出一段話：「林彪明說什麼我們已進入核子武器時代，把世界基本矛盾說成是生存與毀滅的矛盾，公然攻擊馬、列過時，否定我們時代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

如果這段話屬實，則林彪已經對其信奉多年的共產主義，在晚年的時候已告動搖。

從上列中共報刊和電台的報導中可看出，林彪雖說不上是崇拜孔子，但是在「文革」後他的反對馬列主義與毛澤東的獨斷論，似乎是事實。由於這種思想對抗牽涉到孔子思想，故中共發動批判孔子運動。

中共的抨擊孔子，並非自林彪事件開始，亦非自劉少奇事件起，這是眾所週知的，但是林彪事件後，中共對孔子思想的抨擊，似乎作了有系統的捏造與

歪曲。中共批判孔子的典型文章，是去年十二期共黨理論刊物「紅旗」的一篇「春秋戰國時期思想領域內兩條路線的鬬爭」，與今年八月七日「人民日報」第二版所登載的「孔子——頑固地維護奴隸制度的思想家」的一文，以及九月廿七日「人民日報」的「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嗎？」的文章。前兩篇文章都出於一個叫做楊榮國的作者之手筆，其內容雷同之處甚多，不過第二篇比第一篇更爲激烈而惡毒。第三篇是批判孔子的教育思想。

第一篇文章大致是討論孔子與法家思想不同，第二篇則爲更具體的抨擊孔子的忠孝仁愛思想的內容。這兩篇文章對孔子思想的百般歪曲，惡意中傷，自不待言，但細讀之下，其中談到所謂林彪思想與孔子思想較有深刻關係的，似乎只有林彪所主張的「天才論」與孔子所說的「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的一句話的連想。

在「紅旗」文中說：「孔子要維護奴隸主的統治，他鼓吹唯心論先驗論，鼓吹英雄創造歷史，胡說有什麼『生而知之』的『聖人』。並認爲『上智與下愚不移』，即上等人的才智與下等的愚蠢是先天決定了的，不可能改變。」

「人民日報」並進一步說：「孔子認爲『仁』還包括『智』——智識，他竭力鼓吹『唯上智與下愚不移』。這是說：奴隸主『聖人』是上等的天才，奴隸們不過是下等的奴才。」

明顯的，孔子說的「生而知之」與「唯上智與下愚不移」，都是站在教育的觀點而說的，前面的一句話的原文是引自論語季氏篇：「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這段話與孔子所說的「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其目的都是勉勵好學精神，與中共所謂的「奴隸」的說法，根本風馬牛不相及，何況博學如孔子者並不承認他自己是上智，他說過：「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如何能夠說孔子是「鼓吹唯心論的先驗論」者。

從這裏可以看出，中共目前在大陸全面地如火如荼的展開反孔運動，並非是林彪思想與孔子思想有什麼深厚的淵源，而是在藉「批林整風」運動，從事一項以馬列思想來對抗以儒家思想爲主流的中國傳統思想的運動，進而以欺騙、愚弄、歪曲種種手段，來消除中國傳統思想的影響力，澈底毀滅中國文化。

中共也不諱言，供認批判孔子就是對中國傳統思想的「挖根」。

中共所抨擊孔子的文章，皆屬於虛假的捏造與有意歪曲，在學術上固然沒有什麼討論的價值，但這是中共懷有政治目的的歪曲歷史，以爲毛澤東的反人性、反理性的思想辯護，故不得不略加敍述。

卽以中共「人民日報」與「紅旗」雜誌的抨擊孔子的文章來說，其主題是在於「孔子是維護奴隸制度」的，由於這種大前提錯誤，把孔子的所有倫理與道德觀念，作了全盤的否定。

作者楊榮國在開始時就說：「孔子是一個已經沒落的殷民族奴隸主貴族的後代，他所處的時代，正是春秋晚期，由於奴隸主的殘酷剝削和壓迫，奴隸不斷起來反抗。奴隸制度搖搖欲墜，新興的封建勢力已經起來。所以，奴隸和奴隸主的鬬爭，新興的地主階級和沒落的奴隸主貴族的鬬爭，是當時的主要階級矛盾和階級鬬爭，而孔子則站在維護奴隸制度的一邊。」（「人民日報」）

用「階級鬬爭」的眼光分析中國古代的歷史，根本上已犯了極大的錯誤，因爲中國社會多屬貴族政治，而春秋時代更是貴族與貴族之間的鬬爭，決非如中共所說的存在着「階級矛盾」。

楊榮國所舉的例子是：孔子反對他的學生冉求幫助魯國貴族李氏從事「改革」，故認爲孔子是企圖維護奴隸制度，根據「論語」先進篇所說：「李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而孟子在「離婁篇」對此曾特別解釋：「求也，爲李氏宰，無能致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明顯的孔子並非反對冉求「改革」（實際上冉求並非在改革），而是反對冉求幫助李氏搜刮民財，加倍收稅，橫征暴歛。

其他中共作者所舉的孔子「誅殺少正卯」的例子，作爲孔子維護奴隸制度的證據，亦莫不根據類似的荒謬言論來歪曲。

特別是指孔子的「法先王」的思想，就是表示孔子想要恢復中國過去的奴隸制度，更是荒謬絕倫。

根據楊榮國在去年十二期的「紅旗」雜誌所稱：孔子「祖述堯舜」，孟子則「言必稱堯舜」，韓非反對「法古」，認爲這樣是「不言今之所以爲治」而談什麼過去某些統治者「已治之功」（韓非子「顯學」），這是極爲「反動」的。「就是說，不從當今社會發展中的實際出發而解決問題，一味宣揚古代如何好，要以古爲法，這實質是叫人走回頭路，是在於復辟古代的奴隸制。」

韓非子固然反對「言必稱堯舜」，但是只是由於堯舜時代的政治制度無從稽考，也就是中共作者所說的「基於現實的觀點」，而中共作者說韓非子反對復古，就是反對奴隸制度，完全是惡意的捏造。

楊榮國在八月七日「人民日報」上進一步妄稱：孔子所說的「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就是一要復興被滅亡了奴隸制國家，恢復奴隸主貴族的統治權力，讓那些已經沒落的奴隸主貴族重新出來當政，這是澈頭澈尾的復舊反動的政治口號。」

根據「論語」與「孟子」所載，孔子所說「興滅繼絕」，明顯是懷念堯、舜、文、武、周公的昌明之治，絕非如中共所說的懷念奴隸制度。

關於孔子爲什麼懷念先王，孟子滕文公篇中有詳細的說明，孟子說：「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之也。」

又說：「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認識中國

「不到長城非好漢」

柳以青

學聯會所主辦的「中國週」過去了。我想藉這個機會談談我對「中國週」的感想。

首先，我覺得「學聯會」所設計的一個「書箋」，圖案並不好，可能由於印刷的色澤不能突出鮮明的「長城」圖片，顯得模糊不清。然而，我卻欣賞在圖片上所題的那一句話：「不到長城非好漢」。也就是因此，我就用了這句話，做爲這篇文章的題目。

就我的記憶所及，香港的大專學生，多次前往中國大陸去訪問、觀光和旅行，但是，可惜的是絕大部份並不能「攀登」長城。這方面對這一代的中國青年人們，既然從遠方到達了中國大陸，竟不能使他們前往長城一遊的話，實在是遺憾的事。難怪學聯會的「書箋」就用「不到長城非好漢」來表達大多數學聯會成員的「心聲」了。其實，說是「抗議」也不爲過。因爲，雖然「自從七一年底，港大學生會組團前往中國參觀旅行以來，大專同學回內地參觀旅行的逐年劇增。以今年暑假爲例，據不完全統計，各院校同學隨旅行團前往中國各地旅行的，超過一千二百人以上，大大加深了同學們對中國的了解。」（見「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的「認識我們的祖國」特刊的「主席的話」），可是，就我所知，能夠「攀登」長城的大專同學不出一百名，而大多數的大專同學，所謂「內地觀光」，卻只囿於臨近香港的兩、三個省份。無怪乎學聯會要表示「不到長城非好漢」了。

不信的話，我們可以看看這個特刊中，有關「認識中國運動在各大專院校」的報導文章中，所表露的意見。

有關香港大學的情形，文中稱：「很多同學以及私人身份或參加團體回國內參觀旅行，更有很多未曾回國內旅行的同學，要求學生會安排行程。另一方面，同學們也開始留意和研究台灣經濟民生及社會狀況。甚至希望爲統一中國而作出一些貢獻。總括來說，同學們對中國（包括台灣省）進行親身接觸和了解，並視此舉爲理所當然的做法。」

我覺得這「理所當然」四個字最夠勁。無論大陸和台灣，既然都是中國土地，爲海外的中國人都該毫無所阻的去「親身接觸和了解」，暢所欲見，暢所欲聞，暢所欲言才行。

葛量洪、羅富國和柏立基三間教育學院，在表達他們到大陸觀光時，顯然是不滿足的。因爲在今年暑假他們才組團訪問大陸稱：「此次中國廣東旅行分兩團出發，一團去肇慶七星巖，一團去新會。同學們飽覽了中國瑰美無比的江山，參觀了公社、醫院、工廠等。不但對中國內地有一個比較概括的認識，而且更了解人民的生活情形，知識水平及新中國的思想路線。所花只是數天的時間和少量的金錢，換來的卻是無價的知識和見聞。希望以後能去得更遠些，見得多些。……來年暑假學生會將組織一北京旅遊團，到北京、蘇杭一帶遊覽，以能對中國大陸有更深刻的了解和更透澈的認識。」

「去得遠些，見得多些」這恐怕是三師同學們的心聲，爲的是「更深刻」些、「更透澈」些的「了解」和「認識」。中共當局必須滿足海外中國青年們這一要求的，不是嗎？

理工學院的同學們，同時也對這方面表示了意見：「旅行會首次舉辦內地旅行，在理工學生會的歷史上，是認識中國運動的高潮，今年暑假，同學們分批前往廣東各地遊覽，飽嘗湖光山色之美，並參觀工廠，訪問公社及學校。通過親自接觸，同學們對今天中國工農業發展和社會制度有了初步感性認識，特別是對祖國的秀麗河山均留下極深刻的印象。很多同學都嫌旅程太短了，紛紛表示希望能再有機會回去，到更多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

「旅程太短」是理工同學的一致感覺。於是「紛紛表示」，「再有機會」的話希望到更多的地方「走一走」和「看一看」了。以上都是大專同學們所表示的不滿意。

「到處跑跑」無阻無礙

這次「中國週」的舉辦，最主要的是香港大專學生們「認識中國」，同時在討論到如何更能眞切的「認識中國」時，也特別地指出要到大陸旅行、觀光和訪問。

像上面所引的「主席的話」中已有透露。同時，身爲「中國週」贊助人霍英東所寫的「贊助人的話」中，也主張「『中國熱』吹遍了世界各地，也給香港的青年學生帶來新的覺醒。一個『認識祖國』的熱潮，正在維多利亞海港的兩岸掀起，大專學生們從書本中尋求眞知，到祖國參觀訪問，在報刊上發表見解。」

而十月份出版的學聯報的社論中，也表示「要深入發展認識中國運動，就要不滿足於現狀，就要根據同學的現有認識基礎，在理論和實踐上加以提高，例如到中國各地旅行參觀……。」

同時，在這期的「學聯報」上，還有兩篇文章談到了這一問題。像在「對當前學運方向的幾點看法」中稱：「認識中國的實際行動，除了返國內（包括台灣省）旅行探親，到處跑跑外……，都是充實着『認識中國』的內容。」

另外在一篇「談如何認識中國幾點意見」中，也有一段這樣的表達說：「

在探討中國問題時，我們務求有比較全面的、客觀的認識，而不是盲目的反對，或是盲目地贊同。我們堅決反對那些抱殘守舊、不肯接觸問題、不肯接受事實，只憑主觀臆斷的態度。我們應以坦誠的態度，實事求是的精神，搜集多方面的資料，聽取多方面的意見，展開深刻的辯論，以求更進一步了解我們的國家。」

「除了返國內（包括台灣省）旅行探親，到處跑跑」和「實事求是的神精，搜集多方面的資料」等等，都是「認識中國」最基本、最重要的方法。特別是在大陸和台灣中國的土地上「到處跑跑」和「搜集資料」。

為此，學聯報也就為此，刊出兩版「我所見到的中國」的「言論摘錄」。簡單的把中外人士們在到中國大陸後，所發表的觀感摘錄了一些。姑無論所節錄的重點為何，但是，卻都是反映了「親歷其境」的重要。這重要性會帶來真切的認識，無論是到大陸，無論是到台灣。不但可以看到兩種不同制度的情形，同時，又可以接觸到兩地的中國人民。

事實上，生活在海外的年青一代，對現代的中國實際情形，無論台灣和大陸，確實是比較陌生的。陌生的不僅產生了幻想，同時也產生了空洞的愛和憎，那麼，要多到兩種截然不同的兩個制度下的地區去深入看看，然後可以做一種比較——客觀而冷靜的比較，可以找出究竟那一種制度為整個的中國更適合中國人民；同時，在那一種制度之下，海外的中國人更能有所貢獻，特別是把自己所學的貢獻出來。

「提出我們的看法」！

使我感到不解的是：學聯會這次舉辦「中國週」的節目裏，卻少了一項最該有的節目——那就是舉辦一個曾經前往大陸參觀，旅行者們的「觀感交談會」；讓幾乎有「一千二百人以上」的各院校同學們，有一個互相交換意見和發表感受的機會。這該是「中國週」在學聯會主持下的最高潮和最大主題。惜乎，學聯會並沒有這麼做。因此，在學聯會所聲稱的「例如圖片展覽、書籍展覽、美術展覽、綜合晚會、文化介紹、音樂欣賞、書法國畫展覽、民間剪紙、電影幻燈、詩詞朗誦、研討座談、專題講座等……把大專同學的『認識中國』運動推向一個新的階段。」似乎大專學生不是「直接表達」的主體，而只是「間接表達」的主體。

我在想：假如能夠使得前往大陸和台灣的同學們，在一個自由自在的公開聚會裏，談談他們所親身觀察和經歷的事件，卻也是一個很現實的體裁吧！我曾記得以前香港大學的同學們，在第一次回大陸觀光後，有過現身說法的聚會，那麼，在今年，不少的大專同學們都分別去過台灣和大陸，相信該是在交談中，更是多采多姿呢！

相信學聯的主持人們，不會想不到這一種座談會是那麼的輕而易舉，並且也生動活潑呢！然而，為什麼只會邀請前會去過大陸的成年人們呢？這不由地引起了我的思索。或許也引起了不少人士們的思索。

是否怕在這種交談會裏出現了不太調協的論調？使得主持這一交談會的人士們難以控制？如果是這樣想法的話，那就失卻了「自由討論，自由認識」的意義了。如果不是這方面有顧忌的話，那究竟是又為了什麼呢？

對這問題我是無法回答的。因為「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簡介」的文章中，有關「學聯的方向」的「中國」部分，提出了四大綱領，它們是：㈠學聯會應在加強認識中國之原則下，協助鼓勵各成員學生會成立國事研究小組、編印「認識中國」刊物、協助中學組織起來，通過各種形式之活動，加強其對中國之認識及關注以及協助成員學生會以組織文藝活動，突出主題，並引領市民關心中國、認識中國。㈡第十屆學聯會第一次代表會議中成立一個「國情小組」專責國事研究及各種有關活動。㈢第十六屆學聯會在加強認識中國之原則下應主動地與有關機構建立通訊或更多聯繫。㈣在促進認識中國的大前提下，學聯會應於第十六屆期間派遣代表團進入中國內地，以加強與國內人民，特別與學生團體方面之接觸及了解。

特別是第四項，我覺得頗有深意的。既然能夠想到代表團前赴大陸與大陸人民和學生團體接觸和了解，那麼，為什麼沒有在「中國週」裏，舉辦一個「觀感交談會」呢？因為如果真的要履行派代表團前往接觸人民及學生的話，這一「觀感交談會」卻是最重要的。

我在拭目以待學聯會的代表團進入中國大陸，「以加強與國內人民特別與學生團體方面之接觸及了解」，這方面對這一代的青年是很重要的。因為在彼此交換意見之後，更能增加彼此的了解。不過，有一點我特別要提出來的是：在去年暑假不少的大專學生前去大陸，曾被安排到大學的教室裏，聆聽教師來講「魯迅的革命精神」的激烈而偏面的課程，由於這些香港大學生是為了旅行，雖然不滿意那位教師的講解，但也只好逢場作戲的作聆聽狀；有的竟陷於昏昏欲睡的半眼狀態，這種「接觸與了解」可以說是半點作用都沒有。

相信學聯會所謂「代表團」的使命，該是與上述情形有極大的分別的。並且也是從多方面交換不同意見的。否則的話，那便成了變相的「學習團」，而不是「代表團」了。所謂「代表團」是應該代表各種不同思想、意見、經驗，而加以交流呢！因為學聯報上「對當前學運方向的幾點看法」一文中，就會這樣的表示：

「我們覺得，從整個學生運動的總方向去看，『認識中國、關心社會』這個提法，應該是不帶任何既成的對中國和香港社會任何方面的肯定或否定……。我們應當鼓吹多認識社會主義、多認識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三民主義和其他形形式式的理論及思潮。國內目前走的是社會主義的道路，中國的各方面的問題都還有待我們去認識、理解和提出我們的看法。」

我以為在任何的認識過程中，是該「提出我們的看法」的。在不能「提出我們的看法」的場合，可以說就很難有深刻、明確的認識。所以，我一直在盼望着：學聯會在不斷的從事於「認識中國」中，「提出」他們的「看法」來！這才是真的認識！

資本·社會與民生

——查著「見聞思」理念商榷之八(下)

馬以定

「時至今日，社會主義已經代替了自由主義底地位，成爲大多數進步人士所主張的學說。從前，有些偉大的自由思想家會對集體主義可能產生的種種後果下過警告，而現在的這一轉變，則不僅僅是表示一般人對於前輩底警告已經忘懷而已。他們所以如此，因爲他們相信另外一番議論。而這番議論底意旨，根本與前輩自由思想家們之所言相反……。現在的人已經不大記得，社會主義，在其初期，彰明皎著地就是權威主義性質的東西。……唯有黨強大的獨裁政治才能付諸實行。……是依據階級層層管制之原則，細心將社會組織重加改造。……又主張用強迫性的精神力量加諸社會各階層以達到這一目標。」

海耶克接着又說：「一八四八年革命以前，民主有一段高潮。社會主義只在這股澎湃的民族潮流之影響下才開始與自由的力量結合。後來，所謂『民主社會主義』這一名詞出現，在很長的時間以內才把鼓吹社會主義的前輩們所引起的一般人對社會主義疑懼心理平息下來。民主政治根本是一種個人主義的制度。這種制度與社會主義永遠不能調和，關於這一點，杜克利比任何人都看得清楚。杜克利於一八四八年曾說：『民主制度是擴大個人自由之範圍的制度；而社會主義則限制個人自由之範圍。民主制度將一切可能的價值加諸每個人之上；而社會主義則把個人當做一個工具。在社會主義的制度中，個人，不過是一個數目字而已。民主制度與社會主義共同的地方只有一點，就是二者都主張平等。但是，我們必須注意，即使是這一共同之點，還是有些[illegible]

有許多人對社會主義存疑懼之心。而且，渴慕自由，乃最強有力的政治動因。爲了緩和許多人底疑懼心理，並且利用大家渴慕自由的政治動力，於是，社會主義者天天對大家作諾言，允許大家得到所謂『新自由』。他們說，社會主義之實現，將使人類從必然的領域飛躍到自由的領域。……在那些曾爲政治自由而奮鬪的偉大使徒們底心目中，自由一詞之所指，是免於被人壓制，免於他人濫施專斷權力。尤有進者，當一個人受到某些因素之束縛，以致除了順從他所屬的上級之擺佈以外，他便毫無選擇之自由。在這之下，他能從這些因素底束縛之中解放出來，這也叫做自由。社會主義者所允諾的新自由，其所指並不是這些意義。社會義主者所允諾的新自由，所指卻是要人免於受必然之限制，要人免於那無可避免地限制人底選擇範圍的環境之強制。……社會主義者說，新自由是要人從這種環境的壓迫裏解放出來。物質的缺乏，好像是一個暴政。當我們要變得眞正的自由時，首先必須打破物質之暴政，首先必須解除『經濟制度所給予人的束縛。』照上面社會主義所說的自由一詞之這種意義看來，所謂『自由』，簡直成了力量與財富的別名……。因此，新自由所要求者，其實就是一個舊的要求之別名而已。這個舊的要求就是財產之平均分配。……現在，被勾引而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人一天多於一天。他們昧於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在基本原則上的衝突。……李普曼先生堅信：『我們所從屬的這個時代，正在從經驗得知，當我們放棄自由而將自己底事聽任一個具有強迫性的組織來安排時，其結果將爲如何。居然有些人以爲放棄了自由，一切聽任別人擺佈，就可期望將來得到滿足的生活。如果眞的這樣行起來，他們的希望必歸幻滅。當着有組織的管制加強以後，生活目的上的花樣一定會愈來愈少。結果，什麼事都要歸於整齊劃一，這是依計劃而行事的社會或藉權威專斷的原則來處理眾人底事務之懲罰性的結局。』」(見殷海光譯「到奴役之路」第二三至三三頁)

我之所以引徵了這麼一大段文字，並非是爲了偷懶，只是願意表示出目前人們對思想、理念了解的墮落，同時，也願意有心人仔細地讀一下長達二百零八頁的「到奴役之路」的小冊子，由文星書店

——給查良鏞的一封公開信——

你說從前教你圍棋的老師教你下圍棋的最大秘訣，「是補好自己一切漏洞，必須先求己之不可勝，然後求敵之可勝。這個秘訣，主要是『弱者的秘訣』。」又說你「在台北的時候，好幾次想起了這一個『弱者的秘訣』。」哼；好一個教你圍棋的老師，好一個「弱者的秘訣」！這分明是你故意向壁虛構，惡意暗中影射台灣是個「弱者」罷啦。「先求己之不可勝，然後求敵之可勝。」怎能說是個「弱者的秘訣」？據張伯了解，孫子兵法軍形篇第四說：「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意思是說：「古時候擅長作戰的人，不管敵人的強弱如何，必先充實自己的力量，使敵人不能勝我；然後等候敵人有了

必須敵人有了失敗的因素，才可以乘機出擊。」同篇又說：「故善戰者，先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又在九變篇第八說：「故用兵之法，無博其不來，博吾有所待也。無博其不攻，博吾有

」讀

極大的智慧的。

在這裏，我不能不提出來向查先生請教的是：以查先生的理想與態度，在發表爲文時，何以不能脫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主義」框框，而竟然高唱着「民主社會主義」，看，又是「主義」！

我對「主義」並沒有好感或惡感，只要我在了解了一個「主義」的內容之後，才產生了好感與惡感。這好感與惡感之建基，並不是從情感來的，而是這一「主義」所包涵的內容是可行而又爲全人類及每個人的尊嚴和正義所要求的，才給予肯定，否則的話，便給予全部或局部或部份的否定。

資本主義固然有很多缺點，社會主義的缺點也爲數不少，但是，這些的主旨都是囿於經濟的範圍內的。固然，經濟的制度會影響政治，有時對政治的影響頗大。然而，政治上的理念，還有其獨立的思索。同時，一個政治制度又可以影響經濟，有時，其影響力也是鉅大的。雖是如此，政治與經濟的範圍卻也是截然分明的。因此，就有了政治學和經濟學的獨立學科部門。

因此，在談政治時，應該多用政治學觀點；在談經濟時，又應該多用經濟學觀點，如此就能看出問題的結癥。固然，政治與經濟互爲影響的重量，有時很難使人分隔出來，但是，困難是一回事，能夠分隔又是一回事。目前，不少的國家運用到「政經分離」的原因，姑無論這原則的可行程度爲何，但卻是證明政治和經濟在某些基本上的因素裏可以分離、分隔的。

如果籠統的把政治與經濟混爲一談的話，這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使問題複雜化起來。更或把眞正的問題忽畧了，而把假的或表面的問題，弄得滿天亂飛。

徐復觀先生曾在民國三十九年九月十五日的「民主評論」（第二卷六期）的社論，題目是「我們信賴民主主義」中，也曾表達了有關「民主」的意見，但徐先生所表達的實質就很「親切」和「確定」，並且也正確。因爲民主是指的「生活方式」。這方面我是首先贊同的。

至於查先生第二個不自覺的遺憾，下次再談。

「見所聞所思」後所問（三）

張伯

就血洗台灣了矣，那還待你猖猖而言「在台所見、所聞、所思」哉？

你說你「感覺到，台北的領導人很明顯的認識到自己和中共力量之間不成比例，形勢十分不利？」咦！你老哥倒蠻敏感的哩。但張伯不曉得是你那一個尊感官所「感覺到」的。是尊鼻感覺到的乎？嘻嘻！那麼比獵狗還要偉大哩。抑是由於你老哥患了皮膚敏感症所致？不錯，任何人都得承認共黨控制的地方比台灣大，人口比台灣多。但是地方大，人口多，這種「量」並不就是等於戰鬥力量。戰力乃是精神力量與物質力量的總和。你敢肯定共黨的戰力比國府的戰力強，其形勢對國府十分不利乎？我說呀，你老哥不僅患了嚴重的皮膚敏感症，而且套句文藝的句子說呀，你老哥還是嚴、蔣兩位體內寄生蟲哩。要不然，你怎麼會曉得「他們以前當然早也認識到了的，但咀裏不肯承認，心裏念念不忘於重新奪回大陸的政權」哉？

黨與黨之間的鬥爭，不管文鬥或武鬥，文鬥如美共和、民主兩黨，通過選舉方式以爭奪政權；武鬥如國民黨推翻滿清政府而建立中華民國。兩者都是以奪取政權，貫澈該黨的政綱政策，實現其政治主張爲目的的也。這即如張伯這樣「渣」的人

老哥，如今中國大陸的同胞自由乎？平等乎？又請問，國府的領導人是不是國民黨黨員？他們是不是國父的信徒？難道他們「心裏念念不忘於重新奪回大陸政權」，以實現國父遺志，有啥不對乎？接着你又說他們「現在的情形卻大大改變了。說是根本改變，恐怕也不爲過」？哼！照你如此說法，國民政府由這一班人來領導，豈不嗚呼哀哉，完蛋了乎？連最高國策都「大大改變了」，張伯還有個啥好說的哉？不過據張伯了解，中華民國政府現階段的國策是光復大陸，推翻共黨政權，實行三民主義的也。在沒光復大陸之前，這國策是絕對不會改變的。凡去過台灣的人，憑他們在台所見所聞所思，都有這種感覺。但奇怪的是，你老哥竟感覺到「根本改變」。咦！難道由於你老哥患有嚴重的皮膚敏感症因而引起併發症又不幸染上「流行性神經過敏」的毛病乎？

你說：他們向你解釋他們的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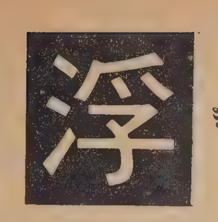
『我們的基本政策，是求生存……求把台灣建成一個富庶康樂的模範省，由此而影響大陸。

『……如果共產黨犯的錯誤多而重大，而我們犯的錯誤較少，改正得較快，我們就有了勝利的機會。

『我們和中共的鬥爭，現在已不是爲了政權與政府中席次的鬥爭，……如果大陸上的同胞能過眞正自由的生活，國民黨毫不考慮的就將台灣政權交給大陸上任何政府……』」

這是什麼話？如果國府的領導人確是這樣向你解釋他們的政策，那眞是飯桶。張伯對這種解釋，曾爲之擲筆三嘆！然而三復斯言，沉思有頃，結果豁然而悟，我認爲他們決計不會如此向你解釋的也。這純然是你老哥自以爲是，存心歪曲他們的眞意罷啦。這道理很簡單，且聽張伯道來。

就算國府的領導人多蠢，也會曉得老虎是會吃豬的也。難道他們積數十年與共黨鬥爭的痛苦經驗，還會摸不清共黨的本質是個啥的乎？所謂江山易改，品性難移，莫道「把台灣建成一個富庶的模範省」無法「由此而影響大陸」，即使把台灣建成一個最美麗的天堂，也無法影響共黨改變其進行世界革命，赤化全球的野心。比方你老哥力求做一位善長仁翁，儼然儼然，試問你如此做法，能否影響荔園那頭大蟲，改變其獸性而不再噬人乎？



保護兒童

一名十四歲童犯，因藏有攻擊性武器，被判監禁。由於港督干預，可能減輕罪刑或釋放。港督為什麼干預這宗案件呢？因為這童犯犯罪時尚差三個月才滿十四歲，在審訊過程中，因裁判司患病，從四月押後到七月才繼續審訊，四月他還未到可判入獄的年齡，因此港督便出面干預。

看了這則新聞，老萬非常感動。港督「保護兒童」可謂無微不至，他日理萬機，為了親民，還得時時到這裏巡視，到那兒訪問，照理是連屙屎也唔得閒；可是，他竟為一個不應坐監而被判囚刑的兒童出面干預，可見港督事無大小都注意到，如不是他這樣察察為明，這犯罪的未足齡的兒童，就會「無辜」坐牢了。

保護兒童是應該的，兒童是未來主人翁，港督在百忙中干預這宗案件，「挽救」了一名兒童，赤子之心，實令人萬分感動。

不過，我輩中坑，童年早已過去，該不在保護之列。比我們再老一輩的，行將就木，要加保護，也來日無多。老年人可不必管他死活，如果意外死亡，算他早死幾年，有什麼關係？反正他們活到這年紀，已是社會的累贅；和兒童們大好前程，豈可同日而語？老萬見過一宗刧案，持彈簧刀行刧的童犯，大概也是在「不須入獄」的年紀，被刧的對方是個七十多歲的老太婆，因為老太婆拚死不肯讓他拿走準備帶孫兒看醫生的一百元醫藥費，這後生可畏的刧匪因未能得到紅底，一定要見紅，便在老太婆股上戳了兩刀，結果那張紅底還是被搶走了。

打刧與被刧者雙方以後如何，老萬不知。但可想像得到，刧匪即使被抓，甚至判了囚刑，也會受到港督干預，極其量感化、教導；被刧的老太婆則可能嚇驚過度，精神分裂；她的傷勢也可能對她有很大影響。有病的孫兒，因她的錢被搶，無法去看醫生，也可能帶來其他不幸，可是，港督不會關心這些。

有人說：香港的「滅罪」運動搞得唔湯唔水。在這個運動正如火如荼之際，刧殺案件，變本加厲，比未推行運動時更猖獗，認為癥結在政府未有認眞出力。如果港督少些出面干預，或者效果會好一點。

打刧糧欵

月底三十、三十一號，警方出動所有巡邏車，任務是保護各商店、工廠及大機構的解糧欵車，以免為刧匪所乘。因為近剛在那天晚上，電視播映「無敵鐵探長」，內容也是說三個匪徒械刧銀行解糧欵車，不過這三個匪徒不夠運，遇上智勇雙全的艾朗西探長，結果一網成擒，解糧欵車一分錢也沒損失。如果這樣的故事發生在香港，確是人心大快的事，可惜香港少了艾朗西這樣的警務人員。

無線電視播映這片集，和警方巡邏車出動，同樣是選擇了最「適當」的時間。說他給匪徒們一個提示可以，說他給匪徒們警告也無不可。片集把匪徒描寫得太水皮，警探太神通廣大；香港實際情況適得其反，這片集的影響便壞多於好。

不過，片集是做戲咁做，警探當然永遠打不死，否則他的片集便要收檔。實際情形並不如此簡單，在三個匪徒四條手槍下，香港有十個艾朗西探長也得送命。許多人抱怨香港警察捉賊未盡全力，不像片集中警務人員表現的那麼機智英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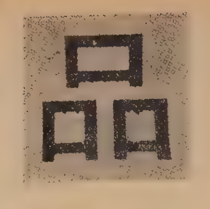
不過，我們在報紙也常看到「休班警察擒匪」的新聞，可見香港警察雖沒有片集裏做戲的那麼英勇，也不如一般人想像的水皮。香港治安壞，不是警察不肯捉賊，而是法律盡力保護犯罪的人，甚至港督也於百忙中親自出面干預。香港匪徒只要利用不可以判刑的「兒童」行事，得手固然好，失手也不必坐牢，有殺冇賠，值得一搏。

許多大機構發薪，發到每位職員的「戶口」裏，不必出動解糧車，匪徒要覬覦，必然大所失望。這方法十分保險，值得廣泛推行。雖然發給工人工資技術上有困難，但這種困難很易克服。即使是中下等人家，在銀行也有個來往戶口或儲蓄戶口，在匪徒日益猖獗的今天，該多利用銀行，減少匪徒可伺之機，較之派出巡邏車保護更為有效。解糧欵車太多，巡邏車難作十足有效的保護。

可怕的一天

自中東戰事爆發，埃及罪案幾乎降到零點，一位高級官員說：可能盜匪也愛護國家，國家正傾全力收復失土，他們還去犯案，是可恥的事。在戰事爆發前一個月內，埃及「破門入屋」的盜刧案超過八十宗，戰事發生後，一宗也沒有。

讀到這則新聞，香港市民一定十分羨慕。香港刧案越來越猖獗，政府對此似束手無策。相信香港遇上一場「戰事」的話，匪徒不但不會「罷工」，且必加開日夜班，乘機搏亂。倒不是因為香港不是一個「國家」，香港匪徒缺乏「愛國心」，而是香港社會風氣，養成每一個人都十分現實、個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要是軍警全力出動應付「戰爭」的話，他們怎會不利

處，因而自動表現出「歸屬感」，五百五十多個民間團體聯合聲明「支持政府」，他們明白支持政府對付暴亂，即所以自保。這次的歸屬感總算相當有效，使四百萬人渡過難關，在這個避難所過了六年安定生活。不過，希望香港在「戰爭」中匪徒們也拿出歸屬感，自動不犯案，讓政府全力對付生死關頭，簡直妄想。現在我們只看到有些人在「警告」香港政府，如果還是那麼「倒行逆施」，六七年的「暴動」就會「捲土重來」。

不錯，那的確是十分可怕的日子，如果再有這麼一天，英國佬固然失去了一枚金蛋，不可能再每年把大筆盈餘運返祖家作儲備金，而香港四百萬居民，也不再能過香港式生活，須恢復和大陸同胞共甘苦了。若干年前，他們爬過梧桐山，泅泳后海灣，用生命博取回來的一切，都不會再存在。

六七年時有人說過「與香港共存亡」，立刻被人罵為「沒有國家民族思想」，其實，即使是左派資本家，地產大亨，雖滿口「愛國」，自己肚內也明白，他的命運正是「與香港共存亡」，香港完蛋，難道他們可以獨存？

羊毛出在牛身上

香港皇家警察薪水大幅度增加，是警務人員的大喜訊，據說也是市民的大喜訊。因為，警察薪水太低，沒人對這一行業發生興趣，招募警察十分困難，人手不足，應付不了日益增加的罪案。現在警察有一份值得搏命的薪水，預料招募一定十分順利，香港皇家警察人手充足，捉賊也就不成問題了。警察入息好，既可減少貪污，又可控制罪案，對市民來說，該是「大喜訊」了！不過，因為警察加薪，香港政府支出，每年須增加二千萬元。這數目雖大，但在香港政費的龐大預算中，算不了什麼。但政費多了一筆開銷，自然要多一筆收入才可彌補。政府和做生意一樣，開一家商店，如果業主加租，老板絕不會在鄉下賣了田來蝕，一定在貨品上加價，應付這筆增加的租金。最近，中環一家餐室簽了新租約，奶茶馬上由一元半漲到二元，這叫做羊毛出在羊身上。

當警察宣佈加薪後，據警方透露：交通違例定額罰欵新例，明年初就要施行。所謂「新例」，主要是「漲價」。以前定額罰欵是三十元，新例可能增加到五十元。或者加倍。過去，香港從交通違例方面得到的進帳每年超過兩億元，明年初「新例」實施後，相信收入也必大幅度增加，可能達到三億以上。只要執行一項「新例」，便可替政府增加一億多元的收入，交通部這班扭計師爺確值得各頒一枚勳章，以表其功。

不知是時間上的「巧合」，抑或有意以增加罰欵來彌補警

儲備金，眞是打響了電子計算機。雖然交通部總參事官說：一

若將十分一罰欵用在馬路安全運動上，相信減少交通意外效果會很大。」任他開數，也不過十分一而已，其他十分九如何？

交通罰欵增加，即增加了「駕車人士」負擔，如果按照「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原則，這條財路似乎大有問題。因為，這麼一來，便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而是「羊毛出在牛身上」了。果有這樣的事，是十分「畸形」的。

車主不如業主

警察薪水增加，今後招募順利，警察人手足夠了，對撲滅罪行可能產生良好效果，可是對「駕車人士」來說，卻是極大的威脅。大家曉得，香港可以停車的地方，未及各種車輛總數十分之一，有十分之九要分分鐘冒抄牌的危險。目前，在警察人手「不足」的情況下，有些人已創下一天接到八張告票的紀錄，如將來人手「充足」，大街小巷都有專司抄牌的女警，偶有違例，勢難走鷄，相信一天八張告票這紀錄一定會給打破。

既然「羊毛出在牛身上」，警察加薪這筆支出要「駕車人士」負擔，而警察人手充足了，又增加了抄牌機會，那簡直貼錢買難受！本來，警察加薪這筆開銷，從增加差餉來彌補較為合理，政府把這擔子讓「駕車人士」負擔，也許認為擁有一部汽車的車主比擁有一幢房子的業主富有，所以增加交通罰欵而不增差餉。有一部汽車，隨街走，招搖過市，多付點宣傳費很合理，有一幢房子往往不會有人知道，許多擁有洋房的人，還住在政府廉租屋內，屬於「禾桿冚珍珠」一類，政府維護眞正有錢的人，卻要「打腫面皮充胖子」的人多負擔一點，這措施可說相當「幽默」。抄牌機會多了，罰欵也增加了，沒有眞正的「實力」，無法養得起一部汽車，這一來，打一兩千蚊工的白領階級便不能不知難而退，忍痛把充場面的老爺車賣掉，這一來，當局「盡量減少私家車」的政策便可順利獲得「圓滿」效果。可以說，這是一石二鳥的好辦法。

警察皆大歡喜，市民也皆大歡喜，唯有駕車人士憂心忡忡。更感憂慮的可能是揸車搵食的人，如的士、小巴、貨車司機，罰欵增加，他們等如減薪。那麼說，警察加了薪，他們減了薪，這又顯得「羊毛出在牛身上」不合理。不過，老萬奉勸香港駕車人士和揸車搵食的人不要太激憤，香港不合理的事多的是，不只這一樁。當「新例」推行時，大家多留點神，少觸犯法例，希望由接到兩張告票減為一張，則漲了價你也不必增重負擔。

梁人傑

我們要往那裏走？

中大學生報第五卷第十期合刊，發表了該校「學生會時委會」的一篇文章，題目是：「皇家法律爲誰服務」。

單單看題目，我們便淸楚這篇文章的主題所在了，該文說：

「香港的法律根本可以隨達官貴人意之所至或存或廢」，又說：「歷史上從古到今沒有一種反對力量，沒有一種鬭爭是被當權者視爲合法的，那怕是小至數人閒話政治，大至起來革命。」

該文引述聯合國人權宣言說：「人人有主張及發表自由之權利，此項權利包括主張不受干擾的自由，及經由任何方法不分國界以尋求，接受並傳播消息意見之自由。」

「中大學生會時委會」的話是否事實，筆者不想置評，因爲生活在香港的人，誰都淸楚香港的現況，香港只是英國的殖民地，並非天堂，然而，在這殖民地中，至少還容許「中大學生報」公開傳播，不受干擾。而且中文大學還要全體中大學生繳交學生會費，因而「中大學生報」得以印行。

香港並非天堂，爲什麼大批中國人要從狼狗、共軍和鯊魚口中湧來香港？爲什麼海上浮屍不絕？爲什麼上千上萬的中國人要「非法探親」和「合法來港」？估計在今年內，這兩種人合計，將達十萬名！

「中大學生會時委會」諸君，你

民法院」工作，發覺有不少案件是胡亂殺人的。例如一個二十多歲的「犯人」，竟被指控在三十年前「殺害革命幹部」。筆者對這種案件，提出疑問，即被指責爲「包庇放縱反革命」，並在「廣東省司法改革會議」中被全省司法幹部斥責，辱罵，沒有半個

」因此，司徒美堂的親戚，由死刑犯變成管制分子了。」

愛國的大學生諸君啊，中國誠然可愛，中共政權卻是人民的公敵。香港並非天堂，也非樂土，但我們當前的任務應該是：首先使大陸人民獲得眞自由和眞解放。

我們應該問：劉少奇犯了什麼罪？林彪何故「粉身碎骨」？他們的罷免及死亡，有無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處理？

我們還要問：中共何以至今，仍不能召開欽定的「人民代表大會」？答案是：有權有理，無法無天！

筆者從沒有到過台灣，但有幾個朋友由台返港，據說：「自從蔣經國任行政院長後，凡報章上登載出來的言論，倘有建議或批評，政府都立即進行調查，處理。」

中國人，我們要往那裏走？

古鶴翔

吳章建的大陸攝影展

孔嘉

本年七月十七日香港大會堂曾舉行吳章建攝影作品展覽會，全部彩色照片二百廿五張，拍攝的地方包括南京、北平、西安、東北、上海、杭州等處。

吳章建是香港攝影家，成名甚早，擁有英國皇家攝影學會博學會士FRPS、美國攝影學會博學會士FPSA、國際影藝聯盟優秀會士E·FIAP、香港攝影學會榮譽博學會士等多項榮銜。並曾一度是英國皇家攝影學會的駐港代表，過去在香港攝影界是一位炙手可熱的人物。

廿年前吳章建曾來台灣，攝影的朋友曾歡迎他，和筆者有一面之雅。雖然他活躍於香港攝影界多年，已成元老之一，但人緣太差。一九五九年以後，各攝影學會漸漸疏遠他，他亦感無趣。於是和太太及一些偏左的青年攝影者，另組「大眾攝影學會」。可能因爲這個團體關係，使他於去冬進入中國大陸四十天，他和陳建功總共拍了黑白及彩色照片千餘張，展覽會就是從其中選出的。據我的朋友看過後來信說：全是紀錄攝影，並無藝術價值可言。吳章建也說：「此行所拍照片，大都是參觀各地的紀錄性照片，我們沒有機會去特別拍風景照片，如果遇見美麗的風景，不管下雨或陰天，也不得不拍，希望再有機會重遊一次。也許會有更多樣性的照

和叫聲中退到幕後了。

跟着，許多觀衆離座，阿譚說：這是一次表演告終，接着是電影，電影完畢，從頭再來一次眞人表演。前排的人離座，後排的紛紛補上。這時燈光稍亮，阿譚說：不要執輸。拉着我上第二排，佔到靠邊兩個座位。他說：這座位看電影太近，不大好；但等會兒看眞人表演就是最佳位置了。

休息五分鐘後，電影開始。老萬看小電影的經驗雖非豐富，小銀幕常有機會看到，但在寬銀幕裏，妖精打架的情景，且是有聲有色（七彩），的確耳目一新。不過，雖然如此，老萬並不欣賞，且愈看愈覺惡心，差些要吐起來。不是說老萬正經，性慾是人的本能，聖人也免不了食色之慾，何況老萬是一介凡人？不過，在大銀幕上看到的，大部分是不正常的性慾，老萬看了無限感慨，難道這就是西方社會的「文明」？

銀幕上所見，大特寫鏡頭不外三件東西：男女性器官和舌頭。兩小時的電影，一節連一節，都是放映過不知多少次的老東西，從畫面刮花的條紋可以知道。差不多千篇一律。男男女女都如廣告術語所說，「條脷更粗，條脷更長」，一味在表演舌功，正常動作反而少見。也許，這是反映了美國人性生活的實況，不過，在東方人看來，實在非常難受。

本來，老萬看這些所謂「成人電影」，並非抱着淫褻之念，只是

在把以前看過東方人拍的小電影（主要是泰國的）和美國貨作風不同之點，作了比較，覺得東方人看東方出品較易接受；美國人這種特殊的嗜好，使人留下非常惡劣印象。

信不信由你，看完這大銀幕小電影後，腦子裏陰影重重，走出戲院，見到幾個美國女孩子在街頭吃冰淇淋，伸出舌頭舐着一大筒雪糕，老萬腦子裏馬上浮現了剛才銀幕所見，且引起一個疑問：她們的變態性生活，是否跟她們自小喜歡吃冰淇淋的習慣有關連呢？不過，這也許是我的敏感而已。

還有一部分性電影是描寫「集體行樂」的，使人感覺得：人與禽獸已劃不出分別的界線。而這種東西在西方文明社會卻可公開放映而不犯禁，看小電影一樣「納稅」給政府，老萬覺得非常滑稽。

赤條條的表演

好容易等兩小時電影放映完畢，又是眞人表演時間。舞台上亮了燈。台下觀衆聚精會神。他們看電影無非打發時間，主要目的在看這場戲肉。

穿燕尾大禮服的司儀先出場，介紹了八位佳麗。這八位美女穿了不同的服裝，有些晚服飄飄，有些迷你裙、羅傘褲。八個女人可能包括多種種族，明顯看得出的，其中一個是黑人；一個是東方人，只不知是那一國籍的。

阿譚告訴我，有一個中國女人在這裏表演過，極受歡迎。現在這

訴我，這八個女人不過是配角，主角是剛才我們進來，看到最後表演一點點的那一位。她能做主角是她不但表演比其他小姐好，且有特技訓練。

老萬問他什麼特技？阿譚說：等會你自然欣賞到。我只好耐着性子看表演。

她們退到幕後，在音樂響起時，開始出場。每一次音樂由一個人單獨表演。她們動作雖各不同，程序差不多一樣。當音樂到四分一至三分一時，她身上的衣服完全脫光。舞台前頭，有一個圓竇，她在圓竇上表演，隨音樂的節拍而「跳舞」；這些跳舞的姿態，其實是男女調情的動作。一部分時間還對着台下的觀衆張開兩條大腿，轉動的燈光時明時暗地照射在她的「迷人洞」上，於是台下的鹹濕佬大聲喝采。

其實，看八個和一個沒有多大分別，因爲他們作同樣表演，大同小異而已。阿譚說：其實大有分別。我問：分別在什麼地方？阿譚說：她們的身裁。他這一說，我也覺得有理。沒有衣服掩蔽的時候，她們原形畢露，八雙乳房，完全不同，有些乳暈大而突出，變成葫蘆形；有些大而無當，低垂到肚臍；有些小型而結實，猶如茶樓的鷄包仔；我們一致認爲身裁最美的是那黑人小姐。皮膚黑得發亮，腰細臀大，竹筍形的乳房，表現了青春健美。不過，被稱爲「豉油鷄」的黑人小姐，卻使她的「美」打了很大折扣。

觀，但比起羅底橙的美國小姐，她還算畧勝一籌。我們坐得近，她們粗糙的皮膚、墨屎、黃毛都看得淸楚，連動過手術的疤痕也有。人家說，看這些表演是「靈魂坐沙發椅」，其實，看得不順眼時，簡直如「靈魂坐牢子」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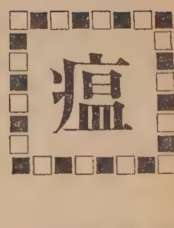
主角「脫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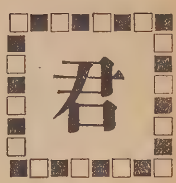
擔任壓軸表演的主角小姐最後出場了，聽到如雷掌聲，老萬便知她是最受歡迎的「脫星」。這女人年紀大一點，看來沒三十也有廿七八歲，肌肉顯得有點鬆弛，乳房也不發達，扁扁平平，好似鹹煎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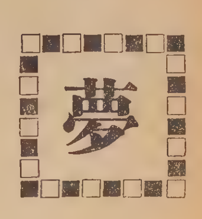
她的表演確比其他女人賣力，起碼是受過舞蹈訓練，她的動作和音樂非常配合，一直流露着淫蕩的笑容，不時向叫得最響最用勁的觀衆拋笑彈，神秘的雲雲眼。這是吸引觀衆的方法。或者使到座上的那個色情狂在後台門口等着她卸妝斟盤；或吸引他下次再下次來捧場。

這位上角身裁頎長，最美的是兩條腿。她蹲在圓竇上，不時用舌頭舐着膝頭，不是她的膝頭也有性敏感，而在表演舌頭，使到那些美國佬想入非非。

她表演時間比其他女人長，自然動作也較多，這些動作，都是男人們認爲「抵死」的。她朝着觀衆，自己玩弄自己，好像是兩個人在表演，這些動作，可以滿足一部分觀衆，實則看了八個不同的女人後，已相當累，對這第九個，儘管她有渾身解數，也不大喚得起興趣。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接着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太平洋反日統一戰線的指示」，這一指示認為當前中心任務「就是建立與開展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廣泛統一戰線」，「這個統一戰線應當是上層，同時又是下層的，政府的，同時又是民眾的聯盟，應當實現中英美及其他太平洋各國的反日軍事同盟。」這一指示特別強調：「對英美的統一戰線特別有重大的意義……，為此目的，中國共產黨，應該在各種場合中與英美人士作誠懇坦白的通力合作。」此外，中共這一指示又稱：「必須大大的開展南洋與英美各地的華僑工作。」「必須努力開展華南敵佔區、海南島、越南及日本在南洋一切佔領區域的抗日游擊戰爭。」「在南洋各地的工作，應與當地民族的共產黨取得聯繫，並幫助他們糾正存在着左的傾向，廣大的開展統一戰線工作。」

接着中共在延安還展開了各種活動，以表示其反日的願望和姿態：

㈠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延安成立東方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並召開第一次會議，討論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工作。會議由朱德主席，除決議發表宣言外，選舉朱德為同盟主席，李介春為秘書，阿里阿罕、巴素華、馮文彬、劉春、武亭、烏蘭夫、蕭三、蔡前、蔡暢、卜一、高支林為常委。

㈡十二月十三日，在華日人反戰同盟延安支部，召開盟員大會，以表示反對日寇在太平洋上的侵略戰爭，由支部書記小林主持，會議通過「反對日本法西斯侵略太平洋戰爭宣言」。

㈢十二月十五日，延安組織「中國青年反法西斯大會」，由高朗山、王繼安分任正副秘書長，並定於一九四二年元月五日在延安正式舉行開幕禮。

此外，並曾召開「各同學會響應反法西斯大會」，「延安留日同學會關於日美戰爭座談會」，「延安詩會聲援英美會議」，「延安美術協會舉行反侵略畫展。」

中共在延安表現得自說自話行動，絲毫未能得到中國人共鳴。反之，毛澤東處境卻日漸困難，當德蘇戰爭爆發後半年時間，德國幾乎盡佔蘇俄在歐洲的土地，莫斯科岌岌可危，史大林此時除去向英美求援，還在內部打主意，把可以用的力量全部用上，中共此時在共產國際固然是一大黨，尤其是中共擁有一支私人隊伍，也為任何共產黨所無，史大林就把主意打到中共頭上，命令中共出兵攻擊日軍，加強對日軍攻勢，史大林認為只有中國軍對日軍進攻的猛烈，日軍才不敢與德軍夾攻蘇俄。史大林的命令，初步送交陳紹禹，由他轉交。

陳紹禹也覺得這是為了保衛無產階級祖國，義不容辭，就帶着命令去見毛澤東。

毛澤東看了命令搖搖頭，說道：「王明同志，這事作不到。」

陳紹禹當時一怔，說道：「這是國際方面的命令。」

毛澤東說道：「我知道是國際方面的命令，但國際命令也要能辦得到才可以，辦不到就是玉皇大帝下諭旨也不行。」

陳紹禹聽毛澤東的口氣相當強硬，明白是因為蘇俄軍隊打了敗仗，毛澤東已不把蘇俄放在心上，當時忍住氣說道：「毛澤東同志，我們有部隊，也曾經同日軍作過戰，怎麼國際方面下命令，又說作不到呢？」

毛澤東笑道：「王明同志，你對軍事情況不了解，抗戰到現在，快打四年了。我軍同日軍作戰幾次，實際只有半次。」

陳紹禹也頗出意外，問道：「那個半次。」

毛澤東說道：「就是林彪在平型關打的一仗，表面看來大獲全勝，實際上沒有活捉一個日軍，只得到幾十支步槍，雖然如此，還是靠了十七軍高桂滋先打了一仗，林彪才敢接上去打另一仗，所以我說只有半仗呢？」

陳紹禹說道：「我們當時對外宣傳是說殲滅了日軍一個聯隊。」

毛澤東笑道：「王明同志，你身為共產黨員，怎麼相信共產黨的對外宣傳，我們實際上連日軍一個連也沒有殲滅，如果日軍眞有一個聯隊，被殲滅的就是林彪師了。」

陳紹禹說道：「過去的事不必談了。」

毛澤東說道：「過去的事不能不談，因為這其中有聯帶關係。我是根據平型關之戰，認定我軍不能打陣地戰，只能打游擊，敵人不防備，我們就偷襲一次，敵人要打，我們就趕快撤退。一

陳紹禹聽他越說越不是話，問道：「如果大家都不肯打陣地戰，日軍不是一口氣就攻到重慶。」

毛澤東擺手道：「這又不然，國民黨軍隊可以打陣地戰。我已經公開聲明過，今後抗日戰爭是分工合作，國民黨軍打陣地戰，共黨軍打游擊戰。」

陳紹禹覺得毛澤東實在有點瘋癲，不願再同他瞎扯下去。問道：「毛澤東同志，照你的說法，國際要我軍發動對日進攻，以援助東線蘇軍不致受日軍攻擊，你是不同意了。」

毛澤東說道：「我非常同意，但事實總是事實，不能勉強的，我軍實不能打陣地戰，也從未打過陣地戰，希望你婉轉回覆史大林同志。」

陳紹禹被他氣個半死，真的回去一五一十報告了史大林。史大林脾氣暴戾恣睢，不論國內國外共黨大頭目，一言不合，立予誅鋤，但此時受迫於德國，信心盡喪，威風掃地，對於天高皇帝遠，又手握兵權的毛澤東居然無可奈何，只得委曲求全，回了陳紹禹一電，着卽促使毛澤東派軍進入東北去打游擊，拆鐵路，牽扯日軍行動。

毛澤東推走了陳紹禹，心裏也惴惴不安，向江青說道：「王明這小傢伙被趕走，他一定向莫斯科加油加醋提出報告，史大林不會干休的。」

江青當時也吃了一驚，說道：「潤之，你好大膽，史大林如何能得罪。」

毛澤東冷笑道：「史大林當然不能得罪，不過，此一時彼一時，現在的形勢不同了。不用說史大林對我鞭長莫及，再說他眞逼急了我，我到重慶找蔣先生歸隊。」

江青更加不解，問道：「你怎麼歸隊。」

毛澤東說道：「你該聽說我原是國民黨員，還是國民黨第一屆候補中央委員，我到重慶向國民黨歸隊。」

江青聽懂了，笑道：「張國燾也是國民黨第一屆候補中委，到重慶又能幹什麼？歸隊眞是這麼容易，周恩來早歸隊了。」

毛澤東搖頭道：「你這個比方不對，國燾各方面條件都不能同我相比，他走是一個人走，老婆孩子都不能帶走，周恩來根本是在咱們這邊作工作的，他不等到共產黨全部完蛋，任務不能算了，怎有現在歸隊。我要去就不同了，把軍隊幹部全部帶了去重慶，投向國民黨，只留下國際派幾個小傢伙在延安。」

江青笑道：「眞要是弄到那種地步，他們跑得更快，在延安連一分鐘也不敢停留。」

毛澤東問道：「他們怕國民黨抓？」

江青說道：「國民黨抓他們幹嗎？他們怕鬼是眞。」

毛澤東奇怪道：「他們怕什麼鬼？」

江青抿嘴笑道：「自從黨中央遷到延安來，被你下命令處死的人不會少於十萬吧！現在有這麼多人，當然可以壓得住，如果你把所有部隊幹部都帶走了，人沒有鬼多，一到晚上遍地鬼哭神嚎，那幾個傢伙如果在延安住上三天，不死就要瘋。」

毛澤東機伶伶打個冷戰，說道：「眞有這樣的事，倒是可怕。」

江青笑道：「我不過是說笑話，你可不要當眞。」

毛澤東說道：「也不完全是說笑話，鬼是有的。不必說那幾個小傢伙，我也要當心。」

江青笑道：「你不必怕神怕鬼，還是提起精神應付史大林吧！這事一定有下文的。」

果然中間隔了一天，陳紹禹又帶着史大林的訓令來了，就按照毛澤東的計劃，去日軍後方打游擊，以牽制日軍不得集中滿蘇邊境發動戰爭。

毛澤東看了搖搖頭，說道：「這事有困難。」

陳紹禹愕然道：「你自己提出的，有什麼困難。」

毛澤東說道：「王明同志，你未聽懂我的話，我說打游擊是到國民黨軍後面打游擊，不是去日軍後面打游擊。」

陳紹禹又急又氣，說道：「毛澤東同志，你不能開這樣的玩笑，敵後打游擊的意見是你提出的，怎麼又變成去國民黨軍後面打游擊，游擊誰？」

毛澤東笑道：「游擊張蔭梧，游擊沈鴻烈，游擊韓德勳、李守維，這都是你知道的事，何必問我。」

陳紹禹怔了半晌，說道：「毛澤東同志，你這種開玩笑的話同我說可以，我怎麼回覆史大林同志。」

毛澤東說道：「回覆史大林同志，不必從這些小事上說，應當勸其從大處着眼。」

陳紹禹氣極了，不由得笑起來，問道：「請教一下，我怎樣勸史大林同志從大處着眼。」

毛澤東說道：「史大林同志這次對抗德國的侵略，所用的戰略有錯誤。」

陳紹禹愕然道：「史大林同志戰略有錯誤？」

毛澤東點頭道：「確實如此。」

陳紹禹笑道：「這個說法倒是新鮮，我要聽聽。」

毛澤東說道：「史大林同志一開始同德軍打陣地戰便是一錯，共產黨的軍隊都不能打陣地戰，一打必敗。」

陳紹禹問道：「依你的意見應當如何？」

毛澤東說道：「依我的辦法很簡單，德軍進攻任何大城市我都不抵抗，列寧格勒、基輔、莫斯科，甚至海參威，無論德軍攻到那個城市，敵人不到我就撤出。」

陳紹禹說道：「幸而蔣先生不是用你戰略，史大林同志也不是用你的戰略，否則不但中國亡了，蘇聯也完了，整個世界反法西斯的陣線都完了。」

毛澤東說道：「我們現在不說這個，只就目前形勢來說，請你回覆史大林同志，我實在沒有辦法執行他的命令。」

陳紹禹實在恨極了，回去就照毛澤東的話，發了一封電報給史大林。

史大林也頗出意外，將電報交給莫洛托夫、馬倫可夫看，說道：「毛澤東這個東西眞有反骨，居然反到我頭上來了，走着瞧吧！遲早我總叫他知道。」

毛澤東拒絕史大林出兵要求傳出後，在延安一羣大頭目中間恍如投下一枚炸彈，皆感不安，當天夜間，劉少奇就趕到毛澤東窰洞，詢問究竟。

日本侵華暴行

在太行山解剖生人〔二〕

野田實

這件事發生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地點是河南省著名煤礦區——焦作鎮。作者是日本侵華陸軍軍醫中尉野田實，這是一幕令人驚心動魄的血腥故事——

我命令水谷見習官趕快用強力麻醉藥。強力麻醉藥有一股烈性臭氣觸到我的鼻端，這時，那男人在強力麻醉藥麻醉下，渾身的氣力全部消失，於是衛生兵急忙將他的兩腳綁在手術台上，他已完全入於麻醉狀態，漸漸呼吸微弱。

於是我又命令森下衛生軍曹等：「手術就要開始了，快快洗手，叫衛生兵把鄰室準備好手術機械拿來。」

站在旁邊的憲兵看這情景表示驚異的問道：「你們這樣作什麼呢？我是一點都不明白。」我笑着回答說：「不明白嗎，實際就連他本人也是在不知不覺中喪失了生命，這就叫作送他往極樂世界去，這比他受槍斃的痛苦要好得多啊！」憲兵聽我如此說他也笑了。

我命令衛生兵將他腳上的綁繩解開，將他的中國衣服全部除掉，使他全身赤裸，我看見他背部有數處薄紫色的傷痕，想必是在拷問時受到憲兵的毆打所致，將他身上衣服剝光後，再命令衛生兵將他雙足綁起。這時我才發現這中國男人的肩和臂的筋肉非常堅實，恰到好處，由他的堅實筋肉推測，相信他從幼年時一定就在田間久經勞作鍛鍊而成，必然是個善良農民無疑，可是此人現在受了極深的麻醉，躺在手術台上，他的生命眼看就要完結了。

不久，二個軍醫穿上手術衣，個個站在固定位置，準備着動手術。此時我腦中想起去年在鄭州十二軍直轄兵站醫院親眼看到將一名抗日中國軍人實施「生體解剖」的情景，又映在我的眼前。那時站在手術台旁有二十名被教育的軍醫，擔任此項教育的教官是北平派來第一陸軍醫院的長鹽軍醫中校，總指揮為第十二軍軍醫部長川島清軍醫上校。此時手術室裏空氣非常肅穆，長鹽中校突然喊一聲「立正」口令，全體軍醫都取不動姿勢，然後長鹽中校向川島清部長報告：「現在就要開始。」同時長鹽中校報告說：「我們對於這個全身被麻醉，意識全被剝奪的活人，就要將他身體作為病理解剖試驗，我們應該以死者儀禮對待他。」於是長鹽中校又喊了一聲「敬禮」口令，長鹽中校如此處理有深長意味。此時我親身面臨負起指揮責任的這一幕，我心中想也要仿效長鹽中校那樣作才算對。

新田軍醫同水谷見習官用一塊極大白布將那男人全身蒙蓋好，新田軍醫說：「我自從任醫生以來，對於實施盲腸手術我有幾次見習過，可是自己親身動手的這是第一回。」新田軍醫取出解剖刀來。他是去年末才由醫校畢業，是兩三個月前派到河南戰地來的。更是那個二十四、五歲學徒出身的高岩軍醫，從來所謂手術這一門他都未親身經驗過，於是高岩緊閉着嘴，面上現出緊張的神情。

水谷見習官，他誤認為這是實施一種盲腸手術，態度倒很輕鬆，他向我說：「那麼現在可以開始了嗎？」我回答說：「等一等。」我也仿效鄭州長鹽中校之例，喊一聲「立正」口令，向院長報告：「從現在開始。」然後我又喊一聲向那被麻醉臥在手術台上的中國男人「敬禮」口令，面對着一個活人，卻舉行對死人儀禮，我首先將頭下低，氣氛是非常肅穆的，我心中暗說：「你是我們皇軍軍醫學研究上的犧牲者。」心裏有無限感慨。其實，軍人也是父母所生，但日本軍人從初生之日起，即受天皇教育和武士道精神的薫陶，日本軍國主義思想深入骨髓，對於殺人的兇惡行為向來不以為意，方才那一幕不過是表現出來的僞善姿態而已，這種殘忍行為就是日本武士道的一種特徵。

解剖開始，最初是由新田軍醫執刀，高岩軍醫為助手，水谷見習官在旁學習，首先從那中國男人右邊下腹割開十英吋，這種就是實施盲腸手術的初步，從那男人腹內摘出來如蟲樣的盲腸非常細小，由此可以證明那男人健康是相當正常的。

接着由水谷見習官執刀，新田高岩兩軍醫為助手，這次是由那男人腹溝肚臍下，割開約十三英吋，腹部的正中部完全切開，於是開始檢查內臟，水谷的兩手伸入那人肚內，從大網膜開始探取他的胃，很快將腸分開，由肝臟裏側露出青黑色的縮囊，大家全都注意凝視，活人的內臟有一股腥臭味，立即觸到我的鼻孔，我嗅到這種氣味，內心裏有些異樣感覺。

此時我回想起從前在河北省保定府時，一次憲兵隊木大尉和我說：「活人的健康肝臟，對於百病都有效力，只是很難獲得。」

在我身邊站着的憲兵，我看他面色有些青白，我說：「今天很忙，不能招待你，以後有事再麻煩吧。」那憲兵聽我如此說，倉皇的離開了手術室。

不久，將內臟檢查完畢，又將那人腹膜縫上，於是我再檢視那人的脈膊，只是脈象很弱，並沒有大變化。

這次我同高岩、水谷、新田分別同時動手，我們將那人的右腕及左大腿切開，對這一個活着的人實施肢體手術，我將那人下體三分之一皮膚切開，將皮與肉剝離，高岩軍醫揮動手術刀，將那人的臂一口氣割斷下來，鮮血流滿了手術台，他想找那人的血管止血，費了很大氣力，我告訴高岩軍醫說：「那些血無論如何是要流出來的，不必管它。」於是高岩用手術鋸將那人大腿骨鋸斷，繼之又將筋膜和骨剝離，於是我同高岩軍醫等研究裝假腿的手術，當那人的左大腿被鋸斷時，高岩軍醫的雙手沾滿了鮮血，那消過毒的白紗布也染成了紅色，此時水谷和新田兩軍醫將那人右上膊的切斷術已經實驗完畢，於是我命令將解剖工作暫停，但是只要看那人麻藥力再過，必須立即再加上麻藥。」

我掀開蓋在那人面部的紗布，看那人受了很深麻醉陷入昏沉狀態，我覺得在兩三小時前初進入手術室那種健康顏色，現在已變成了蒼白，嘴唇青青，脈膊細弱，眼孔瞳仁縮小，這一個有強韌生命力的男人就這樣完結了他的生命。

接着我作了高岩軍醫的助手，又實施一次氣管切開手術，至此全部手術教育計劃便告完成。

這時，院長命伊藤衛生中尉告訴我們：一要趕快結束。」於是各軍醫都改穿了軍服，我穿好軍服，燃着一支紙烟到便所。當我由便所再回到手術室，方才的情形完全變了樣，臥在手術台上的那個中國人，只賸下一個赤裸的胴體，被切斷了的大腿和臂擺列在一旁，衛生兵正用水掃除室內，我認爲這樣情景不能被多數人看見，我突然向四周一看，見有四五名兵士站在手術室窗外向裏邊探望呢，於是我立即暴怒斥責：「喂！向那邊去，不准看！」我再命令森下軍曹，用五CC注射器，將那男人的靜脈注入空氣，使那男人早點氣絕死去，可是森下軍曹將五CC空氣注入那男人靜脈後，並未起什麼變化，這，使我非常感到意外而焦急。於是我又命令再拿二〇CC注射器來，森下軍曹用二〇CC注射器將空氣注射那男人靜脈內，然而森下用拇指竭力捺注射器，但注射器出人意外的一點不動。我見此情形，便由森下手中把注射器接過來，把針插入那男人靜脈內，用力捺注射器，奇怪的注射器依然不動。莫非是針孔堵塞了？經我將注射器再三檢視，再將注射器持直，我看清楚注射器裏有了空氣，我將注射器針頭插入那男人左胸心臟部，只聽「咕嚕，咕嚕，」一種聲者，那男人的下顎慢慢伸出，突然將針拔出，我想那男人一定要大呼吸一兩次，然而竟沒有呼吸，突然間，那男人的顎垂下來，眼看着臉色蒼白而充滿了血氣，現出了死相。

那時我知道那男人的心臟是靜止了。急忙在他的左胸乳下畧施一點手術，森下軍曹用聽診器聽那男人心臟部，所能聽到是人類臨死之際發出來「沙沙」令人可怕的聲音，我站在一旁呆着。已證實那男人死去了。我對伊藤中尉說：「喂！心臟既然全部停止，趕快將屍體移到後邊掘坑埋了吧。」我說完話離開了手術室。

此時暮色蒼茫，院內寂靜如死，我回到醫官室，水谷見習官還未回來，我特意等着他，當水谷回來的時候，我問他：「喂，水谷君，今天那中國男人到底是幹什麼的？」因爲水谷時常給憲兵們治療，我想他對憲兵隊情形一定很清楚，所以我這樣問。「聽說那男人是中國軍隊間諜。」水谷回答。這時我雖然聽水谷如此說，我卻懷疑那男人不是間諜，而是一個純樸農民，是戰爭下無辜犧牲者，那中國男人臨死時那一幕慘狀深深印入我的腦海，我到現在依然悔恨自己作了那一件慘無人道的事。

日軍殺害中國義軍，並用頭顱作「慰靈祭」之慘狀。



卅一年前的十二月，南京失守，日軍進行了大屠殺。

江南啼痕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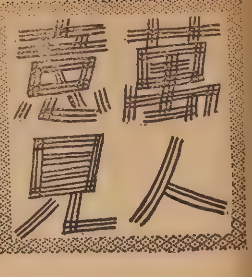
（六十一）

我們到了酒樓，找張桌子，打對面的坐下，點了幾味小菜，然後打開話匣，我問他到水東來打算辦什麼貨？運銷何處？他表示自己初習商賈，不懂買賣的門檻，行情不光，只碰碰運氣，聞水東的花生油頗合四邑的銷路，想購入一批生油以運往江門，但還要看看實際的市情，才能決定。假使生油無利可圖，則將改辦黃糖（蔗糖）。當然以一個商行的門外漢，只在摸索中找經驗，獲利之微，可想而知。關於挺七實行編遣的時候，我正奔走於三羅，接還勷勤商學院的期中，所以一點也不知其中經過的情形；後來只知周漢鈴以下各級官兵，均已解除軍職。今日旣遇何適雄，正好詢問其退伍的情形。這時，店小二已將小菜端上，淺斟低酌的時候，何適雄一聽到我詢問到這一點，便放下酒杯，搖搖頭，愀然的道：「令人喪氣的事，不提也罷！」我見何適雄這末的感慨，便不想挑起他的心事，顧而言他。再順口問何老大（當日一般人稱挺七第二大隊長何志堅的慣語。）是否還逗留在四邑？何適雄也很感慨的道：「老大旣不能像大隻佬（人們背後稱周漢鈴的代號），那末的雄於資本，可以開設商行和公司；也不能像鍾炎如的賣其金錢嘜的貨物，在四邑就了一個時期，聽聞他到廣州去謀差事，有一說他已帶太太返回老家連平去。」老朋友境遇如此坎坷，心裏為之難過。彼此舉杯，相對默然。何適雄旋即嗟嘆一聲說：「老大是英雄式的人物，恐長期的投閒置散，難以遣排心頭的苦悶。」這話含蓄甚深，對其個人或國家均有影响，故接口甚難，但願老朋友報國有心，賞識有人。我乃轉換話題詢問何適雄從商後生意的進展，何適雄飲了一口酒才又嘆一口氣然後說道：「談到做生意，我根本是門外漢，既無做生意的常識，也無做生意的本錢；幸而有一些講義氣的商場朋友，幫忙我資本，還幫忙我銷貨，這樣才有口飯可吃，不然的話做苦力沒有氣力，做地方官沒有後台，眞不知如何是好！」語氣雖然平淡，但充滿不平，充滿牢騷；但自己也是名場失意，「同是天涯淪落人」，眞是欲慰無言了。何適雄見我默默無言，知道我也心事重重，更加挑起他的傷感。於是，滿呷半杯酒之後，露了頭筋，紅着臉，瞪着眼看看我，提高了嗓子的道：「宓主任！我們打了八年仗，流了不少血，竟然是這樣的下場！」我一聽到充滿火藥味的話，知道這個頭腦冷靜的人已有酒意，可能會使酒罵座。國家對百戰功高的將士，未能先論功行賞，而急謀編遣，必有其苦衷，但這種苦衷又未為建有汗馬功勞的將士所體諒；而中共卻乘國家百戰疲憊，稱兵作亂，漫天烽火，但另一面又怨氣沖天，如何化戾氣為祥雲，眞是當時的大隱憂。可惜當時的一般人，給勝利沖昏了頭腦，大家都不留心這些鬱結的戾氣。我當天看見從不衝動的何適雄，竟然衝動到極點，說完幾句牢騷話之後，兩行眼淚竟潸然下滴，不禁使我內心凜然。忙即以好言安慰，隨後婉轉的勸道：「我們報國是一種責任，初意原沒有要求國家保障終身的職位。如果國家需要我們擔當那種工作，我們應當義不容辭，倘使國家要我們放下擔子，我們可以另行找自己能力所能做的職業，國家也在困難的時候，我們何忍苛責。」何適雄見我講了一番心平氣和的話，情緒也慢慢的平復過來；我知道應該趕快結束這頓晚飯，以免引起何適雄更多刺激，一面故意邀他南遊湛江，一面要跑堂端來白飯，使大家同時不再飲酒。何適雄以清明節快將來臨，可能趕辦一批片糖，以供應四邑製清明燒餅之用，做生意要把握時機，[illegible]，我們用膳已畢，我會了賬之後便和何適雄下樓，到市區蹓躂一週，便返回旅舍，以明晨又要匆匆就道，乃送何適雄到他的房間，一聲晚安，告別回到自己的房裏，展衾欲睡。可是輾轉反側，無法走入夢鄉，因為何適雄今晚固然淚洒席前，而我的情緒也波瀾起伏，自問我自己對國無虧，國家對我又如何？幸而我在一年作戰當中，未曾陳屍沙場，否則孤兒寡婦靠誰照顧！

大陸沉淪，國府遷台，當年百戰沙場，隨政府遷台的將士，亦漸漸老了。而且在台灣也眞正建立了徵兵的制度；新的制度，既已很健全的、很順利的確立；舊的制度，不合理的、不合時代的便即消除了。現在，台灣的同胞服役當兵，也像英、美等國家的軍士一般，服役期滿，無不嘻哈的解甲歸里，因為他們正樂意早日返回自己的家園，從事於自己的工作和事業。不會再有退役的將士愁眉苦臉，牢騷滿腹，使酒罵座的現象了。

我常常說：「如果徵兵制度，在民國成立的時候便實行了：『三七五』減租及不流血的土改，在北伐成功的時候便實施了。那末，我們絕不會流亡海角，有家歸不得！」但歷史告訴我們：民國成立，不久袁氏稱帝，乃有第二次革命的發生。及袁氏吐血新華宮，洪憲皇帝雖已倒台，但北洋軍閥擁兵割據，北洋政府的政令不出都門，談何改革呢？及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掃除羣雄，統一寰宇。但馮、閻稱兵，中原大戰，隴海一戰，馮、閻鎩羽，但日本軍閥已覬覦於外，「九・一八」瀋陽事變，震動世界；中共武裝也叛亂於內，五次圍剿於江西，先安內而攘外。後來中共雖豕突狼奔，困處延安一隅，但衝動的張學良，受人利用而不自知，西安事變，刼持統帥；事後覺悟，怎知大錯已成，給了中共一條生路。而日本軍閥從西安事變中，發覺中國已團結一致，擁護領袖，建設國防，便提前動手，乃有「七七」事變，爆發了八年的民族神聖抗戰。及日寇屈膝，中共即公然稱兵叛亂，赤浪滔天，而致大陸[illegible]。

安瑰冬



導師難爲吃力不討好
耕牛最苦一生辛苦命

自從一位護士生跳樓自殺，與論界無日不「炮轟」有關方面。雖然此事件在法律的意義上已告一段落，尤其首當其衝的兩位導師，最爲人們仇視，認爲事件確由她們而起，至少也間接傷害了「跳樓自殺」的護士生，故良心上仍要負上某種程度的責任。有某些所謂「作家」，在他們的「地盤」上極盡侮辱的能事。奇怪，平日一些愛好筆戰的作家竟無一應戰，易地而處地替兩位護士導師說句公道話。難道她們眞的如此難於相處嗎？難道導師對自己的學生功課嚴格些，是苛求嗎？對學生的行爲舉止嚴肅些是難爲了學生嗎？我想這是愛之切的表現，何來什麼「良心」上的責任？

一位護士導師對護士生的學習態度、功課和行爲，是要比一般行業的要求更嚴格，由於醫護人員薪酬待遇比普通人畧高，受訓期間畧爲辛苦。所謂辛苦，是指個人生活環境的驟然改變，一旦習慣了此類形式的生活，所謂辛苦，也就習慣成自然了。其次，醫護人員工作常常關乎病者的生命安危，身爲護士生導師的人，對學生學習態度、工作熱誠或行爲舉止，直接或間接給予病者壞影响，在醫院立場來說，是醫護導師在教導或訓練上的工作疏忽所致。無論如何，這是無可避免的事實責難，導師爲補救這一點，在護士生入校受訓練的日子起，就非嚴格教導不可。一些新進入護士校的學生，心情都極爲不安定；一方面是升大學和結婚問題；另一方面是其他行業的嘗試問題；再其次是護士生活的適應問題。在這種情況下，護士生必然成爲醫院方面的沉重負擔。雖則她們將來可能成爲有用的護士，但目前卻是極爲困難的事項。這批新來的學生非但幫不了醫院的忙，還處處提防她們闖禍。如破壞了院方優良生活方式、名譽和規矩等。

護士適應新環境問題，大家認爲日子長久了，一切問題也就解決。話是可以這麼說，事實是殘酷的，醫護人員既然受人尊敬，有其崇高的社會地位，還有高人一等的薪酬，本份的工作也必然有其「不可爲外人道」的初期訓練工作上的辛酸。初入護士院校時，再不能像中學生時期的任性，生活和工作必須規律化，還要經常與諸式人等打交道，一切事物都是陌生的，她們的工作觀念、思想和態度，常常與其他人等有截然上的區別。我們不妨看看從護士生入學以至學成，成爲正式註册護士所經歷的一般性的工作：

一、初入學的護士生

在心理上說，這是一份高尚的職業，但其工作性質則仍「妹仔」，可說悲喜交織。初入學的護士不需要立即投身入病房，參加實際醫務工作極可能作暫時性的巡視。她們受訓初期的術科訓練容易接受嗎？答案是否定。即使到病房走走，熟習環境時，病房裏的藥味，病人的痛苦呻吟，並不好受！有時還要服侍病人，術科講解訓練內容無非生理結構、病人心理、醫護常識等，十分枯燥，男女性器官、病例和治療工作亦必須學習之列，這些課程內容，常常不爲人們所談及，剛出校門，年紀只二十上下的護士生，由於思想開通不了，或舊道德觀念束縛而往往感到困難。

二、實習時期的護士生

她們這時候對醫院的情況有了瞭解，那可能是兩三個月至半年暫短日子的環境生活訓練，或可稱爲術科心理準備。經過這一段日子，便必須到病房參加實際工作，如牀鋪整理、派飯、派藥、打針、大小病清理、替病人洗面、抹身、洗浴等，其中最令人難堪的工作是服侍（或陪伴）垂死的病人——有傳染性的更可怕，陪伴死去的病人及「屍體」打包工作。此外工作上必須與病人性器官接觸。在醫院會留醫過的人都知道，大小手術之進行，常常要把體毛去除，如腸胃病的盲腸炎等手術，施行前護士必須替病者除去陰部的毛，這項工作看來似十分容易，但一般人特別是未結婚，年紀只二十幾歲的少女，是十分難堪的事。清理毛髮的工作必須小心，不傷害病人肌膚；態度要大方，不能露出絲毫驚懼之色，更不能因工作而令病者引起性慾。病者在脫褲讓護士工作時，引起慾念勃起，工作者必須如常進行，個人的性慾念更不可由此而生起。

三、註册護士

護士生一旦經過接受足夠院方的訓練，大概三至四年，便須參加護士資格甄別試，而確定個人的專業地位。取得註册護士資格後，便優悠自在的過醫護工作的日子了嗎？其實，護士工作只在體力上沒有護士生那樣消耗大，責任和辛苦程度，有過之無不及。如二十四小時輪班制，對個人家庭生活具有影响。如危殆病人加時服務，傷急症或施手術的意外事件之發生等。再又如醫院諸式病人的難於護理——病人心情經常十分惡劣，甚至有抗命於醫生或護士的，更或將之毆打也不奇怪。由此說明一項事實，爲什麼畢業的女護士常常寧願到私家診所裏工作，或作歸家娘，永不作醫院裏的護理工作。也就促成了醫院每年大量招考護士生的原因。

從以上情況看，一位護士生的成長極爲不易，就是畢業後也有很多女性轉而他向——或使之作爲副業，這是令人遺憾的事。更深一層來看，一位護士再次深造而成爲導師，這種工作的熱誠態度足以使人欽敬。在我們現實生活中，特別是香港這工商業社會，一切是急功近利的。一位資歷較

深的醫護人員，待遇好，工好舒適，比通常教導（或教員）他人學習爲優。於此，說明了本港理工學院及醫院方面難於招聘專業性的導師之原因，是由於責任大而工作辛苦，但待遇卻較爲菲薄。爲了個人興趣、精神寄托或進修，又作別論。最顯著的例子是：本港「可恥待遇」之私校教員，任勞任怨的在那裏默默爲下一代而奮力工作，即使是小販，或普通工友，他們的薪金亦常常比他們較高。

從上述情況看，這兩位被稱「惡婆」的護士導師，仍不失爲令人欽敬的導師，雖則她倆的教育方法較爲嚴格，使某些護工生難於接受。與此同時，報載一位學校校長的師母因對學生施以體罰，致令受傷，法庭判其有罪。個人認爲十分遺憾。導師的尊嚴已蕩然無存，師道亦無有，難怪世風日下，學校每每成爲亞飛的溫牀，黑社會份子力爭勢力地盤。社會有心人士責難於教育工作者，卻從未給予他們物質上或精神上的鼓勵，倒盡其刁難之能事。本人在英文中學任教文史多年，近日更任學校訓導工作，學生質素之差劣，非外人所能想像，所作所爲，如無賴之徒，比懲教所裏的童犯無大分別。如在課堂吸烟、講「三字經」、調笑女老師，下課後更夥伴打架。如此種種，只沒有像前時台灣某中學學生用斧殺老師的罪大惡極的行爲罷了。

某爲學校的耕牛之一，責任艱苦而重大；討論中的兩位護士導師，與筆者素未謀面，故不相識，就事實而論，兼亦替私立學校同工特別是身爲訓導工作的導師們吐一口憂鬱之氣，讓社會人士們多瞭解一些學校工作者的苦況。

讀者：花千[illegible]

陳韻文回歸後意氣風發 利用商台大播毛共歌曲

陳韻文是商業電台的女藝員，主持該台「樂在其中」、「東南西北」、「流行歌曲話當年」幾個節目。自前幾月受毛共海外統戰分子所請回歸大陸觀光，回港後就意氣風發。在電台大聲疾呼污蔑中華民國，爲毛共作「革命教育」輸出。本如萬人傑先生指出「本來對這些小角色懶得爲她浪費筆墨」，但隱藏的小爬蟲是最危險的，一些不察的人很易被這些隱藏政台小爬蟲所蒙蔽，故此要由出這些付共政治垃圾在廣大人民面前暴晒一下，揭穿她的政治陰謀，使廣大人民不爲她所迷惑。

在十一月十日晚上十一時十分鐘商台第一台播完新聞節目後，就是陳韻文主持的「樂在其中」節目。節目開始一首序幕曲還算好聽，接下來再聽我眞不敢想像。一個在六年前曾與港共作生死決鬬的電台竟作三百六十度轉變，成爲毛共垃圾的宣傳陣地。節目開台陳韻文說：「有些人很喜歡認爲只有台灣的時代哭（筆者按：這並不是筆者寫錯字，而是陳韻文有意識加重語氣的說『哭』字）才算是中國歌曲」。又說：「我對音樂並不懂得很多」，但她又自打嘴吧的說：「我的音樂界域很廣泛，我的音樂界域是沒有政治色彩的」。繼而播出一首毛共揑造用來打擊、醜化國府的政治歌曲——「白毛女」。在此我們便可見到狐狸終須露出尾巴了。陳韻文的音樂領域眞的沒有政治色彩嗎？是假的，我們知道從來沒有人認爲台灣的時代曲才算中國歌曲。況且時代曲並不是在台灣開始，而它的鼻祖黎錦暉還在大陸，唱紅時代曲的名歌星周旋也在大陸而死的。時代曲的流行最初發源地是上海。在台灣的娛樂場所、演奏會、電台，除時代曲外還有大量演奏藝術歌曲、京曲、梆子曲、福建曲等我國優秀歌曲，從沒有分別那些爲台灣京曲、台灣梆子曲、台灣時代曲那回事，（在大陸毛共雖數欠思背滅我國優秀歌曲文化遺產，代之所謂革命歌曲如「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又如老毛的大傍友郭沫若的「機內機外兩個太陽」，也譜爲歌曲，眞是肉麻當有趣，而我國優秀文化遺產始終消滅不了。）故只有陳韻文才認爲台灣時代哭才能代表中國歌曲。更露骨的是把「曲」說成「哭」。可知陳韻文借時代曲爲題來極盡詆譭自由中國。這也許回歸時得毛共所傳的伎倆。

陳韻文你既然說自己對音樂領域懂得不很多，但自己打嘴巴的說：「我的音樂領域是很大的。」我認爲你的音樂領域懂得很多亦很大，你會利用音樂節目來詆謗自由中國；你會利用商台播送音樂爲毛共「革命教育」輸出。陳韻文的音樂領域眞的沒有政治色彩嗎？我認爲商台最濃厚政治色彩節目就是你主持的音樂節目。自己被人牽着鼻子走路，有種的何必閃閃縮縮呢？是否恐怕被人揭發就不便替

重要通知

本會學術部今後將訂於每月最後一個星期六之下午三時至五時，均例行舉辦學術座談會，（地點在華豐大厦六樓）本月（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六下午三時至五時，在九龍油蔴地彌敦道三百號華豐大厦六樓G座（由佐敦道入）香港中山大學同學會舉行學術座談會，仍由本會學術部主任岳騫先生主持，並邀請本會會長萬人傑先生負責主講及解答問題，希會員及讀者携眷踴躍參加，同時，本會旺角區負責人吳少雄先生屆時將特設茶點供應，豐儉由人，學術座談更增雅興不淺。

萬人協會學術部秘書處同啓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毛共作「革命教育」輸出呢？在節目開始不久就急不及待的播出白毛女。白毛女此曲的來歷陳韻文不是不知的，此是毛共御用文醜在大陸陷共初期編寫捏造來醜化打擊國民政府，劇中描述黃世仁代表地主惡霸、喜兒白毛女代表被壓迫農民，後得共產黨打救，才能由鬼變人。這是毛共爲自己獸面戴上面具扮成一個慈祥好人，正是「狼來了」童話劇的翻版。大陸陷共二十多年了，由鬼變成人並不是共產黨，而把千萬中國同胞由人變成鬼正是共產黨。我國不少優秀歌曲陳韻文爲什麼不播，爲什麼前不播而等回歸後才播出爲毛共宣傳的政治性歌曲呢？陳韻文的音樂領域眞的沒有政治色彩嗎？正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陳韻文又說：「若如黃鶯歌唱般批評我還服，但這些批評比烏鴉之叫更差」。我要指出對陳韻文是聲討，並不是什麼批評，我並沒有這得閒功夫去批評你。這是對毛共小爬蟲的揭發，是爲七億五千多萬在水深火熱中的中國同胞而聲討，我們廣大市民不准你利用電台來爲毛共作「革命教育」輸出毒化人民。

再者，商台老板何佐芝先生，香港市民一向對他很敬重，他能在香港人民的生死關頭時，挺身而出與港共展開鬭爭，這是我們子孫永世不忘的。而今香港已安定，但毛共無日不想控制香港，利用香港作爲向世界「革命教育」輸出的橋頭堡，而商台更爲他們虎視眈眈，時刻想接收利用爲他們宣傳。正如萬先生所說「人有人格。台也要有台格」，我們希望何先生拿出六七年與港共鬭爭時的雄風，整頓商台，把一些附共垃圾清除出去，以免遺害人民，我們市民對何先生則感激不淺了。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讀者：一兵

無線電視借古諷今
骨子裏替中共宣傳

編輯先生：

十一月廿三晚看歡樂今宵，螢光幕上突然出現「罪惡城」。「罪惡城」妖氣冲天，無可否認，香港很多不順眼的事項存在，如「賭、毒、黃」等，市民是極力反對此等烏烟瘴氣。這等問題，有待當局大刀濶斧澈底肅清，重振市民對政府的聲譽。「罪惡城」寫「唐三藏」取西經路過罪惡城，見妖氣冲天，「唐三藏」及猪八戒：也給這等妖氣迷惑住，好在「孫悟空」醒目，使出看家本領，搖身一變，變了「牛魔王」，把鐵扇公主這把芭蕉扇騙到手，去把「罪惡城」的妖氣撥息，才把師父「唐僧」及猪八戒救了出來。無可否認，節目主持人利用「西遊記」這個取經片段點醒香港市民，道出香港社會的黑暗面，表面有他的功效，惹得市民共鳴。但骨子裏的目的．非有頭腦不能分別出是非。肥肥這句：「呢處的人點住得落去呀！」値得商榷。正在思索找證據之間，嚇然發現一份晚報在案頭，兩句奪目標題在眼前，「黑夜划行十小時」，「七名難民逃香港」。爲了確實，不得不引用這段文字。

「大陸青年難民賴連仁、安又珠、林娣、王昌、陳倍之、李興泉等六人，年齡自二十至二十五歲，四男二女，其家庭成份分屬地主、富、中、貧農不同階層。由於晝夜辛勞，得不到一餐溫飽，最近又減口糧，每人每月祇得穀三十斤，油一兩六錢。每日所得工分值二角五分，行動上還要受管制。因此他們無日不渴望自由和合理的生活。他們在偸聽自由廣播時，得知一般生活情況，更堅定了他們的逃亡決心。在十月三十一日晚，他們以三個小時的時間，分別準備二千斤儎小舟和船槳二對，當晚九時在中山南朗啓程，是夜波濤洶湧小舟顚沛，淚水濕透各人衣衫，隨時可能沉舟。但終於在他們齊心合力堅毅奮鬭下，克服困難，划行十小時經內伶仃，於翌晨七時抵達本港之大嶼山。到埗時已舟破槳壞，後由當地鄉民指引報警，二日釋放，現獲香港中國難民輕工業促進會救助，並代他們找尋親友團叙。」這段文字是十一月五日星島晚報的報導。四百萬市民猷在香港彈丸之地，很多人有家歸不得，有的有家不敢歸。還有北邊神洲的十多廿多歲小伙子翻山越嶺滾滾而來。從未聽過這裏有青年冒死逃回幸福大陸。這就是我們判別「罪惡城」最終目的。希望讀者們提出辯論，有以指教。

無可否認，無線電視台已給中共糖衣炮彈打中心窩。這班藝員是打工仔，俗語云：賺人錢財，替人消災。站在這班藝員是無可厚非的。不過話得又要說回來，如果人人沒有獨立思考，和長遠眼光及個性，爲了目前一點利益，生活過得舒適，而埋沒良心，給中共牽着鼻子走，難保將來香港一片紅。到時不祇沒有廣告，電視台這班藝員各調東西，天南地北，不祇沒有歡樂今宵，反而變了苦悶終宵。其時祇有回想當年的歡樂今宵！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我們這一代，就算未能完成我們的願望，也爲着下一代着想。所謂一代好媳婦，代代好兒孫。播什麼種籽，收什麼果實。簷前滴水不差分。共產主義爲了適應它的策略，暫時收斂它的血口，擺出一副笑裏藏刀姿態，終有一日在適當時機，它便血口重張，吞掉資本主義，這是牠最終目的。因此有民主正義的國人，不能對共產黨有妥協、共存的餘地。

我們更不能向後一代散播紅色種籽，所謂邪不能勝正。終將有日，勝利屬於人道民主自由這邊。這責任祇有賴我們這代接力於上一代，是有良心國人，責無旁貸！

針不到肉不知痛，此地做好、穿好、食好的當兒，也要想想大陸同胞的苦難。一級勞動二十八市斤穀比比皆是，沒勞動力的十多斤夠了。「共產黨語：正是食不夠糧、病無藥、寒無衣。」紙包不住火，大陸難胞不斷湧到，信件每天千千萬萬來港。因此，「罪惡城」這批人，要負起時代使命。爲了眞正幸福後代，更要同心協力鏟淨紅色種籽，不致禍延子孫。

流浪漢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六日

蔣總統八七壽辰

命運有利山河並壽

硯農居士

中華民國蔣　總統叔世之英，萬民托命，其生也有自來，其功也不可沒，故列為世界四大怪傑之一。自其許身黨國，內憂外患，身歷百刼，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屹立至今，猶致力反共、抗俄，矢志復國，誠中華民族之救星。

近年，美日對毛共大送秋波，更有漢奸大攪所謂「台獨」運動，蔣　總統特發出「莊敬自強，處變不驚」口號，國人加添興奮信心。今年雙十節，　總統「國慶文告」，指出「國際姑息」已使中華民國陷於「孤立」，但他同時認為這是革命所不免的過程。

對此，他的闡釋如下：「歷史與事實，無不證明國民革命——自開國、北伐、抗戰以來，每一次革命戰役，都是在國際姑息我們的敵人，甚至不惜傾全力以分化打擊我們，於此重重困難中，苦撐堅忍，終底於成的。也都是在一些國際人士對我幸災樂禍，不惜為敵人推波助瀾，陷我們於孤立、封鎖態勢中，我們不憂不懼，終於衝破橫逆。更可以說，在一般認為敵強我弱，形格勢禁，資源匱乏，腹地偏小，憂危不可終日中，再開新運，扭轉劣勢，以少勝多。」

他又說：「今天由於我們暫時的頓挫，人們就又以為國民革命正再陷於孤立之境，其實反共產、反暴力，是人類的良知天性，我們在精神上、道義上並不孤立，更可以說是多助之至。尤其是在大陸七億人心向背上，正握有絕對優勢的壓倒性，所以在意識上，我們是外逆內順，而且外逆也根本只是一時。」

蔣　總統的國慶文告，不僅發聾振聵，也不啻為金科玉律。由此看來，神州快天亮了，中華民國有此偉大領袖，何患極權統治者不亡？嘗考其生辰命運，現正運轉鴻鈞，政躬康復，不久將來，定能復國救民。他今年正值八秩晉七華誕，特論之，並祝與山河並壽。

總統蔣公生於一八八七年，即前清光緒十三年，農曆九月十五日午時（今年之雙十國慶佳日，適逢蔣　總統農曆華誕良辰，是日全台一片歡騰氣象。蔣　總統華誕為陽曆十月三十一日，農曆為九月十五日，是非常難得的巧合，更倍增國人慶賀的熱潮。蔣　總統為感念王太夫人養育劬勞，每逢此日，必靜思素食，數十年如一日。）

其四柱為：「丁亥、庚戌、己巳、庚午。」立命子宮，八歲起運，先天胎元辛丑，後天息元甲申。論其己土日元，生逢九月之戌令，正值「土旺用事」之天，旺四時而貫八方，旺者喜洩，今柱內金土重重，生生不息，且妙兩庚透干，戌中火土金俱露，乃屬難能可貴。

筆者民國二十年間，曾批蔣先生之命曰：「傷官用印兩分清，日祿歸時顯性靈，青雲得路搏扶上，南方火運必揚名。」昔者所批之句，雖屬簡畧，亦足包括其一生命運。

再查其早行金土之運，獻身革命，為　國父所倚重。　國父曾說過：「寧失十萬兵，莫失蔣中正。」由此可知其雄才偉畧，一交南方火運，遂由黃埔軍校校長，而至北伐、剿共、抗戰，屢建奇功。

抗戰勝利後，被選為總統，曾引退，復出，險阻艱難，百戰百勝，至今仍屹立不移，宜乎居人之上，為民之主也。迨交辰運，辰戌逢冲，神州於以變色。今年八十七歲，仍行寅字運，自身吉人天相。明年甲寅流年（一九七四）寅午戌會火局，對其命運有利，定然否極泰來，必能復興大漢民族，重整錦繡河山。秉筆至此，預為額首，祝國運興隆！

「萬人協會」簡訊（五十四）

近月來本會為了慶祝兩大慶典——十月十日國慶節及十一月一日萬人雜誌「社慶」，工作人員忙個不停；故此未暇執筆記寫簡訊，向大家報告會務近況。想不到因而引起不少會員讀者的關心，紛紛來電詢問簡訊發停的原因，可見會友們對本會的愛護，簡直是無微不至的。在此，負責人員謹向大家致以萬二分歉意，並希望會友們見諒。

雙十國慶，本會除組三個回國觀光團，回國參加十月慶典外；並於十月十日晚上在梅江飯店二樓舉行慶祝國慶大會，會後進行聯歡聚餐，參加者二百餘人。今年並得萬會長撥冗親臨主持，場面倍增熱鬧。會上萬會長及會副會長先後致詞，萬會長指出：中華民國的國運已開始轉機，反攻復國的機緣快將來臨。並強調目前中共雖然在外表上強大，內部正陷於日益困難的時期，而中華民國表面上是最不利的時期，但是內部卻是團結、最堅強的時刻。他並說這是一貫的見解，這個見解正與今年蔣　總統雙十文告相同，所以希望大家不要氣餒，要緊密團結，作好一切準備，以迎接驚天動地的反攻復國行動！會副會長在致詞中指出，本會在國際逆流洶湧的時候成立，證明時勢愈險惡，「萬協」的成員愈堅強，他語重心長，希望大家今後更進一步團結，並為發展會務而努力。席間並有二位新近由大陸逃港的知識青年發言，他們異口同聲，指出中共統治下的全無自由可言，而且充滿陰險奸詐！他們現身說法，警惕大家不要上中共所謂「回歸」的當，更指出中共在香港宣傳花招的虛偽，使赴宴的人上了寶貴的一課。

為了更熱烈地慶祝國慶，今年本會定製一批印有國旗，雙十及萬人協會字樣的玻璃杯，致送參加國慶聚餐的會友；同時特於本會會所蓋搭慶祝國慶牌樓一座，畫面由嚴以敬先生繪畫，棚架由會員李棠負責蓋搭，電燈由會員徐潤添設計並負責安裝！佈置牌樓則由簡均、鄭秀棠、譚昇、江灝川、吳福寧負責，「國慶籌備小組」工作人員陳達科、岑嘯雷、梁志鴻、葉左、陳澤棠、楊聖林、賴先鈿……，等負責總策劃，並負責慶祝會場的佈

置工作，林之材負責財務，大家分工合作，盡心盡力，値得表揚。

十一月一日爲萬人雜誌「社慶」，全體國慶籌備工作人員再接再勵，負責籌劃一切，還有不久前從加拿大留學回來的新執委李立本亦主動出來大力協助有關抽獎事宜，難得之至，再加上回國觀光剛從祖國回來的孫一專、梁冠中、蔡瑛……等，合力佈置「萬人雜誌六週年三結合」聚餐的會場，招待「賀客」，並負責抽獎工作，沙龍中選得獎者丘可光會員，特別抽空來負責會場攝影，各位勞苦功高，尤其是當萬會長，會副會長及嚴副主席三位所捐的獎品「義捐」時，奔走於席間，發動「爭捐」熱潮，至爲難得。「義捐」節目是爲了籌措本會的福利基金，由於會員讀者們對本會熱烈支持，義捐欵項不少。計有劉碧潔女士捐二百元獲得嚴以敬先生的水彩畫一幅，另一幅則爲符強先生以四百元獲得，他們二位獲得名畫後，都不約而同將畫再捐出來「義捐」，希望有其他讀者再捐欵，可惜時間所限，來不及發動，只好物歸原主，但他們的熱情已屬感人。會副會長的金門大糾酒，先由余雲義先生以三百元獲得，他卻將酒捐出，再行「義捐」，繼由楊仁志先生以三百一十元獲得，他又再捐出，最後終由會員黃君以三百一十一元獲得；並即席將大糾酒啓開，獻給全體「賀客」分嘗，全場皆大歡喜，喝采連聲。「主題曲」是會長捐出的蔣　總統勳業畫冊，「義捐」時經過一番爭逐，由於李立本先生志在必得，終於他以六百元獲得。該畫冊乃國民黨中央黨部一位高級人員贈送給萬會長的，這是無價之寶；因爲這畫冊是非賣品，用錢是購不到的，相信李立本先生喜獲此冊，一定珍如拱璧。

萬人會刊第五期已出版，並趁「三結合」聚餐的機會分派給到會的人，沒有參加宴會的會友，可以來函本會索取，或親臨會所取閱。本期內容豐富，有本會旅遊圖片多幅，圖文並茂，但由於印備有限，欲取請速，幸勿錯過覽讀機會。

學術部岳騫先生決定繼續舉辦第五次「學術講座」，這回特邀請萬會長親自主講，題目：（香港的前途）時間爲本月二十四日（星期六）下午三時至五時，地點爲中大同學會（九龍彌敦道三〇〇號華豐大廈六樓G座）這次商得中大同學會借用地方，全賴康樂部副主任吳少雄先生奔走聯絡，接洽一切，順此致謝。屆時情況一定熱鬧，請各會員讀者提早入座，以免額滿見遺，錯失良機。

康樂部決定將本會屬下之青少年先鋒社歌詠組擴大，凡有興趣參加之青年朋友，可來函本會報名，今後逢星期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假本會所（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練習，並由康樂部負責教導，除唱歌外，有樂理課程，其中一項爲「視唱捷法」，參加者可於最短時間內自行視唱任何歌曲，歡迎青年朋友踴躍參加。

繼又收到楊仁志執委捐三結合聚餐酒席金一百元，會員余健謀捐青年部經費一百元，謝謝。上期捐欵名單有何海根、何民德各捐一百元，因發稿時寫錯，兩個名字卽是一人，特此更正。

雙十國慶聚餐後，會借九位工作人員的紀念玻璃杯送給梅江的工友，現只記得簡均、岑嘯雷、賴先鈿、陳逸南四位外，其他記不清了，至今尚無法歸還，特請各同工來電話會務部聯絡。

會員龔左因工作關係，以後星期日改由青年詩人馬天由上午十時至下午三時在會所輪值，負責接待來賓，並處理一切事務。

秘書處供稿

十一月六日

左派銀行的趣劇

狗眼看人低・老婦鬪左仔

萬先生：

前幾天去左派銀行滙欵接濟大陸親人，適有六七人也在滙欵，一位老婦人不識寫字，請求銀行左派仁兄替她填表，這位左兄問老婦人：寄幾多？一千抑或兩千？

老婦把老花眼鏡除下，訝異的望着那左派仁兄，微笑慢慢答道：「先生，沒有那麼多。我們一家幾口，我兒子打一份牛工，全家總收入也沒一千，何來這麼多錢？」

左仔聽得不耐煩，「到底妳寄幾多？」

老婦不急，反問：「先生，你說寄一千或二千，我寄一百，有得寄否？」

左仔說：「有。」

老婦人再問：「既然有，你先前的口吻到底是何意思？攞景抑或贈慶？是否寄一兩千就愛國，寄一二百就不愛國？你這班左仔，狗眼看人低！」驚動了銀行高級職員來解圍。這左仔忙走入厠所去。最後老婦錢也不寄，氣冲冲離開那間左派銀行。

看完這幕趣劇，正欲離去，看看窗櫥裏的照片，外表美麗，內裏十分虛假，包藏着七億人民的辛酸血淚！

這位老婦和我們一樣，我們有「萬人意見」發表積鬱心頭的怨恨，但老婦難得這好機會發洩。我們痛恨毛朝，但有親人在砧板上，接濟他們就等如進貢毛朝。是我們一代的矛盾，很多人要站在反共最前綫，爲了親人在共區，恐牠加害，唯有幕後供稿。這位亞婆發洩了，可是千千萬萬人的怨恨未發洩！

左派銀行的照片，我越看越火起，我自言自語：「但將冷眼看螃蟹，看你橫行到幾時！」

異鄉客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八日）

請領稿費：

本刊由（三一二至三一六）期稿費經已結出，請各作者帶備身份證到香港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領取。

徵求長期訂戶

三十元訂閱卅期

本刊爲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三十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三十五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十樓A座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茲付上 現金／支票／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讀者呼籲愛國僑胞廣解善囊支援烈屬

萬會長：

今晚「九號」放工回家，接貴會來鴻，得悉小朋友昌和噩耗，悵然久之，淚承於睫，放下魚栥，無心羹食，死者已矣，慰生爲先。貴會發起募捐是爲良策，時間方面，似嫌過遲，（緊驚風、慢郎中）茲付上港紙五十元，希代交萬青先鋒社，謝謝。

自力敬托（九號晚）

一萬人雜誌，請轉陳昌和烈士家屬，謹致以萬分沉痛的心情和惋惜，昌和烈士年齡雖幼，志節甚大，辦善惡，明忠奸，雙十懸旗，不幸殉國，忠肝義膽，不讓黃花碧血，貴會同仁，應將忠烈事蹟，詳陳國府當局，入祀昭忠，（昭忠祠）以慰忠魂，而勵來茲，更應繼續募捐，支援其家屬，本風雨同舟，患難相共，澈底做到一家有事，萬人支援，始符合萬人協會，協力同心之意旨，謹代呼籲。希同一陣綫中人，當仁不讓，多多益善，小小無拘，毋使孤立無援，致增陳老先生悲愴之痛，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況乎同道中人耶。

林自力上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十一月九號晚

頃接

貴會通知，驚悉

陳昌和烈士因於雙十節懸掛國旗時不幸觸電殉難，不勝哀悼，今附上港幣二十元，請代爲轉交陳烈士的親屬，以表綿力，並呼籲凡我愛國僑胞及萬人雜誌之讀者，應盡國民天職，廣解善囊，以慰忠魂，是盼。

此致

萬人協會

流浪書生啓十一月十三日

萬人會刊五期出版 歡迎各界人士索閱

由本會主編之「萬人會刊」第四、五期經已出版，該刊除報導近期本會活動情況外，還發表了佳作多篇，第四期計有名作家王代民的「由葛柏事件想起」，本會醫療部副主任袁暘照的「我要做一個反共戰士」，梁菲執委的「寄語投機善變的「回歸」、「認同」者，江鈴女士的「看電視有感」，林自力先生的「忠告牆頭草」，姜兆蘭小姐的「我愛國語」，張國輝的「談諾言有感」，古鶴翔執委的「苛政猛於鯊」，文鴻的「爲萬人會刊歡呼」新詩，張仲仁的「針灸中藥綜合療效兼答讀者之問」，及尖鋒、葉其眞、長征、胡漢陽、馬天等人佳作多篇。第五期計有本會康樂部主任岑嘯雷的「從習慣談到新與舊」，本會副會長曾憲光的「預祝萬人協會首次籌委會議成功」，陳逸南的「有志者事竟成」，小萍女士的「誰願送回歸者一些禮物」，綠茵的「故鄉」，袁暘照的「以武昌起義精神迎接國慶」，林自力的「雙十感言」，文鴻的「小花和寒星」，及狂夫、小巴、潘覺非、張仲仁等佳作多篇，還有執委會副主席嚴以敬和朱蔭璋的政治漫畫，長洲旅行及雙十節慶祝國慶相片多幅，眞是圖文並茂，頗值一讀，本刊是非賣品，歡迎各界人士索閱。第六期會刊準備十二月份出版，希各會員及雜誌讀者踴躍投稿。本會電話H七五四九三五。

萬人會刊編輯委員會啓

十一月十四日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雙十節

董力行

(一) 香島僑居耻自由。廿年雙十痛淹留。無聊詩酒充壇主。有價頭顱學水鷗。劍鑄豐城人欲老。樓臨滄海月如鈎。兵書註解觀星夜。搔首徘徊兩鬢秋。

(二) 側帽江湖載酒行。臣心如水萬緣輕。空懷上將籌邊略。辜負中年愛國情。客邸猶堪書再讀。茅廬那許地重耕。南征北伐皆兒戲。落寞天涯一老兵。

讀董壇主雙十節二首忽另有所感因踵其原韻呈請指正

朱敬安

(一) 罪己尤人各有由，丹心好爲汗青留；先知水暖疑江鴨，幾見波平問海鷗。廉德不彰湮越石，倫常乖舛獻吳鈎；天孫倦應牛郎約，甘負金風玉露秋。

(二) 是處風波不可行，誰堪留命一毛輕？儘多海角哀時淚，倘有天倫樂敍情。老至殊鄉甘守拙，夢回故里事躬耕；何時歸省先人墓，待看神州洗甲兵。

敬安先生詩中用典極佳，「廉德不彰湮越石」，指社會有貪污之風也，越石，又名「越王石」，在晉平縣海中，如濕縣長清廉，其石乃見，貪官在任，越石則湮隱不可覩。「倫常乖舛獻吳鈎」，吳鈎是寶劍，社會有倫常乖舛之徒，殺人刼財之事，即應以吳鈎誅之。該聯對仗既工，命意亦好，壇主。

雙十步和董壇主原玉

李懷蒼

(一) 脫卻樊籠享自由。此身廿載歎淹留。有心健羨雲中鶴。無意長爲水上鷗。遠託異邦人漸老。遙看祖國月如鈎。每逢佳節添惆悵。目送韶光又一秋。

(二) 萬里行行行復行。江湖浪跡此身輕。孤臣力竭空餘恨。退士吟成且寄情。海角有花堪手植。天涯無地可躬耕。書空咄咄終何用。白髮蕭蕭一老兵。

懷蒼先生佳句：「海角有花堪手植，天涯無地可躬耕」，既工又好，壇主。

敬和董壇主雙十原玉

劉勳麟

(一) 避共香江得自由，奴民政策苦難留，山河變色寧無日，海外從容學水鷗，去國多年心似鐵，遙瞻寶島月如鈎，中原父老猶思漢，白日青天耀萬秋。

(二) 慶祝歸來醉酒行，歡欣心緒步盈輕，香江雙十羣英會，旅客三千愛國情，耑望王師光復土，才教民眾自由耕，外邦主義同夷敵，至上攻心在用兵。

敬和董壇主雙十節詩原玉

馬天

(一) 萬刼生靈享自由。五稼堯力島中留。棲心塵表無多地。獨步江湖有幾鷗。欲獻頭顱歸國庫。要將胡血洗金鈎。夏康一旅黃河岸。復土收京在此秋。

(二) 執意天涯續壯行。梅妻鶴子感身輕。詩清譽滿丹砂路。酒濁愁埋萬古情。但見潮靈知屈護。可悲龍臥問沮耕。遺民等莫哀垂老。墨守金城坐甲兵。

小將馬天，聞工作太忙，迫於生活，無暇致力學問，十分可惜，求學之喻，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香港有錢子弟，靠家庭供養，拍拖跳舞，而又不肯讀書，最爲奇妙。「屈護」，護字應寫虫旁「蠖」字，恐係筆誤。壇主。

祝曾唯恕詞丈七十壽誕次韻

謝詩法

(一) 應人湯武事重論，信是光明克晳昏，但使乾坤能順轉，何愁豺虎不逃奔，喜筵素食酬親友，恐饌葷醪醉國魂。他日蟠桃桑梓獻，臣蘭階下發多根。

(二) 盛德自然享大年，梅香人壽月華圓，他鄉祝嘏杯同舉，故國遺黎意共牽，會友都從文字事，論交何待灌樽前，聊將詩句爲桃獻，九老圖尊白樂天。

又代友賀詩次韻

前人

板蕩頻年國未安，黎民陷溺忍飢寒，乘槎有士存忠膽，雪恨何人著義肝，三戶亡秦庸有待，廿年興越勿悲觀，一聲霹靂風雲會，奏凱長歌拭目看。

謝先生詩文高雅，當今名士也，壇主。

和暘照詞長「離亂香江月」韻

高飆暘

十里霓虹燦晚霞，寒盈燈火萬千家；風光客醉如中土，酒色人迷似大麻！悄向樓頭親月影，輕從海角擲年華！蒼生多病吾多事，安得青門學種瓜？

和暘照詞長「情牽秋夜月」韻

前人

清輝又掛海隅秋，坐媚吟懷倚小樓；異域棲遲驚我老！神州板蕩問誰羞？藏笻怕惹山河恨，看劍難忘血淚仇！擾攘乾坤何日了？人間哀樂注心頭！

高先生和暘照詞長詩，押韻既穩，造句又新，「中土對大麻」，是爲最妙，做詩最怕千篇一律陳腔舊調，用字呆板，讀之索然無味矣。

癸丑年雙十節有感

韓雨化

(一) 纔過重陽雙十來，黃花崗上及時開，中華六二旌旗動，大地七三將士回，廿載已離松菊徑，今天惟望宋王台，與君痛飲黃龍酒，預祝成功建國材。

(二) 萬里江山敍會難，節逢雙十盼歸還，秋風不解遊人意，夜雨難瞞壯士寒，富貴有如雲過眼，英雄只怕髮成斑，三軍未定糧先備，北伐何時再度關。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一八期 新21期）



一籌莫展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一八期(新21)目錄·

萬人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一八期(新21)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十一月廿九日出版
一九七三年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香港節感言

第三屆香港節於本月二十三日開始，將於十二月二日在九龍舉行大遊行後結束。

第一屆香港節開始於一九六九年，第二屆舉行於一九七一年。過去的兩屆，都舉辦得很好，眞正成爲一個「與民同樂」的多采多姿的歡樂節目。本文執筆時這一屆剛剛開始，我們預期有更大的成功，給爲生活而緊張的香港市民帶來更多更大的歡欣和鼓舞。

像香港節這類規模較大並是全市性又不帶任何政治色彩的節日活動，若在強調「繼續革命」，不許任何人有「鬆一口氣」思想的極權世界裏是永遠不會有的。記得一九六九年的首屆香港節，是在一九六七年港共暴亂之後不久舉行的。香港經過一些「意氣風發」的人的一番「鬬爭」，不僅人們意志沒有消沉，經濟沒有萎縮，相反地香港市民對那些「跳出來表演一番」的丑角的醜惡面目有了深一層的認識，在一種沒有政治壓力、沒有口號標語和沒有「串連」組織的情況下，只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形成了一種無形的反暴大團結；所以，香港經濟更見繁榮，絕大多數人生活得更好。

香港政府舉辦首屆香港節，相信那既不是向在香港的一小撮左派小爬蟲進行反示威，更不是對他們有意地進行諷刺，然事實告訴人們，沒有什麼「紅太陽」的地方才有眞正的自由，有充份自由的地方才有歡樂；有自由和歡樂才有社會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與繁榮。

一九七一年舉辦第二屆香港節的時候，香港比前更加繁榮，工業蓬勃發展，出口貿易繼續增長，就業率也極高，當時的香港社會基本上成爲一個富裕的社會。時間過了兩年，第三屆香港節正在舉行。當十一月二十三日晚港督麥理浩爵士在政府大球場主持此屆香港節開幕儀式時，他指出：香港節的一切節目，俱爲大眾同歡共樂，務使每個市民均能盡情享受。

他還說：他深知本港市民向以堅毅勤勞著稱，本港有今日之成就，實有賴於此種精神有以致之。但過去大多數市民沒有較多的消遣，在本港經濟日臻繁榮完善的情況下，自應有此歡樂佳節，以盡情歡樂。港督的話，可視爲香港政府舉辦香港節的宗旨，其用心可謂至善。近年香港經濟繼續繁榮，也是盡人皆知的事實；然不可否認：近一二年來，香港也出現了一些使人憂慮的新問題，如果不善於應付，可能給香港社會帶來不利的後果。

我們所說的新問題，包括經濟和社會等幾個方面的問題。香港在經濟貿易方面出現的困難，已有一年左右的時間。外國對本港的產品諸多限制，使香港出口貿易遇到困難。

最近復出現原料不足，一些工廠半開工、工人半失業的現象。這些都應從大處着眼，設法予以合理解決或加以改善。其他若燃料，主副食品等等，都應當像大建水塘那樣，有一個長遠的計劃和安排，才不致有一天受到入口國家和政權的敲詐勒索。

在社會問題方面，首先應改良教育，官民合作培養第二代在德、智、體各方面均有所發展。不然香港治安，儘管警方盡到了最大的責任，然那只能說是治標而不治本。

此外，還有社會福利，居住和烟賭等等問題。烟賭的存在爲害極大，只要政府痛下決心，先從肅清貪污做起，是不難逐漸禁絕的。

至今社會福利和居住等問題，政府當然要盡力去辦，但一些富商巨賈和「知名人士」也應盡一分力量。一些所謂「知名人士」所以爲人所「知名」，基本原因是他們有錢，而他們的有錢又是由香港經濟繁榮帶來的，如果他們賺到一百元，用一元錢爲香港社會造福是應該的，因爲有香港才有閣下，並才有閣下的大名爲人所知。

遺憾的是有些人正路不走走邪門，一方面在香港不擇手段的撈，另一方面卻在口頭上「前進」，甚至「回歸」一下「認同」一番。要知道，你們在共產黨的眼中是「資本家」、「剝削者」，暫時利用一下罷了，若想將來有什麼好處，除非共產黨人不信馬列主義和什麼「毛澤東思想」。

香港節是團結、歡樂的節日。若想維持香港的繁榮、自由和歡樂，本港市民就應該維護香港這個社會，使它健康地發展下去。

新聞以外

以阿焦頭爛額・石油威脅全球
蘇聯撈靜水大發戰爭財

萬人傑

大批過時軍火售給阿拉伯國家，講明現金交易。龐大軍費弄到埃、敘透不過氣來。現在，大批蘇聯軍火已成為戰場中的廢鐵。搏命打仗的都是蠢猪；慫恿別人，坐收漁人之利的才是叻仔。搵了中共，搵了北越，仍然有人肯做老襯，這個世界，蠢猪何其多！

阿拉伯的石油訛詐

阿拉伯國家給以色列打到落花流水之餘，拿出石油作訛詐武器，頓時使整個世界陷於石油恐慌中。情況最惡劣的是荷蘭和日本，其他西歐國家亦狼狽不堪。這些國家所用的石油，主要來源是中東；阿拉伯限制石油出口，這些國家先蒙其害。

阿拉伯國家主要敵人以色列，反而未受嚴重威脅，因為他們早有準備，且在以色列佔領區內，開發了豐富的油產，雖建設許多公路村落，仍賺了大錢。他們有豐厚的石油儲備，在世界各國都為石油短缺而頭痛的時候，以色列人民還可以組成汽車隊請願。

其次，阿拉伯國家石油訛詐是用以對付支持以色列最力的美國，但美國本身也是盛產石油的國家，根據資料，美國本土出產的石油約佔本國需要總量的百分之八十，從國外輸入的石油，主要是美國鄰近的委內瑞拉和加拿大。中東石油輸入美國，最高估計也不過佔總消耗量的百分之八。

即使阿拉伯國家的石油完全停止供應，美國也不會受到太嚴重的打擊，極其量引起心理上的緊張和一些不便而已。因此，阿拉伯國家的石油訛詐，事實上也害不到美國。

兩面刀鋒的利刄

在阿拉伯國家石油訛詐下最感徬徨的是西歐和日本，他們本身沒有石油生產，大部分仰賴阿拉伯供應，一旦減少輸出，他們頓告死火。

換句話說，阿拉伯國家施行石油訛詐政策，受害最重的不是他們的敵人以色列，也不是「幫兇」美國，而是支持阿拉伯的西歐與日本。

近年來，西歐國家大多數是同情阿拉伯，當十月戰爭爆發後，沒有一個西歐國家支持以色列，甚至拒絕與美國合作，弄到美國與西歐國家的關係，也因此趨於冷淡。日本雖表示中立，但一直站在阿拉伯一邊，這些國家，都應列為阿拉伯的支持者，可是他們都正面的受到石油訛詐打擊，西歐許多國家因缺油而使到社會失去常態，在報章中，看到荷蘭假日汽車全部不許使用，看到西德將部分汽車改裝木炭爐，可知情況嚴重。

歐洲冬天總是大雪紛飛，燃料不足，使他們要捱一個寒冷的冬天，這苦況很不好受。本來，歐洲人對阿拉伯的一份同情心，在寒冷的天氣下，很可能冷卻下來，不但不再同情他們，還會恨他們。因此，基辛格說，石油訛詐是一柄兩邊刀鋒的利刄，可以刺傷對方，也可以刺傷自己，這話十分有理。

搬石頭打自己腳

不過，阿拉伯國家中也有明智之士，担任石油部副部長的索德，是沙地阿拉伯國王費沙爾的兒子，雖然年紀青青，卻有高瞻遠矚的見地。他曾對貝魯特哈華伙新週刊的記者發表意見。

他說：「歐洲和日本人正在表現對我們愈來愈多的同情時，我們卻使他們陷於恐慌，這究竟對我們有什麼好處？……石油武器的目標究竟是什麼？是為了要使全世界與我們為敵，還是要使每一個美國人認識他們的利益與我們阿拉伯人一致？石油武器當然可以造成美國的某些不便，但真正的受害者還是我們自己。」

他的話雖然說得有見地，可惜老頭子們個個朦查查，情緒過於激動，他的意見未受到重視。基辛格「兩面刀」的談話，只得到他們蠻橫的反應。據說必要時會把所有油井炸燬。但他們不想想，如果沒有油井，阿拉伯人靠什麼活下去？

蘇聯是阿拉伯國家的最大支持者，他們把許多武器運入阿拉伯，支持他們和以色列作戰。但要知道，這些武器並非慷慨「贈送」，而須付給代價，且還是「現銀交易，賒借免言」的。如果一旦阿拉伯國家把油井炸燬，沒了石油生產，蘇聯還會繼續供應軍火嗎？

最富有的沙地阿拉伯

老萬找到一些有關阿拉伯國家中產油量最豐的沙地阿拉伯的資料，既有趣，也和這次阿拉伯國家的石油訛詐有關。

由於石油產量豐富，使沙地阿拉伯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沙地阿拉伯國王費沙爾，則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的錢太多，常常做出過份的事情。比方，他要西德平治汽車廠為他特製一部六個車輪的座駕車。

又如，他派出親信人物到歐洲，訪尋一些天姿國色的美女，供他享用。甚至，他座駕的直升機，設計也要與眾不同。

以石油作爲訛詐的武器，正是這位大濶佬首先提出的。他的錢太多，不在乎鈔票，明知減少輸出，本身先蒙其害，但他寧願少賺銀紙，爭氣不爭財。

他的理論是：反正世界貨幣動盪不定，石油藏在地底仍然是石油，早點賣出去，拿回來的鈔票，可能很快便貶値；倒不如讓石油仍然蘊藏地下，待善價而沽之，更爲化算。

他的兒子索德雖和他持相反論調，但老頭子的決定是不可以推翻的。沙地阿拉伯是個酋長式的國家，沒有議會，也沒有任何政黨，執行的是回教法律，偷東西的人斬手，搶東西的人砍頭，通姦的人用亂石打死。王位是傳子代孫，國家大小事情，全由他決定。

親美反以地位矛盾

在所有阿拉伯國家中，沙地阿拉伯和美國關係最密切，費沙爾國王也最親美。可是，反對以色列最力的也是他，他處在一個十分矛盾的地位。

美國向中東購買的石油，有百分之六十左右是沙地阿拉伯供應的，美國每天石油消耗量爲一千七百萬巴里爾（亦稱桶，一千加侖）約有一百萬桶來自中東，這一百萬桶中，沙地阿拉伯佔了六十萬桶，這是一宗大生意，沙地阿拉伯的富有，財源就是由此而來。

目前仍有一千五百名沙地阿拉伯的官費留學生在美國各大學深造。首都里耶特與吉達港，街道上所見，全是美國汽車。在超級市場裏，堆滿美國罐頭，百貨公司裏也大部分是美國貨。執行油田探測工作及主持開發計劃的工程師，幾乎清一色是美國人。

費沙爾所以憎恨以色列，因爲他是個死硬的回教徒，回教的三大聖地耶路撒冷、麥加和麥迪拿之一的耶路撒冷，仍在異教的以色列人佔領下，因此，每一次跟以色列衝突、戰爭，他都表現得十分激動，要他出錢，他不會推辭；要他出兵，他則敬謝不敏。

其實，他是個相當保守的人物，對敘利亞、伊拉克、埃及所標榜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政權並沒好感。

蘇聯催債急如星火

阿拉伯國家在戰場上給以色列打得焦頭爛額，數以千計的蘇製坦克車，毀壞了，遺留在戰場上，也有不少蘇製武器，落在以軍之手。這些坦克、這些武器，說起來眞是一壳眼淚。

阿拉伯國家因志切復仇，一雪六日戰爭慘敗之耻，大量向蘇聯購入軍火。蘇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二十餘年來，不斷整軍經武，每年生產大量軍火，新型武器製成後，便把上一年製品封存，待善價而估。越戰期間，蘇聯以軍火供應北越，但數目不多。

中東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的劍拔弩張，正是他們推銷存貨的大好機會；急謀一戰的阿拉伯國家，全部受落。可是蘇聯的條件是現金交易。

據紐約時報駐巴黎記者佛羅華斯引述歐洲銀行界高層人士消息，爲了支付蘇聯軍火的費用，一個主要的阿拉伯石油出口國會派出代表，分赴西歐各大國洽商一筆巨大借欵。

在戰爭中担任重要角色的埃及和敘利亞，本身都不是石油出口國家，給浩繁的戰費拖累到財政枯竭，無法應付蘇聯的追索，只好催促另外一些出產石油的阿拉伯國家應付這急如星火的債主。

唯一發了戰爭財的人

這筆債務十分龐大，即使最富有的石油出口國家，也不容易在短期內湊足這筆欵項繳付。不得已，想到他們儲存的黃金，原來產油的阿拉伯國家都握存了大量黃金，爲了應急，只好抛售黃金還債。但抛售的結果，使金價下瀉，他們蒙受很大損失，終於在每安士跌破一百美元大關後即停止抛售，轉以黃金爲抵押，向西歐銀行洽借貸欵，蘇聯這個大債主，才應付了過去。

其實，阿拉伯國家早已受過同樣教訓，在一九六七年中東六日戰爭結束後，蘇聯便曾向埃、敘兩國催收軍火欵項，當時挺身替埃、敘還債的是兩個阿拉伯的有錢佬兄弟沙地阿拉伯和科威特。

對這些內情，身爲美國國務卿的基辛格那有不知之理？因此他向阿拉伯國家提出警告，石油訛詐，不過是一把兩面刀鋒的利刄，可以傷人也可以傷己，顯然就是針對這些事情而言的。

中東這一場大戰，誰也得不到利益，唯一發了戰爭財的是蘇聯。蘇聯挑撥了阿拉伯國家，又推銷了封存的陳貨，得到的外滙，用來向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購買他們急切需要的糧食和工業設備。他們賣給阿拉伯國家的軍火呢，則早已在戰場上成爲一堆一堆的廢物了。

打仗累死人

戰爭是非常愚蠢的，煽動別人打仗，坐收漁人之利的，卻十分聰明。由韓戰、越戰以至中東之戰，蘇聯一直在扮演那聰明人，一貫的是推銷他們已淘汰的武器。最先上當的是中共，要人民勒緊褲帶還債，七億人民爲那些軍火捱到金睛火眼；現在富如阿拉伯國家，也爲了軍火而叫苦連天。

自己沒有生產軍火的能力而去發動戰爭，往往是爲了戰爭而債台高築，最後當然苦了老百姓。世界上富強如美國，爲了越戰拖累，幾乎吃不消？唯恐天下不亂的，是革命輸出的共產黨；發戰爭財的蘇聯。

蘇聯爲了推銷軍火而慫恿阿拉伯國家。如今，阿拉伯國家破財折將，剩下可以拿來作武器的只是石油；可是，石油是阿拉伯國家唯一財富，從長遠看，此舉會迫使各國另尋油源，未開發的油源開發了，有別的可靠來路，那時阿拉伯國家即使去兜售，人們也不敢領教，說不定費沙爾六個車輪的汽車會減爲兩個輪的電單車。

說來說去，中東戰爭，全球俱蒙其害，直接參戰的國家固然慘，受石油威脅的也苦不堪言。唯一得到利益的是蘇聯。事到如今，埃及沙達也許悔不當初了！

認識中國

校內「運動」·校外「旅遊」

柳以青

學聯會所主辦的「中國週」裏，在這八間成員院校的成員中，恐怕最起勁的是香港大學和浸會學院，其次是理工學院與三師；最後才是中大和嶺南。

我之這一等級評定，並非是我的「親蒞其境」，而只是從學聯會所出版的「認識我們的祖國」特刊中「節目一覽表」的安排上所得到的線索。是眞是假，只有主辦「中國週」的人士們才清楚。同時，「中國週」的舉辦情形，卽使是在最起勁的香港大學和浸會學院，眞正能發生的作用有多少，也只有舉辦這一「盛會」的人士們才知道。

夫子自道話滄桑

起碼，從「認識中國運動在各大專院校」一文中，透露了不少的消息，特別是有關香港大學、浸會學院和中文大學的。

有關香港大學中「認識中國運動」情形的描述裏，我曾在前四期的本欄中，揭露這篇文章的作者想耍「政治欺詐」的手法，硬要「強姦」港大學生會和學苑的民意，聲稱「學生會與學苑已明確表明了立場，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代表中國人民的政府」，結果是被十月十六日出版的學苑，以「重要更正啓事」給予「明確」否定了。從這一件極端嚴重的事實上，我在懷疑着：所謂學聯會的「中國週」，只不過是中共海外統戰中的「學運」的部份行動而已。像描述香港大學「認識中國運動」一文的作者，在光天化日之下，竟敢面對事實而作僞，除了向某方面報功，滿足了某些從事「學運統戰」人士們的私心外，恐怕這「白紙黑字」留下的惡劣痕跡的影響，很難從香港大學學生中剔除的。其實，對港大學生會與學苑各負責人士們來說，更應該提高警覺。同時，也該發覺到：政治這類東西，特別是來自中共所插手的政治，氣味如何，應有所嗅聞了。

也就是爲此，該文作者就聲稱：「在目前運動中，有頗多同學抱着既不反對，亦不積極投入的旁觀態度。故現階段團結他們參予國事活動。」這就可以看出從事這方面的學生們的孤立，孤立到只有承認「一枝獨秀不是春」了，一定要做到「百花齊放春滿園」呢！可是，像上面提到的「強姦」民意的惡作劇，恐怕連「一枝獨秀」會變成「一枝獨枯」呢！「掌握羣眾」要用正當的方法，否則，卻有被「羣眾拋棄」的危險！要知，香港大學中的「羣眾」，並不是普通簡單，無知無識的「羣眾」。否則的話，所謂的「統一戰線」不變成「單一戰線」才怪呢！假如眞的由「統一戰線」變成「單一戰線」的話，那已經是沒有可戰的「戰線」了。要有的話，那是「混戰」。不信的話，我還可以再引一段該文作者的說話，看看是否已經面臨了「混亂」邊緣？

他說：「一部份同學更要求從根本上研究問題，因而提出學習馬列主義，了解爲什麼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將有利於青年學生解決立場問題，並將使許多紛爭的國是問題澄清，同時，同學開始關心中國統一問題，因而有學生會訪問台灣的代表團成行。……我們對很多問題的看法很不成熟，有待通過學習和實踐求取解答。」

我贊成大專學生們對「認識中國」方面加以更廣、更深、更遠、更大的去研究，但是，我卻不欣賞在這研討、研究的背後，有一種政治利用的潛在力。結果呢？在「認識中國」的結論上，究竟是學術性和客觀性的呢？還是政治工作者所發動的宣傳和統戰的效果呢？在香港這麼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裏和學府裏，身爲大學生的人們，他們應該知所選擇的，知所警覺的。

在目前不會再會「政治恐懼」和「神秘行動」了，然而，卻要小心的是有被政治利用的可能呢！起碼，這次香港大學的學生會及學苑，就沒有被人所利用，只願表達出事實的眞相來。我眞不知道有關香港大學情形描述的那位作者，該如何交代呢？因爲在報導了「學生會與學苑已明確的表明立場」後，還加上了幾句話，說：「部份同學雖不贊成學生會及學苑的決定，但亦未有作很大反對。反之，學生會及學苑更受同學擁護……」等，這不正是「作賊心虛」的表現嗎？

現在談談有關浸會學院的情形。根據前面所提到的特刊中記載：在「結語」中聲稱：「首先，這個運動在我校已經建立了一定的基礎。其次，從歷史上看，這個運動正日有發展，我們發現到多年以來，浸會同學極不容易接受敵視中國的言論。從心態上看，絕大部份同學都很渴望了解祖國的各個方面，渴望到內地參觀旅行，加深認識，他們願意通過全面和客觀的分析，通過反覆的比較，接受新生的事物。他們希望校內能多舉辦有關中國的活動，多閱讀一些有內容的書報。另一方面，我們又感到，同學們對中國的認識雖有進展，而未夠深刻。同學們還普遍缺乏理論的基礎，這是我們嚴重不足的地方。我們期望，在新的學年裏，通過大多數同學們的不斷探索，通過踏實細緻的工作，使我們的認識中國運動，能有更大的進展。」

從這一段話中，起碼我們發現幾個意思：第一，是「認識中國」運動在浸會學院已經建立了「一定」的「基礎」。這「建立」了「一定」的「基礎」這句話是很突出的。反觀在這本特刊上其他的七間大專院校的描述中，都沒有說出：「建立」了「一定」的「基礎」，有的，例如嶺南書院，還得承認「嶺南同學在這方面，可以說是處於比較後進的狀態。同學們對於祖國的關心及認識

，有待引導。」而浸會學院卻是已經「建立」了「基礎」。

第二，也就是由於「建立」了「一定」的「基礎」的原因，於是就引伸出了下面的一句話：「從歷史上看：發現多年以來，浸會同學極不容易接受敵視中國的言論」。在浸會學院中有「敵視中國的言論」嗎？這言論是來自那一方面的？同時，所謂「敵視中國的言論」的定義與內涵又是什麼呢？這些都是值得人們去思索的。至於說「浸會同學極不容易接受」這句話，顯然是矯作的，特別是那個「極」字。原因是：恐怕浸會同學只自願自由自主的接受學術上的眞理，而不是空泛的「言論」。「敵對」與「贊揚」的「言論」不重要，重要的是「敵對」與「贊揚」的「言論」中，有沒有眞理，是不是事實。

第三，「從心態上看」，浸會學生「絕大部份」渴望和希望三件事：㈠是到大陸參觀旅行，以做「全面和客觀的分析，通過反覆的比較，接受新生的事物」；㈡是在「校內多舉辦有關中國的活動；㈢是「多閱讀一些有內容的書報」。對於第二、三項，我可以了解的是：如果活動只囿於有關二十幾年的一切，那將是貧乏而使人厭倦的，除非能夠突破政治範疇，否則必然註定失敗；也就是因此，在第三項中，就對「書報」要求上，是該「有內容」的，很明顯的，只是政治一類的宣傳書報，卻是不能滿足浸會同學的求知欲的。

深入淺出談大陸

關於第一項，該文曾有一段稱：「今年暑假期間，像其他院校一樣，浸會學生會舉辦了多批內地旅行團，一百多位同學，分別暢遊了北京、瀋陽、撫順、上海、武漢、南京、杭州、蘇州、無錫、鄭州、廣州、七星巖、順德、東莞、深圳等地，對於中國內地的民生面貌、社會動態，有了初步的了解和體會」。恰好，九月三十日出版的「浸會學生」就有兩版刊登出了今年暑假前往大陸旅行的三十名學生的「侃侃而說，細細道來」。

現在只把不同的「心聲感受」抄錄在下面，這也可以看出浸會學生對「認識中國」的里程碑。

中文二的羅達滿稱：「我看到很多東西，大概都是為我們而安排，『做』給大家看的，有一些較事前在香港所得的資料為好，另一些則比不上事前的聽聞。內地人民的生活，表面看來，沒有香港那樣繁忙，但我們與普通羣眾接觸的機會不大，所以不能深入了解。印象最深刻的是旅途所受的款待，簡直是貴賓式的待遇，每日飯餸的美味，尤為難忘。」

英文一彭翠明稱：「國內人民的精神面貌，還是因人而異的，我曾進過一所單層的圖書館，問一位正在翻閱書籍的同志，他為什麼對書籍這樣感興趣？他表示讀書並不是為了自己的知識要凌駕別人，而是希望通過學習，多瞭解各種事物，促進思想的前進，為工作作好準備。我想，香港的學生答覆同一個問題時，一定會說是為了名利之類的東西了。另一些國內人民給我的感覺，是很嚮往香港的物質生活。」

化學三陳月英稱：「我覺得我所見到國內人民都缺乏笑容。他們言論也不自由，住屋又破舊，沒有裝飾。雖然各種物品供應不足，要搶購，但大家都很守秩序，態度也差強人意。他們的生活比較枯燥。我相信他們精神方面不會舒暢，因為時常受到政治性的干擾。不過他們都很安份守己，而且不需要防禦盜賊。那兒治安好得很。拿她和澳門比較，澳門雖然自由，卻使人沒有安全感。我曾參觀一所醫院，這所醫院很破舊，似乎是由棄置了的空屋改建成，設備不齊備，一個房間就是一個部門。分眼科、耳科、口科、兒科、內科、外科。手術室的設備不齊全。他們很強調要用本國的各種設備。」

傳理二李少南稱：「內地人民有些教條化，開口閉口都是『毛主席』、『聽當年』等等，也可能是實際生活的感受，但令人有千篇一律的感覺。農村的發展不錯，相信只有共產黨才有這樣高的組織能力。但看農民的政治意識一般還不高，與中共的要求頗有距離。我覺得內地市場供應並不充沛，但食糧很充足，民生日用品也足夠。奢侈品的價格卻十分昂貴。」

傳理三趙應春稱：「東莞在發展水利及改良農田方面，很有成就。廣州市的情況比我想像中的好。物資供應比不上香港，可是情況不是我事前想像中的缺糧又缺油那樣壞。廣州市的城市建設比以前進步，可是交通情況仍有待改善。廣州市也有青年問題，看來主要是遊客帶去的影響。」

社工四吳謹源稱：「到廣州之前，很希望在旅遊途中，探討一下國內的福利設施和制度，結果由於條件所限，了解到的還是不多，只是有關醫療衛生方面，得到一點數字，發覺在這方面，國內的情況比諸一些發達的西方國家，還是有差距的，這起碼表現在醫生與人口的比例數字上。國內推行社會主義的理想，與香港當年十分不同，就我本身而言，並不覺得可以適應那種社會環境。就整個旅程來說，搞得十分成功，旅程的安排頗為理想。」

史地三陳炳鑑稱：「這是我首次到內地的旅行。行前我抱着一種希望，就是要體察一下內地各方面的情況，看看和一般人所講述的是否契合。但我此次到的地方很少，停留的時間也短，見到的還是較片面的。相信如果我能把自己的衣飾改成和內地人士一般，在這兒小住一段時間，所得的體會更深。我感覺——內地一般的人是把我們視作『外來人』，投來的都是一些奇異眼光。當然，招待人員對我們是很熱情的，歸納說來，此次旅行我有以下印象：一、香港刊物報導國內人士生活是較為安詳優閒的，但映入我眼簾的廣州卻與香港一般繁榮，交通一樣擠迫。鄉村生活是眞正十分優閒。這又反映出國內的城市與鄉村一樣存在差距。二、中國確實是個『發展中』的國家。我曾參觀很多工廠，設備仍很簡陋，規模也不大。但卻能制作出來十分精密的成品，例如我們所參觀的『滾珠軸承』廠便是一例。三、清潔衛生和市容方面，確實比香港好得多，但設備仍很落後。例如城市排水系統，未符理想，倒糞現象仍很普遍。四、參觀的地方，自然景色很美，給我一種樸素的美感。我覺得回內地參觀，不應抱有太高的期望，幻想着國內處處都如『世外桃園』那樣完美，不然是會很失望的。……」無怪乎這本特刊上特別指出：「缺乏理論基礎」是個「嚴重不足的地方」了。

香港的前途

岳騫

這個題目在十一月二十四日座談會上會經討論過，與會同仁均熱烈發言，頗多高見，茲將當時大家發言的要點及個人的想法，事先加以整理寫出此文。

香港的前途決定在四方面，即一、毛幫，二、英國政府，三、世界形勢，四、香港市民。

一、毛幫

表面看，對香港前途最具有決定權力的是毛幫，因此，也先從毛幫談起。毛幫需要保持香港現狀，為與會者所公認，因為毛幫保持香港現況，顯而易見的好處有三：第一，吸收巨額外滙，此為人所共知之事，毛幫之飢餓輸出政策，寧可餓死大陸老百姓香港市民要在毛幫國貨公司買東西帶回或寄回大陸，此為人所共知之事。

但許多人可能忽畧了香港每年流入共區的金錢，對毛幫外滙收入所佔比重。據聯合國發表，毛幫一九七二年貿易總值僅四十億美元，較我政府在台灣一省的貿易數字尚少，毛幫自稱大陸人口七億，中國政府目前有效統治地區之台澎金馬人口約一千五百萬，就人口比例而言，是一與六十之比，但就貿易數字而言，毛幫數字只達到台灣一省對外貿易總額百分之九十幾，簡直不成比例，若以人口計算，在政府區人民之收入應高於共區人民之七十倍。毛幫佔領下之中國何以如此之窮，由此可以明白其原因所在。

毛幫外滙收入雖少，支出卻相當巨大，援助各國親毛共黨之活動費，收買一批落後國家當政人物之運動費，為數相當巨大，此項例子舉不勝舉。茲舉一件大家不太注意的事以概其餘。非洲中部有一個國家原名剛果共和國，因為另外還有一個剛果民國，於是此剛果就改名「薩伊」，原是比利時屬地，在非洲國家中佔地最廣，人口僅次於北部的埃及、南部的尼日利亞，物產豐富，尤其盛產鈾鑛，為世界鈾鑛巨大產區。剛果脫離比利時獨立後，即由左傾的魯蒙巴任總理，眼看就要變成共產國家，於右翼軍人政客起而反對，推翻魯蒙巴政府，並將魯蒙巴殺害，政權落入右翼人士手中。但由於右翼政客自相爭奪，擾攘不安，終由軍人起而奪取政權，剛果陸軍司令莫布圖（毛幫譯為蒙博托）自任總統。剛果局勢始獲得安定。

魯蒙巴死後成為共產國際的「聖人」，蘇聯設魯蒙巴崇拜萬分，設有各種紀念魯蒙巴的品物，出版紀念魯蒙巴的書籍，因為愛魯蒙巴，就恨莫布圖刺骨，稱之為「匪」，最初還想從內部顛覆，但用了吃奶力氣，毫無作用，在乒乓外交之後乃一改顛覆為收買。

莫布圖此人年齡不過四十歲，獨立前在比利時陸軍中當兵，其人學識、經歷一概俱無，全憑槍桿子奪取政權。最初堅決反共，與我國交往甚密，一九六九年且到台北訪問。中國且派有農耕隊駐在剛果，助其改良農業，雙方一向和好無間。但在一九七二年毛幫給予賄賂一億美元，莫布圖乃一改反共為親共，與毛幫建交，又到北平訪問，與毛澤東握手，過去被毛幫視為不共戴天的仇人（嚴格說，毛幫之恨莫布圖，甚於尼克遜）又變成貴賓。直到今天，外國元首曾經訪問台北又去北平，只有莫布圖一人。毛幫之無原則，莫布圖其人之無知，都不在本文討論之列。茲就此一事，可以看出毛幫對外之揮霍，其錢從何而來，香港自是一大財源，若沒有香港供給，毛幫雖然在大陸榨盡人民骨髓，但米糠究竟難榨出油。

第二，除去套取外滙之外，尚有滲透，因無實例可舉，且不談。

第三，還有一點不大為人注意之事，即俄毛戰爭如果爆發，俄方一定出動海軍，封鎖中國港口，也許會包括台灣海峽在內，但俄方卻不能封鎖英國統治的香港，當然俄毛戰爭的可能性實小而又小，但毛方卻不能不作最壞的打算，香港留在英國人手上，一旦發生戰爭，將成為毛幫唯一輸血管，毛幫自不會自行截斷。

，第二次文革卽將展開，毛共之亂沒有已時，更無力對海外尋釁。

更從許多現實情況來看。毛共從去年起一反常例，准許左派銀行，商業機構在港購買地皮，建築銀行、倉庫，如果毛共可見將來又「解放」香港之意，此舉太屬多餘，一旦毛共佔了香港，銀行區及彌敦道之銀行大厦，家家都可以作爲「人民銀行」行址，此時出錢向英國政府購地皮，未免太浪費了。就當本文發稿時，又傳出一項消息，毛共要求香港政府准許在青衣島建油庫，以便運石油來港。此一舉措，更見毛共目前政策只求在香港賺錢，絕不願收回香港，卽使希斯首相明年到大陸，見到周恩來自動提出交還香港，周恩來一定彎腰作個長揖，說聲：「謝謝，我們不要。」

二、英國的態度

英國政府肯不肯放棄香港，要從兩方面來說，當二次大戰勝利時，中國政府確有意接收香港，雖然接收並不等於收回，但英國首相邱吉爾卻堅決反對，恐怕中國軍隊開入香港不走，變成了事實上收回。就向美國杜魯門總統提出要求，由英國接收香港，此事當時曾發生爭執，中國政府認爲蔣委員長是中國戰區最高統帥，中國戰區包括緬甸、越南、泰國在內，自然也包括近在咫尺的香港。經過一番爭執，終由中國讓步，改由英國接收。此是往事，可以看出英國政府當時保有香港的決心。

中國大陸變色，毛共在北平建立政權，英國工黨政府又率先予以承認，爲西方大國中承認毛共最早的國家。英國何以要急於承認毛共，一般人都批評英國人現實，惟其現實，每作一件事自有其目的在，英國工黨政府當時目的爲何？說穿了還是爲了香港。

這兩段往事未必便能適用於今天，因爲國際形勢瞬息萬變，二十年前的外交政策，自不會至今不變。目前的問題只能就現在的情況來判斷。

英國對香港的態度，最近有一個重大決定，卽建築地下鐵道已由理論而成爲事實。地下鐵道將由任何財團興建，皆不必研究，但可以確知的是地下鐵道由興建完成至收回成本要二十年時間，賺錢則是二十年以後的事。英國政府如果沒有決心與把握能保持香港二十年以上，就絕不會興建地下鐵路。

此外還有一個不太顯著的事例，卽本港一間最大英商集團退休董事長與毛共有相當交情，這位老先生每年要去一次北平，每去都要同周恩來見面喝一次酒，雖一九六七年大暴動時亦照常，所以毛共對港基本政策，此公之瞭解程度，遠在梁威林、費彝民之上。而他代表的這個財團，也正在港大購地皮建築高樓，此項投資也非十年可以收回，該財團若沒有相當把握，自然不會有此行動，眞肯花錢爲毛澤東蓋人民銀行嗎？

三、國際形勢

整個國際形勢來看，也是一個僵局，任何變更目前世界均衡形勢，均頗不易，大而如美國之支毛抗俄，並非眞希望俄毛打仗，而是怕俄毛打仗破壞了世界均衡形勢。小而如此次中東戰爭，何以阿以雙方一戰之後迅速停火，雙方國力打不下去固是一因，更重要的因素是由於美蘇在背後一齊用壓力，迫使雙方不得不停火談判。

毛共雖然最喜煽風點火，但卻不敢在中東搗亂，因爲深知目前無法破壞世界均衡形勢，不能不安份一點，以免觸犯眾怒。

香港地位也許不能與中東相比，但所處形勢也相當微妙，如果毛共索取香港，就要變更目前亞洲的均衡，英國人固然不肯，美國也未必答應，何況香港眞被毛共接收過去，也不過變成了第二上海，成爲一個死港，毛共決不肯犯眾怒而背上一個破包袱。

四、內部問題

眞正決定香港命運的還是香港市民本身，共產黨人有句術語，堡壘要從內部攻破。目前毛共的政策，就是要從內部攻下這座堡壘，毛共對香港的如意算盤，不是收回而是控制，像澳門一樣，名雖葡國統制，實由毛共發令指使。毛共也了解英國不是葡萄牙，要想把香港變成澳門，決非一朝一夕之工，但毛共確實是向這條路上走。在香港放買報紙電台，組織青年學生，先改變市民觀念，然後由控制市民進而控制港府，這條路當然相當遙遠，但也不能否認已獲得部份成就。

目前在香港有一個十分矛盾的現象，卽是人人皆知大陸是人間地獄，無人敢回去大陸生活，但是爲了搶時髦，習慣上到大陸去旅行一趟，回來發表「回國記」，稱讚毛共統治是人間天堂，但是他們卻捨「天堂」而不居，寧願回到「地獄」來。對於許多前進分子何以不肯回大陸的問題，就筆者所記憶的只有三個人敢對這問題提出答覆。

第一個是曹聚仁，當他從大陸逃來香港，又大讚大陸有光明遠景時，曾引起此地報刊一致攻擊，大家就提出這一點質問，曹聚仁說是自己年紀已老，石灰質太多，不易改造。

第二個是不久之前去大陸訪問了五十多天的一位姓趙的「墮子」發表一篇「答客難」，提到這個問題，承認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要想回大陸定居，非下最大決心不可。

第三個是一位過氣明星，最近去大陸走了一趟，回來有人問到她能不能在大陸定居，她認爲如果是自幼生在大陸當然可以，但是要是在海外長大的人，回去不能生活。

這兩人都算說的坦白，但兩人卻一致贊美毛共統治的大陸，宛如人間的天堂，也許就因爲是天堂，所以才不適宜凡人居住。只能由應該受折磨的七億同胞居住，而這些不肯不能居住的人，卻留在外面說風涼話。

今天在香港的市民，無論思想立場如何，都是在香港這條船上航行。任何漂亮的言詞都是多餘，每一人要撫心自問願不願意改變目前的生活方式，如果不願意，就不要破壞這條船，因爲這條船如果沉了，無論那黨那派，無黨無派是同歸於盡的。希望專門說風涼話的「墮子」，搞運動的領袖都想一想，不要作爲毛共的貓腳爪，害人終於也害自己。

中共爲什麼批林反孔？（下）

方銀城

可見孔子的懷念先王，是因爲堯舜對國家，對人民有功，趕走野獸、治理河水，使人民安居樂業。同時，舜又使他手下的臣子，不但教導人民種植糧食，而且教導人民人倫思想，使中國逐漸邁進文明世紀。

但是堯舜教以人倫，周公教之以禮的社會文明，到春秋時代，已被破壞無遺，道德淪喪，故孔子有「厚古薄今」的思想。

孟子說：「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

但是，到了春秋之時，又是「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

從孟子的這段敍述裏，很明顯的孔子的「法先王」只是強調效法賢君，重整道德，並非是指整個朝代而言，更談不上中共所說「嚮往奴隸制度」。故孟子說：「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

基於中共批判孔子的出發點完全錯誤，於是對於孔子的所有思想，作全盤的惡意誹謗，誣指孔子以仁爲中心的論理思想，是要「奴隸主階級內部的成員之間親愛團結，還要欺騙被奴役的勞動人民，讓他們服從統治者，不要反抗。」（八月七日「人民日報」）。

這段話可說是無中生有，孔子所講的忠孝仁愛，完全是相對的關係，所謂君敬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朋友相交以信，都是相互的關係。譬如：有人問到孟子：「臣弒其君可乎？（指湯武殺桀紂）」孟子答道：「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可見孟子認爲不仁不義的獨裁者，人人皆可殺之，並不算犯上。

此外，中共還對孔子加上許多莫須有的誣衊，如指孔子「一生做官」，「輕視勞動人民」，「輕視婦女」等等。

孔子雖不反對做官，但是做官的目的是在於「宏道」，在於救世救人，因爲孔孟都是「入世」思想家，而非老莊的「避世」哲學。至於中共所謂的孔子看不起生產勞動，是引用「論語子路篇」：「樊遲倩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倩學爲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遲也。」樊遲是孔子的學生，曾到處遊學，不遠千里求見孔子。明知孔子不懂種田與種菜的學問，故意爲難，所以孔子說：假如你要問的只是這些事，不必跑如此遠的路，問老農老圃即可，並接着說：「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責而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關於此事，孟子後來特別解釋，執政的人固然要重視農業（民事不可緩也），不一定要親自耕種。（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也不一定要做一個農業專家。（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因爲，春秋之世，許多有學問而賢聖的人，見舉世滔滔，多存避世思想，閉門耕織，不問世事，孔子不以爲然，認爲爲君者要「舉逸民」，而賢能者也應該有「憂天下之心」，故孔子雖不反對「避世」，但對避世的人懷有一種「道不同不相爲謀」的感覺。至於孔子的學說如何，固然有許多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不同看法，但是他的中心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道德觀點，是從沒有人懷疑的。而中共把孔子說成是「維護奴隸制度」，卻是千古奇聞。中共又不能爲它的看法找出證明，而僅以莫須有的栽誣方式，來誣衊孔子，這是全世界的中國人都不能容忍的。假如我們詳細研究毛澤東思想的根源，中共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韙，來詆毀孔子，也並非是完全不可理解的。

毛澤東是一個權力慾極強的人，他畢生運用各種手段來擴張他的權勢，製造個人的獨裁地位，又深恐一旦勢力一去，遭到歷史的批判，故他一方面構想一種維繫其地位政治理論，一方面以竄改歷史，來掩蓋其乖張政治思想體系。

毛澤東認爲人與人之間的愛在不同的階級中是不存在，只有在一個政治目標的奮鬥之下，會有互相之愛的出現。他又認爲一個國家的政權，本質上就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因此，爲了鞏固他的政權，必須首先要製造出一個擁護他的階級來，在中國過去本來是沒有濃厚和明晰的階級觀念的，於是中共竊據大陸後，首要的工作就是在製造階級鬪爭和階級仇恨，劃分明確的階級觀念來。但是，中共發動「土改」、「三反」、「五反」、「鎭反」、「反右派鬪爭」等各項運動，把大陸人民搞得「一窮二白」之後，全都成了「無產階級」，還會有什麼鬪爭出現呢？老毛於是提出「階級復辟」與「階級轉化」的說法，認爲被打倒的階級要復辟的危機始終存在。而統治階級的本身也有轉化爲資產階級的危機，因此，一方面警告鬪爭者不斷警惕被鬪爭者的報復，如果階級復辟之後，他們就要千萬人頭落地，另一方面在內部不斷展開整肅，以防止所謂「資本主義的傾向」。

毛澤東的這種政治理論是極端違反人性的，雖然是承襲列寧而來，但與馬克思的政治思想並不完全符合，於是在共黨內部發生強烈的意識形態的爭論，引發了內部的權力鬪爭。

「文革」鬪爭的結果，毛澤東的反對者暫時被壓制下去，使老毛的中心思想而延伸的許多政治理論，逐漸在大陸實驗。但是，「毛思想」的表現愈爲強烈，則愈加證明共產主義的違反人性，違反理性，不合乎歷史潮流，而中共內

部的意識形態的鬬爭，也隨之愈爲激烈。

這種意識形態的爭論，表面上雖然是共產主義的教條主義與理性主義的鬬爭，而實質上也可以說是共產主義與從孔子到國父孫中山先生的中國傳統思想的鬬爭。因爲中共竊據大陸之後，共產主義一直與中國傳統思想發生互相排斥作用。這種互相排斥的結果，使中共許多幹部對共產主義發生動搖，甚至一向忠實於老毛的林彪與作爲老毛代筆人的陳伯達也不例外，老毛焉得不恐懼？於是發動反孔運動，用歪曲歷史的卑鄙手段，企圖挖中國傳統思想的根。

特別是毛澤東最近提出一個「反潮流」的口號，乍看之下，這句話似乎難以理解，但是從中共內部局勢發展來判斷，所謂的「反潮流」，實際上就是「反中國傳統思想」。因爲：

儒家思想是謂忠恕、仁愛，孔子主張「和爲貴」，國父認爲社會進步的動力是階級調和，也就是由於全人類的互相合作，而毛澤東則主張「不斷革命論」，認爲只有不斷發動階級鬬爭，才能保持其政權的「純潔性」，才能防止所謂「資本主義復辟」。孔子主張人性主義，故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又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也說：「食色，性也。」都是強調享受較高生活是人性自然發展，但是道義尤其甚於富貴，其意義即是在義的約束下，求得人性的向上發展。國父認爲社會上地位的平等，是始初起點的地位平等，後來各人根據天賦的聰明才力，自己去造就，因爲各人的聰明才力有天賦的不同，所以造就的結果，當然不同，如果不管各人天賦的聰明才力，就是以後有造就高的地位，也要把他們壓下去，一律要平等，世界便沒有進步，人類便要退化。而毛澤東既否定立足點的平等，認爲一個人的政治權利，應受先天階級成份的限制，家庭成份不好的人，永遠沒有出頭的日子，同時，對同一政治立場的人，也限制他們突出的發展，過份發展個人，則被認爲是「個人英雄主義」，必須予以批鬬。

孔子主張人與人的關係是以倫理爲基礎，由近而遠的發展，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並以修身爲本。國父的民族主義，雖然着重於強調愛國主義，但是卻認爲家鄉與家族觀念是促成國家團結的基礎，故也是順着倫理的次序而發展的。而毛澤東則以集體主義來代替中國的倫理觀，他特別反對孝道思想，而將黨的利益置於一切之上，而其個人利益又置於黨的利益之上。

孔子強調知識分子的作用，鼓勵向學精神，強調學術自由，以博學、審問、愼思、明辨到篤行，故以知爲先。國父倡導知難行易學說，認爲文明之進化，成於三系之人，其一爲先知先覺者，即發明家也，其二爲後知後覺者，即鼓吹家也，其三爲不知不覺者，即實行家也，在這三者之中，發明家居於領導地位，創風氣之先。而毛澤東輕視知識，認爲知識完全是由經驗中產生，基於這種倒因爲果的理論基礎，導致他的「知識分子與知識青年下放勞動」與「縮短學制的教育改革」的許多違反學術自由限制發展的措施。

當然，毛澤東的反對知識分子與壓制知識分子，主要原因還是因爲一個國家政權的滅亡，都是由知識分子在思想上的倡導，像匈牙利的抗暴革命，就是由於裴多菲俱樂部的影響，毛澤東對此深爲戒懼，故以思想鬬爭與「勞改」等手段，來抑制知識分子。

由於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的傳統思想存在着上列等等不能調和的歧異，故「毛思想」一直與中國傳統思想在尖銳的對抗，對抗的結果，由於「毛思想」得不到共黨內部知識分子的支持，一向居於下風。

特別是在共黨「八大」之後，老毛的地位急劇下降，共黨採取了集體領導方針，逐漸代替了毛的個人獨裁，而在共黨的知識分子中，也反映着一種「人性主義」與「理性主義」的思潮，甚至有將共產主義與中國傳統思想和解的跡象，當時歷史家吳晗提出「道德繼承論」獲得共黨許多高級頭頭的有利反應，如果中共的報導（九月廿七日「人民日報」）屬實，則包括劉少奇在內的中共頭頭，在「文革」之前已倡導組織「孔子討論會」與修葺孔廟，當然，這不能說是繼承中國文化的遺產，而只是一種對中國傳統思想的妥協姿態。

正當這個時候，毛澤東極爲恐懼，他一方面提出「一分爲二」哲學，一方面提出「培養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口號，反映其對受中國傳統思想侵蝕的共黨第一代，已不寄以信任。「文革」雖然是一場權力鬬爭，但是眞正的目的，還是在於毛澤東所謂的「教育革命」，老毛利用「紅衞兵」之亂，達到了他一石兩鳥的詭計，一方面奪得了政權，一方面砸爛了既有的教育制度，爲毛澤東的「佔領教育陣地」製造了條件。老毛的目的，是要培養完全對他「感恩」的下一代，故採取「反潮流」措施，將知識分子（勞心者）與工農兵（勞力者）的地位來一個大調位。「文革」雖爲「毛思想」的實驗製造了條件，但是也爲中共頭頭的反毛製造了條件，林彪敢於發動反毛政變，就是利用了毛澤東的這些倒行逆施所造成不滿情緒的形勢。

林彪雖已死亡，而林彪所後遺的許多問題，並不能解決，而老毛的指責林彪提倡「天才論」，實是一種不得已的栽誣說法。孔子既未自稱爲「天才」，他說過：「聖則吾不能也，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林彪雖奉承老毛爲「天才」，亦從未自稱爲「天才」，他在共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曾坦白地說：「我沒有別的本事，就是依靠羣眾的智慧，一切請示主席（毛澤東），一切按主席指示辦事。」可見林彪是以盲目服從毛澤東，而非以「天才」來獲得毛的信任。依照中共的說法，共黨「十大」之後，只是一向反孔運動的開端，因此中共的宣傳機器最近充斥着許多「批林」與「反孔」的口號，中共故意把反孔是一種新興主義反對保守主義，以造成國際上對中共反孔運動的錯覺。

中國的傳統思想當然不是主張保守主義的，孔子說過：「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並主張學以致用，愼思明辨以篤行。孟子更說：「盡信書不如無書」。可見孔孟都是反對食古不化的。

以儒家學說爲主流的中國思想，過去曾吸收了許多宗教哲學思想，國父並將西方的民主思想融合在中國傳統思想裏，更使中國傳統思想發揚光大。

毛澤東提出「反潮流」的口號，又說馬克思主義從來就是反潮流，證明共產主義是中國傳統思想發展中的一股反動逆流。

烏蘭夫浮出亮相

陸擷

留學蘇俄

烏蘭夫是蒙古族，漢名雲澤，綏遠吐默特旗塔布村人，現年七十歲。幼年入吐默特旗高級小學。在十八歲那年與胞兄雲潤到北平，入蒙藏學校中學部第四班就讀。烏蘭夫在校甚爲活動，爲中共吸收。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後成爲中共的職業學生。一九二六年，六、七月間共黨策動的「內蒙人民革命黨」在張家口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烏蘭夫爲代表之一。同年底，隨胞兄雲潤赴莫斯科，其兄入「東方大學」，烏蘭夫入「中山大學」，結業後，留校擔任翻譯工作。不久再入俄國步兵學校，接受軍事訓練。

地下活動

烏蘭夫在蘇俄呆了四年多，於一九三〇年秋返國。返國後回綏遠吐默特旗，以小學教員身份爲掩護，在王若飛領導下，秘密從事共黨組織建設工作。一九三一年十月，王若飛等在包頭被捕入獄，烏蘭夫逃至張家口，由共黨派至「抗日同盟會」，組織蒙古「抗日軍」。失敗後，匿居內蒙，繼續從事共黨地下活動，組織與訓練蒙古族軍事幹部，嗣組織「蒙旗獨立旅」。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後，烏蘭夫不去與日軍正面作戰，而忙於在伊克昭盟發展共黨地下組織，旋被日軍擊潰，隻身竄逃歸綏。嗣因綏蒙保安隊騎兵司令白海峯部政治部主任賈鴻珠的關係，滲入白海峯部任政治指導員。迨白海峯的騎兵大隊改編騎兵第三師時，烏蘭夫出任該師政治部第一科中校科長，仍秘密從事共黨活動。一九三九年冬，該部歸傅作義指揮，張彝鼎任政治部主任，很快洞悉其奸，擬藉召開「綏西政工會議」之名，誘捕烏蘭夫，但被傅作義所阻未果，而使烏蘭夫潛逃至延安。旋任民族學院教育長兼任蒙古文化促進委員會委員長、陝甘寧邊區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等職。

烏蘭夫在這個時期主要是爲共黨培養訓練少數民族幹部，後來共黨內的很多重要的蒙古共幹，多是烏蘭夫任「民族學院」教育長時期培訓出來的。一九四四年春，共黨派其率「民族學院」結業的一批學生到內蒙古，以伊克昭盟爲根據地，發展共黨組織，建立「蒙旗政府」，翌年任蒙綏政府主席。

參加整肅「國際派」

毛澤東在延安以「整風」爲名，打擊王明、李立三、張聞天等國際派時，烏蘭夫被老毛派上用場。老毛拉攏烏蘭夫打擊「國際派」之原因，其一，烏蘭夫在蘇俄時期比較單純，換言之，並未參加王明等「國際派」小組織，反而是個被排擠者。其二，由蘇返國後，也未加入共黨任何一個派系。其三，在延安時期，又孜孜於民族幹部的培訓。因此，始才被毛澤東拉攏，作爲打擊王明等「國際派」的一股力量。由於出力不少頗獲老毛賞識，從而奠定了烏蘭夫擢升的基礎。

毛澤東打擊「國際派」後，於一九四五年四月召開共黨「七大」，烏蘭夫被安排爲共黨候補中央委員，兼共黨中央少數民族工作部副部長。

爭奪內蒙王

抗戰勝利後，烏蘭夫派至張家口，對內蒙開展共黨工作。張家口陷共後，於一九四六年二月間，烏蘭夫率「西蒙代表團」赴熱河承德，和「東蒙自治政府代表團」會晤，並於四月三日召開聯合會議，成立了「內蒙自治運動聯合會」，烏蘭夫自任「主席」（博彥滿任副主席）。嗣又在海拉爾及赤峯分別設立東、西蒙「自治分會」。設在海拉爾的「東蒙分會」由哈豐任主席，設在赤峯的「西蒙分會」，則由烏蘭夫兼任主席。

一九四七年五月五日，烏蘭夫按着共黨中央的指示，在王爺廟召開內蒙人民代表會議，成立內蒙古自治政府。但在選舉「主席」時，因烏蘭夫所佔有的西蒙代表少於東蒙代表，而東蒙的博彥滿當選內蒙自治政府主席。烏蘭夫氣急敗壞的反對博彥滿當「主席」，當時得到「西滿軍區司令員」黃克誠的支持，以武力包圍了博彥滿的住所，以及扣押博彥滿的支持者，並攻訐博彥滿是「蒙奸」、「出賣蒙族」等等。使支持博彥滿當「主席」的東蒙代表，產生了恐懼。斯時，烏蘭夫未經再選舉，以自命自任當上了內蒙自治區政府主席。俟後共黨中央在內蒙成立中共中央內蒙分局，烏蘭夫又當上了「分局書記」，同時兼內蒙軍區司令員及政委、東北軍政大學齊齊哈爾分校校長等職。

烏蘭夫任職共黨內蒙分局書記及內蒙自治政府主席期間，均受共黨中央東北局及東北行政委員會領導。但烏蘭夫並不賣「東北局」和「東北行政委員會」的賬。「東北局」給予內蒙的兵源及上繳物資任務，往往不能完成，或乾脆以「不能自足」爲藉口，打回票。特別是一九四六年五、六月間，國軍北上至松花江以北時，林彪曾令烏蘭夫所屬騎兵第一及第三大隊（第一大隊駐白城子，第三大隊駐前郭旗——現改前郭爾羅斯蒙古自治縣）東移支援松花江北岸第一線「三岔河防區」。但是烏蘭夫以「王爺廟防區情況不穩」爲藉口，而將所屬騎兵第一、第三大隊分別移防至洮安和海拉爾等地。爲此曾遭到林彪的指斥「鬧獨立性」。但烏蘭夫並未因林彪的指斥有所改變，仍然我行我素，繼續鬧他的「獨立性」。烏蘭夫鬧「獨立性」毛澤東並未嚴加禁止，聽其自然發展，但得罪了林彪，爲「文革」中預先種下禍根而遭整肅。

要職蝟集一身

中共政權成立初期，烏蘭夫除仍任內蒙古各職外，並兼任綏遠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主席爲傅作義

）及綏遠軍區副司令員。同時以內蒙自治區代表身份，出席「政協」首屆會議，並當選政協一屆全國委員會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委員，政務院民族事務委員會代表副主任、中央民族學院院長。

一九五二年七月，兼任綏遠省人民政府主席，一九五三年兼任華北行政委員會委員、華北行政委員會民族委員會主任、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一九五四年八月當選中共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連任三屆），九月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務院「黨組」副書記，及國務院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國防委員會委員（以上四項職務均連任三屆）。一九五四年冬共黨內蒙分局撤銷後，改任共黨內蒙自治區委書記。翌年四月，內蒙自治區政府，改組爲「內蒙自治區人民委員會」，仍任「主席」，並兼任內蒙政協主席（連任三屆）。一九五六年九月當選爲共黨八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同年十月共黨內蒙自治區委會「書記」、「副書記」制，改爲「第一書記」和「書記處」制，任「第一書記」，仍兼內蒙軍區司令員及政委。一九五七年二月兼任內蒙古大學校長。一九六五年七月兼任共黨中央華北局第二書記。

中共政權成立後，烏蘭夫不僅兼任共黨政軍多職，而且還參與共黨外事活務，因而他還兼任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常委（一九五〇年）。並於一九五一年二月，代表中共赴維也納出席「世界和平理事會第一次會議」，居然還當選了該會「理事」。此外，烏蘭夫還兼任中蘇友協一、二屆理事會理事，第三屆「理事會」改組時，當選副會長。

被整肅因果

烏蘭夫在「文革」前的本兼職達十七個之多，共黨政軍高級頭目中少見，顯見他在共黨內之重要性。但是在「文革」中，毛林造反派在毛澤東的「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號召下，「造反派」居然也把烏蘭夫這個「蒙古王」打倒在地，並聲言「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烏蘭夫在「文革」初期，還甚爲活躍，共黨八屆十一中全會（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後，也就是八月十八日至十一月廿六日止，毛澤東在北平天安門先後八次接見「紅衛兵」時，烏蘭夫出席過第二次和第四次，從排名上看，他似已由共黨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升至「委員」，但自該年「國慶」之後，卽未再出現過。

烏蘭夫在「文革」中被整肅，來龍去脈這樣：

(1)在「文革」最初期，也就是一九六六年一月間，由於烏蘭夫在「中央」或地方兼職過多，爲了加強對內蒙各項工作的領導，而在「區委書記處」中物色了王鐸與王逸倫，王鐸代理烏蘭夫黨的「第一書記」職務，王逸倫代理烏蘭夫政府的「主席」職務。到同年的十月一日「國慶」前後，北平街頭出現攻擊烏蘭夫的「大字報」，就指出：烏蘭夫是「內蒙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指使王鐸和王逸倫分別奪取了內蒙自治區的黨政大權，進行一條修正主義路線，對抗毛澤東革命路線」。

(2)在中蘇共分裂表面化（一九六〇年）之前，蘇俄派瓦塞林爲駐內蒙「總顧問」，彼時由於烏蘭夫留過俄，並通俄語，故與瓦塞林相處很好。在「文革」中也成爲攻擊烏蘭夫的口實。指斥他「搞民族分裂，是蘇修代理人，企圖建立一個獨立王國，復辟資本主義」等等。

(3)烏蘭夫的太太名叫烏蘭，漢名雲麗，出身農民，是他的同鄉。烏蘭夫在十五、六歲時與她結婚。中共有個不成文的規矩，那就是丈夫是黨委頭子，妻子一般均是該黨委婦女部的部長（或副部長）或婦女工作委員會書記（或第一書記），因此烏蘭當過共黨內蒙分局婦女部副部長、共黨內蒙區委婦委書記及內蒙婦聯主任等職。因此對烏蘭夫工作不管從私或公的方面，或多或少有些間接或直接的干預。在「文革」中卻當成了一樁罪行。所以每逢攻擊烏蘭夫的時候，總是把烏蘭連在一起。

曾有這樣「大字報」攻擊說：「烏蘭夫的老婆雲麗在他支持下居然攻擊毛主席的民族政策說：『漢族人壓迫蒙古人』」，又說「雲麗憎恨毛澤東思想，他說毛主席思想壓迫蒙古人，烏蘭夫不揭發他老婆，掩蓋其罪行」。又有「大字報」攻擊烏蘭夫妻子說：「經常干擾黨委的事務，烏蘭夫很多公事都是他老婆作主，或經辦，形成了烏蘭夫不在，有烏蘭，雲澤不在有雲麗」。

從被黜到「解放」

烏蘭夫遭到一系列的攻擊之後，停止了一切活動，「靠邊站」。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林派進入奪權鬭爭後，烏蘭夫在內蒙的代理人王鐸、王逸倫則極力反抗，組織他們控制下的「造反組織」進行反擊，逮捕了成百上千的毛林造反派分子，採取各種刑法毒打他們，從而造成嚴重的流血事件。同年十二月中旬，共黨中央調廿一軍一個師進入呼和浩特（歸綏），在內蒙軍區副政委吳濤（現爲共黨十屆中委，內蒙區委第二書記，軍區第一政委）大力支持下，使王鐸、王逸倫的反擊勢力，受到了壓制（二王現已獲「解放」）。

同年四月十三日，共黨發出「關於處理內蒙自治區問題的決定」後，烏蘭夫以「三反分子」「內蒙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罪名，撤銷一切職務。

烏蘭夫從撤職到獲得「解放」浮出，共有六年零四個月又十三天。烏蘭夫之所以獲得「解放」，可有三種解釋：一是，他在這六年多的日子裏，把所謂「毛澤東思想學好了，把自己改造好了」。二是，毛澤東企圖把整烏蘭夫的罪過，嫁禍於林彪。三是，烏蘭夫是共黨內僅剩下的幾個極少的少數民族重要幹部之一。他還有利用的價值，特別是烏蘭夫在「文革」前所控制的內蒙，是今日毛澤東反「蘇修」前哨，也是「警惕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突然襲擊」的正大門。所以烏蘭夫才獲得「解放」。不管烏蘭夫內心如何？毛澤東爲了懷柔烏蘭夫，先給他一個「中央委員」名義，以及恢復他的「國務院副總理」。如果今後烏蘭夫的表現能使毛澤東滿意，乃至於毛澤東認爲他確有利用價值，很可能給他一些重要職務去作。不過，有一點可確定的，那就是，毛澤東絕不可能再將烏蘭夫在「文革」前所擔任的職務統統恢復，因爲那些職務大部份爲「文革派」新貴所接替了。同時，就算毛澤東對烏蘭夫信任，但還有一定限度的。（轉載「中國大陸研究」）

教育·容忍與民主

——查著「見聞思」理念商榷之九（上）

馬以定

查先生的另一遺憾是不自知的，那便是對台灣的教育發展方面。因爲所謂民主自由之實施，其最大的原則之一，乃是在於民智的普遍提高，以及民智的高度發展。由於十天的時間所限，我並不太深責查先生沒有注意到台灣的教育普遍提高，以及台灣大專院校每年的大量畢業生進入社會上的影響情形。然而，查先生卻坦白的承認對於「評價一個政權的基本標準」的「人民生活水準」，由於時間關係「沒有深入了解」；對實施民主自由的基本條件的教育問題，似乎並沒有覺得是一件重要的事，恐怕該是一件遺憾的事。

事實上，所謂民主自由，該先是讓人們了解他們的基本權利是什麼，及如何爭取自己的權利。這一種心態，非要從普遍提高人民的知識不爲功。那麼，國民的九年義務教育是最重要的里程碑，同時開放而自由的大學教育，更是保障民主自由的必要條件。查先生在一段話裏，似乎是涉及了台灣的大學教育，但是，只是提出了個別的事件，而忽畧了整個教育的情形。他說：

「我會和台北的一位領導人談到台灣的民主空氣，談到雷震、李敖、台灣大學的年青教授與學生。他說：『雷震已釋放了。對於李敖他們一些人，我們的處理也比以前寬大得多。』他解釋最近逮捕了一羣台大師生的事件。這羣人收聽中共的廣播，並且用錄音帶錄了下來。警備司令部知道了，把他們捉了去查問。他們說只是好奇，想知道中共呼籲和談，到底是說些什麼。警備部相信他們說的是實情，第二天就全體釋放，只是沒收了錄音帶。這位領導人說，如果在從前，這種情況是嚴重的，可以

「我說：『爲了維護人民的民主權利與自由，台灣各方面的措施似乎應當進一步的放寬。有些事情其實不一定會損害到安全。』我又說：『衞生的要旨是維持身體健康，培養身體的抵抗力，比絕對的消毒更重要。一個自由的社會不可能完全隔絕外來的影響。要隔絕外來影響，勢不免損害到人民的自由。』他同意這種看法。他說，『警備司令部負責安全，自然在這方面特別小心些。我們和他們的看法不盡相同，經常商量研究。警備部的處理方式近年來是溫和得多了。

「明報的一個青年編輯告訴我，他在台大讀書時，曾參加一份由各大學師生出版的刋物的編輯工作，對於台灣當局時有激烈批評。畢業後要來香港，警備部不批准他出境，後來他向中央黨部申請，徐晴嵐先生調查他的情形後，代他說項而獲批准。他說：『我到香港後，從來沒有說過台灣一句壞話，我怕對不起徐先生。』如果台灣永遠不許他出境，他留在台灣而心中憤憤不平，對台北政權不會有什麼好處。」

海外的知識分子們，很多都與查先生的意見一般，甚爲關心台灣少數知識分子們的遭遇，特別是文化教育界的人士們。有關關心雷震、李敖、柏楊、陳鼓應等人的文章，我讀到很多很多，深望台灣有關當局重視海外人士們的這一意見和關心，而要面對事實的給予公平而滿意的解決或答覆。特別是在蔣內閣的一切革新的政策中，甚至做到釋放與特赦，也都是値得考慮的步驟。誠然，對李敖、柏楊等人的一切，我只是一個局外人，但是，我卻願表達我這一局外人的意見與希望。我的基本信念是：要重視每一個人的人性尊嚴與人權。政府在這方面該是開朗容忍的。因而，我對查先生所說的「衞生要旨是維護身體健康，培養身體的抵抗力，比絕對的消毒更重要」這句話，極表贊同。就拿香港一切的情形來說吧，大家對共產黨的了解就比較深入，原因是可以從多方面知道中共的一切，特別是中共在某種運動，某種政策下所表現的善變性格。然而，在其他的地區，就不能同日而語了。就像台灣大

——給查良鏞的一封公開信——

再說，施政力求「少犯錯誤，有了錯誤就力求迅速改正。」這只不過是民主政治的常規罷啦。就算國府的領導人是孫中山，也決計不會認爲這就是與共產黨鬪爭的「勝利的機會」也。你以爲然否？在民主憲政的國度裏，政府百凡施政，在議會的監督、制衡之下，不可能有多大的錯誤的，即使在執行中出了些微的偏差，也會被議會迅予糾正。所以就算「共產黨犯的錯誤多而重大，而我們犯的錯誤較少、改正得較快，」也絕不等於「我們就有了勝利的機會。」勝利的機會，乃是共黨有了失敗因素的瞬息，如果國民黨不能把握，這勝利的機會也是徒然的也。即使共黨把大陸的同胞餓到像一條鞭子，弄得天怒人怨，而國民黨「犯的錯誤較少、改正得較快，」儘管如此，但要是國民黨老是呆在台灣來改正所犯的錯誤，老是今日不戰，明日不征，試問你一聲，老毛、老周會否下命令用原子砲發射一顆完的標準來做衡量的也。比方中共要核子不要褲子，猛試核爆。在國府而言，當然認爲這是「共產黨犯的錯誤多而重大」啦，但在共黨而言，則必認爲是百分之百的正確焉。就這問題，請你老哥「根據十多年

讀「[illegible]」

已。

在這方面，我很欣賞查先生的另一段報告，他說：「他們的大陸研究人員為我舉行了一次座談會。這些研究員都是一九四九年以後從大陸出來的，對中共的內情相當了解。……從他們的談話中，我覺得他們對大陸的研究倒是相當平實的，並不像國民黨公開發表的文字中那樣，一味認為中共『內外交困，滅亡在即』。他們說，中共中央大致上能夠有效的控制全國，地方軍人事實上不能建立地區性的『獨立王國』。……在和蔣經國談話時，曾提到周恩來。他說：抗戰時在重慶常和周恩來見面，他的確是很能幹的，很會玩政治手段。他認為周恩來對中共有大功勞，如果中共沒有周恩來，那是搞得一團糟了。」

這是最重要的「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的先決條件。因此，我就想到：如果台灣的學術界人士們，如果真的要從事對中共的研究，而不僅是為了滿足一下「好奇」心理的話，像這樣的大陸研究機構，該是盡量提出有關資料和給予一切方便，使他們也直接參與研究工作，恐怕所產生的效果更大更多。

在香港就有很多研究中共的機構和專家們，他們的結論，雖然彼此之間對某項特殊的事件大有出入，然而，他們卻能透過中共對海外的公開宣傳，直指事實與事件本身的情形，這對有心要了解中共的人士們，提供了豐富的資料，而免淪於純宣傳的字句與語調。也可以這麼說，這就是學術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所能達到的福份。否則的話，在香港這個出版、言論自由的地方，很容易被中共宣傳的「紙海戰術」所淹沒的。

在這方面，我還是贊成從平實處來分析問題比較客觀，同時也能取信於人，因為這在促進民智上是一個不可或缺的步驟。否則的話，假如事後人民發覺有被虛偽宣傳所欺騙的感覺時，恐怕連真切平實的事實，也不容易置信了。那時，所遭受災殃的當然還是人民本身。

當然，我們也知道，中共所統治下的不同地區，也都有着不同的情況的，因此，在報導時切要註明是那一個地區才為平實。

見所聞所思」後所問（四）

張伯

至於國民黨與共產黨鬥爭，數十年來，共黨是以暴力企圖顛覆國民政府，變更國體的叛亂集團，國民黨為維護法統，保衛人民，故不得不先後有清黨、剿共、戡亂之舉。中華民國政府壓根兒就認定其為叛逆匪黨，前此容共、聯合抗日，只不過由於客觀情勢所致，乃一時權宜措施罷啦，豈料共黨怙惡不悛，賊性難改。是故中華民國憲法根本就否定共黨為合法政黨。請看國民大會與立、監兩院，可有共黨黨籍的代表、委員乎？行政、司法、考試三院，又可有共黨黨籍的官員乎？這些中央民意機關與中央治權機關，均無共黨黨籍代表、委員、官員參與。所以說，不論是過去或現在，國民黨與共黨鬥爭，均無「為了政權與政府中席次的鬥爭」之可言。國府的領導人又不是小孩子，怎麼會把過去或現在與共黨鬥爭，看作是政權與政府中席次的鬥爭耶？更何況國民黨與共黨鬥爭，也不是光為「保衛自由的生活方式」的鬥爭那樣單純的。照這麼說，假如共黨賦予我們「自由的生活方式」，那麼，國民黨豈不是無須與共黨鬥爭了乎？當然非也。蓋對於這個問題，蔣總統在「為何而戰，為誰而戰」的訓詞中，曾明確的昭示吾人，我們是「為反對共產主義而戰」，

權交給大陸上的任何政府」的也，充其量是依中華民國現行憲法，舉行普選，選舉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及立、監兩院委員，然後召開第二屆國民代表大會，選舉總統、副總統。屆時，要是仍由國民黨黨員當選，則國民黨就沒理由把政權交給大陸上任何政府了矣。這是民主憲政、政黨政治的常軌，否則國民黨就是違憲，也就是違背人民的公意。你老哥懂不懂乎？是故張伯曰：你說他們這樣向你解釋他們的政策，完全是你吹談罷啦。對乎？抑不對乎？你老哥如死不認賬，那麼，請把那所說的「他們」，指的是誰，直截了當的說出來。張伯馬上向立、監兩院訴願，請求立法院諸先生向「他們」提出嚴重的質詢，及請監察院諸先生對「他們」予以糾正。不信，請直說吧，張伯並不是吹牛專家也。

你說：「任何當權者如果不是迫於形勢，而心甘情願的將政權交出來，這種情形在歷史上絕無僅有。」這是當然的也。不管干戈相鬬也好，和平競爭也好，要不是為勢所迫，沒有誰會心甘情願的把政權交出去的。因此你順理成章地接着說你「不相信台北的當權派會輕易放棄政權，即使大陸上真的出現了一個與台北政權差不多的政府。」這你就說對了矣！蓋世界思潮所趨，唐、虞之世推位讓國的禪讓政治，不會再出現矣。現在是民主思潮澎湃的時代，一國政權之轉移，不能憑個人或少數人之好惡而把它交出去或收進來，當以大多數民意為依歸也。你動輒信口雌簧，看來你的政治常識差勁得很哩。究竟你懂不懂何謂政治？何謂民主政治乎？試觀美國的共和黨與民主黨，不管那一黨在執政，要不是在大選時失利，會輕易放棄其政權而交出去給對方乎？「台北的當權派」是循憲法與法律的程序或規定取得其位而行使其職權的也。所以，就算大陸上真的出現了一個與台北國民政府完全一樣遵奉國父遺教、奉行憲法的政府，台北的領導人也不「會輕易放棄政權」。蓋因你所指的那個「與台北政權差不多的政府」，並非依法而產生的也。除非依法，雙方在和平、公平的競選中，「台北當權派」落選了，才「會心甘情願的將政權交出去」也。你以為然否？

你說「台北的當權派不再寄望於回大陸去統治全中國，只力求將台灣一省治理得很好，這種改變還是具有重大意義的。那表示他們採取了現實的觀點。」你這番言詞，簡直不知所謂，太豈有此理矣！我且問你，你在「台」從何「所見」「所聞」而使你有「所思」，以支持你的結論——「台北的當權派不再寄望於回大陸去統治全中國，只求將台灣一省治理得很好」的耶？







幽默也會觸雷

一位著名諸角，臨終時把幾位老友記召到病榻前，跟他們大開玩笑。朋友為了他快要離開人間而感到難過，他卻不當一回事。他說：有時給人家笑笑，有時笑笑人家，生命是眞正充實的。

老萬一向喜歡輕鬆、幽默、開玩笑，報社裏一班同事，有了老萬在，大家嘻嘻哈哈，充滿歡樂；老萬休假的一天，他們如在墓穴裏，同事們都喜歡跟我一起。

老萬寫文章一如其人，最怕嚴肅題材。我曾在兩家大報當主筆，寫社論，每天刨電訊、找題材、寫大塊文章，結果兩處都辭職不幹。寫牛馬集、星星集，賺錢不及寫社論多，但老萬寧願放棄社論而寫兩集；無他，因兩集可用輕鬆的筆調，不必板起面孔。不過，輕鬆、幽默和開玩笑不是人人歡迎，老萬為此已不只一次觸雷，遇上一本正經的人，跟他說輕鬆的話，他以為你靠諦，有時弄到反面。老萬讀過一本處世哲學，內有一篇說：只有對可以開玩笑的人才可以開玩笑。這確是經驗之談。老萬雖時時告誡自己，卻偏偏時時遇到這種尷尬的事。

有沒有幽默感，與教育程度無關。有人有能力發明火箭登月球，但聽不懂風趣幽默話，有人多才多藝，拍出藝術精湛的影片，但人家說句笑話，她會茫然。幽默風趣是天賦的，不像其他學問那樣可以研習。一本正經的人會認為無聊或下流，但懂得幽默的人生命充滿歡樂。

風趣的人使人樂於親近，古板的人使人敬而遠之。我的朋友老丁追求一位三十多歲猶屬雲英未嫁的小姐，一個星期後，他知難而退。老丁天生風趣，談話妙語如珠，可惜那位辛小姐不懂，老丁每說一句，她都問「點解」，使老丁深感沒趣，因為說幽默而要他解釋，頓感興緻索然。事後他對老萬說：「怪不得她三十幾歲還嫁不出去，看來注定做老處女的。」

不過老萬不同意他的話，世上不懂幽默的人很多，有男有女，這種男配這種女，讓他們過「嚴肅的一生」，不是十分理想嗎？

不可與女人嗌交

生平最怕女人生氣，不管是老太婆或小女兒，她們不高興時，我便頓感手足無措。母親大發雷霆，我總是躲着不敢做聲，太太杏眼圓睜，柳眉倒豎的時候，我更噤若寒蟬，讓她發完脾氣之後，才向她認錯抱歉。小女兒生我的氣，若是鼓埋泡腮

婦：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今人有云：好佬怕爛佬，爛佬怕潑婦。一個女人要是發潑起來，儘管你是無賴葸子也無法應付；是斯文人中，便唯有低低地蹲一舖。每逢走過鵝頸橋頭，見到在橋躉拜神的八卦婆，口中唸唸有詞，全是咀咒的話，也見到一些長舌婦人，在橫街窄巷裏鬭嘴，一手指住對方，十足像個酒壺，連祖宗三代也駡到，聲音尖銳到要蓋過對方。女人天生牙尖嘴利，雙方八兩半斤，可以吵上半天。有些女人得閒無事，到處撩交嗌，老萬不能不寫個服字，避之則吉。

即使不嗌交，有許多女人也是「俄文專家」，成日𡁻雞咁聲，使到你心煩苦悶。老萬幼承庭訓，萬不可跟女人嗌交，因此雖身經大小千百次筆戰，卻沒有拿女人做對手，非因憐香惜玉，更不是怕出招太重，對方吃不消；而是老萬沒有那種死纏爛打的耐心，同時，跟女人說理，她說不過你的，出到哭的一招，你便無收。對女人又不能發火，否則有失紳士風度；更不能動手，手一動，她大叫「非禮」，便會有無數護花使者，不問靑紅皂白，你先捱一輪老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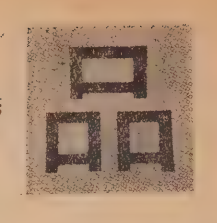
激惱了女人，唯一方法是認低威，讓她盡量發脾氣，發完之後，自然沒事；若頂撞兩句，便會越搽越屎出，無法下台。

為什麼有人說「婦人之見」？為什麼有人說「公說公有理，婆說婆理長」？男與女的見解不容易揉合一致，自古已然，因此不論「古人」、「今人」都有類似的話，你偏去惹上，是你倒霉！

女作家羣像

近來香港作家這一行業，似乎特別重女輕男，副刊老編個個慧眼識英雌，大力提拔，因此新紮師姊，多如過江之鯽。老萬一向認為女人寫稿比男人優勝，一來她們不像男人那般火麒麟週身癮；二來她們有耐性作細緻描寫；三來她們想到男人想不到的題材。比男人較佔便宜的是：萬一交稿出了毛病，老編對她們也客氣點，不會一時性起，炒蝦拆蟹。如果女作家而兼有演戲天才，對老編撒撒嬌，肯定他有求必應，不會有何異議。

今天，香港許多報紙報屁股都由女作家擔綱，成為主要台柱。長江後浪推前浪，這些後浪，才女輩出，如台灣的瓊瑤，更為女作家中表表者，挾其一泡眼淚，灰色人生觀，哭哭啼啼，居然征服男男女女小說迷，稱霸台灣本土與海外文壇。因此，老萬對女作家們不由另眼相看，寧可開罪香港惡爺的左派人士，不敢稍攖其鋒。可惜老萬半桶水，寫文章往往詞不達意，容易被誤解，拍馬屁變成開玩笑，把老萬看做肉麻當有趣，使

中，老萬認識的甚多，不論是正派反派、文藝通俗、鹹濕正經，彼此和平相處，河水不犯井水，從未有不愉快事情發生。就老萬記憶所及，如殷勤、潘柳黛、孟君、沙千夢、桑妮亞、梁楓、翠瑩、白韻琴等等，都與老萬有一茶一飯之緣，大家談談說說，毫無拘束，也不嚴肅。不大愛講笑的是以「紫薇園」出名的鄭慧，老萬與她也曾共舞，她不覺得老萬無聊、輕佻。和潘姐桑姐談起來，一個國語，一個粵語，出言大膽，新紮師姊們聽了，可能花容失色。不過，老萬覺得說笑一番，並不影響她們的尊嚴與人格。

今天，老萬甚少應酬，尤其少與女作家們打交道，對新紮師姊的底子，所知甚少。如果事先找三蘇兄一問，定可減少許多麻煩，他對新舊女作家瞭如指掌，比老萬了解得多，他的提供，大有助於老萬。

小姐與太太

據說，星報生活版裏四位女作家，有三位是太太，只有一位待字閨中，尚屬雲英未嫁的小姐。不過，對老萬來說，是太太或小姐毫無分別，一來老萬雖然口花花，卻是標準住家男人，非花花公子之流，對歡場女子也不敢多看一眼，女作家地位崇高，在社會上處處受人尊敬，老萬更不敢存非份之想。因此，除在報紙上每天見到她們的大名外，從沒想過起清她們的字容，查明她們究竟是小姐抑或太太。她們的芳容美若天仙，抑或醜如母夜义，是妍是媸，與我毫無關係。

不過，老萬內心把她們全部作爲小姐看待，因爲，許久前香港發生過一宗「師奶」官司，有人把小姐稱爲師奶，被告上官府衙門，結果罪名成立，有此前例，凡是女人，不論其芳齡幾許，更不管其高矮肥瘦，老萬一律以小姐相稱，保沒撞板之虞。現在雖然揭盅爲三位太太、一位小姐，但老萬有如賭番攤，仍然不知那一攤是小姐，如果搞錯，很可能蹈「師奶」官司覆轍，所以仍全部當作小姐。老萬曾遇過許多奇怪的女人，在外邊朋友介紹時，說是梁小姐，但當到她香閨造訪，她卻介紹和她同住一起的男人，說是她的先生。老萬也認識過幾位太太，過了幾個月，忽然收到她的請柬，與某某大亨舉行婚禮，使老萬感覺得，有些女人身份十分曖昧，撲朔迷離，神秘莫測，早晚不同，最聰明的辦法還是叫小姐而不叫太太。

老萬有過這樣的經驗：一次，替朋友租一個房間，房東太太叫她正在唸書的兒子寫一張租單，有這麼大一個兒子，叫她一聲師奶，以爲總不會錯，怎知她板起面孔說：「我是姚小姐，不是梁太太。」老萬大爲尷尬。後來時時去看那位朋友，和家叫她梁太太。老萬這才恍然大悟。

對一位初相識的女人，不便查根問底，老萬習慣上避免稱太太。而且，小姐例必比太太年青，女人高興人家當她年青，據說「逢人減歲，遇物添錢」是處世之道，可是，這回老萬的處世之道卻碰壁了。

假正經

廣州話有一句俗語說：「嘻哈姑娘心內正，密實姑娘假正經。」意思是說，外表隨和，終日嘻嘻哈哈，無所不談的小姐，胸無城府，是個正直、正派的女孩子；外表莊重，不苟言笑的小姐，不過作狀，其實假正經而已。這句俗語對女人的分析是否對，老萬未敢遽下斷語，因老萬終日忙於生活，女朋友不多，對女人未作深入研究。不過對男人的觀察，自問入木三分。

在老萬認識數以千計的朋友中，確有類似上述情形。平日放言高論，在朋友面前大談女人經，時時自誇艷福的人，其實「得把口」而已，可能見了女人會面紅，屬於「無膽入情關」一類人物；但有些道貌岸然，平日規行矩步的人，暗地裏卻嫖獨賭，一個人偷偷跑上「架步」。這類事情，老萬隨時可舉出幾十個眞實例子。

若干年前一位「世伯」，我們「半行家」的父親，這位老伯看起來是一位老師宿儒，到處受人尊敬，他講話絕不似市井之流那麼粗鄙，固然不說三字經，涉及男女之事也不會從他口中說出。可是，有一天他鬧了一樁大新聞，全港報紙都有刊登，一個花甲老翁死於綠窗門架步中，死因是：縮陽。這事弄到他兒子非常尷尬。如果平日這位老頭子不是板起面孔，一本正經，並不忌諱談「性」，人家只會說他「風流」；但在他縮陽死後，他的一塊「正經」招牌就給砸破了。

這種事情，男女並沒有多大分別，不論其爲王老五、有家室的人、太太或者小姐都是一樣。有些做過太太的女人，態度冷冷的，看起來十分莊重，冷若冰霜，有人提到男女間事，她會認爲無聊，還怪人家輕佻，彷彿該爲她建一座貞節牌坊，其實是不是這麼一回事？暫時只有她自己肚內明白；最後，可能如那位老伯一樣，會在報紙上出現一則「粉紅色新聞」。

我的朋友寫怪論的三蘇、寫歷史小說的南宮搏，都屬於老萬「愛開玩笑」一派。不過，也許他們比老萬更「風趣」，所以他們時時在女仔面前比老萬受歡迎。對付女人是一門高深的學問，摸不清背景，不知來龍去脈，往往撞板多過吃飯！

萬人傑

國民黨四中全會的成就

曹殷聞

中國國民黨第十屆第四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以及中央評議委員會第五次會議，在為期四天的集會後，已於十一月十五日下午圓滿閉幕。

在四天的會議裏，不論是聽取工作報告，檢討問題或發表意見，與會的人士都能坦誠的發掘問題，解決問題，在一個強固的領導中心下，在一個統一的信念下，表現出大家團結的精神，堅強的面對危險，勇敢的衝破困難，向着反攻必勝，建國必成的大道前進！

四中全會所研討通過的問題，除了對行政工作報告決議文及中央委員會的九個提案，以及中央評議委員的十五個議案外，最重要的就是中央委員會所提出的三大提示案。

在三大提示案中，包括了執政黨對當前反共復國的前途之衡量，對當前面臨之某些重大問題表明了執政黨的態度。對有關黨務、政治方面的各項革新，建設之大政方針和具體辦法，以及在執行任務所應備的基本觀念，執政黨也有明確的決策。因此，與會人士皆認為這是本次會議的最大成就。

在四中全會通過的三大提示案中，其中「本黨對現階段革命形勢的提示」一案，更具有重大的意義。四中全會於國際間妥協苟安氣氛瀰漫，暴亂戰爭險象環生的時期舉行，而又在此時此際，通過了這一提示案，實是具有不尋常之意義。

國際主義的衝突，更不是領土邊界糾紛。俄毛間的矛盾，可能因雙方或一方當權派的更換而突然改變，而它們與民主國家的矛盾則永無真正消解的可能。

(四)毛共政權危機四伏：它指出毛共內部鬬爭正烈，其「外順」形勢，並未轉變其「內逆」的危機，而且日甚一日。

(五)國際形勢的基本趨向：它明確的指出國際間目前的妥協苟安幻想，不久就會被現實所粉碎。世局表象在變，實質未變，反共鬬爭絕不孤立。

此一提示，態度明確堅定，沒有轉變，充滿了信心和決心，完全流露出一個革命政黨的奮發精神，朝向着反共必勝、建國必成的大道前進！

白·相·國·與·李·

白相國是林彪嫡系幹部，一九五八年任共軍四十一軍一二三師政委。一九六二年調共軍政治學院受訓，畢業後升任四十一軍副政委。一九五六年升任四十一軍政委，駐廣東汕頭地區。「文革」時期，他率部鎮壓汕頭地區的反毛活動。一九六八年三月，汕頭地區成立「革委會」，白出任主任，同時兼廣州軍區政治部副主任，

務，並非是一項空洞的思想運動，而是有實際鬬爭內容的。白之被整肅，反映這項權力鬬爭正在方興未艾。今後還可能擴大發展。

按「文革」時期，共軍勢力侵入「國務院」，由各部會「軍管會」主任（或軍代表）而轉任部長職務者，除白相國外，尚有第一機械工業部長李水清、農林部部長沙風、交通部部長楊杰、冶金工業部部長陳紹民、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王猛、水利電力部部長張文碧、公安部部長李震等人。

此中李水清及李震已被選為共黨十屆中委，地位大概沒有問題；張文碧是林彪事件後發表的，也可能沒有問題；其他人等究竟能否長安於位，都成疑問。尤其是沙風、王猛、陳紹民三人，都是林彪舊部，其未來動向頗值注意。

近一年來「國務院」已無軍人身份的部長級新人事發表。最近新「解放」的老共幹谷牧任命為基本建設委員會主任，該委員會的原軍管會主任李民漢已經不知去向；謝富治遺孀劉湘屏被任命為衛生部部長，前該部軍代表陳仁洪也已銷聲匿跡；這些都說明，共黨內部的權力鬬爭，表現於人事上升降是十分明顯的，中共政權的不穩定還將要發展下去。

人格與報格

古鶴翔

人要有人格，一份刊物或者報紙也要有其本身的風格；要不然，便是賤格！

我們反對共產黨，但是對於那些忠實於共產主義的人，我們還是存有敬意的。例如陳獨秀，他確實是忠實於他本人的理想的。

當然，陳獨秀終於反對斯大林式的共產主義了，因為他終於覺悟到斯大林式的共產主義是禍國殃民的。

我們知道：陳獨秀創建中國共產黨，目的是使人民獲得自由和幸福；後來陳獨秀又反對斯大林式的中國共產黨，其目的也是為了人民的自由和幸福。

換言之，陳獨秀之值得我們尊敬

些印着中華民國年號的報刊，卻公然地在社論中稱「北平」為「北京」；稱毛澤東為「毛主席」（見十一月十六日的天天日報）

誰都知道，在民國十七年，國民政府定都於南京後，即將「北京」易名為「北平特別市」，從此「北京」只是歷史上的名詞了。直至一九四九年，大陸淪共後，共黨公然廢除中華民國年號，遂將北平作為共都。

為什麼一份印着「中華民國」年號的報刊，竟然在其社論中公然稱共都為「北京」，並且稱毛澤東為「主席」？

美國人可以這樣做，日本人也可以這樣做，甚至明報也可以這樣做，

「曾經是我的，但八年前我們已離了婚。」她說。

「他變了？」

「變得非常憔悴、消瘦，聽說他又失敗了。」

「什麼失敗？」

「生意失敗。」她說：「以前他失敗過一次。我以爲離婚可以成全他，可是，想不到他還是掙扎不起來。」

「離婚可以成全他？」

「廣州易手後，我們逃來香港，他手上本來有點錢，在香港經營生意。可是，運氣不好，賠光了。後來，他認識另一個女人，據說那女人有錢，可以在事業上幫助他，他要求我和他離婚，讓他抓着這機會。我不願見他倒下來，爲了成全他，答應了。讓他擺脫法律上的束縛。跟那女人結合，想不到他還是一敗塗地。」

藉婚移民弄假成眞

這是個動人的故事，作爲一個小說作家，抓到好題材，難免打爛沙盤問到篤。

「那麼，你怎麼會跑到美國去？」

「我到那邊是跟我表哥結婚。那是七年前的事。」

「結了婚，還在咖啡室裏當女侍？」

「我是結了婚，但實際沒有眞正的丈夫。」

「這是什麼意思？難道他……唔，我明白了，許多人用結婚作爲移民的捷徑，那就是『假結婚』，假成眞。」

「既然弄假成眞和表哥結了婚，怎麼又說實際沒有丈夫？」我莫名其妙。

「我不喜歡他，他比我長三十四年，是個七十多歲的老頭子，我和他興趣不同，話不投機，同時我恨他。」

「不喜歡他爲什麼又弄假成眞？」

「他不肯履行諾言。」她憂抑的道：「原來說好我到了美國，一年後就離婚，我給他一筆錢，以後做工所得也撥一部分給他。可是他見了我之後，說愛我，不肯和我離婚。這七年來，我們一直保持着有名無實的夫妻關係。」

「他已一大把年紀，就算死抓着你不放又有什麼用呢，一個人總不可能長命百歲。」

「事實上，到我這年齡，也已錯過了再婚機會。」

「幸而你在美國有入息不錯的工作。聽說你還在另外一家餐館做工，每天做兩班。」

「不錯，兩份工可以賺千多塊錢。但，有什麼用呢？」

「許多人羡慕你。」

「人不是單爲了錢而生存那麼簡單。」

「在美國，似乎人人都是爲錢而生存。」

「我也曾經以爲是這樣，因此拚命工作賺錢，可是我漸漸覺得，賺了錢對我一點沒改善。」

「你是指精神上而不是生活上？」

「你去過美國，當然了解美國生活，孤單一個人，有時實在萬二分難受，寂寞得使人不想活。」

「兩份工作打發了你很多時間。」

「我的生活就是工作。我在唐人街附近租了個柏文，在咖啡室下班後，回去睡兩小時，又到餐廳上班。從餐廳下班回家，已是深夜，疲乏到不能抬頭，倒在床上便睡。每天都是如此，我雖到了美國七年，其實什麼地方也沒有去，七年的時間大半消磨在工作中。」

美國並非天堂

我非常了解她的心境，說老，她還不太老，在精神肉體上，都需要一個眞正的伴侶。但她所有的只是一個有名無實的丈夫，她的生活，要自己想辦法解決，他們分住在兩個地方，過兩種不同的生活。

要命的是美國的華人社會非常保守，生活在唐人街的人，彼此身世底子，大家很清楚。她嫁了給一個老華僑，人們心裏都會認爲她拿到一大筆，否則怎肯老遠從唐山來到美洲嫁一個老頭子？在唐人街，一個有了丈夫的女人絕不能行差踏錯，否則蜚短流長，一定弄到無法在唐人街立足。她來了這麼多年，這一點當然明白，既然已是太太身份，當然不可以重婚，也不能胡來，有人要認她做「契女」，她也避之若浼，因爲她曉得唐人街的「契女」是怎麼回事。

她不但沒有肉體、精神上的伴侶，甚至不可能找到一個傾訴心事的對象。話傳了出去就變質，也會由謠傳而帶來許多不必要的煩惱。

她感慨地說：許多人千方百計要移民美國，其實，美國並不是人間天堂。人人忙着做工，負擔重稅，手停口停，如果你不做夠半年工，就拿不到失業救濟金；未到退休年齡，不能做事，也拿不到養老金。像我們這種職業，當你變了老太婆時就不會有人用你，那時就變了半天吊。



三藩市唐人街入夜後燈火輝煌，充
方色彩。

瘟君夢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劉少奇進了窰洞毛澤東剛吃過飯，啣着一支茄力克意態悠閒。江青看見劉少奇進來，連忙招呼道：「少奇同志，你吃飯沒有。」

毛澤東抬頭看見劉少奇，點頭笑笑，指指旁邊一張椅子叫劉少奇坐下。江青捧過一碗茶，劉少奇伸手接茶，看見江青玉手同玉碗一伸，不由得怔了一下。江青抿嘴笑笑，自行退出去。

毛澤東噴了一個烟圈，問道：「你這時來，有什麼事嗎？」

劉少奇說道：「關於史大林同志要求我們出兵的事，被主席拒絕了。」

毛澤東點頭道：「不錯。」

劉少奇說道：「這樣似乎不大好，卽使史大林同志不介意，也有違階級友愛的精神。」

毛澤東笑道：「少奇同志，你聽我說，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槍桿子是我們的本錢，命根子，無論如何不能丟手，有槍桿子在手，不論重慶的頭，莫斯科的頭，都要敷衍我們，沒有槍桿子就一文不値了，你不看張國燾，還有誰理。」

劉少奇點頭道：「主席的話實有至理，不過，王明同志向莫斯科說的壞話太多，還有影響，史大林同志豈是好惹的人。將來恐怕有痲煩。」

毛澤東說道：「這些問題我也想到了，不過，我也不在乎，在目前他無奈我何，將來只要我不去莫斯科，他也無奈我何。」

劉少奇說道：「主席不去莫斯科並不一定沒有痲煩，史大林同志可以從我們黨內着手。」

毛澤東點頭道：「我知道，就是國際派那幾個小傢伙，這個問題要另作打算。」

劉少奇問道：「主席有什麼打算。」

毛澤東想了一下，說道：「我想發起一項運動，專門對付這批國際派，把他們打垮。」

劉少奇說道：「那樣以來，不是更同史大林同志翻了臉。」

毛澤東說道：「這個問題要看怎麼說，我們把這批小傢伙鬬垮之後，史大林同志在我們黨內找不到代理人，他反而不能對付我，因爲他需要的是中國共產黨，並不是王明博古這批傢伙。如果因爲要搞垮我而把中國共產黨搞垮了，他是不肯的。」

劉少奇點頭道：「主席這一分析自是不錯，史大林同志爲人相當冷酷，他並不一定把王明、博古放在心上。」

毛澤東說道：「要整他們，現在是最好時機，過了這個機會就來不及了，因爲史大林同志正受困於德軍，無暇過問我們的事，到了他有工夫過問，問題已經過去了。」

劉少奇說道：「主席決定是不錯，不知這一運動叫什麼名字呢？」

毛澤東說道：「就叫整風吧！整風就是整頓不良風氣。」

劉少奇說道：「這名字是不是太古雅一點？」

毛澤東說道：「也許古雅些，你知道我古書讀得多，又眞有學問，所以說出話就特別古雅。」

劉少奇忍住笑說道：「主席的話我明白，只怕廣大同志不能明瞭，最好能夠具體一點。」

毛澤東說道：「這樣好了，就說是整三風吧！三風是黨風、學風、文風，這樣一講就容易明白了。」

劉少奇說道：「主席本說對付國際派，這樣一整，就不僅國際派了。」

毛澤東說道：「旣然發起了一個運動，那有專對付幾個人的，自然要擴大範圍，把壞蛋，靠不住的分子，一網打盡，全部清除。」

劉少奇知道毛澤東這一運動不知道又要殺了多少共產黨人，但爲了打倒反對派，控制全黨，也只得由他。

毛澤東看見劉少奇沉吟不語，說道：「少奇同志，你要幫我的忙，我的事業就是你的事業，有我一天就有你一天，如果有三心二意，說話不算，就不是人，是畜牲，今生不得好死，下輩子不得人身。」

劉少奇笑道：「主席這是何苦，我當然要協助主席，不是爲了主席，也不是爲了我，而是爲了整個的黨。」

毛澤東說道：「是的，爲了黨，還要爲了咱們湖南人爭口氣。」

劉少奇走後，江青從內房走出來，說道：「潤之，你那幾句咒語，最好能像梅蘭芳的太眞外傳，馬連良的秋胡戲妻，灌上唱片，見到人就開開收音機唱上一遍，豈不省事。」

毛澤東臉也紅了一下，說道：「你也太損我了，我也不是見人就賭咒。」

江青說道：「你這幾句咒話，就我聽到的也對四五個人說過，我未聽到的有多少，還不知道，咒賭得多了，自然就靠不住了。」

毛澤東伸手拉住江青向懷裏一帶，說道：「你放心，我對誰都是假的，只有對你是眞的。」

江青笑道：「這也只是說說着吧！一切都還要等待將來事實證明。」

毛澤東丟開江青的玉手，點起一支三砲台，閉目沉思。燒完一支三砲台又換一支，決定了如何對付陳紹禹的步驟。本來在一九四一年三月，毛澤東發表農村調查序言，其中提到：「『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句話，雖曾經被人譏爲『狹隘經驗論』的，我卻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卻仍然堅持沒有調查是不可能有發言權的。有許多人，『下車伊始』，就哇喇哇喇的發議論，提意見，這也批評，那也指責，其實這種人十個有十個要失敗的。因爲這種議論或批評，沒有經過週密調查，不過是無知妄說。我們黨吃所謂『欽差大臣』的虧是不可勝數的。而這種『欽差大臣』則是滿天飛，幾乎到處都有。」

所謂欽差大臣就是指國際派而言，當然其中也有一支暗箭射向周恩來，因爲周恩來當時是與國際派合作以對付毛澤東。

到了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上發表「改造我們的學習」講演，指出「我們學習的缺點：研究現狀是『閉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魚』，研究歷史則是『言必稱希臘，只會記誦馬、恩、列、史成語，對於自己的祖宗，則對不住，忘記了。』『學習國際革命經驗，則是消化不了，不會運用馬、恩、列、史的立場與方法，甚至十七、八歲的娃娃，教他們啃『資本論』，啃『反杜林論』，這樣一來，就在許多學生中造成了一種反常的心理，對中國問題反而無興趣，對黨的指示反而不重示，他們一心嚮往的，就是他們先生那裏學來的據說是萬古不變的教條。」毛澤東譏罵這些教條主義者爲：

「牆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
山間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這些情況，陳紹禹、秦邦憲看在眼裏自然記在心裏，但也只以爲是他一時衝動，回憶過去在江西時所受的悶氣，藉機發洩，漸漸沒有想到毛澤東會掀起這麼一個離經叛道的整風運動。

但毛澤東對國際派的進攻，卻有計劃的逐步加強，首先改組中央黨校，派鄧發去任校長。鄧發擔任中共中央政治保衞局局長，只會殺人，不懂共黨理論，毛澤東派他任黨校校長，目的就在整肅異己，別人下不去手，鄧發有這個狠勁，對於認爲可疑的學生，都是在半夜帶走，送到延安後面一個山洞裏活埋。當時黨校學生是睡通舖，人貼人睡在一張土抗上。許多學生天明起身看見旁邊睡的人不見了，知道又被抓走了，自然兇多吉少，誰也不敢過問，人人心頭都壓了一塊石頭，不知命盡何日，也失去了反抗的意志。

鄧發的屠殺政策雖然可以鎭懾了學生的反抗言行，但卻把黨校變得死氣沉沉，任何運動也不能開展，毛澤東此時既然決定整風，就要從黨校開始，乃進行改組黨校，毛澤東自兼校長，林彪、彭眞任副校長，而以彭眞領導整風工作，林彪負責訓練。

黨校改組後，毛澤東就開始計劃從黨校展開整風工作，在黨校開學典禮上，毛澤東發表了整頓黨的作風報告，題目是「整頓學風、黨風、文風。」

毛澤東認爲整風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這就是我們的任務。」

關於理論水平與理論家的問題，毛澤東說他所要的理論家，是「能夠依據馬恩列史的立場、觀點、方法，正確地解釋歷史與革命中所發生的問題，能夠在中國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種種問題上給予科學的解釋，給予理論的說明。」「我們黨校不應該是死讀馬列主義條文的，而是要能夠首先精通它，然後應用它。」

毛澤東認爲中共黨內的主觀主義有兩種，一種是教條主義，一種是經驗主義，但以教條主義爲最危險。「因爲教條主義容易裝出馬恩列史的面孔，嚇唬工農幹部，把土包子俘虜過來，充作自己的用人，而工農幹部不易識破他們的面孔。也可以嚇唬天眞爛漫的青年，把他們充當俘虜。」

毛澤東對於教條主義極盡譏罵諷刺的能事，他說：「那些將馬列主義當宗教教條看待的人，就是這種蒙昧無知的人。對於這種人，應該老實對他說：你的教條沒有什麼用處，說句不客氣的話，實在比屎還沒有用。我們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條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什麼用處呢？」

對於知識分子，毛澤東盡情挖苦說：「他們一不會耕田，二不會做工，三不會打仗，四不會辦事」，他們連大師傅都不如，因爲所謂知識分子「只要你認得三五千字，學會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本什麼書，公家又給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搖頭擺腦的讀起來。書是不會走路的，也可以隨便把它打開或者關起。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這比大師傅煑飯容易得多，比他殺豬更容易。你要捉豬，豬會跑，殺它，它會叫，一本書擺在桌子上，既不會跑，又不會叫，隨你怎樣擺佈都可以。」

「我這樣說，難免有些人要發脾氣，他說：『照你這樣解釋，那麼，馬克思也是一個半知識分子。』我說：是的，馬克思一不會殺豬，二不會耕田。但是他參加了革命運動，他又研究了商品……這樣馬克思算是一個完全的知識分子。」

罵過知識分子，毛澤東藉罵宗派主義，大捧劉少奇，毛澤東說：「劉少奇同志曾經說過，有一種人手特別長，很會替自己個人打算，至於別人的利益與全黨的利益呢？那是不大關心的。『我的就是我的，你的還是我的』。這種人鬧什麼東西呢？鬧名義，鬧地位，鬧出風頭。在他們掌管一部分事業的時候，就要鬧獨立性。」

捧過劉少奇又捧高崗，對於改善外來幹部與本地幹部的關係，團結軍隊工作幹部和地方工作幹部，以及改善老幹部和新幹部的關係，以反對宗派主義傾向等等問題，毛澤東特別批評外來幹部不善於聯繫羣眾和不熟悉地方情況，並以他自己作例子說道：「拿我來說，就是這樣。我到陝北已經五六年了，可是對於陝北情形，對於陝北人民的聯繫，我比高崗同志他們就差得多。」

用中國人培養細菌

吉房虎雄

本文作者是日本舊軍人吉房虎雄憲兵中校，事件的發生地是中國東北地方。吉房中校曾任關東憲兵隊司令部第三課長。

日本侵華暴行

在哈爾濱東南拉濱鐵路線上有一處叫「平房」的火車站，平房站南部是一望無邊的農田，農田裏建有黑色高大建築物，看着有一種陰慘氣象，那建築物周圍築有高牆，和外界全部遮斷，高牆外還圍繞着鐵絲網，坐在火車中客人由此處通過時，從車窗外望，一看見此高大建築物就有一種異樣的感覺。這處建築物有高大烟突聳立天空，建築物外面掛着一塊假招牌，「防疫給水部」，實際，這裏就是細菌研究所，也就是石井部隊。

這裏是軍事特別區，和要塞相同，如果是沒有關東軍司令官的許可證，任何人也不准到這神秘境內的。在第二次大戰結束，日本宣佈投降時，日軍部恐怕暴露了秘密，將這處高大建築物炸毀，絲毫不留痕跡。

當年日本軍閥們拒絕簽署國際公約禁止使用細菌和毒瓦斯，他們認為細菌與毒瓦斯是特別有効力的殺人武器，多年來東京軍醫學校即着手準備細菌戰爭，同時在中國東北設立「奉天醫科大學」（註：奉天即今瀋陽）作為搜集中國人為試驗材料的據點，這種大陰謀，罪魁就是人類公敵石井四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皇即下令大規模準備細菌攻擊戰爭，組成「七三一部隊」，這就是一般人所說的石井部隊。

這種細菌，比那受傷獸野至臨死時還要凶暴野蠻。一九四二年一月，石井四郎為了視察細菌實驗狀況，協[illegible]的第三課長吉房虎雄中校（即作者）至平房。石井當時有這樣一段談話：

「細菌攻擊的第一特徵，効力非常巨大，鐵製的炮彈爆炸，殺傷範圍有一定限度，被炸傷的人恢復健康後又可以參加作戰。可是細菌戰就不同了，由一人傳染另一人，一村傳染另一村，不但是效力圈擴大無限，那種菌毒深入人體內部，死亡率的增大，炮彈和炸彈是無法比擬的。一個人一旦沾染上細菌，很難恢復健康，再也不能參加戰鬬了。」石井所說的完全是一種吃人魔鬼話，他又接着說：

「細菌攻擊戰的第二特徵，對於鋼鐵產量少的日本，是一種最適當的戰爭方法，經費有限，更是對於研究方面不愁材料的不足。」

我聽到石井這些話，認為他說的是很對，我心裏也贊成這樣作，所以我協力進行準備細菌戰爭，這是我們身為憲兵的一種任務，日本因準備了細菌戰爭，才敢挑撥起太平洋戰爭（[illegible]

我們視察完畢，在歸途的汽車中，原守憲兵司令官對我說：「怎樣？這次看了許多新東西吧。」我急忙回答：「是的，所看見的眞是非常重要，待回到司令部時立即下命令，非強化協助石井部隊不可。」原守司令官說：「對的，我現在就給你命令。」

作為一個日本憲兵軍人，必須將人性和良心完全泯滅，所謂人道主義啦，國際公約啦，一切都不能顧。「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軍閥們堅硬主張對中國東北地方一定要予以「嚴重處分」，命令侵入到東北的日本軍可以隨便殺戮中國人民，我相信在「九一八」事變的初期，日本軍人不知任意殘殺了多少中國抗日志士。一九三七年時，表面上宣佈廢止「嚴重處分」了，可是自此之後，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參謀長東條英機，軍醫石井四郎，參謀山岡道武，以及關東憲兵司令官田中靜一，警務部長尾榮次郎，部員松浦克己等卻依然秘密進行殘殺中國人的計劃，這項計劃就是毫無限制的拿中國人作為培養細菌的活材料。一九三七年末，軍司令官宣佈了一項「特別移送處理」的秘密命令。這項所謂「特別移送處理」命令的意義，就是憲兵隊和僞滿洲國警察將不法逮捕的中國人，一旦決定認為[illegible]兵隊即移送到石井部隊去，作為細菌實驗材料而將之殺死。

一九四一年八月，我被任命為關東憲兵隊司令部第三課長，此時我的軍階是中校，我為了想陞級上校，所以拚命的努力作成績，那一次乘往石井部隊參觀的機會，使我想到軍司令部那項「特別移送處理」的命令，我認為這是我最好表現成績的機會，必須要達到移送的中國人數增加，於是我頒發出「國境防諜」，「無線電探查」等命令，同時不但認眞督勵各憲兵隊，並頒佈「賞金」「獎狀」等條例，我用盡各種方法，務必使移送到石井部隊的中國罪人增加。

我自從頒發這項命令後，屬下的各憲兵隊長如同山中虎豹找食似的爭着表現成績，憲兵們更為了求賞金，獎狀，陞級，轉任等，個個都拚着命努力搜捕犯罪的中國人。一九四一年，鷄寧憲兵隊長掘口正雄為求他屬下半截河分遣隊長津田准尉升少尉，使用一種殘忍手段，逮捕國境附近三名善良中國人，加上偵察機密罪名，移送到石井部隊作細菌試驗的材料了。

一九四三年，奉天憲兵特高課長小林喜一，也逮捕了兩名無辜中國人，一九四四年，牡丹江憲兵隊長平木武根據漢奸們的謊言，逮捕許多善良[illegible]

自己承認是抗日分子，然後整批的移送到細菌實驗所（即石井部隊）。

一九四〇年，佳木斯憲兵隊長橘武夫中校，很快的就升級爲上校了，可是他的升任上校是無數中國人生命所換來的，橘武夫爲了他個人升官，利用佳木斯那地區是著名東北義勇軍抗日根據地，同時他在新京（長春）憲兵分隊長任內，參加過「在家裏」（一種地方宗教），那時期「在家裏」宗教是一種秘密結社，於是他就從這一方面入手逮捕了數十名「在家裏」教徒，加上莫須有的反日罪名，將那些中國人送到細菌實驗所。

一九四四年八月，新任雞寧憲兵隊長上坪鐵一中校，他爲了表現國境憲兵隊成績，對「特別移送處理」盡了最大努力，是年十一月初，他假借刺探軍事情報和反滿抗日的罪名，將平陽地方居住的善良農民張玉環同她父親及另十五名農民一齊逮捕，扣押在平陽憲兵隊部。

平陽憲兵分隊長曾場中尉屬下三十名憲兵，對那被捕的十五名農民，一個月間不許睡眠，給極少的粗劣食物，用盡各種兇殘拷問方法，結果也沒有迫出什麼口供，沒有絲毫犯罪事實發現，上坪中校接得這項報告後，他親到平陽去，自己直接指揮拷問。

張玉環女士被打得牙齒皆落，頭髮蓬亂，面色蒼白，全身浮腫，實際她是一個善良中國農村女性，根本沒作過壞事，竟受到了這樣寃妄災難。

張女士的父親，那位老人，也被打得血流滿面，鼻靑眼腫，變成了一個沒有人相的人，張女士的父親對憲兵說：「我是出生在中國，我是中國人，我當然愛中國，關心中國的事，這算是什麼犯罪？你們以什麼理由逮捕我？」那老人充分表現出來愛國熱情和倔強不屈態度。上坪中校對這一位倔強不屈的中國老人，拷問一個月竟未拷問出什麼口供，他開始感到焦急了，他認爲縱使是再繼續拷問也是沒有效用的，更明白那老人並沒有犯任何罪，可是將他全身拷打的那樣慘重傷痕，又不能釋放出去，在法律立場自己實在站不住脚，他思想再三，於是他揑造了一項假理由，向憲兵隊司令官報告說：「共檢舉了十五名反日分子，擬將其中罪狀最重者轉送到石井部隊。」不久獲得憲兵司令部的許可，將張女士，她的父親及六名傷痕最重者轉送到細菌實驗所，餘下來的慢慢釋放，這樣上坪中校就造成了他自己的成績。

像上述這樣「特別移送處理」情形，各地憲兵隊移送中國人時，都要與哈爾濱憲兵隊聯絡，每次移送時要作成「此次送行李幾個」的記號。

以這樣記號來統計，經哈爾濱火車站送到哈爾濱憲兵隊，再轉送到哈爾濱特務機關，特務機關裏有一處監獄，中國人被送監獄裏，還要受一次酷殘拷問，打個半死，在深夜時，用特別運送汽車，就送到最後地獄──石井部隊細菌實驗所。在一九四二年，這一年期間內合計最少有一五〇名以上。此外再加上特務機關和僞滿保安局送去的，自一九三七年以來，約九年間被石井部隊細菌實驗所殺害的中國人起碼有四千名。這四千名中國人，在一九四二年一月，我到石井部隊去視察時，皆在同一房間裏殺害的。從石井部隊的大門進入，再穿過幾層厚鐵門，從長十五咪上下的走廊中央奔右行通路，在通路兩側，接連是一排拘留所，窗上都裝置着鐵條，裏邊就是百斯篤（鼠疫）細菌實驗的地方。我看到第一號拘留所內，有一個穿淡黃色衣服約四十歲上下年紀的中國人，仰臥着像睡覺樣子，是感染了鼠疫細菌，在房內暗淡的光線下，看那人臉色靑白，好像臘製的人一樣，一點都不能動，因爲那人是被綁着，固然我不知道那人或許是被藥力所麻醉，實際和屍體並沒有什麼分別。

隔鄰一間拘留所內，有一個雙手被反綁着的只有皮和骨頭，年齡約三十五、六歲，坐在地上。一個穿着橡膠製的外衣，橡膠靴，手戴着橡膠手套，口上戴着口罩的軍醫走進那間房，軍醫向那男人大腿放上幾個跳蚤，那人便感染上了百斯篤細菌，我看那男人的肩好似落下來，穿着薄薄破衣服，從那薄破衣服看見他那像骸骨似的前胸，有直徑約一寸的潰傷五處，面上表現出痛苦難熬表情，胸前有一片赤色血漬。「這是感染百斯篤細菌的痕蹟啊，」石井指着那男人胸前說，接着石井又加以說明：「感染百斯篤細菌者的特徵，是足跟腐爛，走路搖擺。」那軍醫用皮製的鞭子，叫那男人扶着鞭子走，只見那男人搖搖擺擺走兩三步，便像枯木似的倒下，喘出來的氣息非常微弱。

在走廊盡頭右邊轉角地方，有三個男人模樣的中國人，手帶手銬，脚帶脚鐐，那三人的年齡都是三十五、六歲，兩膝豎起，兩手放在膝上，坐在地上，瘦得如同三具骷髏，簡直和鬼一樣，但那六隻眼卻冒出憤恨的光，注視着我們，使我不知不覺間如同一股冰氣侵襲到我的背部而打了一個寒噤。「此地是凍傷實驗地方。」石井對我們說：「一個受凍傷細菌的人，從他五個手指的第二關節開始腐爛，很快的手指便爛掉，手指爛斷地方流出赤色和乳白色的液體，滴滴不絕，然後將那個受凍傷者放在零度的水裏，這樣就可以試驗出凍傷細菌的結果來。」石井如此對我們解說，我看坐在地上，兩手相抱的那三個人，痛苦萬分難熬，以一種極端仇恨的眼光注視石井。

我們再從走廊走三咪上下向左轉，見石井等來到立即喊「敬禮」口令，那裏便是解剖室，室裏有三名軍醫，解剖室約有三咪闊，中間放着一個大解剖台，解剖台上有人的胴體，一根一根的肋骨清晰可見，胴體一滴滴的流着黑血，頭蓋骨已被割開，腦漿還在流着。胴體的右邊放置着切斷的手足。解剖室右側一角，有一個大竈，烟突高入天空，解剖完了的屍體都在竈內燒化，因此有一股刺人鼻孔的腥惡臭味，令人難耐，在這解剖室裏工作的軍醫們個個都好似瘋人魔鬼一樣。至於那大竈烟突特別高的原因，就是爲了把腥臭惡味散播到天空去。

四千名的中國人，就這樣被日本軍閥作爲虎烈拉、百斯篤、腸窒扶斯，赤痢等細菌的試驗品了。有的還活着被解剖了，並有作爲其他試驗的，如凍傷試驗、步槍射擊演習、以及活着被取出神經，種種被毒菌殺害的，眞是近代人類的大悲劇！

那一個高大入天空的大烟突，每天日夜不停的冒着白烟，在那股白烟中，有着中國人對日本軍閥的無限仇恨。終於在中國人熱烈勇敢抵抗下，日本軍閥和那個高烟突一塊倒下了。

江南啼痕錄

（六十二）

由民國的建立，以迄撤至台灣，沒有一年安定，怎能談到政治和兵制的改革。長期爲民族主義及民權主義而苦鬬，而致沒有推行民主主義的經濟政策。結果，以兵制未改，戰後復員，職業軍人頓成失業．怨戾之氣，助長中共。土地問題爲中共所利用，穿起土地改革者的外衣，以掩飾其叛國的行動。此種前因後果，豈非上天有意降災於中國乎？何其不令中國有改革政治的時間，也不令中國有改革政治的機會也。眞是天意，非人力之所能及乎！

人間世，卻很多因果循環的事例，當抗戰勝利，國府主席令總統　蔣公，卽對全國軍民廣播昭示以德報怨，使過百萬的日本戰俘，得以早日生還扶桑之島。所以，日本軍人對　蔣委員長的恩德，長念不忘！聞說目前自由中國在台灣所實施的徵兵法，乃日本軍官偸渡到台灣，以報恩報德的心情，殫盡心思爲自由中國而設計的。又傳聞當局爲順利推行兵役，舉辦兵役訓練班，也由當年日本華南派遣軍的參謀長擔任主任教官，他站上講壇，不禁下淚的感慨先說：「中日兩國幾乎陷於亡國之痛，刻下再求復興，尤其是貴國，也需求謀反攻的兵源；因此合乎現代需要的新兵役制度必須產生。我們日本軍人感激　蔣委員長的恩德，來協助這種新制度的推行，是冒着千辛萬苦，避過盟軍麥克阿瑟總部的監視，到台北來工作的……。」這種傳聞，是否與事實相符，則不得而知。果爾，則日本軍人尙有明恥教戰，不忘遣俘之恩。但日本政客則忘恩負義，投機取巧，眼光短拙，跟紅頂白，當自由中國在聯合國遭遇困難、國際逆流的時候，居然在我們的背後，用刀一戳。目前面有驕色，又自誇爲工業王國，殊不知是我們及早遣俘，使他們保存了工業的生產力；我們不索賠償戰費，且當遣俘之日，准其每人得帶二十五公斤的私有物，替他們保存了工業的資本哩。

還值得大書特書的，國府遷台以後，對軍人退役的輔導，辦理得非常成功，使百戰沙場隨同遷台的將士，解甲之後，不特毫無怨言，而且歡天喜地。負責此項最難處理的工作，是由蔣經國先生主持，在他領導下的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把退役下來的「渡海將士」，以榮民的榮譽安置得妥妥當當。我記得六年前赴台旅行，到花蓮觀光，晚膳於一飯店，其主人操生硬的國語，詢之，則爲退役軍人。台灣最大的工程，當爲橫貫公路，也是榮民的偉大的貢獻！假如當年於勝利復員之際，善爲運用之，何致造成中共有可乘之機呢！

以何適雄的憤慨，使我難以入寐，數盡更殘，直至遠村鷄鳴，始行入夢。但不久卽聽到挑伕打門，一揉惺忪的眼，已是日上三竿，連忙洗臉；卽與何適雄握別，一聲珍重，又向梅菉登程。

高雷一帶，冼夫人廟遍地都是，當然是對這位女英雄的崇敬，由當地人立廟祭祀，以血食千秋。冼夫人爲南北朝的人物，距今千餘年，而老百姓對她敬祭不衰，由此可知她的遺愛在民，其豐功偉績深印在老百姓的腦海。考冼夫人的平生：「南北朝高涼冼民之女，世爲南越首領。幼賢明，多籌畧。在父母家，撫循部眾，能行軍用師，壓服諸越。嫁高涼太守馮寶。高州刺史李遷仕謀反，召寶，夫人止寶勿行，自往擊之，大捷。及寶卒，嶺表大亂，夫人懷集百越數州晏然。其子馮僕爲陳朝的廣州刺史歐陽紇召去，誘與爲亂。夫人曰：『我忠貞兩代，不能昔女，乖負國家。進兵擊平之。其子業以先夫人功封信都侯。詔冊夫人爲不龍夫人。陳亡，嶺表未有所附，共奉夫人，號爲聖母，隋文帝欲撫順南服，冊爲宋康郡太夫人，冼夫人亦率眾奉隋朔令。每親披甲，乘介馬，張錦傘，領彀騎，巡撫諸州。進封譙國夫人，卒謚誠敬夫人。』」

廣東現有的民族，多是南遷的北方民族，但也有當地的土著，據說姓崇、姓老、姓韋（傳爲韓信的兒子，韓信爲呂后所殺，血濺未央宮；蕭何憫信滅族，派人把韓信的幼子救出，萬里遙遙偸偸的派心腹送到龍川，托龍川令趙佗收養。趙佗將之改姓韋，此留韓的一半之意。如此說來，姓韋原也非土著。）姓儂、姓冼等族，就是原有的土著。考姓氏尋源記載所云：「南海番禺多冼氏，蓋高涼蠻首姓也。」冼族爲南北朝以前的南越酋長，成了世襲地位；且有「壓服諸越」的統治力量，絕不爲奇。但冼夫人以女流之輩，竟能撫循部眾，行軍用師，則非有過人的智慧、文韜武畧、飽具修養不可。且深明大義，不肯喪失兩代忠貞的家風，始終效忠於陳霸先。及陳朝滅亡，嶺南的人心歸向，擁爲一方之主，雖未稱王，儼然一國之君。隋文帝楊堅雖統一寰宇，仍要借重她的威烈，以撫南服，生則壓鎭嶺南，死則廟食千秋，冼夫人亦是中國女性吐氣揚眉了。

高州不只陳、隋之際出過女英雄，在現代，也出過抗戰英雄，如西南政府時代在汕頭封金掛印，通電擁護中央的吳川將軍李伯豪（漢魂），於抗戰期間，在南潯線力卻日寇，於廣州淪陷，回師廣東，開府曲江。三十五集團軍總司令鄧龍光，座鎭西江，指揮若定，使日寇不能越過羚羊峽一步。三次長沙大會戰，袋形戰中把袋口拉緊，則陳沛與梁漢耀的戰功甚多。後來出關輔弼保安的梁華盛；與江會鑾戰的王德全，在戰時也建了不少汗馬功勞。最吃虧的則算是在長沙大會戰中，苦戰功高，但當南嶽軍事會議中，因自己簽名不妥，在　蔣委員點名時，乃呼爲陳牛一的陳生，那眞是「馮唐易老，李廣難封」的數奇了。



萬人意見

查文「見、聞、思」美國華僑睇到撞火 借萬人發表公開信

萬人傑先生：

素仰先生及「萬人雜誌」全體同人一向對共產惡勢力作戰之精神，尤其是在今日國際上正義日漸衰落，姑息勢力抬頭之際，香港文藝及報界人士，忽右忽左，及亦左亦右的不在少數，而貴雜誌各位，獨揮董狐之筆，正氣凜然，使小毛蟲及左右左之流無法妖言惑眾，甚至對「萬人雜誌」視之猶如金門島，（均屬反共之最前哨）使海外華僑對貴雜誌均表無限敬意，因「萬人雜誌」絕不肯對毛亂妥協，而且對毛共之殘暴統治及美麗之統戰謊言，揭發不遺餘力。

弟摯友張洪君，係一位由大陸暴政下逃出之青年，現就讀於加州大學，其人愛國反共，是次閱及香港文丑所寫之『在台所見、所聞、所思』一文，因深鄙其用心惡毒，曾去信明報質問，並斥其非，惟弟深知該報絕不會予以刊登，故特商得張君同意，將原信抄下乙份，專寄「萬人雜誌」，（此函曾於十月五日由張君於美國奧利岡州波特蘭市寄香港明報），敬請惠予發表，以使查某知道他自己不敢刊出的，仍有人刊出，也使香港僑胞知道在美國的華僑對查某的無恥論調如何鄙視，而且海外華僑也不是全部矇查查的。

最後請代向貴刊岳騫、曾憲光、古鶴翔、胡養之、柳以青及嚴以敬暨各位作者致敬，並絕對支持貴刊的反共立場與愛國精神。敬祝

健康愉快！

弟陳宏年敬上

十一月十五日於西雅圖旅次

請轉告嚴以敬先生，他的反共漫畫在此地最受年輕人歡迎，希望他能出版反共漫畫集。

查良鏞先生：

自來美國之後，終日為了學業和生活忙碌，眞難有坐下來泡杯茶細讀一本課外的好書的機會，最近友人自香港來携來先生最近前往台灣訪問十天回來後寫的『在台所見、所聞、所思』小冊，由於先生過去曾在毛共報紙工作，而終於選擇自由的光榮歷史，加以弟也曾多次閱讀先生的作品及武俠小說，對先生的寫作技巧深感興趣和佩服。顧不得工作後之疲倦，躺在牀上一口氣將此小冊看完，看後除深感失望之外，對先生之一向良好印象，已經不復存在了。因為弟是由毛共控制下的大陸逃出來的，曾在台灣完成大學教育，故對大陸和台灣的情形比先生清楚，而『所見』『所聞』比先生只到過八次大陸和十天台灣也多得太多。但『所思』和先生的卻大大不相同。據我看來，先生對台灣所見不多，所聞失實之外，而所思正如先生自己的由衷之言，『是個人的感想，其中不可避免的有個人的偏見，個人的淺薄無知』。既然先生自己承認有偏見，又怎樣能力求客觀哩？我在這裏提出先生的見、聞、思中幾點和先生公開討論，未悉是否有此器量，在明報或明報月刊中刊登出來？

㈠先生說凡是到台北去訪問的中國報人，通常都是親國民政府的。但到過台北的中國報人不少，不見得每個人都為先生所知，這句話先生不嫌說得太武斷了嗎？（星加坡最親共的南洋商報便曾有過記者到台灣去，只是立場不許說好，良心無法說壞，所以沒有發表什麼見、聞、思而已）。至於外國記者，不懂中國話，都說不好，例如先生您這位星加坡公民的外國記者，不特中國話、上海方言都能說，而且中文寫得比我這個正式中國人還好得多哩。

㈡先生認為國共雙方可能和談，也希望國共雙方能和平統一。今天，除了某些矇查查的中國人或者是華裔外國人之外，相信每一個中國人都知道中國人只有兩條路可以走：一是置身於毛共奴役之下，以失去一切人的尊嚴和自由來求生存。一是拼死反共爭取個人的自由和幸福，毛澤東說過：『不是朋友，便是敵人』。如果您不聽毛共的，即使您不反對它，它也視您為敵人。「和談」不過是共產黨人的另一種作戰方式而已，只有沒有和共產黨人打交道的才會相信它。至於先生認為反攻大陸沒有可能，那也只是先生的無知。先生以為雙方實力懸殊，過去毛共在延安時和政府的力量相比，豈不是更懸殊嗎？要知道民心比軍力更重要，如果毛共政權能受到中國人民的歡迎的話，如果大陸上的人民過得比過去國民政府時代好的話，一九六二年的大逃亡潮便不會發生，而也不會有我們這批吃共產奶水長大的人冒死逃亡出來了。除了大陸上的同胞希望有機會推翻毛共的統治以外，今天在海外的中國人（矇查查，毛共份子，冷血動物例外）誰不希望打倒毛共政權，這都是政府反攻的力量。查先生已不是中國人，所以當然不相信政府能反攻大陸。

㈢先生批評了台灣政治上的種種措施，認為民主自由方面大大的不足，但是您該知道台灣目前是處在戰爭狀態之下的，即使世界上最自由的民主國家，在戰時或處於戰爭的情況下，也會有許多措施限制了人民的自由。如果拿台灣和大陸相比，不知道先生該用怎樣的字眼來形容大陸的絕無民主自由了。先生既然去了八次大陸，那麼，我請問先生大陸上的人民除了只有工作而不休息的自由和歌頌毛澤東和共產黨的自由外，他們還有什麼其他的自由？也許先生自辯你這篇文章只談台灣，不談大陸，那麼，為什麼在寫到有關台灣的建設和清潔時

，又說什麼石門水庫不算什麼，大陸更大的；金門雖然清潔，廣東的佛山也一樣。但是大陸更大的水庫設在那裏？何以先生又不提了？先生這一招倒露出替毛共宣傳的本來面目了，「可惜啊可惜！」（這句是學先生所寫的小說的）。

㈣在先生的文章裏（特別是在見、聞、思文內）用了不少「聽人說」例如聽人說『目前台灣人生活上比較困難的是低級公教人員與一部份退伍軍人』；在香港聽人說『台灣這些風塵女子有些是退伍軍人的女兒，因爲她們的父親退伍後生活困難不得不出來做這生涯』。用聽人說這個字眼來報導消息，不是一個忠於事實的報人應有的態度。我在香港時也聽說『查某人接受毛共方面的金錢支持辦報刊以執行毛共的統戰工作』，「是不是事實我不知道，想來其中總是有一些的」。（引用查先生語）。

㈤先生既然到過金門，相信李長浩少將不會不領您去參觀古寧頭戰場的吧？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十月二十五日共軍結集二萬人來犯，結果除被生俘八千人外，其餘全軍覆沒的事實，自後共軍與國軍海空交戰，均已吃敗仗，何以先生隻字不提？難道這是怕毛共支持您的金錢來源由此而絕嗎？怕失去毛共對您的支持嗎？

㈥先生在文內造了一個大謠，利用一個所謂傳經波的女兒（讀者無法查證的），說毛共曾托外國人送給蔣總統兩斤特級老山人參，連小孩子也不會相信這種謠言。我曾將先生這段話說給一個同班的美國同學聽，問他相不相信？他答一句『Talk To Marine』。

先生的這篇『在台所見、所聞、所思』，除了別有用心的替毛共做了一次統戰宣傳外，也把先生的牆頭草個性暴露無遺。先生只是看目前毛共在國際上似乎得勢了，便又開始從右轉左了，難怪先生說政治沒有是非了，沒有是非便沒有正義，不講是非便沒有人格，沒有人格便什麼卑鄙的事都肯幹。看了先生的這篇『見、聞、思』只覺得一陣噁心，有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但願先生良知早復，能不再寫這總不講良心的報導文章，做一個眞正誠實的人，不要効法那些所謂回歸份子，嘴裏叫別人回歸『祖國』（大陸），自己卻打死也不回去。再說，在香港替毛共統戰說好話的人已經夠多了，再多說幾句毛共也不會認爲您是『覺悟』了的，如果把我當作一個朋友的話，我這封『友直』的信，比起『友便僻，友善柔，友便佞』要有價值一些。祝您

良知早復

弟張洪（佐治）敬上

十月五日於波特蘭

白鱔上沙灘 唔死一身潺

讀者回鄉探親 嚇破了膽

萬先生：

早些時寫了一封信，本來想投書「萬人意見」，因文字水皮，準備查閱一吓字典，免勞老編多改錯字，不覺一擱，已兩個星期。前讀貴刊三一二、三一三期兆華的「老查夢遊大陸」一文，發覺自己所寫的那封信，與兆華的遊文很接近，爲了免炒楊州飯之嫌，自動投籃。兆華的遊文雖是夢，但非發一役夢的人能寫，就算一個小說作者，任他怎樣取材，也難寫得如此入木三分，非有親身體驗過，很難寫得出，這篇遊文確具眞實感，只是作者借夢境道出而矣。筆者投籃的信，也是身歷聲。

寫進入大陸，過關、檢查、回鄉，直至返港一系列經過。回程時，在中共海關坐足四個小時，受邊防軍、檢查員、北佬、廣東孖辮女，車輪式訊問，一邊訊問，一邊用雙眼瞪視你？問話時東抽句，西抽句，祖宗三代，在港工作，親戚朋友，回鄉去過某處，同什麼人接觸過，一系列的發問？看你面色如何，或心慌意亂，簡直是疲勞審訊！筆者回鄉探親，因去過廣州，因此要在廣州派出所一來一去蓋了兩個印，鄉下公社又蓋兩個印，回鄉介紹書裏一共有四個公安印鑑，回程時在海關檢驗證明無假，才能放行，早已把我嚇破了膽。——早幾年中共有過一個運動。歡迎同胞回國參觀，偷渡者若歷史清白也歡迎，主要不破壞祖國就行了。

經過這次驚險的教訓，正是「白鱔上沙灘」，「唔死一身潺」。過後我才知悉，原來我一踏入大陸，無論到何處，都有人追踪着，怪不得回程時，後我兩列車的人，都已進入港境，唯我獨留在候車室受「北大人」（北風是也）陪伴。

適値臘月的寒冬，早已把羊毛衫大衣除下給親人，只穿笠衫和恤衫，冷得牙齒打牙齒，寒澈心肺，邊防軍看出我之寒酸相，他們還互相暗笑。經過這次教訓，以後任共黨怎樣招手？莫攪我矣。因爲中共好多時誓願當食生菜！

良鄉客七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斥聯合書院學生會長
盧某才應受抨擊鞭撻

萬人傑先生：

　讀了上期「萬人雜誌」，看到古、青兩君駁斥趨炎附勢的聯合書院學生盧某，今天我也來湊湊熱鬧，參與戰陣。如蒙刊登，至希稍爲修正，是荷。

　倫敦讀者李一帆上
　（十一月十二日）

香港是否殖民地？

李一帆

　「萬人雜誌」第三一五期，古鶴翔和青冥兩君兩篇文章，駁斥自稱「知識上最優秀的分子」的香港聯合書院學生會長盧廣文，淋漓盡緻，正中要害。

　以這個不知東西，不分皂白，不辨是非，人云亦云，愚昧無知的傢伙，居然自稱爲「知識上最優秀的分子」，出來獻醜，貽笑大方！

　盧會長說：「時下的反共欺詐，我們是要強烈抨擊和鞭撻……」所謂「反共欺詐」，作何解釋？說到反共人士，絕大多數是由大陸暴政地區逃出，他們親歷其境，置身水深火熱，慘受迫害殺戮情況下逃出的。他們不滿和不願在殘暴的毛政權統治下苟延殘命，他們所說所寫，是鐵一般血淋淋的事實，沒有半點欺詐謊言成分，何來「反共欺詐」？反觀共產黨乃是眞正欺詐者，他們好話說盡，壞事做絕，罪惡盈貫的無賴。今天大陸正是一個典型人間地獄，我猜你疑，怨怨恨恨，日日鬬爭，天天殺人，老百姓吃不飽，面有菜色，穿也不暖，衣衫襤褸，還要捱受體力煎熬，他們含恨無翼飛出鬼門關。

　如此毛區，毛黨還說成大陸是「天堂」、「幸福生活」，爲之吹脹！這不是毛黨對老百姓的「欺詐」嗎？盧某說所謂「時下的反共欺詐，我們是需要強烈抨擊鞭撻」簡直是「痴人說夢」。打個比方：一個善良的好漢與一個放火殺人無惡不作的爛仔，同人一起談事件，那個爛仔說他需要強烈抨擊和鞭撻對方的善良好漢，從何下手？他根本沒有壞處被那爛仔抨擊；反之，那爛仔作惡多端，善良的好漢指出爛仔一連串的缺點後，用強烈抨擊和鞭撻，鞭撻到爛仔體無完膚才合理。現在情形一樣，今天反共人士理直氣壯，實沒有「莫須有」的「欺詐」罪名給盧會長鞭撻，除非盧會長有紅太陽的暴力來「解放」反共人士，他們是被迫害而堅強反暴力的一羣啊！

　盧會長引黃華的說話：「香港不是殖民地」。她媽的，盧會長瘋了嗎？黃華說香港不是殖民地，正如尼克遜訪北平時，周恩來對尼克遜說香港沒有難民一樣的荒唐，同樣無耻。那些不要「幸福生活」而逃出祖國「天堂」的若干萬難民，硬說他們不是難民，而是非法探親罷。幸虧周某還未曾硬說他們是「資產階級的遊客」。至於毛頭的「敵人反對的，我們擁護，敵人擁護的我們反對。」這一切一切唱反調的都是毛政權的高層「人民」，他們有他們的「唯物辯證法」和「矛盾論」的一套，他們把白說成黑，把黑說成白；把馬說成驢，把驢說成馬，這是共產黨的無耻原則，也是能夠得到大陸的主要原因。黃華說香港「不是殖民地」，而盧會長也人云亦云，跟黃華說香港「不是殖民地」。告訴你！今天全世界人士都以香港「殖民地」稱之，外國人雖然不懂用漢文稱「殖民地」，但他們用同樣的意義British Colony來稱英「殖民地」。英國已統治香港一百多年，香港的總督由白金漢英皇陛下直接委任，今天的港督麥理浩，正如今天大陸的毛某，但毛某在大陸天天殺人，而麥理浩上任後，還未曾殺過一個人，反而在法庭上判了死刑的囚犯，他也不殺害，這是民主和極權制度的不同，這也是英國典型的殖民地。

　盧會長：貴校——聯合書院的地理和歷史教師有否教過你「香港是殖民地」這一課，如果沒有，你最好再下點工夫，向近代地理和近代歷史研究一番，不要只貪虛榮，抬高自己身價是「知識上最優秀的分子」！

梁厚甫對林照說
對老萬誤解冰釋

萬先生：

　老馬已將大札轉弟，同時弟閱到「星島晚報」，得悉各情。弟特於昨天往三藩市與梁（厚甫）寬兄一叙。

　時間是十一月十四日上午八時四十五分。梁兄對與台端發生的誤會，再三表示已事過情遷，大家不再以爲忤，這是可喜現象。同時梁兄對弟說，收到星島報柯武韶先生大函，亦曾談及此事。弟與柯先生雖未謀面，但對他「友誼爲重」，古道熱腸的精神，表示欽佩。迄今大作在此間仍未續刊，這是弟和讀者的損失。

　弟與台端、老馬、梁兄、老査都是朋友，且互相尊重，間有誤會，應居中調解，是朋友之義務。此次梁兄與台端之事，弟不敢說有何功勞，但能「雲破日出」，冰釋前嫌，何等欣慰！朋友相處，友直言總比友善柔有價值。

　××美洲版如何，不用弟說，台端亦了解。聘請通訊員每千字三塊錢，此間同業說：這不是待遇，是一種侮辱。現今世界說一套做一套的大有人在。××要梁兄幫手，已遭婉謝。這也是主要因素所在。

　最近有些事情演變，對××美洲版似乎不甚有利，事情是這樣的：

　香港之大公、文滙、新晚三報，每逢星期六由香港運到此間發售，每七份，卽一星期之上述三報，售價一元七角五仙。不是航空版，全部是港版。它們針對××九月廿一日減紙而出此舉。我們平靜想：××美洲版缺點確實太多。在「金山時報」寫稿可以，來美則須再三考慮！

　弟林照上十一月十五日

場面熱鬧盛況空前

讀作編者歡聚一堂

並對本刊前途充滿信心

十一月一日，是萬人雜誌創刊六週年紀念日。那天，該刊在梅江飯店舉行了盛大的慶祝，雖然是以餐會的形式舉行，然而，場面卻是相當熱鬧的。與會的人數，有三百多人，比諸慶祝雙十國慶尤為擁擠。我是第一次參加這個週年紀念慶祝會的，能夠看到如此盛況，心底裏實在感到快慰。我心裏想：像這樣的會，無錢又無勢，竟然有如此多人擁護，總算是差不多了。

在餐會開始前，我們會友無論相識與不相識，大家坐下來便隨意交談，這一次，我無意中認識了宓琴先生，宓琴先生雖然不很喜歡高談闊論，但看他的文章，卻是縱橫老辣，爽朗倜豪，讀他的文章使人有如馳騁於遼濶原野一般，與他沉默寡言的舉止，可說是迥然不同。也許是場面太雜，有所顧忌吧。宓琴先生是前中文大學某學院教授，長期為萬人雜誌寫文章，這種精神是很值得我們敬佩的，同時也是值得萬人雜誌驕傲的。當然，替萬人雜誌寫稿而具有高深學養的當不只宓琴先生一人，即以岳騫先生為例，何嘗不然。此外，像黃秋、曾憲光、胡養之、朱明先生等，都是對政治有眞知卓見的政論能手，柳以青是一位年青的相當有水準的新進知識分子，其他，文章寫得好的，能夠登上大雅之堂的，更是不勝枚舉。我奇怪，以萬人雜誌如此具有鼎盛陣容的雜誌，何以竟受人忽視，也許，這是因為萬人雜誌售價太廉，以致影響到社會人士對它的評價吧！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推想，還有另外一個原因，也許是香港人不很過問政治，而萬人雜誌則是一本政治氣味很濃厚的刊物。由萬人雜誌執筆人的陣容底鼎盛，和他們的戰鬬精神的強烈，使我產生一點感想；那就是我對於本刊前途充滿信心，同時，在反攻復國的行列上，更使我堅強地往前跨進了一步，我希望這一份刊物，能夠永恆地、不間斷地辦下去，也許，在不久的將來，這一份刊物，將會成為肩負反攻復國沉重任務的號角、聯絡站。我在想着，想着，不覺間，慶祝會便正式開始了。

首先由萬會長主持開會儀式，講了一番話，然後繼由會副會長講話。萬會長一再表示，對為萬人雜誌撰稿的撰稿人，致最高的謝忱。那天晚上，甄子傑、黃石華二位先生也參加了這一盛會，甄、黃先生並以讀者的身份，給「萬人」讀者說了一番客套話，然後是晚餐正式開始。在晚餐開始時，有抽獎遊戲，及捐助基金等節目，抽獎遊戲是人人有獎，獎品全由會友捐出，可謂極盡豐富，其中尤以自

萬人協會會員入會申請表

年　月　日

姓名		別名 筆名		性別		年齡		會員證號碼	
籍貫	省		縣		鄉		身份證號碼		
現在住址							電話		
永久住址							電話		
職業		在職單位名稱						吋半相片二張	
會否參加其他社團組織									
審查部意見			備註						
會長意見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介紹人			申請人簽名			

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至四〇四號樂中樓三樓B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助基金最有意義，首先由嚴以敬先生捐贈了兩幅油畫，公開認購，嚴以敬先生的油畫，共賣到港幣六百元。此外，曾憲光先生也把金門防守司令送給他的高粱酒也拿來義賣，經「三次爭奪戰」共賣到一千多元，萬人傑會長則把國民黨中央黨部一位高級人員送給他的總統畫冊也拿出來認捐，結果捐得港幣六百元。這些捐款都是用作「萬協」基金，用來發展會務的。

曾憲光先生所捐的金門高粱，由最後得主會員黃君先生，送出來分贈給各席會員分飲，眞是有若楊枝甘露，總算是各人都可以分嘗到金門高粱的滋味，眞是饒有旨趣。

在這一個餐會中，我看到萬協同人在會務主任張仲仁先生帶領下，熱心爲會服務的工作情緒，使我深深的意識到，這一個會的前途是光明的，像這樣子的繼續辦下去，在本會同人同心協力的努力下，深信一定能把會務辦得蒸蒸日上的。

（陳逸南）

雙十回國觀後感

博鼎遺孫

十二年前，做夢也沒有想到能逃脫毛共的殘暴統治。可是人類爲了求生存，加上天賦有敏捷身手，我終於六二年抵達自由天地——香港。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間一住就將十二個年頭，在這不長也不短的日子裏，一切跟着時日的消逝，我的生活情況便漸漸的紮穩了下來，然而香港到底是外國統治的地方，並不是長住久安的故居，在無可如何的情況下，暫時只好寄人屋簷下。中國人自古以來，具有強烈的鄉土觀念，希望終有一天回到自己山明水秀的故園，如今家在那裏？國在何處？這一代的海外中國人遭逢國破家亡命運，長期流落異域，其惡劣痛苦的心情，實非筆墨所能形容出來的。

九月二十八日，我到「人民入境事務處」辦理回港手續，看到許多人所領的表格和我不同，他們當中每一個人的神情很緊張，好像有說不出的苦衷，原來他們是要回到大陸見一見親人，這時更觸發起我無限的傷悲，我有一個溫暖可愛的家庭，我是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我更沒有犯過什麼罪，怎麼我不可以回？而且不敢回？這一連串的問題，在我腦海中盤旋着，無法得出答案，因此，在這徬徨苦惱的歧途上，我已抉擇了所要走的正確路向，「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你們共產黨徒不要我們，自有收留我們的地方。今年的雙十節，我便加入了這一行列，回到自由祖國懷抱，和全國軍民同胞一樣，共同慶祝這一光輝節日。

像我這樣的年紀，在人生有限的生命而言，已虛度了半生，在過去國府時代，和共產黨統治下，及至在香港住上十二個年頭，半生中，各佔住了三份之一時間，在這三種不同形式的社會制度下，留下不可磨滅的深刻印象，因此，對每一種制度，在思想意識上，都有身歷其境的體驗，此次回國耳聞眼見的事情不多，限於才疏學淺，時間匆促自不能詳細報導出來，許多事情令我想起在大陸上那段悲慘情形，要來比一比，雖然超越本文意旨，相信對於海外萬千同胞，對自由祖國各方面科學化建設成就，更有深入認識透徹比較。

飛向祖國懷抱

我是十月七日上午九時起程，飛機在跑道上徐徐升空，像我這個孤陋寡聞，少見世面的鄉下佬，又是生平首次登上飛機，相信許多人和我一樣，當時其喜悅之情溢於言表，坐在那豪華的「七〇七」平穩座位上，我的腦子頓時開始思索：我不但可以脫逃鬼蜮，來到自由世界，而且更可以回到渴望已久祖國懷抱，人世間、路子是人走出來的，只要你有堅忍不拔和披荆斬棘的奮鬪精神，沒有什麼克服不了的。在大陸上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最後還誣蔑我們是「社會主義逃兵」，其實我並沒有做出損害國家民族的勾當，只不過共產黨橫行霸道，摧殘自己的同胞，製造階級仇恨，破壞消滅我們固有倫理道德觀念。這時又使我想起了花去一千多塊錢，雖然用去了我二個月的收入，但是卻可以到另外一個世外桃源，不是很有價值嗎？如果我有千萬家財，就是每月來往港、台的天空中，還有比這更快樂呢？

剛在胡思亂想的當兒，一小時過去了，飛機從高空慢慢地降在台北松山機場，眼看各種飛機，有的起飛，有的降落。這個機場的面積大得驚人，各種現代化的設備，不是廣州白雲機場可以比擬。乘搭來自世界各航機，僑胞下機後，循例通過機場檢查站。我政府接待人員，民間同鄉會，宗親會以及萬千同胞，已經在那裏等候歡迎，候機室人山人海，水洩不通，外面發出銅鼓喇叭整齊的演奏聲，久已不聞的爆竹聲，如雷貫耳響徹雲霄，全國軍民同胞看到從千里而來的僑胞，好像親兄弟一樣，握手言歡，問長問短，夾雜閩南口音的國語，在嘈亂的人聲：「同胞們！你們太辛苦了」，每一位僑胞聽到這句話的時候，有無比的快慰，更增加了同胞的親切感，好像置身溫暖的大家庭中。

我政府已安排了一批年青貌美的姑娘，爲回國慶祝團團長逐一獻花，我也蒙受這一光彩，可以說是我人生中最榮幸的一頁，當時那繽紛奪目的花圈套在項上，我的心裏既緊張又慚愧，我何德何能？對國家民族做出什麼有益的事情？特別對反攻復國的神聖工作更無所貢獻，如此勞師動眾我實在承受不了，爲此通過本文向我政府，以及全國軍民同胞致以萬二分的敬意，同時要感激我的母會帶給我這份殊榮。（待續）

所謂「最佳電視藝員」其實是讀錯字專家

萬先生：

本月十七日報載無綫電官方刊物公佈今年「全港最受歡迎電視藝員金像獎」在大會堂頒獎，結果是何守信蟬聯，此外獲獎者有七七物物等。

我不明白它所指的全港最受歡迎的電視藝員，是由該電台內定選出，還是由觀眾選出？如屬觀眾的意見，則無話可說；若由該電視台自我誇張，恐我套用閣下對三家村之[illegible]毓樞的兩句：「居然自把賓州作大實，盡力把自己鑿大」了。

在獲獎藝員名單中，有些我毫無印象，不擬置評。如劉家傑、李大爲、森森、王愛明這四人怎値得呢？

森森在電視台混了六年多，唱的歌曲多是炒冷飯，人家唱到爛熟，她才執來唱，完全不見進步；做話劇表情呆板。王愛明唱做都極平凡，只得[illegible]而已。至於劉家傑與李大爲，他們都是新聞報告員或節目主持人，但很多時報告新聞，專讀錯字。記憶所及，劉家傑最近一次報告新聞，竟把「有條不紊」的「紊」字讀錯「文」字，離晒大譜。「紊」字應讀「論」音。另一次他讀「蹂躪」，竟把那個「蹂」字讀錯「柔」字，查「蹂」字應讀「柚」音。至於李大爲更差，他竟把「鋼盔」讀了「鋼灰」，「盔」字應讀「規」音，相信小學生也知道，但他們竟不識這些字，有邊讀邊，能不使人笑甩棚牙？試想這樣的藝員亦可獲獎，豈不是自己鑿大嗎？

此電視台一向愛好自我誇張，節目睇到我悶。最近更擺左，我對之極[illegible]，雖然暫時[illegible]看電視，無選擇餘地，亦寧願把機關掉，節省電力。聞說它爲應付麗的無綫電視快將播影，把節目大加改革，但我看它還是像三家村的狗，狗口長不出象牙的，試拭目以觀之。

讀者CSC　十一月十八日

毛澤東像誰？

像李自成、張獻忠、黎吉奧。

編輯先生：

最近讀貴刊三一六期岳騫先生大文，批評得非常合理，可惜有一點未提及，即毛澤東出賣蒙古一事。國府對蘇俄吞併蒙古問題，曾一再聲明不承認，故在中華民國地圖上皆把蒙古劃入中華民國版圖；但中共卻始終把蒙古劃在中國版圖外。從這一點看，足證毛澤東是賣國者，其他更無論矣。

究竟毛澤東像誰？公平說，他既不配比秦始皇，也不配比希特勒，讀者以爲毛澤東只能比李自成、張獻忠、黎吉奧；然也只像一部分，並不全像。李、張兩賊人皆知，黎吉奧爲何許人？未閱讀「讀者文摘」者，恐不淸楚。

簡單說，此人乃意大利臭名遠播的黑手黨惡魔。其心狠手辣，最擅奪取他人的成果，跟老毛十分相似。李自成毒招多，長於特工統戰；張獻忠嗜殺，以殺人爲快樂，這兩點毛澤東也皆相似。讀者以爲如何？

讀者汪眞人啓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生辰詩話

董力行

生辰每自念中原，根觸余懷對酒樽，
馬齒徒增慚國事，烏私未報愧親恩，
青山無恙經千劫，白髮新添又幾根，
誰信素衣林下客，澄清攬轡志猶存。

中國文人，生辰每起感想，大多發之於詩，鄙人亦難例外，前日賤辰，照例秘而不宣，爲因朋友眾多，嘉賓齊來，艱於接待，等於自尋麻煩也，於是一家九口，人畜同歡，五犬三猴，良宵共渡，其中樂趣，有足堪爲外人道者，不妨畧述。低回往事，記之以詩焉。

十萬腰纏變阮囊，揚州倦鶴到殊方，
國稱寶島門難入，人似孤帆海上航，
陳蔡無錢知肉味，文章有價著花黃，
夷齊學得陶朱術，詩酒華堂住首陽。

余於二十年前，自四川辭軍南下，將所有私人金銀，分贈朋友，亡命之身，無法携帶，抵港時，身無長物，時台灣因吳石通匪案件，驚心動魄，軍人入台，必經詳查，始准入境，費日稽時，諸多手續，乃憤然自思，「格老子，雖無金錢，尚存智慧，知識者，財產之一也，既會著書，復可賣文，今以謀國之能，而用於個人生計，是割鷄使用牛刀也」。具有信心。且人貴自立，不必依賴何人，遂決心不往。

當時初臨生地，如夷齊之入首陽，蕨薇既少，夷齊眾多，幾同大海孤舟，飄搖風雨，舊屬郝旅長，迎余下榻其寓，夜觀天象，知反攻有待，採范大夫「人棄我取」之法，經營商業，乃化名姓「尙」，名「海老」，又字「外江」，時香港股票十餘種耳，時買時賣，恒生銀行，頗爲幫忙，億中不差，屢有收穫，數年之間，又復高車駟馬矣。第三首云：

人畜同歡慶壽辰，狗兵猴將樂天眞，
高樓照眼千燈夜，小院栽花萬象春，
吩咐迎賓紛備主，牽衣搖尾各稱臣，
何須撫髀傷今昔，依樣貔貅號令新。

晨起，往西區別業，召集狗猴訓話，教以防賊之方，迎賓之禮，一一恭聽。點頭會意，訓畢，舉手一揮，搖尾而散。三猴工作，畧加調整，大猴負責瞭望，牆之東北，豎一高桿，桿端設有坐位，猴則居高臨下，詳察四方，發現敵情，則呼諸犬戒備，中猴夜間看更，小猴負責電話，一聞鈴響，則吱吱大叫，號令嚴肅，恍若軍營。

諸犬籍貫不同，性質各異，大犬「黃耳」，母爲英國貴婦，「日貴婦狗」，父爲日本浪人，「日本種，流浪街頭，無人收養者」，其血統具有兩種性格，紳士而兼流氓也，食必牛扒，寢則榻榻米，在狗學校，學得英日語言，勇敢善戰，有武士道之遺風。

二犬「長腿」，籍貫澳門，門閥世系不詳，善走能跳，六尺高牆，人之頭頂，均可飛身而過，雖不咬人，頗能嚇賊。

三犬「來富」，籍貫百德新街，性溫和，生活高貴，喜吃石斑魚牛乳麵包西洋菜，見富人則搖尾，見窮人則猙獰。

四犬「花臉」，籍貫香港「灣仔」，父爲大排檔看更，母在酒家守夜，飲食隨便，對鷄頭鴨腳，牛腩豬骨，甘之如飴，按共黨名詞，階級劃分，是爲貧雇工，無產階級，喜打刼，見他犬盆中有肉，一口奪之，飛奔而逃，被搶者不甘損失，呼叫後追，黃耳對花臉打刼，似有同情，見到追捕，輒以身護之，嗚聲作狗語，意言「從輕處罰，感化了事」也。

五犬「黑頭」，籍貫中國大陸，性鹹濕，喜非禮，工戀愛，善游水，飲食簡單，對白糖生油，興趣最深，日前在銅鑼灣狗花園中散步，有女士牽一名種雌犬，黑頭見之，唾涎吐舌，察其意，色授魂與矣，牽而避之，強不肯走，偶一鬆手，脫練而去，直奔女犬，遽施強暴，余大驚，迨至追及，已成燕好，兩尾相交，牢不可脫，女士大怒曰：「吾犬爲外國名種，焉能與土狗交配」？言時聲色俱厲，余見事態嚴重，婉言賠罪曰：「事起倉卒，並非有心，尙請原諒」，女士曰：「非不諒也，品種懸殊，何能交配」？余曰：「今日世界，已無貴族平民之分，日本王妃，英國公主，均是貴賤爲婚，人尙如此，何論狗乎？」女士聞言，轉怒爲笑，因見言之有理，態度謙和，而有禮貌。請教姓名，余曰「董某」，女士曰，原來是詩人，失敬失敬，余表示抱歉，鞠躬而別。歸後，重打三十，禁閉一天，漢法，強姦者去「勢」，黑頭習性不改，將施閹割矣。

生辰之夕，席開三桌，作品字形，主人上席，下爲二低桌，諸犬環坐，每犬面對一盆，大小三猴，同坐一隅，採西人聖誕大餐之例，每狗牛扒兩塊，鷄腿一隻，外加猪肝白飯，大猴賞賜白蘭地一杯，金山蘋果，台灣香蕉，葡萄牛乳，花生白飯，猴素食，與狗不同，亦如人之宗教有別，葷素自異也，一聲「開動」，狗猴各自就食，佳賓賢主，歡聚一堂，席終，諸犬道謝，以頭就余撫拍者，即道謝之意也，猴則舉手耳旁作軍禮，一聲「解散」，各回崗位。余則酒酣飯飽，即席賦詩，俄頃之間，四律書就，私人瑣事，本不足登大雅之堂，惟詩貴寫實，錄之以博一笑耳。第四首云：

舊頤如山一掃空，賊旗坐看漫天紅，
神州萬姓難存活，寶島三軍待反攻，
薄海華僑愁域外，西湖歌舞唱江東，
苟安廿載無征討，闖獻於今變世雄。

台灣所云：「政治修明」，「生活安定」，「貿易發展」，皆是小事，而不足言道者，眞正大事有關生死存亡者，乃是反攻大陸，恢復中華民國正統，消滅僞國號，維護傳統文化，拯救國民於水火也。

拍案高吟，猴犬大驚，疑有賊至，一齊奔來，余揮手命退，夜深三點矣。

大獨裁者秘史

華行本出版

世界上有許多大獨裁者，雖姓名不同，

室，電話：五一四五六四二七

汪朝秘艷錄

子家著



全書十五巨冊

售四十元四角

子家先生著「汪朝秘艷錄」，是以汪精衛時代的奇聞異事為經；以神出鬼沒的間諜行徑為緯，所有事蹟，均未嘗為人道及，極有價值，故出版以來，深受讀者歡迎。現全書十五巨冊，均已出齊，誠為一代巨著，作為野史看，作為小說讀，都是甚有價值的。經售處：(一)香港禮頓道廿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illegible]

從未公開過的秘密

斜陽千丈

俊人創作小說

業已出版

每冊五元

俊人最新創作小說「斜陽千丈」，是一個動人肺腑的倫理故事，題材嶄新，不落窠臼。俊人先生更能運用其巧妙的筆法，將故事中的人，描寫得栩栩如生，配合了迴腸盪氣的情節，成為一部動人的長篇小說。單行本業已出版，塑膠封面，印刷精美，零售每冊五元。 經售處：(一)香港禮頓道廿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二)中環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廈五〇一室，港九各書店均有代售。

萬人 雜誌 週刊

（總第三一九期 新22期）



人民：「這邊是潮流，那邊是反潮流！」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一九(新22)期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一九(新22)期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 一九七三年 十二月六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中共又在醞釀政治鬥爭

今日中共政權，從那一方面看都不是「形勢大好」，相反地卻是形勢大壞，其壞的程度有如上次「文革」運動爆發前夕，上層派系之間以及「中央」和地方之間，無不呈現一種暴風雨卽將到來的預兆。周恩來在中共「十大」上所作的政治報告中稱：「最近，我們還要舉行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周作報告時，是八月二十四日，本文執筆時爲十二月一日，爲時已是三個多月，卽或這篇評論與讀者見面時，中共的「四屆人大」又和黨的「十大」一樣「爆冷門」已經開鑼，但那也不能算是「最近」了。這是毛江有意整蠱老周呢？抑或是周恩來自己攞了烏龍？總之，不管是什麼原因，都可估計得到：那是中共內部又發生了新問題，並且這個新問題又是一個極爲嚴重的而又難於解決的問題。

最近，有突出的跡象顯示出：以江青爲首的左派正在全面進攻，企圖進一步攫取大權。由於「文革」前夕的「政治氣候」隱約重現，可以看得到：中共政局隨時會有突變。江派全面出擊，可由最近一個時期中共的報刊和地方電台的廣播中反映出來。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一來可能是在「四屆人大」召開前的人事上的競相角逐，得不到「調和」；二來可能是以江青爲首的左派，經過「十大」旣控制了中共中央，進而復企圖通過「四屆人大」把持政府方面的重要部門。相信就因爲如此，激起了元老派、官僚派和地方掌權軍人的不滿，進而進行抵抗所致。

本來，中共「十大」已經召開，似乎是各項問題已經獲致解決，接着「四屆人大」該按照預定的於當時的「最近」召開，然「四屆人大」卻一直開不成，這就說明：中共的「十大」和「九大」一樣，是一次拼湊的會議，許多矛盾依然是懸而未決。而最近中共左派又發動攻勢，更顯示出中共內部上層的矛盾日益加劇，若近期不能解決，那就必然會爆發一場更爲慘烈的政治鬥爭。

中共左派的攻勢，一方面表現在所謂「意識形態領域裏的鬥爭」，另一方面則表現在「抓槍桿子」。

前者如批判孔子和大捧秦始皇，後者如通過江青親信馬仔王洪文把持的各級工會組織積極擴大「以產業工人爲主體的城市民兵建設」。

中共在全「國」開展批孔運動，固然主要目的在於妄圖徹底摧毀中國傳統文化，然另方面卻含有現實的政治鬥爭意義，其目標極有可能係指向以周恩來爲首赤色官僚集團，因爲這個在中共黨政系統根深蒂固的集團不打垮，代表「文化大革命新生事物」的江青派就極難得到穩固，甚至有一天會被連根拔起。至於中共大捧「焚書坑儒」的秦始皇，一者「引古證今」說明毛澤東的殘暴不仁，視數億同胞爲牛馬是「英明」、是「偉大」；二者則在於強調「中央集權」。特別是後者，是今日毛澤東小集團極爲頭痛，又極難於解決的問題。這本來是紅衞兵運動出軌，出動槍桿子穩定局面所造成的惡果，而時至今日對毛朝「中央」卻形成了重大壓力和嚴重威脅。中共省級黨委主要頭頭多數是軍人，以致造成了「槍指揮黨」的局面。相信林彪事件發生後，毛澤東就準備調動他們，然又怕激起巨變，所以一拖再拖遲遲沒有解決。影響中共「中央集權」的赤色軍閥，北有瀋陽的陳錫聯，南有廣州的丁盛，華東有許世友、楊得志，華中和西北有曾思玉和賽福鼎，雖然這些人中有的已開始投靠江青，但可以肯定在未來必有人被整肅。

看來，中共的「四屆人大」必在颳過一場有形或無形的政治風暴後才能召開。如果毛澤東健康短期不發生問題，「四屆人大」後江派人馬必又在「政府」部門擔任要職。如「國防部長」一職可能是由李德生出任，其遺缺共軍「總政治部主任」又有可能由紀登奎接充。江青大概是由她的山東同鄉康生那裏得到了一些「寶貴經驗」，懂得了要掌握政權必先控制特務大權。

中共本來就是恐怖統治，未來江青上台必比前更爲恐怖。



新聞以外

蘇聯神秘人物路易士
突然下落不明耐人尋味

自由客 客串

表面上路易士是新聞記者，但他過的卻是富豪般的生活。他曾到過台北與蔣經國詳談，也到過世界許多地方。西方國家的記者許多內幕消息，都由他供給，最重要一則是赫魯曉夫下台。可是在蘇聯與西方國家交好之後，路易士卻下落不明，不知去向，究竟是甚麼原因，實耐人尋味。

神秘的傳奇人物

蘇聯正在與西方國家加強「友好交往」之際，西方報紙佬近來不斷提出一個疑問：怎麼不見維克多·路易士出來活動，他究竟到那裏去了？

談起這個路易士，眞是誰個不知，那個不曉。三年前他曾經「秘密」訪問台灣，與蔣經國有過一席長談。近十餘年來，他以「記者」身份與各國的行家交往——雖然從沒有人懷疑他的眞正身份是蘇聯秘密警察特務——並且曾一再以克里姆林宮的「內幕消息」供給西方行家。

照理說，現正蘇聯正在力圖與西方修好的時候，他正是最用得着的人，並且可以大顯身手。但事實恰好相反，近一年來蘇聯與西方的和睦關係日有增進之際，他卻忽然不見了。許多蘇聯問題觀察家認爲，路易士之銷聲匿跡，標誌着蘇聯外交活動的一個新時代之到來，克宮當局已不再需要利用他與西方記者的友誼來轉彎抹角傳達訊息，而採用更直截了當的接觸。

果眞如此的話，莫斯科無疑將喪失一個最多姿多采的傳奇人物。在國際新聞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像路易士這樣從未寫過一篇稿而成爲名記者的，也從沒有一個報紙佬享有像他一樣的盛名。

跟西方記者打交道

曾經有過一連十五年的時間(從一九五六至一九七一)，凡是懂得分析國際新聞的人都知道，西方記者從莫斯科發出的新聞中，若提到「消息靈通人士聲稱」，意思就是這段消息是由路易士透露的。但現在，有愈來愈多的「消息靈通人士」在探聽路易士的下落。

在那十五年間，凡是派駐莫斯科的西方各大報或通訊社的記者，走馬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拜訪路易士，與路易士的交誼深淺，將可決定這位西方記者在今後數年內受其老闆的重視程度。當時路易士所負的主要任務就是和這些西方記者打交道，彼此各爲自己的主子互相利用。現任倫敦「泰晤士報」駐中國大陸記者彭納維亞，當年駐蘇聯時，就是路易士在莫斯科郊區別墅中的常客。現任「紐約時報」副社長列斯頓十年前訪問莫斯科時，也曾被邀在路易士別墅的私家游泳池歡渡週末。

路易士在「全盛時期」，除了在莫斯科郊區擁有一座附設私家泳池的別墅，還在列寧格勒有一層兩廳四房的華麗住所，這些設備全是用來招待西方記者的。即使是收入最豐的美國或日本記者，也不可能享有這種奢華生活，而身爲共產黨員的蘇聯「記者」路易士卻有這般排場，其經濟來源不免使人懷疑。

誰在背後替他撐腰？

西方各國駐蘇記者之對他如蟻附羶，當然不是爲了享受泳池旁的派對或別墅裏的伏特加酒會，而是因爲經常可以從他身上得到一些克里姆林宮的內幕消息。於是也引起了西方政界人士和情報人員對他的注意，他們首先要知道的是爲什麼在蘇聯只有他一個人可以肆無忌憚談論克宮內幕，究竟是誰在背後替他撐腰？

這問題很快就找到答案。從他的個人歷史中可以看到，他曾長期追隨蘇聯秘密警察頭子尤里·安特魯普夫，而這個安特魯普夫正就是布里茲尼夫的第一號馬仔。

於是在英美等國就有人專門從路易士提供的內幕消息中去研究其透露之動機與目的。在西方國家早有所謂「蘇聯問題專家」、「中共問題專家」，以及更專門的如「克宮問題專家」、「林彪問題專家」等等，近年來又多了一種「路易士問題專家」，其中最著名的是英國「每日電訊報」專欄作家布卡(Geoffrey Bocca)，他用了差不多十年時間專門研究路易士的身世背景及其一言一行。布卡每次到莫斯科，例必拜訪路易士，而路易士每次到倫敦，也必受布卡招待。

妻子是英籍金髮美人

據布卡說，路易士富於幽默感而且異常機警伶俐，他的性格中有投機家的氣質，善觀風色而討人喜歡。路易士曾遍訪世界各地，拜會西方各國領袖，和他形影不離的是他的英籍妻子珍妮花，一位身材玲瓏浮凸的金髮美人。

在路易士的「記者生涯」中，有過許多不可思議的表現。一九六四年十月初，他透露赫魯曉夫即

將垮台，兩星期後老赫果然「辭職」。在老赫「退休」後，受到蘇聯當局軟禁，但路易士卻能安排美國國家廣播公司的電視記者和美國「行列」雜誌記者採訪赫魯曉夫的退休生活。

最使人震驚的是他在一九六七年做的一件事，幾乎引起西方出版界的大混亂。

當年斯大林的女兒史維拉娜投奔自由，準備在英國出版她的回憶錄之際，路易士忽然向英法和西德出版商提供一批據他說是「史維拉娜回憶錄原稿」的文件，還附有史維拉娜童年時和她的父親及臭名昭彰的秘密警察頭子貝利亞合攝的照片，而「原稿」與即將在英國出版的史維拉娜回憶錄的內容完全不同。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史維拉娜之投奔自由，使克里姆林宮大感惶恐，因此力圖醜化史維拉娜，而路易士就奉令負起了這項任務，由於他的「原稿」之搶先發表，使英國出版商及西歐各國的預約書商幾乎皆血本無歸。

真實身份無法掩飾

經此一役，路易士的眞實身份再也無法掩飾。也就是從這時起，英美等國有了專門研究分析路易士言行的「路易士問題專家」。

大家都想知道的問題是爲什麼路易士能在那個冷酷嚴峻的社會中任所欲爲，得享大資產階級的生活？唯有瞭解這個問題之後，方能答覆現今的另一個問題：爲什麼路易士近一年來忽然銷聲匿跡？

首先須從路易士本人說起。他原名維泰里・路易，現年四十五歲，身材修長，一表斯文，戴着厚厚的近視眼鏡，閃閃生光的瑞士金錶，身穿倫敦名師手裁的西裝，不斷抽吸美國香烟。

許多年來他堅稱自己是個普通記者，在跟西方報界名流交談時，總是以漫不經心的輕鬆態度說：「爲什麼你們總說我是蘇聯特務，這使我痛心。」

但在「原稿」事件發生後，隨着揭發他在世界各地旅行時所持的皆是外交護照，他已無法再否認自己爲秘密警察工作。

路易士用以掩飾自己身份的表面職業是「倫敦晚報」特約記者。這家報紙在全倫敦十一家報紙之中，若論國際新聞的質素，毫無疑問是位居第十一名。他的月薪是二百英鎊，還不夠維持他在莫斯科郊區別墅中的藝術品收藏室。他的嗜好是收集抽象畫、現代雕塑及稀有貝殼。他所搜集的貝殼估值在五萬英鎊以上，他的別墅裏有一間貝殼圖書室，據布卡說，路易士是全世界收藏這類書籍最多的人。

獄中的鬼頭仔

他於一九四七年畢業於莫斯科大學英國文學系，隨即派到紐西蘭的蘇聯大使館做文員，一年後調駐巴西，一九四八年底，在他的生活中出現了一個轉捩點。

一九四八年底他從巴西奉調回國，在莫斯科機場一下飛機就被逮捕，罪名是「黑市買賣」。在斯大林統治的後期，凡與西方人方進行未經官方批准的接觸者，通常總是被控以這種罪名。

此後八年，他在監禁政治犯的卡拉甘達集中營做苦工，他爲求早日獲釋而做了秘密警察的線人，專向獄吏打小報告，檢舉獄中難友的反共言行。因此當他在一九五六年提前出獄後，立即參加了秘密警察工作，由於他的儀表和學識，使他獲得當局委以重任，專門結交在莫斯科的西方記者。

首先報導老赫下台

從此，他和西方人士的接觸成爲官方批准的合法行爲，當時他仍是以記者身份與西方同業交往。「倫敦晚報」總編輯高爾德曾說：「路易士從不寫稿，他只是偶而打個長途電話來，供給內幕消息，一經本報刊登，立即成爲全世界報紙的頭條新聞。」高爾德說這話時，正是路易士首先報導赫魯曉夫下台在即的消息，並於兩星期後獲得證實。

在整個六十年代，路易士足跡遍全球，到過當時與蘇聯敵對的西德和以色列，也到過尙處於「反共抗俄」階段的台灣，他被大家稱爲「克宮的非正式巡廻大使」。

但是他所擔任的角色，隨着時代的變遷而褪色。主要原因是蘇聯秘密警察本身起了變化，他們不再是專做綁架謀殺勾當的「老式特務」，而開始採取中共統戰式的「結交活動」。

作用隨時代而消失

爲了加強與西方新聞界結交，在秘密警察主持下成立了「諾伏特尼通訊社」（這個俄文字的意思是新聞特稿通訊社），辦公處設在莫斯科外僑聚居的普希金廣場附近一幢玻璃外殼的新型大厦內，有成羣穿迷你裙的女秘書接待外國記者，還有專人關注西方各國駐蘇記者的飲食起居，並安排定期的記者招待會。

這種轉變，使路易士的作用頓然消失了。他在莫斯科郊區的豪華別墅現在成爲一名政治局委員的私邸，沒有人知道路易士究竟搬去什麼地方。他的失踪與他當年之崛起同樣富於戲劇性。

蘇聯公民是不准在外國銀行開戶口的，但他的英籍妻子珍妮花在瑞士銀行裏有一筆存款。這位機警伶俐的投機家是否會投奔西方，正是無數「路易士問題專家」在轉行前所留意的最後一個問題。

美蘇和解前功盡棄

布里茲尼夫正面臨着一項痛苦的徬徨與抉擇。近年來他所致力於建立的美蘇關係和解氣氛，已因中東戰事的升級和美蘇對峙的加劇而瀕臨前功盡棄之境。

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已就這一點作了明確扼要的說明：「美蘇之間的任何一方在中東或任何地區採取的不負責的行動，將使和解關係無法長存。」他又指出布里茲尼夫曾經說過的要爲「國際秩序而努力」之諾言，若與目前蘇聯在中東所採取的挑釁政策相對照，則不能不使人對蘇聯的和解誠意產生懷疑。不論從布里茲尼夫的個人利益看，或從蘇聯的國家利益看，美蘇和解皆對他們有好處。目前蘇聯領導人心目中的第一號大敵是中共而不是美國，中共對蘇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之挑戰，已變成克里姆林宮的心腹大患，中共爲了對抗蘇聯而不惜對美修好，蘇聯也爲了對付這個強勁的挑戰者而必須與美國和解。美蘇和解對於蘇聯的好處數之不盡。

認識中國

「中國週研討會」的再研討

柳以青

在學聯會「中國週」中，舉行一次中國週研討會，十一月十六日所出版的「學苑」，已經將那次在研討會中主講者的內容發表了，其中包括陳毓祥（港大學生會會長）、梁宗添（浸會學院講師）、沈宣仁（中大講師）、李怡（七十年代負責人）等。

雖然，陳毓祥的講話中稱：「今天我走上台上來，看見整個陸祐堂都坐滿了人，心裏除了感到喜出望外……」但是，能夠把這次的研討會的主講者的內容刊登出來，爲我未能參與那次研討會者，也感到喜出望外。因此，我也就有機會，對於這些講者的意見，加以研討。使到眞正關心目前和將來中國發展的人士們，更能有所思索，產生集思廣益的效果。

首先，我想先從李怡（七十年代負責人）的演講內容加以研討。

外人點火，國人乘熱？

李怡先生的開場白並不好，不好的程度使我這身爲中國人的人感到羞辱。同時，講的也不是事實。這恐怕是李怡先生只摸到了一些現象，就以之爲本質的來肯定了。或許是他不敢把他心目中所要想的話，立刻表達出來，免得使到前來參加這次研討會的人士們，感到太過「政治情緒」。他一開頭就說：

「大家不會忘記自從七一年四月的美乒乓隊訪華，七月基辛格秘密訪京以後，各方面對中國的反應。美國長期以來對中國採取敵視、圍堵的政策，反映到她的傳播媒介中去。而近來美國政策的改變，她的傳播媒介本身亦隨而改變，反過來更促進了這種改變的浪潮，中國也眞的熱了起來。及後中國恢復聯合國的地位，一輪的大使館搬家潮，從台北到北京，通過美國傳播媒介的鼓吹，中國熱就更如烈火乾柴了。」

把中國人的「中國熱」，說成是美國人的帶領、鼓吹而變成浪潮，起碼會使人感到：原來目前的所謂「中國熱」，是在外國人的主催之下而產生的。因此，就因了外國「大使館的搬家潮，從台北到北京」，李怡先生也就希望所有的中國人，追隨外國人的「芳表」，也應做「一輪搬家」的安排，「從台北到北京」。這恐怕就是李怡先生所指的「認同」吧！不過，李怡先生並沒有把「認同」這兩個字公開的講出來。

問題是在這裏，李怡先生因外國人的態度、觀點與方法，從「台北到北京」的「搬家」，來鼓勵與會者也來一次「搬家」的「關係調整」。這究竟是一種什麼心理狀態，我就感到頗爲困惑。困惑在讀到李怡先生下面的一段話時，不知道他該如何從「矛盾」中「統一」。他說：「熱在心裏的中國人，我們不必問他爲什麼要認識中國，因爲在他們來說，這是十分自然的事——不爲什麼，就只因爲我是中國人。中國發生了變化，就不能不去主動地了解，如果中國發生了好事，當然會感到高興，要是相反的事發生，他們也不能不憂慮。很多人認識中國只是爲了一片赤誠的熱望，無論中國有多少缺點，它都是我們的中國，無論中國有多少進步，我們都不能滿足，因爲我們不是外國人，而是中國人。」

事實上，自從國民政府播遷台灣，中共佔據大陸之後的二十四年來，姑無論國際上起了什麼變化，海外的中國人，特別是生活在香港的中國人，並沒有一日一時，不在注視着中國現況的變化，同時，二十四年，在香港的出版界，無論通過報章和雜誌，無論它們的立場如何，都是在不停地報導着、批判着台灣與大陸的一切。沒有一個時候冷卻下來。怎麼，李怡先生一定要借助了外國人的態度，來衡量「中國熱」在中國人身上的程度高低？接着，似乎又「矛盾」地提出了「中國人認識中國是十分自然的事」？我在懷疑着：過去二十四年來，李怡先生是否注意到香港的中國人——無論左、右、中立場的人，對「認識中國」的努力！

如果否定了二十四年來，香港的報章、雜誌以及人士們對「認識中國」各方面的努力——無論是肯定的、否定的、大罵小捧的、小罵大捧的、忽捧忽罵的、先罵後捧的、先捧後罵的，陳列事實的，強調理論的，虛僞宣傳的等等，而照李怡先生開頭的一段話中所談的，由於外國人的「熱」，而後才叫做「認識中國」的話，顯然是違背二十四年來的事實。然而，李怡先生似乎卻有這個意思，這意思他是透過一個比喻來表達的。他說：「我想舉一個例子說明一下：比方一間小屋，關起窗來過冬，裏面熱外面冷，後來外面的氣溫升了起來，過冬的人也會打開窗戶，因爲那時內外的情況都差不多。我看很多中國人，老早在心裏就熱了起來，他們之所以不開窗，只是因爲外面太冷。」

在這比喻整個的理念上，還是強調了「外面熱」，這當然是不無問題的。不過，從他的用詞中，我們不妨用另一個意念來討論一下。「過冬」這兩個字用得好。這冬當然是指嚴冬。冬天過後，一定該是春天，這方面我是有極大的信心的。

問題是這春天的到來是早春呢？抑或是遲春？對春天到來的遲早，我與李怡先生的想法不同，李先生以爲現在已經是「早春時節」，我卻以爲是還未到來的「遲春」。這一想法的不同，可能其中的一個原因是：李先生是「七十年代」的負責人，他想在「七十年代」中見到春天，但我卻覺得「春天」的到來該是在「七十年代」以後的時代。原因是，在李先生演詞的同版上，由星華君

所寫的「未被允許的發言」文章中，所指出的理由，他說：

「朋友們，你們正在從認同中國的階段，進入到深入認識的階段！你們認同大陸中國，但大陸中國未有一條堅定明確的道路讓你們認同，你們必須在未能分勝負的兩條路線中，作再一次的選擇。你們還須學習、鑑別，搞清楚：毛澤東一小部份人堅持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是什麼？它的切實可行性怎樣？劉少奇的所謂資本主義路線是什麼，爲什麼它在中共高層幹部中有廣大的市場？你們必須明白彭德懷爲什麼倒台？文革爲什麼發動？林彪的什麼陰謀被粉碎？它會如何表現？它爲什麼能推行？你們應該確定：劉少奇、彭德懷等千萬曾爲民族前途而奮鬪了終生的共產黨員，是否應被判爲社會主義中國的敵人？在這些探討中，你們將清楚今天的大陸中國所走的道路，她所面臨的問題。你們應主持眞理，伸張正義，講應講的話，盡應盡的責任。」

李怡先生在這方面也不了解，也無法答覆，因此，他就說：「我自己常常亦有一些不理解的地方，當然，我不能在這裏舉出很多的疑問，更沒有可能全部解答了這些疑問」。

只有問題，沒有答案

然而，李怡先生卻提出了看問題的方法。提出了「不能孤立地看問題」和「認識中國政權的本質」，最後，卻鼓勵着「認識中國只是起點，同時要有所行動、要投入」。恐怕李怡先生的演講，最主要的部份就是在這裏了。我們不妨分節的研討一下。

在「不能將事物孤立地看問題」中，李先生主要的提出了四種聯繫來看，一是歷史背景；二是思想意識；三是經濟發展；四是國際形勢。

李先生對歷史背景上的解釋是：「說中國的現在，她有她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國的一些缺點、落後現象，亦有她自己的歷史背景。」這幾句話說得太籠統，好像是在談着一個民族和國家僅一、兩百年的歷史背景。如果我們的中國歷史背景眞的僅一、兩百年的話，中共就不會在今天，已經在大陸掌握政權二十四年後，還在努力地鼓吹着「認識中國」運動呢？

在思想意識上，李先生說：「就以人的精神面貌來說，就不見得每個人都已經有了共產主義的世界觀。歷史上的中國是怎樣的呢？魯迅的小說人物孔乙己和阿Q，已把這種現在看來是畸形的封建社會意識表現得很清楚。這一類的思想便不可能因社會的改革全部棄掉。中國現在不是仍有人提倡尊（尊？）儒誦經嗎？這些都是精神上的遺跡。」

問題是：魯迅小說的人物是否就可以完全的代表了「封建社會社會意識」呢？在我來看，那只是「畸形」的代表而已。其次是：何以到現在「仍有人提倡尊儒誦經」呢？這恐怕不能只解釋成「精神的遺跡」吧！至於「每個人都已經有了共產主義的世界觀」與否，是否「共產主義」的「教條」又會成爲「畸形的封建社會意識的表現」呢？這些，李先生並沒有給予充分的深入分析。

在經濟發展上，李怡先生似乎表達得比較輕鬆，他說：「至於在經濟上，城市面貌上的遺跡則更明顯了。」接着就加上了一個引伸：「如果將現在孤立來看中國的缺點和優點，都不會是全面的看法，我們只能看一個大體上的趨向，是在前進，還是後退當中。」

中共很多次在宣傳經濟發展，而且也招待參觀和訪問的人們，去看他們經濟發展的成果。同時，也希望人們把現在與以前來做比較的來看經濟發展。從事這一種比較宣傳策畧的人士們，本身並不自覺地陷於了「孤陋寡聞」和「自以爲是」的漩渦中。

我們可以客觀的來說，在亞洲每個地區，如果是沒有戰爭的話，在經濟發展的前後比較上，可以說是沒有一個地區，不是經濟發展上大有成果的。我們住在香港，我們似乎忘記了香港這二十四年來的經濟發展與進步，那麼的驚人。這方面深望關心經濟發展進步的人士們仔細的切身體察比較一下。

反而，我卻注意的是：經濟的發展與進步的速率大小，固然可以從多次原因上去分析，但是，政治上的不同制度，更是一個很大的決定性因素的，相信眞正從事對經濟發展速率研究的人士們，總是不會否認的一個事實。那麼，我們反觀大陸上一定強調了前後比較的經濟發展速率上，或許更顯得所講「社會主義的制度」對經濟發展的速率上卻是一個阻擋呢！這點，中共當局負責以經濟發展爲宣傳的決策人士們想一想，不要弄巧反拙了。

李先生似乎強調了一點是「二十多年來，外國勢力基本上是趕掉了」而隱約間標榜了「自力更生」，可是，連李先生也在懷疑着，自從尼克遜打開大陸之大門後，「但從前在中國有巨大利益的集團，今後仍不會甘心」。關於「自力更生」的好壞，我有我的看法，這裏不贅。

在國際形勢上，李先生說：「中國並不是孤立的，她是與歐美其他各國不斷地發生着關係，因此看中國的問題亦要從國際的形勢中看。」但是，我特別指出一點的是：以共產主義爲本質的政策，恐怕是一定會出問題的。

李先生突如其來的提出了「認識中國先要認識中國政權的本質」，這一提示很重要。首先是海外海內的中國人們，是不是同意中共這一以共產主義爲本的政權？恐怕是最需要先來研討的。在這方面，李先生特別提出了「強大」與「民主」是否矛盾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他用「強大」來與「民主」並論。難道說「弱小」就不可以有民主？此其一；這「強大」是指的什麼？是掌權者的「強大」？還是「組織」的「強大」，抑或是每一個中國人的人權「強大」？在大陸是否眞如李先生所說的是「人民做主」？而「人民」的概念中，又是指的是那些「人」？這些，恐怕都是問題，而且是極大的問題。李先生沒有給予分析。

在這種情況下，李先生雖然說：「我們不要停留在觀察階段，請問是否在香港北望，或去國內旅行，學習近代史等等就是認識中國呢？這只能作爲起點，我們要有所行動要投入。」如何行動，如何投入呢？如果在以上所發現着多的疑難和問題還沒有解答以前，難到要盲從嗎？是否「七十年代」該是一個盲從的年代?!

世界又處於春秋時代

岳騫

目前世界局勢，實在亂到極點，過去雖然經過兩次大戰，但比起今日，要單純的多。兩次大戰期間，除去少數中立國之外，整個世界大體是分爲兩大陣營，壁壘鮮明，不論在戰爭期間或開戰之前，兩大陣營步調也大體一致。只有目前的時局，實在無法分出敵友，昨日之敵今日會變爲朋友，明日可能又變回敵人，眞使人目眩五色，愈是對目前時局有了解的人，愈感到無所適從。

就整個世界亂局而言，只有中國春秋時代差可比擬。今日的聯合國，正是東遷以後的周室，有共主之名，但無絲毫實力，即使有所作爲，也是紙上談兵，無濟於事。東周與聯合國相同之點在於名雖高而實力毫無，要發揮作用就要靠有力國家支持，周室東遷之後，王室最初靠齊桓公支持，以後則靠晉國，自晉文公至晉悼公，凡歷五世爲盟主，翼衛王室。今日之美國，宛如春秋之齊，美國爲韓戰糾合十七國之師與共產集團對抗，也如同齊桓公召陵伐楚，盡起十七路諸侯。韓戰之虎頭蛇尾，亦如齊桓公渙汗大號伐楚，但管仲怯於一戰，僅責以苞茅之不貢，未能挫折楚人銳氣，在齊兵退去後，漢上諸姬爲楚國蠶食以盡，皆由齊國爲德不卒，養癰貽患，同樣情形美國在韓戰未能將毛幫徹底擊潰，成爲今日大患，與齊桓公召陵之師，同是爲德不卒。

齊國自桓公死後，諸公子爭立，國勢削弱，勢難再居盟主地位，夾獎王室，於是晉國代之而興，晉國稱霸時間頗長，終春秋之世，均爲中原盟主，但事實上到了末葉國勢不振，復受制於權臣世家，盟主已成虛名，但自晉文公至晉悼公，五世兩敗楚師，確實保障了中原的安寧。故春秋之世，晉國之貢獻實勝於齊。可惜今天世界上少了一個晉國。

二次大戰後，中國晉身世界強國，復爲亞洲第一大國，如非毛幫內亂，經過二十幾年建設，以今天政府在台灣成就，若同樣犪之於大陸，必然成爲當代一大強國，則以中國人（毛幫除外）之和平正義觀念，挺身爲聯合國支柱，則晉文、晉襄功業，將再見於今日，世界決不會如此之亂，聯合國也不會落到今天的情況。

蘇俄是春秋之楚，幅員既大，又得地利，只能由他侵畧別國，別國無可奈何他，晉國雖然兩敗楚師，都在楚師侵入中原時，若楚人退守本國，雖以齊桓公聲威，合十七路諸侯之師，屯於召陵，但也只能迫其低頭，不敢眞動干戈，管仲當時擔心的是勝了未必便能滅楚，敗了中原將大部淪胥，後果不堪設想。

至於毛幫則是春秋之吳。中原諸國對楚已列爲外夷，摒之四方，吳又在楚之後，更不爲中原各國所重，但自吳興起，楚人有了後患，勢力大減，逐漸不能爲患中原，皆受吳人牽制之故。今日蘇俄自毛幫叛離之後，對外態度日趨溫和，正與楚人當日情形相似。

毛澤東爲人也頗似夫差，好大喜功，剛復自用。江青則是典型的西施。西施入吳導吳王沉溺酒色，親小人遠君子，伍員自殺，宰嚭用事，終使吳國滅亡。江青一手策劃文化大革命，徹底摧毀了中共黨組織，囚劉少奇於先，殺林彪於後，非促使毛澤東王朝滅亡，不會停止。西施據傳是越國女間諜，滅吳爲其基本任務。故後人咏西施詩有：「妾自承恩人抱怨，捧心常覺不分明」之句。江青自不會是我方間諜，但其行事爲人確與西施甚多相似之處。

周恩來則酷似吳國奸相太宰嚭，只知逢君之惡，不肯直言相諫，終於與吳國共亡。

我國目前處境則似越，越國當會稽之敗後，國幾不國，其情況亦與我國政府三十八年退守台灣時相同。但朝野上下勵精圖治，生聚教訓，已轉危爲安，沼吳之期，當不在遠。

日本處境則似鄭國，處於齊楚兩大之間，既無力相抗，又不能兩面交驩，處境已夠狼狽，近兩年來又加入毛幫，日本處「三大」之間，尤其是俄毛之間，要想面面俱倒，實難乎其難。

印度則似春秋之宋，表面看來儼然大國，但既窮且愚，實力毫無，但出了一個宋襄公式的尼赫魯，自封爲第三世界領袖，欲與美蘇鼎立。宋襄公欲爲盟主，居然借楚國之力，尼赫魯要稱雄第三世界，竟以媚毛作爲資本。結果宋襄公爲楚兵所敗，已身爲虜，氣憤而死。尼赫魯則爲毛幫所擊敗，鬱鬱而亡，結局亦復相似。

以上所舉各國皆與亞洲事務有關，因爲今天世界前途，繫於亞洲，至西歐之英法，則如春秋之秦，雖是大國，但中原各國皆以外夷視之，秦之國君也很少過問中原事務，所以在春秋時代，並未扮演重要角色。

由於今日的世界太似春秋時代，對目前世界所發生的困難，皆由於沒有一個強有力的聯合國，更缺乏可以安定世界的大國。美國勢猶如孝公以後之齊，自固已不足，更無實力去扶助王室，與滅繼絕。蘇俄今日處境也似昭王以後之楚，國力衰敝，不能自振，加之目前當政人物如布列日涅夫、柯西金之流，智能平庸，對國際事務不能洞燭機先，遇事又無當機立斷的勇氣，一味從細微末節着手，所作者皆是不必要之事。試舉一眼前事例，蘇俄欲包圍毛幫，就非拉攏日本不可，外交方面要拉攏日本，經濟方面又希望得到日本支持開發秋明油田。既然如此，爲什麼硬要佔住北海道外四個小島羣不放，不肯交還日本。外界均認爲日俄之間領土爭執是四小島，不知實際爭端只是兩個小島羣。蘇俄預備交還齒舞、色丹兩小島羣，日本則希望一併收回國後、擇捉，蘇俄不肯放手，因此形成僵局。蘇俄爲什麼一定要霸住國後、擇捉兩小島羣，局外人看來實在不明所以，以此兩小島爲軍事基地，不能派用場，爲了保衞千島羣島及庫頁島，姑不說日本也不可能在此兩島建築軍事基地，事實上今後戰爭基地作用並不太大。唯一可以勉強解釋的是蘇俄企圖以此作爲向日本討價還價資本，但事實上蘇俄不肯交還四小島羣，只有引起日本人的普遍反感。田中動身訪蘇前，日本國會全體一致投票通過要求蘇聯歸還四島的議案，共產黨籍眾議員也投了贊成票，爲日本戰後國會投票的創舉，也爲日共第一次正式表示要求收回北部四島，目前日共與毛共正陷於勢不兩立之境，蘇俄不但要拉攏日本，更要拉攏日共，在田中到莫斯科時，實在應當把國後、擇捉兩小島羣交還，但蘇俄頭計不出此，仍然堅持不肯放手，結果只有逼使日本在兩共之間趨向毛共，事之至愚，寧有甚於此者。

世界亂局到了這次阿拉伯以戰爭，阿拉伯封鎖石油以來，更進一步。此次阿拉伯集團封鎖石油政策，世人受害最大者爲荷蘭，受影響最深者則爲日本。世人對日本向阿拉伯集團屈伏，皆不見諒，筆者以爲不然。區區平生最恨日本人，也從未說過日本一句好話，但此次不能不說公道話，換了我是日本首相，我也是這樣辦！何以，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均應以道義爲基礎，此是中國傳統的道德，但有一點必須說明的，即道義之交是互相的，倘使一方面講道義，另一方面專講利害，則道義之交即無法建立，最後必然是專講道義的一方面吃虧。我國外交一向以道義爲基礎，尤其在戰後絕對信賴美國，結果如何，不必列舉。

再以歐洲的荷蘭爲例，阿拉伯集團指摘荷蘭袒以，斷絕石油供應，荷蘭爲共同市場發起國，地處共市九國的中心，無論從道義與利害觀點言，其他八國均不坐視荷蘭陷於困境而不理，但其他八國包括世界上第一級大國英法在內，竟堅決拒絕分潤荷蘭一滴汽油，以任荷蘭自行打理。荷蘭與共市八國不但有深厚關係，更是契約上的夥伴，其他八國尚且坐視不理，試問日本能源斷絕尚能期望何國予以援手。況且日本原油百分之八十來自中東，一旦阿拉伯國家全部停止供給，日本之慘將甚於上次大戰之挨原子彈，任何人作首相都不能不爲自己國家打算。

再說日本之支持阿拉伯是否有當，此以見仁見智，筆者一直認爲中東問題要徹底解決，必須以軍退回一九六七年六日戰爭以前陣地，阿拉伯國家必須聲明承認以色列在中東生存權利及領土完整，然後雙方互建邦交，共同開發中東。捨此之外，決無他途可循，任何協議皆治標而不治本，是則日本主張以色列退出六日戰爭所佔阿拉伯領土，並非不當，唯一可議者，厥維日本此項聲明不發在阿拉伯禁運石油之前，使世人感到日本並非基於道義，而受迫所致。

至阿拉伯國家禁運石油一事，雖然是出於不得已手段，亦值得原諒。但總使同情阿拉伯國家之人感到惋惜，以阿拉伯各國兵力，即使打以色列不勝，困以色列總有餘，這次以色列在戰爭中之弱點，亦全部顯露，阿拉伯國家若集中全力再與以色列糾纏一個月，以色列必然不支，到時一切條件均容易談。但阿拉伯國家計不出此，無奈以色列何，轉而對付美國，猶有可說，及於日本、荷蘭，甚至以減產石油威脅整個世界，眞是匪夷所思，是不是阿拉伯國希望需油國家出兵打以色列？而且阿拉伯國家此舉，美國受影響並不大，以色列更一言不發，受害者皆是與阿以戰爭不相干國家，這是從何說起。

就阿拉伯本身而言，團結亦不一致，伊拉克、利比亞兩大產油國家即不肯追隨減產政策，是阿拉伯國家之弱點，更全部呈現於世人之前，無怪以色列之有恃無恐了。

今日世界之所以亂，表面看是缺乏安定力量，基本上則是由於人類失去的純潔的理想，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皆以詐欺爲手段，因此形成誰也不能相信誰，三十億人口沒有一個共同的道德軌範，天下安得不亂。

清以前，中國是天朝，周圍小國皆來進貢，小國有些災禍，天朝有義務代爲解決，兩小國之間發生衝突，天朝一定秉公處理，因此，周圍小國之間皆能相安無事，唯一例外的即不屬天朝管轄的日本，縱兵侵掠朝鮮，明廷派兵赴援，血戰七年終於擊退日軍，朝鮮人自認是「再造藩邦」，但中國則一無所得，此之謂聖戰。目前自不會再有天朝局面出現，但中國若能以齊桓、晉文之事，用之於聯合國，相信仍可逐漸使世界導於正軌，但此等事要等到收復大陸之後了。

我的懺悔

至愚

首先請讀者原諒，我寫這篇文章，沒有一絲一毫炫耀自我的意思。實在說來，我也沒有任何值得炫耀之處。來到世界上不久的我，竟背負着仰愧於天，俯怍於人，永遠甩不脫的自疚包袱。從國家的法律來說，我雖然還未被處分，而我實實在在是一個罪犯。受到良心的驅使，我要向政府、向社會供出我的罪行，也許可以使我不安的良心，藉以得到萬分之一的慰藉；尤其重要的，是我希望由於我的這份自白書，能夠喚醒其他陷入歧途的青年朋友，及早覺醒，不要再蹈我的覆轍。雖然我的文字拙劣，力不從心，但我還要拿出最大的勇氣，寫下這篇我的懺悔。

我隨家人逃難到台灣時，僅是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幼稚園生，我對於祖先們居住的中國大陸沒有什麼印象，所以在我腦中有關大陸的影子，都是從父母的口中和書本中得來。雖然只是一個模糊的影子，我仍舊對它產生了不少的感情。

由於我所受的家庭教育非常嚴格，父親相信黎明即起，洒掃庭除，是教育兒童的重要守則，所以我自小便養成吃苦耐勞的習慣。父母自律很嚴，不打牌、不抽烟、不喝酒、不結交三教九流，因此自我長大，從來沒有接觸過不道德的事情，以為世界上的人都是正人君子。我的天資並不十分穎悟，但憑我的孜孜不倦，在求學的時期，一直名列前茅，被列為「品學優兼」的學生。因此，常被同學們錯愛，推選為班長、班代表等職務，我也很熱誠的為同學們服務，常被青年反共救國團列為「優秀幹部」之一。大學結束後，服預官役期間，由於報國心切，曾有意申請志願留營，只因同時獲得了美國大學的獎學金，經過和師長親友們的磋商以後，認為先赴美國進修，報國另俟異日，比較妥當。來美之後，我仍舊孜孜矻矻，經常在學校圖書館看書，由於根基不深，對政治社會認識不足，一經環境誘惑，就迷失方向，終於步入歧途，一失足成千古恨。

我們學校的圖書館，有很多中文書籍，不過，似乎他們蒐集的對象偏向於中共，所以中文部內，除了古籍以外，百分之九十是中共的出版物。以前我在台灣，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書，由於過去所受教育，認為這些是犯禁之物，雖然見獵，卻並不心喜，自己很能控制自己，不去中共產黨的毒。有一天，一個偶然的機會，遇見在圖書館裏做事的某君，那天他很空閑，館裏人也不多，他就與我攀談了起來，他問我，有沒有看過那些書（指中共出版物），我搖頭答否，接着我問他，圖書館裏為什麼不蒐集一些台灣出版的書，他說，只有問台灣自己好了。他接着問我是不是國民黨員，我答是，並反問他：「美國有沒有國民黨的出版物？」他指一指手說：「有一個唯一在美國出版的國民黨刊物，就在那邊五號架子上。」我一聽喜出望外，立刻向他辦了借閱的手續，匆匆回到宿舍，仔細一看，雜誌名字叫「言論」，下面署名是「中國國民黨全面革新同盟會」。當我好奇地翻開來讀的時候，發現它的名字雖也叫做國民黨，其實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毛共應聲蟲，內容是一些從來沒有聽說過的理論，例如我們一向認為，戰後對日本的放棄賠償是基於「以德報怨」的美德，為中、日兩大民族的未來永久友誼而舖路的偉大措施，可是這個「國民黨」卻譏之為不合天理、道德、法律人情的行為，諸如此類的說法，吸引了我，於是在以後的許多天內，讀完了這個「國民黨」所有的出版物，它使我思想上起了很大的波動，把深藏在心中一切對現實的不滿都勾引了起來，我輾轉難眠，心中非常痛苦，於是我主動地寫信給他們的負責人，聯絡約定了日子見了面，談得似乎非常「投機」，以後我還將部份的積餘以無名氏的名義，捐獻了。

這個毛共偽裝的假「國民黨」，用各種方法，極盡煽動青年反政府之能事，釣魚台事件是他們的一個工具，當時各校的中國學生，愛國情緒非常高漲，甚至有人為了保衛領上，就是死都情願，當時的我就是捲在這個漩渦中的一份子。我參加遊行、示威、演劇等一切可能的活動，出錢出力，渾身是勁，在當時我們幾乎瘋狂了，把政府比做以前的滿清政府，把自己比做七十二烈士，不顧一切的幹，這自然就把學業耽誤了，可是當時並沒有覺得有任何可惜之處。

釣運活動到了高潮，我們組成了各種活動的團體，漸漸由保釣的問題擴張到國是的問題，繼而研究到主義的問題。這時由於共同活動的緣故，結識不少新的中國同學，其中就有披着羊皮的狼，他們就是共產黨派來的特務職業學生，他們不打工，對上課做學問都漠不關心，所關心的就是政治和搞組織，我的愛國熱誠變成了跌進虎口的陷阱。

我們辯論過「民主」的問題，辯論過「資本」的問題和「土地」的問題等，我被他們的「好心」幫助，指定閱讀一些書籍，我既對政府抱着反感，讀了那些出版物，就給開了齋，求知的心驅使我，一不做二不休，把從前認為禁物的書儘可能地大量借來閱讀，讀了這些書之後，那個「國民黨」的理論已被我放在一邊，因為我覺得已不是三民主義實行不實行的問題，實在是要不要三民主義的問題了，我越讀那些禁書不知不覺就越中了毒，於是我向左轉，做了共產黨的應聲蟲，我發出了污蔑三民主義的言論，把一文不值的「小紅書」奉

為經典，神聖不可侵犯，那幾個帶領我的「同學」認為很滿意，把我的名字報到了大陸，於是我被「光榮」指定為准「回國學習」，我當時眞是受寵若驚，我把「國民黨革新同盟會」當做敝屣，把國民政府視為無物，對「新中國」五體投地，就懷着這樣的心情，踏上了祖宗居住過的大陸。

「新中國」的去來，使我在思想上起了更大的變化，我本來懷着做一個現代中國人是值得驕傲的心情，回去看一看自己的父母之邦，然後回來之後，照着自己所聽到見到的，更加倍宣傳，預備要講破嘴，跑斷腿來表達自己愛國的熱情；我打算擺脫一些過去為個人打算的「小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想」，一心一意為「人民服務」，當一名「無產階級的小兵」，可是當我親眼一見大陸之後，我所感到的決不是人民畫報上的中國，更不是「人民日報」上的中國，當我回美之後，很長的一段時期，自己和自己開辯論會，我掙扎到最後，沒有法子不使我自己承認，「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已在我心中破產，我自己把自己關在宿舍裏，逐條的把台灣和大陸作了比較，我沒有法子不老老實實的說一句良心話——台灣比大陸好百倍，國民黨比共產黨好百倍。這是我經過沉痛的深思熟慮所下的結論。我也儘量完全避免以小資產階級的思想背景，戴着有色眼鏡來看共產黨，以致冤屈了共產黨，我相信我的衡量是儘量公平合理的，我也儘量避免專就理論和名詞來喊無意義的空泛口號，而是完全就事論事。

共產黨說，國民黨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由於資產階級民主的方式，是資本家、地主壟斷一切，剝削壓迫廣大的人民群眾，不是眞民主，必經過共產主義革命，人民打倒了騎在自己頭上的剝削、壓迫的資本家、地主，才能解放、才有眞民主。舉一個例來說，法律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警察是地主、資本家壓迫人民的工具，因此中國大陸號稱是一個沒有警察的國家，證明人民的頭上已經沒有了壓迫。但據我所了解，中共區雖然已經沒有穿着特別制服配備武器的警察，卻代以不穿特別制服的公安人員，這種公安人員人數之多，難以估計，甚至你的鄰居就是你的公安人員，公安人員對於人民「保護」得無微不至，你的一言一行、一親一友、一茶一飯，他們都得過問，換句話說，沒有一個人能逃過公安人員的監視，這種「特別警察」不是專對社會上的壞人，而是一切百姓，也可以說所有的百姓在共產黨的眼中都是可能的壞人（敵人），或者說根本都是壞人（敵人），即使是被稱為「專政主人」的「無產階級」也是如此。我們都知道，在美國除非你犯了法，否則生活上決無和警察打交道的可能，如某警察無故干涉你私人的生活，他便犯法，要受處分。即使在台灣，也沒有人能指出警察連私生活都干涉的事情，從這一件事來說，就很明白的看出，那裏是眞民主？那裏的人民是被壓迫者了？

共產黨說，為了國家和集體的自由，個人的自由犧牲一點也是有價值的，算不了什麼，毛澤東思想教導大家努力去私，這是一種崇高的道德，在「自私自利的資本主義社會」是不能望其項背的。我曾經被這種理論所迷，一心要捨己為人，可是我後來發現，毛澤東是天下最自私自利的鬼，他要別人拋頭灑血，為他犧牲，以滿足他的自私。例如：劉少奇是「國家主席」，由於「路線上」犯了錯誤，就成了工賊、黑幫，甚至許多與劉少奇有關係的人，都被處以死刑，或其他的刑罰，罪名往往被加以「國民黨的特務」，發動全國的青年人當紅衛兵起來「造反」，毛澤東說「造反有理」。可是「三面紅旗」的政策主張，誰都知道是毛澤東的，而「三面紅旗」，事實證明是錯誤的（共產黨在海外的宣傳公開承認錯誤，在國內則誰也不敢說什麼），為什麼毛澤東就不要負錯誤的責任呢？到底公理何在？說穿了，政策路線之爭是騙鬼的，爭權奪利才是實情。

我去大陸的時期，正是「最親密戰友」的「國家副元首」突然變成「叛徒」的時期，在海外有人談這件事，在大陸還是誰也不敢碰，到底林彪的眞正罪名是什麼呢？似乎是只有毛澤東給江青的信中所暗指的「他們請鍾馗打鬼」的罪名，因此使我發現中國的共產黨是最自私的集團，只知唯利是視，甚至不是什麼主義思想，只是誰有權，誰就能壓迫人民，甚至被奪別人的生命，亦不須要正當的理由（理由多半是事後編出來的），誰有權，明明是錯也是對的，自私自利可以說是到了極點，在資本主義國家裏，找不出這種蠻不講理的例子，要找只有回到幾千年以前去找，這樣是進步呢？還是落伍呢？無疑地是絕對的開倒車。不但找不到資本主義責任內閣的風度，連封建帝王下詔罪己的形式都沒有。

現在再讓我說一點社會上的小事吧：㈠婦女做娼妓一向是共產黨批評為封建和資本主義壓迫、侮辱女性的罪惡，現在大陸雖沒有公開的妓女院，卻有更多的變相的妓女，稱為「女服務同志」。只是專供特權階級共幹享用的。㈡大陸社會上的治安很壞，扒手到處都有，由於大家太窮太苦，只要有偷的機會，恐怕人人都要「偷」一點。㈢大陸上現代化的新建築很少，有也是文革時期以前的那一點。（恐怕還是工賊、黑幫們的功勞呢？）㈣我們看不到大陸的教育機構（包括學校）。㈤貪污隨處可以遇到。㈥工、農業顯示着落後及消沉。這使我想起陳獨秀曾批評過：「所謂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樣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

共產黨自詡是最講究平等的，而專政的無產階級之首為工人，現在大陸上的工人的待遇，在同一工廠內，工人的待遇多的約一百七十幾元人民幣（指特別技工），少的只有四十元，差別如此之多，全世界沒有。同時工人不能發出不平之鳴，這樣，不但沒有革去資本主義的弊病，反而比資本主義之弊病更深更重，如果說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還是奴隸的話，那麼要用什麼名詞來形容那些在共產主義下的工人呢？同時也牽涉到一個根本問題，就是到底誰更民主、更進步？

說到民主的問題，似乎應該是一切問題的癥結了。我們都知道，資本主義下的民主是人們用流血鬥爭，爭了七、八百年才有現在的形態；共產黨攻擊這個民主是欺騙，是不完全的，無產階級始終是多數，也是被奴役、壓迫的，現在假定這樣說的是事實，那麼共產主義的革命是要把這些被奴役的解放出來，

賦予他們眞正的民主，因此革命後的社會是天堂，其無產階級民主的範圍和程度應該絕對比未革命的地區為廣為大。我們且看一看被稱為「僞善」和「欺騙」的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內容罷：㈠非經憲法規定的機關和程序，不得拘捕、審判人民，非經審判確定不能執行，對寃獄政府負責賠償。㈡非經國會通過不能抽稅或增稅。㈢反對政府的人民或黨派有組織、言論、出版的自由權。㈣政府的當政者非經人民投票選舉，無合法的地位，不能行使政權。㈤無參政權者不納稅。㈥人民有罷工的權利。㈦人民有自由信仰、研究、通訊、居住遷移、選擇職業、婚姻的權利。

可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社會，過去的地主、資本家、富農等的遭遇不必提了，而無產階級的工人和貧下中農們，最主要的生命、身體的權利都沒有保障，秘密警察可以隨時拘捕，人民可以隨時不經審判而處死刑，其他甲廠的工人不經共黨同意沒有換到乙廠的權利，甲地的農民非經共黨許可不能轉耕乙地，人民沒有路條不准旅行，不經批准不得遷居，其他如言論、出版更沒有一點自由的影子，眞是「人民沒有說話的自由，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在這種社會裏的人民過的日子，不要說根本比不上「僞善」「欺騙」的資本主義社會，卽使七、八百年前，甚至幾千年前的黑暗時代都比不上，現在大陸同胞們生活的情形，是我親眼看見過的，那些「人民的敵人」、「未解放之區」的人們生活情形也是我親眼看見的，無論如何也不能不使我作一比較，我覺得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的人民生活，絕不能使人相信如宣傳上的唯物論、科學的辯證法下的產物，而這種殘酷的欺騙和僞善決不是什麼民主，什麼民主集中。民主、民主集中在那個地區裏只是一個空洞的名詞，是對資本主義宣傳時的門面話。

關於我們在大陸，不能參觀學校或教育機構，我覺得問題並不簡單，因為學校之不能見人，是在「文革」後才有的現象，所以如此又是因為毛澤東要革教育制度的命，理論是從「官教兵，兵教兵，和兵教官」而來，同時由於實施「下放」「向工農兵學習」的政策，大學內有的部門根本就停辦了。我們知道研究學問必須要有研究的環境，舉例說，如果是機械科，放着農耕機械不研究、不發明、不製造，反而去鄉下胼手胝足與農夫一齊耕地插秧，除草挑糞，對於一個農業機械工程師來說，自然農夫的那一套不是他的所長，農夫在這點上可以做他的老師，問題就在這裏，放着農業機械的大道不走，反而回去學原始時代的耕作法。同時不論你過去是做什麼的，一概都得去學那原始耕作法，這樣是不是在浪費人才？是不是在浪費寶貴的時間？是不是把整個國家向後轉？比如一位在物理學方面有創見的楊振寧先生，放着物理學不研究，反而去跟老農學挑糞，試問楊先生能否從挑糞時，找出對等性定律來？雖然說做學問，不要犯空疏和脫離現實的毛病，但像大陸目前的削足適履的開倒車辦法，是絕對的錯誤。這也許主要的對象是對文科的學者們罷，認為這班人是可怕的，因為有人居然敢說毛澤東是帶汁的諸葛亮，也有人敢公然「海瑞駡皇帝」，所以為了政治的理由，把他們一概處以流刑，每天胼手胝足做苦工，自然就沒有人敢再批評了。這樣是一種自私政治的陰謀或陽謀，是變相的焚書坑儒罷了。我覺得這對整個中國的命運來說，是一個非常不幸的黑暗階段，如費孝通被下放勞改，他竟實在說不出獲得了什麼益處，期期艾艾只能說出他的身體好多了。一位教授捨去一切而用這種方法來鍛鍊身體，未免太糟蹋了吧。

我到大陸回來之後，所要說的實在太多，總之，「新中國」除了核子之外，似乎沒有一樣可以跟人家比的，我相信核子的大樓是建築在沙灘之上。

我不敢自詡為大徹大悟，我只抱着一顆勇於認錯的心，自愧自責，我覺得實在對不起過去愛護培養過我的政府，我現在深深的明白，救中國和解救大陸同胞，決不是一個高調和口號，他實在是我們的一個沒有比這更重要的使命，我雖然自覺沒有資格發言，但是我的良心讓我發出微小的呼聲，希望海內外的中國同胞，不要再三心兩意，應該立刻起來，團結在政府的領導下，集中力量，完成這個使命。我也請求政府，不驕不滿，也不要因為環境的影響而氣餒，精益求精，再接再勵，採取主動地團結大家，領導大家，為反共復國而努力。

周恩來

法國行政改革部部長貝爾佛特（Alain Peyreflote），訪問大陸後，寫了一本書：「覺醒中的中國」，本年七月十四日出版的巴黎競賽（Paris Match）週刊一二六三號，將該書摘錄數節發表。其中有周恩來對時局之偏執的看法謂原子彈乃和平工具；郭沫若對知識分子勞改洗腦之無恥的解答，謂文化起源於大糞與推大糞是最高尙的工作，特為迻譯，以饗讀者。

原子彈是和平工具

至少周恩來有這種感想：「中立的印度，從此投靠蘇聯，以完成對大陸的包圍。在北部邊境，蘇聯陳兵百萬，誰能相信這是為防禦我們進攻西伯利亞？外蒙密佈蘇軍，印度也成了被保護者，北越的蘇聯軍事顧問，更是蜂湧而入。」

周恩來不斷的對我說：「有兩個超級強國，首為美國，次為蘇

中共對於這兩個超級強國之互相勾結，極為敏感。其勾結的原因，還是基於原子武器上。周面帶笑容，引馬拉赫（Etienne Manac'h）的名言說：「愈講裁軍，愈是擴軍」。就周之觀點，在實際上，美蘇兩國只同意限制增加，並非裁軍。

周認為不必限制核子武器的數量，他很相信可借原子彈來弭戰。他說：「有原子彈的國家愈多，戰爭的危險會愈少。原子彈為和平的工具。」

大學教授的兒女不能進大學

年沒有開過一次會，故她兼任兩職，沒有什麼困難。她的雙手細嫩，面目秀麗……我想，好漂亮的傳統，這是舊式官僚制度下典型的閨秀。我詢問她的家庭狀況：她的丈夫也是大學教授，有兩個兒子，一個二十三歲，一個二十二歲。

他們做什麼事情？——工人。他們是實習吧？不是，他們以做工為生。

她似乎在我的注視之下，知道我有一個問題未提出來。故繼續說：「但是，他們都很幸福，他們知道沒有什麼比工人地位還高尙的。也沒有什麼比終身在工廠工作，更能效忠於國家的」。由於這一回答的激動，使我本不敢再行求教的，也固執的說：「你不是為你的國家作很好的服務嗎？你既然有能力做大學教授與「人代會」的代表，這不是較你在工廠的工作，更發揮了你的力量嗎？一個女工不是很難代替你作大學教授，你卻很容易在紗廠做一女工嗎？你的孩子為什麼不選擇你們夫婦所走的道路呢？」

她遲疑了一會才作如下的回答：「走我們的路，這完全是西方知識分子的觀念。總之，我們的孩子很知道如果他們請求進入大學，不會允許，因為他們的父母職業的關係。」

學習和勞動

在一個大教室裏，有一班新進學校的大學生。其中有穿制服的士兵、工人、農民。年齡由二十歲到二十五歲。在他們進大學前，沒有一個人認識法國字。他們入學僅七個月，可是忙得不得了：每星期有六天上課，每天六小時，對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時間還未計算在內，另加上體操與軍操。

教學原則頗簡單。一位大學生——一個穿綠色軍裝的士兵，軍帽戴齊耳朵——走去向黑板上寫了一句他剛學會的句子，表示其能用法文原動詞。「在解放之前，我的父母必須在她主人的家裏做工。」他的同學指點其書法或句法的錯誤。隨後他們都被叫去做這個句子，每個人輪流起來，將那個模式的句子照抄一遍，這完全是一種不變的教條，分段表演。這個練習做完之後，我們就同這些大學生談話。問他們在進大學之前，做什麼事？他們一齊回答：「在上海造船廠做銲匠」，「在機器製造廠做了十二年的工人。」

他們快要於八月間，中斷學習。對於假期的安排，他們頗躊躇，紛作不同的打算。因為四個禮拜的放假很容易過去！「我要去參加農田勞動」，「我要去工廠實習」，「勞工的工作，可使我將理論與實際結合起來」。「我要溫習法文，因為我跟不上班，希望達到我同學的水準」。「我要長途步行，參加紅衛兵大隊」，「去參觀毛主席的故里」。

其中有一個說：「首先我要休息」。

「你去做什麼？」

若談時局和勞改

張柳雲

文化產生於大糞

在銀幕上反映出幾個半陰影的人物。有一個對着我們推一小車而來，面帶苦笑。「他推的什麼？」「這是大糞」，郭沫若在暗處回答我。他靠着我的肩膀，我想他一如他的習慣一樣，正在微笑。

「他原來做什麼？」——「是一位大學教授，接受再教育。」

這所學校離開北平有四十公里，它是兩千所的「五七」幹校之一。同其他的男女農校一樣，都是產生於毛澤東的「東方紅」的思想，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的命令已有解釋。

「再沒有一種較用小車裝滿大糞，來使大學教授擔任更好工作嗎？」

「再沒有比這更高貴的工作了。文化產生於大糞。它的發展，開始於遊牧民族，他們在草原上放馳畜羣，就已知道埋藏大糞於土壤中，使植物繁茂生長快速」。

這位大學教授，把車推到田溝裏，然後用雙手把大糞揉混在泥土內。

「以手勞動，別無替代方法。假如只將大糞倒出，即把田溝合上，其肥田的力量是很低下的。必需把泥土與大糞密切的合而為一」。「中國的知識分子很少，農民很多，何以要使知識分子費幾個月的功夫來做這種工作，如果叫農民去作不是更好嗎？」

我的鄰座，有一位「人代會」的常委，他看着我好像眞正對這件事，毫無瞭解似的。

「這是一個典型的西方知識分子的問題」。這是我已經領教過了的帶有讚揚性的搪塞之詞，我們很多問題，都是得着這樣的回答。

凡人必需洗腦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青年領導人徐景賢，總是常由他向我解釋那些難題。他就說：「人必需洗腦，如果忘記常常洗腦，資本主義的思想便會馬上恢復。這種洗腦工作是很辛苦的，洗過以後，很久都感覺痛苦。因為如此，就必須這樣作。如果不痛苦，這等於洗腦無用」。他帶着他那羅漢的笑臉，繼續的說：「一個人一生，要經過十次，百次的洗腦。在「中國」的生活，要經過十次，百次的文化大革命，如果希望千年萬世都是紅色政權的話。無產階級專政，只有把一切資產階級的影響力連根剷除之後，才能建立起來。只需忘記片刻的階級鬬爭，就不可避免的要對每一個中國人，恢復反革命的專制。共產黨也將變成一個修正主義的黨，即是法西斯黨。中國將會全部變色，她過去幾乎要變成這個樣子。紅色政權維持不易；稍縱即逝」。

教育・容忍與民主

——查著「見聞思」理念商榷之九（下）

馬以定

不知道為什麼，查先生對台灣軍隊中的教育卻寫下了平時人們都不大注意的教育問題。他說：

「台灣行徵兵制，年滿十八歲的男青年都要當兵兩年，如果是空軍、海軍、陸戰隊、砲兵、技術部隊則是三年。要讀大學的可以緩役，畢業後仍須當兵。以前，大學畢業生可以當少尉或准尉，現在大學畢業生入伍多了，大都是當上士。服役完畢後退伍，列為後備役，戰爭發生時應召入伍。這些年累積下來，後備軍人的數量已很大，一旦總動員，受過至少兩年訓練的官兵會超過現役軍人好幾倍。

「台灣實施九年義務教育，士兵最低的教育程度是初中畢業，高中畢業生很多，大學生也不少。這些『學生兵』會不會有戰鬪力？能不能率領大批戴眼鏡的書生去衝鋒陷陣？李將軍說，他在新一軍時從排長當到營長，從緬甸一直打到長春、瀋陽，所帶的兵大都是知識青年。在國民軍隊中，他們的部隊是戰鬪力最強者之一。知識青年不能像農民那樣吃苦，但由於學校中的體育訓練，更加敏捷機動。……可是今後的戰爭主要是機械化的，尤其是台灣的攻防戰，更以科學技術為主。在現代化的軍隊裏，懂得機械、化學、數學的士兵，戰鬪力比老粗要高許多倍。」以上的兩段話，雖然是在談軍隊的素質，但是，所牽涉到的就是台灣的教育普及以及大學生眾多的問題。或許從這兩段的描述中，已經補償了忽略教育方面的發展問題。然而，我總覺得教育一項，是應該特別提出的。原因是查先生在談論台灣政治方面的民主自由時，所有民主的理念與實施，與教育的發達是有着密切關係的。查先生沒

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這「喚起民眾」的功效，除非在九年的義務教育和開放的大學教育上努力不為功。在查先生盛責政治上的民主自由時，而沒有涉及民主自由履行的最大根本——教育的發達，民智的開發，似乎是不「公平」的。否則的話，我們將從什麼地方去實行民主呢？

更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查先生的筆下，突出的報導了軍中還有「講習班」的設立。他說：

「他談到這幾天心情比較輕鬆，剛考試完畢，倘若成績合格，可以拿到兩張證書。原來台灣軍中有各種各樣的講習班，他修習的是電腦分析與國際貿易兩科，都是請大學教授來講授的。我覺得有些奇怪，高級將領讀國際貿易有什麼用。他詳細介紹軍中進修的情形，說自上將到小兵，除了學軍事外還得學其他學科，憑各人自願選擇。青年人入伍兩年到三年，在軍隊裏一樣可以學到謀生的技能，這兩三年時間在人生的歷程中決不浪費。比方說學修理汽車，保養飛機，都是培養了專門技術人材。至於軍官繼續進修，一來是求擴大眼光，現代化軍隊的軍官不能再是老粗，再則是為實用。他舉例說，基隆或高雄港口司令應當懂得稅務、航海學、交通運輸、工商業管理。台灣是一個海島，一切軍事行動都與海洋有關，陸軍指揮官也應當懂得氣象學和海洋科學；台灣時時有地震，軍官應當懂得地質學，有些軍官讀『比較憲法』，可以知道眞正的民主和人權是什麼，軍人應當是民權的保護者，而不是去侵犯老百姓的人權。也有些軍官讀哲學、邏輯、外國歷史、中國歷史、『全軍上下要充分明白為什麼打仗，為什麼一旦有戰爭時甘願犧牲自己的生命。』白萬祥將軍對於推動軍中的進修負很大責任。他說，政府有意思讓所有的文職公務員也參加進修。科目的選擇是絕對自由的，總之要自己感到興趣，學到的東西對自己有用。對自己有用，也就是對國家社會有用。『我們不可以干涉人民的私生活。進修學問和學習技能是私生活，軍人與公務員也是人民。不過政府努力提倡，供給師資和環境。』」

我曾仔細地讀了這長長的一段記錄，發現內容中的各項別有韻味。使我對民主政制的建立與加強，更具有空前未有的信心。

在日前，人們似乎都太注意了中共對台灣的各

——給查良鏞的一封公開信——

你能舉出「所見」的具體事實乎？你能舉出「所聞」的具體事實乎？張伯肯定的說：「你舉不出來！」你只是憑空捏造，猛放「放棄光復大陸」的謬論，企圖渙散海內外反共的民心士氣。其實，你這是枉作小人哩。難道執政的國民黨只是力求將台灣一省治理得很好，做個土皇帝就算了乎？難道台北的當權派個個都是阿斗乎？老實說，如果他們採取了這種「現實的觀點」。不僅毫無意義可言，抑且對不起大陸上數億萬被共黨奴役的同胞，對不起海外那些悵望故國，有家歸不得的忠貞之士，更對不起

你竟說「是具有重大意義的」哉？咦！難道你不曉得國民革命現階段的第三任務是啥乎？如果你是台北的領導人的益友，你自應忠告他們才是。但你為啥捨此不圖而大放厥詞，妖言惑眾？竟說他們放棄革命

讀

要使全中國在政治上達致民主自由，卻是需要經過重大考驗的。沒有重大的考驗，民主自由的理想是無法在廣大的中國土地上和眾多的人民中出現的。當然，當權人士們，最怕的恐怕是講民主與自由。

有人在嚮往美國式的民主，也有人在嚮往英國式的民主。但是，美國人和英國人為了達致民主所付出的代價，為這一代的中國人們似乎並沒有特別注意，這方面是很可怕的現象。我在想：假如我們生活在自由地區的人士們，在對民主自由的現實，只是充滿空洞的希望，甚或只是在理論上幻想，而不能在求達到民主自由的過程裏，準備付出必要甚或重大的代價的話，那麼，民主自由是永遠不會自動的出現的。

以前，我常見到中共鼓吹解放軍的軍紀與作風是如何如何；同時，在鬪倒林彪後，曾有一個時期是強調了歌頌「八大紀律」，現在似乎一切都歸沉寂了。現在讀到查先生這段描述，我卻有極端深刻的沉思。

另外，最近一兩個月來，大陸在教育界內，似乎又觸發了「紅」與「專」的問題，我又在陷於深深地沉思中。民主與自由，如果我們平心靜氣來評論一下的話，我總覺得台灣是愈走愈近；大陸卻愈走愈遠了。

談統治嘛，統治本身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有無走向民主與自由。但是，我卻覺得，任何中國人士們，如果想導致民主與自由時，他們是一定該付出必然的代價的。否則，希望只不過是一種幻想而已。

我們已經覺察到亞洲的諸多獨立國家中，其所以一步步地走向民主改革和自由的道路，端是由於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發展所來的動力。這方面卻是不能忽視的。因此，我就覺得在中國土地上的中國人民，如果能普遍的提高了教育水平，這為將來的中國走向民主與自由的康莊大道上是一必需的。因為，在民智的普遍提高下，人們不但知道什麼是該爭取的，同時，也知道什麼是該犧牲的，更重要的是：對別人的不同意見，也會產生某種程度的尊重。

見所聞所思「後所問（五）

張伯

勤懇懇的做生意，儘可過得很好，很快樂。但要是定下併吞滙豐銀行再加怡和公司的大計劃，而且力求實現，你這一生非但一定不會快樂，你的生意恐怕也非垮台不可。」你這番說詞，看來似頗有幾分道理，然而卻是似是而非的鬼話哩。嗚呼！在明眼人看來，更不難洞察你的弦外之音也。你的眞正用意，無非是借做生意做譬喻，以諷刺嘲笑「台北的當權派」罷啦。你的眞意是說：「哼！你們國民黨現在只控制了台灣那麼一點點地方，土地有限，資源有限，人口有限，軍事力量更有限。如果戰戰兢兢的把台灣治理好，儘可把政權支持下去，苟安一時。但要是定下反攻大陸和消滅共產黨的大計劃，而且力求實現三民主義的話，哼哼！你們國民黨非但不會成功，中華民國政府恐怕也非澈底完蛋不可！」是耶？非耶？老實說，你這種譬喻，簡直是荒謬也。以商業言，你可否知道美國鋼鐵大王、煤油大王、汽車大王他們當初經營時集有若干本錢乎？張伯非考據家，不曉得他們當初的本錢有多少，但我相信他們的老本絕對是少於你老哥初初創辦明報時的本錢也。但為啥他們能分別先後成為各該業的巨擘而執其牛耳哉？再就政治言，你老哥有否讀過古書？為啥少

乎？

你老哥以為「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意思是「政治是決定性的，軍事只是附屬」耶？非也。「政治是軍事的延伸，而軍事則是政治的後盾。」這是西方兵聖克勞塞維茨在他的「戰爭論」一書中所說的。你知之乎？亦即所謂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是也。

你說「根本不必提反攻大陸」耶？為啥？為啥？告訴你，如果「不提反攻大陸」，肯定反攻無望的話，那麼，不知有多少人要哭的哩。張伯要哭，張伯全家大小要哭，萬人雜誌的讀者們要哭，萬人協會的會員們要哭，流浪在海外的難民們要哭，還有大陸上億萬受苦難的同胞們要哭。我眞不曉得你究竟是個啥居心？為啥你要高唱「放棄反攻大陸論」的調子？是否你要幫共黨的忙，來粉碎這些人重整家園的希望？

你說「春秋時子產治鄭，三國時諸葛亮治蜀，所管理的雖只小小一塊地區，但有遺愛於民，百世之下，仍為人敬仰。」咦！看來你老哥對古書又似孌熟的哩。然而嗚呼哀哉！只可嘆令尊大人每化銀子給你讀書，讀宪枉了，完全不明書中義理哩。公孫僑相鄭，固然是把鄭國治理得很好，遺愛於民，但你可否曉得當時鄭國的政治環境乎？鄭國雖只是小小一塊地區，但是否遭受外族侵凌？是否被奸逆竊國，偏處一隅而成偏安之局？鄭國「大陸」既未陷於鄭奸之手而淪為鐵幕，亦未被亂臣賊子篡奪朝綱。

那麼，以今日國民政府在台灣之情勢，又豈能與當日之鄭國比擬哉？當日鄭國，因無大陸為其反攻之目標，所以不能提反攻大陸，乃是理所當然的也。公孫僑如果要「攻」嘛！那只有提出「進攻鄰邦」的政治號召。這麼一來，鄭國豈非變成「鄭帝」了乎？而我們反攻大陸，乃名正言順，弔民伐罪的義舉。這是勢所必然，勢所必行的也。怎能效公孫僑把小小一塊地區治理好，而但求遺愛於民為已足乎？再說武侯相蜀，固然也治理得很好，也遺愛於民，千秋萬世，確使人肅然起敬。但你可曉得當時他為啥要大聲疾呼，號召國人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於蜀都」耶？又為啥他要六出祁山，九伐中原，非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休耶？此無他，蓋因其本人的政治抱負與其所負的政治使命，乃「光復漢室，還於舊都」的也。此正好說明武侯為啥不「採取了現實的觀點」，只把區區蜀土治理好，以求遺愛於民為滿足矣。你懂乎？抑還不懂乎？







「好人」與「壞人」

晚上，接到一位朋友的電話，他用半質問的口氣說：「你爲什麼那樣捧張某人？」我摸不着頭腦，從來老萬惹禍是因爲罵人，想不到今回捧人也受到指責，究竟是什麼回事？

「你曉得嗎？張某不是個好人！」不是好人就是壞人，究竟怎麼壞？但那位朋友又不能具體說出來，只認爲他太過世界仔，有過橋抽板之嫌。

「前年我到美國，他也招待我，帶我到處遊玩，可是我回來一隻字也沒替他寫過。」他似乎說老萬文章裏提到他，是因爲報謝他的招待，甚至是聽他的命而寫的。其實不是那麼回事，我只是欣賞他辦事的毅力，而且他能替自己定下一個生存的目標。

接到這電話，我整晚的思潮給「好人」與「壞人」弄得紛亂了，究竟怎麼才算是個「好人」，怎麼才是「壞人」？每逢面臨到這個抉擇，我會想到老朋友馬森亮兄的話，老萬一向拿他的話作擇友標準。

老馬認爲，世界上並沒好人與壞人之分，對自己好的就是好人，對自己壞的就是壞人。不管他過去是否幹過殺人放火的勾當，只要他對我友善，對我眞誠相交，我就把他視爲「好人」；相反的，過去他儘管是大慈善家，如果對我存有惡意，一味對我耍太極，我還是把他看作壞人。

俗話說：曹操有知心友，關公有對頭人。可見人的「好」與「壞」，實在不易下個定義。或者，張某在我那位朋友心目中是個大壞蛋，但他跟老萬相交不深，能道出肺腑之言，是把老萬當知心朋友看待，我憑什麼理由視他爲壞人呢？除非將來發覺他是利用我，對我所表現的只是做作、演戲，那時我便非把他視爲壞人不可了。

世人多數以忠、奸來判定「好人」與「壞人」，但何者爲忠，何者爲奸？在今天的社會也難下個定義。有人忠於蔣介石，有人忠於毛澤東，在香港做日本生意的人，甚至忠於田中首相，他們都不會認爲自己是「奸」。

電碼總和

老徐是一家出入口公司的經理，生平做事最注重紗紙，每逢用人，對應徵者必先問有沒有「郵」，沒有畢業，他必然搖頭。老萬常常和他辯論經驗與學歷問題，他是美國大學經濟學士，自然認爲沒有足夠學識，不會有好的工作能力。並認爲老萬讀了八年書，居然以名牌畢業爲主，不過是偶然的例外。

進來，他把電報交給她，着她快點辦好。

我等她出去後，問：「是新職員？」

「她是中學會考畢業生，數學、英文和歷史都考得優異。」老徐似乎爲他這位新職員感到驕傲。

「她樣子也很好看。」我打趣說。

「老萬，你知道我從來不會以貌取人的。」老徐正色道。

「不要認眞，說說笑罷了。」

「我認爲這位伍小姐會是個好人才，她熟習一切後，會是我的好助手。」

我們把話題轉到近來的股市，談了十分鐘左右，伍小姐又敲門進來，她把電報送到老徐桌上，莊重的說道：「徐經理，我已經很小心地複算過三次，得數都是一樣，相信不會弄錯的了。」

我看看電報上一個字也沒譯出，只在下面寫了一個長到像天文數字那麼長的數目。

老徐看了，當然氣到面皮漲紅，瞪視着伍小姐道：「你這是搞什麼的？」

「你不是叫我計出總數嗎？」伍小姐怯怯的道。

「你不曉得這是電報嗎？」

「電報？那全部是數字嘛。」

我見伍小姐滿面尷尬，笑道：「徐兄，別怪她，她在英文書院念書，也許只見過英文電報，不曉得中文電報是用電碼的，這難怪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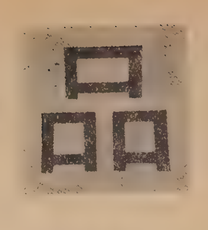
老徐忍住氣道：「快去叫阿生教你譯出來吧！」

她離開經理室後，我笑對老徐說：「這證明工作需要經驗的。」

尚武精神

星期日下班和幾位同事到京寶午茗。禮拜天飲茶之苦，大家都有經驗。大小茶樓，擠得水洩不通，例要排隊等位。我們到京寶時，也座無虛席，找着相識的侍者，帶到一桌已經叫埋單的，着我們等候。人太擠，伙記們忙得不可開交，站在那兒等伙記埋單，足足等了二十分鐘，還沒機會坐下。

突然，前面人聲喧嘈，不知發生什麼事情。原來那邊有兩個年青人大打出手。一個身裁高大的，身穿貼肉花襯衫，濶脚喇叭長褲，長髮卷曲，波紋起伏；對手身裁比他矮小，年紀也很青。拳脚交加之下，當然身裁高大的佔上風。不知他是否李小龍迷，出招手法，反身踢脚，姿勢八分相似；矮小子只有節節退卻。高大青年打得性起，一把抓住椅子，要向對方當頭劈





和老萬同來的小華說：如果我是他的女朋友，會立刻離開，以後不再跟他來往！老萬笑道：這是你落伍的見解罷了，如果女仔心理如此，便沒有那麼多人崇拜李小龍。你看，他的女朋友不是跟他一樣威風嗎？

我們身邊另一名青年人說：眞好看！這是免費科騷，好過去看龍爭虎鬪。

不知是不是近來武風奇盛之故，年青人肝火特盛，動不動開片打架，單車鍊、削尖水喉鐵、西瓜刀、三角銼，都是他們慣用的武器；李小龍的雙節棍更爲很多年青人「愛好」，如不是當局「禁止」，茶樓打架，可能雙方也拿出運用，則這免費科騷便更精彩。倘若你有子弟讀書不成，最好叫他多練功夫。運氣好，步李小龍後塵，一朝成名，將是千萬富翁。望子成龍，不要他做什麼博士，只要打得夠威，便乜都搞掂。

托石油氣

許多人都有用石油氣的經驗，搖個電話，他們就派人送上門，把舊瓶子收回。沒人在家時把空瓶子放在門口，送貨的便把一瓶新的換了空瓶，才需要動手移進家裏。

小施每次換石油氣都親力親爲，把舊瓶拿到樓下，又自行把新的石油氣托上樓，不勞送貨的人。

他的隣居老譚覺得奇怪，問他何必白費氣力自己動手，他們服務週到，不但把石油氣送上門，還替你換上，多麼省事？看你托得滿頭大汗，何苦來？

小施最初的解釋是自己托可省五角錢。不用他們送貨，石油氣公司每瓶少收五毫，所以自己動手。後來他覺得這解釋顯示他太客嗇、小家種；又拿出另一理由：借此機會，運動一下。他說，平時在寫字樓，極少運動，自己把石油氣托上樓，一來可省五角錢，二來可當作運動。許多晨運的人，天未亮便爬起床，無非爲了活動一下，我以爲托石油氣比晨運好，一舉兩得。不過，他這種解釋仍很難使人置信，今天物價這麼高，五角錢沒什麼用處，小施有份待遇不錯的職業，也決不會把五角錢放在眼內。用托石油氣代替晨運，更難使人相信。小施家裏只有兩口子，一瓶石油氣可用大半個月，大半個月才運動一次，怎拿來代替晨運？

不過，這謎終於打破。一次，小施酒後吐眞言，說出心事。他說他太太莉莉很不「生性」，在家裏老是喜歡穿那短過迷你裙的半透明睡袍，這睡袍對男人十分夠吸引力，如果讓他們送石油氣上門，禁不住這睡袍誘惑，很有可能出事。送石油氣的都是年青力壯的伙子，不就心就假了。

最近到小施家，發覺他已改用煤氣。這樣他儘可長期安心，且免卻托石油氣之苦，老萬不由對他作會心微笑。

她的心在突突跳

航空公司招待新聞記者遊埠，不是白白招待的。新聞記者遊完埠，例必在報上發表「紀遊」文章，捧捧場；必然提到這家招待的航空公司。

學生、工商界、文化界、影劇界許多人被邀到大陸觀光，回來後也例必有所發表，捧捧場，或者寫文章；或者來個記者招待會，發表一篇訪問記之類。航空公司是商業機構，目的在發展業務，多賺錢，所以利用新聞記者之筆，宣傳宣傳。人們知道這家航空公司服務週到，自然帶來許多生意。

中共是統治大陸的政權，不是志在牟利的工商機構，但搞「公關」的作風，比航空公司還商業化。

最近，又一批影劇界人士被招待到大陸觀光，風頭最勁的恐怕是「電視藝員」狄娜了。現在，她已遊罷歸來，也來一個記者招待會，左派報紙刊訪問記，她談話的內容，和其他遊過大陸人士說的並無不同，沒有新穎處，她的「印象」、「見聞」、「觀感」跟別人完全一樣。這也是老萬前文「預測」到的，比狗馬貼士還準確。

不過，有一點老萬料想不到，在左報讀到狄娜的訪問記，談到初履大陸的感受。據說，她踏進大陸上壤的時候，心裏總是「突突跳」，「週身唔自然，好侷促。」

老萬以爲這些話不該出自狄娜之口，她當「電視藝員」前，現身銀幕，是憑其「大膽作風」打開出路的，以她出名脫的膽子，居然「突突跳」，「週身唔自然」，的確難以想像。連當眾剝光豬都辦得到，還有什麼使她更「侷促」的呢？

不過，想落也有她的理由，她這次被邀，是以「電視藝員」身份，不是過去的「肉彈明星」。在以前靠脫搵食的時期，相信她的心不容易「突突跳」，穿密實裝的電視藝員便不同了。

舉個例說，江青仍然是藍蘋的時候，她可以跟許多男朋友交遊享樂；但今天已貴爲紅朝第一夫人，如果仍然跟男朋友打交道，相信她的心也像狄娜一樣「突突跳」的。不過，中共爲了宣揚「美好的變化」而選用狄娜，未免大才小用。人們提起狄娜就聯想美好的身裁，並不希望她有什麼「變化」的。

萬人傑

在戰火中生存廿五年

張鶴琴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五日，以色列正式建國，西雄主義領導者的美夢，經過了漫長歲月的掙扎，終於實現。世界各地的猶太人，都面對着以色列，尤其是以色列的勝利，表示着難以言狀的快慰。

一般來說，以色列的建國，對猶太人所有的意義，是非猶太人所難以理解的。倘若我們稍加反省以色列建國當時散佈在世界各地猶太人的處境，自然會看出猶太人與以色列的密切關係。何況若干世紀以來的誤會，亦不是在短時間內，可以消除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也可以說是猶太民族史的末端，到處所表現的都是失望和不振的現象。雖然，不少的猶太人曾一度盡量吸收所住地區的文明，願意完全接受一種新的傳統，可是，大都不能滿所冀願。何況，在世戰期中，三分之一的猶太人又遭受集中營的酷刑；其他男女老少紛紛逃往安全處所。享受的問題，根本不必提及，即是最基本的生存問題，也受到嚴重的威脅。猶太人自己都在疑惑猶太民族是否能再繼續生存。

建國的消息，不但給散佈在世界各國的猶太人，帶來一種無上的興奮，一些主持正義的人士，也覺得戰爭期間中殘酷和悲劇，終於得到糾正。

猶太人覺得建國的史實是一種歷史上的奇跡，無家可歸的猶太人，已找到一個安全的境界，反猶太民族的氣氛，已不再能影響他們，猶太民族的生存問題，也得到保障，猶太民族的自覺，亦可充分表現出來。

赫此而氏的預言，五十年以內要建起一個猶太人的國家，業已整個地應驗。

以色列的建國，又給猶太民族帶來許多珍貴的回憶。對猶太人來說，西雄主義並不是一種新穎的民族主義運動。西雄聖山，是猶太民族的標記，古律書中已清楚地提到。古代希伯來民族的經典中，亦曾一再的追述過，這民族要如何佔領這個地區，以後被充軍到異鄉，最後，仍要返回本土。猶太民族的經典、詩歌以及其他類似的文學作品，亦都述說着西雄聖地（耶路撒冷）。

猶太人的禱詞中，尤其在公元七十年以後，由於喪失家園，而更加熱誠地祈求能早日還鄉。在大慶日和首要的季節裏，忠厚的猶太人每日三次祈禱，祈能重回福地；何況，許多年邁的猶太人，都設法到該地去安渡晚年，好能埋葬於約撒法山谷中，更能接近末日的到來。由之，在這些年代裏，以色列是猶太人的精神寄託和鼓舞。

對一些不太理解猶太民族的人來看，赫此而以及西雄主義者的這種計劃，不外是一種投機主義，製造一種有利於自己的空氣，讓世界各地人士知道流亡者的苦悶，希望主持正義的人，能幫助他們。

二十五年以來，隨着當代技術的發展，以色列已整個地改變了它的面貌；佔領地區的擴大；一片過去的荒地，已成為良田，國內的生機和潛力，亦是世界各國所共知的事實。新的城市，相繼在沙漠中和高嶺上出現。國內的經濟，相當穩定，生活水準，已提高了若干倍。民族性的強硬，亦完全表現出來。

以色列的評判者，定會指出以色列為實現自己的計劃，而侵犯了近鄰的安全，表現出一種生硬的態度。我們相信這些都是客觀的事實，是不能否認的，亦不必依次重述。

最令人傷心的是，以色列建國以來的二十五年中，猶太人所期待的和平尚未到來；中東地區的政局，仍是帶有爆炸性的，猶太人和阿拉伯人間的糾紛，還要延續下去。這亦是一件令人驚奇的事，既然，以色列能在戰火中生存二十五年，為何不能在安居樂業的條件下，再生存下去呢？

今後以色列的執政者，似乎不再會改變二十五年以來所實行的政策。以色列的獨立，是不能摧殘的。新的一代，不完全瞭解已往的掙扎，也許更會走向和平共存的道途，與鄰國的阿拉伯人握手言和，中東的問題，也很可能會逐漸平穩下來。

也談

香港的前途怎樣？這是每一個中國人都關心的事。根據南京條約，香港島是由滿清政府割讓給英國的。

在咸豐十年，滿清政府又在「中英續約」中，將九龍司一區，作為永遠「租借地」。至光緒二十四年，又訂「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將「租借地」擴大，為期九十九年。

倘若根據條約，香港島是永遠不會復歸中國的；九龍的「永租地」也如此；新界則只有廿多年便要歸回中國了。

我們知道，滿清政府是在暴力下與英國人簽訂不平等條約的，所以在中國人心中，甚至在有正義感的英國人心中，都不會承認那些不平等條約的。誰會承認在脅迫下簽訂的支票呢？

然而，無可否認的，英國人在香港有過開拓之功，雖然在開拓過程

由此可知，香港的前途，與「條約」並無多大關係。

香港的前途，決定於下列各項條件：㈠中華民國矗立於亞洲，這反攻復國基地雖小，卻像一把尖刀似的，直插毛共咽喉。

㈡大陸的現狀：目前毛共正在大叫打倒孔子，大讚秦始皇，便是斥責割據地盤的新軍閥，周恩來分明是獲得若干新軍閥擁護的人物，他頗有調和各派系的能力，毛共奈何他不得，於是便指着孔子罵周恩來。其實周恩來何嘗有半點似孔子！

㈢國際形勢：目前中共正在勾結「美帝」，聯絡「英帝」和「日帝」，用以對付反毛反共的大陸同胞，用以打擊中華民國，用以應付「蘇修」。（我把蘇修放在最後，因為威脅毛共統治的主要力量是反毛反共的中國人民和政府。）

劇變？

香港會有劇變麼？誰也不敢遽下結論。甚至毛澤東和周恩來也不知道。所有的中國人，都不會承認在暴力脅迫下簽訂的條約，何況中共政權？

中共政權可以撕毀自己手擬出來的「黨章」和「憲法」，可以違法地囚禁和迫害自己的「國家主席」劉少奇，可以隨便殺害「副統帥」林彪，可以濫殺人民。——如果以為中共會遵守滿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那簡直是大傻瓜！

不要說滿清政府訂立的條約，甚至昨天說過的話，毛澤東今天便會翻口。

毛澤東迫害彭德懷、劉少奇和林彪的事例，固然是中共反覆無信的實例；毛澤東之反蘇、親日、崇美，又何嘗不是中共無恥無信的明證？在「大鳴大放」時期，毛共剛剛保證了「言者無罪」，卻祭起「陽謀」這法寶，把講眞話的人打成「大右派」！

……的前途

翔

我們知道：爲了毛共的利益，目前它不能收回香港，但無時無刻不想控制香港。

毛共在香港的大學中滲透，在各機關團體中點火，並渴望設立正式的駐港代表，都是爲了控制香港。

戰後英國不願爲了印度打仗，也不願爲了緬甸戰爭，自然更不願爲了香港和中共作戰。

英國人會離開香港麼？目前是不會的。因爲香港正爲英國和中共產下金雞蛋。

如果這金雞蛋變爲「炸彈」，英國人自然會離開。

在大陸淪共期間，我們都希望香港能維持現狀。我們必須壓制那些企圖損害香港的人，我們忠告英國政府，必須尊重香港居民的利益，這是對中英兩大民族都有好處的。

我們願意協助港府，對抗那些企圖控制香港的人。

大陸一見一聞

憶鼎遺孫

重視衛生

一九六〇年，大陸的香烟供不應求，甚至連粗糙的烟葉也沒得賣。癮君子一時吹鬚碌眼，大吊烟癮。因此，很多城市跟着出現了一項新興行業，不論男女老少，隨街拾取烟蒂的怪劇。一外國遊客看了頗感驚訝：「貴國人民沒有香烟吸？」翻譯員很不好意思地，連忙臨機應變說：「我國人民很注重城市衛生，而且很負責任，小小一點烟蒂也不願染污馬路。」

選擇不同

大陸陷共初期，國府經常進行各種軍事襲擊，老百姓聞此好消息，無不喜形於色走訪相告，有一次某甲四顧無人，對某乙說：「如果有什麼風吹草動，可以放手幹（搶）的話，你、要什麼東西。」某乙扮了個鬼臉：「闖進糧管所把糧票裝得滿滿的就夠了。」某甲說：「這些撈什子東西那時候還有誰要，我還是去挑一擔大米回來吃餐飽飯。」

阿彌陀佛

一個生成一副痳臉醜相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土老八，某天闖進一間尼姑庵，扳起臉孔大發雷霆：「你們這班反動會道者，整天不勞而獲過着剝削生活，如果不再痛改前非，對你們不客氣。」繼而看到那些年青貌美的尼姑，於是唾涎三尺又換了另一副嬉皮笑臉的色相：「只要你們還俗重新做人，俺還可以幫忙改造一下思想，不太棄嫌呀！」眾尼姑聽了俯首合什：「喃嘸阿尼陀佛……」

留有餘地

土改時一農民把鬭爭得來的「果實」，偷偷地又送還受害者，並誠惶誠恐說：「請你不要怪責我，因爲大勢所趨，不這樣做的話，便成落後分子，相信你會同情我的處境。將來國民黨回來你就當我沒鬭爭你好了。」

視死如歸

大飢餓時期，靠近沿海某一縣份，當地人民暗中組織了二萬多反共游擊隊，甚至一般農村共幹都被吸收入這龐大隊伍，準備依時內通外應舉旗爆發，因得不到國府及時支援，因而洩漏天機，爲毛共發覺，結果一些反共首領終於被捕。臨就義時高呼「打倒毛澤東獨夫！」「打倒共產黨賣國政權！」毛共因懾於口號影響民心至巨。遂用木棍橫架在其口中細縛起來，雖牙崩血流，然視死如歸繼續以微弱的聲音，喊出「中華民國萬歲！」

寧做乞丐

近千多逃亡災胞被毛共拘禁在深圳火車站裏，他們從那隱現的玻璃窗口望出外面，見到衣着華麗、肩挑大擔東西返鄉的香港同胞，災胞們更有「不到黃河心不死」的決心。共幹用哄騙小孩子的口吻：「幸福的社會主義生活你們不過。偏要跑去那『黑暗地獄』——香港。那裏已經有乞丐人滿之患。」接着有一位逃了十多次被捕的災胞說：「同志！請你做做好心，放我去做乞丐好了。」

憶苦思甜

共幹問一階級出身響噹噹，而且老實得連說話都不懂的農民。

共幹：你覺得「新社會」好，還是「舊社會好？」農民：「我不懂什麼是新社會和舊社會，以前給人當長工雖然地主剝削我，每逢年節總可吃到豐盛魚肉，如今「當家作主」反如嚼咸菜根。共幹聽了，氣得七竅生烟大駡：「你這傢伙不『憶苦思甜』，眞是忘本！」

阿拉伯以石油作武器

胡蒼之

無可諱言現在全世界許多個國家，遭受阿拉伯各國禁運石油的威脅顯然是很嚴重的；特別是美國的歐洲盟邦和日本等國所受的打擊更大。究竟這種由阿拉伯國家所製造的石油危機是不是在短期內可以消除呢？一般認爲可能還有一個時期的擾攘。由於十六個阿拉伯國家高峯會議的前夕，埃及外長法米於十一月廿五日，曾在阿爾及爾表示：中東戰事再度爆發的機會已在增加中；促請阿拉伯產油國家提高使用石油作爲與以色列衝突中的重要武器，並且繼續把這種武器的運用逐步升級。這位埃及外長建議阿拉伯除對美國與荷蘭兩國的石油禁運（因美、荷曾採行親以色列政策），並應予擴至南非、羅德西亞及葡萄牙。

唯其如此，所以，世人認爲：阿拉伯國家在近六七年來的幾次戰爭中，雖然一再地慘敗於以色列之手，但它們像百足的蜈蚣，死而不殭，仍擁有一項很重要的武器是石油，以對自由世界。換句話說，十多個阿拉伯國家打不過一個小小的以色列，惱羞成怒之餘，則遷怒於以色列的友邦。其實，這是一種幼稚而表現弱者的舉措，彷彿小孩不夠別人打，反而責怪看熱鬧的人，不值同情。

不過，它們這種措施是很毒辣的，其主要目的在企圖首先孤立以色列，使以色列得不到其他國家的援助，然後容易把它消滅。如所週知：遠在一六七年六月，當「六日大戰」爆發之初，阿拉伯產油國的油商們，就曾經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舉行過一次會議，並討論決議：制裁對任何侵略阿拉伯各國或直接間接支持以色列的國家的石油供應。所以，中共頭子毛澤東於同年六月六日那天，對錫蘭共黨總書記桑木塔生（其時正在北平訪問）說：「中東之戰是石油的戰爭，對於英、法、西德的影響之大，甚至美國。」

事實上，阿拉伯產油國家，就從那時（六七年六月六日）起，便已禁止其石油運往英、美及其他有關各國了。由於它們在那次戰爭中的澈底失敗，完全歸咎於英、美聯合支持以色列，使以色列能分別給予埃及、敘利亞、約旦、伊拉克等阿拉伯國家以迎頭痛擊，打得落花流水，令到那位自命不凡的前埃及總統納薩活活氣死！更進一步地會迫使他那位多年來的親密戰友阿穆爾（埃及陸軍總司令）自殺，以謝國人！這一幕慘劇對阿拉伯人來說記憶猶新。

因此，敘利亞總統阿塔西，於同年六月十四日曾在大馬士革廣播電台的長篇聲明中，咬牙切齒極力促請阿拉伯產油國家，必須澈底利用其主要武器——石油，去對抗以色列及英、美的侵略。這樣一來，對於日本的經濟發展，也有重大的打擊！蓋日本所需要輸入的石油，大概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要依賴中東供應，而且日本國內半數以上的工業，又全靠石油來作原動力的。如果中東出產的石油一旦禁運，則日本經濟將有陷於癱瘓狀態的危險！

特別是英、法、和西德，情形更爲重要！假如讀者是不健忘的話，相信還記得在一九五六年七月杪，當蘇彝士運河爆發危機之後，阿拉伯各國的石油一度禁運出口時，倫敦和巴黎各地的大街上，交通工具銳減而到處出現了馬車。當時氣候炎熱，室內還不需要暖氣，但倘若現時澈底對西歐禁運，則它們的遭遇之慘，可想而知！正如美總統尼克遜所說：今年歐洲可能會凍死人！因之，西方盟國包括美國在內均實施其石油配給制了。

爲什麼阿拉伯國家一聲禁運石油出口，便搞到全世界滿城風雨，鷄犬不寧呢？大家都知道：中東是全世界最主要的石油生產區，在全球的總生產量約二千六百四十五萬桶石油中，中東一地便佔一千六百九十五萬桶，計佔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五。也就是說：美、蘇和南美的委內瑞拉等生產石油國家，其油源的開發，將有時而窮，唯獨中東地區的豐富油田，還可以更進一步地去大量開發，頗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之概！誠如倫敦權威雜誌「經濟學人」周刊所說：「誰能控制了中東，誰就有取之不盡的石油，誰就也有如西歐所倚賴的輸出油源；誰就更有富足戰鬥的原動力，誰就能夠掌握着勝利。」因此，蘇聯對於中東之深感興趣，遠在十八世紀以前的帝俄時代，即不斷地向伊朗、土耳其及地中海東部推進，並要求在巴勒斯坦的特殊權利，爲的就是中東這塊蘊藏着豐富的石油問題；蘇共掌權後，對中東油田更虎視眈眈！

如所週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伊朗因一度傾向軸心國家，同盟國爲了開闢一條通蘇聯的援濟路線，於是對前伊朗王下了一道最後通牒，限期肅清軸心國人馬，結果要求不遂，英、蘇兩國的軍隊進佔伊朗。一九四三年十月，羅斯福、邱吉爾、史達林等在德黑蘭舉行會議時，伊朗已對德宣戰，羅、邱、史三巨頭便同意保證戰後伊朗獨立，並撤退三國駐軍。可是戰後伊朗的石油問題，成爲國際政治鬬爭的焦點，蘇聯不僅將其控制下的西北一省自治，拒絕撤軍，且進一步地煽起伊朗的反英運動，收回油田國營。隨後摩洛哥坦吉爾的國際管理委員會，也有了蘇共方面的代表參加。這都是蘇共「人民委員」們在中東追隨着沙皇政策模式，昭然若揭。到了第二次大戰結束後的初期，蘇聯的外交人員在和約的談判中，也曾數度對前屬義大利的利比亞和以里特里亞的海港，提出過要求。

蘇聯對中東野心最明顯的是：一九五五年二月間，在莫斯科重行出版的一種稱爲「巴勒斯坦友好」的刊物第六十三期（第六十二期是在蘇聯十月革命以前刊佈的）。其內容是：蘇聯堅決要過問中東的命運，而不惜與西方國家發生任何衝突。因此，克里姆林宮的頭子們便千方百計地建立了開羅中心，從而慫

恿前埃及總統納薩沒收了蘇彝士運河，一度切斷了波斯灣的油管，給予西方以極嚴重的打擊。

一九五七年，蘇聯又曾跟亞洲十個未開發國家訂立了所謂「經援協定」，撥欵達十五億美元。這十個國家裏面，中東佔了三個。其中最主要的是埃及（它有一部份在中東），即獨自獲得撥欵達四億八千萬美元；叙利亞獲得二億八千萬美元，也門則獲得二千萬美元，合計七億八千萬美元，佔了援欵總數的一半以上。當時「紐約時報」的估計：蘇聯在這十五億美元的援外總數中，至少有四至六億美元用於軍援，而美國同期的十億元援外欵項中，便有九億爲經濟援助，僅有一億美元爲軍事援助罷了。

在蘇聯人的心目中，對於中東的油田爭奪，比之任何軍事地位或政治關係，還重要得多。由於過去蘇聯的石油產量，大致上與其消耗量勉強能夠平衡；可是到了五〇年代以後，因其用途增多，致令高加索的油田產量，逐漸已有不敷供應的現象；而且就憂終有一天會枯竭的。因此，蘇聯爲了未雨綢繆，便有了對外擴展油源的野心！

至於美國呢，它原本是世界石油產量最多的國家，約佔全世界石油產量百分之三十六；可是要知道，美國的石油消耗量，卻早已超過了全世界石油產量的百分之五十左右。故此，美國不獨不是石油的輸出國；而且是一個輸入石油約百分之二十五的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南美洲委內瑞拉的石油產量曾經居世界第二位，爲世界石油主要輸出國之一；而近水樓台的美國，便成爲委內瑞拉的主要市場。二次大戰以後，由於共黨滲透了這個南美石油國，使其政變頻仍，內部局勢混亂，故目前的石油產量遠落於中東之後。特別是西歐各國，本身的石油產量更等於零，而其消耗量則居全世界的第二位（美國佔第一位），主要的石油供應全靠外地輸入。只有中東地區的阿拉伯各國的石油，其本身的消耗量僅佔百分之十八，所餘百分之八十二則輸出國外，故一向成爲世界缺油國家所仰賴。

一九五六年，蘇聯大力煽動埃及前總統納薩沒收了蘇彝士運河後，中東的石油開採權，仍有大部份掌握在美國和英國人的手中。由於當時蘇聯所控制的阿拉伯國家，只有埃及、叙利亞等國，都不是產油國家；甚至參與一九六七年「六日」大戰的阿拉伯集團如埃及、叙利亞、約旦、黎巴嫩、伊拉克等五個國家中，也只有伊拉克爲產油國。而其主要產油的國家如科威特、沙地阿拉伯、伊朗、巴林島、卡塔爾及中立地區等產油區，都與蘇聯沒有密切關係。尤其最近出席阿拉伯國家會議的十六個阿拉伯國家中，亦僅有沙地阿拉伯、巴林島、科威特、卡塔爾等四個國家爲產油國，而其他如阿爾及利亞、摩洛哥、蘇丹、叙利亞、埃及、約旦、南也門和北也門等，均非產油國家。

此外，尚有兩個產油國如伊拉克與利比亞，則拒參加這次「高峯會議」。

根據統計：在一九六七年的六日大戰之前，美國在中東阿拉伯國家中還佔有三個主要的產油區，其餘幾個它也佔一部份。例如：科威特爲中東阿拉伯國家之一小邦，而生產石油最多，它每日的平均產量達一・三九八・〇〇〇桶，美英各佔一半。其次是沙地阿拉伯，可以說是阿拉伯國家中最富庶的石油王國之一。因爲，它的石油礦藏，分佈於東北部的波斯灣頭，平均每日產量約九二八・〇〇〇桶，年產石油達二百萬公噸以上。過去的石油開採權雖然一向操縱於美商公司之手，但自一九五〇年以來，估計至少有五至六十億美元的煤油紅利和稅收，交與沙地阿拉伯政府。一九五四年，沙地阿拉伯向美國煤油公司領取了三億美元；一九五五年，總數達八億八千萬美元，沙地阿拉伯佔其中的三分之一強。據美國的援外專家指出：整個中東區獲利最多的國家，首推沙地阿拉伯，估計它每天平均有一百至一百二十萬美元的進益呢。

伊朗對石油的發現和開採，都比其他各國爲早，它過去的產油量要居中東的第一位，現時已落於科威特及沙地阿拉伯之後。據統計：伊朗日產約八四三・〇〇〇桶，英、美各佔百分之四十，英荷公司佔百分之十，法國佔百分之六。它怎麼會減產呢？就是因爲有豐富的油礦，便成爲國內與國際鬪爭的焦點。由於一九四九年，伊朗左翼分子以抗議英伊油礦公司的讓與權，乃發動反英大暴動。一九五〇年爲了實行內政改革需要經費，便向英國礎商增加英伊石油公司所交的油租，而英人則置之不理。於是引起了一宗暗殺首相慘案，並通過一項石油國有議案。可是伊朗不獨缺乏技術人員，也沒有運油輪船，更失去了每年四千萬鎊的油租。因此財政困難，而於一九五一年冬，轉向美國接洽合作，不料美國則暗中支持英國。同時西方在中東和南美發展了其他石油來源，足以抵銷伊朗的石油。爲了取得一億八千萬美元的現金紅利，伊朗乃於一九六五年，將外海的石油開採權讓與五個國家的石油公司。

伊拉克也是聞名已久的產油國家，它的總面積僅二十萬方公里，但其年產石油達三千公噸，居世界第六位。其油權過去屬於英國人管理下的伊拉克石油公司，而股權則屬英、美、法及英荷公司，各佔百分之廿三・七五。伊拉克政府每年可從該公司獲取權益約二億美元。一九五八年當伊拉克發生流血政變後，油田收回國營。到一九六七年，法國曾以大批軍火售與伊拉克，企圖取得伊拉克的豐富硫磺及石油開採權。據說伊拉克的比羅邁里亞油田，爲世界最豐富而尚未開採的石油蘊藏地區，相信其蘊藏量約達十億噸以上。

卡塔爾原爲英國的保護國，日產石油約一八七・〇〇〇桶，油權分配六國。此外，還有中立區和巴林島——前者介於沙地阿拉伯和伊拉克，以及沙地與科威特之間的兩塊地區，日產石油七〇・〇〇〇桶，其油權原來全屬美商公司的。後者爲波斯灣內的一個小島，日產油量四・〇〇〇桶，油權原來也全由美國人所掌握的。

概括來說，過去美國在中東的油權，一直居於首位，英國次之。這是西方所以特別關注中東局勢發展的最大理由，也是蘇聯對中東虎視眈眈而極力偏袒和討好阿拉伯國家的主因。雖然蘇聯所能煽動的對象僅有埃及、叙利亞及伊拉克，尚不能控制上述各產油地區的權利，可是經過這兩次的以阿大戰後，卻似乎促使了原來分裂的阿拉伯國家的團結，如這次的十六國高峯會議，若眞的加強其石油禁運，對自由民主世界不無威脅。

我看美加【14】

黎人傑

美國並非天堂

她還解釋不顧供一個柏文而寧願租房子住的理由，她自知沒有那麼長的工作能力，以後可能無法繼續供。如果名下有產業，就得不到政府的一切救濟。有病進醫院，如果不是免費，賣了房子也唔得掂。

她認為除非像老馮那樣，有一大羣兒女要負責，那他有理由犧牲自己，成全下一代。否則，生活在香港比美國寫意得多。有人以為美國的「福利」好，其實你可以拿到的錢，統統是你自己的。你付了給政府，政府到時還給你罷了，並沒沾到山姆叔叔什麼便宜。

香港人移民美國是否能適應？生活如何？老萬在牛馬集中談過很多，那是因個別的環境不同而異。大展鴻圖的卜張，安定生活的小方，當然不會發牢騷；但生活局限於唐人埠一隅的，十九有「人生毫無意義」的感覺。在美國，不是隨時隨刻可以約到朋友聊天，你休假，人家要工作，自己一個人反而無聊。即使有家人在一起，可能太太上班，兒女上學，老子OFF，唯有在家作元龍高臥。在這樣環境中，猶不覺孤單難受，才可考慮移民。

港式的中國菜館

三藩市唐人街生意雖然不錯，競爭相當大。美國華僑不像其他民族，比較上缺乏團結互助精神；相反的，他們還互相競爭，你想我死，我要你亡，不作有計劃的發展。所以唐人街週遭是高樓大廈，唐人街卻還停留在上一個世紀。如果美國的中國商人結合成一個「集團」，有計劃的發展唐人街，合併經營，相信經濟地位會直追猶太人。個別的發展，當然比不上義大利、日本人，甚至連墨西哥人也不如。

早些時聽說紐約要將唐人街發展，撥出一些地方安置現居該處的中國人，等新的城市建設計劃完成，再將他們遷回。本來這是獲得新發展的大好機會，可是華僑紛紛反對，不願接納政府的建議，所持理由是什麼？風水！他們認為目前唐人街風水好，使他們個個發達，如果遷走，就得不到風水之利。雖然將來還可以遷回，但依照城市計劃改建，風水便與前不同，未必能像目前這麼好景了。

中國人講風水是誤盡蒼生！老萬聽朋友告訴我上述的事，不由搖頭三嘆，啼笑皆非。人家太空人已

華人在美國開設的餐館有新舊兩派，舊的一派，老萬前時提過馮棟光老先生開設的大光園屬之，只預備幾種菜式，供應早午晚餐，僱用一兩名職工分擔工作。但目前在美開設的中國餐館已有很大改變；舊派的雖還未受淘汰，但和新派的無法比較。

從香港到美國的中國人愈來愈多，其中不少擁有大資本的，或是本店在香港，派出職工，到美國開設分店，因此，港式菜館在美國如雨後春筍，不但學足香港派頭，花在裝修上的金錢，更是驚人，一般新派餐館都美奐美侖，內部設計也許追不上香港第一流的，但無可否認已超過香港二三流貨色。有些以東方色彩取勝，裏面全用中國圖案，雕樑畫棟。這些宮燈、龍柱、天花的裝飾，老萬看得出是遠遠的從台灣運去。也有一些是現代佈置，設計很突出，反而在香港經營飲食業的人捨不得這樣花錢。

同時，他們的男女侍應生充足，招呼週到，很少碰到香港那些晦氣伙計的面孔。冲水、賣點心等等，和香港一樣；甚至排隊、輪籌也一樣。據說過去中國餐館的點心十分巨型，但現在一般水準在香港之

三藩市唐人街成為旅遊區，不但養活許多中國人，也養活不少外國人。他們利用唐人街的熱鬧，賺點外快。唐人街到下午五六點，有些銀行、保險公司、投資公司之類，和市內其他商行一樣，都打烊了。

這些店戶門前大都有一塊寬廣的曠地，種點花木點綴點綴，這塊曠地正好給他們利用，有些長髮長鬚的嬉皮士在那兒彈奏結他、唱歌，目的是得到過路人給點錢。

記得香港有過一個犯案紀錄的街頭音樂家鄧德成，他在街頭吹口琴為生，警察認為他阻街，不時把他抓進差館，控之法庭，因而他成為香港犯案最多的人，以案底多寡而定罪行的話，他會比打劫銀行的強盜還嚴重。不過，美國是自由國家，警察並不干涉這些街頭音樂家，他們演唱賺些外快，並不視為「行乞」，嬉皮士們自己只認為是出賣音樂藝術；美國人也不像香港人那麼沒人情味，居然有大堆人駐足而聽，且十分欣賞，聽得起勁時，還拍掌加強節奏，和演唱的人打成一片。一曲告終，便紛付錢，因此街頭賣唱，有時收入確很不錯。

黃昏時候，都板街上，起碼有五六個歌唱者，有些單人演唱，有些三幾個人合成，整條都板街十分熱鬧。據說他們之中有些是學生，這樣間中唱唱，對他們交學費和日常生活費大有幫助，怪不得許多美國青年都向他們學樣。不過，這情形只在三藩市唐人街見過，其他城

些演奏有些是學校的，有些是教會的。在公園聽的是免費音樂，他們都不討錢的。

不過，在唐人街街頭演奏的也不盡是外國人，老萬見過也有唐人學樣。一個年齡二十一二歲的中國少女，長頭髮，穿黑襯衫，牛仔褲，拿了個結他，邊彈邊唱，相當有勁。不過，這些街頭音樂家水平大都麻麻，難登大雅之堂。美國人似不計較，只要你肯唱，就有人肯聽。這位中國少女也吸引不少人聽，但除了老萬沒第二個中國人，中國人都忙着做工，那有工夫欣賞牛仔音樂呢？老萬為了捧中國人的場，也破例給她一枚四分一元的硬幣。

許多事在外國人眼中和中國人看法不同，中國人認為唱歌行乞總不是好事；但外國人卻認為用他的藝術換點錢花用，沒什麼不妥。那一種觀念對，見仁見智了。

劉博士與史丹福大學

朋友請客，歡迎一位從美國歸來的博士，老萬叨陪末座。美國的博士多籮籮，雖然十年窗下，苦苦鑽研，好不容易才拿到博士頭銜，可是今天搵食競爭大，沒有相當學歷，很難有出人頭地的機會，因此香港人的子姪，到了美國，大多數拚命讀書，中國人的博士多得很，老萬的世姪中不少是博士。博士的頭銜吸引不了我，不過，見面之下，經主人介紹，我對這位劉博士不由另眼相看，覺得他實在有與眾不同的地方。

主人說他的名字叫劉邊義，我這名字，在一次中學畢業會考中，出現一位成績非常突出的考生，他考得九優二良。早一年，有一位在聖保祿念書的女生，也有差不多同樣的成績，後來得到宋美齡獎學金，也到美國念書去了。

事隔多年，想不到老萬有機會見到這位「香港狀元」，而他已是一位博士了。說起這位世姪，其實很有點來頭，他是前兩廣監察使劉侯武的男孫，劉世達的次公子，在港時在讀聖保羅中學。一位讀書有天才的青年，在美國當然更能表現他的能力。他用五年半的時間修完學士、碩士和博士的三段課程，獲得學位後受聘在史丹福大學為講師，那時才不過二十三歲多一點。現在，他是史丹福大學的助教授，年紀不過二十八歲。

老萬對這位世姪的印象是，沉着，不大愛說話，並不是交際能手，但談話很誠懇，更難得的是謙虛，並沒瞧不起只念了八年書的半桶水，更因老萬頗熟悉美國的情形而感驚異。

老萬到加州時，也曾參觀過史丹福大學，因此對這家著名學府的內容，頗有認識；還在史丹福大學的食堂吃過一頓自助餐。

史丹福大學是美西數一數二的著名大學，雖然西部的文化不及東部，有名的學府如哈佛、麻省理工、哥倫比亞等，都在東部；不過，史丹福也是美國著名十大學府之一，學費很貴，沒有獎學金可拿，在這裏念書，家境要好，否則暑期要加倍努力工作，才賺到那份學費。擁有一具全美最精密的大宇儀器。

使史丹福大學更受注意的是中共的乒乓球隊到美國時，特別在史丹福大學舉行了球賽，中共的科學家訪美團，也到史丹福大學參觀。中共之所以特別重視史丹福大學，也許不單純為了他是一家出名的大學，美國有名的大學多的是。

老萬非常喜歡史丹福大學的環境，它的確是進修學問理想地方。

在美國賣力值錢

老萬說過，美國和香港情形不同，一個博士在美國每年薪水是一萬五千元到二萬元左右，要念到博士起碼二十年光陰。

但一個一肚草的油漆匠，也可賺到同等收入，一點不用動腦筋，每天看着時鐘做人，工作八小時，到時間便收工，即使工作未畢，也得留待明天再做。

一位在醫院裏當主任的專科醫生，大學畢業，還要念九年才得到這資格，但年薪不過三萬元，生活不會比水喉匠好。還有一個香港人不會相信的現象，建設一座大鐵橋，擔任工程師的大學生，所得酬勞比不上鬆鐵橋的工人。在美國高空工作的工人薪水特別高，這種工作雖然說有危險性，但他們工作時的安全設備非常週到，發生意外的機會不多。

聽說金門橋由頭鬆到尾，剛剛一年時間，第二年又由頭鬆起，一年一年，週而復始，不怕沒工做；大學教授也沒他們生活安定。

老馬告訴我，三藩市幹他那一不要看低他們揸掃把，推吸塵機，在這一羣人當中，有以前在中國大陸當過軍官和教授，來到美國，雖改行掃地，生活過得很好。這項工作入息比一般勞工稍高，普通做個店員，約有四五百元月薪，掃地則有七百元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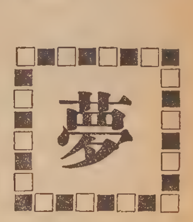
不過，今天閣下移民美國，要找一份掃地工作，恐怕機會甚微。美國每一行業都有工會，沒有加入工會，不容易找工作。也有些職位由某一類人控制，非我族類很難打得入圍。比方三藩市的清道伕，都是意大利人，不是意大利人便休想幹這行業。

在美國幹清道伕工作比香港舒服得多，美國攞搖桶都用一隻大膠袋墊底，攞搖一包一包放上攞搖車，一點不骯髒。洗馬路也全部機械化，不必動人手，所以雖是掃街賤役，其實並不辛苦。許多掃街工人工作時穿了工作衫，下班後，洗了澡，換上自己的衣服，開了豪華的加的力房車回家，誰也不知道他幹那一行。

回到郊區住宅，也有花園，裏面舖滿地毯，他的芳鄰可能是一位銀行家，銀行家能享受的，他也同樣享受到，銀行家也未必瞧不起掃街工人，或者因為彼此是芳鄰，大家還會交起朋友來。

在這樣的社會裏，要自問可以適應才好作移民的打算。像老馬那樣子，他本是搖筆桿的人才，可是到了金山，搖筆桿只能作副業，正業卻要拿掃把，眞是才非所用！

瘟　君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國際派本來就相當孤立，本身又鬧分裂，最初由蘇俄同來的一批所謂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眞正有用的人也不過一半，以後陳昌浩投向張國燾，指揮紅四方面軍入四川一敗塗地，一直垮到了底，沈澤民病死在豫鄂皖邊區，夏曦隨賀龍紅二方面軍由洪湖區北竄，過河淹死。所以實際上只剩下陳紹禹、秦邦憲、張聞天三個人，這三個人本身又鬧了分裂，張聞天投靠毛澤東以求自保，不顧同陳紹禹、秦邦憲並肩作戰。陳紹禹同秦邦憲更加孤立。毛澤東又拉攏了陝北土共，國際派更陷於四面包圍中。

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康生成爲毛澤東整風的第一名健將，毛澤東的每一報告以及中共中央的每一決定，均由康生出面傳達，成爲當時毛澤東以及中共中央的代言人。

毛澤東於黨校作了整風報告後，即由康生傳達報告。據一九四二年二月廿二日康生在八路軍大禮堂向延安二千二百餘幹部作報告，首先關於主觀主義的問題，大罵「言必稱希臘，死不談中國」，對目前實際問題「熟視無睹」的人，即使讀一萬本馬列主義的書，唸一千遍，並能逐字逐句背出，都不能將馬列主義的精神立場和方法實際運用。從實際運用中創造出理論的人才算理論家。關於什麼是知識分子問題，康生指出，目前所謂知識分子，實際上最無知識，工農分子反而有一點知識……。

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關於「反對黨八股」問題，毛澤東又在中共中央宣傳部與中央出版局召集的宣傳工作會議上發表的演說：「剛才凱豐同志講了今天開會的宗旨。我現在想講的是：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怎樣提黨八股做它們的宣傳工具，或表現形式。……黨八股在我們黨內已經有了一個長久的歷史；特別是在土地革命時期，有時竟鬧得很嚴重。」接着毛澤東列舉了八股的八條罪狀，那就是：㈠空話連篇，言之無物。㈡裝腔作勢，藉以嚇人。㈢無的放矢，不看對象。㈣語言無味，像個癟三。㈤甲乙丙丁，開中藥舖。㈥不負責任，到處害人。㈦流毒全黨，妨害革命。㈧傳播出去，禍國殃民。

同時毛澤東又指出：「不但文章裏演說裏有黨八股，開會也有的。『一開會，二報告，三討論，四結論，五散會』。假使每處每回無大無小都要按照這個死板的程序，不也就是黨八股嗎？在會場上做起『報告』來，則常常就是『一國際，二國內，三邊區，四本部』，會是常常從早上開到晚上，沒有話講的人也要講一頓，不講好像對人不起。」

就當毛澤東全副精神對付國際派進行大規模整風時，不意內部爆發了反共反毛的言論，使一灘死水的延安鬧起絕大風波。首先起來表達不平意見的是丁玲。

丁玲在延安主編中共黨報延安「解放日報」副刊，於三十一年婦女節在副刊上發表一文「三八節有感」，首先爲共區婦女鳴不平。

丁玲首先敘述女同志在延安不受尊重。「延安女同志不能免除那種幸運，不管在什麼場合都最能作爲有興趣的問題被談起。而且各種各樣的女同志都可以得到她應得的誹議，這些責難似乎都是嚴重而確當的。」

「女同志的結婚永遠使人注意，而不會使人滿意的。她們不能同一男同志比較最好，更不能同幾個都接近。她們被畫家們諷刺：『一個科長也嫁了麼？』詩人們也說：『延安只有騎馬的首長，沒有藝術家的首長，藝術家在延安是找不着漂亮的情人的』。然而她們也在某種場合聆聽着這樣的訓詞：『他媽的！瞧不起我們老幹部，說是土包子，要不是我們土包子，你想來延安吃小米！』但女人總是要結婚的（不結婚更有罪惡，她將更多的被作爲製造謠言的對象，永遠被汚蔑），不是騎馬的就是穿草鞋的，不是藝術家就是總務科長。」

如幸而能嫁騎馬的或總務科長，則妻以夫貴，丁玲稱：「她們都得生小孩。小孩也有各自的命運：有的被細羊毛線和花絨布包着，抱在保姆的懷裏，有的被沒有洗淨的布片包着，扔在床頭啼哭，而媽媽和爸爸都在大嚼着孩子的津貼（每月二十五元，價値豬肉二斤半）要是沒有這筆津貼，也許他們根本就嘗不到肉味。然而女同志究竟應該嫁誰呢？事實是這樣，被逼着帶孩子的一定可以得到公開的譏諷：「回到家庭了的娜拉」，而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星期可以有一次最衛生的交際舞，雖說在背地裏也會有難比的誹語悄聲的傳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那裏，那裏就會熱鬧，不管騎馬的穿草鞋的，總務科長，藝術家們的眼睛都會望着她。這同一切的理論都無關，同一切主義思想也無關，同一切開會演說也無關，然而這都是人人知道人人不說，而且在做着的現實。」

假使不能嫁騎馬的或總務科長，則已婚婦女之命運便頗爲可悲。丁玲敘述她們養了小孩子，不顧



被譏爲「落後的娜拉」「她們四方奔走，厚顏的要求托兒所收留她們的孩子，要求割子宮，寧肯受一切處分而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險吃墮胎藥。而她們聽着這樣的回答：「帶孩子不是工作嗎？你們只貪圖舒服，好高鶩遠，你們到底做了一些什麼了不起的政治工作。既然這樣怕生孩子，生了又不肯負責，誰叫你們結婚呢」？於是她們不能免除落後的命運。……這些落後分子，也實在不是一個可愛的女人，他們的皮膚在開始有摺皺，頭髮在稀少，生活的疲憊奪去她們最後嬌愛。她們處於這樣的悲運，似乎是很自然的，但在舊的社會裏，她們或許會被稱爲可憐薄命，然在今天，卻是自作孽，活該！」

在陝北離婚對於婦女亦屬可悲：

「而離婚的口實一定是女同志的落後，……不是聽說法律上還在爭論着離婚只須一方提出，或者必須雙方同意的問題麼？離婚多半是男子提出的，假如是女子，那一定有更不道德的事，那完全該女人受咀咒」。

丁玲希望男子們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們少發空議論，多談實際問題，並勸誡女人要不讓自己生病，不過無節制的生活，要愉快，要用腦，不要被一切甜蜜所朦蔽，被小利所誘，而浪費熱情，浪費生命，免除煩惱，並勸女人要有吃苦的決心，堅持到底。

文後有附記，謂還有很多意見未能說出，又說：「不過又有這樣的感覺，覺得有些話假如是一個首長在大會中說來或許有人認爲痛快；然而卻寫在一個女人的筆上，是很可以取消的」。

接着又爆發了野百合花事件。「野百合花」乃王實味所撰之小品文字。王實味乃一共產黨員，曾爲中共譯翻二百萬言有關馬列主義理論文章。

「野百合花」主要內容凡三節：其一爲「我們生活裏缺少什麼？」其二爲「必然性，天塌不下來與小事情。」其三爲「平均主義與等級制度」。

關於「我們生活裏缺少什麼？」王實味稱：

「延安青年近來生活得有些不起勁，而且似乎肚子裏裝得有不舒服。

「爲什麼呢？我們生活裏缺少什麼呢？有人會回答說：我們營養不良，我們缺少維他命，所以……另有人會回答，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十八比一，許多青年找不着愛人，所以……還有人會回答說：延安生活太枯燥、太單調、缺少娛樂，所以……。

「這些回答都不是沒有道理的。要吃得好一點，要有異性配偶，要生活得有趣，這些都是天經地義。」

此等苦悶，不敢公然聲訴，王實味引用兩個女青年「興奮而低聲的談着」稱：

「……動不動，就說人家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其實，他自己倒眞有點特殊主義。事事都只顧自己特殊化，對下面同志，身體好也罷，壞也罷，病也罷，死也罷，差不多漠不關心！」

「哼！到處的老鴉一般黑，我們的××同志不也是這樣！」

「說得好聽，階級友愛呀！什麼呀——屁！好像連人對人的同情心都沒有，平常見人裝得笑嘻嘻，其實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搭出首長架子來嚇人。」

「大頭子是這樣，小頭子也是這樣，我們的科長，×××，對上是畢恭畢敬的，對我們卻是神氣活現，好幾次同志病了，他連看都不伸頭看一下，可是，一次老鷹抓了他的一隻小鷄，你看他多麼關心這件大事呀！以後每次看見老鷹飛來，他卻嚎嚎的叫，扔土塊去打它——自私自利的傢伙！」

「害病的同志眞太多了，想起來叫人難過。其實，害病，倒並不希望那類人來看你。他只能給你添難受。他的聲音、表情、態度、都不使你感覺他對你有什麼關懷、愛護。」

「我兩年來換了三四個工作機關，那些首長以及科長、主任之類，眞正關心幹部，愛護幹部的，實在太少了。」

「是呀！一點也不錯！他對別人沒有一點愛，別人自然也一點不愛他。要是做羣眾工作，非垮台不可。……」

「……」

延安大頭目聽見這一片苦悶的呼聲，指斥青年人們不夠「少年老成」，缺少無產階級的意識，王實味說：

「青年之可貴，在於他們純潔、敏感、熱情、勇敢，他們充滿着生命的新銳的力。別人沒有感覺的黑暗，他們先感覺，別人沒有看見的骯髒，他們先看到；別人不願說不敢說的話，他們大膽的說。因此，他們意見多一些，但不見得就是牢騷，他們的話或許說得不夠四平八穩，但也不見得就是叫嚷。我們應該從這些牢騷、叫嚷和不安的現象中，去探求那產生這些現象的本質，合理地消除這些現象的根源。說延安比「外面」好得多，教導青年，不發牢騷，說延安的黑暗方面只是「些微拂意的事」，「算不得什麼」，這些絲毫不能解決問題。……青年到延安來追求「美麗和溫暖」，他們卻看到了延安的「醜惡和冷淡」而忍不住要發「牢騷」。

「延安青年已經夠『老成』了！前文所引兩位女同志的牢騷，便是在昏黑中用低沉的聲音發出的！」關於「必然性」「天塌不下來」與「小事情」，王實味說：

「半截馬克思主義者認爲黑暗的存在有必然性，儘管睡覺，天也塌不下來，於是乃在那兒間接助長黑暗，甚至直接製造黑暗！你批評他，他就說這是小事情！」「在延安大概不會出什麼叛黨叛國的大事情，但每個人做人行事的小事情，卻有的在那兒幫助黑暗，而『大人物』的『小事情』更足以在人們心裏或是喚起溫暖，或是引起寂寞。」

關於「平均主義與等級制度」，王實味首先說：有某機關的同志用這爲題寫文章在牆報上，結果「首長」將他打擊到瘋狂狀態。王實味自己有「幹部服」穿，有「小廚房」吃，其發表文章，完全是站在「熱愛」的立場上說：

「我並非平均主義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卻實在不見得必要與合理。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湯，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兩餐稀粥，（在問到是否吃得飽的時候，黨員還要起範模作用回答『吃得飽！』）另一方面有些頗爲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對上感覺他們是異類，對他們不但沒有愛，而且——這是叫人想來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人間地獄（上）

渡邊泰長

本文作者是日本侵華陸軍憲兵上等兵渡邊泰長，這是他親身經歷的事實，事件發生在中國東北四平地方。



日本侵華暴行

以王道樂土五族協和作爲宣傳的僞滿洲國成立以來，日本軍改稱爲皇軍，究竟這些皇軍在中國東北地方都作了些什麼事？以我這個憲兵而親身執行的，全是人道主義不許的罪惡行爲，及今想起來覺着非常慚愧和戰慄！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九日，當時接到奉天憲兵隊長三浦三郎中校的命令，命令我參加「軍事秘密工作」，第二天派我到四平去了。十日在四平火車站前植半旅館集合，將我編入特別派遣隊中，這特別派遣隊的隊長是憲兵上校馬場亀格（當時兼任新京憲兵隊長），分隊長爲憲兵少校星實敏（當時兼任新京城內憲兵分隊長），班長爲田中准尉（當時兼任關東憲兵隊司令部任務），此外是由各地憲兵隊派來的軍曹一（即中士），伍長（即下士），上等兵四名，我是上等兵中資格最老的。

洩漏秘密軍法處分

下午六時過後，我們在一個大房間裏集合，我們好像鬼中的鬼卒，又好似由憲兵隊裏挑出來的討厭毛蟲。「你們未聽到拷問的慘叫聲前，三次飲食都不能給好的，」馬場上校對我們說：「現在派你們的任務，事情是極端秘密的，假使將來你們把憲兵職務辭掉，對於這事情的內容也不准洩漏。如果你們洩漏了，任何時候可以把你們交付軍法會議，給以嚴重處分，你們明白嗎？」他的態度很威嚴。

我聽到「假使辭掉職務，如洩漏秘密也要軍法處分？」我的胸部一直在跳動，我目送馬場上校出房，分隊長星實敏少校又對我們說：「喂！你們的工作不能在功績表上塡寫啊，這對你們的身份沒有任何妨碍，詳細情形你們問班長好了。」分隊長說完這幾句話也出房去了。

用生人做試驗品

究竟這項「軍事秘密工作」內容是什麼呢？田中班長便向我們說出左列的可怕事實：

「日本陸軍部」直轄陸軍化學試驗所滿洲派遣部隊，現在改稱爲關東軍防疫給水部，這就是石井細菌部隊的前身，在四平郊西約一基羅地點，從前是一處中學校宿舍，現架上二十重的高壓電流鐵條網，其中就是毒瓦斯和高壓電流殺害試驗場，這是以中國人爲試驗品的，憲兵的任務是負責監視各地送來的那些中國人，同時在試驗時協助軍醫。」

當天晚上，田中班長就率領我們向任務地點出發，在出發前，田中班長告訴我們說：「現在我們先到火車站，領取試驗材料，所謂試驗材料就是中國人，點數時要論幾條幾條的，明白嗎？」

我們分別乘坐準備好了的兩輛大卡車，向火車站廣場貨物倉庫駛去，貨物倉庫前的黑暗處停着一輛鐵製有蓋大卡車，卡車周圍有二十幾名武裝日本兵守衛着，那守衛隊的指揮官和田中班長低聲說了幾句，一士兵就將鐵蓋大卡車門打開，車中漆黑如墨，車中裝的是什麼，一點也看不清楚，但見在車門前站着兩名持着上刺刀步槍的武裝兵，兇惡的警戒着。

「喂！一個一個的出來，」黑暗中一個日本兵對着車裏帶怒地說，然而，車裏卻一點反應皆無。

、「哼，不出來嗎？若是不出來就開槍打死你們啦。」一個兵這樣吼叫着，一面就嘩啦嘩啦的拉着槍機作恐嚇狀，奇怪的是仍然沒有人出來，兩個站在車門口的日軍顯出非常焦急的樣子，於是那兩名兵爬進車裏去，不一會曳出被麻繩反綁如同串珠似的一羣中國人。

田中班長走到車門口，「一條，兩條，」他小聲的查點人數，最後田中說：「好了，一共三十條，無異狀，另裝到我們的卡車上。」

那些被麻繩綁着的中國人，都穿着破破爛爛衣服，面黃肌瘦，在夜間看不出他們的面孔，於是我同另外一個憲兵，將這羣中國人分別裝到我們駛來的兩輛大卡車上，那些中國人都發出微弱呻吟聲。我們裝載他們上車的時候，高尾伍長命令要使他們面腹向着車底板，好像是堆積木材一樣，便這樣的將那羣中國人載走。

在那寒風颼颼，夜色迷濛中，兩輛卡車向西行去，當抵達試驗場時，天空中飄飄降下雪花，氣溫越發顯得寒冷。我們將那批中國人從卡車上拉下來，送進一間狹小而又潮濕寒冷的拘留所內，將那活着的生人簡直看成貨物一樣推到小房間，門上加上鐵鎖，我們便離開。

第二日，我的早飯剛吃完，我看見走廊間田中班長與兩個穿白色服裝的人站在那裏談話，那兩人，一個是年約五十歲上下，有點駝背，佝僂着腰，這人名叫安達，是這裏試驗場長，另外一人是安達的副官某軍醫。

他們三人談了一陣話，我聽不清楚他們說的是些什麼，我爲了好奇心

驅使，站在原地不動，他們的談話好似告一段落，田中班長走到我的身邊，用低聲命令我：「取出一條來。」

每批毒害三十人

自此，在午前午後都要從拘留所取出一個人來，被取的那人由兩名下士小心謹慎的押解，田中班長命令，上等兵絕對不許可到試驗場。第四日田中班長又命令我提出兩個人來，那天早晨，我將拘留所鐵鎖打開，被拘留的人都擠在房裏邊，我覺得右邊有一個人動，我立即捉住那人的襟領，將他拉起來，我用腳一踢他的腰，怒罵道：「站起！」那人覺得很疼痛，不發一言的站了起來，我要拉他出拘留所時，那人暴怒的罵我：「喂！日本鬼子奴，拉老子出去幹什麼？」他那種暴怒的聲音是由內心深處發出來，震動了拘留所小房間，我被他如此罵，又因有任務在身，我用沾滿了汚泥的皮靴用力踢他的腹部，終於把他拉到走廊中間。

「快點，」那邊軍醫在喊叫，我急忙用白布蒙上那人的兩眼，從後邊推着他走，軍醫在前面領路。

這時院中全是潔白的積雪，只有通路才把雪掃除，我將那中國人帶到用黑色磚瓦建築的一排平房子前，在那黑色平房子周圍有約二咪半的磚牆繞着，磚牆上架着通高壓電流的鐵絲網，我將那被蒙着雙目的中國人推進那黑磚房子裏。這裏掛着小木牌，上寫「第一試驗場」。

那邊站有幾個穿白服裝的軍醫，不一會駝背的安達場長來了，將軍醫們分配到每人所負的崗位去。同時安達又命令我：「喂！憲兵，將那傢伙綁在天幕中間。」這個駝背的場長，他說話聲音都充滿了殺氣。我於是走進黑磚房子裏，我將那中國人綁在房子的中央，然後我同軍醫取掉蒙在那人雙目上的白布。

當我同軍醫退出那間黑磚房子的時候，在門口站着另一個軍醫，將裝入毒瓦斯的鐵管由門口通入房裏，於是那軍醫拔開鐵管栓，另外還有幾名軍醫都由衣袋內取出懷錶和筆記本，從磚房的玻璃向裏邊望去。只見那裝有毒瓦斯的鐵管一拔開栓，發出一種震人心弦的怪聲音，好似毒蛇一樣的氣體，襲入房間。

「一分、二分，」軍醫們看着錶數時間，同時從玻璃窗注意看看房裏被綁着的那中國人動態，瞬息間，房裏已充滿了瓦斯烟，只見那人兩隻眼睛好像破了似的流着淚，傳出來痛苦的微弱慘叫聲，五分三十秒，那人的頭向前低下，駝背場長見此情形，他喊了一聲「將瓦斯停止」。於是負責瓦斯管的軍醫又將瓦斯栓塞住，並且將生風的馬達管插入房間，這種生風馬達管在五分鐘時間即能將房內的瓦斯吹散。

「喂！將房裏的傢伙弄出來，」駝背場長又下命令，我聽到命令立時想往房裏闖，另外一個軍醫說：「等一等，一定要戴上防毒面具。」

我進到房裏，看那中國人還有微弱呼吸，可是用麻繩綁他的手腕和大腿，繩已深入到肉裏，充滿了血，很難將麻繩解開，當我將麻繩解開的時候，那人咕咚一聲栽倒地上，於是我用麻繩套在那人兩肩，將他由房內拉出來。

軍醫們看我將那人拉出後，好像山中野狼似的包圍上來，有的用手電筒照，有的用聽診器聽，軍醫們互相研究了一會，駝背場長又下命令說：「把這個將死的傢伙再送到房裏，試驗第二種。」所謂試驗第二種就是試驗另一種毒瓦斯，這第二種是「窒息瓦斯」，如果是沾染上這種瓦斯在兩分鐘內就得死亡，非常厲害。

那個中國人再受了窒息瓦斯，一分鐘就氣絕死亡，他的屍體被運到解剖室，供軍醫們作研究材料。

像這樣的殘暴試驗，每天午前午後都要舉行兩次，一連十天如此，中國人的寶貴生命不知被奪去了多少。同時這種以活人作毒瓦斯試驗並沒有終止期，第一批三十人完了，各地憲兵隊又送來三十名。

注射肌肉潰爛劑

漸漸又開闢了第二試驗室，這是在院內正中被一排黑磚平房隔開的，那房裏放置着二十個大鐵箱，每一個鐵箱長約一咪五〇英吋，寬約一咪，高約七〇英吋，每一個鐵箱裏放着一個中國活人，使那人仰臥在箱裏，用鐵鍊綁着，身體絲毫不能動。

「這個是腕，那個是腹部，」駝背場長這樣的命令軍醫，軍醫們用粗大的注射器給鐵箱裏面的注射，鐵箱中的人痛苦的微弱聲音慘叫怒罵：「日本鬼子奴，要殺你們就快殺吧！」那種怒叫好似噴出來鮮血一樣，痛苦的比火燒還難熬，拚命的在箱中掙扎，鐵箱也有些動。

軍醫們按時間到來，將鐵箱蓋打開，檢查注射部分，那被注射的人好像熟櫻桃顏色的皮膚，肉體一秒一秒間的潰爛，一天兩天一週間鐵箱中那個人就活生生的潰爛死。

秘製人肉罐頭

「喂，那邊憲兵不准進入，」這是我想走進一間大房去，軍醫長在後邊喊叫我。

那大房就是解剖室。某一天午間，我由黑磚房左邊，繞過其他房間，又到解剖室前，這時候，軍醫們都去吃午飯，一個人都沒有，我冒險的將門推開走進去，看見許多還活着的中國人被用麻繩綁在木板上，看見旁邊擺列着像採伐木材所使用的斧和鋸，那被注射的中國人身體局部，如木柴似的被割開，房裏皆是鮮血，那情形好似一般所形容的血海，骨、肉、手、足、頭散亂滿地，這間解剖室，簡直是屠人場。在房中的最右角，堆着數百個用鐵片製的罐，那罐直徑有三十英吋，罐是準備裝入切碎了的人肉，做人肉罐頭，最裏邊手術台綁着的那些中國人，全是由第二試驗場運來的，他們發出來微弱的呻吟聲。

某一天早晨二時許，特別警報鈴響了，全院的人都顯得非常驚惶，「怎麼啦，發生了什麼非常事故？」我一邊說着一邊由房裏如飛似的跑了出來。「什麼事？」田中班長也這樣的問我，這時由第二試驗場跑出一個軍醫，一看見我，他就喊叫：「喂！憲兵，由鐵箱中逃了一條，是三天前在腕部經過注射的傢伙，穿着我的外套和防寒靴逃跑了。」田中班長聽那個軍醫如此說，嚇得他牙齒打戰，渾身顫抖，「哼，這還了得，我們可能受到國際公法裁判，我們的腦袋都要搬家了，快出去找，就是大雪堆也要踏碎找尋，找不到的時候不准回家。」

江南啼痕錄（六十三）

有清一代，廣東出過兩個半狀元。一個是順德梁耀樞，聞說梁耀樞原非富有，會試獲中進士。至殿試時，因在皇帝面前考試，禁防甚嚴，不得携帶小刀。但文章的繕寫倘有錯誤，又不能不刲補。太監乃乘機敲搾，製備小竹刀一把，漿糊一樽，以備新科進士入場購用，但索價甚昂，形同勒索。梁耀樞以上京盤費並非充裕，不甘任人敲搾，寧可留心繕卷，婉拒購買。殿試時小心翼翼，恭繕試卷，一筆不誤。典試大總裁，以梁耀樞的文卷入選，但非列於首名。依例殿試名次，乃由典試官薦卷，而由皇帝決定；其時，乃慈禧太后垂簾聽政的時代，大總裁把試卷進呈後，內侍端放在案上，以待慈禧太后欽定。忽然一陣大風吹來，把所有的殿試文卷吹翻落地，卷底向上，慈禧太后親來執拾，看見滿地都是刲補的文卷，只有梁耀樞的文卷，毫無刲補，引起慈禧太后的注意，把文卷拿在手裏，待內侍把文卷拾好，放回案上時，慈禧太后將梁卷細閱，覺其所寫的卷字，筆筆工整，且看其姓名，又很吉祥，於是，便把梁耀樞的文卷，定爲首名，乃大魁天下。但這位幸運兒的狀元公，宦運卻不甚亨通云。另一個是乾隆年間的名臣莊有恭，莊有恭原非廣東籍，其父適宦遊廣東，莊有恭乃誕生於廣州的舊倉巷。聞其少年時代也是在廣東讀書，所以後來入學，中舉，也是報註番禺籍，蓋其出生地的舊倉巷乃屬番禺縣的。但莊有恭通顯後，絕未再歸廣東，故只能說是半個的廣東人。但在高州卻出另一位狀元，那是吳川的林召棠，據說林家能出狀元，乃拜堪輿之賜，蓋其祖先葬有佳城，其子孫必有獨佔鰲頭。相傳這位狀元郎，在青年時代，俊逸風流，每偷偷向家裏艷婢胡纏。後來給他的父親知道了，一次故意出了上聯，要林召棠屬對，該上聯是「奴手爲孥，比後莫孥奴手」，這聯是拆字格，而在聯中復寄有諷規之意，原難屬對的。但這位風流公子文思敏捷，提筆便寫了「人言是信，從今毋信人言」的下聯，呈給他的父親：此下聯也用拆字格，且具答覆父親的諷示，還暗示其父親莫信閒言讕語。他的父親見此子文采才華表現不俗，才子自然風流，此後也不再管他了。林召棠中了狀元之後，也沒有當過什麼大官。在晚清梁耀樞和林召棠的名氣，不及番禺的許應騤和香山的何璟，這兩位鄉彥都開府八閩，官至總督；但大魁天下的榮貴，也替廣東人爭回不少面子。

高州也產全國聞名的藥物，那是化縣的橘紅，以化痰止咳的功效，爲杏林所重視。但中國藥材須講地道，橘紅當以化州所產的爲最佳，惟不是化州所產的盡屬上選，地道的地道，乃以化縣地方法院衙署的那兩株所產的爲最佳；因爲那兩株橘樹根下，恰爲礞石礦，橘樹經長期吸收礞石的精華，故其化痰止咳之功特著。

我想當天便趕到廣州灣，所以腳步放快一點，中午便到達梅菉，梅菉一度設市，後改爲管理局，凡設管理局的，必定是地方環境特殊，與綏靖工作有關，故劃出這個地區，作爲縣級的一個特殊單位，以便軍政配合，使在清鄉之後建設地方。或者是當地的民族，其生活、文化、經濟須待改進，所以，以一個特殊機構去負責推動之。當時我匆匆過境，故對梅菉設置爲管理局的原因，未加深究。但梅菉在勝利後，其黨政首長，有值得一提的必要：

梅菉管理局勝利後第一任的局長爲岑滌群，陳濟棠開府南天的時候，曾公開舉行縣長考試，以衡選百里侯，岑滌群工於文事，且出身於法政專門學校，精研律例，又屬燕塘軍校的政治深造班的優秀學員，及鋒而試，與詩人及駢文家王澍，同時金榜題名，而王澍則名列榜首。我和岑滌群原不相識，但在一年之後，返廣州述職，乘船啓程，（那時已有小型漁輪改爲貨船，行走湛穗線。）但船上只有客倉，而無床位或臥房，惟能乘船者也不容易，我要勞煩到航政局的趙民治主任，才拿到客票。下得船來，一個個子矮矮，面龐清秀，身穿一套黑生綢短衫褲的男子已在艙裏，商人打扮而不似商人，一派斯文氣象，交談之下，吐屬風雅，知非商場中人，乃請敎姓名，始知爲岑滌群，從七品的大老爺，（清制縣知事官敍七品，管理局稍遜於縣，故稱從七品，乙笑。）毫無官派，沒有隨從，驟看他像湖海商人，樸素澹如，有君子之風。這次船上旅客，僅有我倆二人，早晚暢談，殊不寂寞。雖然萍水相逢，竟成知己。後來，我任粵省府人事處視察，他也改任會計處科長。我逢有文字構作，請他斧正，每每指出一二，確更出色，眞個一字是我師。

更值得一提的，便是梅菉市國民黨的市黨部書記長陳應武，那就是在香港黃大仙給中共派人殺死的陳寒波，陳寒波的被殺，乃因爲他是激烈的反共份子，著文抨擊，爲中共所銜恨，便派人執行紀律——暗殺。蓋陳寒波原爲共黨份子，大陸沉淪後不滿中共的所爲，逃出香港，乃揭發中共的暴行殘酷，以共黨份子來指出中共的罪惡，當然比任何人更清楚，陳寒波的控訴，當然比任何人更有力；中共乃以陳寒波叛黨而置之於死地。陳寒波一死，卻引起海外人士對中共的更深認識，反共的火花滙成反共的熱流，這則爲中共意料所不及。故中共在海外暗殺反共份子，實爲反結果的下策。但由於這件事的反映，國民黨也須切實檢討，以共黨份子居然滲透爲國民黨的幹部，主管縣級的黨務工作，組織的鬆弛，防諜的疏忽，應切實糾正。其實高級的負責人過於濫情，辜負了自己的黨，陳寒波的妻舅，是中央調查統計局的高層人物，以他八行箋的介紹，廣東省黨部便派爲梅菉市黨部的書記長，他以書記長的身份，憑妻舅的關係，而與中統派駐各地的站主任打交道，你想，還有什麼保密可言，痛定思痛，能不自警！

宓琴

萬人意見

愛國人士熱心解囊
援助陳小烈士家屬

萬人協會中華青少年先鋒社，為雙十節懸掛國旗而不幸觸電犧牲的愛國小朋友陳昌和，除全體社員對他表示萬分的崇高敬意外，曾發動為他家屬募捐運動，結果獲到港九愛國人士熱烈解囊，捐得款項一千六百一十元正，並於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由社員多人親將該款交陳昌和小烈士的父親陳新發先生親收，社員等特別對陳老先生致以親切慰問，對他兒子因愛國而犧牲，雖死猶生的壯烈事蹟，永為人們所敬仰和紀念。

茲將各愛國人士捐款芳名列下：

先鋒社一百四十元。

萬人協會、陳蘇、何錦萍。各一百元，合計三百元。

黃華、林自力、廖柱天、冼國育、余健謀、莊家倫。各五十元，合計三百元。

洪益林四十元。

梁志鴻、陳昭、岑嘯雷。各三十元，合計九十元。

張家鴻、陳挺拔、梁伯中、張玉鶯、陳志強、楊國榮、伍陵、彭貴彰、流浪書生、陳達生、翁明源、譚昇、湯志明、孫一專、掌故月刊社、段子敏、梁鳳琼、新界一讀者。各二十元，合計三百六十元。

張少彭、梁國。各十五元，合計三十元。

楊聖林、麥豐、周慶龍、梁昶基、廖志堅、劉玉剛、劉太、劍平、王淦華、丘可光、郭嚴芳、江信忠、高昭、王英傑、江灝川、黃健雄、劉提、劉仲剛、陳應美、孫業昌、徐潤添、陳科、賴先鈿、潘守和、黃恂、梁冠中、袁發、柳以青、葉其眞、李庭馥。各十元，合計三百元。

蔡漢七元。

吳少雄、鄭秀堂、嚴如、李培棠、祁巘鮮、陳洪禧、胡漢陽、陳廣森各五元，合計四十元。

呂女士三元。

共捐港幣一千六百一十元正。

又：近日收到杜達深先生，余秉雄先生各捐二十元，李林元先先、何民德先生各捐三十元，黃×然女士捐十元，稍候再派人送交陳老先生收，謹代致謝意。

回歸肉彈嬉皮士
影响廣州青少年

留長髮裝大胸無視毛著

海外毛共自發動「認同」、「回歸」與附共垃圾一唱一和發出一些美麗的謊言，召喚海外附共亡魂「回歸」共黨地府後，一些海外人士也隨之墮入其圈套，當然有些亦乘機混水摸魚，藉以「回歸」來增加他（她）的招搖撞騙本錢。毛共亦樂得利用這些人中垃圾為己宣傳。毛共本以為此次攪「認同」、「回歸」是以打擊自由中國在海外的聲譽，但毛共的如意算盤打錯了，眞金不怕紅爐火，自由中國依然屹立，比以前更堅固，經此次回歸所產生出來的後果更增強我們反共必勝的信心。

毛共此次出盡九牛二虎之力發動港人回歸，但港共統戰分子很不爭氣，正義的港人都已識穿它的詭計不為其所騙，只有本來在港已是垃圾的附共亡魂响應「回歸」。其中有「沙漠嬉皮士」、「眾人老婆」、「過氣肉彈」、「職業學棍」、「肉麻低音播音旦后」、「中大飯桶博士」、「老色狼」等等，由於所邀請而能响應回歸觀光的都是一班牛鬼蛇神，狗口長不出象牙，當然成不了什麼氣候，正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筆者不久前接得廣州弟弟來信要求購一雙綠底、綠綫鞋頭的白色網球膠鞋，三件小碎花恤衫及一條喇叭腳窄管長西褲，筆者手足情深，既然弟弟有所要求只有照單購買郵寄給他。不久又接父親來信說他已把寄給弟弟的東西「沒收」了，還要筆者以後不要再寄這些東西給弟弟，信中亦沒有說明其原因。筆者為之愕然，百思不得其解，這個謎至最近有一堂兄回廣州探親，回港後與他談起才憬然而悟，原來去年由畢得利率領的「流浪足球隊」往大陸觀光，在廣州作過球賽，球員不少人穿的都是喇叭褲、花恤衫、長頭髮，正是鐵幕關不住的春光，廣州的年青人、學生有樣學樣，好的不學衰的會學，他們本早已嚮往自由世界的多采多姿服飾，他們都以為此球隊是由黨請來的，當然是朋友，應向朋友學習，於是年青人們紛紛穿花恤衫、着喇叭褲、白網球鞋、留長頭髮學做嬉皮士型為時髦才能吃得開，（當然他們的花恤衫、喇叭褲大陸沒得賣而都是在港的親友寄回去的，沒有外滙的就只有黑市交易購來穿了。）他們的長頭髮型也學足香港「沙漠嬉皮士」，廣州小汽車（的士）司機的青年大部留長頭髮。除了一班學生、青年人外，還有不少知識青年下放農村跑回廣州做「黑人」的，他們都留起長頭髮、花恤衫、喇叭褲招搖在市面，尤其在幾間茶樓、餐室都充滿這些青年，他們因沒有糧食供應，有時通過私人關係做些散工來求取生活外，還做黑市買賣、及偷或搶掠東西為活，更有三五成群聚在中山公園、越秀山公園內賭錢，賭糧票。

自上月過氣肉彈回歸後，廣州的

少女也掀起另一個新的高潮，廣州少女們都認為肉彈也是黨請回來觀光，是她們的朋友，於是有樣學樣，裝大胸部，改化名稱什麼「美娜」、「丁娜」等等。最近廣州還流行過氣肉彈的裸體相片，這是香港親友在一些娛樂畫刊剪下寄回去的，是過氣肉彈全盛時拍片的暴露劇照。在廣州這些相片甚有價值，起初是一元至二元一幀，現已漲價至五元了，光看二分鐘代價是二角錢或二両糧票。這些交易多數在長堤及中山五路幾間茶樓、餐室內，也有在中山公園或越秀山公園內交易。

據說，毛共得知此情況後很是氣頂，正是捉蝨入屎忽，現正進行檢討，責備港共統戰飯桶為何請這班牛鬼蛇神回來而影响大陸人民生活走向資本主義化，可能對港共統戰頭頭有所處分。

因此我們可聯想到大陸青少年如香港一些青年一樣趨於生活墮落，但本質上有其差別，香港是一個自由社會，人們生活可自由發展，無論生活怎樣腐化只要不觸犯法律是沒有人理會的。而大陸青少年就不同了，他們大都是十餘廿歲，他們都是大陸陷共後出生的，都是受毛共教育長大，而毛共標榜自誇毛澤東思想是萬能，毛共雖不斷灌輸毛思想給這些青年，不斷攪政治運動來控制人民思想，嚴密的特務組織監視人民一舉一動，但人總是人不是機器，是有理性的動物，尤其青年人一有外間因素影响便轉而模倣，什麼毛思想，什麼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等騙人謊言都掉於腦後，抛在垃圾堆裏。

毛共對人民灌輸一切奴役教育思想本以為人民便可貼貼服服「聽黨的話」，可保江山萬代永不變色，但這些都是夢想，毛共施行的殘酷農奴制度，人民一旦稍突破控制就會齊起打倒這魔王，使共產主義永不超生，使毛共思想與牠一同永埋於地下。

一兵（七三年十一月廿三日）

雙十回國觀後感

博鼎遺孫

普天同慶旗海飄揚

近年來，世界上雖然掀起一股姑息逆流，許多無恥政客先後和毛共勾勾搭搭。外表看來中華民國好像很孤立，其實並不是這麼一回事，從今年的雙十節便可得作答覆：中國人今天已覺悟過來，要解決國家問題，權利只是掌握在每一中國人手裏，誰也不能干涉我們自己國家的內政，海外僑胞已由實際行動聯合起來，對毛共及一小撮姑息主義者當頭一大棒喝。全球一百二十多個國家有五十九個國家的僑團，總計人數超過九千人，這些人當中大部份都是青年人。有的是在僑居地上生土長，不會講中國話，然而他們還有一個中華民國，屹立世界上，發出光輝照耀着每一僑胞。在世界地圖上幾乎找不到的一個大溪地國家，就有許多僑胞從那老遠的地方跑來慶祝國慶，今年國慶僑胞比以往任何時期多出許多，而且是在國家形勢處於最惡劣的年頭，這是什麼道理？問題簡單得很，儘管尼克遜要在北平設立大使館也好，人們也毫不在乎，一句話就是全球僑胞支持政府光復大陸。

國慶節這一天大清早，我們便集體乘坐巴士由北投，開至台北市，一路上所見到的旗海遍佈，普天同慶，全市浸在嚴肅沸騰的快樂氣氛中，馬路上直是車如馬龍人如水。車子不能前進，迫不得已全部下車步行，穿插過幾條街道才到達總統府廣場上，那裏已排上整齊的隊伍，人頭湧湧針也插不進去，幾經辛苦才好容易找到站着的位子，二十五萬軍民同胞，全神貫注等待大會開始，恰巧那天天氣惡劣，烏雲密佈不停地下着大雨，使參加大會的人全身盡濕，可是人們並沒有因為衣服濕透而臨陣退縮，反之人們全副精神抖擻起來，滿身洋溢着一股堅強反共熱力，加上一點涼意，伴勻在一起更有一番說不出的快慰。一個多鐘頭時間很快的過去了，會後，全體分成十路行列，進行全市遊行，那五彩嬌艷的烟花和一群象徵正義的和平鴿，在空中慢慢地失去了它們的踪跡，大會到此便完滿結束。

香港、台北、廣州

在香港住了十多年，一日到另外一個地方看一看，就覺得這地方實在不值得留戀的了。在台北坐了幾天車子，作全市遊覽，參觀各種名勝古蹟，才知道三個香港面積還不及台北市那麼大。整個台北都是青葱翠碧的綠化環境中，處身其間，尤如進入人間仙境。馬路寬濶乾淨，一點紙屑也沒有，比起這裏烟蒂雜物隨地亂抛的壞習慣，直是不可同日而語，因為每一個國民受過良好的教育，長期養成了一種潔身自愛的優良品德。我覺得香港的車子是世界上最多的城市，可是如以密度計算還說得過去，如果是數量那就不及台北市那麼多了，所有的士國產的比較多。電單車完全是國產品，數量多得另人咋舌，每當十字路口亮着紅燈時，成群結隊的士、電單車行列，排在一起，壯觀得很。

台灣同胞由於長期生活在豐裕的環境中。其生活需求總是在向着豪華方面着想，他們好像對香港人很羨慕，不過這是人類心裏向上發展要求的必然趨勢，而且也很正常的。在極權制度下的大陸上，才是被認為一種「腐化的資產階級世界觀」。有一位旅店青年職工問我；香港的生活怎樣？工資是否很高？我毫不猶豫告訴他：香港一般工人收入確實不錯。可是由於近來物價飛漲，特別是大陸土產，受夠毛共操縱，任意提高價錢，市民收入趕不上物價暴漲，日子已經不是很好過的了。政治環境很不安，國際上有什麼風起雲湧，人們就惶惶不可終日，時刻準備和共產黨拚命的。最後我又說：你們是世界上最幸運的人了，如果政府許可的話，我很願意來這裏當農民。無憂無慮過一輩子安樂日子。這大概他們看到每一位僑胞回國衣服很不錯，俗語云：「出外千二租一，「回家無床舖」。誰人出外不

愛穿好一點？其實我來了香港這麼久，只縫了一套西裝，很少有適合時間穿出來，在這裏一般宴會還可以應付過去，如在廣州市街頭走起來要令人刮目相看，因爲在大陸上人人都穿得衣衫襤褸。我這套西裝在台北市也就並不怎出色，人人穿着的衣服都很入時，而且很光鮮，服裝店到處林立，也無需憑證購買。高雄市有二間百貨公司：「大新」和「遠東」在香港也找不到那樣大規模公司，由地下至八樓，各種貨物眞是應有盡有，每當華燈初上，紅男綠女，成群結隊，有如過江之鯽，其熱鬧情形在香港從未看到過。

在大陸上的兒童很多都面黃肌瘦，就是一些大城市的兒童也莫不如此，廣州市在中國大陸而言其生活條件應該說數一數二的了，然而隨街可以看到三五成群的適齡學童，手上拿着柴刀到處削樹皮拾煤炭渣滓以幫助家庭解決燃料，香港這地方在上下午任何時候都有許多遊蕩的學童，在台北市住了幾天白天從沒有碰過適齡學童，有之恐怕那是很少的特殊例子，由於政府強迫教育的緣故，凡是適齡小孩子一定要進學校受教育，教學時間是全日制。黃昏時候才能見到放學的小朋友，身上穿着的衣服淸一色黃斜制服，頭戴童軍帽走起路來精神勃勃活潑得令人很可愛，眼看這些國家未來主人翁，生長在這良好的生活環境中，不期然地使我想起大陸上還有億萬無辜的兒童，眞是欲救無從之感。

人無近憂必有遠慮

今談香港前途 不是杞人憂天

去月廿四日下午在中山大學同學會所所開的萬人協會學術組講座會，氣氛融洽，濟濟一堂，十分熱鬧，可惜時間關係，一般未能暢所欲言。因此我要借這「萬人意見」的園地，伸述我要說的心聲。

那天講座的主題是「香港的前途」，與會的來賓、讀者、會友所發表的偉論，十分懇切和中肯，堪作我會成員和大眾對學術深造的一種啓示。

在「香港的前途」辯論裏面，孫一專和陳澤棠兩先生意見一致，均認爲在目前紛亂的世局中來談以後廿多年的事，誠然是「杞人憂天」！看起來十分有理，所謂「能知三日事，富貴萬千年」，何況是廿多年後的世事？因此對「香港的前途」問題，還是談談現實云云。

而我對上述這一點，不敢苟同，認爲要有所分析。當日在座的大眾，雖然年紀已屆「中坑」之年，以後廿多年的事，恐怕冇眼睇，但他們都很熱心來討論，眾認爲今天來談「香港的前途」，不是「杞人憂天」，而是切身的問題，所謂「人無近憂必有遠慮」，又怎可不拿來討論一下？如果說「杞人憂天」不免消極點吧！凡是反共陣綫的成員，早已把生死置於度外，又何須作「杞人憂天」之想？不過所憂者，廿餘年後我們的子孫，是否變了毛子毛孫，祇知道有一個極權的政權，而不知道還有一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民主政府——中華民國而已。

讀者蔡瑛

老八特殊材料 利用屎坑發電

絕望

農民餓得難忍，希望能安慰一下肚子，問共幹：「同志：國家糧食政策何時才取消分配制度，讓人自由地任買任吃？」共幹皺眉想了半天：「世界上資本主義徹底消滅，國家再不用把糧食支援世界革命，那時你便可以吃個飽。」

少數人的平等

共幹向農民開洗腦大會，口沫橫飛。「在我們人民政府領導下，大公無私，人人平等，絕對沒有貪污。」口齒遲鈍的農民背後駡皇帝：「大的狗官兒有沒有貪污我不知，你們這班王八蛋，一朝當了村幹部，十個又九個起新屋？你們幾個人確是平等。」

自暴其醜

老八宣傳員套用亞毛的咒語：「人家能製造的東西，我們一樣可以製造出來。」傍邊另一土包子老八接着得意地插嘴說：「人家不能製造的，我們已經發明生產了。爲了改善人民生活，屎坑可以發電，老糠可以搾出油。」

特殊材料

老八宣傳員向一羣下鄉知識青年再教育：「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製成的，經得起任何政治考驗。」知青聽了，有意難倒他：「劉主席、林副統帥、陳伯達等走資派，是什麼材料製成的？」

不吃草的馬兒

農民甲：「你知道共產黨最喜歡什麼人？」農民乙：「當然是他們的同路人。」農民甲：「你估錯了，共產黨最喜歡的是不用吃飯的神仙肚，一天能做二十四小時工作的人。」

（孫一專）

小爬蟲派發煽動性傳單 逃不過中學生雪亮眼睛

萬先生：

昨天返校時曾碰到一些人在派發傳單，對象是中學生。我也接到一張，細看之下，原來是談及現代「殖民地教育」的悲哀，內容充滿煽動性，不消說又是一羣激進青年知識份子的「傑作」。

現將傳單附上，懇請萬先生揮戰鬭之筆，向這羣「攪攪震」，迎頭痛擊！

一中學生上

愛國不分貧富 反共不分老幼
家仇未報怎能志氣消沉

萬先生：

請恕我客套話不多寫了！當先生看了這信後，會發覺我的名字並不陌生，以及我內心的痛苦和人生觀了。

荷承惠賜各期會刊，藉資廣識，不勝銘感，祇以事務羈身，未克參加貴會爲先生旗下成員而萬分遺憾與慚愧，幸蒙先生不分彼此，一視同仁，是足使我引以爲榮者，今付上一角郵票百枚，以作惠賜會刊的郵資。

我自六二年逃港後，雖誓死反共，但因身患殘缺（足跛），常有烏鴉難入鳳群之嘆，故從未參加社團活動 除一年一度的雙十國慶及同鄉會的春節聯歡外——這並非不欲參加，無奈自卑心所作祟耳（自認爲身軀遜色，難與他人並駕齊驅）。雖僥倖逃出生天，而在這複雜社會影响下，難免悲觀人世，嘗以靜思自問，我這殘廢之軀，眞恥生於此，萬一復國軍興，自己對國家、對社會，又有何貢獻呢？因此，除埋頭料理辛苦經營了達十年的小生意外，工餘就是閱讀反共書報，以自解苦悶罷了。

先生是文化界前輩，而有豐富的人生經驗，懇請賜我明確指示，挽救我這頹喪的人生，這是眞心話，並非戲弄，敬祈鑑諒！

、讀者流淚書生十一月廿二日

（愛護國家不分貧富，反共不分男女老幼，等候反攻角號吹响，年青力壯者可投効國軍上前線抗共，老弱亦可協助後勤工作，復國未成，家仇未報，怎可萌生志氣消沉之念！萬人協會的宗旨是不分階級，一視同仁，團結海外自由人士，反暴政反迫害，爭取自由權利。希望閣下振作起精神面對現勢，本會正歡迎你參加爲成員之一，多一位會員即增多一份力量，然否。——萬人協會會務部）

「萬人協會」簡訊（五十五）

本月二十二日星期四下午七時，本會假座梅江飯店二樓召開執行委員及候補執行委員和各分區負責人之擴大會議，仍由會務主任張仲仁執委主持，他說：「由於近月來本會積極籌辦慶祝中華民國六十二週年國慶及萬人雜誌週刊六週年紀念之兩大聚餐聯歡，所以執委會會議延至現在才能召開，這次會議的主要中心內容是要總結一下這次回國觀光團的優缺點，我們先聽過和看過不少團員的反映及意見書，覺得缺點和優點的份量都重，很應該來個總結及分析以辨是非，例如在這次回國觀光團中，不少成員都盡了自己的力量，給予本會無限光榮，例如：洪鑫林執委他就不惜人力物力使回國觀光團份外覺得出色！

尤其此次參加觀光團胡流澄會員，行前經萬、曾二位會長委托赴台觀光團負責公共關係重任，結果不負所望，在台出錢出力維護團體，最難能可貴者，出力不道功勞，出錢不肯報公數，此種熱愛協會的精神，最令執委會同人所尊敬，順致謝意。又例如在當時慶祝大會開幕之際，正值風雨來臨，本會回國觀光團持握旗幟的團員們都能挺起胸膛，精神飽滿地握着旗幟，昂揚奮發精神給予別個團的人士們無限好評，這些都是對我會作出了很多和很大的貢獻，可惜觀光團陣容雖然龐大，但卻有一小部份人未能恪遵本團守則和國家法紀，擅自和過量携帶貨物圖利，曾給海關當局搜出補稅，這就影响了本會的威信不少，作爲這次籌辦回國觀光團的我和這次領導回國觀光團的副團長陳挺拔執委是難辭其咎的，我建議執委會上應給我們失職人員適當處分，以符公允，相應記過一次或兩次以資警戒，同時，回國觀光團這次在台灣的食宿行止，聽團員們反映；秩序也很混亂，也是一個大大的缺點，應由陳挺拔副團長檢討一下。」

接着，由陳挺拔執委檢討這次回國觀光團的安排不當，除了人數眾多照料困難，加上惠州十屬同鄉會也由他領導照應，難免顧此失彼，相應檢討受批評，同時，他還表示，團員所帶的物品事先不知情，因他提前去了台灣，最後，各執委紛提意見，會長萬人傑，副會長曾憲光，學術部主任岳騫先後都對這事件作了處理的重要講話，曾副會長總結地說：「由於我們這次回國觀光團過份強調陣容龐大，人數眾多，而且很多又是以讀者身份參加作成員，不知底蘊，難免良莠不齊，再加上機場內檢查行李時的時間匆促，因而出了漏洞，我們能總結出優缺點，以便今後能有所警惕，最好不過，至於記過問題，我和萬會長事先也研究，這次檢討會的主要目的是以教育爲主，處理從寬，記過不過是爲了警惕錯誤，各人都已知錯，我看記過失卻作用了，岳騫先生最後也補充說帶些貨品圖利，雖然也是一種缺點，但經過了稅收便可放行，不算違禁品，也不怎樣影响本會的威信。會上各人都一致表示說；既然知錯，那就不究既往了。

最後執委會上還表決了一個提案，決定今後每個月都最少要舉行一次執委會議，好把會務不斷地推進。

本月二十日下午三時，本會學術部假座彌敦道三〇〇號華豐大厦六樓G座香港中山大學同學會舉行學術座談，由學術部主任岳騫先生主持，並由萬人傑會長主講香港的前途和解答問題。

首先主持座談會的岳騫執委表示座談會的宗旨要強調自由民主，暢所欲言，即使有背道而馳的相反意見，大家儘可互相辯論，找尋眞理，但不要排斥，學術座談會上即使講錯了說話，我保證是不會給人找麻煩的。跟着，由萬會長說明這次學術座談的上題，他說：「香港有四百多萬人口，百份之九十以上是我們中國人，香港前途直接與我們有着關係，香港是中國領土一部份是誰都肯定的，中共和中華民國都有機會接收九龍新界，目前香港仍是中共的金蘋果，英國經濟上在香港也甚得益，目前工業能否維持，那就要看世界情況轉變如何才能定奪。不過，照股市行情及建築地下鐵來看，香港仍是很穩定的，廿三年以內，香港政治有無變動，大家可由一、中共有無必要在租約未滿前收回香港的租借地及香港。二、英國會否放棄香港，三、世界會否大變化，香港受牽一髮而動千鈞之累這點來着眼討論。」

過了一會，曾憲光副會長為了座談會掀起高潮，特地提出了一個具一定代表性而又很現實的問題，他說：「最近很多人關心的是中共要在香港設辦事處，聽說希斯明年到北平，主要還是商談這個問題，大家都很關心政治社團會遭解散，更可笑的是有一位退休立法局議員，竟對我說：「到時政治犯如你一樣的會被解大陸受處置」，究竟會不會呢？

萬會長即席解答說：這消息以前多由新華社透露，新華社祇算是一個文化機構，不能正式代表官方發言，雖然中共曾提出過這種要求，但英國和香港政府至今仍在耍其太極，究竟將來如何轉變，頗難臆測，退一步說，就算明年希斯訪問大陸，與中共取取協議，在香港眞的設了辦事處，也不必我們掛慮，因英國是個古老國家，自由民主最着重的。

接着曾副會長再表示他完全同意萬會長意見，且在當時他便曾反駁該議員的謬論，他亦絕不驚恐擔憂，相反，和雜誌週刊作者們一樣，更加死硬派。

他說：「我以前寫反共文章多用筆名，現在寫出眞正姓名了，證明我絕對不驚恐，估計將來總有一天中共會設立辦事處，但政治風暴絕不會來臨，正如諸作者一樣，越寫越起勁，因為我們知悉中共的本質，中共黨員也是人，絕不會放棄香港的利益而要收回香港，也絕不願將自己在政治上的退路阻塞了，因中共黨內總是爭權奪利的。」

經過這樣的啓發，各人相繼紛紛發言，有些提出：目前大陸放人來香港為了什麼緣故？是否轉了性？但都一致認為中共本身潰爛不堪，無暇對外，不敢也不願牽涉香港，特別是陳澤棠這一個後生哥，他列舉出很多事實如中蘇交惡正劇，中共對外購買機器和飛機，在在需錢，不會放棄在香港的利益，同時列舉現在香港正積極建設天橋、地下鐵，香港節及工展舉行，證明香港目前穩如泰山，中共貌似強大，內憂不已，還恐我們虎視眈眈的反攻哩！

協會又收到江灝川執委捐福利基金四十元，會員王淦華捐會刊二十元，熱心讀者流淚書生捐十元（郵票），謹此致謝。

秘書處供稿

十一月二十八日

徵求長期訂戶

三十元訂閱卅期

本刊爲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三十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三十五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十樓A座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卽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茲付上 現金／支票／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 址：

毛共絕不自動倒下來 團結所有力量反對它

編輯先生：

十一月廿四日星期六下午三時至五時，萬人協會舉行第五次學術座談會，並且今後每逢星期六下午這個時間，都會舉行，本人對旅行及參加「聽講」，很有興趣，故每逢有這些活動時，我都想邀一、二好友參與其盛會，自然他們都是眞正難民，忠貞之士，說年齡吧，他們都比我小二、三或五、六歲的，照理應有活力，正所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一切耳聞不如目見，就說是短期短程旅行也好，合群參加共同目標的事務是應該的，但幾次都出乎意想之外，沒有一次邀到同行。

這種事情，沒有什麼好談的，人各有志，甚難勉強，若是偶然一次有事務羈身，那是權其輕重緩急，沒有辦法；長時間來，都不能脫身，眞令人難以置信。我覺得人生如朝露，應及時行樂，更應及時對國家民族社會有不同程度的貢獻，卽爲個人起見，參加集體叙會，以期知識有所增加，思想有所啓發，借鑑宏儒博學的見解，以人之長，補己之不足，是應該把生活領域擴大一點，放遠一點。看劇本不如看舞台上活動的表演，看書報上的消息評論，又不如聽演講會座談會各人各抒見解的來得眞摯而有趣，這種場合，自己有什麼意見嗎，可以登台發揮一番，不然嗎，做一個看眾聽眾也是好的。不要過於自己把自己的生活圈縮得那麼小，一己之外，無所見聞。況乎今日的世界，不是自己孤立在一隅的世界，學問無止境，貴乎集思廣益，若使把自己擱置起來，雖有智慧，不鼓勵奮發，愼思明辯，亦必至如明鏡蒙塵，寶劍毀棄，殊爲可惜的！

我的淺見：天下沒有從空中落下來的黃金，亦鮮有不打自倒的敵人，我們每逢雙十節，爲什要揷靑天白日的國旗？要參加慶祝的集會？要舉行聚餐慶祝？爲的是有所表現，有所領率，有所影响號召，今日毛共給我們的創傷慘痛太深刻了，我們還關在個人的小天地裏，抑鬱悲傷，以終天年嗎？有一分力，發一分光，自由風淚起，一葉便見秋，我們不能小視我們的集體力量！

汝南（寫於萬人協會第五次學術座談會之後）

萬協會員熱愛母會 節衣縮食繳交會費

會副會長：

離開母會，半載有餘了，在此期間，生活未得改善，不過，還強可維持，是慰！奈因近月百物爭漲，工薪未加，唯以節食彌補而已，故有八天十日爲獨殮過之！

至於母會之月費，耿耿於懷，無敢或釋，甚悵！甚歉！「非不繳也，力不能也」。惟懇母會，允賜原宥，保留會籍，俾得缺能補繳，是所幸也！

現特奉上港幣二十五元，先作補繳上月積欠，續當極力塡還爲願。

敬懇先生有念屬員環境困苦，鼎力转陳呈轉母會，准給保留會籍，增固我會之精神團結，共乂匪敵，復振中華爲旨爲望也！

屬下會員文端敬上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十一月廿五日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次董壇主雙十節原韻寄懷

尹望卿

(一)

盛衰何忍說根由。同滯海涯鴻爪留。
四面咨嗟丹不鳳。一身兀岸白於鷗。
但依日月怯臨鏡。欲釣乾坤待下鉤。
寄語萬人壇祭酒。胸中我亦有春秋。

(二)

爭奈時耶離不行。江山如此大佻輕。
怔忡蝴蝶三更夢。冷落梅花一段情。
案有分陰長自惜。筆無寸土與誰耕。
幾人能解治天下。肯用經綸勝甲兵。

望卿先生，賜和鄙人二律，高懷逸韻，敬佩殊深，第二首，兩聯對仗，工力精深，「怔忡蝴蝶三更夢，冷落梅花一段情」，典雅清麗，讀之可喜，又如，「案有分陰長自惜，筆無寸土與誰耕」，耕字押韻最好，筆雖能耕，而無土地，從前大學教書，是要有關係與門路。方可任職，否則詩如李杜，文勝蘇歐，亦無人任用。凡重視文憑與人造資格者，眞才實學之人，毫無出路矣。古代明君，早知此弊，故漢武帝，「舉孝廉」，由平民中推選，不必虛僞資歷，而求實際。

清乾隆，選「博學鴻詞」，不必科舉出身，文王訪太公，劉備顧草廬，使眞才實學之人，不必「關係」、「門路」、「文憑」，得以出而問世也。

望卿先生，對文學、政治，造詣均深，去年世界鄭氏舉行宗親大會，尹先生為撰開幕詞，鄙人讀之，至為欽佩，台灣鄭秘書長彥棻先生，專函稱許道謝，鴻文博學，並世無多。

民國以來，一切皆假，省主席不懂政治，上將不曉軍事，文學家「底地嗎啊」，博士全靠文憑，名氣愈大，水皮愈深（粵語「水皮」飯桶也），結果天下紛紛，盜匪竊國矣，任何朝代，人不得其位，位不稱其才，是非顚倒，黑白不分，天下卽將大亂。低級官員，對選才之方，大多懵然不知，例如近日台灣，承辦人員將不懂政治者，請去做「立委」，引起僑胞非議。不會做詩者，又請去參加詩人大會，星島晚報，有作詩嘲笑者。一羣南郭先生，捧竽大吹，熱鬧非常，點綴風景，裝修門面則可，爭國求勝則不能矣，壇主語。

陸豐八景

莊銓

一、龍山煙樹

五嶺南馳盡碣台，龍山秀起陸城隈；
烟籠嶺樹淸幽處，黌舍絃歌斷續來。

二、仙橋夜月

如虹倒影落東河，水面光浮瀲灔波；
淸夜月明逸興發，好從橋下泛仙槎！

三、洛洲芳草

平蕪一色綠無邊，近接山原遠接天。
悵望王孫歸也來？杜鵑聲裏夕陽烟。

四、圖嶺斜暉

烟横圖嶺映斜暉，嶺下行人遠客歸；
如畫名山終古在，茫茫人事感時非！

五、法岫停雲

拂嶂悠悠闔又分，更連天畔映西曛。
今看法岫嶺頭景，不信巫山始是雲！

六、烏坎歸帆

南望蒼茫海拍天，歸帆隱隱繞雲烟；
漁歌風送灘頭晚，驚起閒鷗落水邊。

七、碣台望海

海濶天空縱遠眸，水光雲影眼中收；
蓬瀛此去無多路，好駕仙舟放棹遊？

八、海甲觀潮

水激南溟起怒潮，遙奔海甲不會消；
浪花飛上高千尺，疑是銀河落九霄！

莊先生陸豐八景，是為佳作，平仄音韻，分毫不差，寫景抒情，俱臻佳境，莊先生尚未識荆，以詩論詩，並非胡捧，壇主評。

詩壇小啟

本壇地盤不大，來稿山積，諸多佳作，未能立刻刊登，困難情形，應該有所表白，鄙人作風，同文相親，保守古風。詩文是天下一家，不分彼此，生平對文人最有好感，無論新交故知，一律同樣尊敬，來詩收到，無不審愼推敲，從不輕於放棄，來稿如屬佳作，而有時間性者，不加考慮，立刻原件付印，偶有小病，如平仄欠妥，或有重字，則順手搬遷，原意不變，使之符合規律，或更換一二字如同畫龍點睛，更臻妙境，並非逢詩必斧也。毛病稍大者，只有壓後，等待閒暇，取出施診，秘密醫治。病癒之後，次第刋出，如果扶病登壇，不能察覺，卽是壇主有虧職守，雖不撤職查辦，亦當退位讓賢，因詩文性質，是公諸大雅，與政治不同，而是大公無私，不必門路，不論親疏，不用背景，不須黨籍，不要宣傳，不能花錢競選，而是眞才實學，無法胡吹，一經登壇，名聞世界，深淺高低，各地詩人一讀便曉。本雜誌行銷世界各國，不可小看。例如毛澤東之長征詩，在大陸閉門胡吹，用政治權力，列入教育課本，欺騙無產階級與文盲幹部，自命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壓倒元白，冠絕古今，經本壇逐字推敲，笑話百出，兩大出韻，四大雷同，而且典故用錯，「丸泥」與「泥丸」，弄不淸楚。滚鼓高山，不通到底，鄙人已將毛詩詳細評解，指明錯謬。採入「明日黃花錄」，該書世界各國學府均有收藏，百年以後，據爲歷史笑談，詩文之道，並非政治，詩壇亦非政壇。詩人不比政客官位，假不得也，台灣詩壇又在胡幹，亂選水皮詩人，不久必有笑話。更有說明者，凡新友來詩，理當提前刋登，老友卽可稍待，高友佳作，立刻刋載，水皮須要就診者，只有延期發表（水友粵語指欠佳也），稍有可取之處，決不輕易放棄，病癒出院，遲早登壇，不必心急，亦勿撞火（粵語生氣也），地小稿多，迫不得已。鄙人愛才之心，視同文如手足，決不令人有向隅之感，謹佈區區，伏希垂察，壇主。

萬人 雜誌 週刊

（總第三二〇期 新23）

—可憐的經濟大國！—

[illegible]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二〇(新23)期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二〇(新23)期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 一九七三年 十二月三十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紙與能源兩缺

香港節給香港帶來繁榮與熱鬧，可是掩不住兩樁隱憂的事。那就是世界性的缺紙與缺油。

缺紙沒直接影響香港市民，或對小市民生活影響不大，因此一般市民對缺紙問題感到不大嚴重。可是缺油已造成恐慌狀態，最普遍的現象是：市民需要的主要燃料——火水與石油氣，都呈現短缺，買火水要排隊；石油氣也不再是從前那樣馬上送到。敏感的市民，便大量貯存，為了這原故，出現了搶購的情形，益發引起市民恐慌心理。

其實，目前香港缺油情形，遠不如缺紙嚴重，不過能源關係民生較直接而重要，因此耽心缺油的人，大大多過耽心缺紙。

在世界性的石油問題中，香港人算是較為幸運，如在日本、西歐，已經受到很多限制；且西歐冬季寒冷，要靠能量取暖，在節省能量口號和措施下，已造成社會上一些不安，也有人因此冷死。

香港石油的儲備，據石油供應處長潘達說：仍然充足。但不能不作未雨綢繆之計，所以日前他頒下兩項命令，一項是每晚十時之後，要將所有霓虹管、櫥窗的燈光熄滅。

另一項是汽車加油，只能注滿油箱，不許用其他容器購油。這兩項命令，肯定不會對香港造成任何不安和不便，有人批評，不亮霓虹光管，不開櫥窗電燈，對節省能量無多大作用，一年節省下來，不過等如香港一天的用電量。汽車加油，一般也很少人用容器，對節省石油，不會產生什麼作用。不過，我們認為這兩項措施仍然有用處，至少對市民有一種提示作用，讓每一個市民每一天都沒忘記，我們在節省能量當中，除了命令限制之外，他們會自動作出其他節約行動。

至於一般車主，汽車加油雖並無限制，不能用其他容器貯油，也會令他們在良知上非節省不可。

目前香港缺油還未到嚴重階段，採取這種有啟示性措施十分適當。政府還有很多其他應付油荒的計劃，如週末禁止私家車行使，甚至汽油配給等，都已在擬訂計劃中，不過目前還不需要實施嚴格的限制，計劃可以暫且擱在一旁。如果全港市民通力合作，大家自動自發的節省能源，那麼，這些計劃可能不致實施，全香港市民得以安然渡過這次石油危機。

在這一次的石油恐慌中，中國人可說最幸運。在中國大陸，一切靠人力，用油量很少，省下來的汽油，可以和其他貨品一樣，拿到外邊換外滙，需要量不多而最近的香港，先受其惠，使香港有了新來源。香港居民百分之九九是中國人，這一群中國人都有了着落。大陸人民多量使用腳踏車，電燈胞要香港同胞寄去，用電自然的省到無可再省，他們可以不受石油困擾，當然是幸運的。

台灣一千五百萬中國人，由於工業高度發展，汽車多到擁塞馬路，本身只有煉油廠，沒有石油生產。但，不必替他們耽心，直到目前，台灣用油並無若何限制，石油也沒漲價，除公家車輛要減少百分之二十五的汽油消耗外，沒任何其他節約措施。西門汀巨大的霓虹電光招牌，還是徹底亮着。他們憑什麼應付油荒？也可說是生產與經濟發展的結果。

沙地阿拉伯已宣佈不削減台灣原油供應，並且建議台灣在阿拉伯設立原油提煉廠，台北商人對此大感興趣，紛紛投資，如果這廠建設成功，台灣石油供應便更沒問題。

原來，阿拉伯國家需要大量食糖，台灣食糖出產量極其豐富，以台灣的糖，換阿拉伯的石油，正是兩得其益，因此阿拉伯雖對世界許多國家停止或減少供應石油供應；對台灣不但不減，且准許設廠，所以我們也不必為一千五百萬台灣中國同胞耽心。

對我們辦文化事業的人來說，缺紙比缺汽油更可怕，我們用的白新聞紙，已漲價二倍以上，許多雜誌已停刊，否則也在考慮減少篇幅或加價問題。

當然，我們也難免直接受到這問題的困擾。使人耽心的是：白報紙不但漲價厲害，而且缺貨，往往買不到。我們沒大資本屯存，逐期買紙，很可能有一期買不到，迫得脫期或停刊，那才是可怕的事。

一幅街道圖一個計算機顯出
台灣海關人員死牛一便頸

萬人傑

台灣經濟發展迅速，旅客携帶奢侈品進口予已放寬，這是個可喜現象。可是呆板板的海關人員，辦事仍然死牛一便頸，一切依照過時的條例，使人感覺到有如「匪區」作風。老萬親見一幅台北市街道圖被扣，袖珍電算機要打稅，實在幼稚可笑。已經落伍的海關條例，應該加以修正！

新聞以外

被沒收的地圖

上週因公帶私，到台灣走了一遭，因為只去三幾天，沒帶什麼行李，只携一隻輕便手提包，不論進口出口都很方便，直走直過，倒沒遇到什麼麻煩。

不少朋友告訴老萬，台灣海關相當麻煩，搜查嚴格，所以我照例儘少帶東西，以免躭誤時間，害接機的朋友呆等。不過，老萬去過台灣多次，並未遇到什麼麻煩，也許正因老萬不多帶東西之故。

不過，今回老萬從台灣回來，冷眼旁觀，卻看到一些頗為可笑的現象。

也許因世界性刼機事件太多，旅客上機時，手提小行李也要仔細檢查，恐怕旅客携帶武器，連一柄小刀也要檢出，交給空中小姐保管，直至飛機到達目的地方發還。全世界各地航機都採取這樣措施，老萬以為台灣海關也不過作同樣的防範。

可是細看他們檢查目標不單是武器，每一塊紙片或者藥瓶、相機等，都檢查過。老萬想這可能是防諜措施，台灣尚在「戰時」狀態，這種措施未可厚非。

可是，一位旅客和檢查人員發生爭執，爭執原因是：檢查人員在他手提包中檢出一份地圖，不許過關，要予沒收。

違禁品

老萬在旁看得清楚，是一份在台北任何書局都買得到的台北市街道圖。檢查員看了一眼便丟在一旁，表示這是出口違禁品。

那旅客像受了委屈的小孩，拿了提包瑟縮一旁，後來他忽然走過去跟檢查員交涉。「先生，那不過是一張台北市街道圖，為什麼不可以帶？」他質問。

「地圖規定不可以帶。」檢查員一副公事公辦的面孔。

「沒有地圖，我便不認識路，不能每次到台北來都要再買一張。」

「對不起，我不能幫你。」

旅客一定要拿回，爭持不下，另一名檢查員過來，看了看，說：「這樣罷，地圖可以帶，但要把這一角撕下。」

老萬不明白他要撕下那一角的原因，也許因為讓他的同事和旅客好下台罷。

結果，旅客也同意，當着他們面前把地圖的一角撕掉，檢查人員才把地圖還他。

他見我瞧着他們交涉，對老萬申訴說：「先生，我不能不向他要回這幅地圖，否則他們會以為我是壞人，說不定還懷疑我是匪諜。」

我說：「這地圖很普遍，大不了你寄回去，一定沒有問題。」

不可能構成安全威脅

地圖不許帶出口，當然是為防諜的原故，不過，處理這些事情不可死牛一便頸。作為間諜，會不會低能到帶走一張台北市街道圖？如果他們需要一幅這樣的地圖，明知是違禁品不可以帶出，他們會有很多很多其他辦法得到；何況，這些東西根本沒秘密可言，我雖不是什麼特務，但若要一份我住居附近的街道圖，也可以給你繪出；如果是間諜，當然更有辦法。

這一點，台灣當局一定明白，漏走了一張台北市街道圖，無論如何不會對台灣構成安全上的威脅。那麼，對旅客檢查得變通一點，不要讓他們留下「擾民」的惡劣印象。海關檢查人員態度雖然還好，也很溫和，可是死板板的作風，使人感到他們低能，缺乏智慧。他們只曉得一切依照「條例」辦事，不懂得視環境加以變通。

老萬認為，一幅街道圖絕不該引起交涉，如果檢查人員不是緊守呆板的條例的話。這些條例也許是若干年前頒下的，今時今日，一切事情都改變，這些條例多已不合時宜，如不將條例修訂，執法的人也該變通辦理，否則諸如街道圖這種不必要的糾紛便會時時發生，人們會認為台灣這種檢查方法不切實際。

電子計算機

另外一樁類似的事情發生在吾友韋基澤先生身上。一次，他從香港到台灣，進口時經過海關，在行李中檢出一隻袖珍型電子計算機，關員要他打稅。韋先生說：「這隻東西我到處帶，什麼地方都沒

要我打過稅，回到自己的國家，更沒理由打稅。」

關員說：「對不起，依照條例，電子儀器規定要打稅的。」

「這條例已過時了，你知道這電子計算機是要來作什麼用的嗎？」

「我當然曉得是計數的。」

「我到台灣來做生意的，做生意一定要計數，電子計算機是我身邊必備的工具之一，不許我帶電子計算機難道要我帶個大算盤不成？」

「我不知道，只知按照條例辦事。」

「台灣經濟說得這麼發達，怎麼我們的海關竟然如此落後？連電算機也不許攜帶，以爲現在還是十年前的世界嗎？」

關員說他不過，把主任請出來，主任想出個變通辦法：「先行按稅，閣下出口時，我們把欵子還你。」

韋先生堅決的道：「我這電子計算機一定要帶進去，同時，也一定不付一分錢稅欵！」

結果，韋先生還是沒有付稅欵便把電子計算機帶進口。

彈性作風

美國、加拿大對電子用品進口也要打稅，但在許多情形下可變通辦理。

吾友彭先生携了一部手提收音錄音機回溫哥華，海關要他打稅，他說：「我在飛機上聽不慣外國的歌曲，要聽中國時代曲，飛機上沒有，因此我每逢坐飛機都帶這收音、錄音機。」

關員認爲他說得有理，沒強他納稅，他順利携了收音機入境。如果台灣的海關人員能持同樣彈性作風，一定給人更好印象。

就電子計算機事件說，老萬以爲韋先生非常對，作爲一個現代城市，必須跟得上時代。當電子計算機已成爲一種廉價計算工具，爲人們普遍採用，台灣仍視爲須予徵稅的奢侈品，確使人有落後的感覺。

在政治上說，台灣不該學中共的刮龍與寒傖相，進入中國大陸，一套破舊的衣服也要付出大筆稅欵，人們早已引爲笑話，希望台灣不要鬧同樣的笑話。

據說：自台灣的經濟有了迅速發展，國家資財比前富有得多，因此海關對奢侈品進口放寬了許多，如果這是事實，該來一個全面調整。對國家經濟沒有巨大影响的話，應盡量放寬。

小器而沒有人情味

若干年前許多從香港到台灣去的旅客，帶些女人絲襪、衣料之類進口；也有些體育團體入台時帶腳踏車等，據說都可賺點外快。但今天台灣褲襪大量出產，比香港或日本貨便宜得多，台灣小姐也不再視爲珍品。

來路料子雖還是大受歡迎，事實上，台灣本土出產的布料及絨料，質地都不錯，在台灣縫一套西裝，只消香港一半價錢，如以香港一流裁縫比較，則三分一、四分一左右而已。

以前台灣朋友希望香港客帶件襯衫送給他，但現在台灣造的襯衫，在加拿大、美國百貨公司都可見到，除非是高級貨品，普通東西帶到台灣，朋友也不會十分歡迎。

可帶進台灣圖利的東西已愈來愈少，因此台灣海關大可以大方一點，不必那麼小器。老萬聽得一位回國參加國慶大典的僑胞訴苦說：他在香港買了一打面膏拿到台灣送朋友，給海關搜出，要他打了三十元新台幣的稅，稅並不多，他帶的東西也有限。三十元事小，給人的印象是我們的海關人員太沒人情味，如果他立意走私，付出一、二千元旅費，只帶一打面膏進口，太不化算。

視如私梟

今年萬人協會有三個團同國參加國慶慶典，出發前，老萬對五十位團員提供意見，絕不可帶違禁品，並提醒他們，大陸貨品帶進台灣最麻煩，因此第一不要帶大陸貨，其次是電子製品。我還告訴他們，帶錄音帶最頭痛，爲了防諜，他們要全卷聽完才發還。

但五十位團員進口時，有些人仍有不愉快事情發生，當然因爲携帶的東西有些是過量，使到海關人員把某些團員視如私梟，嚴格檢查。據說，其中有些東西要納稅。

觀光團從台灣回來後，老萬在檢討會中雖責備這些不守規則的團員，但私下仍認爲台灣海關有點矯枉過正，小題大做。大量携帶奢侈品不對，但一打面膏並不多，實用不着那麼嚴格。他們假假地也是政府嘉賓，而且明知他們帶的東西不過是送朋友的禮物，或是朋友托帶的，並非從事商業活動，該給予有限度的通融。除非他們藉慶典做生意，才應如此對待。

聽說今年國慶回國觀光的華僑代表有一萬多人，他們很多都因多帶了洋貨而被海關搜出，極感尷尬，耿耿於懷。雖然說這是海關人員的職責，但大陸海關那種作風，實不足爲法。一口針也要打稅，充份表現對人民的暴歛絕不放鬆。

南韓華僑代表的人參

據台灣朋友說：今年從南韓回國的華僑團體，行囊中檢出極多韓國特產人參，全部給海關扣掉，因爲價值不菲，華僑團體代表找着僑務當局，要求設法放行，但海關不准，只答應把人參暫時扣存，他們在國內觀光完畢離境時，准許領回帶走。

可是曲終人散，不見那些華僑代表去領，原因是他們這些人參不可以帶回南韓僑居地。人參在韓國是受統制的，要經過許多手續才可辦出國。他們這些人參是黑市出貨的，卽使發還他們，也不敢帶回南韓，若查明原委，便更大鑊。

這批人參數量很多，價値不尠，他們沒領回，最後自然充公，那麼說，海關人員卻立了大功，替國家賺進很多鈔票。

老萬一時想不通他們這樣做是對或不對。南韓華僑團體大量携帶人參，和帶小量禮物的性質完全不同，對付的方法，應有分別。對這椿事情的處理，還沒什麼不當。

海關人員不能一成不變，回國旅客也必須特別注意，違禁的東西當然以不帶爲佳，像南韓華僑代表這樣子，實在使海關人員爲難。

中共爲什麼要鼓勵「反潮流」的精神

黃秋

中共「十大」後，內部掀起了一個新的運動，就是鼓勵「反潮流」的精神，不僅各地報紙都著文鼓吹，共黨的各種集會也紛紛提倡。中共此時此刻提出這樣一個關係重大的運動口號，決不是無的放矢，沒有原因的。

「反潮流」口號的來源

「反潮流」口號，早在中共「十大」以前就已提出。八月十六日「人民日報」第三版揭載一篇題爲「反潮流精神」的評論，副題是「讀『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這是參加大學入學考試的下放知識青年張鐵生，因爲答不出理化試題，而在考卷後面寫了一封信，表示他響應毛澤東號召熱心於勞動生產，沒有準備考試的時間，認爲這種用考試分數取捨的辦法是不合理的。七月十九日「遼寧日報」發表了這封信，八月十日「人民日報」在第一版上轉載了這封信，並加了「編者按」，八月十六日這篇評論說：「這封信洋溢着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反潮流是馬列主義的一個原則」，首次提出「反潮流」這個口號。

該評論還說：恩格斯在一八八九年曾經提倡過反潮流的精神，毛澤東三十四年前也曾寫過「反青年運動中的一股逆流」的文章。

兩天之後的八月十八日，正是毛澤東發動「紅衛兵」運動七週年這一天，中共「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由「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團」署名，題爲「毛主席的紅衛兵永遠在戰鬭」的文章，文章中說：「我們一定要牢記毛主席的教導，要做敢於反潮流的人，在積極參加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鬭爭中，把自己鍛鍊成爲名符其實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

共黨「十大」與「反潮流」口號

在「人民日報」上那篇鼓勵「反潮流精神」的短評發表後的第八天，即八月二十四日，共黨召開了「十全大會」，周恩來在「政治報告」中，正式提出了「反潮流」的口號。周恩來在報告中說：「毛主席經常教導我們，要注意一個傾向掩蓋着另一個傾向。反對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掩蓋了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糾正王明的『左』傾，又掩蓋着王明的右傾。反對劉少奇的修正主義，掩蓋着林彪的修正主義。這種一個傾向掩蓋另一個傾向，一種潮流來了，多數人跟着跑，只有個別人頂住的事，在歷史上多次發生」。「當一種錯誤傾向像潮水般湧來的時候，要不怕孤立，敢於反潮流，敢於硬着頭皮頂住。毛主席說：『反潮流是馬列主義的一個原則』。毛主席就是在黨內十次路線鬭爭中敢於反潮流，敢於堅持正確路線的代表和導師，我們每一個同志應當向毛主席好好學習，堅持這個原則」。

這份報告透露了八月十六日「人民日報」那篇短評中首次提出的「反潮流是馬列主義的一個原則」這句話是毛澤東講的。但該短評中是以作者自己的口氣提出的，所以那篇短評很可能就是毛澤東本人寫的。

中共「十大」上，王洪文所作「修改黨章的報告」中，也再度提到「反潮流」。王洪文說：「要有敢於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毛主席指出，反潮流是馬列主義的一個原則」。「在以毛主席爲代表的正確路線佔主導地位的情況下，也有過某種錯誤路線、錯誤觀點，一度被許多人當作正確的東西加以擁護這樣的教訓」。「事關路線，事關大局，一個眞正的共產黨員要出於公心，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坐牢，不怕殺頭，不怕離婚，敢於反潮流。」（按：王洪文這『五不怕』的說法，也是毛澤東在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在廬山會議上說過的。見『毛澤東思想萬歲』第三〇三頁）。同時，在共黨「十大」通過的新黨章的總綱中，還新增加了「全黨同志要有敢於反潮流的革命精神」這樣一句話。

共黨「十大」後有關「反潮流」的文章

中共「十大」之後，在中共的「批林整風」活動，和學習「十大」文件活

動的報導中，都不止一次地提出過「反潮流」的問題，但多數是釋義性質，解釋「反潮流」只是反對「錯誤潮流」，反對「反毛澤東思想路線」的潮流。

因爲這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報刊雜誌上出現的有關文章還不多，共黨各級組織，似乎僅止於學習和解釋它的涵義階段，尚未全面鼓勵行動。

迄今爲止的資料中，在「反潮流」問題上暴露了以下三個突出的特點：

㈠暴露共黨對未來的前途缺乏把握，不僅對毛澤東路線能否獲得大多數擁護沒有把握，對整個共產主義事業的前途也沒有把握。十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廣播台「北平部隊」郭某等寫的一篇文章中說：「已經取得的偉大勝利並不是最後的勝利」。「林彪反黨集團的垮台，並不是兩條路線鬭爭的結束」。「黨內兩條路線鬭爭將長期存在，還會出現林彪，還會出現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還會出現修正主義思想，並且在一定的氣候和條件下，形成一股潮流」。在「紅旗」雜誌本年第十一期刊登的瞿江的一篇文章中則說：「今後各種反社會主義的錯誤潮流還會不斷出現，這是由階級鬭爭和路線鬭爭的客觀規律所決定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爲轉移的」。「由於種種情形，在一定的氣候和場合下，某種錯誤潮流還會形成一定的規模和聲勢」。充分暴露了他們已經喪失了對未來前途的信心。

㈡暴露了共黨黨員對毛澤東的誘騙並不熱心。在前引「北平部隊」郭某等的文章中說：「有些人認爲，不管什麼潮流，人家過得去，咱也過得去」、「另一種說法是，小壩擋不住洪流，小人物頂不住大浪頭，算了吧！」在前引「紅旗」雜誌的那篇文章中也說：「有些人面對錯誤潮流不反，並不是完全由於沒有看出問題，而是私心重，骨頭軟，不敢鬭爭。他們總以爲反潮流危險，隨大流保險，奉行所謂好漢不吃眼前虧的處世哲學。」

㈢暴露了共幹們鼓勵「反潮流」精神還是採取非常小心的態度。如前引的文章中就說：「反潮流是反錯誤路線，錯誤思潮，不是隨心所欲，沒有原則，沒有區別，想反啥就反啥」。「既要敢於鬭爭，又要在鬭爭中遵守黨的紀律，顧全革命大局。」

毛澤東爲甚麼要鼓勵「反潮流」精神

一、共產主義沒落與「反潮流」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歷史，是共產主義在實驗中全面失敗，日趨沒落的歷史。自由人類反對共產極權暴政，是當代世界的一個歷史潮流。在共產世界內，共產國家爲了自救自強，也紛紛放棄它們傳統的馬列教條，走所謂「修正主義」路線。這又是一個潮流。毛澤東在他給江青的那封信中，就曾坦白承認「現在世界上一百多個共產黨都不相信馬列主義了」。毛澤東自知它在當代世界中處於孤立地位，在共產集團中也處於孤立地位。爲了保持他的權位，必先保持住他的偏激的路線，爲了保持他的偏激路線，必須提倡「反潮流」精神，與時代巨輪爲敵，與蘇聯共產集團爲敵。並表示他外反以蘇聯爲首的共產集團，內反以廣大幹部和人民爲主的彭黃、劉鄧、林陳集團的一意孤行作法是革命的，不會失敗的。

二、毛澤東路線破產與「反潮流」

大陸各階層人民，經過中共二十多年暴政的教訓，都已有了「不打倒共產暴政就無法繼續活下去」的自覺。共黨內部也產生了「不改變毛澤東的左傾冒進暴虐統治，共黨可能要垮」的意識，這是一種潮流。毛澤東自一九五八年搞「大躍進」運動失敗後，共黨內的反毛浪潮日益高漲。雖然毛澤東通過「文革」打倒了劉少奇和林彪，但是並未能徹底平息這種浪潮。尤其是「林彪事件」後，中共宣佈的林彪罪狀對瞭解內情的高級共幹沒有說服力，不能發生欺騙作用，反毛的暗潮也日益高漲。毛澤東爲了維持他的權位，必在大陸內部反這兩種潮流。過去毛澤東是依靠「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法去維持他的權位的，現在毛澤東舉黨皆敵，已無可拉之「派」，所以只好把希望寄托在不瞭解的眞象的無知羣衆身上。這就是他提出「反潮流」口號的眞正目的。在毛澤東急於安排後事，培植「宮廷派」，壓制地方軍人實力派這一「黨與槍」的矛盾鬭爭中，喊出「反潮流」口號，更有其現實的意義。

中共未來的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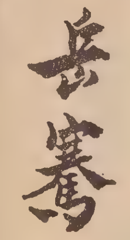
一、中共政權將長期動亂和不安

毛澤東此時此刻提出「反潮流」的口號，無異是飲鴆止渴。既然毛澤東可以利用「反潮流」形式的羣衆暴力去對付他的政敵，他的政敵也可以利用同樣手法去對付毛澤東。同時在其內存在着思想分歧和利害衝突的客觀現實之下，羣衆是不易統一的，中共「紅衛兵」運動時期已經證明了此點，「反潮流」的羣衆運動一經鼓動起來之後，將必造成擁潮與反潮兩派長期的混亂，中共政權將永難恢復政治上的安定。

二、中共政權終將被時代的潮流沖垮

古人云：順天者昌，逆天者亡。順應時代潮流，即或暫時處於困難狀態，終能轉危爲安，轉弱爲強。抗戰初期我們的困難處境，就是最好的例證。反之，頂逆潮流而行，即或暫時看來得勢，也一定不會持久，終必敗亡。太平洋戰爭初期日本軍閥雖有赫赫戰功，最後終不免戰敗投降，就是最好的歷史例證。毛澤東在共黨內部鬭爭中，雖然利用陰謀，暫時得逞，但是人心雪亮，反毛的潮流已成，毛澤東終將被潮流沖垮。在國際間也是如此，人心傾向民主自由，共產國家不放棄教條求變就難以自存，而毛澤東仍背逆潮流，偏激孤行，雖能苟延一時，但終必仍將要被時代浪潮沖垮，這是歷史的必然，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爲轉移的」。

毛·周·之·間



最近一段時期，毛幫正進行抨擊孔子，歌頌秦始皇帝，幅度越來越大，短期沒有休止之象，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海外留心此事的朋友，已隱約看出是指向周恩來。如果說抨擊孔子爲了批林批劉，則劉、林均倒台已久，且屢被指名道姓攻擊，又何必要繞這麼大的彎子，把孔子架出來陪襯。既然不是劉林，則今日大陸上值得毛江夫婦費偌大力氣去攻擊的，除去周恩來還有誰？尤其捧秦始皇帝罵呂不韋。呂不韋的罪名是秦「相國」，孔子「罪名」雖多，「相魯」也是重要之點。何以如此巧合，找出兩個被批判對象，都曾爲「相」，龍未畫成，睛已點了。

綜合毛幫批孔尊秦的動機，大要是兩點，批孔在反對其復古，頌秦在於其中央集權，這兩點是今天毛幫內部衝突要點，也是毛江夫婦生死存亡的關爭，所以要全力以赴。先說前者，最近一年來，毛幫確實進行了許多復古運動，所謂復古，自不是恢復中國固有文化，傳統道德，而是要恢復「文革」之前的情況。就人事方面說，「解放」了許多重要頭目，如省級的趙紫陽、張平化，中央方面的鄧小平、譚震林、烏蘭夫，在過去都是十惡不赦之流，此時都官復原職。就事的方面說，經濟逐漸恢復了文革前的情況，如自由市場及自留地，教育又恢復了招生制度，這些在江青一派文革頭目看來，顯然就是復古，復古與革命自然積不相容，非拚個死活不可。此類復古行動，顯然是周恩來主持，江青一派當然要以周恩來爲目標。

至於後者，秦始皇帝廢封建置郡縣，將全國置於中央政府之下，此一政策正是毛澤東所夢寐以求者。翻開毛幫記載看，自從毛幫建立政權以來，就在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上鬬爭。當毛幫政權初成立時，因爲各省區都在軍事頭目佔領下，不得不因地制宜，將整個大陸分成六塊，初期是東北人民政府，華東、西北、西南四個軍政委員會及由僞政務院華北事務部直轄的河北、山西兩省。各「山頭」均由當地最高軍事頭目任「主席」，唯一例外的是華東方面，「主席」由政委饒漱石出任，「司令員」陳毅落空，只當了一名「上海市長」。

各山頭此時皆自成一國，「軍政委員會」下面也設各部，除去沒有「外交部」，其他一應俱全。「東北人民政府」更大，竟然可以和蘇俄簽訂經濟協定，北寧路火車不能直達，以山海關爲界，雙方旅客到了山海關要步行過關上車。「東北人民政府」又自印鈔票同郵票，其獨立程度勝過張作霖時代，可與「滿洲國」相伯仲。

當時毛幫中央頭目不論毛、劉、周、朱對此情況都感不安，想盡方法要剷平各山頭，改爲中央集權。第一步將六塊地區名稱統一，一律改稱行政委員會，「東北人民政府」改稱「東北行政委員會」，又增設一個「華北行政委員會」將「軍政」改爲行政，卻有心將軍事與行政剔開。第二步調虎離山，將各山頭大頭目調去中央任職。東北頭目高崗本是僞人民政府六名副主席榜尾，此時又加了一個國家設計委員會的主任，地位與「政務院」平行。西南方面大頭目鄧小平內調「財政部長」，賀龍內調「體育委員會主任」，劉伯承內調「軍事學院院長」，中南方面，鄧子恢內調黨方的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華東方面陳毅內調爲「副總理」，饒漱石調

去北韓任志願軍政委，不久又調任黨中央組織部部長。

這樣胡亂一調，雖然把山頭的力量削弱了，但是軀殼猶在，當時毛黨大頭目感到最頭疼難對付的是高崗，因為高崗已同史大林掛上鈎，輕易動不得。但毛澤東為人，要他治國平天下越搞越糟，但搞鬪爭卻是高手，當韓戰剛爆發時，麥克阿瑟元帥在元山登陸，攻克平壤，北韓金日成統治區只剩了一個新義州，北韓政權崩潰就在目前，史大林也急得走投無路，毛澤東派周恩來去黑海謁見史大林，願派兵入韓參戰。但史大林是何等樣的人，對毛澤東這番好意，頗為躊躇。經過周恩來甜言蜜語勸說，史大林總算批准了毛軍援韓。誰知毛澤東用的是假道滅虢之策，毛軍開入北韓作戰，東北是後方，毛軍源源開入東北，史大林與高崗皆無法阻止。毛黨在北韓洒了百萬中華兒女（包括毛澤東長子在內）的鮮血，欠了蘇俄還十四年始還清的軍火閻王債，只得到一點成就，算是把高崗請到中央任職。

一九五三年三月史大林暴斃，馬倫可夫倉促組成政府，由於資望太淺，不能不借毛澤東以自重，毛澤東就開始佈署整肅高崗。一九四五年毛黨「國慶」，蘇俄派來一個龐大代表團，團長是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團員有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布爾加寧，副總理兼對外貿易部長米高揚，副總理卡岡諾維支，中央總工會主席什維爾尼克（曾任蘇俄元首），是否還有布列日涅夫，一時記不起了。這個代表團人員以後執蘇俄政權達十年以上。筆者頗懷疑那次赫魯曉夫這批人，在北平與毛劉周完成一項暗盤交易，赫同意毛整肅高崗，毛支持赫倒馬倫可夫。在這次會晤之後，過了年，高崗與馬倫可夫都出了問題。高崗確實被整肅日期未見公佈，但高崗最後一次露面是在一九五五年元月十六日，毛黨宣佈其罪狀是在四月五日，高崗被整當在此期間，後來又有一項傳說，毛澤東佈好整肅高崗棋局之後，悄悄跑回長沙過舊曆年，如此則高崗被整必在舊曆年前後，馬倫可夫倒台由總理變為副總理，則在是年三月。

毛劉周整了高崗之後，關內各山頭頭目自不敢反抗，一道命令，將所有行政委員會撤銷。毛黨在地方的山頭，也是三頭馬車，即黨、政、軍。行政委員會只是政、黨尚有中央局，軍則有軍區。當時六大山頭中，權力最大的是東北高崗，一身擔任中央局書記（即第一書記，當時尚無第一之稱），政權主席，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其次是西北彭德懷與中南區林彪也身兼三職，獨未兼政委。其次是西南區劉伯承，只擔任政權主席，中央局第一書記是鄧小平，軍區司令員是賀龍。最慘的是華東局的陳毅，只分到一個軍區司令，軍政委員會主席及中央局書記均為饒漱石奪去。

毛黨撤銷行政委員會，亦分段實施，先撤銷行政委員會，次撤銷中央局，然後將軍區一分為二或三，如華東軍區即分為濟南、南京、福州三軍區，每軍區轄一省兩省不等，如此軍區益小，軍事頭目力量益弱，此策似仿照西漢對付強藩辦法，分割其封地以分封其子孫。大概到了一九五八年，毛黨中央集權工作已告完成。

但此時，毛黨中央大頭目開始分裂，由於三面紅旗引來的災禍，加上砲轟金門失敗，毛澤東被迫放棄「政權主席」並退守第二線，變成一塊祖宗神牌。子孫連香都不來燒，心中懷恨，就想乘機報復，文化大革命實膽育於是時。

一九六二年大陸大飢荒，餓死千萬人，地方頭目不能彈壓，又恢復六個中央局，當毛黨撤銷各中央局時，只保留一處「上海市分局」，此時又恢復原有編制，撤銷中央局改為華東局。不過，這次派出之第一書記均屬二級頭目，計東北宋任窮，西北劉瀾濤，華東柯慶施，中南陶鑄，華北李雪峰，西南李井泉。此六人除柯慶施之外，餘均劉鄧一系人馬。

到了文化大革命各分局全被砸爛，六名第一書記華東換了李葆華，中南換了王任重，這六名大頭頭，除李井泉之外，均未露面，生死不明。

文化大革命毛澤東聲明為了奪權，奪權自然包括中央集權在內，但毛澤東雖然打垮了劉少奇、鄧小平，砸爛了六個中央局，各省省委會，卻未能達到中央集權的目的，不但未能完成中央集權，地方更尾大不掉。其間毛江夫婦也曾想盡方法。最初希望以「革命委員會」箝制軍事頭頭，但革命委員會成立後，負責人仍是軍事頭頭。於是一計不成，再來一計，從恢復省委會着手，聲明只能槍指揮黨，黨不能指揮槍，可是結果第一書記又換了軍事頭目，現在不是誰指揮誰的問題，而是黨已被槍吃了。只有槍，沒有了黨。本來按照槍不能指揮黨的原則，毛澤東應該可以命令許世友、陳錫聯、韋國清之流放棄軍區司令員或政委職務，專任省委第一書記，但毛澤東沒有這樣作，不是不想作，而是不敢作，恐怕命令下去行不通，迫使軍事頭目都向陳再道學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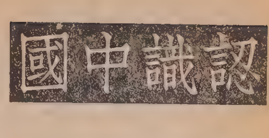
槍指揮黨這個問題是毛林決裂的關鍵，但林彪死後，軍人勢力絲毫未減，九屆政治局委員非毛江系的實力軍事頭目，只有許世友、陳錫聯兩人，十屆又添上一個韋國清，這對於毛澤東高呼的槍指揮黨的政策自是一大諷刺，去中央集權之途更遠了。

地方軍事頭目地位越來越穩固，並不因林彪之死而動搖，固然由於對外形勢緊張，增強了軍事頭目的地位。但可能有周恩來暗中支持。因為周恩來今天處境，決不希望中央集權，如果權皆集於毛江之手，他自己就不知命盡何日。自救之道，只有盡量製造分裂，地方權力愈重，毛江愈需要他從中間作緩衝力量，而不會像對付林彪，一槍打死算了。

但毛江自不甘心長期被周恩來挾制，於是就展開尊秦批孔工作，意思是在警告周恩來，不可作得太過份，否則呂不韋前車可鑒。

毛江夫婦對周恩來的打擊究竟到何種程度，暫時尚難預料，但可以斷言的，除非周恩來短期病死，死在毛澤東之前，是的全了晚節，否則，劉少奇、林彪走過的路子，周恩來沒有辦法不一步一步走過去的。





縱—橫—與—開—放

柳以青

上篇談到「七十年代」雜誌負責人李怡在學聯會所主辦的「中國週研討會」的發言內容，並且也提出了一些意見，現在再對另外兩位講者梁宗添與沈宣仁所講的內容來一個分析。

梁宗添先生的講辭，可以分為兩部份，前一部份是分析華僑與留學生對中國的觀念上，從歷史的過程中，就有許多的不同，像唐人街的老華僑，早期留學生，以及抗日時期的留學生和七〇年初以後的留學生。後一部份則是表達如何從事目前的「認識中國」的方法。

在梁先生前一部份的分析中，內容頗為中肯，但是，有一個時期的留美知識分子的出國情形，似乎被漏掉了，那就是一九四九年中共奪取大陸政權後的知識分子們的逃亡赴美。這方面是絕對不可漏掉的，因為它是中國現代史上的重要事實。

從這一歷史過程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華僑和留學生的心態，例如長年住在唐人街的華僑，他們由於生活在異國的情形，便會在民族意識上很高漲，「很希望有一個強大的祖國作靠山，他們不理政黨，也不問政治」。其次是早年留美學者，他們是「安於現狀的明哲保身派，留學生稱他們為『香蕉』，是指他們皮黃心白」。再次是抗戰時期出國的知識分子，「了解到中國以往的苦難，所以一向比較關心國事」，但接着沒有提到一九四九年左右的留美知識分子的事實，便談七〇年初的留學生的心態了。逐漸打破了「三P」觀念——「在理論水平及政治覺悟有所提高，而且在行動、組織方法上有了磨練，兩年來的發展，討論會和學習班的組織已經極之普遍。」我認為這方面是好的發展。在此，特別向留美的知識分子致敬意。

民族、文化、歷史、習俗

然而，我對梁先生所提出的「認識中國」的看法，畧有不同的意見。他說：「我覺得認識中國的方法，不能用西方價值觀念去和中國比較。各國有各自的民族性、文化、歷史、習俗，不能一成不變地強加比較。認識中國要了解中國的大方向。她的理想，是個平等的社會，因此她現在的政策是要減少體力及勞力、城鄉之間、知識分子與勞動人民、工人與農民這些差距。是要勤儉建國，學習如何在艱苦的環境中創造將來。是要為自己的國家，是要為全世界的被壓迫的人民服務。」

很多的人士們，無視於中國的民族性、文化、歷史、習俗等，而強用一種違反中國民族性、中國文化、中國歷史和風俗的價值觀念——像馬列主義的價值觀點吧，這方面不僅是「比較」與否的問題，而是「實質」上的對中國的這一民族，這一文化，這一歷史的壓抑性的征服，試問，這該是如何解釋呢？

從另一方面看，西方所謂的人權思想，其實也並非是絕緣於中國民族、文化、歷史的，難道用人性尊嚴和人權的概念來論述中共某些作為的話——像大陸上的所謂「黑五類」的分子吧，中共對他們的殘暴、欺凌是否是合乎我國民族、我國文化的人道觀念——這人道觀念確是與所謂西方的人性尊嚴與人權相通的。

如果我們不健忘的話，聯合國的「人權宣言」的內容，究竟是西方的價值觀念，東方的價值觀念，抑或是全人類的對人的價值肯定的共通觀念呢？梁先生在這方面似乎沒有明確的闡明，只是籠統地說：「不要以西方的價值觀念來與中國比較」。這方面似乎太欠不足了。

由於以上的兩個「觀念」問題沒有解釋清楚，於是，梁先生說：「認識中國要了解中國的大方向」的「大方向」就落空了。而梁先生所謂的「大方向」的內容，只是「小方向」而已。除了最後那句所說的「要為全世界的被壓迫的人民服務」一項，如果不能從「人權宣言」中擷取原則，先善待每一個人，整個人以及延至到整個人類的「全世界」的話，那所謂的「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恐怕不是「服務」的對象，反會是「被壓迫」的主體呢！

因此，梁先生所謂的「大方向」，其實只是「小方向」的內容，仍然還有「她的理想」呢！中共在這些「小方向」的努力上，理想是不錯的，但是，如果不能扭向「大方向」的話，恐怕會得不償失。再就整個的國家民族的前途來說的話，「小方向」一時的成功表現，並不能就肯定他的「大方向」也真的是正確的。難道中共真的不能扭向「大方向」嗎？如果不能的話，那很可惜，因為那是違反「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呢！「反潮流」的行動總會被「潮流」所淹沒的。

沈宣仁教授的精闢見解

沈宣仁教授的演講內容，卻是近兩年來，討論「認識中國」文字中的絕無僅有者。所蘊的學理最深，所用的文辭最淺；所持的態度最平實；所透出的關心最誠摯。這確該是本港大專學生們對「認識中國」方法的座右銘。

沈教授提出的原則，我覺得對目前香港這一代的青年人很重要。除卻沈教授對王浩的那篇「回國參觀的幾點感想」一文提出了幾點很重要的商榷，像「

王浩說要分清造謠中傷、破壞性和建設性批評，但我不明白，什麼才是建設性的或是破壞性的批評，例如鳴放時期黨外知識分子對於政府的批評，彭德懷的意見書、吳晗的海瑞罷官、鄧拓的言論是屬於那一方面的批評，……是不是這些被推翻了的理論就一定是造謠中傷呢？那些批評不對的地方又在那裏呢？」又像王浩說：「『大處是好的，小處不免有很多不可避免的毛病。』我要問，什麼是大處？什麼才是小處？王浩說要用全面的觀點去看問題，在局外人來說，似乎是一些自圓其說的情形。常常聽到總路線或是類似的觀念，而這些觀念都很具伸縮性，缺乏具體的內容，似乎一切決定於當權派的解釋。什麼才是總路線。

「例如劉少奇的觀點是不是全面觀點？他所行的是不是總路線？現時中國的現實是要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我們怎樣知道劉少奇所走的不是為社會主義建設？我們怎樣知道他走的是正確還是錯誤的呢？除非等到他們下台以後才知道。同樣，在林彪下台前我們完全不知道他是錯誤的呢？林彪有一個時期是有很大的權威性去解釋什麼才是總路線。同時的問題牽涉到例如為人民服務的原則，這些原則主要是沒有具體的內容，是什麼人決定什麼才是為人民服務？是什麼人決定人民需要什麼？這些問題都是須要非常討論和注意的。」

以上只是舉出幾項沈教授對王浩文章的商榷之點而已。然而，最重要的是沈教授所提供的方法。

一、避免一面倒的心理——沈教授說：「對香港的大專同學來說，中國是一個陌生的地方，而他們現在所接觸到的是中國美好的一面，他所見到的是整潔的公共場所、人民的公德心和禮貌、為人民服務的原則、自我犧牲的精神，這些對他們來說都是很大的啓示，其他如藥醫的普及、婦女的解放、對兒童的照顧、樸實的生活方式等等，都是非常有號召力的。……在香港青年的團體生活中確實可以學習，例如：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樸實的生活，我相信都有普遍的價值以及獨立的意義，不論所處的社會的政治體系是怎樣。……在目前對祖國認同的問題上，尤其是大專同學中，我發覺到一種很流行的心理狀態，他們對中國的印象愈好，便對香港愈是不滿，這是很自然的。同學們似乎不願意聽黑暗的一面，如果有的話，這是一面倒的心理狀態，我說它是黑白分明的感性的獨斷，這樣就只能全盤接收或全盤否定。舉例來說，祖國人民生活很樸素，但是各位有沒有留意到很多人吸烟、講粗口、家長對孩子沒有教訓的權利、青年人沒有選擇自己的工作方式和工作的地方自由，又例如常被鼓吹的羣眾路線，能否上情上達，對國家的政策有沒有積極的影響，還是一種單軌的政治，還是人民就範於由上而下所施下來的無形壓力。這些事都很少拿出來討論，可能不很適合這整個理論的架構，或是不適合一個祖國理想化的形象。」

這方面卻能使目前太過「理想化」的「一面倒」的青年心理加以糾正。固然，青年人是多富於理想化性格的，但是，也得面對客觀的「黑白」和「美好與醜惡」兩面加以認識。

二、批判不要用雙重標準——沈教授指出：「大專同學常用相（雙？）重的原則看事物，在中國問題上，好的稱讚一番，壞的就避而不談，可能他們以為中國太新，不可以用這些理想的原則去批評她。這種相（雙？）重論，如果發展到極端，會出現一個情況：每一個社會都可以用不同的原則去衡量它。那麼我們便不可能批評或稱讚任何一個社會，雖然我們可以去敍述它。」

誠然，在任何的批判中，都會牽涉到批評原則的問題。但是，這原則的掌握該是一個人在知識與識見上有相當修養後，才可以運用自如。可是，報喜不報憂的批評原則，與其說是批評，不若說是「拍馬」了。

任何人都會反對「拍馬主義」，特別是身為青年的人們。然而，對國家、民族、政權和政策上，更不能有「拍馬」的事情，否則是會對國家、民族遺害無窮的。

三、認同的本質要清楚——沈教授在這次演講的結語中，以「認同的限度」為小標題，說了以下的一段頗值得香港大專同學思考的話：「我可以說，如果你不了解到一個社會黑暗的一面，你尚未對這個社會這個民族有深刻的認識。只知它光明的一面，是一種相當膚淺的認識。近來在認同的潮流中有了些令人感到不安的事實，就是當祖國強盛的時候，很容易使我們對祖國認同。我很想知道當中國仍然很弱的時候，被人欺壓的時候，我們是否會認同自己的祖國。現在的認同，會不會是相當廉價的認同，我感到認同祖國，至少要在對她的將來作一些貢獻，這種貢獻一定要超越感性，片面的認同。要達到一些比較理性的分析，我們須要一個開放的心靈和精神，因為開放才能使我們認同，批判才能使祖國能夠更加改進，達到大家所冀望的理想。」

這是認同，特別是目前彌漫在香港大專學生界「認同」之聲的烟幕中，一道金光的閃耀。我們可以退一步的來說：就目前全香港的人士們都「認同」了中共，請問會有什麼效果？當然，這只是一個假設，事實上是絕對無可能的。難道說：全部的認同就叫做「愛國」？接受中共的統治才叫做「回歸」？所有中共的作為都致以歌頌就叫做「認同」？

同時，香港的一部份大專學生，以為倡導「認同回歸」就是「反殖」的表現。可是，他們有否注意到中共的統治的黑暗面，恐怕比「殖民地」統治的黑暗面還更厲害呢！因此，青年們的「反殖」，說穿了並不該是「反殖」，而是應該積極投入香港社會來改革才對。空洞地叫嚷着「認同回歸」，而不靜心平氣地去研究中共的話，那是青年們對青春活力的誤用。更嚴重的是會犯上了心靈的封鎖，精神的關閉，情感的盲動而已。

假如這一代的青年不能把心靈和精神開放的話，那不但這一代的青年本身的悲劇，也是這一時代的不幸。盼望在學聯會上辦了今年的「中國週」之後的一段日子裏，本港的各大專學院的學生們，冷靜下來，重新地再思索一下我們幾千年來一脈相承的祖國，以及將來如何發展的祖國吧！



蘇聯共黨總書記布里茲尼夫，率領一個龐大的蘇聯代表團——包括其外交部長葛羅米柯、主管國家計劃的副總理巴比柯夫，以及各方面的專家等一行，於十一月廿六日抵達新德里，對印度曾經展開為期五天的訪問，並與印度總理甘地夫人舉行過多次的高峯會議。儘管他們一再強調蘇印的經濟合作，為這次會談的主題。但從側面透露的內幕資料顯示：布里茲尼夫此次親訪印度，是他自一九六四年出任蘇共第一書記以來訪問亞洲國家的首次，顯然攜有一個複雜的政治包裹，向印度提供經濟援助、信用貸欵和援濟軍火，以交換印度承諾參加克里姆林宮的「集體安全體系計劃」，及在印度洋的海軍設施。因此，令到北平中共政權感到非常憂慮！認為克里姆林宮在亞洲的最終目標是要包圍中共。

蘇印聯防的背景

其實，蘇聯對中共的上述行動，早已確定並見諸事實。由於一九七一年八月九日，蘇聯外長葛羅米柯就曾到新德里，與印度簽訂了所謂「二十年友好合作條約」，全文共十二欵，雖然印度政府當時曾經表示：「這項條約並非一項軍事協定或聯防條約，同時蘇聯亦無責任於印度被一個鄰國侵襲時，給予印度以軍事援助。……」然而，該協約的第九欵條文則是這樣規定的：「印度與蘇聯保證於任何一方面與另一國發生武裝衝突時，不對第三者供給任何援助。萬一任何一方受到侵襲或威脅時，這簽約雙方立即從事諮商，採取相當及有效的步驟，以保障其和平安全。……」

一般解釋：謂蘇聯與印度認為無論它們之間任何一國遭受別國襲擊的時候，將酌量情形採援助行動。簡單的說：也就是「聯防」。

尤其令人驚奇的是：那次所簽訂的蘇印友好條約，未經談判而突如其來的。因之，中共當時更為疑懼！不過，新德里人士會說：「這一項和平友好條約是印度、蘇聯兩國多年來已存在的良好關係，及一切合理的發展。」——所謂多年來已存在的良好關係，顯然是指蘇、印兩國早已有意決定簽訂如上條約的必要。據說那項友好合作條約的草案，已

蘇印合作

行的所謂世界共黨大會，蘇聯共黨第一書記布里茲尼夫，就曾提出了所謂「南亞洲安全體系」的計劃，由蘇聯領導，除了在北印度洋建立其強大的海軍基地外，便是跟印度訂立合作友好條約；這也就是說：沒有一個安定的印度，則南亞方面根本談不上安全；蘇聯也很難在印度洋立足。所以，蘇、印兩國有如唇齒相依。

也許有人覺得奇怪：「印度明知蘇聯是壞蛋而不能做眞正的朋友，為什麼還要與它友好合作呢？」大家都知道，多年以來，中共聯同巴基斯坦以對付印度；後來更加上了一個美國，使到印度陷於孤立！特別是一九七一年間，巴基斯坦為了東孟加拉的局勢，而對印度展開過進攻的態勢，假如印度一旦與巴基斯坦發生武裝衝突，則無疑地是印度將可蒙受多方面的危險！因為，巴基斯坦既有北平政權的大力支持，又能獲得美國的軍火援助；尤其是美國總統尼克遜於同年七月中旬，就正式宣佈即將訪問中共「首都北京」，更促成了蘇、印兩國加速其締訂條約的行動。誠如新德里外交觀察家們所說：「美國在東巴基斯坦的危機期間，繼續援助巴基斯坦雅耶汗政權，以及尼克遜總統之宣佈他行將訪問北京的舉措，在印度人的心目中認為美國可能明瞭，印度所領悟的是處於敵對的預兆！這與巴基斯坦因東巴問題的衝突，及尼克遜總統的主動地對中共訪問，不謀而合的推動了印度決定簽訂這一條約的決心……。」

同時，莫斯科方面的外交觀察家們，也有同樣的看法。他們說：「從蘇、印最近所簽訂的友好合作條約看來，將在印度與巴基斯坦因東巴問題的紛爭上，蘇聯似乎完全站在印度的一邊。基於新條約第九欵的規定：當印、巴邊界的緊張情勢發展成為軍事衝突的時候，蘇聯將不僅會斷絕對巴基斯坦的所有援助；而且大量供應印度以新式的軍火。此外，蘇聯所以要接近印度的另一背景是，因為中（共）蘇的對峙已漸趨於嚴重階段；加以孤立，因之，為了解除這種窘境，蘇聯不得不與印度接近，以便在亞洲建立其灘頭陣地，而實行包圍中共。」

所謂「中立」與「不結盟」

但是，東京方面的觀察家們則認為，印度是一個標榜着「中立」的國家，它為了形勢所迫，而向某一方面求援，自有可能；而蘇聯以中共與美國接近，乃對亞洲外交積極展開，並加強其對印度的關係，也勢所必然；可是現在兩國竟簽訂了友好合作條約，則為世人始料所不及！充分顯示出印度已改變其不結盟的路線，而自動地拋棄其所謂「中立」政策了。

不錯，印度於一九四七年脫離英國，而與巴基斯坦分治並正式宣佈獨立之後，前印度總理尼赫魯曾標榜着所謂「不結盟」的外交政策，其所訂定的目標是：對外表示「中立」，對內實行民主。他曾經強調：「世界上的種種主義，都是起源於歐洲，其背景與印度完全不同，印度用不着食古不化地去接受任何一種外來的主義，卻也不可完全拒絕任何一種外來的主義。……」尼赫魯並認為印度是一個農業和經濟落後的國家，對於國際的競爭決不可有所偏袒；但倘若印度國土受到威脅或公理受到危害時，則印度就決不安中立。

尼赫魯從前也曾說過：「如果印度既不附美，也不附於蘇聯集團，等到必要的時候才出來說公道話，那末，相信印度於無形中會成為這一道「國際橋樑」的。這對於國際和平，將有很大的貢獻。」他接着指出：「美國的財經援助亞洲和技術援助亞洲，其主要目標乃是收買亞洲人民去反蘇和反中共，亞洲人民不可做它的豬仔！……」

唯其如此，所以，尼赫魯於一九五五年以前，他曾以倡導「中立」的姿態，而與共產集團——特別是和中共稱兄道弟；當他訪問北平時，毛澤東曾拍着他的肩膊說：「老尼，你硬是要得！」周恩來更緊緊地擁抱着尼赫魯，致使這個死不要臉的印度捐客，一度感到飄飄然！

不料到了一九五九年三月，當西藏人民反共抗

[illegible]

援，使他所標榜的「不結盟路線」夭折無遺！當時尼赫魯企圖和緩中共軍對印邊進攻的行動，乃與左傾的前印度國防部長梅農磋商，進而宣佈：㈠印度政府決不承認西藏領袖達賴喇嘛，在印度境內成立其臨時政府，並禁止他在印度境內作任何政治活動。㈡印度政府仍維持以往的對外政策——維持對中共加入聯合國的建議。㈢印度將不支持達賴喇嘛，請求聯合國討論中共在西藏刼殺與消滅其宗教信仰的殘暴行爲的問題。

尼赫魯這種低能的「緩兵之計」，已爲狡猾的毛澤東所識破，且認定西藏人民反共抗暴運動那幕悲劇爲尼赫魯所導演。因此，中共不惟不放鬆對印度邊界的壓力；更進一步地挑撥離間印、巴兩國的矛盾，令到印度遭受了雙重威脅！由於一九六一年秋間，巴基斯坦已同意與中共談判解決彼此間在巴基斯坦控制下的喀什米爾部份邊界問題。這一協議，顯然出乎印度的意料之外，卻也是北平中共政權玩弄印、巴間的陰謀手法。

援印抵抗中共侵略

是故，美、英兩國當時對巴基斯坦首先所表示的態度是：要求巴國暫時「凍結」其與印度對喀什米爾的糾紛，俾使印度駐於西巴基斯坦邊境的五十萬軍隊，能夠變得自由抽調，以便用以抵抗中共軍的進攻。可是，美、英此一建議卻遭巴基斯坦的拒絕。

爲了加強印度對抗中共的侵畧，當時英國不顧加納的反對，而盡速於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廿九日，先行送交印度以一批自動來福槍、臼砲及彈藥。同時，英女王伊利沙伯也在國會上發表演說稱：「政府已答應全力支持印度，以擊退中共的侵畧企圖！」甚至一向袒護中共的英國工黨領袖威爾遜（前英首相），也曾主張實行一項大規模的援印計劃。故英、美及加拿大等國代表，於同月三十一日共同協商關於軍援印度的各步驟。美國空軍三架C一三五型噴射運輸機所載運的第一批多種武器，於同年十一月三日抵達加爾各答。另有十架同類型的飛機，則從美國先飛法蘭克福，準備擔負着這項空運任務，並由歐洲軍事空運司令福曼准將，監督這項空運

中共援

胡蔭之

要的聲明如下：「美國鑒於南亞情勢的嚴重發展，卽以軍火援助印度，係協助需要軍火的友人，非爲羅致一個軍事盟國，故未有派遣軍事顧問至印度的意向。」

在此同一時朝，蘇聯與印度的交往也很密切。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正當印度軍進攻前葡萄牙屬地果亞的時候，前蘇維埃主席布里茲尼夫（現任蘇共第一書記），則在印度各地訪問，並到孟買對印度羣衆發表演說時，不僅是同情與諒解印度使用武力恢復葡萄牙在印度的屬土；也同情印度可以收復其東北邊疆被中共佔領下的印度領土。尤其是到了一九六二年八月間，莫斯科方面更作出了兩項極爲露骨的行動表示：㈠是蘇聯向印度建議，卽將蘇製T一一四型最新式的超音速噴射機兩中隊（至少三十六架），供給印度——這種飛機的性能，超過美國的F一〇四型超級軍刀機及米格十九型機。同時又建議：以米格廿一型更新式的噴射戰鬪機售與印度，而中共尚無此種飛機。因之，一般軍事觀察家曾認爲：蘇聯此項決定，將使印度在邊界問題的處理上，無疑地少了一層國際上的顧慮。㈡是蘇聯同意在印度境內設立供應上述兩種飛機零件的工廠，令到北平大爲憤慨，而曾一度向莫斯科提出嚴重抗議，抨擊蘇聯不友好的行爲。

一九六三年八月間，印度爲了抵抗中共軍進攻其東北境內的前哨崗位，一方面下令警察在十五個城市裏面，實行大捕共黨分子，以免它們影響中共的行動。另方面則立卽派遣一個軍事代表團訪問莫斯科，要求蘇聯更多的軍事援助。而克里姆林宮的頭子們，當時確曾對印度提出保證，表示蘇將不改變協助印度經濟，及強化印度國防等政策，從而答允供應印度地對空飛彈，謂足以抵抗中共任何新的侵畧。是故，毛共對於蘇聯與印度的一再携手合作，更加憤怒！而北平與莫斯科的關係也逐漸地趨於惡化！並於一九六四年起，中共沿喜馬拉雅山所集

一九六五年一月開始，中共人員在西藏各地遍發文告，其內容是：「我們的行動計劃，首先要克服印度，使我們能夠變得軍事上所需的一切物資，以進行我們的亞洲計劃。西藏用以作爲我們進攻印度的橋頭堡及跳板，非常有利。可是西藏卻缺乏我們陸軍所需的許多供應品。……」接着雙方就互相指責——印度說中共繼續侵畧印度領土一萬四千五百平方哩；而中共則指印度飛機侵入西藏領空達廿四次。因而加緊援助巴基斯坦以與印度作戰。除了同年四月十日在古特邊區發生槍戰，致印、巴雙方均有傷亡，成爲自一九四九年喀什米爾停火以來最嚴重的流血事件外，並在印度東部特里布拉省邊境，曾遭巴軍突擊，特別是在喀什米爾邊境，更遭巴軍進攻廿六次之多，導致印軍三死五傷！

當時蘇聯方面認爲：它必須保持印度在東西「冷戰」中的中立地位；尤其發現中共大力支持巴基斯坦，莫斯科更要助印以抑巴。許多亞洲「不結盟」國家，也覺得中共干涉印、巴衝突，實在犯了重大的錯誤。

總之，印、巴糾紛的背後，便是中蘇共的插手鬪爭；而美國認巴基斯坦爲「中央公約」成員國；且與美訂有軍援公約。因之，必須將它保留在西方陣營中。但過了兩年，尼克遜總統旣決定軍援西巴，又實行救濟逃入印度的東巴難民。參議員愛德華·甘廼廸曾指摘尼克遜的矛盾政策，是因爲西巴曾協助基辛格潛入北平，爲總統訪問北平舖路有功，故繼續軍援西巴。莫斯科有鑒於此，爲避免蘇聯陷於孤立的危險，因而加速其進入印度洋的企圖，以擴大包圍中共的行動，在在促成了蘇印密切合作。

截至現時爲止，關方蘇海軍在印度洋取得海港的問題，尙未解決。印總理甘地夫人十一月廿八日表示：她相信以海港給予蘇聯，將會危害印度是「不結盟」國家領袖的聲譽。但美國仍不放心，華盛頓方面於十二月一日的消息指出：繼蘇共頭子布里茲尼夫訪印度，推銷「亞洲集體安全體系」計劃之後，美國宣佈加強對印度洋的注意力；並加派一支由航空母艦「柯里斯背尼」號率領的特種艦隊，駛入印度洋巡弋。特別是中共嚇得要命，怕得要死！叫囂這是蘇聯「圍堵中國」的陰謀。

內政·外交與和談

——查著「見聞思」理念商榷之十（上）

馬以定

目前在中國分裂成兩個政權之後，特別是中共進入了聯合國，部份人士們都在懷疑着：台灣國民政府存在的價值。當然，擁護法統的人士們，並不覺得是個問題。可是，在海外的人士們，一方面受到國際變化的衝擊；另方面受到中共政權的強大宣傳，每每會發生這樣的疑問，並厚責着台灣的國民政府的存在是阻撓了中國的統一和強大，不但不能了解台灣國民政府存在的價值，反而指摘誣蔑起來。因此，查先生的筆下出現了幾段這樣的表達。

「當中共進入聯合國，尼克遜到北京，日本與北京建交的消息接連傳來時，台灣朝野有巨大震動。然而時間漸漸過去，大家對於新的形勢也能適應了。如果世界各國都和台北沒有了外交關係，台灣當然會感到困難，心理上有孤立的感覺。我們盡其在我。如果台灣能夠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經濟發展，人民的生活水準一年年不斷提高，政治清明而社會公道，而我們台灣一千五百萬人仍是不能生存於天地之間，那我們也無話可說了。」

「我們的基本政策，是求生存，求保衛台灣一千五百萬人的自由和生活方式，求把台灣建成一個富庶康樂的模範省，由此而影響大陸。」

「我們和中共的鬬爭，現在已不是爲了政權與政府由席次的鬬爭，而是『保衛自由的生活方式』的鬬爭。如果大陸上的同胞能過眞正自由的生活，國民黨毫不考慮將台灣的政權交給大陸上的任何政府，我們可以做一個小小的在野黨。甚至於，我們不再幹政治工作，就做一個普通老百姓，享受自由自在的平民生活。」

「台北的領導人並沒有明顯說決定放棄反攻大

』。意思說，政治是決定性的，軍事只是附屬。」

「嚴先生說：……：我們的錢主要用來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我們在大陸打不過他們，現在就跟他們比賽，誰能使大多數老百姓吃得更好，穿得更好，住得更好，受更好的教育，生活得更加自由而快樂。」

「台北的領導人表示，台北用以和中共競爭的主要是兩張王牌：民心與經濟。他們說，國民黨與中共鬬爭，現在已不是爲了奪取政權，而是保衛中國人所喜愛的生活方式。」

「他們說：我們是爲了保衛民主自由、爲了保衛中國人的傳統生活方式，所以堅決和中共鬬爭到底，這是根本的大原則。」

「他們說：我們都是幾十歲的人了。我們確信自己做的事對國家人民是有利的。倘若整個民主自由世界要孤立我們，我們也只好孤軍奮鬬，死而後已。只要無愧於心，一切努力就有了價值。是功是過，留待歷史判斷好了。」

從以上的幾段的徵引中，我們就很清晰知道：國民政府之所以堅苦卓絕地屹立不搖，其意義就在此。

把上面的意思如果簡單綜合化之後，也就是查先生下面的一段話：

「台北的領導人承認在軍事、土地、人口、外交各方面的力量不足以與中共對抗，但他們表示有最後勝利的信心。信心的根源在於兩方面，一是『大是大非』，他們信奉三民主義，在政治上屬於民主自由的體系，『三民主義是對的，共產主義是錯的』；二是『中華文化的傳統』，他們繼承中華文化，而中共則破壞中華文化。」

查先生在寫了以上的一段話後，曾經給予了批判。這批判的理念，我曾在「是非，好壞與標準」一文中加以商榷，是故這裏不再涉及。然而，這以上的「見聞思」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出：如果要和談的話，不僅只牽涉到台灣的國民政府，同時，也廣泛的牽涉到生活在不同制度，不同環境，不同文化因素的人民。

其實，這些都是涉及了國家內政的問題。對中國的內政問題，大概所有的中國人，無論是住在台灣，大陸和海外地區，都會很容易的達成一個一致的要求——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如果談「和平統一」，只着重國際問題，而忽視了國內問題，恐怕

——給查良鏞的一封公開信——

你說「中共入聯合國後，台灣叫出了『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的口號。」你簡直是瞎扯，「莊敬自強，處變不驚」並不是在共黨入了聯合國後才揭櫫的口號也。據張伯了解，「莊敬自強，處變不驚」，是在共黨還沒有竊奪我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前一年（或兩年，一時想不起了矣）某月某日，蔣總統於園山參大在三軍聯合作戰參謀會議（或是黨政軍首長聯席會議，一時記不清楚了矣）席上對與會人員的訓詞也。你不曉得其來何自，就別胡謅。咦！你還給「莊敬自強，處變不驚」下個註解，以表示你的學問奇大哩。嗚呼！但你的解釋有限，你根本不懂嘛，還在那裏硬充殼子幹啥？你竟以爲把「處變不驚」要改作「沉着應變」？眞是混帳的，我且問你，「莊敬自強，處變不驚」有所本乎？出於何經何典？麻煩你多翻翻幾本線裝書再來扯丟蛋罷啦。語云：「煩惱皆因強出頭。」

在」讀

只是問題的一半。

接着查先生用了只三行的文字，表達了一個最重要的內政問題。他說：「普通人民決不是生活在恐怖的特務統治之下，我相信這是肯定的。台灣當然有保安人員與特務，他們所要對付的主要是兩種人，一是擁護中共的，一是企圖推翻現政府的。這兩種人並不多。一般老百姓並不受到保安人員的干擾。」

對於這兩種人，查先生只提出了對前一類人上的處理辦法，「即使他信仰共產主義而要去大陸居住，我以為儘可讓他自由離去，對台灣並沒有什麼損失；如果他離開台灣後要講台北政府的壞話，也讓他講好了。」但對第二類人上，查先生沒有說什麼。我卻以為：如果眞有這一類的人上的話，先要查明他們何以要「企圖推翻現政府」的理由，相信這些理由的了解，更能助長台灣在內政上的改革的。當發覺得某些地方是確有不妥的地方時，改革更新了這些地方，同時也就消除了「企圖推翻現政府」的意圖。我總以為：「企圖推翻現政府」的「激進分子」們的作為，雖然不為任何一個政府所歡迎，然而，從他們所持的理由上來做一個客觀分析的話，未嘗不是一種了解政府各部門的工作或人員效率的一種助力，或是某政策的偏差的修正機會。

在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中，必然會出現對政府工作的批判，這些批判也都是為國民的人士們對政府工作的不滿與督促，不能等閒視之。必要時，政府各部門應該給予公開的答覆，以做成雙軌的上下相通。

在這方面，香港的報紙，有幾份是設立了「讀者心聲」這一類的專欄的。市民們都可以將自己的意見表達出來，而有關的機關也針對市民所提出的問題，加以公開的答覆。這樣做，不但不是增加政府的負擔，而且卻是使政府與人民更加了解，更加溝通。

相信台灣的報章，也應多開闢這一類的園地，使到人民與政府，在大眾傳播的工具上，更形互為接近，把民意充份的反映出來。這不但是民主政策的重要的一環，同時，也是民主教育推進的一大措施。我以為：唯其如此，才更能使人民與政府更團結。

「見所聞所思」後所問（六）

張伯

」嗚呼！

你說「台北的領導人很明白表示：我們和中共統治下的大陸相比，土地人口相差很遠，軍事力量不如，他們在外交上很佔優勢，我們處於劣勢……」又說「嚴家淦先生說：『不過核子彈是不能對中國人用的。共產黨認為我嚴家淦是王八旦，但不能對準嚴家淦的頭上丟一顆原子彈。所以核子武器倒不是問題。』」以上這些「很明白表示」與「嚴家淦先生說」的話，是否「有話照錄」？是否「原話照錄」？我們不曉得。不過照張伯猜想，可能是，也可能錄得不完全的也。蓋台灣與大陸相比，固然相差很遠，但是國父在「民族上義」的講詞中，與在「革命軍人精神教育」的遺訓中，曾一再昭示吾人說：「精神勝於物質。」而蔣總統在「民族正氣」與「漢奸必亡，侵略必敗」兩訓詞中，亦一再強調國父這一遺訓，並反覆舉例闡釋以寡敵眾，以弱勝強，以一當十，以十當百戰史及其致勝之道。台北的領導人，個個都受三民主義的薰陶，個人都受總統數十年的啓廸的。因此，張伯不相信台北的領導人就光是向你「明白表示」台灣與大陸共黨相差得很遠，啥都不如共黨也。張伯猜想，台北的領導人必定還向你強調精神勝於物質這重要的一環，隨而肯定反共必勝，建國必成之理的也。猜對乎？抑不對乎？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顯然台北的領導人已喪失了鬭志矣。那麼，你為啥不乾脆向台北的領導人提供一項建設性的建議，叫他們個個早些跳太平洋算了耶？貴報本年七月二十日的社評，以「『精神原子彈』更重要」為題，有謂「毛澤東說『精神原子彈』比眞正的原子彈更重要，我們覺得這句話確是很有道理的。」毛澤東尚且曉得「精神原子彈」的重要，難道台北的領導人就不懂「精神勝於物質」乎？就因為毛澤東曉得「精神原子彈」厲害，懼怕台灣擁有千千萬萬顆「精神原子彈」，所以才不敢跨出台灣海峽半步。要不然，為啥共黨聲嘶力竭，叫囂一輪解放台灣不逞之後，現在又哀呼和平統一？豈共黨已放下了殺人刀，個個已變成如來佛、觀世音了耶？

再說，嚴家淦先生是否對你說過那番「唔臭米氣」的說話，我們不知道。但如果他是確確實實那樣說過，那不僅共產黨會認為「嚴家淦是王八旦」，即張伯也認為他是王八旦，而且是雙料的焉。像這樣軟弱、畏崽的人，怎麼配做中華民國副總統？實在太令人失望了矣。他以為共黨的核子彈不會拿來對付中國人，那簡直是書生之見，是痴人說夢。難道他竟懵然不知共黨只有黨性、只有獸性而沒有人性的耶？如果毛澤東尚有人性的話，牠怎麼會以人海戰術驅使億萬的中國人到戰場（如徐蚌戰場、韓戰戰場）去送死？這種間接殺人，比直接用核子彈殺人又有何分別哉？任何人都無法保證共黨的「核子彈不能對中國人用的」。毛澤東為求達到目的，牠可以叫你做爸爸、爺爺；也可以連最親密的戰友，甚至爸爸、老婆、兒子都不要，又遑論中國人乎？我相信嚴先生對於毛澤東的「德性」清楚得很，因此張伯認為嚴先生所說：「核子武器倒不是問題」這句話的眞意，乃是暗示「恃吾有所待也。」「恃吾有所不可攻也。」然耶？否耶？

你說你問「台灣是不是有製造核子武器的打算？」蠢哉！斯問也。台灣有沒有製造核子武器，這是屬於國防最高機密。李聃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你是什麼東西？憑你這個外國記者，嚴先生會把這國防機密告訴你乎？嗚呼！他對你說：「我們絕對不造（核子武器）……」這些話，以及其他的官員答覆你有關製造核子武器的問題，都是敷衍你的罷啦。蠢材！

你說：「台灣的武俠小說家諸葛青雲、古龍、歷史小說家高陽他們公請我，去了一家酒家。」說起來，諸葛青雲、古龍兩位仁兄，張伯倒都認識，高陽先生，我則不認識，只知道有其人。高陽是不是記者，是不是寫作協會會員？我不清楚。




狗咬呂洞賓

多年前，一位年紀青青的女孩子，從台灣跑碼頭到香港，因為沒好好拜會地頭蟲便在報刊上發表了一篇「創作」，給本地一位以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自居的文藝先進作家看出破綻，竟在他的文藝刊物中用幾十頁篇幅把她這篇「創作」批判得一文不值，且不斷的窮追猛打，把女孩子急得躲起來直哭，不敢置辯一詞，也不敢活動，把自己冷藏起來。

原因是，她這篇所謂「創作」，其實是外國名著的譯文，除了幾個中國化的人名外，找不出一點兒「創作」的味道。不過，對一個初出道的女孩子，這樣狠狠的打擊，誰都認為過份一點，也許關鍵與這位女孩子是來自台灣有關，因為那位「先進」是「認同」「回歸」一派，打擊台灣作家，大有可能邀了一功。可是，剃人頭者，人亦剃其頭，後來「先進」作家的成名傑作，也給人發覺是抄襲三十年代一位左翼作家的舊作，於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寫了一本專書，把他的成名傑作與左翼作家舊著逐段逐句比較，指出故事、人物、主題無一不是抄襲。本來，到這田地，那位年青姑娘應有機會報一箭之仇，可是她仍躲着沒做聲。那時張贛萍先生很想知道這位女孩子的態度，特地托了一位相熟的朋友約請她寫稿，可是遭她婉卻。

負責邀約的朋友回覆老張：「我勸你還是息了這條心好，她決不會替你的雜誌寫一個字。」老張問他什麼道理？他說：「她不但『創作』和那先進作家看齊；『認同』『回歸』的思想也如出一轍。先進作家矇查查，竟然把一個同路人罵得狗血淋頭，太胡塗了。」有一個長時間沒見她再拿出「創作」來。目前，似乎已事過情遷，許多人已忘記這一樁會在香港文壇掀起過波濤的舊事，這位女孩子才敢再冒出頭來。不過，她對先進抄家雖不敢嘵舌，卻特別畀面老萬，竟然跟老萬研討起「幽默之道」來，老萬實感受寵若驚。其實，這事本身已具相當幽默成分，許多時，路見不平的人，會被視為「架樑」。老萬對年青人，尤其女孩子的心理最難瞭解，此之所以有代溝存焉。

是非只為多開口

在「星報」看到一位小妹妹的文章，談及在街市所見，讀後老萬不禁捧腹。這位小妹妹一片好心腸，卻招來無妄之災，給一個八卦婆無端咒罵一頓。本來，入境問俗，到一個地方應曉得當地民情，這位小姐從民風淳樸，充滿人情味的台灣來港，未曉得本地八卦婆之犀利，因此惹禍上身，如果先多了解一些香港風氣，一定不會受到這種委屈。老萬不久前發表的「不

有這麼一個故事：一個八卦婆吃完飯在門口抖涼，和隣居另一八卦婆搭訕說：今日咁得閒，點得搵番一場交嗌吓就好嘞。另一個說：冇你咁發×姣，我重未洗衫。這個說：吓？你話我發姣？學你成日去勾佬咩？於是，這兩個八卦婆如願得償，有一場夠兇的交可嗌了。小妹妹在街市碰到的可能正是這種八卦婆，所以她搭上一句，她馬上就把目標轉移到她身上，使她受窘，無從訴苦，發而為文。老萬細察經過情形，正合一句俗語：「是非只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

她事後檢討，認為那八卦婆捨猪肉佬而與她嗌交，大概因為她手上沒有明晃晃的屠刀。但老萬分析，八卦婆怕的不會是猪肉佬的屠刀，對阿飛、籮頸黨的彈簧刀也許還會畏懼三分，她肯定猪肉佬不會用那柄屠猪刀對付她。不過，好佬怕爛佬，爛佬怕潑婦，就算猪肉佬是爛佬，也決不是八卦婆嗌交對手，於是，當有一個女人搭腔的時候，她就把目標轉移，以這位小妹妹作為嗌交對象。她不知道小妹妹是位女作家，斯文中人，高級知識分子，和八卦婆不同，她的才華是在寫作，並非嗌交，因為給罵得呆了三十秒鐘，望住那八卦婆不會做聲。

老萬相信，即使這位小妹妹能說流俐的廣東話，也不會跟八卦婆吵到底。八卦婆是那般蠻不講理，和她吵下去，只會受到更多委屈，何苦來？小妹妹該知道，香港人很兇，不像台灣女人溫柔講理，用她這種態度待人接物，定必惹上許多煩惱，凡事不要太過熱心，今後應以此為誡！

飛女

小妹妹的「街市所見」還有下集，且比上集更精彩。老萬雖奇怪她為什麼這樣高興跑街市，我家每天到街市買餸的佣人也沒她碰到那麼多「可紀之事」；但對她接二連三的不愉快遭遇，寄予無限同情。也許要做一位作家並不簡單，對社會各階層都要了解，她常到街市大概是體驗生活罷。不幸她遇上的猪肉佬、磨刀佬都是粗人，粗言俚語，連珠砲發，弄到小妹掩耳疾走，狼狽尷尬之情，活然紙上，看了叫老萬又好笑又可憐。

其實，小妹妹的遭遇，即使不闖街市也會發生，在香港這冷暖無常的社會，被人辱罵不僅在街市才會遭遇到，小妹妹來了香港不少日子，相信在街市以外也遇過同樣不快意的事情。

當然，捱罵有許多不同的原因，即使你不開罪人，有時別人也會無端罵你一頓；有時擠眉弄眼，向別人開開玩笑，別人以為你出於惡意，還以白眼。老萬出道比小妹妹早，遭遇這等事自然比小妹妹多。

八卦婆因她搭腔而轉移目標，還可自咎多嘴；磨刀佬把她




會，難道他會拿菜刀追你？但你若罵他衰佬，他會以爲罵者愛也，更加得意，不免粗言滿嘴。

據心理學家分析，說粗話是性的發洩之一種，對女孩子說粗話，心理上得到一種滿足。這是專家的話，對不對老萬不敢說。假定他的出發點如此，就不能太苛責磨刀佬了。

古人說：冶容誨淫，大概也是這意思。有時候，小姐們該注意自己的打扮儀態，如果高貴端莊，凜若冰霜，給個水缸磨刀佬做膽，他也不敢妄說一聲飛女。有時候叫人做飛女未必是惡意，有些女人倒喜歡人家叫飛女的。住在老萬樓下的辛小姐最喜歡人家叫她飛女，她的打扮，也極力模仿飛女，有人叫她一聲飛女，她面上雖故作嬌嗔，內心非常受用。因爲，她今年已三十歲，叫她飛女，對她的芳齡，起碼已打了六折。

人性

老萬雖已一大把年紀，頭腦並不冬烘，和新潮縱還有一大段距離，但也沒有「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那種落伍想法。尤其對男女間事，認爲是人性自然的表現。目不邪視的那種人，不過盡力壓制自己的情感，假正經而已。古人說的「食色性也」，確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名言，口腹之慾、男女之愛，即使你是聖人，也不能免，何況我們都是凡夫俗子、

對佳肴美酒，對漂亮或知己的異性朋友而不喜愛，可說是違反人性，說相反的話，只是違心之論罷了。不過，人之與禽獸不同，是受到道德觀念的限制，所以雖然食色性也，仍不能太過亂籠。過去中國舊禮教社會，犯淫的寡婦往往用豬籠載着，丟進河裏；外國人也向犯淫的女子拋石頭。今天，世界新潮卻流行了「試婚」「換妻」或者「集體行樂」這種行徑，已脫離道德範疇，其實和禽獸沒有多大分別。當然今日已不可能給載入豬籠，也不會被人拋石頭。作爲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人物，老萬以爲固然不可以動不動用豬籠浸人；也不應學新潮人物，把造愛擺在人生第一位，隨時隨地可以翻天覆地。

朋友閒談間，提到一個我們大家認識的女人，但各人意見頗爲參商。這女人嫁了一位富家公子，郎財女貌，本來大家都認爲是一段不錯的婚姻。可是女的不甘一入侯門深似海，和丈夫意見不合之後，便長期和丈夫分居，雖有夫婦之名，卻無夫婦之實。女的在外邊除了經營一些生意外，還結交一些異性朋友。問題焦點就在這裏，有人認爲這種行徑若在舊時就該浸豬籠；有人認爲既然與丈夫分居多年，交些朋友也應該。活在今天，不能再用封建頭腦看事情，何況，交異性朋友未必就涉及性的問題，她的分居丈夫不管，誰管得了她？

的家庭，如肯設身處地替她想想，當可了解朋友對她的重要。

看事情該基於人性，如能以己度人便更好。如果閣下也長期過這種孤單無伴的生活，難道你不會去結交一些朋友？

忌諱

一個瘦條子最怕提及洗衫板、排骨；一個痳子不愛聽人說九筒、粟米心、蜜蜂竇；一個哨牙仔見到西瓜便掉忌。如此類推，指住和尚罵禿奴，也是最犯忌諱。正如廣東俗語所謂「崩口人忌崩口碗」，一個人有某種缺憾，便最不願意提到那一類東西，是人情之常。一次老萬非常撞板，和一位小姐閒談，偶然提到我們都認識的另一位女朋友，她告訴老萬，這位女朋友近來和丈夫關係搞得不好，經常吵架。

我說：「他們最後必然離婚。」那位小姐納罕地瞧着我道：「你怎麼這樣肯定？」我說：「因爲我看過她的手掌。」她道：「你懂得看掌紋嗎？」我說：「獨沽一味，我只會看一種掌紋。」她問：「什麼？」我說：「川字紋。」她問：「什麼叫川字紋？」我道：「我是說，掌上三條紋成川字，頭尾中間都不接。」她關切的問：「川字紋表示什麼？」我道：「師傅教我，凡川字紋的女子，一定不能同諧白首，除非結婚很遲。你知道嗎？她兩隻手都是川字紋！」那位小姐聽說，面色陡變。我還不醒覺，對她說：「小姐，可以給你的手掌我瞧瞧嗎？」她死握緊雙手，不肯讓我看。「我不相信這個的。」最後還匆匆起座告辭。初時老萬弄不清楚她爲什麼忽然這樣子，從來從她的朋友口中，才曉得她雙手也是川字紋，我的話犯了忌諱，她自然不肯讓我看。

有位已故的同業一次在電車上遇到一位美艷女人，他覺得面善，後來想起曾經在招待所和她有過肌膚之親，便和她打招呼，可是那艷女反眼不相識，冷若冰霜。同業記得明明沒認錯人，拉手拉腳的，不料艷女大叫非禮起來，弄到那位同業手足無措，結果被抓進警署，後來還要上法庭。他雖然說與艷女郎有一夕之緣，但無法可以證明；而女方則證明自己是「良家婦女」身份。潘金蓮也不會承認自己是「天下第一淫婦」，電車廂內，眾目睽睽，那位同業一定是寃寃氣氣。又或者她是與親人同在一起，她兼副業不讓家人知道的，那位同業以舊相好姿態和她打招呼，她怎會承認？賣淫的女人通常有規矩的，在房間內跟你怎樣親熱都可以，一出房門，對任何客人都視如陌路，如果你自作多情跟她打招呼，難免自討沒趣。

萬人傑

「階級鬬爭」與和平

和平！誰不渴望和平？自從有人類以來，和平即為人類追求和嚮往的目標。

然而，自從有人類以來，戰爭似乎從未停止過。到了今天，在這核子時代，和平更是人類願意繼續生存抑或毀滅的關鍵。

諾貝爾和平獎已宣佈分別給予美國的基辛格和北越的黎德壽了，但黎德壽拒絕領獎，狠狠地摑了糊塗的發獎人一個大耳光。

和平與戰爭，那是無可調和的矛盾。我們知道，近百年來，有一種所謂「階級鬬爭」的邪說，它不斷地煽動人與人之間的仇恨。這種學說不但使到國與國之間不能和平共存，也使到本國人民互相仇視、互相攻擊，甚至使到相信這種邪說的「領袖」互相攻擊，互相屠殺。在蘇聯，列寧被刺，托洛斯基遇害，斯大林被鞭屍，貝利亞遭殃。在中國大陸，單單近年來就發生了劉少奇和林彪兩大血案，周恩來也面臨生死存亡的鬬爭了。

和共產主義者談和平，實在是與虎謀皮，愚不可及。

我們且看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史實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蘇聯不是提出「集體安全」的主張麼？可是他卻與希特拉勾結起來，鼓勵希特拉入侵波蘭。後來蘇聯雖然因為引火而自焚，但蘇聯的勢力已擴展到東歐和中國大陸了。

也。」

蘇洵還說：「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

蘇洵更說：「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並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

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

蘇洵這一篇文章，雖然說的是二千二百年前的事，但只要將「暴秦」二字改為「共產國家」，即切合目前的世界形勢。近日毛共大捧秦始皇，便是自承「繼秦衣缽」的明證。

我們且看看曾在哈佛大學畢業的古巴人 Narilo Lazo 話罷，他說：

「一般人都認為一九六二年十月間古巴飛彈危機的解決，是西方的明顯勝利，美國人尤其有這種看法。因為相信的人太多，所以敢指出它大謬不然的人就少之又少了。……在危機發生前的幾個月，華盛頓官方堅信，矢言『和平共存』的蘇聯絕不會在美國的大門口部署攻擊性的核子武力。……十月十五日，星期一，快近黃昏時刻，U2偵察機攝下的照片全部分析竣事。……毫無疑問，蘇聯嘴裏說的是一套，幹的又是一套，飛彈危機

真正的便宜。」

這次妥協的結果是：七百五十萬古巴人獲得自由的希望已烟消雲散的了。

法的政治運動，以及憲法規定的權利。同時聯合所有左傾的羣眾運動。

「在一個動盪不安的階段，促成溫和的自由主義或社會主義政權，是第一步驟。但緊接着就得把它推翻。

繆山

從一本書看大陸與香港

古鶴翔

最近看到一本書 The Black and white Book，著者為Sydvey Cook與Carth Lean，該書叙述許多世界各國的有趣故事，大至世界和平，創造新社會，改變迷信馬克思主義者；小至家庭糾紛，人與人之間的思想，個人的行為，應有盡有。因為不久「黑與白」將會有中文版面市，故勿庸一一介紹。今只擇與大陸、香港社會極有關係的一小段「權力」，為「萬人讀者」先閱。以下譯文：

權力會生腐敗（英國大哲學家羅素常引此語），而絕對的權力，更絕對地會生腐敗。

史大林和希特勒，就是好例證。我們有時認自己討厭的政客，也犯着這錯誤，其實，我們本身也是一樣。

心理學家阿德勒，認人最大的推動力，就是權力慾，權力慾，不止使政客腐敗，也令父母、資本家、工會領袖、學生和教師腐敗。

我們拚命想控制他人，常常是因為我們害怕，害怕他人會做些違背我們願望的事，或會攫奪我們的財物。無論誰控制了誰，結果，雙方都會變得渺小。

特權階級排除了黑人權力、學生權力、和工人權力。

若是一種權力和另一種權力衝突，或者各種權力都毀滅了，社會就會變成無政府狀態。

解決的方法，就是要所有的人，都接受神的統治（按即中國人所謂良知統治），我們就能得到我們希望的自由，和必需的自律。

人若是遵從絕對的道德標準，就能獨立自主，自由地生活在今日各種鉅無霸制度下。然後他便能夠抵抗和反擊那把人當做機械的觀念（按即唯物史論者）。這種觀念，已散佈於各政府機關、教育界、工業界、工會、甚至某些福利機構。

按以上這段文字雖短，但皆是金科玉言，字字珠璣，有心改造社會人士，如能本此思想實踐，對大陸、香港社會，我相信皆會有益處。

中共也是如此。它用盡了美麗的字眼，動人的口號，因而霸佔了中國大陸，跟着便瘋狂地屠殺異己者，屠殺同路人，屠殺「同志」。

中共曾奉蘇聯主子之命，出兵韓國，現在又和主子「鬪爭」了。

在越南，在高棉，在印尼，在泰國，在古巴，在世界各地，共產主義者都在製造動亂，製造戰爭。

最近的例子是中東之戰！

中共已揚言，希望世界大亂，「越亂越好」。

和平，誰不渴望眞正的和平呢？只有共產黨除外。

雖然，共產黨也揚言「和平」，然而共黨的「和平」，只是愛好和平者的安眠藥。共黨企圖殺害在熟睡中的自由人。

最近的中東之戰，便是共黨式「和平」的典型。要不是尼克遜下令戒備，要不是以色列大勝，各阿拉伯國家已被赤化了。

可惜的是，西方各國未能衷誠合作，於是野心家的胃口越來越大了。

更可惜的是，所謂自由民主陣營的領袖國家，近年來竟然不斷地自我催眠，製造和平的假象，提出提謂「談判時代」的口號。

本來以談判代替戰爭，以和平代替流血，那是很好的事，可是和共黨政權談判的結果只是：解除自己的武裝，腐蝕自己的鬪志，助長共黨的侵畧。

在九百多年前，宋朝的文學家蘇洵便在「六國論」中批評六國幻想與侵畧者談和的錯誤，他說：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

這次折衝結果，反讓克里姆林宮佔了

及要求言論自由，集會自由，一切合

示善意，容忍，或和好，應該加以反面運用，使他們自掘墳墓。

「等到時機成熟，機會來臨，則一切狠毒手段，暴動及暗殺等等，務必全面展開，心不能軟。在自由民主的大纛下，直搗黃龍。一朝政權在手，使用斬盡殺絕的手段消滅所有的反對力量與反對意見。

「民主只是工具，用後就須毀掉；自由只是迂腐的觀念，不值一笑。依照共產教條建立的唯我獨尊，是要實行專制統治，永不放鬆。」

最後，我還要說，基辛格正在致力於解除非共各國的精神武裝工作，爲共黨征服世界開路。若果他能夠領取諾貝爾和平獎，爲什麼簽訂寮尼克協定的張伯倫不可以領取？

黎德壽拒絕領獎，證明越戰必將再起。

要獲得眞正的和平，必須保持自由世界的強大，必須消滅「階級鬪爭」邪說。

我們需要互助，互愛；我們不要仇恨和鬪爭！

「反潮流」的矛盾

朱明

自從王洪文在「十大」報告中，提出要求黨員「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坐牢，不怕殺頭，不怕離婚，敢於反潮流」後，共黨卽展開全面性的「反潮流」運動。但所謂「反潮流」的目標，並無明確解釋，更無一定方向，因此各級幹部紛紛猜疑惶惑。在軍中，意味着是向林彪殘餘派奪權；在機關，意味着是向「老保」（周恩來被指爲老保守派）奪權；在地方各級機構，是意味着向地方當權派奪權。特別是宣傳上的嚴重矛盾是，「反潮流」中叫嚷得最兇的有：「秦始皇焚書坑儒，擊潰了儒家的復辟活動，堅持了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制度，在歷史上是起了進步作用的」。這是地方當權派所肯定共黨中央欲鞏固中央集權，而欲向地方奪權的最大惶惑因素。但「中央機關幹部」們對此又有同樣的看法是，「毛澤東選集」裏明明寫有：「地主階級對農民的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迫使農民的多次起義，以反抗地主階級的統治。從秦朝的陳勝、吳廣、項羽、劉邦起……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國，總計大小數百次的起義，都是農民的反抗運動，都是農民的革命戰爭……在中國封建社會裏，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鬪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眞正動力」從前，毛澤東就譴責秦始皇對農民的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又說秦朝是地主階級的統治，並指出只有農民階級鬪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眞正動力，現在，又吹捧秦始皇堅持了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制度，在歷史上是起了進步作用。實在是前顚後倒，矛盾重重，是「文革派」的「窮詞奪理」、「奪權盲動」。

冬臨大地 佳節將屆

冬臨大地，佳節將屆，
大街處處張燈結彩，
戲劇歌舞連台；
選美時裝並來，
小姐們巧笑作嗔，
男士們舉杯作態，
這太平粉飾在黑暗淒涼之外。
誰不知人間充滿艱難，
君不見米貴石油價又高？
君不見海港飄流的屍骸？

冬臨大地，佳節將屆，
陋巷處處破爛黯淡，
物價狂漲，小民難挨；
火神肆虐，一片焦炭，
老幼們棲宿街頭，
婦孺們輪施飯菜，
這淒涼被擯棄在歡樂之外。
誰不知人間充滿奢華，
君不見夜總會一擲千金？
君不見豪華別墅連雲起？

冬臨大地，佳節將屆，
山珍海味養得豈知何在？
花園洋樓怎知蝸居苦難？
更揩得那自私的貪吏，
專向小市民敲詐血汗；
還有利令智昏的僞君子，
假借着救濟災民發洋財。
美麗熱鬧的佳節哪！
歡樂的背面隱藏着：
無窮的悲哀和黑暗。

——鴻 文——

再談老查的狂妄論調

評近年來明報的「社評」

兆華

老查自從寫了「在台見聞思」後，備受海外各方攻擊。此固事有必至，而理固宜焉。但老查多年來的狂妄論調，單單是這篇文章嗎？絕對不是。他在中共未混進聯合國、尼克遜未到訪之前，論調是亦左亦右的。即俗語所謂「一腳踏兩船」，是在看風駛悝。自從中共混進聯合國，尼克遜訪北平之後，他就全偏向中共了。也許他以爲大勢所趨，其實沒有一點中國讀書人「擇善固執」和「死守善道」的氣質，也失卻現代知識分子的情操。完全變成「跟紅頂白」，不問是非，甚而以非爲是，埋沒良心，寧不悲哉！

老查以往的論調，自以明報「社評」爲其代表。多年來的表現，既無中心，亦無原則。予讀者以模糊錯覺，似是而非。近年文化界對他文章的指責，可說指不勝屈，單單筆者在「萬人雜誌」，對其狂妄論調的駁斥，恐怕就有五六篇之多。

記得七一年七月十七日，明報第一版頭條新聞：「尼克遜接受邀請訪北京，舉世均表示歡迎」，極盡歡欣鼓舞，認此舉在國際關係史上展開新頁。筆者隨即以「尼克遜訪中共與明報的舉世歡迎」爲題，歷舉世界各國，中外公私和團體及個人，所發表絕大多數不同的意見，而直斥其信口開河的狂妄。

同年九月十三日，林彪一干人反毛，飛機粉身碎骨於外蒙。老查於九月廿四日：「防備蘇聯奇襲天安門？」廿九日：「重兵壓境第一大事」，「十月一日：「中共軍機墮毀外蒙」，一連三天社評力證林彪不會死，取消遊行閱兵，是防蘇飛彈突襲。

到十月下旬，由於美國詭計的安排，中共終於搶走國府聯合國的席位。老查十月廿八日的社評：台北當局的三條道路」，三十日：「無此把握不會攻台」，論調荒唐怪誕，自作聰明。

筆者隨後又針對他這幾篇文章，以「中共腐爛底子的徹底暴露」和「台灣國府今後自處之道」兩文，除揭發中共自「文革」打垮劉少奇之後，短短兩三年又繼之以林彪事件，有此借故奪權的開端，今後必永無寧日。另方面敦促國府今後要自立、自強，從新訂定非常時期體制，以期全國上下，生活配合戰鬥。最後對老查的胡亂臆測與[illegible]思，斥爲幼稚而狂妄，不值有識之士一哂。

隨着南北越和談期間，老查的「社評」又以「何不天安門射戟」爲題，大發其效呂布轅門射擊，解決劉備與袁術相爭，而促中共出頭解決南北越的多年苦戰謬論。筆者亦以「異哉所謂何不天安門射戟」一文，再復斥其不明歷史背景和戰爭本質，斥其狂妄的[illegible]思，究於事實何補。

及至數月前老查「在台見聞思」一出，更激起海外人士全面圍攻。筆者又曾以「評查良鏞在台之謬論」，舉其狂妄的大者和顯著者，一一予以事實的對比而申斥之。其他正義人士聲討之聲，至今依然不絕，可見其文盡多荒謬也。

老查論調的胡亂[illegible]思，指天篤地，是筆者隨意誣揭的嗎？「在台見聞思」因是近期發表，引起反感較大，人人都較淸楚，上面所列舉的許多篇「社評」，其狂妄內容又怎樣的呢？玆爲證其眞實，特分別節錄如下：

「防備蘇聯奇襲天安門？」——「……中共取消大遊行，是爲了提防蘇聯的襲擊，如果中共照例舉行十一大遊行，中共黨政要人依照規定時間齊集天安門，蘇聯在西伯利亞或是外蒙古，發射一枚中程導彈過來，核子彈砲打天安門，豈不是中共之精華在一分鐘覆沒？……中共在九月中旬得到蘇聯襲擊的警報，所以全軍戒備，林彪、黃永勝、吳法憲等嚴陣以待，飛機停飛……。」

「重兵壓境第一大事」——「……目前我們仍舊相信，中共所以取消國慶大巡行，最大原因是防備蘇聯飛彈突襲天安門！飛彈突襲天安門，幾乎可以確定消滅中共的整個中央領導……」

「中共軍機墮毀外蒙」——「……這架飛機很可能是中共派出去的偵察機，偵察設在外蒙的蘇聯飛彈基地，是否會有什麼動靜，有無向北京發射的企圖……既然發生了這樣的事情，中共當然要緊張一番，參謀總長黃永勝和空軍統帥吳法憲，不免要親臨前線，大加部署，以防蘇聯採取報復行動。」

我們看看上面三篇老查對中共取消十一大遊行的胡亂臆測，確實狂妄得可以。明明中共對此事的宣示是爲了節約，自然是藉口之詞。但九月尾外電通訊和內地來人的透露，已揭出林彪墮機事件的眉目，而老查此時猶硬說此舉是防備蘇聯飛彈的突襲。林彪一干人等已折戟沉沙於外蒙，而老查還指林彪、黃永勝、吳法憲等更不免親臨前線，大加部署

，其自作聰明，簡直荒天下之大謬。

中共十一取消遊行閱兵，自說是爲了節約，已是天大的謊言。而老查更代其渲染說是防蘇飛彈突襲天安門，則更可笑之甚。中共竊據大陸之創初期，就是注重這些節日，這節日是顯示力量，炫耀成就的千載時機。袍笏登場百廢待舉之時如此；抗美援朝羅掘俱盡時亦如此；三年大災害最困難時期也如此；文化大革命愈亂愈好的時候一樣如此，其不是爲了節約，至爲明顯。眞實原因是爲了林彪事件的事起倉卒，如果仍舊在天安門閱兵，不見了這個「林副主席」如何交代。林彪以下六個大紅員（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陳伯達、葉羣），又如何掩飾。「大蝦細」通通不能露面，亦難砌詞自圓其說，結果只有逼住取消，這才是眞正的原因呢（是年香港左派機構很多宣傳壁畫，原有毛林巨像，臨時塗去林像或更換其他者，便是此意）。

我們再研究蘇聯飛彈突襲天安門之作用和後果問題，就覺得老查是信口開河。老查曾說：「日本可以偷襲珍珠港，蘇聯可以突擊進佔捷克、匈牙利，爲什麼不可以飛彈突襲天安門」。乍看起來很像極有道理，殊不知日本蘇聯那時的行爲，是有其內外多方面促成的因素，而並都以爲解決了問題（日本當然是估計錯誤，蘇聯進軍匈牙利中共是支持的，雙方交惡後進軍捷克中共才反對，可見是利害而不是主義），其作用是很大的，後果方面，日本則是勢成騎虎，蘇聯則滿不在乎，逆料世界各國亦無由插手干涉。

但蘇聯飛彈突襲天安門怎樣呢？即使成功，也只是破壞了點，中共仍有極其廣濶的面，消滅了中共整個中央領導（老查語），但還有幾個大軍區的中型領導，就算繼續揮軍南下，中共似捷克、匈牙利地小人稀嗎？中共雖不能說強，但泥足易深陷，非必要時蘇聯會出此嗎？何況無故突襲的手段，會激怒大陸的七億人民（不是正義的領導，以暴易暴人民仍依舊統）。

其次共產國際會表示怎樣？蘇聯人民對自己國家領導的措施會怎樣？世界人民對蘇聯政府又會怎樣？這種種外在的因素，蘇聯豈能無視，可見老查

的構思，仍是極其荒謬的。

這事後來事實的表現，老查恐怕「認輸」了吧！不，他依然「死鷄撐飯蓋」。本年九月卅日，「中共正式號召防蘇突襲」社評中，居然還有「……前年九月間林彪事件發生後，中共忽然臨時取消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十一大集會……全世界紛紛猜測，不明其故，當時我們曾在社評中推測說：這是爲了防備蘇聯『砲轟天安門』，將中共政要一舉殲滅，其時頗有人認爲這種想法全無根據，太過異想天開，但今年『十大』前後，好幾個大陸來人談起，所以取消天安門集會，的確是爲了防備蘇聯的突擊……」。請看，他何止未「認輸」，還是「料事如神」，說什麼好幾個大陸來人談起呢？無非「跌倒抓把沙」罷了。

至於中共混進聯合國爛攤之後，老查的兩篇社論又怎樣說呢？

「台北當局的三條路」——「……台北今後只可能有三條出路，一是向北京談判投降，這一條路相信不到最後關頭，是決計不走的，二是正式接受『一中一台』的安排，第二條道路是維持現狀……。」

「無此把握不會攻台」——「中共用軍事力量攻取台灣，就陸軍而言，當然是綽綽有餘，十個台灣也拿下了，問題是海軍和空軍……『不打無把握的仗』，是毛澤東的軍事指導原則……」。

我們再看老查這兩篇社評，和時隔兩年現在事實的對照，眞正令人笑甩把牙。就算他忘記了古寧頭一役，曾打到共軍落花流水，片甲不留，眞的十個台灣也可拿下嗎？如果眞是這麼容易，老查現在恐怕不死都要進勞改場了（台灣不保香港必難存，老查如跑不到新加坡，被港共目爲「民族敗類」有剩乎？）

其他主張「台灣只有成立一個眞正民主，大公無私，由一千三百萬台灣省人民選出來而統治該省的省政府，放棄早已不存在的對大陸統治權」（七一年七月廿四日「盡其在我無愧於心」社評語）。

「……我們猜測，中共可能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主任」一類名義，來執行元首的職

務，假定說由董必武之類黨中元老來擔任，那麼他只是「董主任」，並非「董主席」……」（本年九月五日「預測人代會不選國家主席」社評語）。

眞是痴人說夢，荒謬透頂，如果是單單「統治該省的省政府」，何需要說「放棄早已不存在的對大陸的統治權」。平常省政府且不能過問鄰省的事務，何況分屬兩個政權呢？但中共竊據大陸的統治權，我們就不能不問，而且一定要摧毀之。

此外執行元首的職務，什麼銜頭不稱而稱爲主任（主要避老毛黨主席之諱），也是老查白日見鬼的構思，與前段「放棄大陸統治權，而統治該省的省政府」同出一轍，其對政制的不明不分，實在莫此爲甚。

綜觀老查多年來的狂妄論調，無不是胡亂構思，自以爲是，究其實是憑空揑造，破綻百出。稽之上述引申之各節，與夫事實之對照，便能立見其僞。但他居然仍厚臉有膽於七二年十一月十四日「社論社評稍有不同」的社評裏「……本報社評常有大膽預測，迄今爲止，運氣很好，倒也沒撞過什麼大板……」。你說他肉麻當有趣嗎？寫社評預測沒撞大板，只得力於運氣，已經不是材料了，何況實在是胡說八道，十次九撞板的呢？他大概是白面無鬚的中妖了（臉不紅而皮厚，吳稚老稱汪精衛爲白面無鬚老妖精）。

再說老查的報紙，雖然有他和形左的胡某在胡謅，但副刊各版卻容納項莊、易文、沙翁、丁望、一言堂、司馬長風諸先生在寫正義、理性、人性的文章，看來很不調和，但老查安之，其爲看準香港社會人心，而「扮懵搵食」歟？

老萬在「萬人雜誌」三一二期新聞以外：朱維德創新詞，稱雙十爲「右派國慶」，言外有甚爲光火之意。其實明報早在七一年十月十一日，已在該報第二版，以二乘一吋之篇幅，刊載慶祝雙十節之新聞，其標題已是「右派人士昨慶雙十」。寥寥六十三字，載自由人士集會慶祝，龍總升旗，文教影劇界樂宮開會。由此而觀，則「右派國慶」之詞，明報實較朱維德爲先創，有感其一切論調均屬荒謬，亦順提此而證之。

我看美加

【15】

劉人傑

唐人街看小龍之死

抵三藩市第二天，唐人埠便盛傳李小龍死訊。報紙還未有報導，他們是從電視新聞聽到的。不過消息非常含糊，他的死因，傳說不一，最普遍的說法是他被尋仇槍殺。

無可否認，李小龍死訊在唐人埠相當哄動。一來李小龍也像他們那樣，是美國的居民，且是已取得美籍的。二來，李小龍回到唐山居然一舉成名，使他們羨慕的是他賺了大把銀紙，美國華僑對賺錢的本領十分重視。三來，在三藩市和其他美國大城市都可看到李小龍的武打影片，他，可能成為一部分華僑心目中的英雄，對他的突然死去，自然感到震驚。

一位對李小龍在美生活頗為熟悉的華僑對老萬說：如果所傳不虛，李小龍是被人尋仇槍殺，應該一點不希奇。在美國，他也有不少仇家，回到龍蛇混集的香港，風頭太勁，即使不是結仇結怨，若有人看不過眼，也很容易召殺身之禍。

他告訴老萬，李小龍在美國多次跟別的武師打架，打敗過許多人。不過，他經常為人提起，還是在回港拍了「唐山大兄」之後。

些武館的人向他挑戰，但只聞喊打聲，並沒眞的打起來。動身來美前不久，聽說他跟一位導演衝突過，事後在電視出現，誇耀他的武功犀利，還一掌把訪問他的電視藝員推倒，好不威風。

後來美洲報紙有較詳細報導，知道他並非如最初所傳被人槍殺，而是死於丁珮的香閨。唐人埠的華僑又有另一種感想，認為是李小龍成功得太快害了他。現在，他不但成了名，成為許多人的偶像；而且有錢，名成利就，即使平日個性謙厚的人也會塵起來，一掃鬱鬱不得志的悶氣。

不過，經過法庭多天研訊，李小龍的死因終告大白，既不是因與人結仇結怨而召殺身之禍；也不是因名成利就而塵起來；更不是如某些小報所說，吃了增強能力的藥物。法庭裁定他「死於非命」，在這個判決前，老萬早已離開美國，不知美洲華僑對此又有什麼意見。

一般說，華僑對李小龍沒有特別好感，因此對他的死有毀有譽。他們認為：李小龍之「死於非命」是意料中事，不過他們想像的「非命」，並非如此的「非命」。

的話，可能招致破產。住醫院，單是房租便要六七十元一天，有些醫院更收到百多元，開刀動不動幾千元，比較起來，在香港如果能進公立醫院，可能只花百分一的錢已足應付。雖然，香港人都抱怨香港的公立醫院服務差，工作人員態度不好。不過，如果講便宜，美國醫院簡直無法比較。

美國醫藥費貴，並不就是美國醫生好撈，在醫院服務的醫生，年薪不過三萬元左右，比起香港負時譽的醫生，一年賺一百幾十萬的大有人在，豈可同日而語！

有些人患病會找私家醫生，如果生意好，收入當然高過在醫院服務；但很多人有醫藥保險，私家醫生生意便受到限制。

許多中國人看慣中醫，雖然生活在美國，仍要看過中醫、吃過中藥才放心，因此中醫在唐人街還可賺兩餐。很多時，當一個人走運，會無端端發達的。三藩市有一位中醫，就是這麼一個幸運者。

他到美國不久，適值吹起中國熱，美國人對中國的針灸特別有興趣，這位從香港移民美國的中醫也懂針灸，不過，認識他的人不多，尤其他是外省人，不但不懂三藩市

醫，的確不夠條件。

但因他懂得針灸，曾被邀上電視講解針灸技術，並作示範表演。他說不來英語，由別人翻譯，在電視露面後，他的大名便不脛而走，許多好奇的美國人都找他醫治，中國古傳針灸術，對風濕、關節炎等病症，有一定效果，他的針灸當然可醫好一些人，於是一傳十，十傳百，他的名字更加響亮。據一位三藩市的朋友告訴我，他的病人在我到三藩市時（七月間），已排期排到明年二月。他收費不會便宜，這位中醫，由此平地發達起來，輾轉介紹，病人都是鬼佬鬼婆，他賺了很多錢，買了華貴住宅，用一位英文秘書翻譯，本人雖不懂英語，也沒什麼不便。

這位中醫曾在香港執業，並不得意，這不奇怪，香港針灸醫師多到滿坑滿谷，要出人頭地並不容易，有錢的人寧願去看西醫；好奇的外國人反會向這方面尋求奇跡。他跑到美國，剛好時勢造英雄，一砲而紅，以後美鈔還會滾滾而來。

一天四季

很多人跑遍美國後，還是跑回到三藩市定居。為什麼他們選擇三藩市？一般人的答案是：三藩市天氣最好。

三藩市天氣和其他地方有什麼不同？老萬到達三藩市是七月十六日晚上，那幾天香港天氣大概三十二度左右，但老萬在三藩市要穿上

地方，有時不免有汗流夾背之苦。來到三藩市，風很大，簡直是個清涼世界，精神爲之一振。

據在三藩市住的朋友說，這地方在冬天也不冷，整年天氣差不多。賣金山橙的廣告說，加州陽光充足，所以種的橙鮮紅熟透。這話不太誇張，加州的農產品十分豐富，不單是金山橙鮮紅熟透，其他水菓也十分好而豐富，美國西瓜大似街市常見的冬瓜，老萬喜歡吃加州的蜜瓜，在超級市場裏買，大約比香港便宜百分之一百五十；如果到農場買，只不過是香港售價的八分一。

爲了加州天氣好，許多在加州經營農場的中國人，投合同胞胃口，把中國蔬菜移到美國種植，以前美國沒有的芥蘭、白菜、苦瓜、毛瓜等，應有盡有，且因加州土壤天氣比香港好，因此比新界出產粗得多，味也鮮美。

不過，加州天氣雖好，也有美中不足的地方。華僑說：加州一年沒有四季，但一天卻有四季。一日之間，天氣變化往往很大。早上起來，照例涼快，但午間太陽高照，在戶外覺得有點燠熱，如果在午間出外，不帶大衣，晚上回來可能使你着涼。

還有，許多時會洒下一陣驟雨，雖然下雨時間不像香港那樣連綿多日，最多幾個鐘頭便雨過天晴，但如果出門不帶雨傘，會使你十分狼狽。美國地方不像香港那樣子，有騎樓底可暫避一時，往往跑十多鐘，許多人經常穿乾濕褸，反正天氣涼快，一物兩用，最爲適合。

不過，定居三藩市的人也有他們的隱憂。美國地質學家經常說三藩市會有大地震，還有陸沉的危險。大家都知道，三藩市曾經過慘烈無比的大地震，整個城毀滅。三藩市的人聽到地震、陸沉自然特別耽憂，其實，專家的預言，可信的程度並不高過水晶球多少。

另一種移民

三藩市朋友告訴我，美國華僑可分三類：一類是老華僑；一類是新移民；另一類是土生。老華僑的生活，老萬已介紹過，他們還是保持數十年來的純厚作風，只懂得拚命工作，賺錢剩錢，不打算跟外邊的世界打關係，他們的生活圈子，就在狹窄的華人社會中。

新的移民雖比老華僑開通，但也有不少走老華僑的舊路，不過，他們間也有許多活躍分子，除一部分不懂英語的沒法不在唐人街撈之外，能和外國人打交道的，很多人都盡力跳出這圈子。在唐人街，搵食人多，競爭太大，要發財得加倍努力，也困難重重。如果在唐人街外發展，往往事半功倍。

美國的大城市有兩種不同的中國菜館，一種以做中國人生意爲主；另一種是做外國人生意。在唐人街的中國菜館，倘有一點不像中國菜，顧客馬上便知道，但在唐人街以外的中國菜館，只要能迎合外國人口味，便可以其門如市。目前，以定貴點。

做其他生意的人也一樣，如果限於唐人街這小圈子，發極有限，一定要向西人社會打出路，才有更大發展。新移民中不少有頭腦的人，他們不會跟人家一樣在唐人街競開餐館，而向更有前途的大事業發展。

除在這兒提過的張先生外，老萬在三藩市還遇到一位胸懷大計的老朋友，他是退休的銀行家，前香港大新銀行總經理陳潤源先生，他在三藩市從事大規模的地產發展。中國人以在香港發展地產的經驗，到美國、加拿大很多都能大展鴻圖。在三藩市、紐約、洛杉磯、溫哥華，從事地產發展的香港移民不少，他們實力雄厚，甚至使到當地的地產商人感受威脅。

這位銀行家的詳細發展計劃老萬沒打聽過，對地產我是外行，也沒財力作這一項投資，因此沒有多大興趣。只知陳先生的計劃並不是蓋一兩幢房子，或三五個柏文那麼簡單，而是闢一個新區域，相信規模相當大。

雖然美國許多地方發展得很快，但美國幅員廣大，可資利用的地皮還多得很，不像香港那樣子，有一兩幢舊樓可以拆卸興建，就大家搶住要。

他要發展一個新的區域，地皮並非最大困難，要有週密的計劃，更得銀行支持，事才有成。

他的發展計劃和老華僑開餐館當然不可同日而語，因此老萬認爲

寫意的生活

手上擁有巨貲的移民，不必像老華僑那樣，胼手胝足，拚命工作，只要動動腦筋，就比在香港生活得更好。

老萬通過電話，約好時間，去探望這位銀行家。他兩口子住在一幢二十多層高的豪華柏文。和其他柏文一樣，雖然住客很多，門戶都自動控制。在大門通話機通過話，才可推門進去。電梯把我們送到他住的一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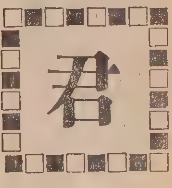
這幢柏文設備現代化，下面兩層車房，每一居住單位都有固定車位，還有停放客車的地方。有一層洗衣間，洗衣機、乾衣機和熨衣設備，應有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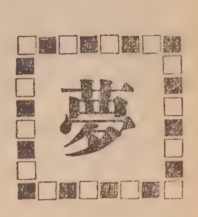
在美國租房子，有幾種設備業主必須負責，廚房裏必須有電灶或煤氣灶、電冰箱、冷熱水喉，整個房子要有暖氣設備。

這高級柏文還有地毯、窗簾、廚房裏的設備，完全電氣化。洗碗機、焗爐等，都是最名貴的，只有傢俬須自備。一個客廳，兩間睡房，兩個浴室及廚房露台，總面積一千呎左右，租金不過四百美元，即二千元港幣。如在香港，租金起碼貴一倍，且不會有這麼好的環境和設備。

據說，爲了這幢柏文地點好，所以租金貴一點，如在別的地區，三百元便可租到。房子內一切都是現代化設備，住得舒服，雖在市區，環境也還清靜。

瘟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野百合花發表之後，毛澤東當時就看到，當時氣得跳起來，馬上把康生同陳伯達找來，問道：「你們看見『野百合花』這篇東西沒有？」

兩人一齊點頭說：「看到了。」

毛澤東說道：「王實味這傢伙根本就不懂馬列主義，不配作共產黨。」

陳伯達說道：「主席說他不懂馬列主義，他卻以爲自己通得很哩！因爲他翻譯了二百萬字的馬列經典著作。」

毛澤東怔了一下，轉換話題說道：「這傢伙一定是國際派，招呼鄧發送去活埋了。」

康生陰笑道：「主席，國際派罪名不能活埋，再說王實味的文章已經發表，若是胡里胡塗不見了，可是不大好說。」

毛澤東想想也確實是如此，問道：「康生同志的話有道理，依你說應該怎麼辦呢？」

康生說道：「可以加他罪名是托派，再公開開會鬬爭，這樣以來，無論怎樣處置，也沒有人敢出頭說話了。」

毛澤東說道：「這件事就交你辦好了。」

康生說道：「我同王實味沒有直接聯繫，他同

陳伯達見康生把責任推給自己，明知道康生不懷好意，但陳伯達同王實味有私仇，也樂得來一個公報私仇，當時說道：「我可以負責去搜集他的材料，至於鬬爭會，最好黨中央另外派人主持。」

毛澤東說道：「好吧！你先回去搜集材料，再說下一步。」

兩人走後不久，胡喬木來了。毛澤東就將王實味情況告知胡喬木。

胡喬木說道：「王實味同志的脾氣確實很古怪，他在研究院同陳伯達同志合不起，時常爭執，但他的程度，尤其是有關馬列主義的研究，確在伯達同志之上。」

毛澤東聽出興趣來了，問道：「怎麼，王實味對馬列主義研究還好過陳伯達同志。」

胡喬木說道：「要好得多，因爲他的俄文也比伯達同志的造詣深。」

毛澤東眨眨眼睛，說道：「這倒是想不到，他這麼有才，你以前怎麼沒有說過。」

胡喬木說道：「以前他沒有鬧事，所以我也就沒有想起向主席報告。」

毛澤東想了一下，說道：「你想辦法爭取他，

胡喬木領了毛澤東的命令，回去就找到王實味，此時王實味已成了新聞人物，開始有許多人川流不息來看他，接着政治保衛局派來幾個人在他門首一站，閒人就進不來了，胡喬木地位特殊，沒有人攔阻，一直到了王實味的住房，王實味正躺在床上看書。聽到脚步聲看是胡喬木，頗爲愕然，問道：「想不到你這時候來了。」

胡喬木嘆口氣：「我不能不來，你這次的禍惹大了，非想辦法不可。」

王實味笑道：「反正除死無大罪，我寫文章的時候已經拚出去了。」

胡喬木說道：「你這是匹夫之勇，對各方面都無好處，只對陳伯達一個人有好處，何苦？」

王實味說道：「不問陳伯達有沒有好處，只談問題本身，我那篇文章有沒有半句假話。」

胡喬木說道：「話不是這麼說。」

王實味問道：「應該怎麼說呢？」

胡喬木說道：「爲了革命，爲了人民利益，不能計較小節。」

王實味說道：「你說是小節，我看是大節。我們的口號是爲人民，但是，睜眼看看，人民過的什麼生活，一些首長們過的什麼生活，人民連地瓜都吃不上，但有人吸烟一定要吸三砲台，喝酒一定要喝白蘭地。至於愛人用的美國化裝品，更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不用說了。」

胡喬木說道：「王實味同志，你不能這樣任性的。」

是革命的政黨，怎麼可以不講道理。」

胡喬木說道：「現在情形是這樣的，毛主席要我來同你談，只要你能放棄錯誤觀點，他可以重用你，我向他說你的學力比伯達同志強。」

王實味說道：「你什麼不好比，把我比那個壞蛋。」

胡喬木說道：「他是不是壞蛋，暫且不論，我只是把毛主席的意見轉告你。」

王實味問道：「主席要我怎樣辦？」

胡喬木說道：「主席只要你發表聲明，承認撰野百合花是一項錯誤，就行了。」

王實味說道：「這究竟是不是件錯誤呢？」

胡喬木說道：「現在不是爭論是非之時，你要爲自己着想，能作到這一步，我已費了極大的唇舌，希望你不要自誤。」

王實味說道：「你的好意我很感激，等我考慮一下。」

胡喬木回去過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又趕到王實味住處，立候回音。

王實味說道：「我考慮了一晚，我還是要堅持我的錯誤政策。」

胡喬木說道：「你這不簡直是同自己開玩笑嗎？」

王實味說道：「沒有辦法，我爲了要保留讀書人的硬骨頭，非堅持到底不可。」

胡喬木想不到王實味這樣倔強，當時不知怎麼辦好，說道：「你這種態度我怎樣回覆毛主席。」

王實味說道：「你怎樣說都好，我只能告訴你，我絕不會屈服。」

胡喬木沒有辦法，回去寫了一信給王實味，信裏面特別指出：「『野百合花』的錯誤，首先是批評的立場問題，其次是具體的意見，再次才是寫作的技術。毛主席所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這種錯誤的立場。那篇文章充滿了對於領導者的惡意，並挑起一般同志鳴鼓而攻之的情緒，這無論是政治家藝術家，只要是黨員，都是絕對不容許的。這樣的批評愈能團結一部份同志，則對黨愈是危險，愈有加以抵制之必要。」

王實味對此卻不予理，胡喬木不得已又寫一封去勸他，王實味還是不理。

胡喬木沒有辦法，不能不去報告毛澤東了。

毛澤東對王實味的憤怒情緒已經消失大半，只是覺得奇怪，世間何以有這麼倔強的人，當時問道：「除你之外，還有誰同他的關係密切。」

胡喬木想了一下，說道：「只有范文瀾同志與他不錯。」

毛澤東說道：「我再叫范文瀾同志去勸勸他。」說過又派人去找范文瀾。

范文瀾也不懂得毛澤東什麼事要找自己，就跟着警衛員一直到了棗園。

毛澤東對范文瀾很客氣，吩咐警衛員拿烟，倒茶，然後一本正經說道：「文瀾同志，看見王實味的野百合花沒有？」

范文瀾當時嚇了一跳，恐怕把王實味的問題牽到自己頭上，勉強說道：「看到了，這是一項極端錯誤，王實味應當受紀律制裁。」

毛澤東說道：「話也不是這麼說，有才氣的人總有個性，你去勸勸他，只要他肯低頭認錯，我這裏正缺俄文人才，打算把他調過來工作。」

范文瀾從未聽過毛澤東講這樣溫和的話，愕然好久。但看看毛澤東的臉色又不像是有陰謀。大着膽子問道：「主席打算要我去勸王實味同志。」

毛澤東點頭道：「正是的。」

范文瀾說道：「主席不知道，其人甚固執，我去勸他也未必便肯接受。」

毛澤東說道：「姑且盡盡人事，他如果一定不肯接受，我就另想辦法。」

范文瀾無可奈何，只得按照毛澤東的意見去找王實味。

王實味推了胡喬木，剛覺得耳根清靜，范文瀾又來了。范文瀾與王實味都在中央研究院工作，陳伯達擔任院長，范文瀾是副院長，兩人明爭暗鬬，顯然分爲兩大壁壘，王實味就屬於范文瀾集團，所以兩人一貫相處甚好，私底也能談幾句心腹話。

范文瀾見到王實味，低聲說道：「實味同志，你闖了這麼大的禍，我以爲定沒有救了，誰知道閻王爺也有發善心時，我要告訴你這個好消息。」

王實味擺手道：「你不用說了，我全知道，胡喬木同志來過兩趟，還寫了兩封信給我，信在這裏，你看。」

范文瀾看了信，問道：「你打算怎麼樣呢？」

王實味說道：「很簡單，根本不理。」

范文瀾搖頭道：「你這不是發瘋嗎？生死榮辱就決定在你一念之間，你不要胡塗。」

王實味說道：「我一點也不胡塗，實在說我是眞想明白了，你記得我在研究院牆報上，以『硬骨頭與軟骨病』的標題寫的那幾句話嗎：『在這一鬬爭中，我們必須首先檢查自己的骨頭，向自己發問，同志，你底骨頭有毛病沒有？你是不是對『大人物』（尤其是你底『上司』）有話不敢說？要了解，軟骨頭本身就是一種邪氣，我們必須有至大至剛的硬骨頭。』」

范文瀾嘆口氣：「你太書生之見了，平時喊的口號如何能當眞，如果說一句話算一句話，還能當共產黨嗎？」

王實味搖頭道：「你的說法完全不對，共產黨也是人，是人就要守人的規矩道理。在過去，爲什麼人們提到共產黨就視如洪水猛獸，就因爲共產黨說話不算話，專說好話作壞事。所以我下定決心，要把這個毛病改過來。」

范文瀾說道：「你一個人有多大的力量，想改變黨的政策，連以卵擊石都談不到。」

王實味說道：「話說不定的，也說因爲我起了領導作用，跟着而來的大有其人，就可改變此種醜惡的局面。」

日本侵華暴行

人間地獄（下）

渡邊泰長

本文作者是日本侵華陸軍憲兵上等兵渡邊泰長，這是他親身經歷的事實，事件發生在中國東北四平地方。

田中班長那種害怕驚惶的樣子是無法用文字來形容的。這天是零下二十度的寒冷，還刮着強烈北風，積雪約有三十多英吋，在這樣的嚴寒天氣，我們都緊張的到各處去找。

我到第二試驗場去查看，見中央放置的大鐵箱，箱蓋敞開，鐵鎖弄斷，房前有很大足跡，由那足跡觀查是向東逃去，於是我尋着足跡去追。

「啊，啊！」是用草蓆窟到柱子上，越過三咪半的磚牆，從那通有電流的高壓電線上逃出的。

駝背的安達場長和田中班長兩人像暴怒的兇狼一樣在雪地上狂吼！地面上的守備兵同憲兵警察全部動員，結果竟未能捕回來。

那一夜，在駝背的安達場長房內，馬場上校，尾實敏少校，同當地守備隊大隊長等，面色青白，現出來無法形容的恐懼表情，他們所恐懼的就是怕受國際公法裁判，在國際公法前，他們是難逃避死刑的，他們現出來這種醜態實在令人可鄙。

深夜，軍司令部的參謀到來後，他們又互相秘密談了一會，然後將現場的一切痕跡湮滅，他們才稍稍放了心，同時對拘留所內的二十名中國人更嚴密的監禁着。

在解剖室的後邊，將積雪掃除，闢了一個小庭院，那裏停着兩輛大卡車，車上裝着二架發電器，那旁邊還放着如姆指粗的高壓電線十餘條，電線上都裝有開關器。

駝背安達場長和田中班長嚴厲的命令我們，對拘留所那二十名中國人必須嚴密監視，在五六天內就要將那二十名中國人試驗完畢，也就是消滅他們的生命。

這天午前八時，活地獄的罪魁駝背安達場長，身旁帶着小手槍，命令柳澤和高尾兩個憲兵，從拘留所提出兩個中國人，都是雙手反綁，眼睛蒙上白布，拉到廣場來。「喂！佐藤上等兵，把那兩條接過來，放置在距鐵網三咪處，那邊兩側還有通電流的電板，埋在地面處，現在就要放五千瓦特的電流了，立時按命令動作，快，急快。」駝背場長這樣緊張的命令。

我同佐藤憲兵推着那兩個中國人，一步一步的往鐵條網前邊走，那兩人走到距鐵條網還有五咪處，「啊！」的一聲坐在地上不動，這時鐵條網的一端，已開始嗤嗤的噴出可怕的火花，瞬息間電流到整個鐵條網。

「這兩個最壞的東西，往超生的路上走還要惡作劇。」駝背場長高聲的斥罵，我們聽到駝背場長怒罵的聲音，就用腳踢那兩個中國人的腰部，這時田中班長拿來準備好的大木棒，我接過來木棒，一邊罵這該打的傢伙，一邊用木棒猛力的打，「喂！站起來，不站起來嗎？」那兩個中國人被打得嘴唇緊閉，面上現出來悲壯憤怒顏色，突然又站起來。

「前邊啊，」駝背場長用手槍指着，「再前邊一點，前邊一咪就可以了。」

那兩個又一步一步的向前走了幾步，距鐵條網僅有半步，我同佐藤憲兵用力將兩個中國人向前一推就反身走回。五千瓦特的高壓電流通到那兩人的肉體，但見那兩人的右足跟，觸到地面鐵板上嗤嗤噴出的火花，瞬息間兩人便栽倒地上，駝背場長又高聲喊着說：「將電流停止。」倒在地上的那兩個人，從口裏噴出來青白泡沫，數名軍醫趕來檢查那兩具屍體；有的用聽診器檢查胸部，有的用手電檢查兩眼，檢查了一會便告完畢。

「第一回試驗終了，其次準備一萬瓦特電流，」駝背場長又在下命令了，「喂！憲兵，把兩個屍體送到火葬場去。」

每天這樣以中國人作電流瓦斯試驗，活活的將人燒死，那種異樣的臭氣刺人鼻孔。這處活地獄裏，每天都要殺害許多中國人，有的用瓦斯注射將人害個半死，然後再用斧鋸將那人身體切開，最後送到火葬場，使屍骨化成灰燼以湮滅證據。現在又將中國人作電流試驗品，當那被試驗的人還有知覺，意識尚未完全消失時，活生生的就被送到火葬場。

那火葬場是用大鍋和磚鑄成，安置着鐵製大烟突，能夠隨便移動，那是由東京特別運來的，看守火葬場的是一個年約五十多歲的日本人軍屬，樣子好像有點白痴。我同四名憲兵上等兵，每逢電流試驗開始時，就來到火葬場幫那老軍屬的忙。每次都是我們用鐵製擔架床，將中國人綁在上邊抬來，將那中國人如柴似的放入鐵鍋內，有時把兩個中國人一塊放入，然後蓋上鐵蓋，這便是我們準備完了。

時時聽到鐵鍋內傳出來哼、哼的悲痛聲音。鐵鍋旁有一個大型鐵罐，裏邊裝有小型電氣「摩達」，那軍屬老頭子一開電鈕，鐵罐的電流便通到鐵鍋內，鐵鍋裏立即發出來異樣的聲音。

我從鐵鍋旁的一個洞，偷着看看鍋裏的情形，裏邊的中國人滴着無限血淚，那種痛苦難熬的姿態，無法用文字來形容，大鐵鍋裏眼看着在瞬息間充滿了粉霧瓦斯，那個看守鐵鍋的老日本人，用火柴從那鐵鍋洞一點，裏邊的兩個中國人慘叫了幾聲，刹那間人影便被火燄所包圍，破爛的棉衣被火燒着，皮肉骨頭在火燄中漸漸消失了。

過了一會，微微笑着的那個白痴老日本人將電流管閉住，將鐵鍋蓋揪開，鍋內只賸下一些零星碎骨頭，用鐵帚掃除後，餘下的碎骨頭亂拋到煤渣堆裏便算完事。

四平市郊外這處日本軍閥所設立的秘密殺人工場，在日本宣佈投降時，為了湮滅證據，全部用炸彈炸毀，一點痕跡都沒有存留。

日本軍閥們稱侵略中國戰爭為「聖戰」，其實所幹的全是殘忍無人性的殺人勾當，不知殺害了多少中國善良人民。在戰後這十餘年間，我回想起當年那些罪惡行為，我的良心萬分慚愧內疚，懺悔過去，時時祈禱着但願人勿再演出這樣的大悲劇。

龍雲與昆明石塊路

雲南客

昆明為我國西南邊陲繁盛都市，南隣緬越，在商業上和國防上都佔有重要位置，尤其是抗戰時期，滇緬公路通車時候，凡到過昆明的人，大都要贊美這地方的風景美麗，氣候宜人，四時有着春天一樣的季節。抗戰時市區街道，除中山路護國路稍大的馬路，舖有三合土外，其餘的還是用石塊舖成。有些人說是因為雲南出產大理石多，而價廉物美的緣故，所以用石塊舖砌，但是石塊給人踐踏得久了，便高低不平，崎嶇難行，在雨季裏，行人步在石塊上，往往給石隙中的積水濺出來，弄污褲子或衣服。雖然當時的雲南省政府是很富庶，隨時可拿出一筆錢來，把路面翻修為柏油馬路，惟當時的省政府主席是龍雲兼任，龍深信地輿星卜，常自擬為眞龍誕生，且聽信星卜家言，謂雲南應為龍之世界，取「雲從龍風從虎」的意思。

而昆明街上的許多石塊，那就是龍鱗，如果把街上的石塊撬去，無異是把龍身上的鱗甲除去，這豈不要變成一條無鱗的龍？所以龍在省政府主席任內，始終不准把昆明街上的石塊，移去修建。

昆明市內的大觀樓，傳說為明末叛將吳三桂和他的愛姬陳圓圓燕居地方，英雄美人，悲歡離合，留痕於此，武夫政客，陰謀野心，萌孳於茲，樓懸長聯，達百餘字，為今人所撰，描述昆明風光的秀麗，附近有金碧公園，滇池，黑龍潭等名勝。

龍雲也手建有瑞光公園於此，也許有些人聽到龍雲這個名字，感到陌生，但抗戰時，從緬甸取道回祖國的人，或者是曾經厠身戎行的人，都會曉得這位雲南王的名字。他做過雲南綏靖公署的主任，兼雲南省府主席，軍事委員會昆明行營主任，財神宋子文的姻家老爺，軍事參議院院長。他是做革命先進滇軍司令唐繼堯的衛兵出身，為人機警。

當年，龍未得志時，一年昆明市上來了個外省籍的賣藥拳師，這個拳師雖不能算得是「拳打滇山猛虎，腳踢海底蛟龍」，但也確有幾分本領，在昆明市上堪稱無敵，會有數位當地人，與其比武，都被他打垮了。

這件事不久，便轟動了整個昆明市，惹動了唐繼堯也要去看，但龍卻乘着那賣藥者沒有預備的時候，突施襲擊，一拳把賣藝者打倒，那拳師總算是輸了。因此，他替雲南的國術界爭了一點氣，唐誇贊了龍才智一番，於是龍開始被重用，升管為統帶，其後再以轉戰有功，而奠定了在官場的基礎。

龍雲少年時，入贅擺夷族的上司為婿，對於迷信心特別濃厚。昆明附近有著名的涸海子練兵場，面積廣大，可容一整編軍額駐紮，歷來的名將都練兵於此，但龍卻因為「涸海子」名稱不祥的緣故，認為如自己的部隊駐紮於涸海子裏，豈不是如龍失水，那就要糟了。所以，龍在握有雲南的兵權後，便棄置涸海子練兵場不用，任其荒蕪冷落，可見其忌諱之深。

龍在昆明金牛巷的住宅，當然也是非常講究「風水」，莊嚴偉大，為昆明全市之冠，有人工挖成濠溝，而且還有隧道，匠心獨運。所以龍在抗戰勝利解除兵柄時，能夠安全賴他的金屋子，避過驀然的危險。

滇省所產鴉片，特別馳名，龍尚嗜吸烟，這種吞雲吐霧的生活，有助於他在政壇上為雲為雨的作用不小，於其解除兵權之日，曾於彼之邸宅內，搜出鴉片達數百噸之鉅。

其後，龍調職南京軍事參院院長，時國民政府，雷厲風行禁止吸食鴉片，但對於龍雲仍是特許的。誰都知道當時中國有四位特准抽大烟的名公，那便是張學良、馬步芳、馬占山、龍雲是也。

然而龍脫離了雲南後，總覺得是失了拱衛的雲一般，也是失了魂罷，儘管橫床直竹，燈明斗爽，但他終覺得是離不開雲南的風物，大約這便是龍下半生最痛苦的時期。所以，在國共戰火方殷，遍地狼烟的時候，他便化裝，做一個老太婆，安排妙計，擅離職守，避過了侍兵的耳目，「開小差」到香港去。

後來共黨向龍統戰，派人說服他「出山」的是盧漢。龍回到他的家鄉，向中共靠攏，幻想重過昔日的生活，結果在一九五七年共黨反右鬪爭時，被打成「大右派分子」。

江南啼痕錄（六十四）

十七、重歸祖國懷抱的廣州灣

中國強盛時代，當推漢唐兩朝，漢武帝北伐匈奴，以雪三世之恥；東征朝鮮，擴張國土，建樂浪等四郡；南平百越，西通西域，威勢所至，四夷咸服。東漢時，竇憲勒石燕然山，匈奴遠奔至東歐，今日在東歐的斯拉夫族，散佈於羅馬尼亞、匈牙利、蘇聯、捷克、南斯拉夫等國，卽爲當年匈奴人的苗裔，乃我國手下敗將的後代。唐太宗天縱神武，內則掃平羣雄，外則北征突厥，西服吐蕃，東征高麗，日本朝貢，朝天可汗路，由四方築來。中國人開口說漢人，閉口說唐人；在外國有唐人街，返國稱返唐山，乃不忘一代天驕的顯赫。但中國也淪亡兩次，一亡於元，再亡於清，唯由於倫理傳統並沒湮滅，乃能喚起民族精神，卒能由民族革命的領導人，「相率中原父老，還我山河」。割地賠欵的恥辱，在中國，則始於兒皇帝的後晉石敬塘，他把幽雲十六州割讓給契丹，以換取契丹用武力來支持他做皇帝。北宋的澶淵之盟，本來中國是站在優勢的方面，但懦弱的宋眞宗，卻在盟約上簽下了歲納絹二十萬疋，銀一十萬両，那並不是一次過的賠欵，而是年年進貢的恥辱了。但割地之多，賠欵之多，要算在愛新覺羅族入主中原的清朝，當然，清代也有它彪炳的武功，康熙、雍正兩朝的鼎盛，境土的擴張，是超過漢、唐兩代。但到了乾隆皇帝的晚年，因寵用和坤，任其賄賂公行，結黨營私；於是朝政日敗，亂端一啓，腐敗叢生，政治便伏下崩潰的禍根。所以，清朝的鼎盛，到乾隆爲頂點；也在乾隆時開始崩潰。嘉慶時北方掀起白蓮教之亂，乃百姓不滿於政治而革命先聲。到了道光末葉，洪秀全的金田起義，便爲百姓不滿清政府的具體行動了。但金田起義卻和鴉片戰爭，伏有因果，如有沒有鴉片戰爭，兩廣總督林則徐不會充軍伊犂，林則徐不離開兩廣，洪秀全很難動手，卽使動手，也很快消滅。（傳說洪秀全起義之後，直攻全州，清廷震動，卽起復林則徐爲欽差大臣，星夜赴粵，洪秀全聽錢江之計，賂通林則徐的厨子，每天燒飯時加入某種藥片，飯無異味，絕不發覺；但林則徐則於趕到潮州時，卽以心臟病突發，不治逝世。）而且沒有鴉片戰爭的爆發，不會割讓香港；如不割讓香港，則教會在遠東不致如雨後春筍，洪秀全不會藉傳教而宣傳革命。又由於鴉片戰爭，英國攻破中國閉關自守的國門，歐風美雨，洶湧的像狂流衝入中國，使中國文化起了激流，而影响於中國者很大。

元世祖忽必烈時代，意大利人的馬可孛羅，以色目人的優異，來中國任官。（元代統治中國，劃分人民爲四級，第一級爲蒙古人屬統治階層；第二級爲色目人，特異的被優待；第三級爲漢人，黃河流域的原爲金國治統底下的老百姓，認爲早已臣服於蒙古族，故待遇較好；最慘的則爲長江流域以下的南人，認爲是抗元最烈，所以管制甚嚴的被歧視。）後來，馬可孛羅從廣州航海回國——在廣州附近的波羅廟，塑有一個西服虬髯的神像，聞說是乃爲奉祀馬可孛羅——在某次的內戰打仗中，馬可孛羅被俘，因在監獄裏，他便以寫作來消磨牢獄歲月，寫成一本東遊記，把他在中國足跡所至，羅縷紀述。但這本書把中國害透了，因爲他在書裏寫成中國像天堂一般的美麗，引起西方人心嚮往之，伏下列強侵畧中國的禍根。鴉片戰爭的結果，訂立了江寧條約，紙老虎戳穿了，於是，「船堅炮利」的列強，都向中國來打主意。跟着便有英、法聯軍之役，聯軍攻入北京，咸豐皇帝要逃到熱河去躲避，鬼子佬火燒圓明園，大內精華，被搶一空。結果又訂立了北京條約。

清廷積弱，到此已暴露無遺。但喪師辱國，割地賠欵，則由慈禧太后一手造成的爲最多。甲午之役，黃海一戰，中國海軍與日本海軍相形見拙，海軍的失敗，不失敗於作戰之時，早已失敗於海軍建立之日。因李鴻章奏設海防捐，全國開放賭禁，所徵的賭餉，以爲建設海軍之用；但李蓮英竟諷示李鴻章將此有用之經費，挪一半去給慈禧西后建頤和園，以爲優遊宴樂之所。所餘一半，到德國購艦，經手人大刮粗龍，於是購得的只是超齡的艦艇。且任海軍總司令——水師提督的丁汝昌，更非海軍正規學校出身；打洪秀全可以用彭玉麟的快艇隊水師，但對崛起的日本，這批超齡艦，這種海軍人才，安得不一敗塗地。越南之役，馮子材、蘇元春、劉義在鎭南關把法軍打得落花流水，法國的海軍司令孤拔也陣亡了。原來已是打勝仗了，但慈禧太后爲了慶賀自己的萬壽，竟派李鴻章去求和。這種笑話，開了戰史未有的先例。及戊戌政變，慈禧太后原欲殺光緒皇帝以洩憤，但外國的公使團，卻主持正義，力加反對；慈禧太后乃謀廢立，在立大阿哥之後，又爲外國公使所不承認。慈禧太后乃對外國人深惡痛絕，適義和團高唱扶清滅洋的口號，慈禧太后乃縱容利用，義和團乃圍攻北京使館，殺日本公使的書記，又殺害德國公使克林德，造成八國聯軍入京，又訂下了辛丑和約。辛丑和約的重要內容：㈠賠欵四萬萬五千萬両，分三十九年付清。㈡劃定使館區域，准許各國駐兵防守。㈢毀去大沽及北京至海口炮台，從京、津到山海關，准許各國駐兵。這末一來，爲了應付賠欵，關稅和鹽稅爲外人所操縱，造成關稅不能自主，外國可以駐兵於我們京畿的附近，門戶洞開，毫無國防可言。「七七」事變，日軍垂手而得平津，種禍於此。

大陸反毛組織・目前相當活躍

最近兩年多來，在大陸上活動的反共反毛組織，實在不勝枚舉，估計多達數百種。因限於環境，在各地秘密進行反共反毛鬪爭，未能公開名義者，更不知凡幾。即以有組織名稱可據，活動也較為公開之反共反毛組織而言，現在亦有四十五個。茲分述如下：

「下放青年大同盟」——此一反共反毛組織，成員均為被毛共驅往農村奴役的知識青年，近年來在廣州、惠陽、寶安及粵省其他縣市均有活動，經常進行破壞、盜竊、刼掠，以及宣傳毛共罪行等行動。

「反共民安會」——在西藏帕里地區活動，負責人為西藏反共人士晒本才朗本、朵西赤烈旺及混旺。主要領導者已被毛共殺害，更激起該組織的成員同仇敵愾，繼續進行反共反毛鬪爭。

「青年解放行動隊」——活躍於廣東中山西岸之西涌鄉一帶，成員包括「紅衛兵」、下放知識青年及林彪系統之基層幹部等，經毛共全部拘訊後，計有領導骨幹十餘名被扣押，解往廣州繼續偵訊，下情不明。

「新無產者聯合陣綫」——在廣東汕頭、中山、陽江、韶關等地區最活躍。原「廣州市公安局」荔灣分局科長何樹良係主要領導人之一。

「馬列主義赤衛軍」——活躍在廣州等地區，其任務，從事反毛宣傳和各種破壞活動為主，成員多為各級共幹。

「反共救國軍」——在廣東普寧等地區活動，最近毛共在該縣流沙墟汽車站附近實施突擊檢查，當場拘捕涉嫌參加該組織之「疑犯」三名，旋即解往廣州審訊。

「中國工農兵獨立團」——在廣東清遠等地區活動，團長關俊葉，骨幹分子有鄭大川、李晴波、龔×立、郭××等，成員多數為各地「盲流」青年。

「中國勞動黨福建省支部」——設在福州市東門附近一居民家中，最近始被毛共破獲，成員多為知識分子。該黨設在北平的總部，及其他各地的支部，目前是否安全無恙，則不得而知。

「反共救國自由陣綫」——在廣東清遠等地區最活躍。負責人為毛共「復員軍人」，以及縣幹部羅知培等，成員大多數為青年學生及農民。其負責人被捕後遭殺害。

「青年再解放游擊縱隊」——經常活躍於粵、贛、閩三省邊界地區。這一反毛反共組織於本（一九七三年）六月九日夜襲粵北南雄縣「解放路」一糧倉，奪走大批糧食，撤退時曾與毛共軍警人員發生槍戰。

「青年反共救國團」——活躍在廣東汕頭等地，成員均為中學學生，領導人為一朱姓教員，已遭毛共破壞，首要被殺害。

「紅革聯軍事執行小組」——在廣州進行秘密活動，其任務，以執行暗殺、狙擊共幹為主，成員多為知識青年。

「鋤奸戰鬪隊」——在廣東東莞地區最活躍，成員均為被整下放農村勞改之老共幹。

「邊區同盟會」——在廣東東莞等縣活動，以從事反毛反共為主要任務，成員均係下放勞改之共幹。

「福建省革命造反委員會」——在福建泉州等地區活動，成員包括共幹、青年學生、退役軍人。近年來多人被捕，但仍繼續進行反毛鬪爭。

「反毛救國軍」——在廣東潮安等地區活動。成員多為知識青年和被打擊的毛共基層幹部，彼等專門從事破壞活動。

「反共救國保教軍」在四川南坪白河上游活動。領導人為我國前青海省主席馬步芳所部軍官及藏族小土司，與藏北反共武力及川甘反共救國聯軍有聯繫。

「川甘反共救國聯盟軍」——在四川北部南坪、青川、平武等縣及甘肅南部各縣活動，領導人為袍哥大爺劉舵把子，成員均為四川幫會組織分

子。

「五一六惠、東、寶總部」——在廣東東莞地區最活躍，以從事反毛反共宣傳、破壞等活動爲其主要任務，成員均爲下放勞改之共幹。

「中國民主黨反共救國團」——在廣西玉林等地區活動，成員均爲外地下放當地落戶之知識青年。

「白軍義勇隊」——在福建南安等地區活動，由晉江籍青年林文燦領導，成員均爲閩省知識青年。

「工農兵三結合」——以廣東十萬大山爲根據地，勢力很雄厚，組織遍佈粵西及海南島各地，常予毛共以重大打擊。

「革命人民反毛同志會」——在粵南沿海地帶活動，成員包括毛共幹部及反共民眾。

「龍泉神社」——在福建南安地區活動，參加者多爲農民，亦有地方共幹及「文革」時武鬬分子。

「韓江反共救國軍」——以廣東大埔、永定、峯市山區爲根據地，領導人郭偉雄，係羅卓英將軍舊部，勢力頗雄厚。

「梅花黨」——在上海及外圍各地活動，經常進行縱火及各種破壞工作。

「聯盟黨」——原在廣西梧州地區活動，領導人被捕殺後，餘眾大部份遁入十萬天山，繼續從事反毛反共鬬爭。

「梧州人民黨」——在廣西梧州地區活動，領導人李明仕，係梧州第一中學教導主任，已遭毛共破獲，李志士被判死刑。

「中國反共同盟」——在廣東海陸豐等地活動，組織情形不明。

「工農赤衛隊」——在廣州地區最活躍，經常從事反共宣傳、破壞等活動。

「西江反共救國軍」——以廣東雲浮等地爲根據地，活動情形不明。

「反共勞動黨」——以河南鄭州地區爲根據地，在毛共鐵路員工中發展成員，現已形成全面性的大規模組織，近年有三百八十餘人不幸被捕，某站一站長被判死刑。

「鐵道游擊隊」——以山西大同地區爲根據地，活動情形不明。

「中國人民反共聯盟軍」——在廣東珠海地區活動，係由共軍前「四野」幹部及復員軍人所領導。

「青年救國黨」——在川西、川南展開反毛反共活動，勢力雄厚，領導成員中有逃亡的毛共基層幹部及民兵，目前川南一帶縣鄉的儲備糧倉頻遭縱火或爆破，地方毛共人員不斷被狙殺，均係此一組織所爲。

「抗毛拯救隊」——在廣東中山等地區活動，由擁林彪的共幹及曾受批鬬的共幹匯集組成。

「救國齊心堂」——在廣東中山等地區活動，領導人何珍係一女巫師，已被判死刑。

「新紅色娘子軍」——在海南島活動，成員均爲下放至當地之女性知識青年。

「反共救國團」——以廣東十萬大山附近地區爲根據地，成員大部分爲兩廣學生及下放青年。

「四合一黨」——在山東威海衛等地活動。成員係由失勢之「紅衛兵」、共幹、下放青年及「黑五類分子」匯聚組成。

「反共救國黨」——以貴州某農場爲根據地，主要領導人包括涂炭、陳國君等，成員均爲被迫接受「勞教」之共幹及知識分子。

「骷髏黨」——在廣州等地活動，領導人王海東，成員均爲穗市之中學生，已被毛共破獲。

「反迫害同盟」——在廣東惠州活動，由當地「五七幹校」共幹李子君領導，成員均爲該校學員，已被毛共偵破。

「人民自由黨」——以福建晉江地區爲根據地，成員多係大陸文教界知識分子。

「人民聯軍」——主要成員爲雲南之傣族、拉祜族、擺夷族，反共意志高昂，勢力極爲雄厚，常予毛共以莫大之打擊。

上列反毛反共組織，雖然只是大陸無數反毛反共組織中的一小部份，但由此可窺全豹。儘管最近幾年來，毛共對反毛反共分子採取血腥鎮壓的手段，但是不僅未見收效，反而促使反毛反共運動在組織上更加嚴密，在行動上更加積極，在社會基礎上更加擴大而深固。

眾所週知，毛澤東及其小集團，對於「革命」兩字，向不離口，然而，經過時移勢轉的演變，目前的形勢非常明顯：已經到了連他們自己的命都要被反毛反共組織革掉的地步，毛共集團對救亡圖存亦已有黔驢技窮之感。

基於上述情況，對大陸反共反毛組織及其活動，可以得出下列幾點結論。

一、遍佈大陸各地的反共反毛組織，是大陸人民和各級共幹結集反共反毛活動的組織形式。而前列各種反共反毛組織，不過是一些較爲突出者。其實，整個大陸各個地區經常都有反共反毛組織出現。值得指出的一點是：目前大陸各地的反毛反共力量，已由零星、分散發展到更加有組織的力量。

二、大陸各地反共反毛力量，當他們在受到毛共的搜捕和鎮壓之際，除了部份志士壯烈犧牲外，多數反共反毛組織已化整爲零，轉入地下，或撤往山區，繼續對抗毛共。這對毛共統治集團來說，一旦時機有利於反共活動，則必將造成中共政權遍地荊棘，楚歌處處的地步。

三、目前毛共統治集團對其黨內的反毛勢力和廣大民眾的反共勢力，正在採取暴力鎮暴的手段，由監視、清查、搜捕，到公審、屠殺，無所不用其極，企圖通過這種血腥的鎮壓，來達到「殺雞儆猴」的目的。但是，根據「壓力愈大，抗力愈強」之定理，推斷今後大陸反共反毛兩大勢力將隨着毛共加強暴力鎮壓而不斷壯大，反毛反共鬬爭的形勢更將有進一步的發展。

總括言之，大陸反毛反共組織的不斷出現，及其鬬爭行動的愈演愈烈，足以證明毛共經過多年來的整肅與鎮壓，及藉「文化大革命」的恐怖行動，得到一些暫時的和表面的鎮壓效果，但在實質上正由於毛共此種暴行，必然加深各級共幹的反毛思想與廣大民眾的反共情緒。

在這種情況下，大陸上一旦發生外來力量的衝擊，那些被整被鬬的共幹，和廣大被迫的民眾，必然紛紛而內應，形成對中共一種內外的攻擊，這一趨勢是至爲明顯的。

退職記者贊同老查謬論
舊時軍中袍澤深表憤慨

偶讀星島晚報「歐洲行」的「雲橫蔥嶺，雪擁天山」一篇文章，寫景寫情，通今博古，山明水秀，逸緻閒情。博學才華，至殷羡慕。惟是閱到在「機艙裏翻閱查良鏞兄在明報連刊的『所見、所聞、所思』認爲『道人所未道，紀人所未紀』。更加上『故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表示對老查的所聞不實，所思惡毒來詆毀中華民國政府之用心，寄以無限的贊同。這還不止，更要加上「春蠶到死，蠟炬成灰，書生老去從戎志，有淚如江未敢傾」。從語氣中顯出充份同意老查所謂「台北當權派不再寄望於回去統治全中國」的謬論，實在令人可悲，令人擲筆感歎！

老查是「外國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已往每稱毛爲「主席」。稱我領袖「蔣先生」。尤其令人憤恨的，每稱「台北當局」，「台北當權派」。心中祗有老毛，根本否定中華民國存在。用心之毒，可見一斑。雖然他說盡侮辱中華民國政府之言，本人對他從未發表辯論。原因是不屑與之爲友。但退職記者，如我估計不錯，當是昔年袍澤，又是抗日期間共患難中人。小弟自問是無名小兵，他的官階當屬我之「長官」，倘談「紀律」，可稱「以下犯上」，應受處分。如站在國家民族正義立場，就有磋商必要。當今中華民國海軍總司令李長点將軍，剿共之役，祗爲一艦之長，不服投降亂命。孤軍作戰，艦毀人亡。游泳逃到國軍陣地歸隊者僅數人，忠貞之心，足爲軍人表率。

當年台兒莊抗日戰役，李宗仁爲我長官，本人對之肅然起敬；及至投共，罵之爲逆賊，不能以當年之上司而有所徇情。退職記者今年尊庚本人未悉，想在二十四年前大陸淪共之日，尚屬英年。故土沉淪，有無責任呢？筆者昔日雖爲小兵，畢竟着過戎衣。午夜思維，亦深引咎。爲存晚節，故不避艱危險阻，不怕暴賊陰謀。始終站在反共立場，企盡駑駘之責，力求無愧於心。退職記者也必受過三民主義薰陶，受過黨國之訓育。這數年來言出於自己之筆，但深入眾人之心，稍問良知，於心何忍？

我在破例提出一個寓公美國之人，此公在伯南將軍屬下，祗是一位獨立師師長，官銜中將，八年抗日間立下不少功勞。當局論功行賞，擢升到省府主席。戰後他曾遊海南島瓊山五公祠，贈掛一聯，文曰：「有功於社者，見賢思齊焉。」齊賢與否，由歷史家評之。何期早年同港一行，夏秀峯先生擬引余晉謁，目的想我多識一位當年之長官。對朋友之感情，用心之良苦，至堪感謝。可惜我問某公有到台灣渴見總統否？夏公答我，他對台灣心病甚深。吾聽罷憤而對曰：不配做余長官。

做人之道，應重氣節，氣節若失，部下必然鄙之，何況朋友？

今天大陸同胞處於水深火熱，度過了二十四年暗無天日的生活。呼天莫應，問地無言，慘狀淒涼，固非筆墨可能形容於萬一。老查八次回大陸，對毛幫兇暴，豈是一無所知，但他隻字不提。回過十日台灣，即批評台灣「不民主」，其用心之毒，可想而知。如果這些論調由「回歸」論者，「保釣」分子及被毛幫收買之壞蛋對老查贊賞，尚有可原。因那些人有奶便是娘、下流眨格，自不會同情大陸同胞之疾苦，與之計較，亦污我筆。祗是退職記者出身軍人，文章邁眾，當年效忠政府，有過汗馬辛勞。今天在國家多難，應知晚節之可貴。忽然寫出「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如此消沉，殊爲惋惜！本人雖年高多病，壯志未沉，一息尚存，此心不懈，今雖萍踪托跡，氣節猶存，誓將一管毛錐，也敢不辭與毛幫搏鬪，堅定信心，效忠領袖，直至收復我們的河山，恢復大陸同胞的自由，以副國家之殷望，倘存袍澤之誼，期共勉之。

袁暘照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讀者提供近事數則

編輯先生：

茲有數事願告之：㈠曾經「同歸」的牟教授，不僅六親皆唾棄了他，學校也不要他，他「退休」了。㈡港大、中大學生會，只是在一小撮左派分子把持中，大多數學生皆不過問。故那一小撮學生利用學生會的名義，所發表的任何文章，決不能代表大多數學生。抗戰前，這是中共一貫的手法，希今日香港青年，勿爲所愚。㈢中共檢查私人函件如故，無論出入任何函件，例須經過檢查，海外僑胞向大陸親友寫信，千萬要當心！㈣大陸交通十分落後，友人某南洋僑商，到廣州欲乘飛機往北平，等候好久也不能如願，最後還是乘火車。不僅僑商不能乘飛機，而外國一般使節也如是。所以大陸並無航空信之說。㈤大陸也搞電子工業，但從大陸出來的內幕人說：中共電子工業尚在從幼稚園學習階段，比香港相差十萬八千里。中共政權只靠吹、騙，它的脆弱經濟，決不能成爲國際舞台上要角，故在不能追隨蘇俄後，必須巴結「美帝」。㈥老周代表的中共，似與美國將成好友，事實上各地方大多數共幹，仍是反美激烈分子。「同歸」胡塗蟲因不明此點，故多不免碰釘子。

以上皆本人親聞親知，故舉報如上。

有心人上（十一月廿六日）

雙十回國觀後感（三）

博鼎遺孫

台灣的農村與農民

要觀察一個國家的人民生活高低和好壞，自不能以大城市爲着眼點，而應該深入人多眾廣的農村，這才能代表了大多數人的生活準則，否則，便是瞎子摸象，分別不出來。台灣省經過了和平土改以後，人人也有足夠田地耕作，農具方面很多是以機械代替人力，農作物品種隨着科學的發展，也逐漸改良，大量地增加生產。以前的西瓜核多且大，經過科學研究進行植物互相交配繁殖法，如今種出來的西瓜，已經是汁甜味美核又小，各種排灌及蟲災等問題更是輕而易舉的事情了。

由於我是出身農家子弟，因此對農村各方面相當注意。從台北至高雄，七小時火車，坐在車廂裏不敢睡着，以免錯過機會，靠近火車窗口，望見遼濶的農田景物，給我很深刻的印象。以台灣省的農村而言，很多是三幾十戶一條村，並不怎麼大，有的甚至五七戶一條村的。根據人口去分配那麼廣濶的土地，收成的稻子無法吃得完，大多數的農民生活比起城市工人要好些。全省電力供應已遍及農村，就是很遠的一家農戶獨自住着也有電力供應，每一家農戶的屋頂上，都安裝着電視天綫，各家門口停着電單車的多得很，沿着鐵路兩邊的農村生活面貌一律都是這樣的，一進入黑夜，萬家燈火通明。由台中搭汽車至台北，差不多一整天時間，公路兩邊的農村似乎和各種工廠接連成一起。看到農民在收割稻穀，打完以後裝在蔴包袋，田頭不遠處，停放着一輛小型貨車，代替人力運輸。這一切情形在大陸上，恐怕再過五十年還是無法實現。

也許有人會說：「這是政府有意安排好的一面給人參觀吧，其他的地方是否如此？」我可淸楚告訴你，如果被許可入境的僑胞，你自己可以要去什麼地方就去什麼地方，絕對保證人身來去自由權利，也沒有人暗中跟踪你的行動。我們住了十二天，許多日子的節目是我們自己安排決定的，台灣省北部頂端的「金山」，任誰都可以去，因爲那是海防區、政府還沒有禁止人們前往。

老實說，我們並不是海外一些趨炎附勢的無耻學者專家，和甚麼洋鬼子，爲了一時的好奇心，回到大陸上給毛共牽着鼻子，參觀一些經過預備好了的門面貨，吃飽「北京塡鴨」，跑出了大陸之後，出賣良心說些風涼話。我只看到什麼說什麼，無需加油添醬的必要，何況紙包不了火哩！

這裏也使我想起十多年前在廣州，曾經去過不少次韶關市乘搭特快軟席火車也要六小時多點，沿途站名至今還可以唸出來，一路上所見的農村房屋，有幾多間是共產黨來了後才新建的？農村不要說電燈這「侈奢」物，就是有煤油燈可照明已經很幸運了，一家每月供應四兩火水，微弱燈光從窗口照出來，儼如螢火蟲，一進入黑夜農村就籠罩在漆黑寂靜的恐怖氣氛中，兩者比較起來眞有天淵之別。

廣東同鄉會熱情款待

世界各地除大陸以外，凡是有華人居住的地方，就有同鄉會、宗親會等聯誼組織。爲了適應社會生活的需要，它直接彼此之間，聯絡感情、互相交換意見，在生活工作上，進行互相幫助照顧，這是我國民間一種良好的組織形式。然而在今天的毛共統治下，已經被認爲是「封建殘餘反動組織」，因此，只有共產黨的獨裁專政的組織，絕不容許民間自由化的社會組織，這裏我們可以發現到共產黨的邪惡組織和我國民間社會組織，形成了尖銳化對立面鬭爭，對於將來光復大陸，特別是海外這些民間組織起着很大的影響。

我在香港雖然住了十多年，因爲人輕言微之故，從未參加過同鄉會、宗親會這種組織，和我同姓的人在這裏似乎很少，但是在王羲之筆下的百家姓中，卻排在五名之內，也不見得怎麼小姓，這裏爲何沒有一個宗親組織呢？就非我所知了。

此次回國，雖然人地生疏，我們每一個萬協團員，在精神上受到無限安慰，十月十一日上午，受到「台北市廣東同鄉會」的邀請，萬協團員全禮參加熱烈招待茶會，理事長馬超俊先生是道地的廣東人，在演講時因言語相通，聽來更有同鄉的親切感。這個會在台北市組織相當龐大，而且計劃準備再興建一間大規模新會所，許多僑團都捐了欵，大力支持，遺憾得很，我們萬協未能助予一臂之力。

原來高雄市還有一個「廣東同鄉會」，十七日晚辱承相約我參加了他們的座談會，與會人士都是官紳俊彥，和我介紹相識的該會理事長，是留學德國醫學博士張文折先生，還有在座的高雄市議會議員蘇慶芬先生，時事新聞，華報，記者李兆楷先生，都曾請教過。爲了禮貌上和萬協的宣傳工作起見，我代表母會送一面錦旗給該會作留念。等理事長演講完畢，我厚着臉皮獨自走上講台，所講的簡單情形：鄙人今晚，很榮幸地，荷蒙貴會相請參加座談茶會，喜之不勝，因此，我要代表香港萬人協會，向貴會致以無限謝忱，貴會同人及在座諸位，能夠在他鄉組織這個同鄉會，藉以庇蔭桑梓，誠屬難能可貴，貴會乃一民間聯誼團體，務請發揚民族友愛精神，共同砥礪切磋，伸形正義，爲廣東數十萬，處於水深火熱鄉親，做好光復大陸的準備工作，我們萬人協會在香港，時刻爲人類和平而奮鬭，並且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士組織起來的，希望今後，大家緊密「攜手合作，共赴國難」。話剛完畢，滿堂掌聲，使我面紅耳赤。會後和各鄉親一一告別，我興奮地說聲：明年此時在廣州再見。

十一日下午三時，全球僑團參加中央委員會海外工作會的歡迎茶會，會場在台北市賓館舉行，並且有中央樂團實地單奏助興，由各地方代表

坪，枱櫈擺設在蔭涼樹下，更增加會議愉快氣氛，會議由陳主任等首長演講完畢，各僑團紛紛向工作會贈送錦旗，會議台前有幅黨徽，莊嚴肅穆，許多人覺得這樣難得的背景，作爲攝影鏡頭很有意義，因此一對燈光閃閃，緊跟着影個不停，因而給會場帶來更熱烈情緒，四時會議宣告完成。

護士訓練應否嚴格
道理八面路路皆通

編輯先生：

讀了三一七期「萬人意見」欄一位花千子木讀者意見，標題導師難爲吃力不討好，耕牛最苦一生辛苦命，我覺得這一個問題，花千子木讀友所論列，不爲無理，對於訓練造就一位爲病人服務的神聖工作者的護士生，教育態度與精神應該嚴肅一點，以期紅爐之內出良金，夏楚之下產美材，不無理由的。但我知道，花千子木讀友，因爲自己是一個教育工作者，看到報章輿論，都有譴責該訓練機構兩位導師施教過重，至演出一位護士生跳樓自殺，至低限度，在良心上仍要負上某種程度的責任，似乎受了屈辱，並怪平日一些愛好筆戰的作家竟無一應戰，易地而處地替兩位護士導師說句公道話，這種講法，我認爲對也好，不對也好，總之「道理八邊風，說來路路通」。

若說擔任護士導師的訓練護士生的施教作風與精神及態度，不應嚴格嚴肅嗎？說不過去；然蛛絲馬跡，對於一位來尋求職業，立意爲獻身醫院護士的一位跳樓自殺者，雖說言人人殊，不能斷定自殺者的跳樓致死，不是因受訓受不了而遽萌短見，則十幾二十歲的青年女學生，正是朝氣蓬勃，前途似錦，該女護士的家人，日夕相處，應知死因之何從，難道故欲立心來委屈訓練機構的護士導師嗎？我以爲花千子木讀友對討論這一問題的話，應着重啓示這一不幸的受訓女護士的死因究在那裏，然後冤家有頭債有主、而遺責寃屈死者的實兇！若出發點徒然基於「同業」的立場而發爲議論，不難令人有「存疑」之感。

關於護士的將來神聖工作，訓練機構的應忠於其事，以及嚴格嚴肅的對護士生施訓施教，那是沒有問題的；很可惜護士訓練班訓出來的女護士，不見得通過了洪爐，就一個個成了眞金美玉，我知道有一個多年前在調景嶺那邊山上醫院服務數年的女護士，她對服務醫院病人的護理工作態度好否如何不知道，但她約畧結婚四、五年中，對家中家娘的作風蠻橫，甚至毆打家娘，有一次拿刀來要砍斬家娘，這是千眞萬確，鄰里皆知的事，迫得翁姑要退避三舍，欲覓地遷居爲良，後來雖然翁姑未遷而自己夫婦遷，以免眞的發生人命事，就這樣看來，家庭倫理尚不時演全武行，（況且她的家娘是鄰所共知的純良婦人）則其對負若千年護士訓練機構的技術與德行訓練，不待智者而後知！

對於一項育苗工作的護士訓練，是很難平允適中的，古語有「因材施教」的一句話，護士生中，當難免良莠不齊，性格與脾氣自有柔和與驕傲偏激之別，若導師施教，不領悟施教宗旨，而一味嚴厲或一味放縱，這所謂是「過猶不及」的。

社會同情死者的死得寃枉，而怪責導師的容有不當，若是死者的死因，一定與導師的嚴格施教無關，則花千子木讀友的立論，我很同意。

讀者：南荒

萬人協會通告

自本年五月份由執委張仲仁接會務主任以來，會務蒸蒸日上，且湧現不少新血。爲進一步加強今後各部工作全面發展；並鑒於近來有少數執委因私務繁忙，難以兼顧會務，爲此特將各部工作人員重作調整。

會　長：萬人傑。

副會長：曾憲光。

執行委員會主席：曾憲光。

副主席：嚴以敬。

審查部：焦毅夫、黃代民。

秘書處：鄭秀堂、尖鋒、陳澤棠、莊家倫。

會務部：張仲仁、陳挺拔、江灝川、丘可光。

福利部：洪益林、譚昇、林之材、賴先鈿。

康樂部：岑嘯雷、吳少雄、朱有全、鄧德茂。

公共關係部：陳達科、周長欽、梁伯中、梁志鴻。

海外聯誼部：余雲義、凡夫、李立本。

學術部：岳騫、胡養之、楊仁志、黃天錫。

財務部：陳定生、廖柱天、孫一專、蔡瑛。

稽核部：許恨紅、梁　莊、王淦華。

婦女部：何錦萍、周朗、彭秀瑤、張玉鶯。

醫療部：袁暘照、王同化、丘陵。

青年部：馬天、夏玉麟、袁發、袁國樑。

候補執委：

葉其貴、余健謀、葉俊文、楊聖林、梁昶基、施天賜、林國豪、段子敏、陳偉培、黃華。

各區區域代表

香港：

黃漢臣、葉金生、蕭志華、黃志、伍陵、古鶴翔、簡均、蕭奉池、杜培新、林長振、吳福寧、張錫光、張耀祺、王英傑、馬紹基、謝平貽。

九龍：

葉國森、馮偉堂、陳振基、江信忠、聶韶生、潘守和、周映明、徐潤添、黃康操、張少彭、梁冠中、李培棠、張嘉雄、薛鑑源、黃平、陳志強、蔣鐵錚、葉東照、翁明源、周坤樑、黎錦泉、梁金鴻、何海根、何樹沛

會　長：萬人傑

副會長：曾憲光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十二月六日

徵求長期訂戶

三十元訂閱卅期

本刊爲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三十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三十五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十樓A座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茲付上 現金／支票／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讀者提議改善雜誌內容

對增強雜誌及改善雜誌內容的意見

下列意見是很多萬協執委、會員及熱心讀者意見的綜合。

㈠據所徵詢到的意見雜誌內容最受讀者歡迎及列爲必讀的文章計有：1.萬會長的新聞以外（沒有了它，雜誌會頓形失色）2.岳騫先生的文章。3.萬人意見（因涉及各方面事情，有時有大陸現時一些情況及反共意見）。4.萬人協會會訊（大家都想知協會近況）。5.社論及柳以青的認識中國；以及轉載文章如陸海安、雷健所寫的其它的可說隨各人興趣選讀（小說短文）。

萬協舉辦活動事後報導最受人歡迎

㈡有關協會所舉辦的各種活動應該詳加報導（例如專輯）每次舉行活動後，由會長、秘書及商約幾位有寫作能力的例如岑嘯雷先生提供稿件，內容生動，從各方面報導這個活動的經過、場面、花絮等。最要緊配以圖片多幀，如能反映盛大場面的遊船河由船頭至船尾全景，在廟前拍攝的全體照；又如週年聚餐時，酒家各角落參加者拍賣時熱烈情形，讀者捐出的獎品等，遊長洲時的浩蕩隊伍等最好從高處拍攝而又能顯出眾多參加者。照片切忌只登載個人演說玉照，因爲忽略了群眾不能顯出我們實際的情況（活動的盛況）。一幅好圖片勝過說一百句話，圖片其實更具說服力。如果我們詳細報導會方組織種種活動的盛況，必能吸引更多未參加過此種活動的會員及讀者，以後參加協會舉辦的活動，同時他們會因要了解協會活動必期期追讀，這樣他們就會成爲基本的讀者，雜誌銷數必更穩定。

㈢有時讀者意見如非有時間性的可延遲刊出代以報導一些能替祖國宣傳的消息，這是應有的義務及本份，尤其是在科技方面，例如祖國能製造四五〇，〇〇〇噸巨輪，已成功建造多艘一〇〇，〇〇〇噸巨輪。而毛共誇耀他的科技或成就至日前爲止只能建造一萬餘噸的船隻而已。又如祖國本年對外貿易額達到八十億，而毛共只得四十億等，如此能使讀者了解祖國眞實情形，又替祖國作宣傳可謂一舉兩得。毛共在許多懞杳的人心目中「強大」，就是因爲他們受到毛共誇大宣揚其科技及各方面建設成就而所致。我們要以事實反擊這種宣傳。

㈣鼓勵讀者及本刊其他作家配合萬先生新聞以外所提供的事實如商業電台毛共尾巴的猖獗活動情形，一同口誅筆伐，各人提供所知各種此等毛蟲內幕及底細。

（以前揭發星星月亮太陽內情不是很吸引讀者嗎！）

㈤雜誌至今已出版了三百多期，其中不乏許多好文章而又沒有時間性的，特別是在社論或新聞以外而能幫助新讀者及暴動後來港讀者認識港共及毛共以及新左派奸狡的本質的，可以分期刊登，亦可以去蕪存菁刪改一些重登。例如社論會有一篇談及何謂愛國的就是一片好文章，這篇文章可以提供給讀者駁斥奢談愛國的新左派。這些好文章就好比提供讀者用以對抗毛共的武器。

㈥其它國外愛國華僑的愛國活動如留美學生反共愛國會議，巡行示威反對毛共駐聯合國代表團的種種激發讀者愛國情緒的報導文章，亦可登載或轉載。毛共就是曉得利用各種板樣發起各種運動，愛國心是要互相激發的，東西四方發生呼應，大家便會覺得本港愛國人士並非孤立的。正好比球賽進行時有人加油，自己球隊一定會更落力，這些振奮人心的報導文章亦是讀者喜愛閱讀的。

讀者：陳澤棠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香港節

高蘸賜

昇平氣象掩重陰，粉飾名區節又臨；
兩岸人潮車水漲，萬家烟火管絃深！
山川信美融夷夏，耳目清娛雜古今；
十日魚龍窮漫衍，膽攜歌吹隔年尋。

香港節，外表昇平氣象，粉飾內裏重陰，重陰者，治盜無方，經濟不景也，或曰：「香港節所用金錢，是爲浪費」，其實不然，花車遊行，均有商品宣傳作用，電視廣告，三五分鐘，其費用即需數萬元之鉅，用於花車，收效大而破費小。自當樂爲。是有益而無損也。陶朱公之算盤，豈空打哉。壇主。

荔園菊展

高蘸賜

千叢開出好風華，一入名園誤故家！
辭別神州迷蜃氣，來從香海弄烟霞！
移根尙帶中原土，顧影堪憐俗世化；
朵朵含情迎客笑，緣貪雨露在天涯！

菊花如同人也，名園雖好，不比故家矣，最佳之句，「移根尙帶中原土」參加菊展，入俗人之眼，轉不如鄉居之自在也，含義高深，允稱佳構。壇主評。

步力行兄生辰詩話原玉

一覽樓主楊海天

(一)
久無駿馬放郊原，絕島生朝倒玉樽，
空有壯猷埋海角，尙留微命感天恩，
每驚家國藏千怪，且讀經書淨六根，
多少朋儕淪志節，舉杯聊慰我珍存。

(一)
江湖投老膽詩囊，何日風雲會八方，
一島沉沉消戰鼓，萬家眷眷望征航，
神州慘淡天昏黑，草閣清香菊已黃，
未整乾坤無足壽，西樓悄悄入斜陽。

(二)
狗猴兵將慶生辰，萬物同歡見性眞，
烽火滿天人增壽，家山千里草難春，
莊生有夢迷蝴蝶，屈子無辜變逐臣，
百刼頭軀猶未老，驚心歲月又更新，

(四)
射虎屠龍總夢空，中州怕看血花紅，
黎民只盼天兵救，大惡唯憑筆陣攻，
不見王師來島上，眞無子弟起江東，
先生詩話堪傳世，勝有聲名一代雄。

楊先生賜和之詩，慷慨激昂，與鄙人遊戲文章不同格調，勝過原作多矣。壇主評。

懷國轆轤體

劉訪忠

(一)
反攻大陸是仙茶，不戰收京夢亦奢，
歷代暴君無自潰，層除虐政力須加，
眠薪舐膽爲光漢，守勢待時誤國家，
一念遺民火熱痛，王師北指不能賒。

(二)
久病還思得一瘥，反攻大陸是仙茶，
全民共受蘭煎痛，萬骨同乘壑赴車，
破釜沉舟何足惜，陳師背水始堪嘉，
嚴防赤火彌天熖，亦應早張救難遮。

(三)
流離辛苦嘆無家，去國方知失國差，
滅絕強奴乃妙策，反攻大陸是仙茶，
柱膠鼓瑟情堪憫，破浪乘風始足跨，
檢點歷朝興廢事，成功由我不由他。

(四)
等是逃秦各泛槎，分飛勞燕遠辭家，
念年相約同回里，一夢方酣兩鬢華，
起死翻生尋妙藥，反攻大陸是仙茶，
有朝一日春雷動，互拾行裝駕返車。

(五)
危舟浪湧惡風加，大海茫茫彼岸奢，
安渡仍須齊協力，坦登共掉一枝槎，
難關衝破須奇勇，鉅禍消除始固華，
解救倒懸唯一策，反攻大陸是仙茶。

訪忠先生台鑒，來函奉悉，泰國令舅父來信，切囑致意鄙人，至深感謝，並希代爲問候湄江詩壇諸君子，力行附託。

牽情秋夜月步袁暘照詞長原韵

雪梨林康

菊傲西風故國秋，南荒遯久怯登樓，
清輝蟾魄三分滿，離亂家邦一樣愁，
對月懷人應有淚，驚心覆轍敢忘羞，
牽情化作衝冠怒，收拾河山再起頭。

次韵劫後雲山月

雪梨林康

人寰瀰漫刼塵時，宮裏姮娥是否知，
瘦減二分清麗影，愁添五嶺漢秋思，
白雲親舍征途改，碧海青天夜漏遲，
暴暴回風嚴北國，騎麟誰作世間師。

次韵可憐閨裏月

雪梨林康

秋月春花淡淡過，夏耕冬讀足消磨，
松梅友與畦蘭蕙，薛荔衣香帶女蘿，
祖國添兵強海陸，男兒應召執干戈，
嬋娟殊解征人意，夜夜閨房照素娥。

次韵離亂香江月

雪梨林康

洋場月色合霓霞，山半青烟富貴家，
接踵摩肩人似蟻，擠排密植屋如麻，
人爭浮海逃紅禍，我更留夷冒白華，
當日孫公潛蟄處，清輝再照自由花。

林先生步和四律，與暘照先生大作媲美，壇主。

因果

林蓼天

(一)
因果由來總有憑，豨苓促壽昌陽增，
在身積德神降吉，作惡風前短焰燈。

(二)
莫談風水與求神，只視爲仁與不仁，
仁者熾昌兇者滅，眼前果報幾多人。

(三)
從來天道不痴聾，善惡難逃久照中，
欲獲兒孫能發達，務須修德積陰功。

因果之事，並非迷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大至國家，小至個人，均有果報也，壇主

對月

楚雄

(一)
皓魄懸空照大千，幾人搔首望團圓，
廿年去國頭應白，萬里投荒節尙全，
舞劍同袍多俊彥，新亭揮淚各風烟，
徘徊俯仰秋霜裏，無限滄桑百感牽。

(二)
往事林林付刼灰，西風月夜自徘徊，
寧甘淡泊以明志，始是經綸匡濟才，
大器晚成期遠到，雄姿英發壯圖開，
潛搜治亂興亡跡，剝極終當景運來。

楚雄先生對月詩，是爲佳作。壇主。

陸奎生中醫師著

星島晚報生活圈連載



第一集至第五集

合訂本

精裝一鉅冊

定價 港幣卅元

陸奎生著醫藥書

病速癒法	H.K. $ 5.00
痛根治法	2.00
弱康復法	5.00
弱康復法	6.00
神經衰弱根治法	4.00
眠防治法	4.00
風濕骨痛速癒法	3.00
老防治法	5.00
血壓防治法	3.00
哮喘咳嗽捷效方	2.00
藥科學化大辭典	5.80

養生與保健合訂本最新出版輝煌鉅著要目如下

人生健康第一
養生保健與生活圈
脫離壞的生活圈
爭取好的生活圈
你想活到一百歲嗎
先從天年說起
神經系的保健
充分休息睡眠
運動鍛鍊體格
切莫誤解營養
咳嗽不是小毛病
哮喘慎用痲黃
根治哮喘三步曲
哮喘不難根治
胃病切忌遷延
胃弱與體弱
胃痛原因五花八門
慎思明辨防治胃病
胃是情緒的反映
胃酸與胃痛
胃酸過多貽害大
胃酸過多的飲食宜忌
胃酸過多的正確療法
胃酸過多療養之道
暴食釀成胃擴張
你可以不可以吃蟹
怎樣防止消化不良
冒辟彊十二指腸潰瘍出血
杜甫死於營養不良
論樂蒂長眠
論聖誕狂歡
欣逢元旦蓬勃生機
及時進補迎接新年
身體瘦弱如何補救
補氣養血強壯神經
杜月笙神經衰弱治癒記
杜月笙中氣虛弱
杜月笙死於骨瘻
欣聞腎臟移殖成功
補品與補藥
食補與藥補
虛不受補怎麼辦
疲勞與疾病
體弱回春之路
體弱的人特別怕冷
怎樣增強禦寒的抵抗力
酒果能禦寒嗎
鼻塞噴嚏與流涕
膏滋藥補全身
用腦健腦和補腦
睡眠與失眠
心臟衰弱與強壯

養生與保健已出至第九集每冊五元

神經衰弱與頭暈
精神疲勞與頭痛
讀書與神經衰弱
黑眼圈與陰虛
戀愛婚姻與健康
十月懷胎三月吐
討厭的口臭
口臭根除法
論除舊更新
健康就是財富
新年談飲食
肥胖病
減肥與素食
高血壓與中風
夢的科學觀
論岳飛的頭髮
脫髮不容忽視
風濕性關節炎
腦充血與腦貧血
低血壓氣血弱
貧血的來龍去脈
氣血調和萬事亨
氣血旺精力壯
貧血與惡性貧血
貧血易致體弱
貧血根治法
貧血與營養
肺虛與氣虛
中氣虛精神倦
血脈營養與精神
氣足神旺體力強
論春寒料峭
十八姑娘一朵花
人比黃花瘦
艾帥與運動
勞動與健康
白居易的折臂詩
奇怪的敏感病
敏感與脫敏療法
敏感與痲痺
風疹與風癲
不通氣的鼻子
鼻炎與噴嚏
感冒的危害
傷風感冒速癒法
賈母死於感冒
婦女生理的特徵
婦女衛生與保健
婦女腹痛論治
流產與安胎
產後病
婦女更年期障礙

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
治療經驗談
腸胃保健法
論食粽之道
端午與消毒
皮膚與皮膚病
論快高長大
夏日炎炎正好眠
困人天氣日初長
清涼綠豆沙讚
天時與食慾
厚膩的舌苔
出汗與健康
出汗與疾病
冷氣敏感與鼻炎
鼻竇炎與傷風
鼻竇炎的底蘊
人生與睡眠
神經性失眠
論睡眠的姿態
論食色性也
性教育與戒色
處女貞操優生
痛經與結婚
神經衰弱的煩惱
神經衰弱與焦慮反應
神經衰弱症象紛紜
神經衰弱百病叢生
神經衰弱與精神疲倦
神經衰弱與肉體疲倦
神經衰弱與心跳
神經衰弱心悸怔忡
神經衰弱與心臟衰弱
神經衰弱與中氣虛弱
神經衰弱與腦弱
腦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與腎虧
神經衰弱與胃痛
神經衰弱與食慾不振
神經衰弱與消化不良
神經衰弱神志恍惚
神經衰弱與緊張大師
神經衰弱記憶力差
神經衰弱頭重頭痛
神經衰弱頭暈目眩
神經衰弱心驚肉跳
神經衰弱多疑寡歡
神經衰弱自卑自責
神經衰弱情緒不安
神經衰弱與睡眠
神經衰弱與失眠
神經衰弱亂夢紛紜

胃液的分泌與功能
消化不良的分析
小兒消化不良症
消化不良治療規律
胃腸炎療法
慢性胃炎與絕穀
朱自清死於慢性胃炎
憂鬱的人易患胃潰瘍
胃潰瘍與十二指腸
潰瘍飲食宜忌
胃病與養生
腸炎與泄瀉
肝炎與黃疸
咳嗽與氣喘
春色惱人不得
自然安眠法
祝君晚安
安神與睡眠
科學健腦法
太空人吃當歸紅花
探月與腦的聯想
靈機記性在腦
怎樣使你聽明
精神與事業
「杯弓蛇影」病
為什麼疲勞
怎樣祛除疲勞振精神
青年與健康
怎樣增強抵抗力
食物中毒從口入
冷氣與風濕

神經衰弱與靈感
神經衰弱與幽默感
神經衰弱與健腦力
神經衰弱與七情六慾
神經衰弱與精力消耗
神經衰弱與精神活動
神經衰弱陽氣式微
神經衰弱血不養心
神經衰弱意亂心慌
神經衰弱心腎不交
神經衰弱胸翳氣頂
神經衰弱困倦嗜臥
神經衰弱脾氣壞
神經衰弱筋骨酸痛
腸胃型神經衰弱
心臟性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補氣第一
神經衰弱更須補血
氣足血旺神經強壯
神經衰弱如何補救
神經衰弱與鍛鍊
神經衰弱健康教育
神經衰弱能速癒嗎
神經衰弱治癒的信心
神經衰弱根治原則
神經衰弱康復之道
神經衰弱癒後保養

內容豐富 不及備載

陸奎生中醫師

香港·九龍·診症時間

上午九龍
九至十二時
彌敦道平安大樓八樓八號
電話八四七五七八

下午香港
三時至六時
中環德輔道中八十四號章記大廈十六樓一五〇一室
中央市場側
電話四五二七一三

夜診九龍
七時至九時
彌敦道平安大樓八樓八號
電話八四七五七八

英文地址：LU KWEI SUN
8. ALHAMBRA BLDG. 7TH Fl
NATHA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外埠函購·另加郵費一成·掛號寄上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二一期 新24期）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二一期(新24)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二一期(新24)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
一九七四年 十二月二十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每週評論

嚴刑峻法



年近歲晚，香港刧案大告增加，匪徒的猖獗，已不再是箍頸、劏死牛那麼簡單，到了無法無天，予取予攜的程度。

他們不但奪取警員佩槍與子彈，還把警員斬至重傷。他們不但入屋打刧，還迫令事主寫支票，到銀行提欵。更可怕的是銀行因他們要提的欵項數目太大，要事主親自去拿，他們居然挾持事主提欵，把她畢生積蓄，全部拿掉。他們不但刧財，還傷害事主生命，一對老夫妻被匪徒殺死。

上述這些事實，許多人聽到也許不會相信，但香港近月來正不斷發生這種事情，匪徒爲所欲爲，眼睛裏簡直沒有法律，沒有警察。光天化日之下，熱鬧市區之中，話搶就搶，要刧就刧。銀行金鋪固然進出自如，公寓住宅也毫無遮攔，人們的生命財產，毫無保障。

政府大人先生們雖花了很多精神「研究」「調查」香港罪案成因，而且向當局作好了「報告書」。可是香港治安還是有壞沒好，使人十分喪氣！

官方以外的意見，認爲香港治安不好，主要在兩方面：一方面，維護治安的警察力量不夠，或者是未盡全力；另方面，香港司法當局未能用嚴刑峻法對付頑惡匪徒，甚至殺人犯也獲赦免，無異鼓勵了他們的罪行。

他們認爲，如果政府不改變政策，全力嚴厲對付罪行，所謂「撲滅罪行」運動，不過形同具文，不會發生作用。試看推行了這項「運動」以來，成績如何？罪案不但沒減少，反而大幅度增加；匪徒不但沒有畏縮，而且愈來愈猖獗，這樣發展下去，香港會變成怎麼樣？眞是不堪設想！

有人說：香港推行了這麼多的「運動」，相信最能收到顯著效果的是節約能源運動了。到十點半，的確沒有人敢開亮光管。他們檢討這項「運動」之所以如此收效，是因爲政府定下「嚴刑峻法」，違反條例，不但要處罰巨欵，還要坐牢，正當商人，絕對沒有匪徒那麼大的膽子，敢於和政府法律對抗，只好關門不做生意，把光管熄滅。

他們認爲，這是「嚴刑峻法」能夠收效的現實例子，如果政府能用同樣決心對付香港罪案，「暴力行刧者一律處死」，相信匪徒有水缸大的膽子也不敢和自己的生命開玩笑。可惜香港政府獨對暴力殺人搶刧者仁慈，怕他們飽嘗鐵窗滋味太苦，只讓他們到感化院感化一番；也念及上天好生之德，判了死刑的殺人犯，一律赦免，這一來便使香港治安弄到無法收拾的田地。

人們又問：難道到十點半不關光管的罪還嚴重過打刧殺人？何以香港政府對不守節約能源的正當商人肯採「嚴刑峻法」，卻不肯以同樣精神撲滅罪行？

早些時，香港政府通過大幅度增加警察薪水，據說這有兩個作用：第一、小學畢業的人，任何職業不可能賺到一千元月薪，這樣可以鼓勵人們投身警界，從而解決人手不足的困難；第二、提高警察待遇，可以令他們肯於搏命，只要他們搏命捉賊，盜刧之風自會稍戢。

可惜得很，警察薪水增加之後，招募方面有沒有改善雖還未曉得，但警察因爲更加身嬌肉貴，並沒搏命捉賊，只是加強抄牌工作，好使政府收入增加，彌補每年多出的二千萬元開銷。

香港政府對應付治安敗壞這方面的措施，的確使人十分失望，許多有效的方法並非不能辦到，而是他們不肯辦。

市民心內會想：既然正當生意如此難做，何不鋌而走險？打刧銀行，刧糧車，一下子就可搶得幾十萬，如做正當生意，可能十年八年也賺不到。不幸落網，大不了是吃幾年皇家飯。大家有這種想法，打刧這行頭便會愈來愈大，有力者都不願做逐蠅頭之利的小生意，拿一把西瓜刀便可發達，誰有耐性守住鋪面，賺什一之利？

政府對刧案頻生，常怪市民「不合作」，但他們得不到可靠的保護，叫喊、捉賊，都會惹來傷殘的後果，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白白犧牲，不如破財擋災。市民納稅、繳差餉，無非希望生命財產有保障。如果要自己保護自己，不如把納稅的錢買幾條自衛手槍了。

新聞以外

香港節約能源步驟值得商榷
管制燈火收效小影响大

萬人傑

管制一年，才省出一天用電。與其長年大月變成黑暗世界，徒給匪徒製造打刧機會，曷若一年之中訂一天為「停電日」，全日不得用電，所節省能源，彼此相抵，當然好過晚晚烏燈黑火。如能像台灣那樣子，公職人員以身作則，當可獲得全民喝采。

燈火管制怨聲載道

世界性的石油困擾，香港也開始受影响，燈火管制已告實施，港九新界各地的廣告性霓虹光管及飾櫃燈光，在下午六點之前及十點半之後一律禁止，罰例極嚴，除了罰欵還要坐牢，商人誰都不敢以身試法，因此在十點半後，香港一片漆黑，這是缺油在香港造成的第一個嚴重打擊。

老萬說「嚴重」，是因為實施燈火管制後，許多行業生意一落千丈，夜後生意蕭條。到十點半，市面便烏燈黑火，尤其中環銀行區，情形可怖，行人絕跡，使到食物館、戲院、夜總會的生意，不及平時三分之一；至於平時靠夜市生意的銅鑼灣、旺角、尖沙咀、北角等處的商店，因為到十點左右人們便各匆匆歸家，也不得不提前打烊，生意只及平時一半多些。大家都認為，如果長此下去，香港許多商店會因無法經營，而紛紛倒閉。

還有的士、小巴等，因人們一早躲在家裏，懶得出門，生意冷淡，只有吃穀種。許多人對燈火管制的措施，大不謂然，政府在施行這項計劃前，並沒經過從詳計議，貿然而行，活活把香港正常商業扼殺，將來香港經濟必因此引起極大危機！

夜市生意打擊巨大

他們認為政府施行燈火管制不當，不是沒理由的。據專家估計，實施燈火管制，大約一年可節省一天的用電量。商民認為：既然效果這樣低微，與其使商店生意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受影响，何不索性一切照常，每年定出一天「停電日」，是日全港不許人用電，則其餘三百六十四天便可不受影响，效果是一樣，商店生意得以不受影响。

這說法不無理由，一年有三百六十四天可做生意，犧牲一天，沒大關係，香港的經濟、旅遊事業等等都不必受打擊，較之晚晚施行燈火管制好得多。再說，所有廣告裝飾，一律只准由六時至十時半亮燈也太不公平，因為，一些商店是白天做生意的，晚上不許亮廣告牌，對他們影响不大；但一些靠晚上做生意的夜店、夜總會等，就會因此門堪羅雀。

因此，此業代表，曾向石油供應處長潘達請願，要求將准許亮燈時間改為九點半至兩點，這請求本來還算合理，但潘達認為「碍難照准」。夜總會業商人雖然還要繼續努力向當局請求，但可預言，在當局雷厲風行之時，必不批准，致失官方「威信」，即使他們再向輔政司請願，也必無結果。

有人建議一年停一天電

燈火管制更嚴重的後果是：已經十分壞的香港治安會更加壞。在烏燈黑火中，刧案顯著增加，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十點半後到處黑暗，黑暗助長匪徒的活動；避免被刧最好方法是不出夜街，大家不出夜街，夜市生意當然更無可為。

不過，出夜街不一定為了尋歡消遣，即使大部分躲在家中，有時也無法避免，在非出街不可時，可躭心被箍頸、劏死牛，造成市民惶惑恐懼心理，這後果也許是只管節約能源，不管治安的潘達處長所沒有顧及的。

有人說，政府燈火管制為匪徒製造機會。這話說得一點不錯，雖然目前香港刧匪已沒什麼需要顧忌，白天行事，視警察如無物，奪警槍斬警員，不當一回事；不但箍頸搶刧而已，還登門迫簽支票。香港簡直是無法無天的世界！

在燈火管制下，他們更為所欲為，肆無忌憚，十分可怕。在利與害兩者權衡上，政府確有重新考慮必要。「停電日」這構想如果可行，同樣是省一日電力，受一日痛苦好過三百六十五天不方便。如果一日不能完全停電，不足以補償，一年停兩天也比現在情形好。

汽油配給簡單可行

雖然中共擔承以燃料供應香港，同時其他地區供應也未斷絕，但早作準備，節省能源，是正確的措施。不過在各項措施中，該採取收效最大，影响最小的。本港的燈火管制，是收效最小，影响最大。何況，電力公司又有過這樣的表示：如果由於管

制燈光而使他們收入銳減的話，爲彌補這方面的損失，可能增加電費。果如此，香港市民不但受到生活上的不便，還要破財，殊不公平。

據說，當局還有多項節約能源辦法，準備將來視乎石油供應情形，逐步實施。據已知道的兩項辦法，一是禁止私家車星期日行車；另一項辦法是實行石油配給。

不過，這只是擬議中的辦法，老萬執筆時，還沒有執行的消息。在這些擬議中的辦法，老萬認爲汽油配給或限制，最能收節省汽油之效，也是最公平的方法。

汽油配給並不複雜難行，每一部有登記的車輛，以其汽缸容量及所繳納牌費爲標準，發給購油證，規定一月、一季、半年或一年購油量，到油站加油，在證上打孔，油站則登記報銷，只許比證上限額少，不許多過限額。這一來，就可收到節約汽油一定效果，如果這節省方法可抵償取消燈火管制的節省量，相信全港市民都贊成用後一方法。

公職人員以身作則

應付石油困難，不但要節流，還應開源。香港政府有責任向可能供給石油的國家及地區進行磋商。大陸既提出承諾，應當盡量輸入，保持飽和儲備，至少可解除心理上的威脅。有了充足儲備，就不必急急於實施各項節約措施。不管什麼措施，或大或小總有影响，能不加限制是最好不過。

台灣石油供應情況，本該比本港差得多，台灣本身沒有汽油出產，燃油供應一向仰給中東，但在這次石油困擾中，台灣所受影响似乎不大。直到目前，台灣各地還未實施香港式的燈火管制；石油的價格，也沒有漲過一分錢，似乎一點未爲石油問題躭心，唯一已採取的「行動」，只是所有政府車輛，一律減少百分二十五的消耗。所謂政府車輛，包括各機關首長及公事使用的車輛。

台灣節省汽油，能夠做到政府公職人員以身作則，先從自己身上節約做起，實在值得喝采，如果香港政府官員，及供給公職人員使用的車輛，也像台灣那樣，節省百分之二十五，對節約能源，一定有很大幫助，也許比實施燈火管制更有用。可惜香港的官員會在老百姓身上打主意，寧願犧牲市民利益，保留自己的享受。

甘地夫人的滑稽劇

說到以身作則，印度甘地夫人也演過一幕。爲了節省汽油，她改乘馬車，這是令人喝采的事，可惜跟在後面「保護」她的人，卻是坐汽車，兩邊還有騎電單車的人保護。這不過是一種做作，演給人民看的。

老萬感覺得，這次各地應付石油困擾中，表現得令人看起來最舒服的是台灣，人民未受絲毫影响，官方則實行節約。這一點，香港的表現太差勁，難怪市民口出怨言。更反感的是石油供應處長潘達一副官面孔，動不動講罰欵、坐牢。如果老萬是潘達，先就不坐私家車或公家車，坐電車、巴士上班，爲民表率。這比要人重罰、坐牢好得多了。

大陸雖說有汽油輸出，但也未能做到官方節約，人民豐裕，在大陸城鎮裏拚命踩單車的是「人民」，統治階級卻有汽車代步。能有餘油輸出，完全因爲人民沒有機會消耗這些資源；如果大陸人民也和香港居民、台灣國民一樣，有自由及能力買一部汽車，又可自由買汽油的話，再多開幾個大慶油田，還是不夠應用。

台灣之不感汽油短缺，是因爲政府能照顧百姓；大陸有汽油輸出，供應香港，是從人民身上刮削得來。如果香港只許使用單車，禁絕汽車，當然也不會鬧油荒。

利害關係至爲重要

阿拉伯是親蘇的國家，蘇聯是共產主義鼻祖，中華民國是反共國家，何以阿拉伯對台灣石油供應，一點不削減，還建議中華民國在阿拉伯設立煉油廠？

阿拉伯這樣「厚待」台灣，並非基於政治理由，而是因經濟上的利害關係。如所週知，台灣盛產蔗糖，阿拉伯國家每年從台灣輸入大量食糖。現代化國家沒有石油不能生存，阿拉伯人沒有食糖供應，生活也受影响。在台灣缺油，阿拉伯缺糖的情形下，爲了互利，以糖易油，雙方有益。因此，彼此有了默契，在西方國家深受石油威脅下，台灣獨可免除此厄。沙地阿拉伯國王致書中華民國政府，保證不會削減石油供應，使台灣更不必爲這問題着急。

從這樁事實可以看到，什麼外交上承認、親善訪問等等，不過是形式上的，碰觸到實際利害關係，沒有邦交也可大做生意。

最近台灣派往西歐的採購團，使他們做了不少生意，西歐國家大部分雖都已和中共建交，但中華民國的採購團受到熱烈歡迎，無他，他們給西歐國家帶來大批生意，他們是現實的，有生意可做，自然又擺出另一副面孔。

國府全力發展經濟，抵消外交上的萎縮，這政策事實已證明爲十分正確。

石油武器難維持長久

阿拉伯國家以石油爲武器，實行禁運或削減，在目前來說，確造成部分西方國家的惶亂，但從長遠看，卻是一樁好事而不是壞事。它在提醒西方國家，有一天他們會面臨無石油供應的困境。他們由此提高警覺，尋求應付石油短缺的方法。

目前，美國正致力開發本身的石油蘊藏；另方面，積極研究代替石油的能源，研究最積極的是利用太陽能，相信終有一天會研究成功，人們就不必再單純倚靠石油了。

除了美國，還有許多國家致力開發本身石油的蘊藏，過若干年，所有研究和開發都有了成績，對中東油產的倚賴便大爲減少，那時石油武器，可能成爲一把刺向自己喉間的利刃。

美國是資力龐大的國家，本身又有豐富油產，中東石油斷絕供應，對他們只是短暫的打擊，到一九八〇年，他們的石油可自給自足，那時中東阿拉伯國家即使繼續禁運，他們也不會再受到打擊，所以，石油武器只可收眼前之效，要再鬪下去，阿拉伯國家會自吃苦果。這一點他們自己也曉得，所以急急利用這段時間，取得最有利條件。

華人反共武力在緬甸

中共盤踞我國大陸以後，退入緬甸境內的國軍，以及不願爲共產黨奴隸的大量我國人民間的武裝力量，同時相繼流亡於緬甸，憑着愛護國家民族一顆赤誠的心，軍民間很自然的便組成了一股巨大反共的洪流。

先是李彌將軍領導這股反共武裝力量，反攻雲南米果，雖則事與願違，然而前後戰爭的實際情況，卻震駭國際的聽視。

而後繼由柳元麟將軍領導，亦擬效法李彌將軍反攻雲南壯志，無奈領導不當，懦弱無能，似藉此盈囊自飽，以一己之私，事未舉，沉槍械彈藥於河底，敵未至，撤士卒還朝以塞責，遂使成爲曇花一現。復由於國際間缺乏道義，迫使前一批，旋又一批的反共孤臣孽子，揮淚別去用頭顱血汗創建的「江拉」反共基地而回歸台灣。

然而另一批，不殺漢賊心不死，視自己生命如草芥的忠貞士子，仍捨身不願還廟，希冀有朝作殺賊先鞭，此所以寧可流亡異國以待，雖死於夷域尤榮，是而忍受毀謗、歧視、排擠，歷盡艱險，苟全性命於槍尖下以達今日！

借刀殺人欲以滅我

自緬甸境內撤退返回台灣的反共武力爲數不少，然而仍然留下來的總合在萬數以上，只以領導乏人，形成分裂現象，數千一股，以及千餘和數百一股的，各自組織，分別成立反共各大小單位，自力更生，也各自爲政，散居緬甸境內各處，由緬南的景棟直到達緬北的臘戌，也即是撣邦和少數民族居住的一帶山區間。

撣邦和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域，極少平原，盡多崇山峻嶺，兼且原始森林，緬甸政府曾先後用兵，意欲撲滅此一批華人反共武力，奈何全都變成「陪了夫人又折兵」的遭遇，不得已！只好出於安撫一途。於是，一九六七年春，由緬政府軍事情報局的博基腳所（譯音）出面調協，准許境內各反共武力單位成立「緬甸自衛隊」，成爲各原駐地的合法軍事單位，但是，內裏卻有不成文法的規定，各自衛隊除了不發薪餉和裝備外，應默守着守土有責：一是抵抗或壓制緬甸共產黨；一是壓制少數民族反對緬甸政府，卽是說：凡是反對緬甸政府的，不論國籍與民族，自衛隊有替緬甸政府盡義務剷除或消滅之。打開天窗說亮話，凡是稍加留意緬甸政情，尤其涉足緬甸境內的人士，任誰都清楚，二十餘年來，緬甸共產黨在中共卵翼下，不斷地蠶食緬甸本土，且緬甸境內各少數民族在紛紛嚷着獨立運動，最顯著是撣邦和克欽族的公開武裝叛亂，加上早已下野流亡在外的前總理汝努，又復領導武裝部隊進攻緬甸，如此種種的動亂，可以說是使緬甸政府永無寧日，時時處於憂患中，無以爲計！

因而，想到這眾多華人的反共武裝力量尙有利用價值，可以運用來對付各叛亂的武力，同時藉此，於無形中建成華人反共武力與各叛亂武力間的仇恨，促使叛亂者以武力對付華人反共武力，如此，緬甸政府便可以成爲坐山觀虎鬪，而收漁人之利，從而及時加以消滅。

緬甸政府的用心，雖說高明與狠毒，然而總逃不過明眼人，爲了獲得行動和居住的自由及安全，各華人反共武力單位，皆接受此項口頭授意，可是，在行動上，則靈活運用以應付，以確切保存實力爲原則。

試想，自衛隊的成立，並無一紙公文，只屬口授，既無補給和裝備，誰肯用命抵抗緬共，因此，緬共來時，則我去，緬共去時，則我來，以捉迷藏式來應付。

對少數民族的要求獨立，實爲合情合理，同情惟恐不先，何況自衛隊是駐於斯土，食於斯土，豈肯加以壓制，作見利忘義之事。

僅此一點，便可以顯示出我國數千年來，固有道德優良傳統觀念的維繫，率無論榮與辱，得與失，絕不出賣晨昏相處的朋友，是爲別的國人所不能做得到，比不上的，所以自衛隊與各少數民族相處得異常融洽。

自衛隊既然採取如此敷衍塞責的行爲，給緬甸政府看在眼裏，自然便恨在心頭！

誠然，自衛隊也時刻爲自己提高警惕，想象中，難免有「東窗事發」的一天。

自力更生卽黑與白

鴉片烟和海洛英，爲世人所公認的毒物，國際間早已組成禁毒單位，實行禁種禁運措施，然而，緬甸政府在一九七二年以前，並沒有參加此一國際性禁毒組織，反視鴉片烟爲其國稅收入的項目。

既然州官可以放火，百姓自然也可以點燈，如此因利乘便，自衛隊便利用鴉片烟爲生財之道，成爲經費收入來源的主流，以維持員兵生活。

一個數以千百計的武力集團領導者，擁有數百萬或千萬現金，不可能視作富翁，反而一些普通商人，擁有數百萬或千萬現金的，才可以稱得上富翁，因爲身爲領導者，時時刻刻都在預防事出突然，無收入時的準備金。假設某一集團，平均每月每人支付薪餉五百元，以一千人計算，這數百萬或千萬現金，能支持得了幾個月？何況副食和醫藥以及購置其他的還沒有計算在內。

所以身為一名領導者，不但經常要握有數百萬或千萬現金，作不測的急需，還得設法開源，不能中斷，否則，會給坐吃山空！

因此，運毒、販毒便成為經濟來源的主要收入，這是得不到任何援助，出於不得已，為了生存生活與及最終反共目的，明知不可為而為的下策！

運毒亦非易事，生命與財產，在一朝之間可能損減盡淨。對於運毒，與古代「鏢局」相去不遠，接上一單生意，視其物品的多寡，而須要派出牲口（驢馬馱運）多少，武裝護送人員若干，並非傾巢而出，一次派遣三幾百人槍，則被視為巨大幫口了，通常均在一百人槍左右。

接下商人的貨物，議訂往返保運費以後，領導者則視情況，酌情擬定此次本團體該自運多少，絕非傾其所有現金而為，故此，領導人只得個假財主名譽而已！

今（一九七三）年九月份，眾所週知的羅新漢事件，便是最好的例證，被視為販毒大王，這只是一些不明內裏的人，作為「想當然耳」的論斷報導，的確冤哉枉也！

貨物未起運前，便得要使用金錢來先行鋪路，因為事屬走私漏稅，為法律所不容，於是，金條、鈔票大堆地奉獻給緬甸政府派駐當地的軍政大員，這些貪官汙吏袋袋平安以後，則可鳴鑼開道出發上路，否則，行不得也。

上面說過，逾萬數以上的華人反共武力，因領導乏人，形成數千、千餘、數百的各自組織團體，各自盤踞地區，各自為政而自力更生，有如我國古代列國時的局面。為了各自團體本身的利益，相互間，便也產生和默守着一項不成文法的規例，不論誰的團體單位，要運貨通過另一團體單位防區的時候，則千遍一律要苛稅，所以運貨出發直到達目的地時，中途應繳交三幾次稅，為勢所難免，否則訴諸武力。

一九六七年夏，在泰國、寮國、緬甸邊境的湄公河兩岸，就因為運貨方面拒絕繳稅，而另一方面則必須其繳稅，僵持中便發生海外「鴉片戰爭」，貽笑外邦，緣因便是如此。

運貨中，一些緬甸官員分不到油水，常引兵追趕或中途攔路搶奪，或不明來歷的匪幫待機搶刼，所以貨運途中，往往會發生遭遇戰爭！人命的傷亡，財物的損失，誰又能逆料！

拉祜族叛變及影響

不能獲得獨立的緬甸少數民族，早已零星戰火經年累月發生，緬政府不但不設法安撫，反而經常顯示緬甸民族的優越感，欺壓少數民族，令少數民族加深怨恨，拉祜族為緬甸少數民族之一，聚居於緬南山嶺地區，且延至泰國北部的青萊省邊境。

平時，緬軍政人員路過其境，或留駐其間，除徵派伕役和糧食與貪墨外，加上徵派婦女伴宿，更指定有姿色者，雖有夫之婦亦不能幸免，積憤之情，使拉祜族敢言而不敢怒！

今（一九七三）年二月，緬軍到境，依例不爽，以他人的痛苦，建築在自己快樂身上，且揚言剷除罌粟撲滅鴉片烟。長久以來緬甸境內種植罌粟，吸食和販賣鴉片烟已成為秘密合法，如要禁止，須先明令，頒佈合法條例，亦如泰國與寮國，令人民樂於自禁。

無奈，此批緬軍口出言則行動隨之，形同掠搶，立刻激起拉祜族羣起反抗，實行與緬軍械鬥。該族因事起倉促，事前毫無準備，且武器欠精，初時頗失利，經兩晝夜戰鬥，誓死不屈，幸得鄰邦本族支援，使戰爭轉弱為強，更且迫使參加緬甸國防部隊的拉祜族員兵，近萬羣起叛變，携帶武器趕回本區與緬軍作殊死戰，令緬軍狼狽敗北，逃離拉祜族境外。

得道者多助，拉祜族此一抗拒緬軍行動，博得裏外人民同情，緬軍蒙羞！於是懷疑自衛隊可能從中策劃。戰敗後的緬軍，除遙遠包圍拉祜族地區外，毫無作為，如此包圍並不能置拉祜族於死地，因該族伸延入泰國，故能露出一大缺口，各種物資均可從此進入，所以目前戰爭仍在持續中，緬軍莫奈伊何！緬軍懷疑自衛隊協助拉祜族之後，便施行封鎖緬南各通路，切斷南北交通，監視自衛隊，不許互相往來，似此有意挑釁，扼殺自衛隊措施，全境為之譁然，羣起呼號聲討。

接着今年四月，緬軍以四個團近五千之眾的兵力，欲剿滅緬北臘戌羅新漢與張其夫兩部自衛隊，事為自衛隊探悉，兩部各派二百武力聯合佈署，預先佔領有利地勢，埋伏通路要隘，候君入甕，緬軍懵然不察，如墜霧中，以為殲滅在即，意氣風發地盲目行軍前進。

一俟緬軍過其半數部隊，進入自衛隊佈防的袋形陣地時，兩側即行夾襲，鉗封袋口，因兩部自衛隊的伏兵，全使用美製新型武器，如M16及40 57 75小砲和勃然自動步槍A6式輕機槍再配合M18磁光彈等猛烈轟擊下，緬軍死亡六百餘，屍骸遍野，負傷及未死者則棄械投降或潛逃，自衛隊無一人死亡，復以少勝多，只輕傷十餘，鹵獲械彈眾多，緬軍喪膽！緬軍曾經無數次對華人武力用兵，均無法解決問題，這次復又用兵，仍然解決不了問題，損失的還是自己。因此，復又施出柔懷安撫手段，宣佈重新改組自衛隊，重劃地區，召集各單位領導人物開會，以便實行。

假「把戲」玩得多，使華人看膩，更使華人懷疑不前，雖然名正言順召開會議，簡直無一巨頭前往參加。而前往參加的僅屬於一些一兩百單位的小角色，以為確有其事，或可平步青雲！等到前往見面，會未開，人則立刻變成階下囚，命令交出武器，沒收財產，員兵留下暫由政府供養待命，以後全無下文！抗命不到者，則又派兵進剿，因此，各單位為了保存實力，於緬軍未到，使先行撤離原駐地，撤離不及則且戰且退，實行突擊緬軍，以游擊戰與緬軍迴旋到底，所以時至今日，零星戰火，此起彼落，仍連綿不息。

尤因此，少數民族與自衛隊之間，有唇亡齒寒之感，較前更為親密團結，常聯合突擊緬軍，迫使緬軍狼奔鼠竄！不敢駐屯和進入鄉村，龜縮城市，但求自保。

冤冤相報何時了，緬甸政府倘若仍然明頑，不改其用武本性的話，則處處敵對，烽火滿天，民生將因此塗炭！誠為緬甸前途悲，亦為華人反共武力生存憂！能不擲筆為之嗟嘆！

論泰國前途

岳騫

泰國政變已經兩個多月，泰國前途究竟如何，値得我們中國人，尤其是身在自由區的中國人，特別關切。我們所以關切泰國，顯然基於三點因素。

第一、泰國是東南亞反共中堅，歷屆政府均堅決執行反共政策，二十多年來，泰國派軍參加過韓戰，參加過越戰，到今天還是美國對越南戰場的後方，空軍基地。泰國動向，關乎整個東南亞安危。

第二、泰國是中國患難之交，忠實盟友，放眼亞洲，與我國維持邦交，忠誠不渝者只有中東的沙特阿拉伯、約旦，東南亞的泰國與菲律賓。而泰國對中國的幫助，顯然還在其他三國之上，不說別的，我國在大陸陷共後，留在滇緬邊區國軍官兵，獨立抗共二十餘年後，部份老兵退至泰北清邁一帶，泰國政府不但收留，還給予田地，讓這批流落異邦的中華健兒能成家建業，安身立命。此種友情，任何一個中國人都不能忘記。

第三、再就香港來說，與泰國也息息相關，香港食米部份來自泰國，香港與南洋航線要假道曼谷，如果泰國有了問題，香港日子將更不好過。

基於以上三點，區區一向對泰國事務相當留心，泰國政變後，早就想撰文在本刊發表，遲遲未動筆，昨日接到一位在泰國讀書的青年朋友，寄來一信，茲錄於下：

因功課太忙，很久沒有與你通訊了，請原諒。近來生活可好，「掌故」發行很順利吧。

前月泰國發生學生推翻政府，相信你一定知道了，但事實之眞象並非如香港報紙那樣報導，是由共黨推動。而實實在在是由學生發起，至於進攻警署，則是那些劇烈之工專學生所爲，他們平時受人輕視，故發洩出來便相當劇烈。×××兄還親自參與他們學生行動，目睹一切。

推翻舊軍政府，純是學生所爲。但自文人政府上台後，共黨騷動似乎增多。最近泰國罷工四起，近大半月來每天都有，有時甚至一天內有二十至三十個機關或工廠罷工，雖然此等罷工都是爲改善待遇，但是否有人在後鼓動，不免大成疑問。不過新文人政府似乎束手無策。

我來這裏，不覺又一年有多，明年暑假便來畢業，到時才再到府上請益。

此信所述情況與區區想法大體相同，因草此文以就教讀者。

談泰國政變，要從泰國的軍人執政談起。泰國本名暹羅，最初是君主國家，清末自「五世皇」改爲君主立憲國家，到了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當時任第一師師長的鑾披汶發動政變，推翻文人政府，自任總理，從此之後，三十七年來一直由軍人執政，中間只有幾個很短時間的文人政府，但都是曇花一現，沒有絲毫作爲，所以嚴格說起來，泰國三十七年來完全處於軍人控制之下，憲法被廢除時間要超過二十年。泰國沒有憲法，未曾舉行眞正的選舉，但是國家卻安如磐石。當帝國主義分割亞洲時，亞洲東部獨立國家只有三國，即中國、日本、暹羅。二次大戰時，日軍蹂躪東南亞，泰國獨免刧數，可以說，實由於鑾披汶與泰國王室成爲基本安定力量，軍人雖然發動政變，控制權力，但對王室及佛法卻不敢侵犯，因此社會基礎不致動搖，即使有小規模動亂，轉眼也就過去。

泰國兵力以陸軍爲主，海空軍僅具雛形，陸軍共三個軍，實力則在第一軍，第一軍又以第一師爲最強。所以二十五年來，泰國有一個一成不變的升官圖，即第一師師長——第一軍軍長——陸軍總司令——國防部長——國務院長（內閣總理）兼三軍統帥。此是升官的一條軌跡。三十七年來順着這條道路爬上來的共計五人，即鑾披汶、乃沙立、乃他儂、乃巴博、乃吉。前三人都是爬到最高位置，第四人功虧一簣，如果不發生政變，乃他儂已決定明年退休，乃巴博一定繼任，因爲他現在已是國務院副院長兼內政部長，三軍副統帥，陸軍元帥，去最高位子尙差半步跌下來。至於第五位乃吉，現任陸軍總司令，本來報紙根據英文報譯爲克利將軍，曼谷方面華文報譯爲吉•詩拉哇上將，應當算是他的標準譯名。當地習慣只喊姓氏而冠以「乃」字，故稱爲乃吉。

這五位泰國軍人骨幹，以年資而言，可分四代，鑾披汶是第一代，乃沙立與乃他儂同學是第二代，乃巴博在軍校班次較乃沙立、乃他儂低，可算第三代，乃吉則是第四代。五人中論到才具，自以鑾披汶第一，泰國由落後國家步入現代文明，鑾披汶居首功。抗戰期間鑾披汶與日軍合作，派泰軍出國協助日軍作戰，又去東京參加日本召集的大東亞會議，與東條、汪兆銘、張景惠（滿洲國總理）、洛

勒爾（非）、鮑斯（印度）、巴爾（緬）等日本扶植下的傀儡政權首腦共聚一堂，有意助紂爲虐，但鑾披汶此舉確實使泰國免除了一場彌天浩刼。香港人想到三年八個月的慘況，不能不羨慕泰國人有福了。乃沙立個性忠誠坦率，也饒有膽識，反共決心爲任何人所不及，當泰國一度陷於動盪不安，左派乘機搗亂，若不是乃沙立當機立斷，發動政變，有效控制了全局，則泰國今日情況在十五年前就出現了。但乃沙立也有極大缺點，即貪財好色，此本人之恆情，但乃沙立則較常人爲甚，死後財產之多，使繼任院長的乃他儂都吃一驚，與一批老朋友談起總是說「他（指乃沙立）那來這麼多錢。」以後由於前妻之子與其妻爭產興訟，最後逼得泰國政府不得不下令沒收其部份財產。至於好色亦出常情，死後居然有十幾名年輕美女身穿黑衣去靈堂送葬，皆自認爲乃沙立元帥的姨太太，此舉使乃沙立英名盡喪，也使泰國軍人丟盡臉面。

在前四人中，乃他儂品德最厚，能力最差，所以能擔任泰國國務院長達十年，完全是運氣，這十年泰國在世界及東南亞都算是比較小康，對外有美泰堅強同盟關係，保障了泰國的安全，對內執政軍人中，以他的年資最高，人緣最好，尤其他個性和平，凡事最決於眾，使一般野心家無反對的藉口。在內閣及軍人中，力量最大的是乃巴博，但乃巴博在部隊是其直系屬員，乃他儂任第一軍軍長，乃博巴任第一師師長，以後一步一趨，水漲船高，兩人逐步向上升，乃巴博一直是乃他儂的部下，在私情方面兩人又是兒女親家，乃他儂之子納隆是乃巴博之婿，因此，乃巴博野心雖大，究不能取而代之。

乃巴博爲人比起上三人都差，其才具不如鑾披汶而野心似之，膽略不如乃沙立而貪財似之，品性則去乃他儂遠甚。但如果泰國不發生這次政變，他明年定可坐上第一把交椅，此亦命也。

最後說到現任陸軍總司令乃吉了。乃吉年歲輕得多，今年好似只有六十歲，五個月前始以陸軍副總司令繼乃巴博升任陸軍總司令，其人才具如何，不得而知，只知道反共意志相當堅決，曾兩次去台北訪問，一向被認爲中國之友。到了這次泰國發生政變，可以看出乃吉爲人之膽識，不亞於鑾披汶、乃沙立。

此次泰國學生滋事原因，前錄友人來函已說的明白，最初並無共黨分子策動，是由於學生自發，但事情鬧大之後，據傳乃他儂、乃巴博及納隆均至陸軍總司令部找到乃吉，要他出兵鎮壓，爲乃吉嚴詞拒絕。並勸告三人出走，否則不能保障其安全。於是執政十年之乃他儂政府，竟在一夕之間塌台，此實非外界所能料。

事後論及此事，乃吉作法相當高明，如果他當時眞的派兵鎮壓，最多只是多死一批學生，一定鎮壓不下去，結果勢必蔓延全國，時間一長，共黨就有機會介入，煽動工人、農民加入行列，派一些職業殺手混入其間，到處殺人放好，最後必使全國糜爛，再想收拾就難了。

乃吉在文人內閣成立後，表現更得人贊賞，首先拒絕入閣，不肯擔任國防或內政部長，這兩項職務，幾乎三十七年來都是軍人擔任，而且國防部長又是晉升國務院長的必要階梯。其次，乃吉拒任三軍統帥，並請求內閣廢除此一職務，改設三軍聯合參謀處，仿美國辦法，由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負責指揮三軍。此一措施確實杜絕軍人干政之途，足見乃吉爲人之公忠體國。

按理泰國在推翻軍人政府之後，由文人內閣當政，不但尊重民意，而且「還就學意」，許多問題都要同學聯會商討，已非國家施政之道。但泰國動亂並未因政府之讓步而平靖，情況反而更加惡劣，工潮無日無之，社會秩序紛亂不堪。過去泰國尤其曼谷市民，雖然在軍人統治下，個人自由並未喪失，軍人誠然有些貪婪不法，但也是憑特權取得，而非直接取之於民。即以乃沙立而論，財產最多，但來源則取自「亞洲彩票局」，一項類似香港馬票及政府獎券的機構，乃沙立爲該公司董事長，贏利全歸其所有，安得不富，但究竟與市民無直接關係。所以曼谷市民對軍人專政不滿則有之，尙不致非去之不可，如今日大陸同胞對毛澤，願與之偕亡而後已。學生推翻軍人政府，成立文人政府，市民自表歡迎，但一旦危及整個國本，使社會永無寧日，則人民不免就想起軍人執政時之安定生活，雖然當時沒有選舉罷免的自由，卻也不致受到干擾，更不會時刻受到罷工的威脅。

如果泰國情形繼續混亂下去，正如我的朋友來信所說文人政府，束手無策，則最後就非讓軍人出頭不可了。

目前泰國軍人除去乃吉之外，値得注意的尙有國防部長乃他威上將，此君與乃巴博在軍校同班同學，爲乃巴博死黨，兩人幾十年來工作均在一起，軍人政府倒台時，乃他威是三軍助理統帥兼參謀長，論到名義尙在乃吉之上，實在坐在第三把交椅。

乃他威爲人個性相當和平，否則軍人政府倒台後，他也不可能留任。但無論乃他威、乃吉，都是現役軍人，而且是前政府的決策人員。他們即使可以放棄過去的特權地位，甘心作一個職業軍人，守軍人本份，但一旦社會大亂，需要他們出頭時，他們也會當仁不讓，再恢復軍人政權的。在泰國歷史上，並非未出現過文人政府，二次大戰勝利後，鑾披汶因親日一度下獄，出獄後又出家，由乃比里執政，都以爲可以長治久安，誰知道社會陷於混亂，文人政府束手無策，乃由軍人製造機會，鑾披汶乘機策動部下發動政變，奪取政權，一直到這次政變爲止。

就目前情況看，泰國前途決定於一年之內，政府已聲明明年舉行大選，如果共黨滲透，製造混亂，到了社會人心皆希望軍人過問時，乃他威與乃吉可能會出而奪取政權，重建軍人政府。但已被推倒的軍事巨頭，將無再返政壇的希望，甚至能否回國，亦難預料。

爲＊生＊存＊而＊游＊泳

朱明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四日，荷蘭 Panorama 週刊新聞主任 Jan Heemskerk 和攝影記者 Th. Van Houts，曾隨同荷蘭國會議員代表團訪問中國大陸，當回程時，該新聞主任爲確知中國大陸的實情，乃偕同其攝影記者取道廣州而至香港，從事訪問大陸逃抵香港的難民，他們希望從難民親身經歷的生活和共區所展覽出來的人民生活作一比較，他們更要找尋出來這羣難民爲什麼要甘冒九死一生的危險逃出大陸的原因，該新聞主任在香港訪問了三位青年難民，並以「爲生存而游泳」爲題，在一九七三年九月廿九日 Panorama 週刊第四十期詳予報導，特譯述於下：

一個月以前，有兩名男性青年從中國大陸游泳逃向香港，其中之一不幸被鯊魚吞噬，另一人雖然受了傷仍能游到「平洲」（Ping Chau），當時本有一架英國直升飛機前往營救的，只因氣候惡劣該機誤降於大陸，那名受傷的難民亦被共軍逮捕了。在香港，有關難民逃亡的消息或是逃亡失敗慘遭不幸的傳說已是日有所聞，並不算得上新聞了！

一九七一年，逃抵香港的難民有兩萬多人，一九七二年的人數更多，不過這些逃亡成功者的人數，如果和逃亡失敗者人數比較起來，實在是微乎其微。

荷蘭國會議員代表團訪問了中國大陸一週有餘，中共當局使用快速的方法導引我們參觀了一些美麗的「標本」，包括模範工廠，模範人民公社和模範大學，大部份議員們都知道他們所看見的只限於中共所給予他們看的，不過也有少數議員們因爲受到中共宣傳的誘惑竟然認爲中國大陸上任何事都很美好。現在我想向他們請教一下，「究竟中共的制度有沒有缺點？」

多少年來，中國大陸上的人民就開始向蘇聯和香港逃亡了。這些年來逃到香港的難民已有幾十萬之多，他們都是從廣東省逃來的，因爲語言上很接近，謀生較易，可是在今日的中國大陸上究竟有多少人心中憂鬱，生活陷於絕境呢？只因爲他們遠離香港，仍然要忍受着一切煎熬呢！在我們看來，香港並不能算是一個完全的現代都市，可是那些逃亡此間的難民來說，她實爲天上樂園了！香港有數百萬人口，街上的行人擠擁得水洩不通，車輛太多幾乎無法行動，嚴重的空氣污染和時常波動的物價，以及層出不窮的刑事案件，加之房租昂貴，我對她並不戀念；可是中國大陸上的難民卻把生命寄託於此，繼續不斷的逃亡此間。有人雖然經過八次逃亡失敗，慘遭共黨的嚴刑毒打和凌辱，但他們並不灰心，而終於能在第九次逃亡成功，得以讚美這人間天堂。我曾和三位難民談過話，一位姓黃一位姓陳另一位是徐涵小姐，談話的地點起初是在香港救濟難民辦公室而後又到小食堂內用餐，最後爲進一步了解邊界的情形，我們驅車到深灣，在那兒可以看見中國大陸的山巒。當時陳君激動地說，我寧願死在這兒也不願返回大陸了。

黃君今年十九歲，他說，他父親本來在香港行醫，二次大戰時香港淪陷於日軍，他父親便逃返廣東惠州（惠陽），當時任惠州師範學校校醫，大陸陷共後他們並沒有逃出，一九五七年被控爲右派分子遭受免職，這時他每天便和一些「壞分子」學習和檢討批評，最後把他監禁了三個月，獲釋後准他自己行醫，但至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時，他又失業了，生活無依。

我知道父親是貧窮出身的，他爲了學醫，年青時克勤克儉努力求學，他做了醫生既沒有欺騙過病人，也沒有向病人索取額外的費用，而中共卻毫無理由的把他當做犯人。不過我父親向我說過，他在良心上是永無愧疚的，他認爲唯一的錯誤，就是由於懼怕日本軍閥而逃回故鄉。

我已爲右派分子的兒子了，共幹把我從學校趕出去，叫我到鄉下去工作。我拒絕了，可是我的居留證和糧證卻已寄到鄉下，因此我沒法在城市裏獲得配給，唯一的辦法就是購買高價的黑市米，我們所依靠的是居住在香港的兩位哥哥的金錢接濟。那時我們全家母親已早逝，父親一姐二弟和我，曾試圖偷一隻小船作集體逃亡，可是未能實現。我們須有計劃集體游泳逃亡，因爲父親是無

此能力的。此後父親常常告訴我們說，你們應當選擇機會逃亡去，這兒是沒有希望的！我們在大陸上急切地盼望着能夠逃出來，我們也知道什麼人逃亡成功了，和何人逃亡失敗而被捕。每個小孩子都在珠江裏練習游泳，要經過長期的鍛鍊才可以養成長途游泳的能力呢！

一九七三年元月我作第一次的逃亡，下水之後，只游了五百公尺就覺得力竭了，水太冷，很不容易適應，我嘔吐了，實在無法前游，遂即折回，藏在夜色的樹林中。次日為共幹發現把我的雙手大姆指反綁在背後，捆得緊緊地，押送我步行到「黃田」司令部，後日又押送到深圳。一路上我沒有吃的，共軍們還用槍托拷打我，又叫狼犬咬我。之後我到了樟木頭，這兒是逃亡失敗者的集中營，在那兒住了五天（那時我結識了陳君），就押解到原居住地的公安局了。共警們問我，「你們有什麼不滿呢！為什麼要逃亡呢！為什麼要逃到帝國主義殖民地的地方去呢？」我沒有回答他的話，他們也沒有送我到法院，或是審判，就把我監禁起來了。在那兒我必須做工，挖土、種菜、伐木、平地。

現在讓我把陳君加以介紹，他現年廿一歲，健壯而沉靜。他父親是一家工廠的工人，母親在運輸公司做工，他有七兄弟和三姊妹，陳君居次。只因為他父親過去開了一家雜貨店，僱用了三個伙計，因此被共黨判為資本家，時常派人到家裏來搜查，父親是一位畏懼的人，絕不反抗，聽任他們橫行。

陳君繼續說，一九六八年我在小學畢業，共黨不准我繼續升學，而送我到鄉下去做工，我沒有去，而申請到一所中學就讀，只讀了兩年學校就算我畢業了，又要送我到鄉下去做工。我又未去，共黨就給我一種沒有工資的雜工去做，這時我覺得既無前途又無希望，所以計劃逃亡。

我們逃亡失敗了，所幸我們並沒有分散，而又在新的環境中結識了一些新伙伴。我們六個人利用農具把監獄的牆挖了個大洞，越獄而逃，不幸地是四位新友被捕，我與黃君得以脫身。當時我們不敢回家，就躲藏在朋友家中伺機再行逃亡。我們這樣做並不是表現我們很勇敢，因為我們已認清了死亡比囚犯的生活還好，大陸上人們的非人生活，實在難以用言辭表達。西方人士對於中國大陸上那種空虛不自由，沒有希望的生活是無法了解的。

我們本定於七月十日作再次逃亡，因為颱風的影響又延遲了幾天，我們當時藏身在樹林裏達七天之久，天氣格外寒冷。

七月廿三日，我們準備妥當後逃入海中，游了二公里黃君被鯊魚咬了一口，迄今傷痕仍在。他當時心慌意亂，我急忙幫助他向前游進，這兒是鯊魚地帶，我們是知道的。不過我們必須冒險，同時岸上的共軍哨兵也不停的向我們射擊，當時我們的生命受到鯊魚和槍彈雙重的威脅。

最後我要介紹的是徐涵（音）小姐，她廿四歲，身材短壯，方方的臉面，兩眼格外有神，她蓄着短髮穿着長褲和毛線上裝，看起來很像共產黨員的打扮、她到香港只有兩週，心中的餘悸仍未消除，她不敢讓我給她拍照，因為她聽說有一位逃亡者的照片在報紙上刊出後，其父母慘遭共黨關爭。

徐小姐全家住在潮州，她生長在印尼，父親在印尼行醫，一九六五年全家自動的回歸中國大陸，因為當時他們很嚮往人人傳說的中國大陸是一塊樂土。他們到達大陸的初期，徐小姐的父親在一家醫院服務，足可維持一家生活。那時他家只有五人，之後他母親又生了三個孩子，一九五八年，由於人口眾多生活開始困難了，小孩子得不到補助，以往的積蓄貼補光了，一天天的窮起來，甚至沒有飯吃。更壞的是一九六九年文化大革命時期，歸僑們受盡猜疑，雖然他們從不過問政治，但共幹們卻常到他家搜索查問，他們要查明這位善良的醫生是否和美帝或其他國家，或國民黨政府有關係，公安局和紅衛兵常把各種罪名加在他身上。

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時，我參加了紅衛兵的紅旗隊。不久，我和弟弟脫離了紅衛兵，同時父親被捕，兩天後我與二個弟弟也被捕了，那時我年方十九，被囚在毛澤東思想集中營，那是共黨對他所不歡迎的人的去處。在那兒，他們並沒有為難我，不過我父親卻戴着帽子掛着白牌子在街上遊行，他的左右有紅衛兵用棍子打他，還有小女紅衛兵用籐條抽打他的腿。他的罪名是當一九六〇年寫信去印尼請求親友們寄來一點人造肥料，但這事是受共黨之命所作的，誰知道今天竟成為罪行了呢？我們並沒有做錯事，為何要這樣虐待淩辱我們呢？我仇恨共黨，如果他們不歡喜我們印尼華僑，為什麼不准我們離去呢？

當父親坐監的時期，我被共黨送到鄉間做工，且已得到中學畢業證書，我的兩個弟弟當時也一同前往，下放到鄉間就不易回到城市裏了，因為路條不易取得，只好在鄉間居住下去。我在人民公社工作了六年，初期我們的生產隊沒有收穫，一切食物要向別隊購買，可是又沒有錢，只能請求借用，數量之少實在吃不飽。我們的工資每天只有一角五分至二角，而我所欠的食物費直到我逃出大陸為止還沒法清償呢！

這個徐小姐瞪大了眼睛問我說：「你到底跟隨荷蘭國會議員們去看什麼人民公社去了？你們應當看看我們這樣壞的人民公社，不過共黨是不會帶你們去的。他們只讓西方人看好的人民公社，絕不讓他們看到窮苦破落的一面。」

現在讓我訴說我的逃亡經過吧！我跟五個人一同逃亡的，入海游了六公里，離「平洲」差不多只有十分鐘就可以到了，當時看見一隻小艇誤認為是英國的，我們向它招手，及至接近時發現艇上有紅星，始知為共船，雖然拚命的游動，但無法逃脫，終於被捕了。

我們被囚在海邊的水牢中，每一個水牢囚禁十人，當時共軍叫我到岸上的集中營去做飯菜，他把我送到廚房，以後我又乘機逃脫了。

我藏身在樹林中兩天之久，極感疲乏，共軍在各處搜尋我，兩天後我又游水逃亡，共軍發現了向我射擊，可是我並不畏懼，因為我的游泳技術很好，能在他們射擊時潛游前進，他們看不見我就使用探照燈搜索，可是我已經游得很遠了，天亮時光，他們用小艇搜尋，也沒有找到我的蹤影。

我也知道香港並不是一個天上樂園，我也知道資本主義社會裏所有的一些罪惡，不過在香港如果你願意工作，你會得到工作的，也可以賺到錢。在香港你可享受人的生活，這些都不是在大陸上可以得到的。

一本特刊 半條歧途

柳以青

本文想對香港浸會學院學生會所編印的「中國」——中國週特刊（一九七三年十月）所刊登的內容，加以研討和商榷。或許能從這一研討中，得到一些比較客觀、清晰的概念。

在本欄中，我曾經再三指出：生於香港和長於香港的青年們，對中國的過去、現在和將來的一切，都是陷於不聞不問的無知態度，近年來，才對它開始熱烈感到興趣，這種勇於求知的情緒，卻是好的現象。起碼，這一代的青年們，已經關心到國家民族的前途，而且，也願做出對國家民族前途發展的貢獻，這是一個值得慶幸的事。

然而，在求知、求解的階段，很容易走向歧途的，所謂歧途，只是在求知、求解中所遇到的困難上來說，並不涉及敏感的政治意識。在我的了解中，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政治意識，那是每個人的政治思想的自由，但是，在求知、求解上如果帶上了政治色彩的眼鏡的話，那就很自然地影響了求知、求解，使求知、求解上遭遇到困難，並且也會走上歧途的。基本的原因是：求知、求解，只該是對住事實的眞相的了解而已。

兩個故事，十個漏洞

在這本特刊中，一共刊登了二十四篇文章，然而，如果加以分類的話：有關中國大陸的有二十一篇，關於台灣的一篇，另外兩篇是有關中國現代史的，一篇是「淺述」，另一篇是「大事記要」。其中有關農業經濟的有四篇，有關科技的四篇；有關教育的三篇，有關醫療衛生的三篇；有關戲劇音樂舞蹈的兩篇，只有一篇有關民生的，還是一位香港大學生的旅遊觀察，和附錄一篇「理論基礎」的「闡述社會主義社會」。

因此，我想對這本特刊所刊登的內容文字，來給一個分析，並且也提出一些問題，讓讀者們來評判一下。究竟它的內容所呈現的歧途在什麼地方。

站在一個老百姓立場，首先我最感興趣的題目，就是「中國民生近況」這篇文章。

這篇文章開始時講了一個故事，說是發生在幾年前，蘇聯籃球隊來大陸進行比賽時，因爲喜歡吃西紅柿，因此，買了一元的西紅柿，結果，那時的物價很便宜，一分錢一斤，一元就是一百斤，結果一大籮也載不完，結果迫得他們連褲袋、內衣也裝滿了。幾經辛苦，使一隊蘇聯籃球隊，弄得滿頭大汗的才運了回去。

這個故事的陳述，作者很可能太着重了「物價便宜」，但是，卻暴露了更大更多的漏洞。

首先，店員們竟不能找續，一定要把一元一百斤的西紅柿賣給蘇聯的籃球隊員，這是服務態度的不忠實；其次，這位作者可能不是農家出身，會用一個大籮來裝西紅柿，西紅柿不是蘋果和橙子，是不能用「大籮」來裝的；再次，在運輸西紅柿之時，相信沒有足夠的運輸工具，不然，就不會弄到「幾經辛苦，滿頭大汗」了。最後，這位作者說：「結果吃了幾天還吃不完」，似乎是有人看見他們進食一般。這樣的故事，並不生動，反而產生了弄巧反拙的反效果。用這故事來強化「物價低廉」，可以說是宣傳的手法低劣的。爲香港的知識分子來說，恐怕只能自暴其醜。可是，最能道出這一故事精神的是：「他們感到不服，他們想：中國的食品物價眞是這樣廉宜嗎？於是他們分頭到各處市場、大街、小巷去逛逛看看，而結果發現，果然各處售價都是這樣的。」

蘇聯人竟忘記了他們國家的鐵幕宣傳手法，要是我，決不去周圍「逛逛看看」，因爲，結果一定是一樣的。相信蘇聯的籃球隊員，也決不會眞的去「大街小巷」去查問呢！起碼，他們該知道，你能去的地方，就是讓你去的地方，讓你去的地方，就是已經預先安排好了一切的。除了沒有受過共產主義統治經驗的人士們，才會覺得還有他們自己「自由」的天地呢！

第二個故事說得更離譜。也是關於蘇聯籃球隊的。故事說：「他們聽說中國大陸沒有足夠的糧食可吃，生怕餓壞肚子，特地帶來了一箱蘇聯黑麵包。怎料事實並不如此，在中國大陸獲得的食用比蘇聯要好得多。幾天後，那些黑麵包都發霉了，他們硬着頭皮吃了一天，其後實在吃不下去了，便送給中國大陸旅店的服務員吃，那些服務員當然不吃那些又硬又霉的黑麵包啦！最後那些蘇聯人只好偷偷把它拿去丟了。」

這個故事是表示中國大陸「糧食充足」。其實，這又是一個低劣的宣傳。中國大陸的糧食充足與否，決不可能從招待前來訪問的人士們的食品中知道。如果能從食品中體味到的事實，必該是「餸菜美味，可口可樂」的，這是香港大專學生們到大陸旅行後所親自體驗而發出的聲音。但是，這幾頓豐

美的餐食，是否就能夠證明大陸所有的人民，都是如此的呢？可幸的是，任何一位前去大陸回來後，還都沒有做過這一種肯定的呢！其次，蘇聯的黑麵包，能夠經過從蘇聯到大陸，而又在大陸幾天後才發霉，說起來，也是一個奇蹟。更奇蹟的是：他們竟能「硬着頭皮」再吃一天的「發霉的麵包」。既然知道麵包不吃的話，必然會發霉的，這比任何的社會發展「規律」更準確，而他們竟不立刻吃，這卻使人不了解。最後，這位作者卻畫蛇添足地說：蘇聯人就送給中國大陸的服務員吃。這一故事中，可見蘇聯人知道服務員未必可以有較好的東西吃，其次是：這是中共「一面倒」政策所種下的惡因，蘇聯人是視中國人爲更低下一層的，他們不能吃的發霉麵包，才給大陸的中國人吃。

或許這兩個「眞實發生過的事情」，是中共與蘇聯交惡後的自卑心理作祟的自大狂表現而已。現在竟被胡亂的引用了。這眞不愧是「中國特刊」。

每人每月五十斤糧？信歟？

接下來，這篇「中國民生近況」的作者，就開始討論糧食充足和市場穩定而價錢低廉的問題，並且也不時地以大陸的一切來與香港作比較，讓我們看看他的描述吧！

我對統計數字不感興趣，原因是我卻強調實際上農業的生產數字究竟有多少是農民食用了，而食用的足不足夠？因此，這位作者說：「自從一九七○年以來，平均每人每年仍有六百斤左右的糧食配給」。於是，作者又說：「照我們同學在旅途所見，中國糧食供應雖然不算十分寬裕，但也可算夠吃夠用。」又說：「他們還提出：『豐年要想到歉年，歉年要爭取豐年；這個地區豐產，要想到那個地區受災，豐補歉，年年積糧。』」，所以，這位作者就下結論說：「照顧目前，也着眼於未來，照顧全國的需要，也照顧個人的所需，這大約就是中國糧食配給的特點吧！」

首先，我們可以就「每年每人平均」的六百斤左右的糧食數目吧！那是每人每月配給五十斤左右的糧食。這恐怕有點太離譜了吧！連香港人每人每月都不會有五十斤左右的糧食來消費的，不是沒有錢，而是絕對吃不了。如果照這位作者的話來相信的話，中國大陸的糧食配給，不是「夠吃夠用」的問題，而簡直是配給「財富」了。哈哈，難道說這「糧食供應」還「不算十分寬裕」嗎？我的天！

照這一個每人每月平均的糧食配給制，並不是「照顧全國需要，也照顧個人的所需」，而是已經超越了「所需」的範圍了。如果中國大陸民生的近況眞是這樣的話，恐怕香港人應該爲了「糧食的每人每月五十斤左右」，排了長龍去「回歸」和「認同」呢！寄語這位作者，要做中共海外的小鬼宣傳隊的話，恐怕還得受上十年以上的統戰訓練才行，太不到家了。

其次，「這地區豐產，想到那地區受災」宣傳上是這麼說的，但是，另外一句宣傳用語更流行，則是「自力更生」，這自力更生的用意很廣，因此，在受歉、受災地區，只得在「自力更生」的口號下，自活自命。並沒有做到「互通有無，互相協助」救急方策的。因爲，在很多曾到不同地區探親的人士們回來的報告，他們的糧食配給有的竟少到十幾斤的，糧是廣積了，肚皮卻是挨着餓呢！好一個「自力更生」的口號。

在談糧食中，還有一句談到豬的，那就是「由以前平均每戶一頭豬，進展到每人養豬一頭。」姑且勿論這一句話的眞實性如何，但是，我們並沒有聽說這位作者指出：每人每月配給了多少豬肉呢！這是什麼「民生」近況？

接下來，這位作者談到了「市場」。

對市場，這位作者談得津津有味。他說：「近來，中國一些物品（例如醫藥），還降了價，而人民普遍的工資，在去年也得到了調整。……在內地吃一頓飯，一元數角已是相當豐富的了！……一般日常必需品，價錢眞是很廉宜，這是中國市場的一個特色。……在中國，生產的目的是『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滿足國家和人民的需要。出售商品是爲人民服務，表現的熱情和負責的態度。……內地許多商店，還根據自己的特點，增設售貨項目，調整營業時間，照顧工人們三班制的特色，有些商店做到一天廿四小時服務，目的正是爲了民生的需要。」

我可以質問這位作者一句，在中國大陸購買必需東西，除了金錢之外，還需購買券的。爲什麼不提一下？一元幾角的膳食，爲自香港去的人，比較上來是便宜了些，但是，這位作者可注意到，大陸普通人息的家庭，每月每人還有幾元和幾十元的。他們能夠爲了吃一頓「美餐」而要花去每月薪水的八分之一或十幾分之一嗎？至於態度嗎？那恐怕是對香港去的人士們是如此，對普通的大陸居住的中國人也是如此嗎？那麼證明這位作者的體驗不夠了。同時，這位作者恐怕也沒有體驗到，假使他遇到了從美國前去旅行的華僑，恐怕市場服務員的態度，更會表現了「負責和熱心」呢！

接着，這位作者用鞋子做了比例，來把大陸與香港相比，說：「有這麼一個例子：湖南長沙某膠鞋廠，鑑於湖南省的特殊氣候，鑑於農村的特殊要求，他們不惜奔跑全省十個縣，往來萬多里路，進行細緻的調查研究，訂定了鞋子的模型式樣，以滿足了一般的，山區的、水田區的形式，以滿足民眾的生活需要。在香港，這簡直是不可想像的。……鞋廠老板們重視鞋的銷量，講究的是鞋的款式……，他們用『新款』來吸引你，你每天換一雙鞋子，那對他更好更妙。」

這一例子，卻觸及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更證明了大陸與香港之間人民生活的水準高低程度。香港的中國人可以一天換雙鞋子，而大陸呢！一年能夠換幾雙呢？我總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疑問。人類的文明，是要從實用走上美觀的！這是人性的自然要求，如果把人類求美觀的要求壓低的話，這是從文明回歸到「野蠻」。但是，對大陸的人民們來說，吃飯的問題還不能「十分寬裕」的話，足下的鞋子，當然是其次又其次事情了。因爲在有人類時，人類不能不吃飯，鞋子還是很久以後發明的呢！

認識中國

內政·外交與和談

——查著「見聞思」理念商榷之十（下）

馬以定

其次，我們再談外交方面的問題。

很多人關心着：台灣的國民政府由於國際的孤立，會走向那一條路呢？尤其是在中共所發動的「和平統一」的宣傳攻勢之下。在查先生的「見聞思」裏，對這方面的問題，也提供了線索。雖然，查先生以為有的是「漂亮的外交辭令」，有的是「非常隱晦」。不過，我們可以從「見聞思」的字裏行間，找出些比較清楚的概念。

很明顯的是走「政經分離」的路線。這方面卻是很成功的。這只能說是面對現實的一種策略，恐不是長久的原則。

「許多國家和台灣斷絕了外交關係，但貿易關係不但繼續保持，而且大有增加。加拿大和台灣已無外交關係，雙方的貿易量比之有外交關係時反而增加了一倍以上。最近加拿大會賣給台灣全套巨型的原子能設備。在所有與台灣斷絕了外交關係的國家中，台灣都設有貿易辦事處，只有伊朗一國沒有。」

這當然也包括了對美國的態度。目前彼此間還有外交關係，但是任誰都不敢保證幾時會發生變化的。

「將來美國如真的要和中共建交，在台北是無可奈何的事，目前已有這種心理準備。當然希望這個日子來得越遲越好。現在台灣重要任務之一，是儘快的吸收美國製造軍火武器的技術和設備，將來萬一美國斷絕對台灣的軍火供應，台灣要有能力自己製造。」

但在目前的情況下，「盡力爭取和美國維持外友好關係。在各種事務上和美國合作。」

自從美國與中共接近後，不少的消息傳說：台灣可能與蘇聯結盟。查先生在第三〇節就提出了這一問題和紀錄了問題的答案：

「如果中共決心大建海軍，要派遣大軍去攻打台灣，而那時美國已撤銷了對台的協防條約，台灣在全無外援的情況下，是不是會考慮與蘇聯訂立某種形式的軍事同盟？

「在一般人想來，蘇聯與中共雙方各有大軍在邊界上對峙，蘇聯與台灣結盟應當是順理成章的事。如果美國的第七艦隊撤出台灣海峽，蘇聯派一支艦隊在台灣海峽遊弋，中共軍隊就無跨海東攻的可能。人們又想到，蔣經國曾留學蘇聯，他太太是俄國人。

「我曾向台北的領導人提出這個問題。他們的答覆是：永遠不會和蘇聯結盟。他們說，曾看到『明報月刊』上的一篇文章，轉述香港一家左派刊物的報導，據說有幾個台灣居住在外國的僑民到北京，周恩來接見了他們。周恩來說，蘇聯要求使用澎湖的海軍基地，作為蘇聯船艦的修理與補給站，但為蔣介石嚴詞拒絕。周恩來認為蔣介石的態度很好，不過蔣經國怎樣，那就無可預料了。台北領導人說，周恩來一定是得到了錯誤的情報，蘇聯從未向台灣提出過這一類要求。當然，如果蘇聯提出的話，我們也一定嚴詞拒絕。……假如我們的目的是在爭權奪利，只是為了維持國民黨在台灣的政權，那麼和蘇聯合作可能是有利的策略。美國停止對我們的援助，我們可以爭取蘇聯的援助，但我們的基本原則決不容許做這種事情。

他們說：和蘇聯結盟，那就是接受共產主義和集權政治。我們始終是民主自由世界的一部份。全世界的民主自由國家可以全部和我們絕交。但我們決不放棄民主自由的原則，決不放棄中國人一向認為寶貴的價值。假使我們可以接受蘇聯的共產主義，為什麼不能接受中共的共產主義？……和蘇聯結盟是出賣了中國人民，當然也是出賣了住在台灣的中國人。過去我們犯過許多錯誤，現在正在努力改正。若和蘇聯結盟，那是最大的錯誤，你放心，這種錯誤我們決不會犯。」

台灣會不會獨立呢？有人想到了這一個問題。查先生的文章中有這麼一段：

「國民黨是否考慮過可能宣佈台灣獨立，脫離中國而自成一國？他們的答覆是決不考慮這個可能，理由有三：第一、『大陸同胞對我們寄以期望，我們不能放棄千千萬萬的大陸同胞。台灣如果獨立，我們對不起大陸同胞。』（我注意到，他們強調

——給查良鏞的一封公開信——

讀 」

不過諸葛青雲、古龍兩位，不是記者，不是作協會員，是可以肯定的也。在台灣，大多數人稱高陽為「脫古人褲子的」；稱諸葛青雲、古龍兩位是「寫武俠的」。這不是張伯對他們不敬，我只是照實直陳罷啦。也許所謂「武俠小說家」、「歷史小說家」，是你老哥給他們的封號罷。咦！奇怪哩，你不

？為啥不見你提及有半個你的記者行家「公請」你去飽「擦」一頓耶？你又貴為社長，為啥又不見台灣的中央、聯合、徵信、中華、新生等日報及民族、自立、大華等晚報的社長行家來「公請」你去「趙」

。）第二、如果台灣獨立，極少國家會予以承認，美國和日本都不會承認；要申請加入聯合國，當然會被中共否決。第三、中共當然不會承認台灣的獨立，也決不會因此而放棄企圖取得台灣的行動。台灣如果宣佈獨立而成爲一個國家，好處是可以與各國建立外交關係，中共不會以武力來攻打台灣。但這兩個目標都是達不到的。所以是好處沒有，害處卻很大。」

至於對中共所發動的「和平統一運動」，台北當局表示了以下的意見：

「目前人們最關心的，是台北當局對於北京的和談呼籲作什麼反應。台北當局的反應是：決不和談。……但如果是毛澤東或周恩來向台北呼籲和談呢？他們說：那也決不考慮。在目前情勢下，北京強而台北弱，我們在許多方面都遭遇到困難。雙方根本不可能進行任何平等的談判。對台北而言，和談就是投降。要投降，那也不用談判，投降就是了。但我們決不投降。對於共產黨打打談談的策畧，我們是了解得很深刻的，過去也有過不少慘痛的經驗。我們是全世界對共產黨鬪爭最有經驗的一羣人。我們在大陸上失敗了，但至少是從失敗中得到了經驗教訓。……目前既不可能進行和談，將來是否可能？他們說：那是在大陸上政體的性質有了根本改變之後。如果大陸上出現了民主自由的政權，雙方當然可以談判，而且一定會進行得十分順利，那時候台灣毫無問題的就成爲中國的一部份，中國可以迅速的和平統一。這種性質的和談，我們衷心願望早日出現。」

從以上的資料中，我們不難看出，依據目前的情況發展，恐怕該是一個長時期的雙方分離而競賽。這方面確是形成了一個客觀的事實。

因此，我以爲海外的中國人士們，如果在希望，在期待一個強大自由統一中國時，恐怕不是現在，並且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應該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誠如查先生所說的：「組成一個獨立、民主、中立、人民享有宗教自由、信仰自由、言論出版自由、企業自由、居住自由、行動自由、集會結社自由、財產權、人民權利獲得充分保障的民族和睦政府」，而成爲一個統一的國家。（全文完）

「見所聞所思」後所問（七）

張伯

台灣的文化界、新聞界對你這副德性不敢恭維，還是他們自始至終不曉得你大駕光臨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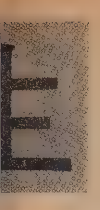
你說「台灣有公娼，聽說北投有公娼六千多人」？這又是屁話。你是以「記者的身份去採訪消息」的，但爲啥你所採訪的消息，竟如此不信不實哉？唉！難道你是「路邊社」的記者乎？難道你專在路邊採訪的耶？台北市在沒有改制（院轄市）以前，只有十個行政區。改制後把景美、木柵、北投、士林四個鄉鎮併入，共十四個區。全市人口約一百六十多萬人。北投區人口較少，據台北市民國六十一（公元一九七二）年統計，北投區人口爲一十一萬六千四百四十七人；男性六萬〇五百六十八人，女性五萬六千二百七十九人。女性中由十八歲至三十五歲（此年齡，張伯暫作爲適於當娼年齡）者爲一萬八千七百一十九人。（其他年齡畧）照你如此說法——「北投有公娼六千多人」，豈不是北投由十八歲至三十五歲的女性，每三個人之中就有一個「雞」乎？太豈有此理了矣！再據台灣省警務處民國六十一年統計，全省登記公娼人數爲一萬二千八百一十六人。北投只佔五百三十八人而已。張伯眞不曉得你這個記者是怎麼幹的耶？嗚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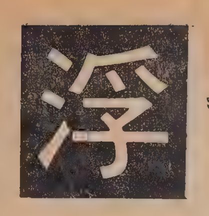
你說「在香港時會聽人說，台灣這些

這生涯。」唉！唉！究竟你以前唸書是怎樣唸的耶？從前教你作文的老師又是怎樣教你的耶？我相信你的國文老師教你作文的「最大秘訣」一定是「文不對題」罷。要不然，你的作文題目明明是「在台所見、所聞、所思。」但爲啥偏要把「在香港時會聽人說」的寫進去？簡直是故意侮辱中華民國的退除役（伍）軍人。太可惡了矣！

自國軍退除役（伍）制度實施以後，凡在部隊連續服役十五年以上的，均得享有國軍退除役（伍）條例的保障，所以不會有「生活困難」的情形發生。張伯很多敝友都是退役軍人，故知之甚詳。國軍官兵在部隊連續服役到某一法（兵役法）定年齡，即可退除役（伍）。在軍官言，爲退（除）役；在士兵言，爲退（除）伍。法定退除役（伍）年齡，按軍階而定。少尉與將官退除的年齡不同，士兵與士官退除伍的年齡也不一樣。軍官與士兵的軍階越高，法定退除役（伍）的年齡越大，越低則越小。所謂退役（伍），即是離營不服現役，退役（伍）後，通稱後備軍人，在尚未到達除役（伍）年齡前，動員時仍須應召回營服役。到達除役（伍）年齡則不須矣。退役（伍）又分例退與病退。例退即到法定年齡時可自由退役（伍）或留營繼續服役到除役（伍）之年。病退則因病不適於服役，由三軍醫院出具證明申請退役（伍）。退役（伍）又分假退與眞退。假退每月仍支原薪餉八成，而本身及其眷屬（如有妻子、兒女、父母、岳父母者）的主副食費仍按服役時一樣照領。假退役（伍）軍人，除本身少支兩成薪餉外，其餘一切配給與服役並無二致。在亞洲各國中，對於軍人待遇，中華民國是最優厚的一個國家。如果說「退伍軍人的女兒，因爲她們的父親退伍後生活困難」話，那是惡意造謠。

再說到眞退，眞退乃是一次領取退役金。數量多少，乃按軍階及服各該階年資多寡而定。試以一個陸軍中校來說，假定其少尉至少校年資爲十二年，中校年資爲七年，全年資共十九年，大概可一次領取退役金台幣（下同）十七萬元之間。如果有眷屬的，又按眷口多少及各眷年齡大小而定。又假定該中校有一妻兩子（十五歲、八歲）一女（十七歲）。大概可一次領取眷補費約十四萬元左右，合計約三十萬元（折港幣約四萬元）之譜。「有多少本錢，就做多大生意。」在台灣，若以此有限本錢，「勤勤懇懇的做生意」，「儘可過得很好，很快樂」的也。而除役（伍）則可領終身俸，即照原階原薪支領，與服役時待遇一樣，直到百年歸壽爲止。





台灣小姐

小何兩個月去一次台灣，他在台灣既無生意，也沒任何業務，別的「埠」他不遊，獨對台灣興趣濃厚。老朋友阿龐，雖然已作美國移民，但一年有八個月時間獃在台灣，農曆新年才回到美國一次與老妻團聚，順便向移民局報到。

其實，小何老龐是萬萬千千喜歡到台灣渡假的香港男士之一，像小何和老龐那麼留戀寶島的人不可勝數。固然，台灣可玩和值得留戀的地方很多，其中之一是美麗溫柔的台灣小姐。

台灣可以親近的女人，除了職業性的，也有非職業性的，更有半職業性的。不管那一類女人，香港男士們的評價大抵都是「假也假得像樣」；至於職業性的，則是「商業道德極佳」。去過台灣的香港男士都給迷倒了，因而有一年去五六次的小何，也有獃上七八個月也不願走的老龐。說明白，不過爲了受台灣小姐的柔情所縛。

幾年前開始有台灣女歌星跑碼頭到香港來的時候，此間名流大亨，不少拜倒石榴裙下，因而台灣女歌星無不滿載而歸。台灣小姐個個見到港紙眼紅，千方百計要到香港來。

其實，台灣小姐嚮往香港，不只歌星爲然，幾乎係人都想來跑跑。不過，要從台灣到香港可不容易。短期居留的可用「探親」或「考察」做理由，但探親一定要有親；考察必須在商業機構中任高職。再有就是「應聘」，即是要有人「請」。

有一些台灣小姐爲達目的，甚至不擇手段的「嫁」到香港來。不過，有位有經驗的朋友對老萬說：「在台灣的台灣小姐非常可愛，他們大都既貼服，又溫柔。在香港的台灣小姐十分可怕，她們大都十分現實，對鈔票非常敏感，在台灣那種可愛處，能保存的極少極少。」

他舉出「事實」支持他的論點。據說嫁到香港來的台灣小姐十之八九鬧離婚。老萬認爲這雖是常可見到的現象，但沒有準確數字作根據。台灣小姐由溫柔變質爲可怕，或者可解釋爲香港這大染缸把她染上另一種顏色，她們已不是原來那種面貌。怪不得老龐對我說過：找台灣小姐要到台灣去找，來了香港的台灣小姐已是香港小姐了。

時髦

在台灣和幾位教育界朋友談到台灣學生出了國門，便多離心，擺出親共姿態。朋友說：許多人認爲這是台灣教育失敗，我說絕對不是！以僑生爲例，凡到台灣升學的各地華僑子弟，學成回到僑居地，十九是立場堅定，熱愛國家。從這一點，可證明國家的教育並不失敗，台灣學生的離心，有很多因素，最主要恐怕是他們從來沒接觸過

但僑生很多是從大陸逃出海外，即使沒有直接遭受過共黨殘暴統治，至少也對共黨作風有深刻認識，對共黨所施加的統戰伎倆，已是「免疫」，永遠不會中毒。這個解釋，庶幾近矣。

香港政治思想自由，左中右都能容納，仔細分析，上述情況相當明顯。以我們爬格子的同業來說，不可以爲來自台灣就一定忠義愛國，她們不少也競學時髦，不知不覺間往往走進小爬蟲的行列，正像美國、加拿大的台灣留學生一樣，這是使人遺憾的現象。

有人說老萬別有用心，其實在香港獃久了的人，都曉得老萬立場鮮明，嫉惡如仇，說話從不畏縮，當然因此開罪了很多人，甚至老萬最要好的朋友。不過老萬並不計較，仍然認爲在此逆流澎湃中，有理由這樣做。

在好些香港學生刊物中，常可看到類似的攻擊老萬的文章，這一類文字，才眞正別有用心。老萬接受星報邀請，在這裏寫專欄，早有應戰準備。老萬平時讀星報，發覺「時髦」的人特別多，在這裏寫文章，很容易遭受「圍攻」；料不到杏眼圓睜，柳眉倒豎的卻是來自台灣、年紀青青的姑娘。

跑來香港的台灣姑娘，衣飾打扮儘可學時髦；放言高論卻時髦不得！在台灣可能認爲描述大陸同胞慘苦生活是政府的宣傳，在香港卻可看到每天從大陸泅水逃亡的同胞，從他們口中也知道大陸人民的生活實況，和台灣難以比較。柏楊一類的人，最好讓他們到大陸體驗一下生活。

不要把老萬看成「上霸」，良藥苦口、忠言往往逆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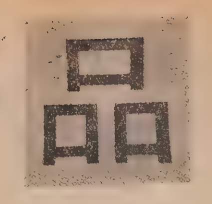
由花邊新聞想起

台北渡假歸來，看到案頭剪報，觸起不久前讀過一則花邊新聞，一個神經佬操刀斬人，被斬的沒有死，旁邊看見的人給嚇得面青唇白，竟因此一摔而死。人死得寃枉，新聞被圍上「花邊」，正因「事出意外」，成爲談柄之故。

其實，事出意外的例子不少，譬如，某甲拿棒子打一條狗，那條狗因某甲有棒子在手，不敢反噬，掉頭把對牠無惡意的某乙狠狠咬了一口，還狺狺而吠。但這決不會像嚇死旁觀者的新聞那樣子被加上花邊，因爲狗畢竟是狗，儘管愛狗的人認爲狗是各種動物中最懂人性的，但瘋狗常見，而且十分可怕。咬錯人不算是「新聞」，更不值得加上花邊。老萬所以提到狗咬呂洞賓一樁舊聞，無非慨嘆狗眼昏花，好人難做，像呂洞賓這樣的好人，也要捱咬。持棍打狗的人，定會叉腰冷笑。

這情形正像小妹妹上街市一樣，八卦婆和豬肉佬吵架，糾





是由年紀青青的女孩子加上時日鍛鍊而成。

老萬長得胖胖的，確有點像猪肉佬。好罷，就算老萬接受被譏爲猪肉佬角色的幽默，其實，做緊生意，已經唔得閒同八卦婆嗌交，有人插進一句，八卦婆轉移目標，和飛女嗌一場，正求之不得。猪肉佬笨口笨舌，並非嗌交材料，且要顧住檔生意。樂得八卦婆把箭頭指向飛女；但如果情況是飛女夾埋八卦婆兩面進攻，猪肉佬使吃不消，即使笨口笨舌，也不能光是捱罵不答嘴。

但一老一嫩愈吵愈起勁，老萬一嘴難敵兩舌，大的舌頭，長的舌頭，點頂？嫩的嚷道：我十幾歲的時候，人家罵我飛女，我也懶得跟他計較。現在我廿幾三十歲，你個衰鬼磨刀佬還罵我飛女，擺景還是贈慶。

朋友，叫我點同佢嗌？

已給「年紀青青」的朋友傳了棒子。廣大讀者、名氣這一類東西都是靠不住的，老萬從來不自我陶醉，面是人地畀，架是自己丟，只要拿出來的東西有一定的水準，不肯自我丟架，自會有人畀面，否則老萬早已「躲起來直哭」，星報的吳老總還會「三顧草廬」嗎？

用心何在

女人法寶非常多，最普遍是一哭二罵三上吊。除非鐵石心腸，否則看到女人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寧不心軟？老萬不是魯男子，也有憐香惜玉之心，見到「年紀青青」的女孩子哭罵三天，於心不忍，從台灣回來，看到那疊剪報，悵然久之。

老萬不是暴君，不是毛澤東，不讚要人寫自傳、自白書。再說，在這自由地區，誰都沒這權力。不過，小妹妹既爲了表示清白而自辯，澄清多年前的舊事，也無不可。不過當年指責小妹妹抄襲的不是老萬，轉載台灣抨擊的文字，也不是老萬的「馬仔」。如果她有工夫翻翻舊案，更會曉得老萬打的是老虎，並非拍蒼蠅，我們批評那位吃了洋葱大蒜的文藝先進，他自以爲魯迅拍馬追他不上，諾貝爾文學獎「捨我其誰」。一個年紀青青，初露頭角的台灣姑娘，老萬那會給她爲難？

如果小妹妹的自白書肯在當時發表，公之於攻擊她的人，作用必然比今天大得多。可惜當日我們所求的一篇文章，今天卻是特地寫給老萬看的，世事多變，老萬於憐惜之餘，更惹起無限感慨。

小妹妹一直以爲老萬是別有用心，其實老萬胸無城府，腸直肚直，最不擅拙計，凡認識老萬的人都曉得是標準張飛頸，吃軟不吃硬，認爲不對的，你是我娘娘，我是你兒子，也要直言。以機械心對人，還沒學懂這一套。所以小妹妹不必耽心老萬別有用心，尤其對一位年紀青青的姑娘，如果說「別有用心」，很容易引起誤會。老萬一向信鏡，自知對異性沒有什麼吸引力，因此對女孩子從無歪念，如果像我們那幾位風流自賞的同業先進，或新紮小生，則別有用心是理所當然。

爬格子是可悲的行業，女孩子寫來買花戴還可以，男人寫

老當益壯

我愛自稱老萬，而以小妹妹稱人，小妹妹沒見過老萬，想像中老萬是個龍鍾老頭，而小妹妹的稱呼，也使她飄飄然，覺得自己仍然是梳仔辮兒的小丫頭。同時，老頭子和小丫頭有什麼頂撞，容易使人構成大欺小的印象，兩者年齡相距愈遠，對小丫頭愈有利。老萬會被譏爲老糊塗，後生女其實卻不少是假鷄。說到假鷄，她不向你發潑，你已夠運，欲想以大欺小，休想！

其實，睇相先生不但說老萬是韭菜命、荷葉命，還是牛馬命，勞碌一生。這是牛馬集之由來，並非牛頭不對馬嘴，也不是牛頭馬面，更非牛耕田馬食穀，小妹妹不知底蘊，難怪瞎猜。如果有一天小妹妹見到老萬，定會發現和她想像中的人物完全不同，不但尙無龍鍾老態，且體健如牛，飲得食得，一天工作十幾小時，毫無倦容，出外旅行，奔波六個星期，回來第一天便照常上班，至於其他方面的能力，也和年青時候無異。

讀過許多專家文章，據說一個人眞正衰老是在心境而不在年齡，因此有二十歲衰老的人，有四五十歲精壯的「青年」。小妹妹想當然的「龍鍾老態」可能與事實不符。同樣的，老萬意想的小妹妹，也可能不再是磨刀佬口中的飛女。老萬說過，嗌通街的八卦婆都曾有過少女的時期，所以，年齡不能決定一個人的精明或糊塗，主要的是與修養有關。

有位當差的朋友告訴老萬，他們上戰場，最能發揮戰鬭能力的是老兵，在砲火隆隆之下，多能保持鎭定與冷靜；新兵一聽到敵人的槍砲聲，便愴惶失措，甚至棄械逃跑。年青人或者瞧不起年紀大的人，但他們卻有年青人所未得到的經驗。

老萬工作的地方來了許多剛從大學新聞系畢業的同學，他們拿到特別的薪水，這些新血是準備作我們的接班人，目前支持大局的，仍然是些從事新聞工作二三十年的老戰士，他們最後終要倒下來，準備新人接班是必要的，不過，他們雖在新聞系苦苦鑽研多年，讓他們正式坐上編輯檯，還是手足無措，沒法編出一份報紙；那管「老態龍鍾」的糊塗蟲，卻不費吹灰之力就把日銷十多萬份的報紙弄好。因此，老萬認爲年青人應該虛心，不可「叻唔切」，自視過高，結果變了狗眼看人低。

劉人傑

中國必須統一

——爲「中文大學學生報」編輯作

古鶴翔

香港「中大學生報」第五卷第十一期發表了一篇「社論」，題目是：「中國必須統一」。

對，我們絕對同意這題目。凡是愛國的人，誰不願意中國統一呢？

然而，怎樣才能使中國統一呢？「中大學生報」說得對：「中國統一問題乃中國的內政問題，應由中國人民自行解決，決不容許任何外國勢力加以干涉。無論以什麼方式統一，都應該絕對符合此原則。」

「中大學生報」義正辭嚴地問：「同是中華民族，爲什麼還要分開？同是中國的土地，爲什麼還要分裂？中國人民近百年來流盡了血汗，嘗盡了苦楚，爲的是什麼？還不是爲了民族的團結和富強，國家的統一和獨立？今日，外國勢力再不能輕易分裂我們的民族和國土了，中國人民也再不容許任何阻撓中華民族獨立和統一的陰謀。讓全中國人民一同努力，爲國家的統一而繼續奮鬭。」

這一段話，我們也十分同意。

寫到這裏，我們便要追問下去了：「中國爲什麼會分裂？中國大陸的人民何以會淪入苦海中？」

答案很簡單：自從孫中山先生創建了中華民國以後，中國仍被北洋軍閥割據，直至蔣介石將軍率師北伐，中國才得到初步的統一。

當中國剛剛統一，由外國人操縱的中國共產黨便在「階級鬭爭」的邪說影響下，企圖使中國走上分裂之路。蔣介石將軍不願中國分裂，不願共產邪說破壞良好的中華文化，便以堅定的步驟，圍剿受外國人操縱的、企圖分裂中國的共產黨。

蔣介石將軍的措施，本可成功；可恨日本帝國主義不願中國統一，便大舉侵華。

由北伐勝利，至七七抗戰，只有十年時間。在

國可以保障人民的福利。如果中國的統治者壓迫中國人民，中國人民必然要打倒這些統治者。打倒壓迫人民的統治者，那是正義的行爲，那是愛國的行爲。要救中國，要統一中國，必須全中國人民大團結起來，必須剷除「一分爲二」的「階級鬭爭」邪說。中國大陸的人民食不飽，穿不暖，一切言論和思想自由均被剝削。苦難的中國大陸同胞，被迫「節約」，中共卻把「節約」所得，大舉「援外」，因爲這是「國際主義精神」。請問「中大學生報」編輯，究竟共黨的「國際主義」和「愛國」，是否沒有矛盾？

請問「中大學生報」編輯：爲什麼最近一年來，竟然有十萬中國同胞，要從大陸逃港？

肯定的，中國人民必然要和大陸的統治者「一分爲二」，甚至大陸的統治集團，也在不斷的「一分爲二」。君不見，「毛劉周朱」，竟分裂爲「毛林江」？又不見「毛林江」分裂爲「毛周江」？肯定的，「毛周江」必將繼續分裂下去！

要中國統一，必須全中國人民大團結起來，撲滅中共禍國集團！

中共禍國集團滅亡以後，中國自然就統一了。那時候，中國人民便會在我們親愛的國土中享受自由、繁榮和幸福的生活，而不必逃亡或寄居異域。

上海的妓女

麥瑞騫

中共對知識青年的「下放」政策，造成許多悲劇。最近我在香港看了「中國大陸研究」半月刊，有一篇報導張鐵生考大學的文章，甚爲感慨。現在我把在大陸上親身瞭解的「下放」青年情況，作一番補充的報告。

凡是住在城市的男女青年，每年暑假期間，都有大批的畢業生，在所謂接受「黨」的「號召」下，離開城市，到偏僻的農村去「安家落戶」。就以上海市的青年來說吧，他們「下放」的地區，包括安徽、江西、雲南、黑龍江、內蒙古、青海、甘肅、新疆、西藏等省區。這些青年到了農村「安家落戶」以後，胼手胝足辛勞一年，累得死去活來，到了年終，扣了自己的「口糧」已一無所有，而且很多青年還有「透支」的現象，所謂「透支」，就是欠「生產隊」的一筆債。

因此，近十幾年來，「下放」青年逃回城市的非常多，形成一種嚴重的社會問題。

現在，上海人稱她們「三三」，特別漂亮的則稱作「三頭」，外貌差一些的叫「垃三」，只要年齡在二十五歲以上的，就被稱作「老阿姨」了。在上海，只要你碰上她們，你走近了她，輕輕地說：「小阿妹，走吧？」那麼她就會順從跟你或她帶你到安全的地方去完成交易。她們出賣自己的肉體所得的報酬非常低微可憐，有時甚至一套燒油條或半斤糧票。這就是生長在「毛澤東時代」女青年的下場！

我旅居上海時，朋友陳君的女孩子陳慕貞，一九六八年她從上海虹口區長風中學畢了業，畢業時年僅十六歲，長得不錯，衣着簡樸卻掩蓋不了她的美貌。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澤東發表了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指示，她和幾萬上海應屆畢業生下放，她派到山東沂蒙山區。

陳慕貞在魯南沂水縣不到一年，就被中共地方幹部姦污，而且老是纏她。陳慕貞急得要發瘋，最後設法逃回了上海。回上海不幾天，「街道」幹部便找上門來進行審問，最後陳慕貞走投無路，跳黃埔江自殺了。（轉載「中國大陸研究」）

中共中央最近印行一本「批林反孔專集」小冊，內容是彙集各地

軍火，公然叛變，又使中國陷入分裂的局面。

當中共奴役了整個中國大陸以後，中共公開表示說：「一面倒，倒向蘇聯。」

直至今天，中共和蘇聯訂立的「友好互助條約」，仍然沒有廢止。

直至今天，中共仍然是馬列主義的奴隸，中共仍然堅持「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精神」。

「中大學生報」既然強烈地要求「中國統一」，試問「中國統一」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精神」，是否矛盾？

我們知道：中國人民之所以熱愛中國，只因中

牠卻癱死在地上……」

我在上海停留期間，曾經親眼看到愛羅先訶筆下悲劇。每逢想起這件往事，渾身兀自顫慄不已。

目前流落上海作妓女的女青年，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下放」以後，逃回城市的。她們出沒在上海最熱鬧的海灘、南京路、「人民廣場」，以及電影院的門口。她們的衣服有一個特點，就是穿着一條黃色或黑色的卡其褲，腳上穿一雙黑色的鬆緊鞋，一般不梳辮子。這就是妓女的標誌。

過去，上海人稱作「野鷄」。這名稱含有「流動街頭」的意思。

毛澤東與秦始皇

項楚

中共的報刊在近期公開吹捧秦始皇的暴力統治，引起了關心大陸人士普遍的注意。九月廿八日，中共「人民日報」發表「焚書坑儒辯」的一篇文章，認為「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是當時反篡權復辟的進步措施」，十月廿九日，中共「光明日報」指出秦始皇當政時期，「有些儒生混在秦始皇身邊進行陰謀活動，企圖從內部搞垮秦始皇」因而肯定「焚書坑儒」的措施是必要的。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十月與十一月兩期的「紅旗雜誌」，都一致認為「焚書坑儒是歷史上的一次革命行動」。

中共本身是一個暴力政權，認為國家機器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因此對於秦始皇的暴力統治一貫採取肯定的態度。早在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毛澤東於鎮壓大陸知識分子鳴放運動以後，就公然說：「秦始皇算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六萬四千個儒。」毛澤東還說：「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你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毛澤東當時張牙舞爪的說這些話，無非是為了知識分子「不要亂說亂動」。大陸上的知識分子有沒有放棄推翻暴力的鬪爭呢？當然沒有，這就是中共於一九六六年發動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的由來。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結果，導發了中共內部的奪權鬪爭，弄得中共四分五裂，形成了無法收拾的死局，連毛澤東也不得不承認，「文化大革命沒有獲得最後的勝利」，「還要進行十次、廿次、三十次的鬪爭」。最近，中共的報刊一再吹捧秦始皇，特別提到當時的儒生有人「混在秦始皇身邊，企圖從內部搞垮秦始皇，篡權復辟」，熟悉當前大陸形勢的人都能理解，中共吹捧秦始皇，並不是從歷史學術觀點上討論問題，而是由於各個領域反毛的運動熾烈，甚至有人在中共內部進行篡權復辟，威脅到中共的統治，因而通過報刊製造輿論，在一定情況下發動新的鎮壓運動。大陸上的知識分子以及中共內部的反毛勢力，對於毛澤東集團吹捧秦始皇暴力統治的叫囂，會不會熟視無覩呢？當然不會，他們在長期反覆曲折的鬪爭中，應該累積了經驗，而能適時採取針鋒相對的行動。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暴力統治，這是眾所週知的，然而秦始皇畢竟為抗暴的人民所推翻，毛澤東以現代的秦始皇自命，其覆滅的命運也是必然！

孔與隨波逐流

黃秋

話，作了牽強附會的連想並論。說：孔子要維護奴隸主的統治，他鼓吹唯心論先驗論，鼓吹英雄創造歷史，胡說有什麼「生而知之」的「聖人」。並曲解「上智與下愚不移」，即「上等人的才智與下等人的愚蠢是先天決定了的，不可能改變」。又誣衊：孔子認為「仁」還包括「智」——「知識」，他竭力鼓吹「唯上智與下愚不移」，這就是說：奴隸上「聖人」是上等的「天才」，奴隸們不過是下等的奴才。因此，認為林彪捧毛澤東為天才實際上是說毛澤東為奴隸主「聖人」，把毛澤東視為孔子眼光裏的「奴隸主」，並藉以鼓吹他自己的「唯心論的先驗論」。強調：林彪思想和孔子思想有着「深厚的淵源」，「批林反孔」是有着「重大的意義」，那就是直接消滅林彪的反動思想，間接對孔子傳統思想的「挖根清底」。

同時北平出版的「紅衛報」「專文」哀鳴：在當前龐大的「反潮流」運動中，我們不要畏懼所謂多數人已「隨波逐流」。強調：「反潮流不怕受孤立」。認為：「反潮流開始總是少數人起來反的。起初，眞理總是往往不在多數人手裏，而是在少數人手裏。馬克思、恩格斯手裏有眞理，可是他們在開始的時候也是少數。列寧在很長一個時期內也是少數。」「專文」並以目前毛派的「少數派」為榮。以反毛派的「多數派」與當年陳獨秀當權時的多數派相提並論，說：「我們黨在陳獨秀統治的時候，在『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統治的時候，眞理都不在領導機關多數人手裏」。言下之意，又顯然暗示眼前的中共當權派也缺少「眞理在手」。

「專文」指出，「少數派」要戰勝「多數派」，總不能老是處於少數的地位，而需要來一個「轉化」。因此認為「隨波逐流」的「多數派」是暫時的，不會永遠的。

蘇開發西伯利亞威脅日毛

胡養之

正當阿拉伯國家因限制石油出口，而造成了全世界的石油危機之際，蘇聯則在西伯利亞方面開發油田，令到日本與中共政權進一步地感受威脅！據東京的主要報紙「朝日新聞」十二月七日報導說：「密切注視蘇聯發展在西伯利亞西部油田，將會加強莫斯科入侵中國大陸及日本的能力時，日本防衛廳現正視蘇聯為一假設的敵國。」該報並引述了一名研究有關發展位於西伯利亞的杜烏曼油田，在軍事上對日本的關係問題的前日本聯合參謀委員會委員的話說：「預料蘇聯的該項計劃，將會大大地改善蘇聯在遠東的後勤力量。……」

其實，開發西伯利亞是日本甘願與蘇聯合作進行的。由於一九七〇年二月十一日起，便在莫斯科舉行了所謂「日蘇第四屆聯合經濟委員會」，至同月十七日閉幕。當時出席那項會議的日方代表團陣營龐大，計有工商界和銀行界巨頭會達五十餘人之多。雙方所討論的主要議題是：除了要求日本協助蘇聯在遠東興建伐木吉利里港，和開採北庫頁島天然瓦斯等問題之外，其餘合作開發西伯利亞問題，也會加以討論。

但據「時事社」同年二月十八日發自莫斯科的電訊透露：「雙方的共同聲明，指出此次會議中，對於蘇聯在遠東港灣的現代化擴充，天然瓦斯、木片，及寬葉樹、紙漿的開發與供給，信用貸款財源、礦砂、煤礦等開發與供給，以及科學技術的交流各種問題，作了有益的意見交換，卻尚無具體決定。只有日蘇繼續合作開發西伯利亞問題，則已達成初步協議。」自從一九六八年一月杪，蘇聯副總理巴蒲柯夫就曾到了東京訪問，目的在促日本商人投資於西伯利亞北部的銅礦開發。當時巴蒲柯夫與日本工商界領袖進行會談表示：「蘇聯政府允許日本商人參加西伯利亞兩個需要進一步開發的銅礦。其中一個在西伯利亞中部，另一個則遠在北極圈的海岸附近。

經過日本工商界考慮結果，決定供應其設備機械。據「泛亞社」同年二月廿一日報導稱：「蘇聯最近已向日本訂購七噸重的卸泥車達一千輛，作為開發西伯利亞之用。這筆交易價值約六百萬美元，承造者是日本三菱重工業株式社會。三菱於一九六九年曾經售予蘇聯以開山機七百六十五輛，售價一千七百萬美元。蘇聯在不久之後，將可能再向該廠訂購卸泥車一千三百輛，繼續進行擴大開發工作。」

西伯利亞是一個地理名稱，位在亞洲的北部，面積計達一千二百五十萬方公里，居民不過二千五百萬。而亞洲部份大致可以分為三區：㈠是外高加索的一部份；㈡是中亞細亞區的大部份——包括着烏茲別克等五個共和國，及喀拉喀爾自治共和國在內。在西伯利亞西南，面積約四百萬方公里，為世界最大內陸流域；㈢是西部西伯利亞及遠東區——包括雅克拉斯諾雅斯克區、雅庫次克自治共和國及布利亞蒙古自治共和國等，尤其在遠東區內更有猶太自治省，為猶太人唯一居留地。此外，尚有卓里雅賓斯克、鄂木斯克及斯佛得羅夫斯克等數省，面積最大。

但西伯利亞東部的大部份地方，如東南境的阿爾泰山、外興安嶺、斯塔諾尾以迄貝爾加湖等地，多半都是蘇聯近三百年來先後侵佔中國的領土。地形較高，西北境雖有烏拉嶺，但山勢坦緩，大部份地形低平，成為廣漠無比的大平原。河流縱橫，有鄂畢、葉尼塞、勒拿等三河，皆自南向北，黑龍江自西向東，為中蘇界水，惜均在高緯度地方，其利用價值不大。湖泊以南境的貝加爾湖為最大，夏季可通航，次為與我國共有的興凱湖，饒漁利，亦能通航。海岸線頗長。這些地區的氣候溫度甚低，惟南部草原地方，較為溫和，人民稀少，其密度每公里不到一人，大多為斯拉夫族大俄羅斯人，華僑、猶太人次之。

由於氣候較溫和之故，因此，產業亦較其他地方富饒。而西北境的大平原，則無論農業、林業、畜牧業和礦產等等，均不及東南境。所以，蘇聯在近半個世紀以來，對於西伯利亞的開發計劃，也多半注重於東部的烏蘇里江和黑龍江下游，及南部的貝加爾湖各地。大家都知道：遠在一九一八年，便有蘇聯的科學院的主要科學家，以及所謂西伯利亞專家奧伯魯雪夫，曾經率領八百三十多個各科專家，利用各種方法從事於貝加爾湖的地理研究。

他們當時測量估計在礦藏方面，計有：煤、石油、金、銀、鐵、錳、銅、鋁、石膏等等；尤其是煤礦地層厚達六公尺，一天的發掘，足以供應許多機器的需要。在距離貝加爾湖五百公里的「安加拉」及伊利馬湖等地，分別發現了煤礦區共達十一處之多。其礦脈多為四公里長，三十五公里厚，含量為百分之六十六的鐵。每個礦脈，依據一九三六年的計算，約可得鐵二億五千萬噸。

在斯魯登卡區域，一九二四年時已有鈾礦發現，且其礦區廣及二百公里。從新魯登卡到阿布魯契地方，則有鋁礦，這是可以用於設立原子爐的。一九三六年的「安加拉計劃」，其重點在於安加拉地區；後來又有十三個水力發電所的設立，其發電量約一千二百萬瓩。當原子武器尚未面世的時候，蘇聯便已在中亞細亞發現了原子工業所需的鈾礦。其中至少有兩大產鈾中心：㈠是塔斯肯特東南約八十公里的塔波沙爾；㈡是安地山城以南五十五公里的吐耶母雲山。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美國的原子彈落於日本的廣島及長崎之後，蘇聯始

積極地在這些地區建立起原子工業，從而秘密進行研究和製造原子武器。

與此同時，蘇聯也積極地發展西伯利亞的東北部。這塊地方在勒拿河與貝加爾湖以東，起北緯五十度至七十度。區內有好幾個地方是地球上最冷的地區，一處叫維可揚斯克，平均每年冬夏兩季的溫度相差達一百二十度之多！其餘幾處，相差也達六十度至八十度不等。這些地方在三十多年以前，連一座像樣的工廠也沒有，只有文化水準極低的土人在勒拿河東岸的荒野上，三五成羣地搭着帳幕居住；甚至整個西伯利亞本部，在那時候也只有木材和皮草兩種雛型的工業罷了。直到一九四一年間，西伯利亞的農業，仍然是僅僅限於黑龍江和勒拿河的兩流域。

至第二次大戰結束以後，便盛傳蘇聯發現了能夠生長於北極圈的小麥，因之，西伯利亞一度便有農產自給自足的希望；同時，也曾計劃擴大農地的面積。可是，失望得很，西伯利亞的人口，卻始終無法繁殖起來，截至現時為止，據統計其總人口還未超過三千萬人。因之，一直無法廣泛地實施耕種，而其地方亦未能達到供應遠東蘇軍的工業化目的。儘管蘇聯的刊物曾強調：「西伯利亞的農業以麥類為大宗，稞麥、大麥等產額居世界第一位，他如亞麻、甜菜、菸草、馬鈴薯，產量亦豐。東南沿海，盛行畜牧、產牛、羊、馬、駱駝極多。北部天然富源極厚，森林廣袤數千里，良材之多，不可勝計，林中並產珍貴獸皮，太平洋沿岸，漁產尤旺；礦產富於煤、銅、鐵等，烏拉嶺之金及白金，阿爾泰山及黑龍江之砂金，庫頁島之石油，都很是著名。工業本來很幼稚，自經五年計劃，進步甚速。……」

可是根據種種證實，現時缺糧更為迫切，最輕而易舉的解決辦法則是，掠奪中國東北的所謂過剩糧食。倫敦的權威刊物「經濟學人」雜誌曾經指出：「日本對滿洲的興趣是希望該區供應礦產，和變成其在亞洲大陸上的工業基地；而蘇聯對滿洲的期望則是控制其整個農產。」

在烏蘇里江及黑龍江下游，蘇聯早已設有木廠；在拿勒河流域的鄂爾庫次克，和康索摩爾斯克一帶，也發現了礦坑，其所蘊藏的煤礦，估計在四千六百億噸以上，為全球最豐富的藏煤之一；且曾發現鐵礦區數處。據西德地質學專家指出：西伯利亞的鋼鐵，佔全部蘇聯生產量的百分之十七，石油佔百分之五。庫頁島和堪察加半島上的彼德羅巴夫羅斯克，都有油井和煤油廠，伯力更有一座巨大的航空汽油提煉廠。由於西伯利亞的迅速工業化，許多城市在三十年前不見於地圖的，現在都已成了繁榮的工業城市了。就拿康索摩爾斯克來說，一九四〇年僅有居民七萬人，現已增至三十五萬以上。這裏建有七座工廠、兩座飛機機器廠、兩座火車機車廠、三座坦克車廠；其他尚有修理廠、汽車廠、發電廠等。赤塔也有煉鋼廠，該地如繼續發展，將可變成西伯利亞的「魯爾工業區」。據說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三年間，蘇聯支持北韓的大部份軍事物資，多半是由康索摩爾斯克出產轉運的。

西伯利亞的內線交通尚稱發達，近三十年來，蘇聯使用了殘酷的手段，壓搾集中營裏奴工們的勞力，先後共築成了兩千二百餘英里的鐵路，都集中在工業較繁盛的西伯利亞東部。這一條大鐵道，西通莫斯科，東達海參威，且有數條支線分通伯力、赤塔及托木斯克等城市，成為世界最長的一條鐵道。今年五月廿三日，由研究委員會呈交日本外務省的一項計劃暗示：「日本在參加杜烏曼油田發展計劃時，應試圖使其油管敷建於地面之上，與西伯利亞鐵道並行，而不可建地底下。蓋如此，在發生緊急情況時，該油管將會容易遭受襲擊。」

蘇聯對於太平洋沿岸的礦藏，如黑龍江及阿爾泰山的砂金、庫頁島的石油，早已開發。然則蘇聯對於西伯利亞中部、西部的油田及北極圈附近地區的銅礦，為什麼要促日人投資合作呢？這裏有些內幕問題分析如下：

㈠蘇聯企圖開發西伯利亞之所以困難重重，其主要原因是由於缺乏運輸和電力。整個西伯利亞對外交通，完全依賴那條唯一的大鐵道，如果一旦發生戰爭，鐵道將很容易被炸斷，那末整個西伯利亞宣告癱瘓。

㈡西伯利亞中部和北部，不但是天氣奇寒，大部份地區都不適宜於人類居住的；而且還沒有鐵道支線，也沒有公路。假使一切都要依賴飛機空運，那末許多地區沒有機場跑道。在這種情況下開發礦藏，效率低而所費不貲。

㈢就整個西伯利亞而言，人口過於稀少，平均每方公里不過一點五人。蘇聯政府為欲增加該地區的人口，二次大戰結束不久，便極力鼓勵其歐洲方面的居民向東移植；並暗示以物資獎勵他們作為引誘的手段。起初是以哈巴羅夫斯省為移民對象，因為那裏原是蘇聯遠東部份最富庶的地區，其面積等於美國領土的三分之一；然其人口卻只有一百二十五萬左右。當集體農場制度最初實施時，那裏被編為集體制的耕地共達七十五萬「哈脫」（約一萬英畝）。由於氣候關係，加以物資條件極劣，因此，許多移民過不慣那種酷寒的生活，住上一年半載又陸續返回西部去了。

唯其如此，所以到一九五四年十二月間，那裏僅存十五萬「哈脫」的耕地而已。前蘇聯總理赫魯曉夫當政後，更把東部稱為「美麗豐腴的空地」。他曾把二百萬歐洲部份的居民移到東部來，進行開墾開礦；一律預支一年的糧食，作為獎勵。但被強迫東來的移民，實在無法長期住下去，他們把政府獎勵的糧食吃光之後，又相率逃回到西部去。至於西伯利亞北部，移民更不願去嘗試，人力奇缺，怎可大量開礦。

談到「日蘇經濟合作會議」，也曾發生過如下歧見：㈠日本所以跟蘇聯頻頻接觸，其主要目的在希望收回北海道的幾個島嶼。日前外相愛知揆一於七〇年二月十四日，曾發表七〇年代的日本外交「四大綱要」中指出：「在全國切望支持下，為歸還從未屬於日本的北部領土，故忍耐地和蘇聯磋商。」但經日本代表團向蘇聯當局提出上述問題時，卻遭到堅決拒絕。㈡北庫頁島天然瓦斯的藏量，發現僅有最初的估計的六百億立方米的四分之一，於是要求日方改為進口雅庫資克的天然瓦斯。這一來，使日本對前者計劃可能宣佈作罷。後者亦因液體設備及建造特殊運輸船隻等耗資太大，是否合算？頗成疑問。尤其是最近蘇方發展西部油田，更使日本和中共恐懼蘇聯將可獲得戰爭的原動力，故日本希望美國亦參加此計劃，以便抵銷蘇聯的勢力。

我看美加【16】

劉人傑

寫意的生活

住這樣的柏文單位，自己燒飯，開銷也不太大，比在香港還要省。如果在香港賺長錢，退休在這裏作寓公，倒可無憂無慮。一般來說，三藩市伙食比香港便宜。如你喜歡吃水菓，加州農產品最大宗，今年很多美國蜜瓜運來香港，要十塊八塊才買到一個；但在三藩市只賣五六角，如到農場買，兩角錢便可以。

這位退休銀行家對老萬說，在這裏生活過得很舒適，什麼都方便。雖說自己做家務，但一切電氣化，並不辛苦。如果不想燒飯，便到外邊吃自助餐，不過二元多一客，也很省；從柏文往唐人街，十分鐘便到，也可換換口味，吃中國菜。

唯一不習慣是在這兒太寂寞，找朋友不容易，你有空人家未必有空，在家裏除看書就看電視，或聽聽音樂，太單調了。

老萬想到生活在唐人街的一班朋友，和他完全不同。在美國，不用拚命工作而能過這樣寫意的生活的人實在不多。

美國人巴結有錢佬

。這部林肯汽車有自動冷氣調節，電動玻璃，風油駕駛盤，非常舒適。這種汽車在香港售價恐怕超過十萬港幣，但在美國只賣九千多元，不到五萬港元。美國的汽車，大多比香港便宜，一部普通的雪佛蘭，不過三千五百美元左右，拿這一萬多港元買一部二三流的日本車也買不到。

老萬不厭求詳的介紹他們的衣食住行，無非想讓未到過美國的朋友知道，到美國去的新移民，顯然分為兩類，一類是靠氣力討生活；另一類是挾其龐大資金，運用腦筋，在那資本主義社會中打開出路。

經濟上，美國的猶太人足以左右政府，所以美國政客都大力討好猶太人。越戰方殷，愛德華甘迺廸叫嚣着停止援越，削減軍費，弄到尼克遜左右為難。今天，中東戰事再起，同是一個愛德華甘迺廸，他卻叫嚣要儘速援助以色列，由鴿派而變為鷹派，無他，因猶太人經濟力量大，愛德華討好他們，志在增加自己的政治本錢。可見，美國政客根本沒有立場。

如果中國人像猶太人那麼團結合作，能夠和猶太人分庭抗禮的話，美國政客也會走中國資本家的路線。中國人在經濟上有成就的不是

為，結合私人或財團的資本，在美加這些經濟自由的國家發展，會加強中國人的影響力。

中國在美移民最大的毛病是不能互相扶植。舉個例說：美國華籍留學生，利用暑假假期賺點費用，如在華人店子工作，老板一定盡量尅扣工資，如官定最低工資為每小時二元二角半，他會給一元半，或者更少，自己可多賺。但日本人開的店子對他們的留學生不但不會有尅扣情事，且會比官定數目多些，給三元左右。

其實，如能多幫助留學生，他們將來有更大成就，中國人的地位也會漸漸提高。剝削了他們的工資，自己雖然多賺些，但中國人就更難有出人頭地之日。

像這位銀行家，這種移民在溫哥華老萬也認識好幾位，他們挾巨大資金從事地產生意，他們的活動，使加拿大人酸溜溜的，在報紙上公然攻擊，認為市中心區的地皮，給香港來的資金炒貴晒。

一位曾在香港政府任職退休赴加的前香港公務員，寫信到報社予以反駁，認為香港人的資金流入，有助於加拿大發展，對加拿大是有利無害的。

第三種華僑是在美出生的上生華僑，這種華僑同不同於老華僑，也和新移民有別。他們雖然還是黃面黑髮，外表上和中國人並無分別，可是言談舉止，生活習慣，全部和洋鬼子一樣。

香港人對這種土生華僑並不陌生，在電視中，我們常常見到所謂華埠小姐，或水仙花皇后之類出現，看她們外表，百分之百是中國人；但當訪問者向她提出問題時，她不但說不來中國話，連聽都聽不懂。於是訪問者與被訪問者只好全部英語對白。這些，就是美國土生華僑了。

老萬在三藩市碰上幾位一別十多廿年的老朋友，有些以前是王老五，現在已是幾個孩子的爸爸。見到老朋友，他們自然喜孜孜的叫孩子出來見見世伯。

「嗨！畧高！」孩子們對老萬揚揚手。

「你叫什麼名字？」

「米高！」

再問他在那裏念書，他茫然不知所對，要由爸爸傳達意思，才懂得用英語回答。原來這些十多歲的孩子，個個不懂中國話，我們大人談話，他們一點興趣也沒有，都跑到別處玩了。

每逢遇到這情形，老萬內心十分難過。中國人不懂中國話，實在太可悲！他雖入了美國籍，取得美國公民資格，可惜改變不了黃皮膚、黑頭髮和黑眼睛。

朋友看到老萬的表情，知道老

你更難過。」

「可以解釋理由嗎？」

「其實我老早躭心他不懂中國話和中文，他們未入學前，我經常教他們中文，並規定他們在家講中國話。可是他們進了學校，便不再講中國話；初時還可聽懂多少，漸漸連聽也聽不懂，你不跟他講英文有什麼辦法呢？」

事實上，年幼便隨父母到金山作移民，或在金山出世的中國孩子，大都不懂中文；如果家裏有老人，實在聽不懂英文，才迫得他們非講中文不可；否則他們必然全部英語對白。

把兒子送到美國深造，他學成後留在新大陸工作，在那邊結婚生子，即使他們本身不變洋鬼子，他們的孩子將來也必成爲不懂中文的黃種人，這情形在美加都是十分普遍。

「阿毛」與「竹升」

上頭上腦的華僑，美國華人社會稱之爲「阿毛」，他們在美國養的孩子，稱爲「竹升」。「阿毛」與「竹升」這兩個名詞來源如何，老萬沒聽過正確的解釋，不敢自作聰明。而且發覺有許多不同的說法，莫衷一是，恐怕其中不無以訛傳訛。

美國華僑討老婆相當困難，除一部分留學生喜歡來一套異國情鴛外，一般華僑不大願意跟美國女人結婚。因爲中國人與美國人生活習慣大不相同，作爲共同生活的夫婦色一位種族相同的伴侶。在香港，常常遇到回來求偶的美國華僑。

爲什麼他們要回香港求偶？本來，美國也有不少中國血統的女郎，原可不必千里迢迢跑回來，或到處請托朋友物色。但華僑對土生的「竹升」，大都不感興趣。

一位華僑朋友對老萬解釋說：土生「竹升」不可以娶做太太，因爲她們學不到美國女孩子的好處，壞處卻青出於藍。她們比白種女孩子更「解放」，娶了做太太，動不動鬧離婚。在美國，如果跟太太離婚，可能招致破產，從此不名一文。因此華僑不願冒這危險，他們要找中國太太，寧願跑遠一點，回香港物色。

香港的中國女人究竟還保持一點中國固有的道德觀念，嫁鷄隨鷄，嫁狗隨狗，一旦結了婚，就不輕言仳離，全心全力，協助丈夫創基立業。

從香港到美國的中國女人比較吃香，尤其她們到了美國，沒有親人，大多數能與丈夫相依爲命，從一而終，不會移情別戀。如果和「竹升」結婚，可就不能保險。不過，人不可以一概而論，「竹升」也有例外；有些朋友和美國土生華裔女子結婚，也能同諧白首，過得幸福；但這究竟是少數。

三十年代的中國知識分子，不少到外國深造，不過他們學成後差不多都回到中國。留學生回國都十分吃香，不愁沒有發展機會。在外國居留不走，只佔極少數。回國後，具備極高條件的大家閨秀或才女婚姻問題操心。但今天的留學生學成後回到唐山，很難有發展機會，都希望留在美國找出路，如果在唐山沒愛人，便唯有就地取材了。

許多父兄躭心他們在美國娶鬼妹，或嫁給鬼仔；可是華僑們認爲，與其跟土生「竹升」結婚，倒不如嫁鬼仔或娶鬼妹。除膚色不同外，有時鬼仔、鬼妹比「竹升」更有人性。

不惜代價求達目的

在美國大城市時時會碰到打扮新潮，身裁健美，樣子漂亮的中國女孩子。這類女孩子大都是土生的「竹升」；到美國念書的女學生，爲了應付繁忙功課，很少有工夫把自己打扮，更沒時間在市街遊遊蕩蕩，她們很多時是在學校裏找到對象的。

子女到美國深造，往往在自己安排下找到對象，根本不必父母操心，她們大都自己決定終身大事，才寫信告訴父母，父母只可見到媳婦或女婿的相片，在香港和親家聯絡上。如果兒女不願回香港舉行婚禮，便得一切從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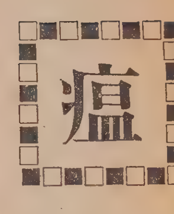
不過，近年美國政府因從香港到美國留學的學生，幾乎百分之百是學成後留着不走。過去，美國移民法例很寬，只要是讀數理的，畢業後可以申請居留；如找到工作，更沒問題。可是移民法例一改再改，現在到美國念書的中國學生，尤其香港出生的，念完書便得離開美國；畢業後做事，沒有綠咭難找人月期限，期滿仍然要走；僱主肯繼續用你，也不易把你的學生紙轉爲工作紙，除非你的工作沒有鬼佬勝任，即使你是專才，也不是百分之百可准留下來，長期居留便更沒可能。

美國移民額以地區大小爲標準，不是衡量人口多寡。因此，香港地區佔比數極少，如果要輪，輪十年也輪不到，除非跟一個有綠咭的人結婚，若對方是美國公民，便更理想。作爲他或她的配偶，你便也有居留資格，有人爲了取得居留權而與「竹升」結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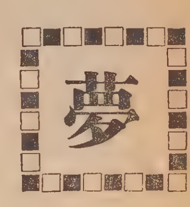
老萬有一位朋友，更具大無畏精神，爲了要獃在美國，不惜跟一個黑人女子結婚。這次老萬到美國沒法跟他聯絡上，據朋友說，三年後他花了五千元美金，辦好和黑女的離婚手續，現在，他在一個美國商業機構裏做事，收入不錯，不過時時受到黑女的需索，目的雖已達到，但長期受精神上威脅。

老萬懷疑他不擇手段取得居留權是否值得？照說，以他的人才，在香港不愁沒有工作崗位，但不少香港人像他那樣子，不計代價要留在美國，老萬認爲這可能由於對共產黨的恐懼心理所形成。他從大陸逃出來，提起共產黨的迫害就怕，一定要達到在美國長期居留的目的，怕中共有一天拿回香港，他認爲這是個不能長期安定的地方，因而出此絕招。

但他沒受到毛澤東威脅，卻受已離婚的黑女威脅，眞是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呢！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范文瀾勸不了王實味，只得向毛澤東覆命，自認任務失敗。

毛澤東未料到王實味這麼倔強，眞的氣極了。說道：「這小子太不識抬舉，沒有辦法，我還是把他交給鄧發吧！」

范文瀾知道一交給鄧發就萬刼不復了，但是又不能正面勸阻，恐怕毛澤東一變臉，把自己算作王實味同黨，也交給鄧發處置。當時婉轉說道：「照王實味所作所爲，自應交給鄧發同志，但是，他這篇文章已引起許多人注意，若不予以公開批評，糊里糊塗交給鄧發同志，恐怕會引起反效果。」

毛澤東說道：「照你說，對付王實味應該公開鬪爭了。」

范文瀾點頭道：「確實如此，不過，公開鬪爭王實味，還要作一些準備工作。」

毛澤東問道：「什麼準備工作。」

范文瀾陪笑說道：「主席請想一想，王實味誠然有錯誤，但黨的文藝政策也並無一條明確路線，不必說王實味無所適從，就是將來鬪爭王實味又何嘗不是難題。」

毛澤東當時靈機一動，說道：「你的話很有道理，我們應當訂出一個原則，只是這個原則怎麼訂呢？」

范文瀾說道：「主席可以交給伯達同志、周揚同志研究。」

毛澤東說道：「好吧，我想一想。」

范文瀾走後，毛澤東站起身在客房內走來走去，嘴裏一直唸唸有詞。

江青聽到范文瀾走了，毛澤東卻未回到臥房，十分奇怪，出來看見毛澤東一面走，一面在唸，又覺得害怕，大着膽問道：「潤之，你怎麼哩，是不是中了邪。」

毛澤東抬頭看看江青，笑道：「我向你們電影明星學習，背台詞。」

江青詫異道：「你又不上台演戲，背台詞幹嗎？」

毛澤東說道：「不是演戲，我要演說。」

江青笑道：「你的演說正是信口開河，想什麼說什麼，又怎會用得着台詞。」

毛澤東說道：「你不知道，這是一次重要演說，關乎黨的文藝路線，所以要愼重其事。」

江青說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又要出什麼花樣？」

毛澤東說道：「我一說你就明白了，最近王實味寫了一篇野百合花，你看了沒有？」

江青說道：「我當然看到，他寫的『歌囀玉堂春，舞迴金蓮步』，有人以爲是影響我的。」

毛澤東說道：「這傢伙實在可惡透頂，若以我平時脾氣，交給鄧發，送到後面升仙洞活埋也就完了。」

江青笑道：「你的脾氣要殺個人還不是拍死一隻蒼蠅蚊子，又有什麼困難。」

毛澤東說道：「就是有點困難，因爲這篇文章影響太大，把王實味活埋了容易，要除掉他的影響力，就不容易了。」

江青問道：「你預備怎麼辦呢？」

毛澤東說道：「我預備召開一個座談會，確定一項黨的文藝政策，然後根據這項政策，來批判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判定他的叛黨罪名。」

江青皺眉道：「潤之，搞文藝，你不是王實味的對手。」

毛澤東笑道：「你以爲我同他面對面的辯論嗎？」

江青問道：「你不是要發表演說，確定黨的文藝路線嗎？」

毛澤東說道：「我確定的文藝路線就是黨的政策，誰也不能改動一個字，王實味連出席的資格都沒有，他同我辯論什麼？」

江青笑道：「這就沒得說了，你好好地背台詞吧！」

毛澤東想了半夜，將大綱想定，就把陳伯達找來，將腦子中所想的告訴陳伯達，徵求他的意見。

陳伯達與王實味是死對頭，正想乘這次野百合花事件害死王實味，聽到毛澤東要擴大鬪爭王實味，自然正中下懷，但聽說毛澤東要搞文藝路線，不覺吃了一驚。毛澤東肚裏有多少貨色，陳伯達最清楚，除去水滸傳、三國演義、紅樓夢、西遊記這四大寶書之外，最多還有金瓶梅、歷代通俗演義，舊文學沾不上邊，新文學更一竅也不通，現在一張口就說搞文藝路線，陳伯達當然吃了一驚，恐怕弄出一個二十世紀最大笑話。但毛澤東想的主意，任何人也不能改變，陳伯達深知毛澤東的個性，不敢說

不字，只得委婉說道：「主席要搞文藝路線，自是十分需要，不過，這個問題似乎太大，要不要多找幾個人研究研究。」

毛澤東說道：「不必了，人多嘴雜，就是我同你商量定就好了。」

陳伯達暗暗叫苦，只得說道：「請主席提出意見，我用筆記下來。」

毛澤東說道：「我覺得我們應當推行工農兵文藝，作品要使得工農兵了解，才是上等作品。」

陳伯達明白毛澤東又要扯到水滸傳、三國演義上去，當時先說道：「應當以水滸傳、三國演義為準則。」

毛澤東搖頭道：「不對，三國、水滸何等深奧，一定要有我這樣的學問才可以看得懂，但是像我這種有學問的人，中國又有幾個。」

陳伯達實在忍不住了，又不敢笑，勉強忍住笑問道：「主席以為應當以什麼樣的水準為合格的呢？」

毛澤東說道：「我記得幼年時在家鄉唱鼓兒詞，有觀音老母降蓮台，一朵祥雲降下來的句子，可眞是好詩，到今天還會背誦。」

陳伯達眞忍不住了，但是又不能不忍，恐怕一笑出聲就會引起意外麻煩，只得咬緊嘴唇，不敢開口。毛澤東說道：「現在就根據這樣的水準，鼓勵作家要面對工農兵，不可以再寫更深的作品。」

陳伯達明知道一說出去就是大笑話，但也不敢阻攔，點頭道：「主席指示很重要，我就根據主席指示擬定文藝政策。」

毛澤東說道：「慢來，剛才說的是寫作水準，現在談談內容，我發現許多人寫文章，對黨有攻擊的意味，不肯歌頌黨的成就，這是要不得的。」

陳伯達說道：「文藝作品本來就有善有惡，三國有關公之忠，就有曹操之奸，有諸葛亮之智，就有魯肅之魯。否則文藝作品就不能引人入勝。」

毛澤東說道：「這些情形我當然知道，但時代不同了，目前我們黨內雖然也有少數壞蛋，像王明、博古，總是少數，不能以他們作為標準，所以對於黨一定要歌頌，要報導光明，不可暴露黑暗。」

陳伯達想起了王實味，說道：「像王實味就是專門暴露黑暗。」

毛澤東說道：「是呀，我們要以他為戒，使所有文藝作家不得學王實味。」

陳伯達這時忽然想起毛澤東這項文藝政策一旦決定，王實味便完了，心頭感到快慰，對毛澤東的文藝政策就不再敷衍，認眞要加以研究了。

毛澤東又說道：「總之，當前的文藝政策要歌頌黨，要選擇尖端題材，要描寫正面人物，英雄人物。」

陳伯達心想這樣的文藝政策非把文藝全部扼殺不可，但是也只得跟着說道：「主席的意見十分正確，不知道用什麼方式傳達。」

毛澤東說道：「傳達還不夠隆重，我想舉行一次文藝座談會，公開討論。大家有意見可以提出來，然後總結起來，就是新的文藝路線。」

陳伯達說道：「這項文藝座談會，主席出不出席。」

毛澤東點頭道：「我當然出席，就由我來發表談話，然後訂為路線。」

陳伯達聽到毛澤東親自出馬，如釋重負，連說：「這樣最好，我就擬好文件，請主席修改。」

毛澤東說道：「你可以擬一篇長稿，越長越好，我今天講不完明天講，明天講不完後天講，講上一個月也沒有關係。」

陳伯達眞不知座談會怎樣能談上一個月，自不敢問，自去擬稿作為毛澤東在文藝座談會上講話。

民國三十一年五月二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召開文藝座談會，毛澤東親自出席參加，許多大頭目也跟着一道出席，聆聽毛澤東的報告。

毛澤東先說歌頌光明的問題道：「『我是不歌功頌德的；歌頌光明者其作品未必偉大，刻劃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你是資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無產階級而歌頌資產階級；你是無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資產階級而歌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頌資產階級光明者其作品未必偉大，刻劃資產階級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頌無產階級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偉大，刻劃無產階級所謂『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無產階級，共產黨，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為什麼不應該歌頌呢？」

又說：「兩種都需要，問題是在對什麼人。有三種人，一種是敵人，一種是統一戰線中的同盟者，一種是自己人。對於這三種人需要有三種態度。對於敵人，……文藝工作者的任務是在暴露他們的殘暴和欺騙，並指出他們必然要失敗的趨勢，……堅決地打倒他們。對於統一戰線中各種不同的同盟者，我們的態度應該有聯合，有批評。」至於對中共的黨和軍，那就「應該贊揚」，「不應該只看到片面就去錯誤地譏笑他們。」

其次是題材選擇的問題。

這一個問題，也是由寫光明還是寫黑暗那個問題發展而來的。當時，延安一批主張寫光明的左翼作家，他們除了提出「歌頌光明」的口號而外，並且提出「寫熟悉題材，說心裏的話」的要求。照常理講，「寫熟悉題材，說心裏的話」，這是必然的。因為，一個作家所能反映的，一定就是他熟悉的，也一定就是他心裏的話。但是，這有一個條件，就是作家必須獲得創作的自由，否則，儘管他寫了出來，但並不一定就是他心裏的話。但毛澤東要求於文藝作家的，是要他們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要求他們說黨的話。因為，這一批作家「歌頌光明」的意見很為他贊同，而「說心裏的話」，他就並不點頭了。在他認為，文藝作家都是「小資產階級出身，自己是知識分子，於是就只在知識分子的隊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作品當作小資產階級的自我表現來創作。」又說道：「你的一套大道理，羣眾不賞識。在羣眾面前把資格擺得越老，越像個英雄，越要出賣這一套，羣眾就越不買你的賬。」羣眾怎樣才會買賬呢？不要寫你自己「心裏的話」，而要寫工農兵「豐富的生動的語言」；不要把題材只局限於你接觸的範圍和你熟悉的人物，而要「深入工農兵」，寫「根據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假如這樣，雖然你寫出來的是「下里巴人」，但這是「無產階級文藝」，比「陽春白雪」高尚得多。



日軍陰謀
毀決衛河之堤（上）

難波博

本文作者爲日本侵華陸軍步兵少尉難波博，故事發生地點是山東省德縣與臨清縣間之南運河（即衛河），時間是一九四三年八月間，中國人民因此次日軍陰謀決開運河堤受災害者達百萬人以上，許多房屋蘆舍家畜財產皆隨滾滾洪流以去，這種大災害眞是慘絕人寰。

南運河（衛河）長約一千八百公里，這是七世紀時代中國隋煬帝所開鑿的，當年鑿此運河時曾犧牲數萬中國人寶貴生命。可是那一帶地方自從有了這一條蜿蜒的運河，對於灌溉農田獲益非淺，土地肥沃，出產自然豐富，農民們的生活非常充裕。同時這條運河還有舟楫之便，農民賴此河運輸，可以將剩餘農產物運到別的地方去，換回來其他日用必需品，這條河與當地農民生活實有重大關係。

中日戰爭時期，侵客的日本軍也曾利用此運河，將在那一帶搶奪來的棉花穀物，賴此運河運出。有時河水淤淺，船行困難時，日軍便迫着中國人用粗繩繫在船身拉拽，中國人不知流了多少血汗。這條河的寬度是三至四咪，每天有黃色濁水流過，泥沙沉澱在河身，因此河身日淺。一九四三年八月，霪雨連綿不停，衛河的水位看着一寸一寸的向上漲。

德縣與臨清縣間的日本水路運輸隊，每天都向駐在泰安的五十九師團司令部報告水量上漲情形，我（難波博自稱）也幾次到河邊視察水量上漲狀況，在此時河水上漲不已，眼看着滾滾濁流已越過幾處堤防，德縣人道橋也呈現動搖狀態。

師團部接得這項報告後，派折田參謀到現地視察，並與旅團長田坂八十八商談，結果派日本兵驅當地民眾負沙囊往人道橋搶救。河堤有幾處損壞地方，已被濁流冲破，洪水橫着向津浦鐵路線流去。洪水已距津浦線鐵橋有五千六百咪，情況相當危險，鐵橋有被冲破的可能。

旅團長得到的任務是確保津浦線和附近的重要區域，同時我也想到如果是津浦鐵路被洪水冲壞，這責任相當重要，這是不容忽視的問題。

當我任初級兵教官時候，警備區域的鐵道時常遭到破壞，火車也時常發生顛覆事件，那區域的大隊長五十君直彥命令我們說，數個月間禁止軍官和士兵外出，但對於討伐那一帶的抗日軍絕對不能停止，同時爲了確保由天津到浦口這條蜿蜒的長鐵路，不顧中國人的仇恨，特別建築一條鐵路沿線遮斷壕，爲了建造這遮斷壕，不知拆毀幾許民間房屋，平了多少墳墓，這都是爲了保護津浦鐵路所致。

由東北到華南的軍事運輸，以山東方面來說，博山、溜川、華豐、新泰等地所產的煤炭，金嶺鎮的鐵，南定的礬土頁岩（此岩可取出石油）等地下資源，必須搶奪過來送回日本，否則長期戰爭即無法支持，更是素有「穀倉」之稱的山東省，農產物也是支持戰爭的泉源，上述那些物資的運出非必須仰賴鐵路不可，鐵路可以說是戰爭者的生命，關係非常重大。

現在津浦鐵路已面臨危險邊緣，假設這條鐵路被洪水冲毀，旅團長及師團長的地位也就一塊被洪水冲去了，這是明若觀火的事。

折田參謀回到師團司令部後，旅團長把我叫到他的房間對我說：「爲了確保津浦鐵路和德縣，決定將衛河破壞，至於破壞地點你選擇一下。」

決河堤一石二鳥

破壞河堤的地點，不用說當然是在左岸那邊，右岸一帶的館陶、臨清、恩縣、武城等處，日軍陣地密佈，僞政權並設有縣政府，這一地區的棉花小麥等都要輸入到日本，是日本軍閥們一處戰爭經濟來源。左岸地區是中國抗日軍的游擊地，尙未被日軍攻

破。這是左岸和右岸不同的地方。

我對左岸地區日軍無法攻破的情況相當瞭解，於是我向旅團長報告說：「衞河左岸地區是敵軍地區，我們很難進攻，現在爲了確保德縣和津浦鐵路，從左岸破壞河堤，旣將敵軍區湮滅，德縣和津浦路又可確保，這是一石二鳥政策呀。」

旅團長聽我如此一解說，他哈哈的大笑起來，連說：「好方案，好方案，就依着你這計劃執行吧。」

我回到自己房間，腦中不斷的檢討，這任務實在重大，蒙旅團長的誇獎，精神萬分緊張，於是急忙拿出軍用地圖，燃着一枝香烟，凝神注意的選擇地點，破壞這一個七世紀初，中國人祖先以血汗開鑿的偉大運河。我在地圖上的衞河左岸劃了一條線，我決定選擇在館陶和臨淸間千塚鎭附近地點實施破壞。這時期，那一帶地方


日軍活活刺殺中國同胞之慘狀。

田地的高粱、小米、玉蜀黍等農作物正好像黃金似的茂盛生長着，可是經我在地圖上這一劃，那一帶的農作物眼看就要被洪水吞噬了，房屋廬舍必蕩然無存。

我將破壞地點選擇好，手裏持着地圖，得意洋洋的走進旅團長室，指着地圖報告說：「由此地破壞，那一帶的凹地，洪水必然向館陶、邱縣方面的敵軍地區流去，敵軍地區將變成一片汪洋，敵軍的作戰能力就自然喪失了……。」

「好的，就照這樣給屬下部隊打電報。」旅團長笑着命令我。

我回到辦公室，立卽擬好以下的緊急電報稿：「該隊依照旅團命令，立卽冒雨展開破壞衞河左岸河堤任務。」電報由空中傳達到駐守堤部隊，一般中國人民絲毫不知道的，這是那年八月下旬的事。

雨依然繼續降着，我想駐河堤部隊接到這電報命令後，當然要立卽展開行動的，衞河的洪水必然滾滾向左岸流去，我精神覺得很愉快，晚飯也沒有吃，就換上睡衣，持着雨傘到隨軍駐地的丸山酒館飲酒和玩女人去了。

好容易雨停止了，天空的行雲向東吹去，旅團這一紙破壞河堤令，並沒能使好似狂怒的衞河濁流立卽靜止下來，兩天後，駐在臨淸縣衞河堤防某大橋分哨隊發覺在一夜間，衞河的濁流向上漲，將一咪多的河堤冲開了。

次日晨，廣瀨部隊突然吹起緊急集合號，全隊士兵拿着鐵鍬等向大橋分哨跑去。住在分哨附近的村民，正拚命的搬運沙囊、堵塞決口，情緒顯得非常緊張，日本兵一面假意協助農民堵塞決口，一面暴怒的罵着農民：「混蛋，那地方不要放沙囊，一百咪的上流地方決口了，快去。」農民同日本兵跑到上流一百咪處，日本兵們如瘋狂一樣的舉起鐵鍬鐵鎬去破壞河堤，並非是來搶救，這完全出乎那些誠樸中國農民意料之外。

日軍不理農民哀求

農民們見此情形，驚惶失色的叫喊道：「唉呀！大人……危險啊！如果是將這河堤破壞我們都危險啦，此處是高地呀！」「太危險！大人們，請停止吧！」農民們的悲痛喊叫聲，日本兵不但置之不理，反而潑口大罵：「混蛋，再要喊叫打死你們啊！」


日軍以中國農民試刀之瞬間。

日本兵一面怒罵着，一面揮動鐵鍬向農民羣中打去，只聽「哎喲，哎喲」數聲，幾個農民被打得頭破血流倒在地上，鮮血流向堤邊，指揮破壞河堤的是小島少尉，他對農民高聲恐嚇的罵道：「你們（指農民）若妨碍我們工作，將你們全部打死啊！」小島命令幾個兵把槍上了刺刀指向農民，同時又命令日本兵快快挖掘河堤，農民們在日本兵槍口前無可奈何的默默無言，但目中卻爆出來憤恨的怒火，注視着兇暴的日本兵，農民們的內心充滿了仇恨。

正在此時，只聽「沽沽」的聲音，河堤被破壞了，黃色濁流滾滾流出，農民們見此情形喊了聲「危險！畜生！」便一溜烟似的跑回村中，通知村民們趕快逃命。

江南啼痕錄

（六十五）

慈禧太后剛愎昏庸，不只招來外患，抑亦造成清室的覆亡，據傳說這也是報應，乃應了葉赫族首長金什台的誓言。葉赫族是明代占林地方一個部落，其先原是蒙古人，姓上默特，滅那拉部據有其地，因冒姓那拉，後遷葉赫河岸，改稱葉赫部，服屬扈倫，爲扈倫四部之一。明中末屢犯中國的邊境，後爲清太祖努爾哈赤所攻，又急而附明，會明而攻努爾哈赤，即清太祖所謂「告天七恨」之一的事件。努爾哈赤乃集中兵力攻克葉赫，肆威屠殺，男丁少有倖免，部長金什台臨歿恨恨而誓說：「吾子孫雖僅有一女子，亦覆滿洲。」因此，據說清代習慣宮闈避選葉赫族的女子。

那拉蘭兒就是葉赫族的遺裔，父親惠徵在安徽病故，景況淒涼，咸豐初年，徵選八旗秀女，那拉蘭兒報告參加，選爲宮女，憑幾曲南中小調，獲得咸豐帝的垂青，封爲懿貴人。旋於咸豐六年生皇子載淳，便是後來的同治皇帝，母憑子貴，垂簾弄權。同治皇帝早死，又立她姨甥載湉爲帝，依舊過着玩弄垂簾聽政的把戲，眞是非把清朝斷送不可。

中國與歐西各國訂立條約，始於康熙年間與俄國所訂的尼布楚條約。迄道光二十二年因鴉片戰爭的失敗，而訂的南京條約，則爲喪權辱國的開端。開五口通商，割香港，賠償軍費固不在話下。後來又增訂善後章程八條，其中規定英國有領事裁判權，英僑犯罪，不歸中國地方官員審判，破壞了中國的司法權。故南京條約實爲不平等條約的嚆矢。道光二十三年又與英國訂立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明文規定英國兵艦可到五口停泊，外國軍艦可以隨意出入，門戶洞開，中國已無可設之防，導致外國軍事侵略的野心。到一八八九年英國並向清廷要求，中國的海關總稅務司，永遠聘用英國人，從此海關又操於英國人的手上，故不待辛丑條約的規定，中國的海關，已不能自主了。英、法聯軍之役所訂的北京條約，英國吞了九龍司，英、法兩國各賠八百萬兩。最妙的則承諾傳教士在各省有租買土地，建設房屋之權，造成外國傳教士可以深入內地傳教，且同時偏袒教徒，常常出頭與當地官員交涉，使教民恃有後援，更爲跋扈，各地爛蒽游民，乘機乃加入教會，藉教會以保護其爲非作歹，地方官畏外人如虎，放任此等歹徒滋事，不敢加問，益使民間仇外，既開外人干涉內政的弊端，亦種下義和團専殺外人的禍根。

鴉片戰爭以後，俄國東侵的野心，日益加深，咸豐八年，俄國乘英、法聯軍之役，一面聯絡英、法交涉修約；一面以武力威脅黑龍江將軍奕山簽訂璦琿條約：規定黑龍江左岸的地方屬俄，烏蘇里江以東，由中、俄共管，俄船可以航行黑龍江和烏蘇里江，又開了外輪航行內河的先例。及英法和議告成，俄使普雅廷詐稱調解有功，逼取報酬。中國於兵燹之餘，深恐再啓戰端，又與俄簽訂北京條約，割烏蘇里江以東之地予俄。開庫倫、張家口、喀什噶爾三處爲通商埠。直至一八七六年止，中國喪失給俄國的土地，還要比東北九省大三倍。

德國亦在一八九七年（光緒二十三年），藉口傳教士在山東被殺，派軍艦佔據膠州灣，第二年強迫訂立租借條約，爲期九十九年，並取得山東築路採礦權，山東全省成爲德國勢力範圍。俄國也強租旅順、大連二十五年，並允許建造自大連至哈爾濱的鐵路，東三省便成爲俄國勢力範圍。英國又藉口均勢，強租威海衛二十五年，旋又擴大九龍界址，租借新界九十九年，並要求長江流域不得割讓別國，視之爲勢力範圍。法國則在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取得雲南、兩廣路礦權，一八九九年又強租廣州灣，並先後要求海南島、兩廣、雲南等地不得割讓與他國，又視之爲勢力範圍。日本亦在一八九八年，要求中國不得將福建租讓他國，又劃分勢力範圍。這時，瓜分中國，高唱入雲，幸而各國所割分的勢力範圍，甲既所要，乙也希求，暗中你爭我奪，分贓不勻，使中國倖免亡國之禍。

孫中山先生領導國民革命，對外的政策，提出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口號，辛亥革命成功，不久，孫中山先生讓總統於袁世凱，袁世凱不從事外交的努力，以實行廢除不平等條約，竟發皇帝的迷夢，日本遂在一九一五年一月，又由日公使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件的要求。及第二次革命，袁世凱吐血新華宮，而中國又羣情洶湧，反對日本的二十一條件，日本才不得逞其所慾。但不平等條約仍無法廢除，至民國十三年十月上旬，直奉大戰爆發，十月二十三日馮玉祥倒戈，乃受張作霖的利誘，自占北门前線倒戈回京，幽禁曹錕，使吳佩孚敗走天津。馮玉祥既推翻曹錕政權，協同張作霖擁段祺瑞東山復起，稱爲執政。段祺瑞有意整頓政局，乃邀請　國父孫中山先生北上籌開國民會議，孫中山先生力主廢除不平等條約，但段祺瑞企圖拉攏日本，不願在會議上商討這項問題。孫中山先生見段祺瑞背信營私，憤而不參加會議，且以此而舊病復發，終逝世於協和醫院，臨終以「革命尙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諄囑於全體黨員。

「七七」事變，燃起神聖抗戰的火把，於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展開全面抗戰。一直到抗戰第六年，使日本軍閥泥足深陷，而我英勇將士，不屈不撓的精神，已引起全世界愛好民主自由人士所敬佩。英、美兩國及加拿大政府先後正式通知我們政府：「準備立時與貴國談判，締結一項規定放棄在華治外法權，及解決有關問題的條約。」到了民國三十二年一月十一日英、美兩國牽先正式簽訂了「基於平等原則的新約。」

印尼華青年回歸廿年 結果打着紅旗反紅旗

我是一九五三年自印尼巨港「回歸」北平求學，當時年僅十六歲。在北平廿八中學高中畢業未能考取大學，爲生活所迫便棄學求職，被分配朝陽區呼家樓中心小學當體育教員。平時因華僑身份，不但不受重視，反被當成「落後分子」，儘管我也是個共青團員，但不能改變他們對華僑的看法，於是令我開始對共產制度不滿，因此在一九六六年底，「紅衞兵破舊」之後，我便離開學校，走向社會，開始成立一個「小教造反組織」，叫做「北京市小教聯總部」，北平市十八個區縣均有「分部」。我的組織原則是優先吸收各校受迫害最深的教員參加，全市約有五千名成員，我和我的戰友們曾經奪過朝陽區委的權，控制區教育局。於是全區各校的當權派經常被我召集聽取我的訓話，曾經有三個黨員當權派，由於繼續整理教員的黑材料，被當眾宣佈開除黨籍，並勒令他們分別觸及靈魂的檢查，這些昔日作威作福的老爺，今日竟也威風掃地啦！眞是大快人心。由此可見，在人民心目中根本就沒有眞正擁護共產黨的人，他們一‧機會就想推翻共產黨，祈望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也可知中共的壽命不會長了！

毛派共軍介入「文革」實際上是實行軍隊鎮壓眞正的造反派，毛黨已意識到各級領導權幾乎全落到反對他們的社會中堅人士手中，「打着紅旗反紅旗」，給了毛黨極大的威脅，最後祇有動用槍桿子實行鎮壓！借着「清理階級隊伍」，首先清洗進入各級「革委會」的「牛鬼蛇神」，我原任「校革會」副主任，也在清洗之列。那些臭不可聞的「保皇派」又開始神氣起來了，以百倍的瘋狂進行報復，極力要挽回一度失去的天堂。因此，堅決要將我打成「壞頭頭」和「現行反革命分子」，但「軍宣隊」極力勸阻，企圖說服「保」字號，結果鬧得「革委會」撤台，之後即刻將我調往朝陽區和平街中學任教。幸被調走，不然，早就成了「反革命」，總算躲過「清隊」關。

以調職保我過關一事，足以說明共軍內部反毛義士大有人在。但幸運不長，原「軍宣隊」被撤走，換來的是整人不計其數的八四三一部隊，新「軍宣隊」一進門，屁股還未座定，便殺氣騰騰嘶叫，要將「被顚倒了的歷史再顚過來」！再度掀起「大揭發」、「大檢舉」、「大批判」、「大鬬爭」的新高潮！「軍宣隊」的小頭頭在動員會上竟然一語洩露毛派的天機，說什麼「你們上當了，現在該由我們來收拾你們了，有人說階級敵人已經揪得差不多了，這是一種烟幕彈，階級敵人還多得很，我校階級鬬爭的蓋子還沒有揭開，現在是時候了，階級敵人不是揪得差不多，而是差得多，一定要做到有多少就揪多少，一個不漏地揪下去。」

在一片恐怖氣氛中，又將我從和平街中學押了回來，勒令我做了九次之多的檢查，不知對我開過多少次的大大小小批判會。這時我感到，要把我打成「反革命」。

就算做一萬次檢查，也永遠不會通過的。於是，我開始拒絕檢查交待，給它來個軟磨硬泡，無論問我們什麼，都以「不知道」或「想不起來」回敬他們。又如，因我在一次辯論會上向對方提出「不同心也能協力」的說法，誰知此謬語是出自林彪之口呢？當時我斷然反駁：「簡直是胡說八道？」從此我便成了「惡毒攻擊林副統帥的現行反革命分子」！爲此，指我「既然能攻擊林副主席，也必然會有攻擊毛上席的反動言論，你必須老實交待！」我在一氣之下反問道：「你爲什麼那樣希望我也反對毛上席？告訴你沒有，你反不滿意，這倒奇怪了！」

我的話音未落，整個會場像爆炸般地哄起來了，七嘴八舌，結果什麼材料沒撈着，反而倒生了一肚子氣，我暗自覺得好笑。看來他們對我是鬬而不倒，眞是又恨又氣。後來便利用「一打三反」運動，公開宣佈我是一個「不但在罪行上而且在組織上充分證明是『五・一六分子』。」最後一招就只有蠻不講理地對我實行「專政」，把我關在小屋裏，二十四小時都有人輪流看守，名曰「反省」和「交待五・一六罪行」。我還是來個「頑抗到底」，一言不發，一字不寫，如果迫到頭上問我逼我，我反要他們拿出我的「五・一六」證據，弄得他們祇有罵我「頑固不化」和「死不改悔」。就這樣無緣無故地關了我一年零二十八天，林彪事件後，又不作任何解釋，便要我回教研組繼續工作。然而，我拒絕了，我要求他們把我的問題澄清之後，我才能談工作問題，否則，將永遠以罷教進行抗議。並逐級向上投訴，直至滿足我的要求，然後再申請離境。

「離境」，就是我「回歸」近二十年的最正確的結論。

影評好不要斷

編輯先生：

林巽的影評爲我所喜，我個人意見認爲他的影評比香港很多「影評家」更充實、客觀、有見地。希望林巽斷稿不是主持人受兆華（二八九期）那些不成理由的理由所影響就好了。難道一本反共雜誌除了反共文章外，什麼也寫不了嗎？難道萬人傑先生的「人海百態」是反共文章嗎？

林巽寫的好：「一個寫稿人，寫作固然爲了生活，但並不單爲了生活，而是爲了心中一點點抱負。」希望不久重見林巽的「抱負」。

美國讀者周長文

七三年十二月九日

國民黨蔣總裁訓示

針對世變共亂 貫徹革命復國

應有的決心與行動

國民黨第十屆中央委員第四次全體會議，聽取五院從政同志及中央委員會的有關工作報告，研討通過三大中心議題，獲得重大的成就。

一、此次全會，經過周密的籌劃，倡導革新的作法，出席同志集中精神，針對三大中心議題，作極詳密深入的研討，作為本次全會獲致成就的前提基礎。

二、總裁對全會至為關切，會前召見主席團剴切指示，並於揭幕時，頒發「針對世變共亂貫徹我們革命復國的決心與行動」訓詞，指出當前國際政治形勢的「變」，與中共無休止的「亂」，昭示全國，唯有信心與慧力結合的革命定力，才可以使「災難」轉化成為黃金般的「機會」。

三、由於中共內外的危機，迫其對外展露笑臉。加上國際間瀰漫的妥協苟安氣氛，美國與中共的繼續接觸，造成中共一些「外順」的假象，於是有人甘為毛共統戰份子作應聲蟲，侈言「國共和談」散播「認同」、「回歸」、「統一」、「強大」等謊言，固為海內外同胞所唾棄；亦不無造成世人的迷惘。此次全會通過「現階段革命形勢提示」，首先昭告我國內外同胞：堅決貫徹反共國策，決不與毛共妥協；說明「我們堅持反共鬥爭，乃是為了解除中華民族的苦難，將我們的國家建設為一個真正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義新中國，使人民充分享受民主、自由、安和、樂利的福祉，並進而致力於維護亞洲和世界的安全和平」。足可澄清世人對我反共立場之迷惘，也可杜絕中共散佈「和謠」、實施統戰的陰謀。

四、總裁訓示特別指出：「我們忍受一切屈辱，抵抗一切衝擊，就是要使中華民族復興基地，成為激揚自由世界反共信心的源頭，成為鼓舞人類爭取自由希望之火炬」，因此，「我們的革命任務，在打倒毛共暴虐集團，光復大陸，拯救苦難同胞，重建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我們建設台、澎、金、馬復興基地的目的，在樹立三民主義的建設楷模，生聚教訓、充實國力，達成光復大陸、拯救同胞的神聖任務，絕非偏於一隅，決不苟安於一時」。足可使世人對我們建設台、澎、金、馬的積極意義，清楚瞭解。

五、國民黨為結合一切反共力量，加速中共的滅亡，全會並經鄭重聲明：「國民黨對於大陸與海外任何反共反毛勢力，無論其過去的立場與關係如何，一律視之為友，無條件的予以支持合作。」

六、由於國際政局的混亂，以「協商」「安撫」「暴亂」，以「制衡」實施「私利」，加上瀰漫着的妥協苟安氣氛，導使世局詭變，一片迷惘；全會給予我們清晰的指標，也對迷惑的世人，給予以一服「清醒劑」。全會指出：俄、毛之間的矛盾，只是克里姆林宮當權派與中共黨當權派之間的權力鬥爭，並不是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的衝突；也不是真正的領土邊界糾紛。俄、毛間之矛盾，可能因雙方或一方當權派的更換而突然改變。而且它們也並未絲毫改變推進共產主義世界革命的共同目標，它們仍然運用種種策略和手段，在世界各地製造暴亂和戰爭，以打擊民主國家，就是值得世人警惕的看法。又如指出：在共產主義不斷擴張的威脅下，維持世界安全和平最可靠的途徑，第一是要保有實力和行動；第二是加強集體安全制度；第三是要剷除一切妥協和苟安的幻想，激發道德的勇氣；亦是非常的重要的。

七、對於我海外同志，應重視下列三方面，革新觀念和做法：㈠確立內外一體的向心與信心；㈡打破中共的假面目與統戰陰謀；㈢加強人力財力物力，動員海外整體力量。

調景嶺醫療中心關閉

一萬七千難民健康乏照顧

萬人傑先生：

我們是貴刊長期讀者，素仰主持正義，同情難胞，筆誅墨伐，揭露暴政罪惡，數十年如一日，砥柱中流，口碑載道。

茲因調景嶺基督教醫療中心，由於缺乏經費，將於明年元月一日起關閉，所有病牀牙科產科一律停止診療，聚居嶺上的一萬三千難民及四千學生，猶如晴天霹靂，無任彷徨。曾經駐營服務處、徙置辦事處暨街坊會聯合召開座談會，各學校社團一致表示支持；又於本月一日晚間無線電視螢光幕上播映有關訪問該醫療中心負責人發表之談話，使社會各界人士及港府當局正視此事。假如香港沒有階級

歧視，諒不坐視此一萬七千孤苦無告的難民之健康和婦孺生產無所，（難產更加危險，因該區距離港九醫院較遠），午夜缺乏舟車交通，尤感不便。敢請貴刊賜予一角刊登，並懇大筆著論，俾一言九鼎，不勝銘感之至。

調景嶺一群難民敬啓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十二月六日）

雙十回國觀後感（四）

博鼎遺孫

十二日這個日子，凡是海外僑胞回國慶祝國慶的一分子，可以說，是人生歷程上，最榮譽而且是難忘的片段，由我國最高領袖 蔣總統親自發出請柬，人各一份，並贈送 總統像一個，作爲紀念，茶會時間同日下午四時在陽明山中山樓舉行，來自全球九千僑胞准時列席參加。車子剛抵達時，看到這座雄偉莊觀、古香古色的現代化龐大建築物，尤如登臨仙境，四面環山，樹木繁茂，綠草成蔭，芬香撲鼻的新鮮空氣吹拂下，令人精神爲之一振，每位僑胞滿懷希望「能親自看到總統爲榮。因爲參加人數衆多之故，由一樓至四樓都坐滿了人。會議一開始全場肅靜，此時我的腦子裏又在默思着：一個藉藉無名的國民，能夠爲我國最高領袖，這樣的寵愛，可見總統對每一位國民如同子弟一樣看待，就是將來反攻號角一響要我們赴湯蹈火，亦在所不計。播音筒發出音響冲走了我的想像時，嚴副總統由蔣院長陪同下抵進會場，一時掌聲不絕於耳。嚴副總統和蔣院長的身體壯健得很，面露笑容，令人敬愛不已，使人失望的，此次我 總統因遵照醫生囑咐，宜靜養身體，不能和僑胞一一見面，遂由嚴副總統代達 總統意旨，簡單地向各僑胞深表愛意，嚴副總統演講完畢，離開會場時，揮手和大家告別，各僑胞共嚐吃點心，會議到此爲止。

萬協捐款支持救總

十三日全球僑團，先後參加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所舉行的茶會，這個招待會和海外很多僑團僑胞有直接的影響關係，而且有切膚之痛和同病相憐的深遠意義。我們許多都是曾經災難的過來人，因此對救總會非常擁護。歷年來對於從中國大陸逃亡出來的難胞，救總盡了最大能力予以接濟，同時並有的運送回國，得到經濟上的照顧，因此全球僑團和個別僑胞，都以實際行動捐款，大力支持救總這一有意義的工作。萬協團員表示熱烈擁護，不甘後人以香港萬人協會名義，共捐出款項新台幣三千一百元正，（另文詳述）此次回國從各方面而言，是一件做得最出色和最有意義的事情。

政府應再簡化入境手續

由此使我想起了一個問題。而且是應及時解決不可。我政府近來爲了使到海外僑胞，能深入認識祖國各方面建設偉大成就，因而在入境辦理手續時，已盡量簡化，減少許多不必要的麻煩，爲了適應新形勢的發展，這一做法非常正確。不過有一點似嫌美中不足的，例如以居住在香港的僑胞辦理入境證時，在港身份證要五年以上，才可獲准，否則，有天大理由，絕對沒得考慮。

首先我政府必須清楚，凡是能逃出鐵幕的大陸災胞，對毛共的倒行逆施已深惡痛絕，這些人當中其年齡百份之九十九不超過三十歲，大都是年青力壯具有敏捷身手，在我們的反共行列中，可以說是一支反共急先鋒，能逃出毛共極權統治災胞，其成功比率非常低。通常而言，每一位逃亡者，一定要一年時間的周密計劃，這當然要結合糧食，通行證，天時地利人和等方面，才能開始進行，問題並不是想逃亡就逃亡那麼簡單，全中國大陸的邊境，如果有一百幾十個像香港這樣優越逃亡去處，我敢相信今天大陸上，最多只剩下三億老弱殘同胞，由此可見能逃亡出來的大陸災胞已經是非常萬幸。很多災胞擔心被香港政府認爲是「非法入境」者，因此他們害怕去領身份證時會被遣送澳門，長此下去，便變成了「黑人黑戶」的香港居民，對於他們的內心創傷和精神打擊，誰能爲他們分憂？至於申請回國僑胞，姑無論其居住時間一年二年，甚至四年雖然未能符合我政府法律規定，最大動機是對政府有深入認識，才想回到祖國懷抱溫暖一下，不料政府卻關起大門，拒絕他們於千里之外，他們處於這樣徬徨無措的道路上，後無退路，前無去處，一時氣憤之餘，難免又要混進不良分子所喊嚷的「回歸」隊伍了。這對於我們的損失何等巨大。

當然，任何國家之法律，是根據社會形勢發展而制訂，在某一時期內，形勢有所需要的時候，法律非變通不可，老是一本通書看到老的法律，可憐苦了老百姓矣。不過我們也很贊成政府目前處於非常時期，爲加強國內保安措施，嚴防共諜破壞社會安寧，一定要這樣做不可，退一萬步而言，就算是有共諜滲入國內，我總認爲起不了什麼作用，說不定共諜看到國內各方面的進步，一時覺悟起來向政府自首也可能，何況每一僑團回國，都安排了反共骨幹當領導。每一位團員的思想行動，都是掌握在團長手中，根本上應該萬無一失。因此，希望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根據這一實情轉達執法當局，今後簡化入境手續，重新放寬尺度，增加海外僑胞反共勢力，萬望亮察幸甚。（完）

毛共善於誘騙熱血青年 利用價值完畢一腳踢開

熱衷「認同」「回歸」海外青年應懸崖勒馬

不論中外古今，青年人對國家起着決定性作用，一個國家強盛與否，全靠青年人承擔支撐起來，由於青年人有充沛堅強的生命力，對工作有積極性和正義感，對國家民族更是殷切愛護，因此，青年人可以說是國家的精神命脈。

青年人在人生漫長的旅程中，是開始接觸到社會的起點，因此一切意識形態非常衝動和狹隘，特別對政治社會的理解很模糊，往往在實踐生活中很容易考驗出來，在某些情況下不知不覺中，上了亂臣賊子的當還不知道，這便是青年人最大弱點。

我們就回顧五十年代初期，那時大陸上萬千青年人，在共產黨徒利誘煽動之下，思想上進行「馬列主義」和「毛思想」的毒素灌輸，一時便迷失了方向，任由共產黨徒擺佈，直接地作出了很多無價值的犧牲，像五〇年韓戰一役，就無辜地不知死去幾許中國青年人。

無可置疑，毛澤東獨裁政權能夠統治了大陸，青年人居功不少，雖然青年人許多時候容易爲人利用，可是日子久了，經過經驗教訓之後，他們便漸漸地覺悟過來，從而探索出正確路向，時間是最好的見證者，二十多年，大陸青年已感到前途渺茫絕望，生活窮苦徬徨，政治惡劣殘忍，長此以往，就不是做人的辦法，於是由原來滿腔熱情的擁共，一變而成最堅決反共急先鋒。許多明顯例子告訴人們！一個人最低限度，連三餐無法得到溫飽的時候，大家便不約而同，於六二年發生了震動國際大逃亡潮，從這些逃亡者的年紀，絕大多數都是十八歲至二十五歲之間，而且都是長期受過共產黨教育成長起來的，本來應該「憶苦思甜」擁護共產黨到底才對，爲什麼接班人變了掘墓人？從這問題就徹底粉碎了萬惡的共產主義教育的失敗。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接踵而來的，又爆發了一場內部鬪爭，亦即所謂「文化大革命」，大陸青年在毛澤東陰謀指使下，冠以「紅衛兵」這個榮銜爲其出生入死，打倒一切政敵，到頭來毛澤東不勞而獲，坐享其成，權位爭到了手裏，一腳就將這些人踢往農村「安家落戶」作一輩子農奴。十年來雖然沒有演變和六二年那次大逃亡潮，主要是現在邊防禁區比以前更加戒備森嚴了許多，人們總還千方百計，用化整爲零的逃亡方式，前仆後繼甘冒生命的危險，衝出共產黨嚴密的封鎖綫，到目前爲止逃亡者還是絡繹不絕於途，如今逃亡出來的青年人，簡直吃共產黨奶水長大的，這又要怎麽解釋？無他，今日的大陸青年爲了爭取人身自由、職業興趣、言論表達，已經不是那異端邪說的馬列學說所能教育得了的，他們已集體戳穿了毛澤東假面具，在實際行動中表達了青年人的堅強生命力，攜手共同反對共產黨的奴役統治。

由於國家二十多年來，處在共黨魔掌中，生爲我們這一代的青年人最痛心疾首的事情。一些長期僑居海外青年人，因爲得不到國家的溫暖，而且演變成不滿現實的錯誤行爲。當然這些事實也是青年人「愛國心」太過迫切的緣故，共產黨徒便看中了時下青年人的思想弱點，披起人面獸心的假面具，以共產黨代替了「國家」的地位自居，用甜言蜜語作爲統戰手段，製造一些「回歸」、「適應」、「苦悶」、「和談統一」的騙人鬼話，時下海外小撮青年人，又重新回復到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一些青年人已經走過的老路，處處表現了一副前進的可憐相。青年朋友！千萬要小心，共產黨徒並不是慈善家，有心愛護你們，只不過你們受到了高等教育，有機會在宣傳上爲它們助威吶喊，此時此地反觀無數窮苦失學青年，何曾見到共產黨徒同情他們的學業前途？是誰都可看得出來。以你們這些青年人的家庭背景，歷史出身，思想根源，都是非富則貴的「資產階級」，用共黨唯物史觀去衡量你們每一個人，完全不是可以用的材料，在這一特殊環境下，暫時只借用你們剩餘價值加以利用而已，等到你們的拐杖借給它們過了橋的時候，就不再認人了，過去無數例子你們可作爲照鏡。

凡是中國人，誰都愛護自己的國家，現在海外一些知識青年把愛國變成了愛共產黨，這種不問是非皂白盲目的「愛國」法，是非常危險錯誤的。共產黨和國家是截然不同的東西，其結構更是有若天淵之別的組合體，共產黨的祖師爺是一百多年前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便是第一個在蘇聯播下共產主義種籽的罪魁之一，自蘇聯十月革命爆發後，陳獨秀、李大釗等人，便把這點餘孽傳到了我國。共產黨最高目的，利用暴力推行世界革命爲手段，徹底消滅資本主義，在人類廢墟中建立共產主義，取消國家民族的界限，其本質完全是一個獨裁的專政體系，在正宗的共產黨徒心目中，根本就沒有國家觀念這回事，在某些時有所需要的特殊情況下，它就把冠冕堂皇的「國家」作化身，自始至終，其權力凌駕於國家之上。我們可以舉出事實作爲佐證：由上層至下層的權力，完全操縱在少數人手裏，即「黨中央」、「省黨委」、「專區地委」、「縣委」、「公社」、「支書」。它的「黨中央主席」權力高於「國家主席」。一切行政措施及軍事調遣非得到其批准不可。這個異族邪惡組織侵襲了中國領域裏，根本就違背了我國固有的倫理道德，民情風俗生

活習慣等優良條件，用盡殘暴的手段去鎮壓自由的中國人，毛澤東就代表了這異族組織的劊子手。

國家自古以來已經有了的東西，簡單而言，即包括：「土地」、「人民」、「政權」。就以土地，毛澤東過去向蘇聯一邊倒，爲了討好「無私」援助，喪權辱國割讓了國家多少領土？無法計算出來，暫且不說，就以近年來的釣魚台爲例，毛澤東爲了要和日本急於所謂「建交」，由原來「反對日本軍國主義侵略釣魚台」。不夠三分鐘周恩來就改變口風說：中國地方這麼大，小小一個釣魚台，沒有什麼關係，（大意如此）以國家領土換取小撮人的統治地位，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去看領土問題，它還有一點國家觀念嗎？它們根本把神聖不可犯的領土，視同一般貨物的交易，只要地位不會掉下來，就是割去了半壁江山，它們也不會臉紅。

有謂「國以民爲本」，也就說人民是國家的無窮財富，相應地國家就必須利用這財富，改善人民生活條件，並給予充份權利。反觀這二十多年來，不但一點沒有做到，根據不完整統計，給毛澤東殺掉的同胞超過一千萬人以上，其他諸如被迫自殺間接死去的要相當於五倍這個數字，試問這樣的人民生活在這樣的「國家」，如同奴隸，受到嚴密殘酷的特務組織控制之下，人民與「國家」形成了敵對狀態，這樣的「國家」還值我們去愛護嗎？

「政權」是國家的一部機器，有權利保衛國家領土完整，其權利是通過民主方式之下，是人民給予的，「政權」並不是用來管制人民、屠殺人民，反觀毛共這個「政權」含糊地以國家自況，七億同胞二十四年來沒有認許的，而且一直暗地裏繼續反抗，由此，我們怎麼可以把這「政權」當成國家看待。

最後寄語海外一些青年知識分子；你們是國家未來繼承者，前程無可限量，千萬要潔身自愛，不能因爲一時「愛國」心切冲昏了頭腦，在人生歷史上染上汚穢的政治色素，那就一失足成千古恨，回頭已經百年身，悔之晚矣！

我們迫切追求的是一個民族博愛平等，民權充份尊嚴，民生衣食豐裕的——三民主義新中國。

（孫一專）

回歸之後捧拍過份
老變色蟲浸會受辱

編輯先生：

昨有學生來，告一趣事，值得一記。

話說徐某抗戰前本是一托派、因鬬爭失敗，乃搖身一變，投入國民黨。他本信奉馬列托，至此乃又高唱孔孟、國父三民主義，居然以民主自由鬬士、國學大師、國父信徒自任，創辦雜誌，刊名「民主××」，且用國父所寫「民主」刊於雜誌封面，以明心跡。

但國府對這種變色蟲從來不敢相信，所以徐某在台混了二十多年，始終搞不出什麼名堂。他之變色本在求名利、地位，目的既不能達成，遂又想變色。他先鑽到香港，入新亞教書，不知爲何，乃忽又鑽進浸會。爲了揚名出風頭，本欲投入「星島」，佔一寫作地盤，不成功，退而向「華僑」鑽打主意，鑽營有術，目的果然達到，故常見該報有他專欄「大作」，文章名爲分析國際、中國大勢，骨子裏卻是向毛共送秋波，想靠攏。

不久，徐某果然偷入大陸，走了一趟，毛共對這種人並不重視，因他的歷史太不合毛共口味，故其受到冷遇，也就是說碰釘子而返。

無奈這種人太不知自愛，回港後對浸會學生卻大放毛毒。他說：「過去未入過祖國，故不知祖國如何進步，此次回歸，卻親眼看到了一切，使我思想大變。」接着又說：「我覺中國共產黨治國政策，乃非常合理……。」語至此，學生大嘩，全體聽眾不禁報之以「嗤嗤」聲。徐某話不投機，遂草草收場，低頭下台而去。

筆者聽到這段故事，不願私藏，故願公諸「萬人」大眾，任批評。

黑白翁敬啓十二月七日

賭之害

伍景行寄自芝城

偟往馬場　非因家貧
日夜勞碌㈠　東走西奔
想中Big Q㈡　斬斷窮根
馬經貼士　傳說紛紛
第一第九　疑幻疑眞
場場敗北㈢　晚晚求神
輸到仆街　永不翻身
債台高築　不問不聞
生借無門　冇人相信
妻啼子哭　實在可憐
父母兄弟　心痛如焚
親戚朋友　斷絕六親
勸你改過　從此更新
立心省悔　重新做人
浪子回頭　何止千金？
切記切記　無須沉吟
辨別是非　立己立人
果眞能改　大家歡欣
社會歡欣。

註一：美國很多城市都有日夜場賭馬，日場馬好似香港一樣，華僑叫做跑大馬，夜馬叫做車仔馬。但在不同場地比賽，大馬場多在郊外，但車仔馬場則較近市區。

註二：Big Q. 者即大連贏位也。

註三：許多華僑社團裏，都奉有華光或關聖像，當那些不肖子弟賭輸回來，就將那些票尾串成一串串「銀紙牌」掛在關公頸上，然後參拜或審訊。

代郵

「萬協」陳、張、梁諸會友：來信收悉，謝謝。對所詢爲何不把此次本會雙十回國祝慶團，在寶島時的活動情況作一詳盡報導？現簡覆之：

本來弟是擔任「萬協」雙十回國慶祝團總團長職，遺憾的是在飛台前三天，因血壓突高，遵醫囑：「不宜遠行」，而臨時取消赴台，但願下次訪台機會早日到來，以便作訪台紀遊，以饗諸位。

弟曾憲光上

民國六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徵求長期訂戶

三十元訂閱卅期

本刊為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三十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三十五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十樓A座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茲付上 現金／支票／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哨牙黃撥弄是非
美國讀者的看法

人傑兄：

自三藩市一別，瞬已多月，遙望我兄工作順利，身心愉快，是為頌也。上月二十七日上午，森亮兄親來××咖啡室，嘆其一杯一件。當我將咖啡送上之時，碟底尚未响檯，森亮兄從手上交我白紙黑字兩張，叫我慢慢一看，便知內情。當時因工作太忙，順手塞入褲袋，直至下午放工回家，急不及待，架起老花，從頭細看，恍然大悟，原來如此。

人傑兄：我倆雖只有一面之緣，我覺得您是正人君子，傑出別人一等，不是奉承之語，此是我衷誠之感。因為您的文字，我已看過不少，所以我敢如此肯定。對於兄與厚甫之事，該視為小事，厚甫先生搭上匪船，聽哨牙黃纔言播弄，此時向他解釋，亦屬徒然，不如任由事情發展，日久見人心，厚甫先生終必能辨是非曲直，到時水落石現，事情便大白了。您勿為此事而不安，現在華埠各人已知發生該事，大家公認兄不會說此低能之話，一致認定是哨牙老鼠所為，此人太狂妄自大，乞人憎之流，若他如此下去，終有一天給人飽以老拳，落其棚牙，他才收口，相信不久事實會出現。

人傑兄：我稱兄道弟，實在非常大膽而冒昧，請千萬原諒！弟才學平庸，文化甚低，萬望仁兄多多指教，若有閒暇，祈望兄覆弟乙音，是所厚望。森亮兄現已發福，面圓如盤，順為一告。

弟周××敬上（十二月七日）

陳昌和小烈士家屬
續有熱心人士捐助

袁暘照、傑龍各捐五十元。李芳捐二十五元。洪佳、丘陵各捐二十元。王康操、陳本各捐十元。合計一百八十五元連前一百一十元兩單共計二百九十五元。

萬人協會先鋒社啟

十二月十四日

萬人協會小啟

近日收到美國讀者吳文迪先生捐經費美金二十元。本港讀者傑龍先生捐經費港幣一百元。美國伍景行會員捐會刊費港幣五十元。陳菱之會員捐福利基金二十元。謹此致謝

萬人協會啓

十二月十四日

措詞過激
只好投籃

萬人傑先生：

首先向您致敬！

我一向是貴刊之忠誠讀者，它對我增添不少人生、社會和文學知識。特別貴刊詞鋒突出，喚起廣大反共人士，和為着全港居民利益，攻擊港共，我全力支持，萬分敬佩！

我時時想投稿，惜業務困纏。我平生愛好文藝，但無機會鍛鍊。一九六八年和胞兄吳曼峰曾辦一份週刊「今日香港」，很快便失敗。經濟經驗等不足，是失敗主因。現投一稿，如符貴刊要求，任由安插。

今後望萬先生多多教誨，您是我們反共隊伍中的導師。

吳漢治敬上七三年十二月五日

（來稿因涉及人身攻擊，恕未能發表，只好將信刊登。以後撰稿，希能慎選題材。）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奉和壇主雙十節原玉

葉其眞

㈠

皆謂毛朝有自由，逃亡底事不停留？
血凝絕壑多山鬼，潮湧流民似海鷗。
反共皆因存正氣，回歸誰願上撓鈎？
武昌風義如猶在，大盜稽誅幾度秋！

㈡

革命端求大道行，人權爲重死生輕。
頭顱有價難逢主，鄉土難歸易動情！
粤海浮屍彰暴政，台灣牧野盡豐耕。
民心已奠中興路，順應天時好進兵！

近日詩人作品，極少有「進兵」「反攻」字樣，詩可代表國風，國風者，國家一時之風氣也，香港詩人，尚有「猶盼王師出石頭」，他處則不多見也，壇主。

讀泰國諸賢詩句有懷，並步袁暘照兄原韻

鄭秀堂

幾番惆悵故園林，客邸空餘破碎心，
半世流離多歷刼，廿年悲痛漸消沉，
南洋喜有諸賢在，北地安容久翳陰，
捧誦迴環詩勵志，沸騰熱血逐寒侵。

詩

高醹賜

不管唐音與宋音，偶然興到便成吟，
五言七字皆師古，一卷千篇只說今，
妙韻拈來因有物，空靈呼出可無心，
山川壯濶開吟境，笑我駑駘入未深。

高先生詠做詩之道，是爲名言，茲將「師古」二字提出研究之，中國詩自周文王至民國八年，歷經各代名家，一再改良，協音以成韻，修詞以達遠，迨至唐朝，更臻優美，達到最高境地，形成規律，並非某一人發明，亦非某人規定，是各朝名家，全體公認，必須用對仗、音韻、平仄、格律，才能寫出好詩，是經數千年漸次演進而成者。如果不循此道，造句即不能優美，如敢個人發明而不師古法，結果一定變成滾鼓高山胡說八道者矣。例如民國八年，一羣新聖人，提倡文學革命，領導人物之一胡老師，因自己工夫欠缺，不會作詩（讀洋文）研究多時，不得門徑。覺其艱深，知難而退，竟乃意想天開，憑其博士權威，校長職位，提倡廢除平仄音調格律，與新聖人等發明所謂新詩，取其容易，斯時也，小學生均一變而成詩人。因之新詩大行其道，諸聖人，且有大道理，自圓其說，定出「新舊」名詞，凡是好詩，皆謂之「舊」，稱不通者謂之「新」，意言新勝於舊也。五十年來，眞象始白。顚倒是非，摧殘國粹，欲將李杜放翁，用革命手段，全部鬬臭打倒，是消滅國家傳統文化行爲，罪大惡極矣。狂妄囂張，無人禁止，於是一羣文妖，更大膽胡爲，見「詩文革命」之計已售，更進一步，將外國政治主義，抄襲而來，演成今日之災禍，國家進步乎？人民幸福乎，馬克思、列寧，僭入中國，位居孔孟，而又代替耶穌矣。

可喜者今日台灣政府，尚有遠識之士，提倡詩學，保存國粹，是偉大文化戰爭也，其功效駕乎兵革之上，是爲國之大計，惟領袖羣倫者，宜有學識風度，豈可以獎章小事，鬧上法庭，有失體統，未免欠缺雅量矣。詩人個性，大多別俱風懷，不可繩之以俗，李白倒騎驢背，陸游自稱放翁，當時看法，皆是不拘禮法。皇帝知之，不願干涉，胸掛獎章，又何損大雅，如係勛章，則更有懸掛之價値，鍾君對詩人個性，不大明白，此公素不知名。究竟詩學如何，又何因負此重任。現在深淺莫測，已去信台灣友人，將其作品抄來，以待觀賞品評，由其人見解措施，學問也不會太高，毛病出在修養不深，以時俗之眼，而看詩人，始有笑話鬧出也。星島晚報閒花集，有詩詠之，多人讀之大笑。該詩允稱佳作。

高先生詩，「五言七字皆師古，一卷千篇只說今」。師古說今，方是名家手筆，壇主評

大陸農民嘆

雪梨 林哲齋

十月禾黃豐歲收，農民顆粒竟無留！
衣糧天賦遭強奪，備戰欺人迄未休。

林先生所言，是爲眞實情況，世間一切動物，皆有上帝賦予食品，最慘者，大陸農民，自身辛苦所得，全被取去共產，反致挨飢受餓。毛大哥共產主義，又完全依靠工農，農人只有吃飯主義，吃不飽，任何主義，都是胡扯蛋（北方土語）。你自己老婆兒女吃不飽，亦將離背而去，毛大哥知道乎？壇主忠言。

奉和董力行先生「雙十節」原玉兩首

鄭六豐

㈠

雙十旗開有自由，㒼機可待此中留。
是眞革命徵威鳳，未見昇平耻狎鷗。
乞食吹簫吳市客，得心應手渭河鈎。
何時歸謁中山墓？此時遙思故國秋！

㈡

豈可回歸北上行，離經叛道世人輕；
亡秦始解生前恨，反孔原爲死後情。
截斷清流同謁澤，徒勞密植更深耕。
民心向背觀雙十，旗海旗山勝甲兵。

用風社雅集詩題（喜見故人來）

袁暘照

斷雁零鴻廿四秋，欣逢知己在南投，
身經凍餒顏猶瘁，足踏荆蕪血記流，
苦淚潛藏聲咽咽，親恩期報日攸攸，
樽前話到家鄉事，頓起當年下放憂。

偶作

馬天

文化復興開異類，維新國運等從周，
昇平未滅腸中火，歌舞難消客裏愁，
死士決心臨易水，蒼天何意負神州，
荅封海峽冰河冷，助陣風雲悶局留。

小將馬天詩句「死士決心臨易水，蒼天何意負神州」是爲佳聯。第三句原爲「腸中氣」，腸中之氣，是爲「屁」，乃改作「火」字，比較好點，作詩要逐字研究，不能錯用一個字，壇主。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二二期 新25期）



「反潮流！反潮流！」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二二期(新25)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二二期(新25)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 一九七三年 十二月廿七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五一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一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一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每週評論

由阿游暴徒殘殺無辜所聯想到的

今日的世界是一個暴戾的世界，流血的世界，仇恨的世界。打開報紙一看，到處是殺戮，到處是搶刼，眞令人浩嘆不已。不過世界上也還有乾淨、和平和富裕的地方，譬如中華民國的台灣省，甚至是隔海與中共統治下的福建沿海地區相望的金門，就完全沒有諸如刼機殺人一類殘暴、血腥令人噁心、髮指的暴行事件發生。

十二月十八日阿游暴徒血洗羅馬機場。此一殘暴悲劇歷時兩天，導致三十三人喪生，並刼持人質，其野蠻暴行，實使人到了不能相信的地步。

世人如果對這類血腥罪行也能容忍的話，那就證明人類已經沒有了文明，世界上也沒有了眞理，復足資說明：今日世界又回復到蠻荒時代，是在受野蠻人統治着。

本來，這類事件的發生，並不是受害人的咎由自取，更不是出自所在地國家的事，而是整個世界和全人類的事，也就是說這類暴行是向自由挑戰，向人類文明挑戰！

這樣怵目驚心的暴行，完全違背人道的殘殺，本來應由聯合國作出應有的譴責，或者由自由世界所有國家聯合採取行動；不然聯合國就沒有存在的價值，自由國家則益顯得荏弱無能，發展下去所謂「暴力革命」，將更橫行無忌，將給人類帶來更多的浩刼。

像阿游刼機殺害無辜這類暴行，若與中共政權歷年所殺害的數千萬大陸同胞相比，可以說是「微不足道」。有一點是不容忽視的，即阿游分子某些殘暴伎倆又是學自所謂「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我們可以說，今日世界不得安寧的原因，都是直接或間接與提倡「天下大亂是好事」的毛澤東政權有關。如泰共倡亂不僅直接受中共支持，且在中國境內的雲南邊區設有「泰國之聲」電台，向泰國境內共黨分子和人民作宣傳。

所謂「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在北平設有辦事處，不僅接受中共援助更受中共在政治方面的影響和指揮。今日中共對外雖在表面上提倡什麼「和平共處」，然實際上，只要任何國家沾上它的邊，這個國家內部必然發生越來越多的麻煩。過去的印尼就是一個例子。在目前，泰國也已朝着這個自我毁滅的絕路走。

中共能夠荼毒人類，危害世界，近年且有越來越瘋狂之勢，這是與國際間的姑息逆流和推行「除良安暴」方針分不開的。在這方面表現得最突出的，要屬美國總統尼克遜和他的御用「政治搞手」基辛格。中共竊踞聯合國席位是尼克遜的幫忙，蘇聯遲遲未對它的「逆子」中共下手也是顧忌尼克遜在背後替中共撐腰；尼克遜之背棄盟友，扼殺中國大陸同胞的生機，進而與虎謀皮，不僅助長了世界暴行的泛濫，更使人世間的道義蕩然無存；特別是本來就已癱瘓了的聯合國，到中共加入後，簡直成了惡霸、暴漢和棍徒的淵藪。

由於作爲世界盟主的美國帶了這個頭，於是歪風邪氣瀰漫了整個世界。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聯合國成了助桀爲虐的機構，連一向受人尊重的諾貝爾獎金組織都迷失了方向，竟把一九七三年的「和平獎」發給越共頭子之一的黎德壽。如果希特勒、莫索里尼和東條英機等人不死，在今天這個沒有是非和道義的世界，都有可能得到「和平獎」，若是入了美籍更有可能當上尼克遜總統的「高級顧問」。

美國與中共拉關係，據說是「爲了和平」，好！然事實卻恰恰相反，美毛關係不僅無助於和平，反而助長了中共稱霸世界和屠殺大陸同胞的兇燄。

儘管美國不斷向中共送秋波，甚至磕響頭，而中共卻始終沒有忘記罵「美帝」和提倡「暴力革命」以及「槍桿子裏出政權」等等濫調。

中共對世界上所有暴行，只要對它有利，無不冠以「革命」二字拍手叫好。當然，這是它的「主義」所決定的，然敢於橫行無忌，這又與美國當局的「除良安暴」政策，有其不可分的關係。

阿游血腥殘殺值得反對、咒罵和採取一切抵制行動，然美國對中共的無原則支持，更值得反對與咒罵！

新聞以外

幾個來自臺灣的罵街潑婦

她們都是台灣國府用納稅人的錢教育培養出來的，可是在香港寫潑罵文章，卻一貫採取反政府態度。老萬和她們立場不同，人格有別，因而受到這班潑婦譏罵，指老萬以「台灣代表」自居。老萬並非生長受教育於台灣，當然無權代表；不過眼見台灣出此敗類，深感痛心難過！

萬人傑

人家的地盤與我們的地盤

不久前一位讀者寫信給老萬，他說：「在『星報』看到你替他們寫文章，但這家報紙我覺得有點『左口魚』味道，認為你不該跟他們『同流合汚』，不要再替他們寫什麼專欄罷。」老萬當時給他一個簡單答覆：不管報紙立場如何，只要他們肯讓我有個發言機會，且保證保存文章原意，我沒理由放棄這個地盤。

和這情形相反，「萬人雜誌」創刊不久，一位對國學很有根底的作者，自動投入我們陣營，替我們寫了許多很有份量的文章，後來被人打小報告，向國府當局告狀；也有人向老萬提出，這人是反對政府的，是國民黨的叛徒，要求老萬不要繼續發表他的文章。當時老萬給他們的答覆是：「萬人雜誌」立場是反共的，只要不違反我們立場的文章都發表，不管他過去歷史如何。

那時老張未死，仍是我們老編，他有很高的智慧，能辨別所有文稿的眞正用意，因此老萬對他的取捨，很是放心。他對老萬說過：只要和我們態度一致，即使是毛澤東、周恩來寫的，我們也照樣刊登。這位作家所談的多是語文問題，不涉政治，為什麼不能登？再說：即使他是國民黨叛徒，我們的雜誌又不是國民黨辦的，沒理由因此就不登他的文稿。

英資辦的報紙

這位先生一直是我們的重要台柱，直到去年他急病去世，我們還是維持很好的關係。而且，他受了老萬思想的影響，對政治已不若過去的偏激，他筆下也從未再寫過任何反政府的文字。不但在「萬人雜誌」如此，在其他報刊也如此。這證明我們對

據老萬所知，「星報」並不是什麼「左口魚」，這家報紙由英商集團經營，有英文版也有中文版，他們的立場和態度和英國政府一樣，在政治方面，一如香港政府，原則上承認中共是「中國」，但對民主自由人士的政治見解也不會加以壓制。因此，在他們版面上往往覺得不大調和，有時顯得中立，有時看起來偏左，有時卻又像偏右。其實，毫不足奇，即如香港的居民，如果你不是有政治陰謀或活動，不管左傾、中立、右傾，都不會受到干涉，也有權發表任何意見。

「星報」的版面也是如此，其中一部分作者及編者思想稍為傾左，因而從他們的標題及文字間，使思想右傾的人看起來很有「左口魚」味道。老萬接到邀約時，也曾為這問題深深地考慮過，覺得這可能是一樁十分吃力而不討好的事情。

遊戲文章起禍

老萬覺得，在這一家銷路不錯的報紙上佔有發言地位是好事，不是壞事。老萬特地跟老總講好，要尊重作者意見，如果發覺某一篇文稿違反報紙立場，或有其他原因不便發表，只可整篇抽掉，不要在文字上刪改。這要求獲得接納，老萬便成為這家報紙專欄作者的一員。

不管別人寫的文章如何立論，老萬並沒把自己立場改變去遷就別人。不過，老萬心理上已有準備，隨時可能在這裏遭到攻擊。因為，老萬能在這個經常被「激進青年」利用的地盤中佔一席位，而老萬的言論，又和他們背道而馳，他們一定用種種方法對付老萬，可能是個別的，也可能是共同的。

也許老萬神經過敏，也許所料不差，最近，果然遭到這樣的事情。起因非常簡單，在「香港生活」一欄裏，有一位男性作家「崑南」，以前寫影評的，現在什麼都寫。他寫了一篇「女禍」，說及「香港生活」這一版內，六篇專欄，有四篇是女作家的，因而躭心女人禍水。這原是開玩笑的短文，遊戲文章，頗適合老萬的輕鬆作風，於是老萬也湊趣寫了一篇「慰男作家」。自問此文並無惡意，無非和崑南一唱一和。老萬與同版執筆的四位女作家，沒一個認識的。

「名門」的媳婦

老萬在「星報」寫「星星集」時，全版只有兩位女作家，後來改版，才有另外幾位「聯袂登場」。料不到老萬的「慰男作家」卻被孫寶玲借題發揮，無聊輕佻的大罵了一頓。

孫寶玲這巴閉女人我不認識，從未謀面，不過從三蘇、南宮搏這些人口中，對她的來歷，略知一二。據說就是以前開「玫瑰夫人攝影院」的老板，本是香港「名門」余家的媳婦，目前是否仍保持這「身份」，不得而知。她之成為女作家，似是最近的事。聽得老編們說，她的特色是喜歡「到會」，即是說，每晚跑到報社，上門寫稿。也許，這表示她的文章並非倩人捉刀，字字由她自己寫出來。老萬不愛管人家私生活，尤其對女人的私生活

集中

其實別有用心

[illegible]

我曾研究過，爲什麼始作俑的崑南沒受她責罵，老萬只搭了句嘴，卻罵到狗血淋頭？後來從她的文章看到，他和商業電台的「藝員」陳韻文一夥人是「老友記」，時時在一起，便不由恍然。陳韻文「應邀」到大陸「訪問」後，在她的節目中無緣無故的攻擊老萬，還大播共產歌，老萬在專欄裏曾予還擊。或者基於這「前因」，老萬的一篇文章就給抓住來作抨擊的口實。如果老萬的文章是出於惡意的，受人責罵，無話可說；但老萬講笑而對方認眞，不分青紅皂白，罵到不留餘地，極難做到「一笑置之」。

來自臺灣的小潑婦

但事情還不就此而止，接着蔣芸飆罵了老萬的「幽默」，杜良媞也加入罵團，認爲老萬如果寫「影評」，一定死得人多。還有一個尹懷文，雖不敢在「香港生活」中罵老萬，卻鬼鬼祟祟的在一家鹹濕電視報裏放冷箭，一位讀者剪報寄給老萬，在報上批了「放屁」兩字。即是說，「香港生活」版的四名女作家，一致向老萬圍攻。這四名女作家，除孫寶玲外，其餘三名都來自臺灣，這一點頗值得注意。

三名來自臺灣的女作家中，老萬只聽過蔣芸的名字，其餘兩名，卻不見經傳。蔣芸之出名，因她曾經成爲新聞人物，在臺灣報章雜誌中，成爲討論的焦點。從孫寶玲文章中，知道她們四名女將，三位是太太，一位是小姐。即是說，三個已有名份，一個還未有人認頭。老萬不只在「香港生活」版內被圍攻，連電影欄一個寫小框框的也加入戰鬪，放「梅花針」（因爲太小，不能稱爲冷箭），事後查悉杜良媞的良人是足報編輯，這是婦唱夫隨的表現，老婆罵人，他也加埋把嘴。這種人肯定沒有志氣，因此老萬也懶得管他，他罵當他放狗屁！

不過，在這幾個罵街潑婦中，罵得最兇最潑的，還是那位「小姐」蔣芸。

「退出」與「重返」文壇

蔣芸是曾經轟動臺灣文壇的人物，不是她的作品有近人的成就使臺灣文壇「震驚」，而是她發表的一篇「創作」小說，被曾是她密友的一位男作家揭發，是從一本外國小說「偷橋」而來，這件事曾引起臺灣報刊向她圍攻。

本來，一個在文壇上沒什麼名氣的女孩子，出道不久，向外國小說偷橋，算不得什麼同事，文壇上有地位的老前輩，儘可不管。可是，她居然受到圍攻，相信這位女作家在臺灣的人緣一定不大好，才有那麼多人攻擊她，沒人維護她。最後結果，她寫了一篇文章，聲言「退出文壇」，從此溜出臺灣，果然有一段長時間「退出文壇」。

不過，問題並不因她「退出文壇」而寢息，香港有刊物把臺灣圍攻的文字轉載，幸而刊物銷路有限，這椿轟動臺灣文壇的事，在這兒並沒引起在臺灣那樣大的波濤。

這是老萬所知一點點關於這位女作家過去的事情，因爲她不是臺灣「著名」作家如瓊瑤那樣巴閉，老萬一向沒特別注意。不過，她近來在香港卻「重返文壇」了，不但重返文壇，而且敢於撩交嗌，不脫罵街潑婦本色。

「小黑再見」事件全部資料

說到她重返文壇，大概是見知於一位報界大亨，女人多的是辦法，大亨高興，可以把她捧到半天高，她也渾忘聲言「退出文壇」時的淒涼苦況，意氣風發之餘，以爲多年前的舊事，可以一筆勾銷，只要大亨撐腰，便可無往而不利，自以爲了不起。

其實，過去的紀錄，在臺灣隨便一家報紙雜誌的資料室都找到，老萬爲滿足讀者了解「小黑再見」事件的經過，及蔣芸「退出文壇」的聲言，全部資料找到，將重登一遍，讓香港讀者也知道這位「重返文壇」的臺灣女作家在臺灣觸雷經過，讓她自己重溫一下往事，也許她會了解人緣的重要，得意時要想到失意的可悲，不是有大亨撐腰，便可罵盡天下。

老萬雖沒地盤安置她，但和她並無利害衝突，河水井水，互不相犯，她的潑罵，眞是口賤得人憎！老萬對付敵人的方法是加倍還擊，不管你是正牌左仔，還是臺灣變色蟲。

蔣芸在她的「自白」中表示：攻擊她的人，曾經受過她「幫助」，大概是指對方「恩將仇報」。但蔣小姐何嘗做得到「有恩報恩」呢？照老萬所知，首先發砲的是許遜，他畢業臺大歷史系，又是輔仁大學的哲學碩士。此人文筆犀利，文名籍甚。他攻擊蔣芸是「恩將仇報」嗎？恩恩怨怨，恐怕只有他們兩個人自己才曉得。

起清她們的字容

此外，蔣芸還有過幾位很要好的「朋友」，一位是臺灣政治大學國文系副教授尉天聽；一位是「名作家」李敖。

不過，李敖雖然名氣大，卻是「一杯水」主義的人物，喝過那杯水後，恐怕不會回頭再喝；蔣芸喝了那杯水，卻染上反政府傳染病。還有一位是畫、文俱佳的趙寧，在皇冠雜誌裏常見到他的作品，現任臺灣中華電視公司編導。

說起蔣芸和趙寧的「友誼」，卻有一段古。當時蔣芸失意於香港，跑到美國，認識了趙寧。兩人的「感情」一日千里，本來沒有問題了，後來趙寧見到到美國去的劉國松，向他打聽蔣芸的「爲人」，劉國松並不隱瞞，一切和盤托出，幾瀕於成的「好事」便告吹了。

至於那一位已是「太太」的尹懷文（她有兩個姊妹尹懷玉、尹懷中），也加埋把嘴罵老萬。記得明報週刊的員圓，寫過一篇批評「秋決」、「窗外」的文章，曾引用尹懷文的話，說只有臺灣這樣「賤格」的感情，才會拍出這種電影。她根本忘記了自己是在臺灣受了九年免費教育教出來的貨色，如果說臺灣的感情是「賤格」，她是賤格之尤！

老萬不明白在臺灣不見經傳，跑來香港便自稱女作家的這些女人，爲什麼那麼容易忘記自己的出身？

賀龍怎能逃往蘇聯

胡蒼之



在文革期間，一度盛傳賀龍逃出了大陸，而香港許多人總覺得中共政權的嚴密控制，不可能逃出老毛的魔掌。現在似有端倪，據香港時報十二月四日的專訊報導：一名中共「青年團第一書記」最近從廣州輾轉逃亡泅水抵港，據他說：「在原任『北京市長』彭眞被殺前，毛澤東痛罵他：『犯了四十五天的錯誤，不能抵償四十五年爲黨鬪爭。』因這事件，使到賀龍不安，結果找機會逃到蘇聯與陳紹禹合作。」

這名中共「青年團書記」，並曾透露：劉少奇已於本年初在廣東從化死亡；而林彪駕機逃亡時則被飛彈擊落，以及其他若干新出籠的內幕消息。我認爲已死的暫擱置不去談它，究竟現仍活着的賀龍等人將會發生什麽作用？特別是怎樣逃出鐵幕的，更有分析的價值。

關於賀龍逃到莫斯科去的消息，四年前已有報導。如「新聞周刊」一九六九年八月十八日的文章說：「現在莫斯科電台的華語廣播中，正竭力攻擊北平中共政權的計有：前中共國防會議副主席、前中共中委及其政治局委員賀龍等人。……」該周刊又說：「賀龍早於一九六七年，當毛澤東派的紅衛兵發動對陸軍進行整肅時，就已宣告失踪，其後出現於莫斯科。」

雖然賀龍脫離了毛的魔掌，去到莫斯科跟蘇共卵翼下的陳紹禹合作，共同策劃反毛活動已成事實；可是共報迄未證實這件事，只駡王明（陳紹禹）通番賣國，爲何從未指出賀龍的名字呢？誰都知道：陳紹禹是個純粹文人，所謂「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並且早就留在莫斯科，無可否認。而賀龍則不然，他是「文革」期間才逃走的，如果中共承認，則對自己十分不利！因爲賀龍是一個典型的「綠林英雄」出身，他的老家在湖南湘西的猺山中，那裏是最著名的土匪窩。據說賀龍十六歲時就跟土匪學習殺人越貨的本領，他起家的本錢是一把菜刀。當時湘西鎮守使吳劍學的部隊，紀律欠明，帶着槍枝下鄉，找老百姓的便宜特多。因此便給這個大膽的賀龍一個大好機會。

某日拂曉，賀在自己村旁待着，果然對面來了一個帶槍的人，賀就給他一個冷不防，一刀把他送進了鬼門關。他得了這枝法寶，彷彿做生意有了本錢，於是一而十，十而百，一年之間，他竟嘯聚了一百五十多枝長短槍。在湘西各地，進行打家劫舍的勾當，弄得天翻地覆。當局迫不得已乃收編了賀龍，委他一個營長，賀搖身一變就成爲官兵。他又屢叛屢編，由湘而川，由川而鄂，前後變過三、四次。

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當北伐軍剛入湘的時候，賀龍已混到團長階級。十六年老毛在湖南搞「農民協會」失敗而走投無路時，也全靠這個土匪出身的賀龍及朱德、彭德懷等，跟他到井崗山去落草設寨。「長征」期間，賀龍之名曾一度凌駕於彭德懷之上，而與朱德併駕齊驅。他當時所領導的「紅二方面軍」，包括着「第二軍團」和「第六軍團」兩大番號，掩護了毛澤東由湘西而入黔東，乃有所謂「遵義會議」之舉，從而使毛掌握了中共的黨、政實權。故到陝北延安以後，賀龍、朱德、彭德懷等人，便成爲中共的「紅軍創始人」。但自此之後，賀龍不僅未能出朱德之右，且在軍事領導實權方面，他一直屈於彭德懷、劉伯承、陳毅及林彪之下，僅僅充任「一野」彭德懷的副車而已。

抗戰勝利後，賀龍總以爲是出頭的日子了。然而，時代越來越前進，中共黨內不少的後起黨員，都認爲賀龍的頭腦是落伍的了。因之，使到他和彭德懷便一直被冷藏在西北的一隅，好像破舊的廟裏，擺着兩個鍍了金的過時菩薩。在他的「菜刀」政策下，西北人民曾經編了一曲歌謠是：「何日龍歸大海？何日龍上青天？老百姓才得安然！」

相反地，賀龍二字在西北民衆的腦海中，顯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謂西北，在地理上言，包括着新疆、青海、陝西、寧夏及甘肅等省，而這些省份又多半跟蘇聯和它控制下的外蒙各地相接壤。是故，當賀龍失踪的消息傳出後，都認爲他可能沿這些路線逃走的。

由於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當毛澤東第一次乘開蓬車檢閱「紅衛兵」時，賀龍曾和林彪、葉劍英等，分別坐在毛的背後；而周恩來、朱德等若干人，則跟着該車的後面步行。這反映賀龍當時還是紅員一名，但至一九六七年的一月十三日，宣佈中共「中央文革小組」改組之後，則開始整肅紅軍將領，而首先被鬪的就是賀龍、朱德兩「元帥」。——後者被指爲混入黨內的大軍閥，從井崗山時代起，他就一直反對毛澤東。前者更被列舉六大罪名：包括着土匪出身，數十年來賊性未改，勾結反黨分子，企圖奪取海、陸、空軍大權，並在幕後主持一次政變陰謀，亦即毛派的所謂「二月逆流」是也。

換句話說，賀龍在一九六六年九月間，當紅衛兵造反初期還是一名紅員；到了六七年一月以後，卻變成了反毛的黑幫。尤其是北平的「大字報」指控他的罪狀，不單是他的出身背景差到極點，且至「文革」後，仍企圖領導中共的三軍發動政變，以期打擊捲土重來的大獨裁者毛澤東。這個罪名，實際上不下於彭德懷、羅瑞卿、彭眞等人所犯的反毛思想！雖然後來中共報紙常有攻擊，但賀龍始終未曾遭受像彭眞、羅瑞卿那樣被拖出去遊街，甚至舉行公審時被打到半死的命運！這並非毛對賀有何偏袒，而是土匪頭出身的老賀，要比上述那

批人狡猾得多。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當他發覺情況不利於己時，他便設法逃避了毛澤東的毒手！

因為：賀龍現年已七十多歲，除着老奸巨猾之外，且其心粗膽大，尤其更了解老毛的狼心狗肺，是「打過齋不要和尚」的人，過去有許多共黨頭頭都替老毛出過力、賣過命，不料立功最多的則下場也最慘，一個個被毛鬪垮鬪死！老賀看得很清楚，無怪乎他便早有準備。根據內幕資料表示，再加分析，賀龍之所以能夠逃出老毛的魔掌，確實不很簡單，至少有如下幾條路線，使他安然到莫斯科的。

第一條路線可能是直接由北平逃出後，經過內蒙烏蘭夫勢力範圍的接應，而入於外蒙的蘇聯勢力，輾轉抵達莫斯科的。眾所週知：賀龍原是中共紅軍的十大「元帥」之一，也是中共「軍事最高決策機構」裏的所謂「國防會議副主席」之一；在黨的方面來說，他是中共「中央委員」兼「政治局委員」；在中共政權方面，則為「國務院」副總理之一。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賀龍雖然沒有掌握實際的權力，但他在北平政權裏面的潛伏勢力，仍然不可忽視。例如：前中共「國防部副部長」廖漢生，前「總參謀部」的作戰部長王尚榮，副部長雷英夫，前中共「海軍司令部」首長蘇進等高級軍事頭頭，絕大多數都是賀龍前「紅二方面軍」的基本幹部；其餘還有很多的中、上級軍事人員，則是彭德懷於一九五八年前擔任「國防部長」時所培植起來的心腹幹部，也與賀龍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

加上賀龍的野心勃勃，所以擁毛派「紅衛兵」曾指責賀龍支持「總參謀部」內的反黨分子，和中共「空軍部」的反毛頭頭，曾企圖於一九六二年二月，乘毛澤東不在北平時而打算發動一次政變。後來的所謂「二月逆流」，便是指賀龍為首的陰謀而言者。因之，觀察家認為：賀龍既有野心發動政變奪權，顯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必有充分準備的計劃，如果政變萬一失敗，那末，他必須先安排一條可以逃生的道路；並且其中還可能有國際共產黨（蘇共）的支持或協助。是以，賀龍看到情況不妙，就馬上溜出了北平，脫離開毛澤東魔掌的控制；然後由自己的心腹或其他反毛分子的掩護下，潛伏於內蒙某地，偷渡到了莫斯科。在這一觀點的情況下共有兩大跡象顯示：

(一)是在一九六七年二月，毛派清算賀龍之後，跟他有密切關係的人如廖漢生、王尚榮、雷英夫、楊尚昆等，以及海、空軍各頭頭，立即遭到整肅，並大多被捕下獄，其罪名都與「二月逆流」有關，而賀龍卻未被列入被捕下獄的名單中。

(二)是一九六八年三月中旬，楊成武、佘立金、傅崇碧等人被整肅事件的突然發生，也表示了中共首都所在地的北平，出現了一次「大地震」！蓋楊成武係負責中共武裝部隊最高指揮機構的「代總參謀長」，傅崇碧則是毛共的平津衛戍部隊司令員，佘立金原為中共「空軍總部」的政治委員。周恩來於同年三月廿七日在北平「軍民十萬人大會」上所宣佈的命令只是說：「楊成武、傅崇碧和佘立金三人，犯了嚴重的錯誤，撤除他們所有的職務。」

但奇怪的是佘立金為什麼被撤職後還要入獄呢？這裏面就大有文章了。林彪指佘立金為叛徒，非逮捕下獄不可！據說佘立金曾利用自己的職權，企圖以飛機把××等人偷運離開北平；並計劃以保定機場為接應站。究竟是否偷運賀龍等人？都是值得研究的。

第二條路線是賀龍可能先逃到西南或西北某地，然後才偷渡到莫斯科的。由於賀龍不僅在西北有着深厚的潛伏勢力，即在西南各地，他也有許多心腹。一九四九年秋間，「一野」曾一度侵入四川，南下成都，前中共「成都軍區司令員」黃新庭，便是賀龍最心腹幹部；前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更是賀龍的連襟。毛派推行「文革」運動之後，反毛最激烈和勢力最混亂的地區，首推四川。

當時在擁毛和反毛兩派衝突中，先後傷亡幾達一萬五千人！「大字報」曾指「賀龍在成都建立地下宮殿，作為兵變的後方基地。」又指出「四川在李井泉的長期領導下，已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試圖使四川成為一個獨立王國，並在川黔等地替劉修設有宣傳基地。」

事實上，李井泉在四川的地位是根深蒂固的。他和黃新庭、前「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廖志高、前「重慶市長」任白戈、及前「貴州省委第一書記」賈啓允等人，都是清一色的反毛分子。假定賀龍先行逃到四川，則他最低限度可以獲得安全的掩護，偷入新疆地區；同時，李井泉及黃新庭等人隨之逃亡，也大有可能的。只要賀龍能逃到新疆，彷彿放虎歸山，回到了他原有的地盤。由於前「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第一書記」兼「新疆軍區司令員」王恩茂，就是前「一野」王震兵團的政委兼副司令員，以下各軍、師長，也多為「一野」的舊屬。自彭德懷於一九五九年被老毛整肅後，賀龍便成為他們唯一的頂頭上司；他們往往稱「賀老總」而不名。當王恩茂拒絕毛林奪權派進入新疆，而使新疆成為半獨立狀態時，共報即指「賀龍在新疆部署勢力，搞不可告人的陰謀！」

此外，蘇共為了急於推倒老毛，早已扶植了反毛的陳紹禹在莫斯科組織所謂「流亡中共」，其目的在提高大陸反毛派的士氣，加強毛林內部的矛盾和混亂，使其一小撮人無法控制局面，而加速其政權的崩潰。同時也可以吸收更多的反毛頭頭，俾充實這個流亡組織的力量。由於陳紹禹是個坐而言不能起而行的文人，他本來屬於中共主要領導人之一，卻是過了氣的人物；早在三十年前已遭老毛所整肅，一直消聲匿跡，且其基本幹部亦早已星散殆盡。賀龍不單是當權派人物，並有極高地位和影響力；尤其野心更大。蘇共一向認為賀龍在平時甚少用處，亂時則是可以利用的工具，所以，安排下列兩項步驟：(一)六九年六月在莫斯科召開的「世界共黨大會」，會邀「流亡中共」參加，作為北平共黨正統的代表，以打擊和孤立毛共。(二)選擇新疆邊疆與中共發生軍事衝突，便於賀龍的地利人和。假如中蘇共正式發生戰爭，將可憑其武力將賀龍送到新疆，組織傀儡軍政府，在俄人支持下推行其以華亡華的政策；或者由中出動蘇軍武裝部隊，換上中共軍的制服，冒充「解放軍」而協助發動內戰，也是大有可能的。

從阿以和談看毛幫

岳騫

據美聯社倫敦廿三日電「星期日電訊報」稱：美國務卿基辛格與蘇外長葛羅米柯，「料已就一個中東和平地圖，達成協議。」

該保守黨報紙以封面大字標題，發表一篇日內瓦專訊稱：美蘇兩國外長已在中東和會的幕後密談中，「爲早解決以、阿領土紛爭舖路。」

該專訊稱：「參加會議之官員們表示，計劃之要點將包括以色列軍分期撤出其佔領之阿拉伯領土，確立廣濶之非軍事地帶，並把東耶路撒冷歸還約旦管治。一個濶度逾六十英里之非軍事區，擬劃定在西奈半島。第二個緩衝區，濶度達十英里，擬劃定在戈蘭高地的以色列邊境。一支國際軍隊將負責保障上述各地區以及紅海入口處戰畧性地區之安全。約旦河西岸將歸還約旦，以供作巴勒斯坦難民之安置。」

該報並稱：以、阿雙方均處在沉重之壓力下，力促雙方接受這種解決的安排，而且「雙方都在私下暗示作重要的讓步。」

此項解決方式，與區區在本刊所提出原則頗爲接近，筆者始終認爲解決阿以戰爭，簡簡單單三條：即以色列全部退出六日戰爭所得土地，以色列負責籌集一筆數字龐大的欵項，作爲安置巴勒斯坦難民之用。阿拉伯各國發表聲明，承認以色列的生存權利及領土主權完整，進一步彼此建立邦交，以以色列人的先進技術及經驗，配合阿拉伯人的資源與人力，共同建設中東，小而如地下資源的開發，大而如沙漠的改造，只要阿以兩族同心協力，不難在中東建設一個和平安定的人間樂園，何必定要以戰爭來解決，而況雙方皆無能力作戰。

當然在目前而言，雙方都不可能眞正捐棄成見，爲對方着想。但是若照「星期日電訊報」所報導解決方式，雖然只是筆者所提三點中的一點，但卻是最困難的一點得到突破，就是以色列願意交還六日戰爭所奪得土地，尤其是交還半個耶路撒冷，就以色列目前情況，實在是不可想像的事，如果眞能這樣解決，不能不歸功於基辛格了，這位現代的蘇秦張儀，就人品而論，絕非君子，就本領而言，要算是杜勒斯之後，美國最能幹的一位國務卿了。

早些日子，以色列國內傳出消息，六日戰爭所據土地大部份皆可退出，只有戈蘭高地及耶路撒冷。筆者一向認爲耶路撒冷是個死結，要解開眞是不易。

戈蘭高地只是關乎以色列的安全，其本身既無經濟價値，又無歷史恩怨，因爲該處一向是叙利亞領土，不會引起邊界爭執。耶路撒冷便不同了，耶路撒冷究竟應該屬誰，不必說以色列同約旦各有理由，我們局外人也很難作一個公正論斷。何以？因爲其中牽扯的因素太多了。

在以色列建國之前，耶路撒冷是英國委任統治地，阿拉伯人與猶太人共同居住，都是大英帝國統治下的人民，自然不會發生主權及民族問題。到了戰後英國結束了委任統治，根據聯合國決議建立猶太國，英國軍隊及政府突然撤走，阿猶兩族便發生了爭城爭地的大戰，這場戰爭的是非，雙方也各有理由，以色列認爲猶太人是巴勒斯坦最早的主人，又由聯合國同意建立國家，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國，自居天經地義。但阿拉伯國家則認爲猶太國基本上是帝國主義，尤其是美國一手建立，根本就不成其爲國家，也沒有建國的條件。所以阿拉伯國家不能承認這個國家的存在，此項原則，至今未變。

在那一次的戰爭中，埃及是盟主，但埃軍大敗，也就因爲那次大敗，激怒了一批少壯軍人包括死去的納薩，現在的沙達，起而推翻了法魯克王朝。唯一在阿猶戰爭中打勝仗的是約旦的沙漠兵團。當時約旦國也是新建，第一代國王阿布杜拉（現約旦王之祖）原是費薩爾王朝的王子（這段歷史談起來太長了，暫且不說），長大後成爲沙漠內的一個酋長，與沙特阿拉伯的建國者伊本沙特止是一時瑜亮，兩人都憑快槍怒馬，隻手創出一個國家。約旦建國，最初全靠英國支持，建國後阿布杜拉國王任命英將格羅布爲陸軍參謀長，負責訓練出一支精兵，就是舉世聞名的約旦兵團。在阿猶戰爭中，以色列雖然可以擊敗埃及，但卻被約旦兵團打敗，約旦佔據了半個耶路撒冷，若不是聯合國緊急制止，整個耶路撒冷都會被約旦佔領。由於聯合國強制停戰，就以當時的停戰線作爲國界，耶路撒冷也一分爲二。直到一九六七年六日戰爭時，未曾改變。

耶路撒冷究竟應當歸誰，筆者說不清楚，也不敢輕下斷語。但就地形而言，耶路撒冷及其周圍之地，在約旦河西岸，與今日的以色列領土成爲一個自然區，約旦佔有耶路撒冷以及約旦河西岸，從地圖上看，似從以色列國內挖出一塊。而以色列建國之初，本以耶路撒冷爲首都，就因耶路撒冷以半個屬於約旦，以色列乃改都特拉維夫，但以色列憲法仍規定首都在耶路撒冷，六日戰畧後，以色列奪得全部約旦河西岸，立即宣佈首都遷回耶路撒冷，由這段史實來看，要以色列讓出半個耶路撒冷給回約旦，實在不是簡單的事，如果眞能作得到，則以色列總理梅爾夫人之魄力、基辛格之手腕都使人佩服。

至於「星期日電訊報」所透露之其他消息，如西奈半島及戈蘭高地駐兵，亦是應有之義，駐兵是爲了保衛和平，阿以之間眞的和平，聯合國軍隊當然要撤退，撤退後的西奈半島，自然是屬於埃及與叙利亞。

就此項解決方式而言，勝利全屬於阿拉伯國家。因爲以色列在六日戰爭中侵佔阿拉伯領土誠然非是，但戎首卻是第一妄人納薩所一手掀起，因此，以色列當時先發制人，擊潰埃軍，贏得阿拉伯國家以外的世界人士同情，現在以色列自動歸還，誠是應有之義，但也不能不承認以色列確有謀和的誠意，阿拉伯國家也應當有相應表示，共促進和平。

中東和平所以能實現，可以看出是美蘇背後妥

協的結果，美國願意中東和平，自是應有之義。蘇聯一向惟恐天下不亂，居然肯放棄製造動亂的機會，使中東局勢轉而和平，就蘇聯外交政策而論，自是一大轉變，蘇聯何以會有此項轉變，尚未見世界報章報導，就筆者粗略想法，可能有三點：第一，集中全力對付毛黨；第二，無力再負擔阿拉伯國家的戰費；第三，眞誠與美國和解，吸引美日投資共同開發西伯利亞。當然最重要的原因是世界人心趨向和平，蘇聯當政者不能不面對現實，走向和平路線。目前世界上眞正希望大亂的是毛澤東一個人，越亂越好，已成了毛黨的咒語，但毛澤東的本領只能對付七億可憐的中國同胞，出了中國領土，所謂「毛澤東思想路線」，尙不如一堆狗屎，還可以使人掩鼻而過，今天整個世界的人士，包括共產黨人在內，還希望越亂越好的恐怕也沒有了。

看於毛黨政策是越亂越好，與世界潮流背道而馳，在這次中東事件上，更顯得進退維谷，出乖露醜。當聯合國安理會決定派出聯合國軍隊赴中東執行和平任務時，毛黨未投票，形成十四對零的局面，如果毛黨眞有膽量反對，大可以使用否決權，這是中國軍民八年血戰爭得的特殊權力，目前正好作爲毛黨在國際上搗亂作惡之用，但毛黨卻不敢使用，恐犯衆怒，此是進退維谷。及至通過派遣和平軍隊，毛黨又拒絕負擔軍費，毛黨能以四億美元助坦桑尼亞，贊比亞修鐵路，能用一億美元收買莫布圖，自不應該吝惜此一百多萬美元，反正是中國人民的膏血，又不要毛澤東拔一根毫毛，但毛黨竟不肯出，引起了舉世嘲笑與指責，此是出乖露醜之處。

毛黨希望天下大亂，毛澤東高喊造反有理，越亂越好，但是在國內掀起大亂容易（目前也不太容易），要在國際上搗亂，在過去雖然可能，目前確已黔驢技窮，連踢最後一腳的力氣都沒有了。

此次中東事件雖然表面上對毛黨沒有直接影響，但間接影響重大者約有三點：

第一，美蘇通過這次中東和平會議，將會進一步合作，美國過去雖然高唱同蘇聯和解，但對蘇聯仍多疑懼，尤其中東戰爭爆發，美蘇關係更趨低潮，中間一度尼克遜下令美軍戒備，有對蘇作戰的可能，雖然顯而易見是尼克遜的手段，但也可以看出當時美蘇關係陷於低潮，就毛黨來說，最樂見美蘇不和，最好美蘇打起來，但這次中東會議召開後，美蘇之間一定會出現一個相當長的蜜月，基辛格也會同葛羅米柯繼續商談解決其他國際問題。美蘇和諧對毛黨來說自是惡耗。

第二，毛黨國際地位顯然下降，這次中東和平會議，從籌備到召開，完全沒有毛黨的事。一貫在國際上興風作浪，無風尙且要掀起三尺浪，此時眞的有風了，毛黨反而噤若寒蟬，在毛黨自有其不得之處，但在世人看來，一貫自居第三世界的領袖，又以解放全世界人民自居的毛黨，對於第三世界發生的大事，竟無置喙之餘地，何其慘也。

第三，毛黨失去阿拉伯國家，若干年來，毛黨挾其金錢與邪說，也曾迷惑了不少左傾阿拉伯國家，如敘利亞、伊拉克，甚至埃及，雖然倚蘇聯爲萬里長城，但亦視毛黨爲緩急可恃之友。此次中東事件發生，阿拉伯國家無一國向毛黨求援，此事確不尋常，其原因不外兩點：當阿拉伯國家全體動員與以色列作戰時，亟望能取得毛黨援助，但毛黨武器較美蘇落後約二十年，美國之天鷹式、幽靈式飛機，蘇聯之森姆飛彈，毛黨作夢也夢不到，即使有力援助阿拉伯，也無濟於事，何況山遙水遠，毛黨也無此運輸能力，援阿不同於援越、援韓，此其一。今日毛黨外交方面靠美國爲援，美國當權人物，不論國務卿基辛格，紐約時報塞茨柏克，皆是猶太人。美國參衆兩院政客，不論立場左右，品格高低，其支持以色列是一致的，毛黨自不敢公然與以色列爲敵，以開罪「美帝」，此其二。

戰爭期間是如此，到了問題提交安理會，阿方希望毛黨能有所致力，毛黨竟而棄權，更是阿拉伯國家失望，覺得交朋友交到毛黨，實在有害無益，與其向毛黨求援，不如直接同美國交涉，尙能眞正解決問題。

在以上幾種因素交織，於是中東會議召開，毛黨獨被摒於門外。此雖是阿以之事，但可看出毛黨國際地位之低落，硬充好漢，究竟充不了多久，毛黨擠入聯合國不過兩年，已經原形畢露。

我們自希望中東和平能早日達致，當今世界上除去中國人與毛澤東之外，應無不可解之仇，阿以之間，更是如此。

改善驗關情況

台灣中央日報亦作同樣呼籲

十二月十三日出版的第三二〇期「萬人雜誌」，萬人傑「新聞以外」專欄批評了「臺灣海關人員死牛一便頸」，認爲臺灣現行的海關條例已經過時，落伍，應加以修正。

十二月十九日臺灣「中央日報」的短評，題爲「趕快改善驗關情況」，持論與「萬人雜誌」相呼應，茲將「中央日報」原文轉錄，供讀者參考，並促中華民國海關當局注意。

下面是「中央日報」短評的原文：

由於到臺灣從事觀光及業務旅行者人數愈來愈多，臺北國際機場臺北關稽查組行李處理課對於每天被扣的衆多行李已感處理爲難。據本報記者昨日的一篇專稿說：該課因人手短少，分配到驗估台工作的關員經常不超過兩人，規定每天掛號估驗的行李只限一百件。可是最近數月來，每天被扣待驗的行李平均高達一百四、五十件。結果是行李愈積愈多，旅客早上八時到來掛號，已無法排在一百號之內。以致行李許多天都提不出來，只有花錢找「黃牛」代辦，旅客叫苦不迭。在我們盡力推廣觀光事業，促進國際人士對我更佳同情與瞭解的今天，這種現象實不能容繼續存在。

我們希望海關當局立即拿出辦法來解決這一問題。除了迅速招訓新的驗關人員，俾能在經過相當訓練與實習之後加強工作陣容之外，眼前亦應立即自其他單位甚至內勤方面抽調人員來加速清理積存的行李，消滅黃牛，使旅客無所怨尤。此外更須放寬檢扣標準，並使旅客明瞭提取手續。這樣不僅便利旅客，也便利自己。

林彪與「靈感論」

黎燕

最近香港「大公報」刊出了一個「批判林彪鼓吹的『靈感』論」的專欄，刊登了一篇題為「必須以唯物論的反映論指導文藝創作」的文章。作者解勝文的人事資料不詳。這篇文章沒有標明轉載自何處，想是在香港大公報上第一次刊出。

林彪與「靈感論」

文章中說：「『靈感』論是林彪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謬論中的一個主要論點。一九六五年，正當劉少奇一伙推行的資產階級文藝黑線土崩瓦解的時候，林彪接資產階級的『香火』，續唯心論的先驗論的『家譜』，大肆鼓吹『靈感』論，瘋狂反對唯物論的反映論，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文藝路線進行反撲」。

文中批評了林彪有關「文學藝術的源泉」、「創作原則和創作方法」方面的論點。

該文說：「文學藝術的源泉究竟是什麼？這是唯物論的反映論和唯心論的先驗論鬥爭的焦點」。「文學藝術的源泉，只能是人民羣眾的社會生活，而決不可能是其它。文藝工作者的頭腦，只能是文學藝術的加工廠，而不是它的發源地。離開社會生活，一切文學藝術就變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然而，林彪卻認為，文學藝術的源泉在文藝工作者的頭腦裏，是一種什麼『如同電光石火，稍縱即逝的『靈感』，這純粹是唯心論的先驗論的謬論。」

該文還說：「對文學藝術『源泉』的不同認識，導致了根本對立的創作原則和創作方法。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要求革命文藝工作者長期地深入生活，正確地認識生活，能生動地反映生活。林彪鼓吹的『靈感』論，從歪曲、篡改文學藝術的源泉是人民羣眾的社會生活這個基本點出發，引出了唯心論的先驗論的創作方法，全面對抗無產階級革命文藝創作的基本規律，全面否定以唯物論的反映論指導文藝創作」。

該文說林彪鼓吹「靈感」論的政治目的：「首先是反對文藝工作者深入生活，參加三大革命運動的鬥爭實踐，宣揚只要坐在『象牙塔裏』等待之『靈感』爆發，或找幾個人在文藝沙龍裏『聊』番『天』，促使『靈感』爆發，就可以創作了」。

「其次，林彪鼓吹的『靈感』論，否定文藝工作者在革命鬥爭實踐中改造世界觀」。「林彪認為文藝工作者根本用不着改造世界觀。他鼓吹，只要把『靈感』抓住不放，『聯想問題，發展思想』，使『思想像密集的雨點一樣，一滴一滴連成線』，這就可以創造出文藝作品」。

「第三、林彪鼓吹『靈感』論，把從生活素材到文藝作品的典型化過程歪曲成什麼『零件』的『裝備』『總合』的過程，大肆販賣這種機械的而又神秘的『零件裝備綜合』術。按照林彪的反動邏輯，只要有了『靈感』，就能把『一萬多條詞滙』『裝備』、『綜合』成一個『比別人高一手』的大作品來」。

「按照林彪的『靈感』論，文藝工作者必須有『特殊的天才』，因為只有『特殊的天才』的人，才會有『靈感』，才會按照他的那套辦法進行創作。而沒有『特殊的天才』的工農兵羣眾是沒有『靈感』的，因此，只好被他們排斥在文藝陣地之外。很清楚，林彪所鼓吹的『靈感』論是典型的文藝創作神秘論，妄圖借此實行資產階級文化專制主義。『靈感』論是他們作為反黨、篡權和陰謀復辟資本主義的理論綱領的『天才』論這條黑藤上長出來的毒瓜」。

「林彪把『天才』論作為推行他的修正主義路線和反黨奪權的理論綱領，同時把『靈感』論作為變文化領域裏的無產階級專政為資產階級專政的主要武器」。「林彪從反動的『天才』論中脫胎出了『靈感』論，其罪惡目的是妄圖最後得出一個答案：應該由他們這一伙『超羣之才』壟斷文藝，實行資產階級的文化專制主義。他們就可以大量地生產復辟資本主義的黑砲彈，以便達到他們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罪惡陰謀。這就是林彪鼓吹『靈感』論的目的所在」。

在同一天的專欄裏，還刊載了兩個短篇，一篇是轉載「人民日報」的文章，題目是「陝西『戶縣農民畫展』以事實駁斥『靈感』論」，文中說：「這次畫展生動地表明了戶縣廣大農民的藝術創作才能，說明了生活是創作的源泉，又一次以事實駁斥了林彪鼓吹的『天才論』、『靈感論』」。

專欄裏還刊載了一篇粵劇演員紅線女的廣播講話，文中說：「林彪為了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到處散佈唯心論的先驗論，把自己打扮成主宰歷史的

天才，為他的封建法西斯王朝上台作反革命輿論準備，他竭力兜售的『靈感論』，是他的反黨理論綱領『天才論』在文藝上的反映」。

離開「靈感」因素焉能有文藝創作？

該文說林彪這一論點是一九六五年提出的。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姚文元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之後，才點起了「文革」之火，大批整肅文化藝術界是在一九六六、六七年。該文說，林彪「續劉少奇資產階級文藝黑線的香火」，在時間上似乎稍嫌勉強，是故意把林彪和劉少奇扯在一起的。劉少奇反毛時與文化界組成聯盟是事實，但是沒有任何資料證明林彪也曾插手文化界。我們無意在這裏為林彪辯寃，不管林彪是否鼓吹過「靈感論」，現在批判林彪的「靈感論」，顯然是為了政治目的勉強加上這一罪名的。

我們不否認生活是文藝創作的最豐富的源泉，但不是唯一的源泉。如果沒有作家的靈感，生活本身是不能變為文藝創作的。因為文藝創作可以源自生活，但它並不是生活的複製品，它是經作家的靈感從生活中提煉出來，並經過藝術加工後的產品。生活本身的複製品是不會有藝術的感染力的——它甚至不能稱為文藝創作。否定文藝創作中需要靈感，否定文藝創作中有作家的個性和不同的藝術技巧，而把文藝創作按同一政治格式標準化起來，就等於否定創作本身。這也正是大陸上的文化園地今天變成了寸草不生的碎石爛瓦的主要原因。

話又說回來，「文革」前大陸上還有一些歌功頌德的作品，都是在作家的書齋裏憑「靈感」想出來的，那些美好的描寫，在實際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但今天，中共文化藝術界擔任過領導的在三十年代曾經為共黨的叛亂立有顯赫戰功的那些頭頭們，多數已被整肅；其它一些有名的作家們正在「公社」裏掏糞，或在「五・七幹校」裏喂豬；殘存的一些少數無名之輩，幾乎是百分之百抱着「不求藝術上有功，但求政治上無過」的原則，有些較聰明的，甚至從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時就封筆了。

大陸上的作家，可以說都有「體驗生活」的經驗，但他們所得到的是一團黑暗，他們在生活中所看到的，是貧窮、奴役、迫害、和億萬人民對共產政權的憤怒和仇恨。反映不反映實際生活，實質上是對作家良知的一種考驗。

過去，曾經有過反映實際生活的作品，「三家村扎記」、「燕山夜話」、彭德懷的「萬言書」、吳晗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難道不是如實地反映過當時的生活嗎？但，結果如何？彭德懷、鄧拓、廖沫沙、吳晗等人被打進十八層地獄「永世不得翻身」。

我們怎樣看今天大陸上的文化黑暗狀態呢？這一方面是由於中共的荒謬的文化專制政策，阻遏了大陸文化人創作天才的發展，另方面也是大陸文化人對中共文藝路線的無言的反抗，對共產暴政的無言的反抗。上面介紹這篇文章，也反映了林彪反對毛澤東文藝路線的重點主要有下列二點：一是反對對文化人勞改、下放等等迫害；二是反對在文化領域內的「羣眾路線」作法。

中共在文化藝術領域否定天才，認為和農民積肥、修水利一樣，搞羣眾運動就能繁榮文化藝術的想法也是荒謬絕倫的。戶縣有許多「農民畫家」可能是事實，但大陸上兩千多個縣不能縣縣如此，卽或是戶縣也不能全縣的農民都是畫家。紅線女也講反對林彪的「天才論」，但並不是人人都能唱出她的「紅腔」來，在文化藝術上的成就，天才雖非唯一的條件，但也是一項很重要條件。

其實，說穿了問題是很簡單的。這一切都是為政治目的而安排的，並非是什麼文藝理論的爭辯。

批判林彪「靈感論」的目的何在

周恩來在共黨「十大」的政治報告中，提出當前共黨的內部任務時，把「要重視上層建築包括各個文化領域的階級鬥爭」，列在較重要的位置，「要繼續搞好文藝革命」是共黨當前的一項主要任務。換句話說，繼續整肅林彪餘黨，和繼續整肅文化界，是當前共黨內幹部關係緊張，中央和地方關係緊張，文化藝術界關係緊張的主要原因。

從共黨「十大」的新人事看，大批大批的共黨、政、軍老幹部被「解放」，並還進中共中央委員會，但是沒有一個重要和知名的文化界的共幹被「解放」，這就說明了文化界的鬥爭還在進行，問題還沒有解決。

最近共黨一些地方資料反映，整頓地方文化界的工作只是剛剛開始，鬥爭正激烈。安徽電台最近報導該省共黨黨委在處理文化領域的問題時說：「必須看到當前文化領域存在的兩個階級、兩條路線、兩種思想的嚴重鬥爭，這種鬥爭，是長期的、複雜的，有時很激烈的。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決不會甘心他們的失敗，總是尋找各種機會向無產階級進行反撲。修正主義的餘毒在文化領域各條戰線上，還遠遠沒有肅清。幾千年來舊的傳統觀念和習慣勢力還有很深的影響」。

前述安徽省共黨的會議，認為當前各個文化領域，必須着重抓好以下四個問題：「一、繼續搞好批林整風，確實解決好為什麼人這個根本問題」；「二、認眞落實黨的各項無產階級政策，對於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必須堅決打擊，對於各種錯誤思想必須及時批判」；「三、進一步加強領導班子的建設，在突出思想整頓的基礎上，充實和加強文化領域的各級領導班子，要進一步加強黨對文教工作的領導，使文化領域的領導權眞正掌握在無產階級手裏，把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眞正落實到每個基層」；「四、加強文化、教育戰線的隊伍建設主要的是加強思想建設，要堅持不懈地組織他們深入基層，深入工農兵，在三大革命鬥爭中經受鍛鍊，眞正把立足點移到工農兵方面來。要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努力向又紅、又專的目標前進」。

這份資料暴露，目前大陸的各個文化領域的思想鬥爭和權力鬥爭正在緊張展開，對文化人的「下放」迫害仍在普遍進行。

目前在大陸上進行權力鬥爭和思想鬥爭一頂最時髦的帽子是「林彪一類騙子」，把被鬥者與林彪的所謂「罪行」聯繫起來。這一頂「靈感論」的新帽子，不知又壓死了多少個可造就的天才。

（轉載「中國大陸研究」）

三個「聰明人」

——給查良鏞的一封公開信——

古鶴翔

島來大做文章才怪。」

查社長在這一段話裏，大拍中共的馬屁，肆意恐嚇反毛反共的人。

我們從查大社長這一段話中，立即想起中共曾經勾結蘇聯，甘心出賣中國的利益給蘇聯的史實，直至今天，中共依舊向列寧和斯大林低頭，中共依舊讓外蒙古被蘇聯奴役。

查大社長的話，還使我們想起另一個悲劇：中

世界上，實在有不少「聰明人」，這種人跟紅頂白，投機善變，所謂「兵多從兵，賊多從賊」者也。

請看十一月廿六日明報經濟版「艾凡」的話罷：「他日中國發展了沿海的石油時，將會成爲全世界最大的產油國，它所蘊藏的石油將香港這小島淹沒也非難事，但是在這一兩年內，中國只能點滴輸出而已。左派方面自然也明白這一點，他們不在這方面渲染宣傳是適意（鶴翔按：原文如此）的。不然，他日香港眞的缺油時，中國便很容易無辜成了被攻擊的對象的了。」

「艾凡」所說的話，有兩點值得我們注意的。第一，他把中共說是「中國」。第二，他十分恐怕他的主子「很容易無辜成了攻擊的對象」。

「艾凡」對主子「交心」，實在使人齒冷。

老實說，「艾凡」在明報對中共「交心表態」，固然使人冷笑，而明報的大老板在十二月二日的「社評」中，更對中共吹捧備至，「社評」說：

「中共向來的政策是：『就算是你不對，只要你對我友好，小事上我們吃虧一些也不要緊。但如你不友好，對不起，大家就得來算算帳了。』中蘇邊界的爭執是如此，中印邊界的爭執也是如此。日

在台「退伍軍人」除非常常帶那路邊社星籍記者到「新加坡舞廳」去「觀光」，及「公請」他去酒家看酒女，然後「到一位朋友家裏玩『沙蟹』，一直玩到深夜。」把錢化光。否則，絕不會「生活困難」的也。

何況國軍官兵退除役（伍）後，除自謀生活外，尚可向國軍退除役輔導委員會申請輔導就業。再說，在台灣，女子到廿歲左右，大都經已出嫁，這個年齡的女子，又怎麼會「因爲她們的父親退伍後生活困難」而墮落風塵耶？況且國軍退除役（伍）官兵，都是來自大陸農村，他們仍保持純樸、節儉、勤勞的民風，很重家聲。尤其是廣東人，對女性操守，更爲重視，絕不容自己的女兒去做「咯咯咯」的也。

你說國府「顯然還是家長式的領導，還是繼承『老先生（總統）』的傳統來辦事。這仍舊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又說「如果蔣經國先生遇到什麼意外，台灣政權由誰來繼續領導呢？」接着說：「在目前，誰也不知道。我問過台灣一些朋友，沒有人能回答這個問題。」好吧！現在我來答覆你這些問題。所謂法治，依張伯的淺見，乃政府與人民依國家最高立法機關通過而經元首公佈施行的法律（其他的規章、條例及單行法，均依法律而訂定。如與法律或憲法抵觸，一概無效，人民沒有遵行的義務）去辦事是也。在台灣，一部六法全書（要最新的，因爲法律隨時因事、因時而創新、修正、廢止的也。）包羅萬有，把政府與人民間，及人民與人民間的權利義務規定得一清二楚。張伯可肯的定說，你老哥無法舉出一件具體的事實來，以說明台灣「不是法治」。你硬說「仍舊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只是「想當然耳」罷啦。是耶？非耶？

張伯告訴你，遠的如覃勤違犯兵役法。覃勤在他沒犯案前，在立法院是一位「呱呱叫」的立法委員，聲望、地位甚隆，但他犯了法，一樣要坐牢不誤。近的如行政院一位高級官員（張伯貴人善忘，一時想不起他的尊姓大名矣。）據新聞報導，這位老兄還是蔣院長的表親哩。但由於他

讀「在台所

訴，現在初審已經終結，判處無期徒刑。雖然他還在上訴中，但如果他不能提出有力的反證，到終審判決確定時，可肯定他要洗淨屁股去住「免費的觀光旅社」的也。他如黃豆舞弊案、香蕉舞弊案……等，多少高官巨賈被抓去「辦蟹」。至於平反冤獄、冤獄賠償等案子，不勝枚舉。我且問你，上面所舉這些例子，究竟是人治還是法治乎？

如行政院長遇到什麼意外，依憲法規定，由副院長暫代。再經總統遴選適當人

現在，讓我們丟開「明報」，且看看十二月三日「天天日報」的「王恩專欄」罷：

「蘇聯實在有意與台灣互相勾結，以便對抗中共，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蘇聯就曾經向台北當局擇艦，借用一些列島作爲基地，而今年蘇艦經過台灣海峽時，就明顯地表現出和台灣取得默契而對中國大陸沿海進行偵察的意圖。」

王恩在這一段荒唐的言論裏，公然誣衊中華民國政府與蘇聯有「默契」，誣衊中華民國政府接受蘇聯的「勾結」。

我們讀了這「專欄」，不由得不說：「王恩分明和中共勾結了！」

不，不，我們不能說「王恩和中共勾結」，因爲王恩沒有「勾結」中共的分量，王恩只配做中共的走卒而已！

我在上面列舉了三個投機的「聰明人」，其實他們是「聰明人」還是傻子，抑或是奴才？

「聰明人」自以爲「聰明」，其實是傻子。君不見，投共的人，那一個有好結局？李宗仁夫婦不必說了，羅隆基、章乃器、老舍、費孝通、龍雲等等，結果如何？

甚至共產黨員，也都充滿了危機。最明顯的例子是：劉少奇和林彪。他們轉眼間便從「皇儲」的地位，跌下萬丈深淵！

「艾凡」是什麼人，我不淸楚。而老査及王恩，在共黨心目中只是「叛徒」而已。

投機者，在目前的香港是有機可投的；因爲中華民國政府仍屹立於台灣省，而且像一把匕首似的，直指中共咽喉。在這情況下，中共不能不施行笑臉攻勢，以救危亡。

倘若沒有中華民國的庇護，香港必已易手，而投機者和「叛徒」，也必被懲治和鬬爭！

我說，那些千方百計地打擊中華民國的投機者並不是「聰明人」，而是傻子，也是奴才！

最後，我想起著名學者馮友蘭來，這位有着極大成就的哲學家，在中共統治下迭遭厄運。最近，由於中共的反孔運動，馮友蘭又被迫作自我詆毀。

馮友蘭尙且如此，何況投機的小丑？

問所思」後所問（八）

張伯

你明白了乎？抑還不明乎？咦！說不定總統很「器識」你老哥的「才華」，立委諸公也都很屬意你做行政院長，讓你過過官癮哩。那希望你要趁早趕緊申請再入中華民國籍。否則，你當上行政院長，這才叫做「人治」哩。懂乎？因爲你不是我國人，依法沒有資格當各級行政首長也。

至於你說到「保守的勢力」、「守舊而頑固的老官僚」這問題，又是你「想當然耳」罷啦。要不然，你能舉出具體事實以說明那是「保守的勢力太大」而激進的勢力太小的表現乎？又能舉出那些人是屬於「守舊而頑固的老官僚」乎？那些人是屬於革新而開明的少壯派乎？張伯肯定你無從舉出。老實說，張伯在台灣呆了廿多年，在社會各階層打滾，從沒聽到有人談論過這問題，也沒聽說有人爲這問題而「憂慮」。由此可見，這完全是你老哥存心揑誣中傷罷啦。是耶？非耶？事實上，台灣上下一心，軍民團結，同爲反共復國而奮鬬。

你說：「如果我在台灣居住，我會投

目前情況下，肯定沒有這種權利。」這又是鬼話連篇。嗚呼！你太看得起自己了矣，老是往自己的臉上貼金幹啥？你對我國政制，可謂懵然不知。說個啥投「信任票」，說個啥投「反對票」，簡直是胡說八道嘛。我國政制，不同於美國的總統制，也不同於英國的內閣制與瑞士的委員制。縱然你關於行政院長的任命，已如上述。縱然你在台灣僑居，但你既非我國公民，也非立法委員，所以不管在任何情況下，肯定你是沒有權利投蔣先生的票的也。就算他幹得不好，立委也沒有權利投他的「不同意票」的。除非他引咎辭職，否則，立院只有不通過政院提送的預算案，削減預算，使政務無法推行，迫他辭職罷啦。懂不懂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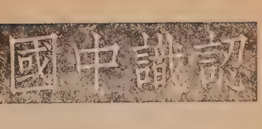
你說「孫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中本來就是規定人民有創制、複決、選舉、罷免、監察等權。這是美好的理想。在這方面，台灣面前有一條漫長的道路要走。或許，現在還說不上已經起步。」嗚呼！又是胡猜瞎扯。你究竟有沒有摸過三民主義這本偉著乎？國父所訂三民主義，創立五權憲法之宏規，爲我國政治最高指導原則。在民權主義以及所有遺教中，壓根兒就沒有說過「人民有監察權」的也。他把政治中的「權」區分開來，一爲政權，一爲治權。政權包括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權，由人民行使，以管理政府及法律。治權包括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權，由政府行使，使有能力替人民服務。權能區分，人民有權，政府有能，五權分治，這是國父在政治上的偉大發明。這種政治原理，台灣的國民小學高年級生都懂了矣。國府在台灣凡百施政，早已朝向三民主義的康莊大道邁進。不知你老哥從那方面觀察，胡扯「現在還說不上已經起步」耶？

你去台灣十天，除了跟幾位大人們吹吹牛皮之外，就是逛舞廳、上酒家、打沙蟹。可謂無所事事哩。須知你是「以記者的身份去採訪」的。且問你去訪問過那一個地方政府？那一個民意機關？那一個部隊？那一個警察局？那一個學校？那一個報館？那一個人民團體？那一個看守所、監獄？那一個法院？那一家廠商？那一家老百姓？那一位工人、農民、中級以下軍人、退役軍人、教師、學生、主婦、中級以下公務員、娼妓、囚犯、警察……等？你統統都沒有哩。只左一個「聽說」，右一個「聽說」。而這些「聽說」，又是自己的口「說」給自己的耳「聽」的哩。你幹「採訪」工作，就是如此幹的乎？那你乾脆說是「以玩家的身份去聽說」的好了嘛。胡謅哉胡謅哉！

由於拜讀你的「大作」，有如嗅到老媽子那裹腳條的味兒的感受，令人作嘔，暫且不問了矣。容張伯政躬康復，再行提出和平質詢。張伯是個老粗，如有冒瀆之處，恭請多多海涵，是幸。（完）

民主自由與精神面貌

柳以青



上期所談的只是中國週特刊「中國民生近況」前半篇的內容。後半段的內容卻比較重要，因此想單獨的談一談。

該文說：「最後談談內地人民的精神生活方面。楊振寧教授曾認爲國內人民最令人感動的是精神方面。我們一些大專同學最嚮往「民主」和「自由」，若問國內人民的『民主』和『自由』足夠嗎？這很難下結論，因爲不同的觀點和立場，會得出不同的結論。中國推行的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按照其理論來說，就是給予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以最大的自由，而對一小撮壞人（所謂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則實行專政，『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這是中國政治上的特點。」

寫這一段的作者，並沒有發現其中所牽涉的矛盾與問題，這可以說是目前年青一代的對政治認識的層次淺薄，雖然他們大體上的政治情緒是很高漲的，同時也有爲了一種政治理想，或是爲了自己以爲可行的政治理論而不怕艱苦、不怕犧牲。他們總以爲「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對於這類的青年們，我有着極大的同情，並且也有一部份的敬意。而且人類歷史的進展，也多賴於青年們的活力與動力而造成的。可是，如果這些青年，在這自由思想的境地裏，先把往容易弄清楚的概念弄清楚的話，然後再努力以赴，相信他們的青春不但不會白白的斷送，同時，還會爲國家民族帶來更光明、更偉大的前途的。因此，這篇文章，我就以這種希望與想法，跟學聯會中所有大專同學成員，來討論民主、自由與精神面貌的問題。

從理論看具體事實

民主和自由，是否是「不同觀點和立場，就會結論不同呢？」我想在某一方面是「是」的；但在另一方面卻是「否」的。

現在，我先談「是」的一方面。

假如你是統治者，爲了你的統治方便，以及爲了你的統治理念的貫澈，你就很自然地要對「民主」和「自由」的解釋，不同於被統治者了。姑勿論你把這統治者化身爲「主席」、「黨派」甚或「無產階級」和「人民」。這「主席」基本上是一人專制；這「黨派」是一黨專制；這「無產階級」是一階級專制；這「人民」是一人民專制。

假如把民主與自由的概念，一定要用某些主義的話，如「社會主義」和「」框框之內，從這一「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框框中來看民主和自由，當然不同於在這些框框外看民主與自由了。

另外，對有知識的人士們來看民主和自由，就不同於無知無識的人士來看自由和民主了。因此，雖然儘量的提高工、農、兵的空洞地位，但在民主與自由的了解上，卻有不同的了解的，讓工人們自由地討論如何增加生產，讓農民們自由地討論如何增糧，讓兵士們自由地討論如何捍衛國家等等，那不是自由，也不是民主，而只是在身份職業的範圍內，討論如何儘責，如何在一個專制的政策上做工奴、農奴和兵役。

假如大陸上的人民，如果對「主席」的「選集」與「語錄」提出質詢的話，假如對「共產黨一黨專政」提出反對；或是假如對所謂「無產階級」的標準提出研討；甚或對「人民」一詞的含意提出什麼才是正確解釋的話，如果能夠「自由」提出，再由「民主」決定的話，那才是眞自由和眞民主呢！否則的話，就證明：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由於「觀點」與「立場」的不同，對「民主」與「自由」的了解與「結論」必然有所不同的。

現在，我們再論「否」的一方面。

民主與自由的理念，是超過了任何「立場」和任何「觀點」的。因爲它們的基礎是建立在人性的求發展上，並且也是一部人類歷史發展的必該達到獲致的目的。在生活上、思想上、言論上求自由，在經濟上、政治上、社會上求民主。任何一個人物的言論，如果不接觸到人性的全部，任何一個黨派政策，不爲照顧人性全部的需要；任何一個階級不是爲了全人類具有人性全部的發展而努力，任何一個主義，在理念上不是包括以上的自由和民主的內容，恐怕都是一個短暫的過渡，都必然在人類的歷史演進上敗退下來的。

強調「不同立場」和「不同觀點」必然對「自由」和「民主」的「結論」不同的說法，是一種巧辯，是一種遁辭，是一種蒙蔽。這巧辯、遁辭、蒙蔽，只能是一時的，暫時的，不可能是長期的，永遠的。同時，這巧辯、遁辭、蒙蔽只能爲少數人，笨拙人，不可能爲多數人，聰明人。

民主與自由在很多的地方出現偏差，但是，出現偏差並不能說是「民主」與「自由」本身原則就可以放棄。即使人們眞想放棄「民主」和「自由」時，那是更證明他們所要求的是更「民主」和更「自由」。

民主與自由既是與人性具來的要求，除非我們貶低人性的尊嚴與價值，否則，我們是要從人性的私欲中解放出來，而走向民主和自由的。

以民主三大元而體系。自由並不是毫無忌憚，我行我素，而是以不妨礙他人的自由爲規範的。

假如從這方面來看民主自由的話，相信不該認爲「不同觀點」、「不同立場」就可以用假的「立場」和「觀點」來了解、解釋爲民主和自由立「結論」的。

爲悲觀的人，總是以爲在中國不可建立「民主」和「自由」，因此，不是放棄爭取民主與自由的爭取，便是委諸於他人的解釋；這方面的原因，恐怕是自己的志短。爲樂觀的人，永遠覺得民主與自由是該達成的目標，他們的生活就是民主與自由的見證。這見證來自他們對目前專制的反對，對政策的批判，對所有影響民主與自由的措施提出質詢，更況，他們也用行動來支持社會、國家的不正義的事件的消除與解決。

大專學生因爲生活在民主與自由的香港社會，所以他們會對很多不正義的事情加以反對和謀求解決，在某一種意義上，這是要對民主與自由作見證。反觀在大陸的統治下，面對了偌多的不正義，是否有人敢公開站出來反對呢？這也就可以了解到兩種社會的民主與自由了。因此，每逢香港大專學生在舉行示威抗議時，想想大陸社會上的情形，就會一目了然了。還能夠以不同「立場」與「觀點」來看民主與自由嗎？

從具體事實看理論

其次，該文作者，像是在背誦什麼似的，講了一段有關「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基礎」的理論。而這本特刊最後也節錄一篇有關「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基礎」的文章，題目是「共產中國的政治理論基礎——闡述社會主義社會」。這一篇文章最大的問題，我以爲會使讀到這本特刊的人，產生很大的惡劣後果，原因是，這所謂的「理論基礎」的十個「註釋」中，九個都是馬克思、列寧的著作。或許由於篇幅，沒有把「註釋」的根據刊登出來。不管怎樣，起碼使香港的中國大專學生們覺得，這全是西方理念的產物。與中國文化無涉。在今天強調中國文化的時代，似乎給讀者們喝了一次「西北風」，有點冷酷的感覺。

其次，依照「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就是給予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以最大的自由，而對一小撮壞人則實行專政，『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這是中國政治上的特點。」

姑勿論這「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是否會有「自由」或「最大的自由」的實際情況是如何。我們就看把另外的中國人的百分之五以下的「壞人」的對付政策的「中國政治特點」之一，「只許他們規規短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的話，該文作者以一個香港大專學生的身份，說得輕鬆異常，並且也以爲理所當然。原因是他只注重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和「百分之五以下」的百分比的數目字。而卻忘記了這百分之五以下的包括了五千萬左右的人——人類，和你和我沒有分別。

很多人就用大多數和極少數來做比例的判斷了。並且還以爲爲「大多數」好的，「自由的」就是好的，還譽爲「德政」呢！並不理會到壓抑「極少數」的人，是否合乎道理？

我可以試把這位大專學生的理念移來香港來討論一下。如果香港政府也如大陸中共政權一般，把那百分之五以下的大專學生（當然，大學生的數目並沒有百分之五，只佔四百萬分之二而已），也採取一個「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的話，也以之爲「香港政府政治上的特點」的話，本港的兩萬多大專學生將何以堪呢？事實上，香港政府並沒有這樣，也不想這樣做，更不能這樣做，原因是要貫徹民主與自由的人權與人性尊嚴。那麼，這篇文章的作者，應該內省一下，設身處地的爲大陸百分之五以下的所謂「壞人」想一想，這樣恐怕就發現了所謂「中國政治上的特點」該是多麼可怕的一個政策。

接着，該文作者把前去大陸參觀的情形與香港的情形做了幾點比較，說：

「華僑和港澳人士到內地，居留時要到『派出所』登記，這在香港是沒有的。學生畢業後，其出路問題，既有個人志願，但也有國家統一分配，也是香港沒有的。許多物品的購買，要實行配給制度，這當然也是香港沒有的，但是他們實行這些制度，只有一個目的，就是爲國家和人民。同時，還可以看到，內地人民的精神，大多是飽滿和旺盛的……總之，『民主』和『自由』都不是抽象的東西。

「至於內地和內方的精神生活，誰好誰劣，那就要靠我們深入比較，以進行判斷了。在中國，見不到像香港的汽車長龍，有的只是一列列的單車隊，在內地，沒有香港那麼多美侖美奐的高樓大廈，有的是無際的田野，低矮的平房，在內地，更沒有舖張奢侈的排場，光怪陸離的打扮，有的卻是樸實無華的服飾，實事求是的精神。」

這一列系的排比，似乎在強調了兩種極端不同的世界。當然，這是生長在香港的年輕人們，一到大陸，就很容易接觸到的東西。

假如我們把這些「具體」的東西，加以比較之後，我們就會發現：大陸人民是生活在被嚴密的控制之下的，而所用的「帽子」是爲了「國家」與「人民」。同時，雖然是爲了「國家」和「人民」，但是對「國家」的建設仍然是落伍的；而「人民」的生活仍然是不豐實的。

當然，擁有偌多人口的政權，人口的壓力基本上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只是就人口上的衣、食、住、行的解決，已經是一個很大的負擔了，可惜的是，還在一次次地搞革命、搞鬭爭、搞思想、搞路線，因此人民的生活更是無法兼顧和解決了。忽然，我想到了一個其中的奧秘，面對了廣大善良人民的辛苦工作而不能給予衣、食、住、行各方面的解決，又怕人民造反，於是才有一次次的運動、整風、鬭爭，使人民只好不敢再提到辛勞後的生活應得了。

不要用好聽的名詞來形容大陸人民生活的缺點與不足做爲掩飾，而應該注視大陸統治階層的權力鬭爭，或是用不斷革命的理論，以威力高壓來嚇住善良而勤勞的大陸上八億中國人民！這才是「認識中國」的正途，也是救中國的正途！





太子廳聽歌

週末和朋友到太子廳聽歌。台灣多的是這種夜總會，清粥宵夜，歌星輪流演唱，不設樂隊，只有一個電子琴伴奏。這種形式的夜總會在香港可能不會多大受歡迎，但這夜太子廳卻有爆棚之盛。歌星們拿了短波無線電米高峯，在賓客間穿插，站在適當的位置時使有燈光照射着她。

相信作用是讓客人們不但遠觀，還可近看。台灣女孩子對歌星們十分羨慕，歌星走過她們桌前，她們都揮手要求一握。歌星們對這些擁護者的當然樂於接近，這是爭取羣衆的手法，一一滿足了她們的希望，她們自然對她留下深刻的印象。

其實，想親近歌星們不但是女孩子，許多顧客也以歌星能到他們的桌子來閒聊幾句爲榮，歌星們名氣大小，與人們對她們熱烈的程度成正比例。

這些歌星許多來過香港，如謝雷、張琪、冉巧玲等等，凡是到過香港賺港紙的台灣歌星，似乎聲價特別高一籌。

爲表示她們到過香港，最時興是唱一首粵語時代曲，不管在座有多少人聽懂，也不管他們唱得對不對，這似乎已成最時髦的玩意。

在太子廳裏，老萬聽到一位女歌星唱「一水隔天涯」，比起地道廣東小姐唱的實相差很遠，不過，聽起來還像模像樣。可能聽衆中有大部分認爲她唱的是百分之百的粵語時代曲，只有我們如假包換的廣東佬，一聽就曉得她不是廣東人。她的發音，根本不是廣東話發音。

更糟的是謝雷唱「賭仔回頭」，也許他在香港時得到鄭君綿嫡傳，可是，由頭到尾，老萬無法聽得出半句，他居然也唱粵語時代曲來充大頭鬼，如果他在香港演唱這首歌，不把人笑到滾地葫蘆才怪！

台灣很多青年男女很嚮往香港，不能到香港，聽聽粵語時代曲也可得到精神滿足，其實，物質享受，台灣較香港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近年台灣人都有錢了，消費場所非常擠，表示他們有巨大的消費力，除了大牌之外，跑到香港來的歌星，未必能賺得比在台灣多。

時代曲並非時代哭

昨天宴會中，任不名兄又談到台灣的「時代哭」。從時代曲變爲時代哭正是這位先生的「發明」，他對台灣的時代曲深惡痛絕，發明這諷刺性的新名詞，確是刻薄得很，他老先生的意思，認爲今日國府偏安台

音樂種類繁多，每種音樂有其好處，它能夠流行起來，受到大衆歡迎，自有其價值。人有喜怒哀樂，抒情歌曲也有多種不同情緒的發抒，因此時代曲中的抒情歌，不見得都是哭哭啼啼，恨你入骨、不要拋棄我、歸來罷雷夢娜之類，確然喊到聞者流淚，李亞萍甚至唱到當堂仆倒。這屬於「哀」的一面，只是抒情曲中的一部份。其他如可愛的人生、戀愛路上等，則是充滿歡樂。也許任老先生不常聽時代曲，偶然給姚蘇蓉哭哭啼啼的歌聲撩起怒火，把時代曲一竹杆打成「時代哭」，不知時代還有「笑」的一面。

同時，老萬可斷定任老先生沒到過台灣的夜總會聽歌，所以有此憤慨之詞，如果他遊台之便，也去聽聽時代曲，定會感一變，由此發現時代曲不全是他想像中的樣子。以那夜老萬在太子廳聽歌情形爲例，我需要安慰雖然受歡迎，杯酒高歌的激昂歌聲也震撼了每個人的心絃。更出乎意料之外，二十幾年前的抗戰歌曲，也是他們經常選唱的歌曲。

聽到這些歌曲，老萬挑起不平凡的回憶，抗戰時候，差不多每個人都懂得哼幾首這樣的歌曲，每天早上就聽到離報社不遠的幹訓班學員高歌着旗正飄飄、保衛中華。二十幾年來，差不多已忘記了，在太子廳重聽這些歌聲，不禁引起國恨家愁。

還記得中國抗戰初期，有過一個抗戰歌詠團到香港演唱，他們的歌聲，使到香港僑胞熱血沸騰，大力貢獻輸將，這種歌聲，今日在太子廳聽到，相信也會發生同樣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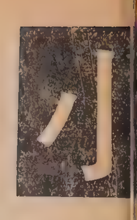
音樂好像菜色，單吃一種，即使是鮑翅也會吃膩，有時要吃些鹹魚靑菜調劑。所以有激昂的進行曲，也要有哭啼啼的抒情曲，兩者並存，並非矛盾。

我認識的女作家

星報專欄作家孟君小姐成名很早，她從廣州來港時，我看過她一本叫「摧殘」的書，是替讀者解答問題的，據說這本書銷得很不錯。

老萬認識她，是在她辦「天底下」雜誌的時候。一天霍寶材先生在家舉行派對，我看見一位身穿紅衣服的年青女子靜坐沙發一角，經主人介紹，才知道是個成名的女作家。

我認識兩位以「孟君」爲名的才女，一位是女作家，一位是香港電台著名的廣播藝員。認識女作家在先，來往較密是廣播藝員。當時一班播講小說的藝員經常舉行「大食會」，他們很多時拿我的小說改編，沒有報酬，只容納我加入爲大食會成員之一。十年前在老萬喬遷新居，他們大夥兒也到我家玩了一天。




不過，彼此為工作忙，有很多年沒有見面，近年碰過她兩次，一次在一位醫生的派對中，一次在銅鑼灣的一家餐廳。

不過，老萬做了一樁烏龍事。一位國學根底極好的文友宋逸民先生突然病逝，老萬十分悼惜，寫了一篇文章，表達心意。第二天收到了一位女讀者的來信，附了一張兩百元支票，據說她跟她的外子都喜歡讀老萬的文章，並且許多事情與老萬有同感，信上署名「孟君」，地址是花園道上面一個台，是富人住宅區。當時老萬只覺得結交的朋友又多了一個「孟君」，訝異於為什麼那麼多女人喜歡用「孟君」這名字；無論如何想不到這「孟君」是我已認識的。我直覺到如果是作家或廣播藝員的孟君，都不會把我當「陌生人」。當我把她的來信在專欄發表後，她才來第二封信表明身份，她正是老萬「同行」那位孟君。

這是她第二次給我好印象。她對寫作同業的可悲遭遇如此關懷，事屬難得。我答應替星報寫稿，發覺我們竟是「同事」，非常高興。遺憾的是：我正上場，她卻匆匆撤退！

享受美妙時光罷

星報孟君專欄是老萬喜歡讀的文章，我欣賞她的取材，全是每個人可能遇上的問題。近年不常讀她的文章，發覺她文字比前純熟簡潔，即是說，她的寫作技巧已有很大的進步。

每天經常讀的文章，忽然再看不見，讀報的人會感到若有所失，因此在孟君撤退後，我讀星報似乎缺少了一點東西。

不過，她「告退」的文章說的也是實情，老萬特別欣賞她「正當與心愛的人共享郎情妾意的美妙時光，竟然也忙於寫作，多煞風景」這一妙句，可愛的地方是她夠坦白，而老萬也早有此同感。

作為一個作家的太太，或女作家的丈夫甚至密友都十分有癮的。老萬除白天上班應酬外，每晚經常熬稿熬到兩三點，說影響到「郎情妾意的美妙時光」雖然誇張點，因為「美妙的時光」可隨便你選擇，不必規定幾時幾分；好在寫稿也自由，白天寫可以，晚上寫可以，失眠時也可爬起來寫個一兩千，寫累了，還有助於睡眠。不過，寫稿，尤其是寫長篇連載，確是精神上的重大負擔，絕不能讓它登三天停兩天。因此若答應了老編寫連載，等如在自己身上加一條鎖鍊，戴上幾副枷鎖，便再也動彈不得！

老萬以寫稿為生已經差不多三十年，寫連載小說除非送稿時遺漏，否則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會出現「作者有事，暫停一天」的情形。進了醫院，也爬到晚上護士小姐來制止才肯上床。寫稿人這種苦況，只有同業如老萬之流才曉得，對孟君小姐「覺悟前非」的心情，相當了解，也認為她的寫作應該適可而止」，不必太搏命。她住的是「月租五千元」的華麗房子，確定生活過得豐裕，寫稿絕非為賺稿費，又何必虐待自己？每天爬個一萬八千，算起鈔票，不過僅足交租而已。

雖然我還是希望能每天讀到喜歡讀的專欄，但為了孟君小姐多享受美妙的時光，作為讀者之一的老萬，只好作若干犧牲了！

寫作生涯

唯寫作人才了解爬格子之苦，讀者只花五分鐘時間，就把文章讀完；寫稿人可能花在這上面消耗大半天。雖然我們行家裏不乏天才，有一兩位著名快車，可以在一小時內寫兩三千字，下筆如飛，文思流暢，彷彿不必經過大腦，老萬寫作雖也不算太慢，但比起這些天才就顯得自己是蠢才了。

老萬蠢在不容易找到題材，不像別人那樣，一攤開原稿紙就可以寫。開車、吃飯、閒談，老萬都會在思索，雖然只花不到一小時便把稿子寫好，但花在思索上的時間要多好幾倍。如果不是幹了這一行幾十年，寫稿已成為嗜好之一的話，早也跟孟君那樣子「覺悟前非」及時回頭了。

寫作這一行，其實對女性比男子漢較適宜。一般說，女性多內向、愛靜，可能專心。男子漢嗜好多多，應酬多多，要埋頭書案十個八個小時，且每天都是如此，能吃得消的人不多。

因此，有一些「作家」從書案發展到餐廳桌上。老萬認識一位成名作家，身邊經常帶備原稿紙，在食堂餐廳，隨時隨地可以寫。老萬認為這種人是天生寫稿人，最能適應這種生活。

已故小說家望雲最愛玩沙蟹，他可以一邊打牌一邊寫稿。二仔底，他冚了牌，寫幾百字，又到第二手，相信他一定不會像孟君那樣子受到「與心愛的人共享郎情妾意的美妙時光，還要忙於寫作」的困擾，他心能二用，說不定在享受美妙的時光的當兒，一邊還可以爬格子呢。

寫稿，確是最消耗時間的工作，如果只寫一個專欄，每天騰出時間，用心的寫，倒是有寫作興趣的人的一種享受；如果一天爬上一萬八千格子，是活受罪，很快很快就會對這種生活厭倦。孟君寫了這麼多年，到現在才「覺悟前非」，可說是很有耐性，更難得的是她並非為了生活而寫，不像老萬開門七件事，全靠原子筆爬回來，還有的孩子們念書，滿足自己物質上享受，都非拚命爬不可。即使在厭倦的時候，看看書桌上的大堆帳單，便不會鬆懈下來了。

萬人傑

從「節省陽光」想起

吳文廸

時光易逝，轉眼又是寒冬。雖說是「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但那「晚來天欲雪」的情景，也夠人受的。當此「北風呼號」、「日月無光」之際，連電燈也黯然失色了。（尼克遜總統「喝令」我們節省電力）

我伏案窗前，出現眼底的是一片黯淡，街上冷清清的，那有半個「鬼」影？只覺得全世界都是烏暗和黑漆一片。連高掛在天空的月亮也沒有以前的明亮，我們只有「欲上青天覽明月」才能把月亮看個眞切。

每年的四月和十月下旬，我們都把時鐘撥快或撥慢一小時，美其名曰「節省陽光」。自十月「節省陽光」以來，每天才吃過晚飯，已是「烏雲滿天」。「節省陽光」一語，本身就有毛病，應該說「浪費陽光」才對。因爲我們想多用陽光，少用電力，故所「節省」的是電力而非陽光。其語之病也，病在此語是番文 Sun-light saving 直譯過來，故歸根結底，病在番文。

英文裏又有「橫過橋」一語，此亦「不知所謂」一類。（按：番文是 Across the bridge）原來英文裏沒有單字的「過」，有的只是「穿過」、「橫過」等。可知英文詞彙實在貧乏和不敷應用。我想，將中文的「

但說到「霸王」二字，就不得不用中文了。這並不是因爲老師的英文水準不夠，而是英文沒有「霸王」一詞。

寫到這裏，不覺想起一則笑話，說一位外國人見到中國人用食物來祭祀祖先，外國人就問：「你們用這麼多食物在祭祀先人，他們既已不在世上，又怎能吃到這些食物呀？」中國人同答道：「你們祭祖時用鮮花，你們的祖先難道又能嗅到鮮花的香氣麼？」外國人啞口無言。由此可知外國人和中國人思想上有分歧的；思想既不相同，文字上的表達亦異。而思想上、文字上的孰優孰劣，只須作一比較，便「冷暖自知」了。

一位華僑來美多年，在此處落地生根，養妻活兒。兒子長大，只懂英文，對中文卻一竅不通。其父有見及此，促他學習中文。在其父監督下，只學得幾句普通說話。一次要說「關上門」竟說成了「合上門」，要說「合上眼睛」卻說成「關上眼睛」而鬧出笑話。原來英文的 close 字既可解作「合上」又可解作「關上」，以致顚倒運用而不自知。此誠既可笑，亦可悲。英文裏詞彙常要互相「借用」，就像個入不敷支的人，要左移右挪，時常捉襟見肘。這樣的文字居然成爲世界通用的文字，實在令人難解。

英語既是目今的「世界性」言語，我們都拼命去學它。說的固然咕嚕咕嚕，寫的又是橫行無忌的「鷄腸」，究竟所爲何來？英文如此不濟事，我們爲何還要學這「撈什子」？

我們先人遺留下來的文字是如此完美、豐富，我們卻放着這許多寶藏不發掘，偏去拾那些破銅廢鐵，何其愚蠢？想到此，我不禁大聲疾呼：英文是條死胡同，中文才是我們該走的康莊大道！

梁任公（啓超）先生將我國數千年學術思想劃分爲七個時代，就是：

㈠胚胎時代——春秋以前
㈡全盛時代——春秋末及戰國
㈢儒學統一時代——兩漢
㈣老學時代——魏晉
㈤佛學時代——南北朝、唐朝
㈥儒佛混合時代——宋元明
㈦衰落時代——近二百餘年

他指出：我們現在處的是復興時代。

我認爲，所謂「復興」並不只在中國復興，而是全世界的復興。也就是說：將我國的學術思想宣揚給全世界的人，讓他們也分享我們前人遺留下來寶貴的資產。而要復興學術思想，首先得將中文宣揚給人們；認識了我國的方塊字，就可以進而研究我國的學術思想。簡要的說，我們處的是宣揚中國文化的時代；故我們所處的是個艱巨時代，我們的責任是重大的。但我們應不畏艱難，盡其在我地向這方面努力。若干年後的將來，中文將會取代英文而爲世界通用的文字，這是優勝劣敗的必然結果。

我們不是「賣花讚花香」，事實上我們也不用讚，因爲我們的花本來就是香的；只須將花送到人前，花的香氣自然會使他們讚不絕口。



皇帝

朱明

千」，說句笑話，將「萬人雜誌」直譯為英文，就變成「十千人雜誌」，豈不可笑！

由此想到翻譯中文為英文時，常不能真正譯出中文的「神韻」；而將英文譯成中文，往往更能擴大文章的意境，更能將文意表達得淋漓盡緻，英文與中文，可謂小丘與泰山之比。

記得唸書時，學校規定我們說英語，連上中文課時，叫聲「老師你早」也要用英文來說。一次一位教英文的老師來到我們課室「訓話」，他說我們一些同學不會繳交學費，又叫我們不可做「霸王」。他說的是英語，

·知識份子

[illegible]、這個人是陸軍大臣，到法國留學過，我知道他，但不熟悉。是否通過你（指章士釗，章對毛說載濤生活苦）幫助他，生活有所改善，食無魚不出，還是讓他改善生活。」

毛：「我已到了斯太林晚年，又是專橫獨行，又是好大喜功，偏聽偏信，又是錯誤，一定錯到底才知道轉彎，一轉就是一百八十度，騙了你們，把你們當成大魚釣出來。」

毛：「秦始皇帝為什麼垮台，就是因為修長城，現在我們修天安門，要垮台了。」

毛：「陳叔老（陳叔通），你是研究系，章士釗二次革命，一九二五

[illegible]詩寫得好，我欣賞。九三學社中一人詩寫得好，也欣賞。孩子十幾個人不大認識，你是郭子儀。」

毛：「馬克思主義的書要讀，也不能讀得太多，讀十幾本就行。讀多了就會走向反面，反成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修正主義。孔夫子的書裏，沒有農業知識，因此他的學生四體不勤，五谷不分，這方面我們要想辦法。」

毛：「我歷來謂，知識分子最無知識的，知識分子把尾巴一翹，認為老子天下第一，也算第二，工人、農民算什麼，你們是阿斗，又不認得幾個字。」

新贛南之憶

汝南

約在民國二十六七年時，抗日戰爭發生後，江西贛南贛縣的梅林虎崗，設立了地方政治講習院，省主席熊式輝兼院長，調集贛南各縣區鄉鎮行政幹部受訓，那是實行新縣制了。

那時間，現在的行政院長蔣經國氏主政贛南，真的是新贛南了，嚴懲貪污，亦禁賭娼，蔣經國時時徵服簡從，深入民間，尋求民隱，一切政治經濟教育之發展，迥異尋常，風行草偃，口碑載道，一時民間有蔣青天之稱！

蔣專員每星期都有三幾次來講習院大禮堂上課講話，那時不過是三十餘歲，精神飽滿，聲音洪亮，聽講學員特別動容，鴉鵲無聲。

講習院教育長夏承綱，為人厚重，負責任，間或也領導唱院歌及抗戰建國歌：

㈠猛烈躁進，逢山闢路，[illegible]水架橋行，萬事由人創造，活潑的機動力，旺盛的企圖心，是真做事精神，以求社會進化，以求國家復興，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個人奚足論！

㈡沒有我們的國家，那有我們家庭，沒有我們民族，我們從那裏安身——國家至上，民族至上！

我有愛國的良心，我有抗戰的決心，只要永遠團結，一定打倒那敵人——意志集中，力量集中！

有錢的人要出錢，有力的人要出力，只有國家打勝仗，談不上其他利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

熊式輝兼院長，主贛十年，政績都很不錯，當然省主席有省主席的才幹，他來院講話，都是在大禮堂的，幾千學員，濟濟一堂，知道省主席來講話了，學員都屏息無譁，聚精會神聽講，他聲音宏亮，強有記憶，建院剛落成，禮堂及教室宿舍數十間，星羅碁布，報告各項建築及設備經費，無須攜帶講稿，歷歷如數家珍，現在有的人，登台演講，動輒攜備預定項目，一邊看，才一邊講，這種才華或方式，無論如何，是打了幾分折扣的。

哲學講師張含清，態度鎮定而從容，娓娓而談，抑揚頓挫，引經據典，引人入勝，學員上他的課，都精神百倍，很感興趣！

還有婦女講師熊芷，好像記得是這姓字，一片清才，水流花放，學員都喜歡聽她的課。

是三十多年前的事，許多講師教師的姓名都忘記了。

現在熊式輝氏是否在瑞士或星馬？夏承綱、張含清等諸先生是否在台仍健在？

筆者寫這一點點，算不上一鱗半爪，因為光陰似流水，轉瞬由青壯而到達老年，我們中華民國，遷台以還，為時不短，整軍經武，政治刷新，仍未達成收復大陸，拯救水深火熱中同胞的任務，回憶抗日戰爭初發動時，那時的行政幹部訓練班政治講習院，講師與學員，朝氣蓬勃，收到應收的效果，撫今思昔，不禁慨然！

「回歸」「認同」的批判

江介風

「反共」有一定的理論根據，這理論是最簡單清晰而又有力不過的。

最近也看到好些本港專上學院「學生領袖」們所發表的論調。他們理論滔滔，開口什麼思想，閉口什麼主義，樣樣似乎言之成理，卻缺乏一件最基本的東西——事實，理論與事實脫節，因此這些理論都是「廢話」。現就「認同」「回歸」這論調來說明他們的謬誤與及其根由。

理論的出發就是一般人所謂道理，「講不講理」「有冇道理」的最基本解釋不外乎「是否符合事實」；至於「事實」如何確立，其中當然也可產生許多枝節，但決定一些原則性問題（如反共或回歸、認同）時，必須從最簡單的基本事實着手，簡單到如肚子餓就要吃東西，清潔比骯髒好，守秩序比混亂好等人所共知共認，無須證明也無從證明的事實。或者你會說：爲了救命，不守秩序也得來；有的人修道要餓肚子才能收到效果等。這種以特殊的或複雜的情況來解說一般，代表一般，正是邏輯學上所謂「謬誤的根源」；毛𥲤的「愈亂愈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本身就是有乖常情的說法，把它當作特殊的情況來看待還可以，但它卻成了毛思想的中心。假如你向那些高唱「回歸，認同」的分子問：「既然認同，既要回歸，還猷在這兒幹啥？」那種人是最怕遇上這問題的，因爲它接觸到事實；他們惟一的解釋就是：「我們留在這裏是爲了𥲤助被壓迫的同胞和喚醒蒙查查的同胞。」這樣的解釋使他們不折不扣地成爲「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聖人，或如上面例子中那贊成辟穀，不主張吃飯的道士了。但這些人總不至於天眞到連他們所嚮往的「國度」裏一般人平均每月配廿斤米，幾両油，每年多少尺布，與及生活上的種種限制一無所知的；而他們敢於厚着臉皮在這裏做些言行不一致的舉

辯證法」的支撐了。

馬克思的那套「資本論」和列寧的「革命」論調，都以「唯物辯證法」爲標榜；而「唯物辯證法」的創立，又以銀行家兒子恩格斯居功最大。「唯物論」（或稱「簡樸實存主義」）認爲宇宙的基本就是物質，「心」的一切都從物質產生的這一套，在十八世紀中已瀕於破產；這一派說法在十六至十七世紀中曾大大地支持了自然科學的發展，可是自然科學發展到覺察人類感官之片面性時，便反過來打擊這「簡樸實存主義」，甚至否定了人類的全部知識（科學）的可靠性。十八世紀德國哲人康德曾花了畢生的大部份精力去給那「可靠」與「不可靠」（在哲學術語是「成立的」與「不成立的」）之間立下一道原則性的鴻溝，人類思想才不致墜下「懷疑主義」的深淵。到「後康德派」的黑格爾，則發展了「正、反、合」的邏輯方式成爲對知識的一步比一步深入認識的方法。

馬克思和恩格斯就這些先哲的種種說法中，首先把唯物論搬出來，企圖從人類歷史發展中去說明物質的重要性，於是創立了「唯物史觀」這名詞；跟着又把辯證法上「深入認識事物」變成「認識事物發展過程」，把歷史上的事實和辯證法上作爲研究對象的事實（已成立的）拉在一起，推進時間的渦旋中間。這本來沒有什麼不妥，只是他們有意地，巧妙地把重點放在「過去」和「未來」上面，而忽視了「現在」；但這「現在」卻是思想方法中最重要的一環，因爲簡樸的事實就是當前存在的事實，無論康德的「成立的知識」或黑格爾的「辯證法認識過程」，都包含這簡單的意義在內：「現在是現在，將來是將來。」這和我們的口頭禪：「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一般地簡樸，在邏輯學上的術語是：「A是A，不能是『非A』；『非A是非A』

者把辯證法變成什麼樣子，在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一書中，就不乏類此這樣的舉例：「某甲現在活着，因爲他身上的器官組織都健全而充滿生機；但那『健全而充滿生機』卽意味着日後的『不健全而失去生機』，所以某甲一定會死；既然使某甲活着的因素正是某甲要死去的因素，因此某甲是『活』的，同時是『死』的。」於是，唯物辯證法就名正言順地作出「A是A，同時是『非A』；『非A』是『非A』，同時又是A。」的結論，而把思想方法上最基本的原則都顚倒和混淆起來。

於是此間的一些人就可以毫無愧色地一方面享受納稅人供給的優厚薪俸，一方面高唱「認同，回歸」；一些青年人整天憧憬着美麗的空中樓閣，而獻身於一張永不兌現的支票中。他們的解釋都不外「明天」「將來」這些字眼，殊不知他們心目中這些「明天」和「將來」，跟「現在」（當前事實）完全拉不上關係；有如上面例子，說某甲是一個健康良好的人就夠了，硬要拉到死這方面去是毫無理由的。

中共不打算收回香港，卻企圖控制香港，這已經是明眼人所共知的事。現在他們的方法是向知識分子進軍，從意識方面使他們迷糊，再由這部份知識分子影響其餘的羣眾。這方面他們已收到一定的效果，專上學院的學生會早就讓左派學生把持；文憑教師在那次「爭取薪酬運動」之後，大部份都被「吸收」進去。而他們的理論根據，就是那套見不得事實的「唯物辯證法」。希望一切有良知的中國讀書人，都能以那簡單有力的反共理論，共同合力粉碎他們的險

石油頌

霹靂一聲削減令！
驚動島國如地震，
山崩海嘯來勢凶，
任你精靈無計出。
本是經濟發達國，
財星高照意氣豪；
左右逢源正得意。

越戰會再度重燃嗎

待旦

中東戰火沉寂了，南越於十二月初又爆了一場自停火以來最激烈的戰鬪。共軍集結兩個團以上兵力，猛攻建德縣縣城，經過激烈的戰鬪之後，政府軍被逼撤出該鎮。該鎮位於南越與高棉交界處，是一個兵家必爭的戰略要地。共軍佔據了該鎮，可以與棉軍連成一片，使舊日的胡志明小徑暢通不阻，進可威脅湄公河三角洲，退可撤入高棉邊境基地。政府軍如果握有該鎮，可監視高棉邊境保衞西貢。

戰爭爆發之初，一般觀察家都以為，越共將趁勝追擊，攻擊廣德省首府嘉義市，在前兩年的春季攻勢中，越共曾不惜犧牲地攻佔廣治、順化等大都會，其目的顯然是為了佔領一個城市建立越共的暫時首都。可是廣治市雖被攻陷，但卻無法堅守，正因為越共有臨時政府，而沒有臨時首都，所以建德戰火一爆發，觀察家便認為共軍目標在嘉義，可是這一次十分出人意外，共軍目標不僅不是指向嘉義，而且攻入建德鎮不久，便告自動撤退。據合眾社西貢十二月八日電訊說：南越指揮部今天說，共黨部隊已放棄了四天前侵佔的建德鎮，但戰地傳來的消息則說，戰鬪仍在進行中，建德附近的飛機場已在炮彈威脅下關閉。

南越其他地區一片沉寂，為一月廿八日簽訂停火協議以來的最低點。

本社戰地記者自建德以東十二英里嘉義市報道：「當地的軍官對我說，建德鎮仍有零星式的火箭發射或其他抵抗。」

指揮部說：較早的時候已有一個由百人組成的偵察隊已進入建德鎮，「未遇一槍一彈的抵抗。」

建德位於西貢以北一百十英里，軍方曾形容在那裏周圍發生的戰事為停火十一個月來最具血腥的一役。

指揮部發言人黎春興中校說：南越全境的戰況已跌至一月廿八日以來的最低潮。

他說：截至今日中午為止的過去廿四小時內，越共先後破壞停火協議三十九次。他指出：政府已完全控制建德鎮，共軍顯已西撤，退向高棉方面。

至於共軍為什麼要撤，以及零星戰鬪突然減少，他未作解釋。

可是越共卻宣稱，他們這次攻擊建德鎮的行動，是「懲罰的突襲」，因為政府軍把它用作該省北部的「進行搶地作戰之跳板」。

政府軍試行收復該區域內兩個基地「布白朗」與「布蓬」已個多月。越共聲稱於締結巴黎協定之際即已擁有該兩基地。

越共曾於上月以火箭攻擊邊和空軍基地及中部高原的百里居。他們現在把攫奪的建德鎮作同樣看法，視為同一事例。

越共這份聲明，是甚值得懷疑的，他們的動機絕對不會這樣單純。也絕對不會不經過戰鬪而放棄既得的利益。筆者認為越共主動撤出建德鎮的原因可能有兩點：

一、受到國際輿論的壓力。越共攻佔建德鎮，是明目張膽他破壞停火的行為，不為國際輿論所同情。另一方面中東和平會議，即將在日內瓦召開。如果這時越戰重新爆發，既會令人對「停火協定」、「和平協定」之類喪失信心，且輿情也不利於蘇聯與北越。

二、越共主動撤出建德鎮，也可能只是誘敵深入，圍而殲之的策略。越共部隊可能佯作撤入高棉境，但實際上大部隊卻仍然留在建德鎮附近的叢林裏，等政府軍大軍開入之後，便伺機切斷政府軍的供應線，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

如果屬於後者，那麼共軍目標在嘉義市的看法，就得事實支持了。共軍如果真的想攻佔嘉義市，首先必須殲滅嘉義周圍政府軍的有生力量。否則，即使讓你攻進了嘉義，也將無法堅守。廣治省的爭奪戰可謂是前車之鑑。共軍在那場戰鬪中，損失慘重，許久都不重振聲威。現在美軍雖然撤出了南越，但實力的對比並沒有顯著的變化。美國人走了，但他們的絕大部份裝備都移交給南越政府，以空軍力量來說，南越壓倒中共，成為僅次於美、蘇的第三空中強國。

越共如果貿然攻擊大都會，把大部隊結集在一個窄小的地帶，遭受空襲時是會吃大虧的。因而，共軍很可能把部隊撤出市區，把政府軍誘進來再打。等到認為政府軍還手無力的時候，才會揮軍攻擊嘉義。

不過從總的方面來看，直至目前為止，南越尚沒有重新爆發全面戰爭的跡象。零星的戰鬪是會有的，但像前兩年的春季攻勢那樣，集結大軍攻擊西貢、廣治、順化的情形，今冬明春之間相信還不會發生。因為國內外形勢都不適宜於發動大規模的戰鬪。

越共既然肯簽署「停火協定」，那麼越共最高決策機關可能已經考慮到放棄蘇聯式的攻堅戰略，改採取中共式的「鄉村包圍城市」，逐步蠶食式的戰略。

首相變為可憐蟲，
低頭拜服沙地伯，
任由吩咐均聽從。
朝秦暮楚情義輕；
反覆無常利益重。
不顧體面及尊嚴；
寧失聲望和信譽。
只要有石油，
出賣朋友不在乎；
只要有石油，
奴顏婢膝也甘願；
只要有石油，
世人譏笑又如何。
石油魔力大無窮；
石油權力高如虹。
世界無你有危機；
都市少你失光彩；
工廠缺你無動力；
家庭因你起恐慌。
工業停頓電源缺；
億萬機器成廢鐵。
繁華夜市黑沉沉；
紅燈綠酒冷清清。
節省能源處處鬧；
原油危機聲聲驚。
石油可稱最偉大，
歌功頌德讚美它！
萬望阿拉發慈悲，
楊枝甘露救眾生。

文鴻

我看美加

【17】

梁人傑

酷熱的賭城

拉斯維加斯是名聞世界的賭城，老萬未到過蒙地卡羅，據兩個著名賭城都遊過的人說，蒙地卡羅雖然資格老，比起拉斯維加斯簡直如小巫見大巫，規模有太大的距離。

拉斯維加斯不但是規模巨大的賭城，而且是最能吸引遊客的旅遊區。在這裏，不但有世界設備最好的大酒店，且有罕見的龐大舞台歌舞表演，更有其他數不盡的遊樂節目，即使你是絕不賭錢的人，在拉斯維加斯獃上一個星期也有足夠節目打發你的時間。如果你喜歡玩玩各種不同的賭博，又有足夠的錢花的話，在拉斯維加斯流連一兩個月也不會厭。

老萬年青時曾沉迷賭博一個時期，現在除了偶然玩玩二五鷄小蔴雀外，一切賭博也不會引起興趣。不過，既然身臨賭城，如果一分錢也不落注，人家會覺得你太古板，還認爲你是寒底。所以老萬也跟同來的朋友到幾家最大的賭城觀光，觀光之下，自然得應應景，吃角子老虎把二十五元美金吃掉。不過老萬也不肉痛，美國遊什麼地方都要買入場券，賭城卻不必，二十五元，當做買票，也不太貴。

到拉斯維加斯，一下飛機就有得賭，機場上有無數吃角子老虎機，等領行李時，可以先搖一輪。

本來，拉斯維加斯市區很小，只有幾條馬路，後來擴展了一個新區域，這新區域範圍比舊市區大得多，且所有建築物都比市區新，因此比市區熱鬧，所有大規模的歌舞表演，都在新區。

這裏差不多每幢建築物都是酒店，賭場就在酒店下面。還有餐廳、夜總會、舞台表演，也附設在酒店內。如果你住在一家大酒店如「星塵」之類，大可以足不出戶，享受拉斯維加斯特有的一切。

事實上，白天在拉斯維加斯的確很少人出門，那酷熱的天氣，使人無法抵受，太陽如火，在陽光底下，感覺得皮膚快要焦裂。從三藩市坐飛機到拉斯維加斯只不過一小時多的短短路程，天氣相差這麼遠，眞難以使人置信！

天氣酷熱，對酒店下面的賭場有利，人人不出門，躲在冷氣建築物內，無所事事最好不過是賭博。拉斯維加斯馬路上冷清清，賭場內卻擠得水洩不通。酒店的人告訴老萬，每年暑假期間是旅遊季節，拉斯維加斯每天到來不少遊客，老萬看遠道而來的汽車，不少是鄭州的，怪不得到處人山人海了。

晝伏夜出

拉斯維加斯在內華達州，是沙漠地帶。抬頭望望天空，一片蔚藍，萬里無雲。老萬說一件小事情，讀者便知此地酷熱的程度。

早上，我們從酒店出來，打算到不遠的一家餐室吃早餐，因爲昨天晚上經過，看到電光招牌，早餐收費一元三角，相當便宜。出到馬路，遠遠看見那面銀綉鞋的招牌。能看見招牌，總不會太遠，這麼近坐的士犯不着，因此打算徒步走過去，事實上，要找一部的士可不是易事。

可是我們只走了一半路已受不了，大家同意不再走，就近在旁邊一家酒店附設的餐廳解決了這一頓，寧願每份多付幾角錢。

銀幕上不時看到作戰英雄在沙漠上扎掙，熱得渴得死去活來，如今方知這些描寫不太誇張。我們在現代化了的沙漠中已那麼難受，何況在千里無垠的大戈壁？

外邊雖然熱得難受，在建築物內卻享受到一切現代化的東西。有泳池（差不多每一家酒店都有），也可以來一個涼澈心肺的淋浴，空氣調節，十分舒適。

老萬不愛賭博，遊賭城唯一興趣是欣賞世界罕有的大型歌舞。歌舞都是晚上表演，白天索性躲在酒店冷氣房裏睡覺，養足精神，留待晚間活動。

不過，如果將來各位有機會去遊賭城看巨型「科騷」的話，有一點要注意：不參加本地遊行團，便得自己去輪。第一次排隊定座，第二次排隊入座，都費相當時間。而且表演場地在酒店附設的夜總會劇場，他們對自己酒店的住客給予優先權，等住客定完才輪到其他。要冒充該酒店住客是不成的，因爲定座時要出示房間鑰匙，除非有朋友住在那裏肯借給你。

爲了方便，最好參加當地旅行團。每晚他們帶你參觀兩個「騷」，吃晚餐時一個，大都是巨型歌舞；宵夜時間另外一個，多是著名歌星的演唱。包括這兩場「騷」和一份晚餐，晚上兩杯鷄尾酒，每位收費二十多元美金，大約是一百多元港幣，他們當然可以揩多少油，但老萬認爲十分便宜。在香港大球場聽聽湯鍾上也要七十皮，大球場的環境和這兒的夜總會劇場簡直蚊髀牛髀，花一百多塊大開眼界，十分值得。

老萬第一次跟旅行團，一切不用輪隊，十分方便；第二次老萬要看的「騷」沒有旅行團，只好自己定座，足足排了一個多鐘頭。進場時座位排到側面最前，場面當然不比從正面看那麼偉大；不過倒也有好處，藝員個個看得清楚。

巴黎歌舞在賭城

旅遊車到家酒店去、參加一夜間旅遊」的遊客，然後整車送到「端斯」酒店。這裏下面是「巴黎卡仙奴」，今晚上演的是「巴黎歌舞團」，領銜上演的是麥加·安東尼，據說此人在巴黎很有名氣。

巴黎卡仙奴有一個巨大圓舞台，下面一排一排的長餐桌，稍遠是較高的平台，擺了散桌，六個人至八個人一桌。我們被安排在第二層平台上，離開舞台最遠，位置方向還不錯，在舞台對開正面，看舞台全景，這角度最佳，不過，如果沒帶備望遠鏡，想看清楚台上藝員們的樣貌就辦不到了。

這夜總會劇場確能做到「座無虛席」，他們把客人併足座位數目，不問他們是否互相認識，一桌六個位子，必須坐足六個客人，不會有位子空下來。

巴黎卡仙奴是宏偉的，不過在燈光下雖還燦爛奪目，近看裝飾已經很舊，大概開張後就很難空下來重新裝修。週圍隱蔽的小閣是燈光控制所在，樂隊也在舞台側面閣樓上。

粗略估計，這夜總會劇場可容納超過一千觀眾，一千位客人一齊進食，男女侍應生們不免倒瀉籮蟹，雖然他們工作都很熟練，但每位客人點菜、點飲品，一一端到他們桌上，吃完了，收拾東西，工作不少，看他們眞的忙到馬不停蹄。

我們是跟旅遊團來的，菜單早已點好，倒很省事，坐下便陸續開餐。在香港，許多吃東西的地方也有搭檯，不過彼此很少交談，你有你，我有我，外國人比較沒那麼拘謹，侍者把他們安排在一桌，他們馬上就像老友記一樣，交談起來，互相交換旅遊見聞。

和我們同桌的幾個外國遊客，也友善的跟我們交談，可惜老萬英文有限公司，應酬幾句還可以，談問題不成，只有用微笑代表答話。這幾個外國人來自西德，其實說的英語也帶有德音，不過，總比老萬高明得多。

在香港，英語講得不正確人家會笑你，發音不正，文法不對，但在外國，他們不會這樣，明白了你的意思就成。其實，外國人何嘗識講中國話呢？如果老萬要在美國定居，英語當然要想辦法學好；作爲一個遊客，有限公司的英文便足以應付。

巴黎卡仙奴的菜色不敢恭維，我們在這裏是吃「大灶」，不能苛求，千多人一齊開飯，能吃飽肚子已該滿足，何況這頓還得趕在八點前吃完，收拾好，配合表演節目的開始。

大堆頭無上裝歌舞

巴黎歌舞團開始就給人龐大的感覺。在燦爛燈光下，二十八名男藝員和十四位女藝員魚貫出場，揭開這場大型歌舞的序幕。舞之外還有歌，三人二重唱，可說極盡視聽之娛，男士們尤其覺得目不暇給，因爲十四位女藝員全無上裝。顯然，她們都經過嚴格挑選，幾乎每一個的身裁，都有資格參加世界小姐競選。她們不但身段美，而且很平均，高矮肥瘦差不多一樣。

如果只有一位美麗的無上裝少女在你跟前載歌載舞，你可全神貫注，欣賞她的歌、她的舞和她美麗的身段，可是十四位漂亮女孩子像穿花蝴蝶的在台上轉來轉去，你反而不知看那一個好。不能專心，這個漂亮，那個更漂亮，突然又發覺旁邊跑過來一個，身裁十分突出，越想不走鷄越覺得走鷄太多。

同來一位男士嘆了口氣說：有一位給我看已經很滿足，現在一下子給我一大堆，教我像窮光蛋忽然中了馬票，鈔票太多反而不知怎樣處理。老萬說，這是他們大堆頭政策的成功，弄到觀眾眼花撩亂，好過眼甘甘死盯住一個。

有美麗身段的女子，猶如一朵牡丹，還需要綠葉陪襯。五光十色的服裝和變化多端的燈光，是她們的綠葉。不論男藝員或女藝員，舞衣十分豪華，尤其在第二幕「熱帶嘉年華會」中，更表現得多彩多姿。十二位女藝員和六位男藝員的南美森巴舞，熱力四射，不論男女，渾身是勁。

在香港，台灣的、日本的、巴西的歌舞團老萬都看過，論表演的認眞，沒辦法比得上巴黎歌舞團，他們盡力表演，絕不會有「玩到嚟」的情況。他們的位置、節奏及舞姿都十分嚴格，不能有半步錯誤。所以，雖然是幾十個女孩子無上裝表演，你仍會欣賞她們純熟而美妙的表演，心裏沒有半點邪念。

表演開始就沒有冷場，節目一個接一個，佈景的轉換，快如閃電，幕前唱了一首曲子，幕後便整個改觀，當帳幔再展開時，又把觀眾領到別一境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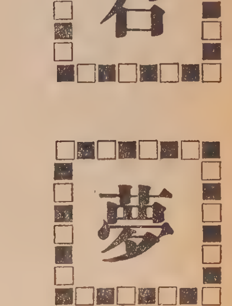
當然，這有賴於機械化的運用，譬如，舞台部分是電動升降，兩邊的佈景用輪子推動，很快就可以把整個佈景完全改觀。沒有冷場，是演出成功的最大因素。即使你不喜歡其中某一節目，但一霎眼便過去，接着是另一個，可能是你所感到興趣的，每一個觀眾都看得目不轉睛，可見它也沒有叫觀眾感到冷場。是的，即使你不太高興看他們的歌舞，但幾十個無上裝少女，難道沒有一個使你動心嗎？

舞台上策馬比武

來自巴黎的歌舞團，節目中當然少不了法國國寶的肯肯舞。記得在香港看過來自日本及台灣的歌舞團，也跳肯肯舞，無論如何老萬總覺得他們沒有法國舞娘那樣狂放，她們的尖叫富於挑逗性，怪不得古老年代的法國紳士們都迷醉在肯肯舞的熱浪中。巴黎卡仙奴表演「今日」的肯肯舞，更加添一種迷醉的力量，她們雖還是揮動長裙，背着觀眾翻起裙子，讓紳士們看到迷人的內褲；也瘋狂的跌交，但她們比老一輩的法國舞娘「大膽」得多，無上裝的肯肯舞，紳士們的注意力也許不盡集中在內褲，更注意她們跳躍時顫盪盪的雙丸。自然，這種享受在香港看日、台歌舞團表演是看不到的。

上面爲讀者報導的，似乎太着重了「無上裝」，使到一些香港紳士們想入非非。其實，巴黎歌舞團在拉斯維加斯的表演，好處絕不只一端，即使所有一百幾十位年青漂亮的法國舞娘全部穿上「密實裝」表演，仍然是十分精彩，難得有機會看到的好節目。

瘟君夢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毛澤東在座談會上講過之後，就要大家學習，下次再作總結。由於這次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動的，所有在延安的文化人，幾無一缺席，人人都要出席，當時都要作紀錄，拿回去學習。

這批文化人程度雖然不齊，但對文藝方面的造詣，人人都比毛澤東深得多，對於毛澤東的談話，都覺得不知所云，壓根就不知道他講的什麼？像「觀音老母坐蓮台，一朵祥雲降下來」，這種文藝的方向，雖然夠大眾化了，但是這如何能算文藝，稍懂文藝的人，都會感到可笑，但大家又不能不認眞去學習，中間隔了三個星期，五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又講了一次，這次是作總結，從此就算確定了中共文藝政策，也就是毛澤東的路線。

當時在延安的眞正作家，王實味之外，自推丁玲與蕭軍，兩人也被迫去學習，但是也都學不出所以然，只有越學越糊塗。主管中共文藝政策的，表面上說是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凱豐何克全，但實際則是周揚作主。

周揚本名周起應，當中共尚在叛亂時，周揚被派在上海領導左翼作家，凡是屬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會員，大部份皆接受周揚領導，其中包括魯迅與茅盾在內，以後魯迅同周揚鬧翻，罵周揚是白衣秀士，周揚就恐嚇魯迅，要斷然處置，活活把魯迅氣死，這重公案，一直到魯迅氣死，抗戰開始，周揚同了延安始告結束。

周揚回到延安之後，出任陝甘寧邊區教育廳長，甚得毛澤東信任，委以主管文藝工作。周揚肚裏也沒有貨色，但比起毛澤東卻高明得太多，內心裏自然看不起毛澤東，可是爲了鞏固自己地位，打擊敵人，又不能不取得毛澤東的寵信。因此，毛澤東談話發表之後，周揚最爲起勁，大力鼓吹毛澤東的文藝方向，這種態度引起了眞正文藝作家的反感，在延安的丁玲、蕭軍，在後方的胡風一幫人，都對毛澤東的講話大爲反感，胡風更大罵毛澤東胡鬧，引起了中央內部的分裂。

毛澤東文藝座談會談話發表之後，在延安固是笑談，但在中共武力控制下，尚無人敢公開批評，在重慶就不同了。重慶的反共文化界人士固然哂之以鼻，即使左派作家，也認爲是胡鬧。當時左派文化人以胡風爲中堅，胡風是一個始終反毛的左派文化人，當初在上海與周揚鬬爭時，實際是胡風，由於胡風得到魯迅賞識，公認爲是魯迅的門人，因此，周揚就要求魯迅與胡風脫離關係，魯迅置之不理，以後爆發了「國防文學」與「革命大眾文學」之爭，魯迅也因爲周揚徒眾之攻擊而活活氣死，但魯迅雖死，寃仇並未解開，反而加深。抗戰後，胡風到了重慶，自立門戶，不肯同中共派在重慶的文化領導人合作，更看不起中共捧出的文壇偶像茅盾。雙方矛盾也日益加深，但也只是限於個人之爭。及至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談話傳到重慶之後，左派文人照例要學習、吹捧，以郭沫若、茅盾爲首，大力鼓吹這是今後文藝發展最正確的路線，只有胡風及其小集團人，置之不理。

中共方面對於胡風的反抗大爲苦惱，就密令重慶方面中共文藝負責人，去疏通，採取說服辦法，要胡風回到左派陣營中來。中共在重慶的文化幹部及打手，由胡喬木召集，郭沫若、茅盾、田漢、夏衍、徐懋庸、陽翰笙都出席參加。胡喬木將黨方的指示告訴大家，商量如何爭取胡風。

夏衍先說道：「要說服胡風，只有郭老出馬，可能還有希望，我們都不成。」

郭沫若苦笑一下，說道：「端先，這樣的好事怎麼辦了我。」

夏衍說道：「當然有原因，我們幾個人在上海時就同胡風結下血海深仇，我們四個人被死鬼魯迅諡爲四條漢子，這人所共知的事，我們去找胡風，只有火上澆油。」

胡喬木說道：「確實如此，郭老，你就辛苦一趟吧！」

郭沫若見大家一齊撥他上轎，無可奈何只得答應，次日就專誠去拜望胡風。

胡風在重慶一向不與毛系的左派人來往，同郭沫若之間最多是在碰面時點下頭，談天的事從來也沒有過。現在見郭沫若不請自到，頗感詫異，但很快也就明白是有任務而來。

郭沫若一臉奸笑，坐下說道：「光人兄，想不到我會來看你吧！」

胡風大笑道：「眞眞想不到，郭老，你是一個忙人，作的國民黨的官，做的共產黨的事，又要寫文章，又要照顧許多漂亮女同志，居然還能光顧我這個左右皆不要的小人物舍間，何止蓬蓽生輝而已。」

郭沫若面不改色，微笑說道：「光人兄，你挖苦夠了吧！咱們該談正經了。」

胡風笑道：「郭老，你幾時談過正經事，咱們之間又有什麼正經談。」

郭沫若道：「話也不是這麼講，再不正經的人，也有談正經事的時候，我想跟你談談毛主席正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談話的事。」

胡風不笑了，面情頓時變得如冰霜一樣。問道：「郭老，原來有任務前來。」

郭沫若笑道：「說不上任務，實在是爲了大家都好。」

胡風說道：「這就謝謝了，郭老，你的爲人如何，社會上評價雖有不同，但對你是個讀書人，卻沒有任何人懷疑，老毛在延安的那篇談話，我仔細看了三遍，簡直集古今笑話之大成，要說馬列主義，連ABC都談不到，我們鄭重其事的討論他，未免太作賤自己了。那篇談話如果要我定名，我只能說它是初民時代的『圖騰』，今天是什麼時代，我們是什麼樣的人，還去崇拜『圖騰』嗎？郭老，你請吧！你麾下許多女孩子都在等你哩！」說過硬生生把郭沫若推出去。

中共在重慶無奈胡風何，在延安卻加重全力鬬爭王實味，由中共中央宣傳部召開座談會，五月二十七日開始，對王實味展開鬬爭，但有許多人同情王實味，五月二十八日，還有人替王實味辯護。

五月三十日，艾思奇傳達毛澤東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討論。傍晚，有一部份人向座談會主席團提出：民主集中制問題已經討論得差不多了，希望在下次的座談會上，把王實味思想的實質更清楚地研究一下。主席團採納了這個建議。

五月卅一日，印發王實味在壁報上曾經發表過的文章，作爲研究參考材料。

六月一日，李言報告「黨委與王實味六次談話的經過」，並稱：「至今王實味還沒有承認他的錯誤」。李又常、潘方、郭靠等提供王實味材料。據稱：他到現在還常向人說：「斯大林人性不可愛」；「拉狄克是一個可愛的人」；「中國大革命的失敗，共產國際應負責」；「蘇聯對於季諾維埃夫叛國案的審判是可懷疑的」；「托派理論有些地方是正確的」。他認爲：「黨的領導機關……有一部份人已經腐化了」。

六月二日，休會一天，各人閱讀：列寧論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魯迅在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上的講詞，毛澤東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討論（筆記），聯共黨史第十章第一節，斯大林選集卷二第九十三頁至九十八頁及三四六頁至三四八頁。

上午，王實味向黨委提出退出黨的要求說：「個人與黨底功利主義之間的矛盾是幾乎無法解決的」，要去走「自己所要走的路」，不願接受黨的教育。因爲「黨已經成爲功利主義的，連黨的領袖也在內」，「黨的領導者剝削群眾了」。

六月三日，繼續閱讀文件及開會，散會後，大家紛紛議論王實味要求退黨事情，在晚間，有幾個人去找王實味談話，希望他同心轉意，接受教育。

六月四日，王實味第一次出席座談會，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和「魯藝」、「抗大」來旁聽的人很多，大禮堂的窗台上也坐滿了人。在李宇超等發言後，王實味低沉地說：

「……我鄭重地嚴肅地撤消我前天在變態心理下對黨委提出來的要求……是我所尊敬的幾個朋友的愛感動了我。因爲我認淸了黨員的汚濁是合理的，所以撤銷對黨的要求。」

李維漢問道：「你底政治生命是由朋友的愛決定的麼？」

王實味點頭道：「我今天認爲超階級的愛和恨是不存在的了……剛才李宇超同志說我是托派，我自己也不知道，我過去就根本不知道政治。……你們看我在『中國文化』上寫的關於民族形式的文章，就可以知道我底統一戰線的立場站得很穩……那裏會有托派思想？」

李宇超問道：「你不應該說謊！你是常和我談到托派問題的，你到現在還認爲蘇聯有托派，說蘇聯的托派不是法西斯匪幫的走狗，而是反法西斯的。」

王實味說道：「我說過的話我一定承認。是的，我說過：我對托派進行小組織活動，反對斯大林，是我很痛恨的。現在看到他們與聯共團結在一起反對法西斯，我又很感動。」

王實味又表示：「我認爲托派對立三路線的批評是正確的。我看到了『八一宣言』，覺得這和托派國民會議的主張差不多。看到了魯迅的答托派書，我才站到統一戰線的立場上來。」

李宇超又問：「你爲什麼說蘇聯淸黨時，斯大林同志不知造就了多少罪惡？這種話是你以前說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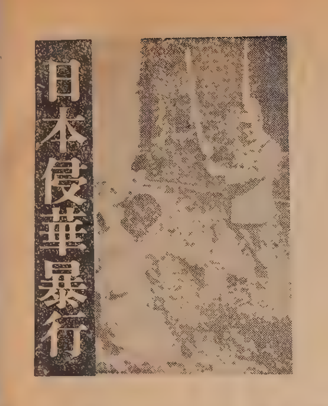
王實味說道：「我認爲蘇聯淸黨時，有好些人是可以從敵人爭取爲同志的。斯大林的性情太粗暴了。」

李宇超又問：「你和托派的關係，在一到延安時，爲什麼不立刻忠實地向黨報告呢？」

王實味說道：「我初到延安，覺得到處受人歧視。我一直到四〇年，在民族形式問題上批評陳伯達，和他論爭，他駡我是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的意見，假如他再駡我是第四國際，那還得了麼？爲着站穩腳跟，我才把我與托派的關係報告組織部。」說到這裏，王實味忍不住大駡「陳伯達是宗派主義」主席團立即制止發言。

王實味最後表示他仍然保留他原來的托派觀點。並且說：「我的觀點不對，爲什麼你們不早教育我呢？」「我的錯誤，只有我自己能淸算，別的人，不論哲學學得怎樣好，也不會弄淸楚的。」

中共中央至此已無法可施，只得將王實味開除黨籍，交給鄧發。



日軍陰謀

毀決衛河之堤（下）

難波博

本文作者爲日本侵華陸軍步兵少尉難波博，故事發生地點是山東省德縣與臨清縣間之南運河（即衛河），時間是一九四三年八月間，中國人民因此次日軍陰謀決開運河堤受災害者達百萬人以上，許多房屋廬舍家畜財產皆隨滾滾洪流以去，這種大災害眞是慘絕人寰。

眼看着濁流向左岸的田野流去，狂濤怒浪，田野變成一片汪洋，幾處村落房屋人畜都被濁流捲去！接近決堤處的臨清縣舊城牆高有四咪，只見濁流一咪、二咪、三咪的向上漲，刹那間城牆已被冲倒，濁流灌入城內，城內變成一個大水池，居民哭聲震天，家畜狂吼，這樣噪雜聲音很快便歸沉寂。人畜的傷亡，財產的損失那是無法估計的，而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兵們卻笑着看中國人的遭難情況，可謂毫無心肝。

這樣威力無比的濁流冲塌臨清縣舊城後，又向四處橫流，只聽到遠處村落，敲鑼擊鼓，呼兒喚女，喊爹叫娘的急忙逃難，那悲慘的聲音遠聞數里。

河堤被決壞了一百五十咪，小島隊長看看手錶說：「好啦，到時間了，我們坐船回去。」

河堤被破壞的面積如此寬廣，左岸各村落的居民想搶救也無法搶救了，只有帶女拖男，扶老携幼的去逃難，可是濁流冲來的速度很急激，在逃難途中，老幼婦孺死於非命的也不在少數。

這次衛河堤左岸被破壞後，確實解除了德縣危險，我是決衛河有功者，得意之餘更要飲酒玩女人。然而旅團長突然接到報告說：距決堤地點約九十公里衛河下流的武城縣，武官寨、二十里堡等地駐在的日本軍失掉聯絡，情況不明。旅團長命令我到濟南乘飛機去偵察駐在衛河下流各地日軍情況。這時候炎天溽暑，驕陽似火，飛機從機場起飛，上升一千咪高空，我心境覺得非常愉快，從機上看地面的人和馬車像豆粒一樣大，我是初次乘飛機，覺得一切情景都是新奇的，心情更覺着愉快。

飛機在空中飛了一會，駕駛員對我說：「是不是這邊，請你好好看看。」

我聽駕駛員如此說，注意從機窗向下望，看見了縣城的城牆，看清楚城內用紅色磚建成的一排兵營，士兵們站在營中廣場向飛機搖着手。「是此處呀，是此處呀！」我不知不覺間喊叫着，這時我們的飛機正飛在衛河上空：「啊！下邊的情景全都變了。」只見從那破壞的一百五十咪決口處，濁流滾滾，白浪滔滔的向河西地區流去。

「需不需要拍照片？」一個負偵察任務的軍官對我說。

飛機再從六百咪高度急劇降低，河堤和濁流更清楚的呈現在眼前，我爲了向戰友們誇耀，將中國人受災害的情景攝入了鏡頭，偵察官說：「這照片洗好後請送我一張。」我覺得非常高興，卻全不理會中國人所遭受的痛苦。

飛機沿着衛河飛向武城縣，從一千咪高空向下看，一望千里的田野，變成了一個大湖，看見點點數十個村落，綠綠葱葱的樹木搖擺，好像湖中島嶼一樣的感覺映在我的腦中，我又看見湖中漂浮着如海藻似的東西，那全是田野間的農作物，在夏季強烈太陽照耀下，眞是一種絕好美景，使人有神秘性美的感覺。

在飛機飛行九十公里途中，我覺得這一片水災區，簡直就是洲與島，這和我的初生地日本瀨戶內海比較尤爲廣大，我想要是靜靜的在湖上划舟，由此村到彼村，任性遨遊，那一定是非常快樂啊。

然而，使我感到興趣的這個湖，卻是地面上的水災區，人間活地獄，現在我回憶起當年的情景，那時期我實在是一個喪盡天良的人，毫無人性的動物。

這次的濁流，襲擊了館陶、臨清、曲集、邱縣、武城、清河、威縣等七個縣，無辜的災民眾達百萬以上，父失其子，夫喪其妻，骨肉走死逃亡，房屋糧食蕩然無存，那種人類悲劇慘狀是無法形容的了。

駐在二十里堡的日軍分遣隊，全被濁流淹死，大水包圍着碉堡陣地，無論飛機如何在那裏飛旋偵察，結果連一個人影都沒有看見。

洪水，經一個月長期才流盡，田地如同河流一樣，災民們無糧可食，餓得他（她）們到田間泥濘裏去找死魚吃，更有災民到上流高地去找棉花籽，最後餘生的人們實在苦不堪言。

駐在高村的日軍分遣隊，碉堡被水包圍，什麼食物也都沒有了，士兵們為了找食物到各村去搶奪，日本兵到各村，連犬吠之聲也聽不到，各村落都是如死一樣的寂靜。

日本兵在泥濘中走進村落，但見牆壁崩潰，全村都是敗瓦頹垣，有幾個骨瘦如柴的老太婆和中年婦人，她們是踏在泥濘中，眼望着天空流淚，紫色的嘴唇顫動着，好像是喃喃自語，黃色的污物到處氾濫着，一陣陣發出來撲鼻的臭味，破房中時時傳出來呻吟聲，蒼蠅嗡嗡的亂飛。

「啊！虎烈拉呀！」（此是霍亂細菌傳染病）一個日本兵這樣喊叫，其他的日本兵立時面色青白，互相痴視。

「報告小隊長，這村全是病人呀，猪鷄都沒有。」日本兵們走出村落向他們的小隊長報告。

「豈有那種事，再去找，再……。」這次小隊長在前頭領着士兵們又進村落裏。

村裏擺着許多屍體，顯然的是受虎烈拉細菌襲擊，屍體的周圍有大羣蒼蠅飛舞。活着的人全都是瘦骨嶙峋，青白面孔，有的還正在痛苦地嘔瀉，像這樣的人間村落，簡直是一處鬼蜮地獄。這一帶村落的虎烈拉細菌，就是日本軍散播的。

村裏劫後餘生的人們，吃着樹葉和腐爛棉花籽維持生命，他（她）們也想到衛河東岸去購買食物，可是那裏有錢呢！

男人們吃着槐樹生出來的新葉，夜間穿着破爛衣服睡在破房子中，有的男人餓得連爬樹的氣力都沒有了，坐在樹根下流淚。

在路上的行人，因飢餓過度，突然昏倒，氣絕死去，死了的根本無人葬埋，任屍體在路旁腐爛。

村裏婦女們，年青的姑娘一碗飯就將自己身體出賣，有許多還被日本兵強姦致死的，這樣人間地獄的製造者就是侵略的日本軍閥。

某一天，我同旅團長到水災區去視察，我們坐在汽車中，看見公路兩旁將要餓死的人拚着命向樹上爬摘取樹葉，有的人剛爬到樹上氣力已盡又從樹上掉下來，旅團長看見這樣慘狀，對我說：「難波（本文作者名），漢民族眞是偉大啊！的確他們能保守着自孔孟以來的倫理道德，所謂『渴死不飲盜泉』，他們餓到這樣程度也不去偷盜搶刼，實在是很難得啊……！」

旅團長用手摸着他的八字小鬍，哈哈的大笑起來。

受水災的各村落，據說約有三萬多人，因為無食無住，自己耕種的田地浸在水中，迫不得已離開了他們可愛的故鄉，湊集了很少的旅費到滿洲去（滿洲即中國東北）。

那時期已是隆冬，朔風颼颼，他們忍飢抵寒到東北方去求生路。

不能逃難的人，留在村中，一到冬季，不是餓死，就是凍死。

日本軍閥對中國的侵略戰爭，是求目的不擇手段的，在日本兵受訓練時，長官就告訓他們：多殺死一個中國人，就是日本一分勝利，為了日本皇國，對中國人無論怎樣殘暴都是毫無關係的。

以這次破壞衛河堤來說，使住在衛河左岸地區的中國無數農民，受害者達一百萬人以上，活生生餓死的也有數萬人。

日本軍對中國人種下了這樣大仇恨，所以全中國燃起了普遍抗日火燄。以衛河為例，假設不是日軍殘暴的破壞河堤，那河堤建築得是十分堅固，無論降多大豪雨，河堤也是不能被冲壞的。我親身作出來這一件人類的大罪惡，迄今戰後二十餘年來，無時無刻不感到內心慚愧。現在我懺悔以前的罪惡，矢志絕不再參加任何侵略戰爭，為了人類的和平幸福，我願貢獻出我的生命，以維護人道主義。



「南京大屠殺」時日軍活埋中國人。



日軍隨意槍殺中國佛教徒。

江南啼痕錄（六十六）

隨後盟國友邦均分別表示友好，自動提出簽訂，在新約裏規定「放棄其治外法權，與一九〇一年北京議定書所賦予之特權，（包括在中國駐兵之權）以及關於通商口岸制度，北平使館界，上海、廈門公共租界等的一切特權。放棄內河航行與沿海貿易特權，以及該國軍艦迄今在中國領海內所有特權。」

百年來民族的枷鎖，一旦解除，這是中國外交的成功，實在是艱苦抗戰的成就。抗戰，是誰領導？堅持長期抗戰，爭取最後勝利者是誰？以弱小的國家，一躍而成為四強之一，使不平等條約，一朝廢除，恢復我民族的在世界上的地位，國家光榮的獲得，究是誰人之功，奈何我國的人民，尤其是知識份子，在抗戰勝利之後，解除民族痛苦之日，功罪不分，是非不明，領導全民抗戰，一雪百年之恥者，竟為謗之所聚。抗而不戰，游而不擊，擾亂後方，破壞抗戰者，竟有頌之為太陽。統戰的魔棒，歪曲的宣傳，外國人信之為土地改革者，舉世滔滔，正義蕩然，使剛擺脫百年桎梏的國家，又墮入百刼不復的深淵，夫復何言！

一八九八年，法國將中國南方藩屬的安南，吞併而統治之後，復取得雲南和廣西的築路權、開礦權，更一步企圖囊括在華南的利益。是年藉口俄國在華租得旅順、大連為軍港，要求取得同等最惠而租借廣州灣，以九十九年為期，包括硇洲島在內，劃遂溪縣的寸金橋為界，寸金橋以南為租借地。廣州灣原屬雷州半島的一個港口，水深港濶，本為良好海港，也為優秀的軍港，當然是比不上海南島的榆林。可惜法國並非海軍國，故得而無所用。又因廣東省的高、廉、雷、欽四州的物產，以農產品為多，工業的物資很少，而吐輸出口又分別以水東、梅菉、廣州灣、北海等為散發站，亦並非集中於廣州灣一地，故其繁榮比不上青島、廈門、烟台等市。雷州府轄徐聞、海康、遂溪三縣，而廣州灣乃屬遂溪縣的南陲港灣，以赤坎和西營為市區，像啞鈴一般，以公路連貫這兩個南北的重點。赤坎純為中國式的市鎮，而西營則為法國式的城市，馬路寬濶，每座洋房，既有前面院庭，也有屋後的園圃，廣植鳳凰樹（柍樹），一派園林之勝，紅花白屋，風景如畫。市政公署建築宏偉，氣象萬千。有大運動場、有教堂、有醫院。運動場佔地甚廣，可容數千人的大會操；法國人多信仰天主教，故教堂乃屬天主教堂，矗立在西營中心，莊嚴肅穆，梵院鐘聲，益增宗教的色彩。醫院稱西營醫院，原為法國公立，甚具規模，設備甚佳，為南路唯一的西醫醫院。日軍佔領時改為野戰醫院，專為傷兵醫療之所。及日軍投降，法國取消不平等條約，乃將廣州灣交回中國，西營醫院又移交湛江市政府。當時日軍留下一大批藥物，價值約當時的港幣一百萬元之譜，折之目前時值，則其數甚鉅，也移交給西營醫院。院長兼醫生為黃寧民，留法的醫科畢業生，精於外科，開刀手術，有起死人肉白骨的推譽，南路人奉之如神明。黃寧民院長接收這批藥物，全部撥為醫院公用，後來卻為市府有人所覬覦，大有逼黃寧民移交市府之勢，但此事為我所聞，我以為黃寧民用這批藥，以施濟於南路百姓，即造福於當地，豈能為私人據為己有，我乃發動臨時參議會的議員，展開炮轟，市府方面便急縮手，不敢再伸手過問。黃寧民醫生知道是由我主持公道，乃親來向我道謝。黃院長確為一位純潔的醫務工作者，毫無官場習氣，向我保證這批藥物，決絲毫不苟，完全撥為醫院公物，以治療於病者。我見黃寧民醫生為正派人物，乃與論交。我平素愛好醫學，後來，我在湛江的一年多，常常與黃院長研究西醫的病理學及內科學等，故我明諳西醫之道，乃基因於此。當時，我發動在市參議會炮轟，非常技巧，市府方面絕對不知幕後的人物，以為是當地人向議長劉敬熙投訴，而致醞釀的暴風。事隔二十七年，已成明日黃花，回首前塵，不勝感慨！

抗戰勝利，法國表示尊重四強之一的友邦，將廣州灣交回中國。中國乃劃為省轄市，定名為湛江，隸於廣東省政府。其時李伯豪（漢魂）尚未卸粵府主席，乃派李月恒為湛江市籌備處主任，李月恒為李伯豪先生的親侄，人甚厚重，但我到達時，李月恒先生業已卸職，緣慳一面。及羅慈威（卓英）開府百粵，乃正式建立市政府，派郭壽華為市長，郭壽華先生畢業於中山大學，復留學法國，以湛江為法國交回之租借地，不少事務，仍須與法人周旋，由留學法國的去擔任市長，自然是人地適宜。郭市長出身軍統，為戴雨農（笠）的重要幹部，任西北督察室主任，主持紀律糾察，操生殺之權。聞其執政不阿，頗為戴氏所器重。抗戰勝利，大概軍統需在廣東佈署棋子，特向羅慈威推薦，羅主席以其來頭甚大，又屬自家人（郭壽華為大埔縣人，與羅慈威主席有同鄉之誼）。又以其留學法國，派去湛江最為適合，郭壽華乃走馬上任，故當時市府職員，很多為軍統舊人。湛江初歸祖國懷抱，不明實情的人，以為這個久在法國經營的南中國海港，也很繁榮，可比諸香港。怎知親到一看，除了赤坎和西營之外，一片貧瘠，如果抱着另有企圖的人，走馬上任之後，定必很是失望。當然，熱望而來，失望而去的人，自然像跑龍套的，大不乏人。郭市長因屬軍統中高級幹部，後來，戴雨農先生座機撞山失事，舉國震動，痛失英豪。郭亦在市府舉行追悼會，以誌哀悼。戴雨農先生之死，影响於中國者甚大，一代人傑，天胡不弔，遽爾殉職，遂使國共之間的間諜戰，國府日居下風，全盤失着，不待於徐蚌會戰了。

萬人意見

早年赴延安投靠共黨 如今却打成「老反革命」

「回歸」投共者・絕無好下場

投共者絕無好下場，已是絕無疑問的事實，然而至今仍有少數假洋鬼子津津樂道投共是如此這般之「好」，是不是好呢？筆者不想同他們爭辯，僅介紹一位投共者的簡歷，供讀者們參考。

僑居越南西貢的老華僑張迅如，七、七事變前去延安投靠中共，由一名普通共軍士兵升爲團長，在戰爭中斷了四個手指頭，由於經過了長期「考驗」被吸收進共黨，中共竊據大陸後，張便轉業到北平市「教育局」，成爲原「教育局長」孫國艮和原「市委教育部長」張文松手下的一位大紅人，歷任北平「工讀學校」（改造流氓學校）、北平女三中、北平市二十三中、北平市二十五中和北平市六十五中「校長」或「黨委書記」，在貫徹「智育第一」方面頗有成就，曾爲北平市委撈到幾面「紅旗學校」的「紅旗」獎狀。張迅如便爲教育界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響噹噹的「權威」校長。誰知他與在「教育路綫」方面原東區委第一書記周平發生磨擦，在一九五七年的「整風反右」中，被周打成「右派分子」，不但丟了烏紗帽，還要成爲北平「南口農場」的勞改犯（南口農場是專門收容改造知識分子的），但是張迅如並不甘心自己的失敗，勞改期間，再三向彭眞上書，不久果然摘掉「右派帽子」，重新派往北平市二十七中當「校長」。

「文革」爆發後，張迅如成爲共幹中的一名「造反派頭頭」，什麼「黑幫」呀，「走資派」呀，「叛徒」呀，「特務」呀，統統加入了張迅如設在北平五中的「幹部聯絡站」，他似乎出頭的日子又到了。彼時已是豐台「區委第一書記」的周平，被張迅如一派人馬押返東城區，連續不斷地加以揪鬬，最後一次鬬爭大會，是在天壇體育場進行，大約有三萬人參加，周平坐「土飛機」，張迅如意氣風發地淸算了周平利用「整風反右」對自己的政治陷害，他一變即成爲一名「響噹噹，硬寫寫」的「左派」，他被「中共文革小組」的戚本禹安插在北平市「革委會」文教組，副組長李冠英看中他，又時「時來運轉」，成了市「教改組組長」。誰知好景不常，戚本禹倒台後，「市革委會秘書長」以及李冠英等一百六十七人全部被清洗掉，罪名統統是「五・一六」分子，張迅如也跑不了，又重新被二十七中的「革命師」揪回去批鬬，一直關在校園內，新帳舊帳一同算，首先是重新審查他是否屬海外派遣的「特務」，其次是斷定他「回歸」的動機即：「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他投機革命，當兵時一貫表現怕死」、「文革前就是一個鑽進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借整風向黨猖狂進攻，改造時間表現愈劣，由於叛徒彭眞的包庇又重新混進領導層，文革中，他以時機已到，撕下假革命面具，跳了出來，自我做了充分的表演，並同『五・一六』集團勾結在一起，妄圖推翻無產專政，復辟資本主義。他不但思想反動而且從事組織『五・一六』分子，現在他終於被揪了出來，眞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大好事。」於是張某又再度成爲毛共的階下囚，每天都過着「寫檢查、挖思想」、「坦白交待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檢舉揭發別人、爭取立功贖罪」、「勞動改造」、「大會挨鬬、小會審訊」的日子。因爲他不僅在校內和區內「造反」，而且是鑽到市級領導層的傢伙，故還要拉到社會上去輪鬬一番，要徹底「批倒批臭、鬬倒鬬垮」。

經過「毛主席的再三挽救」，張某轉變了，變得消沉蒼老，生活也開始「腐化」起來，人們經常見到他獨自一人在北平的飯館裏或酒舖中無精打采地「飲悶酒」，他本人也萬萬想不到多少年來把「一顆赤誠的心獻給了黨和毛主席」，今竟落得聲敗名裂的下場，想當初，張迅如曾以「老華僑」和「老革命」之政治資本向華僑學生進行現身說法，爲中共推銷「回歸貨色」賣盡氣力，他經常召集僑生座談，敍述自己「回歸」時是如何「拋棄資產階級家庭，懷抱抗日救國大志，奔赴延安，走毛主席指引的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感情上起了莫大變化，感到自己從西貢帶回來的數皮箱西裝和恤衫完全不適用了，衹好分別丟掉了，換上農民的土布服裝，爲了革命，出生入死於槍林彈雨中，多次立功而且光榮負傷，現在我雖然有近二百元收入，還是穿制服和布鞋，所以我勸你們生活要艱苦，這方面要向國內同學學習，你們父母從海外寄來的錢可存入銀行，支援社會主義建設，千萬不要坐着三輪車滿街跑，更不要動不動就進館子上餐廳，總之要養成艱苦奮鬬的精神，盡快改造世界觀，堅定地走毛主席指引的社會主義大道，……」然而，今天的張迅如，却成了「老反革命」，昔日的「光榮革命史」，却成爲他爲了「鑽進革命隊伍」、「打着紅旗反紅旗」的罪狀，他失掉的四個指頭，成爲他往日在戰爭中是「一名怕死鬼和可恥逃兵的鐵證」，從張迅如的過程，令人感到那些投共者，他們是何等可憐而又可恥啊！

名「反映現實」實另有企圖
話劇「人間地獄」借古諷今

編輯先生：

近來在本港話劇演出較蓬勃，話劇的組織也如雨後春筍，有業餘的，也有職業性的，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起碼市民對娛樂方面多一個節目，但在劇本方面良莠不齊，這是值得我們商榷的。

筆者因工作關係沒有空閒去購票欣賞話劇，但在十一月二十六晚翡翠台「歡樂今宵」看過一出「人間地獄」片斷，演出者是「香港影視話劇團」，雖然是片斷，但在幾句對白中道出了不少問題。其中最露骨的是劇中細妹因欠債被迫給妓女林姑娘虐待而得亞牛相助，另一個叫劉巡官的民警則袒護林姑娘對龜公德叔大聲說：「這是什麼朝代，這是民國」。其意思是說在民國有這不平等及壓搾人民的事不足爲奇，不值得大驚小怪。筆者並不是戲劇批評家，也不想對此劇的文藝結構以及演員作任何批評。據當時演完此劇片斷後，無綫藝員即訪問該劇團團長宗燦枝，據稱他們劇團所演出的話劇是以反映社會現實生活爲主。本來對宗團長所說的是事實的話，那是很好的。我們社會的現實生活的確是有很豐富的戲劇材料，也是值得我們用戲劇方式反映。但自稱是反映現實，而「人間地獄」是否眞正反映現實或其他用意呢？觀眾眼睛是雪亮的。據稱此「人間地獄」劇本是由「香港影視話劇團」一個藝員李亨改編自十九世紀俄國作家高爾基名劇「基層底」，但李亨所謂反映現實而硬把這「基層底」嵌上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變爆發日寇全面侵佔我國的時代背景，劇情描述在戰爭低氣壓籠罩下廣州河南的人生活苦況。但我們要知道這時我國正處在中共的叛亂，日本的侵略內擾外患之際，人民生活艱苦是肯定的，但並沒有現在陷於毛共統治下大陸數億同胞欲生不能欲死無門的境地。而那時人民生活的艱苦可說是中共與日寇攜手造成的。尤其在今天赤浪滔天大陸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熱的鬼蜮裏，我們能在此自由社會，我們正義的中國人民應要同情國民政府當時的處境，而不應利用當時的環境來借古諷今。既然要反映現實，每天有不少大陸同胞冒生命危險逃亡來港，其中有不少動人可歌可泣的事例，這是港人最關心及最現實的。李亨先生你有寫過嗎？六七年港共血腥大暴動欲罷不能的醜劇，宗燦枝團長你們劇團有演過嗎？在本港有不少同胞給共黨弄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每天郵局大堆的救命郵包，也是本港市民最關心的現實生活，你們有寫過演過嗎？你們有關漢卿、朱廉秀「你敢寫我敢演」的正義精神及人格嗎？有種的何必偷偷摸摸用三十多年前的環境硬說成是反映現實來醜化國府，當香港市民是「福頭」！

「人間地獄」的演出是否配合毛共的「認同」、「回歸」來企圖打擊自由中國那就不得而知了。但影視話劇團的「聯號」，無綫電視台最近播映一系列如白毛女、紅色娘子軍等等爲毛共「革命教育」輸出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不過我要提醒宗團長、李亨先生做毛共的文醜，歷史告訴我們是沒有好結果。老舍、吳晗、田漢、艾蕪、陽翰笙、周揚等等都是我國有名的作家與戲劇家，他們寫過無數的文章與劇本爲中共在文藝上、輿論上立過不少汗馬功勞，說大一些大陸的陷共也一部份陷在此班人的手上。對中共可說是仁至義盡了。但曾幾何時，老舍被迫自殺，田漢、艾蕪、陽翰笙、吳晗、周揚爲反革命份子、黑七類、大右派在勞改場上挑糞擔泥，在殘酷勞役下，欲生不能求死不得，他們的晚景可爲淒慘矣。這也是附共文人的寫照，也是應得的報應。筆者在上海時曾看過多次由上海市滑稽劇團演出的滑稽戲，而都是以醜化國府爲中心，也是該劇團笑哈哈編寫的，爲此笑哈哈便加入了共黨，但曾幾何時，反右派鬬爭首當其衝的便是笑哈哈，結果打成大右派，說他是混進黨內的反革命份子，說他以前演的滑稽劇是有毒的反革命戲劇，經過無數次的大會鬬爭及折磨，笑哈哈終於在一晚大風雨的夜間避開看守者在廁所內上吊來個大解脫。而他死後不久，妻離子散。滑稽戲劇演不成，而卻當了人間地獄的主角。

在大陸知識份子身陷魔爪，爲了生存不得不迫着寫些醜化國府的戲劇，是值得同情及諒解的。但有些亦不怕迫害寫出一些萬古留存反暴政的好詩句及戲劇，如鄧拓的「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是多麼有骨氣，多麼豪邁，吳晗的「海瑞罷官」也刺痛了毛共的心臟。而今天能生活這自由世界裏的人從而想通過演戲

給毛共拍馬屁，攀上點關係而從中希望撈點油水，這眞眞太天眞了。筆者多次指出對共產黨有任何希望你將會死在這點希望中。

（寫於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讀者：一兵

遊台紀實

袁暘照

人畢竟是一個情感的動物，當年深日久，別離了自己的故鄉，必定在深宵夜半之時，雨晦風淸之下，悠然而興嚮往之感，而是在所難免的！但是我今日的故鄉，充滿着殘酷鬬爭，奴役剝削，你虞我詐，滿佈陰霾，親情斷絕。簡直變了人間地獄，甚至比地獄還要恐怖。試問這個旅況驚人，對於這個恐怖盤據的家鄉，還有什麼留戀的餘地呢？

但是還有一點可爲安慰的，雖則當年的桑梓經已無家，而僥倖尚還有國。爲了愛護我們的革命復興基地的祖國，所以每年的十月慶典，必定組團回國觀光。一則以表效忠領袖之心，二則聊舒別緒情懷之意。尤其是適逢我英明領袖 蔣總統，政躬康復，舉世同欽，於是回國向總統祝壽，以表向慕之忱！當我於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與梁莊團長及馬渭泉副團長率領團員二十八人，乘搭中華航機直抵台北國際機場之時。在鮮明國旗迎風招展之下，首先受到僑務委員會三位高級長官熱情招待。一出機場大厦，更受到當年的袍澤，今日的親朋，及我在台灣大學攻讀的兒子及女婿均在大門迎接。此種熱情洋溢之氣氛，實激昂振奮之心情，溢於言表。較之那些所講「回歸」之人，踏入深圳，要查祖宗三代，還要入黑房檢查。實有天淵之別！次日，大量回國向總統祝壽而來自世界各地的僑胞約有三千餘人，乘坐僑委會六十多部旅遊車，遊覽陽明山公園，沿途受到群眾揚手招呼。同胞愛的親情，可以令人留下難忘的溫暖。

自由祖國是一個自由的社會，我們的團體，雖然是一個有紀律，有組織的回國致敬團。但是行動絕對自由，沒有半點絲毫的束縛。雖然我們的層峯長官每天均有茶會、酒會接待我們的歸國僑胞。但非公事，亦非硬性參加，祇是表示政府對待僑胞之熱情。而我們全體團員自己僱了一部華麗的旅遊車去遊玩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早上八時三十分早茶完畢，在台北市乘車向北橫公路出發，九時半經過坪林。這裏是一個很小的墟場，四面環山，風景優美。又是一個淡水水產集銷場所。其出售之魚蝦蟹類，觀其形態，全爲海產鹹水魚類。但偏偏生長在淡水的山溪巖石中。究其來源，必爲其祖先逐漸由海中透流水而上，逐代適應所致。這些淡水魚類，其他地區是見不到的。當汽車上完這個我未知名的高山之後。向東遙望，一片汪洋。彷彿蘇東坡去到涯縣，以爲此是「天涯海角」了！但在大海茫茫之中，竟有一個昂頭聳立的龜山島，在汹濤巨浪中，屹然不動，充份表現出 總統訓示吾人「莊敬自強，處變不驚」之氣慨！從這山巔向南俯瞰，一片平原。農地靑葱，烟囪聳立。汽車從「之」字形彎了「九曲十八枵」，然後經過羅東而到宜蘭縣城，是日適逢爲台灣光復節，國旗蔽日，爆竹喧天，群眾喜氣洋洋，學生歌聲載道。見到我們這部僑團專車經過，鼓掌歡迎。祖國同胞熱情可親，可以想見。

十二時四十分，我們經過蘇澳轉到南澳魚港午膳，此地爲魚類加工出口區，小型工廠林立。製成有魚乾、魚粉，也有罐頭。美味可口，色澤鮮明，團員們爭相購買。不但汽車之行李架上，被擠滿魚類製品。連坐位也被佔了不少，可見僑胞們對祖國特產的熱愛亦如熱愛自己的祖國一樣。當美味的鮮魚加上新鮮柔軟的蓬萊米飽餐之後。繼續乘車沿著名險要的蘇花公路前進。雖然風災過後，沿途均有塌坡。惟路基穩固，司機技術閑熟，行車並無困難。是晚在花蓮旅宿，並參觀山地舞，接受山地公主的歡迎及獻花，使團員們充份領受到祖國的溫暖。

二十六日清晨。由於花蓮沒有廣東茶樓，祇有粵菜飯館。所以我們事先定好粵菜的早餐進食。早飯後乘車循原路北行。沿途停車參觀雲石工廠，及購買雲石紀念品後，回到工程艱鉅，世界聞名的大魯閣，東西橫貫公路的起點。全體同人在此攝影留念。九時四十分經過長春祠，下車遊覽，在團員中有七位忠貞人士的太太，女性天生慈慧，且信神明。進廟上香，求籤拜佛，長春祠位於立霧溪旁，依山傍水。此地山脈全爲雲石結成的斷巖峭高峯，林木葱葱，盤根峭壁，泉水自廟旁石縫噴出，滙成瀑布，至爲壯觀。

從長春祠越過橫跨急流之鐵橋，

沿着兩岸直立之高峯，汽車行駛在人工鑿成之巖洞之內，名爲九曲洞。由於兩峯相峙，山石巖嶄，構成不少懸崖突出，上蔽天空，故有「一綫天」之名。對岸之石洞中爲海燕棲息之所，故名「燕子崖」，梁寒操老先生在石壁中題有「飛燕迎賓」四字，以爲誌念。有些巖洞，泉水自洞內噴出，直射溪心，宛如觀音菩薩之淨瓶瀉水。自然景物之偉大，令人莫測。

十一時二十分到達天祥，爲橫貫公路中第一個平原的山谷，經過人工整理，林青花茂，萬紫千紅，身在此間，如入仙境。在天祥賓館午飯後，汽車沿峽谷之山麓爬上，經一V字形之路，來回約三十餘里，又回到天祥隔溪之山腰。俯視亭台樓宇，如在眼前，然此地之高，已在拔海九百八十公尺了！

下午二時四十二分，汽車爬上拔海二千二百一十公尺之谷關車站。白雲深處，寒氣凌人。但路旁之神木，則青葱秀茂，傲骨凌風。可比老邁的征人，雄心未墜。所以風霜侵襲，秀茂依然。汽車繼續上行，密雲閉路，細雨霏霏，約三小時半到達關源。此爲大禹嶺與合歡山之山麓，拔海二千八百二十八公尺，飛泉瀉瀑，空谷傳聲。上距山巔，還有幾許，實不得而知了！此時青雲在下，白日懸空，雲海翻騰，峯巒起伏。寫出滕王閣序的「層巒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的詩意。在此先以心形彎路下山。約六七百餘尺，又復上爬。山勢並連，宛如平地，最後通過一座拔海二千五百二十六公尺之隧道，始正式落山，約下午五時到達梨山。此地產梨出名，加以農業技術之發展，將梨枝與多種菓木嫁接，生成各種不同顏色，不同美味之梨子。清香脆滑，色澤鮮明，同人們爭相購食，風趣甚佳。

二十七日清晨，同人遊覽梨山花園，並在賓館攝影留念後，即向台中進發。台中爲工商業繁盛之區，又是台灣省行政的樞紐，人烟稠密，車水馬龍，比較清靜的梨山，又別具風味。但台中公園，則雅緻非凡，百卉爭妍，小橋流水，另具一番情趣，午飯後驅車前往日月潭，下榻賓館。時方下午，薄霧漫空，一綫斜陽，映入潭心水面，宛如霞光萬丈，細浪輕飄。加以弱柳垂堤，風颭浴浪，個中迷人景象，備極娛情。甫卸行裝，遊覽文武廟及玄奘寺風景，仰望慈恩塔，祥雲瑞靄，俯視光島，亭影清幽。繞潭到達涵碧樓，黃花吐艷，百卉爭妍。山樹含青，扁舟逐浪，使人完全見不到初冬的季候。但是在我三天來馳車越嶺，蹦跳勞神，遊罷日月潭，已顯得一些疲倦。乃斜倚石欄，坐於疎蔭之下，感錦繡山河之美景，興懷國恨家仇。當年牢獄之寃，何年可雪呢？身居異域，虛度韶光，鬢影招風，百感交集。乃寫出「逛餘倦坐疎蔭下，愧我偷生廿四年」之句了！

在日月潭賓館的華麗房間住宿一宵，尋思祖國革命復興基地的民安物阜，治安良好，工業飛躍進展，內心固然自慰。但是想到淪落在毛羣獸蹄踐踏之下的同胞，在暗無天日之下，過了二十四年。爲了逃亡，暴屍荒山，浮屍碧海。興念及此，情何以堪？由是終夜不眠。次日晷遊潭濱教師會館後，再驅車前往彰化參觀大佛。佛高約七丈餘。中心分爲六層，每層均設神像。建築雖宏偉，但跡近迷信。除大佛前有人工湖，遊樂場所，繁花廣植，値得欣賞外，餘無可羨之處。惟是値得介紹的，台灣自光復後，在總統蔣公英明領導之下，仁恩沛澤，明德親民。同胞豐衣足食，思想言論，絕對自由。大家在過着富裕的生活中，乃復興神權之想，而擴建大佛。在國難當前，明心養性，本非其時。法善爲妻，智度爲母，更非此日，吾人還要挺起胸膛，拿起槍桿，直刺毛共之心臟，誓爲反攻復土而努力！在彰化午飯後，驅車循海綫直駛台北，準備參加　總統八秩晉七華誕盛典，以表丹心。

（本段完，待續）

「萬人協會」簡訊（五十六）

本月二十日星期四下午七時正，本會假座九龍旺角彌敦道醉瓊樓二樓召開執委及候補執委暨各區代表一百〇六人之擴大會議，總結數年來協會工作成績和缺點，并訂好以後之工作方針，會議仍由會務主任張仲仁執委主持，他宣佈會議開始後，即請會憲光副會長講話，會副會長說：幾年來本會熱心的執委及區代表湧現，這次會議人數超過一百人可見一斑，今後協會辦得好與壞，都看我們這一批人選了，以我看法本會的工作表現：㊀最大收穫就是人，方才說過協會湧現不少新血，特別是青年的知識份子，也就是經過不斷考驗的各執委和區代表，這是辦好協會工作的一個大保障，因大家都是誠心誠意絕無私念的。㊁自張仲仁執委主持會務的工作以來，參加的新會員人數達一百人之多，莫認爲一百人的人數細微，比之其他社團人員不斷下降，相較之下便見此好成績了。㊂福利部欠缺基金，福利事業未能全面地開展，目前本會已積累了六千多元的經常費都存儲入銀行，至於福利基金將要專欵專用，由本人連同福利部主任洪福林簽署才能在銀行提欵，印鑑卽由張主任保管，這樣的財經制度很明確了。

待解決事項：甲、張仲仁執委事務繁忙請辭。乙、會所租項都是由雜誌週刊方面支付的，同時已日見擠迫，地方不敷應用，將待討論解決。

接着由張仲仁會務總結會務工作，他說：這次會議有十三個新執委，十四個區代表到來參加這次擴大會議。學術工作：學術座談會因地址難借，祇能舉辦過三次，近訂每月都舉辦一次的，岳騫主任已很負責，并找得一位大學教授主講，但由於地點問題仍要就擱下來。康樂部的集體旅行活動以前也經常辦過，目前也準備舉辦，旅行地點也找好，不過康樂部幾個人員本身工作殊忙，無法實現。秘書處一向由鄭秀堂執委獨當一面，最近增加了三人，協助鄭秘書更好地把工作辦好。青年部的人員工作熱情積極，今後我們更要多多帶領，會務部內的會員證將要改過爲永久性的會員證，同時不再將繳交會費事宜印上以免貽笑大方。財務部對會員欠繳會費，

每執委及區代表要帶頭繳交，同時將由會務部發信各會員催繳。福利部要辦好會員職業調查工作，以利將來將福利工作展開。至於回國觀光團的優缺點不久前已總結過，由於時間寶貴，大家不再討論這項工作，針對其他工作不夠的地方發言。

接着，鄭秀棠主任秘書提醒大家，發言中心最好能圍繞着過去本會工作的優缺點和今後工作的良好措施，這兩大方向發言，以收會議的良好効果。

萬會長本來事前笑說他作為列席參加會議，至此忍不住站起身來發言，他說：最近我到過美洲，順便也吸收了一部份海外華僑的新會員，因而本會也有了一些外滙，已取得一定的成績，今後我們應多向海外華僑方面吸收新會員，以利本會收益。言來實貴中肯，贏得一堂掌聲。

俟後各執委相繼熱烈發言，但是肯定協會的工作成績和各人的努力，今後相應再接再厲，同時，大家一致認為協會沒有自置會所，工作和經濟上都將會碰到困難，是否可以群策群力，盡各人能力認捐一筆數量頗大的欵項，一次過購置或分期付欵辦法購置一個較大的單位來做會所，以利將來會務不斷擴展，這是一個很具意義的建議，會議席上立即採納了，不過事情重大，亟須由執委會從長計議，委出專人負責辦理此事務，這是一個天大的喜訊。會員們聽後也應覺得喜悅。

至於張仲仁執委因事務紛繁，擬於明年二月請辭會務主任一案，會議席上紛紛提出意見，覺得張仲仁執委自執掌會務以來，不遺餘力，使會務蒸蒸日上，影響本身醫務上、生活上的困難也是事不離實，協會應予在擴大會議上找尋適當人選，用受薪制聘請駐會的文書協助辦理日常事務，減輕張仲仁執委之工作負擔，這一個既折衷而又積極的辦法，協會將準備這樣做。

同時，大家認為會員之間應該來一次一堂歡聚的大場合，故會議席上一致同意在農曆新年年初五（星期日）晚上六時恭候，八時聚餐，地點在香港謝斐道梅江飯店二樓，餐券每張二十元，購券地點：㊀即日起在本會所（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B座）。㊁旺角花園街一〇〇號地下B益昌米行兩處發售。年廿九截止售券，聚會祗限於本會會員，但可携同眷屬和親友參加，這是屬於本會會員的團拜性質的歡聚，故不擬雜誌週刊的讀者參加，不勝抱歉之至。同時，聚餐席上將準備了一批兒童玩具贈送給會員所携來參加歡讌的兒童們，令他們與她們新年更活潑快樂。請會員們及早購券，以免向隅，請注意的是：這次本會會員團拜的歡讌，是要及早得知確實人數而準備，絕不設臨時購券的。最後，陳澤棠執委還提出今後會議，事先印好議程寄發，以利會議進行，會務部立即表示照辦。

區代表何海根又捐來二十元資助陳呂和小烈士家屬，本會青年先鋒社同人亟代表謝忱云。

秘書處供稿

十二月廿一日

「萬協」通知

本會為了與會員及會員之間互相加強聯繫，并藉春節期間增加歡樂氣氛，特舉行春節團拜歡宴，辦法如下：

日期：農曆年初五下午六時恭候，八時歡宴。

地　點：香港謝斐道梅江飯店二樓。

餐　券：每張二十元（祗限於會員購買，但歡迎會員携眷及兒童或親友參加）。

售券處：㊀本會會所（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

㊁旺角花園街一百號B地下益昌米行。

萬人協會公共關係部、康樂部同啟（十二月二十二日）

美會員對協會不忘盡其義務

萬會長：

付來之會刊經已收到了，多謝你的關懷，以後若有其他刊關於我會之事，請付些來看看，現付美金二十元，請代交清本年所欠之會費，（由四月至十二月），其餘欵項捐會刊經費吧，因身居海外，無能為本會做點事，實在慚愧，只享有會員之榮譽，而未盡到會員所應負之責任，實在對不起大家了，希望大家多多原諒為禱。並付上不成文之歌仔一篇，或可博讀者一笑也，好了，并祝

工作愉快

美國會員伍景行啟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八日

回歸「祖國」升學的僑生
資產階級思想嚴重
被迫下鄉勞動改造

我的同學林××，於一九六四年到大陸上大學，他到大陸時，隨身攜帶了許多衣服以及其它日用的東西。所以他在學校的一段期間，都是用自己從國外帶回的東西。就在這樣的情況下，班上有許多同學，對他的一舉一動，都十分注意。爲此，同學們尤其是班幹部，紛紛議論，說他資產階級思想嚴重，到國內來，還講究吃、穿……。不但是同學們多有閒言閒語，而且班主任以及學校「黨委」李××也指責他講究享受，不能同全校同學打成一片，生活特殊化……。後來，林××意識到學校領導對他有意見，他特地去找在校專門負責僑生的統戰部何××，並把領導對他的意見反映，結果也被何××批評，指責他是屢教不改的花崗岩頭腦。

一九六五年三月份，學校「黨委」要求全校師生下鄉參加「社教」，在會上，他特地強調有病以及體弱者不能參加。可是，經過班上全體討論，指出四、五位同病不能去之外，班上其餘的人都得參加「社教」。林××因到大陸不久，生活上不習慣，得了肝炎，臉黃肌瘦，但沒有得到學校領導的同情。理由是：他的資產階級思想嚴重，強迫他一定要下鄉參加「社教」期間，也同樣要求跟大家一樣和貧下中農同吃、同住、同勞動（即「三同」），和貧下中農打成一片改造思想。因此林××在下鄉參加「社教」後，沒得到很好的治療，而使到自己的病情越來越惡化。當時林××曾向學校領導要求回校治病。但因學校領導平時對他的印象不好，所以沒有得到批准。

在這種情形下，林××憤然道：「到這個鬼地方來，眞不幸！」結果，領導就憑這一句話，第二天召集參加「社教工作隊」全體同學，開會批判，指他是目無領導、無組織，想要求特殊化。並批評他個人主義思想極端嚴重。還有些團員以及積極分子，批判他反對「社教工作隊」；也有些人批評他是想回到城市去享受，不願意參加「社教運動」，要求學校領導不能批准他，如果他離開「社教」，是等於當逃兵，那是對「階級敵人」的示弱，是違反「社教」紀律的。總之在這次批判會上，使林××受盡精神折磨。後來，還被學校察看一年處分。在察看處分期間，要寫檢查，根據毛語錄對照自己的思想錯誤，找思想根子，深挖犯錯誤的原因。在交檢查時，領導看了之後，認爲還挖得不徹底，仍然要繼續寫，一直寫到共幹滿意爲止。

由於這樣，使到林××的病，沒有得到及時治療，結果肝硬化了。這時候，他睡在牀上，爬不起來，也不能吃東西。共幹見到情形不妙，才派幾個人送他返校。

從以上的事實，我們可以看出，中共口口聲聲說對僑生是要絕對的照顧，實際就是殘害僑生。好話說盡壞事做盡的毛共政權，能夠長久存在，那眞是無天理的事！

請領稿費：

本刊由（三一七至三二一）期稿費經已結出，請各作者帶備身份證到香港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領取。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台遊雜詠

袁暘照

遊橫貫公路過燕子崖

穿山鑿石見奇功，峯斷崖懸路已通，
塡谷有雲翻白浪，舉頭無隙望蒼穹，
清泉滙瀑林間上，紫燕營巢世外中，
獨我低徊思故里，未容抛責蕩汚紅。

旅宿梨山　前人

聳翠羣峯擁薄霞，停驂且借旅爲家，
夕陽野外清風冷，綠蔭亭邊小徑斜，
景色迷人無俗念，烟雲繞樹有歸鴉，
卻憐帶雨名花淚，似訴幽情負歲華。

遊日月潭有感　前人

漫步垂楊綠水邊，偶登文廟仰前賢，
慈恩塔上雲初散，涵碧樓東菊競妍，
日映澄潭鷗浴浪，花搖淡影客談天，
閒遊倦坐疏陰下，愧我偸生廿四年。

墾丁公園懷古　前人

滄桑遺跡漫思尋，淺踏苔痕認古今，
出海珊瑚經化石，托生林木已成陰，
迂迴曲徑曾迷客，坦蕩豪情總稱心，
他日有緣跨瀚海，壯懷堪信未低沉。

園內書懷　前人

蓊葱古木蔚成材，原出天然雨露栽，
石筍懸巖剛似節，海風吹浪怒如雷，
身臨國土情猶在，老去征人志不灰，
一俟山河光復後，修完田里又重來。

壇主曰：遊覽詩，不可專寫景物，如果從頭至尾，八句全寫雲山鳥樹，花草魚蟲，描述雖工，亦非上品，讀者每有乏味之感，應於每首尾半段，加入其他感想，此由昔人名作諸詩之中，領畧而知者。

暘照先生之遊覽詩，已得個中三昧，觀其每首最後二句，不言風景，而作感慨收尾，即是高人手筆，該詩寄來日久，健康良好，何用施診？只是延期，未曾住院。

訪族叔於粉嶺菜園同遊蓬瀛仙館憶述

山打根　吳湯禮

壠畝禾香沁客心，岧峯雲靄浴松林，
江干夕照漁歸晚，道院晨鐘磬送音，
闖蕩年年容鬢改，風塵樸樸志堅深，
羇身祖業徒斯守，愧有田園何處尋？

原作第四句「道院晨鐘磬和音」和字在五歌，平仄，與歸字同爲平聲，音節不順，雖然和字可以平仄兩用（讀荷音如賀仄聲矣），假若有其他字可以代替者。最好不用爲宜，讀者易生誤會也。故爲易成「送」字。壇主。

鈞兄雪弟聰弟遇害誌慟

廖小文

香江雁杳廿年長，一紙書來似斬腸，
圾運神州日慘淡，血流天地月昏黃，
枯荊忍見連枝折，倦鳥何堪斷翼傷，
埋恨綿綿終不盡，天涯涕淚洒千行。

賦謝誌慟詩蒙杜定方兄點鐵並賜惠詩

廖小文

多謝刪詩又贈詩，金針慨度啓吾痴，
廿年蹲海嗟生計，千里頒書錫慰詞，
南國驚花留客人，蓬瀛桃樹誤歸遲，
同憐折翼應同恨，血債淸償願有期。

詩必有題，題則大有研究，宜字少而言明，小文先生，兄弟遇害，題中欠言地點，應加入「大陸」字樣，若無神州二字，則不知害於何方矣。

旅澳洲秋色感懷

雪梨　林哲齋

蕭色秋風落葉飛，懷鄉遊子意徘徊，
黃花籬菊堆金色，人老鬢華歲月催。

謝壇主先生

雪梨林康

癸丑生朝稿蒙壇上先生改「伍」飲爲「薄」飲微言深意詩以致謝。

運斤豈祗詩辭麗，一字養生藥石箴，
此後開樽當薄飲，呈詩聊代處方金。

中共討父仇孝

林參天

學步紅俄毁五倫，不思其本不思根，
人無媽爸人何有，國乏綱常國怎存，
須念劬勞恩大地，莫忘拊畜報三春，
提倡討父原無父，似爾瘋狂失本眞。

中國自五四運動，提倡新文化，其中有大量共黨分子參加，主張非忠非孝，打倒倫理道德，民國八年以後，教科書中，極少有忠孝文章，將中國數千年傳統立國精神，任意摧毁，十五年國民黨接手統治，又未知恢復，以爲「忠」字，是專對皇帝所用，既言革命，不必有忠，故大陸陷共時，盡忠死節者，極少知聞，任何朝代，均無此種現象，邵力子、張治中等，身爲和談代表，投敵不歸，身受國恩，官居極品，乃不知忠節爲何物？如此小人，居然能做大官，眞爲妙事。

五四運動，是從教育下手，將讀書人思想，澈底改變，罪魁禍首，且得虛名，顚倒是非，功過不辨。影響所及，非忠孝而勵奸邪，棄倫常而尙巧詐，當年老毛，即爲其中人物之一，老毛之能僭竊，全憑詐術也，五四運動，是先破思想之藩籬，而後異邦禽獸主義，順利進入中國矣。觀乎今日，中共一切言行，均是五四口吻，今日台灣應有對策，提倡忠孝，重視倫常，恢復固有文化，從小學課本著手，教育官員，摒除洋化，多用國學詩人，讀線裝書者，除科技之外，不可重用洋博士，因他們並非擅長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也。壇主忠言。

關保民兄詩畫展

馮萬里

睛點龍飛舞，江山著手妍，
壁間添景色，筆底起雲烟，
詩畫書三絕，劍棋琴五絃，
悠然花月下，笑結個中緣。



大獨裁者秘史

單行本出版

世界上有許多大獨裁者，雖然名不同，種族不同，但他們的所作所為，如出一轍。大致上都是自大、狂妄、好色等等。本書是寫德國法西斯魔王希特拉的私生活，執筆者是他的女傭，大部份事跡均未公開過，而所紀所載，都是真實的，極具價值。但，希特拉的故事，更來和別的大獨裁者如斯太林、毛澤東之流比較，好像就是同一模型出來的一樣，十分有趣。本書曾在「萬人雜誌」連載，現已印成單行本，愛讀內容者的，不可錯過。每冊售港幣二元正。經售者：㈠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㈡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五—四五六四二六。

俊人創作小說

斜陽千丈

業已出版
每冊五元

俊人最新創作小說「斜陽千丈」，是一個動人肺腑的倫理故事，題材嶄新，不落窠臼。俊人先生更能運用其巧妙的筆法，將故事中的人，描寫得栩栩如生，配合了迴腸盪氣的情節，成為一部動人的長篇小說。單行本業已出版，塑膠封面，印刷精美，零售每冊五元。經售處：(一)香港禮頓禮道廿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二)中環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廈五〇一室，港九各書店均有代售。

